太上感應篇卷之一

義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進太上感應篇表

臣瑩微言疑旒重道深嘉

太上之格言鋟梓迄工幸畢微臣之素願輒

僭聞於

淵聽用祇答於

宸恩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臣竊觀寶藏之

諸經中有瑶編之大訓本慈悲而救物爰諄

復以誨人謂善惡感召之由端類樞機之發

而禍福應驗之理捷於影響之隨千二百懇

懇之辭億萬載昭昭之識然必賴明良之敷

闡迺能率衆庶以昄依恭惟
皇帝陛下垂拱視朝緝熈典學講貫雖專於
六籍搜羅旁及於羣書道訪窈冥繼
聖祖下風之請化流清靜邁漢皇當日之規
怡神政事之餘玩意天人之際將推行而傳
遠故裒集以加詳羲畫丁寧冠驪珠之八字

甘盤叙賛擅鴻筆於一家煥乎函笈之光榮
矣簪裳之遇臣么麽無取樸野何庸楚修濫
厠於竹宮名姓誤塵於
楓陛曩已躐教門之陛擢令又叨

睿旨之使令寵拜賜金冒𦓤鏤牒誓竭眇綿之力少伸報效之私慨念先臣每懼斯文之廢闕不圖回祿愈增吾道之宣明董摹刻以既周謹緘熏而恭進伏望
皇帝陛下俯留一覽誕布四方俾爾民皆遷善之歸自樂從於教化則是書爲扶世之助庶不負於
君師臣謹以所刊
御題太上感應篇一部八卷隨表上進以
聞臣瑩微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紹定六年八月 日右街鑒義主管教門公事太一宮焚修臣胡瑩微上表

太上感應篇敘

先儒有言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故飲食男女謂之欲矣然於其間理欲所由分邪正所由辯於是善惡殊途相去遠矣使皆以飲食男女爲人欲則是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絶滅種類然後可以得人倫之正是惡有此理哉使夫人而渴飲飢食男室女家舉是兩端驗之心術之微達之家國天下念念不離乎天理之正則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也已夫如是則感應篇不必有可也奈之何好善未必能如好好色惡惡未必能如惡惡臭始而消消終而滔滔始而萌于一念慮終而散爲千萬端善念不勝惡念之多君子不勝小人之衆也此感應篇所由作而注者之功出入三教網百家因事引類旁引曲證孜孜勸人爲善之意也是書在故宋時嘗刊版于虎林之東太一宫前有李宗題識諸惡莫依衆善奉行八大字其時大儒若真西山先生鄭安晚丞相皆有序引內附已七十餘年

其爲版不存久矣余鄉備員永嘉莫府時刊
積善録諸書今入吳得四書集注并小學善
本皆已勒諸梓欲復刊是篇則心力有所不
逮矣吳人温懷仁君壽家藏是篇恒恐磨滅
於是捐金刊諸梓不足則募施者以足之經
始於至正七年之冬更九年秋八月刊工告
完君壽刊是篇時以余有意爲善也實謀於
余余力雖不能振之而時時勉之以有終始
則余不爲無助刊完乞余爲之序故不敢以
俗陋辭承德郎平江路總管府推官許昌馮

夢周敘

大上感應篇舊出道藏宗季刋版臨安太一宫其首題八字蓋宋理宗御書其以次序述之者鄭安晚丞相真西山先生餘皆其時宗工鉅儒襯其意無非勉人爲善之意也懷仁生長吴下自先人以來莫不好善至於懷仁克守先業今犬馬之齒且望五十竊身民籍中及保父母遺體要皆不敢爲惡之所致也於是敬以此篇刻諸梓庶與四方善人因是篇也日加修省幾不孤太上開示之旨敘者

注者誘掖之意云平江溫懷仁謹敘

史遷述老子傳條舉萊子史儋之倫未始定于一殆不知孰爲老氏者而葛稚川以爲所歷非一世所出非一人其論去遷遠矣遷之言曰無爲而自化清靜而自定則老氏者吾不知其爲天人也耶唐興推其祖之所自出躋於上帝尊之也至矣今讀其所著道德之篇言用天下國家者莫詳焉至其窮極微妙旁羅祕隱於是莊周列禦寇之徒始以其說滂洋乎天下而莫適於實用載讀感應靈篇

與蜀士李昌齡之註是殆推本道德之旨發明禍福之端究詰天人之證嚴於訓戒以警悟人心者乎雖然人道邇天道遠人之盡天之合也蓋曰善而無所勸則沮惡而無所戒則流使人知所勸而勉於善知所戒而懼於

爲不善則夫保衛良心適其情性之正惕然不敢自肆以速戾于厥躬有關於治化審矣夫以天爲不可不信以己爲不可欺以人爲不可逆以物不可不愛順而行之何往非福反是則禍之招也可不謹與論者曰順德者

祥反正者殃此天道也爲善以邀福不幾於有所爲而爲之乎蓋視履考祥者理也小善未孚覬心已生則人事之作止而天道之遠邇係焉故貴乎誠之也或者又曰顔夭而跖壽慶富而憲貧董秦之官爵黔婁之衣巾天之報施又何難諶之若此蓋修人事而契天道所以盡性也順天道以修人事所以至命也人性無一之不善則是訓是行而不貳其心抑亦可以立命矣故知戒懼之不可忘而充於至誠之久知是心之不可妄用而達於

清靜無爲之妙讀是書者所當盡心焉廼若
詮釋之搜冥抉怪旁引曲喻是又當嘉其用
心之廑而審取焉則可矣紹定癸巳季夏中
澣九峯真逸陳奐子敬父序
太上無言不得已而言其言感應篇云者律
程嚴備逵徑朗分策之使趨尼之使辟總一
千二百七十有四字始之曰禍福無門唯人
自召終之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指歸精切不
過此一十六字愚夫愚婦易知易行李註言
逾十萬不既多乎刻蔓而爲序爲跋未已也

且天地之間惟一感應心吾心也無欠無假
感之在我應之亦在我故善者常福不善者
常禍感而爲應應復爲感循環無端有以類
至宜非可以文實索也彼託文字而傳者削
之又削之至於不容削繇文字而悟者忘之
又忘之至於無可忘銷聲剥華呈真露樸心
與道混隨感隨應若是則文字誠不足尚矣
雖然動而之乎情其不謬於感應者幾何人
哉性命之薄文字之滋也集衆妙以鈎其玄
揭諸徽以昭其信曾謂踈略簡淡之辭可以

振遺響於大道將隱之後耶編牘爛熳主一善而已使人人果能以善爲感應根則諸福之物皆其心官統之雖太上此篇藏諸金匱可也吾亦將守中焉端平乙未長至後三日

方厓龔幼采謹跋

是書也以感應名篇豈苟云哉世人每以感應二字作一句輕讀過豈知有感此有應感者在我應者在彼固未有無感而自應者也幸今吾邑刋是書則人皆可以有是書矣人有是書要須心有是書使心無是書雖模以

紙侈其帙壓架充棟猶無書也詩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心乎心乎其有是書之心乎嘉慶戊戌歲閏月朔日谷口鄭大惠謹題

太上感應篇之作正所以開千萬世愚夫愚婦爲善之門也感隨於應應乎於感其機甚

速可不謹哉若夫感不在物而在心應不在近而在遠則士君子者尤當默會於自然之中可也真氏子其勉之慶戊立夏後十靜軒

先挺跋

太史公作伯夷傳有曰近世操行不軌專紀

忌諱而終身逸樂及原累世不絕或擇地而
蹈之時然後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墳而
遇笑禍者不可勝數也范孟博誡諸子吾欲
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
合二子之論而觀之而感應之說遂窮使後
世爲善者懼爲惡者肆未必不繇此也余謂
有天道有人道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趨善遠
惡人之道也爲人行人而已禍福何知焉
感應篇之作爲不能擇善而行者設爾人心
未嘗無所畏上焉畏義其次畏禍讀是書者

見爲惡得禍之可畏充畏禍之心而畏善之心萌焉則庶矣端平丙申二月既望里人葉應輔謹書

世謂感應之云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降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大抵皆此理也顧嘗思之所謂善者果何事耶傳稱活千人者有封而殺降者殃及三世然則有志於善者必其權足以生人殺人然後可也陋巷簞瓢之士將焉從而用力乎否則嚴禱祀以徼福於鬼神植因果以希報於冥漠此又

利心之尤而不足以言善者也然則當奈何
余聞諸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
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雞鳴
而起未與接物善焉乎施存心養性此人事
也於天何與嗚呼知乎此而後知爲善之本
矣盖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汩
之以私亂之以欲然後反善而之惡爾心者
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兢畏齋果如臨君父
如封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
行何往非善是爲不負天之所予者此既所

以事天也雞鳴而起孳孳一善者爲此而已苟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此焉出雖功被萬物澤及百世亦自是而充之爾予故曰此爲善之本也李公註感應篇以諭人予懼世人不求諸內而求諸外顧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於僥求覬幸之私而反流於不善也故書之篇末以告觀者庶不失感應之本指云

端平二年上元日西山居士眞德秀敬跋七

天昌謹齋心三復

太上感應之旨金輝玉映如日之必爍雨之

必潤炊之必熟種之必生也恭惟
皇上御灑八字簡明二理該貫真三十六部
之喉衿萬八千篇之管轄也敬閱大丞相妙
賛心鏡了然輸闗透鑰隨筆呈露所以開人
心之蒙昧獨步杳冥之日月也若夫李君集

註世網蝟如欃妄破譎迎刃解散所以去人
心之危疑直躋霄漢之風雲也是理也吾儒
講之熟矣達者施於政窮者蹈於身未嘗不
深切著明也是書之旁引曲諭特以發明是
理其有功於輔教者哉君子由是而行矣已

之所未行以覺夫人之所未覺庶愚夫愚婦皆知遷善遠罪極而至於天人一心物我同視始不辜刊行是書者之本意也時嘉慶戊戌夏五朔謙堂陳天昌謹書

天道福善禍淫人之積善積惡殃慶各以類至間有爲善而得惡爲惡而得善或者脩省之念從而怠焉是未明夫熟與未熟之論耳老氏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倚伏之幾誰其尸之惟君子率性而行不雜以僞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此感應

篇之本旨也觀是書者無徒知之宜允蹈之
嘉慶戊戌夏至易隱太初子應辰謹跋

紀述靈驗

昔峨眉令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歲因觀此
篇焚香誓行數十件事後氣疾昏悶殊絕更

衣而臥男女環泣覺身在半空聞哭聲微如
蜂蠅少頃有人云王湘方欲行感應篇真樂
善者且速放還已而遂甦
遂寧府周虎因獲此篇日逐觀閱又好與人
演說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暴死經

日還魂謂妻曰有人追去陰司見庭下皆立籃縷人各有力士執州旗號管押簿被驅立本州旗下顧盼左右半是鄉里餓死者心甚恐怖俄頃呼至殿下瞻殿上坐者如人間畫星官像呼簿喻曰汝本在饑饉籍中今以

汝欽奉

太上感應篇爲人演說汝雖欲行未及一二然聞而回心爲善者多亦有行持而證仙果者皆因汝之功令一槩追至已改注壽祿籍訖放還之後堅固善心可證大道不復來此

篆既出忽一吏戒曰汝還陽間更宜將感應篇廣行流布若一方受持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天下豐治傳受之者功業不淺非但脫水火盜賊疾苦之厄尾能平心待物亦可祈求男嗣添達壽祿廣修究之可遣神仙籙因省敬錄其事以警世人噫意即此知彼二人福與一念而報應已若是其有信心力行更相開導引接未來積之以漸持之以久則天地鬼神森列昭布豈無助於冥冥之中哉

台州仙居縣城西王竺有次男王淨年四歲

嘉定乙亥六月十二日午時生因戊寅年二
月二十三日笠帶出閑嬉被邪祟侵害回家
不能語言至二十六日戌時身死笠情切發
心命工刊
太上感應篇印施欲求亡男王淨魂魄再投
母胎人爲兒子果蒙感應妻黃四九娘已卯
春有娠至前三月二十八日夜夢到黃巖縣
定光觀黃籙普度大會附薦所同亡男王淨
共轎歸家夢覺胎娠微動至十月十八日申
時生長男寸㮣在東嶽行宮取名師回至乙

酉年妻復有孕得病甚篤四月二十八日命工上此篇板即有報應次日下手刊行病則繼瘥此段報應乃邑士施秉文得之於妻弟鄭時俊見居嚴嶼

新都楊道機字明夫云吾鄉友人學諭宋子止一日嘗與子言曰慶元改元夏六月十二日早有雲遊道人以久病死於所居之壁後至晚忽引首相視若有言者因詢之曰貧道死良久而甦略有怪事願聽其說貧道姓張天彭人也家以酒業破蕩遂慕道流游於嘉眉黎雅間口傳

太上感應篇緣化以充旦暮至雅安有一茶
肆日供齋饌令貧道念誦此經雖爲至誠轉
誦然止能誦其半而未究全篇每以爲愧數
日前以病故臥於此適竿困絶初夜之時見
一鬼吏呼之前行至一官府恍若嘉州憲司
方入門見飢餓者無數又過一門有一大庭

見庭下旗幟羅列鎗戟滿前有一人坐於廳
上遂引至前問曰爾在生之日誦
太上感應篇何故止誦其半貧道竟不敢答
又曰汝雖有過而亦有功令還人間更受辛

苦百日吏遂引出謂曰汝以誦經不及全篇所以至此今既生還若到人間可究全篇及化世人誦念此經即可免汝之罪言訖而覺又泣而告曰貧道所見如是恨此身穢惡不能化人乞爲作一方便以

太上感應篇普勸念誦一以願奉道之人消災集福一以少贖貧道不誦全篇之罪益知

太上感應篇其爲冥司取重如此雖誦而不全其報應尚爾況知有

太上感應篇而略不念誦奉行者乎

簡州進士王巽於開禧丁卯之冬染病困篤
爲陰府所攝比至一山樓宇壯麗金釘朱門
金字大書曰東嶽府內則廊廡清肅階陛浚
嚴有青衣道士數輩如以職役於下仰視殿
左一碑高可丈餘乃金書一

太上感應篇誦讀敬禮而出復經從一所在
宛如官府榜曰速報司方竦然而身已至於
庭矣人亦衆聚有縶縛者有從容者半可面
識似各以善惡照對所拘不相存問俄聞呼
巽姓名曰

太上聖訓汝既面覩切宜欽奉從此當持毅
戒聞之釋然其疾頓愈
黃巖縣郭進士楊琛因覩刊感應篇遂占助
一版甲午春夢神人告曰已排君在第三甲
第十七名意謂應在科舉次日刊局發版樣
請金乃刊琛名在第二卷第十七版丁酉春
版將成就刊局欲再作小卷刊施本文使人
便於持誦庶幾由誦而覺由覺而行進士沈
球因內子項氏有娠多病發心刊施至三月
庚申日刊成刊者捧版至門項氏即產不移

時刻母子俱慶且無少艱至若真大圭竭誠
募刋是篇繼獲嗣續及凡能至誠助刋者亦
多獲嘉應今不敢隱其感應之實姑述其略
用勸善男信女恪意受持正真在我則自應
於彼矣

太上感應篇卷之一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傳曰一念未起則方寸湛然有同太虛何者爲善何者爲惡及一念纔起趣向不同善惡既殊禍福即異此太上所以言禍福無門唯人自召也大抵一念起處即禍福之門篇中之言皆其事也昔衛仲達初爲館職被攝至冥司冥官命吏呈其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而善錄纔如筯小官

色變索秤稱之既而小軸乃能壓起惡録
地爲之動官乃喜曰君可出矣仲達曰某
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之多乎官曰不然
但一念不正此即書之不待其犯也仲達
曰然則小軸中所書何事官曰朝廷嘗大
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止之此諫
藁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初不從於事
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乎官曰朝廷雖不
從然念之在君者已是向使聽從則君善
力何止如是將見秉此而立獲度世矣尚

安得而攝君乎奈何惡念太多力已減半不可復望大拜後果止於吏部尚書嗚乎仲達之惡止是空有其念尚至一旦損盡合作辜相之福況本自猥薄而又多直犯者乎於此益知一念起處信爲禍福之門

也是故趙康靖公槩嘗置餅豆二物於几案間每一念起必隨善惡以豆別之善則投一白豆於餅中惡則投一黑豆於黑餅中初則黑豆絶多既而漸少久而善惡二念都忘餅豆二物亦俱棄而不用此蓋

消磨至於瑩徹無復可以記別者也嗟乎世人方寸之間波瀾萬丈尚何望如趙康靖之至于瑩徹乎將見損福如衛君也

贊曰

福本自求　孽由自作　同出念慮

分爲善惡　吉凶感召　影響酬酢

毋待已形　所貴先覺　致力於斯

俯仰無作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傳曰善惡之報而以形影爲言者謂作善

得善作惡得惡亦猶形之必有影也昔曹彬忠誠事君謙恭自處不急貨利不樹私恩振乏絶恤鰥寡喜慍莫見不以富貴驕人雖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皆欲屠城公獨執爲不可及伐金陵必先焚香誓衆城下之日無得妄殺一人舉此二端餘悉可見前後全活可勝言哉又如捨怨而雪昌言自誣而救全械緩決新婚之吏不傷己蟄之蟲皆盛德也是故諸子皆賢令瑋琮璨繼領旄鉞少子玘追封王

爵實生先獻　太后以至濟陰　生享王爵子
孫昌盛近世無比然則爲善之報豈不如
影隨形乎　閩中國計使薛文傑常與內樞
密吴英有隙一日閩主鏻使巫徐彥視鬼
宫中文傑因令以英將反爲對鏻信而殺
英時英久典閩兵軍士悅附聞英寃死無

不切齒適吴人攻建州鏻發兵救之軍既
發乃逗遛不進必欲得文傑而後行鏻不
得已以檻車械送軍士得之臠食立盡初
文傑之爲鏻造此車也謂舊制無他苦於

是自出新意車內皆周植鐵鋌鋌皆內向使檻送者居中不得動轉動卽爲鋌所刺其意必有所主無何未及施用至是乃身自嘗之然則爲惡之報豈不如影隨形乎

賛曰

理有施報　出於自然　如種五穀
刈穫有年　如植荆棘　久則蔓延
易稱善惡　必以積言　勿以其事
責諸目前

是以大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

人筭

傳曰按北帝大伏魔神呪等經下方正北有一大海穢惡腥黑莫測邊際中有一山高十萬六千里上參碧落下入風泉名曰北都羅酆山山近水面有一大洞名曰陰景天宫周回三萬六千里中有三十六獄獄中草木皆稟自然惡毒之氣鋒鋩風利甚於劒戟主此洞者名曰太陰天君助治四人一曰東斗斗中生炁君二曰西斗斗中成須君三曰南斗斗中司禁君四曰北

斗斗中司命君此洞之外山上別有六洞
六天大魔各主其一即太陰天君外六曹
也互相關報主執罪罰六大洞宮之下又
有三小宮官一曰天官二曰地官三曰水
官專主刑名之職最爲追呼要司也三官

之下又有九令主主即九州之主也五嶽
府君二十四炁乃二十八宿之陰獄以至
河海掾吏丘陵溪洞主者各各秉命列爲
屬吏夫酆都者天地司過之都司也九令
五嶽者酆都之子司也令獄以下所有冥

曹又屬令嶽之子司也分司列局因事授
職千千萬萬何可勝言不間嶽司近又置
舉意司手其司共有五案六員判官專主
闕達人之事始即人之起意處也善惡功
過纖悉皆書既書達於更生虞公御史呂
公所主之司此司得之又復籍爲二簿達
於豐道中嶽定予定奪二司定予司則皆
青蓮寶座定奪司則皆荆棘蒺藜予本二
司亦自紹興二十八年置至乾道八年校
幼以善而僧紀福者四方上有二千八有

六人以惡而將入荊蕀者四方却有八千
七百六十一人便可見其爲善者少而爲
惡者多也大抵荊蕀之獄端爲欺詐姦邪
者設行住坐卧荊蕀蒙縛極爲苦楚嗚呼
今日身被蒙縛豈不亦猶昔日欺詐姦邪

人被蒙縛乎若夫滅奪之説則當隨文引
證茲不復載

賛曰

天地鬼神　森列昭布　陰誅冥責
列於刀鋸　依過定罪　毫髮不恕

筭既可奪　壽豈難注　不睹不聞
宜益戒懼
筭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傳曰道藏紀筭録云清齋一旬增筭十紀
清齋一日增筭十旬清齋者心齋也一經
減筭即爲有過之人貧耗憂患何所不有
昔秦符令錢若愚早歲補官姦險狠愎在
處多不成任晚益迍蹇子女淪喪鰥目無
聊因投詞於龍虎山叩頭禱謝是夕夢一
神叱曰汝姦險狠愎奪筭將盡尚何謝爲

未幾果卒櫟陽尉郭鄠官不得調哥蹇迍
塞無所不至雖至親密友亦漸疎斥每倦
悶間即見二物狀如猿狖跳躑其旁心大
惡之袪亦不可避亦不可忽一日乃自言
曰吾乃主世之虛耗者也君既獲罪故吾
得以擾君今數滿當去可享安矣果如言
此皆減筭則貧耗多逢憂患者也嗚呼與
其至此孰若速自澡雪無令至此乎

贊曰

人之賦壽　如木有根　隨其生植

脩短所存　沃以膏潤　枝條苾芬
乃或戕伐　枯悴日聞　栽培傾覆
天何心云

人皆惡之

傳曰按七星移度經陰慝闇昧伏姦藏欺

不義不仁無恩無德北斗定爲大惡人陰
慝暗昧伏姦藏欺不義不仁固大惡無恩
無德亦大惡歟大抵無德無恩則功不及
人陰慝闇昧伏姦藏欺不義不仁則害必
及物其爲不善實皆一也今爲人而至使

人皆惡者必自取也昔丁晉公與寇萊公同在政府天下之人識與不識聞萊公之名則必許爲忠蓋聞晉公之名則必目爲姦諛聞一善必以歸萊公未必皆萊公所爲也聞一不善必以歸晉公未必皆晉公所爲也物論如此而鯨波之設竟如此豈非功不及人而害多及物乎經云喜集則福生怨積則禍至信不誣矣昔杜祈公知乾州歲未滿改知鳳州二州之民爭于界上一曰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

何有焉張忠定再鎮蜀蜀中之民無不鼓舞相慶如赤子之久失父母知公之來必能復鞠我也至今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然則二邦之民所以喜二公者爲何如嗚呼與其怨積孰若喜集戒哉

賛曰

西子不潔　掩鼻過之　滄浪之濁
濯足是宜　美惡自取　尤人何爲
梟獍蝮蠍　唾逐恐遲　愛人不親
反己可知

刑禍隨之
傳曰太虛真人南嶽赤君曰人若遇我以禍但以福往自然福德之氣恒生於我害氣重殃自生於彼此學道之大行也然則刑禍隨者豈非害氣重殃恒在於身乎苟爲不然胡爲所至輒與刑禍會也不聞盧劉之事乎昔盧嬰氣質文貌皆足過人人與之交必遭橫禍時元伯和爲軍司馬聞而不信召與之飲宴未終而節度陳少游已遣軍吏縛伯和而去矣或以告少游少

游亦不信曰伯和自當有罪嬰何預焉吾將薦而官之及至潼關則上已幸奉天矣又有劉甲者亦如嬰之爲人人與之交必及於禍士子王建獨謂不然但以偶有災耳甲何預焉甲聞大喜急往謝之相與談論久之乃退未幾建遂失火人因目爲鵂鶹或遇諸途無不急走遠避惟恐避之之不速也嗚呼盧劉如此而所至輒如此赤君之言豈不然也

贊曰

人之隱慝　爲於無形　厭然掩覆
更竊美名　高談理義　自詭廉清
謂可欺世　永享安榮　孰伺其後
人禍天刑
吉慶避之

傳曰南嶽壽星告太極真人徐來勒曰若能剋意爲善自然動與福會然則吉慶避者豈非不能剋意爲善而至然乎大抵非吉慶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昔宋太宗作端拱樓闌董羽善畫龍水

召之使畫於壁羽用意精妙半年乃成自謂天下絶筆及太宗引嬪御登樓觀賞無何太子見龍大驚立命汙漫半年工夫一旦無用鄒使皇子不驚董羽恩數豈在明目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自言平生未嘗一飽可謂天下之至飢者時士大夫盛習歐陽率更字墨本直千錢薦福寺碑乃其本也公備紙墨使匠打千本俾售于京無何震霆暴作碑遂碎爲數片百萬之錢一旦失望鄒使碑不擊碎書生享

用其有窮乎於此益知吉慶避者非吉慶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

贊曰

淑慝以類　吉凶在人　譬如儀鳳

不棲荊榛　虺蜴之窟　豈產珠珍

氷雪凝冱　寒谷不春　一氣所感

當識其因

惡星災之

傳曰按十一曜大消災神呪經欲界衆生不循正道不知有五行推運十一曜照臨

主其災福至如土火留伏金木凌犯羅計
孛逆日月薄蝕乃至州縣播遷人民災難
水火蟲蝗刀兵相犯悉皆由也又按七星
神呪經天地設位乃建五行廵歷天下察
無道之國覶不祥之人凡處虛域之內蠢
動含生命係于天星辰凌犯彗孛衝破遂
生兵災水旱流離知而逃形可全自已逆
之遇害凶釁微生黎民死亡淪沉苦海然
則人之有災要當自省其可但歸惡於星
歟大抵惡自人為星因災之非星之惡而

人心自惡耳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子韋曰
禍當君可移於臣公曰相所以治國家也
曰可移於百姓曰百姓死寡人將誰君曰
可移於歲曰歲飢人餓必死子韋曰君有
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矣是夕熒惑退
三舍張士平知青州忽夫妻失目因棄官
家居日夜禱謝一日忽有一書生踵門曰
吾乃太白星官五帝星君以子久志於道
且禱謝勤至遣吾下降爲子療治既而不
施一劑惟於宅南鑿開一井取水滌之一

滌逆愈嗚呼熒惑本主災厄疾病令也乃能爲宋公退舍太白本主災怪刑律令也乃能爲士平瘵眼然則星果惡歟惜人不知人間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上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度主一日皆二十八宿主之

嗚呼人在世間日日節節皆屬星卦主攝爲善不免予福爲惡不免予災是豈星之惡歟

贊曰

天道云遠　太空冥冥　我興視夜

贍彼列星　熒惑退舍　善言延憑
天人相與　如影赴形　視履考祥
甘后之經

筭盡則死

傳曰按赤松子中誡經人有違犯皆被本
命星辰奏聞上帝七星六律四時八風九
宮五行先令司命奪其筭紀授以禍殃然
則人有禍殃乃至於死豈偶然哉必其作
諸不善奪筭至盡故至然也惜人莫悟浮
生短世膏火相煎日失一日彈指便過況

惡習難拔修行者少迷惑者多業識茫茫無有是處求之日用不免與物浮沈蕩然不反於膠膠擾擾之場欲其無過其可得乎今日以某事減若干筭明日以某事減若干筭減奪不已會有盡時既乏正修又多過失一死之後便有三惡險道歷然在

前或爲畜生或爲餓鬼或墮地獄皆未可必不聞王洛以處官刻核而死受牛身乎費宜以操心黠劣而死爲餓鬼乎陳堂以恃蔭凌人而死墮地獄乎此皆死有餘責

而淪入三惡者也孰謂一死便了更無餘事乎

贊曰

紂有天命　忽焉以亡　文拘羑里
與齡益長　覆卻萬變　善慶惡殃
我命在我　誰云不常　彭殤壽夭
寸心自量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録人罪惡奪其紀筭

傳曰三台共有六星每台二星上台司命

中台司功下台司録上帝署爲天曹俾主
生死壽夭人有三魂上應三台篇言三尸
上詣天曹言人罪過即上詣三台也若夫
北斗乃紫極都曹爲天地日月江河海之
元合隂陽木火土金水之德象陳北斗精
應玉清三界十方皆所統御斡旋氣運斟
酌死生六甲生人各稟一元之氣方得圓
形爲人具足一軀皆北斗也主持人命使
保天年亦北斗也又按九真帝君九隂混
合縱景萬化隱天祕訣人兩眉間却入一

寸號曰明堂北斗帝君太陰九妃常處其中又按業報因緣經七星之氣常結爲一星在人頭上去項三尺其人爲善則光大而明爲惡則光小而暗又按北斗傍通圖七真曰吾每月初三及二十七日必一下

降受人醮祭察人善惡然則三台北斗在人頭上録人罪名奪其算紀信不誣矣

賛曰

人之一身　肖貌天地　反而求之
萬物皆備　此心最靈　不行而至

神明所舍　動息弗離　福祈禍禳
無乃兒戲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
天曹言人罪過
傳曰三尸言人罪過非獨篇中言之諸書
亦皆言也一云上尸名彭踞中尸名彭躓
下尸名彭蹻一云上尸名青姑好伐人目
中尸名白姑好伐人五臟下尸名血姑好
伐人胃命一居人頭能令人多思欲好車
馬一居人腸能令人嗜飲食好恚慾多忘

少氣一居人足能令人耽色慾喜殺害鬬節搔擾五臟踴動每至庚申日與身中三魂上詣天曹言人罪過大抵三尸言過乃其職也按經所說修真之人先當絶去一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守者不寐也不欲三尸得以言其過也一云寅日三尸游兩手當去兩手指甲午日三尸游兩足當去兩足指甲此名斬三尸隨所在而去之嗚呼與其百守庚申盡去指甲孰若清心寡欲無使三尸所能惱人者

數事得以干吾方寸乎昔僧契虛志慕清
虛一日因山行爲異人捧子所導至稚川
仙都稚川曰子能絶三彭之仇乎契虛莫
悟捧子曰彭者三尸之姓也當居人身伺
察善惡庚申之日悉録以聞然則三尸言
過孰謂不然内則守心外則去甲此修行
之初法也

贊曰

柳子罵尸　義正詞直　奮筆捬辯
出於有激　其實七情　交相蟊賊

投機乗閒　肆其侵蝕　非彼巧詐

緊我逸德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傳曰竈之爲神號曰司命司人一家良賤

之命過無隱露纖悉皆言一云竈神狀如

美人貌有六女即六癸玉女也月晦日詣天曹白

人罪大者奪紀小者奪筭一云竈有三十

六神能轉禍爲福除死定生驅逐妖邪遷

官益禄若依時祭禱所願必從祭竈有日

或以晦日清淨竈前香花酒果謝之亦吉

一云在天爲五帝直符在地爲五音太歲在人間爲五音竈君竈中黄帝即世之司命常將世人罪狀及過惡奏聞陰陽二景記之黒簿嗚呼竈之爲神明察如是職主奏告又如是世人行事但取快一時豈悶

家有竈神而恐懼修省乎

賛曰

祀典所録　竈其一焉　神靈棲之
是或當然　余苟無過　子亦奚言
一有不戒　獲罪於天　無所禱也

醮祭可捐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筭

傳曰紀之爲說一云十二年爲一紀一云三百日爲一紀筭之爲說一云百日爲一筭一云一日爲一筭大抵三百日自不可奪況十二年乎一日猶不可奪況百日乎

謹按經云人之受生所得之筭皆記在諸天太上勑勸諸天諸地日月星斗天真聖人將軍使者天神童子天地飛仙三界四司獄瀆官屬執簶把籍巡行考校三日一

言十日一奏百日一結不輟須臾若修善
立功則便可延年萬一造罪則立見減筭
又按趙業被攝至上清校勘所見一吏方
呈押戊申生人錄其錄首具人之姓字又
降行横列六十甲子日辰其日有功或過
皆書其下如無亦書無功則延年過則減
筭與經中之言皆無以異孰謂減筭爲無
耳紹興初符仲信者亦手起家方且稱意
年三十五忽至不起方委頓間自言恍然
如處曠野俄見數人遥呼曰恩主胡爲在

此相與引至一處乃一官府仲信因臥門側一吏自門引頭曰豈鼎州符仲信乎數人曰然吏曰此人本合飢寒以好施故能起家壽本五十有九以不燒香睡起晚令皆削盡數人曰不燒香睡起晚皆小過何至如是吏曰不燒香即是無敬奉天地之心睡起晚即是有多淫之意豈爲小過數人相顧大驚曰厚德如符公尚猶以此奪盡紀筭人其可自恣乎嗚呼所謂過者不待出於語言見於行事然後謂之爲過但

凡念起于中稍涉不正即名爲過仲信之過便可見也

贊曰

命曰迓續　可演而伸　命曰斷棄

促亦有因　細行不謹　終累正眞

罪大惡積　乃滅其身　惟德是輔

皇天無親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傳曰數百事者即篇中自非義而動下迄

死亦及之之説是也欲求長生之人先須

避者非餘人不必避也謂求長生之人則尤當謹避必使己行淨如明珠雖纖塵微翳亦不可使有也苟尚有之未得爲無過之人也昔許眞君行符施水治病救災於民最有大功上帝猶譴其七世不祀祖先且有貪殺匿三種之罪必待特赦然後拔宅輕舉女仙楊正見久以遇師登真有日上帝亦譴其少時父母貫錢輸税正見不合擇取二文圓好者匿之名曰隱藏官物更復謫留人間一年又如陶隱居之修本

草孫真人之著千金方皆是主於濟活惟是中間略取虻蟲水蛭之類以備藥使上帝亦譴其功雖及人反害物命但得尸解而已又如紫虛元君與茅君同在清虛宮校勘天下真仙得失之事頻落者四十七人復上者纔二人蓋爲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非止被落又將被考三官然則欲求長生者是可有纖毫微翳乎大抵欲求長生之人於篇中所謂數百事之說者須得謹避也

贊曰

神仙可學　不死可致　博採方藥

鍊神養氣　外誘紛然　可慕可喜

寧保此心　果無纖累　欲成仙道

先修人事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傳曰道之爲說見於諸書者其說甚多然曉而易見者無若中庸之說之爲著明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大抵性也者道之體也道也者性之用也人欲未

起之前湛然方寸即性之天也道之體也
於日用間能自率性不爲人欲所移即性
之用也道之體也今日用之間動靜語默
豈非道乎是故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行
而是是道也行而非非道也可行則行可

止則止即太上所謂進退也第人不能率
性常使如人欲未起之前所以倒行逆施
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當進而退當退而進
也昔趙清獻公嘗曰吾晝之所爲夜必焚
香九拜告之于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蘇

黃門書陰君之言曰晝之所爲夜必記之于紙不可記者不可爲也此皆能自率性不使於進退之間或有是道非道之失者也能知此者有幾人耶

贊曰

道則在是　明白坦夷　所謂常道
民之秉彝　試反諸心　能別是非
一念不昧　良能真知　外是求道
斯則自欺
不履邪徑

傳曰太上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夷者平也徑者不正之路也即吾儒所謂澹臺滅明行不由徑之徑也在人履踐言之即人之履踐不正處也履踐不正自一念始一念起處其可不謹昔李退夫隱居南嶽日

以不得遇師爲恨一日尋幽訪深忽闃空中有彈碁聲舉頭視之則見二人坐於木杪相對而弈退夫大喜亟往致敬方問道間俄有田婦出傍不覺反顧則二弈者已失所矣退夫不悔事已無及張木爲浮梁

令縣有一廟極靈能爲人禍福令至必祭以斗酒隨酌輒盡木疑爲妖既祭度其醉撤席執之果一老猿已大醉矣將戮于市猿俄醒曰某死固不問然數年所貯極爲可惜君雖至廉然縣道闕之不爲無補木纔問處則猿已躍身而去矣自此百計蹤跡竟不可得嗚呼一念纔差遂至如此所謂邪徑即此便是

贊曰

道若七八路　嗇蔑多岐　跬步弗謹

溪谷險巇　視聽言動　以禮自持
九思三省　猶恐失之　捨而他適
顛覆奚疑

不欺暗室

傳曰太上所謂不欺暗室即中庸所謂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詩所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大抵暗室者所可欺處能不欺於可欺真不欺也不聞翊聖真君不欺之說乎真君戒張守真曰但潔身守正不欺

方寸自然默符天理以此事君何懼之有
然則不欺爲行豈細行哉昔張建章奉使
渤海中流遇風波濤如山自分必死俄見
一青衣乘一小舟而至曰仙官召君方怳
惚間則已達岸仙官曰君平生不欺暗室
上帝所知波濤無足慮但復登舟吾當遣
人護子建章竟得將命而返於是棄官學
道遂獲登真韋行式採訪西川其姪子威
侍行有老兵名曰丁約日侍左右子威覺
其不凡方欲詰問則約已求别曰吾神仙

也上帝嘉子不欺暗室遣吾下降更加審察今果不欺得道必矣但尚餘兩塵耳子威曰何謂兩塵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兩塵即兩劫也嗚呼世人於青天白日之下尚敢公然行欺況暗室乎是故超凡入聖常聞於古人少見於今日也必欲不欺在我而已

贊曰

境有明暗　心無顯幽　一念之舉

十目已周　形諸事爲　洪水橫流

褒衮撻市　何必外求　不愧屋漏

心正身修

積德累功

傳曰德也者日新之謂也功也者日用之謂也苟能閔閔然如農夫之望歲汲汲然

如商賈之營財今日積其德明日又積其德今日累其功明日又累其功夫所謂天仙一千三百善行之只在四年地仙三百善行之只在一年第人不能多至中廢不聞穿石禮樹之說乎紫虛元君曰昔有傳

先生者自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忽遇太極真人授以木鑽使之穿一盤石戒曰石透吾當度汝石厚五尺餘傳穿之不息積四十七年石忽穿透太極真人果來度之又南嶽夫人曰昔有一人勵志於道然不知求道之方惟日夕禮一枯樹求乞長生如是不已積二十八年樹忽生華有汁如蜜其人取華幷汁吞之立獲度世嗚呼積德累功雖不在於鑽石禮樹便可以見其積德累功大抵有其志者無不成

也

贊曰

聖賢有順　成已成物　仁以己任

道由性率　小善必爲　細務無忽

事在悠久　效非倉卒　能辦肯心

斷無乾沒

慈心於物

傳曰佛告普眼曰我今此身地水火風四大和合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爲相實同幻化四

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
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爲心此
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解無
塵可得於中緣塵亦歸散滅畢竟無有緣
心可見然則世人胡爲而妄執此心以爲

心乎況不善用而不慈乎嗚呼此說微妙
姑置勿論請以慈之一字言之佛言我有
四無量心一曰慈二曰悲三曰喜四曰捨
太上曰吾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
敢爲天下先諸聖尚爾況於人乎按經所

說燈燭焰上別有一種微細衆生吞食其光以爲性命人氣一吹隨吹即死是故諸佛戒人不得以口氣吹滅燈燭迦葉尊者未出家時嘗令其妻壓油飲牛妻又不樂曰我不忍見此等微細衆生粉骨碎身然則諸聖所以慈其心者爲如何惟其如是所以於一切物不遺微細一切護念昔賓文王斂仲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斂仲身乃自生疑一日咨決於小法華曰以某所見不殺不放一切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

公大錯公大錯豈作空解耶面前露柱亦
自無心著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
惱衆生諸佛菩薩其說不爾可急懺悔無
自貽戚敏仲駭然汗洽再發心放一百萬
命其後持節淮甸適歲飢出按拯濟舟次

青河忽聞洶洶聲如數百人爭鬧疑是飢
民遣人跡之了無所見心忽自悟於是策
杖循河而行則見數十婦女濯筥岸側洶
洶之聲正出筥中蛤蜊也悉命以粟易之
得數十斛親爲誦經持呪投之中流既而

復自疑曰吾平生放此可謂多矣萬一感
恩來爲眷屬豈不癡鈍是夕即夢文殊現
身其前慰諭之曰我於往世亦曾生蜆蛤
中來但堅汝心無自疑沮繇仲至此始大
信異因著一書以示勸戒王渙宣和年間

大病瀕死忽夢一金佛告曰汝平日放生
已及萬命自合延壽我今傳汝一方可急
買茯苓黄芩地骨皮甘草四味等分和劑
餌之無不愈者渙如戒修合一劑果愈孰
謂諸聖於一切物不遺微細一切護念之

說爲不然乎大抵慈爲萬善之本心若不
慈善何以立

贊曰

萬物同體　均受於天　樂生畏死
此性則然　忍肆其暴　刲割烹煎

肖翹蠕動　皆在所憐　視物猶己
仁術乃全

太上感應篇卷之一

[stamp]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

義二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　　　　　　　　　　　　義二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忠孝

傳曰東卿司命曰有蕭邈之才絶衆之望養其浩然不營富貴或至貞至廉不食非己之食不衣非己之衣紛華不能散其正氣萬乘不能激其名操或先世有功流逮後嗣易世鍊化改氏更生此皆有應仙格當登仙品然必多歷年所始得漸進至於至忠至孝則今日謝世明日便當補爲地

下主者復從地下主者便當進補仙階大抵忠也者人臣之大節孝也者人子之本事使爲臣而皆不忠則爲君者復何望於臣爲子而皆不孝則爲父者復何望於子如此則君臣之分父子之倫一切喪矣人

不禽獸如必夷狄如也惜其不知忠孝乃超度之本得獲度世莫此爲速不聞呂公誨蘭公期之事乎昔呂公誨爲御史中丞正色直言傾動朝野一日獨坐恍見一青衣授以一丹曰此清涼丹也上帝非久南

游兖州命予糾正羣仙彼州大熱故先以此賜公再拜吞之不啻冰雪下咽未幾果捐館時朱明復初登第在湘江見公跨一王角鹿左右皆青衣小童吏兵數百前後呵擁明復迎揖曰君其已仙乎公曰吾此行侍上帝南游不及欵曲乃口占一詩曰功行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塵埃我今從帝爲司糾更遣何人直栢臺言訖不見

蘭期家世孝悌聚口百餘上下和睦略無間言一夕有一眞人降自斗中曰吾乃斗

中孝悌王也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草木爲之生孝至於人王道爲之成子能孝悌吾所以親聘於子既得見吾得道必矣後果如言然則至忠至孝其於度世豈不捷疾嗚呼忠孝者既如此則不忠不孝者當如何哉

贊曰

非忠無君　非孝無親　捨是二者
獸而不人　莊周放蕩　命義是遵
釋氏空寂　報恩猶勤　戴天履地

孰逃其身

友悌

傳曰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司命使者以父子兄弟夫婦爲三綱本之與綱字殊而義一若棄本捨綱倫何以立大抵能踐其實則上下相安而不渝苟尚其文則悔吝易生而必瀆昔姚栖雲家不甚富惟仰給農桑生三歲其父爲其兄無子代之遠戍遂死于邊栖雲旣長迎魂以葬廬於墓側終身號

慕縣令蘇徹捐俸買田開阡刻石以表其
事府尹渾瑊列狀以聞有詔褒賞旌表門
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愛敬始
自栖雲凡十五世同居聚口數百歷三百
餘年無一人異詞經五代離亂子孫保守
墳墓不相離散又有張誠者亦田家也累
世同居聚口一百七十有餘內外和睦略
無間言衣服之類皆無常主每旦家長坐
堂上子弟列堂下以次受職罔不祇勤自
祖瑄至誠凡六世同居幾二百餘年始終

如一嗚呼若二家者眞所謂實踐者也尚
虛文者能如是乎

贊曰

父母之身　分爲兄弟　一本而出
安有異體　愛其枝葉　以護根柢
史誚豆萁　詩歌棠棣　如塤如篪
神相愷悌

正己化人

傳曰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又曰席不正
不坐嗚呼衣冠几席尚當使正況行己乎

又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皆聖人行己之大法也然則人之行己其可不正惟其正也人皆敬之人知敬處即其心已化處又何待區區而化之哉昔司馬温公爲人正直名聞海内其居洛也風俗爲之一變莫不敦尚名教不急貨利人隨貧富皆自足後生晚輩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相戒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知呂申公正直敢言傾動朝野時王安石出守常州移書於公曰某客

京師二年于茲疵吝積其心胷每不自勝
及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德人之容使人意
消今於晦叔見之滎陽呂公心與道潛湛
然方寸其爲崇政殿說書也日以正心修
身之說勸導人主每自言曰若身修心正

不假他術而天下自化是以所居則躡人
化聞風則薄夫敦胡公瑗之爲蘇湖二州
教授也每解經至有要義必懇懇以爲諸生
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人然則諸君所以
正己者爲如何哉以此化人夫誰不化

贊曰

表正影直　源清流洪　枉己直人
萬無是理　聖賢何術　舉斯加彼
瑕而戮人　三軍見齒　大學修身
家齊國治

矜孤

傳曰孤也者未能有成親已蚤世或毋死而父或再娶或父死而毋再行甚者父毋俱亡藐然孤露不幸至此情況何堪王令棒負提携乃寢興衣飲主之者信有惻隱亦

必不如親父毋之情愛之爲親切也可不矜乎世人但知孤爲可輕而不知其中亦有因孤而能養成大器者昔張鄧公士遜方在襁褓父毋皆卒及長安貧讀書勤苦不倦竟能登科致位台輔以賢德稱此至貧之孤者也自立如是非能養成大器者乎呂中丞誨幼失所怙勵志爲學不妄交游洛陽之人多不之識及登第人方知爲呂正惠公之孫歷官言職以勁正稱此貴家之孤者也自立如是非能養成大器者

乎然則孤可輕乎愚於矜孤之下不書矜
孤而輙書此者正欲不幸而孤者以此爲
法皆知自勵存以矜孤言之則前輩行之
視以爲常初不以爲奇特查龍圖家道甚
貧嘗聚親族之惸獨者養之祿賜所得隨
施輙盡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
之尤厚嘗有一同僚女貧爲人婢公聞而
贖之嫁于士族呂正惠公端與故相馮道
耀帥趙文度皆鄉里世舊道子病廢公分
俸給之又薦文度之子紹宗于朝官之非

眞實矜孤能如是乎

賛曰

方幼而孤　何怙何恃　懷抱無依
疢疾誰視　吾幼及幼　人子亦子
放麑違命　射麛泣矣　能推是心
乃合天理

卹寡

傳曰寡也者方當盛年夫忽告殞形單影隻觸目無聊况女幼男癡百事未舉者耶此即孟子所謂窮而無告者也禍變如此

非窮極歟欲語誰吐非無告歟爲其夫者
雖云死矣冥冥之間烏得無念昔徐擇之
判北京趙士恍自仁興來留爲幹官士恍
與擇之三子俱相得無何士恍遽以病卒
擇之父子爲辦喪事且津遣其妻子甚厚

又命小吏趙沂護送至京沂畢事歸參忽
作士恍語謝曰士恍不善攝生以方壯之
年遽就鬼録荷公父子周卹之恩甚至不
惟死骨得歸老母妻子皆得平達鄉舍無
復流落失所之歎區區此心不勝感激陰

君亦以此敬歎將有以厚報君矣中貴黃述奉詔持扇帕至彭澤迎賜甘使無何舟師王貴中路病卒其舟乃兩浙漕司官舟貴死舟當歸官其妻泣訴曰舟今歸官妻一家十口餓且死矣願得一言使貴長子得繼父業不勝感幸述之至鎮江言之漕使即日剌其子爲兵付以公舟是夕宿丹陽明見貴操一小舟遠遠從煙波間來泣且拜曰貴雖身死長子已得繼業一家十口不復憂矣實荷公恩言訖不見嗚呼此固

顯顯姑置勿論竊觀寡婦人中立志大有
遠過人者不可不書趙公鱀年七歲而孤
其母勵志教篤竟能登天聖五年第三人
第初遇郊恩法當任子公請以封其母爲
郡太君宰相曰公爲學士擬封不遠公曰
母八十有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
許之李公銙年三歲而孤其母秦氏有姿
色或有誘之使嫁母怒叱曰夫婦義屬天
倫死生命由眞宰我寧餓死其可再嫁於
是篤意教銙竟能登第官至糴帥然則寡

可輕乎愚於邱寡之下亦復書此者正欲使一切寡婦皆知所法云嗚呼似此之人天必報者重乎倫也何止子貴而已哉

贊曰

寡而守義　賢哲所重　折脛露筋

婦節尤勇　臺築懷清　暴秦是奉

況其無告　寧不爲動　誰或躪之

不虧不竦

傳曰老也者閱世之久更事之多衰衰年

少無限論喪厖眉皓首獨保康強可不敬
乎顯寶初有鄆州盧縣尉許永者詣匭進
狀曰言父瓊九十七長兄八十一次兄七
十九永身七十五願得一近便差遣以就
榮養　太祖命召其父既至敷奏詳敏詞
氣不衰　太祖大加敬歎曰卿一門如此
必有大過人者瓊曰亦無他但累世義聚
不分耳　太祖曰此即卿大過人處立命
賜襲衣腰帶銀裝鞍勒一副馬一疋御茶
三十斤雜綵三十段與近便差遣一任從

其志也吳元嗣亦享高壽時聖節根括老人惟元嗣一門有八十九十耆一百以上者八人內吳琬一名一百一十有四步履輕健氣不少衰詢其履踐亦累世義聚不分詔賜一官旌表門閭門外又築二所義

順上臺立二株華表鶴柱異其禮也至尊尚爾況餘人乎竊嘗求之本朝處高位而享眞高壽者惟張退傳九十一文潞公九十三趙康靖八十六張文定八十五陳文惠八十二魯宣靖富文忠皆八十以上又

求其次趙清獻龐莊敏向文簡李文正皆七十以上已不及也又求其次曹武惠薛簡肅王懿敏呂文穆呂文惠寇文愍皆六十以上又不及也又求其次种司諫恰六十劉集賢恰五十王內翰尹舍人王待制錢宣靖皆四十以上遠不及也又如石徂徠恰四十蘇內翰三十九趙舍人三十六王御史三十八此則尤可惜也名利場中彈指便過還有於自己分上做得些工夫者乎如或未然即是空來人世浪走一遭

於諸佛所謂願我壽命長勤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廣濟一切人之說皆蹉過也嗟乎少年但知負才輕侮老輩不知壽居五福之先縱有多才不到其地於事何益昔楊大年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皆已老楊方弱冠每輕侮二公翰大不堪因好謂曰君莫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從傍揺手曰莫與莫與厥後大年壽止四十有九然則老也者欲到其地豈不難乎可不敬乎

贊曰

學養三老　禮尊高年　爲近於親
家國所先　天與之壽　俾華其顚
人而弗敬　是名褻天　矧復耆德
敢不禮焉

懷幼

傳曰孔子曰少者懷之孟子亦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蓋幼者年方童穉未有識知爲之長者固當矜憐而撫卹之也虐而視之非人道矣故父母有幼子則當盡其恩

勸兄有幼弟則當極其友愛他人有幼者亦當推吾恩愛之心等而視之不宜分别彼此也若夫吾之子弟則愛之他人之子弟則不愛亦非所以盡懷幼之道也況夫幼者位則居卑力則孱弱卑者易侮弱者易凌苟無慈愛之心則將挾長以自肆矣在彼者必無辯口以剖是非也必無強力以較勝負也如瘦者之被杖無所逸避如瘖者之受譏不能辯明其苦可勝道哉甚矣風俗之薄也婦人之性類多忌刻爲母

之德不均愛子之心始偏已之所生則親之妾之所生則薄之其爲繼母者又往往不恤前人之子如閔子騫之母冬寒衣其子以纊而衣子騫以蘆花使之御車是也子騫之母猶爾其他可知由是孤孽幼穉

横罹慘毒者多矣閭巷之人規併財產則爲尊長爲兄姊者爲贅壻者乃有不慈不義淩虐其卑幼者矣巧飾詐牒僞立契約囑牙保以曲證賄吏胥以舞文使之困苦抑塞無所赴愬甚則陰謀詭計損傷其性

命者有之嗚呼尚忍言之哉昔者李知本一門子孫百餘長少雍穆陽城兄弟孤惸相依前輩救荒則以收養孤幼為先若此者足以兼懷幼之道矣

賛曰

煢哀孺子　冊慕嬰兒　仲尼之志
少者懷之　在厥初生　淳德未漓
易致凌虐　可無保持　所以孤幼
罔仁先施

太上感應篇卷之三

義三

太上感應篇卷之三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傳曰按經所説諸類衆生一身具足一切形質隨造隨成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欻起煩惱爲化生於此四生人復析爲十二類生於十二類生每類又各有八萬四千種類差別總而言之則一十二類便有一百萬八千之多然則衆生種類差別何其多歟但即其日

用觀之目覩珍奇便起貪想舌味肥脆便
起殺想意攀華麗便起慾想非獨眼舌意
三爲然耳鼻身三亦復如是如是妄想如
是顛倒念念不停洎合眼後更只紛然做
主不得臘月三十日脚忙手閙做得主乎

佛所謂十二類生一百萬八千種類差別
端起爭此昔佛在世游化諸國獨有一國
化不能從及遣目連傾國而至衆疑問佛
佛言此一國人於往昔世本一聚蜂目連
本一樵夫因採薪觸著樹枝羣蜂驚擾爭

欲蠒之目連謂曰汝等本有佛性以惡業
流轉至此今也尚有小忿欲逞毒乎願我
早登聖果首度汝等是時羣蜂若有所悟
領納在心今故見之悉皆隨順又在瞻婆
則中迦羅池畔爲衆說法時有一蛤聞法
歡喜躍出池上潛身草間傾誠諦聽偶爲
一聽法人柱杖刺殺命終之後生忉利天
爲忉利主復從忉利日往佛所聽說妙義
以開悟故證須陀洹然則昆蟲一類雖曰
微物其爲有知與人異乎又如草木一類

在吾儒言之固若有生而無知驗以佛書則亦不可一槩謂爲無知按傳燈録昔有一僧久爲梵摩淨德及其子羅睺羅多受供養以道眼未明虛霑信施命終之後乃於淨德園中生爲木菌日充淨德父子蔬食他人欲取不復可得然則草木一類亦一槩謂爲無知可乎若曰昆蟲草木尚不可傷人則尤不可傷也

賛曰

恭惟哲皇　弗踐螻蟻　濂溪之庭

草觀生意　有生有知　此性無異
吾仁所充　除天極地　不見其間
一物可棄

宜憫人之凶
傳曰太上言樂人之善而首言憫人之凶
當知所謂凶者乃凶人爲不善之凶非凶
喪之凶也大抵人之性負上與諸聖一體
無二能自率性則便可爲聖爲賢若但任
情不免爲凶爲惡是故太上書以告人使
人皆知道之以善不然則永爲凶人不復

反於善矣太上告真武曰一切衆生競赴善惡輪轉生死無有窮已汝宜普爲斷除邪見察其罪福增益功行逐月輪定日分遡奕世間善者以福加之不善者以善解之然則太上所以憫乎凶者爲如何哉昔

巢州居民飡啜之外競嗜水族不知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乃玉帝奏告三清遊歷諸天下觀世界予決罪福之日其日九天採訪使者日月星宿天地百神嶽瀆社廟皆得條具以聞一日玉帝召中天北極紫

微大帝問曰南贍部洲呉國分野地號巢州善惡如何北極奏曰此方居民實是凶惡殺害物命不知紀極深恐積日之久寃寃愈結非連地址蕩為大湖不足以蕩除累年殘忍殺害厭觸腥穢之氣玉帝曰可

北極既退召真武告曰汝為三界遊奕檢察善惡豈不知巢州之民造如是惡厭穢之氣上犯玉帝勝游日月為之無光星辰為之失次乎玉帝有命盡令全城陷殁此事屬汝可速奉行真武曰千里之廣未必

一一皆然若一例陷歿恐多寃濫容臣下
降吏問地祇回奏北極曰彼州神祇皆已
奉勅遷往他所矣真武乃大嘆曰痛哉一
物之命尚在輪回未易出離況此千里盡
爲水界展轉相害大寃愈結何可救援又
復力請自差部下天罡神將再行審驗旣
而天罡化爲大鼈浮遊溪面先是守倅差
人纔取次及百姓亦復如是天罡回奏真
武又請自降於是化爲一雲遊道人巡街
乞水如是七日家家腥穢最後一家號曰

焦婆水獨清淨眞君詰之婆曰其一家三口久厭腥穢蔬食而已眞君曰吾非人也此州不遠當蕩爲大湖誠欲救之已不可矣汝宜速往他所未幾雨果暴至洪亦隨發一州千里頃刻之間波濤如山浩渺無際是日眞君復降告焦婆曰汝可便主此湖數日婆死其子及婦亦死遂得爲神因名其湖曰焦從婆姓也然則天眞所以憫人之凶者爲如何書曰汝無忿嫉于頑亦此意也

贊曰

人之凶惡　豈皆本情　見如探湯

惻怛己形　無忿于頑　書訓丁寧

死喪刑臨　擿埴顛冥　有拯其迷

闇室之燈

樂人之善

傳曰吾之一字最能成就一切行願人發

善願天上聞之聲如爆竹諸佛無不護念

上真薾不去持心契故也按唐文粹昔高

邁見鄉之峧傑主寶融寺經藏院長明燈

精進成就喜而發願銘而頌之已而迫於
多事斯文莫構忽染目疾朦朧如隔綃縠
每自嘆恨不審得罪之由一夕夢神告曰
子於長明燈其有負乎邁應聲而寤寤而
起起而作頌明日目愈然則諸佛所以護

念於善者為如何按啓聖録程嗣昌常在
密州見郊西鎮人好食鳥雀獵徒數輩日
常打捕或碎首穴胷於鷹鷂爪觜之下或
拗脚折翅於網羅罝罟之中或被箭穿或
遭彈擊哀聲悲切所不忍聞於是夜起露

立於星斗之下仰天告曰某欲將家藏一切所食衆生並同七世父母因緣戒殺圖子一本覆板印行庶幾此方皆知改悔今日正當眞武眞君下降之日願憑聖力俾獲流通覆畢印行攔頭彭景亦請一本歸示其妻其妻華氏三娘一見大怒搋破投之穢處移時買得一魚操刀欲膾魚忽跳躍觸破其眼血遂迸流俄化爲蟲緣遶其身處處哠嗑方喧傳間監鎭孰向恍見一神立于其前自言吾是眞武察知此地有

一大善乃興化軍程嗣昌印施戒殺圖子不謂婦人華氏乃敢撓破擲之穢處罪惡深重即當死矣其他不悔之人亦當獲罪俟吾二十七日再降更看如何然則上真所以主持於善者爲如何嗚呼上真與佛皆已久住解脫樂人之善尚爾如此況人正在苦海可不然乎求之世間非無人也胡文定見李文靖澹然無欲又能濟之以學喜曰若此人者八九分地位人也見王所公儼然不動加以篤學又曰若此人者

亦八九分地位人也邵康節見司馬溫公忠厚反悌恭儉正直喜曰若此人者脚踏實地八九分人也見韓歆之論事上前無所回避又曰若此人者可謂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誠難能也又如杜正獻聞人有善喜若已出劉集賢聞人有善稱道不已文潞公見人有善惟恐弗及韓忠獻聞一小善必曰琦所不及若數君者非眞實樂善已到於樂則惡可已也之地能如是乎

贊曰
人無不善　出於天性　胡爲忌嫉
私心之勝　克伐怨欲　交相爲病
惟其無我　此心不競　見人之善
如月在鏡

濟人之急

傳曰諾詎羅尊者曰若人大智慧耿耿籠中燈若人大福德飄飄海上漚若人大方便乙乙空中雨今也於人之急力能濟之即所謂大方便也如雨普潤其爲及物可

勝言哉所謂急者非一而已在疾病則以湯劑爲急在死喪則以後事爲急在飢乏則以飲食爲急在婚娉則以奩橐爲急此外又有無限不可悉陳之急但能各隨其急方便濟之皆爲濟人之急也昔許叔微

少嘗以登科爲禱一夕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叔微自念家貧無力惟醫乃可於是精意方書久乃通妙人無高下皆急赴之旣而所活愈多聲名益著復夢其神授以一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

呼盧喝六作五是年登第六名進士第上一名陳祖言下一名樓材及注闕用陞甲恩如第五名授職官以歸與詩中言無一字差此則濟人之急者也范文正知邠州暇日載酒率僚屬登樓觀賞初舉觴俄見數輩衰絰往來營理喪具公遣人問之乃一寓居官方卒賵殮棺槨之具皆未有公爲撤宴厚賙卹之此則濟人死喪之急者也范忠宣知慶州歲大飢餓殍滿路無粟以賑公請發常平封樁粟麥郡官皆不許

曰須奏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即死奏而後發豈能及事即日發之且曰諸君但勿與吾當自坐此則濟人飢乏之急者也查道未第時嘗遊湘漢間假貸於人得錢十萬途次適見故人以嫁女理財甚急即罄囊與之畧無吝色此則濟人婚娉之急者也卑心如此鳥得無報其後許叔微竟能登第范文正官至叅政范忠宣官至丞相查道官至侍從非其報歟大抵人處世間於人急處自當如此

贊曰

君子周急　非相爲私　如人在穽

脩綆弗施　有力不用　猶已殺之

揖遜拯溺　無乃自欺　以己望人

其急可知

義三

救人之危

傳曰雲笈七籤曰能救一人之命當延一紀之年若所救又是善人延壽又當倍之然則於人之危其可不救所謂危者死生之命也昔王均亂蜀朝廷怨蜀再亂命雷

有終將兵平討意欲屠城時蜀士范璆尚氣節范璲好讀書文鑒大師有名行皆蜀中所素敬者因相率從間道出迎王師叩頭告曰蜀人懦弱城中皆平民其脅從者特畏死耳城下之日願無肆戮鋤其凶黨可也三人者皆堂堂丈夫且陳議慷慨忘身爲物出於至誠有終爲之改容曰不聞長者之言屠城必矣由是一城之民得脫於死范與鑒之力也章郇公得象之高祖仔事閩爲建州刺史其大人練氏有智識

仔嘗出兵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救之得
免二將後仕南唐爲將攻破建州時仔已
死矣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
夫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屠城夫人植
旗于門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
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必
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
感其言遂不屠城練之力也范氏今爲蜀
中望族子孫蕃衍有官者常百數人章氏
亦爲建之大族位至卿相者相踵皆練氏

後公其一也嗚呼二家所救如此而天之
報之亦如此此固非世常有但於水火盜
賊飢寒疾疫刑獄逼迫逆旅狼狽一切危
急皆能如此存心事體雖不相侔其爲濟
危則皆一也

贊曰

孺子及井　怵惕皆有　器將墜地
觀者舉手　轉危爲安　起瘻而走
彼難既脫　我喜亦厚　以仁存心
必無悔咎

太上感應篇卷之三

太上感應篇卷之四

義四

太上感應篇卷之四　　　　義四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傳曰文殊問道場於維摩曰如何是道場維摩曰平心是道場趙州問道於南泉曰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心是道然則平心即道歟道場歟歐陽文忠修好賢樂善常以平心為難彭中丞思永好學不倦常語人曰吾不為他學自㓜即學平心然則平心果難歟須自學歟大抵心之為物即體非

有隨用非無必欲平心在我而已夫復何
難前輩以為難者數無人也亦後學也世
之見人得失不能如已之得失者必不曉
此惟其不曉是以物我常勝罪來集身如
水歸海日深廣尚何足以道場與道之

說而告之哉昔薛瑗身相燕國不能平心
見人有得如已有失見人有失如已有得
未嘗薦一士舉一賢有可稱者嫉之如仇
遏蔽使不得進晚歲一子死於獄餘皆盲
聾瘖啞傴僂顛癡時公明子皐見而憐之

因詰責曰此皆緣汝心行不好罪當滅門
諸子雖爾未足以盡子之罪瑗聞大懼懇
求救護子皐於是以赤松子中誠授之瑗
誓志力行僅全一子所謂中誠果何書哉
竊嘗伏詩其與此篇無以異也大抵皆是

指出人之錯用心處其為拔罪最為有力
薛瑗敬受中誠爲能得免滅門周篪宣揚
此篇而能得脫餓死不有力乎嗚呼世間
萬事轉頭即空惟有　四長為身累今注
此書正所以發明此　也知有此書者不

可不求一讀既讀不可不行信能如是異日生死路當得大力也

贊曰

百篇之書　穆誓殿後　人之有技

視若已有　民不協極　未離于咎

洪範之君　錫福均受　非曰爲人

待已則厚

不彰人短

傳曰馬伏波戒子孫曰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此已自

盡夫太上所謂不彰人短之說也至於龜
山先生則又為之語曰口固不可得而言
耳亦不可得而聞此則又出於馬伏波之
說向上一頭地也大抵人處塵勞不能無
短然短自其短何與於我在我只消一箇
不聞不知則其短終不自我而彰則或一
語彰之則其短不免傳播閭望自此而滅
素守自此而隳詰此之由咎當誰執當知
好彰人短君子有所不為小人為之而無
忌憚也昔龜城之民有祝期生者名為人猥

薄好彰人短人有體相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嫉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能者評品之貧者鄙薄之富者訕謗之官僚則訐其陰邪士友則發其隱由門閥才望皆出其右無可擬議者則必巧求其短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母家工商也妻家駔儈也其弟不良也厥子不肖也有小過者亦必溢詞增飾以成其短事無巨細一切如此乃至以無為有以十為百以疑似為端的以偶然為故犯以不得已為優為以錯

誤為情實度其人可欺即面折之衆辱之
過毀之待他人亦如此待親族亦如此平
生知識無不在其貶剥中甚者目父毋為
頑嚚目兄弟為管蔡或教人與訟已復和
之教人詛駡已復謚之習之既久不以為
非晚年忽病舌黄每作必須砭刺出血數
升乃已既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之間作
者五七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
卒此事與道士章齊一好嘲誚人竟至嚼
舌而死一也然則彰人之短是可為乎

讚曰

我所自立　欲為聖賢　彼亦人耳
何獨不然　邂逅有過　尚可滌湔
一播其迹　終身之詟　是以掩惡
君子貴焉

不衒己長

傳曰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
愚孔子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
道的然而日亡大抵人之為人其可畧無
所長苟有所長自當如是要在益加韜晦

善自涵養必使日新又新然後可以成德苟或不然不免輕躁衒露自呈褊淺豈所謂盛德容貌若愚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也哉是故歐陽文忠公修長於文章每對客論談則言政事而不及文章蔡端明襄長於政事每對客論談則言文章而不及政事此皆自晦者也惜人不知多至自衒

昔李泌極聰慧年七歲已能文嘗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

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歌成莫不稱賞獨張九齡力戒之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夸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德況童子乎若為歌詩但只賞風景詠古今勿自揚已為妙泌若有悟泣謝再三從此不復自衒鬻使不已安能成德為一代之名相乎當知人有所長切忌自衒

讚曰

三才並立　曰天地人　綱紀兩間
繫人一身　自賢而聖　由聖而神
頃刻滿假　其德不新　顏淵如愚
端可書紳

遏惡揚善

傳曰遏惡揚善在易謂之君子在篇謂之善人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大有包容之象）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則遏惡揚善即為順夫天德休物之命乎天之休命果在是乎大抵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其不善

者即名為惡我能為之遏之使之不至自
棄復得勉而從善人誰不貴於善一言一
行苟有可取即名為善我能為之揚之使
人皆得聞知爭相率而為善天之休命豈
不然乎天之休命本如此我今於物亦如
此豈非順天休命乎中庸曰舜其大智也
與隱惡而揚善舜尚如此況餘人乎是故
趙康靖公槩專以掩惡揚善為務邵康節
公雍樂道人之善不及人之惡此皆得夫
遏惡揚善之說者也惜人不知成人敗人

皆在一言言之出口其可不謹昔寇萊公之在鎮也因生日造一山棚為監司所奏上大怒玉音甚厲謂王文正公旦曰寇準每事必欲效朕何也文正曰寇準誠賢能但騃耳上曰但騃耶遂不復問鄉非文正一言則山棚之怒安得便霽賢能之說安得上聞乎王文康公曙治蜀盜無輕重皆論死有謗其大苛會劉燁召還真宗問曰凌策與王曙治蜀孰優燁曰凌策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曙值歲歉慮民為盜

不得不繩以法易地則皆然也眞宗善其言歸非劉熚一言則大苛之疑安得遽釋皆然之語安得上聞乎此遏惡揚善太上所以稱爲善人易所以讚爲順天休命者也

讚曰

善惡之念　實同一初　舉抑進退

匪轉轆轤　遏彼揚此　繫其機樞

春意所感　百蟄昭蘇　易順休命

其天心乎

推多取少

傳曰推多取少似主兄弟言之大抵義屬大倫臨財自當如是苟或反是義復何在況財者尤貴乎義天之察人多在乎此今日取多豈遂多乎今日取少豈遂少乎昔

薛包與兄弟析產奴婢取其老者田疇取其荒頓者器物取其弊折者徐積與二叔析產先請二叔畢取所欲惟餘一篋圖書兩間弊屋積怡然受之略無愠色又如魏

公咸熙之畧取一二种東染世衡之但取

圖書杜正獻衍之盡與諸昆杜神童淳之
悉與季弟此皆推多取少者也至於官爵
亦有推而不受者如申積中兩遇郊恩悉
推以官其二弟徐禧恩命已下復推以待
其兄之子是也彼錙銖必校尺寸必爭者
旋踵破敗何足以此而語之哉

讚曰
知雄守雌　大白若黑　不貪為寶
老氏之書　自廣狹人　豈曰盛德
意防侈大　身務傒抑　徒以財言

未盡天則

受辱不怨

傳曰按涅槃經昔有一人讚佛為大福德相聞者乃大怒曰生纔七日母便命終何者為大福德相讚者曰年志俱盛而不卒暴打而不瞋罵亦不報非大福德相乎怒者心服大抵惟有福德方能如是惟能如是乃有福德固非局量褊淺者之所可窺不聞本朝大福德者乎昔呂蒙正拜參政將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曰是小子亦

參政耶蒙正佯若不聞既而同列必欲詰其姓名蒙正堅不許曰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便不能忘不如不聞也富文忠公少時嘗有詬之者文忠聞如不聞或以告之文忠曰恐罵他人曰明呼公名㝵曰天下豈無同姓名者竟至不問此固文士亦能之若夫武臣而亦能者誠亦可取狄武襄為真定副帥一日宴孫沔有劉易者亦與座易素疎訐見優人以儒為戲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甚至詬罵武襄不絕口儀

又擲樽俎而起時孫沔觀武襄氣殊自若

不少動笑語愈温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

踵門求謝矣王吉為添差都監從征劉旴

吉謹愿寡語狀若無能動輙為同列詬斥

吉不問惟盡力王事奮不顧身竟能衝破

賊軍還統制非氣量超越能如是乎此皆

有前程享福德處孰謂佛語為不然乎

讚曰

顏子不校　隨會能賤　下惠袒裼

師德唾面　稱美當時　垂芳記傳

心和氣平　笑觀物變　虛舟飄瓦

吾又何怨

受寵若驚

傳曰太上於寵辱章曰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今於此篇又曰受寵若驚然則受寵果若驚乎大抵福兮禍所伏當受寵時不無盛滿萬一盛滿則便有無限禍事伏乎其間一旦寵失禍必勃至豈不果可驚乎是故君子受之常若驚也昔王文正公旦初登第知平江即通

判鄭州尋拜右正言知制誥改集賢殿修
撰遷翰林學士拜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加
同平章事從封泰山祀汾陰兼玉清昭應
宮使迎奉聖像天書刻玉兗州太極觀奉
上寶冊使拜太尉兼侍中晚年官益重每
家人出賀必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
何可賀也及為朝修使自禁中乘車輅出
都門百官餞送莫不交口稱賞公之榮遇
公則不然曰但覺反側不安耳他人處此
能如是乎張忠定公詠之拜吏部侍郎也

謂所親李畋曰今蒙聖恩擢為天官少宰可畏可畏若轉下而思則身不危轉上而思則恐必敗慄慄若有懼色他人處此能如是乎惟其如是所以能有其寵苟或不然不免立取禍敗不聞盧多遜與种放之事乎盧多遜初拜參政服用漸侈其父億即愀然不樂曰吾家世儒素一旦富貴遂至如此未知稅駕之地矣多遜不能念父之言竟以事敗种放初為朝廷所召聲名大振其母即恚謂放曰吾勸汝勿聚徒無

求名今果為人知不得安處矣放不能念毋之言竟以名敗此皆受寵不能若驚者也

讚曰

犧尊青黄　乃木之災　狐犢衣繡

寧活草萊　軒冕所寄　外物儻來

貪榮保存　禍身之胎　夫知道者

可不懼哉

太上感應篇卷之五

義五

太上感應篇卷之五

李昌齡傳　鄭清之賛

施恩不求報

傳曰君子有心於施恩無心於求報苟有心於求報即是利在於報初非為人報未必可求而怨必先之烏足謂之恩哉是以不求之報常見於無心之恩昔尚霖為巫山令邑尉李鑄最强悍無何感疾遽至困劇霖憐之因請所托尉拭淚以老母少女對及卒霖為割俸送其母及其函骨歸河

東且爲嫁其女于二族一夕夢尉如生時拜且泣曰公本無子感公之恩已爲力請于帝令得爲公之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沿流而歸每遇灘險必見尉隱約立岸上如指呼狀將抵荆渚又夢尉曰某

明日當生府公必以小合送及生府公果以小合貯粟米爲糜粥之須因呼之曰合名之曰頴及長極寛厚敏於仁篤於孝官至大理寺丞宇文英迪初領黔江都獄民有扶愛之者常訴漕臺官吏適坐事繫獄

官吏恨之必欲文致于法英迪爲之不平力爲辯雪竟從輕斷又三年英迪沿檄道由南賓泝流而歸時六月忽大雨水遂暴至波濤如山中流纜絶舟人拱手坐待傾覆俄見一小舟冉冉出没於煙波間遠來相救既濟乃扶愛之也相顧大驚曰吾昔日平黔之獄初非有意於君君今日冒險而來亦豈知將溺者之爲我豈天意故以彰其事乎相與感嘆者久之嗚呼當霖之爲尉也不過曰同官當如是而已豈知有

今日爲子之報乎當英廸之爲愛之也不過曰斷獄當如是而已安知有今日救溺之報乎此皆無心之恩不求之報者也歸侯有心則未必然也古語云恩雖亂施有不期而自會怨不可作恐窄路之或逢真至言也

贊曰

怵惕惻隱　仁心自生　內交要譽
利心乃萌　仁本天理　遇物而亨
利則人欲　其末必爭　毫髮千里

宜謹權衡

與人不追悔

傳曰老子曰旣以爲人已愈有旣以與人已愈多大抵人之臨財多至吝嗇一毛不拔者有之與而復悔者有之今也乃能與而不悔非眞實樂施安能如是福德自此而長豈不愈有愈多乎靑柳仲塗少時飲于酒肆見一書生將謁魏守求貲葬其父母仲塗問所費幾何書生以二十萬對仲塗卽日歸家罄其所有得白金百兩見錢

數萬以與悉之略無吝色范文正公嘗遣
其子堯夫歸姑蘇取麥舟次丹陽見故人
石曼卿以三喪未舉不得歸盡以五百石
麥舟付之旣歸未及言文正曰見故人否
堯夫以曼卿三喪未舉爲對文正曰何不
以麥舟付之曰付之矣堯夫怡然喜見于

色若二公者是有悔乎此固偉人宜有此
舉然求之其次不爲無人比李謙者富室
也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
歉人無以償公即對衆焚券曰債已了矣

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
明年又大歉公復竭家貲設粥以濟賴以
全活者動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或曰子
陰德大矣公曰陰德猶耳鳴已自知之人
無知者子今已知何足爲德李浩然者亦
富室也拯濟貧困積四十餘年未嘗少怠
若二公者亦有悔乎其後柳范益通顯二
李孫皆登第所謂愈有愈多豈不然乎

贊曰

爲德不終　古人所賤　與其誚責

寧有已慾　君子不吝　果於爲善
貨惡棄地　藏己則淺　隨力所及
斯爲方便

所謂善人
傳曰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
有常者斯可矣然則善人者當何修何飾
而能到其地乎曰無他但能踐篇中之言
即能到其地也篇之言曰爲臣當忠爲子
當孝兄弟當曉夫婦當和正己化人慈心
於物不欺闇室不履邪徑進退以道積累

有功卹寡矜孤敬老懷幼憫凶樂善濟急救危不衒己長不彰人短遏惡揚善取少推多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人得人失如己得失乃至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所踐如此非善人歟昔李文正公昉既致政因上元張燈太宗命安輿迎之坐之御榻之側手酌御樽且選果核之珍者賜之曰如卿者真善人君子也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念卿也公歸語其子曰吾雖無奇功偉

績驚世駭俗然未嘗蔽人之善忌人之進
不欺暗室度德守分於此四者自謂允蹈
今蒙聖上崇奬對羣臣前以善人君子見
稱夫善人君子者男子極善極美之稱也
孔子尚云不見吾何人而敢當之乎汝曹
當念聖上崇奬之言吾平日所踐四者之
説於君忠於親孝修謹自立庶幾可以無
忝其子宗諤亦能恪守先訓爲一時聞人
叅政李公穆之死也上卽時臨喪哭爲之
慟旣而顧左右曰天不使好人爲朕輔佐

耶何至奪之之早宗諤問文正曰從叔爲
事何如而能使聖上痛惜如此公曰叅政
公清簡亮皓澹寡欲直不忤物曲不茍合
乃至學術之該博識量之深粹真大雅君
子矣加之善與人交敏於從政是故捐舘
之日識與不識莫不交口嘆惜不然何以
感致萬乘之尊親臨其喪爲之長慟乎嗚
呼二公所踐真可謂允蹈夫篇中所謂善
人之說也得名善人豈爲過哉
賛曰

乾卦六陽　元爲善長　寸陰不容
純乎天象　受天之中　在人能養
推而行之　安利勉强　陽長陰消
此心天廣
人皆敬之

傳曰蓋巨源爲縣令因買羅於公廳上手
自開托其侍婢從屛間見之卽恚曰不意
今日乃來伏事一箇羅絹牙郎因求去不
可留范諷爲御史中丞有一閽吏隷臺已
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每能道丞之

賢否丞賢當聲喏時所執之杖必橫否則
直此語久矣喧傳爲中丞者惟恐其挺之
直也一日挺直諷驚問故則曰比見中丞
約客踰庖者至于數四其私意異時作相
亦復如此每事喋喋豈不煩碎心實鄙之
不覺挺之直也諷愧謝者再三嗚呼此皆
舉措偶失已不爲婢僕所敬況能使人皆
敬之乎當知人皆敬者必其眞可敬也不
聞溫公與劉大諫之事乎昔溫公之赴闕
也衛士見之莫不以手加額乃至百姓亦

復遮道告曰公無歸且留相天子活百姓
時王闢之過青州道見村民數百亦復歡
呼踴躍皆喧傳曰司馬作相吾儕大快活
矣公薨京師之民爲之罷市而弔鬻衣以
奠四方會葬者數萬人乃至嶺南封州父

老亦皆相率而至炷香於頂相想九百餘人
非人皆敬之能如是乎劉大諫之在宋也
人皆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到泗州
不見大聖及薨耆老士庶乃至婦人女子
田夫野豨市井小民莫不爭持香劑誦佛

書以哭公門爲填壅不得入因設大爐於
廳下以受其香香價爲之踴貴非人皆敬
之能如是乎又如王沂公之在閣下楊文
公性恢諧一時僚友無不被其狎侮至公
則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陳襄陳烈周
希孟鄭穆皆以知天盡性爲學天下之重
爲已任士人宗之號曰四先生雖誕突盜
傲不可率者亦不敢失禮於其門富文忠
公嘗乘小儒過天津橋人隨觀之市中爲
之一空徐孝節廬于墓側城中之人日往

致敬市中亦爲一空。市顏特立獨行每過
市肆市人爲之起部康節每出遊城中士
夫無不倒屣而迎此亦人皆敬者非真可
敬能如是乎

贊曰

敬心之生　得於未施　林宗之巾
紫芝之眉　至于居實　走卒所知
匪求于人　人則即之　不然回紇
曷拜子儀

天道祐之

傳曰天道祐之之說即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之說也大抵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我果有以蓄之無有不爲所祐也昔劉器之既登第不即就選復歸從學每以漆雕開斯未能信爲戒大爲温公所知初拜諫官即抗疏二十有四甄別朝臣邪正又抗疏一十有九論章子厚小人不可用人皆爲縮頭公則不問及子厚用事公遂走竄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爲隣高竇雷化說著便怕凡此八

州公歷其七雖盛暑畏途亦必令所屬監
督日行一程或泛海冒險人皆謂公必死
公則安然年八十未嘗一日病時公貶所
有一納粟者揣知子厚意自求爲子厚穀
公子厚即日自選人擢爲本路運判其人

飛馭徑至距公貶所纔二十里而止明日
將有以處公左右莫不爲懼無何夜半忽
聞鐘鳴則運使者若爲物擊暴吐血而死
矣鄉使運使不死公則必死非天道祐之
能如是乎庚子輿者亦吉人也其父出守

巳酉遷寧蜀而卒子輿扶護而歸時秋水方壯灩澦微露水面而瞿唐之流尤爲湍悍矣又欲雨舟人大懼子輿因仰天大哭一慟未終而水已退減二十餘丈旣過水復如初鄉使水不退減事知如何非天道祐之能如是乎當知天道祐之特在我而已耳況忠孝者百行之冠冕乎所謂善者此其首也

贊曰

天者公理　當然而然　非有好惡

執司其權　與善輔德　助順尚賢
惠迪之吉　動相周旋　誰祐我者
在己之天

福禄隨之

傳曰詩曰樂只君子福禄申之樂只君子福禄膍之此即篇中隨之之說也大抵善人君子其吉祥愷悌足以招致福禄是故所至不求而自然來宜有若隨也昔富鄭公以直言危論爲諫官既知制誥宰相不悅因薦公使不測之虜時歐陽文忠公上

書引盧杞薦顏眞卿使李希烈事言宰相欲害公也書入不報及公使虜一言之間乃能使虜之君臣相與誦公之言修好中國不用兵者幾百餘年使回除樞密直學士又除翰林學士又除樞密副使皆力辭不受踰月除樞密使又辭上必待公綴班乃坐豈非福祿隨之而然乎此固大福大祿非粗能有成者之所敢望然各在其身言之但凡有成皆福祿也醫官執百里者本鄙野庸夫也然能善用其心病無大小

皆急赴之一日上不豫或薦其能一服果愈於是寵冠諸醫出入宮禁半年之間金如熟薄所積已二萬餘片酒如上樽亦常貯三千餘缾此雖未足謂之福禄然在甄身比之曩日非福禄乎當知福禄隨之亦在我而已耳

贊曰

顏夭陋巷　夷餓首陽　貧歸原憲

刑及范滂　福禄之應　幾於反常

當知數子　日月爭光　此福此禄

千載明昌

衆邪遠之

傳曰衆邪者不正之類也其類不一故曰衆邪大抵邪正殊途勢不兩立正之所至邪自不容譬如日輪照於氷山日固自如氷當自釋所謂遠者求之于古如禁呪之不能加曇顯素娥之不敢出梁公是也昔道士陸脩靜等善呪術能呪僧衣鉢及宫殿梁柱皆飛擧振動高自矜誇以爲神仙輩也時法師曇顯聞之斥曰爾曹未遇就

敵敢以小術自肆遂以稠禪師袈裟置地使咒之道流併力作法逾時不能動顯即自取置梁間使咒梁柱亦不能動修靜等慚縮無人色如武三思嘗得一妾名素娥真絕色也每宴朝士出以自誇一日約狄仁傑仁傑將至娥遂深匿不肯出武入呼之則入堂奥隙中聲若屬絲曰妾本花月之妖梁公正人何敢出也自此遂不復出求之于今如方公諸君是也若方謙之者清靜自居味道為樂者也時所居之方

多病山癯謙之書名與之無不立愈或請其方謙之曰嘗聞心正可以治邪吾居貧無財可施但日誦法輪道德經隨喜衆善慈悲靖惡自謂可以自治亦可治邪如是而已此則見名而遠者也張乖崖者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者也與高士傳霖相善一日歘于近郊夜飲劇談時彼方大疫諸隣多有病者是夕如洗頓然皆愈明旦鬼物云云若爲二公而去此則聞聲而遠者也彭公達者淡然寡欲廉謹不苟者也嘗知

湖州州宅素號多怪前後守臣不獲安處及公到官乃至解去未嘗聞其怪之有無其怪亦不敢輒呈伎倆始終帖然殊無小撓此則見之而遠者也非我有以服之而然乎至於張玄感之任淮南漕也則不然矣到官之後日爲鬼物所撓時有一武弁善治鬼因命治之既至叱曰運使尊官朝廷重任爾等何鬼輒敢干之鬼乃大笑曰我豈比你班行苟且取奉以求薦舉自此益塗糊上鶻下突不可制豈非兩皆無以服之

乎

贊曰

有道之世　其鬼不靈　清明在躬

物無遁情　無邪爾思　所存者誠

泰宇既定　迅雷不驚　是氣無餒

何物敢攖

神靈衛之

傳曰神靈者聰明正直者也在處皆有之

也所敬者道德所與者忠孝所契者正直

所取者陰德然則人其可無是四者乎苟

果有之神靈無不衛也昔韓魏公自成德移帥中山將至沙河前驅回白水暴至不可前公曰業已至此避之何益命速具舟既濟行李未絕而波濤如山後騎猶有未得渡者時徐濟之民皆見公方渡時有神龍偃截上流水爲之立淺梅公儀嘗知滑州夜報河決公即躬率官屬分役兵夫夜趨河上隨處堤塞正窘急間明見一白鬚老人載一舟稭稈往來佐助音 其豪民心大喜之及水定天亦曉命吏詰之則白鬚

老人不復見矣此皆神靈衛之之者也

贊曰

神之爲道　聰明正直　洋洋在上

鑒臨微側　呵禁不祥　以奉有德

匪求于神　彼則受職　惡人反是

義五

神所罰殛

太上感應篇卷之五

太上感應篇 卷之六

義六

太上感應篇卷之六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所作必成

傳曰世間無不成之事天下皆可作之人苟有其志無不成也昔張仲賓之祖本一善謀利者但以翻然改圖篤意教子其子仲容仲賓果皆登第明年仲安又登第于令儀本一市井小民亦以翻然改圖篤意教子其次子傑姪子儆亦皆登第然則有志之士欲有所作是有不成者乎況能力

行衆善者乎竇公之事便可見也竇公禹
鈞者燕山人也初夢其祖謂曰汝無子又
不壽曷不早修陰德以回造化禹鈞惶懼
於是內外姻婭有喪未舉有女未嫁皆助
成之乃至焚券嫁僕夫之女得金還去失
之人苟可修德無不為者又於所居建四
十間屋聚萬卷書延文行師儒居之師席
有志之士聽其自至由是英俊四集由公
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之身官至左諫議
大夫年八十無疾而卒今為洞天眞人晚

得五子皆登第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
保左補闕偁叅大政僖起居郎嗚呼欲長
壽而得長壽欲得子而得五子欲官爵而
有官爵好修德而得登眞然則世間所作
是有不成者乎

贊曰

求仁得仁　叔齊伯夷　孳孳爲利
盜跖之歸　天旣與善　惡亦懲之
貪回陰狡　動遂其爲　成效美惡
要終可知

神仙可冀

傳曰張楊閱道藏見一壁魚身有五色爛然奪目及閱經卷則神仙字處蠹蝕殆盡乃知壁魚蠹蝕神仙字遂能身有五色也何諷買得一軸道如經中有一物狀如髮捲規可四寸循環無端既而截斷則頭尾兩皆水出滴可升餘徧以問人無能知者一日遇一得道者舉以問之則曰君遇此物而不能羽化命也此乃壁魚三蝕神仙字化為此物名曰脉望以規映星星使立

降可得還丹復取其水服之便得換骨諷
歸取經畢讀則一軸之中神仙字處字字
累皆蝕盡又知壁魚三蝕神仙字遂能化
爲脉望也嗚呼一蟲尚爾况以人冀神仙
其有不可冀者也大抵人之與仙性眞本
一筭以情勝遂失其眞一旦反眞塵情俱
盡即神仙也况能濟之以善求之于古如
子房之忠吳猛之孝王進賢之不失婦節
蘭期之友于兄弟劉翊之損己分人趙素
臺之濟窮卹死許眞君之行符施水嚴平

君之以善導人周伯持之收瘞遺骸李五郎之不欺斗斛陳安世之不殺物命李奚子之拯濟飢禽楊敬直之閑則凝神磨若山之性無忿恚乃至黃萬祐之鮮過景相之酷好放生劉平阿本一醫人吳睦本一縣吏劉妍本一妓女鮑靚本一店家賀生本一屠兒丁約本一兵卒朱犹本一劫盜李正玄本一獵人此皆自人而得仙者也求之于今如晁公迥之爲靜居天主章公文起之爲司命眞君王公素之爲王京侍

郎呂公晦之爲上帝司糾韓公琦之主紫
府富公弼之司崑臺王公旦之掌翊聖鐵
輪金公三之爲佑聖風伯張公孝基之爲
嵩山主者竇公禹鈞之爲洞天真人乃至
歐陽公脩之主神清王公安國之主靈芝
呂公溱之主羣玉石公延年之主芙蓉陳
公靖之判司直田公承君之主維陽此亦
自人而得仙者也按經云今中元二品左
洞陽宮所總地上九皇土壘四維八極其
靈官僚屬共有九萬九千九十九萬衆皆

是在世有功之人受度而得進補其職如吾鄉臺法何公熈志以注金剛經有補於世死後乃得補爲西嶽點檢歷數官此雖嶽府是亦受度孰謂神仙爲不可冀乎其間亦有欲冀而終不能冀者非仙之不可冀也所歐未足冀乎仙也不聞二眞人之言乎鍾離曰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洞賓曰人常以不得見吾爲恨雖日見吾而不能行吾言於事何益此皆嘆人不能冀夫仙也

贊曰

神仙之說　多謂渺茫　求而不得

漢武秦皇　亦如釋教　地獄天堂

天堂果有　必處忠良　地獄果有

小人之鄉

夫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傳曰天仙地仙之有差在乎立善多寡之有異篇中已自言之固不在論請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說言之庶幾己得仙者

不復從墜一向超升未得仙者不假他求即自便到釋迦曰仙有十種一曰地行仙二曰飛行仙三曰遊行仙四曰空行仙五曰天行仙六曰通行仙七曰道行仙八曰照行仙九曰精行仙十曰絶行仙既而又曰是等皆是不循正覺別修妄念存想固形遊於山林人不到處壽千萬歲斯亦輪回妄想顛倒報盡却來散入諸趣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圓成名遊行仙堅固動止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精液而不

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呪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性圓成名絕行仙

鍾離曰仙有五種一曰鬼仙二曰人仙三曰地仙四曰神仙五曰天仙既而答大道之問則

又曰道本無問問本無答萬物之中最靈最貴者人也著能窮萬物之理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全命保生以合乎道自然與天地齊其堅固而同其長久矣

一者不悟大道惟務速成正令心若死灰形如槁木神識內守一志不移定中以出

陰神然窮其歸究竟只名清虛之鬼不得
爲純陽之仙名曰鬼仙二者暫於人中得
閑大道然業重福薄或以魔退或僻在一
偏確守不變絕五味者不知有六氣忘七
情者不知有十戒行咽漱者笑吐納之爲
錯著抹捕者指清靜之爲愚好接物以奪
天地之黍者不肯休糧好存想而採日月
之精者不肯導引孤坐關息者不知有自
然屈體勞形者不識於無爲但能延年安
樂而已名曰人仙三者法天地外降之理

取日月生成之數身中用年月日中用時
刻識龍虎配坎離辯水源清濁分氣候早
曉收真一察二儀別三才分四象列五行
定六氣聚七寶序八卦行五行九州顛倒
氣傳子母液行夫婦三田反復燒成丹藥
永鎮下田鍊形住世長生不死名曰地仙
四者已得地仙用功不已超凡入聖却反
三山名曰神仙五者已得神仙傳道於世
於道有功爲人有行功行滿足超居洞天
便得效職列爲仙官若又於天地有大功

於古今有大行從此漸進仙階陞擢歷任三十六洞天反於八十一陽天復從八十一陽天超入虛無自然之境名曰天仙

然則釋迦所謂正覺鍾離所謂大道果何說哉夫正覺即大道大道即正覺也大抵必欲識取自心不落情解不闡僧那之說乎僧那曰欲明自心但於日用中行住坐卧常自審諦思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有耶是無耶既不落有無處所自然心珠獨朗常照世間無一塵許間隔剎那頃斷續之相此即正覺即此大道也是故呂眞人既因

不學鍊金而得度世矣又因聞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之說而習次始得豁然既得習
次豁然矣又嘗飯僧於潭之興化孫眞人
既以留意方書而得度世矣又嘗咨決於
唐之宣律既得咨決於宣律矣又嘗聽寶

塔品於成都之無名行僧此即百尺竿頭
必欲更進一步者也若夫立善自當然也
縱不求仙亦當然也

贊曰

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　待人而行

人道乃全　積功累善　必有後先
條目嚴備　毫髮罔愆　是乃仙道
以人合天

若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傳曰孟子曰理也義也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孟子所謂義理也大抵義理在人不可非背苟或非背不免追隨汩沒闒茸駔儈無所不至矣其肯清靜自居味道爲樂乎請以一二君子言之庶幾稍知愧恥昔郭延卿以文行著名厭世澆薄葺園圃於水

南居之凡二十餘年足跡未嘗至城市少
則與張文定呂文穆游張呂相繼作相薦
之于朝得職官不肯就時錢文僖惟演爲
留守謝絳爲通判尹洙爲掌書記歐陽脩
爲推官皆一時文行之士慕其爲人一日

屏騎從同謁延卿對談良久延卿以陶樽
果蔌進文僖愛其野逸引滿不辭至晚吏
報申牌府吏牙甲羅列庭下延卿徐曰公
等何官而從吏如是之多洙指文僖曰此
留守相公也延卿曰不圖今日肯顧野人

相與大笑更進數盃暨日入公辭歸延卿送出曰某老病不能造謁幸勿訝文僖登車茫然自失如入神仙之境旣而嘆曰此人視冨貴爲何等事乎此則士大夫中清静台居味道爲樂者也杜五郎者本田家也亦確然有守所居距縣三十里惟兩間小屋一其自居一其子居之枵然一榻更無他物時蘗陽尉孫軫慕其爲人乘閑謁之良久曰某村民無能何爲見訪軫因問何以不出笑曰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不

出耳又問何以爲生曰鄉居邑南有田半頃與兄之子共耕兄子既娶自度不足贍盡以付之因攜妻子至此適鄉人有兩間閑屋因借居之初則賣藥擇日以自給及見子長成鄉人又以三十畝田令佃耕有餘力又傭於人自此稍足不欲與人爭利醫卜之類一切罷廢又問終日有何所爲曰端坐而已又問曾看經否曰二十年前曾看一本淨名經初見其議論的當心頗愛之今已忘却經亦不知所在矣對語移

時氣韻瀟洒言辭精簡軫大敬嘆曰眞有
道之士也自此數數訪之此則田野閒清
淨自居味道爲樂者也彼非義背理而無
所不至者視此得無愧乎

贊曰

理本法意　義爲條式　原情定罪
一毫不易　銖銖戒謹　猶差於石
矧越繩矩　肆爲頗僻　入而不誅
底天之辟

以惡爲能忍作殘害

傳曰天道常與善人爾乃以惡爲能天地之大德曰生爾乃忍作殘害違天背地非爾而誰所謂能者不自以爲非也所謂忍者殊無惻隱也諸惡之中莫此爲甚殘害之中莫此爲慘地獄之設端爲是人異時

牛頭阿旁之屬亦豈恤爾而不加毒手乎請以不忍之說急速救之庶幾不至已作而不可復救昔西域僧名覺稱者來入中國楊文公億一見即加禮既而求去不可留因命譯者問之則曰我土全不食肉今

入中國在處皆屠殺猪羊懸肉市肆甚不忍觀吾意不樂居此暫到五臺禮文殊即歸矣山谷詩有蕨芽已作小兒拳之句張閣一見即蹙然不樂指爲忍人此但詩人狀物初非忍者蓋閣爲河内推官而通判

葛繁惟蔬食誦經閣亦斷肉故有此語若使世人皆能有悟如覺公如張公於一切物常存不忍愚保其必不敢以惡爲能而忍作殘害也令故首表出之然後略叙因果昔陸孝政欲收一聚蜂收不可得即怒

盡以熱湯沃之死無遺者未幾復於其地忽爲一大蜂所螫而死周昂嘗晝寢戶上有一燕巢三雛呢喃待哺昂怒悉以蒺藜與之三皆胷裂而死其後三子皆喑金華寺有栢數株忽生毛蟲色黃而長近二寸蠶食枝葉莫知紀極寺僧秀檠惡之悉命掃除埋瘞或棄於柴積其徒秀仁又取柴積曬於日中俟蟲死方以供爨數年秀檠卒時寺内別有一僧亦卒既而得還語秀仁曰某到陰司見秀檠荷鐵枷坐烈日中

有萬萬毛蟲緣遶嚐嚵若不可忍秀仁聞
而大懼不數日亦發背而卒大慈寺僧修
準新開一軒四面皆竹欄檻上多有蟻子
緣遶修準怒立伐其竹盡取蟻子棄於火
中未幾忽患癬瘡頭面尤甚命醫視之醫
曰此名蟻漏瘡不可療也未幾遂卒又如
王愈忿鸜鵒之噪而生斷其舌其後竟死舌
瘡張霖忿蛙之鳴而沃以熱灰其後忽爲
湯爛然則人之於物是可以惡爲能忍作
殘害乎旣作得無罪報乎

贊曰

智伯之賢　盆成之才　明推丹朱
捷稱惡來　受天異稟　如木產材
用以爲善　其孰禦哉　以能濟惡
豈不可哀

陰賊良善

傳曰陳平多陰謀自知必當無後公務弘好陽與其後不復顯聞大抵陰謀不免陽與陽與便有陰謀譬如彈丸擊物最爲暗中施之餘人皆不可施之良善則尤不可

也蓋良善者民之望也在一國則一國重
在一鄉則一鄉重其可陰賊之乎昔李林
甫未顯時在槐壇遇一道士戒曰君名已
列仙籍縱不白日上升亦必爲二十年太
平宰相異時事權在手切記吾言不得妄
有陰賊林甫既貴不復憶記一味怙寵多
所賊害久之復夢道士責曰君豈忘吾言
乎今果獲罪矣於是命吏引入一處林甫
耳中惟聞瀟瀟風水聲既至則府署嚴飭
帳榻華侈林甫復自喜曰正令居此亦自

不惡之士笑曰此乃鱗介所居其間苦事最爲慘毒君尚以爲不惡欲如何而後謂之惡乎林甫駭然汗洽而寤此則以陰賊良善無將生水族者也許文規被攝至冥司以嘗活一人得延一紀而還既出望見一門守衛甚嚴許以問吏吏曰此都獄也但凡世間讒譖忠良毀敗善類常行陰賊之人死後無問貴賤皆當治罪于此此則陰賊良善而必入地獄者也孰謂爲之爲無罪乎當知明白洞達坦然易見者近乎

陽也姦險狠愎深而難知者近乎陰也平生宅心於陰死而復歸於陰理之必然亦無足恠所謂水族所謂地獄非陰界歟

贊曰

犯法舞法　冒法則均　鬭殺謀殺

同於殺人　至於定罪　輕重不倫

舞設智數　謀秘鬼神　發必命中

亦中其身

暗侮君親

傳曰在人臣言之一味姦諛肆其欺罔暗

侮也在人子言之空事虛文情實不至暗
侮也但凡爲臣爲子而不能盡其所以事
君事親之誠皆暗侮也使爲臣而皆暗侮
其君爲子而皆暗侮其親則爲君爲親者
尚何望於爲臣爲子者乎害敎叛道莫此

爲甚太上所以言之昔曹武惠彬方在宥
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既歸私第亦必
閑閤宴居不敢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即待
漏於禁門如此八年雖雪霜甚寒未嘗輙
易其㮣王文正公旦雖在私第亦如在朝

一日歸自朝中即冠帶入靜室默坐不出
家人惶恐亟遣其弟詢之趙公安仁安仁
曰適議事公不欲行未決而歸必憂國家
耳彼蓿儔其君者視此得無愧乎郭琮幼
喪其父獨有母在常懷罔極之嘆凡三十

年不茹葷不飲酒朝夕虔禱必欲為母祈
壽其母張氏果得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
食不減孟熙者市井人也日以販賣果實
養其父母雖不知學問而於溫凊定省出
告反面之道皆能曲盡其至知學問者徃

性不以其父死寢苫於地不食鹽酪哀毁過節幾至滅性如是三年始終如一彼暗悔其親者視此得無愧乎惟其不敢暗悔所以昔民王氏二家特感郭琮明詔褒賞旌表門閭孟熙因掘地於鋤下得金遂成富室然則天於忠孝其報之也曷嘗爽乎

賛曰

恭不悔人　僞無戴爾　事父事君

恭莫大此　不用吾情　是欺而已

有旣面目　爲人臣子　借日未知

神明彰矣

太上感應篇卷之六 義六 十三

太上感應篇卷之七

義七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慢其先生

傳曰先生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片言之悟一字之傳皆所自也其可慢乎昔胡安定瑗之爲先生也如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温錢公輔之簡諒皆一時知名之士其於先生則不啻如子弟之事父兄未嘗聞其慢也孫明復之爲先生也如石介之該通張洞之辯博皆魯

之尤賢而有道者其於先生行則從升降揖拜則執杖屨而侍肅然其恭亦未嘗聞其慢也又如待制彭汝礪少嘗師事嗣廬倪天隱及官保信即迎天隱置于齊閣執弟子之禮甚恭天隱死母猶未葬明年妻亦死又且無子公爲葬其三喪又爲嫁其女于同年進士宋渙尚書王存少嘗師事潁川陳俊俊死無子存爲立其弟之子官之由是俊妻得有所托此則又能不忘先生於既死之後者也況敢慢之於在生之

日乎其間或有慢者特輕薄小人耳惜其不知爲先生者大有不可慢處其開悟未達陰德最大克昌厥後皆未可知王公之事便可見也昔王先生者家極貧以教導村童爲業晚得一子已八歲不能養捨與西寺僧爲童其僧一見知其英物即令就學不惜錢帛資之咸平中舉賢良方正其後爲參政作樞密名位烜赫官業過人是爲王文康公曙其名也文康之子益柔官至龍圖學士益柔之子謹行謹言皆至大

夫有賢德嘗與康節諸公游然則爲先生者是可慢乎

贊曰

父生師教　二者並言　傳道授業

孰爲本源　服有衰経　心喪三年

人倫所重　天道亦然　慢其所敬

惡莫大焉

叛其所事

傳曰僚屬之於長吏卒伍之於部轄僕妾之於主翁皆所事也所謂叛者不待真敢

叛之然後謂之叛也但凡緩急非所倚利害不相卹即爲叛也請以一二僕卒言之庶幾出於僕卒之上者稍知愧耻昔僕夫趙延嗣事舍人王隣幾爲僕夫隣幾知制誥不逾年而父子俱卒家素貧無以爲養

延嗣義不捨去竭力養其三女凡十許年未嘗識女之面及三女長成即詣京訪舍人之舊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放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汝之所爲吾儕不及於是合金迎三女歸京擇良配嫁之著

得名士時徂徠先生石守道特爲傳之以激世之不能篤於義者王逵初事屯田郎中李曇爲僕夫後應募爲兵以選入捧日軍適曇父子坐事繫御史臺獄平生親舊無一人敢餉問者獨逵日守臺門供其飲

食如是四十餘日未嘗少怠及獄具貶爲南恩州駕從者皆辭去獨逵送之曇忽感恚自盡逵爲經理後事哭之如親父子見者無不墮淚洎事畢方敢捨去時司馬温公亦爲傳之以戒世之薄乎義者然則世

之受知於人臨利害而輒相棄背者曾不若趙延嗣王達之爲僕卒也

贊曰

君師長治　及其受恩　皆日所事

分有常尊　情義攸托　施于子孫

奴僕報主　犬馬戀軒　我思嬰臼

作于九原

誑諸無識

傳曰楞嚴云誑惑無識疑誤衆生死後便當墮入無間然則誑之爲罪豈爲輕哉昔

亳州太清宫有一道人氣貌甚揚每攜一小鑪於老君殿下煅藥而賣衆方集必指老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師也衆頗惑之莫不皆欲多得其藥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鑪出飛入其身須臾焰發五體烘燒衆皆以水沃之沃不能滅號呼跳躍不勝其苦良久面老君像俯伏如待罪狀視之則巳死矣時楊克勤聞之於驗屍官甚的

張懷素者亦偉然其人也自言道術通神飛走之屬皆能呼遣至言孔子誅少正卯

時彼正在旁諌其太早又言漢楚成皐之戰彼正登高觀戰姦如蔡卞尚猶惑之每對客言及必極口稱嘆惟忠肅陳瓘不信其後事敗抵罪名士多被污蔑惟忠肅獨免羅織然則誑諸無識其撥禍終可免乎

大抵誑妄之人但知貪財不復畏罪為僧人則挾談空而誑為方士則挾丹藥而為誑為師巫則挾鬼神而誑為醫卜則各挾其術而誑安知誑妄為罪非獨撥禍又當墮大地獄乎

贊曰
笑烈於怒　志慘於兵　侮玩絲惑
殆非人情　淵魚可躍　滙鳥易驚
矧我同類　萬物之靈　以謔爲巧
掩耳盜鈴

謗諸同學

傳曰人倫有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
夫婦曰朋友居于其一然則朋友之道豈
爲輕乎況諸同學乎日相處於硯席之間
雍容笑語非不親厚其可妄起嫉心而輒

加毀謗乎昔郭尚書贄初作賦即有聲時
同學李勉深忌其能潛加毀謗由是贄連
上不中選其後竟先登第及再知貢舉而
勉方以明經充選詣下之日勉大悔而歸
贄聞之亟命親厚者召還俾復就選遂得

中第然則郭之所長終可掩乎今復賴之
得無愧乎惜其不知前輩同學未嘗不相
親厚也昔韓億少與李若谷同學又嘗同
途赴試共有一被一氈每出謁則迭爲僕
從是年李先登第受許州長社簿將之官

李肓爲其妻控騾韓從後爲負一籠旣至界所惟餘八百見錢中分爲二一哭而別明年韓亦登第後皆官至參政世爲婚姻有相謗手又如趙安仁少嘗與宋元興同學元興蚤世裔嗣衰替安仁旣貴屢以清俸濟之又爲訓其諸子手寫周易論語老子孝經凡七子人各授以一帙此則尤能不忘同學於旣死之後者也彼不忠厚者烏足以語此哉

贊曰

儀秦交讐　敗於傾覆　洧臏胥忌
喪身刖足　相攬而善　道盛仁孰
借使非才　石可攻玉　須友以成
干禄百福

虛誣詐僞

傳曰虛也者漫浪不根也誣也者妄有汚
蔑也詐也者詭計百出也僞也者矯飾過
情也離而言之則有四合而言之皆不誠
也大抵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今乃捨誠而習爲虛誣詐僞即是戾天之

道而失人之道也既戾天道又失人道不入三惡其將何歸是故藥山曰欲識餓鬼道者即今之多虛少實令人不信者是藥山曰你欲識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煑者是欲識餓鬼道即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不識仁義不辨親踈者是豈須披毛戴角斬截倒懸欲識人天即今洗淨威儀持齋挈鉢者是也云云夫多虛少實在虛誣詐僞中特四之一耳其從墜之速尚至如此況兼其四而皆犯之乎從墜之說姑置勿論且以一二誠實之士言之庶幾皆知自克昔李及爲監司既替登對神宗問曰麥

價幾何及曰臣於職事無不盡公獨不知
麥價耳他日欲得一官爲諸路按察宰執
屢薦其人終不能當上意一日上自言曰
向時不知麥價者爲誰宰執問故上曰朕
欲周知四方利病須忠誠信實人方可委
任如麥價不知有甚撲一箇不得於是召
及遂蒙信用王隱者本皇城司一健步也
時河決大發丁夫隨處築塞上遣數輩健
步往來偵視先有兩輩至言決流已塞水
復故道俄而隱至其言亦然旣而又曰初

來時頗覺津流未斷恐尚煩聖慮上怒抅
之少頃報至則水勢暴猛復衝壞大揵横
注數郡矣上因召隱慰諭立遷小校自是
補擬校列多蒙超擢及東宮擇親衛指揮
使已得劉謙尚闕一名上曰王隱誠實可
用即已補之其後位至侍衛步軍都指揮
使保寧軍節度使得任子恩前後凡一十
七人然則二公誠實豈不愈於虛誣詐偽
而速入惡趣者乎
贊曰

不誠無物　命之曰虛　言不可復
其實也誣　僞則奪真　詐反近愚
以此行巳　誰食其餘　骨肉猜阻
況於國都

攻訐宗親

傳曰禮曰親親親則諸父昆弟無怨所謂親
親者各親其親也身既列爲族屬上復同
乎祖先其可不相親乎求之前輩無若范
文正公言之最爲切當也文正曰吾之宗
族居於吳中者甚多在吾固有親踈在祖

先視之則均爲子孫無親踈也且祖先以來積德凡百餘年至吾身而後發今爲大官若或獨享富貴不復少卹宗親異日何以見祖先於地下今日亦何顔以入家廟乎是故恩例俸賜必以均及宗親又於姑蘇近郊買良田四十頃爲義庄以養羣從之貧者且擇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入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縑一匹乃至嫁娶妻葬皆有贈給其子純仁尤能克紹其志惟守廉儉俸禄所得盡以廣義庄前後任子

之恩必先及踈屬身歿之日勿予孫尚
有未官者如公父子其於親親之說可謂
允蹈者也又如彭尚書思永其撫宗族有
恩張康節公昪常分俸以及九族趙夫又
世開嘗捐金以賙族人之貧不及葬者吾

義七

恭安公存嘗收卹族人之孤嫠者爲之姝
娶此亦能親親者也既能親親何自而有
攻訐之失乎所謂攻訐者即今之彼我必
爭絲毫必校或相忿嫉或相傾奪皆是也
不待如何然後謂之攻訐也戒哉

贊曰

己惡當攻　待人必恕　以許爲直

聖人所惡　於厚者薄　尤可愧懼

根本平時　視若行路　不務睦蘇

彝倫攸斁

虛靜天師頌

人之一性　湛然圓寂　涉境對動

種種皆妄　一念失正　即是地獄

敬誦斯文　髮立汗下　煨燼心火

馴服氣馬　既以自鏡　且告來者

太上感應篇卷之七

九

太上感應篇卷之八

義八

大上感應篇卷之八　　義八

李昌齡　傳　　鄭清之　贊

剛強不仁

傳曰孔子以剛爲近仁太上以剛爲不仁聖人之言豈相戾哉孔子所取之剛乃剛毅之剛確然不奪乎內君子之剛也有殺身以成仁故曰近仁又曰棖也慾焉得剛太上所戒之剛乃剛強之剛忿然常見乎外小人之剛也凌人暴物焉得仁哉故以不仁又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又曰堅強者

死之徒大抵剛強之剛不能自戒則便有
不仁之失在乎其間太上所以斷而書曰
不仁也昔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初
到徐州與郡守徐岐爭屋便欲引節斬岐
岐奏于朝範以理屈坐免及知冀州時呂
昭才爲鎮北將軍冀屬鎮北範以昭才仕
進出其後意輕之語其妻曰吾寧能三公
長跪不能爲呂子展屈妻曰君在徐州便
欲引節斬岐人皆謂君難爲作下今到冀
州又不欲爲呂子展屈人必謂君難爲作

上範忿其言以刀鏝撞其腹妻墮胎死強
梁如此非不仁乎包孝肅內剛不屈𫓧屬
有所關白多面折之至於所言中理亦未
嘗不怡然而改由是人皆服其剛而不慢
此即剛毅之剛與剛強之剛有所不同而
太上孔子言之所以亦有異也竊嘗論之
縱非剛強之剛而用剛不已亦不保其無
失楊文公億以文章獨步帝頗愛之竟以
剛不容物譖之者衆帝眷遂衰王內翰禹
偁亦以文章獨步帝有意於用之亦以剛

不容物沮之者衆命竟不下然則用剛不已豈不有累於身乎二公尚爾況餘人乎

贊曰

剛非克剛　暴而無親　強非自強

必多上人　是謂凶德　又焉得仁

善念斯絕　何惡不臻　釐爾多福

枯木難春

狠戾自用

傳曰狠戾自用按如佛說譬之惡馬言難調也難調如馬當爲無等人乎是故太上

於法輪經嘗以不自用故彰勉人令於此篇又以狠戾自用爲戒而吾夫子亦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如此者烖及其身三教聖人言皆如此其可不戒大抵狠戾自用者則吾友知識必不親近性命道德必不喜聞日用之間一切拗強能無失乎惜其不知從善如流君子所踐其可自用況狠戾乎昔李文正公昉每自言曰周顯德末吾爲翰林學士丁太夫人憂起復充職時禮部侍郎竇儼嘗責吾曰夫魚袋之

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以黃金爲飾者亦
身之華也子居太夫人憂恩詔抑奪不當
有金玉之飾吾遂謝不敏自是每誌于心
曰夫爲人子者喪禮固非預習然三年之
制苟不中禮非惟有虧名教亦何面目處

身於搢紳之列乎於此益知竇君之言真
長者也正叔先生過范堯夫治所謂堯夫
曰聞舊帥死公始代之數日便設筵張樂
宴犒軍將有之乎曰有之先生曰當初只
合打散使知所以不給財食者舊帥亡也

堯夫面熱汗洽愧集于中明日追送先生于界上曰非先生遠出不聞此言賢矣哉二公臨事從善如此是宜名振當時而澤流後裔也狠戾自用者是可望乎

贊曰

仲虺有方　自用則小　善必難遷
狂不可矯　吝心封閉　私眚膠擾
愎諫陵物　惡積釁兆　災及其身
乃其自召

是非不當

傳曰莊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
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此則超
出於是非之外視是非固若無是非也苟
或尚與世接不免事有是非一是一非皆
計利害在一國則計一國之利害在一家

則計一家之利害孰謂不然乎是故荀子
曰是是非非之謂智非是是非之謂愚愚
之爲言猶言不顧利害而妄有非是是非
也敗人之事不爲愚乎惜其不知處心乎
正不敢妄有非是是非即日便當度世不

聞尹鄒之事乎昔尹師魯與人談論是是
非非無所隱避不爲苟止亦不苟隨惟務
窮盡道理乃已臨終之日先以手書別文
正文正馳至則公已沐浴衣冠端坐而逝
矣文正哭之慟公復張目曰已與公別何
用復來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言訖復
揖而逝鄒非平日是是非非無所隱避死
生之際能如此乎鄒宿爲內殿崇班正直
無二是是非非不曾妄發至於背義貪殘
恣殺物命皆所不作竟爲真武真君收錄

署之部下慶曆初任鄭州監酒日忽風雹
大作下一無盖銅棺公即端簡入卧其中
不刹那頃復下一盖自與棺合震霆一聲
則其棺已在半空冉冉向北而去矣今爲
北極壽限司判官每歲一次隨真武真君
下降勘筭世人善惡功過校量壽限長短
鄉非平日是是非非不敢妄發真武真君
其肯以此重職而輕付之乎二君如此而
超度如此彼非是是非者當如何哉

贊曰

誰毀誰譽　三代直道　是非之公
如辨白皂　小智旣鑿　臧否顚倒
醜正朋邪　跖廉夷盜　天鑒不迷
出日杲杲

向背乖宜

傳曰向也者趨向之謂也背也者違背之義也當向而背當背而向即太上所謂乖宜也乖宜之事君子有所不爲而小人爲之而無忌憚也昔王賁政存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志有所守確不可奪溫公嘗稱之

曰並馳萬馬中而能駐足者其惟王存乎是以始自束髮至於耄老歷事五朝所持一心屢更變故所守一道劉忠肅嘗論勒役十害在位者責其向背下司農寺詰令分析公曰臣所向者忠直所背者邪佞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政令如此獲罪固已自分然助役終爲天下害願陛下勿忘臣言人皆爲公縮頭公則不問若二公者其於向背有乖宜乎至於李師中吳孝宗之流便不然矣李

師中平日議論與荆公大不合及荆公權
盛師中復欲合之於舒州作一亭榜曰傳
巖以荆公嘗倅舒而又始封舒也吳孝宗
初對策力抵熈寧新法及荆公得君孝宗
復爲十卷巷議以上荆公言閭巷之間皆
言新法之善荆公鄙之乖宜如此爲君子
耶爲小人耶

贊曰

事得其宜　此之謂義　見理必明
用心勿貳　從違旣決　禍福頓異

毋遠仁賢　毋近邪僞　惟順人道

斯合天意

虐下取功

傳曰燭遇暗則成破暗之功舟得水則成

載物之功大抵水到渠成功當自立固無

待乎取也苟有意於取之則便有虐下之

失在乎其間功未必立而禍必先之矣所

謂虐取其財虐用其力皆爲虐也請以虐

取其財言之蓋財者人所急也不聞王咨

馬絳之事乎昔王咨以强鷙處官紹興初

爲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被檄擢井濸
川躬自詣井盡令井户承認大額合認五
十斤者必令倍認百斤利其没官而官自
煎也未幾井户皆至破敗咨亦暴卒遂受
牛身當死之夕其友揚使君舉家皆見咨
來求救則公裳下已穿出一尾矣明日鄰
家果生一牛又有馬絳者亦爲幹官性尤
苛虐每出督錢不問額之虛實物之盈縮
一切必欲多得稍不滿意便敢肆暴人因
呼爲馬刷子言其好刷錢也或以咨事戒

之緯曰正令即月便生兩尾亦所不問既
而疽發于背之左數日又發于右兩疽相
對寬如杖脊深可寸餘洞見五臟僚友省
問無不驚駭至是始自伏曰後之刷錢者
要當以其爲戒肉爛至盡一息方絕又如

李諮無子陳恕兵死林特子孫皆死非命
亦虐下也

賛曰

世有健吏　不畏簡書　斬刈民力
以充苞苴　囊橐既溢　復獻羨餘

高爵易享　華屋可居　身及孫子
其終何如
諂上希旨
傳曰主知生死罪福之科爲之都司者無
若酆都酆都北帝之下惟玄滋天君助理
四君六天大魔天地水三小宫官不顯姓
字其於僚屬見於真誥者皆世之忠直之
士求之其上如邵公奭爲南明公吳季札
爲北明公是也求之其次如賈誼爲西明
都禁郎臧洪爲鬼官北斗君天門亭長是

也又求其次如紀贍爲𨚫天修門郎溫嶠爲監海開國伯是也昌嘗有諂上希旨者得與其列乎大抵事君貴忠一言之諂即召不忠不忠之臣天所必譴何望超度昔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爲后畏大臣異議未

決一日召李勣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等計之遂良等皆持不可勣獨不出志寧顧望不對後數日帝復密以訪勣勣當此之時使勣能以一語諫止在勣不失爲忠在唐亦不至有宗室之禍勣則不然卒以陛

下家事無須問外人笭爲對由是帝意遂决
昭儀立而唐之宗室殲矣觀勣之意不過
私己畏禍以求自安不知己竟不可私禍
竟不可畏身死未幾赤族發冢禍皆及之
孰謂諂上希旨爲無禍乎又有郭崇韜者
亦坐此也崇韜既居顯位自見功高心懷
反側於是白帝欲立劉后意在自固不知
人心難知易至反背其後殺崇韜者乃劉
后也然則諂上希旨者是可爲乎爲之得
無禍乎

贊曰

諂上迎合　希旨開先　所謂逢君
罪莫大焉　主意未決　或可變遷
一語從吏　惡力遂堅　喪身亡國
毋寧怨天

受恩不感

傳曰按法苑珠林云人人之受恩譬如種穀
種雖因地非雨不生消至穀成不可只言
因地不言雨恩也又按智度論云受恩不
感甚於畜生嘗讀柳文見一則事益知受

恩不感畜生有所不忍爲者爲人而不及
於畜生豈不甚於畜生乎昔蘄福寺有一
鶻棲於浮屠之上冬之夕必取鳥之可以
盈握者不殺而左右轉易以暖其爪掌及
旦復完而縱之旣縱必極目遠觀鳥東没

則西飛西没則東飛意不欲復相見而再
攫之也嗚呼鶻之爲物但知攫物決裂而
食今於一夕暖爪掌之鳥乃能如是彼受
恩不感者豈不畜生所不爲乎惜乎不知
感恩之人最爲近道非感恩便爲近道即

其感恩則其平日履踐從可見矣宣和中士夫有徐文中者嘗游東都所役兵偶爲車轢斃不能行遇一道人傳以少藥步履如初兵大感激徧遊天下訪求其人少致謝悃一日復遇諸途哭泣拜謝道人曰吾施恩於人者多矣未嘗有一人得如子者於是授以秘訣兵遂得道文中聞之詰兵問道兵曰清靜是道簡易爲上文中頗若有省竟亦得道孰謂無有感恩而能得道乎世之如兵者有幾人乎

賛曰

世有忍人　甚於豺虎　藉其卵翼

報以斯斧　人道斯絶　無君無父

翳桑衛盾　漆身沒豫　負恩報恩

施者勿顧

念怨不休

傳曰德山示衆云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此但念念在法爲累尚爾況念怨之念念念不休者乎當知念怨不休最能令人自縛永劫不得解脫淪入

三途其速如箭不聞懺法所謂若無怨懟無有惡道之説乎謹按經云怨習交嫌發于銜恨是人命終未捨暖觸以前便有飛石投櫪匣貯車檻甕盛囊撲等事現于其前此即念怨不休死當墮入地獄者也又

云貪恨爲罪是人罪畢得出地獄遇蟲成形名蠱毒鬼此即念怨不休又當墮入鬼趣者也又云蟲蠱之鬼蠱滅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毒類此即念怨不休又當墮入畜趣者也佛語無誑孰謂爲不然乎其間又

有已墮三惡而念尚不休者如冀州之盜既以刼盜而死墮地獄矣尚以郡守張冀法外殺之爲念念而不休必欲追冀到獄是也如毗婆論所載之鬼既以積罪而死墮鬼趣矣尚以女子於五百世前曾一殺之爲念念而不休竟至復斷女子之命是也如楊褒廄中之騾既以惡業而死墮畜趣矣尚以得道王鶴舊嘗與之有怨爲念念而不休竟至踶殺王鶴是也然則怨之一字豈不最能令人自縛永刼不得解脫

乎不聞第三十祖璨大師之言乎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向璨致敬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璨曰誰縛汝信曰無人縛璨曰旣無人縛何用更求解脫信於言下有悟遂得解脫使璨此言廣行流布則不休必休不解脫必解脫矣

贊曰

夷齊不怨　志於求仁　禮人不答
孟子反身　情恕理遣　無物不春
郤克記笑　暴骨交隣　一飡不締

萬惡之因

太上感應篇卷之八

太上感應篇卷之九

義九

太上感應篇卷之九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輕蔑天民

傳曰輕蔑天民此特刻核之輩旋踵及禍固無足道請以一二愛民君子言之庶幾皆知則效昔韓忠獻公琦初爲益利路體量安撫使拯濟飢民所活者一百九十餘萬及鎮河北適河決歲又大飢公復多方措劃賑濟安輯所活者又七百餘萬富文忠公鎮清社適河決八州之民坌入京東

公勸民出粟得十餘萬斛隨處貯之以濟
殍者且括公私閒舍得十餘萬區散處其
人使便薪水明年麥熟各計地里遠近受
糧使歸所活者五十餘萬滕章敏元發知
鄆州適淮南京東飢公葺城外廢營一千

二百餘間以處流民所活者五萬李先則
知潭州適歲飢公請發廩賑而後奏運司
不許公曰須奏後發安能及事於是請以
家財爲質發之所活者五萬陳文惠堯佐
知壽州適歲飢公曰與其令率孰若身先

於是自出己錢以濟貧民吏民爭出為助所活者數萬王懿敏素知太原適汾河大溢水灌平晉將灌州城公急備舟明日水至民得無恐且勸大姓出粟賑濟所活者十萬胡文恭宿為楊子尉適大水民多漂溺公出私錢雇舟以濟已溺而復活者數千曾中書鞏知洪州適大疫公自州及縣乃至市鎮亭傳皆貯湯劑以待病者兵民有病而無舍可居者皆以官舍舍之所活者數千蘇文忠軾知杭州適大疫公出私

槖作湯劑遣吏挾醫分坊救療兼作病坊
以處病者所活者數千輕蔑者處此能如
是乎惜其不知居民之上自當如是

贊曰

父天母地　氣均體同　宗子家相
下及百工　相爲鞠育　以裨化功
豈縱其上　擠民困窮　匪民之戕
自戕其躬

擾亂國政

傳曰老子曰治國若烹小鮮陸象先曰天

下本無事膚人擾之大抵治貴行其無事况政者所以正民也有司久已奉行民亦安以爲便其可妄意改變以從巳說乎若從巳說未必有便於民適所以自取擾亂激昻喜事之言其可盡信昔杜祁公經撫

關中布衣有張洞者蝟鬚黑面靑衣布裘持一詩代剌爲謁曰昨夜雲中羽檄來按兵誰解掃塵埃長安有客面如鐵爲報君王早築臺及補以一官尋以贓敗韓魏公鎭陜右布衣有姚嗣宗者上書論事且獻

崆峒詩曰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渭塵布衣
能辦此可惜作窮鱗及以官無異冗吏
邑許公在朝布衣有齊簡夫者以薦召對
其氣可以吞敵及敷奏亦復詳敏朝廷便
欲大用許公堅持不可累官至三司判官

與嗣宗為人無異江少虞守吉州布衣有
李戒者上書論事且言少學仁義之道不
在顏回下又言三皇不聖惟孔子聖孟軻
以下皆不足道韓子華知成都亦復以此
說進子華惑之及與判公同判三司即薦

其人未及引用發狂而卒然則激昂喜事之言其可信乎是以趙韓王為相每有新進喜事之人投進利害文字一切不顧季簡穆為相凡封事建議務更張喜事激昂摇鼓捭闔浮薄新進之徒一切屏去當時皆稱二公為相得體緈使輕信豈不易致擾亂乎

賛曰

政者正也　容私則偏　貪夫殉財

夸者喜權　理為埶奪　法以情遷

賞罰易置　紀綱棄捐　害于而國
爾身曷全

賞及非義

傳曰昌黎曰行而宜之之謂義大抵義之
為言猶言宜也非義者不宜及而及之之
謂也不宜及而及之君子其肯為乎景德
中北虜寇邊河朔郡縣屢罹其毒主兵之
將為自安計莫肯少挫其鋒時李居正以
小官催征稅於一鎮忿其凶獷嘯集市人
召募丁壯奮力擊之因深入其穴奪所掠

婦人老幼各還其家在位者因壯其勇終無一人肯議其賞惟張忠定詠密以聞奏奏至上大喜立為居正遷數官召為閤門袛候居正承恩罔知所自或以忠定告居正急往見之見終不獲因厚賂閽者俾傳人榜子忠定竟不出但批紙尾曰公臨財廉臨陣勇臨事勤臨民仁加之謹畏此報國之大效也所謝近私不及相見居正得之愈於一見捧玩佩服弗離于身居正及賞可謂義矣史吉為延州指揮使康定中

夏虜寇延州永平寨主與監押皆欲引兵
匿深山俟虜去始歸吉率所部數百人遮
城門立於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
以實告吉曰如此兵則定矣如城中百姓
芻糧何往還之跡何可掩異日爲有司所
劾吉爲指揮使不免於斬願先斬於馬前
不然不敢以此兵從二人慚懼引轡而返
虜忽圍城吉復率衆捍守數日虜去寨主
監押皆以完城遷一官〻二人及賞非非義
乎嗚呼吉雖身不及賞其後官至團練使

三子皆受命一女嫁郭遠為郡夫人是尤愈於二人非義一官之賞也

賛曰

不義而貴　垂戒孔聖　不義而侯
光武失政　賞盜勸姦　國何以令

爵及惡德　是褻天命　所以冢宰
詔王八柄
刑及無辜

傳曰刑也者所以懲惡也無其惡而輒刑及之即太上所謂無辜也人間私語天聞

若雷無辜籲天天不聞乎蔡州百姓有錢
舉者誣其弟為異姓匿家財二十餘萬不
與均分前後官吏皆受舉錢不公其斷惟
干證人朱惜姐始終一詞無所阿順及許
州通判徐訢被差就蔡州置獄根勘訢復
失於鹵莽為推司楊仲和轉弄反將朱惜
姐勘斷臀杖十三訢自此即每事磨勘不
行聞天慶觀有道士裴君叟者善章奏自
備香信就觀連設三醮以祈景貺君叟初
伏地投詞即如鼾睡明日始 能起曰某到

天門見北極大帝帶領佑聖院善惡都判
眞武眞君入奏通判在蔡州不合枉斷千
證人朱惜姐臂杖十三事且怒目指揮曰
徐沂心詞只留在此恐金籙照問汝奏對
有差不得還矣某遂急回事有之矣沂曰

有之言訖汗洽不勝摧沮未幾果卒又有
士子楊之奇者晨出探榜其妻在家亦戲
驟往水門迓其父母無何中路逢一醉人
羅織毆擊戲者潛遁無人解勸遂至官時
温仲舒判開封但見醉者面有爪痕不問

曲直一例決遣婦人大慚不愈者已累日
矣其夫亦下第從外歸見妻被杖不勝其
忿請府申說仲舒不聽於是夫妻赴水而
死是夕仲舒夢城隍司責曰子太鹵莽
妄決良人吾已闕報東嶽及奏聞上帝禍
將至矣明日上知仲舒以下皆罷職又有
幽冥之譴當如何哉

贊曰

過小則赦　罪疑惟輕　聖人之意
刑期無刑　刑是無辜　而弗哀矜

犴獄所及　排根引繩　宽檻充斥

可不痛懲

殺人取財

傳曰刼盜迫人於險醫家乘人之危其爲

殺人同是爲財罪皆一也請以醫家言之

庶幾病者不遭毒手不恤緩急妄索事分

殺人也不問有無必欲多得殺人也懶墮

睡眠輕視人命殺人也辯察不明用藥差

互殺人也見不即治俄至增劇殺人也有

此五失挾術行醫其於殺人甚於挺刃挺

刃之下不當要害尚有可活一髮之下五臟俱壞是有活乎音顏識以病就醫遂至殞命既而復蘇氣息微細死生不分十有三年陳景仁妻張氏亦有微疾醫者誤投血陽之藥遂至不起既死之後陰府不收魂神蕩越散遊無定所至輒為界分土地驅逐不勝其苦一日因景仁出郊適與相值遂得合為一體自此景仁即恍惚如狂獨歌獨語時其父尹京適中使秦中立過治所中立素事真武因為奏聞北極蒙真

武真君憐其夭横即日度令受生更不経
從陰府執謂醫者不殺人乎惜其不知醫
之爲術升墜最速昔薄拘羅尊者於往世
施一訶梨勒果救一病僧以是因縁於九
十劫中常生人天未嘗有病其最後身值
佛出家證阿羅漢果於五百衆中獨爲上
首王叟以針刺爲生不計錢數所理多效
一日告衆曰吾明年夏初不可留矣及期
果去所居之地香氣不絶者累月劉爐亦
行醫雖勞不倦所療亦多效及死葬之日

但空棺耳此皆醫家能善用心而立獲度
世者本朝丁逢吉善醫其子度第二人及
第至觀文殿大學士張仲和善用其張仲
景法療治傷寒其後二子竒兆皆相繼及
第張行甫亦行醫子孫典大邦作提轉者

今巳數世此亦醫家能善用心而克昌厥
後者也信相善薩至一地獄見一罪人熱
鐵灌身鐵釘釘體稽首問何罪所致佛言
此人前世常為針師妄施砭刺是以此報
目連尊者晨朝出城見一餓鬼哭泣告曰

我之此身有類塊肉無有手足及眼耳鼻等被諸禽蟲長時噉食何罪所致目蓮曰汝前生行醫不精其術妄投藥餌使彼病者不得全活是以此報蔡州神尼于惠普者嘗與客坐有牽二牛而過堂下者尼曰此牛前行者是一官人坐入人罪後行者是一醫人坐誤殺人因呼其前世名字二牛皆應此亦醫家不善用心而墜三惡者也嗚呼善不善業備録在前或順或違爾宜自擇

贊曰

財慾之府　利爭之因　積而不散
猶能禍人　殺越于貨　乃欲保身
額額貪吏　忝噬富民　籍沒死徙
疑無蒼旻

傾人取位

傳曰元始上帝曰妃后臣僚隸於紫微垣中但有品位則隸五嶽四瀆大抵一官一職各有義命義命當有則今日拜樞密明日作宰相不足爲難義命若無只做一日

亦不可得孰謂為不然乎昔蘇易簡先在
禁林李沆後入既而沆除參政蘇不悅因
上步虛詞十篇以自見意上即日俾參大
政拜命不數日而卒夏侯嘉正以文詞稱
旨除右拾遺直史館兼秘閣意猶不足曰

吾喜作文且好黄白但得水銀銀錢一文
知制誥一日足矣上聞許之制未下而卒
李繼凝有才幹為樞密直學士因詔對太
宗許以大用歸與兄弟言之大喜醉後忽
感風眩而卒李巨源權中丞太宗器之嘗

面加奬諭將有進用之意偶以鞫獄左遷知閬州一日驛遞堂帖促令乘傳歸闕巨源啓封大喜一笑而絶豈非義命所無只徼一日亦不可得者乎況傾人而取之者乎若傾人取之又不免有一貶因果如彌

德超盧多遜旋踵及禍是也昔德超見樞密曹彬勳望隆重帝眷甚厚因誣以不軌極口傾之由是彬罷樞密而德超拜樞密矣不數日趙普再秉鈞軸力為辯雪帝悟即日遠竄德超而待彬如故盧多遜見宰

相趙普位望特重因諷王祐使爲已助悉力傾之祐不從乃自爲計中以陰事由是普罷相而多遜拜相矣既而事狀明白趙普復相而多遜遠竄朱崖然則人之有位是可傾而取乎躁進者當以此戒

贊曰

工本代天　位必稱德　沾沾淺夫
置命用力　徒傷雅道　無益於德
如螳窺蟬　黄雀鼓翼　天道好還
視我儆則

誅降戮服

傳曰太上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樂之者樂殺人也不可得志於天下是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況所持之器皆

義九 十

星宮所主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劍名失傷角星主之弓名曲張氐星主之矢名傍徨熒惑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鉞則器可亂用人可樂殺乎

不聞王顯之事乎王顯以使相知定州一日有道士破冠弊褐鬅若剛鬣笑則口角至耳自稱酆都觀主持刺為謁曰昨上帝牒到二萬蕃魂本觀未敢収入死籍公若果於殺之則名蓋當世奪壽十年二者惟

自擇公以為狂叱起之未幾契丹引兵獵梁門適天雨大雪虜弓皆破不可用顯記庫中有弓弩材木數千因命工連夜斵削乘其不備縱兵擊之蕃兵大敗明日檕京觀斬首恰二萬級方悟道士之言已無及

矣及奏于朝上大喜召以樞密顯離定州
繞十三日而卒嗚呼此皆合死之魂但以
累於殺之奪壽尚爾況已降且賑者乎嘗
知誅降戮賑誠當獲罪蔡居厚知鄆州有
梁山濼劫賊五百來降公悉戮之明年以

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
醮禳謝因令所親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
厚卒又明日拱卒既而拱還曰適到陰司
主者責曰汝為儒者乃敢為人詭作心詞
欺誑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

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繫聯貫極為枯瘠又見二鬼持一桶血自頭澆灌澆即大叫左提右掣如垂絕狀既蘇復澆既澆復絕片時之間如是數四遥告拱曰子歸切便語吾夫人命急救我我在此只是理會

鄆州一事然則誅降戮服是可為乎

贊曰

刑典議辟　鬬殺則輕　禦敵斬馘　是曰應兵　事不獲巳　宜恕以情　乃若降服　奚俟兵刑　彼固易殺

天道神明

疑正排賢

傳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
有而伯樂不常有世之人才其於遭遇亦
復如是使在位者人如伯樂則有德量者
便可作宰相識大體者便可作諫官有方
略者便可付兵權能鎮撫者便可寄方面
有風力者便可作監司廉於財者便可主
財穀知愛民者皆可作守令如此則小大
之職各得其人野無遺才而百事舉矣若

夫正賢之士則尤當柄用庶幾朝廷有人中外知畏不敢妄有所窺可貶排乎若貶排人即是故去其人將逞其欲是以樂於甄拔者太上無不收録而妄有貶排者太上亦無不深譴昔韓崇拔一袁安於書佐位至司徒人皆謂崇有君子之鑑譬之昏夕夜光袁安正賢從可見矣崇亦以此為太上所知立命仙官王瑋玄授以泥丸紫戶之法遂得度世今在酆都為定録府左理中監主始學仙者本朝諫議大夫謝泌

最為知之不妄許可平生所薦不過數人
皆至宰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
老臣又為陛下求得一人矣文正王旦皆
其薦也臨死之日盥沐焚香服羽衣端坐
而逝頭不少欹非尸解乎此即樂於獎拔
而立為太上收録者也陳後主時幸臣有
司馬申者好陷害人一日晝寢於尚書省
忽有一聚懸烏飛集其身啄其口吻血流
被席人皆指為陷害之報周世宗時有陶
穀者亦好陷害李崧之族誅魚崇諒之不

用皆其一言及死葬于昭覺寺之後墓門屢掩屢開寺僧塞以堅石一夕雷雨大作墓門又洞開雖髑髏亦無矣豈非妄有貶排而爲太上深譴者乎孰謂貶正排賢爲無罪乎

贊曰

賢人正士　體國愛民　苟用於世
大庇斯人　排貶之害　非止其身
國患莫恤　民隱孰伸　貽禍大矣
厥罪惟鈞

太上感應篇卷之九

太上感應篇 卷之十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凌孤逼寡

傳曰矜孤卹寡上文旣已定爲善人凌孤逼寡今復定爲罪目然則孤可凌而寡可、逼乎惜其不知已得度世者尚猶不忘念其孤寡況未得度世者乎昔石光祖師真定初之官道過潭州聞圜通院有道者姓郭善種菜隨時新奇供衆取足因往訪之道者素啞及見公來則發語琅然且欵密

語告公遂致仕沐浴安卧而逝其道者亦
復不見是夕上於崇政前恍見光祖乘空
而來奏曰臣本北極佑聖院眞武眞君部
下副參謀官郭道者乃北極下檢法使皆
以微過謫降人間今數滿當還念許時食

祿且有少請故特來謝臣兒庭之未請朝
政願垂訓誨無令尸祿有玷父風言訖不
見月餘潭州奏至乃知光祖果已化去陳
喻言本閬州一士子以下第久留京師因
遊百累山忽於天壽洞被二青衣攜去宣

示玉皇金籙引至中天北極殿下賜以金
紫衣充佑聖院眞武眞君部下副注生死
善惡壽命長短判官一日隨眞君下降忽
聞哭聲俯聽乃其妻也因懇眞君求通音
信眞君許令寫書取人附遞角封誌差直
符送下本州倅廳旣而拆不可開召其妻
至乃開書中具道遭遇眞君本末且冊三
囑曰切在撫育諸孫保守户門噫嘻此皆
已得度世繫念尚爾況未得度世者乎所
謂塚訟端起乎此茍爲不然太上胡爲列

爲都章使人上章求解乎

贊曰

孤寡無告　文王必先　加以仁政

猶或難全　嗟我一本　兄弟顛連

忍肆其虐　俾悼所天　乃如之人

後報亦然

棄法受賂

傳曰太上曰曲直輕重而首以棄法受賂

爲言者何哉蓋棄法必因受賂賂一入則

以直爲曲以曲爲直一切皆不問矣惜其

不知一法一律鬼神皆得主知棄法受賂爵禄便當減奪昔范魯公質未顯時坐封丘茶肆中手所持扇偶題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之句忽一恠陋人前揖曰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其弊因攜其扇去公惘然者久之後數日道過一廟廟門有一土木鬼狀貌酷類嚮所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大異之及大用遂首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爲姦周

祖因詔公詳定是名刑統孰謂鬼神不主

知乎侯鑑爲江夏令與勝緣山長老居約
有舊每乘暇必訪之訪則院家必已爲具
一日又至則延待殊闕鑑恠問之居約曰
公每到土地必先報曰相公來此番不報
是以失於延待鑑大驚審諭居約使問土

地所以不報之由是夕居約復得夢曰侯
鑑本合作宰相與吾有所統攝是以常報
近爲受胡氏白金六十兩枉斷一事天曹
已削下宰相名籍但得作監司而已與吾
無復統攝故不復報然則爵禄孰謂無滅

削手惜其不知不棄法者便當度世昔王
昌遇本潼川一推司以不敢棄法受賂竟
爲上帝收録白日上昇今爲保和真人王
老志本濮州一推司亦以不敢棄法受賂
竟遇鍾離授以道要遂能前知禍福徽廟
時嘗召至賜號洞微嗚呼存心如此是宜
上與道合豈吏人能之而士夫反不能乎

賛曰

倫不受馬　辟召猶記　震畏四知
乃免於累　物欲一遷　情態必異

苞苴行歟　成湯所忌　如欲守法
必李遠避
以直爲曲
傳曰路沖知鳳翔聞翊聖眞君降言因設醮請問立身行已之要眞君曰盡力事君獨財勿顧邪事莫問整雪刑獄救療人民動合王道自爲吉人積慾爲咎必有沈淪然則處刑獄之任者可不盡心而整雪乎況敢以直爲曲乎請以一二大老言之庶幾皆知則效昔韓魏公鎭大名魏之訟牒

最多事無巨細公皆親決雖在病亦許通
報決之卧内或以任勞過當勸公分委僚
屬公曰兩訟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
予或奪在吾一言其可輕忽身没之後令
為紫府眞人歐陽文忠時之大儒每與客

論談不言文章而惟言政事張舜民惟而
問之公曰文章正以潤身政事乃可及物
吾昔貶官夷陵方當壯年未厭於學欲求
史漢一觀公私皆無由取架閣陳年公案
一一披閲其間枉直多是乖錯以無為有

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教無所不有
每自歎曰夷陵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
也於是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益加勤謹
不敢少忽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
三事以此自將以人望吾必以吾爲翰墨
致身以吾自觀實是當時誓心一言之報
身歿之後今爲神清洞仙官然則以直爲
曲者身歿之後當如何哉

贊曰

直道而行　無偏無黨　是曰善人

所當崇奬　誣以爲曲　罰其可賞
善人何辜　反受其枉　旣殺望之
恭顯焉往

以曲爲直

傳曰事有直而不能自直理有曲而不自知曲此兩訟所以紛拏待有司而後決也爲有司者自當公心剖析片言則曲曲直直無不氷泮縱遇盤錯亦必迎刃而解尙安有以曲爲直之失乎彼以曲爲直者特其不能公心必因徇託也昔益州府君劉

公初爲連江尉民有爭田十年不決者郡以屬公公得其姦立爲剖決曲直遂判人皆謂公爲神不知公非神也特公心爾及去官得直者候於建州屏人告曰某有好香數斤聊爲長者壽發而視之乃黃金也公笑謝曰君事本直非私君也其敢以公事受私賂乎堅却不受時皆偉之其後公之二子原父貢父俱以文墨顯名孰謂處官公心無其報乎又有劉安民者本丹稜一縣吏也持心平正素爲吏民所敬民有

訟不即諸縣必先詣公陳曲直決可否然後行之公亦自負受而不辭直即直許其直曰理直也可行也曲則直數其曲曰此曲也不應法也行之必有失也由是一縣之訟爲之頓省其後二子皆相繼登第長汲官至朝散大夫少子湜官至承議郎直祕閣提點梓州路刑獄一女嫁與楊筠亦有官迨今遂爲望族孰謂吏能公心無其報乎大抵曲曲直直無不蒙福而直曲曲直無不受禍也戒哉

贊曰

曲則背理　爲佞爲邪　是曰惡人
胡可蔽遮　奬以爲直　蠹國敗家
惡人何幸　乃見寵嘉　德裕竄斥
非敏中耶

入輕爲重

傳曰書曰罪疑爲輕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皆聖人卹刑之大意也然則輕可入而使爲重乎是以君子謹之昔王縉爲兩浙路提刑每斷死因必焚香奏

天然後行下一日暮坐恍見一神人雲冠
絳服手持數軸公案又見一玉女長帔大
袖手持一角公文立于簷間遥告緡曰此
汝平生所奏事目一一皆合情法無有枉
濫上帝嘉汝已爲汝父延壽一紀兼爲汝
倍增紀福矣汝之二孫異日亦當皆作監
司更宜自勉言訖而沒李龜祥亦居憲職
素稱清謹一日暮出三井橋忽覩十數人
呼屈稱冤兩兩三三漸來相逼龜祥大懼
回馬馳歸陡覺委頓召諸子戒曰汝輩異

日入仕切不得注受獄官差遣如吾平生自謂清謹安知今日尚有此事坐此鬱鬱竟至不起嗚呼二公皆一時知名之士王公如此而李公乃如此豈李公尚有未謹處乎況入輕爲重者乎請爲更陳一二庶

皆知戒昔歐陽遇判大理寺有溧陽縣令余紹卿者坐事繫獄罪不當死而遇輒坐以死歸法之日人皆冤之自此行住坐卧即見紹卿隨逐不捨心不自安遠詣廬山九天採訪使者觀設三日黃壇解謝其事

初夜分已見紹卿在側心大惡之明旦再
投心詞方俯伏間忽被數鬼擒捉擲之殿
下流血被體移時而卒李若水爲淮南司
理時有劫賊五人事敗繫獄且言曾與僧
人自成爲黨既而五人已就戮而僧方追

出僧言實未嘗爲盜若水於此從輕可矣
而乃堅執賊語爲實夜以濕紙糊僧口鼻
壓以土囊須臾臍腹皆裂而卒月餘獄吏
李能無故大叫曰和尚不干我事特司理
驅使爾言訖而卒明日推司劉元亦暴卒

又明日若水亦苦小腹絞痛號呼而卒又明日知軍孫諧判官趙禹亦皆暴卒未幾若水一門死喪殆盡無復遺類嗚呼若水受禍可謂酷矣自成之死臍腹至于析裂不爲酷乎此必上帝震怒也

贊曰

法重失入　罪懼及疑　二罪併論其恕可知　國典尚爾　法吏奚爲唐臣羅織　赤族是宜　稔禍無臭竟死何裨

見殺加怒

傳曰按涅槃經死者於嶮難處無有資糧去處懸遠無有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深邃幽暗無有燈明入無門戶無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

嗚呼人至如此誠亦可憫當見殺時可加怒乎昔誌公在世時有二道人打伴而行一人就園買瓜園子怒曰諸大家初未買汝要買耶拒而不賣一人旣往園子乃喜賣之且慰諭曰汝渴熱耶旣賣一瓜又與

一瓜二人私自惟詑以問誌公誌公曰園子五百生前坐罪赴法時汝二人適出其旁買得瓜者蓋嘗為之不忍故今見之而喜買不得者蓋嘗出自作自受之語故今見之而怒此但偶出一語結憾尚爾況加怒手王曇略嘗殺一牛牛見刀抵突曇略怒逆刺其目然後殺之大抵人畜無間當見殺時皆當方便救護救而不獲只得為助悲歎何可加怒

贊曰

人之有罪　情不可恕　彼自伏法
我獨何預　加以憤疾　是曰遷怒
判死投筆　見者始悟　哀矜庶獄
王政所務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一

義十一

李昌齡傳　鄭清之賛

知過必改

傳曰顏子不貳過孔子稱之不貳者念起于中即念而改不復貳於行事也大抵過貴乎改過而不改眞爲過矣其過也可勝言哉是以君子一聞其過無不速改昔寇萊公準自少富貴享用過奢及拜樞密賞賚尤厚賓客聚觀莫不稱歎獨一老姊潸然墮淚公驚問故則曰太夫人捐館時欲

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安知相公有今日耶公撫膺大慟自此即折節從儉不復敢奢蔡文忠齊平生好飲飲必至醉時太夫人已老心頗憂之一日存道先生過其治所戒以一詩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得詩大慟自此即戒酒非親舊不對飲終身未嘗至醉司馬溫公方五歲時擘一青皮胡桃擘不能脫一婢以熱湯沃脫之既而女兄從外來問爲誰脫公曰某

自脫其父從旁叱曰小子安得謾語公自此有省平生不敢謾語一切待人以誠徐節孝積初見安定先生頭容稍偏安定厲聲曰頭容要直公即悟曰頭容要直此心其可不直自此未嘗少曲其心或問立身行己之要必大書正直二字與之若斆君者其於過也是有知而不改者乎

贊曰

日月之食　其更也明　人豈無過

改必以誠　設辭飾詐　遂非匿情

過上增過　善心昌生　不吝一語

貴乎力行

知善不爲

傳曰應世眞人曰取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成億易稱餘慶必歸積善大抵善貴乎積知之不可不爲爲之不可不力譬如種物初雖至微灌溉培植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當知於日用間誠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不聞元君之言乎元君曰人有善則心定體安十善則氣力強壯二十善

則無諸疾病三十善則所求皆得四十善
則昌熾富樂五十善則子孫繁息六十善
則遣厄得脫七十善則天神護之八十善
則得地之利九十善則尊賢顯榮一百善
則寶瑞降二百善則後代名布三百善則

後代大富四百善則後代清貴五百善則
後代長壽六百善則後代忠孝七百善則
後代智慧八百善則後代道德九百善則
後代賢聖一千善則後代神真二千善則
身爲衆人師聖真仙將吏三千善則爲國

師聖眞眞仙將吏四千善則爲天下師聖眞仙主統五千善則爲鬼靈師聖眞仙鬼師六千善則爲神明師聖眞仙卿大夫七千善則爲諸天師聖眞仙公卿八千善則爲三天師聖眞仙皇帝九千善則爲元始五帝君一萬善則爲太上玉皇帝是故前輩於善知無不爲爲無不力昔者程李昉嘗語人曰吾於論語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一句終身行之尚不能到即是嘗力行矣楊應之學士聞一善言必書而記即

是知無不爲矣賈内翰黯以狀元及第自
言得於文正者不欺二字平生用之不盡
即是未嘗欺矣劉大諫安世以敢言得名
自言得於温公者至誠二字平生行之未
嘗少離即是無不誠矣若使人人皆如諸
君則積一成億夫復何難

賛曰

郭公善善　國何以亡　見善雖喜
用心不剛　悠悠害道　反昧否臧
是以君子　志於自强　惟日不足

汲汲皇皇

自罪引他

傳曰按經所説一切世間生死相續臨命終時未捨煖觸以前一生善惡俱時頓現大抵臨終所現境界即吾平日心地境界地藏罪珠即吾之心珠閻王業鑑即吾之心鑑且今作一不善曷嘗不往來常在胷次手不聞趙普一聞道士牌未火字之言自知必是秦王庭美王詔一聞刀十八丈打過賢心下得否之語遽至發背而卒然

則自罪引他是有益乎昔趙業以明經中
選授巴州清化令忽精神遊蕩奄然如夢
被逮入冥初至即見妹婿貫奭在彼心巳
大怖蓋嘗與奭同殺一牛至是爲奭所引
欲與分罪奭詞甚辯無以自明俄見一鑑
徑可丈餘懸於空中明見奭鼓刀業負門
有不忍之色奭始伏業遂得還又有常氏
美娘者其夫楚椿卿有一妾姓馬氏名春
奴椿卿愛之常氏不勝其忿秉椿卿出以
大杖捶殺之及椿卿死常氏改嫁程選將

產凡三日予不能下方委頓悶悅見馬氏在前常氏惶懼好語告曰我當初實無意殺汝時行杖者稍過遂盡汝命曷不少寬我耶馬氏曰我死實主毋意胡可妄引他人持之愈急竟至不起然則自罪引他竟可免乎旣知有罪曷若勿爲乎

贊曰

孽惟自作　愆本自貽　痛加悔艾

庶或可追　不思己過　反累人爲

縱脫罪罟　上天難欺　分謗受惡

遷善之基

壅塞方術

傳曰所謂方術但凡挾術以求售者皆是也一語沮遏使不得售即壅塞也灌口白沙村有一泰山廟極靈齋祭殆無虛日一

日有醫卜數輩同遊道逢一人極貧衆頗輕之其人忿然投身江中俄頃抱出一龍謂衆人曰汝輩各以醫卜救人疾急皆是近道此後於貧素之士切不得輙持二心嗚呼醫卜爲術而神人謂之近道可壅塞

乎又不聞雲安女龍之言乎昔翟乾祐在世時專以考召著名每念雲安一邑而江流之險乃有一十五處一日作法召其灘神俾悉平之是夕應召而至者一十四灘獨有一灘召不能至天師大怒必欲召之既至乃一女人峩冠大袖慨然進辭曰天師稟天行化妾一水神何敢抗拒第有未安不容不稟觀君之意不過欲便舟楫而不知從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縱有少費不足爲損沿江小民三四百家無田可耕無

桑可織全仰爲人挽負以資其生今若盡平灘險在舟楫固甚便在彼小民其於衣食爲如何太上之意必不如此深恐異時獲罪不免負累更宜裁之天師嘆曰汝之所慮非吾所及於是復命十四灘之神令各復其險是夕風雨哮吼雷霆震擊明日視之一十五灘鷩波濤宛然如故以此觀之非獨方術不可壅塞但凡服力以糊口者亦皆不可壅塞也昔范文正公在浙西時兩浙饑殍殣相枕公以吳俗喜佛事因

召諸寺主僧諭以穀貴工賤責令處處修造官亦大興工役倉廒吏舍之類亦皆葺之由是工技服力之徒日糊口於公私者無慮千數一方賴之不至轉徙公之意豈亦云安神龍之意乎

賛曰

小道可觀　第恐其泥　君子之學
亦必游藝　所謂方術　聖人不廢
醫卜星曆　皆以濟世　我獨壅之
難乎免矣

訕謗賢聖

傳曰賢聖有三在佛家言之三乘中人是也在道家言之五種仙是也在吾儒言之孔孟諸君是也立教雖各不同心地法門則皆一也不聞頗邪論所謂孔子是儒童菩薩顏子是光淨菩薩老子是摩訶迦葉之說乎嗚呼賢聖遠矣但毀其書即訕謗之也然佛家一書多有毀者何哉不過以其談空而言之也惜其不知如來性如虛空虛空性是如來具足真淨明妙虛徹靈

通而住持眞淨明妙虛徹靈通者如來也終日眞淨明妙虛徹靈通而未嘗眞淨明妙虛徹靈通者凡夫也儻能於諸所有一切空却必使赤灑灑露裸裸淨如虛空然後眞淨明妙虛徹靈通了然却現上與如來一體無二孰謂爲不然乎不聞龐老但欲空諸所有不欲實諸所無之説乎龐老前身是維摩居士維摩前身是金粟如來其爲此言必非欺誑然於此有悟有不悟者特其根器人各不同也昔杜祁公不信

佛法每對客輙嘲笑張文定以爲佞佛醫人有朱其姓者出入於二公之門嘗欲方便勸導祁公久而未獲一日公病召朱朱以讀楞嚴未了不即往既至公大怒曰楞嚴爲何等書耶吾但知有孔孟而已朱出袖中首軸呈之公覽訖畢索餘軸不覺遽盡十卷乃大嘆曰果奇書也因拉朱醫同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文定笑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即若有得大加深信又有徐鉉者亦名士

也未甞知有佛書中主以一帙楞嚴授之
曰久看當見精理旬餘復表上曰臣讀之
數過如一器中傾入一器中此絕難曉中
主哂之嗚呼祁公一覽而遽盡十卷徐鉉
踰旬而不曉一字非根器乎

贊曰

人亦有言　護疾諱醫　聖賢立論
切中百非　旣不能行　乃肆詆譏
陳賈議旦　叔孫毀尼　言出童羖
奚其弗思

侵凌道德

傳曰按經所說昔者善財童子爲修菩薩行勤求一切菩薩法徧參五十三位大善知識然後得證菩提善知識者是大導師一語之下能令漆桶底脫其爲益也豈爲小哉所謂道德即其人也非獨釋老爲然

自古知名之士亦未嘗有不因大善知識有以磨發激勵然後光華烜赫名聞千古如子房之於黃石翁武侯之於龐德翁李藥師之於虬鬚翁顏魯公之於張志和李

太白之於賀知章杜少陵之於司馬子微是也然則道德於人爲無益乎可侵凌乎昔尹公師魯謫官大梁與老衲法眼禪師遊一日謂法眼曰某邇來頗以退靜爲得法眼曰盡若退靜兩忘公即有省死生之際了然不亂節度判官朱炎久讀海眼未知趣入一日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即豁然遂能盡通一經之旨侍郎曾開久慕禪悅未有所契一日謁圜悟咨決其事圜悟

捻出雲門趙州須彌山放下著兩則公案示之曾即豁然平生疑情至此始釋歐陽文忠不信佛老及守亳社聞后唐山隱者許昌齡有道延入郡齋日與之語每有所得自以爲喜然則道德於人爲無益乎

贊曰

道尊德貴　萬類所宗　惟忌與慝
有慊于中　外示凌轢　蓋其凡庸
以僭則逆　以傲則凶　宇宙雖廣
遏措厥躬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一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二

庶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二

李昌齡　傳　鄭清之　贊

射飛

傳曰太上曰混沌既分天地乃位淸氣爲天濁氣爲地陽精爲日陰精爲月日月之精爲星辰和氣爲人傍氣爲獸薄氣爲禽繁氣爲蟲種類相因會合生育隨其業報各有因緣然則人之與飛有以異乎聱論所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非誑語也然飛之所以與人異者特福業不同

軀殼異耳竊嘗攷之載籍誠有自人而論
入其中者亦有自仙而游戲其中者劉安
民本一富家以好尚虛名而道無實至死
後乃爲鳳凰經六十年復得爲人於此生
中勤苦修道始得尸解今在清華宮中黃
安世本一儒士以志慕飛騰而心不精至
死後乃爲飛鴻經九十年復得爲人於此
生中精進修行始得上昇今在皇曾快樂
天非自人而論入飛中者乎遼東華表柱
嘗有一鶴飛集其上人欲射之鶴語人曰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雖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唐明皇在沙死嘗射一鶴既中又復矯翅直向西南飛去及次年幸蜀於明月觀乃見箭在壁間問箭所自道衆曰去載重陽日青城道士徐佐卿帶此而來留之而去始知其鶴乃佐卿也非神仙遊戲其中者乎

贊曰

大道之世　人無殺機　烏鵲之巢
可俯而窺　機心一萌　鷗鳥高飛

鶻且有義　鴉亦稱慈　人胡不仁
以弋為嬉
逐走
傳曰上巳畧陳太上之言今當以佛語為證佛言一切衆生實本清淨因彼妄見妄習遂生因彼妄習生死相續生從順習死從變流純想即飛飛必生天上情想均等不飛不墜復生人中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横生重為毛羣輕為羽族大抵七趣輪回未入正修有所不免今為異

類未必不前生曾受人身今受人身未必不前生曾爲異類是以諸佛菩薩大道至真常切教人使知生死路頭最爲可畏不聞容婆私詑阿羅漢於往昔世曾作獮猴驕梵波提於往昔世曾受牛身乎又不聞

夫周詢蔡君謨皆蛇精乎按東齋記周詢知安州一日遊園中園吏見一大蛇垂首欄上視之乃周詢假寐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每夕輙夢遊鼓角樓上凭鼓而睡時通判責鼓角將不打三更對以有大蛇

擨鼓不得近君謨旣愈與通判說病中所
夢正與鼓角相同然則七趣輪回未入正
修是可免乎當知令之逐走者異日未必
不爲走者所逐欲免輪回不爲人逐當見
逐時要當力行救之昔者河間王久病無
生意忽一道者自稱玄俗詣門請醫旣而
餌以刀圭王即吐出十數小蛇病亦隨愈
王驚問故玄俗曰此王六世餘殃所致吾
非人也爲王於往世中救一母鹿其鹿乃
麟母仁感天地是以上帝遣吾下降爲王

救療然則見逐可不救乎李嬰李滔嘗逐一鹿解其四脚掛于樹枝先取雜臟爲炙將共食之俄有一巨人長可三丈持一巨囊鼓步而進嬰滔幾爲所及旣而畢取其炙納之囊中入山而去須臾嬰滔皆暴卒然則見走是可逐乎

贊曰

后稷之棄　牛羊弗踐　猩猩人言
猿性柔善　有生有知　其則不遠
忍充鼎截　甘其肥雋　虎兕可逃

人穽難免

發蟄

傳曰月令曰仲秋之月雷始收聲蟄蟲坏戶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啓戶始出蟄者藏也坏者益也益者益小其戶也垤者塗也盡塗其戶也一蟄一啓皆與氣倏然相應以成變化然則蟄者是可發乎是以太上書以戒人諸佛尤切加護昔僧惠譽嘗跨溪造一曼殊室利堂將板築於水際念言方冬百

蟲皆蟄不可輕傷其生於是就溪設三晝
夜道場誓言板築之日一足多足乃至無
足願垂加護悉令遠離及期掘地及泉乃
至橋成不見一蟻又有宋時老者嘗以父
病禱於永祚寺藥師殿前既而疾愈備具
香信欲就殿建一道場以答靈貺寺僧義
昭曰此殿藥師座下有一聚蜂積年既久
種類頗多今正蟄時恐至驚擾或多傷殺
曷若移就別殿時老不聽僧乃預期禱於
佛前曰設齋之日願運神力慈悲覆護在

窠内者暫食舊蜜無得出戶在窠外者且
令安住無得輙驚及期燈燭騰光鐃螺聒
耳一晝二夜不見一蜂鳴呼此雖二人願
力實亦諸聖加護之力也孰謂爲不然乎
贊曰
盛德之主　澤及昆蟲　板築必時
閉藏在冬　人且塞向　坏戶則同
蚑行喙息　生意畢通　癢痾伸屈
在吾仁中

傳曰太上戒人無得驚擾與孔子弋不射宿之說意皆一也大抵鳥之已棲亦猶人之已寢忽然有驚豈不舉家驚擾衆入視之固有間普心不二者視之則猶已也音

螺髻仙行第四禪出入息坐一樹下兀然不動鳥謂之木棲其髻中遂生數卵螺髻禪覺知頂有卵即自思曰我若便起不免鳥驚鳥若不至卵必盡壞於是復入禪定俟其雛生一一飛去然後乃起又有大樹仙者居殑伽河側樓神入定積年之久形

如鵠木遊禽棲集遺尼拘律果於其肩上暑往寒來垂蔭合拱一夕忽從定起欲去其樹又恐烏鷲於是安忍方便務之務訖乃起天美其德賜號大樹此皆已證果位也其於一物一命普心如是況福力淺薄者乎情人不知李奚子陳安世皆以不敢驚棲而能證果李奚子本一山嫗每遇大雪鳥無安枝往往飛集其家遂留不去嫗濟以穀且不敢驚上帝謂有仁心賜令度世今在酆都位貌特重陳安世本權叔本

家一傭力人平生不踐生蟲不殺物命每出入見飛禽當道必下道引避不欲驚之亦以此故遂得上升當知登真之人未有不因慈心於物而能得到其地

賛曰

凡厥有生　各安攸止　夜以安身
人物等耳　聖人之憂　一物失理
弋不射宿　魯論所紀　驚棲雖微
害人大矣

塡穴

傳曰自人觀之固一穴也自彼觀之爲一穴乎莫不自視爲金房玉室邃館瓊臺不聞于棼宅南大槐樹下有一聚蟻自國其穴爲大槐安乎又不聞王沂宅後有一大檀樹蟻覆其上下有聚蟻自國其穴爲大檀蘿乎蟻之自國其穴槐安爲檀蘿亦猶鰕之自國其穴爲長鬚燕之自國其穴爲烏衣各尊其居物物莫不皆爾無足深怪然則穴可塡乎若塡其穴卽是乞塞其門絶其出路豈不覆族盡死穴中乎按經

所說者有比丘得六神通與一沙彌同處林野比丘定中見其沙彌七日當死因作方便善言諭曰父母思汝汝可暫歸八日却來沙彌既歸八日果來比丘恠之復入三昧觀察其事乃知沙彌於歸路中一蟻穴流水將入急脫袈裟聚土壅水令不得入以此因緣延壽一紀宋郊宋祁兄弟同行逢一異僧相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第後十年大宋復遇諸途僧乃大驚曰公丰神特異如能活數萬命者有

之乎大宋曰某素貧安得有此僧曰姑思
之大宋良久曰比堂下有蟻穴忽爲暴水
所浸某急編竹橋以度豈此是耶僧曰必
是也小宋今歲當首魁公終不出其下比
唱第小宋果大魁章獻太后乃謂弟不可
以先兄因命大宋爲第一小宋爲第十然
則穴可填乎

贊曰

鴻荒之初　其人穴處　所謂營窟
鹿豕爲侶　聖人既作　上棟下宇

人獸雖殊　均樂丘土　蠢動含靈
其可失所

覆巢

傳曰按太上保嗣章但凡嗣續衰絶皆是
往世覆巢毀卵焚山竭澤墮胎落子犯一
千六百二十條章之人然則巢可覆乎大
抵衆生若大若小莫不各有其所依止其
中敷乳產生各自藏護今覆其巢即是奪
其依止之所產生莫遂不絶嗣乎謹按本
草人有覆鸛巢取其雛者是年六十里內

連月不雨葢鸛能群飛激雲雲散則不雨
又按内攫鷙雛纔破㲉即出巢外其母防
其顛墜或爲日曬必取帶葉樹枝周揷巢
畔日常两換葉萎則其雛已去未萎則其
雛尚在人因覆巢畢取其雛孰謂巢居者
爲無知乎請爲吏陳一二庶皆知戒昔温
璋尹京兆置鈴索於廳前使冤訴得以速
達一日獨坐屢聞鈴聲之無人但有一
鴉飛集其上璋曰必有覆其巢而取其雛
者旣而果得其人因爲杖之元汝之元豐

中爲魯山宰忽有鸛雀銜一草衣墜于庭下立命物色果煎肉者脫此草衣上樹將覆其巢取雛供賣元亦校之然則巢可覆乎當覆巢之時安知不悲鳴求救乎第人莫曉其語烏得九天禽語書而使之一覯乎

自龜年於嵩山東巖下遇李太白曰吾與汝父樂天皆已仙矣因出一軸素書授之曰讀此可辯九天禽語九地獸言更修功行仙亦可冀龜年如戒果得其效一日過路州太守知其如此延與之坐適有二雀啾唧過庭守曰彼何言哉龜年曰彼言城西民家廩有餘粟可共就食驗之果然良久廄馬仰首而嘶守曰彼何言哉龜年曰槽中料熱不可食問之亦然

贊曰

昔聞羽族　巢必近人　欲遠蛇鷂
惟人是親　詎知冠㒓　心甚不仁
旣肉其雛　厥巢是薪　鳳凰高翔
梟獍來馴

傷胎

傳曰胎生一類按如佛說雜染輪回欲顚
倒故和合滋成橫竪亂想故有胎遏蒲曇
人畜龍仙其類充塞嗚呼人畜龍仙明是
不同佛乃列爲一類何哉葢雜染同而輪

回亦同故也人知愛胎彼不愛乎按仙傳白龜年因入仙洞得一軸素書遂能辯九天禽語九地獸言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之坐適將吏驅三十羊過庭下中有一羊鞭不肯行又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不殺驗之既而果生二羔劉道原為蓬溪令既解官宿秦氏家夢一婦人泣訴曰某乃秦氏妻也夫有一妾不肯相下某怒痛捶遂盡其命為妾所訴陰君

處其已死且以其爲狠譎罰爲羊見在秦氏欄中明日將充君庖其死固自分但腹有羔若因其受烹業愈重矣願賜一言得免甚幸黎明言之則已烹矣舉家大哭納羔其腹瘞之别墅然則胎可傷乎

贊曰

鹿以麛縶　腸斷而死　鱔或就烹
屈身護子　物之羣愛　甚於愛已
人亦有娠　以續以嗣　胡不反思
舉斯加彼

破卵

傳曰信相菩薩白佛言有諸衆生無有子息孫獨自居何罪所致佛言是人前生爲人暴惡不信罪福捕雛食卵令諸飛禽各失其子悲鳴叫裂眼中血出是以此報佛語如是而太上保嗣章言之亦如是然則卵可破手挼鞞婆沙論衆生流轉至爲卵生識居其中爲卵所纒爲卵所裹須自啄破雛乃得生其爲業也從可知矣又云鸛鴈鴛鴦孔雀鸚䳇鴝鵒千秋金翅等鳥或

龍或人皆卵生也竊嘗不以爲然鳥固卵
生安有人而亦卵生也及見耆尸復鉢尸
徐偃王事乃知人從卵生誠亦有之昔闍
地佗有一商人入海採寶得二鵠鳥一夫
一生隨意所化毛色可鸛俄生二卵卵破

雛生乃二童子後皆出家證阿羅漢一名
耆尸婆羅尊者一名復鉢尸婆羅尊者按
徐州地里誌昔徐君宮人娠而生卵卵破
兒生長而仁智襲君徐國生時偃故名
偃王孰謂人無卵生者乎支遁少時嘗與

其師難問物類遁謂物卵未生不足爲殺
師不能屈取一鷄卵擲之于地殼破雛行
久而俱滅蓋寤識也遁乃感悟終身蔬食
李道念好食雞卵晚得奇疾太守褚澄投
以蘇汁即時吐出一十三物剖開皆雞羽
翅爪距悉具立能飛行道念大懼自此不
敢復食然則卵可破乎竊嘗論之卵生之
中卵至多者無若魚類大則無慮數千小
則不減數百若殺一魚其爲破卵可勝言
哉李沖元將殺一鮎先夢一皂衣嫗曰妾

腹中有五千子妾生五千子亦生妾死五千子亦死敢望哀憐特貸一命元遂放之

富商楊序宣和間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若能救活億萬命乃可獲免序曰大期已迫物命有限未易滿數神曰佛書有云魚卵不經鹽漬三年尚可再活曷不圖之序於是大書神語於通衢壁間由是人皆知戒見人殺魚即從取卵投之江中如是月餘復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是過滿壽可延矣既而果然大抵我能救物命於臨危則

我命亦無不延於欲絶

賛曰

有生之形　其性則具　混沌曷死

以鑿之故　暴彼無知　豈曰公恕

元鳥生商　聖靈所寓　隱顯莫測

寧不戒懼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三

無二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三　　廉二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願人有失

傳曰涅槃經云諸修心人要當以六法平等智力攝制自心必使於運用時一切平等云何爲六一者如響平等智力二者如鏡像平等智力三者如幻平等智力四者清淨平等智力五者世法平等智力六者集因緣平等智力大抵具如是之智便當有如是之力世間萬法豈不如響如像如

幻乎如是了知豈不爲智豈不清淨所集
因緣亦復平等乎當知願人有失特其未
到此地耳博州鼓角樓每至三更即有一
鬼掩鼓不能擊直更者屢受杖不能制聞
龕禪師有道行因往問之師曰何不捉住
兵曰鬼何可捉師曰但禁氣勿言即可捉

也兵如戒果能捉之鬼曰吾於此邦所畏
者惟龕禪師黃二叔二人而已太守已下
皆無所畏更何有於汝哉既而訪尋黃二
叔乃一老圃三十年以鬻菜爲業初無他

長惟是萊之老嫩柬之大小價之高低持
心不二而已嗚呼持心不二而遂爲鬼神
敬畏當知持心有二者必爲鬼神戲侮也
不聞余副使之事乎李士衡奉使高麗武
人余英爲之副凡高麗所得禮幣及諸贈
遺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之副使副使慮
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藉船底獨以已
物置其上無何果遇大風船幾傾覆舟人
請減所載倉忙間不暇揀擇信手捻出棄
之中流少頃風定試自點檢則所棄皆副

使之物士僞之物宛然獨在無一失者反
受如此安知非海神戲侮而至然乎

贊曰

民不堯舜　伊尹自咎　獨爲君子
伯玉所否　欲並生哉　無負高厚

維彼厲人　挽衆同醜　是誠何心
不愧飛走

毀人成功

傳曰佛告首迦長者曰善業有十能令衆
生得大威德一者於諸衆生無嫉妬心二

者見他得利生歡喜心三者見他失利起憐愍心四者於他名利生欣悅心五者見失名譽助懷憂惱六者發菩提心造佛形像奉施寶蓋七者於己父母及賢聖所恭敬奉事八者勸人棄捨少威德業九者勸人修行六威德事十者見無威德人不生輕賤離垢菩薩曰忘懷於衆從善如流對治除嫉妬之心感果得大賢眷屬大抵於人無所妬毁在我必增威德在彼不無感悅異日因緣會遇不爲大善知識必爲大

善春屬孰謂爲不然乎澶淵之役契丹受
盟而歸萊公每有自多之色上亦頗以爲
得冀公忌之譖于上曰澶淵之役寇準以
陛下爲投瓊與虜博耳苟非勝虜必爲虜
勝非爲陛下劃久長計此即春秋城下之
盟諸侯猶且耻之陛下以爲功乎上由是
大沮待準寖踈廣州之役時轉運王罕以
按部至海州郡守冲簡以蠻圍告急罕進
至惠州廣民又躍馬求救罕下令每村使
三大戶各募壯丁二百人又帖所屬每縣

各募弓兵二十人又親募驍勇者二十人以自衛旣而得暴掠者十餘人皆腰斬以徇洎至廣州子死賊手亦不哭自此南門不閉糧運得通賊乃引去時提刑鮑軻駐軍潮州乃日遞一奏言罕畏怯不戰而諫官李兌從而爲助罕由是降一官謫監信州商稅軻獨受賞嗚呼萊公之功可謂大矣王罕之功亦不小矣冀公李兌一言遂至如是若二公者爲善業乎知對治乎當知異日感果必無大威德業亦無大賢眷

屬也　贊曰

三后協心　治臻成康　蕭規曹隨

漢基遂昌　李訓忌注　甘露禍唐

事不已出　乃肆譸張　敗國多矣

已寧不傷

危人自安

傳曰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

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女

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
如是降伏其心須菩提一聞此言早已默
笑曰唯所謂如是果何義哉大抵我欲降
伏便可降伏如是而已夫復何爲彼危人
自安者能曉此乎惜其不知一大藏教與

今篇中所說只是論箇心字今也乃欲置
人於危求已之安爲降伏乎人果危而已
果安乎多見得罪於天禍將自及也昔王
文正公旦與王冀公欽若同在政府一日
上出喜雨詩以示二府文正袖歸語同列

上詩有一字誤寫須進入否龔公曰此亦無害既而密以奏上大怒明日厲聲責文正曰昨朕詩中有一字誤處何不奏來文正以下皆再拜謝獨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且盛稱王曰不辯真宰相也蘇文忠在杭州上欲用之王禹玉曰軾詩中曾有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反求蟄龍知乎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方言龍哉既退章子厚責禹玉曰相公豈欲覆蘇公之

族乎禹玉曰此舒亶之言也子厚曰舒亶
唾可食乎嗚呼此皆危人大其者也鄉非
聖上明察二公受禍其有輕乎諒於如是
之說无不曉也

贊曰

坎以習教　蠱以振民　蹇以正邦
屯以經綸　君子居險　志則爲人
天助者順　其道大伸　王衍三窟
秪以殺身

減人自益

傳曰人生十年尚有童氣二十弱冠或可望成使有前程自當奮發若無其福不免蹉跎既而妻子累心家計在念或處官而官事擾擾或營利而市道區區不覺不知大期遽至空身赤手無一自隨正令氣焰炙天亦所不免不聞本淨禪師之言乎侍郎楊晉卿問本淨曰此身生時從何處來死後歸何處去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究竟如何曰夢時不可言無覺時不可言有雖有有無而無往

來之所貧道此身亦復如是因説偈曰視
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
夢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如
兩般一悟別無悟富貴與貧賤亦復無別
路師之此言可謂盡矣世間萬法無一非
夢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一大第凡千
餘間皆以香栢爲之乃至以文梓爲梁花
石甃地穿池引水築山種果周設碾磑廐
庫亭閣無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千鋌
次年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尚未

及徧時朝會有期不容久駐飯罷少憩侵星而出既朝復歸行至東都乃卒不復再至家人不能居獻之于官官以賜涪王（涪扶）鳩王徙房陵遂為閑館陳恭公於潤州治一大第亦極閎壯軒亭池館綿亘數百餘步第成公已疾但得肩輿一登西樓而已繼亦遂卒人因名其第為三不得曰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云回視卜築之日非一夢耶於此益知減人自益適足自減不聞太上所謂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之說

乎

贊曰

益下損上　民悅無疆　薄人厚己

理不可常　六爻無咎　謙尊而光

盈虛消息　相爲抑揚　求自益者

鮮不覆亡

以惡易好

傳曰我之此身耳聞眼見身覺意知明明

是有按如佛說地水火風四緣假合妄有

六根四大若離我此妄身當在何處我之

此心作善作惡見於日用明明是有按如
佛說四大六根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
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爲心旣知此理離幻
求覺按如佛說依幻說覺亦名爲幻若說
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然則
我身我心及求覺者皆名爲幻況彼外物
何者非幻而於其中妄分好惡乎毗舍浮
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
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四祖曰
境緣無好醜好醜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

情何從起黒梵志嘗運神力以兩手掌各
擎一株合歡梧桐花供養於佛佛言放下
著梵志放下左手一株又言放下著梵志
又放下右手一株又言放下著梵志曰世
尊我秖擎兩株花一時放下了我今空身

而住更教我放下箇什麽佛言我非教汝
放捨其花只教汝放下外六塵内六根中
六識若能於此三者一切放捨無放捨處
即是汝免生死處梵志當下豁然得大解
脱唐德宗時吳元卿爲六宫使時洛陽花

卉盛開元卿頗生愛著忽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用嗜之元卿豁然亦得解脫是以王文正不好千金玉帶呂文穆不好能照二百里鏡蓋曉此也以惡易好者何足以此而告之哉縱於佛書卒未有悟曷不以吾儒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言而自悟乎王旦爲相有以玉帶因其弟爲獻曰此帶絕好公曰身自負重使人道好好不亦勞乎故平生所繫止於賜帶呂文靖爲相有因其婿以古鑑求售曰此鑑能照二百里外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何用照二百里

贊曰

子路敝縕　不羨狐貉　幻銅爲金

吕仙恥學　素乎貧賤　君子所樂

紫色奪朱　鄭聲亂樂　穿窬之智

曾不俯怍

以私廢公

傳曰國爾忘家主爾忘身公爾忘私臣之分也其可以私而廢公乎苟或以私廢公不免以是爲非以賢爲否敗亂國事莫此爲速是以君子不敢爲也趙康靖公槩初

與歐陽文忠脩同在館閣槩重厚寡言脩
頗輕之及脩以其甥獄事連逮上怒獄急
二府皆欲文致其罪羣臣莫敢言槩獨慨
然上疏曰歐陽脩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
閨房曖昧事輕加汚衊臣與脩蹤跡素疎
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或謂
槩曰公不與歐陽公有隙乎公曰以私廢
公槩所不取何敢爲乎至和中趙抃爲御
史范公鎮爲諫官以論陳恭公事有隙慶
曆中王介甫執政恨景仁數訐之于上前

欲因事中之一日上問景仁於介甫介甫曰請問趙抃便可知其爲人及問趙抃則曰忠臣也上曰卿何以知其爲忠曰嘉祐中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非忠臣乎既退介甫切責曰公不與之有隙乎抃曰何敢以私廢公其所以直言不隱者先國家而後私讎也若二公者真可謂公爾忘私者也

贊曰

公以理勝　私以利言　利慾一啓

天理泯然　流靡之極　盜賊相挺
起於有己　反側陂偏　託公濟私
抑又甚焉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三

□□□□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四

薦三一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四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竊人之能

傳曰碧陵迦婆蹉過河忽聞蓮香河神責之曰尊者爲阿羅漢何故偷我香蹉曰香自至鼻何名爲偷竊嘗三復斯言大有深旨大抵香塵自如以我鼻根起諸齅識分別曰香按如佛法即名爲偷當知竊人之能以爲己能真爲偷也昔高齡晚而荅酒道氣不交靈助無主是以羣邪纏互急行

其禍保命真君謂許長史曰高齡之無德也久矣鬼訟之紛錯也積矣又嘗鑿敗古人碑銘以爲已文水官譴其蔽善以自操陰賊於鬼神特列于訟事之首以告其罪必不免矣未幾果卒然則他人之能是可竊乎不聞石曼卿之事乎曼卿死後數年夢其友關詠曰吾平生作詩多矣自以陽平代意一篇詞意深美最爲得意然世人空有稱之能令此詩盛傳於世在永言耳詠覺頭爲增演其詞隱度人迷仙引使人

歌之他日復蔓曼卿來謝嗚呼詩不得彰
尚以爲請况竊一以爲己能者乎
贊曰
見賢思齊　見聖克由　萬善備足
在人反求　思不如舜　以爲己憂
安有羊質　得以貔貅　欺人自欺
亦亂之尤
竊人之善
傳曰自古以來技而知名後世者未有不
因於人如滕王元嬰之工蛺蝶公孫大娘

之舞劍曹剛之琵琶米嘉榮之歌但以主
建宮詞及唐賢詩句偶及之耳所謂善者
但凡稍有所長皆為善也使不得彰即蔽
之也不聞許君晉公之事乎昔許真君在
世嘗修一觀欲記其事偶得一片古碑

文已磨滅因剗去舊文勒其新記自是即
恍惚不安一日徐步庭際忽聞空中有聲
曰許君許君速請水官求救不然恐有不
測之釁許愕然炷香虔祝願聞求救之由
良久復聞曰所剗舊碑雖已磨滅而當時

作文之人見詣水官訴君奪彼之名顯君之名由是水官將有執對之命宜早圖之許君於是訪尋舊文別爲立石刻之是夕復夢一神謝曰荷君再顯吾名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萬靈庶得三官舉名可以證道許君如戒修之後果得道蔡州既平憲宗命道士至境設醮於紫極宮宮本吳少誠生祠裴晉公度以爲宮設醮之日霹靂大震韓公所作平淮西碑其石本少誠德政舊碑是日流汗成泥旬餘即有

中使至磨去韓公平淮之作復刻少誠德
政之文蓋上於夢中了有所見也嗚呼文
字尚爾況其善又甚於文字者乎

贊曰

蔽賢之罪　是謂不祥　原其初心
忌人所長　玉在木潤　珠生夜光
物有良貴　猶難掩藏　嫉能壅善
欲蓋而章

形人之醜

傳曰醜也者乃姸醜之醜也形也者形容

之形也如爵崇儀之好嘲章齊一之喜謗是也崇儀能詩好嘲雖僚友亦所不問竟坐謗政竄死登州藁葬道傍無不罵者章齊一能詩好嘲人有醜行必形于詩由是人傳不復可掩其間不無溢惡甚至破人婚姻隔人眷屬竟以此故晚得惡疾齧舌而卒然則人之有醜是可形乎惜其不聞黃坑之事聞必戒也武弁有段遇者嘗過黃坑從者於馬前拾取數片髑髏中有一片其上隱隱有逃走奴字蓋黥蹤入骨也

是夕從者即夢一人以手障面從而索骨且曰我羞甚切急為我深藏無令人見我當有以報君從者驚覺立為瘗之他日舟過黃坑復夢前索骨者告曰鄉感君恩去此數步地下大有伏藏聊以為謝如戒掘之果獲財至十餘萬然則形人之醜安知異日亦無其報戒哉

贊曰

美如昭君　圖畫故錯　矧茲利口

過於丹臒　所謂形容　巧於描摸

衆既喧播　終難洗濯　以我片言

陷人大惡

訐人之私

傳曰訐也者不但形容直訐之也如呂吉甫輩是也曾子宣之爲司農卿也呂吉甫代之遽乞令天下言司農未盡未便等事

張粹明之爲司農卿也舒亶代之盡納丞簿言司農不了事件周師厚爲湖北提舉有供給酒數十瓶託監鹽張商英賣之商英以告察訪蒲宗孟宗孟劾奏其事師厚

坐此降官張商英爲館職囑舉子於判監舒亶亶繳奏其簡商英亦坐此奪官夫豈不知子貢所謂惡訐爲直之説乎厚德之士其肯然乎韓魏公琦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處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陳忠肅瓘在言路知無不言然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之私蘇丞相頌在杭州日有要人以私事囑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乃懷怨極口詆公或勸公上其曩日請託書札公笑曰訐人之私吾豈爲之胡公宿知

洞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未訖罷去羣小斐然興謗皆以滕公費錢不明自通判以下皆不肯書其簿公於坐中折之曰諸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有不臧奚不早告陰拱以觀侯其去乃書字之豈美事乎一坐大慚乃書為人至其於厚涼薄其相距便萬萬遠矣

贊曰

訐異於直　聖人惡之　謂其陰險

乘機抵巇　指天信誓　握手笑嬉

利害小及　反眼相持　匪兕匪虎

彼何人斯

耗人貨財

傳曰耗人貨財使之門戸彫零子孫狼狽爲彼人者其爲罪也豈爲小哉文奇之事便可見也文奇以燒煉游于兩蜀諸貴之門凡留意於鑪火者無不爲其所欺富商有李十五郎者積貨累萬惑奇之術三年之間掃地殆盡爲識者所笑遂至自經奇乃捨去復於劒州僦一屋於中煆藥無何

火發延燒一坊奇倉皇走避迷入林中遽爲鷙獸所逐既而深入溪谷復爲鷙獸所隨俄頃天明已爲捕者所獲獄具斬于燒藥之所以謝居民然則他人貨財是可耗乎他人貨財不可耗巳之貨財亦可耗乎

請爲更舉一事庶幾爲子弟者皆知所戒王祖德紹興乙丑死于秦州一日其妻與其子暮坐堂中恍見祖德從外歸責曰吾聞家中已議賣宅宅乃祖業安可輙以又曰吾平生所寶黃筌郭熈山水李成寒林

凡十軸聞亦持出令人議價吾下世未幾家不至貧何至如是吾思家甚切無計可歸幸值中元得暫歸耳若不速改吾將禍汝其妻大懼不復議賣以此觀之他財我財皆不可耗

贊曰

女魃致貧　窮鬼疾富　爲妖爲孽

理不可究　人性至貴　族親黨友

亦獨何心　妬人所有　公劉好貨

惟民之厚

離人骨肉

傳曰骨肉者血屬也此皆人之大倫何可
離間不聞張嵩山之事乎昔張孝基為同
郡一富人婿富人止有一子偶有徵過家
人共嫉因逐出之未幾富人病臨死盡以
家財付孝基後數年孝基見富人之子乞
丐于路因召問曰能灌園乎曰如得就養
幸甚既而有餘復召問曰能管庫乎曰得
灌園已自幸得管庫尤厚幸也於是使之
管庫久而其子益馴謹無復故態孝基念

言彼實父子我其可但利其財使此一段美事因循蹉過乎於是盡舉家財還之時人莫不稱嘆以為古所未有孝基死後其友數人因遊嵩山道逢一貴人旌旗滿野騶御聯翩如守土大臣新上任狀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相與前揖請問所以致此之由孝基曰即還財事也語隊未終忽已不見噫嘻為人婿而如孝基者世間有幾人耶他人處此能如是耶昔梓州有一士子亦為富人婿富人病且死念其子方三

歲乃命其婿主其貲作遺書付之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及其子長成乃訴于官時張忠定爲郡守閲遺書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真智人也爲其子幼故作此計使汝勤加撫育耳苟或不然其子不免死於汝手乃命以七與子以三與婿二皆泣謝而去嗚呼以此婿而望嵩山則嵩山脚踏實處固已遠在天上安得不爲神仙以此婿而求之他則此婿一折而伏尚爲知義豈不愈於狼戾不情不足倚伏

看乎其望嵩山尢天遠矣

贊曰

古有太宗　輯正昭穆　姬典之訓
亦聯宗族　後世義聚　重其親睦
聖如周公　間于二叔　長舌論言

慘彼螫毒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四

太上感應篇 卷之十五

蕪四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五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侵人所愛

傳曰許真君在世日嘗於南昌誅一蛇精道侶願從者無慮千數真君止選素所知者三百人與之偕行既而夜宿山下又慮其修行無力因向火取三百塊炭變爲三百美人遣令試之及明驗視惟吳猛施道一二人衣無炭跡餘二百九十八人皆是與炭合者當其合時豈不人人視爲一美

婦人安知特一塊炭乎大抵皆慾習未斷
易至如是況不知修行者乎昔陶穀奉使
江南崖岸高古風采凜然雖燕談未嘗啓
齒韓熙載謂所親曰吾觀是人初非端士
其守可隳當令諸公一笑乃選名妓得秦

弱蘭者衣以弊衣使詐爲驛子之女旦暮
擁篲掃灑驛庭弱蘭有絶色陶爲之動遂
失謹獨之戒因作鄭亭詞數闋使弱蘭歌
之後數日李主大張燕以巨鍾酌公公嚴
毅如初於是出弱蘭使歌所贈詞以侑之

穀乃大慚竟至醉吐茵席李主自此待之薄矣及歸朝廷已知不復任用文潞公在蜀頗多燕集有飛語聞適御史何聖從名郯謁告歸蜀生因令客訪其事郯將壓境潞公爲之懼張少愚名俞白公曰聖從之來亦不足慮前任漢州適同郡會有營妓善舞聖從愛之至問之姓妓曰妾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也俞即取其項帕題詩其上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因

命其妓作竹枝詩歌之聖從爲之大醉此可以見其守也公曰姑容之及聖從至果自嚴重潞公宴之因迎其妓雜府妓中使歌少愚之詩以侑之聖從亦爲之醉旣而喧傳遂達聖聽及歸不復引見潞公之誘

由是遂息嗚呼陶穀固無所守聖從素稱方直奚亦爾耶大抵形之于言即是已動于中矣豈非慾習未斷妄認幻軀自生愛見而然耶

贊曰

人之愛己　甚於璠璵　人之愛子
亦如子乎　推其所愛　他莫不如
奚獨殘忍　肆其侵漁　美人寶玉
幾覆漢車

助人爲非

傳曰一本云教人爲非大抵皆是成人之惡不能導人以善不聞佛之言乎佛言說法教化名爲法施能令衆生出於聞道以是因緣於未來世得七種報一者衆生聞法頓除嗔恚我於來世得成上色二者衆

生聞法慈心不殺我於來世得壽命長三者衆生聞法不盜他財我於來世多饒財寶四者衆生聞法開心樂施我於來世身得大力五者衆生聞法癡措頓除我於來世得無礙辯六者衆生聞法信心不惑我

於來世信心明了七者衆生聞法方便隨順我於來世得菩提道然則導人以善豈不愈於助人爲非乎請爲各舉一事庶皆知戒元豐間李之純凡三任爲成都漕仁民愛物蜀人安之按察之餘尤留意於捲

骼埋嵛小吏徐熈本眉人頗知爲善之純
專以委之熈亦身任其責一日市西金花
街百姓有王彬者以病入冥司見朱紫數
官聚廳而坐召熈前曰適天符下李之純
以虆枯骨有功更與知成都府一任汝以
主行文書有力賜汝一子及第汝爲誠慤
人必汝信歸可宣言庶皆知勸元祐三年
李之純果加寳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徐
熈有子名適亦於其年李常寧牓下登第
此即助人爲善而亦獲其報者也政和間

有旨大修西内時王琦爲轉運以科擾罷職詔起徽猷宋昪爲都轉運俾主其事昪用意太過大索牛骨灰用塗宮壁貴令光潤然下令太峻民至殺牛馬發塚取骨以應尚猶不足時孫則韓容皆爲幕屬既不喜其事引疾罷去容獨建議請發汴外五代時十數叢塚以足用宣和間既匆匆暴卒至泰山所見一門牓曰清夷吏以鐵叉逼令供滅族狀既曰某當初正以此罷恐誤耳俄見數鬼引出二囚皆大枷鐵杻各有

一鬼從傍以鐵扇揮擊扇皆鐵釘流血被
體視之乃璹昇也一辯乃伏覡臨出則容
亦追至更復以鐵乂逼令供滅族狀容曰
我固有罪父祖何辜若令舉族皆戚不亦
過乎俄聞殿上曰只令供房絶狀覡還言
之耒幾容之一房果皆死盡此即助人為
非而立獲其報者也然則助人為非是可
為乎

贊曰

佐饔得嘗　佐鬬得傷　善惡以類

人事之常　助桀爲虐　同底滅亡
抱薪于火　沃沸以湯　灼爛之禍
如券取償

逞志作威

傳曰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公之此言眞寡悔之大法也愚愛其言故特取之以爲逞志作威者戒逞志作威後不悔乎昔何洨以録事參軍提舉

梓州路常平倉所至暴横捶撻吏民以立
威吏民畏威竄匿無地甚至氣陵提轉直
出其上每牒州縣必云未得官司指揮其
提轉文牒不得施行運副李埭判官陳亢
與之議事不合輒叱罵之知州白事必下

馬於門外循廊而進往往已近座搨尚猶
不起又欲廢廣安軍衆議以旁去他郡甚
遠不可廢郡官有張辟方者得其父集賢
校理何涉所撰鼓角樓記其中具言不可
廢因以呈之浹曰凡事當從公議此何足

憑李竦等因奏其狀詔罷本任既罷訟路
奏竦等事無所不道及至京師下開封府
鞫問浹索紙萬幅以答狀府司如數與之
既而每幅但大劃一字竟坐上書不實有
四事皆屬妄誕獄具奪官當此之時浹不
悔乎惜其不知逞志作威天所不許昔杜
荀鶴未顯時夢一僧戒曰汝必得君若逞
志作威則必死矣及梁祖開國荀鶴乃怙
寵肆暴且謀殺素不悅者事未及行忽夢
一神叱曰汝豈忘神僧之言乎帝將罪汝

未幾果卒

贊曰

威如之吉　本於反身　有威可畏

儀度是循　望之儼然　自可服人

嚴其在己　非以虐民　無有作威

書戒爾臣

辱人求勝

傳曰按藏教佛在世時人有以行車爲業者家養二牛一牛生子其角長廣名曰長角一牛生子禿頭無角名曰禿頭一日因

行車適與一行車者值因各誇其牛壯遂請以牛賭上峻坡旣而禿頭進步稍遲其主怒罵曰禿頭畜生何不速行禿頭忿然眼赤愈更放緩由是遂輸蓋忽其衆辱之也嗚呼畜生尚爾況於人乎當知辱人求

勝誠不可也昔邵陵王綸鎮郢服吳規爲之客適張纘出鎮湘東綸餞于郊規亦與坐時纘方貴意頗輕規忽擧杯屬規曰吳規奉慶汝今日得與此宴規大怒卽起歸其子翁孺聞而爲之氣結而卒規悼兒憤

纘俄亦不起其妻不勝忿怒尋亦殞命時人爲之曰張纘一杯酒殺吴氏三人然則人可辱乎徽州婺源縣有俞彦輔者平生使氣淩轢鄉里凡田宅有便於巳者必以術吞之至老尚不知悔紹興壬戌忽大病病中屢作馬嘶久之手足皆化爲蹄數日遂死孰謂辱人求勝爲無害乎惜人錯見但知以勝人爲强不知勝人非强而自勝爲强不聞老子所謂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之説乎

贊曰

人或受辱　攘臂相睨　匪臨以威

則扼以勢　怒不敢言　蓋有所制

威去勢窮　靡不反噬　一能勝予

禹心惕厲

敗人苗稼

傳曰敗人苗稼此特田夫野豨所為固無足道請以前輩務農重穀講究水利一二美事言之庶幾後之臨民者皆知則效焉通議賦知唐州土曠人寡歷五代至本朝

領縣四戶六千百五十有五公至相視田原知其可耕所不至者人力耳於是大募兩河流民計口受田增戶一萬一千三百八十有一給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有八乃至山林蓁莽之地悉變爲良田張學士綸爲江淮發運副使䟽五渠導太湖以灌民田復歲租米者六十萬斛許司封遜知興元大修山河堰漑民田者四萬餘頃魯冀州有開初知確山興廢陂以灌民田者已數千頃程修撰師孟知石州凡汾晉諸

州山谷有水可以灌民田者悉相其地釃而爲渠闢田凡一千餘頃許公䂓知丹陽適大旱公冒禁決練湖以救民田歲大穫者一萬餘頃練湖冒決者死陳諫議省華初知櫟陽邑有鄭白渠可以引水灌民田久爲隣邑疆占公至陳本末申諸司由是壅遏之弊一旦盡去水利均及灌民田者一千餘頃王刑部濟初主龍溪簿縣有陂塘綿亘數十里先爲大姓輸課而獨專其利公至悉奪以灌民田由是一邑無憝亢

之患苗待制時中袚主寧陵簿邑有古河歲久湮廢公至請發卒疏導以灌民田由是一邑之田盡成沃壤

賛曰

不稼取禾　詩諷其上　地惟不食
昔人乃藉　熟奪農時　民無蓋藏
孰剥民力　使不得養　害及養人
天必降喪

破人婚姻

傳曰禮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然則婚姻

之道可謂大矣其可破乎或破之未合之前或破之既合之後皆為破也恩愛殺人甚於挺刃孰謂為無害乎昔鄭和中少時與王氏女結婚無何父卒家道漸微女家遂有休親之意其兄王固為萬州推官實主其義然迫於公論不得已復令就婚生一子偶不育因遂隔絕和中不復使歸王氏數遺以衣服固輒羅其送者和中由是益怨憤遂感心疾而卒王氏女一夕夢和中告曰吾已訴之陰司見已送衢州東獄

追人根勘時王氏女已改嫁陸嵩爲妻嵩時爲濟州教授月餘固死凡當時與奪親之議者無不皆死惟王氏女實無背夫之意故得獨存其後王固之子娶徐氏僅二年亦爲女家所奪非其報歟恭倅楊紘怒其婿姚拱不學無術遣之使歸拱求與妻別亦不許女怨憤遂感疾而卒紘命殯于僧舍婿至殯所門鎖自掣扇亦自開其母聞之不勝感愴數日遂卒後十餘年紘至殯所亦暴卒然則破人婚姻是可爲乎

贊曰

齊女不娶　終以失國　子哲妻禽
幾於漁色　夫婦大倫　相配以德
孰間其成　胥讒作慝　百世之祀
一語之賊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五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六

羔五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苟富而驕

傳曰坐井觀天而小物逸居無教以自甘馬前呈晏御之能龍斷奮螳蜋之臂繁臺閣上區區求捧硯之名蔡水河邊我我熾軟盤之醼此皆苟富者之所以爲驕者也爾自爲驕誰美爾爲驕哉惜其莫悟我今苟富而驕則異日便當有苟富而驕之罪太上明以示戒豈不然乎不聞老子所謂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之說乎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大抵苟富者如是而已道充者未易測量昔范文正公未遇時與劉先生讀書于長白山日煮二升粟米俟其凝劃爲四塊旦暮各食其二其後皆至參政韓億李若谷少嘗同途赴試共有一被一氈每出入則互爲僕從其後亦皆參政朱昂拾桐子而讀書孔延之斫松明而讀書其後皆爲侍從

李行簡家貧乏紙聚木葉而學書李虛舟家貧無書動輙假本於人其後皆至侍制杜衍少極貧常往來於孟洛間傭書自給其後官至樞密王隨少極貧嘗遖人飯錙被執到官其後官至參政然則道充者與苟富者豈不萬萬遠乎又如石徂徠爲舉子時讀書于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窮困因宴客餉以盤飧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横浦幼年處學正當苦寒衣衾不備鄉里富人有以襲衣爲送者亦却不

受曰志處貧困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
自節抑則貪欲心生廉恥喪矣工夫安在
若數君者所守如此爾苟富者可得驕乎

賛曰

財以苟得　背義傷仁　經營莫夜
白日驕人　穿窬揚揚　華軒綉茵
夸示陶富　笑譏憲貧　成敗飄忽
西風庾塵
苟免無恥

傳曰佛言我有二白法能救一切衆生何

名二白一曰慚二曰愧慚者不自作罪愧者不教他作慚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慚者羞人愧者羞天無慚愧者名爲畜生此涅槃經之說也又言慚恥之服於諸莊嚴最爲第一慚如鐵鉤能制非法若離慚恥則失功德心若慚愧煞罪兩空此遺教經之說也而吾夫子亦曰行己有恥禮經亦曰臨難毋苟免今也苟免而又復無恥爲何等人乎大抵恥之於人不可須臾離也苟無其恥則無恥之恥無不爲矣豈

復更問昔僧顧成好符籙善禁呪王雱幼
乎夜啼顧成一呪即止雱大敬之薦于章
申公子厚時子厚察訪荆湖南北二路有
意經略溪洞或言蠻人多行南法畏符籙
子厚至辰州即令顧成同張裕李資明夷

中等先入江南受降顧成等至洞乃敢逞
欲不檢大至穢亂蠻婦酋首元猛不勝其
憤盡將裕等剖散于柱次至顧成顧成搏
頰求哀猛素事佛貸而不殺遂得清脫既
歸猶以入洞之勞得紫衣師號自稱廉訪

大師乘大馬擁擉劍以自隨畧無愧色是有恥乎平日誦經所謂二白鐵鈎之說果安在乎樊太傅立與致政屯田王揆里閈親交俱老于鄉一日王揆作六快活詩以議時政憲遭捕立以脅揆立義薄無守悉以揆平日游從之事賣之以求苟免由是揆坐誇讟削籍遠竄立獨以告發免罪尋復加秩其誥詞中有爲爾交者不亦難乎之句當時清議從可見也立猶昂然拜命略無三褫之羞是有愧乎平日讀書行已

有耻之說果安在乎

贊曰

苟免偷活　無耻求容　爲子不孝
爲臣不忠　漢隕張禹　晉隳賈充
始患得失　終蹈姦凶　何以懲之

伯夷之風

認恩推過

傳曰太上曰教人修心即修道也教人修道即修心也大抵即心是道未言修道先當治心是以前輩治心將躁則安之將邪

則正之將求則捨而抑之將濁則清而澄之行止於是造次於是久而物冥乎外神鑑乎中自然心地坦然一道平正認恩推過之念固亦無自而起昔王文正爲相萊公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何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憾其言已而

制出除準爲武勝軍節度使同門下平章事準入對泣謝曰非陛下知臣安得有此上曰此王旦薦也準始愧服以爲弗及李文正爲相士夫有以差遣爲請者公察其

可用則必正色郤之既而擢用絶口未嘗與言子弟曰曷不使之知乎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即是我徇私情而市私恩也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若二公者肯認恩乎魏仁溥事周爲相世宗性褊急峻於刑殺内職近臣有忤旨者仁溥必歸罪於己以營救之所活者十常七八曹武惠初與王全斌同伐蜀全斌殺降卒三千餘人武惠諫不聽及歸上大怒必欲鞫劾武惠乃自誣伏全斌由是獲免及武惠毋受命

伐江南上面戒曰此番無得如在西川時妄亂殺人武惠始以實對且曰初所以堅自伏者不欲使全斌獨得罪也由是帝益重之若二公者肯推過手當知認恩推過之人特其不能治心不免旋踵及禍安得以太上修道即修心之說而告之哉

贊曰

欲人之悅　恩不我有　懼人之謗
過必我受　認恩推過　怨怒之藪
已掠其名　誰執其咎　冰炭置腸

扁鵲驚走

嫁禍賣惡

傳曰太上曰生我者神殺我者心今也嫁禍於人而禍還自及賣惡於人而惡竟自歸非自殺乎昔姚孜慶曆間同舒州桐城縣主簿王虎被檄前往大雲倉盤量上供米麥孜受監專等金銀財物虛擡欠折正數小麥八千餘石回申上司虎但見姓書名初不知之及事敗送壽州根勘孜不欲獨受贓名乃將元受金托一隻銀托五隻

漆爲漆托副以他物遣親信送與王虎度
虎不受先教所差人詐稱中路溺水書偶
漬壞請暫留信奄俟歸別取書來虎不疑
留之未幾上司忽有文字備坐壽州勘院
公文追攝王虎赴獄照對姚孜受贓公事

虎至此始悟爲孜所賣悔已無及洎到獄
孜乃厚誣王虎以爲實同受贓尋於王虎
家抽到元受托子集行人驗視果皆良金
虎語塞不能對俄至氣結而卒孜因百計
厚賂推勘盡將所坐坐之孜遂得脫後數

年通判潞州一日出遊淮上而王虎遊魂
亦遊隔岸遂得執孜不復放捨自此即恍
惚如狂常若與人毆擊甚至口鼻流血既
復蘇如是三年每年必五七作醫巫法籙
皆不能治時錢延年知潞州陳晃爲運使
因爲聞奏朝廷乞暫差道録宋之才到州
救度之才既到即爲聞奏真武真君初爇
奏牘則孜已從臥榻趨出俯伏於真武案
前細自陳白當初實是孜起心受贓非干
王虎之事孜洎事發又不合嫁禍於虎至

令虎寃死敢望慈悲特賜原赦時錢延年
命吏從傍録其語侯醒示之敎大慚即日
致仕未幾遂死郭黄中知雲安軍十里外
有西霞官公一日詣宫燒香夢主宫之神
告曰公惠顧此邦邦人受賜多矣然事有
隱匿不敢不告明日當有解屠牛者至九
人之外公宜察之庶幾罪不枉及詰旦巡
檢司果縛九人解來有一兵自稱捕獲欲
請功賞蓋牛乃其殺嫁禍九人而又執之
以希賞也公一詰遂伏嗚呼一則已塵眞

君聖聽一則先爲主宫所知然則嫁禍賣
惡是可爲乎天誅陰譴豈遂已乎

贊曰

禍福自已　善惡由心　謹其在我
外患莫侵　嗟彼姦慝　城府險深

陷穽是設　干戈相尋　潛雖伏矣
上帝汝臨

沽買虛譽

傳曰南嶽夫人曰人隨俗習要求華名譽
如燒香衆人皆聞不知熏以自燔燔盡則

氣減名立則身絕是故高人哂而遠之希夷真人戒种放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之所深忌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然則名之於人豈不重乎有其實者尚爾不可況沽買乎昔盛俊民參政度之子也少以逸才自負舉進士殊等聲名益振人莫敢為之先及庭試王拱辰居第一俊民大不平之他日夢遊陰府謁主者請問所以失壞之由主者曰公乃隋越國公楊素後身已更數世矣率貧不自振因

說在隋時事受報自當如此此生亦終坎壈福業雖異才不易也俊民聞之大沮後果無成而卒嗚呼以昔日之楊素而爲今日之俊民固已自天而墜矣然不失男身是猶愈於受女身者李庶爲尚書以清辯知名徐陵一見大加敬嘆自謂弗及庶亦頗以自負初未得子遽卒其妻元氏改適趙起一夕夢庶哭曰我明日當生於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劉家爲女彼家極貧且多女必不見養萬一又死邪知更入

何處幸念夫妻舊恩急來乞取我去元氏不荅庶曰卿意似憚趙君吾當自告既而趙亦得夢與元氏同黎明持金訪求其家則果生一女已覆在水盆中矣趙急救取以歸嗚呼以昔日之李庶為今日不舉之

女則其墜也豈不又甚於楊素之墜乎安知非聲名籍盛時驕矜輕薄之報乎

賛曰

中必形外　名以賔實　盛德至善

英華日出　譽假甘陵　聲浮少息

巴豆瘡成　梔鞭價諡　寨以春秋

誅心之筆

包貯險心

傳曰持地菩薩白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來出現於世我為比丘但凡要路津口田地險隘有不如法妨損車馬我皆平填或作橋梁或負沙土如是勤苦經無量佛出現於世至毗捨浮佛現在世時國王延佛設齋我於爾時平地待佛毗舍摩頂謂我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開

見身微塵與世界微塵等無差別微塵自性不相觸摩得證圓遍號曰持地然則心地其可不平險可貯乎大抵小人行險以僥倖固非智慮所能防者昔侍中曹利用以勲舊自處雖太后亦嚴憚之凡内降恩澤利用多執不行所執既多其有三執而又降出不已者亦不得不行久而遂爲小人所窺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一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曰臣已告得侍中姊婆或言告其親眷言已許矣利用

實不知也已而降出但以三執不獲行之由是太后大怒曹芮之禍端起爭此陳貫爲三司副使有一胥極猾潛通權倖省中之事率以咨之當聲喏時爲使副者陽爲伸欠如不敢當其禮狀貫聞而不平必將逐之胥知其意奉事彌謹歲餘舉無留事陳亦稍以善待偶因燕客付錢委令辦集不知其心者包貯也明日其胥乃携十歲女孩鬻于東華門街曰陳省副某日請某客令我爲之辦集宴席所需十未具一爲

之柰何今賣此女須得若干錢方可辦也
因結皇城司密邏者俾潛以聞朝廷信之
幾欲便行黜降賴宰臣辦解乃已歲餘竟
以此罷嗚呼二人設心不爲險手其險如
此是可防乎

贊曰

險心萬仞　內生五兵　義府微笑
林甫柔情　對面莫測　禍福若驚
自詭智數　妙於神明　詐知造物
視於無形

挫人所長

傳曰羅仲信問龜山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龜山曰未問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夫心者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理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言盡心理會未得心盡箇什麼大寂禪師曰人之心性譬如寒月當其寒時水結為氷及至煖時氷釋為水衆生迷時結性為心衆生悟時釋心為性亦復如是嗚呼此皆教人使知識心明性也挫人所長者能知此乎

昔穆修有詩名多游京洛有題其詩於禁中壁間者真宗一見大加賞嘆問爲誰詩左右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晉公一言沮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此一語上不復問晉公此心爲明白洞達廣大靜一乎爲釋心爲性乎此其所以死無其地也張乖崖在蜀有錄事參軍以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乎明日參軍即求去且以詩別其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謝曰此吾過也同僚

中有如是詩人而吾不知豈不為過因
留慰薦之使於盡心知性之學釋心為性
之說無所悟入能如是乎此其所以了達
生死於未死之前已能前知月日窨記於
遺像之上也古語云一念纔差霄壤有間

贊曰

人有片善　如覩瑞物　長養成就
勿使攖拂　誰生忮心　乃底湮沒
揜彼良貴　增我怠忽　害己損人
禍深剌骨

護己所短

傳曰或問孫真人曰養性之説願得聞之真人曰夫養性者養成自性也要在百行周備雖絶藥餌可保延年苟獲德行不充雖日餌金丹玉液亦自無益然則人於日用短可護乎苟或護短則日用莫不皆短可勝言哉惜其莫悟於短不護久而養成自性不復有短即名全體善人去仙何遠昔黄萬祐修道於黔南無人之境王建迎至成都盡禮師事一日請問服食之法萬

祐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食之士惟能虛心
養氣仁其行而尠其過耳既而懇歸不復
可致劉諠世爲名閥少又登第不十年官
至二千石崇寧間嘗知漢陽每遇暇日必
詭服微行往來於大别山中日與田夫野
貎語凡郡政便否民間疾苦無不詢訪事
有未便度其可革歸即革之竟遇異人遂
得度世若二公者其於短也是肯護乎復
有短乎此其所以養成自性終能得登仙
品請爲更陳其次庶幾好護短者各知切

戒李及歷躋膴仕臨死之日乃召其子謂
曰吾平生無他過惟知杭州日偶市白集
一部此爲恨耳蔡君謨嘗以小吳牋大書
特書以美其事黄宗旦知蘇州王質爲通
判一日捉獲盜鑄錢者一百餘人送獄根

勘喜謂質曰此皆其以術陰鉤得之質愀
然曰事發無蹤公以術陰鉤而置之死地
尚爲喜乎宗旦不覺身去坐榻謝曰徵君
之言吾幾失矣大抵前輩率多如此求之
今世豈無人耶欲爲其人即其人也

贊曰

隱諱之疾　無藥對治　怙非迷復

終凶可期　衆善難入　萬惡所基

先聖有過　幸人之知　彼護短者

賢於仲尼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六

[illegible]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七

蕭六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七　　　廉六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乘威迫脅

傳曰王文正當國天禧初薛簡肅爲江淮發運入辭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爲江西轉運入辭公亦無他語但云朝廷擢利至矣大抵致君澤民自當如此令也居上位而不卹州縣作州縣而不卹小民即迫脅也昔宋宣公綏判三司朝廷有旨盡放天下逋欠稽期不報者尚有

六十八州公上疏論例乞委監司責近限覈實由是獲實放者凡數百萬釋械繫者三千二百六人王文穆欽若判理欠憑由司建言乞盡蠲天下宿負以廣恩澤自乾德至咸平所放者凡一千餘萬釋械禁者三千餘人陳侍郎布亮當三司戶部時滎州榷鹽歲久逋竭者一十八井而有司督課如初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反覆論例悉還所籍歲蠲虛額三十餘萬此皆有其位者無其威乎其所以爾者不欲重困

民力也乘威迫脅者能如是乎又有一文
亦不敢妄取者請悉隳之庶晚輩皆知寬
卹國初王贄方奉使均兩浙雜稅錢氏舊
法畝稅三㪷公至悉令畝稅一㪷朝廷責
其擅減公曰令兩浙已爲王民其可復循
僞國之法畝稅一㪷自贄方始王拱辰請
推河北鹽張方平力諍曰河北舊法犯者
皆死民請均額隨稅輸納禁乃䆁弛今若
復議即再推也由是上悟即日除之民至
爲公作佛事者七日李允則知潭州馬氏

暴歛州人出絹謂之地稅絹屋每間輸絹一丈三尺謂之屋輸絹耕牛每歲輸米四斛牛死亦輸謂之枯骨稅公至一切除之陳世卿知廣州廣南計口買鹽之害公至奏乞除之由是五羊之民始有完衣足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蓋前守邵曄鑿內濠以泊舟民免颶風之害故也嗚呼與其秉威迫脅而民怨神怒孰若寬卹而萬口稱讚乎不聞喜集則福生怨積則禍至之說乎

贊曰

強齊之威　存衛却狄　夾谷之威
三軍辟易　相如一怒　秦王是叱
解紛救患　斯謂有力　暴物殄民
豺虎不食

縱暴殺傷

傳曰按持地經殺生之罪能令衆生墮入
三惡及生人中得五種報一者以苦惱衆
生故一捨㑞觸即墮地獄受諸苦惱二者
以無慈惻行乖人故地獄罪畢又當墮入

畜生受人屠割三者以貪著滋味故畜生
罪畢又當墮入餓鬼日困饑渴四者以斷
人命故餓鬼罪畢雖得人身多是短命五
者以殺害時使彼衆生衆苦競集故不獨
短命又復多病佛語如是豈不然乎惜其

不知人之與畜軀殼雖異命無兩般但詩
自觀我今有病肯遂死乎不免求醫問卜
以求速安大限若至亦肯死乎又不免祈
天禱地以求增算我既畏死彼不畏乎我
既貪生彼不貪乎昔張道幾好弋獵其父

祖墳側長林巨麓禽獸成叢道幾日與數輩惡少從事其間四面皆設網罟號曰漫天一網所獲無慮數百既而不暇拾取但從上壓殺分挈而去又嘗於明陽觀側射殺一兔其兔絕小而白耳有缺處自此即

恍惚如狂盡將平日獵具焚之築一庵於觀側日處其中一日有二兔直前作人語曰吾爲兔已三百年住在張氏東墳今爲汝殺一日吾爲兔已一百八十年隱於明陽觀側曾爲鷹搦損吾一耳力竄得脫今

又二十年矣但凡鷹犬網罟吾悉能避不虞君之用弩矢也吾已訴於上天嘗償吾命未幾畢卒劉翔亦好獵每遇興發寒暑不廢前後傷殺不知其數紹興七年忽得奇疾背生三物似鼈而黑隱隱在皮肉間又數日頭足皆具儼然三鼈也已而能動或以魚誘則鬪然引頭如欲食狀稍久左右齧食痛不可忍如是月餘乃死死後五日憑其子婦語我坐平生殺傷物命故獲斯報見今冥司治我正急可速取獵具焚

之庶幾知我有懺悔之心然則縱暴殺傷是可爲乎大抵殺爲十業之先其可縱暴

贊曰

刑以止辟　兵以禦變　哀矜决獄

喪禮處戰　殺非得已　於此可見

仁民愛物　寧別貴賤　殘賊之夫

獸心人面

無故剪裁

傳曰按道藏絲帛珍寶主之者上天有織女三星布帛製裁主之者上天有女宿四

星然則無故剪裁是可為乎不聞蠶本馬鳴化身為之之說乎昔馬鳴大士於往世中曾為毗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馬其形而無其衣王乃運其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厥後其王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不已因號馬鳴焉卽第十二祖也大抵片衣蠶千命按如佛說身服絲帛尚當還債況復無故輒敢剪裁是以漢文帝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文宗嘗出袖以示羣臣曰此衣已三浣矣晉文公衣不重帛子

夏衣若懸鶉季文子無衣帛之妾晏語女妾
不衣帛董威結殘繒爲衣號曰百結祭彫
衣無兼副皆惜福也又不聞無故剪裁身
後皆當獲罪乎紹興初郭普州印之之女
名引鳳者被攝至冥司見無數罪人有一
婦人姓趙名十二姘在廊下前列數堆物
帛皆片碎端疋及新舊無數衣服引鳳問
曰此何罪耶吏曰此人好服綺羅耗剪端
疋奉命一一補綻復令成匹乃得釋去趙
士周之夫人全氏既死數日憑語女使來

喜曰我平生耗費纏帛履韈之物及洗頭濯足分外使水陰司罪我日加撻楚苦不可言幸爲我達此意於士周舉家聞之不勝感愴然則無故剪裁謂爲無罪可乎況治容誨淫獲罪尤重其可不戒

贊曰

雲箔春滿　紅女宵興　毫忽所積
丈疋乃成　墻屋被繡　輿臺衣輕
孰念墮指　寒機不停　毋謂公孫
布被釣名

非禮享宰

傳曰世固有鞭魚作鱠而取其紅者亦有漬蟖以糟而取其活者此皆不仁之甚論入三惡其遠如箭固無足論夫豈悟物皆有知與我初無異乎人知愛親如鄧芝所射母猿既顛落矣其子急爲拔箭塞瘡背負而去不愛親乎人知愛子如何詮所射母鸛既中腹矣復忍死引觜飼雛乃落不愛子乎人知敬夫如環王國野象牡既死矣衆牝復環守不去必待悉力瘞之乃散

不敬夫乎人知愛妻如章子明所射鴛鴦旣斃其雌煑之釜中矣其雄遥見不顧沸釜投身其中一鳴而絕不愛妻乎人知念恩如山神所義鸜鵒一聚鸜鵒嘗僑居於遠山遠山禽獸愛之不敢加害旣歸遠山燒發鸜鵒復相率入水濡翅向空而灑山神義之立爲滅火不念恩乎人知修怨如劉永錫所畜之犬永錫知千乘縣適有客至食以饅頭永錫以一與犬客曰犬亦人食古人所譏況珍味乎犬不食瞪視而去

其夜伺客睡排門而入客識其意登梁避之旣而果登榻已不見人吼怒作氣自撲而死不修慫乎人知戀主如魏大詠所養之馬當死之日魏祝之曰吾賴爾力可謂多矣爾今有病吾爲療治亦已至矣如必不可出門外切勿斃於吾前吾不忍也馬卽雙跪前足如辭別狀起而歔欷纔出門卽氣絕不戀主乎人知䘏孤如昌黎所記之猫二猫俱育一猫遽死一猫爲乳其孤不䘏孤乎人知從諫如仁喜所祝之蜂

僧仁喜嘗欲建一佛祠人有以一巨檀爲施者僧往伐之則巨蜂數萬圍集其上匠不敢近僧祝之曰汝以惡業至此吾作佛事汝不吾避三日不去必將火汝及期不見一蜂不從諫乎人知修證如南海五百蝙蝠穴於枯樹一日有一聚商人附火其下中有一人誦阿毗達磨藏無何火發樹遂被焚五百蝙蝠以貪聽法音不忍捨去俱斃於火既而受生皆得爲人聰明靈利棄家學道並登聖果其後迦尼色迦與脇

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濕彌羅作毗婆沙論其五百賢聖即昔日五百蝙蝠不修證乎大抵人之與物本自無異所以異者福力業力及軀殼耳又不聞不殺之爲力乎昔峡崛摩羅本一國王初最好殺以悔

罪出家巡乞至一人家適其家產難危急抱持摩羅求救摩羅曰吾初入道安能救汝俟歸問佛既歸佛言汝可急回於產母榻前抗聲稱曰我從聖賢法來未曾殺生兒聞此言無不產者摩羅如戒兒果誕生

嗚呼此但一稱不殺其於度厄有力如是
然則非理烹宰其於淪溺豈不亦有力乎

贊曰

士苟無故　不殺犬豕　七十食肉
其重如此　賓祭之用　乃不獲已
敢徇口腹　肆情刀匕　視彼傷生
其痛猶已

散棄五穀

傳曰天倉五穀在二十八宿乃危星主之
大抵人以食爲天一日不食如飢火何是

以聖人務農重穀天子親耕以勸農春夏祈穀于上帝然則五穀可散棄乎昔三川飢物斛翔踴民至採山芋野葛以給死者無慮十五時王法進以功滿當仙既上升矣復爲民力請於帝帝曰人處三才之大

體天地之和得人形生中土不爲易得夫天運四時之元地禀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斯民惜人不知天地育養之恩輕棄五穀猒捨絲麻使農耕之夫紡織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得禦寒又從而

不卹其勞曾無愛惜此其所以爲神明所責天地不祐也近地司嶽瀆皆列章上言世人猒擲五穀不貴衣食之本昨已勑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使之種作不成漸至飢餓以示責罰庶幾少懲其心然旋奉太上慈旨以大道好生當先救物比者歲飢實民自取然民不知所自固無懺請首原之路汝今當爲上宮侍童入侍天府可暫還人世普告下民使知悔罪寶愛農桑不敢耗散此亦汝之陰隲也法進稟令而歸

言訖復去劉元眞亦得道者也少夢道人餉以一桃遂能辟穀一日於終南道中逢一貴人訶殿甚威元眞謂曰且以吾民爲念貴人領之同行者問曰彼何人耶元眞曰彼山神也上帝以麥大熟人不知愛使

收其二吾故爲民請之少頃風雨大作麥敗十二於此益知所謂五穀誠不可輙棄散也況人受用各有定數譬如有錢千貫日用一百則萬日方盡日用一貫則千日乃盡與其千日孰若萬日方盡乎昔者豐

稷尚書每言吾少時親見雪竇以惜福教
人云人無壽夭祿盡乃死元厚之死而復
生自言初到陰司主者謂曰君祿未盡異
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厚之自此每
事減損雖一杯飯必先減後食但凡奉養
皆不敢過其後果能致位執政壽逾七十
然則人有薄福可不惜乎杭州五雲山志
逢大師一日宴坐于普賢殿中俄見一神
跪膝其前師曰汝爲誰乎神曰護戒神也
師曰吾嘗患有宿愆汝知之乎神曰師有

何罪然亦有一小過既蒙相問不敢不告
且如滌鉢水亦施主物師每棄之非所宜
也自此當有小病言訖遂隱其後志逢果
患胃病十三年嗚呼食餘之物棄之尚爾
何况其他乎

贊曰

衛士棄食　元宗議形　戲賊生稻
士行癘鬱　以食爲命　所繫非輕
尊之曰天　至敬之稱　圭米粒粟
珠玉莫勝

勞擾衆生

傳曰邵伯温初入仕請益於程顥先生先生曰但凡奉行官司文書於其急處能寛一分則民間便受一分之賜噫嘻先生之言可謂仁矣大抵人心欲安我不欲安乎人身欲樂我不欲樂乎若以安樂自處而以勞擾待人真不仁也請以前輩臨民不敢少有勞擾一二言之庶幾皆知則效呂文靖提點兩浙刑獄適京師大建宮觀伐木南方有司責限太峻民有死於役者又

復斥爲亡命捕繫妻子公上䟽論列以爲窮冬水涸民太苦於挽運須稍緩程役且俟河流通使遣卒送之良便上恱從之由是知其愛民憂國之心遂至大用司馬池爲光山尉適大内火諸縣調發竹木州牒縣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産大竹轉市蘄黄非三日可至乃别與民立定期限過期者罪之時盛度爲太守聞之大怒既而光山輸竹爲諸縣之先范文正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社之賦輿就博州置場收受民

大困於輦置而河朔斛㪷不甚貴公戒民
每㪷就本州納價三錢委幕屬輓金就博
州坐倉倍價招買時斛㪷爲厚價所誘來
者山積五日遂足而餘金尚有數年公悉
按等給還民間王濟主龍溪簿時福建諸
郡皆科鶴翎以爲箭羽旣非常有之物官
又迫促過酷民大不堪公諭民一面以鵝
翎代輸仍急附驛聞奏朝廷從之旁及他
郡噫嘻諸君臨民皆能如是彼勞擾者覩
之得無愧乎

贊曰

曰逸曰安　羣情所欲　一歲役民
三日已足　斧斤以時　網罟不數
山川乂寧　鳥獸孳育　庸人擾之
鳧鶴斷續

大上感應篇卷之十七

其北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八

蕪七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傳曰事出無心偶至破之爲惡已自不小若爲財寶而輒至破之眞大惡也請以能爲已破家者復歸其產一二美事言之庶幾後之臨民或遇此事皆能如是於已破者方爲有益劉敞知揚州州有雷陂舊屬民由官奪之蓄水以便漕運歲久陂壞漕運亦未嘗賴此久而爲豪族所占田主屢

訴不獲公到任立判還之由是田主三十
六家男女三百餘口復得其田不獲飢餒
侯叔獻爲氾縣令縣多没官田有一李誠
莊方圍十里河貫其中最爲膏腴佃戶百
家皆成與族舊估價一萬五千貫未賣賈

魏公當國又欲增價五千貫賣之陳道古
銜命而來與叔獻議增其價叔獻太息曰
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者在太祖時爲酒
務專知以不能救護當物爲溢水所損估
所損價當五千貫勒誠償之是時朝廷出

度支錢預俵民間今買鵰翎箭桿弓弩材
木以備軍需及李重進叛方議起兵而預
買之物皆莫集太祖大怒凡欠負官錢者
皆籍其產而李誠者實非預領官錢之人
官吏畏威不敢開析一例抄沒誠之子孫
遂至破碎惜相國未能雪正給還其田莫
若更損五千貫俾誠子孫買之在官司已
得倍利在誠子孫亦不至於狼狽郎中以
爲何如道古曰某實不知苟利於人何所
不可於是損價五千貫而去叔獻乃以此

議召誠子孫諭之皆泣拜曰實荷公恩柰家貧何叔獻復召衆佃諭曰汝輩本出下戶以得李莊之利今皆復爲倉廩變爲豪民官責此田而李貧獨患無力萬一爲他人所得勢必撤廩拆屋離業而去豈復容

汝輩復享厚利耶曷若百家共醵此錢俾李氏請買我則爲汝寬其限責如此則田復歸李氏而汝輩亦得久遠佃食兩獲其利不亦可乎衆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之子孫復得此田彼破人之家而取其財

實者能如是乎惜其莫悟天堂地獄之猶由
乎此作何所見乃敢如此

贊曰

人之成家　基於艱苦　前遺後承
俯拾仰取　誰歟寇攘　輸掠其聚
當路之狼　苛政之虎　相在爾室
鬼瞰其戶

決水放火以害居民

傳曰水火漂焚世間禍害莫此爲酷今乃
決水放火以害居民罪其輕乎此其所以

不爲上眞所容明神必戮也天聖二年大
名府黄河埽口忽壩壊俱破水遂横流其
勢頗猛時韓魏公判北京忽一吏馳報埽
口有一大龜久爲埽患龜若潛伏水自安
流龜若出浮水必汎濫今出浮矣爲之奈
何時使臣鄭圭奉命適至堤所一箭射殺
其龜既而爲龜所訴閻羅追攝鄭圭使與
龜對其日適遇眞武靈應眞君下降⿰口風呸
羅山校勘生死遂蒙眞君雪正將埽口妖
龜向空碎爲微塵不使人間復有此物爲

人之害仍命直符押還鄭圭復歸人間然
則水可决乎李轅事母最孝薄暮忽有客
欲來投宿轅適臨溪烹雞客謂必以相欵
既而具飯乃脫粟也客大怒不食而出轅
實告曰母病思肉山居無有故烹一雞不
及君也客怒愈甚是夕即從屋後乘風放
火將及其廬忽天雨反風火即隨滅既而
隣里聚觀乃見一人卧在火中所執火炬
尚猶在手細視乃客也且自言曰我俠士
也以亡命至此不謂主人待我如是嘗縱

火時明見一大神狀如神君立於空中叱火令反故至反及令則死矣言訖遂絶然則放火是可爲乎

贊曰

長民之官　茍且畏避　遇水失防

與火何異　救焚不力　亦放之類

歸咎天災　逃責人事　原情定罪

心迹無二

紊人規模以敗人功

傳曰人之立功功雖歸已然宗廟社稷天

下生靈實皆賴之彼無能者其可忝其類
橫而幸其敗乎雖曰敗彼之功實是敗國
之事其為利害自不為小豈無罪乎寰朔
之役楊業奉命副潘美進討既至虜又攻
陷寰州業謂美曰賊鋒方銳卒未可戰宜

引兵出大石路先遣人諭雲朔守將俟大
軍離代州日即令將兵先出我師若至應
州虜必悉衆來拒此時朔州吏民便可登
入石碣谷內仍分強弩千人使守谷口所
有騎士悉令援於中路如此則三州之衆

必萬全矣監軍王侁沮之計不得行且責業曰君之此言豈畏死乎業曰吾非畏死行即死矣且祝美曰吾去公等可於谷口張功兵分强弩爲左右翼以爲吾援吾轉戰至此縱兵擊之必大捷也美如其言陣于谷口既而王侁乃以虜爲已遁欲爭其功引兵而去業至不見一兵撫膺大哭復奮身決戰手刃數百人身被十數鎗力乏遂爲賊擒不食三日乃死非侁沮之功不立乎是以識者曉此凡任其責必先預爲

之討貝州之役明鎬爲將軍中有所奏請多爲樞密夏竦所沮時文彥博爲參政大不平之因自請前往督戰且面奏曰臣在軍中請得便宜行事吏不中覆上從其請既至有穿城卒董秀劉炳者請穴地而入既而日夜穿掘晝則伏於穴內夜則棄土水中穴成從教場中出既出登城殺守者官軍繼進皆得乘絙而上賊帥王則於是與其徒張巒卜吉等突圍走出巒吉死於亂兵則爲官軍所獲夏竦猶言賊恐非真

及檻送至京方且語塞卿非潞公預爲之
計功不敗乎
贊曰
杜預平吳　羊祜之功　元齡善謀
如晦必從　事業既立　勲名俱崇
曾是褊心　齊舩盡東　彼則敗矣
吾亦何龐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傳曰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而太上書只爲
戒者亦不善用心之一也不善用心固有

罪又有因此而搆成莫大之禍結成無窮之愆者此則尢當獲大罪報也然則損人器物以窮人用其可不戒昔華嚴和尚妙於華嚴又且樂於講說以是得名從之者衆然好嚴餅鉢聽徒三百餘衆皆爭效之

中有一僧道行獨高寢疾不出者已數月矣有一琉璃寶鉢頗珍惜之一日有一客僧來自遠方餅鉢莫具或令從病僧暫借初拒不許力告乃從且戒至切齋罷宜速見還既而持還無何失足墮地破碎病僧

大怒詬罵良久乃絶後數年華嚴移住嵩山時病僧弟子及借鉢客僧皆在會中一日方講說間忽聞寺外蕭蕭作風水聲華嚴巳知亟呼客僧坐之背後少頃有一大蟒長可十丈努目張口徑趨而入衆將驚散華嚴止之且以錫杖約住蟒曰汝於三百衆中道業最高只爲多瞋不從吾教今果至是尚爲一鉢欲害其僧耶因命大衆爲授三皈三敬及誦經呪爲作懺拔蟒乃卷身而出華嚴召其弟子謂曰適來大蟒

乃汝師也累劫修行將證果位但以臨終一怒遂至如此若不遇吾必吞其僧若吞其僧定墮地獄自此流轉何時而已又白衆曰明日山後荼毗亡僧既至乃昨日大蟒已碎首而死矣荼毗訖華嚴又召其弟子告曰汝師明年當於裴家託生爲女臨產稍艱必至怒害其母則業愈重爾及期汝可急往救之但呼其名作吾傳語必無他矣已而果然嗚呼彼修行者只爲一必尚至如是況不知修行者乎意其怒時怒

懷毒意故也

贊曰

制器尚象　蓋取諸易　或任私智
紊亂成式　輕重權衡　增損丈人
肆其欺謾　甚於毀擲　民無則焉

豈非凶德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傳曰民凡有四曰士曰農曰工曰商而榮貴者獨出其上一福凡有五曰富曰壽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而榮貴者亦出其

上然則得到其地豈偶然哉皆其夙植德本故能如是彼不及者其可妄生憎嫉而起忿願其流貶乎國初盧多遜貶朱崖李符自寧相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不甚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無生還曷

若貶寘春州外亦坐寬貸而實置之必死之地普不答未幾符亦坐事寘宣州上怒未已普於是以符語奏即日貶寘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寇萊公之貶也丁謂之力居多初議寘地時丁謂與馮拯同在中

書謂當秉筆顧捄曰欲與寃崖又恐遠涉鯨波乃擬寃崖畨州未幾謂亦坐事竄寃捄時猶在中書廻當秉筆笑謂曾参曰鶴相始欲竄寇萊崖且有涉鯨波之嘆今且煩相公遠涉鯨波一廻遂與寃崖然則見他榮貴願他流貶是可為乎

贊曰

名爵儻來　初匪實觀　婉彼花畦

抱甕以灌　風露潔鮮　煙雨散漫

榮枯瞬息　何足把玩　作如是想

忌心冰渙

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傳曰第二十祖闍夜他問第十九祖鳩摩羅多曰我家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稱遂至如隣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耶羅多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世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自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陀頓釋所疑羅多曰

汝雖已信而未能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靜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便可與諸佛同矣嗚呼世之見人富有而願他破散者能曉此乎縱令富而不賢會有敗日在我則不可起心而願其破散也周義夫虹縣人其家大富覇于一方頗多恣橫隣郡有孫識之者嘗從容戒之義夫輙怒罵曰小鬼何知敢預我事及識之登第爲本路漕義夫猶怒罵曰彼

爲監司亦柰我何一日識之按郡至虹適
義夫撻人于市爲被撻者所訴識之因諷
令訴其不法即日送所司根勘無何首事
者偶死于獄識之遂勅奏官吏移送他郡
義夫竟坐謀殺處死子孫皆編管家籍于
官不數年識之移漕河北適當軍興闔家

皆死于虜一旦破散無異義夫非其報乎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富家有失一小女奴
爲其母爺所訴州委録參根勘録參舊有
求於富家不獲因劾富家以爲父子共殺

女奴投尸水中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亦無異辭惟若水疑之堅不署字因自出己錢客令人訪尋女奴旣而得之民遂得脫若非遭遇若水爲富民者亦不免爲一義夫矣以愚觀之非獨富民拜賜録參亦自拜賜富民若死録參其有安乎

贊曰

龍驤之舟　可航萬斛　一葉掀舞
積羽猶覆　鵬鷃逍遥　各適所欲
賦量不同　安分斯足　内熱自焚

如飲鴆毒

見他色一作室美起心科之

傳曰生死輪迴不得解脱無非五陰無非五藴義本一同特譯家翻處字稍異耳何名五陰歷歷分明色陰也領納在心受陰也心緣此理想陰也行用此理行陰也汙穢真性識陰也何名五蘊四大所成色蘊也領納苦樂并不苦樂受蘊也取種種境想蘊也諸心所法貪而不息行蘊也於所緣境了别爲性亦名心意採集所攝識蘊

也一切世人其於聲色妄生惑著莫不皆由乎此使於色空有悟豈至是耶昔張寳知成都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絶美蜀中知名寳有意於私之因上元士女出游寳令人伺其出入微服竊窺一見果絶色也於

是徧託尼姑姊子密諭此意妻初峻拒久而亦似有意無何李尉適以贓敗寳因劾奏于朝送獄根勘獄具寘于嶺外遂死于路寳乃厚賂尉母强委禽焉蓋尉妻嘗有庸奴其夫之恨至是故亦樂從寳得妻大

喜妻亦滿愜其意於是相歡旦暮不捨無何妻病恍惚常見李尉在傍未幾遂至乎卒寶亦得病夢妻告曰妾感公恩不敢不報尉已訴於上天取公期在旦夕公若深居未必得便苟或輕出必爲所執一日暮坐遥見堂下竹間有一紅袖招之意謂尉妻偶忘其告疾趨急赴既至乃尉毆且罵曰你這賊若不以紅袖招汝汝肯來乎良久口鼻流血踣地乃卒於是當知起心私之誰目男子然默含許意實出女人與其

輕許而掇禍至是孰若確然有守於此生中度此一報身乎嚴武少時與一軍使隣居軍使有女頗美武竊窺愛之因百計誘至其家遂與俱遁既而軍使知之請閼進狀詔出制使收捕武懼罪夜醉女子解琵琶絃縊殺沉之于水明日制使至則已無獲由是獲免及在蜀得病明見女子在前責曰妾之從君固是失行然實無負於君君縱懼罪曷不捨我而去乃至見殺真忍人也妾已訴于上天期在明日武慚懼請

命黎明果卒於此盖知女人稍有姿色往往易至如是使其一念不移凜然氷雪彼雖欲私可得私乎愚所以斷而言曰起心私之雖自男子然舍許意實出女人也濟賞之地墻壁之間其可不謹

贊曰

子夏有言　賢賢易色　先聖之訓
必曰好德　哲婦傾城　賢德之賊
心失其正　至於狂惑　降志辱身
一念之惑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八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九

無八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傳曰李約爲兵部員外郎嘗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忽病革邀約相見既至乃以一夜光遺約且以二女爲託女皆絕色明日胡死財寶數萬一舟之人莫不窺覬約乃悉籍其數寄之于官一女立爲配乃殮當殮之時復以所得夜光含之人無見者其後胡屬來理財寶約請官發視

夜光在焉一時士夫莫不稱嘆魏子都暮
行逢一書生踣於道左言苦心痛子都下
馬爲之撫摩俄頃遂卒視其囊中乃有一
卷素書十餅黄金子都爲賣其二以辦葬
事餘八枕其腦下素書置之其傍後數年

有從子都問屍所在子都引至墓下既而
發開金書俱在子都聲名由是大振此皆
前輩盛美載之方册鏗鍧炳燿盪人耳目
固非負他貨財願他身死者之所能行也
然亦不可不略舉一二庶皆知戒永嘉有

徐輝者以賈販爲業嘗在丹陽貸一大駔錢一千餘貫未及償而駔死遂默不言駔家不知亦不復索其後輝生一子頗聰俊輝切愛之八歲乃病召醫市藥所費不可勝計久而貨財耗盡病猶未較病子一日忽語輝所親尼濕師曰我欲歸去尼曰此汝家也父母如此愛汝汝復何歸子曰我乃丹陽人也昔徐公貸我錢千緡幸我死不償今故託生其家自來取之耳言訖遂絕又有白元通者嘗欠東市楊筠見錢五

貫四百文未償而筠忽死遂昧其事死後乃生筠家爲驢一日筠子乘之入市忽作人語我乃白元通也只爲欠爾父見錢五貫四百文遂至如此今南市賣麩家亦欠我錢正如其數可速賣我於彼得錢償爾債便了也筠子如其言兩日驢死然則負他貨財願他身死豈遂已乎

贊曰

子胥報德　捐金於瀨　季札許劒
冢木是掛　在亡雖殊　我心匪懈

寄命託孤　名節依賴　欺死之人
蠅蚋所嘬
干求不遂便即呪恨
傳曰不知愧恥惟務干求自非廉士若以不遂而便即呪恨无小人也烏得韓昌黎責己待人之說范忠宣責人恕己之說而告之哉昌黎曰君子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恕重以周故不怠輕以恕故人樂為善忠宣曰吾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乃至立朝事君接待僚

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又嘗戒其子
弟曰人雖至愚至於責人則明人雖至明
至於恕己則昏爾曹但能以責人之心責
己恕己之心恕人聖賢地位不患不到事
干求者能曉此乎求之世間其不手干求
者誠亦鮮矣請爲吏舉一二庶皆知愧巵

郎中褒嘗語人曰昔知蘇州吳縣蘇州士
夫寓居者衆其於請求莫不皆爾惟致政
大監富嚴三年未嘗有一事相委丘太博
舜卿亦言嘗知洪州新建縣洪之右族多

撓官政惟致政郎中王述安貧杜門衣食不足未始告人二公廉節可謂過人賢矣哉

贊曰

是心無欲　如水之平　一或有求

波浪勃興　視彼從違　起吾愛憎

少咈其意　慦怒相乘　盍亦反思

懲窒忿懲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傳曰爲人而偶至失便亦其災也其可便

說其過若說其過即是幸災樂禍況太上
明以戒人是可爲乎昔何申錫將拜命忽
得疾遂死妻哭之慟其娣有姓趙者從其
旁沮曰爾夫生平之日恣遊妓館視爾旁
若無人何必如是耶妻自此即愛歇不復
追憶一夕趙氏忽夢申錫曰死生有命何
可笑人爾亦只餘四年死時更不如我趙
氏驚覺大懼及期果然蓋死之時其夫遠
出未歸庶生二子皆亦癡幼真不如也李
熊最能文篤於孝而敏於行鄉里稱之無

何得疾一劑之失遂至不起妻雖有孕兒
猶未生舉家驚憂罔知所措其妹婿有何
時者乃揚言於外曰此郎平日自稱善處
置事此時爲我處看識者聞之莫不薄其
爲人越明年其身亦死然則見其失便是
可謂乎我之爲人果無過乎

贊曰

孟明一眚　終以覇秦　四十九非
蘧得日新　跬步有失　未足觀人
從而下石　奚其不仁　是謂樂禍

灾及其身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傳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郤子登婦人笑郤子怒成公二年遂有伐齊之舉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者踵至姬侍滿前未嘗屏去及盧杞至則悉屏之或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中險左右一見必至笑侮異日得權吾族無遺類矣子儀卓識其與頃公便自萬遠又如平原君美人笑躄者槃跚行汲而被誅趙縣人

笑孟嘗君爲眇小丈夫而被殺此皆前事
覆轍爲可戒者惜人莫悟人之有立在乎
器識初不在於體相體相雖劣而器識有
餘其可輕乎昔盧攜風貌不揚語又不正
呼其名攜爲舊蓋短舌也嘗以文上尚書

韋宙韋氏子弟輙肆輕侮宙曰盧雖人物
不揚觀其文章有首有尾異日必貴其後
盧果策名立登廊廟奬拔京兆至爲福建
觀察王冀公欽若神貌踈瘦舉止山野復
贅於頸嘗以文謁錢公希白希白頗蔑視

之適有術者在坐乃驚嘆曰此乃人中之
貴何可輕也公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
手術者曰第恐不免事不遠矣不數年果
登台輔孫文懿公亦風貌不揚嘗赴試京
師詣縣乞判憑實田邑尉李昭言戲曰似
君人物有幾人耶是年文懿以第三人及
第不數年判審官是時昭言方以選人赴
調一見大慚乃歸侯元功亦貌陋形劣初
預薦鄉人以年長貌醜不足敬輕薄子作
紙鳶畫其形於上引線放之元功適見乃

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未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是年登第位至執政然則見他體相不具是可笑乎

贊曰

聖人賤形　不以貌具　尊是者存

盲心是懼　未知駿茂　或失子羽

美好長大　智族為輔　指不若人

奚必知惡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傳曰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此特小人忌前非君子之所敢爲也王文公旦久疾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勞勉數四曰卿萬一

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何人公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曰柰剛褊何公曰若他人則非臣所知準遂大拜呂申公乞致事上曰卿既不可留誰可代者公曰陛下必欲用英俊經綸之士臣所不知如欲圖任

老成鎮靜百度周知天下良苦無若堯佐
陳遂大拜錢樞密若水喜汲引士類孜孜
靡倦後進多出其門歐陽文忠脩喜推轂
賢士未嘗有忌前好勝之心苗待制時中
爲司農丞體量梓州路常平役法第事書

成上之薦能吏十有餘人後皆進用杜祁
公衍歷知州提轉安撫其有文學政事殊
行絶德雖不識面未嘗不隨能引用孫中
丞抃與唐介具中復初不相識但聞其勁
正遂力薦之及爲御史皆有風力章郇公

與文潞公初不識面但聞其磊落一見即
力薦之其後出將入相果有過人張忠定
詠與張希顏聲迹莫聞但因殿直范延貴
言其橋道驛傳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墮
農肆無賭博市易不爭更鼓分明乃大笑

曰希顏固能吏天使亦好官貞即日同薦
後皆有稱若諸君者其於才能肯抑之乎

贊曰

天之生才　將使周世　所貴先達
崇獎後繼　祁奚舉讎　祐甫拔滯

治功斯立　國事以濟　嫉賢忌能
鮮不階厲

埋蠱厭人

傳曰按玄都律過滿二千七百爲一害害
者家出巫男覡女然則生爲巫覡已是先
世獲罪之人今於此生又復爲人埋蠱厭
人即是益重其過異日從墜又豈今世之
比乎當知淪入三惡其速如箭真所謂嗚
呼哀哉者也昔簡州知郡季南壽被攝至
陰司斷一陰獄其獄乃鼎州巫王自成發

遣鬼兵殘害高震家二小口又殘害張元家數頭牛畜南壽准律書斷云王自成輙行邪法殘害生人及諸牛畜合以鐵杖決脊送下無間備受衆苦無間罪畢又當配爲外道孤寃一家子孫悉令淪墜所有門戶亦當磨滅然則毋蠱厭人是可爲乎又有起心而使之爲者則其罪又當重於巫也按妖惟録昔吕用之伏誅軍人發其中堂得一石函内有一枚銅人長可三尺身被桎梏口貫長釘背上疏列高駢鄉貫閭

里官品姓字爲厭勝法是以高騈每爲用之所制嗚呼高騈旣爲用之所制用之奚爲而又及於戮乎當知埋蠱厭人未必果能害人適所以自速其禍戒哉

賛曰

巫蠱之興　漢幾中絶　信惑左道
其禍斯烈　傳奕試呪　胡僧反蹶
守用鬼兵　凝之死越　矢激則反
祗自作孽

用藥殺樹

傳曰用藥殺樹太上書以爲戒者不欲傷
物之生也是以辛靈以扶正草木而能得
仙髙棐以方長不折而孔子特稱真行然
則用藥殺樹不獲罪乎不聞伊鉢龍王以
傷損樹葉而墮入龍趣太一洞龍以發怒
傷稼而謫受馬形乎大抵大道好生雖一
物亦不可輙傷其生况樹木中亦有聖人
託生其中如水經所載伊尹生於空桑是
也又有修行錯路精神飛入其中如業報
經所謂韓元壽化爲木精是也又有中含

靈性無異於人如錢師愈所斫松根是也
又有竊樹起禍而先爲樹神所知如錢仁
伉所竊牡丹是也上文數事姑置勿論請
以錢師愈錢仁伉二事言之庶皆知戒昔
東峽山飛來殿有一古松大觀間爲皇城

使錢師愈從者斧其根脂遂流溢越明年
殿直錢吉過寺夜夢一老叟告曰吾非圓
首方足特植物中含靈性者耶被錢師愈
者斧吾膝取脂代燭今尚流血幸君爲吾
告長老令急補治庶幾不爲盲風搖撼得

終天年拜賜不殘吉黎明遂行不及告及見縣令錢錄因與言之錄至寺驗視與吉所說無異急爲涪之元帥府檢校司徒錢仁侃所居與中軍都虞候金沼相隣沼家有一本牡丹每花開無慮三百餘朶色丹如血稜如金含加以餅子頂上各有絲紋一一如自然蛺蝶之狀真奇品也每開必張宴侃必與坐一夕侃乃洪飲擊劒程服中單背負大籃腰插匕首踰墻而入竊取而歸沼不知也當竊取時空中有聲細如

蜂蠅曰一花三百朶含笑向春風明年三月裏朶朶斷腸紅明年花開沼乃張宴伉亦與坐一見大怒既歸以刃決腸而卒果符詩中之語嗚呼錢伉爲花而死神已先知於竊花之時然則用藥殺樹是可爲乎

贊曰

仁及草木　王業興周　薈蔚朝隮
詩人隱憂　天壤生植　和氣所游
非理戕賊　無異斷溝　社櫟見夢
寓言匪浮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九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

薦九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恚怒師傳

傳曰李至陽作允宮賦其序畧云予少時苦羸疾殆不勝衣庚寅冬至夢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床巋然其中一金龍蟠踞其上碧髯金鬣光體天地旁有一道士轉眄若電顧謂予曰此允宮也大象無停輪宜遠拜之汝他日當事此龍積疾亦愈予將拜之龍輒先拜至道初太宗立真

宗爲皇太子命公與李沆同爲賓客太宗
戒真宗曰二臣皆宿德重望不可輕待吾
選正臣輔導於汝宗基固本吾無慮矣真
宗恭稟皇訓見必先拜果符元宫之夢楊
礪未顯時嘗寓居僧舍一夕夢至一府

衣冠狀貌甚古引礪至一宫殿有三十餘
真人皆王者服秉圭南向而坐礪因拜之
最上一人前列一案案上皆簿籍横列世
人姓字礪竊視乃見己名獨冠其首因再
拜請問休咎尊案者指示一人謂曰此來

和天尊也異日當爲汝主其後碼爲襄王記室歸語其子曰吾覿襄王儀表真所夢來和天尊也然則爲帝師傅豈偶然哉隨事諫正自當如此何可恚怒聖君明主必不然也姑置勿論請以一二善教導者言之庶爲師傅者皆益加奮勵不以恚怒而輒挫其志不以東脩多寡而輒二其心昔鄧至善教導又能遇人以誠其後子孫皆躋膴仕熈寧九年神宗御集英第進士時長子綰已爲翰林學士侍立上前及唱名

至其季弟績綰下殿謝又唱名至其二孫
又下殿謝上顧而笑王恭公從旁稱美曰
此其父鄭至善盡誠教導所致也王文康
公英宗御名其父本以教授村童為業過三十
生即不受晚得一子即文康也以貧甚不

能養捨與西寺僧為童僧教令讀書且以
錢帛資助竟登高第舉賢良方正拜樞密
還給事歷群牧及中丞繼以尚書工部侍
郎參知政事俄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
二子季子益柔官至龍圖閣學士有能名

孫男二人謹言謹行皆爲大夫與康節諸
君游亦有賢德然則爲師傳者其獲報豈
爲小乎大抵世人薄福開悟者少迷惑者
多我能方便勸導臨機有悟隻字皆師一
句入神萬劫爲種此天所以檝其報也不
聞嚴君平以能導人於善而能立證仙階
葛孝先以與人好說好話而亦能度世乎
此則又非但得子孫貴顯而已也

賛曰

萬乘之主　臣所受敎　矧惟後學

可無則傚　傳道解惑　訓以忠孝
恱而誠服　恭匪笑貌　忿傲一萌
心獨無恔
抵觸父兄
傳曰孔子作孝經每夕必簪縹筆衣絳單

衣面向北辰磬折良久乃拜曾子抱河洛
七十二子皆從蓋有禱也及作春秋亦復
如是一夕夢有一道黑氣從斗而下直落
案前既開乃徹旨也當知二書旨意即斗
極旨意斗極位次玉皇德符大道持大造

之柄爲三界之尊斗極所予即三界真司所以定而爲福也斗極所奪即三界真司所以定而爲罪也然則二書之訓是可叛乎又按佛書佛告阿難左肩擔父右肩擔母如是遶須彌山百千萬匝流血没踝猶不足以報其一日乳哺之恩豈應輕出一語恚怒又云父母生養劬勞辛苦十月娠娠三年乳哺長養教誨艱苦備嘗冀其成立才藝過人以是恩念昊天難報又云若能供養父母及家尊長柔和恭遜雖麤言

兩舌棄捨慳悋常修真實信能行此七法定爲三十三天稱嘆接引使居其處然則父兄可抵觸乎昔張義每旦必告天謝愆一日被攝至陰司陰君示以黒簿簿中罪目一一皆已勾破惟餘一事不勾細視乃

義少時於刈禾處張目反顧其父又微罵數語以此不赦葢天律不孝之罪不通懺悔故也義大懼即日削髮爲僧入山修道

又有李登者以四舉不第遠謁葉靖天師請問休咎靖默坐良久曰汝曾侵占汝兄

屋基又敢興訟至今受辱上帝已削汝禄籍矣後果無成而卒於此益知人於父兄真不可輙抵觸也

賛曰

父頑毋嚚　負罪引慝　小弁遷怨

彎弓而射　不友不慈　正用吾力

至誠所感　天理融液　未克已私

造次荊棘

强取强求

傳曰强取强求求之世間多有如此是以

神仙試人試多不過昔曾饈於藥市遇一道人風貌甚古手挈大瓢中貯斟粟雜以一丹告衆人曰吾今信手捻出每人授汝一粒只看有福當得吾丹自旦至暮斟粟已盡而一丹獨存乃大笑世之無人遂置丹於王局枯樓樹下明日樓遂敷榮方知道人乃呂翁也大抵世人愚迷作福者少以福薄故無自超度況此闤闠波波汲汲尤難其人真人之意豈欲以此而激發之耳請爲更陳一二庶幾强取强求者稍知

愧恥昔孫泰於義興買一莊錢已支半
忽聞有老嫗長慟數聲因召問之則曰老
婦逮事君翁于此積有年矣不幸子孫不
肖遽至破賣不無悲耳泰為惻然明日即
求出宅復令其子掌之自此不復再至其

後有子名展進士及第入為省郎張正議
問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
田十頃固辭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已卒
其子用父命不復受蕪廢者凡五十年元
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不許

命還种氏劉秘丞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敢妄取於人冬寒歸自洛陽皆無其具司馬温公以一二衣韈及一事貂褥贐之固辭强之乃受及至頴川悉封以反温公嘆曰於先不受於他人其肯受乎曹修古者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爲御史雜知因上言請太后還政謫守興化暴死于室郡僚及鄉之賢者憐之相與率錢數十萬以贈其家修古有女始笄告其母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今不幸以直言謫死且君子不

家于喪此錢史不可受以免我先人全德哭而不謝遣之送者固請一文竟不肯受求之天下有幾人耶捨此一報身後安知不爲呂翁收録耶

贊曰

負蝂困載　壁蝎髙粘　物貪猶爾

人欲可占　而況天道　虧盈益謙

器滿則覆　露行必沾　何以見代

虞公無厭

好侵好奪

傳曰塗定辭得道者也居一石室家貯五十萬錢戒家人無妄取去世數日前乃歸語家人曰吾平生買物必過所售價與之冀其間以多爲辭即以所貯錢賞其廉令終吾身竟無一人以多爲辭者信知廉於

財者世俗果無人也竊嘗靜觀廉於財者固少而好侵好奪者何其多耶惜其莫悟我今好侵好奪按如佛說與盜賊同異日受生便當得貧賤之報孰謂爲不然乎況有冥訟卒未可脫昔陸茂與留質隣居茂

不已侵占其地質以文契盡損官不能辯竟爲所侵茂死數年僧有懷德者以病入冥見茂桎梏受捶因問其故乃曰只爲侵占留質宅基今尚拘此和尚若還切告爲吾說與家人急令割還庶幾早得出離僧還言之家人即日割還質家堅不肯受地遂成墟郁丙亦與張先隣居忽遭回禄俱成灰燼先死數年同邑有湯福者以病入冥丙見福泣曰吾舊與張先隣居吾屋柱址已盡吾界竹簷溜所滴實張先所有吾剎

其地巧訟于官竟强奪之所奪不過三尺而幽冥之譴不謂乃爾吾今已伏辜矣約使家人還之然張先之子見已徙居陜府吾兒亦流落寓居建昌況幽冥路隔加以道路遥遠非君無以通達此意切告爲吾一出拉吾兒令急割還庶幾一段事了不然拘此無由出離福還言之由是傳播嗚呼二人報應昭彰如是豈陰司故以警于世耶當知好侵好奪無有不招惡報

贊曰

爭田遜畔　一念權輿　爭則不足
遜則有餘　意見少差　隘曠頓殊
蝸角所競　蚊睫之居　達人大觀
八荒爲衢

虜掠至富

傳曰所謂虜掠非因兵火安得有之但凡
處官而侵漁百姓剽竊公帑即虜掠也不
聞撲滿之說乎按西京雜記在漢書名之
曰缿顏師古釋缿也其缾以陶爲之有竅
可內而不可出人以貯錢逮其滿撲而取

之故云撲滿多藏厚亡豈不然乎當其聚
時惟恐不滿洎至錢滿撲碎乃已餅破錢
盡兩皆成空昔劉承勳爲德昌宮使李氏
承吳王基緒保有江左久籠山澤之利國
帑甚富德昌宮乃其外府也金帛多貯其
中簿籍殽亂不可鉤考承勳專掌庫事乃
盜用無筭窮奢極侈冨冠一時家畜聲妓
多至百數嘗指妓中一青衣曰此女奴教
其優劇止學師巫持刀勑水一藝所費已
二千餘緡即此而觀冨可知也及金陵平

太祖薄其爲人上令爲一鎮將竟至貧困
餓死街中然則虜掠至富終能享乎況身
後之報有三惡險道爲可畏者按成都記
昔文潞公出判長安一日到犇牛堰堰牛
作人語稱潞公名曰我與文彥博二十年

同官今日有何面目復出見之堰卒以告
公命牽至牛一見公即伏地垂頭淚下如
雨鞭亦不起公大嘆曰此公平生好偷官
錢今日果獲此報因命宅庫支與二十貫
錢俾增其料當知虜掠至富徒自墜也

贊曰

不辯禮義　萬鍾盜粟　白晝攫金

禦人於國　匱而藏諸　惟恐不足

施及孫子　田廬是鬻　瞻烏爰止

于誰之屋

巧詐求遷

傳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貴行已也況登仕版又與處鄉不同忠直公廉乃吾本事令也求遷而先濟以巧詐則心術已自不是置之廊廟能忠直乎出而臨民能公廉

乎姦邪傾奪鬪茸駔儈正是此輩是以太
上特著于篇而前輩大老亦多抑而不用
若夫恬退之士則道充乎內用見乎外其
銖視軒冕塵視金玉雖欲處以要職不由
其道亦不進也李垂明道中知絳州解官

歸闕閤門祇候李康伯謁曰舜工文學議
論稱於天下諸公皆欲以制誥處公惟宰
相以未曾相識故未獲耳盍一見之垂曰
我若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
矣今已老大每見大臣不法輒面折之安

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侯叔獻初爲一尉縣多盜賊一日有强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獲親押至府時季絢尹開封慰諭之曰公之才能吾所深知可一見本府推官當與同狀論薦叔獻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求薦非某志也竟不一見譚端明世勣爲秘書正字時蔡京得政其子攸提舉修書館中詣事者皆越次陞擢獨世勣編書竟日泊如也六年不遷一官狄密學在河中

時內臣旁午有矜權寵者欲引援之斐答以他語已而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至侍從晚節安能夤緣近倖以希進哉即謝絶之嗚呼若斐君者恬退如此而擢用乃如此豈待巧詐而後然耶

贊曰

惟器與名　天命天秩　惟德與才
名器不失　爲臣之道　公廉忠實
劉疇憂死　敗於智術　丁謂巧心
終於貶黜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一

廉十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一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賞罰不平

傳曰按大藏天地初判便有男女以資生故各貪積聚以積聚故遂相侵盜以不盜故相與推一智者立之爲王使主賞罰號曰平等然則賞罰爲用非今日矣昔王叟最有膽氣每以賞罰不平老於行伍爲恨或聞妖怪誕妄之事即扼腕切齒思欲除之久聞翊聖真君靈異因求出籍日奉香

火旱晚兩時必再拜殿下抗聲告曰不平
之事實所不甘今已老矣身死之後願得
伏事左右以備驅策真君許之死後數年
有設醮於殿上者忽聞空中有聲曰何不
召吾道士張守真曰真君之下從來止供

養四位不知君是何神願顯名字儀又言
曰吾乃昔日王叟也已蒙真君收録使掌
鐵輪位在四將軍下後有醮祭無相忘也
嗚呼王叟發願如是而真君收録果如是
孰謂賞罰不平上真不得而主知乎大抵

賞也者所以勸功罰也者所以懲惡若捨賞罰何以勸懲此太上所以著之于篇而眞君所以收録王叟也請爲更舉一二庶後之主兵柄者皆知取法劉盱之役軍士爭挈人頭以求賞給𨺗崖曰當奔突交戰之時豈暇獲其首級此必死後剪來知後是誰段倫曰學士此言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已令赴營將理公曰可悉舁來旣至先録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大愜以爲

賞罰至當相顧懽躍甘陵之役惟定兵邀賞怨憤幾至譟于城下時韓魏公爲帥裁以兵律察其橫于軍中不可教者捽首斬于軍門士有死于陣者厚賻其家卹其孤使繼衣廩息威既信士氣百倍然則賞罰可不平乎

贊曰

賞罰在天　福善禍淫　賞罰在人
信如石金　彼則自取　我何容心
懲勸失當　亂亡相尋　明效大驗

著在古今

逸樂過節

傳曰誌公和尚與梁武皇帝論及樂事請帝出死囚數人以驗其說既而命囚各持滿水周行庭下戒曰杯水不溢當貸汝死繼命作樂以動其心良久視之無一溢者帝乃嘆曰汝聞樂乎曰不聞師曰彼正畏死惟恐水溢安得聞樂陛下若亦如此常懷畏懼則逸樂之心自然不生慧遠禪師語大尹張秘曰逆境易打順境難打逆我

意者只消一箇忍字不片時間便過了若遇順境則諸事順適我意無你回避處譬如磁石與針相逢不覺不知定是合做一處無情之物尚猶如此況我有情全身在情裏作活計者耶二師之言可謂至矣大

抵人處順境心無恐懼其於逸樂不能無失昔蔣希魯知成都妓籍中有陳鳳儀者姿技絶人希魯愛之每宴席未嘗離側以此招謗朝廷知之及潞公為代頗懲其失雖妓女滿前未嘗一顧一日因宴客襟紐

偶脫自上弗獲鳳儀從旁上之公轉繳
笑鳳儀曰相公亦有覷人時耶自此意愜
即多與語有飛語聞朝廷因令御史何郯
密察其事郯至漢州見妓女有楊其姓者
舞態頗妙偶曰所謂楊臺柳也以此一語
人因傳之遂達聖聽然則逸樂之地可不
謹乎二公尚爾況餘人乎是以杜正獻衍
食於家惟一麪一飯或羹其儉則曰某本
一措大名位壽福冠冕服用皆國家所有
一旦去身復一措大何以自奉范文正公

仲淹嘗自言曰吾每夜就寢必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書所為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寐無復愧耻苟或不然則終夜不能安枕

呂申公公著每自言曰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當鄭公弼亦曰守口如餅防意如城謹畏如此有逸樂乎況過節乎當知前輩行持本自如此非獨二師言爲然也

贊曰

居無求安　仁亦用力　大禹乘橇

陶侃運甓　楚禍日戒　易厲夕惕
我獨何人　弛然寢食　昔賢有訓
寸陰尺璧

苛虐其下

傳曰處官而酷責吏民主家而過撻婢僕皆苛虐也不聞王君貺之父以平生仕官棒不妄施有子八人皆登仕版而君貺又爲天下第一手又不聞袁廓之母以平生過撻婢僕死後乃墮地獄備受衆苦乎此皆善惡果報顯顯爲可戒者又有一等過

撻孕妾之人未言孕妾腹中之子先已受
害絕人後嗣罪豈輕乎惜其莫悟我令無
子彼乃有之即因果也我必欲有果態有
乎必欲使無彼果無乎況嗣續事大予奪
由天造化自有妙處昔費孝先以卦影著
名時奉禮郎揚紹言因詣其肆求決一卦
視影乃二婦人共生一子紹言大驚告以
實曰某艱於得子因置一妾今妾有孕而
老婦亦孕豈此是耶孝先曰姑驗之及妾
臨產午夜之人妻自抱持子生而妻臨服亦

失豈妾當生子其妻不能無語故亦孚之姑以塞其意乎造物玄妙其巧如此佛言處於富貴爲人之上好行鞭撲恣行捶打死墮地獄數千萬歲受諸苦毒地獄罪畢生水牛中貫穿鼻孔挽船牽車大杖打撲償其宿業又曰身生惡瘡以鞭撻衆生故然則吏卒婢僕可苛虐乎況孕妾乎佛語如是而太上之語亦如是其可不戒

贊曰

公侯士庶　第級相承　輿臺牧圉

奔走服乘　分雖有異　情則可矜
夷蠻閩隷　列於禮經　彼亦人子
仁哉淵明

恐嚇於他

傳曰觀音菩薩於怖畏急難之中能以無畏施於衆生得證圓通斯爲第一是故閻浮衆生皆號之爲施無畏者然則恐嚇於他者當如何哉是以君子不爲每遇人有怖畏無不力行安慰惜其不知好驚怖人一死之後便當生爲麞鹿夫麞鹿爲物晝

則避畏諸獸動輙驚走睡則掛角樹枝弓曲而睡睡即手足驚散既驚復睡既睡復驚自昏達旦竟無一睡之安蓋其報也其有居人之上而恐嚇於他乃至保頭吏卒及諸惡少肆行恐嚇以圖利者豈曉此哉

不聞李舜卿以佃戸張三欠租必欲令還遂至自經孫季明以女使來喜與小奴作過必欲研究尋亦投水而死未言身後果報時下已自不安雖其自殺實我殺之試取太上業報因緣經一觀當知此言不妄

贊曰

古者善政　莫如人安　鴻鴈還定

虵蛟結蟠　悍吏呌號　股栗膽寒

善良氣塞　駭懼百端　孰任其責

字民之官

怨天尤人

傳曰閻浮世界素號闕陷人處其中安得每事稱意其不稱意者乃其分也大抵積累薄而享用亦薄故也然則天可怨乎人可尤乎非徒無益適所以自及於禍昔胡

昂落魄不事事每以累舉不第灑酒罵天太平興國初覊游河朔中途忽有一幅黑紙從空而下落於馬前昂取視之皆黃字天篆乃上帝譴昂之詞昂素精篆籀讀畢怒曰何浪語也擘擠擲之躍馬而去俄頃片雲忽起雨亦隨至霹靂一聲則人馬俱仆昂遂震死僕夫收拾行裝急奔前店則風清日麗了無纖翳著作佐郎焦俊明早歲登第久而不遷每以轗軻怨天尋又上章致禱是夕即有一幅素書墜于爐前紙

視乃天篆一十六字俊明不能辨聞何仙姑有道持往問之姑曰此天篆不必問俊明苦告乃曰蓋云受金五兩折筭十年枉殺一人死後處分界有諸爭俊明語塞不能對當知人須自省不可輙怨尤也

贊曰

楚求諸侯　投龜而詬　紹劬官渡
田豐不宥　亮敗祈山　瘺自引咎
三數其罪　子夏斂受　試觀諸人
孰賢孰否

訶風罵雨

傳曰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又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蓋畏天也豈若小民夏暑雨惟曰怨冬祁寒亦惟曰怨乎惜人不知風者天地之使天有八風應乎八節陰陽以之變化萬物以之生育是故王者順八風行八政當八卦立春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日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日淸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日景風至辯大

將封有功立秋日凉風至報一切祀四鄉
秋分日閶闔風至解懸垂不張琴瑟立冬
日不周風至修城郭守邊城冬至日廣莫
風至誅有罪斷大刑雨者河伯之使其神
素衣玄冠乘朱鬣白馬其衆皆有雨隊一
名左落千一名右落千每隊各有五[illegible]
馬簇汗雲端下其雨種雨隊在前風旱在
後雨之多少各有其數雨種有二一如世
之馬牙硝名曰乾雨一則以二小項瓶兒
中貯人間少水即常時所降雨也太上曰

吾自造化天地以來或號元始或號虚皇在雨中即爲雨師在風中即爲風伯然則風雨之過可訶罵乎昔太公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一夕夢一美婦人當道哭曰妾乃東海太上神女嫁爲西海之婦

灌壇正當歸寧之路其令有德不敢以疾風暴雨過何日可得歸耶文王明日即召太公太公出境不數里則風雨已大至矣世之訶風罵雨者有德如太公乎

賛曰

堯舜之世　十雨五風　洪範咎證
曰狂曰蒙　人事不修　變異乃逢
敬天之怒　寅畏嚴恭　惟日怨咨
小民之恫

鬬合爭訟

傳曰曾子曰犯而不校老子曰上士不爭佛氏曰我得無爭三昧人中最爲第一又曰六度萬行忍爲第一昔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家而問本末公藝書忍字以對高宗爲之感泣賜以縑帛而去則知凡

事有不平者忍之可也不忍必至於爭爭之不止必形於訟之有司則遭禁錮囚繫者有之箠敲榜者有之傷肌膚殘手足者有之其耻辱痛楚莫得以告父母與之憂慼妻子與之涕泣兄弟與之驚惶親舊與之嘆息傾慳囊以求勢援具酒食以賂吏胥幸而旬日事勝亦庶幾矣不幸積年累月翻來覆去自邑而至郡自郡而至監司自監司而至臺部其所競者甚小而所害者甚大所爭者不數緡而所費者已

百倍殆未免竭家財以用之鬻田園以繼之於親則失養於妻則失愛於子則失教日不暇奔走於訟庭之間受制於官吏之手雖有高堂大廈安得而居乎煖衣飽食又安得而自享乎嗚呼爭訟日甚怨仇愈深如火燎原不可撲滅使其初之能忍其患必不至於此極也雖然訟有出於不得已者固人之所未免況唆鬪爭競教人以訟而規求其財以圖口腹之欲吾未見不殃及其身又遺患於子孫矣更請以一二

釋紛解鬬者言之庶幾欲解不得解者皆
得遭値經云布施有二財施者人道中有
法施者大悲中有然則法施功德豈爲小
哉今於兩地忿爭能以一語布施使之兩
得安樂亦法施也晉李無競調官京至

朱仙鎭見二丐者爭打於道曰我終年乞
丐得錢數百被你借用頑不肯還無競見
其毆擊頗猛因以已錢代償一乃捨去一
曰君能爲吾解鬬眞善人也吾住在隆和
曲他日訪我必當有報無競行旣數里復

自念曰彼丐者也而欲謝我豈異人乎旣
至東都乘暇訪之果得其人延無競至其
廬飲以酒無競辭復進以桃無競重拂其
意略取二枚懷之中途取看乃紫金也崔
煒於開元寺見一乞食老嫗足蹶覆人酒
甕被當壚者毆擊良若煒𢇛解曰酒直幾
錢當壚者曰直一貫煒即脫衣爲之代償
老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遇諸途乃曰昨蒙
爲吾解難不敢忘也吾善治贅疣今有越
井崗艾少許聊以爲謝若遇贅疣即可以

此治之不過一灼無不愈者其後遇一僧
人贅垂于耳一灼立愈僧因引至一家其
家大富主人有贅一灼亦愈由是知名延
之者衆一旦遂成富室煒不敢忘日夜在
念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鮑姑也
鮑靜女葛洪妻也行此灸於南海者積有
日矣然則見人爭訟當鬭合耶即當解釋
耶

贊曰

理到之言　解紛排難　譊邪眠眠

亦足爲間　疑忿友集　悔咎滋蔓
公子二爭　卒爲國患　吁嗟口給
賈福以販
妄逐朋黨

傳曰太上以二十四門簡要攝念之法授

普濟眞八曰好殺損傷以慈悲攝偷盜劫奪以分我攝邪淫放蕩以貞潔攝慳貪慘惜以布施攝瞋怒鬪爭以歡喜攝愚癡顛倒以方便攝綺語浮華以簡正攝妄言虛誑以信順攝惡口呪詛以誦念攝兩舌罵

詈以讚歎攝飲酒食肉以齋戒攝誹謗訾毀以講說攝踞傲輕慢以禮拜攝剛強豪健以柔弱攝不信罪福宿命以因緣攝執繫有無以中道攝是非彼我以平等攝貪濁汙穢以清淨攝堅固不移以輪轉攝造作不休以無爲攝局守不變以圓通攝躁競不安以靜定攝憂悲不樂以逍遥攝煩惱不釋以解脫攝大抵世人惡習卒未易除是故太上開示此法使知攝制也今乃妄逐朋黨不免綺語浮華妄言虛誑兩舌

罵詈是非彼我按如此法參以此篇當知
此曹皆當得罪於太上者也不聞朋黨論
乎論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
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
朋歐陽之言可謂至矣昔契丹與夏人大
戰于黃河外時范文正公被命鎭撫河東
請以兵從杜正獻公以契丹未必來兵不
可妄出文正大怒至以語侵正獻正獻不
以爲恨既而契丹果不來若二公者皆世
俗指爲朋黨者也至論國事矛盾乃爾黨

可逐乎司馬君實與范景仁相得懽甚皆自以為莫及嘗曰吾與子生同志死同傳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所論三大事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又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不同者姓也及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雖同非苟同也黨可逐乎大抵入而處家出而處鄉事無巨細皆當付之公論其可但以朋黨輙妄逐乎

贊曰

言有是非　折之以理　人有異同
視其識否　獨立似介　或非端士
道同志合　必也君子　辯別正邪
朋黨泯矣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一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二

廿二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用妻妾語

傳曰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中下之人率以如此若夫賢婦豈其然乎沈澤之

年二十五即廢學謀利其妻石氏最賢力諫不聽乃苦告翁姑曰新婦姑姊皆嫁爲士人妻令沈郎不育讀書令媳婦歸寧羞見親戚令日備束脯乞爲擇師勉令就學不敢望其貢達但成一好秀才不辱門下

亦賢夫矣翁姑從之後五年澤之果登第
官至正郎賢矣哉石氏言念如此而收效
果如此其不賢者曷不以此爲法而乃悍
妬陷夫於惡乎不聞水丘之事乎度支員
外郎王瀆再娶高氏前妻子經大不孝奉

養殊闕瀆死數年經有二子皆已成立相
繼暴卒經亦喪明始悔前非克己反善每
自言曰此皆水丘婦及其兄弟教我使我
至此每旦及夕必策杖詣母定省高氏力
止終不輟經卒水丘婦亦病癩卒若經者

真所謂用妻妾語違父母訓者也幸已知悔尚至如此若不知悔更當如何

賛曰

趙衰守原　寺人薦進　問而得賢

猶不可訓　陽之從陰　理則非順

美甚徐公　言以私徇　諜及婦人

雍氏尤信

違父母訓

傳曰按藏教父母及子有相感業神乃入胎依地水火風衆緣和合漸得增長一七

日如藕根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鞋韈
四七日如溫石五七日有風觸胎名攝持
兩臂兩脛及頭五種相現六七日有風名
旋轉兩手兩脚四相現八七日手足十指
二十四相現九七日眼耳鼻口及下二穴

大小便處九種相現十七日有風名普門
吹令堅實及生五臟十一七日上下氣通
十二七日大小腸生十三七日漸知飢渴
飲食滋味皆從臍入十四七日身前身後
及左右二邊各生一百五十條脉十五七

日又生二十種脉一身之中共有八百吸
氣之脉至是皆具十六七日有風名甘露
皆爲安置二眼通諸出入息氣十七七日
有風名毛拂能令眼耳鼻口咽喉胸臆一
切合入之處皆得通滑十八七日有風名
無垢能令六根清淨十九七日眼耳鼻舌
四根成就得三種報曰身曰命曰意二十
七日有風名堅固二脚二十指節乃至一
身二百大骨及諸小骨一切皆生二十一
七日有風名生起能令生肉二十二七日

有風名浮流能令生血二十三七日生皮二十四七日皮膚光悅二十五七日血肉滋潤二十六七日髮毛爪甲皆與脉通二十七七日髮毛爪甲悉皆成就母所飲食行住坐卧兒皆辛苦二十八七日生屋園池河等八想二十九七日各隨自業或黧或白三十七日黧白相現三十一七日至三十四七日漸得增長三十五七日支體具足三十六七日不樂住腹三十七七日生不淨臭穢黑暗三想三十八七日有風

名籃花能令長舒兩臂轉身向下次有一風名趨下能令頭下足上以向生門然則父母生育功侔造化其爲恩也豈爲小哉洎至生矣又須湔濯以時乳哺無缺疾病救療臨履扶持然後得成爲人既成人矣又須男教以學女則教以女工迨還長成婚嫁時至擇婚辨嫁耗精損神事尚未周晚景已逼况人命無常流光易失今日雖存明日難保正令曾閔報德之日已自不多萬一蹉過生死永隔不復永報之日苟

有訓誨其可輙有所違昔劉建德所生母病其妻送至尼寺遣二婢供侍湯藥母不樂往妻甚悍劉不能制母死乃大罵曰我必訴汝於陰不數日妻卒數日劉卒妻方大殮忽震霆一聲腹皆拆裂臭聞數里雖至親亦皆走避無一在者然則用妻妻語違父母訓是可然乎元漏七七令用法苑珠林其日手足字生

贊曰

厲人生子　恐肖其貌　欲其夙成

古有胎教　舍曰詈言　無匪忠告

袖簡當持　義方宜蹈　爲人子者
胡不慥慥

得新忘故

傳曰謝少原之婦刈薪而失著簪哭其哀或問其故則曰不忘舊也此事遂收入文選魏王與龍陽君共船釣魚得十餘枚盡棄之君乃泣曰王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遂至棄前所得今臣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内美人甚多聞臣得幸畢褰裳而趍臣亦同所得魚將棄去矣烏得無涕王

廉十一　正

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此亦收入文選大抵人貴不忘其初得新忘故即忘初也造怨搆禍端起乎此孰謂無害乎昔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時節入見莊獻莊獻見其二婢陋甚因命國封令為别置少者國封如戒文節一見乃指二老婢謂曰此皆久在左右若遂出之則無所歸矣如令妹者皆忝笄嫁與少年前程未可量若使守一老翁何益於事即日面奏嫁之范文正以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從及官太歷二

府乃至于薨凡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輙
易賢矣哉此固厚德然不足以盡二公盛
美即此而觀則其他皆可知也

賛曰

故舊不遺　民德歸厚　帷蓋不棄

猶念其久　糟糠之妻　貧賤之友

故劒茀求　短蘂何有　世事或然

天理則否

口是心非

傳曰論語一書學而時習一語獨冠其首

大抵學貴乎習不習不足爲學念起于中即念而習事至于前即事而習即時習也所謂學也不惟讀書但凡入孝出悌泛愛謹信乃至親仁皆爲學也惜人不此是習而乃以口是心非爲習不聞楞嚴所謂婬

習貪習慢習瞋習詐習誑習怨習見習枉習訟習如是十習死後皆當受地獄六畜之報昔庾道季以久病醮告保命真君曰庾道季身處陽官貴勢不能順天用法憒憒慢信心口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積

惡不改罪目已定死在旦夕方欲修德以
求濟免不已曉乎數日果卒嗚呼當其口
是心非時安知已得罪於天乎

贊曰

顏子之過　於心不貳　言出于口

乃與心異　方其失詞　寧不内愧

鹿馬附姦　鳳爵獻媚　又其甚者

是香之類

貪冒於財欺罔於上

傳曰忠也廉也人臣大節令乃貪冒其財

而又敢欺罔其上所爲如是臣節安在多見旋踵破敗而子孫狼狽者必矣昔曹翰奉使江南中主月以食物珍果餉翰翰必連器皿合圓悉留之旣而純銀果合都盡間用稜合即不受中主不得已令近臣督

工匠鍛金造器用猶不足一日宴於便殿出兩副水晶盤盞以爲飲器翰屢目之因以賜翰猶曰此珍異之物歸當以獻天子父母若見必欲取之柰何中主又加賜二副前後所獲無慮數十萬及南征所掠金

實亦鉅萬且上言曰臣於潁州造一佛寺

鄉見廬山東林寺寺有五百鐵羅漢願載

以歸上許之於是調發官船十餘艘載其

所獲各以羅漢置其上時人目爲押綱羅

漢太平興國初爲威遠軍節度強取民間

絲帛菽粟爲汝陰令孫崇望所奏獄具免

死流登州家籍于官死後數年子孫有乞

丐於海上者梁迥以閤門使使江南亦冒

于貨誅求無厭及後主餉以時果食物若

貯以金銀雜寶之器迥則喜而受之苟或

貯以他器則怒而不受前後所獲无倍於翰上聞大怒尋亦得罪與其如此而旋踵破敗孰若忠廉有守永保富貴乎

贊曰

利則危國　義不忘君　苟志於義

廉潔忠勤　處心以利　姦欺自文

裝槖歸報　鞭靴表閭　貪廉忠僞

義利之分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傳曰人本淵清玉潔我若造爲惡語以讒

毀之萬一不獲昭雪罪其輕乎或至反受
冝也石介以黨議起罷監歸徂徠山得病
而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云直溫
嘗從介學於是夏英公曰仁宗曰介實不
死北走胡矣尋有旨將介妻子盡行編管
又出中使令與京東部刺史取發介棺以
驗虛實時呂居簡爲轉運謂中使曰今發
冢爲棺空則介果北走矣雖孥戮未足爲
酷萬一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
人冢墓何以示後世耶於是與中使計議

但責凶肆人及會葬門生親識軍令狀以
應詔既而奏上仁宗亦已悟英公之譖尋
有旨放介妻子還鄉人皆多居簡之有識
未幾英公死仁宗將往澆奠吴奎曰夏竦
多詐果已死耶仁宗憮然既奠復躊躇者
久之於是命大閹去竦面冪以驗是否一
時士夫皆謂剖棺之報嗚呼夏竦欲破介
棺而身死亦去面冪破棺去冪相去一間
孰謂一語之惡爲報乎
贊曰

常情不美　喜聞是非　一語之醜
郵傳四馳　或出諧謔　以資笑嬉
樂謗盈篋　曾毋下機　流矢中人
駟不及追

毀人稱直

傳曰立身行己要當行其在我者必使正直無諸邪曲斯爲直矣苟或身未能直但以毀人爲直則近乎訐烏得謂之直哉昔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猶疑爲賣直張繹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其無

過不當於無過中求其過世皆以爲知言矣爲人如鄒浩可謂無愧以諫得罪不失爲忠世猶疑爲賣直以此觀之當知毀人稱直者不惟得罪於太上先當得罪於清議也竊嘗論之毀之一字最爲惡毒甚至妄有汙蔑使人無以自辨往往有不測之禍起乎其間咎當誰執其爲罪也豈爲輕乎李叔卿爲郡功曹最號廉謹同僚嫉之有孫容者宣言於衆曰叔卿妻其妹在吾視之狗彘也夫何足道由其一語事遂

傳播叔卿坐此抑欝不得志遽至自殺其妹亦悲憤詣府門一哭遂自經不數日忽雷雨暴作震霆一聲則孫容已斃於雷斧之下置屍於叔卿之門及葬雷又發冢竟至腐爛骨肉狼籍世之好毀者豈慮此乎

贊曰

古者交絶　不出惡聲　諫必焚草

懼其沽名　直雖正道　訐豈人情

羊證安忍　麟經晩成　耻言人過

漢俗致平

罵神稱正

傳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敬鬼神而遠之不語者不欲輕議也敬即畏也聖人尚爾況餘人乎神也者聰明正直者也爾自稱正神不正乎爲人而正自當如此何預於神乃敢慢罵不聞阮瞻之事乎阮瞻作無鬼論忽有一客踵門求見相與談論名理才辨瞻不能折良久論及鬼神瞻復堅執不以爲有客忽作色罵曰鬼神之事上古聖賢皆以爲有子獨抗言執以爲無

吾即鬼也忽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嘿然
心沮歲餘遂卒然則罵神稱正是可爲乎
又不聞舍利弗之事乎昔舍利弗在耆闍
崛山時有一鬼名優波伽吒語伽吒鬼曰
此人今日新剃鬚髮吾當往打其頭既而
舍利弗果患頭痛目連告曰此優波伽吒
鬼打汝頭也此鬼打耆闍崛山能令碎如
糠糟況打人而不苦痛乎汝真大德大力
人也不然則應手粉碎矣嗚呼此果位人
也但以新剃鬚髮尚爲所侮況身未必正

者乎正令身正何預於神乃敢駡之戒哉

贊曰

成湯斆桀　首曰慢神　天地社稷

日月星辰　國有常祀　禮典是循

祭非其鬼　淫祠勿親　敬而遠之

孔訓可遵

彙十二

十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三

鷹十三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三　　廉十三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棄順効逆

傳曰石碏曰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婬破義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六順也棄順効逆所以速禍也大抵逆順之說要無出於此也昔長安大姓范偉積産巨萬乃冒武公縣令范祐為祖父特祚為縣令時黄勑家不徭役者五十餘年更西事下户調發皆至困弊

偉獨自若及劉敞尹長安遂發其事抵罪
家籍于官周總以累舉不第遂往譙郡拜
都吏周吉爲父日處諸子之列三代名諱
一切用焉明年偶得一解其父以詩責之
總得詩大沮慚恨遂卒爲人如此豈非所
謂棄順効逆者邪惜其不聞南極壽星真
君之言太極真人徐來勒嘗遇南極壽星
真君請問壽夭吉凶之事星君曰天道福
善而禍婬神明賞順而罰逆君能刻意爲
善恭己順天靜將道宜動與福會如此則

我命在我不爲司殺所制鬼神所執不求壽而自壽不務生而自生苟或隳綱紀違天地肆愚悖侮神明反仁慈虧忠孝明則刑網理之幽則鬼神誅之及將死而言善過盈而求悔亦不可得按如星君之言棄順効逆是可爲乎

贊曰

公無不順　私無不逆　公本理義
私出胸臆　抑情徇理　所向端直
一念有差　萬事倒植　惠吉逆凶

維帝之則

背親向疎

傳曰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大抵親疎之分不可不明悖禮悖德不可不戒

昔申積中本宣義郎起之庶子祖母乃翰林學士楊元素之姑時元素有子嬰疾不事事積中始生元素以中表故取以爲子既而元素連舉二子而積中亦知所出嘿不敢言益盡孝謹讒間不入元素愛之

凡兩遇奏薦皆力辭不肯受推以官其二弟誓志以科目自奮元豐五年果登進士第後數載元素卒於餘杭積中扶護以歸既葬終喪復爲弟妹選名族辦婚嫁事畢即盡以家財付二弟拂袖而出且作歸宗議一篇數千言以示親屬大抵言所生所養恩皆一也所養既粗報所生亦不可後既歸拜其父母且訪尋所生母杜氏久而得之於閭閻中杜氏垢面跣足殆不聊生子母抱持大哭感動行路粵二十年父母

死既終喪復以先疇盡歸諸兄徒手而出
僦屋以居或勸令略受一二積中堅不許
曰楊家貲產十倍於此吾猶棄如弊屣今
於諸兄生計其忍割取以自資乎士論莫
不偉之時許光疑為轉運論薦于朝降詔

襃美賜以一官除永興等路提舉學事未
幾乃卒許公復同宣和殿學士薛嗣昌中
書舍人宇文黃中列言于朝再降詔官其
一子噫嘻世間如積中者有幾人耶真所
謂善處者也

贊曰

人之至親　莫如父母　昆弟同氣

如足如手　演而伸之　族至于九

等衰雖殊　情義當厚　捨而之他

悖德奚取

指天地以證鄙懷

傳曰天有三十二覆地有三十二載天覆

地載各理一系人居其中順吉逆凶其應

如響小心寅畏尚虞獲罪況敢輙以鄙懷

指以爲證不亦瀆乎昔王沂公之父雖不

學問而酷好儒士每遇故紙必掇拾滌以
香水收之嘗發願曰願我子孫以文學顯
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
歟悵汝已老無可成就當遣曾參來生汝
家晚年果得一子乃沂公也因以曾字名
之竟以狀元及第官至中書侍郎門下平
章事李景遜母鄭氏酷教諸子一日牆壞
得一甕錢鄭氏焚香祝曰豈天地愍我子
母孤寡特以賜乎然妾所願惟願諸子學
業有成仕而受俸此錢非所願也復自揜

之其後景遜果登第官至太子少保嗚呼
王君一言如此鄭氏一言如此而天地應
之果如此孰謂指天地以證鄙懷而天地
不譴責乎

賛曰

魯莊誓母　殊失孝慈　不仕瞽墓
人誚義之　戴履兩間　十目難欺
心迹洞然　自可無疑　皇天后土
詎聽淫辭

引神明而鑑猥事

傳曰一身有一身之神一宅有一宅之神
腦神精根名泥丸眼神明上名英玄耳神
空閑名幽田鼻神玉壠名靈堅齒神鍔鋒
名羅千舌神通命名正倫髮神蒼英名太
元重樓十二名太一肺神皓華名虛神肝
神龍煙名含明膽神龍耀名威明心神丹
元名守靈脾神常在名魂停腎神玄冥名
育嬰掌神存想名景寧乃至玉童君玉女
君道父君道母君師父君師母君飲海君
合命君三十六師子君丹田君上和中和

下和老君三元真君皆身之神也門戶之鬼名丞伯開閉之鬼名士伯供大門鬼吏名真公小門鬼吏名小真宅舍之鬼名奚子都房門鬼吏名萬倫竈君守吏名炎景廁上守吏名奴之道上之鬼名烏子丁道上守吏名尸供此一宅之神也當知在在處處主之者莫不各有其神猥褻之事其可輒引爲鑑昔王少逸久繫幽獄陶弘景曰此人以懟憾告靈故掇斯禍於此益知神明誡不可輒引之也

贊曰
傳謂要盟　神所弗聽　秦人呪楚
其德不競　祝史矯舉　隨懼脩政
鄭不禳火　孔寧禱病　聰明正直
焉用口佞

施與後悔
傳曰明道中太平州旱蝗相繼民大乏食
忽山澤間生一種烏昧草民採以食賴以
不飢至道中環慶路飢五穀絶種忽蓬生
蔽野結實如粟可以充腸僬𠁁初淮浙路

飢忽菌生被野甜軟頗美可以作羹元豐間青淄大飢忽山石間生一種石麪雜以少麪即可作餅聖曆間梓州大飢眞武真君化爲一叟逐日入城貨賣烝熟蒐菟茲所濟者衆建隆末河北路飢又復化爲一商運到十五萬斛粟麥入城物到而商不復見官取拯濟旁及數郡大抵荒歉者災也數也復生如是物者天地本心也真君亦如是者亦天地之心也令也禀天地之和具天地之象而畧無天地之心將何以稱

爲人哉惜其不知上士處世大慈平等兼
濟爲德一滅一生即登勝果不聞周惠化
諸君之事乎周惠化好施窮困辛苦不倦
一日智觀真人化爲乞人乞食街中試驗
其事周果樂施即日度之今爲西華真人

劉寬好濟窮困未嘗輙廢竟爲太上收録
今爲童初府帥上侯主始學道者折象家
世豐財每以多藏厚亡爲戒不惜千金隨
施輙盡上帝嘉之賜令度世劉白雲亦家
富初不知有修行之事但以樂於施與不

惜錢帛竟遇樂真君授以道要遂得仙去
賢矣哉此皆以樂施而立登勝果者也曷
嘗有一施與後悔者得進其列乎當知施
與一事立功最速縱不一一證果亦必各
獲其報不聞陽君諸公之事乎陽伯雍好
施義漿一日遇一異人授以一升玉種子
孫皆大富貴裴延年兄弟三人皆好惠施
一日有一老人踵門乞漿兄弟待之盡敬
老人曰覯君兄弟皆長者也積德如此豈
無其福安史之亂爲老人所引入一洞中

由是得脫兵難其後兄弟皆至大官舉家
壽皆過百矣百三本一貧者一日見一道
者詣一鋪家乞一文錢鋪家睚眦不與百
三嫉之力自探腰間一文授與是夕即夢
道者與之云賛及覺顧賛果落湯樞密既
死數日夢其孫曰吾在生雖剛褊然無大
過今歲歉若能為吾發廩拯濟遠勝為作
佛事於吾亦有所賴其孫即日以五百石
米付縣令孫君貺賑濟是夕復夢樞密含
笑曰吾即生天矣此皆以樂施而各獲其

報者也施與後悔者可望此乎佛言施食
一事當得五種福報一者命施所得福報
世世長壽財富無量謂人乏食七日必死
我能施之使之復活故曰命施二者色施
所得福報世世端正見者懽喜謂人乏食
色必憔悴我能施之使復充悅故曰色施
三者力施所得福報世世多力永無減耗
謂人乏食必至羸弱我能施之使復強健
故名力施四者安施所得福報世世安穩
不逢災患謂人乏食必愁身危我能施之

使復安樂故名安施五者辯施所得福報
世世通達言爲人採謂人乏食困不能語
我能施之使復能語故辯施大矣哉此但
施食一事所獲福報尚猶有五況施一切
合施之處一切皆施者乎

贊曰

行道求福　移粟望民　施必祈報
霸者假仁　要譽於外　矯情匿真
一或失據　怨天尤人　五穀不熟
稊稗足珍

假借不還

傳曰假借不還求之世間多有如此夫豈知生雖不還死後復當還乎吏人有陳益者從吳宗嗣借二百千錢崖不肯還宗嗣責曰我若前生負爾錢者今以此還若不爾負而爾負我者爾當作驢以還於我逾年獨坐廳事恍見陳益負錢來還不知其死急呼詰之則已潛入廐舍跡之不見俄頃馬生一駒因詢陳益在否則其日果已卒矣張陳二有一女名佛兒年十五忽暴

卒半日後還曰初被二鬼捉去過又嶺復見二鬼以一黑被裹將二人納之陳家次將一花被裹奴且曰汝負他家一千五百錢令當還之忽有一緑衣前曰此人亦悟般若姑恕之失足遽墮池中驚悸乃寤其父明日因往又嶺詢訪果有陳家夜生三狗一斑二黑斑者偶墮池死急歸取錢以還其家陳不肯受於是相與將錢施於黄巖寺爲作佛事以贖過咎然則假借可不還乎與其如此孰若生而還乎

贊曰

晉食桑栗　三施不報　兵連禍結

失國是悼　銜鹿醻恩　誰謂虎暴

一飯不忘　賢者之操　無負於心

神人所勞

分外營求

傳曰人處世間或貴或富或賤或貧莫不各有定分陰注陽受皆宿業也分外營求是可得乎昔劉顗頗能文自謂魏科必當高擬時翊聖真君降言于終南山顗因持

香請問真君曰子文雖優然賦命淡薄君安分退守可保餘年萬一過求必損汝壽願不之信竟至無成而卒然則一解一第信有定分雖一解亦不可求而得也吳公誠官至大夫年踰七十將下致仕忽夢神

曰子尚有七百千俸金在官未請公詰旦視券果如其數因戒子弟無得請子弟如戒不復形言未幾乃死子弟嘆曰豈夢寐不足信耶是夕復夢神曰掛冠後所請半俸非七百千乎子弟駭然悔已無及然則

一爵一禄信有定分雖是合得亦不可盡
而有也夏侯嘉正未第時有劉童子者善
聲骨嘗謂公曰公惟得聲貴其他皆弱已
俸外有百金横入不病則死其後官至正
言直史館充益王生辰使得數百千金弊

方輦歸私第貯之以爲潤屋忽一繙自地
起立久而方仆公驚遽感疾卒然則一錢
一鏹信有定分雖横入亦不可得而有也
又不聞陰司有掠剩使之說乎裴璞死後
爲隴右三川掠剩使夢其友韋元方曰凡

世人一飲一啄乃至財寶皆有所藉其獲有限若過其數吾皆得而掠之章昰死後以罪配爲揚州掠剩鬼夢僧人珉楚曰世間凡若我等輩千千萬萬不可勝紀凡市易獲息各有定數若踰其數吾皆得而掠之

然則世間不如意者豈即此輩有以掠之耶

贊曰

性之所欲　有命存焉　富有不求
無間執鞭　居易以俟　行險疾顛

思不出位　身名則全　百爾君子

無由甫田

力上施設

傳曰不恤其力而驅迫過酷即太上所謂

力上施設也夫豈知貪成爲罪便當死墮

惡趣乎貪成者謂貪役人力以成其事按

如李虗舟所書便可見也嘉祐中沈遘知

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方

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

入忽聞以行第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

一曰明日沇幾之子過此知杭州吾輩又一番勞苦一曰沇幾早有子知杭州耶因嗚噎悲嘆衆官審其言氣似非俗流使人跡之乃堰上數牛有墮淚者乃大嘆曰安知此牛非沇幾之親舊乎虛舟聞而大書

以爲力上施設者戒然多有不知戒者昔盧秉爲鹽事提舉創開一河專用運鹽時秋雨連農事未畢秉乃日役數千丁夫於泥雨中驅迫穿鑿民大不堪秉坡因爲作詩中有人如豬與鴨投泥相濺驚之句便

可以見其驅迫過酷也嗚呼使見虐舟所
記得無懼乎
贊曰
千仞之纆 挾以責育 苟有顛墜
一出之崖谷 胡爲妄施 縱意苛酷
濟人之資 反爲民毒 所賴聖一君
一敷錫五福

大[illegible]十三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四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四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淫慾過度

傳曰按道藏人者物之靈也壽本四萬三千二百餘日其神三萬六千元陽眞炁本重三百八十四銖內應乎乾䷀人不知保而使之散是以中道夭閼乾者六陽具而未知動作施泄也知此修行即神仙也自年十五至二十五施泄不止則氣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姤䷫嗜慾之甚加十歲

焉則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遯䷠又
不知養更加十歲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
應乎否䷋至此乃天地之中氣又不知養
更加五歲其虧七十二銖存者其應乎觀
䷓又不知養更加五歲其虧九十六銖存
退一　一
者其應乎剝䷖又不知養八八六十四卦
其氣終矣元氣盡矣其應乎坤䷁坤者純
陰也惟安穀而生故名苟壽人至於此去
死不遠況腎堂者玄關也心腎合爲一脉
其白如線其連如環中廣一寸二分包一

身之精粹是爲九天眞一虛和之妙氣至
精活命之深根五臟六腑百關百脉金津
玉液日月光華悉皆在焉常能存固則二
部之海應刻一之候其潮自生至于生門
大抵壬爲一命之本腎乃金室下元故名
壽海尾閭不禁則滄溟竭矣不聞岐伯之
言乎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
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至半
百而動作巳衰將世異耶人失之耶岐伯
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

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慾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知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

而黃庭亦曰長生正慎房中急怠者即衆生業重處也惜其不知女色於人按如佛說是衆若本障礙本殺害本憂愁本是以達者遠之任惠恭晚年益康強或問其養生之術公曰讀文選有悟耳曰敢問悟處

曰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是也蒲
傳正知杭州鄉老有李覺者來謁年已百
歲而色澤光潤有同嬰兒公曰願聞攝養
之術曰某術至簡且易亦無他但絕慾早
耳然則淫慾可過度乎窒慾之說可不踐
乎邪淫之報別載見他室美起心私之弊行多隱僻段
贊曰
爲善害已　則不可誨　使其有益
終身宜佩　戒之在色　養生爲最
能畏聖言　沒齒無悔　縱慾傷生

以死誰懟

心毒貌慈

傳曰心毒貌慈如李義甫輩是也李義甫貌極恭柔每與人言必嬉怡微笑然陰賊褊急根之於心少有忤意輒中傷之人皆號爲笑中刀亦號爲人猫言其似柔而實害物厥後竟至竄死于嶲然則毒用其心可乎大抵世人毒心多有如此夫豈知一死之後便當墮入惡趣昔盧瑱有女使名小金者忽爲一女鬼所攪擾易巫祝終不

能治復爲禱之佛前一夕夢一老人乘一
獅子狀如菩薩謂璵曰攖小金者本東鄰
吳家媳婦姓不名十二爲平生妒心死後
墮入蛇趣見社天竺寺大楮樹下下通地
穴歲久成精故能變化汝欲免難可急於
一善人家潛避則彼自不敢來璵如戒果
不復至然則人之於心當毒用乎當善用
手一則死墮蛇趣一則鬼不敢近二者之
間爾宜自擇

贊曰

鷙鳥將擊　必匿其形　人之為穽
蓋覆若平　軟語怡色　仇敵不驚
烏喙鴆毒　尚或可懲　所謂人貓
　不虛得名

穢食餕人

傳曰穢食餕人吾儒亦自言之曲禮曰毋
反魚肉是也謂已歷口也若以因果言之
不惟損福亦當擬禍不聞拭眼禪師瞿永
壽之事乎昔拭眼禪師棄位出家以目有
雙瞳為弟所疑乃佯為目疾常以帕子揩

拭人因以拭眼稱之然所至輙有光氣益自不安一日因寺家煮粥乃脫褻衣抖擻於釜上是日其光即落然則穢食餧人不捐福乎瞿永壽以販米為業紹興乙卯中路忽聞米價翔踴乃於稻田取水潤米不知其田已下糞矣既而片雲忽起震霆大作永壽心自知非度必不免因探腰間一緡授與同行祝令歸遺其母作是語已天復開霽遂得脫免然則穢食餧人不攝禍乎按如佛說又不止於如是一死之後定

當墮爲豬豘爲蟯蜋爲餓鬼可不戒乎

贊曰

不義之良　仲子必哇　盜餮力吐

不汚齒牙　蹴爾而與　乞人所嗟

養或不敬　三牲何加　以畜待人

奚其薄耶

左道惑衆

傳曰左道者妖術也以妖爲術烏得不敗

侯莫陳利月以左道得幸至鄭州防禦使

奢縱不法多烝殺人趙晉使人廉得其事

削籍刺配商州繼又力請除之得旨遣使剖心以示其衆尋復中悔遣使貸之無何使者馳騎遇濘而踣及撇出易馬而行既至則已剖腹磔尸於驛樹矣李曇其子學妖術事敗父子俱繫御史臺獄具曇與

爲南恩州别駕諸子皆配嶺外仍即日監防出城既而從者辭去曇遂自殺楊千自言得墨子法能役使鬼神召致食物雖物在拳握可以術取又能鍊丹乾汞與人蒲搏無能勝者乃至破扃鑰變形貌無不能

之一時貴要悉皆推重賜官賜服頗自矜
負未幾事敗竟至伏誅明崇儼精於妖術
凡物在千里外片時皆能立致一日獨寢
室中無何爲鬼所刺既死刀子猶在心上
人皆謂爲役鬼過苦鬼殺之也然則左道
惑衆是可爲也

贊曰

竒衺之民　罔有禁防　子不語怪
人恐其亂常　仁義禮樂　百王紀綱
日用飲食　不過農桑　文成五利

見誅武皇

矩尺狹度

傳曰舜典曰同律度量衡大傳曰聖人南面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人道事凡有九而立權度量居其先王制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于市月令曰仲秋之日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孟子曰度然後知長短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度謂丈尺高卑廣狹量謂豆區斗斛筐筥之所容受

大抵人心不平設此以持其平也今乃不準其平而短狹其用即是冒太上之禁失自心之平非但欺人徒自欺也不聞心神之說乎江南處士朱貞白曰世言不欺神明吾謂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神即不欺神明也或問迂叟曰事神乎曰事吾心神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耳嗚呼能曉此者有幾人耶惟其不曉所以短尺狹度靡所不爲

贊曰

枉尺直尋　君子所耻　物不中度
一不鬻於市　毫髮無私　銖較黍累
敢飾盜心　剪棄公理　尺度何損
損己多矣

輕秤小升

傳曰天有斗秤之宫人有斗秤之用在二十八宿則張星主之在此篇則太上定爲罪目大抵錙銖升合者細民日用之急一文一鏹得之甚艱故一錙一銖一升一合皆不可得而輕亦不可得而小也按五雷

雲篆陳後主時市中震殺一人背有字曰[illegible]得道者李居正識之乃斗秤輕重四字又按法華經當說經時有十羅刹女并其子及眷屬佛前發重誓護此經曰如殺父母罪亦如壓油殃斗秤欺誑人調達破僧罪犯此法師者應獲如是殃然則輕秤小升其為罪也豈為輕乎是以程嗣昌不置輕重斗秤而立爲眞武眞君察錄書入善簿黎永正造作空中捩係之秤拆底隆量之斗立爲上帝譴責命

所在神靈陽警警而陰理其罪英顯武烈屢

警不悟竟至雙瞽其目妻竄兒死乞丐街

中此皆載於方冊其可不畏

贊曰

衡生於鈞　稱物平施　升轉斗量

出納所寄　乃欲求贏　捨人聽覘

縱爾私欲　託諸公器　升斗不欺

欺心可畏

以僞雜眞

傳曰以僞雜眞如廬山下廬常以魚膏雜

置灶中建隆觀前黄禹以牛脂爲燭是也
積日既久皆爲震霆所擊大抵欺誤於人
獲罪最重非獨二事爲然但凡食飲之須
藥品之用乃至金帛市易稍有欺誤皆所
不可不聞二仙之事乎昔吕洞賓初學道
時遇一異人授以養道之法洞賓曰願聞
其說曰煑銅爲銀洞賓曰有變乎曰有變
尚在五百年後洞賓曰誤了五百年後人
不願學也以此一語遂得名藏天府竟遇
鍾離遂得度世李臻性温約未嘗有失於

人一日遇一道人自稱姓張名齊物授以黄白之術臻曰某賦命淺薄不願學也齊物乃大驚曰君之所見非吾所及於是抽簪引以爲劒劃地地開投身其中地復隨合乃神仙也其後臻亦得道然則以僞雜眞者烏得不墜壚常黄禹一死之後當如何哉

賛曰

雜僞假眞　物害猶細　人之亂常
家國攸繫　行如市賈　姦貪險穢

自詭盛流　黨同附勢　一為所欺

誤食烏喙

採取姦利

傳曰太上言以偽雜真又言採取姦利者謂所採取又非但以偽雜真也昔楊丙所居瀕大河歲積芻茭幸河決倍取其利時趙昌言知天雄軍兼知其事因秋潦丙復誘姦民究堤堤吏告急昌言命吏徑從丙家畢取所積芻茭以充堤用仍將丙送獄根勘獄具抵罪自此其害遂絕邊河居民

無敢爲姦利者孫南金出繼爲一富家子恃其有力交結官吏劫訟亂政靡所不爲因一二大獄官吏所得無幾已獨厚有所竊求田問宅益自矜負至乃銷鐵造器竭澤捕漁以酒換麻造船置碓侵漁水利占

奪民田但凡人所不敢爲者彼無不爲人所不敢取者彼無不取如是數年忽得惡疾飲食不進枯瘠如豺及死人皆傳其已作驢云然則採取姦利是可爲乎

贊曰

利以姦言　取以採說　推其用心
千委萬折　實毒斯救　盾火乃撤
術以險售　害由忿烈　螫闇嚚幽
射干壁蠍

壓良爲賤

傳曰壓良爲賤此特擬無因果者之所敢爲夫豈知今爲婢僕皆前生造罪積惡過滿一千八百之人其有實非此曹我乃置於此曹之列即所謂壓良爲賤者也有識之士其肯然乎昔禹淯其父以中年無子

因置一奩極姝麗每理髮見公必引避如有沮喪之狀公怪問之則曰其父本守某官不幸死去家甚遠無力可歸故至鬻其今猶未經卒哭約髮若實素帛暫以絳絲蒙其上不欲公見初無他也公爲惻然即日訪尋其母還之且厚有資助是夕即夢一羽衣曰天錫爾子慶流消消明年果生一子因以消字名之即巨濟也及長赴試羽衣復入夢曰汝欲及第須十三魁既而魁太學魁鄉薦乃至唱名爲天下第一屆

指果十三魁羅城使程彥賓進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蔚然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旌節彥賓曰旌

節非敢望但得死時無病便是好也其後官至觀察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有官孰謂作如是事無如是報乎以此觀之當知壓良為賤者定當得罪

贊曰

晝敬輓輅　衛青僕奴　賤不可忽

良可壓乎　董耳揮盌　見怒秦姝

女不可賤　而況丈夫　爲民父母

其將何如

謾慕愚人

傳曰凡涉謾慕皆所不可若及愚人尤不可也昔毛烈以不義起家人有善田必百計窺覘必得乃已有陳祈者三弟皆幼乃盡舉田產低價質于烈家俟三弟長成畢行分割然後備錢密行抽贖烈乃掖之收

錢不即與饋又遂謾驀祈屢訴不得直遂
詣嶽祠投牒未幾烈死明日祈死既而祈
還言烈在嶽司哀告之曰吾平生作此凡
十三契契亦見在其處其匱中公歸切煩
語吾家人令急檢各還其家庶可減罪不

然罪益重矣張該有一宅頗宏壯以關用
典千緡在張後家後心愛之乃厚遺牙儈
作斷絶契契成擕其首張用作絶契後數
年該以乏用詣後就絶後出契示之乃絶
契也該語塞灑淚而出仰天呪曰願爾子

孫巽曰亦復似我欲語不能厥後俊之子孫果皆失音而死然則謾驀於人是可為乎雖非愚人亦自不可

贊曰

見瞽必貌　入虛有人　闇室謹獨

出門如賓　處心不欺　視物則均

氓之蚩蚩　至愚而神　孰愚黔首

自愚者秦

貪婪無厭

傳曰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罪莫大於可

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又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莊子曰鵬與鷦鷯大小固不相侔椿與朝菌脩短殆不相若要之各安其安各適其適此皆聖賢格言臨財可以爲法嗟乎世人衣不過被體衣千金之裘者猶以爲不足不知鷦衣緼袍者固自若食不過充腸羅萬錢之食者猶以爲不足不

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室不過蔽風雨峻
宇雕墻者猶以為不足蓬户甕牖者固自
安器不過適用玉杯象筯者猶以為不足
不知汙尊杯飲者固自適惟其如此是以
常無足心夫豈悟世間萬事轉頭即空我
之此身終亦變滅所不滅者一精明耳與
其於變滅處區區徒自勞苦孰若於不變
滅處略作工夫耶昔波斯匿王問釋迦文
佛曰我今迫於頹齡終當變滅佛言曾見
恒河水否王曰其三歲時蓋嘗見之佛曰

汝今六十復曾見王曰昨又見之佛曰
與汝三歲時所見其水云何王曰宛然無
異佛曰汝面雖皺而汝見精性未曾皺皺
者為變不皺者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
元無生滅王即當下有悟始知身後捨生
趣生初無斷滅第三祖商那和修問優波
毱多曰汝年幾耶毱多曰我年十七祖曰
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毱多曰師今髮白
為髮白耶心白耶祖曰我但髮白非心白
也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亦復如是

大抵生死之身有無循環無起處亦無盡處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特妄想耳人從初識至動相滅時義亦如是若使世人皆能於此有悟則一點精明長是了然一出頭來何患無福所謂財物何所歉闕

贊曰

人之處世　其與幾何　朝露垂頴
秋葉辭柯　其生有涯　奚必求多
鹿臺之址　驪宮之阿　窮富極貴

化爲陂陁陂音坡

呪詛求直

傳曰所謂呪詛不待形於奏牘但凡忿爭之際妄有呼召即呪詛也按呪誓章若有呪詛則九地之下東南西北四面八方山澤之内五土之上受人呪詛不正邪鬼刑禱呪誓考烝之鬼伏連傳屍之鬼五丘五墓之鬼妖精作祟禍害之鬼下官故烝土精之鬼破殺虛耗五瘟疫烝之鬼邪魅妖怪之鬼兇殃破射之鬼五方五土復注刑

魌逆殃之鬼伏匿留停不退惡逆之鬼拘
絞之鬼刑殺之鬼疫毒之鬼乃至一切凶
惡之鬼皆得乗間伺隙行其禍害若非上
章求解得天師門下斷鬼大將軍破廟大
將軍斷除呪詛大將軍為之下降分別解
散未易斷除然則呪詛求直是可為乎昔
張中家初以父子忿爭動輙指天罵曰及
其子與其姪爭分亦復祀鬼投神互相詛
害不數年閒死喪殆盡所存惟不預者一
房然亦衰破不及前矣又有楊長者出入

一寡婦家頗似親密人或議之寡婦素悍
不勝其忿乃告天祀鬼以詛其人不一年
寡婦與楊長兩不相去一日而死意其當
時實無其事而必欲自明耶抑實有之姑
以塞謗耶不然安有兩不相去一日而死

者事之有無皆所不知然亦可以為戒

贊曰

周官五聽 辭色莫隱 豈以口舌
蓋其肝腎 敵國交盟 王澤斯泯
多言數窮 不如一忍 苟聽於神

何以示信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四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五

退二

李　昌　齡　傳　鄭　清　之　贊

嗜酒悖亂

傳曰雪峯巖頭欽山三大禪師自湘中入江南至吳山下欽山濯足洞前見一菜葉順流而下喜曰此山必有道人吾輩可沿流尋之雪峯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至棄菜葉住山奚爲鄭昇之宣和間被攝至冥司冥官數曰汝平生好飲飲必不盡餘瀝甚至淋漓几案積已數

石因命吏押至一處有一大甕腐水滿中
必令呷盡昇之驚悸遂寤然則人有少福
其可不惜況酒者最能亂性苟或酷嗜日
在醉鄉爲得無失昔吳有爲樞密使陳執
中罷相擧以自代因侍宴醉睡忽拊牀呼

其從者明日黜爲西京留臺刁約有俊才
劉沆爲集賢相欲引令修起居注竟以荒
飲無度帝竟不悅命竟不下趙昌言爲樞
密日與陳象董儼酣飲人因爲之語曰陳
三更董半夜上怒兩皆罷職昌言貶爲崇

信軍司馬郭贇爲祭政以入對酒氣熏烝
御座左遷南京蘇易簡爲學士因大飲衄
血感疾而卒王全爲殿中丞以大醉膌裂
而卒此皆前輩覆轍孰謂嗜酒爲無害乎
況悖亂乎孔子曰惟酒無量不及亂與篇
中之言亦皆一也

贊曰

周戒群飲　漢禁麋穀　入酒以成禮
烏可縱欲　紂爲池亡　阜因甕辱
醉鄉之徒　遯世逃俗　欲修其身

鷸蚌可覆

骨肉忿爭

傳曰佛曰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

又曰六度萬行忍爲第一老子曰上善若

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又曰夫惟不爭故

無尤又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又曰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又曰聖人之道

爲而不爭論語曰君子無所爭又曰君子

矜而不爭禮記曰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

夏不爭陰陽之和然則人於骨肉可忿爭

乎骨肉者血屬也得爲骨肉者莫不皆是
夙緣豈偶然哉昔顧況爲著作佐郎晚得
一子名非熊無何暴卒況追悼哀切常哭
吟曰老人失愛子日暮哭成血老人年七
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司聞之亦大感
愴力懇冥官求歸官亦憐而許之既而果
得復來爲孫年三歲尚記得在冥時事及
長登進士第官至大理寺丞洪濤其父亶
爲諸王府教授濤以太廟齋郎補太學生
好學淳固登熙寧二年進士第爲石州司

户參軍忽夢一冥使授以一紙公文云云右
州司户參軍洪濤卒濤大懼冥使曰[illegible]不免
憂不半年却當復來爲洪氏子及期[illegible]卒
時妻徐氏已娠至半年果誕一男狀貌[illegible]與
濤酷類然則得爲骨肉非宿縁乎其分爭

者不能忍順故也異日受坐因縁會遇便
當得二種不美之報一者愛別離苦今之
鰥寡孤獨者是也二者怨憎會苦今之乖
爭離背者是也世人但知二者爲苦而不
知實由前世不能忍順骨肉忿爭故獲斯

報

贊曰

天一生水　違行日訟　勢近情親

其爭易縱　風自火出　誼能無閑之

家人嗃嗃　貴在嚴重　反身威如

齊家妙用

男不忠良

傳曰得爲男子道釋二教皆以爲難皆以爲貴然則造物所以生之者爲如何望之者爲如何今也既得爲男而乃苟且汩沒

不能以忠良自効非獨辜負已靈實亦辜
負造物不聞前輩爲男子者乎昔杜正獻
衍其父早卒公遺腹生其母改適河陽錢
氏祖父卒二兄遇之無狀至以劍斫其腦
其姑救解乃免因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
能容徑往孟洛以傭書自資富室相里氏
一見奇之遂妻以女明年舉進士殿試第
四補揚州推官歷知縣通判提轉都轉運
除待制除直學判三司判審官知天雄知
永興知并州宣撫河東拜樞密尋以吏部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知兖州自少
好學及貴喜推奬後進爲人廉潔事上以
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已爲信是以動靜
纖悉謹而有法放其大節眞偉然也范文
正仲淹生二歲而孤其母改適朱氏及長
知其家世感泣而去於南都學舍自掃一
室晝夜講誦飲食起居人所不堪公益刻
苦六年之中遂能盡通六經之旨諫議姜
遵一見奇之遂妻以女年二十舉進士判
河中爲司諫知睦州徙蘇州知開封知饒

州徙潤州越州知永興知延州知耀州徙慶州環州路經畧安撫沿邊招討使改邠州進樞密拜參政除陝西四路安撫遷户部侍郎知青州初入仕即上宰相萬言書及進用所行之事皆無出於此書雖弄翰戲語亦不外此是以人皆推敬名振一時若二公者其爲男子眞無愧也

贊曰

乾道成男　六陽與俱　剛德寖長

萬事所趨　一失其位　字曰非夫

姦險倒媚　乃陰之徒　爲魯男子
其庶幾乎

女不柔順

傳曰禮經曰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而始又曰婦人者幼從父兄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大抵女貴柔順苟不柔順不免或至悍妬不孝不義端起乎此仙源曰吾與侍講六十年爲夫婦（榮陽呂公）未嘗有一日面赤使不柔順能如是乎又有莫筌者非但柔順又能有立貞節婦也昔周謂以布

衣謁太祖遂見信用委寄繁劇奔走嶺塞不得歸者二十六年其家素貧婦翁欲奪其妻莫筌堅不許但守貧安分以伺其夫之歸奉舅姑益謹日事蠶績躬任機杼勤苦自營閨門有法雖鄉里淑婦靖女亦未嘗有識其面聞其風者幃箔竦然及二子長築室于外蓄書命師篤之以學晚年產業漸厚舅姑漸老於是祔塋選美丘且大爲壽坎松檟茂密盡得其制有上腴田數百頃皆筌手所自置又爲其夫經營別墅

水竹交映亭閣相望[illegible]誠他婦之罕能於二十六年中一婚二嫁皆得望族其夫在官亦修高節及歸俱已皓首筌復勸夫休官相與老於林泉時皆號之莫節婦云

贊曰

女之美稱　曰淑曰令　柔貴有立
順必以正　無違夫子　必戒必敬
蔡琰非烈　班姬知命　不忌不淫
婦德之盛

不和其室

傳曰易曰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然則男女正位義同天地豈爲輕乎近年潮倅余嗣被攝至司命宮道問使者曰何法可以彌災使者曰但於除夕取桃符板碎爲一籃密念天皇地皇人皇三綱五常十字瘞之通衢如此可弭一年之災嗚呼三綱者父子兄弟夫婦也一誦其倫爲力如此況踐之者乎是以君子謹重其事劉庭式旣定婚入太學越五年果登第及歸

則定婚女子已雙瞽矣家又不振庭式涓
日成禮女家不可曰女子已爲癈人何可
奉箕箒庭式曰喪明於定婚之後於義有
所不可竟娶之生二子及倅高密盲女得
疾死庭式哀哭良切時東坡爲太守慰諭
曰余聞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愛
從何生庭式曰某之所亡者妻所哭者妻
而已不知有目與無目也若緣色生愛緣
愛生哀色衰愛絶於義何有今之揚袂倚
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以使爲妻乎東坡撫

其背曰眞丈夫也不惟今世罕見古亦未聞盲女所生二子皆相繼登第鄭通叔初與夏氏女定婚及入太學遂登第旣歸則夏氏女已啞其伯似欲別擇通叔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況以無恙而成婚因疾而遽棄豈人情哉竟娶之其後通叔官至朝奉大夫啞女所生一子亦有官嗚呼二公但於定婚之後守義已自如此眞所謂能踐聖人之言者也肯不和乎其不和者不過爲些夷虜或別有所

愛何足以此而告之哉

贊曰

刑于寡妻　文王之治　相待如賓

郤缺可帥　試人以財　觀德於醉

內心所形　閨室尢邃　身修家齊

於斯易易

不敬其夫

傳曰昏義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爲之蝕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爲之蝕然則夫婦失道適見日月義

豈輕手昔杜珪爲武平令忽雙目俱盲其
妻乃侍郎吳育之女日夜望極禱告每拜
必盡七七四十九數竟能感真武化身下
降爲之療治而徹視如初杜企爲人怯弱
其妻張氏素輕視之晚益多病不能支持
張不一顧無何張先企卒旣殯棺破乃化
爲蟒徑奔林間然則妻之於夫可不敬乎
嗚呼因果之說姑置勿論請以一二賢婦
言之庶皆則效昔宇文邦彥其妻黎氏刻
苦立家喜觀書略通大體手自編録以相

其夫且督勵諸子從學甚至其子粹中兄
弟果及第歷詞掖登翰林至右轄鄉里稱
尊其家至今有黎氏手編國朝以來制誥
綸言集尚在歐陽文忠公其母韓國夫人
幼歸歐陽即能盡其婦道克相其夫夫死
公始四歲夫人守節自誓親教以學家貧
乏紙至以蘆荻劃地學書公竟以學富歷
館閣修起居知制誥爲學士拜樞密除參
政官至太子太師若二人者眞所謂無愧
於爲婦者也其不敬者若非悍婦必蕩婦

也何足道哉

贊曰

三從之義　所重在夫　身仰望者

天可逃乎　舉按上食　廻文織圖

乃捐箕箒　視若庸奴　買臣見棄

終載後車

毋好矜誇

傳曰老子於曲則全章曰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於跂者不立章又曰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

長易曰謙謙君子有終吉彖曰天道虧盈
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
踰君子之終也然則矜誇於人可不去乎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忽得相見伊川曰相

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子曰只去得一箇
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
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進向處伊
川點頭大抵前輩其於矜誇無不切戒非
獨公也昔顧雍封侯三日而家人不知謝

安對客圍棊捷書至而客殊不覺曹武惠
充江南入見閤門所進榜子止稱奉勑江
南幹當公事回向文簡時拜僕射上亦自
爲殊命密令李昌言往觀公意昌言盛稱
眷倚殊越公但唯唯楊礪建隆初殿試唱
名爲天下第一
眞宗不記問公幾年及第礪亦唯唯眞宗
由是愛其不以科名自伐文潞公至和中
首議立英宗爲嗣及神宗問之公但言韓
琦之功上由是重其善不自伐大抵皆是

蓄德深厚。固非局量褊淺者之所能及也。

贊曰

人有秕德　起於自矜　驕念旣實

中虛不靈　有過孰告　有忿莫懲

顏無伐善　禹不爭能　匪聖匪賢、

斗筲易盈

常行妬忌

傳曰。嗟乎。世人終日造罪。而不自以爲罪。且如妬忌一事。婦人尤甚。豈知一死之後。便當墮入三趣乎。一者地獄。二者鬼趣。三

者畜趣昔崔起妻蕭氏性嗔妬不信善惡其父教之誦經不能從未幾暴卒夢其侍婢素玉曰我在生聞人說地獄心實不信今果見之俄頃已見蕭氏卧在鐵床猛火自起驚悸遂寤非地獄乎劉伯玉妻段氏

性妬忌伯玉嘗於其前誦洛神賦曰娶婦如此心可無憾妻曰君意似美水神而輕我我死後何患不爲水神是夜即自沉復夢伯玉曰君美水神我今爲水神矣伯玉自此不敢渡水婦人有過此者必自壞其

粧然後敢濟不然則波濤暴發人因名其
地爲妬婦津云非鬼趣乎梁武皇后郗氏
旣死數月乃化爲蟒作人語曰妾以在生
嫉妬常懷慘毒忿恚一發如火熾然損射
於物今受蟒身身旣長大無物可食兼無
窟穴可以藏身每一鱗下各有無數蛆蟲
晝夜唼嚙苦痛切至柰何梁武於是爲修
懺法以贖其罪非畜趣乎然則人而常懷
妬忌者是可爲乎

贊曰

妬則傾人　忌難爲下　孰使之然
心猿意馬　胡不反思　求在我者
擇善可師　勝己如射　女子小人
不知命也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五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六

退三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六　退三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無行於妻子

傳曰禮經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月不舉樂思嗣親也釋之者曰重世變也然則女之父母所以望其壻者爲如何夫之父母所以望其婦者爲如何今也既娶而輒至對以無行使之身處深閨欲去不能欲住不可抑鬱怨憤情何以堪此即輕薄小子所以無前程處也造物其

肯容乎昔楊大同隨其兄之官在官舍遇一婦人抱一女孩遂與之合自此即枯瘠如豺一夕復遇其婦人告以實曰我乃爾三生前妻也此女即爾女也爾爲商於池州顧戀不歸我貧困無以自給遂投井死

上帝約法以爾遂利忘家至令妻子身死非命雖別有善業當得一第然終不享後果如其言史堂微時已娶及登第傲然自負大有當時不得富貴家女爲妻之悔遂薄其妻不與同寢其妻鬱鬱不得志因感

疾凡數歲堂不一顧妻益欽慢臨終隤壁
呼堂謂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我耶堂
終不顧及死心自不安乃從邪說謀爲厭
勝以土器蓋其面兼以索加木束縛而瘞
是夕此女夢其父曰女託非人生懷慾恨
死受厭勝然彼亦以女故壽祿皆削盡矣
明年果卒然則無行於妻子是可爲乎惜
其不知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技一能日
下孤燈無德以將適自爲累何足道哉
贊曰

下我者妻　事我者子　下則易褻
事則易使　所以常情　或多慢視
道之不行　其端在是　施于閨門
必恭敬止

失禮於舅姑

傳曰出嫁爲婦所當尊事者無非舅姑然
世之悍婦多有失禮夫豈知不孝之罪天
所必誅乎昔支祖冝妻喻氏一夕夢神告
曰汝前生爲牟容妻以久病殗殜汝姑日
爲進食汝怒其頻輙至吐而叱之臨終又

指天罵曰姑七十而不死我三十九而乃
亡何不平乎以此一語司命聞奏帝怒命
雷神擊汝旣至而汝氣已絕明日雷神當
行前命幸汝此生却能敬事舅姑或可脫
免喻氏惶恐哭泣告天適英顯行空力爲

論奏果蒙原貸紹興間顧德穪妻張氏一
夕亦夢神告以宿生之事且曰汝明日當
斃於雷斧張寤果聞雷聲自分必死於是
易服出于門外桑樹下立默自念曰死固
不免奈姑老驚恐何俄聞空中有聲曰此

念極是上帝已知特赦汝矣自此更宜勉
於為善廣以告人庶皆知戒既而天果開
霽然則婦於舅姑可無禮乎惜其不知孝
於舅姑便當度世昔感玄符世稱孝婦舅
姑性嚴玄符奉事彌謹每謂妯娌曰我得

人身生于中國尚為女子亦所關也今父
母皆死惟舅姑為尊雖被打罵亦所不問
一日忽有神人降于其室授以靈藥遂得
上昇韋蒙妻許氏亦善事舅姑有一女極
聰慧暴卒既而復還言至陰司司命以小

眞呼之曰汝九世祖有功於國有惠於人近已擢爲地下主者行將授地仙之品汝曾祖汝祖汝父三世皆已生天汝毋心志於道孝事舅姑當陟仙品汝亦合居丹陵之闕且歸齋沐太一使者行將至矣明日許氏及小眞果皆上昇然則失禮者烏得無禍

贊曰

女之從人　更姓改族　繼彼世祀
謂之天屬　上奉尊章　義均似續

胥惠胥誨　我撫我鞠　慢其逮事

不孝之戮

輕慢先靈

傳曰眉州鮮于氏因合小兒藥礫一蝙蝠爲末未及和劑明旦視之則有數枚蝙蝠團聚其上目皆未開蓋識母氣故致然也一家爲之灑淚自此合藥不復敢用郴州山丁射一母猿并生得其子以獻李規規剝母猿皮曬之日中猿子一見即奪取抱持號叫不食而死嗚呼畜生尚爾況於人

乎所謂輕慢但凡齋祭不謹葬不即辦拜
掃不勤皆輕慢也高邦佐簿眉山忽丁父
憂於二七夜被攝至冥司見其父責曰汝
齋祭不誠僧與廁者皆不嚴潔惟今夕所
請僧宗順有定力加持誦念客契陰司兼
所誦大明神呪經及所奏九天生神章皆
於我功德有餘傍及諸囚然則齋祭可不
謹乎王景芬有一子極聰慧無何暴卒臨
終忽自言曰且留取某待某長大必能葬
翁婆景芬大駭始謀葬其父毋然則葬可

緩乎孔墳丁母憂既葬歷官至秘書丞始歸焚黃其母忽現其前責曰汝棄吾去盜發吾冢至折吾臂歲時祭享寄二女家爲子當如是耶陰司本欲罪汝以警於世爲汝處官修謹姑且置之自此切須勤視墳冢歲設一祭以寧山神亦以安我然則拜掃可不勤乎況輕慢又甚於三者乎

贊曰

天子七廟　士祭其先　禮有等別

敬則同然　作階朝服　懼儺之喧

刻木而事　如奉所天　毋曰旣往
洋乎在前
違逆上命
傳曰所謂上者君父也稍失勤敬即違逆
也不聞九幽拔罪經敎化地獄經之說乎
九幽經云昔普掠獄中有諸罪人驅上刀
山中有一人踐鋒履刃了無所苦北帝異
之天尊曰此人生前曾受九眞妙戒救苦
眞符吾故以神力覆護一者敬讓孝養父
毋二者克勤忠於君主三者不殺慈救衆

生四者不淫正身處物五者不盜推義損
已六者不嗔兇怒淩人七者不詐諂賊害
善八者不驕傲忽至眞九者不二奉戒專
一此道家之說也地獄經云地獄諸受罪
人銜悲白佛言作何善行得離斯苦佛言
當勤孝養供養父母敬事師長歸奉三尊
勤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慈悲
喜捨怨親平等無有二相不欺孤老不輕
下賤護人如己不起惡念如是修行即爲
已報佛恩永離三塗無復衆苦是故名爲

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此釋氏之說也然
則上命可違逆乎

贊曰

事君致身　義無茍且　言必稽首
召非俟駕　命承解揚　節握司馬
眞卿死詔　小白拜下　逆命之刑
幽顯不赦

作爲無益

傳曰世世間萬事轉頭即空惟有好事所獲
福報世世生生隨身受用無有窮已是以

無益之事識者有所不爲不聞前輩之所爲乎昔蘇文忠知杭州浚二河修六井築長堤種麥其上以備堤用民受其利至以公姓名其堤爲蘇公堤云邵曄知廣州城瀕海每蓄舶到岸多爲颶風所中公至爲開內濠以泊舟檝由是颶風不能爲害無

遇疾者民至爲公醵錢作佛事以祝公年及卒有墮淚者喻仲寬知順昌閩人生子才過三數臨產即先具盆水溺之盆中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公至作戒殺子文召父

老坐廡下親酌酒出文以勸不半年間所
活者巳千數民至以喻字名子張忠定再
鎮成都慮民艱食或復爲盜於諸邑田稅
内歲折米六萬斛至春則籍城中細民計
口給劵依元價糶之由是一城之民雖遇
荒歉不至甚饑陳堯佐爲廣南西路漕嶺
南風俗病不服藥惟禱于鬼病多死者公
悉出家藏集驗刻石于桂州驛舍土人賴
之至呼爲佛王覿知成都城無閑田中下
之户死者多從火葬公至委官根刷在城

未有葬者得萬餘喪以官地瘞之凡此皆
所謂有益者也
贊曰
人與天地　並立爲三　財成輔相
化育可參　立功立言　百聖不衛

草木俱腐　豈分所甘　罔之生也
夢寐沈酣

懷挾外心
傳曰婦德婦言婦功婦容雖皆婦人美事
然婦人大節特在乎確不可奪大節一隳

四皆無用然則懷挾外心是可爲乎蓋有外心則不免心挑目許秉間投隙疾赴急趨久而情好愈密其視夫壻旁若無人禮義廉恥必不復問往往有不測之禍起乎其間是以君子貴乎謹獨上帝亦多以此取人黄靖國嘉祐間爲儀州判官忽一夕被攝至陰司陰君曰卿官儀州有一美事卿知之乎因命吏取百葉簿示之乃醫工聶從志於某年月日有華亭主簿楊某妻李氏淫奔從志從志辭以亂種必不可李

不能强大慚而退奉上帝勑聶從志特與
延壽一紀子孫奕世登科李氏送獄治罪
竊讀甫畢已見數鬼引出一婦人先以刀
剖其腹繼以沸湯沃其腸名曰湔滌乃李
氏也既而得還以語從志從志驗曰此固

有之然妻子亦未嘗與言不謂已書陰籍
人於闇室是可欺乎其後從志子孫果皆
登第又有何澄者亦以醫術著名政和間
孫巳之以父病不愈其妻于氏召澄看脉
一再見乃引澄入于密室耳語澄曰妾以

良人久病典賣殆盡願以此身酬藥之直
澄正色曰娘子奚爲出此語但安心勿憂
當爲療治若欲以此相汙必是不可不惟
使其永爲小人娘子亦不得爲賢婦縱免
人責天譴其可逃乎于氏大沮而退澄一
日假寐恍見一神引至公署判官曰汝醫
藥有功且不於艱急中亂人婦女奉上帝
敕賜汝一資官職五萬貫錢未幾東宮得
疾詔訪草澤澄於是得効其力一劑遂安
賜官賜錢宛如其數自此大富醫道益振

京師號爲之何藥院云嗚呼二婦慕之如此而二公拒之如此誠亦人所罕能是以立爲上帝所取爲二婦者何以處於天地間乎

贊曰

純臣正女　其心無二　諸葛一門
仕吳蜀魏　各守名節　不相誘致
弗嫁刑耳　汚手斷臂　言言婦烈
傳亞忠義

自呪呪他

傳曰呪詛一事篇中言之者四大抵人貴乎生死貴乎度令也處生而有呪有詛不免速歸于死既死而有執有對不免禁固滯留無由出離往往有不待死而立如所呪之言者昔堰典妻嘗與人私又嘗竊隣家一巾隣家詬罵典乃自呪曰若我妻果與人私及竊汝手巾者當爲震霆所擊否則汝亦如之是夕即雷霆大震果皆斃於雷斧之下典脇下有字曰癡人保妻貞將身以爲質妻脇下亦有字曰行姦爲

盜當使皆知郭引鳳紹興己卯被攝入冥見一婦人鬼卒以鐵丸大小如蒸餅塡塞其口繼以百鍊銅汁擘其口灌之旣絶復蘇旣蘇復灌如是數四若不可言引鳳曰此何罪耶鬼卒曰此人生前好行呪駡故獲斯罪然則自呪呪他是可爲乎

贊曰

呪詛垂戒　諄復數四　奕惟聖言
當有微意　口舌之過　人所輕視
至擭神明　或指天地　易犯難贖

深可戒忌

偏憎偏愛

傳曰偏憎偏愛世固有之而後妻尤甚惜其莫悟我爲人妻夫不幸死遽至棄去不復更恤其家諸穉呱呱亦不復問爲妻爲毋當知是耶婦人大節至此已喪其可更於後夫子女又敢虐遇尚何以稱爲人哉李常曰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者程正叔一人而已龜山曰觀其論婦人再適至云寧餓死不可再適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曉

如何敢下這般言語大抵婦人大節惟此
而已大節一喪復何足道請以一二因果
少以警世徐鉉曰建安有張輿者妻死再
娶前妻之子爲後妻所虐輿不能制一日
忽見前妻入門責後妻曰人誰不死誰無

子母之情爾奚爲虐我所生我已訴于陰
府與我十日限使自告汝汝若不改定當
殺汝夫婦後妻大懼自此不復敢虐張開
娶孔氏生五子無何遽卒再娶李氏李氏
悍妬虐遇五子五子哭于孔氏冢前孔氏

忽自冢出哭撫其子旣而取其子帛巾題
詩其上以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泣涕每盈
巾死生今已隔相見永無因合裏殘妝粉
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浪作冢中塵有
意憐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

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父以訴于連
帥連帥繳奏于朝李氏特配嶺南然則爲
後妻者當如是乎偏憎偏愛是可用乎

贊曰

憎必知善　愛當知惡　所見一偏

是非顚錯　盧杞姦邪　德宗不覺
黨錮所懲　元禮孟博　欲得其平
好惡無作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六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七

退西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越井

傳曰漢天師既成道矣又復勸人造橋鑿井謂之立功大抵井之爲用利濟廣博越而過之即爲觸穢鳥得無罪不聞吳湛李鄆之事乎昔吳湛爲縣吏所居臨荆溪溪有一泉極爲清徹衆人賴之湛爲築籬遮護不令穢入忽於泉側得一白螺置之甕中每自外歸則厨中飲食已辦心大異之

一日潛窺乃一女子自螺而出手自操刀
湛急趨之女子大窘不容歸殼實告湛曰
吾乃泉神上帝以君敬護泉源且知君鰥
居命吾爲君操饌君食吾饌當得道矣言
訖不見李鄠爲河山令縣有河山巖巖半

有一脉清泉次第流注逐處各有一崖斛
承之如鐫出狀鄠一日携家出遊無何侍
婢雪見輙就斛浣巾立爲震霆所擊即而
視之則其斛已碎别安一斛於下流矣然
則井泉當遮護乎可觸穢乎比見世人多

不曉此故悉陳之

贊曰

伯益作井　清潔爲德　養而不窮
寒泉可食　奈何弗敬　視同瓦礫
耿恭端拜　枯甃涌溢　有神司之

功利無極

越竈

傳曰按祭法王爲群姓立七祀竈居群祀之中按月令四時共有十二祀竈居夏之三祀太上日世間惟太一火神檢察世人

善惡長短世人不知其觸犯者衆玄元道君曰奉吾道者醮祭家竈及祀拜先亡外不得淫祀他鬼天師門下科令者祀竈當用社日春向門左秋向門右黃帝曰凡欲求乞男女生產平安婚娶和合壽命延永學問聰明仕宦遷進人皆愛敬貴人懽喜宅不虛耗家得平安舟車無虞田蠶稱意市易和合詞訟得直盜賊不侵口舌永息疾病痊安伏連斷絕呪誓解散瘟疫永除乃至禳厭破射祛逐虎狼皆當祭祀竈神

昔陰子方爲人至孝又有仁恩適臘日晨
炊忽見竈神現于其前子方再拜無值臘
日即祠祀之自此大富比於邦君至其孫
陰識有女爲后遂得封侯是故陰氏子孫
世世祀竈然則竈可越乎

贊曰

竈司火政　烹飪自出　有相之道
祀典所秩　功在養人　饔爾家室
蚤莫從事　可不恪栗　或取媚焉
又溺方術

跳食

傳曰食者入口之物稍有不潔已自不可況跳過乎〻昔盛文肅度以病入冥所見極昏黑恍然如行曠野道逢故相沈義倫曰喜君得還切煩語吾家人其死後頗以汗脚韈爲苦及還呼沈之子諭之沈子但悲泣不已竟莫曉所謂汗脚韈者爲何等事及服除徹靈座乃見一緉弊韈掛在靈榻横桃之上方悟汗脚韈者此也然則食可跳乎

贊曰
艱鮮之奏　天下為烈　利常用近
一日不闕　利常則玩　用近則褻
人苟無知　或致輕蔑　以食為天
敬心毋越

跳人
傳曰貧富貴賤固若不同得具人形則皆
一也其可輙跳昔劉溫叟以病命其子弟
合藥藥中有使天靈骨者溫叟一見即愀
然不樂亟命致奠瘞于郊外翟林嘗送正

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偶背聖像先生曰轉僧勿背林曰豈以其徒敬之亦當敬耶先生曰但凡具人形貌皆不當慢龜山聞而大賞其語喜曰見似人者尚不敢忽則於人也從可見矣苟於似人者輙生慢易則於其流必至忽人彼跳人者能曉此乎

贊曰

德禀天地　秀鍾五行　人皆堯舜

此性之良　由拱荷篠　禹式耦耕

仲尼大聖　猶畏後生　騎項踞厠
失德之萌

損子墮胎

傳曰撥異武靈應纂記舒州金部員外郎
王堯家青一女患鬼胎二年不下父母憂
慮求醫莫能審察其女覺而大怒乃於門
中自縊空中聞人大叱曰不得枉了性命
是汝宿債乃請法師于家設醮懇禱家事
真武遂似紅光附王氏言前生嘗爲藥婆
貨賣毒藥與人打取胎孕內有貴命枉殺

尋復從墮卒難出離上帝震怒罰令永劫
爲恒沙毒蛇今只餘此一生人身昨日園
中若不遇吾已爲蛇矣又按郭普州記信
可有女名引鳳初被二鬼追攝遍歷一十
八獄每門各有一廳最後一門大書地獄
二字有一王者坐一特殿殿下列數百婦
人各有小兒抱捉號呼索命有孕兩三月
而自毒墮胎者有因挂礙者而偶云一墮者
有因爭鬧而觸損者有爲精魅所擾而墮
壞者有因怒兒啼哭打擲至死者有因視

兒不謹死非其命者有因闕乳而死者王者一一詰問莫不桎梏在身枯瘠可憫引鳳既而得還具白其父信可因大書于天寧寺壁以為世戒然則損子墮胎是可為乎惜其不知人身至貴得人身者誠亦為難竊嘗涉獵外典但凡人死若非大善直生天堂大惡直入地獄半善半惡未有去處不免又受中有既受中有又須陰司注擬有可去處然後得生不聞邵康節同胎女子一墮胎後凡二十年始得受生又嘗

兩現母前非中有手不爲難乎按如佛說
神既入胎四種始立堅凝爲地種潤濕爲
水種暖熱爲火種動轉爲風種處母生藏
之下熟藏之上五繫自縛如在革囊如在
羅網起不淨想瑕穢想牢獄想晝夜悒惶

急欲趨出母食多食少太膩無膩大熱大
冷色欲過度當風差久游行馳走有所度
越見皆不安亦復受諸苦惱及生墮地或
以衣受或以衾受若亦如之如是處胎始
終三十有八七日於胞胎中自然生十一

種風關通整合使之筋脉肌骨機開孔竅
皆得流通然後得成爲人若以道家之說
言之玉清之炁生人上一是爲泥丸上清
之炁生人中一是爲絳宮太清之炁上人
下一是爲丹田玄元始合爲九炁生人九

户二十四炁生人二十四體三百六十神
生人三百六十骨節八十一分神生人八
十一關節泉爲八天七宿屬陽明生人三
魂西方八天七宿屬陰精生人七魄南方
八天七宿屬丹元生人天炁北方八天七

宿屬北極生人玄津無量妙一結爲嬰兒天中王炁上爲腦精每一月即有一天之炁下液如始一月鬱單無量天眞胞命元一黄演之炁下浹乃至第九月無想無結無愛天嶽府命元自然玄照之炁下浹是

也九炁既浹又有甲子水神爲之調暢血脉潤澤三焦甲戌土神爲之調理肌肉使不偏枯甲申金神爲之堅固爪齒養育眞牙甲午火神爲之和悅五臟混合百神甲辰風神爲之保固胎息呼吸陰陽甲寅木

神爲之濯鍊筋骨通貫百骸但凡一身之
中五臟六腑筋骨髓腦皮膚血脉精髓水
臟二萬八千形影一萬二千精光三萬六
千出入八萬四千毛竅莫不各有其神若
以北斗論之則一元所受百歲在生運之
盛衰身之度數無非斗也當生之時允天
司馬在庭九天爲之稱慶太一爲之執符
帝君爲之品命主籙爲之勒籍司命爲之
定筭五帝爲之監生聖母爲之衛房天眞
地祇三界備守經所謂得還人道擢形太

陽鶩天駭地責亦難言豈不然乎於爾何負而乃敢殺之罪其輕乎所以爾者不過以家業不厚而厭薄其多野合淫奔而急欲滅口令有平生無子或有而又復不育或有而身不及見或臨老而子已先死皆

其報也

賛曰

厥初生民　爰字爰育　四極攸奠
三綱以續　孰殘其生　使斃于腹
虎不食子　仁性猶復　嗚呼人哉

忍彼荼毒

行多隱僻

傳曰隱僻者非止一事大抵淫亂人家最能損行瀆倫亂種獲罪最重昔李登年十八魁鄉薦繼又連發三薦自謂狀元及第不足爲難每自憤鬱時葉靖法師有道行通幽達冥無不驗者因熏沐詣師請問師曰俟爲詢之他日爲人上章適天門未開見諸判官皆森列門外師試以登事叩之一曰某即主科舉者也李登初生上帝賜

以王印年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
三作右相緣魁薦時窺一鄰女事雖未諧
因怒其父捃以他事繫之于獄坐此展退
十年降爲第二甲第二十八人及再發薦
又以其兄屋基甚至興訟坐此展退十年
降爲第三甲第三十八人及三發薦在長
安邸中淫一美婦懼其夫知先陷以罪坐
此又展退十年降爲第四甲第四十八人
及四發薦又挑鄰家室女屢與之合坐此
帝怒責其不悛立命有司削其禄籍今皆

盡矣死在旦夕何望登第師還無所隱悉
以告之登大沮尋以病卒嗚呼豈但一死
而已哉異日受主便當得絶嗣之報政和
間吳公路被攝至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斷
數囚囚皆美男子美婦人荷枷立庭下詢
之皆姦事也公路罔然未知處決俄見一
吏抱巨冊至公路揭開乃陰律也其辭曰
姦人妻者得絶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
淫泆報即秉筆依律處判旣而得還因與
同舍生金景行言之遂聞于世今前街後

市誇掉風流無捐公等福可折不仁之輩
並已見報屈指可數然則隱僻之行是可
爲乎

贊曰

古有隱慝　震廟必書　人行陰惡
鬼神所誅　闇室屋漏　通道大都
迹或容掩　心不可誣　幸人知過
維德之符

晦臘歌舞

傳曰晦者月晦也乃司命竈君奏言世人

功過之　日臘者五臘也乃五方五老五炁
天君攢會生人善惡之日其日五炁天君
朝會玄都統御人間地府五嶽三萬六千
陰陽之神校定生人善惡罪福榮禄壽筭
吉凶生死等事一一籍于録中正月初一

名天臘集於九炁青天安寶華林青龍闕
中校定神炁時限長短及禱求胤嗣申達
玄祖等事五月初五名地臘集于三炁丹
天梵寶昌陽丹臺朱闕校定官禄福祖血
肉盛衰等事七月初七名道德臘集於七

炁素天七寶金門素靈皓闕校定骨體枯
盛學業文籍名官等事十月初一日名歲
臘集於五炁玄天洞陰朔單鬱絶玄滋黒
靈闕中校定禄料耗散官禄衰微壽筭將
盡疾病輕重變化飲食等事十二月臘日
名侯王臘集於玄都洞元玉宸王寶戊巳
金闕元始天帝上元八景殿中校定生死
處所受禄分野遊魂惟夢乃至衆惡災祥
否泰迍厄時日及驛馬衰旺等事嗚呼凡
遇此日萬一有過一書黒簿罪可贖乎況

酆都北帝太陰天君亦於此日引出生人
久遠先祖父母眷屬乃至幽獄鬼魂取問
住在陰司年代遠近及問積罪結疊所致
端由墳墓見在何處子孫名為何人旣得
子孫兄弟親姻九族名姓即攢集校定以
為生人罪狀如積劫未有追贖定當延累
生人此日先靈眷屬皆得釋放各歸本家
受領享祀為子孫者自當憑仗道法祭祀
追贖信能如是按經所說幽冥之間一一
得福然則晦臘之日當追贖乎可歌舞乎

賛曰

晦月之窮　臘歳之莫　歳月如流
光陰難駐　計吾所作　善惡何務
功過莫掩　内省知懼　酣歌于室
寧不敗度

朔三號怒

傳曰按道藏初一日爲朔十五日爲望十
八日爲頗月盡日爲晦凡遇是日皆當謹
二炁交會又曰月之三日十三日二十三
日其夕三魂棄屍散遊于外月之朔望及

月晦日七魄亦復流蕩散遊于外上清眞
人曰晦朔之日當清齋入室沐浴塵垢正
席而坐所以爾者檢制魂魄而消滅屍鬼
也不睡尤佳玉燭寶典曰月之朔旦士女
皆當湔裳斟酒於水湄以爲度厄然則可
號怒乎大抵朔旦者月首也旦者又一日
之首也如人一步之初一月所爲端起乎
此其可不謹況瞋爲功德劫賊最能燒人
善根但瞋火起時善念何在不聞唐若山
以篤尚正眞性無忿恚遂能親遇太上乎

華嚴首坐行業素高但以臨終一怒遂至爲蟒乎

賛曰

月旦曰吉　兆其嘉祥　告朔之禮

奉以餼羊　意在謹始　敬共以將

怒爲悖德　焚和自傷　宜定泰宇

以發天光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八

退五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八　　退五

李昌齡　傳　鄭清之　贊

對北涕唾及溺

傳曰楊子雲著論以爲春秋之際晝夜平等蓋日出於卯之正東入於酉之正西故也桓譚乃著爲新論以難之曰子雲之論乃人間之卯酉非天上之卯酉天上卯酉當北斗極極者天樞也樞者天軸也天之有極亦猶蓋有保斗天雖轉而北極不動亦猶蓋雖轉而保斗不移自人觀之北固

北而非天正中然春秋之際日之出入常在南斗當知天如蓋轉北道常遠而南道常近春秋晝夜曷嘗等乎子雲語塞不能折於此益知斗爲天中無足疑也是故元始上帝稱北極爲中極實上真人稱北斗七星爲中天七星而吾儒亦云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發節度定諸紀孰謂爲不然乎昔者天皇北極北斗七星化生自七寶蓮中結爲光明飛于中極去地九千九萬餘里化爲

九大寶宮乃紫微垣大虛宮勾陳之位掌握符圖紀綱元化爲衆星之主領貪狼配天爲天元主身巨門配地爲地元主命禄存配火爲日元主福文曲配木爲月元主禄廉貞配土爲江元主官職武曲配水爲河元主壽破軍配金爲海元主妻兒每星各有三十六宮每宮各有三十六曹三界十方百靈衆眞皆所隸屬然則中天北極不爲尊乎宅尊之所可觸穢乎若以長生經言之則所謂北者又不待須是正北但

凡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月建所指皆爲犯
北斗柄也減損壽命最爲急速戒哉

贊曰

克己之目　非禮勿動　不顧而唾

無義有勇　溺及簀中　擢髮是恐

立不易方　君子所重　矧彼居北

衆星之共

對竈吟詠及哭

傳曰按黃帝竈經竈門不得歌詠哭泣呪
罵吟嘯與篇中所言亦皆一也世人但知

竈爲一聚塼土安知有大威力不可冒犯乃如是耶昔嵩山有一廟極靈異殿上惟有一竈絶不可近近則有禍由是遠近祈祀殆無虛日一日有一禪師至廟直入殿中以拄杖擊竈三下曰汝本泥土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乃敢恁麽烹宰衆生言訖又打三下竈乃應手破墮須臾有一青衣峩冠踴出向師拜曰其實此廟竈神久受宗報今蒙禪師爲說無生法忍已得脫離此處將生天矣敢不敬謝師曰此是汝

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復再拜而沒人因
號師爲破竈墮云其後有僧復以此話問
曰其父在左右不蒙方便啓發此竈得何
宗旨遽得生天師曰我只向道汝本泥土
合成更無別箇道理僧方佇思師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什麼不會僧作禮
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其僧亦大悟嗚
呼此竈但以一聞禪師之言遂能得悟無
生法忍然則吟詠及哭者豈不掇干瀆之
禍乎

贊曰

食不語言　宴非嘆所　哀樂以類
各有攸處　吟詠及哭　烏可妄舉
匪惟瀆神　惡失其叙　敬爾執事
謹其默語

又以竈火燒香

傳曰按天師門下科令竈下灰火謂之伏龍屎是故不可燒香竊嘗披閱教典香火避忌又不只此一事如油漬紙撚不可爇紙錢謂之枉積蟻錢東嶽壘積如山天地陰

陽諸司皆所不受又如伏養眞武夏月不可用李子冬月不可用石榴延降上眞不可燒乳頭香檀香謂之浴香月季謂之不時華金桐謂之鬼華凡此皆當避忌與其不避而自取冒犯孰若敬遵其教乎

贊曰

火在周典　出納有時　夫燧取日
潔誠可知　敬心所寓　以祭以祈
拾彼餘燼　或非其宜　一物不苟
神之聽之

穢柴作食

傳曰柴雖不爨烝實上蒸此穢柴所以不可作食也不聞勞薪鍊炭之事乎昔荀勗嘗在帝座適膳夫進飯勗曰此必勞薪所炊帝不之信立召膳夫問之則果以一故

車脚供爨楊收雖常飯必以炭炊一日李璋宴其二子亦以炭炊二子終不下筯惟略餌果實而已其門下僧聖剛諫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飯亦何嫌乎二子曰凡以炭炊當先燒炭令熟然後入爨故名鍊

炭不然則尚有煙炁此吾所以不食也嗚
呼車脚供爨而苟曷識爲勞薪炭失於煉
而二子尚嫌煙臭況穢柴造食而奉祀乎
贊曰
緌日明粢　祭有先飯　蔬食齊如
變色盛饌　敬天之禄　無敢或慢
火齊必得　飭彼薪桑　賓祀貴潔
人神奚間
夜起裸露
傳曰按道藏日月各廣八百四十里日行

乎乾月行乎坤日得月得月魄而清月得日魂
而明清明者其氣也精華者其質也陰陽
者其道也烏兔者其象也卯酉者其路也
晝夜者其度也交會者其用也大抵晝屬
陽夜屬陰夜即百靈交會之時不欲裸露

者恐冒犯也不聞黃三狗素清之事昔朱
守成凡三夕被盜皆不能入賊首黃三狗
發怒必欲一逞其志既而又至才入第二
重門則見火光赫然有數輩甲士喝聲吽
捉三狗惶懼爭路走出不覺誤傷其黨獄

成所見甲士乃守成家所事眞武幀軸上
數員從神耳單州妓女楊素眞單獨一身
厚有所積武弁袁清因百計誘引相與結
爲夫婦盡載所有同歸京師舟次孟陽即
夜醉素眞沉之重淵無何適值眞武行空
救之復活然則深更僻處孰謂無神明乎
夜起可裸露乎

贊曰

處必掩身　視不下帶　凡在形色
動如敬戒　安肆則偷　夙夜匪懈

豈曰幽闇　而可縱敗　于以考祥
無勞蓍蔡

八節行刑

傳曰上清眞人曰八節之日皆當謀諸善事不可恚怒忿爭此皆天人大忌獲罪非小況敢行刑大抵其日乃元始天尊分遣天尊天君天帝神仙兵馬無鞅數衆教化人間開度群品北斗南辰四司五帝亦復下降條録罪福且如日行赤道月行黄道乃其常也至於立春則日行青道出黄道

願三素元君上詣天皇大帝游宴元景行
道受仙度仙上聖天尊同始青天君下降
立夏則日行赤道出黃道南太極上眞三
元眞人上詣紫微宮游宴玄景行道受仙
好生度命天尊同始丹天君下降立秋則

月行白道出黃道西太素上眞白帝君上
詣玉天玄皇高眞游宴元景行道受仙太
靈虛皇天尊同始素天君下降立冬則月
行黑道出黃道北上清眞人帝君皇祖上
詣高上九天玉帝游宴洞景行道受仙無

量太華天尊同始玄天君下降春分則日
復行青道出黄道東太微天帝君上詣高
上玉皇游宴始景行道受仙玉寳皇上天
尊同青靈始老帝君下降秋分則月行白
道出黄道西南極上眞赤帝君上詣上閬

風臺九靈夫人游宴明景行道受仙太妙
至極天尊同皓靈皇老帝君下降夏至則
日行赤道出黄道南扶桑公大帝上詣太
微宮遊宴受景行道受仙玄眞萬福天尊
同丹靈眞老帝君下降冬至則月行黒道

出黃道北太霄玉妃太虛上眞上上諸太白皇
宮太微天帝游宴清景行道受仙玄上玉
晨天尊同五靈玄老帝君下降但凡含炁
之流每至是日各有變化翾飛蠕動草木
飛沉隨緣感應改故易新輕者或更重重
者或更輕善惡回換炁象之運自然而然

上學之士每於此日自當存想祈謝因變
行化習吉除凶進善黜惡陞明棄闇入正
治邪鍊僞成眞勵思登聖開度群品生成
萬彙仰剖太上衆眞如是之意彼行刑者

何物小子乃敢爾耶

贊曰

元氣流行　各有分度　斗轉星移

鼎新革故　賞罰代天　順其象數

節序闓端　生意攸寓　秉時承休

宜戢威怒

唾流星

傳曰神降自斗而天師生虛危分秀而眞

武生女節感星而白帝生流星入口而葉

君生然則星之所以分靈孕秀者爲如何

哉流星者亦星之一也楞嚴經曰或見二日或見兩月乃至暈適珮玦彗孛飛流負耳虹霓皆爲惡相爾雅曰奔星爲約約即流星也彗星爲欃搶即孛星也世人但知奔流爲妖而不知奔流非妖妖實自召要當恐懼修省急修所以禳解之德其可輙唾不聞景公三語之善熒惑爲之退舍乎

贊曰

流星天使　飛翔大空　占彼順逆
災祥所鍾　隕石宋儆　墜營亮終

有動于上　敢不敬恭　厭勝之說
出於齊東

指虹霓

傳曰演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斗失度則
投霓應河圖稽曜鉤曰鎮星散而爲虹霓
春秋運斗樞曰星散爲虹當知虹霓者信
爲斗星餘氣著于形色者也昔者孔子修
春秋製孝經既成齋沐向北斗自陳所以
著書之意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
刻文孔子跪而受之孰謂虹霓非斗星餘

烝乎苟或指之烏得無罪

贊曰

蝃蝀在東　詩人莫指　白虹貫日

軻度易水　騷喻小人　飄風同旨

上象或變　災異所起　見者聳然

其可慢視

輙指三光

傳曰太上曰若見日曜月曜北斗南斗則

鄭重扣頭請乞祐護上言呼稱至聖至尊

眞宰眞君矜哀凡冗赦宥過愆即再拜不

得輕慢反招殃累然則三光可指乎三光
者日月星也日月已踈于下請以北斗南
斗五老五星二十八宿言之大抵世人作
福者少造惡者多是以累歲迍邅蓮年困
篤鮮有安者若蒙東方九夷胡老君歲星
重華君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君主攝者
可解寅卯辰甲乙歲月日時上三命刑害
之災東方九九八十一萬步中五災九厄
土害之炁可以辟斥正月二月三月八可保
無他若蒙南方八蠻越老君火德熒惑君

太陽南斗君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君主攝者可解巳午未丙丁歲月日時上三命刑害之災南方八八六十四萬步中五災九厄金害之炁可以辟斥四月五月六月可保無他若蒙西方六戌氐老君金德太白君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君主攝者可解申酉戌庚申歲月日時上三命刑害之災西方六六三十六萬步中五災九厄木害之炁可以辟斥七月八月九月可保無他若蒙北方五秋羌老君水德辰星君太

陰北斗君牛牛女虛危室壁七宿星君主攝
者可解亥子丑壬癸歲月日時上三命刑
害之災北方五五二十五萬步中五災九
厄火害之炁可以辟斥十月十一月十二
月可保無他若家中央三秦傖老君土君

鎮星君魁魒䰡魕魓魑魒勾陳七宿星君主
攝者可解辰戌丑未戊已歲月日時上三
命刑害之災中央土害之炁可以辟斥地
氐清祟可以解除四季之內可保無他然
則三光可輙持乎

贊曰

帝堯南面　中星是窺　舜齊七政

璿玉衡璣　兢業觀仰　以審一日爲

照臨在上　幽隱弗遺　彼妄指者

凡民無知

退五

十

又視日月

傳曰太陽日君爲陽宮總司列二十八宿

爲屬吏太陰月君爲陰宮總司總五嶽二

十四炁治山爲地司三河四海九江十二

溪爲水府每一年有二十四炁每一節炁

即太陽日君首至當節合巡宿中此日太陰月君亦至其日則二十四炁治山二十四炁君各攢集世人善惡災福壽祿生死等事上於所屬之嶽本嶽司命又復謄奏于當節陰陽二君所巡宿中立春節按虛宿湧泉治陰官左監神炁君奏事雨水節按危宿北平治陰官右監神炁君奏事驚蟄節按室壁二宿稠稉治陰官左監察炁君奏事春分節按奎宿主簿治陰官右功炁君奏事清明節按婁宿蒙秦治陰官左

領功烝君奏事穀雨節按胃宿平蓋治陰官右領功烝君奏事立夏節按昴宿雲臺治陰官左監功烝君奏事小滿節按畢宿瀘口治陰官右監功烝君奏事芒種節按觜參二宿公慕治陰官右都烝君奏事夏至節按井宿玉局治陰官左察烝君奏事小暑節按鬼宿平岡治陰官左功烝君奏事大暑節按柳宿北邙治陰官右察烝君奏事立秋節按星宿葛璝治陰官右領烝君奏事處暑節按張宿後城治陰官左都

忝君奏事白露節按翼宿本付治陰官右
監察忝君奏事秋分節按軫宿秦中治陰
官左領神忝君奏事寒露節按角亢二宿
陽平治陰官左平忝君奏事霜降節按氐
宿鶴鳴治陰官左長忝君奏事立冬節按
房宿漓沅治陰官右長忝君奏事小雪節
按心尾二宿庚除治陰官右都領忝君奏
事大雪節按箕宿隸上治陰官左都監忝
君奏事冬至節按斗宿眞多治陰官右領
神忝君奏事小寒節按牛宿昌利治陰官

左都監炁君奏事大寒節按女宿鹿堂治陰官右平炁君奏事然則日月可久視乎

賛曰

古者人君　朝日夕月　出納寅餞

職掌二[illegible]退五　竹宮望拜十二　漢祀猶設

典禮寢廢　寅恭或闕　瞪視奚為

爝火自滅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九

退六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九　　退六

李　昌齡傳　　鄭清之贊

春月燎獵

傳曰程嗣昌平生戒殺未嘗輙事茸庵因在容州見數輩獵徒打捕鳥雀或碎首穴胷於鷹鷂爪觜之下或拗脚折翅於置罘網罟之中是夕即露香告天曰輙欲將家藏一切所食衆生並同七世父母因緣戒殺圖子覆板印行庶幾此邦或知改過既而印行攔頭有彭景者亦請一本其妻華

氏一見即大怒奪取擣破棄之纖㢘明日
買得一魚操刀欲鱠魚忽跳躍觸破其眼
血流滿地須臾皆化爲蟲緣遶其身方喧
傳間監鎭向孰悅見眞武眞君曰吾察知
此地有一上善乃興化軍客人程嗣昌印
施戒殺圖子不謂婦人華氏乃敢擣破罪
惡深重自不容逃其餘不改之人亦當獲
罪俟吾二十七日再降更看如何然則燎
獵是可爲乎惜人不知一切衆生皆有佛
性導之以義亦無不曉昔韋南康鎭蜀時

有一鸚䳇甚慧馴養者曉以佛理曰若欲念佛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即仰首奮翼若聽若承及使念佛則默然不答或詰其不念則唱言阿彌陁佛一聲意若有悟以有念爲緣生以無念爲真際也一日不震不仆歛翼委足擀然而絶焚之有舍利十公爲立塔瘞之號曰鸚䳇塔孰謂無佛性乎

衛敬瑜妻李氏年二十而寡父母欲嫁誓志不許所居有雙燕一日忽孤飛李氏感之謂曰能如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

來孤飛如故李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情旣重不忍復雙飛又明年復來則李氏已死或告之已死及葬處即徑往墓側悲鳴不食而死人因塋之號曰鸗塚孰謂不尚義乎太上戒人燎獵而以春月爲言者蓋春時乃萬物發生之際若縱燎獵獵之傷殺尚猶有數一火之過是有數乎月令一書亦自言之其可不戒

贊曰

周典夏苗　擇取不孕　則知春蒐

蜂禽尤鄞 意在訓兵 非殺之徇
鳥獸孳尾 生理方順 焚林而獵
仁者奚忍

對北惡罵

傳曰薄拘羅尊者未證果時嘗駡人喫飯
遲爲牛餇草至爲羅漢尚不免有牛飼之
報善住天子作維那時嘗駡客僧爲眼瞎
漢及作天子受天福盡亦不免有眼瞎之
報孰謂惡駡爲無害乎況對北乎北者至
尊所居有北辰焉辰有五星第一星即天

皇大帝第五星即北極大帝斗有九星第
七星破軍號曰天之上帝玄陽天關揺光
太明太上玉皇道君其爲尊也餘皆可知
按本生經元始上帝曰若有信心男女於
上春日一心齋戒肅爾神明設九光醮迎
請紫光聖母并七元君虔恭奏獻縱有十
惡重罪寬家苦報如九日輪照於冰山應
時消釋福壽增延無量天眞俱來擁衛見
世圓滿子孫昌盛所有福德如彼甘泉隨
汲隨發受用無量命終之後超生大梵眞

天然則對北可惡罵乎不聞劉俊本命醮
祭而果蒙宥罪虔婁爲父禱祈而果獲延
年乎又不聞李答奉事而有子衞公爲唐
功臣武侯有女效彭女奉事而亦獲上昇
乎此皆載於教典其事甚衆姑摘一二以
示世云

贊曰

人之北面　尊歸我后　天之北極
日辰與斗　俯仰之際　宜無所苟
一朝對櫛　管寧追咎　居如不容

刿敢睇口

無故殺龜打蛇

傳曰應世眞人曰一切翔飛蠢動皆不可殺若夫龜蛇二物尤不可殺若輙殺之或至殺有靈者其陰精定當害人是以識者常切救護昔劉彥回其父爲湖州刺史僚屬從銀坑回有以一大龜爲獻者曰得此龜者壽當千歲其父即日復自送于坑所父殁彥回爲房州司士忽山水暴至平地數尺一家驚恐未有所之俄有大龜似欲

引路從黿而行歷十餘地皆得淺處遂脫
水難是夕復夢大黿曰昔在銀坑嘗蒙先
使君救脫之惠今故奉報孫真人在世時
嘗因山行道見村民擊一青蛇公力救之
月餘再過其地途見一少年馳騎而至迎
公以歸既至乃一王居有一絳服者出謝
曰昨日小兒癡騃幾乎遇害幸先生救之
此間血屬甚多無不感激故遣長兒迎致
略攄謝悃既而引入深宮復有一妃携一
青衣小兒出拜致謝再三延留凡三日珍

饍美饍纅綃珠玉無不有之先生皆卻不受惟受上帝所頒龍宮三十仙方以歸今千金方蓋有得於三十方者也然則殺鼋打蛇是可為乎

贊曰

鼋頂四靈　蛇先百蟄　豫且之網
不免於執　白帝之精　當道而泣
豈期無知　患或偶及　苟遇識者
宜拯其急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筭筭盡則

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傳曰如是等罪上文各已隨事演注茲不復論請以七趣受生因果言之庶幾各知七趣輪回不得眞淨皆一虛妄殺盜淫習尚隨順爾經云一切世間生死相續生從順習死從變流臨命終時未捨暖觸一生善惡俱時頓現死逆生順二習相交純想即飛必生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與淨願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情少想多輕舉非遠即爲飛仙大力

鬼王飛行夜叉地行羅剎遊於四天所去無礙其中若有善願善心護持我法或護禁戒隨持戒人或護神呪隨持呪者或護禪定保綏法忍是等親往如來坐下情想均等不飛不墜生於人閒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爲毛群輕爲羽族七情三想沉下水輪生於火際受氣猛火身爲餓鬼常被焚燒水能害己無食無飲經百千劫九情一想下洞火輪身入風火二交過地輕生有閒重生無閒二種

地獄純情即沉入阿鼻獄若使心中有謗大乘毀佛禁戒誑妄說法虛貪信施濫膺恭敬五逆十惡更生十方阿鼻地獄循造惡業雖則自招衆同分中兼有元地如是地獄餓鬼畜生人及神仙天洎修羅精研七趣皆是昏沉諸有爲相妄想受生妄想隨業於妙圓明無作本心皆如空華元無所有但一虛妄更無根緒此等衆生不識本心受此輪回經無量劫不得眞淨皆由隨順殺盜婬故何名七趣一者天趣經云

諸世間人不求常住未能捨諸妻妾恩愛於邪婬中心不流逸澄瑩生明命終之後鄰於日月如是一類名四天王天於已妻房婬愛微薄於淨居時不得全味命終之後超日月明居人間頂如是一類名忉利

天逢欲暫交去無思憶於人間世動少靜多命終之後於虛空中朗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類名須燄摩天一切時靜有應觸來未能違戾命終之後上昇精微不接下界諸人

天境如是一類名兜率陁天我無欲心應
汝行事於橫陳時味如嚼蠟命終之後生
越化地如是一類名樂變化天無世間心
同世行事於行事交了然超越命終之後
遍能出超化無化境如是二類名他化自
在天如是六天形雖出動心迹尚交自此
已還名為欲界乃至色界一十八天無色
界四天是諸天人按如佛說皆是不了妙
覺明心積妄發生妄有三界中間妄隨七
趣沉溺補特伽羅各從其類二者仙趣經

云復有不依正覺修三摩地別修妄念存想固形遊於山林人不見處有十仙種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圓成名遊行仙堅固動止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呪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

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絶行仙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絶於人境斯亦輪回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三者阿脩羅趣經云是三界中復有四種阿脩羅類若於鬼道以護法力成通入空此阿脩羅從卵而生鬼趣所攝若於天中降德貶墜其所卜居隣於日月此阿脩羅從胎而出人趣所攝有脩羅王執

持世界力洞無畏能與梵王及天帝釋四
天爭權比阿脩羅因變化有天趣所攝別
有一分下劣脩羅生大海心沉水穴口旦
遊虛空暮歸水宿此阿脩羅因濕氣有畜
生趣攝四者人趣經云爲人豪貴或爲國
王或爲長者從禮事三寶中來爲人端正
顏色潔白姿容第一從忍辱中來爲人精
進無有懈怠樂爲福德從精進中來爲人
安詳言行審諦從禪定中來爲人才明了
達深法講說妙義開悟愚蒙聞其言者信

爲珍寶從智慧中來音聲清徹從歌詠三寶中來爲人潔淨無有疾病從慈心中來爲人多怖音聲嘶破從地獄中來爲人暗鈍懈怠多食語不明了又復怯弱樂友癡人偏喜黑暗從畜生中來爲人不淨從豬中來爲人兇惡從蝮蛇中來無庶幾心從狗中來狠戾自用從羊中來好美飲食慾殺物命無有慈心從豺狼狸鷹中來不能安詳及不忍事從獮猴中來又云爲人脩長恭敬人故爲人短小輕慢人故爲人醜

陋好瞋恚故生無所知不學問故爲人顓
愚不教人故短命多病好殺生故無有資
生常苦貧困好偷盜故無有子息亂人妻
故子女婬亂亂人室女故鰥寡孤獨虐遇
子女故爲人饑餓好獨食故爲人奴婢負
債不償不禮三尊故爲人醜惡遮佛燈故
生水牛中爲官酷虐刻剥小民故生麞鹿
中驚怖人故生諸龍中好調喜故身生惡
瘡療治不効鞭撻人故人見歡喜對人權
喜故人見不喜對人不喜故長官囚繫杻

械在身籠閉衆生故爲人吻鈌好釣魚故
生祼形國輕衣唐突佛精舍故生馬蹄國
著屐踐佛地故生穿胸國布施作福生悔
心故又云彼梟倫着酬足復形生人道中
參合頑類咎徵參於愚類狐倫參於庸類
毒倫參於狼類蛔倫參於微類食倫參於
柔類服倫參於勞類應倫參於文類休徵
參於明類循倫參於達類是等皆以宿債
畢酬復形人道皆無始來業計顛倒相生
相殺不遇如來不聞正法於塵勞中法爾

輪轉此輩名爲可憐憫者五苦地獄經云
此等衆生自業所感造十習因受六交報
云何十因一者婬習二者貪習三者慢習
四者瞋習五者詐習六者誑習七者怨習
八者見習九者枉習十者訟習云何六報
一切衆生六識造業所招惡報從六根出
一者見報招引業果此見業交臨命終時
先見猛火滿十方界亡者神識飛墜乘煙
入無間獄二者聞報招引業果此聞業交
臨命終時先見波濤沒溺天地亡者神識

降注乗流入無間獄三者覩報招引悪果
此覩業交則臨終時先見毒烝充塞遠近
亡者神識從地踊出入無間獄四者味報
招引悪果此味業交則臨終時先見鐵網
猛燄熾烈周覆世界亡者神識下透挂網

倒懸其頭入無間獄五者觸報招引悪果
此觸業交則臨終時先見大山四面來合
無復出路亡者神識見大鐵城火蛇火狗
虎狼獅子牛頭獄卒馬頭羅刹手執鎗矟
驅入城門向無間獄六者思報招引悪果

此思業交則臨終時先見惡風吹壞國土亡者神識被吹上空旋落乘風墮無間獄於此六報一一報中又各發明二種惡相此即名爲地獄十因六果大抵皆是衆生迷妄所造若諸衆生惡業圓造入阿鼻獄

受無量苦經無量劫六根各造及彼所作兼境兼根則入八無間獄身口意三作殺盜淫則入十八地獄三業不兼中間或爲一殺一盜則入三十六地獄見見一根單犯一業則入一百八地獄由是衆生別作

別造於世界中入同分地妄想發生非本
來有六者餓鬼經云是諸衆生非破律儀
犯菩薩戒毀佛涅槃諸餘雜業歷刼燒然
後還罪畢受諸鬼形若於本因貪物爲罪
是人罪畢遇物成形名爲恠鬼貪色爲罪

遇風成形名爲魃鬼貪惑爲罪遇畜成形
名爲魅鬼貪恨爲罪遇虫成形名蠱毒鬼
貪憶爲罪遇衰成形名爲癘鬼貪傲爲罪
遇炁成形名爲餓鬼貪罔爲罪遇幽成形
名爲魘鬼貪明爲罪遇精爲形名爲魍魎

鬼貪成為罪遇明為形名役使鬼貪黨為罪遇人成形名傳送鬼是人皆以純情墜落業火燒乾上出為鬼餓鬼一趣充為至苦以諸貪故雖有所思終無所得以諸嫉故見人飽滿已常飢乏以毒害故身自出火還自焚燒以驕慢故福力至微一切小鬼已皆不勝昔佛在維耶離國晨出有八萬四千餓鬼哀告曰我等先身雖嘗見佛不知有佛雖嘗聞法不知有法雖嘗見僧不知有僧我不作福轉教他人亦不作福

見人作福言常笑之見人作罪意常歡喜
以種行至惡墮此趣中已七萬歳每見小
水尋復不見若見大水即為鬼神羅刹遮
護雖值大雨身亦如處熱沙幸望哀救佛
因教令持水奉佛及僧遂得免苦阿難在

迦毗羅城見一餓鬼自稱面然告阿難言
汝後三日決定命終墮我等趣阿難告曰
當作何計可以免此面然曰無非施我等
食令得飽足因得出離則汝亦得脫免阿
難投佛佛言汝欲施食當先施一淨器置

食其中誦我陁羅尼呪七遍出於户外彈指七下施諸鬼神彼得出離則汝亦得脫免兼得延年即說呪曰那摩薩縛怛他羯多縛路枳帝唵三跋羅三跋羅吽阿難信受奉行果得脫免七者畜趣經云鬼業既盡則情與想二俱成空方於世間與元負人怨對相值身爲畜生酬其宿債物怪之鬼物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梟類風魃之鬼風銷報盡多爲咎徵一切異類畜魅之鬼畜死報盡多爲狐類蟲蠱之鬼蠱滅報

盡多爲毒類衰癘之鬼衰窮報盡多爲蛔
類受炁之鬼氣銷報盡多爲食類綿幽之
鬼幽銷報盡多爲服類和精之鬼和銷報
盡多爲應類明靈之鬼明滅報盡多爲休
徵一切諸類依人之鬼人亡報盡多爲循

楞六　十二

類是等皆以業火乾枯酬其宿債傍爲畜
生亦皆自虛妄業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則
是妄緣本無所有又云從是畜生酬償先
債若彼酬者分越所酬此等衆生還復爲
人反徵其剩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則於人

中不捨人身酬還彼力若無福者還爲畜
生償彼餘直當知用錢物或役其力償足
自停如於中間殺彼身命或食其肉如是
乃至經微塵劫相食相誅猶如轉輪互爲
高下無有休息不聞梵調以貢高好駡而
死受狗身李六郎以放債倍利而亦身死
爲狗乎

贊曰

不善所積　降殃有餘　積旣由漸
餘亦難除　欒黶汏虐　族黨畢誅

秦䋳苛酷　子嬰素車　施報對立
效驗匪虛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九

[seal]

太上感應篇卷之三十

退七

太上感應篇卷之三十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傳曰魏明太后常幸絹藏命王公嬪主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時尚書令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各足蹶顛仆崇傷腰融損足惟侍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恠其取少對曰臣兩手惟堪兩疋由是

衆皆大沮慚愧無地嗟乎世人臨財多是如此惟其如此是以橫逆之財亦所不閒夫豈悟太上有如是之戒冒之便當掇如是之禍乎昔韋公幹爲瓊州牧瓊多烏文呿陁皆奇木也公幹驅匠沿海探伐至有不中程而以斤自刃者又竭夷獠膏血鞭撻過酷及受代具二大舟一實烏文器雜以銀一實呿陁器雜以金浮海而歸行未百里二舟俱沒非水災而折之者乎呂師造爲池州刺史剽竊公帑侵漁百姓厚載

而歸舟泊竹篠忽有一道士狀如狂醉躍入舟中直穿而過隨所穿處火即隨發一舟之物盡成煨燼惟舟與人了無所傷非火燒而折之者乎丁晉公貶朱崖至龍門南彭婆店忽遇巨盜盡失所有所寶玉枕

今在潁陽富家盜所質也非盜賊而折之者乎馬襄爲西川漕劉盱之亂襄忙惶間親持五十兩大銀十鋌以竿送下井中亂定取不可得繼募水工窮水而取水輒隨發竟失所在不復可得非遺亡而折之者

手金昱世患白癩傳至昱身已三世矣時何奎有道術能知禍福昱往問之奎曰汝家必有他人功德或供養之具亡者無依憑之作祟爾昱歸問毋毋曰今佛前紗窻乃圍城中所得急撤起焚祭遣之病果獲愈非疾病而折之者乎劉沼被命點檢蜀宮時內庫珠實無筭頗招物議及解職乃自請押綱以塞前謗無何初至新都忽遇羅令璠遂爲所殺盡劫而去非口舌而折之者乎然則折當之說孰謂爲不然乎

贊曰

貪者一得　萬有餘喪　財悖而出

狼籍莫狀　廉者不取　乃無盡藏

福禄傳家　舉世所上　請擇於斯

天理無妄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傳曰所謂枉殺取功於時者言之不過有

三一者斷獄二者用藥三者破胎斷獄不

明忽至失錯非枉殺乎用藥誤謬遽至不

起非枉殺乎破胎損子賊及無辜非枉殺

乎殺人之罪天所不赦不有人禍必有陰
誅雖曰殺人適足自殺太上所謂易刀兵
而相殺此皆是也昔者趙時爲無爲軍敎
授夜夢一因訴寃曰其不幸爲祖翱枉殺
死寃無歸奈何時曰祖公明習法律又處
已廉謹安有枉者因曰不然其死雖非祖
意然寔因其一疑遂致移獄竟以死論寃
有所自非翱而誰其已訴之于天翱不久
矣月餘果卒此但一疑遂成枉殺然則斷
獄可不審乎婦人楊阿剩自幼貧病晚益

狼狽臨終乃自言曰我前身本一男子行醫但按本草失於詳審一日有一婦人自稱病蠱不復辨其是孕遽以芫花酒下之是夕婦人及腹中二子俱斃即是我一舉而殺三人也陰司罪我受苦滿足罰受女身今已三反世世常爲賤隸長困飢渴多病少安可語世人當用藥時要當以我爲戒然則用藥可不謹乎婦人有顯娘子者屬多子自毒其胎者屢莫乾道戊子又孕亦復毒之以藥血遂洞下伏枕者六年臨

終之日明見十數小兒前後挽撮語聲瑯然一家老稚莫不皆聞良久遂卒然則破胎損子可不戒乎

賛曰

挺刃殺人　初非有異　止不嘗藥　猶名爲弑　伯仁之死　茂洪所致　持法不平　操刀無二　犴獄鹵莽　罪亦稱是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傳曰財非己有起心取之即不義也又有至不仁者取及死人尤不義者也昔王玄象為下邳太守民垣有一古塚曰初昇即見一女子立于其上迫而視之則遂隱玄象聞之立命發掘剖棺乃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貌如生謂玄象曰妾乃東海王女也不日當生塚中之物任君悉取惟妾此身切不可害玄象見女子臂有玉釧又復斬而取之女子哭曰此番又是死矣柰何其玄象尋亦以此伏誅為玄象者真不仁矣

惜其不知太陰鍊形古来本有昔趙成子死于山谷之下後五年山行者見其五臟復生以手撥之於五臟間各得一枚小石知必異人因併吞之又五年有一老翁皤然白髮來至屍所其山行者所吞五石劃時從口吐出飛入成子身中成子遂能起行山行者立至殞命繼遂脹減盜石故也然則塚可發乎物可劫乎

贊曰

董阜盜漢　郿塢是築　曾不𣫍踵

太烓然腹　崇在江陵　剽劫行戮
白首東市　何有金谷　漏脯鴆酒
未足為毒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
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
傳曰田子與隰子登臺田子悵然南望未
甞言伐木也而隰子已知其意明日盡伐
向南之木曹公下雞肋之令未甞言退師
也而楊脩已知其退師大抵意有所向即
是已露人尚可得而察況鬼神乎昔王文

正公旦初釋褐知臨江獄有一囚罪當死
公求計出之乂而未得一夕不寐至五鼓
時忽然有得急趨出則吏卒半皆已起驚
呼相向公怪而問之則曰真吏者方擊五
鼓忽聞空中有聲曰起公將出矣方起整
衣則公果出公默然心契因引囚出問竟
爲平反胡宿通判宣州有一囚獄成當死
公疑之引出審問囚憚楚榜不敢言公一
日正衣冠焚香堂上靜而思之俄而假寐
忽夢一神告曰殺人者吳姓也公急引囚

屏左右細問因始實告其旦起之田見一人已卧街中被姓吳者刺死者之婦令執其到縣乂鬪姓吳者與此婦姦不得其實何敢言也公命推究殺人者果吳姓也然則太上所謂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豈不然乎

贊曰

陽萌於子　猶在地中　甞生泉動

仁氣已通　陰萌於午　尚積虛空

靡草遽死、殺氣已鍾　陰陽所兆

善惡則同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
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傳曰老子曰善之與惡相去何若竊詳三
復斯言大抵善惡二途初不相遠特在日
用一念起處有是有不是爾儻能知此道
理常切點檢則自然全體是善福德無有
不增災禍無有不轉況太上明有科令許
令以福削刑以德削罰乎又不聞抱朴子

之言乎子曰立功爲上謝過次之以護人
疾病爲上功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行能
如此者則道合陰陽雖未拜太上亦爲仙
矣然則人之有過可不改乎昔阿那律於
往昔世本一劫賊夜至佛寺見佛燈欲滅
拔箭挑之燈忽大明威光耀目那律悚然
即時捨去自此諸惡漸滅福德日增竟能
得道徹視第一朱犹亦一劫賊以事敗深
入終南少室等山日夜懺悔眞人馮君憐
之授以道要修之不怠凡二十八年轉入

東阮修之又一百四十七年竟能輕舉楊
仲和本許州推司天聖中被差至蔡州鞫
獄以枉斷公事爲北極糾奏將受重罰仲
和悔懼立捨吏役誓修百善以贖前過每
遇往來僧道貧乏道人鰥寡孤獨死喪疾

急無不拯卹如是數年家道一空甚至無
以自給止有一子亦復賣與他人朝夕惟
有眞武眞君香火未甞少怠竟以勇於陰
德爲眞君憐憫化爲道人授以十二眞君
雲篆籙俾之養道繼蒙東嶽收録補爲麻溪

注祿主簿朝廷追封悟本真人吳睦亦一縣吏以枉刻人民爲民所訴睦惶懼避罪遠入深山忽遇真人孫君爲之誦經講道談論禍福睦即心開盡出平生所爲不善之罪摶顙懺悔竟蒙真君授以道要亦得上昇然則太上所謂轉禍爲福豈不然乎

贊曰

悔而作誓　聖經錄奏　變夷用夏
褒筆書麟　念狂作聖　觀過知仁
六陰盡剝　一炁爲春　吾觀其復

君子若人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
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
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傳曰伯夷目不視惡色韓昌黎一視而同
仁視善也燕肅公一言而天下奏讞不死
呂文靖一言而天下不稅農器語善也高
柴仁及草木黄萬祐澤及飛禽行善也必
欲三者皆善在我日用而已夫復何難陳
舉曰爲善者必享福報積陰德者子孫必

昌不殄天物不肆淫盜不毀正教善事也救死扶傷急人患難無縱隱賊陰德也不作善事不積陰德則惡趣無所不入昔李光玄精勤求道積有年矣一日於少室山遇一異人明告之曰爾今求道惟當提拔

退七　八

世人耶惟當只了自己耶若只自爲一身神仙不取然則爲善固佳又須提拔世人提拔當如何開示悟入是也（妙法蓮華經七卷之言其要亦盡在開示悟入四字也）

贊曰

太上立言　至正大公　金科玉條
訓迪愚蒙　厥有深旨　見諸篇終
舍爾舊惡　開其新功　一念遄返
萬善畢通　仁哉妙造　生生無窮

太上感應篇卷之三十

共廿三

太上老君中經卷上

退八

太上老君中經卷上

第一神仙

上上太一者道之父也天地之先也乃在九天之上太清之中八冥之外細微之內吾不知其名也元炁是耳其神人頭鳥身狀如雄鷄鳳凰五色珠衣玄黃正在兆頭上去兆身九尺常在紫雲之中華蓋之下住兆見之言曰上上太一道君曾孫小兆王甲潔志好道願得長生

第二神仙

无極太上元君者道君也一身九頭或化爲九人皆衣五色珠衣冠九德之冠上上太一之子也非其子也元炁自然耳正在兆頭上紫雲之中華蓋之下住兆見之言曰皇天上帝太上道君曾孫小兆王甲好道願得長生

退入

一

養我育我保我護我毒蟲猛獸見我皆蟄伏令某所爲之成所求之得太清鄉虛无里姓朱愚名先字帝鄉乃在太微勾陳之內一星是也號曰天皇大帝耀魄寶兆常念之勿忘也人亦有之常存之眉間通於泥丸炁上與

天連

第三神仙

東王父者青陽之元炁也萬神之先也衣五
色珠衣冠三縫一云三縫之冠上有太清雲
曜五色治於東方下在蓬萊山姓无爲字君
解一云君解人亦有之在頭上頂巔左有王
子喬右有赤松子治在左目中戲在頭上其
精氣上爲日名曰伏羲太清鄉東明里西王
毋字偃昌在目爲日月左目爲日右目爲月
目中童子字英明王父在左目王母在右目

童子在中央兩目等也兆欲修真當念東王父西王母正在頭上有三人並立乃合日月精光下念紫房太一絳宫黄庭太淵丹田行其真氣五周施于腹中復行氣十二周施于一身中道畢即止朱雀闕門闕門兩乳是也

左乳曰君阿右乳曰翁仲當兩乳下有玉闕天狗天鷄在其上主晨夜鳴吠

第四神仙

西王母者太陰之元氣也姓自然字君思下治崐崘之山金城九重雲氣五色萬丈之巔

上治北斗華蓋紫房北辰之下人亦有之在
人右目之中姓太陰名玄光字偃玉人須得
王父王母護之兩目乃能行步瞻視聰明别
知好醜下流諸神如母念子子亦念母也精
氣相得萬世長存夫人兩乳者萬神之精氣
陰陽之津汋也左乳下有日右乳下有月王
父王母之宅也上治目中戲於頭上止於乳
下宿於絳宮紫房此陰陽之氣也

第五神仙

道君者一也皇天上帝中極北辰中央星是

也乃在九天之上萬丈之巔太淵紫房宮中
衣五色之衣冠九德之冠上有太清元氣雲
曜五色華蓋九重之下老子太和侍之左右
姓制皇氏名上皇德字漢昌人亦有之在紫
房宮中華蓋之下元貴鄉平樂里姓陵陽字

子明身黃色長九分衣五色珠衣冠九德之
冠思之長三寸正在紫房宮中華蓋之下其
妻太陰玄光玉女衣玄黃五色珠衣長九分
思之亦長三寸在太素宮中養真人子丹稍
稍盛大自與己身等也子能存之與之語言

即呼子上謁道君道君者一也乘雲氣珠玉之車驂駕九極之馬時乘六龍以御天下子常思之以八節之日及晦朔日日暮夜半時祝曰

天靈節榮真人王甲願得長生太玄之一守某甲身形五藏君侯願長安寧

第六神仙

老君者天之魂也自然之君也常侍道君在左方故吾等九人九頭君也吾爲上首作王父餘人無所作也人亦有之金樓鄉小廬里

姓皮名子明字藍藍衣青衣長九分把芝草
持青幡侍道君在左方從仙人仲成子思之
長三寸常在已左方正與已身等也其妻素
女衣黃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

第七神仙

太和者天之魄也自然之君也常侍道君在
右方人亦有之烏臺鄉姓角里先生字澍
衣白衣長九分持金剛棒白旛侍道君在右
方從仙人曲文子思之亦長三寸起坐行止
常在已右其妻青腰玉女衣青衣長九分思

之亦長三寸

第八神仙

泥丸君者腦神也乃生於腦腎根心精之元也華蓋鄉蓬萊里南極老人泥丸君也字元先衣五色珠衣長九分正在兆頭上腦中出見於腦戶目前思之長九分亦長三寸兆見之言曰南極老人使某甲長生東西南北入地上天終不死壞迷惑上某甲生籍侍於道君與天地无極

第九神仙

南極者一也仙人之首出也上上太一也天
之侯王太尉公也主諸災變國祚吉凶之期
上爲熒惑星下治霍山人亦有之在長吳鄉
絳宮中元里姓李名尚一名常字曾子衣絳
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在心中其妻玉女
也衣白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常思心中
有華蓋下有人赤幘大冠絳章單衣名曰天
侯王帶紫綬金印玄黃子能見之徹視八方
千日登仙時候視腦中小童子見之是也

第十神仙

日月者天之司徒司空公也主司天子人君之罪過使太白辰星下治華陰恒山人亦有之兩腎是也左腎男衣皂衣右腎女衣白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爲日月之精虛无之炁人之根也在目中故人之目左爲司徒公

右爲司空公兩腎各有三人凡有六人左爲司命右爲司録左爲司隸校尉右爲廷尉卿主記人罪過上奏皇天上帝太上道君兆常存之令削去死籍著其長生屬太初鄉玄冥里司録六丁玉女字道明皆在神龜上乘紫

雲炁之車驂駕雙鯉魚字太成子玄毋道毋
也在中央身之師也主生養身中諸神在五
色雲炁華蓋之下坐戴太白明星明月之珠
光曜照一身中常存以八節之夜卧祝曰
司命司録六丁玉女削去某甲死籍更著某

甲長生玉曆

第十一神仙

中極黄老者眞人之府中斗君也天之侯王
主皇后素女宫也人亦有之黄庭眞人道之
父毋也赤子之所生也已吾身也皇后者太

陰玄光玉女道之母也正在脾上中斗中也
衣五色珠衣黃雲炁華蓋之下坐主哺養赤
子常思兩乳下有日月日月中有黃精赤炁
來入絳宮復來入黃庭紫房中黃精赤炁塡
滿太倉中赤子當胃管中正南面坐飲食黃
精赤氣即飽矣百病除去萬災不干兆常思
存之上爲眞人故曰同出而異名也有注云
日月同出異名太素鄉中元里中黃眞人字
黃裳子主辟穀令人神明作小作大常以鷄
鳴食時祝曰

黃裳子黃裳子黃庭眞人在于己爲我致藥酒松脯粳粮黍臛諸可食飲者令立至祝訖瞑目有項閉口咽之二七過即飽矣

第十二神仙

吾者道子之也人亦有之非獨吾也正在太倉胃管中正南面坐珠玉床上黃雲華蓋覆之衣五綵珠衣毋在其右上抱而養之父在其左上敎而護之故父曰陵陽字子明毋曰太陰字玄光玉女巳身爲元陽字子丹眞人字仲黃眞吾之師也常敎吾神仙長生之道

常侍吾左右休舍太倉在脾中與黃裳子共
宿衛吾給事神所當得主致行廚故常思真
人子丹正在太倉胃管中正南面坐食黃精
赤氣飲服醴泉元陽子丹長九分思之令與
己身等也父母養之乃得仙仙常自念己身

在胃管中童子服五色綵衣坐珠玉之床黃
雲赤氣爲幃帳食黃金玉餌服神丹芝草飲醴
泉乘黃雲氣五色珠玉之車駕十二飛龍二
十四白虎三十六朱鳥思之九年乘雲去世
上謁道君五方從官凡三萬六千神舉吾宗

族皆得仙道白日昇天常以四時祠吾祖先
正月亥日鷄鳴時祠郊廟二月亥日祠社稷
風伯雨師四月五月申卯日七月八月己午
日十月十一月卯戌日四季月不祠但解污
土公遂去伏尸耳郊在頭上腦户中廟在頂

後骨之上社在脾左端稷在大腸窮風伯在
八門八門者在臍旁五城十二樓也雨師在
小腸窮四瀆雲氣出崐崘弱水在胞中諸神
食廚在於太倉中以次呼神名召之勿忘也

第十三神仙

璇璣者北斗君也天之侯王也主制萬二千神持人命籍人亦有之在臍中太一君人之侯王也柱天大將軍特進侯也主身中萬二千神中極鄉璇璣里姓王名陽字靈子冠三縫之冠衣絳章單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

其大與自身等也太一君有八使者八卦神也太一在中央主總閱諸神案比定錄不得逋亡八使者以八節之日上對太一故臍中名為太淵都鄉之府也當以秋分之日案此算之齋戒沐浴端臥三日勿出日三呼之三

日九呼之常如此諸神不得逋亡名上仙籙
定為眞人故太一不得妄上白事不吉則凶
但八使者耳故以八節之日晦朔弦望日右
手拊臍二七左手拊心三七祝曰
天靈節榮眞人某甲願得長生太玄眞一守

某甲身形五藏諸君侯願且安寧公兆七遍
庶兆二七明日平旦復祝曰
太一北極君欲守告諸神常令魂魄安寧无
離某甲身形此所謂拘魂制魄者也常以十
二月晦日人定時向月建太一於空室中再

拜正坐瞑目祝曰

五藏之君魂魄諸神某乞長生無得離身常與形合同成為一身男女各三通以八節日於室中向其王地再拜瞑目祝曰

大道鴻濛鴻濛天節之日萬兆魂魄皆上諸天真人身與神合某甲欲得長生獨在空室之中不豫死籍數男女各三遍常以十二月晦日宿夜晝朝至平旦於室中向寅地再拜

祝曰

鴻濛鴻濛某受大道之恩太清玄巔願還某

甲去歲之年魂魄保身男女各三通

第十四神仙

臍者人之命也一名中極一名太淵一名崐崘一名特樞一名五城五城中有五真人五城者五帝也五城之外有八吏者八卦神也并太一爲九卿八卦之外有十二樓者十二太子十二大夫也并三焦神合爲二十七大夫四支神爲八十一元士故五城真人主四時上計八神主八節日上計十二大夫主十二月以晦日上計月月不得懈怠即免計上

事常當存念留之即長生矣故太一常以晦朔八節日夜半時五城擊鼓集召諸神校定功德謀議善惡有録者延命衆神共舉無録者終亡司命絶去生籍故常以晦朔八節之日夜欲卧時念上太一中太一下太一五城十二樓眞人祝曰

天帝太一君天帝太一君敬存諸神與之相親司録司命六丁玉女削去某死籍著某生文皆當言長生

第十五神仙

五城眞人者五方五帝之神名也東方之神名曰句芒子號曰文始洪崖先生東方蒼帝東海君也南方之神名曰祝融子號曰赤精成子南方赤帝南海君也西方之神名曰蓐收子號曰夏里黃公西方白帝西海君也北方之神名曰禺强子號曰玄冥子昌北方黑帝北海君也此皆后神也天地人神等耳風伯神名吒君號曰長育雨師神名馮修號曰樹德諸神常當存念之令與司命君司録君共削去其死籍即爲眞人長生矣不與相知

存念之即爲疾風暴雨雷電霹靂持子遠去
殺子之身埋子深山投子深淵或爲毒氣所
中衆鬼害人子欲爲道宜致敬之此神能害
人王者之治不可不知也中央之神名曰黃
裳子號曰黃神彭祖中央黃帝君也與中太
一并治度人命愛養善人成就人常侍黃天
眞人人亦有之常侍眞人名曰子丹給神所
得光欲志道常思念之即不飢渇長生久視
上爲眞人能致行廚役使鬼神社稷河伯之
神名曰馮夷號曰元梁使者

第十六神仙

八卦天神下遊於人間宿衛太一為八方使者主八節日上計校定吉凶乾神字仲尼號曰伏羲坎神字大曾子艮神字照光玉震神字小曾子巽神字大夏侯離神字文昌坤神字楊翟王號曰女媧兌神字一世注一云字八世常以八節之日存念之其神皆在臍中令人延年

第十七神仙

丹田者人之根也精神之所藏也五炁之元

也赤子之府男子以藏精女子以藏月水主
生子合和陰陽之門户也在臍下三寸附著
脊膂兩腎根也丹田之中中赤左青右黄上
白下黑方圓四寸之中所以在臍下三寸者
言法天地人天一地二人三時四故曰四寸
法五行故有五色清水鄉敖丘里丹田名藏
精宮神姓孔名丘字仲尼傳之爲師也兆常
以夜半存心之赤炁上行至絳宮華蓋各右
繞之太一入黄庭滿太倉養赤子復入太淵
忽忽不知所在復念太一炁還入丹田中止

常念太一玄冥道冊養眞人子丹正吾身也

臣兆名也勿忘之

第十八神仙

大腸小腸爲元梁使者主逐捕邪氣三焦關

元爲左社右稷主捕姧賊上焦元氣上入頭

中爲宗廟兆身與天地等也天地萬物不可

犯觸也天地之神則知之矣而人身體四支

亦不可傷也有痛癢者神亦知之由是言之

昭然明矣天不可欺地不可負修身慎行勿

令懈怠也兆欲除邪氣治百病啄齒三七過

祝曰
左社右稷元梁使者逐捕災殃急急如律令
五咽一呪三十咽止一日一夜三日六十咽
三十日邪氣去六十日小病愈百日大病愈
三蟲皆死三尸走出面目生光與神爲友六

祝一止十二爲之一周
第十九神仙
兩腎間名曰大海一名弱水中有神龜呼吸
元炁流行作爲風雨通氣四支無不知者上
有九人三三爲位左有韓衆右有范蠡中有

大城子左爲司徒公右爲司空公中有太一君左有青腰玉女右有白水素女中有玄光玉女玄光玉女者道元氣之毋也左有司録右有司命風伯雨師雷電送迎仙人玉女宿衛門户故名曰太淵之宮先正紫房宮太一玄女赤子故玄女常戴太白明星耳著太明之珠光照一身中即延年而不死也

第二十神仙

胃爲太倉三皇五帝之廚府也房心爲天子之宮諸神皆就太倉中飲食故胃爲太倉目

月三道之所行也又爲大海中有神龜神龜上有七星北斗正在中央其龜黄色狀如黄金盤左右日月照之故臍下爲地中中有五嶽四瀆水泉交通崑崙弱水沆沆滉滉玄冥之淵也日月之行故天晝日照於地下萬神

皆得其明人亦法之晝日下在臍中照於丹田臍中萬神皆得其明也夜日在胃中上照於胷中萬神行遊嬉戲相與言語故令人有夢也天不掩人不備故召其神問善惡吉凶之事令腎者自慎也夜月在臍中下照於萬

神晝月在胃中上照胸中萬神更相上下無
有休息故胃中神十二人諫議大夫名曰黃
裳子黃騰子中黃子主傅相太子玄光玉女
主取金液神丹芝草玉液松脯諸可飲食者
立至矣

第二十一神仙

兆審欲得神仙當知天地父母赤子處兆汝
爲道不可不知此五神名也當自苦耳知之
行之堅守之常念之即神仙矣經中俱有但
當心解耳旣知其神當須得太一神丹金液

乃得神仙耳諸神元炁虛无无爲自然爲聖
人耳不爲俗人所施也兆不能服神丹金液
勞精思念當自苦耳故謂兆汝晝日常念臍
中有日赤黃精炁光明照于臍中胃中有月
白光赤黃精炁塡滿胃中暮卧念日在胃中

赤黃精炁光明照於胃中月在臍中赤黃白
光精炁照於臍中以此爲常萬世無止

第二十二神仙

頭髮神七人七星精也神字祿之兩目神六
人日月精也左目字英明右目字玄光頭上

神三人東王父也腦户中神三人泥丸君也
眉間神三人南極老人元光天靈君也兩耳
神四人陰陽之精也字嬌女鼻人中神一人
名太一字通盧本天靈也口旁神二人廚宰
守神也口中神一人太一君也字丹朱顧下
神三人太陰神也頸外神二人玉女君也兩
手中神二人太陽之精也字魂陰項中神二
人字上間也肩背神二人少陰少陽之精也
字女爵胷中神二人虎賁神也兩乳下日月
也日月中有大神各一人王父母也兩腋下

神二人魂魄光神也小腹中神二人玉女也
兩脞內神二人亦玉女也字陰隱兩脛神二
人金木神也字隨孔子兩足神二人太陰之
精也字柱天力士頭髮神字祿之兩耳神字
嬌女兩目神字英明玄光鼻孔中神字通盧
口神字丹朱肩背神字朱雀一云字女爵兩
手神字鬼陰陰上元神字咸成子中元神字中
黄子下元神字明光子一云字命光陰神字
竊英兩脞神字陰隱兩膝神字樞公兆欲臥
瞑目從上次三呼之竟乃止其有病痛處即

九呼其神令治之百病悉去即爲神仙矣

第二十三神仙

肺神八人太和君也名曰玉真宫尚書府也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乘白雲氣之車驂駕白虎或乘白龍心神九人太尉公也名曰絳宮

太始南極老人元光也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乘赤雲氣之車朱雀爲蓋丹蛇爲柄驂駕朱雀或乘赤龍肝神七人老子君也名曰明堂宮蘭臺府也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乘青雲氣之車驂駕青龍或乘白鹿膽神五人太一道

君也居紫房宮乘五彩玄黃紫蓋珠玉雲炁之車驂駕六飛龍從官三千六百人脾神五人玄先玉女子丹毋也乘黃金珠玉雲炁之車驂駕鳳凰或乘黃龍從官三千六百人真人子丹在上卧胃管中黃雲炁爲帳珠玉爲牀食黃金玉餌飲醴泉玉液服太一神丹噉玉李芝草存而養之九年成真矣千乘萬騎上謁太上黃道君東謁王父西謁王母南謁老人元光之前真人得道與天地合元陽子丹昔吾也吾道成乃去白日昇天或乘黃金

雲炁珠玉之車騄駕六飛龍轡无極之馬從
官凡萬八千人天師大神使萬八千人來下
著吾身合三萬六千人故能白日昇天也胃
神十二人五元之炁諫議大夫也臍中神五
人太一八人凡十三人合二十五人五行陰

陽之神也神龜之上神三人玄女虛无道毋
也腎神六人司徒司空司命司録司隷校尉
廷尉卿也乘神龜之車駕六鯉魚一云白魚
玄白雲炁之蓋丹田神三人人之根也三合
成德以應道數也三焦神六人左社右稷風

伯雨師雷電霹靂也大腸小腸神二人爲元梁使者虎賁神二人爲力士在朱雀闕門延年益筭爲齡下侍真人鳳凰閣玄谷神五人大將軍司馬也陰神三人上將軍也萬神之精也男子字窮英女子字丹城天之神萬八千人人之神萬八千人都合三萬六千人共舉一身昇天即神仙矣

第二十四神仙

東方之神女名曰青腰玉女南方之神女名曰赤圭玉女中央之神女名曰黃素玉女西

方之神女名曰白素玉女北方之神女名曰玄光玉女左爲常陽右爲承翼此皆玉女之名也五行之道常以所勝好者爲妻假令今日甲乙木木勝土則甲以巳爲妻故言甲巳乙庚丙辛丁壬戊癸此皆夫妻合會之日也言肝膽木也木帝以中宮戊巳素玉爲妻他皆效此此三神玉女之來敬而待之愼無妻也妻之殺人終不得道也兆欲爲道愼勿婬婬即死矣此玉女可使取玉漿致行廚也

第二十五神仙

太上神字元光太一君其欲得太一之神也
非心神也乃天神南極老人元光也下在人
心中常以平旦日中甲午日丙午日呼之曰
南極老人元光太一君某甲欲願得太一神
丹長生之道因瞑目念心中太一童子衣絳

章單衣其色正赤黃如日九十息頓止心中
神字光堅中太一中極君也在脾中主養兆
身常以鷄鳴食時日西黃昏時辰戌丑未日
呼之曰中極光堅太一君某甲欲得眞人神
仙黃庭之道因瞑目默念黃炁滿太倉胃管

中脾上有一黄人五十息頓止心下神字玄
谷北極君也玄光道毋也常以夜半時甲子
丙子戊子庚子壬子日呼之曰北極君玄谷
道毋某甲願欲得金液醴泉可飲食者因瞑
目念腎間有白炁中有神黿黿上有玄女玄女

右有司命左有司録見之呼曰司命司録六
丁玉女削去某甲死籍著玉曆生録皆當言
長生故曰𠯁知三神字可以還命延年此三
神者乃天地神道君三元君字也人之先也
常念勿忘也三元天之貴神是也

第二十六神仙

子欲爲道當先歷藏皆見其神乃有信有信
之積神自告之也先念天靈君天靈君青身
白頭正在眉間思之三日即見其神念玄膺
狀正赤生光念咽喉中正白如銀環十二重
凡三日念遍乃念肺色正白名曰鴻鴻七日
念心色正赤名曰呴呴九日念肝色正青名
曰藍藍三日念膽色正青名曰護護三日念
脾色正黃名曰俾俾五日念胃色正黃名曰
旦旦五日念腎色正黑名曰濡濡三日念臍

中太一色赤人名曰玉靈子三日念大腸正
白色名曰胴胴一作洞洞七日念小腸色正
赤名曰契契九日念丹田色正赤中有赤人
名曰藏精三日念玄文方文其中有人到住
七日念金玉印乾燥完堅三日念玄英正黑
潤澤有光三日念兩脾一作膍左右脾内各
有一玉女衣絳帔襦青裙正立兩膍上三日
念兩足下各有一人正白三日念爲道竟矣
不出靜室辭庶俗赴清虛先齋戒節飲食乃
依道而思之

第二十七神仙

子審欲爲道神仙不死當先去三蟲下伏尸三日百六十息食氣三十通一止九十通一休息日四爲之常夜半鷄鳴時祝曰

東方青牙紫雲流霞飲食青牙服食朝華三咽之南方朱丹煥燿徘徊服食朱丹飲以丹池三咽之中央黄炁黄庭高仙服食黄炁飲之醴泉三咽之西方明石皓靈金質服食明石飲以金液三咽之北方玄滋玄珠潤滋服食玄滋飲以玉飴三咽之如此三十日三蟲

皆死伏尸走去而三神正炁自安定伏尸不
敢復還兆身中即神仙不死玉字金名乗雲
而上昇

太上老君中經卷上

太上老君中經卷下

退九

太上老君中經卷下

第二十八神仙

常以六甲之日平旦時拊心祝曰

蒼林玄龜流水如何炎火周身（身一作官）安能知他道來歸已道來歸已因念肝色正青潤澤生光其上高危在左方次念膽色正青圓中黃外青潤澤清泫傍生拊心著肝肝覆其巔此道之始也念之既畢乃呼其神曰肉（一本作皮）子藍藍與己爲支留爲己使某欲得太一神丹服食之令某甲長生勿去某身常在紫房

宮中與道合同也因瞑目念日精青炁來下著身入鼻孔中念肝色青炁與之合於目前來入口中咽之三七而止思行青炁周徧一身中九十息止至乙日復存其神呼曰太一紫宮一作紫房素女與己爲友留爲己使甚甲欲退九一

得太一華符服之至甲寅乙卯之日復存之

第二十九神仙

常以六丙之日禺中時拊心祝曰

朱雀丹液天海地河願求不死服食天和天和一作至和因瞑目念心色正赤如日在肺葉間乃

止念日精赤黄炁來在目前入口中咽之三九而止思行赤炁周徧一身中百八十息止呼其神曰李尚李尚一作李常曾子與己爲友留爲己使其甲願求太一神丹如金汋可飮食者常在絳宮中與己合同至丁日復存其神呼曰天皇絳宮玉女與己爲友留爲己使其甲欲得天皇長生之道至丙午丁巳之日復存之

第三十神仙

常以六戊之日鷄鳴時日西黄昬時拊心祝

天道天道願得不老壽比中皇昇天常早願延其命與道長久因瞑目念脾中黃炁來上至口中上念天精黃炁來在目前入口中咽之三五而止思行黃炁周徧一身中百五十息止呼其神曰玄光玉女養子赤子真人子

丹服食元炁飲宴醴泉故言一身神有父母凡三人至己日復存之呼其神曰真人黃庭玉女與己爲友留爲己使其甲欲求真人黃庭神仙之道至戊辰己未戊戌己丑之日復存之

第三十一神仙

常以六庚之日日晡時拊心祝曰

本子本子白雲卒起霧合萬里願雲來歸已

常爲我使反復仙命終而復始因瞑目念肺

色正白令白炁來上至口中念曰天精白炁

來下在目前入口中咽之三七而止思行白

炁周徧一身中百四十息止呼其神曰先生

瀞瀞與已爲友留爲已使奉持華蓋金液玉

英常在勿出待我道君共合爲一身至辛日

復存其神曰光黄玉堂青腰玉女與已爲友

留爲巳使其甲欲得彭祖長生不死之藥服
之至庚申辛酉之日復存之
第三十二神仙
常以六壬之日夜半時拊心祝曰
顧覩天鏡玄滋玉池還白使黑嘗爲嬰兒神

來歸巳五藏相隨因瞑目念兩腎間白炁周
行一身中十二徧翕然布散流行四肢乃復
念兩腎巍隗狀如雙鯉魚右黒左赤俠脊而
居炫燿光明相照一身中乃念青天太清元
炁下在目前入口中咽之一九而止思行太

清白元黍周徧一身還藏丹田中呼其神曰
司録六丁玉女削去其死籍使其甲長生上
爲眞人十二太一皆當言生至壬子癸亥之
日復存之

第三十三神仙

所存念五臓神皆畢乃更念玄釐玉英金液
恒勿忘也更念玄釐欲其潤澤而起行列也
別念玉英其中有一人大面倒竪小童子服
飾也存之欲令堅强長大自倍也念金液欲
令其乾燥而緩也如紫縠盛水銀也念此盡

徧而復存之法十二周精神處之抑炁自來百病去除壽命與天地期長生無極安知死時

第三十四神仙

食日之精可以長生縣處上天上謁道君與法常以月一日二日五日七日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日初出時被髮向日瞑目念心中有一小童子衣絳衣文彩五色灼灼正赤兩手掌中亦正赤以兩手掌摩面下至心止十二反爲之念天日精正赤黃炁來下在

目前存入口中咽之一九以手摩送之拊心

祝曰

景君元陽與我合德俱養絳宫中小童子須

史復念心下至丹田中止以手摩送之以日

託心心得日精已乃神仙矣

第三十五神仙

食月之精以養腎根白髮復黑齒落更生已

乃得神仙常以夜半時思腎間白炁周行一

身中上至腦户下至足心自然之道易至難

行常以月十五日向月祝曰

月君子光與我合德養我丹田中小童子因
瞑目念月白黃精氣來下在目前入口中咽
之三七而止以手摩送之下至丹田之中丹
田中氣正赤氣中有一人長九分小童子也
衣朱衣故丹田中赤外黑左青右黃上白五
色氣已俱但以其月託腎腎得月精乃得陞
沉丹田中赤者太陽之精也心火之烈也其
外黑者太陰之精也腎水之氣也其左青者
少陽之精也肝木之氣也其右黃者中和之
精也脾土之氣也其上白者如銀盤而照覆

之者少陰之精也肺金之炁也其中有五人
即五臟之太子也五行之精神也人須得丹
田成乃爲眞人故生子仁者肝之精也禮容
者心之精也義慧者肺之精也和樂者腎之
精也忠信篤厚者脾之精也辯勇者膽之精
也緩和者膽之炁衰也盲者肝之炁衰也懦
者肺之炁衰也癲者心之氣衰也濡者腎之
氣衰也不肖嗜聾者脾之氣衰也其五臟衰
者皆自見於巳也憂悲不樂則傷肝傷肝則
目瞑頭白當思腎心以養之淫樂過度即傷

腎傷腎則腰疼痛身沉重大小便膿血思肝肝以養之恚怒則傷心傷心則病强吐血思肝脾以養之遭患憂難則傷肺傷肺則思脾腎以養之飲食絶飽酒醉過度則傷脾傷脾則思心肺以養之令其子毋相養之即病愈疾除求神仙之人惡傷五臟學士明照之

第三十六神仙

食太極之精乃得長生常以六戊之日時加其辰辰一作神道士於室中冠帶北向再拜曰皇天上帝太上道君曾孫小兆王甲好道願得

長生暮夜卧上念北斗太極中央大明星精
正黄炁來下在兆目前入口中咽之三五而
止黄精炁填滿太倉黄庭中下至丹田中乃
念絳宫中有一赤人紫房宫中有五人太一
君在其中老子仙人仲成子在左太和曲文
子在右明堂宫中有玄光玉女左有黄裳子
右有中黄眞人俱宿衞眞人子丹也乃復下
念玉堂三公呼曰司録六丁玉女削去某甲
死籍令某甲長生炁定乃復念眞人子丹在
胃管中祝曰

玄光玉女養我眞人子丹服食元炁飲噍醴泉以北斗中極託脾脾得斗極之精乃爲眞人

第三十七神仙

肺爲尚書肝爲蘭臺心爲太尉公左腎爲司徒公右腎爲司空公脾爲皇后貴人夫人膽爲天子大道君胃爲太倉太子之府也吾之舍也大腸小腸爲元梁使者下元氣爲大鴻臚中元氣爲八十一元士上元炁爲高車使者通神於上皇故肺爲玉堂宮心爲絳宮朱

雀闕門腎爲北極幽闕玄武掖門脾爲明堂
侍中省閤也胃爲上海日月之所宿也臍爲
下海日月更相上下至胃中故太初者元炁
之始也道也一也心上爲天太始者爲萬物
之始也山川也地也爲腎太素者人之始也
精也脾也土也上亦有三宮兩目爲絳宮兩
耳爲玉堂宮鼻口爲明堂宮眉間爲郊山能
合三元炁以養其真人小童子則列然徹視
矣
老君曰萬道衆多但存一念子丹耳一道也

在紫房宮中者膽也子丹者吾也吾者正己
身也道畢此矣

第三十八神仙

道士錬水銀消沙液珠玉八石以作神丹服一刀圭飛昇天宮身常食氣乃得長生神仙存神食丹乃爲眞人眞人得道上佐上皇治故眞人以水土溟溟浩浩天地潰潰濛濛不知所存藏萬八千歲乃成天地人故眞人以土作人呼吸飲食從騎伏使令土不得獨處人不得獨存故言黃土本人之先也眞人去

之上昇九天世人無道下入黃泉益土三升子（一作了）無骨筋（一本作肋）故九天丈人有言曰食於天者以身報天上爲眞人（神仙戲游）食於地者以身報地下爲尸鬼食於人者以身報人骨毛棄捐兆欲爲道勿食飛鳥天之所生殺之數數減子壽年人畜食之可以爲廚宰六畜也避六丁神獸類也勿食丁卯兔也丁丑牛也丁亥猪也丁酉雞也丁未羊也丁巳蛇也此大禁之六丁神之諱也乘炁服丹入室之時無食生物禁食五畜肉五畜肉者馬牛羊

猪狗也但得食鷄子魚耳禁食五辛臭惡自死之物慎勿食服丹尚可乗蹻禁之

第三十九神仙

道者吾也上上中極君也兆常以日出時日中時酉時夜半時一云日申酉上念太極中六太黄星其精氣來下在兆額上眉間止正赤黄白如日狀以意致之下入口中咽之令其氣下入絳宫紫房黄庭中咽之三五而止祝曰皇天上帝太上道君曽孫小兆其甲好道願得長生此吾之氣也吾從此氣生念之萬遍

無止也令兆長生上爲眞人雲車下迎飛昇
天宮上謁上帝南極老人元先之前
老君曰聖人銷珠賢人水玉銷球水玉其道
同法銷珠者服日之精左目日也水玉者食
月之精右目月也被髮正偃卧瞑目常念兩
目中黃精赤氣來下入口中咽之三九而止
令人神明徹視八方食肺之精常念肺中白
氣來上出至咽喉入口中咽之三七而止令
人神明身生光澤辟邪致神玉女侍之即長
生辟百鬼矣常念身中小童子衣絳衣在心

中央中央即神明也時念心中有紫華蓋下有一人著赤幘大冠絳單衣銜箭引弩憤然而嗔即能辟兵役使鬼神矣

第四十神仙

常思頂中紫雲出如車蓋狀如火氣文彩五色上與天連以意極布之與天相率下念胃中黃氣如橘忽長稍大身形如日念目下元氣赤人黃人道氣行布四肢登高入日中登高一作登臺上至絳宮紫房太一祝曰

太一北極敬告諸神常令魂魄安寧無離某

甲身是謂自然無形者也

第四十一神仙

鬼箭十二可以辟兵常思心中十二芝莖上

與肺連以意挹之名曰鬼箭兆常行之五兵

自辟凶惡自亡以擊四夷捐攜雹光但閒兵

楯刀戟金鋘天神皆助眞也雷公擊鼓也太

白揚光白帝持弩蚩尤辟兵青龍守門武夷

在庭滕蛇玄武主辟凶殃白兎擣藥蟾蜍在

傍太一和劑彭祖先常服一刀圭面目生光

身出毛羽上謁上皇此道也使諸神氣與子

合同愼之勿解殆也

第四十二神仙

常以庚申之日申時被髮西南首申地偃卧縱體瞑目念肺正白潤澤光明中有芝草大如小指其中空而明下與心相連其中有青赤氣上下交通出心入肺之中念之至下晡時止肺者人之天也心者人之日也日氣上出如赤丹之精未甞有之時人須得此氣以生耳失此氣者則死矣名曰自然之道道通神靈矣

第四十三神仙

常念心中赤氣如日內青外黒三合成德以應道數師曰常以平旦念心中正赤如日日中有人著大冠赤幘衣絳單衣兆見之呼曰天皇太一君使其早長生爲眞人

第四十四神仙

還精絳宫之中法常以月一日十五日晦日以日初出時被髮東首向日卧以兩手摩兩乳間下至心九反而止柑心言曰神首神還絳宫無離己身神乎安居靜處與己言語如

此三乃止師曰毎摩兩乳間者使氣上下通也揩摩其心存小童子此名虛無還精絳宮者月三日爲之也神仙之道也

第四十五神仙

元陽亦人太一也元陽道君中太一也元陽子丹已吾身也元陽玄光玉女道之毋也元陽皇人太一王也元陽丹田藏精宮也師曰元者氣也陽者日也當思心中有日日有赤人著赤幘大冠衣絳單衣次思膽中有太白明星三光耀而相照星上各有一人衣絳朱

衣冠九德之冠道君在中央左有老子仲成
子右有太和曲文子凡五人是一也次念脾
上正黄中有日日中有三人道母玄光玉女
在中央左有黄裳子右有中黄直次念胃管
中有真人子丹坐珠玉之牀上黄金色雲氣
爲帳玉女小童子侍之次念臍中太一衣五
綵朱衣冠三絳之冠左青人右有白人前有
赤人後有黑人次念丹田中有赤氣赤氣中
有三人赤人在中央左有青人右有黄人赤
氣繞之内青外黑上白中黄念此畢卧有所

見神氣來語人也

第四十六神仙

常念脾中有黃氣升上至口中咽之三五而止即飽矣可以辟穀坐在立亡師曰常思脾中有日日中有黃金匱匱中有書封之以黃玉印印廣三寸字曰威喜精而思之則邪自出兆能見而讀之心開目明即時神仙矣

第四十七神仙

常思念胃中正白如凝脂中有黃氣填滿太倉上至口中咽之即飽師曰胃者太倉也諸

神皆就太倉中飲食中黄金釜金甑玉女小
童主給使之故呼曰黄裳子致行廚矣

第四十八神仙

腎者元氣之根也常思腎間白氣上升至頭
中下至足心十指之端周行一身中十二遍
而止手足皆熱可以不飢不渴不寒令人不
老白髮復黑兆常念行之

第四十九神仙

常以月朔望日思兩腎間白氣上頂守下至
足心神龜五彩爲甲文若總系上有玄光玉

女二公相對坐前有太一後有玄冥司録司命共議死生人精念之三十息止咒曰

司録君司命君六丁玉女削去某死籍著上生文此當言長生神竈呼吸吐故納新恣意所爲白竈之神元氣布行四肢皆温人須得腎氣神竈呼吸乃生耳常以甲子日及壬子日存行之即長生矣

第五十神仙

常以甲午之日日中時被髮南首偃卧瞑目念臍下三寸丹田中黄其氣正赤大如手掌

其外黑次其外青臍上有白氣覆之肺氣也左有青右有黃各大如手掌此三者肝氣脾氣肺氣師曰丹田中赤者太陽氣其外黑者太陰氣次外青者少陽氣三合成德三氣守之即長生矣

第五十一神仙

心爲虛腎爲元虛氣以清上爲天元氣以寧下爲地入於太淵故虛氣生爲呼元氣生爲噏心爲日腎爲月脾爲斗心氣下腎氣上合即爲一布行四肢不休息故心爲血腎爲氣

合即流行名曰脉脉者魂魄人之容也裩魄以去主人寂寂故百脉盡即氣絶氣絶即死矣是以爲道者不可不存其神養其根益其氣兆汝努力努力將去矣眞人得道萬八千歲一會道士得道千歲一會故作中經以遺後世本上皇藏之金匱道人得千金勿傳出也

第五十二神仙

三元之日會合於巳亥三元者太一太陰宫氣是也三元俱起巳亥太一左行歲一辰害

氣右行四孟歲行一孟太陰右行三歲一辰
九年行方四九九三十六年三元俱合於亥三
合之歲水旱兵饑災害並起三合之歲陰陽
隔并感天動地害氣流行晝行則傷穀中有
人即疾疫中穀即飢貴兆汝居其間不能自

生也可不努力勉時學道哉當期之世水旱
蝗蟲五穀飢貴兵革並起人民疾疫道路不
通負老提幼散流他方其父母妻子兄弟哀
氣內發摧肝絶腸略爲奴婢不知縣鄉於期
乃欲學道豈不晚哉豈不晚哉吾深戒子存

神作丹早自防即遭亂世遠去深藏聖主明
世道可照而行也故天地之會四十五歲一
小貴九十歲一小飢一百八十歲一大貴三
百六十歲一大飢五百歲賢者一小千歲聖
人一小聚三千六百歲聖大會萬八千歲眞
人一小出治三萬六千歲至極仙人一出治
三百六十萬歲天地一大合元氣溟涬濛鴻
无形人爲萬物不知東西南北人化爲禽獸
禽獸化爲人眞人乃在元氣之上仙人乃在
絶域无崖之際道人隱居可以貴重也

第五十三神仙

天都京兆合在句陳之左端號曰安德君主與天太一北君共筭計說諸神主人魂魄會於南極有錄者延壽衆神共舉之無錄者終矣司命絶去之人魂魄會於北極有功德於人天地萬物者子孫富貴壽考鮮明身得封侯復出爲人無德者有三一曰殘賊酷虐害逆天地四時二曰呪詛嫉妬淫泆慢易天地神靈三曰不孝不忠盜竊陰賊排埋殺人犯此三者子孫絶滅人生自有三命至聚婦嫁

女復宍其一命移徙葬埋復定其一命得吉
身者壽考子孫富貴得凶者死子孫貧困屯
汝居世間當向著于天地神可畏也故天置
日月北斗二十八宿五星主之六甲六丁諸
神主行民間兆汝不知汝甚可畏之常復有

邪鬼精魅至於家鬼一不祥里社水土公司命
門户井竈淸溷太陰尗瀆皆能殺人者兆汝
欲却邪辟鬼當被符次服神藥符者天地之
信也藥者人之丹也益其氣力身輕堅强即
邪氣官鬼不能中人也即成神仙矣鬼者神

之使也鬼見天信即去矣入亦有之京兆舍
中極璇璣星夏里黃公字德皇正在臍中
央太一是也一名玉靈子衣五彩朱衣總閱
黃神常以八月秋分之日案比計筭常先之
一日後之一日正節之日凡三日入室勿出
常以鷄鳴時思之平旦召說之至日禺中時
止爲之三日被髪西北向偃卧縱體無令他
人見之豫敕家中人無得有聲先齋戒沐浴
至其日入静室中安心自定先祝之曰曾孫
小兆某甲好道願得長生今日秋分之日天

帝使者夏里黃公來下入吾身中案比總閱諸神不得逋亡皆當來會從上三呼之比爲之日三呼之三日九呼之日中乃止即言曰司録六丁玉女削去其死籍更著其長生神仙玉曆急急如律令即日有天帝无極君敕自應曰諸下牀回向再拜謝天神一身道畢此矣

第五十四神仙

子欲知眞人仙人何類仙人衣槲衣生毛羽眞人無影衣五彩朱衣其居無常處東春南

夏西秋北冬浮游名山崑崙蓬萊大酆九域
之上時上謁上皇故真人得道八千萬歲乘
珠玉雲氣之車駕无極之馬時乘六飛龍佐
上皇治中仙之士中天而上乘雲往來歷越
海江下仙之士法當尸解晦日朔會拜禮不
得解息當爲神使道非有所異也但有尊卑
之故耳故百歲之人黄頭髮二百歲之人兩
權起三百歲之人萬物耳四百歲之人面縱
理五百歲之人方瞳子六百歲之人骨助胼
七百歲之人骨體填八百歲之人腸爲筋九

百歲之人延年生千歲之人飛上天上謁上
皇太一為仙真人重瞳子故能徹視八方食
芝服丹即不老人萬八千歲更為童子男八
女七從此始

第五十五神仙

子欲制百邪百鬼及老精魅常持符利劍亭
水甕上於中視其形影凡行出入卒逢非常
怪物於日月光中視其形影皆可知也以丹
書制百邪符置于甕水上邪鬼見之皆自然
消去矣諸邪鬼魅龍蛇虎豹六畜狐狸魚鼈

龜飛鳥麏鹿老木皆能為精物犯人者符刻之斬之付河伯社令當召今日直符使六丁神守之宿衞左文字在八十一首玄圖六甲官四十九真中亦有珠胎七機華蓋清觀皆能制百邪此四符者惡穢人不可服也當被

服威喜巨勝在契右射太極太清太玄陽章參天包元氣太虛此太道也可常被服無所不防亦無禁忌也上制文曰皇天上帝太上道君曾孫小兆王甲好道願得長生所願從心來自在心也不多言上封文曰皇天上帝

太上道君天一太一北千君日月陰陽君司
命君司録君曾孫小兆王甲好道願得長生
唯司命司録君削去死籍更著長生玉曆仙
籍定爲眞人臣某即日除爲太一使者再拜
受命上皇道君中黃門子再拜著契封符傳
當清潔先解過常以歲四時除日及八節之
日以酒脯於東流水上解過南流亦可神仙
玄圖曰玉曆五十五章姓名符信本在上皇
金匱玉笈玉筒中封之力重兆得之愼勿妄
傳子愼之勿受錢之得其人即傳之可得神

仙吾時時自案行此二篇上下中經也吾常
使司命敎鬼守汝勿妄增減吾文一字不具
吾即知之兆汝慎之慎之如吾言符與下字
以丹青之此吾之信也兆汝審欲神仙當先
服還丹金液存神即時仙矣上爲眞人兆汝

不服神丹金液當自苦耳爲寒溫風鬼所繫
司命不救汝也道神無奈汝何兆爲道溫衣
適食守虛无爲自然鬼亦不能殺也年壽
終竟自死矣何以言之以其不堅守神故也
譬猶萬物之生非欲求死但自然老枯槁腐

死其人亦如此矣吾以喻汝努力求師吾教
八十一弟皆仙其十人布在民間遊遨穀仙
吾越度秦項不出為漢出合於黃世見吾大
吉

太上老君中經卷下

三經同卷

清靜心經
集福妙經

退十

太上老君清靜心經 上七滅罪集福經附

退十

老君曰夫道一清一濁一靜一動清靜爲本濁動爲末故陽清陰濁陽動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人能清靜天下貴之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而不能者心未澄欲未遣故也能遣之者內觀於心心無其心外觀於形形無其形遠觀於物物無其物三者莫得唯見於

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旣無其無無無亦無
湛然常寂寂無其寂無寂無俱了無矣欲
安能生欲旣不生心自靜矣心旣自靜神即
無擾神旣無擾常清靜矣旣常清靜及會其
道與眞道會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

旣無所得强名爲得爲化衆生開方便道
老君曰道所以能得著其在自心自心得道
道不使得得是自得得之道不名爲得故言實
無所得
老君曰道不能得者爲見有心旣見有心則

見有身既見其身則見萬物既見萬物則生貪著既生貪著則生煩惱既生煩惱則生妄想妄想既生觸情迷惑便歸濁海流浪生死受地獄苦永與道隔人常清靜則自得道於是而說偈曰

天尊妙用常眼前　舉體動心皆自然
息箇動心看動處　動處分明無際邊
邊際由來本性空　非觀心照得虛空
自悟因緣無自性　翛然直入紫微宮
宮中宮外光且明　萬法圓中一道平

清心清鏡皎無礙　無礙無心心自在
平等道平無有異　天堂地獄誰安置
神旣内寂不虧盈　善惡若空何處生
只爲凡夫生異見　强於地上起縱横
縱横遮莫千般苦　一一諦觀無寧主

諦觀無主本無宗　只箇因緣卽會中
中間雖會常無會　放會无爲任物通

若時有人知是經意行住坐卧若能志心念誦深心受持則能滅除无量一切宿障諸惡冤家皆得和合無受苦報邪魔外道道能降

伏告諸衆生欲度厄難各已清淨信受奉行

太上老君清靜心經

太上老君說上七滅罪集福妙經

爾時

太上老君昔龍漢末劫在須彌山絶頂峯上

與天仙地仙飛仙神仙十方來衆集於頂上

宣說道法以善眼觀瞻南閻无極衆生家家

盡有瘟氣官府口舌破財失職人口死亡之
患尋時召北斗七真訊問天下萬姓盡遭其
事是時北斗七真乃整衣冠端簡向前贍禮
三拜上奏
老君曰納臣之言萬民不信三寶背正信邪

十惡五逆不解回心向善逐月上七亦無燒
奏懺洗身心保安骨肉是時斗口使者每到
上七抄劄善惡上奏天曹滅尅祿壽致令有
此禍害上奏
老君善哉善哉北斗七真善能奏對利益之

事衆生不知不覺豈懼災危北斗七真可先
爲十大滅罪消災興福助善天尊若善男子
善女人聞此上七妙經供養燒香對聖念誦
者能消開眼合口生身所造罪障業障即隨
聖號消滅一切所作之罪是時

老君即說名曰

貪狼天尊願我宅舍得安寧
巨門天尊願我父母保長生
禄存天尊願我榮業得稱情
文曲天尊願我闔門盡康健

廉貞天尊願我子孫保榮盛
武曲天尊願我衆惡永消滅
破軍天尊願我六畜保興生
輔弼天尊願我疾病得痊瘥
三台天尊願我財物不虛耗
華蓋天尊願我横事永不起

遺言凡俗無知上七眞聖每月降在人間可
以消災懺罪請福延生隨力章醮福德增崇
其有上七善男善女不信香火此爲輕生迷
本不愧人身天司奪禄減筭如此之人身謝

之後漂諸六趣生禽獸中永失人身上七之
日善男子善女人能修燒香進奏善達天曹
世世身富聰明人中殊勝其有男子女人生
身果薄貧窮縱知上七無力修奉可以酌水
獻華望北斗稽首禮拜念北斗十大天尊及

本命眞君名號者皆得延生注福繫係人身
災厄鎖消獲福無量福壽增延保安家眷以
今轉經功德先用裝嚴上界諸天十方大聖
國王帝主師尊父母下爲今時轉經弟子一
家大小各乞平安次及法界衆生俱離苦源

齊登道果而作誦曰

於是七元君　大聖善通靈
濟度諸厄難　接出苦衆生
若有咨告者　持誦保安寧
盡憑生百福　皆由奉此經

道言說經將畢龍鶴天仙來迎

老君還於玉京是時

老君重告北斗七真曰可以宣揚正教濟度衆生福利無邊同霑上善若善男子善女人一生恭敬轉念此經信受三十年者天曹有

字地府除名禄盡壽終不居幽界一遝星廾八
十王案上永絶姓名是時
北斗七星歳道真人再拜
老君流傳在世廣行傳度勿云非人誠慎之
焉

太上老君說上七滅罪集福妙經

共八卜

[illegible]子卷上

題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進鬻子表　顛一

臣行珪言臣聞結繩以往書疏蔑然文字之
初教義斯起記言之史設褒貶之迹聿興書
事之官寘勸誡之門由庀於是國版綢疊謨
訓昭彰唱讚之道以弘闡揚之理茲暢德業
彌縟英華日新雕琢性情振其微烈逮乎周
文作聖鬻子稱賢意合道同寔申師傅鬻子
以文王降己大啓心期明宣布政之方廣立
輔成之策足使萬機留想一代咸休稽古有
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探其斥敎之辭

莫不原道心以裁章研神理而啓沃彌綸彛
訓經緯區中不徒讚說微言務於遺翰而已
鬻熊爲諸子之首文王則聖德之宗熊既文
王之師書乃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提舉猶
備紀綱譬彼盤盂發揚有愈巨家傳儒素積

習忠良覩明主奉師之蹤覽賢者盡義之道
循環徵究妙極機神敢率至愚爲之注解研
覃析理以叙私情剪截浮辭用申狂瞽伏惟
陛下則天垂訓越極宣風稽太上之至和與
帝王之烱識股肱諒直獻替无疑大舉賢良

寧濟區宇四海革面八表宅心務本修文垂
拱無事臣以草萊卑賤識度庸淺荷堯沐舜
擊壤謳歌周施政教之端屬聽太平之詠志
存綴輯以述矢言簡牘難周辭意斯拙謹以
繕寫奉獻闕庭庶日月昭明布餘暉於漏隙
時雨咸洎灑餘潤於纖枯望希塵露之資豈
議沉舟之楫天威咫尺神魄震驚謹上表以
聞伏聽慈旨謹言
永徽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華州鄭縣尉臣逄 行圭上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逮聖不以爲經用題紀標子因據劉氏九流即道流也遭秦暴亂書記畧盡鬻子雖不預焚燒編袟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錯亂文多遺闕至敷演大道銓撰明史闡域中之教化

論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林之枝荊山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救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奧言爲諸子之首唱織組仁義經緯家邦垂勸誡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厲志不肖者滌心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爲龜鏡鬻子論道無邪之謂歟幸以終務之隙披閱子

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尋其立迹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衍飛辯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聊爲法解畧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忽焉

鬻子卷上

華州鄭縣尉逄行珪註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撰具也吏者爲政之具也又撰博也言王者布政施令其在博求於良吏也賢者舉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三王政道可以百代傳行者乙次於甲以此明政之次也

政曰

政者法敎也此明帝王之政事以爲法敎可稱也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

言君子脩於内理於外端其形正其影體眞德之要守沖妙之機言出以成教方謀事必爲法則苟於政而不預豈妄爲之哉所以止也

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

君子不以人謀則已矣若與人謀務存大道而言之不以違道飾非不以苟命求正由用也

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

君子終日言而不離體要謀於政事而感由於道故同於道者道亦得之非道之言君子不用也

而不能必見受

衆目視於僞不留視於眞衆心耀於名不能察於實夫庸主必惑於衆豈能受於道教哉故君子之道不必見納也

能必忠

盡心論道而必竭忠盡道言不邪譎也

而不能必入

盡忠論道聖君必納庸主所難故有道之君上下親愛忠讜進用智術無隱以石投水何齟齬哉而不明之主君臣疏忌小人侍側端正棄遺諂佞是親忠信不用掩目而視豈不惑歟必忠言之不入

能必信

言君子不苟合不妄言正色端辭澄清貞實必存之於信也

而不能必見信

信言不美而合於道庸主惑於衆邪豈信

用君子之言乎言不以見信也

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

言君子但爲善將以攻惡善不自是惡不非人施之於行不顯之於言說也

故非非者行是

言是非於人是所同也非於人者人亦非之君子將非於人終不以非非人自行是道以論彼之非

惡惡者行善

善惡在身是所共也君子務善以攻惡不

以惡惡於人所以彰惡於行善道也

而道諭矣

謀事必忠出言必信行善以攻惡顯是而明非不苟求所以知而道德自明也

大道文王問第八

夫道者覆天地廓四方斥八極高而無際深不可測綿六合横四維不可以言象盡不可以指示説應無間之迹終政教之端包萬物之形彰三光之外爲而不有行而不見有道之王動而同之妙用無窮故謂

之大文王因用無窮故謂之大師問道可
爲永則因以名篇也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
昔者言往日也雖臨馭億兆而不獨專從
師問道以政術之門曰
敢問人有大忘乎
尊師道故曰敢問文王思存大道以終政
事心迹在於經遠所以先問於大忘也
對曰有
鬻子前答文王言有大忘也

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

鬻子前不即以指答者故引成文王之問
文王欲然終大忘之理故曰其事奈何矣

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
喪其軀

過則勿憚改終日不爲惡惡去於身也豈
但墨面髡髮是爲形餘哉故其崖尤見誅
四凶就戮夏癸絶祀商辛覆宗賊身害軀
破家失國其行如此是爲大忘也

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終成所答之事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夫爲政以德必貴於道爲化國之福焉當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據近以及遠明道以同也周者合也備也言五帝三王貴道其政能合若一也而無所不備也

昔之帝王

昔者在昔貴道德之帝王稱昔者以遠喻近爲之勸也

所以爲明者以其更也

言帝王而有聖明之稱者皆委賢吏使在
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明聖不獨運也
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
人惟邦本得衆斯昌建極乘時必資兆庶
人皆效力以成其功也

力生於神

王者有國必先靈祐皇天上帝社稷山川
神迹玄符無不來會成湯降神受夏大命
武王夢神遂大戡殷夫冥運迺兩儀鼓動萬
物豈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於自然玄應

而義用造之非我理自相符故曰力生於
神者也
而功最於吏
王者度政施令而不自爲必屬賢能以任
使之故天下和平人知所保此賢吏善最
之功也
福歸於君
俊德在官盡心竭力人敎其道俗順其敎
上下相親而德交歸焉國土平康而爲君
之福者也

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

五帝謂黃帝顓頊高辛唐虞也

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

日月運明明不私照必須幽顯始終不息

故昭昭然所不舍也夫聖人與天地合德

日月齊明道大不論可以崇遠也

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爲福萬世爲教者唯從

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

首者始也言五帝之道常爲萬代之始後

之不能加也夫黃帝始垂衣裳造書契置

史官爲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立棟宇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爲杵臼以利萬姓作
弧矢以威天下造律管興封禪顓頊平九
黎之亂人神不雜萬物有序高辛氏作鞀
鞞鐘鼓莞席帝堯茅茨不翦土階三尺夏

日葛衣冬日鹿裘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巍
巍乎其有成功也帝舜少而至孝堯聞聰
明而用之舜乃舉禹爲司空以平水土棄
爲后稷以播百穀禼爲司徒以教百姓皐
陶爲士師以理獄訟垂爲共工以典衆作

益作朕虞以育草木伯夷爲秩宗以典三
禮夔爲樂政以和神人舜彈五絃之琴歌
南風之詩夏禹櫛風沐雨冠履不顧數九
土乘四載鑿龍門闢伊闕導百川建萬國
微禹之功人皆魚矣帝王之功莫此爲盛

故百代不易爲福爲教也

君王欲縁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
言君王但因循五帝之道而常行用無所
爲替則可以長保宗廟社稷以爲人始也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執大象而天下往明道不往則道不可暫
離所也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
言聖王在上化被蒼生德周萬物雖百里
而有一賢士以聖道廣宣賢跡不見其賢
雖多則若無有也

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
猶比肩也
王道衰微暴虐亂政人皆思德雖千里有
一賢士其若比肩言賢人不可得也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帝王所以安國家行政教其在良吏乎言必博廣以取也

故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賢者德行之名不肖者頑嚚之謂夫賢與不肖見於行此二者同出於性而異名皆杖於最靈各有定分矣天下之廣黎庶之衆賢與不肖自皆具焉

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

言賢者不自求進而材爲時須王者必任

賢人所以得也不肖者非自求退而行無所取不登政事是以休廢也

杖能側焉

有過人之智必矜其能恃能矜智必違常道輕躁所至危僻故曰杖能側焉

忠信飾焉

懷盡忠之節必修於道修身貫眞履行務實由於正路禮義仁信以文飾其身也故曰忠信餝焉

民者積愚也

冥然無知愚之謂也

雖愚明主擇吏焉必使民與焉

言明主推心於人以取良吏而不獨任也

士民與之明上舉之

得於衆心善於政事上所以舉用之也

士民若之明上去之

若如人者賢愚之間政既不與所以斥去

之也

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

人主總羣謀以觀衆知明以探風聲察於

下言以求得失取賢人以宣政化推已取賢唯聖者能之

民者吏之程也

程法式也知之在下是故取吏之法式察之於衆庶人者若之也

察吏於民然後隨

人與之主舉之人若之主去之此隨之也

政曰民者至卑也

極卑下也

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

聖主不違人以獨用也
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
自此已上皆言人之情好之德行各有所愛樂之多少殊別也

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
人愛之多則必堪爲政事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主之所拔不可失賢也
卿相者諸侯之丞也

卿相者人主之杖故為諸侯之丞也
故封侯之土秩出焉
賢者得之列土封疆得自家臣故曰秩出
焉
卿相者侯之本也
政之興亡在於卿相得賢者和輯失賢者
離散故為侯之職在卿相也

鬻子卷下

鬻子卷下　　顛二

華州鄭縣尉逢行珪註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曲阜之地方七百里少昊之墟是魯周公所封之邑以周公裨益政禮故稱之以爲篇耳

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

稱周公之言以明政者也

知善不行者謂之狂

善者體道懷德也人主行善於上百姓變善於下堯之日比屋可封知善道之爲善

而不行用者是狂悖之人也
知惡不改者謂之惑
惡者賊以喪軀人主爲惡於上則百姓爲
惡而不悛者是昏惑
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

知善而不行知惡而不改必至狂惑者此
聖王之明戒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二
夫開國崇基必先於道道既符合無往不
貞影響相同自然合應甲者先於乙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

肖者類也言不類不似也自知賢不肖是爲明也不似之人豈自稱哉言不知也

而不肖見於行

丹朱傲虐無捨晝夜頟頟肆惡曾無休息

此則見於外不以隱微者也

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

不肖者豈自謂不肖哉以賢者視之不肖之迹見矣雖以彼賢以自賢人豈以爲賢乎

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

昧道不德之人豈自稱其愚蒙哉而愚迹

見於辭說也

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愚者豈自以爲愚哉以智視之愚迹見矣

雖以彼智以自智人豈以爲智

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言帝者年數之始以記其佐帝及升位之

年數也天下者豈可妄理哉亦由積德累

業以有之也言五帝之道相緣爲政故伺

稱之也

昔者帝顓頊

黄帝正妃曰嫘祖生昌意昌意生顓頊爲

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

年十五而佐黄帝

軒轅氏少典次子父曰帝鴻氏母曰附寶

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野感而孕二十

五月生以土德王故曰黄帝在位百年顓

頊自幼年以翼佐黄帝也

三十而治天下

升爲天子也
其治天下也上緣黄帝之道而行之
因脩黄帝之道而行其政令不改革也
學黄帝之道而常之
化迹不及所以效也效其通道而常用之

昔者帝嚳
黄帝正妃生玄囂玄囂之子生帝嚳德日
新故曰高辛在位七十年矣
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
佐顓頊以理天下三十而升爲帝也

其治天下也上緣黄帝之道而明之
言德稍下不能盡行黄帝之道但明之而
已矣
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
政敎所爲效效顓頊而行其言不能常習
之也
禹政第六
伯禹夏后氏言禹功錫玄珪德諧元始任
賢立政以致太平可爲法則故以名篇矣
禹之治天下也

黄帝玄孫祖顓頊姓姒名文命字高密在
位九年受禪成功曰禹受舜禪以臨天下
得皐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
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
此以上七大夫之姓名也
得七十八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
言帝王獨治天下雖則聖德皆俟賢佐以
輔之故得天下人安也
湯政天下至紂第七
言成湯放無道之桀以統萬機而理天下

得賢大夫贊佐而致太平至紂昏惑以失國故終始書之以名篇

湯之治天下也
湯姓子名履字天乙除虐去殘曰湯征葛伯放桀順取天下以理也

得慶誦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蜹西門疵北門側
伊尹有莘氏媵臣以爲相東門等並姓名也

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

七大夫皆有賢行斥救弼諧故得天下咸
乂也
二十七世
自湯至紂父子兄弟相承二十七代也
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夏曰歲此除即位之年也
上禹政第六
以五聲聽政克勤于邦可以爲上也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
九重幽深下言難進所欲百姓反斥救之

事故懸置五聲招之以聽政也

門懸鐘鼓鐸磬

懸之於簨虡也

而置鞀

置於地也

以得四海之士

四海之士有進於言者必造五聲以揮擊

傳聞也

為銘於簨虡

懸樂器之具刻銘於其上也

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鼓以動物故動合於道也

教寡人以義者擊鐘

鐘金聲也以合於義故教義者擊鐘也

教寡人以事者振鐸

鐸金鈴木舌也所以事務有可行爲所欲

言者以振鐸也

語寡人以憂者擊磬

憂者聲悲磬聲消爍而近於悲故憂而擊

磬也

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
訟獄之事務於疾速故揮鞀以陳之此以
上並刻銘於簨簴之文也
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
食
急於政事無暇安於一食所以示接士之
急也
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
常行之處非所宜憂也
是以四海之士皆至

事必得道必合上下應會無不至也
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
不暇飽食聽政不疲朝廷閑靜然後無事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夫君子將入其職旭旭然如日初出入昭

昭然人保其福既去暗暗然人失其教此
得政典符合之謂也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
有國則有卿相賢德者卿相之具人與之
主用之不賢者豈能用之哉

有國無國智者治之

夫有國者豈自寧豈自亂也所以安者智謀之力也

智者非一日之志

積功累業行道不倦以成其志

治者非一日之謀

謀者心思也樹德以爲尚寬垂道修政作教以至誠平之咨謀非一日之所能致也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

夫君上有道化行於下遠近慕義四境無

虞百姓淳和盜賊屏息故人知所安也而知所避

富貴貧賤不相犯仁義禮則由其門無違

政教下民爲福是知所避也

發教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

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先之以敬讓道之以禮樂不奪人時不干人利故得禍亂不作爲福之道此之謂歟

上下相親謂之和

至德以教之要道以治之上下同心是謂

和矣

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

日出而作日沒而息不勞於事不苦煩苛

甘其食安其居樂其業此豈外求之哉上

有行道之君是所致者可謂之大信矣

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

兼愛萬物慈惻外施至若成湯征葛伯放

桀保南巢夏禹之别導山川置立州國故

得天下免於暴亂百姓宅其所居仁遠乎

哉斯至仁也

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
此四者帝王有天下之器所以樂推也苟
有違之而天下離叛非其所有也
凡萬物皆有器
所用利之是以爲器而違其用豈得其器
哉
故欲有爲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爲不成
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其所營爲必以其器
用得其器也故和之不行其器於利遠矣
豈有成哉

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言天下之大神器之重非其王者難以處之王氣而來可以宰割必行仁與信和與道然後可招懷萬姓奄有四維西伯以敬讓興邦南陽以仁道得政非其人也豈妄成之哉

湯政湯治天下理第七

天地設而萬物生陰陽化而四時定分別統理爲政之方極於始終可成法則也

天地闢而萬物生

乾其靜也專一其動也正直坤其靜也翕歛其動也開闢是以廣大而生萬物也

萬物生而人爲政焉

政也者所以正於天地也言天地生萬物不能相使不能相制須人以爲政以正之

無其政也則萬物不理也

無不能生而無殺也

言天地能生而不能無殺

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

天之能生唯天殺之可也夫唯天殺之人

豈生之哉是不能生之也

人化而爲善

萬物之中人其爲貴化而爲善理亦天常也

獸化而爲惡

禀氣以生不有知飾非人之類豈不惡哉

人而不善者謂之獸

人化而爲善是曰天常今爲不善者與彼飛虛蹠實亦何以異矣

有天然後有地

天在於上地在於下先天後地理亦自然
有地然後有別
三才克定萬物區別
有別然後有義
夫婦之義著君臣之義彰也
有義然後有教
百官立政教行父子存家設教所以效達
於上也
有教然後有道
教迹既彰約之以道苟乖其道物無以安

有道然後有理

事名各立而理自存

有理然後有數

名理旣彰以統之夫數以一終十乃至千萬九九之數天之運度亦數之義也

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爲數

天有三百六十度一日一度三百六十日一周天一日之中晝夜百刻以定之爲數也

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

一歲之中有十二月月有日月有虧有盈日月或合於次或離於次終於一歲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此則日月星辰運行至十二月皆周帀於故處紀猶會者也

四者皆陳以爲數治春夏秋冬各統於一歲之日月也此以上爲政之道當法則也

政者衞也始終之謂衞政者正也所以正理天下以爲之天周衞

始化之終安之無得之也

愼誅魯周公第六

刑法有倫宜於時政好生之德理適典章故明聖之資輔成周室誠勸之道可得稱言國之大經在於賞罰二者或替將何訓焉可爲政先故紀之爲篇目矣

昔者

此昔者往日之辭也

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

康叔周公母弟也衞三監之地殷人數叛

故使賢毋弟王也

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

人命所懸理須詳正夫刑或濫其何則焉故不可輕殺不辜寧可失於有罪此亦寬仁之道也

無有無罪而見誅

罰而不明雖刑不禁言罰不施於有罪也

無有有功而不賞

賞而不明雖賞不勸言賞必加於有功也

戒之封

重稱戒者所以示於殷勤封康叔名也
誅賞之慎焉
賞之重國之柄也怒而加誅未必當罪喜而行賞不必當功且賞僭懼及於淫誅濫則懼及於善賞得其功則賢人以勸罰得其辜則姦人以息此不可不審慎之

公孫龍子

顯三

公孫龍子卷上

顛三

趙人公孫龍著

跡府第一（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聚之於篇中因以名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者也夫衆材殊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削正故賞罰不由天子威福出自權臣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興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以混是非寄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焉）謂白馬為非馬也白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

則色不宜從令合以爲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馬體不殊黃白乃異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故以斯辯而正名實）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爲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令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

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
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仲尼曰必
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
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
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
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
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
尼異楚人於所謂人楚王失弓因以利楚不能兼濟天下故曰仁義
未遂也人君唯私其黨附之亦如守白求馬獨有白馬來應楚王所謂人若楚國也仲尼
所謂人者天下也故離白以求馬衆馬皆至矣忘楚以利人天下感應矣夫是仲

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聖教雖殊其歸不異曲士求於教不能博通則安其所習毀所不悟故雖賢倍百龍不能當前為師亦如守白求馬所喪多矣公孫龍趙平原

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

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爲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爲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眞吾所謂士也

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聖人之用士也各因其材而用之無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求士亦如守白命馬豈得士乎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鬭王將以爲臣乎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鬭辱也

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鬭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

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意之所思未至大道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既言齊國失政敢不說其由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鬭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鬭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為臣也不以為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

也且王辱不敢鬬者必榮敢鬬者也榮敢鬬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為臣矣必以為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謬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君不顧法則國無政哲聖陪十黃帝不能救其亂也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察士之善惡類能而任之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闡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主致往復假一物以爲萬化之宗寄言論而齊彼我之謬故舉白馬以混同異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況萬物種類各有親疎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疎以待人則海內叛譬如離色命馬衆

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命形而守一白色者非命衆馬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既有白馬不可謂之無馬則白馬豈非馬乎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白與馬連而白非馬何故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凡物親者少疎者多如一白之於衆色也故離

白求馬黃黑皆至以白命馬衆色咸去懷柔之道亦猶此也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設使白馬乃爲有馬者但是一馬耳其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其賢不異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君之愛已則附之君之疎已則叛之何可私其親黨而疎於天下乎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

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不可以應衆馬不可以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君命乎故守白命馬者非能致衆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

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

以馬有色爲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無馬乎猶人皆有親踈不可謂無人也

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

如而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若使馬元無色而獨有馬而已者則馬耳安取白馬乎如人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元無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踈乎故白者自是白非馬者也

顛三 五

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

白既非馬則白與馬二物矣合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之馬故以馬而喻白則白馬爲非馬也

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

馬未可此賓述主義而難之也馬自與馬爲類白自與白爲類故曰相與也馬不與白爲馬白不與馬爲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强用白色以爲馬名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爲非馬者未可以有也上之未可主義下之未可賓難也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主責賓曰定以白馬爲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爲黃馬乎賓曰未可也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既以白馬爲有馬而黃馬不得爲白馬則黃馬爲非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黃白色也衆馬形也而强以色爲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馬同

爲馬也而取白棄黃棺椰異處之謂也凡棺
椰之相待猶脣齒之相依脣亡齒寒不可異
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待內內外相依天下
安矣若乃私諸夏而踈夷狄則夷狄叛矣勤
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夏亂矣內離外叛棺
椰異所則君之所私者不能獨輔君矣故棄
黃取白悖亂之甚矣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

實曰爲白是離有馬不離實爲非馬但以馬形馬色堅相連屬便是二馬共體不可謂之馬馬故連稱白馬也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

萬物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白白既不定在馬馬亦不專於白故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

皆親矣

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定白在馬者乃馬之白也安得自爲白乎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直云馬者是於衆色無所去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無去故色無不在是以聖人淡然忘懷而以虛統物故物無不治而理無不極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

獨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自殊而去故唯白馬獨應矣王者黨其所私而踈天下則天下各守其踈自殊而叛矣天下俱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所私手所私獨應命物適足滑禍不能靜亂也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不取於白者是不去黃也不去於色則色之與馬非有能去故曰無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猶親踈之在人私親而皆踈則踈者叛矣踈者離叛則親

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虛心洞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胷中而靈鑒有餘屬萬象於方寸而其神彌靜故能處親而無親在踈而無踈雖不取於親踈亦不捨於親踈所以四海同親萬國共貫也

公孫龍子卷上

公孫龍子卷中

趙人公孫龍著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是非也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歸於無指故曰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

可以謂物指皆謂是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凡物之情必相是非天下若無是非之物則無一物而可謂之物是以有物即相是非故物莫非指也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物莫非指而又謂之非指者天下齊焉而物其可謂之指乎物物皆妄相指故指皆非指也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爲天

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一日而無物無一物而非適故强以物爲指者未可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所以天下無是非者物各適其適不可謂之是非故無是非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譬如水火殊性各適其用既無是非安得謂之是非乎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即夫非指之物莫不妄相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

非有非指也

物不可謂指者無是非也豈唯無是非乎亦無無是非也故曰非有非指

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

而指非指也

以乎無無是非故萬物莫不相是非故曰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無是非亦無無是非兩忘之故終日是非而無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爲指也

物有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善御隸首善計彼物各自爲用譬之耳目廢一不可故不爲是非也

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爲指

物皆不爲指而或謂之指者是彼此之物兼相是非而是非莫定故不爲指也

以有不爲指之無不爲指未可

之適也有不爲指謂物也無不爲指謂指也以物適指故未可也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

或一物而有是非二名或彼此更相

爲指皆謂之兼也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是非之名生於物相彼故曰物不可謂無指即此萬物無指而又無無指故曰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謂無是非者生於物莫非指也是以聖人求人於是非之內乃得無是非人也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夫謂之指者非無指也指既不能與物爲指故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設使天下無物無指則寂然矣誰謂指爲非指乎誰謂指爲指乎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設使有指而無物可施指者誰謂有指爲非指乎誰謂有無物故非指乎明本無指也且夫指固自爲非指奚待於物

而乃與爲指反覆相推則指自爲無指何能與物爲指乎明萬物萬殊各自爲物各有所宜無是非也是以聖人淵默恬淡忘是忘非不棄一能不遺一物也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如白與馬爲二物不可合一以爲二曰二有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曰右左右合一位也不可合二以爲右亦不可合二以爲左明二必無爲一之道也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謂二乎曰不可不可分右以爲二亦不可分左以爲二明一無爲二之道也曰左與右可謂二乎曰可曰左右異位故可謂二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可一不可謂二二亦不可謂一必矣物有遷變之道則不可謂之不變也曰右

有與可謂變乎曰可有與謂右移於左則物一而變爲異類如鯤化爲鵬忠變爲逆存亡靡定禍福不居皆是一物化爲他類故舉右以明一百變而不敗一曰變隻鯤鵬二物隻以變爲二矣何謂不得一變爲二乎曰右鯤化爲鵬一物化爲一物如右移於左終是向著之右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右移於左安可仍謂之右知其一物安可謂之變乎

明二可一兩一可二也曰二苟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羊合牛非馬假令羊居左牛居右共成一物不可偏謂之羊亦不可偏謂之牛既無所名不可合謂之馬故二物不可爲一明矣牛合羊非雞變爲他物如左右易位故以牛左羊右亦非牛非羊又非雞也曰何哉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牛之非羊

也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牛之無齒不爲不足羊之有齒而比於牛爲有餘矣以羊之有餘而謂之非羊者未可然羊之有齒不爲有餘則牛之無齒而比於羊固不足矣以牛之不足而謂之非牛者亦未可也是皆稟之天然各足於其分而俱適矣故牛自類牛而爲牛羊自類羊而爲羊也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之而猶之爲也以羊生俱有角因謂牛爲羊又謂羊爲牛者未可其所以俱有角者天然也而羊牛類異不可相爲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

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

馬舉牛羊若此之懸故非馬也豈唯非馬乎又羊牛之中無馬矣羊一也不可以爲二矣牛一也不可以爲二矣則一羊一牛幷之而二可是羊牛不得謂之馬若以羊牛爲馬則二可以爲三故無馬而後可也所以舉是羊牛著假斯類之不可以定左右之分也左右之分定則上下之位明矣

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

上云羊合牛今曰牛合羊者變文以見左右移位以明君臣易職而變亂生焉人之言曰羊有足牛有足雞有足而不數其足則似各一足而已然而歷數其足則牛羊各四而雞二幷前所謂一足則牛羊各五足矣夫如是則牛羊與雞異矣故曰非雞也非牛羊

者雞以爲非雞而牛羊之中無雞故非雞也

與馬以雞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謂亂名是狂舉

馬以譬正雞以喻亂故等馬與雞寧取於馬以馬有國用之材而雞不材其爲非類審矣故人君舉是不材而與有材者竝位以亂名實謂之狂舉

曰他辯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何哉曰青白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

前以羊牛辯左右共成一體而羊牛各凝於一物不相盈故又責以他物爲辯也夫青不與白爲青而白不與青爲白故曰不相與青者木之色其方在東白者金之色其方在西東西相反而相對也東自極於東西自極於西故曰不相隣也東西未始不相接而相接不相害故曰相鄰不害其方也

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若

左右不驪

驪色之雜者也東西正相反而相對各當其所居若左右之不相雜故不害其方也

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强壽矣

青白各靜其所居不相害故不可合一而謂之一青不可合一而謂之白夫以青白相辯猶不一於青白安得有黃矣哉然青白之中雖無於黃天下固不可謂無黃也黃正色也天下固有黃矣夫云爾者白以諭君青以諭臣黃以諭國故君臣各正其所舉則國强而君壽矣

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是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

白君道也青臣道也青驪於白謂權臣擅命雜君道也君道雜則君不勝矣故曰而白不勝也君之制臣猶金之勝木其來久矣而

白不勝爲青所驪是木賊金而臣掩君之謂也青染於白其色碧也臣而掩君其道亂也君道之所以亂由君不正舉也

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

夫青白不相與之物也今相與雜而不相勝也不相勝者謂青染於白而白不全滅是青不勝白之謂也潔白之質而爲青所染是白不勝青之謂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之白而爲青所染是白不勝青之謂

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

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之白而爲青所染兩色並章故曰兩明也者白爭而明也青爭白明俗謂其色碧也

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

等黃於碧寧取於黃者黃中正之色也馬國用之材也夫中正之德國用之材其亦類矣故寧取於黃以類於馬馬喻中正也

碧其雞也其與暴乎

碧不正之色雞不材之禽故相與爲類暴之青而白色碧之材白鬭不勝亂

暴則君臣

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政之所以暴亂者君臣爭明也君臣爭明則上下昏亂政令不明不能正其所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名者命實者也實者應名者也夫兩儀之六萬物之多君父之尊臣子之賤百官庶府卑高等列器用資實各有定名聖人司之正舉而不失則地平天成尊卑以序無為而業廣不言而教行若夫名乖於實則實不應名上慢下暴百度昏錯故曰驪色章焉驪色之章則君臣爭明內離外叛正道衰者名實不當也名實之不當則無以反正道之喪也

公孫龍子卷中

公孫龍子卷下

趙人公孫龍著

堅白論第五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堅也白也石也三物合體而不謂之三者人自視石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所見名與白二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矣人手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舉石與堅二物故曰無白得堅其舉也二

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之石猶此石堅白共體不可謂之無堅白既得其堅白不曰非三而

何

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

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

也堅非目之所見故曰無堅白非手之所知故曰無白也曰天下無白

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

不相外藏三可乎白者色也寄一色則衆色可知天下無有衆色之物

而必因色乃色故曰天下無石不可以視石也堅者質也寄一質則剛柔等質例皆可知萬物之質不同而各稱其所受天下未有無質之物而物必因質乃固故曰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也石者形也舉石之形則衆物之形例皆可知天下未有無形之物而物必因形乃聚然則色形質相成於一體之中不離也故曰堅白石不相外也而人目之所見手之所觸但得其二不能兼三人自不能兼三不可謂之無三故曰藏三可乎言不可也

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目能見物而不能見堅則堅藏矣手能知物而不知於白則白藏矣此皆不知所然自然而藏故曰自藏也彼皆自藏非有物藏之之義非實觸但得其二實藏也

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盈滿也其白必滿於堅白之中其堅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於堅白之中故曰必得以相盈也二物相盈必矣奈何謂之自藏也

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與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夫物各有名而名各有實故得白石者自有白之實得堅名者亦有堅之實也然視石者見白之實不見堅之實不見堅之實則堅離於白矣故曰見與不見謂之離則知之與不知亦離矣於石一也堅與白二也此三名有實則不相盈也名不相盈則素離矣素離而不見故謂之藏呂氏春秋

曰公孫龍與亂孔穿對辭於趙平原家藏三年盖以此爲篇辯

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

修長也白雖自有實然是石之白也堅雖自有實然是石之堅也故堅白二物與石爲三見與不見共爲體其堅白廣修皆與石均而相滿豈非舉三名而合於一實

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

萬物通有白是不定白於石也夫堅白豈唯不定於石乎亦兼不定於萬物矣萬物且猶不能定安能獨與石同體乎

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

賓難主云因循於石知萬物亦與堅同體故曰循石也彼謂堅也非堅則無石矣言必賴於堅以成名也非有於石則所取於白矣言必須於

石然後以見白也此三物者相因乃一體故之曰堅白不相離也堅白與石猶不相離則萬物之與堅固然不相離其無已矣

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

以手拊石知堅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與離也以目視石見白不見堅故見與不見相與藏也藏於目而目不堅誰謂堅不藏乎白離於手不知於白誰謂白不離乎

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

目能視手能操目之與手所在各異故曰其異任也目有自不能見於堅不可以手代目之見堅乎自不能知於白亦不可以目代手之知白故曰其無以代也堅白相

城不相離安得謂之離不相離

曰堅未與石爲堅而物兼未與爲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

堅者不獨堅於石而亦堅於萬物故曰未與石爲堅而物兼也亦不與萬物爲堅而固當自爲堅故曰未與物爲堅而堅必堅也天下未有若此獨立之堅而可見然亦不可謂之爲無堅故曰而堅藏也

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

世無獨立之堅乎亦無孤立之白矣故曰白故不能白白既不能自白安能自白於石與物故曰惡能自白物乎若使白者必能自白則亦不待白於物而自白矣豈堅白乎黃黑等色亦皆然也若石與物必待於色然後可見也色既

不能自爲其色則石亦不能自顯其石矣天下未有無色而可見之物故曰石其無有矣石既無矣堅白安所託哉故曰惡取堅白石反覆相見則堅白之與萬物莫不皆離矣夫離者豈有物使之離乎莫不因是天然而自離矣故曰因是也

力與知果不若因是

果謂果決也若如也夫不因天然之自離而欲運力與知而離於堅白者果決不得矣故不如因是天然之自離也

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

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

神謂精神也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因火見是目不能見由火乃得見也然火非見白之物則目與火俱不見矣然則見矣然則見者誰乎精神見矣夫精神之見物也必因火以目乃得見矣火目猶且不能爲見安能與神而見乎則神亦不能見矣推尋見者竟不得其實則不知見者誰也故曰而見離

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

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手推與精神不得其知則其所知者彌復不知矣所知而不知神其何為哉夫神者生生之主而心之精爽也然而耳目殊能百骸異通千變萬化神斯主焉而但因耳目之所能任百骸之自通不能使耳見而目聞足操而手步又於一物之上見白不得堅知堅不得白而況六合之廣萬物之多乎故曰神乎神乎其無知矣神而不知而知離也推此以尋天下則何物而非離乎故物物斯離不相雜也各各趨變不相須也不相須故不假彼以成此不相離故不持以亂彼是以聖人即物而即事而靜即事而靜故天下安存即物而實故物皆得性物皆得性則彼我同親天下安存則名實不存也

名實論第六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
天地之形及天地之所生者皆謂之物也
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
取材以修廊廟朝以車服器械求賢以實侍御僕從中外職國皆無過差各當其物故謂之實也
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
實者充實器用之小大衆萬之卑高器得其材人堪其職庶政無闕尊卑有序故曰位也
出其所位非位
離位使官器用過制或僭於上或濫於下皆非其位
位其所位焉正也
取材之與制器莅事之與賞刑有尊卑神亦異數合靜其信而不僭濫故謂正也
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
以正正於不正則不正者皆正以不正亂於正則衆皆疑之
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
仲尼曰必也正名乎故正其實正矣其實正則衆正皆正矣
其

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唯應辭也正其名者謂施名當於彼此之實故即名求實而後彼此皆應其名]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者教命也發號施命而召於彼而彼不應者分不當於彼故教命不得行也]謂此而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施命不當於此故此命不得行]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教命不當而自以為當者彌不當也故當曰其以當不當也以其命之不當故羣物不應勢其命矣以不當也忿物之不應命而勢位以威之則天下皆以不當為當所以又亂之矣]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施命於彼此而當彼此之名實故皆應而命行若夫以當則天下自正]

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名止於彼實而此名止於此實彼此名實不相濫故曰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或以彼名濫於此實而謂彼且與此相類或以此名濫於彼實而謂此且與彼相同故皆不可

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夫名所以命實也故衆政之與實賞刑名當其實乃善也假令知此之大功非此人之功也知此之小功不足在此之可賞也則皆不命不賞矣假令知彼之大罪非彼人之罪也知彼之小罪不足在彼之可罰也則皆不命罰矣

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

至矣哉古之明王公孫龍之作論也假物為辯以數王道之至大者也

夫王道之所謂大者莫大於正名實也仲尼
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然則名號器實聖
人之所重慎之者也名者名於事物以施教
者也實者實於事物以成教者也失名非物
也而物無名則無以自通矣物非名也而名
無物則無以自明矣是以名因實而立實由
名以通故名當於實則名教大行實功大舉
王道所以配天而大者也是以古之明王審
其名實而慎
其施行著也

公孫龍子卷下

尹文子

尹文子序

山陽仲長氏撰定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銒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為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甚玩之而多脫誤聊

試條次撰定爲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

尹文子卷上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

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扶問切曰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故窮則徼吉吊切

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
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
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
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
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

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
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
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
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
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

曰平准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
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
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
奥者有勢使羣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
乎先正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祕勢可專
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
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
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
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
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

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
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魚巾切
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
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
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之
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
故曰名不可不辯也名稱者何彼此而檢虛
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
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踈
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

親踈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
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踈名善惡爲賞
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
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虛到切牛又曰
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
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
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
人則彼屬於人也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
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
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

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辯其名分名宜屬彼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音捨徵好羶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羶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制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瞽可以察慧聰明同

其注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丁浪切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

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

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辯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口浪切)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

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也工倕（音垂）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扶問切）明

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蒲眠切）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求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

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

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為得之道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

弱者不懾（質涉切）智勇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忮（支義切）於衆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許浩切）衣紫闔境不鬻異彩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

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沴必爲法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力僞切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爲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遺賢之與遺愚均矣

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續於賢愚
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
也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
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
不肖不愚物不䟽音踈已親踈係乎勢利不係

乎不肖與仁賢吾亦不敢據以爲天理以爲
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
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恥之情仁賢
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
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

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料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

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别海内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鬪此仁君之德可以為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饑飽一心毁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為人矣世有因名以得實

亦以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悅音人之謂已
能用强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
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
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
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

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黄公者好謙卑
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
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
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黄公好謙
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

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檐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檐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眞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感其欲獻於己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

之田父雖疑猶録以歸置於廡音憮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普切故復以告隣人曰此怪之徵遄市專切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隣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禄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

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
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飜爲我用則是
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
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
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於泓烏宏切公子

自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
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
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弒襄公立公
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
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

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旣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吾以爲相晉文公爲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於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己之是己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己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爲正非己所獨了則犯衆者爲非順衆者爲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

居物上御羣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法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尹文子卷上

尹文子卷下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導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

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分刑者所

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

羣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彊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彊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媵以證切少子孫疏宗彊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彊

修理彊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彊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失照切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

子曰居吾語（據牛切）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産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

也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夫佞辯者雖不能熒惑鬼神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揚惡聞己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

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
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
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
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
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

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
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
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
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
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田子讀書曰堯時

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爭彭蒙在則
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
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
名甚矣聖人者自已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
理出於已已非理也已能出理理非已也故
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
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
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
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
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

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一計切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音博字大曰善噬賔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賔客往復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禄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禄

者自足於已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爲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爲治無以爲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力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爲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

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令能同
筭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
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
雖然無所非也其蔽在於不知秉權藉勢之
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
鄙亦君子之怒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
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起於情所難安
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
人此情所易貴而弗能貴弗可恕矣衆人見
貧賤則慢而踈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

者有請賕於已跦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䟽之以其無益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已親之可也未必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䟽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

鬻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也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鬻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鬻之於我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鬻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爲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鬻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鬻萬民不鬻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

大焉

尹文子卷下

子華子卷一之二

顛五

子華子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復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儁之士爲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闓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郯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

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
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爲
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
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
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

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
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
弟子共相綴隨紀其所聞而無次叙非子故
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
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

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争結怨連禍日以權譎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讎答卒以不遇可爲酸鼻謹目録臣向昧死上

子華子卷之一 二卷同

晋人程本著

陽城胥渠問

陽城胥渠因北宫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願有所謁也夫太初胚胎萬有權輿風轉誰轉

三三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其有以發也胥渠顧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而聽之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

於始始資於初太眞剖劃通三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是以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氷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

也陽之正氣其名赤陰之正氣其色黒水陽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其發爲陽上赤下黒左青右白黄潛於中宫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

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宫成離下黒之象其宫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坎離獨斡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陽氣爲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氣爲

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鳥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相應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然也然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夫是之謂萬化原上決而成天下決而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命之曰和中和玄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三三六六陽城胥渠曰微夫子之言吾幾於不靈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聽之子華子曰夫道一也我

與道而爲三矣而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藏腑肝膈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自此以往大撓甲子所不能紀也是故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爲萬殊侖淪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者爲上虧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爲下矣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欲欲分得其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

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共以也所貴乎嗜粱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爲下矣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黄帝之治天

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羣子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顫而絕帝之弓衰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

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
異於雲言之辯也惡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
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
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
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
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僞則知者
正之譎甚而殽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
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
福之宗爲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
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

也作爲大、爐鼓陽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闗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

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黄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黄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

吾誠恐大圜之上嶢榭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跂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黄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頓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漑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

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
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
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
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
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

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
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
而逢之昇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
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鄒
子以達于禮聞於諸侯于華子亟往從之見

郯子焉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揺之也夫禮先王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黼黻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渝宮徵還激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汩陸有繳罝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今郯子非徒揺之也又從暴之也郯子而違於禮樂異乎吾所聞肅焉而起遵塗而歸

子華子卷之一

子華子卷之二

晉　人　程　本　著

孔子贈

子華子反自郯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

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

能見也小子行之

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也天孰知其所以起夫孰知其所以終凝者主結勇者營散一開一歛萬形相禪太古之時澹泊恬愉鹿聚而麕居其知徐徐其樂于于夫是之謂宇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傾也盛盈衰息以相薄也庬洪蘆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虧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宙宇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

是故惟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
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爲響響欲絕而感
已移意之所以將爲思思未華而事前輟何
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
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
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
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
刻而責䛐以譎僞而課忠言非其意非其
真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

白之懸而黑之寡也是縱櫂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爲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居於苓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於閭曰寡大夫乏使使下臣敬修不腆以勤先生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再拜以肅使者而進之於庭又拜而授辭曰主君之民某

如獲罪戾其敢逃刑以其帑齒之故而適抱薪纆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惟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而既以行請祿從者以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某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帑將行其弟子旌立而疑北宮子曰意聞之身修於私名升於公古今之通誼也主

君國之宗鄉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吾以爾爲可以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於中必覺於外其意之謂矣且彼召我者夫豈徒然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爲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

故古之人愼於其所以處也昔者吾友自鄭聞語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曰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濟而弗肯以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辭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此

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之所以行也意吾以爾爲可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以小人之所祭而量君子之心意爾其殆矣北宮子遂强以見趙簡子簡子聞子華子至再拜而迎曰不穀得奉社稷之靈以撫有四封之內先君有禮所以既賓客而交際之紀廬人實典治之吾子辱而在於弊邑有日矣以歲之不易而隸人有朝夕之虞願致戎邑方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以爲芻秣之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子華子曰臣也不武年運而

往矣顛毛種種懼不任君之事以爲司敗憂
也君有四闉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
子行食於交亭之口北宮子曰秦未有失也
絶人之善意而又刮迹以去之夫子所以責
人者太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也夫秦
君之志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我者厚則吾
無以堪其求矣且爾亦聞牧野之事乎周之
六師壓郊而陳武王韈係解焉有五臣者將
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
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爲係韈者也王不

得已乃釋旄鉞而親係之夫人君能致其臣能有所不爲然後可以責之以有爲人臣能有所不爲然後能無不爲也本也未能無不爲者也能有所不爲矣

子華子違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寘也且無以爲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苓塞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及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於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

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
主君之亡臣其不能東脩越在諸侯以為主
君憂臣聞之物高於所甘士高於所守主君
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為執事
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貍藏矣
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栢茂而陰
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
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
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
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

寘溝甽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
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
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
襄子曰諾
子華子卷之二

子華子卷三之四

顛六

子華子卷之三 四同卷 顛六

晉 人 程 本 著

北宫子仕

北宫子將仕於衞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宫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樵蘇之弗繼糊其頤頬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爲於善而違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已而卒於

喪也已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濯滌今世之惛怓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

棼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靈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羹之未調

謳謳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遷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令子之言曰謹志於爲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子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訟願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爲而不鬬鬬且不止小則纍陵詬辱大則碎首穴胷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

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
而說乃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局
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
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
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

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竄敗人紀消亡結轍
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碏欲完其
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聵寤生
克段怱出而突入季友鴆慶父叔向誅鮒雍
糾之妻尸糾於朝莊或作叔仲子欲託其帑於

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郤華督父幷怨或作思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爲數也是皆名爲求得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矣然且大倫斁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效者

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火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

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爲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

奚以善爲且善不可以有爲也堯曰若之何
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
事是上與下爭爲善也上與下爭爲善是兩
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
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爲堯矣舜無以爲舜
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宫
子之衞主於叔𩊚氏叔𩊚氏有寵於衞君國
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宫子喟然歎曰吾爲
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
衞爲致其所以爲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誣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蕪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已者助同於已者愛同於已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

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得其所欲爲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蕪也固宜

子華子曰元者太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爲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爲寇賊之寇加法度焉爲冠冕之寇故曰殘固之謂寇毀賊則爲賊夫穿垣竇發鎬鐍其盜之細也夫

子華子卷之三

子華子卷之四

晉人程本著

虎會問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

是非非之謂士試爲吾子推言之本也不敢
以古事爲考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
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
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
家賴焉及其歿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賓位

是其無私德也夫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
私德焉忠也江之源出於汶山其大如甕口
其流可以濫觴順沿而下控諸羣荊廣袤數
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受於
下流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文子其訓於是

矣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用能光融於晉國顯輔其君以主盟於諸夏天下賴其仁兵請之不試者垂十許年今主君憖昭其勳膚而光賁於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是焉取則尚德率義以弘大其光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若范氏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宗卿此則主君之所知也虎會曰辯矣夫子之言顧少進也會得間而謁諸主君庶幾其有瘳程子曰詩不云乎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夫糾其

邪志而濟其所之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本問之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汙衆流是瀦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爲不足也起蹇叔於宛迎丕豹於鄭取由余於戎拔百里奚於市用强其師以伉慧懷于斯時也晉國翕焉惟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爲筋榦不可以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也有賓叔子者推其後而進之有舜華者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有吾丘鴆者屢布四體以爲紀綱之僕本聞之賓叔子之爲人也强毅而

有立方嚴而不剉其事主也齋戒後濯而無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強記恥其所聞不惠於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丘鳩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鄰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仞之丘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懋昭其庸而光賁于趙宗者也公室六分河山之間龜析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社而頹其宗主君之所不刋則繫此三臣之助今無故而戮叔子矣又斃舜華於野以

罪名不聞於國人吾丘鴆恐焉褁粮而之於
他國主君其末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剌戾也
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吾子主
君之信臣也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心焉聖
人之所畏也今吾子能弗憚煩而以其耿耿
之思務以箴主君之闕遺將國人是賴吾子
其勉行之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爲國奈何而治
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
治也有意於爲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

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爲也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爲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爲治厚而不博敬守其一正性内足羣衆不周而

務成一能盡能旣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

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爲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爲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欲爲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實神農曰若何

而和百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爲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竒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爲功後世以爲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竊悳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爲齊者抑以異矣鐘鼔柷圉日以抎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畧滋長諸侯之賔客胥其脣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爲蔽蒙僮夫豎隷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慆心也造爲譌諠以蠱君

心君曾不之知也冕旒清晨位宁以聽懟焉
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
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
測之禍臣戇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
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

道不集矣羣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
弊目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
君之明疏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
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
不可爲也不可究也因其然而推之則無不

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爲也甞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轍迹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衰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觽其說將安之衰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

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莫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痾矣而亦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轂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逝將從其後也

子華子卷之四

子華子卷五之六

顚七

子華子卷之五 六卷同 顛七

晉人程本著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杌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

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祕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漩洑之淵而隈隩之下也豫章楩柟之可以大斵者必在夫大山穹谷孱顏嶇峿之區抉剔之掎摭之剥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鼉虺蜴之變雷霆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之謂違天而黷

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圮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若陰隲之反也如以匙勸鑰也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嬰也顧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為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悋固之心悋固之心萌於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

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塡乎膺拂然而怒塡乎膺則將無與爲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胷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訛

訛巧觝而深排規以幸人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兩間偏俱厎蹷聚而爲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

經恠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也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册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如目有眯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欒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儁老也然且惛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

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暝有所志
旦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
能光融昭著以有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
也而爲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嚚嚚自庸
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虺目惟諛佞

之小夫是暱是用絜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
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
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拔識俊良振
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于厥躬恪謹弗解
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

嗣主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聚歛爲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軋己也門如鬧市惟利是視憸人乗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蘊穹窿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强昌庶而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藏忮於中而以之違天地之

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况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禄而邀覬於一時之幸虛愒而恫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

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仞而基傾之矣以兩手而揜人之聰明自以爲得也而不知其聾瞽之疾已移於已也悲夫夫豈不爲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駭哉乎言也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也請刻諸佩觿以

志其不忘也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甲奈何子華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畀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黄祚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横兵挾轂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綬纚纚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隷是伍

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踽踽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畢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令之人分財賄而設鉤策焉非以夫鉤策者爲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爲識量然且龜卜蓍筮以爲決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以爲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適而理剴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爲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

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制禮籍以
爲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爲
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歛
其怨私受其福矣公實其名私享其實矣齊
之亡於公室也非一日也故齊將早是求夫

何懼而不獲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有末
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爲去羨去慕與四時
分其敘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
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

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眞法之原也法也者制世之麤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子華子卷之五

子華子卷之六

晉　人　程　本　著

晏子問黨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皆誕

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為之疏苟
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
中間也士以潔廉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
昭以從人之昏昏酒焉若將有浼焉必不容
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脩而隳之曰黨
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
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削斷
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其孰
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
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

齊也小興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婞婀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者矣小人之至於齊爲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

甚惡因以隱游士之脩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矣日往而月易築壇級於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

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循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耒耜從其宜溝畎以其便其民願而從法疏而弗失上下翕翕惟其君之聽盭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寢兵而珪璧繅幣以承

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夢而不除野荒而荐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闇之下無言謂之喑上無聞謂之聾聾喑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龠合以登

之斛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鄉
鄉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
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令齊之執事者其
悖矣乎墨以爲明狐而爲蒼以一爲二以二
爲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護其所同忌前
而排孤嫔婀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
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
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爲儀則駑無走馬矣猶之
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
大小徑廣爲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

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爲儀則伊尹付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爲國也表海而負嵎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飽國之私人則惟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憑軾結轍而違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爲叢祠也不過於危酒而臠肉蕪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蕉萃也甚矣所欲以爲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畧具矣夫子之

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謦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褊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犬彘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則有罪矣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實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爲陋而有虞氏怵戒於塗髹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

居中虚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濶啚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揺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寳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爲出庻民之職業也撙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宫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産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柰何而以

閭里之所志商賈之所爲庚氏之職業仰
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
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縣之說野人之所
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衢
室之宮垂衣而襞幅遂如神明之居輯五瑞
以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
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袗衣
而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
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
步趨中於登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

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髹以自恃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腆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畡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以塗髹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攺玉則攺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小夫以至公之尊而圍隷以

自奉難爲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之聞也終不敢以論約

子華子卷之六

子華子卷七之八

顗八

子華子卷之七 卷八同 顛八

晉人程本著

執中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爲道也幾矣寓中六指中存乎其閒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則不旣矣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也必酷矣何以言之朱明長贏不能盡其所以爲温也必隨之以揫斂之氣而爲秋玄武涸陰不能盡其所以寒也必隨之以斂縈之氣而爲春孰爲此者

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於人乎是故誠能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及於中也而在中之皇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裂矣必觸於巖牆而僵矣必墜於阬塹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止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齊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謂與天地覆壓中不磨也陰陽并交中不渝也五色玄黃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

人快其志於俄頃之久而促失其所以爲中
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惟其惻然而以中
怛之怛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愚而不可
動化者也子華子曰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
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
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
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
窔㒓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惝恍如
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
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

而立數也子華子曰道之所載四出拓或作坦宕
有足者斯踐之矣夫何故平故也恢濶濛澒
而無不容一與二二與三吾不知其攸然而
同謂之平夫何故虛故也惟虛爲能集道惟
平爲能載道無所於閡無所於忤虛之至也

左不偏於左右不偏於右無作好也無作惡
也如懸衡者然平之至也心胷之兩閒其容
幾何然則歷陸巇嶇太行鴈門橫塞之靈臺
之闢勺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
憎冰之炎與冰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

故華四擴則裂胃中滿則克薄氣發喑惴怖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自居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㷼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也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庳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體故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庳

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韋華雖柔擣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重輕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故古之制字字爲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周天之日爲三百有六十閱月之時爲數三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五方之物其爲數亦如之鱗蟲三百有六十震宮蒼龍爲之長羽蟲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鳥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兌宮麒麟爲之

長介蟲三百有六十坎宮伏鼈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爲之長一人之身爲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爲一故曰天地之間人爲貴

子華子曰撞鈞石之鐘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摇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主於憂故也然則憂

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感赭蒼
互色東西貿區而眛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
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爲宗也徧覆
包涵天之所以爲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
爲功也道無依而天無從違帝無決擇然則
心烏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
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恕赤子匍匐使我
心惻隱於慈故也陵波而先濟跋而望乎後
之人便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

矣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焉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違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此茲爲慈如是爲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羣者庸詎而忽諸

子華子曰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所以相運也細之細思或作絲由是以相屬也姓伷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别也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油油穀

由是以登也雲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妯心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止也故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子華子卷之七

子華子卷之八

晉　人　程　本　著

大道

子華子曰大道有源其源甚眞名曰空洞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玄縱而

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
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
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
不容之謂也大道之源其源甚眞無物不禀
無物不受無物不度廣盡於無眇細淪於無

間付畀禀受而不加貧匱醻酢應對而不加費
故曰通於一萬事畢此之謂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玄在俛而察之玄在
焉旁行而四達玄在焉迎而望之玄參乎其
前也握足窘行去而違之玄瞠乎其後也是

故玄無所不在也人能守玄玄則守之不能守玄玄則舍之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躁而無準人之慕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抵而鋭其神狷束而無當人之樸戇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於肺礰旬而不屈聲而不能仰也其神闊踈而無法人之許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瑟縮以湊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婞婀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漉也

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澀訥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之氣藏也土之氣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知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於其所喜五事官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泄夫是之謂善完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

而蒙之以倛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衣之以輕紈阿裼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爲於擇術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爲於貴饌矣抱璧而徒乞無爲於貴寶矣敢問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鬵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繢栱猱狖逃焉且員動而方息所性不同

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以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爲試嘗論其微矣佼麗之苦竄也而醜則堅牢華壁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爲也惟知道者幾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脩而端慤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爲人之的

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徧而又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帷墻之後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

子華子曰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之謂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扣其響而不得也味其臭而不得也渾渾

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茫兮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爲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以入焉太一也者無不有家能化一以爲二化二以爲三因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在三而三在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于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立而萬物生矣

子華子曰寒濕温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怛

手化則涸而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懼之化則備矣神經手變則涸而其形有餘正氣之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極也不可以爲量也是能使其神之所澤欝鬱勃勃而不可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靜

專而不可撓是故能通於養氣之術者不可以不務白也且氣不勝邪攻之矣攻之而不已則氣必挫挫之而不已則向於消亡矣正氣漸盡邪術壯長心傷於中而色澤外變神去其幹而死矣是以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

邪踈源以毓眞深居靜處不爲物攖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魂魄守戒謹窒其兌專一不分眞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源流泚泚滿而不溢沖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圓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砰訇淙射湛於

所閡而響易矣泂洑滮溶湛於其所以容而
態易矣醎淡芳臭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
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爲性者
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
子華子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
五居中宫以制萬品胃之實也沖氣之守也
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
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
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
八蹈一而下沉也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

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子華子卷之八

子華子卷九之十

顚九

子華子卷之九 十同卷

晉人程本著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晷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修為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

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豢牢之豢爾彼其視醴液甘露也甽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璩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

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没天下大亂父子貿生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

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著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躓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爲人臣者巧詐誕

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
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
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爲祥君臣動
色士庶華聽以至作爲聲歌而薦之於郊廟
錯采繢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爲後世

莫我之如也彼其卻數於上世其所謂豢牢
之養也剛滄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囊之藏
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
爲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
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者矣

子華子居於苓北宮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及於醫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瀹也瀹者養也腑藏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竅之塞也關鬲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

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反者而加疏瀹焉夫是之謂藥故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瀹也瀹者養也北宮意曰正惟

是世俗之醫所不能爲也雖然意闇之也有所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爲愈也有所待於養不如無待之爲愈也敢問人有精神也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爲種凡有幾子華子曰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學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五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

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藏成就神氣舍心魂氣畢具然後成人是故五藏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

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
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反謂之魂並
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
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
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釋謂之
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
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
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陽故能久長而不弊
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蠧以其
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惛則伏魂拘則沉

魄散則耗心技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
澁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
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知問
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之道者謀矣公
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問也承也得所末

之嘗聞如發蔀焉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徵其
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
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
爲火其氣爲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爲
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爲木其氣爲震

其色青其狀如懸瓠其神爲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爲金其氣爲兌其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爲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爲水其氣爲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爲玄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爲土其氣爲戊巳其色黃其狀如覆缶其神爲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神肝之藏㚃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熯之土以

溽之木以敷之金以歛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洌也火之炎也土之蒸也木之温也金之清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鋭也土之圜也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

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井洫也火爨冶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夫盈於天地之間而充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

養之使章弱者養之使強損者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恐思不能汩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大和之國無待於意而為醫大和之俗無得於養而為藥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於虛矣心無累則道載於平矣安平恬愉吐故納新靜與陰同閉動與陽俱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太初之三氣矣以之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無以易於此術也吾之說盡於此矣

二子拱而退書以識之

子華子卷之九

子華子卷之十

晉　人　程　本　著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鈎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爲而在上則至

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於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内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瞑瞑蹎蹎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水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應蓋先霜霰以戒衰盛者矣機括存乎中而羣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頡牾百疾俱作時方爽癘道有

繇眞盲禿狂傴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犬痾夏霜冬雷繆盭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成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留務茲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甚滑稽而難持者女

知之矣乎疾之則脱緩之則溉焉以逝非提圜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為之於疾徐之間令女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郛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為璧者毀裂而玉分之者矣夫道固惡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令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子車氏之猳其色粹而黑一産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巳也囓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巳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怵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呫呫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固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

子車氏之猴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惛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爲質者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質夫何所憚而不爲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爲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爲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修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

不然荒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霄零而朱草立槁媾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穽扆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搢懷抱其一縶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

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霔雞暗
於塒而失其所以爲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
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子留子築居
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賔胥見子華子於
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賔胥也敬以有請

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鼯吟而鼬啼
且曉昏而日昳也蒼蒼䠞蹢四顧而無有人
聲雖然其土脉膏以發其植物也兊兊以澤
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漑其蘋草之莬足以
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絶壑之下雲

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皺栗爛如赭霞藹草之芳從風以揚龍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徃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汾河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

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知之是以予留子使賔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嶴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此子華子曰爾歸而語而夫子矣而以所以屬於我者

渠渠不忘於我之心鼎鼎如也吾聞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而之所志其違地矣乎曩者吾有緒言於會矣曰我必死爾以吾骨反而涉河以從吾先人於苓塞之下我之意也已有所在矣不得而從於爾之求矣夫志之所存雖逖而親雖缺而成疆裂壞斷不吾間也而今而後吾之神奕坐馳於五源之間而亦將朝夕而惟余是從吾何必往也嘻來賓胥我之不得往猶而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心疚吾之與而

夫子也其弗覿矣夫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
而小人其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爲周日正周
公作成周定鼎於郟鄏修和周郊於是吾之
宗君薦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
璞也曰大山之器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爲獻王
命分寶玉于魯公時肅展親歸禾於周公作
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
君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令其顯肅書在故

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爲王虎
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
播居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并於溫先
大夫宣王之棄世也背違其群而吾之宗君
厥有大造於趙宗如瓜苗之有衍我是以庇

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身雖不釋於簡主而
趙則眞吾姓之所宗氏也今主君之爲人強
毅而法能忍詬而無慝挺挺而不回且受人
之規言其將光啓于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
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其小人

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惟是窀穸
之事吾之所以後其先人者弗偷弗修允釐
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浼我之所修
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勗者則惟無宗君之忝
其於我亦預有無窮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
謹志之

子華子卷之十

鶡冠子卷上

顯十

鶡冠子序　顛十

韓子曰鶡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繆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陸子曰鶡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鶡爲冠號曰鶡冠子其道踳駮著書初本黃老而末流迪於刑名傳曰申韓屬名實切事情其極

慘礉少恩而原於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黄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

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繆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虛言哉余竊閔之故爲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鶡冠子卷上

陸佃解

博選第一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王鈇法制也賈子曰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夫尊任法制不以厚德將之而欲以持久難哉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命者所以令之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已百於已者二曰什已十於已者三曰若已與己等也四曰厮役事我者也五曰徒隸又其下者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道無所治有之者以稽於天所以爾也教者地事也治者天事也所謂地者常弗一作不去者也道無

所住有之者以藉於地所以爾也運者天道也處者地道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莫不聽之之命謂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無爲而尊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因人則逸任己則勞人者以賢聖爲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爲本者也舜發於畎畝傳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然則選士之路豈可不博哉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北面事之所謂承之者也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先人而趨後人而息先人而問後人而默雖亦降已異乎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人趨承之者也是以伯己者往什己者來

（己趨與之鴈行者也）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坐則憑几立則據杖指麾而使尚為有禮焉）咄則徒隸之人至矣（一作著也樂則一之苦則咄之不禮甚矣苟非無恥之人豈所甘心哉）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一作百）人者謂之雋（雋者知哲聖人之謂也）德千人者謂之豪（此以獸之豪制名也）德百（一作萬）人者謂之英（此以草之英制名也毛詩傳曰萬人曰英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今此又以萬人曰俊百人曰英蓋莫可考合人物志曰獸之特者為雄草之秀者為英韓信是雄張良是英此言近之）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無知也故賤无財也故貪所有者特天地之委形而已總括百骸謂之身衆象備見謂之形）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一本云舉事不成）不死不生斷不成（常騎兩可之地豈足以就其斷哉）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著希第二

道有稽（以道為決）德有據（以德為驗）人主不聞要故耑（一作常）與運堯而無以（無以下一有自字）見也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以更也（擽雜紛冗之類是已格正也凡此以不聞要而已然則人主豈可以不知務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

決亦無益於事也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言幸安也夫抱火厝
之積薪之下而寢臥其上雖未及然終亦必運而已矣端倚有位名號
弗去言其達適遠矣所存者名號而矣故希人者無悖其情
希世者無繆其實方是之時俛而徇俗仰以阿時者至矣文禮
之野與禽獸同則羔鴈雖有跪乳行列之儀而以人文格之野心多矣
又況無羔鴈之性者奈何同之乎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蠻夷
駃舌者也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卻死義
故難卻也嗜利而不為非義然後取時動而不苟作不得
已而後起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君子克己復禮
蓋充此而已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一作立

（信猶任也君子克己就義蓋充此而已）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麤為知（造意微矣豈麤智之所能知哉）造意以中險為道（司巇也）以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小人難近如此）說者言仁則以為誣發於義則以為夸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利令智昏不可與明如此）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蓋傷賢人之也）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

不說弗敢不譽揚雄美新是已此非可以而不已若也夫雄如此而義不能繩墨者則以有道故也魯人曰柳下惠固不可吾固不可孔子善之然則無雄之道浮沈獨世難敵阿上而欲自比於雄亦已感矣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此沒墳之所勉者也雖非殷其雷之義亦其所過不得不爾也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夫在我者皆彼之所不能易則雖譽所類十不譽力所不力四從所不從亦應世之適也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一作者其慎勿慎勿一作順物以為定情也凡此所為亂群焉耳姑以遠害而已豈真同也哉

夜行第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陰以刻制日德也陽以昭蘇四

時撿也有明法而不議度數節也天地之節盖有度數存焉陰陽
氣也五行業也五材也在地成形故曰業五政道也五辰也在
天成象故曰道五音調也五聲成文變成方謂之音斯之謂調五聲故
也五聲因習而異在齊而齊言居晉而晉語斯之謂故五味事也賞罰
約也賞所以約之使赴功罰所以約之使辟咎此皆有驗有所以
然者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其所以然者道
也道無首尾而欲從迹其所爲譬如捕風逆之無前從之無後此雖顏子恍然不能定也
又況賜之流乎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夫孰知之圖弗能載
名弗能舉夫巧者不能畫則辯者亦不能言矣强爲之說曰芴
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芒者以有

芴者似無窅乎冥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夫道有情有信非若斷空雖無形而非理也要在致而究之復反無貌貌且無之況於形乎鬼見一本作鬼不能見不能為人業露則不神豈足以建功立事哉故善為人業者微矣妙矣雖鬼不能窺其竅也故聖人貴夜行

天則第四

聖王者有聽　決疑之道能屏讒權實逆淫辭楊墨之屬絕流語管蔡之屬去無用屠龍之技刻楮之巧雖號高妙無所用之杜絕朋黨之門持祿養交背公死黨滃滃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乎上豈可開之嫉妬之人不得著明常置早晦非君子術數之士莫得當前故邪弗能奸禍不能

中彼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濫〔此況邪弗能奸禍不能中之義〕日不踰辰〔日月所會為辰〕月宿其列〔言宿其辰之次也〕當名服事〔當箕之名服箕之事當斗之名服斗之事其他放此〕星守弗去〔各止分域〕弦望晦朔終始相巡〔一作選〕〔夫日陟降而成晦朔月虧盈而成弦望及復相尋如轉磨引鋸豈有終窮〕踰年累

歲〔年取禾之一熟而歲騎兩稔〕用〔或作爾〕不縵縵〔縵縵漫滅之貌〕此

天之所柄以臨斗〔一作計〕者也〔言斗臨制四方運乎四時終古不咸而天道如上所謂更以臨之〕中參成位〔一本作伍一本作五言參天地而成位乎其中也〕四氣為政〔政法四時〕前張後極〔張南方之星也極北方之星也或言張或言極互相挾焉〕左角〔一作魯〕右鉞〔一作越角東

方之星也鉞西方之星也參伐一曰鈇鉞九文循理以省官衆小大畢舉此言簡而不遺也先無怨讎之患後無毀名敗行之咎故其威上際下交交元作校其澤四被而不禹東漸西被朔南暨焉沛然莫之能禦也天之不違以不離一所謂趣物而不兩也天若離一反還爲物天之所以異乎

萬物者抱一而已字解曰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不創不作與天地合德常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天不創而萬物化地不作而萬物育節璽相信如月應日日循星而進退月應日以生死信之至也此聖人之所以宜世也知足以滑正略足以恬禍此危國之不可安亡國之不可存也強足以拒敵辯

足以飾非此跖之所以不可救藥也故天道先貴覆者天道能覆覆者而已如其自絶何雖天不可如何地道先貴載者地道能載載者而已如其自棄雖地何不可如何人道先貴事者柳下季曰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令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酒亦或作借保先貴食者酒保貨酒者也此申天貴覆者地貴載者人貴事者之況也待物也領或作顛

顛十六

氣時也四時各領一方之氣生殺法也循度以斷天之節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循度以間之性命自然之節也劉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守或作止此聖人法天之節循度以斷之故地各有守民各有部寒者得衣飢者得食寃者得理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

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一作或譬之製錦而使人學裁者未之有也同而後可以見天天道一而不二故自其同者視之夷貉一家也異而後可以見人人道二而不一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變而後可以見時常運而不停化而後可以見道庚桑子曰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趎往南見老子然則道之等級見矣

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繁霜勁風然後可以別草木之眞性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士九皇之制春秋緯云人皇兄弟九人分治天下九皇之號豈緣是歟主不虛王王德備矣臣不虛貴階級列等之爵無虛假也尊卑名號言卑尊其名號也自君吏民

各君吏民次者無國入使治之歷寵歷錄歷錄文章之貌言更歷寵榮華煥如此毛詩傳曰叅歷錄也副所以付授非特受封之臣不虛貴梯級雖無國者亦稱所以付授與天人叅相結連天人一貫不可解也鈎攷之具不備故也鈎攷督責之術也言惟無督責之術而以道相化故能如是故曰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馬之死者十二三矣夫馬之性固眞矣然其智至於詭竊者伯樂之罪也雖然九皇之制亦寓言耳夫太上無法而治安有受封之制哉契理之士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可也下之所適適之言千也上之可蔽斯其離人情而失天節者也緩則怠急則困見間一作門則以奇相御人之情也恒物之情緩之則怠急之則困故昔賢驅雞之喻戒在疾徐也間熾隙也方其鍵閑雖有奇計安得而抵

之哉天節見上故於此具論人情舉以八極信焉而弗信天之則也八極八方之極四中四角是也淮南子曰八延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夫八極有之而以跡所不至更若誕讀故曰信焉而弗信也雖然以懸寓觀之八方上下無盡無極也亦無無盡無極也亦無無極故曰天之則也差謬一間言不可合孔墨之道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終不可合者其弊由此也平不中律小失聲韻則雖平不中律矣夫千里之失謬於毫釐而歷年之患誤在頃刻是故君子慎其小也月望而晨月毀於天珠蛤蠃蚌虛于深渚水岐成渚上下同離也言同氣附離而無間雖貍物潛於深渚與月盛衰更如在上也淮南子曰目至而麋鹿解月死而蠃蚌膲未令而知其爲未使而知其往上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

之期也使而不往禁而不止上下乖謬者其道不相得也上統下撫者遠衆之悳也陰陽不接者其理無從相及也箕不相當者人不應上也符節亡此曷曾可合也爲而無害成而不敗一人唱而萬人和如體之從心此政之期也盖毋錦一作綿杠悉動者其要在一也盖無錦杠而撩輻俱動着其要在杠故也是故明主好要以一倡萬以錦韜杠故謂之錦杠爾雅曰素錦韜杠未見不得其譎而能除其疾也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實者法令放而無以梟之謂也梟斬刑也此言法令不行小人敢爲負讒而無忌憚也雖然秦以苛察稍高其

弊徒文具耳而至於土崩更甚乎無法者無惻怛之實故也由是觀之內無至誠惻怛之實欲以一切從事於法則將以考眞也適足以起僞將以稽治也適足以招亂也舍此而按之彼者曷曾可得也南適而北轅矣冥言易而如言難言之不作爲之也難故父不能得之於子而君弗能得之於臣踐言之行雖在君臣父子之間如此況卑賤乎已見天之所以信於物矣無妄天之道也未見人之所信於物也不能似言捐物任勢者天也萬物盡無因任而已捐物任勢捐或作損故莫能宰而不天一本作得先之在古者道夫物之理也損物任勢故莫能宰而不天其道如上故莫能宰之而莫不天焉故曲可改人可使言苟爲物矣無以有已如此以明天之不可轉徙也

法章物而不自許者天之道也夫法種種差別稽之天道豈得已哉姑以應世而已甚不自是也以爲奉敎陳忠之臣未足恃也此其勢必至於此有法也故法者曲制曲爲之制官備主用也官各守之以備主用擧善不以宥宥不以潛晦擧人之善必著見而後置之拾過不以冥冥不以隱匿拾人之過必發露而後廢之拾成作捨決此句法之所貴也若龍磨不周賜物雖詘有不効者矣言慶賞者勵世磨鈍之器也然而賞不能勸不勝罰不能必不可若砥礪不用之材而責有於無玉帛雖卒有不効者矣上下有間於是設防知蔽並起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故政在私家而弗能取政在

大夫重人掉權而弗能止賞加無功而弗能奪法廢不奉而弗能立罰行於非其人而弗能絶者不與其民之故也與民共之而上下以道相維豈容至此哉屋漏知之在下船漏知之在上夫使百姓釋已而以上為心者敎之所期也八極之舉不能時贊故可壅塞也所謂無障者四通六闢豈疑八極之舉而不能贊明哉湯之問棘是已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耳目也神心恍惚俯仰之間再撫八極之外而里之前耳不能聞墻之外目不能見故聖人之政恃道而不恃耳目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膚寸之間小物足以障之何足恃哉道開而否

未之聞也此明道之足恃也夫道開者雲霧不能凝其視雷霆不能亂其聽雖栖在蚊睫而視之若嵩華之阿戰於蝸角而聽之若齊魏之鬬夫孰能否之見遺不撥非人情也言無是也此申未之聞也之況信情脩一作循生非其天誅逆夫人僇一本作逆天之人僇不勝任也不畏天禍人殃死地隨之而將以脩生此如蟻粒之蟻欲以冠山何足以堪其任也爲成求得者事之所期一作明也以爲成功則天而得之不得曰有命者無所期焉是道也非事也爲之以民道之要也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唯民知極弗之代一作伐也夫因人而不自任者天也民實知極聖人豈侵越而代之大司徒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此聖王授一作受業所以守制也

彼一作被教苦故民行薄末至乎孩而始誰失之本故
爭於末魚亡江湖而爭於濡沫人有分於處處有分於
地各有分域地有分於天郢有天下天有分於時秦天早寒
楚天早熱之類時有分於數春乘木數秋乘金數之類數有分於
度取數多者脩取數寡者促度有分於一一者度數之原隨所分而赴之

譬之物焉一月普見衆水天居高而耳卑者此之謂也天體
蓋高而其耳更卑者精神之運普徧萬物故也故聖王天時人之地
之雅無牧能因一作用無功多夫文貫三爲王蓋取諸此尊
君卑臣非計親也任賢使能非與處也處故舊也
言不以私恩天下之公義廢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水火以譬

恩義蓋古之治天下者方其申至恩也公義不得奪方其申大義也私恩不得干恩猶之水火爲相濟而不相入也雖然凡此人道而已若夫天道則又不在此域也故下文云明

不能照者所謂離朱索之而不得道弗能得也規不能

包者力弗能挈也夫天地雖密移而眞體常住非若舟壑夜半負之而去夫孰能挈之自知慧出慧出一作惠之使玉化爲環玦者

是政反爲滑也璞玉不毀孰爲環玦玦半環也禮論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田不因地形不能成穀稍宜下地黍宜上地爲化不

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過也喜怒適也四者已

仍非師術也此言四者或過或適雖殊而遠離大道一也豈足以據師之席哉列子曰仍而有之皆惑也形畜元作蕃一本作蓋而亂益者勢

不相牧（一作收）也（形無以牧乎勢勢無以牧乎形故其弊如此）德與身存亡者未可以取法也（堯舜殂落其骨蓋已朽久矣而至今詠歎不息者豈係其身之存亡哉此萬世之法也）昔宥世者未有離天（或無天字）人而能善與國者也（與或作爲善與國所與之國夫與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而晻於天人則其身之不能治況與國乎）先王之盛名未有非士之所立者也（引而高之者天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爲俗也一人乎一人乎命之所極也（此歎辭也言命至君而極矣令貽厲階如此可不惜哉蓋痛之彌深其辭益幾詩人之義也）

環流第五

有一而有氣（一者元氣之始）有氣而有意（意者沖氣所生）有意而有圖（可以象矣）有圖而有名（可以言矣）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八者具矣而渾淪未離所謂混沌者也）約決而時生（時生或作時立決之爲言判也）時立而物生（混沌開矣於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氣相加而爲時約相加而爲期期相加而爲功功相加而爲得失得失相加而爲吉凶萬物相加而爲勝敗莫不發於氣（氣所以發之）通於道（道所以通之）約於事（知道已而則蕩）正於時（知事而已則差）離（或作雜）於名（離如附離之離）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

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明之在道者爲神神之在器者爲明）遠而反故謂之明（老子所謂逝曰遠遠曰反）明者在此其光照（或作昭）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鄁詩曰執轡如組蓋言執此矣夫爲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執此法以御民豈有不化哉干旄之忠告至矣）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非我則無法）成法者彼也（非彼則無所用法）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精神之運隨日以新）生成在己謂之聖人（彼我玄同盛德之至）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非眞混沌孰能如此）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

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
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皆成此道之用法也
古之聖人不下席而天下治顏如渥丹肌膚若氷雪者用此道也而世之枯槁者昧此以爲黃帝肌色皯黷而堯舜如腊此墨子之道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
四時不足以言功言其明與功更在四時日月之上一爲之
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民咸用之一之法立而萬
物皆來屬以出於一故萬物不能二也法貴如言無信不立言
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
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强非與法離故亡
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

者亦命也莫非命也命者自然者也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謂之自然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蓋言此矣命者挈已之文一作又者也夫身在草莱而挈之浮榮之上者命也然而俯仰百顛十十二年恍然如夢是文也非實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或作絶無所不及言無適而無有命也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時者天之運命者天之令南華曰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時者成命日調引其聲
合之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日乖夫嚬其里一也
而醜人獻之更增其陋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南華
曰知通之有時知窮之有命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夫先王之道
備然而世有困君或作居其失之謂者也禮義法度
應時而變時命不停法亦隨故而眛者膠柱刻舟守先王之腐餘其道雖備而柢益困窮
此猶枕卧芻狗而更以遺魘豈易恒也哉故所謂道者無己無已元作
已無者也隨之而已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亦不失已道
德之法萬物取業所謂資而不匱者也無形有分名曰
大孰或作敦不知其誰之子也故東西南北之道端一作

端然其爲分等也南華曰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陰陽不同氣然其爲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爲善均也南華曰相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五色不同采然其爲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凡此五者以譬先王之道不矜於同而矜於治顛十十三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一本作一人將一人之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一家之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將一國者得一國氣吉古人有言戰猶博也錢多則氣豪而勝貧少則心怯而輸然則將之吉凶在氣兵法曰朝氣銳晝氣隋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隋歸其將一本將字下有失字凶者反此故同之謂

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埶，吉凶之謂成敗。賢（一本賢字上有故字）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龔（或作共）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爲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異之謂道）。空之謂一（空一作同，萬物莫不無），無不備之謂道（萬物莫不有），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毒。夫杜（夫社元作天社或作天杜）不刺，則不成霧（或作霧氣。刺之爲言猶曰達也。此言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故無以成霧。蓋大杜不屋而壇，以受霜露之氣，然後霧生焉。正言杜與霧者，杜以申立之謂氣之義，霧以申通之謂類之義）。氣故相利相害也（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盖相治）

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類故相成相敗也夏者春之類冬者秋之類他皆放此積徃生跂或作政工或作王以爲師跂跛倚也師如師巫之師巫步多跛故積徃生跂工以爲師揚子曰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積毒成藥工以爲醫此言藥之迹起而醫生焉蓋天下之弊多緣故迹而生故大盜貧仁義以竊國小儒借詩禮而發冢故曰焉知曾史不爲

桀跖之嗃矢也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言其周流如環

道端第六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天父道也地母道也故天定之地處之

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五精化氣然後寒暑成焉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堯十年九潦而水不爲加益湯八年七旱而水不爲加損是豈仰一川之鍾哉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爲也與人共之與天一作人與地亦與天地共之建立四維禮義廉恥謂之四維以輔國政鉤繩相布一作希衡㩮相制參偶其備立位乃固經元作纖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祟事不仕賢無功必敗出究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在內所謂季孫之憂不在

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用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春以生之象仁忠臣居前南方著見象忠義臣居右秋以成之象義聖人居後北方祕密象聖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剽天地之門戶本剽門戶云者以結左仁右義前忠後聖而春生夏立秋成熟冬閉藏之義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或無夫字者君之所取於外也君者天也左右前後共法四時故君象天焉天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東不法仁西不法義南不法忠北不法聖

則天之門戶塞矣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修文殿御覽引鶡冠子曰進賢者受上賞則下不蔽善為政者賞之不多而民喜罰之不多而民畏此謂進既仕之賢者也不待事人賢士顯不蔽之功信雖非事人賢士而進之受賞則任事之臣勸矣故下文云則任事之人莫不盡忠繁露曰一中為忠二之則為患顛十鄉曲慕義邦國欣慕十五斯可知矣化坐自端羊肉不慕蟻蟻慕羶也故彼雖慕義而我之化坐自端化坐自端言恭己正南面而已此其道之所致德之所成也本出一人故謂之天無二上也莫不受命不可為名故謂之神妙萬物而為言也至神之極見之不忒一作或契此道者豈有差哉匈乖不惑務正一國災變之至無所但惑姑以天下

大理考正吾國之失而已豈曰天之有其變也以我爲有其事而致也哉一國之刑具在於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以身老一作考世以教於世而老正以錯國服義行仁以一王業夫仁者君之操也義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聖人者君之師傅也君之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處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禮賓奏言擯贊見言詔記曰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絶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因任之道此其大略也嘗試論之古之明

王無爲而用天下也豈特使仁使勇使辯使智使謙使禮使賢使信使聖哉雖天刑人僇之餘尚無棄者也故戚施直鎛蘧蒢蒙瑧侏儒扶盧矇瞍脩聲聾者司火眇者督繩劓者抱關刖者守囿嚚瘖跛躄以實裔土夫如是故上無遺事下無棄才三代之所以安且久者用此道也雖然知所使仁而不知其仁有大小知所使知而不知其智有遠近未可也故曰孟公綽以爲趙魏老則優而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雍也可使南面赤也可使與賓客言也求也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所云亦因任之大凡而已莊子曰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因任如此然後可以原省故下文云

夫仁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

繼絶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讓之
功廢私立公韓非子曰自營為私背私為公禮臣之功尊君
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
功定制於冥冥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
附明達四通由是而上至於冥冥聖人之任也類十十六内有揆度以操
為驗所謂道揆者是也然后有以一本无然以二字量人無節於内
觀物弗之察矣富者觀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觀其
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祥或作佯亦或作祥長不讓
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或作迭觀其所不行
足以知義受官任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

之不懼足以知勇口利辭巧足以知辯使之不隱足以知信貧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為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因任原省之要在於知人而知人在於有以觀之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故此又具論之第不失次理不相舛一本作姧一本作孥近塞遠閉備元變成元者備之所以不困成者變之所以不倦明事知分度數獨行無道之君任用么麼么麼一作幼歷麼細人俊雄之反么動即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明白二者先定素立白蔘立白蔘一本作七一日藻藻一作慕明起白蔘於下明起於上蔘岳藐也氣榮相宰

君臣同體之況言氣不言血言榮不言衛相備也上合其符下稽其實時君一作貧意生期待時時而發夫賢士之居邑里也合哉而難同而殊知時日時君元作時日遇人有德一作隱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附親遇人暴驕萬民離流上下相疑復而如環一作不環日夜相撓諫者弗受言者危

身無從聞過故大臣僞而不忠是以爲人君親其民如子者弗召自來靈臺之効是矣故曰有光卒於美名不施而責弗受或作愛而求親故曰有殃卒於不祥夫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和一作知之士於純一作乇厚士如勿士行枚之士引而化之

天下好（或作如）之其道日從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蔽其明塞其聽乘其威以灼熱人（倚上之威作人寒燠）天下惡之其崇日凶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之關梁國家之閎（閎猶世監也）逆順利害由此出生

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或作）博道（先王一作先生）一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久長隋君不從當世滅亡（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者由是故也）

近迭第七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龐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鶡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一作則）而鮮威（天尊而不親地親不不尊）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貳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神之精明曰靈）勾萌動作與地俱（屈生曰勾）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羸兵

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奈何鶡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龐子曰願聞兵義鶡冠子曰失道故敢以賤逆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之奈何鶡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

顛十 十八

不殺降人（鷹不擊伏況於人乎）主道所高莫貴約束得地失信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龐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强兵强者先得意於天下今以所見合（一本作合）所不見蓋殆（一本作係一本作治）不然今大國之兵反詘而

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令使爲之禁使勿爲也）

鶡冠子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凌（下凌上也）百姓不敢言命曰勝（上勝下也）令者所問子慎勿言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已亢爲驕不已滿爲溢）不賢則不能無爲而不可與致爲（孟子曰人有不爲也然後可以有爲）驕則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爲句使非其任力欲取勝於非其敵不計終

身之患樂須吏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於天下而謀臣負濫監首之責于敵國敵國乃責則却（或作劫以辭卻之）却則說者羞其弱（以辭卻之則說而責之者羞其弱矣其勢必至於用兵）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其在下者又無以回之）顛十國被伸（或作創浸大神曰伸）十九創其發則戰（其創之發則戰）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莿（音策）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儺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或作責）危覆社稷世主懾懼寒心孤立不伐（伐或作代下有戚字）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晨）鄙過謀徙計易濫

一作監首不足蓋以累重濫爲誅首其過重矣而一人之手豈足以障天下之目哉滅門殘族滅門周官所謂屋誅公謝天下以讓

敵國不然則戰道不絶國創不息謂之伸創以此故也

大或作天乎哉夫弗知之害以言弗知之害大矣悲乎哉

其禍之所極以言其禍可悲也已此倚貴離道少人自

有之咎也多已少人是故師未發軔而兵可迭也

近迭名篇蓋取諸此今大國之君不聞一作間先聖之道

而易事羣臣無明佐之大數而有滑正之碎或無碎字智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詘而辭

窮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或作恃哉龐子曰

何若滑正之智鶡冠子曰法度無以㦤一本作遂意爲摸㦤讀爲㦤彼小星之㦤聖人按數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者不能爲天下主令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或作聖人檢而斷於已明斷以獨見之明人事雖備將尚何以復

百已之身乎夫百已者豈獨彼有之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形體保神而衆悉備據今言之其身蓋有千百於已者然而所知纔止一二而卒於派沒無間者不能復之而已主知不明以貴或作責爲道以意爲法牽或作牢或作罕時誑一作詐或作拒世迺下蔽上使事兩乖兩失之矣養非長失以靜爲擾以安爲危百姓家

困人慫禍孰大焉若此者北走之日軍敗曰北启知命亡投死之地久乃令知之龐子曰以人事百法一本法字在書字下奈何鶡冠子曰蒼頡作法蒼頡黃帝之史初見鳥獸蹏迒之迹始造書契書從甲子日始於甲辰始於子成史李官成史蓋以獄成告於正者李官士師也

顛下

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蒼雖造書不道士史然而文墨之萌由是起矣此百法之端也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以喻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纔或作纔居曼曼作受之十分一耳此言使無文墨而欲以其法盡之於圖豈能盡其意之詳哉蓋自後世觀之書以趣便篆不如隸隸不如草則圖之鈍於應務可知矣故曰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湣湣傳忞忞者莫如書湣湣目

二十

所不見忘忘心所不了故知百法者桀雄也若或作宏隔
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此後德也非特桀雄而已故其
知與人隔此三境而趣萬人之上也將然不如無形無形不如未有取譬言之若太易者
未有也而太初無形渾淪則將然矣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
世學之上龐子曰得奉嚴教受業有闇或作闇
矣退師謀言弟子愈恐

鶡冠子卷上

鶡冠子卷中

顯十二

鶡冠子卷中　　顛十二

陸　佃　解

度萬第八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與神謀（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道與人成（子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願聞度神慮成之要奈何鶡冠子曰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陽赫赫赫赫出乎地）天燥而水生焉（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法猛刑頗則神濕（刑與法陰也）神濕則天不生水音。聲倒則形燥（聲與音陽也）形燥則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

成制五勝無以成埶一作執五勝五行之勝萬物無以

成類百業俱絶萬生皆困濟濟混混孰知其

故天人同文地人同理天文地理與人同焉賢不肖殊

能故上聖不可亂也譬如堯舜共工驩兜欲與爲惡則誅之類下

愚不可辯也譬如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爲善則誅之類顛十一 一陰陽者氣

之正也天地者形神一無神字之正也聖人者德

之正也法令者四時之正也季春行冬令則寒季秋行夏令則

煖故一義失此萬或亂彼所失甚少所敗甚

衆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

地者非是膊膊之土之謂地也膊形埒也所謂天

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言天者君道也可天下之物而莫之
勝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言地者臣
道也乎天下之物而莫之亂也音者其謀也雜比爲謀聲者其事
也布散爲事音者天之三光也三光雜比於上聲者地之
五官也五官布散於下形神調則生理脩形不病儑神不病㬎
則生理脩矣夫生生而倍其本則德或作隱專已夫偏
養其本至於過理而不及會通之適則自爲太多其德失乎物矣豈足語衛生之經哉故
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一本元缺一本字或作癈癈知或作癈如
知無道上亂天文下滅地理天入同文地入同理於此見矣
中絕人和治漸終始言其治繞漸首末而已失中道也故聽

而無聞視而無見天下之事壞於冥冥白晝而闇日中見斗

之義有義而失謚入之所有不能謚之失謚而惑責人所

無必人所不及遠其途而誅不至也相史於旣而不盡

其愛史使也從省言不盡已之愛而責人之盡相區於成而不索

或作營其實區驅也從省言不竭已之忠而望人之成虛名相高精

白為黑沽於虛名而變亂事實黑或為墨墨亦黑也詩曰狐貍而蒼墨以為明

動靜紐轉與物轉旋如紐使之神絕復逆復有報乎上也逆有言乎

上也言其神色距人於千里之外經氣不類形離正名書曰有形

有名形也者物此者也名也者命此者也經氣失常故形不麗名五氣失端

四時不成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過生於上罷死

於下有世將極驅馳索禍其於禍也若驅車就之開門
逃福其於福也若閉門避之賢良爲笑愚者爲國天咎
先見蓄或作蓄亦或作菑害並雜人執兆生孰知其
極見形而已眛於在理見日月者不爲明聞雷霆者不
爲聰事至而議或作義者不能使變無生不能消之
於未萌故善度變者觀本本足則盡不足則德
必薄兵必老其執能以褊材爲褱德或作襄隱博
義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姦不止者生於本不
足也言非少文不武之罪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
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聖王獨

見故立官以授長者在內和者在外夫長者之爲官也在內則正義在外則固守用法則平治人本無害以端天地令出一（或無一字）原（多門杜矣）散無方化萬物（萬物作無物）者令也守一道制萬物者法也法也者守內者也（法者守於分域之內）令也者出制者也（令者所以行法）夫法不敗是（是出於義變而不可常法者所以趣變）令不傷理（王出於理一而不可變令者所以守法）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謹胥（或作冒）靡得以全神備於心道備於形（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人以成則（以成法則）士（或作土）以爲繩（以爲繩墨）列（或作削）時第氣

以授當名故法錯而陰陽調鳳凰者鶉火之禽或無鶉火之禽玄枵之獸字陽之精也雄曰鳳凰者其雌也鶉火南星之次也騏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牝曰麟騏者其牡也玄枵北星之次也騏以麟而無角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或作駿或無其字其精畢至麗子曰致之奈何鶚冠子曰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五明五正見下五明宜謂名尸氣皇名尸神明名尸賢聖名尸后二名尸公伯十變九道未詳聞也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從身出大禹以聲為律以身為度所謂取稽於身者耶五五二十五以理天下五五五其音之五也六六三十六以為歲式六六六其律之

六也一歲之式積旬三十有六

氣由神生道由神成蛻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而神也者有而非氣也無而非道也非氣而氣以之生非道而道以之成**雖**

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反太清太清天也

下及泰寧泰寧地也**中及萬靈膏露降白丹發**

醴泉出醴泉其味如醴可以養老**朱草生**朱草可以染絳以別尊卑**衆**

祥具傳曰王者統和陰陽休氣充塞符瑞並臻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

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德

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朱

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騏

麟臻白虎到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

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蓮莆山

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

涌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

德至八方則祥風至嘉氣時鐘律調音度施

（四夷化越裳貢）故萬口云（或作去）帝制神化（衆祥備至則外帝內神之道具矣）景星光潤（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而月死則見所以助月照民夜績也）文則寢天下之兵武則天下之兵莫能當（一本云武則天下莫能當無之兵字）遠乎近顯乎隱大乎小衆乎少莫不從微始故得之所成

不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或作勝爲名）從是往（或作生）者子弗能勝問吾亦弗勝言凡問之要欲近知而遠見以一度萬也無欲之君不可與舉（此言何謂也若予所學則人君之患正在多欲此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曰我先攻其邪心也故曰內實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南華曰欲順則

平氣欲神則靜心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亦與鶡冠異矣昔有鬼谷著書以爲馳說諸侯陽開陰閉必因其好惡憂樂而捭闔之然至於無好若蓋不得而說也若然多欲之君乃從橫之家欲以售術而鶡冠言道末流乃至於此不已卑乎賢人不用弗能使國利此其要也龐子曰敢問五正鶡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或作爭

治龐子曰願聞其形鶡冠子曰神化者於未有官治者道於本教治者修諸己因治者不變俗事治者矯或作撟之於末龐子曰願聞其事鶡冠子曰神化者定天地豫或作象四時其體常如此拔或作效陰陽移寒暑其體變如此傳曰古之眞人是挈天

地把握陰陽正流並生萬物無害萬類成或作咸全

名尸氣皇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蓋近是乎官治者師陰陽

陰陽王事之本應將然神化者於未有故升此一等地寧天澄衆

美歸焉名尸神明教治者置或作署四時春誦夏弦

秋學禮冬讀書之類因時順氣於功易也事功順道俯而事功仰以順道名

尸賢聖因治者招或作拓賢聖而道心術敬事

生和名尸后王事治者招仁聖而道知焉不能

招賢聖而招仁不能道心術而道知聖也者天道也賢也者地道也仁也者人道也苟

精牧神苟急救也牧驅制也分官成章精神勞矣而不能普遍於是又

備官焉教苦利遠教雖苦而利遠法制生焉萬法擾擾自此起矣

法者使去私就公（法者將以有所去也非以有所取也）同知壹黴有同由者也非行私而使人合同者也故至治者弗由而名尸公伯（公如公侯之公伯如霸王之伯）

王鈇第九

龐子問鶡冠子曰泰上成鳩（一作鵈）之道一族用之萬八千歲（傳曰天地初立天皇一曰天靈其治萬八千歲然則成鳩蓋天皇之別號也）有天下兵強世不可奪（天地初立豈容已有兵哉此言亦筌蹄也南華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與天地存久絕無倫（無倫細之至也中庸曰毛猶有倫）齊殊異之物（齊鵬鷃之大小等皃鶴之長短）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言其懸絕如此）世

莫不言樹俗立化彼獨何道之行以至於此鶡冠子曰彼成鳩氏天句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龐子曰何謂天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其靈凡此叩其所以鶡冠子曰天者誠其日德也日或無日字誠出誠入南北有極冬日至而北夏日至而南故莫弗以爲法則取中於日德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朔而後魄生望而後魄死故莫弗以爲政取正於月刑天者明星其稽也明星大星也二十八舍之類列或作削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小星不見陵掩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或作伐

而不干或作于彼謝此代而無侵越故莫弗以爲必然天

者一法其或無其字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奈何

杞人之憂其崩墜也故莫弗以爲常天誠信明因一誠誠

其日德信信其月刑明明星其稽因因時其則一一法其同不爲衆父或作

文爲衆父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南華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先或爲光易一非一一不足以圓之故不可尊增成鳩得

一故莫不仰制焉所謂侯王得一爲天下貞者也龐子曰願

聞其制鶡冠子曰成鳩之制與神明體正神

明者下究而上際沉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克嗇萬物而

不可猒者也周泊或作泊或作流徧照周泊無外也徧照無裏也

反與天地總故能爲天下計往而不反豈能與民同吉凶之患哉明於蚤識逢曰或作遠曰不惑存亡之祥安危之稽龐子曰願聞其稽鷍冠子曰置下不安句上不可以載或作可以載累其足或作是也其最高而不植局或作不可植局者未之有也此譬安危之稽言其置下苟危難欲累於上難矣又況又在其上者手則其所立豈有不局哉累足踏也植立也局曲也辯於人情究物或作萬物之理稱於天地稱之爲言量也廢置不殆或作佁或作治審於山川而運動舉錯有檢蠢迪檢押生物無害爲之父母無所躪躒仁於取予備於教道教以爲人道以爲己要於言語直言

曰言問難曰語信於約束已諾不專反諾爲已禮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喜怒不增喜不過予怒不過奪其兵不武樹以爲
俗其化出此龐子曰願聞其人情物理所以
嗇萬物與天地總與神明體正之道鶡冠子
曰成鳩氏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者天曲者
明而易循或作脩也日術者要而易行也天曲若五家爲伍五鄉爲縣之類日術若家里用提句長用句之類此法起於周之末造而曰成鳩用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然則此書寓言多矣龐子曰願聞天曲
日術鶡冠子曰其制邑或作已理都使矔習者
五家爲伍伍爲之長十伍爲里里置有司四

里爲扁扁當爲甸後皆放此扁爲之長十扁爲鄉鄉置師五鄉爲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爲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屬郡大夫退脩或皆作循其屬縣嗇夫退脩其鄉鄉師退脩其扁扁長退脩其里里有司退脩其伍伍長退脩其家事相斥

正居處相察出入相司司猶伺也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與或爲爲長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相薰薌以此慈孝或作力之務若有所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竄此其人情物理也伍人有勿或作物一本無伍人有勿

四字

故不奉上令有餘不足居處之狀此言有餘不足居處之狀無故輒違上令當告有司而不輒以告里有司謂之亂家其罪伍長以同同謂同坐伍人之罪里中有不敬長慈少出等異衆不聽父兄之教有所受聞不悉以告扁長謂之亂里其罪有司而貳其家其人爲首其家爲貳貳猶副也若今從坐扁不以時循或作脩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鄉師謂之亂扁其罪扁長而貳其家鄉不以時循行教誨一二教之曰誨受聞不悉以告縣嗇夫謂之亂鄉其罪鄉師而貳其家縣嗇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

以告郡善者不顯命曰蔽明見惡而隱命曰
下比謂之亂縣其誅嗇夫無赦不言貳其家者罪之尚貳
其家則誅可知矣郡大夫不以循行教誨受聞雖實
或作寶有所遺脫不悉以教柱國謂之亂郡其
誅郡大夫無赦柱國不政使下情不上聞上
顛十一　八
情不下究謂之綠或作綫或作繆政綠急也其誅柱國
滅門殘族令尹不宜或作宣時合或作令地合地之德
害百姓者謂之亂天下其軫令尹以徇柱國楚之
寵官令尹若相國矣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
兵攻齊陳軫問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
貴之昭陽曰其官爲柱國封土執圭軫曰其
有貴於此乎曰令尹軫車裂也周官曰轘軫

（或作斬）此其所以畜物也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居（一作守）中央（叅於兩間）調以五音正以六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從本至末第以甲乙天始於元地始於朔（元以氣言之朔以方言之天運始於玄元地處始於玄朔）四時始於歷（王者敬授人時實始於歷）故家里用提（提零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扁長用旬鄉師用節（驚蟄芒種之類）縣嗇夫用月郡大夫用氣分所至（二分二至之類）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扁（用提）扁十日報鄉（用旬）鄉十五日報縣（用節）縣三十日報郡（用月）郡四十五日報柱國（用氣）柱國六十日以聞

天子用律天子七十二日遣使一本作遣使於郡此用五行
分王之數盖一歲之運五行各王七十二日勉有功罰不如此
所以與天地總下情六十日一上聞上惠七
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術也故不肖者不
失其賤而賢者不失其明上享或作其福禄
顯十二 九序
而百事理行畔者不利天下晏然雖陰有欲畔者無所乘其隙也
故莫能撓其強是以能治滿而不溢不增之使溢
縮大或作天而不芒不損之使芒芒之為言小也天子申或作
甲正使者敢易言尊盖區域或無域字使利造下
蔽上使者變言貸褒借譽尊盖區宇則其弊至於造下蔽上其刑斬笞

無赦諸吏教苦德薄侵暴百姓輒罷毋使汙官亂治不奉令犯法其罪加民播惡於衆利而不取利運而不取次疑取次或作敢次故四方從之唯恐後至是以運天運天或作運大而維張管子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地廣而德章天下安樂設年予昌屬各以一時典最上賢不如令尹令尹以聞壹再削職一本作則織三則或作典不赦治不踰官使史李不誤公市爲平生者不喜非故生之死者不怨非故殺之人得所欲國無變故著賞有功德及三世父或作各伏或作狀其辜不得創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

慈孫不能改也創或爲制事從一二終古不勃彼計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是以爲善者可得舉爲惡者可得誅或作諭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爲期素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或作齊長則同友遊敖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災同憂居處同樂安居曰處行作同和吊賀同雜哭泣同哀驩欣足以相助偵諜或作諆足以相止偵探道也諜間諜也安平相騶軍旅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晝戰則足以相配或作醜入以禁暴出

正無道是以其兵能橫行誅伐而莫之敢禦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下無敵矣一本作天下無道適矣失道則賤敢逆貴不義則小敢侵大成鴆覽見上世之嗣失道亡功倍或作信本滅德之則故爲之不朽或作抹又或作抹之國定位牢或作罕祭或作然不能保其邦家則位不定矣不能保其宗廟則祭不牢矣使鬼神亶曰或作日增規不圓益矩不方此言法度至足無欠無餘規不可增矩不可益非特使人信之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蓋聖人之法譬諸身手增之則贅割之則虧夫以効末傳之子孫唯此可持或無唯此可持字唯此可將効猶示也

讀如効犬効羊之効言以示子孫之末喬立而可持行而可將唯此而已將者養

吉釋或作澤者不祥墠以全犧純謂之犧完謂之牷正以

齋明齋或作天或作文不草謂之齋不昧謂之明齋明者蓋祭祀之正也犧牷則以為副而已禮曰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今此獨言墠者於墠如此則由壇而上可知也

四時享之祀以家王子孫祭祀不輟所謂祀以家王以

為神享禮靈之符藏之宗廟以璽正諸或作諸侯為之信符藏之宗廟而又以其璽正之以明後世所當守也故其後世之

保教也全句耳目不營用心不分不見異物

而還捐或作指私去毒或作也捐已此字之私去人之毒鉤上有

毋字一本詢作呁於內哲或作埶智足以及之固於所守作足

以守之更始逾新周而更始久而愈新上元為紀共承嘉惠相高不改亶昭穆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魯躋僖公失是矣具或作其招士疑此先結之後入弗解先入者定矣故後入之事弗能解也此知極之至也極如紀極之極龐子曰願聞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鶡冠子曰成鳩所謂得王鈇之傳者也龐子曰何謂王鈇鶡冠子曰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以殺止殺從中制外之教也教或為數後世或作世後成至孫一靈羽靈或作虛理或作埋虛羽埋或作虛村理符曰循或作脩功弗敢或無敢字敗智者雖工弗敢敗也奉業究制執正守

內拙弗敢廢愚者雖拙弗敢廢也摟剞與旱蘇本作摟剞與早疑早或爲早以新續故四時執効應錮或作銅不駿疑后得入廟惑惑或作奭或作剞不嗣或作副謂之焚或作婁生火甚多其和焚矣列子焦然肌色奸黣昏然五情奭惑祖命冒日冒忝也世如世世德之世禮嗣弗引奉常弗內弗引弗引於朝弗內弗內於廟奉常禮官也典宗廟之儀有丞景帝更曰太常靈不食祀其鬼不得食祀家王不舉祭天將降咎皇神不享家王越而祭之則將獲罪於天皇神雖郊不享皇神昊天上帝此所以不攺更始人君奭惑不嗣其罪如上所云則繼逾新之道也故主無異意其後者據舊鑒新豈敢輙異哉民心不從與天合則句萬年

一范范如荀子范形之范則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而無已是以其教不猒其用不弊故能疇合四海以為一家而夷貉萬國皆以時朝服致績或作績而莫敢效增或作蹭免此言夷貉萬國皆以朝服致貢而不敢輒增亦不敢免法言曰彼戎純績帶戎金革也之謂也聞者傳譯來

歸其義又其遠者莫能易其俗移其教孟子所謂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故其威立而不犯流遠而不廢此素皇內帝或作耑之法帝者天號王者人稱皇者天人之總美大之名謂之素皇內帝則又其至者也盖至人神矣由是而在下則玄聖外王之道也由是而在上則素皇內帝之法也成鳩之所枋以超等枋柄也世世

不可奪者也功日益月長故能與天地存久此所以與神明體（或作禮）正之術也不待士史（或作女）蒼頡作書故後世莫能云其咎（士李官也太古無法而治不立士史不造書契而至德玄同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尚何讖其咎也哉傳曰蒼頡作書鬼夜哭天雨粟方是之時至德衰矣）顛十一 十二 未聞不與道德究（究字下或有謂字）而能以為善者也寵子曰如是古今之道同邪鶡冠子曰古者亦我而使之久衆者亦我而使之衆耳何比異哉彼類善則萬世不忘（類猶聚也）道惡則禍及其身尚（或作）有奚怪焉寵子曰以今之事觀古之道舟車

相通衣服同釆言語相知畫地守之不能相
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逆言過耳兵甲相李
或作履李如李官之李李者治也百父母子且或作其赤易領
或作頃言父母暨子至百不易領矣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
之正也離附也言以上所云方若疇合四海以為一家之言似違中國之正遠矣
丘第之業第里第也域或作或不出著著主著也居不連
垝毀牆日垝而日成鳩氏周闔四海為一家夷貉
夷貉或作第却萬國莫不來朝其果情一本情下有可字一本情
作成乎此言丘里之間其業之異如此又況四海夷貉之遠乎鷃冠子曰
虎或作唐狼殺或作敌入或作下烏蒼從上螟蛾一作

蟆蟻 從下聚之 烏烏烏也蒼蒼蠅也 六者異類然同時俱至者何也所欲同也由是觀之有人之名則同人之情耳何故不可乎 此言四海之情同以為一家無不可 者天度數之而行在一不少在萬不衆同如林木積如倉粟斗石以陳升委無失也 委亦米之數也傳曰少曰委多曰積其數未詳聞也禮云出入三積 列 或作削 地分民亦尚一也耳 或無耳字 百父 或作交 毋子何能增減殊君異長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國同極德至 至下或有制字 四海又奚足闔也龐子曰果必信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 或作及 其故天

地踦踦或作踦奚足以疑踦踦狹貌孟子所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聖人高大內揣深淺遠近之理或作異使鬼神一失一失失其奧也此言聖人獨理有以窺之不復息矣運而不停與或作為天地相蔽蔽天地而不耻至今尚在以鉦面達行疑宜乎哉成鳩之萬八千歲也夫道者天地之毋縮而修身伸以治國皆可以長久此廣成子之所以千二百年而成鳩氏之所以萬八千歲也故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又曰成鳩氏天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得此道者何辨誰氏所用之國而天下利耳用之則是安辨孰何

泰鴻第十

泰一者泰一天皇大帝也執大同之制制或作利泰一無所不同故曰執大同之制楚人忘弓未能忘楚孔子曰惜哉其未大也調泰鴻之氣泰一含元氣者故曰調泰鴻之氣鴻蒙元氣也泰鴻元氣之始也正神明之位者也南華所謂天尊地卑神明之位故九皇受傳受教於傳以索其然之所生傳謂之得天之解或作天然之解

不與法縛不求法脫傳謂之得天地之所始生天生地傳謂之道得道之常不妄日常傳謂之聖人之道與神明相得故曰道德德者得此者也郄始窮初郄者開也有初然後有始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一至矣其地蓋處太易太素之間故曰郄始窮初得齊之所

出帝出乎震齊乎巽而太一者郄始窮初得齊之所出故能北辨而南與萬物相見

九皇殊制而政莫不効焉故曰泰一泰一者無適而井一也故九皇殊制而不能二也焉泰皇問泰一曰天地人事

三者孰急泰皇蓋九皇之長也泰一曰愛精養神内端

者所以希天内直者與天為徒天也者神明之所根

顛十一　十四

也醇化四時陶埏無形埏和土也刻鏤未萌木曰刻金曰鏤凡此亦皆自然也夫豈物刻而雕之離文或作父將或作特然者

也離華離也天道造始而地事終之故其言如此地者承天之演備

載以寧者也吾將告汝神明之極天地人事

三者復一也立置臣義此將從體起用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

故先建立君臣之義**所陳四則**四則即上所云傳謂之得天之解傳謂之得天地之所始傳謂之得道之常傳謂之聖人**散以八風**東方曰明庶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南曰涼風東北曰融風之類散謂散上四則他皆放此**揆以六合**揆言總之六合之內也**事以四時寫以八極**寫言放之八極之外也**照以三光牧**或作收**以刑德調以五音正以六律分以度數表以五色改以二氣**亭之以溫涼毒之以寒暑**致以南北**南北謂日**齊以晦望**晦望謂月**受以明歷**或作曆 歷謂日月星辰蓋四則至矣而其道無乎不在在此為此在彼為彼故八風得以散六合得以揆四時得以事八極得以寫三光得以照五音得以調六律得以正刑德得以牧度數得以分五色得以表二氣得以改南北得以致晦望得以齊明歷得以受然

則道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其亦無所不在乎故曰天地人事三者復一也

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此申致以南北之義冬至日在牽牛夏至日在東井其長短有度月信死信生進退有常數之稽也此申齊以晦望之義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其損益有數列星不亂其行代而或作以顛十二不干位之稽也此申受以明歷之義

五位二十八舍各有常次天明三以定一義見下文十五則萬物莫不矣或作以三時生長一時煞刑四時而定天地盡矣此言方其生長則三不後於一方其投刑則一不後於三以明三極之道莫知其孰急也夫物之始也傾傾或作鴻鴻傾傾未正之貌至其有也錄錄未能拔於常流之中故曰錄錄至其成形

端端王王端端傾傾之反王王録録之反勿或作物損勿益幼少隨足各隨其性而足無事於老以從師俗仰以從於師俯以從於俗毋易天生毋散天樸自若則清動之則濁人心

神聖踐承譬如槃水莫動則平不撓則清微風過之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矣翼之位承翼之位蓋天位也前後曰承左右曰翼也以與神皇合德五精之帝謂之神后則神皇蓋昊天也按圖正端以至無或作天極兩治或作癸四致兩治上下察也四致普遍四方也間以止或作上息隨緣赴感無所不周如上所謂可謂至矣然而動息則静語息則嘿豈常離此寂然之地哉歸時離氣以成萬業離附也取譬言之借如五精之帝其道各遍五方而太昊司春之少昊司秋者所以歸時離氣以成萬業也一

來一往視衡低仰彼來此往而低仰視車之衡所以同乎人也禮曰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又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綏之或曰衡如權衡之衡衡之低仰應物而已何所容其心哉五官六府分之有道無鉤無繩渾沌不分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而渾沌全矣故曰擢六律塞師曠之耳散五采膠離朱之目毀絕鉤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人始含其巧矣大象

不成事無經法精神相薄乃傷百族此明渾沌之不可判也蓋偽生真死而渾沌判矣則精神相戰百族為之不寧南華曰上倍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神蓋謂是乎偷氣相或為祖時後功可立盜陰陽之和以載其形而還以相蒔先定其利待物自至不迎素次以法物至輒合法着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

玄德不成所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上聖者與天地
接句結六或作交連而不解者也六連六合也老子曰善結
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故有道南面執政以衛神明左
右前後靜侍或無侍字中央此言君無為也而臣亦無為開原
流洋洋若今海之有洋也精微往來傾傾繩繩或作鴻鷄繩繩
傾傾側貌繩繩正貌內持以維外紐以綱或作經行以理
埶或作執紀以終始同一殊職聯之使同統之使一立為
明官五范五范五音也義見下文四以類相從昧
或作味玄生色春夏之華發於玄冬音聲相衡衡平也東方
者萬物立止焉或作東方生物圖揭立上焉止猶植也故調以

徵南方者萬物華羽焉故調以羽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録藏焉故調以角徵屬南方而今此言於東方者蓋言以調東方而已非謂分配東方也下皆放此中央者太一之位北極天地之中而其一明者太一之座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宮道以為先夫道至矣而更推以為先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楊舉載神明華天上揚或作華物天上疑此樂章之名蓋若皇華折楊也本出黃鍾所始為萬物唯隆以木華物天下盡木也使居東方主春以火照物天下盡火也使居南方主夏以金割物天下盡金也使居西方

主秋以水沉物天下盡水也使居北方主冬土為大都天下盡土也使居中央守地天下盡人也以天子為正此言太一司天而分任五方又以天子治之調其氣調其五行之氣木溫金清之類和其味和其五行之味水鹹火苦之類聽其聲火焦金殺之類正其形木圓土方之類迭往觀今

或作令故業可循或作修也天下一致來不興古往不興今却而觀之則其業可循近迭篇曰師未發鞠而兵可迭也蓋前却曰迭首尾易面或作向春夏先秋冬後其方各有向焉何可易也地理離經天之首尾易向則地理亦失其經奪愛令亂奪其所欲而亂盖天序易於上地理離於下則人其有不亂者乎上滅天文理不可知天文滅矣地理安可知也故曰

文理相明者也神明失或作夫從或作徒文或作父理者相明者也色味者相度者也藻華者相成者也對質曰藻對實曰華藻文也藻如草之藻華如木之華衆者我而衆之故可以一范請也請如請益之請蓋衆者自我而千萬則其一之亦在我矣請以一范無不可者順愛之政殊類相或作未通列子曰虎

之與八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逆愛之政同類相亡傳曰焉知父子不為豺狼故聖人立天為父建地為母范或作危者非務使云必同知一期或作明以使一人也氾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被其和或作人被其和此言聖人蓋知一期以使一人而惟是心焉氾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被其和也非務使之必同

故曰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和也者無形而有味者也和者道也盖道無形而有味同和者仁也與道同和相容或作密者義也與道相容者義也盖不道則義不能容不義則道不能容仁義者所樂同或作自名或作召也能同或作因所樂無形內政此言能同仁義之樂則政法雖有而真空內之盖所謂真空者無不疑有故也

故聖知神方調於無形而物莫不從天受藻華以爲神明之根者也天受道之英華以生神明列子曰清輕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地受時或作得以為萬物原者也地者受天之時以產萬物神聖詳或作祥理或無詳理二字作庠惡㴱埶於理惡離制命之柄制命之柄或無離字老子所謂魚不可脱於淵利

器不可以示人
斂散華精以慰地責
或作賁
天者也
此言神聖契理而有以制命則蠡粉萬物而不為戾雖以慰地責天可也昔者老子上毀五帝通及三皇而西域之學有唱佛焉祖者豈近是乎
調味章色正聲以定天地人事三者畢此矣
其道如上所謂則天地人事豈有出於此乎

泰錄第十一

入論泰鴻之內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秉
衰之言中也無所出入為定
以為物稽
入而論泰鴻之内出而觀神明之外定而制泰一之寥使物取稽焉
天有九鴻
拾遺記曰望三壺如聚米視八鴻若縈帶說者以為八鴻八方之名鴻鴻大也然則九鴻蓋九圜歟
地有九州

此即鄒子所謂九州盖非禹別者也泰一之道九皇之傳請成
於泰始之末泰一之道至矣故上篇云九皇受傳以索其然之所生而今此
又言其傳嘗請成於泰始盖非泰始莫足以知焉其曰末者言順下風而請也見不
或無不字詳事於名理之外此言纔見其事之畧而已更當要其會歸
故下文云范無形嘗無味以要名理之所會范者
味之正也范者形也正如覆然其正之正盖形受養於味者也味者氣
之父母也氣不足補之以精精不足補之以味精或作清微者天
地之始或作所治也言形言味而又言此者盖将要名理之所會又當致此三
者也不或無不字見形纍而天下歸美焉纍肉也名尸
神明者大道是或作已也夫錯行合意扶義本

仁（或作救）積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為其事者有其功（此言仁義之治故行其道者有其名為其事者有其功若夫聖人無名神人無功乘於道德而遊乎萬物之上則豈局於仁義之域哉故下文云）故天地成於元（或作無）氣萬物乘於天地（元氣太虛也太虛含天地天地含萬物故其言如此）神聖乘（或作秉）於道德（南華所謂無訾無譽一龍一蛇者也）以究其理（或云萬物乘於聖聖秉於道德以救其以究天地萬物之理）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所倚威立有命也（堯舜三代誥命未嘗不稱天著蓋以倚威立命而已若夫致治之自則豈可以取賴於天哉是在我者也此紂之矯誣上帝而無益於亂故下文云）故致治之自在己者也招高者高招

庳者庳此言治之汙隆顧我所以招之如何未有圍於管晏之畢而可以招堯舜之高者也故成形而不變者度也未離已而在彼者也如押漚者心動於內則漚鳥舞而不下此未離已而在彼者也陳體立節萬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紀或作他名文理明別神聖之齊也齊如齊量之齊法天居地

去方錯圓或作脩方以智則滯圓而神則通神聖之鑒也象說名物擬之者象也議之者說也成功遂事隱彰不相離神聖之數不即離而至妙之所會者更麤至高之所適者不及下而隱顯豈相離哉神聖之敎也天一位地一位聖人參於兩間以齊齊之而以彼鑒此以此教彼則天下之理得矣然後萬物各遂其生故下文云故流分而神生流分謂水

也天一生水其於物為精精聚而後神從之動登而明生動登謂火也地
二生火其於物為神神會而後識從之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
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或作地名
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天域於上地域於下無規
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

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或作聖端者神之法
也神明之法如是而已神聖之人后或作命先天地而尊
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
知天地之終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其道圍乎天地之外
故知能知之義能度之尊重焉故能改動或無動字之按陰陽移

寒暑敏或作數明焉故能制斷之敏或爲數精神者物
之貴大者也精神之外皆其緒餘土苴者也內聖者聖或作內精
神之原也外王者乃其緒餘土苴則內聖者精神之原也莫貴焉故
靡不仰制焉制者所以衛精擢神致氣也精欲
爲神欲養氣欲專故其辭如此擢者秀拔之辭幽則不洩簡或作閫則
顛十一 二十
不煩不煩則精明達明太用則昏精太用則竭故能役賢
能役神明無爲也故能用天下而有餘百化隨而變終始
從而豫豫暇豫也神明者積精微全粹之所成也
聖道神方或作万要之極也要其會歸至於此而極矣帝制
神化治之期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師或無師字爲君

而學為臣教若為君學若為臣上賢為天子次賢為三公高為諸侯高者以為諸侯易姓而王不以祖或作禮籍為君者欲同一善之安也堯授舜授禹用此道也彼天地動作於胷中然後事成於外萬物出入焉然後或作然同生物無害聖人心外無法而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天地之大萬物之多動作出入反在於胷中則事豈有不成物豈有不利哉闓闔四時引移陰陽怨没澄物疑天下以為自然百姓謂我自然是也此神聖之所以絕衆也子貢曰仲尼天也不可階而升也聖原神文有驗而不可見者也有情有性無為無形故過人可見絕人未遠也南華曰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

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矣神明所以類合者也故神明
錮結其紘紘者取譬於冠而錮結云者以明無危墮之患也類類生
成用一不窮或作用不窮一之所謂什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至於山川鳥獸草木裕如也影則隨形響則或作明應聲故形
聲者天地之師也隨而應之故曰師也四時之功陰陽

不能獨為也聖王者不失本末故神明終始
焉輔相導陰陽終始四時之功卒令八風三光之變經或作纏
氣不常之故埶不詔請或作諸都或作鄙理焉
都之為言總也讀如都鄙之都此言人保聖人故陰陽失和詔而請之使總理焉雖然大
亂之本實始於此庚桑楚所以不釋於老聃之言故下文云故神靈威明

上變光老聃所謂上悖日月之明疾徐緩急中動氣老聃所謂
中墮四時之施煞傷毀禍下在地或作徽下在地老聃所謂下爍山
川之精故天地陰陽之受命取象於神明之効
既已見矣其効如上所謂亦已見矣雖然豈遂可以無聖人之治哉故下文云
天者氣之所總出也所謂虹霓也霜露也風雨也積氣之成乎天者
也地者理之必然或作理然之必也無可無不可者天道也地道則
取必焉故聖人者出之於天其道常出於天收之於地
不肯出於地也在　若陰陽或無陽字者杜燥溼以法
義與時遷焉或無焉字若陰者以法義杜燥若陽者以法義杜溼度萬云
神溼則天不生水形燥則地不生火三者聖人或無人字存則治亡

則亂者天失其文地失其理也以是或作知文

先靈先靈先王之靈王百神者上德執大道凡此者

物之長也及或作乃至乎祖籍之世代繼之君

身雖不賢然南面稱寡猶不果亡者其能受

教乎有道之士者也不然而能守宗廟存國

家者未之有也

鶡冠子卷中

鶡冠子卷下

鼎𨻶三

鶡冠子卷下　　顛十二

陸佃解

世兵第十二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或作効也易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有方矣然後形名著焉五帝在前三王在後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黃帝百戰百戰之數未盡聞也蓋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七十二此其大畧也蚩尤七十二或云無二字堯伐有唐傳云堯佐帝摯受封於唐二十而登帝位今此云堯伐有唐未詳闕也伐或作代禹服或作伐有苗天不變

其常地不易其則陰陽不亂其氣生死不俛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善用兵者其道如此得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謂賢不肖者古今一也君子不惰眞人不怠怠然後解解然後懫故君子言懫眞人言怠禮云三日不怠三月不解無見久貧賤則據簡

之伊尹酒保保傭保也太公屠牛傳曰太公少貧賣漿值天涼屠牛賣肉值天熱而肉敗管子作華或作草百里奚官奴百里奚虞人也虞亡晉主辱之以媵穆姬而飯牛於秦豈此所謂官奴者乎海內荒亂立為世師莫不天地善謀日月不息迺成四時精習象神南華曰鑛成見者驚猶鬼神豈謂是乎孰謂能

之言非不學而能也素成其用先知其故所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湯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紂知一不煩知一則簡千方萬曲所雜齊同會之有元故不能異也勝道不一制勝之道夫豈一端而已知者計全戰必勝攻必取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欲踰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徇俗則病偏欲踰至德之美難矣欲驗九天之高者行不徑或作經請奏可以問塗而至也九天具見鴻烈真經盖若南方曰朱天北方曰玄天中央曰鈞天之類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後其君寒心孤立懸命將軍野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灼骸

或作火體易子而食析骸而炊計失其國削主困為天下笑持國計者可以無詳乎固有過計有嘗或作賞試嘗試失之昧過計失之細事貴取中而已明此所當審也是以曹沫為魯將與齊三戰而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刎頸而死則不免為敗軍擒將曹子以為敗軍擒將非勇也國削名滅非智也身死

君危非忠也夫死人之事者不能續人之壽故退與魯君計桓公合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旦而反天下震動四鄰驚駭名

傳後世扶杖於小愧者大功不成故曹子去忿悁之心立終身之功棄細忿之愧立累世之名故曹子爲知時魯君爲知人劇辛爲燕將與趙戰軍敗劇辛自剄燕以失五城自賊以爲禍門身死以危其君名實俱滅是謂失

此不還人之計也言其計畫無後之爾非過材之蔪也

此言賢者成重其死雖然曹沫之事適遭管仲不欲愈一小快而以齊信於諸侯故能成其名也若夫李陵之降欲以報漢而卒族妻孥隴西之士用爲恥焉則沫之劫致豈可以爲常哉矧又霸者之事也至於王德之人誠信素明則將無與魯地而誅沫矣何足貴乎

夫得道者務無大失凡人者務有小善小善

積則多惡欲多惡則不　不　則多難或云多惡則多難無則不下五字多難則濁濁則無知多欲則不博不博則多憂多憂則濁濁則無知欲惡者知之所昏也夫強不能者僇僇之言辱是劇辛能絶而燕王不知人也昔善戰者舉兵相

從陳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之極與神同方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明者為法微道是行齊過進退齊不過也參之天地出實觸虛吳奔東南亞夫使備西北蓋知此矣禽將破軍發如鏃或作鏃矢動如雷霆暴疾擣虛殷若壞牆殷壞聲也執急節短孫子兵法曰其

執險其節短用不縵縵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趨吾所時援或作撥吾所勝故士不折北兵不困窮得此道者驅用市人乘流以逝或作遊與道翱翔翺翔授取錮據或作豫堅守呼吸鎮一作推或作損移鎮不移也與時更為一先一後音律相奏或作奉一右一左道無不可受數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彼時之至安可復還或作復還至復反復也還回還也安可控摶控引也摶持也復還言不可奪控摶言不可止天地不倚錯以待能度數相使陰陽相攻死生相攝氣威相滅虛實相因得失浮或作得失相浮縣浮縣言無

（定也）兵以勢勝（兵法曰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時不常使蚤晚絀贏反相殖生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有命（有命一作言息又作止息）必中三伍合散消息孰識其時至人遺物（遺物或作不遺）獨（或作動）與道俱縱驅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纆（此言禍福相為表裏孰如索絢纆索也三合曰糾）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芴芒無貌（貌或為根）唯聖人而後決其意（或作能決其意）斡流

遷徙罔無休息小休曰息終則有始孰知其極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太跦故也籠中之鳥空窺不出太密故也衆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慶者在堂弔者在門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句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可或作苛楕杭一術奚足以游楕讀如隋窰之隋杭讀如方窰之方夫天下之事百出要以百變應之而今隋方一術則豈足遊於變通之會哉往古來今事孰無鄣鄣置鄣也行者過之而已故事之過者為鄣舜有不孝堯有不慈文王桎梏管仲拘因坱軋蟊垠蟊垠或作蕣云孰煙得之此言大鈞播物坱軋無垠

皆在爐煙之內孰煙得之至得無私泛泛乎若不繫之舟
任之而已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
不可與慮聖人捐物從理與舍衆人域域域域
淺狹之貌迫於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懼夸者死
權自貴矜容一本自矜容下云徇名終身謀奈無列士以下兩句詩曰垂
帶悸兮是也列士徇名貪夫徇財以身逐物曰徇至博不
給給或作結統之無要則雖博乃更不給何則至道常約故也知時何羞
不愧不作不肖繫繫或作敷俗賢爭於時知也者爭之器也名也者
相輒也細故袃一本袃作褺蒯作蔮蒯蒯猶芥也袃芥刺鯁也奚足
以疑事成欲得又奚足夸此言如意與不無足欣戚千言

萬謚卒賞謂何此言理盡於上而彼之繁言雖累千萬猶當賞此勾踐不官勾踐嘗臣於吳二國不定文王不幽幽於羑里武王不正或作武王不執正管仲不羞辱名不與大賢功不三王鉦面備矣

備知第十三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之人情安取伯夷叔齊能無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横逆豈可必哉申徒狄殷之末世枯槁者也以為世溷濁不可居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德之盛山無徑迹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

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男曰赤子女曰嬰兒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羣居可從而係也烏鵲性猜瞿麋鹿性驚決故此主言之至世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夫父子天性也兄弟天倫也恩信素足非自外至故蹍市人之足則辭以脫悞兄則以嫗大親而已矣今德下衰而至於父子相猶兄弟相殘者豈其性固異於古也哉蓋治之之過也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為也此言不能相與於无相與相為於無相為故其弊至此郭象曰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

胠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內外愈困矣盍知此也故為者敗之治者亂之敗則僩僩黨也亂則阿阿則理廢僩則義不立堯傳舜以天下故好義者以為堯智其好利者以為堯愚湯武放弒利其子好義者以為無道此言何謂也若予所學則堯舜義者以為有道而好利之人以為賢為或無為字彼世不傳賢故有放君君好僩阿故有弒主夫放弒之所加亡國之所在吾未見便樂或作見其便樂而安處之者也夫處危以妄安循衰以損樂是故國有無服之喪無軍之兵可以先見也是故箕子逃逃逃禍也非謂

逃而去之孔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而搏裘牧宋世家曰南宮萬殺湣公于蒙澤大夫裘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死即其事也商容拘而
蹇叔哭蹇叔秦臣也穆公襲鄭蹇叔哭之昔之登高者下人
代之忮或作殖忮怖也手足為之汗出怖故為之汗濡而上
人或無人字乃始搏折枝而趨操木言傍觀者為之驚懼而登
頗十二
高之人雖危莫知焉乃始搏而折枝趨而操木止之者僇止之使勿爾者覆受僇焉凡此以況處危忘安而諫者蒙辱之義是故天下寒心而人
主孤立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其智足以
使主不達其言足以滑政其朋黨足以相竊
於利害昔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百里

（奚也）楚用申麃（申包胥也）齊用管子此數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此言古之人其才一也或以高世由亦或以死者所遇之君異也）是觀之非其智能難與也乃其時命者不可及也（此言伊呂申管之才人非莫及也而箕裘之徒卒以殺辱者無其時命故也）唯無如是（無其時命）時有所至而求（或作表又或作表有君無臣故雖時有所至而上求焉）時有所至而辭（有臣無君故雖時有所至而下辭焉）命有所至而闓（或作閣闓猶辭也）命有所至而闚（或作闞闚猶求也）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守命猶安命也）今世非無舜之行也

不知堯之故也非無湯武之事也不知伊尹太公之故也費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子胥好忠諫而不知其主之煞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心矣而不知事比干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

兵政第十四

龐子問鶡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衆或作恐衆五者已圖然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故何也得其戰矣未得其所以戰也故

九夷用之而不必勝語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此之謂也故曰夫子馳亦馳夫子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其後近是乎鶡冠子曰物有生生猶化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此言前期而勝也子獨不見夫閑關乎立而倚之則婦人揭之或作易揭之上什而措之則不擇性而能舉其中句若操其端則雖選士不能絕地關尚一身而輕重異之者孰使之然也夫以關言之則物有而孰在矣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不達物生者也此言不達事變物化故輒敗北素問曰物生之謂化物極之謂變若達物生者五尚一也耳龎子曰以五為一奈何

鶡冠子曰天不能以早為晚地不能以高為
下人不能以男為女賞不能勸不勝任金帛在前
不能使尫者負罰不能必不或無不字可斧鉞在後不能使啞者鳴龐
子曰取功奈何鶡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人不
能使天因或作固物之然而窮達存焉之二也

在權在埶在權故生財有過富在埶故用兵
有過勝財之生也力之於地順之於天兵之
勝也順之於道合之於人其弗知者以逆為
順以患為利以逆為順故其財貧以患為利
故其兵禽昔之知時者與道證或作澄弗知者

危神明道之所亡（或作斥）神明之敗何物可以留其創（留猶止也使創不伸曰留）故曰道乎道乎（或作道道乎）與神明相保乎龐子曰何如而相保鶡冠子曰賢生聖（賢上生聖）聖生道道生法法生神（一陰一陽之謂道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神生明（神下生明）神

顛十二　八

明者正之末也（偏生闇公生明誠信生神故曰正之末也）末（或無末字）受之本是故相保

學問第十五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問服師也（服事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或作捨下同）誦記辭闔棺而止

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此言非獨白紛如也雖至闔棺而止尚不足以定之也故所貴乎問學者豈誦說之云乎在於得書之體得言之解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為素也素如獻素之素道德操行之本故曰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周官保章氏云以星土以雲物以十有二歲以十有二屬占天也之災祥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

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此言學問之序道德已明而陰陽之次陰陽已明而法令次之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言治矣天官冢宰是也百官取揆故曰表儀造始而已故曰祥兆此以靜唱彼以動和故曰下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祭義所謂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伎藝者如勝同任或為住所以出無獨

異也周官六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六藝則同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人情者小大愚知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焉或作馬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或作取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形著見也后能見變而命之物至能名或曰奇見異聞為變列子曰大

（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蓋此類也）因其所為而定之若心無形靈（或作虛）辭（或有傳字）雖搏捆（捆猶叩撽也）不知所之彼心為主（或作至）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精不足以揆道粗不足以驗物）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子曰（或有曾聞字）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之於數鶡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蓄（或作蓄）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聖人以此六者（或無者字）卦世得失逆順之經（卦猶卜也）夫離道非數不可以緒端不

要元法不可以剖心體剖猶剖也南華曰墮其肢體黜其聰明又曰夫道覆載天地君子不可以不剋心焉表術或無表字裏原術如術業之術原如原道之原雖淺不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龐子再拜曰有問戒哉雖毋如是冥或無其字材乃健弗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鶡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器故提之賤生於無所用中河矢船一壺千金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況此言細人且爾也況黔巳乎其

義當以自況

世賢第十六

卓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卓當為悼此趙悼襄王也蓋趙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為悼襄王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擒其將劇辛龐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為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語曰老醫少卜蓋老醫更病多矣堯故使之楚王聞傳暮鍼在身鍼蓋病也必待俞跗俞跗蓋非楚人此亦寓言傳曰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洒鑱石撟引案杌毒熨而割皮解肌訣脈結

筋掬髓腦浣腸胃練精易形此雖已成所以必治而鬼神避之也卓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麃醫郢郢荊所都原季醫晉國語曰晉文公使原季為卿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扁鵲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此神醫也為之於未有周官曰疾醫曰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夫眛於在神而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更以參兩驗之亦已麄矣然周官言此而已者盖中材之法也岐對豈世有哉

故名不出於家名在門內而已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此明醫也治之於未亂所謂造形而悟者也故名不出於閭其閭里知之矣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

肌膚閒而名出聞於諸侯其所能愈麄其所聞愈遠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管仲臣故桓公常在其細故能以其君霸盖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方是之時諸侯莫或知焉此其治毫毛者也凡此者不病病

或云不病至於病而治之不亦晚乎疾甚曰病治之無名或云治無名使或作便之無形夫病之形名著矣然後使醫此柏侯之所以死也至功之成其或作六下謂之自然針艾之功無所欣賴故其昧者謂之自然推之於治此擊壤之民所以不知堯舜之力也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維牽攣也卓襄王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庶幾管仲者出焉

天權第十七

挈天地而能或無能字遊者南華所謂旁日月挾宇宙者類此謂之還或作環又或作繹名常住眞際而不逐於名而不還於名

之人區區外慕逐物喪己常為造化負之而走豈能挈天地而遊哉明照光
照不能照己之明是也離朱方晝拭皆百步之外明燭鬚眉而不
能近視其睫則逐物不反靈於人者雖明照如月光照如日而不能照己之明何足怪哉
獨化終始隨能序致致或作故獨立宇宙無封謂
之皇天地無封無畛域也華曰四海之外無極無盡猶齊州也東行至營人民
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浮懸天
地之明四時之運轉移日月孰若浮懸委命相萬謂之時且然
無問謂之命四時之運委之而已然而未數金歛火炎水列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用不
能相通通而萬謂之道道故有塞有通連萬物領天地
天地下有建報重九明五字合膊膊一作摶或為宇宙二字同根命曰

宇宙闔天之謂宇闢宇之謂宙二者相須而立故曰合膊同根知宇故無
不容也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知宇故無不容知宙故無不足
也有乎長而無本剽者宙也知宙故無不足知德德或作隱故無不安
也知德故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知道故無不聽也知道故所
受於天者不辭而聽之知物故無不然也因其所然而然之萬物莫

不然也知一而不知道故未能襄也不能視已之明故曰
未能襄也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盖昔之亡
羊者曰岐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是以反也都子曰大道以多岐喪羊學者以多方
喪生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象者意之筌蹄夫索
所不知求之筌蹄而不知求之言意之表豈足以得其粹哉輪人曰公之所讀是古人之

糟粕已尋繹鶡冠子之意盖將發蒙解惑使人致一而求道於言意之表故有此言而下文云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詘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危機雖未兆見而理已有焉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以故是以知之夫蚊虻墜乎千仞之谿注谷曰谿乃始翺翔而成其容容或作客成其翺翔之容高飛曰翺布翼不動曰翔牛馬墜焉碎碎或作鉢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此言貴高之蹴其患大矣老子曰奈何萬乘之

主而以身輕天下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
故言而然道而當當或為富道而當一作道莫富言而然然後道而
當道猶行也故一蚋噆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
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必障於帷幭隱於帷薄
哉細曰幭麁曰薄周平弗見之謂蔽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之市攫
顛十二 十三
人之金以為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蓋嗜欲之亂人心如此豈必四周有物障之也哉
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或無蒙字故
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句禹禹或作高故莫務行
事與其任力俱終句塞故四發上統上統或作上紀
而不續而消亡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

後至一作後合至觀之於易見矣事者必有德而後成夫德知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為成之於無為得無來得之於無來夫德至矣故妙須心解而君不能得之臣子不能獻之父則得之在我而已其來豈有自哉詳詳或作辟察其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以知其未能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無法其惑之屬耶所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玆而玆而一作慈西之感也所謂感者反之而已豈必無也哉列子云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蓋類是也惑故疾覘愈

亂悖而易方疾視即上所謂病視四方故書曰譬彼病目見空中華蓋空本無華由妄見故悖猶篤也易方南華所謂天地四方易位是也蓋疾視至於天地四方易位則其病之篤著也非獨目視昏華而已兵有符而道有驗蓋弗迷者然後見之備必豫具慮必蚤定否則惑矣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營軍陳士

不失其宜五度既正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是也無事不舉招搖在上招搖斗之柄端上指者繕者作下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即此是也繕猶繼也蓋兵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故善戰者常繕其怒使再不至於衰三不至於竭此黃帝之所以百戰而兵不敗也取法於天四時求或作生象四時求象猶言求象四時

也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宰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並起而獨或作稅成鳥乘隨隨駒蜚垂鞦或作鞦未詳故

昔善計者非以求利一作求勝將以明數一作明勝昔善戰者非以求勝將以明勝獨不見夫隱者乎或有及字設始知之其知之者屈已知之矣若其弗知者雖師而說尚不曉也隱者韜潛故其難知如此此善戰者所以必至於明勝也悲乎夫蔽象鬲塞之人未敗而崩未死而禽設兵取國武之美也不動取

國文之華（或為歸）也士益武人不益文（二句其實一也變文是以不同）二者（或作甚）寡愛（武事刻慘失之少恩）不可勝論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為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為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為神明（凡此以明師匠能與入規矩而不能與人巧也故下文云）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徃（迷者不反呼之使勿徃也）發蒙（南華曰微夫子之發吾覆則吾無以見天地之大全）釋約解剌（約如繩約之約剌如針剌之剌）達昏開明而且知焉故能說適計險（說上息也適如狌也）歷越踰俗軼倫越等知略之見遺踐衆人（或作人）求（或作耒）絶紹遠難之在前者能當

之難之在後者能章之章如彰往察來之章要領天下
而無蹤蹤之為言失也則或作明遠乎敵國之制不為敵人
所制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一宰萬而
不總提要而已如每事而總之焉得力而給諸類類生之耀或作程
名之所在朝廷耀名之所在也傳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究賢或作
則能之變極蕭楯之元元或作無蕭蕭斧也于謂之楯蕭以戮
人楯以衛已知此則知兵矣戎之字從戈從甲盖兵之道如此而已謂之無方
之傳究變極無則適乎變通之會矣南華曰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
無功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著乎無封之字或作博
制事內不能究其形者或無若字用兵外不能充

其功不得於內斯不可成於外矣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
天時地利人和兵極人盡兵之事則人道得矣人極地或作蔽地人
極乃地地極天地極乃天天有勝天時故有勝地有維地利
蔽有維人有成人和故有成故善用兵者慎子之所慎者戰
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者明白何設不可
圖所謂天者非以無驗有勝天事窈冥無所用質然而不可
勝也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者邪日勢
五行休王孤虛之屬彼天生或作士物而不物者其原陰
陽也四時生長收藏而不失序者南華曰春夏先秋冬
後神明之序也其權音也觸於角章於商之屬音在乎不可傳

者其功英也其功以非糟粕故不可傳也故所肆學兵必先天權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宮角右挾商羽句徵君為隨徵在其後以轄或作轉無素之衆轄猶群也韓信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所謂敺市人而戰之也其埶非置死地人自為戰寧尚得而用之爭盈和也是陸或作陸溺溺人陸溺陸沉也盈以奇用兵其陰謀赤地能興風波故能往來賓決不水能致風波則彼雖如川之流可使之竭也荀子曰厭其源開其竇江湖可竭獨金而不連偏任金德隆於殺伐不以四行連而輔之故其弊如下所云絕道之紀或作絕亂天之文干音之謂違或作達物之情天之不綱或作細其咎燥或作慘凶燥凶凶旱也四時之和不成故其咎凶旱老子

曰必有凶年盖言是也欲無亂逆謹司天英天英或無下天英二字各失三軍無實夫不英而實孰有其物言無是也凡物之生英而不實者有矣未有不英而實者也常聖博

古今復一日者天地之所待而闔耳或作耳目此言真聖三萬歲而成純則天地與我為一矣五行不能宰五音不能制雖遺陰陽可也苟顛十二十六為不在此域則豈能廢陰陽之術哉故下文云故天權神曲五音術

兵逸言曰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疑若兵法一書之名章以禍福禍福上或有斯字若合符節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驚

能天第十八

原聖心之作（句）情隱微而後（或作以）起（情如情天地之情言聖人盡天下之情然後應物）散無方而求（或作永）監焉（道中庸故求監焉）軼玄眇而后無（軼如軼倫之軼言聖人超天下之理然後忽物）抗澄幽而思謹焉（道中庸故思謹焉）截六際而不絞（情隱微而求監軼玄眇而思謹此道之所以大而不蕩小而不迫也故能截六際而不絞六際六合也絞者迫切之辭截言以此爲界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觀乎孰莫（或作暮孰莫猶無何也）聽乎無罔極乎無係論乎窈冥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獨往）來無與偕（獨來）希備寡屬（食於荀簡之田故云希備邃於寂寞之鄉故云寡屬）孤而不伴（未嘗設對）

所以無疵滌雪之至保或作係然獨至保猶安也所謂不行而至
者是傳未有之將然見於未萌領無首之即次和而不唱
度十五而用事或作度十十旹肝事徃來量徃來或作力而
廢興已徃者廢方來者興因動靜而結生元作笙結猶實也生猶
華也能天地而舉措能天能地自然形也不可攺也
顛十二　十七
竒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
而汝也長如長民之長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
得道以什或作卭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
者地能安之得其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
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

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埶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安自危自存自亡天道豈容有責而鬼神亦奚與哉一者或作曰德之賢也未離乎數聖者賢之愛也愛猶慕也道者聖之所吏也吏猶任也至之所得也不離於眞謂之至人故道者聖人之所吏至人之所得也以至或作聖圖或作國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狀若道之象門戶是也道猶言也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也能使之由而已非齊物者也不能序之故聖

道也道非聖也夫聖人者道之主也故聖道也而道非聖也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此申聖道也道非聖也之義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為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為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為之崇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高者貴也崇者富也不若神明照而能為之主主或作王不若鬼神潛而能

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勁不若方

圓治或作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苓或作苓巒堙或作甄谿苓如零落之零堙塞也槖木降風槖蘀落之蘀降下也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

顛十二　十八

存者苓葉遇霜朝露遭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埶而弗索於察埶者其專而在己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芬芬份份雜亂之貌孰不從一出皆出於一至一易至一而易故定審於人觀變於物口者所以抒心誠意也或不能

俞受或作愛究曉俞之言然受聽受也揚其所謂或過其

實故行異者相非道異者相戾詖辭者華或作

庠物者也詖辭蓋若告子之類告子外義聖人無之故曰華物者也聖人

知其所離淫辭者因物者也淫辭蓋若墨子之類墨子兼愛

聖人有之故曰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

也詐猶邪也聖人知其所飾又從而為之辭遁辭者請物

者也夷之曰命之矣聖人知其所極極猶窮也正辭者惠

物者也不詖不淫不邪不遁謂之正辭聖人知其所立立者

能効或作郊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所不及微妙

之會意不能到況於言乎明諭或為論外內後能定人表裏俱通

而後可以印證一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于淵其深不測淩凌乎泳澹波而不竭涵泳溢流莫之能竭彼雖至人能以練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飾其身或作飾其身體若或作與合符節小大曲制無所遺失遠近邪或作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

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故聖者言之凡也一本凡也下云而察人聖者之功也此所以虛傳章文顯能未立上下異奏賢不如尊卑之術也合百家為聖人故曰言之凡也凡者統要之辭

武靈王第十九

武靈王問龐煥或作煖曰武靈趙武靈也龐煥蓋煖之兄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龐煥曰工者貴無與爭工猶善也故大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用計謀者熒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或為謠俗使為淫俗所移哆暴憍恣而無聖人之數愛人而與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釋罪怒則妄殺法民或作居而自慎或作填刑民而自以為慎少人而自至狹人而自以為至繁無用嗜或作蓍龜占專任卜筮而已高義下或作不合意內之人所謂因

人事者結幣帛用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以賂買其近臣使順其口使其所謂是者盡非也所謂非者盡是也離或作雖君之際用忠臣之路離之所言聞謂戰克者其國已素破兵從而攻之因句踐用此或作因陽用此無句踐二字而吳國亡楚用此而陳

蔡舉靈王八年使棄疾滅陳十年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三家用此而智氏亡或作殘三家晉韓魏也韓用此而東分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東分其謂是乎今世之言兵也皆強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

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强此所謂不戰或作能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陰經黃帝之書也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勝未決也以為功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或作得恩忻然獨喜若六耳

顛十二 二十

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或作杞祺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枋柄也出進合鬬而希勝是襄主之所破亡也武靈慨然歎曰存亡在身微乎哉福之所生寡人聞此日月有以自觀昔克德者不詭命得要者其言不

衆

鶡冠子卷下

甘泉

墨子卷之一

沛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常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墨子卷之一

親士第一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

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内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傴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

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

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
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
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
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
之沉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
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
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
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
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
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

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陜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三者滻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傳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

力事曰彊願欲曰逾設壯曰盛君子之道也
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
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
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
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黷巔而猶弗舍

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
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
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
不固者末必幾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原濁
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譽

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

天下僇擧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
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
染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句
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
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

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吳夫差染於王孫雒
太宰嚭知伯搖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
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此六君者
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
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擧天下之貪

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褖當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褖不當也非獨國有褖也士亦有褖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傅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

牙豎刁之徒是也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
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
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
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
方以矩為圜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
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
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
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

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為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為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為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為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

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豢犬豬絜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為

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為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為僇於天下

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禄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

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

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
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饉則
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
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
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
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
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
不盛徹驂騑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
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
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

餓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
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
何常此之有為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
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
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
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
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
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
離凶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
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

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
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
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故
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爲天子富
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
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
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
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
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
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槨多爲衣衾生時治

臺榭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辭過第六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

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
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是
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不以為觀樂也作
為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為辟怪也故節於
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

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
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
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為宮室若此
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
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

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宫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温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税民則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絲麻梱布絹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

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

矣當今之王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煗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為鉤珠玉以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單財勞力

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

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為民食其為食也是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

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氷夏則飾饐人君為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

道不至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止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王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

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
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
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為舟車若
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為姦
衺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

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
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
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
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
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

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内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子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
於聽治息於鍾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
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
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
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
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第期
者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
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
命曰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

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墨子卷之一

[seal]

墨子卷之二

沛二

墨子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

賢之術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慱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

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
也今上舉義不辟親踈然則我不可不為義
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
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
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
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逮至遠鄙郊外
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
皆競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
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異者
有高墻深宮墻立既謹上為鑿一門有盜人

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

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

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

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
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
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
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
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
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者
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
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
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
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

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内有以食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内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為置三本何謂三

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矣蓄祿不厚則民
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
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
為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
誨女予爵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

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
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
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
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
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

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
在君憂慼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
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高予
之爵而禄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禄民不信也
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
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食於政
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禄
事則不與禄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
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
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

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為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

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

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為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為

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
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
為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
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
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

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
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古者聖
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為政無異物雜焉天
下皆得其列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
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

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為

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以所得其賞何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為天子以為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為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賊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賊傲萬民

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為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絶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熱照無有及也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皐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

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

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巳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

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馬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

死也民生為甚欲死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自古及今未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尚賢政之本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為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

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
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
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
今唯毋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為善
者勸為暴者沮大以為政於天下使天下之

為善者勸為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
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
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
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

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唯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

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

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為行人聾者而使為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

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傳說也豈以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

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竪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為其羣屬輔

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莫若為賢為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

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

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為
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為王公大人
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
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知辯德
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
肉之親躄瘖聾暴為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
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
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沮
以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
餘財而不相分資也隱慝良道而不相教誨

也若此則飢者不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皐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為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卷之二

墨子卷之三

沛三

墨子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形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玆衆其所謂義者亦玆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是也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死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虖天

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

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

有善則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
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
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
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
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為賞

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
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
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
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
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

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
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
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
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
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
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

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
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
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
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

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以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尚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

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列餘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

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已立矣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賛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為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為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為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為左右將軍大

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
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
子為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
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
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
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
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
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
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
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

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為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

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以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

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子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

遂疾菑戾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爲政者

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政若此是以謀事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為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暈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

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為五殺

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為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

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
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
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
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
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貴佚而
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
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今王公大
人之爲刑政則文此政以爲便譬宗於父兄
故舊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民知上置正長
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

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

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可以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以尚同以為正長是上下情請為通上有隱事遺利

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

惕慄不敢為淫暴曰天下之視聽也神先王
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
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助己思慮
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
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

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
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即舉其事速成矣故
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
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為政者也是
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

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
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
之所加莫敢不賔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
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
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
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

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
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
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
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

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尚同下第十三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為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民於善非也苟若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

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

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

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鬬而薄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

為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
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
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
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
辯而使助治天明也今此何為人上而不

能治其下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
相賊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
者有黨上以若人為善將毀之若人唯使得
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為善者必未可
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為暴將罰之若人

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

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賞
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
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
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
已邪則未也天下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
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
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以尚同於國君國君
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
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
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

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為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尚

同於天子天子亦為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
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
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
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
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
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
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
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
善人賞而暴人罰之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
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為政故

也天下既已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同之為說也尚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用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
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
羽翼者皆良外為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
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
譽令問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

古者有語焉曰一目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
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
不若二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
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
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

得而賞之千里之内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為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為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為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為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

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上同之說而不察尚同為政之本而治要也

沛三 十三

墨子卷之三

墨子卷之四

沛四

墨子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

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
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
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
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
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

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
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
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
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
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

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
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
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
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
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
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猶有盜
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
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
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
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

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
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
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
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
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
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
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然則天
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

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則此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耶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

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
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
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
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簒怨恨其所以起者以
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

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
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
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
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
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簒人與人相愛則不

相賊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簒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强不執弱衆不刼寡富不侮貧子墨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

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政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為之况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

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韋以帶錢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是其故何也

君說之故臣爲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脇息然後帶扶墻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危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

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
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
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
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為名此天下百姓之
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為之況兼相

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
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
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
特上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然而今
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

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刼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竇洒為底柱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盂諸之澤灑為九澮以揵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荊越與南

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衆庶侮鰥寡不為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

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

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刼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

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

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

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己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然即國都不相

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

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為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

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
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不識
天下之事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
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
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哉

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
進之誰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
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
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
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

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

於巴越齊荊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
即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
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
是乎哉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
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

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兼費也不識天下
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
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
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姑嘗兩而進之誰以
為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

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若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明君於天下者必萬萬民之身後為其身然後可以為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萬民飢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

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

直頤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

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禄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唯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

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

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

馬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

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
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
孝子為遇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原之先
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
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
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
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為
難而不可為邪嘗有難此而可為者昔荊靈
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荊國之士飯不踰乎
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為其難

為也然後為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
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
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焚
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
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

之士可謂顫矣故焚身為其難為也然後為
之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
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
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
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為其難

為也然後為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為也然後為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

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卷之六

沛五

墨子卷之五 六卷同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杝其衣裘取戈劒者其不義又甚入

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
苟虧人愈多其不仁玆甚矣罪益厚當此天
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
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
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
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
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
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
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
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

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

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往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

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粮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為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

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入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也言南則荊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

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為
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
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
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
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
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
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近
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
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為國甚小間
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夫國亦弗之從而

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一不著何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

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馬次汪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比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群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

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强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分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吾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内擊智伯大

敗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

下之愚人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養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

之内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
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愚富之
人譽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
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
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

將必皆差論其分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
伍於此為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
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
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
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

鬬曰死命為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為下又況先列北橈乎哉罪死無殺以諱其衆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剌殺天民剥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乎夫殺之神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為利人乎夫殺之人為利人也愽矣又計其費此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

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為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卒不利和不威不圉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强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絍則

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
馬之罷弊也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
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而又與其
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粮食不繼傺食飲之時
厠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
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
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
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
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
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

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罰之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氷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

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鄉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至桀天有輅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乃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

於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緑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子既沉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

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越王繄虧出自有遽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

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我

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為馬然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

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强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馬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為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臣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

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五

墨子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為政天下
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
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為政其發令興事使

沛五　十

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
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為衣裘何以為冬
以圉寒夏以圉暑凡為衣裳之道冬加溫夏
加清者芊䱉不加者去之其為宮室何以為
冬以圉風寒夏以圉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

䥻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以爲以圉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有不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䥻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芊䥻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

不難故孰為難倍唯人為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毋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

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

與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僾槖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聖人為政特無此不聖人為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

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
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二十而不卷
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
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
羣百工輪車鞼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

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
止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
氣强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
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恢異物何以知其然古
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

所出入莫不賓服建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飲於土塯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

弗為古者聖王為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為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為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入利以速至此車之

利也古者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為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上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建夏下潤濕上重烝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為宮室而利然則為宮室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其

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為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

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若三務孝子之為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天下為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為天下度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

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為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為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

不可不勸也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而使民譽之終勿

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

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為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為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存乎匹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焉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印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為屋幕鼎鼓綋挻壺濫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殉從曰天

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
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
哭泣不秩聲翁縗絰垂涕處倚廬寢苫枕凷
又相率強不食而為飢薄衣而為寒使面目
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

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
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
公大夫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
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
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

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以求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

矣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

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

若道使為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為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行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為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内續奚吾並為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睘而毋負已也治

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并兼為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著攻著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者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也若

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

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乃其所哉故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也以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犯

而後哭滿埳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
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
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
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
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
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
之畝取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
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
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
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

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璧玉即具戈劒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垛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吾本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

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輆沭之國者其長

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

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謂

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六

[seal]

墨子卷之七

沛六

墨子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為也非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弟兄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

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明

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

欲然則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義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

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為政有三公諸侯政之
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己而為政有天
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為政有天政之天
子為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
固明知天之為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
明知也故昔三代聖正禹湯文武欲以天之
為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犓牛
羊豢犬彘絜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
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
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為政於天子者也故

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别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

焉利人者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誣鬼下賊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為之博也賊人者此為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

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内粒食之民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色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為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

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倖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

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
大其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
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為仁義者
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
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
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
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
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

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知者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傐明知之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

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天臨君下土則此語天之貴且

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為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將何欲

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强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上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强聽治也下之强從事也上强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强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諸侯之寃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

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今

若處大國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
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
有所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
天亦且不為人之所欲而為人之所不欲矣
人不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祟也若已不為

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
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
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
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為寒熱也節
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熟六畜遂疾菑

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為日月星辰以

昭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
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
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
否為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
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
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
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
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
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
天之所為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

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夫胡說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

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大家不亂小家强不刼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

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

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

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僔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

墨子之有天之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圜與不圜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

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為法立此以為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

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
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
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
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
必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
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
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
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
義之為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
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士正

之士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已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已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犓豢其牛羊犬彘齊爲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

之禱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為知天為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犓豢其牛羊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

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内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

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為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天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抎失社稷

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令天下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

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强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

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為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圜之别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為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寛者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為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

犧牷民之格者則勁拔之不格者則係操而歸丈夫以為僕圉胥靡婦人以為舂酋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為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總處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為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為正為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

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墻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絫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夫之

為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墻垣担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絫者乎與踰人之攔牢竊人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為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為踰人之墻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絫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

故子墨子言曰是蕡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蕡
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
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
黑白之别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
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
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
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此豈有
異蕡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
以為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
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而

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七

墨子卷之八

沛七

墨子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

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為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

以鬼神有無之别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
為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
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
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請惑聞之見
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
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
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
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
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
亦孰為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曰若

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用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譏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殺

不辜若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之憯遫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絶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犇帝享女明德使予錫

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名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

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
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
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
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
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

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
秋諸侯傳而言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
鬼神之誅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
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
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祏觀辜固嘗

從事於厲株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陸
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
之不全肥春秋冬夏選失時豈女為之與意
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繈之中鮑何
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為之株子舉揖而槀之
殪之壇上當是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
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
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以若書
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
說為然也昔者齊莊君之有所謂王里國中

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
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
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洫
摽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
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
神之而槀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
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
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
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
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

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
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豈足以
斷疑哉奈何其欲為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
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曰若以衆之耳目之
請以為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

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為法乎故於
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
以為法矣若爲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為法然
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
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

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為有是故攻殷誅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為武王之事為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為叢位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腯肥倅毛以為犧牲珪璧琮璜稱財為

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
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
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
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
牲不與昔聚群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

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
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
孫咸恐其腐蠹絶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
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
不能敬著以取羊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

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

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
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上
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
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
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
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
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
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
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
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

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
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
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
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
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

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
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
為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
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
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

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現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

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間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間廣

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

明罰焉湯以車九兩鳥陣鴈行湯乘大贊犯遂下衆人之蠋遂王乎禽推哆大戲故昔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之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刳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

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逐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僇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强力勇强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

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以所罰無大必罰之令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今絜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是乃費其所為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

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
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
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
鬼神者固請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
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
乎其所得者臣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
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為上士於天下此非所
以為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為祭祀也
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
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有則是得吾

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
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
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
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
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
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
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

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是
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
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
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為
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
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
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
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
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
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為之也將必厚措斂

乎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為慼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

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
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
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
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
當為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
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

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
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
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
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

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使丈夫為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之廢婦人紡績織絍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大人鏽然奏而獨聽之

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昔者齊康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無為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

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絝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主不賴其力者不主君子不强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强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

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
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
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
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
麻絲葛緒細布縿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
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
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
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
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
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

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縿是故布縿不興曰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

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

殍其家必懷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卷之八

墨子卷之九

沛八

墨子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

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駔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辯然則明辯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辯不

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

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
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
益盖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
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
易民未渝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
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
或以命為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
書所出國家布施百姓憲也先王之憲亦嘗
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
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

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塩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誶也說百姓之誶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

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何
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絶長繼短
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
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
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殁其世而王
天下政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絶長繼短
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
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
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柰何
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

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鄉者言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王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

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

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
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
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
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
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
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
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為君則不義為
臣則不忠為父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則
不良為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
所自生而暴人之道昔然則何以知命之為

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扇

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
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
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
用不足上無以共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
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

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
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强執此者
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
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
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下有命

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柰何發而為刑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或

以命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為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

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

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傳流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歐騁田獵畢弋內沈於酒樂而罷不肖我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

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必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

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

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

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

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然今天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毆騁田獵畢弋内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

之窮術之叱皆疑衆進樸先聖王之患之也
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
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
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
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
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彼
用無爲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
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
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
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

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脣呡也中實將欲為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

必治不强必亂强必寧不强必危故不敢怠
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
慮之知内治官府外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
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强
必貴不强必賤强必榮不强必辱故不敢怠
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樹
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
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飽不强必飢故不敢
怠倦今也婦人之所夙興夜寐强乎紡績織
紝多治麻統葛緒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

也曰彼以為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夫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

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
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抎其國
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
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
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之言也曰命者暴王所
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
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

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尸弗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為實在則贛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偽亦大矣取妻身迎祗褍為僕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妻子上侵事親

若此可謂孝乎傳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負絫有曰所以重親也為欲厚所至和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强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焉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

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徹貪於飲食情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苦人氣鼸鼠藏而羝羊視賁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為恃人之野以為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

之曰所謂古之者皆甞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人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强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

必還何故相若雨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遂奔
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
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為世除害興
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遂奔揜
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
下害不除是為群殘父母而深賊世也不義
莫大焉又曰吾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
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
美有過則諫此為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
弗擊不鳴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

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他人不知已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為人臣不忠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為深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徧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

也以所聞孔丘之行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為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

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非仁義之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貺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

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儒學不可使議世

勞思不可絫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善於是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

孔丘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及
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
有頃間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
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
田常勸之伐吳以敎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

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
伏尸以言術數孔丘之誅也孔丘為魯司寇
舍公家而於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
邑人爭門關決植孔丘窮於蔡陳之間藜羹
不糂十日子路為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

來而食號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女曩與女為苟義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羸飽偽行以自飾汙邪詐偽孰大於此孔丘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孰然就此時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為舍亦家室而託寓也孔丘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貢季路輔孔悝乎衛陽虎亂乎齊佛肸以中牟叛桼雕刑殘莫

大馬夫為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墨子卷之九 沛九

墨子卷之十

沛九

經上第四十

故所得而後成也止以久也體分於兼也必不已也知材也平同高也慮求也同長以缶相盡也知接也中同長也恕明也厚有所大也仁體愛也日中缶南也義利也直參也禮敬也圜一中同長也行爲也方柱隅四讙也實榮也倍為二也忠以為利而强低也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孝利親也有間中也信言合於意也間不及旁也佴自作也纑間

虛也詣作嗛也盈莫不有也廉作非也堅白
不相外也令不為所作也攖相得也任士損
己而益所為也似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勇
志之所以敢也次無間而不攖攖也力刑之
所以奮也法所若而然也生刑與知處也佴

所然也臥知無知也說所以明也夢臥而以
為然也佊不可兩不可也平知無欲惡也辯
爭佊也辯勝當也利所得而喜也為窮知而
縣於欲也害所得而惡也已成亡治求得也
使謂故譽明美也名達類私誹明惡也謂移

舉加舉擬實也知聞說親名實合為言出舉
也聞慱親且且言然也見體盡君臣萌通約
也合缶宜必功利民也欲缶權利且惡缶權
害賞上報下之功也為存亡易蕩治化罪犯
禁也同重體合類罰上報下之罪也異二體
不合不類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異交得放
有無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聞耳之聽也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也
察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執
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徵易也諾不一

利用損偏去也服執說(音利)巧轉則求其故大益儇稘秖法同則觀其同庫易也法異則觀其宜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讀此書旁行缶無非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說在同所存與者於存與孰存駟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五行毋常勝說在宜物盡同名二與鬭愛食與招白與視麗與夫與屨一偏棄之謂而固是也說在因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循

無欲惡之為益損也說在宜不能而不害說
在害損而不害說在餘異類不吡說在量知
而不以五路說在久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必
熱說在頓假必誖說在不然知其所以不知
說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

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無不必待有說
在所謂疑說在逢循遇過擢慮不疑說在有
無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且然不可正而不
害用工說在宜歐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
均之絶不說在所均宇或從說在長宇久堯

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
二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狗犬
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鑑位量一小
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外內使殷美說
在使鑑團景一不堅白說在荆之大其沈

淺也說在具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以檻為
博於以為無知也說在意在諸其所然未者
然說在於是推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仵
景不從說在改為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
建住景二說在重非半弗斲則不動說在端

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也有之
而不可去說在嘗然景迎日說在慱缶而不
可擔說在摶景之小大說在地缶遠近宇進
無近說在敷天而必缶說在得行循以久說
在先後貞而不撓說在勝一法者之相與也
盡若方之相召也說在方契與枝板說在薄
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
與可之同說在兼倚者不可正說在剃循此
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推之必往說在廢材
唱和同患說在功買無貴說在仮其賈闢所

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賈宜則讐說
在盡以言為盡誖誖說在其言無說而懼說
在弗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仮或過
名也說在實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之
否之足用也諄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
其盡也說在明者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
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不讓
也不可說在始仁義之為外內也內說在仵
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學之益也
說在誹者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絫

誹之可否不以衆寡說在可非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誹說在弗非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物箕不甚說在若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

知若明慮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恕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仁愛已著非為用已也不若愛馬著若明義志以天下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禮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優馬等異論也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為善名巧也若為盜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已不若金聲玉服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止容孝以親為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

城得金佴與人遇人衆循諂為是為是之台
彼也弗為也廉己惟為之知其也眲也所令
非身弗行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勇
以其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也害
之力重之謂下與重奮也生楹之生商不可
必也臥夢平惔然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
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
非是也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譽之必其
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誹必其行也其言
之忻譽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故言也者諸口

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俿也言也謂言猶石
致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
者也君以若名者也功不待時若衣裘功不
待時若衣裘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上
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佴二人而俱
見是楹也若事君久古今且莫宇東西家
南北窮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盡
但止動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化若
鼃為鶉損偏也者兼之禮也其體或去存謂
其存者損儇眴民也庫區穴若斳貌常動偏

祭從者户樞免瑟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
若夫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
必謂臺執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
不必也是非必也同捷與狂之同長也心中
自是往相若也厚惟無所大圜規寫支也方
矩見支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端是無同也
有閒謂夾之者也閒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
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內及及非齊之及
也纑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盈無
盈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得二堅異處不

相盈相非是相外也攖尺與尺俱不盡端無
端但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攖相盡體
攖不相盡端仳兩有端而后可次無厚而厚
可法意規貟三也俱可以為法佴然也者民
若法也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辯或

沛九 大

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
俱當必或不當不若當犬為欲雝其指智不
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無遺於
其害也而猶欲雝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騷
之利害未知也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

也廧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爲窮知而縣於欲之理難脯而非愍也難指而非愚也所爲與不所與爲相疑也非謀也已爲衣成也治病亡也使令謂謂也不必成濕故也必待所爲之成也名物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宇灑謂狗犬命也狗犬舉也叱狗加也知傳受之聞也方不㢓說也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

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志行為也聞或告
之傳也身觀焉親也見時者體也二者盡也
古兵立反中志工正也臧之為宜也非彼必
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仗
者兩而勿偏為早臺存也病亡也買鬻易也
霄盡蕩也順長治也蠹買化也同二名一實
重同也不外於兼體同也俱處於室合同也
有以同類同也異二必異二也不連屬不體
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類也同異交得
於福家良恕有無也比度多少也免蚓還園

去就也鳥折用桐堅柔也劒尤早死生也處
室子子毋長少也兩絶勝白黒也中央旁也
論行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
適也身處志徃存亡也霍為姓故也賈宜貴
賤也諸趄城員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
色長短前後輕重援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
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
故觀宜以人之有黒者有不黒者也止黒人
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
心彼舉然者以為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

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説過五諾若負無直無説用五諾若自然矣

經説下第四十三

止彼以此其然也説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謂四足獸與生鳥與物盡與大小也此然是必然則俱為麋同名俱鬬不俱二三與鬬也包肝肺子愛也橘茅食與抬也白馬多白視馬不多視白與視也為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為非以人是不為非

若為夫勇不為夫為屨以買衣為屨夫與屨
也二與一亡不與一在偏去未有文實也而
後謂之無文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美謂
是則是固美也謂也則是非美無謂則報也
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脩堅白舉不重不

與箴非力之任也為握者之觭倍非智之任
也若耳目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爵親
行賈四者孰貴麋與霍孰高麋與霍孰霍蚓
與瑟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
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

也吉之使智也疑蓬為務則士為牛廬者夏
寒蓬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
削非巧也若石羽楯也鬬者之敝也以飲酒
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已為然
也與愚也俱俱一若牛馬四足惟是當牛馬
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若數
指指五而五一長宇徙而有處宇宇南北在
且有在莫宇徙久無堅得白必相盈也在堯
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堯不能
治也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景二光夾一

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於止首蔽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景庫內也景日之光反燭人則景在日與人之閒景木杝景短大木正景長小大小

於木則景大於木非獨小也遠近臨正鑒景寡貌能白黑遠近杝正異於光鑒景當俱就去亦當俱俱用北鑒者之臭於鑒無所不鑒景之臭無數而必過正故同處其體俱然鑒分鑒中之內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

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鑒鑒者近則所鑒大景亦大亦遠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故招負衡木如

重焉而不撓極勝重也右校交繩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必捶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兩加焉重相若則標必下標得權也挈有力也引無力也不心所挈之止於施也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之

挈長重者下短輕者上上者愈得下下者愈亡繩直權重相若則心矣收上者愈喪下者愈得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兩輪高兩輪為輲車梯也重其前弦其前載弦其前載弦其軲而縣重於其前是埽挈且挈則行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則下直扡或害之也沇埽者不得汸直也今也廢尺於平地重不下無䠙也若夫繩之引軲也是猶自舟中引橫也倚倍拒堅䠶倚焉則不正誰誁石絫石耳夾寑者法也方石去地尺關石於其下縣絲於

其上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石挈也
絲絕引也未變而名易收也買刀糴相為賈
刀輕則糴不貴刀重則糴不易王刀無變糴
有變歲變糴則歲變刀若鬻子賈盡也者盡
去其以不讎也其所以不讎去則讎正賈也

宜不宜正欲不欲若敗邦鬻室嫁子無子在
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生前也不懼
今也懼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
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為然始也謂此
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也

謂所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

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
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為一謂
而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
也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
弗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

通問者曰子知䫻乎應之曰䫻何謂也彼曰
䫻施則知智之是不問䫻何謂徑應以弗智則
過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天常
中在兵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
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

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一主所存以
問存者五合水土大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
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木木離木若識麋與
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
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
之於人也且恕人利人愛也則惟恕弗治也
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麋之無
脾也且有損而后益智者若瘧病之之於瘧
也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
路智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

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馬則有之而后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擢疑無謂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猶是也且且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堯霍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臛也是以實視人也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於古若

殆於城門與於臧也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
若兩䐁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
戈亦使殿不美亦使殿荆沉荆之貝也則沉
淺非荆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摶也見之
其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
於意也洋然段椎錐俱事於履可用也成繪
屨過椎與成椎過繪屨同過件也一五有一
馬一有五馬十二馬非斲半進前取也前則
中無為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斲必半
毋與非半不可斲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

可無也久有窮無窮正九無所處而不中縣
摶也偃字不可偏舉字也進行者先敷近後
敷遠行者行著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
先後久也民行脩必以久也一方貌盡俱有
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盡貌
猶方也物俱然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
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
無有曰之與馬不類用牛角馬無角是類不
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不同
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

非牛也可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

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唱無過無所周若粺和無過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功適

惡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子人酒或厚或薄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不智不以所不智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智長外親智也室中說智也以誖不可也出入之言可是不誖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可而猶之非夫霍也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彼猶惟

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
也無南者有窮則可盡無窮則不可盡有窮
無窮未可智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未可智
人之盈之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
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詩人若不盈
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
窮盡也盡有窮無難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
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問也盡問人則盡愛
其所問若不智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難
仁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

愛利不相為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為外內其為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若左目出右目入學也以為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學為無益也教誹論誹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

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不誹非己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誹也物甚長甚短莫長於是莫短於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

善不善爲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請上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於是故文與是不文同說也

墨子卷之十

共

墨子卷之十二

沛十

墨子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為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非為

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
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
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
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利於天
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

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
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為之中而權輕
重之謂求求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為義
非為義也為暴人語天之為是也而性為暴
人歌天之為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

之陳執執之所為因吾所為也若陳執未有
所為而我為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為也暴人
為我為天之以人非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
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
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
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
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
戚此皆所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親厚厚親
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為
天下厚禹為禹也為天下厚愛禹乃為禹之

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
下若惡盜之爲加於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
下愛人不外已已在所愛之中已在所愛愛
加於已倫列之愛已愛人也聖人惡疾病不
惡危難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

也聖人不爲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聖人不得
爲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爲天下也厚親
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興利有厚薄而毋倫列
之興利爲已語經語經也非白馬馬執駒馬
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三物必

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已非為愛已之人也厚不外已愛無厚薄舉已非賢也義利不義害志功為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

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伣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非欲之也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方至尺之

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為其人也富人非為其人也有為也以富人富人

也治人有為鬼焉為賞譽利一人非為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未為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為己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

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
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
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
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
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
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
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
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
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
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然之同

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為其同也為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拊瀆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

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墻非今日之知墻也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熟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藏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臧也萬

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

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於鼓栗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其類在譽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

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阬下之鼠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爲己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爲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

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

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

然者也獲之視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

殺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鬭雞非雞也
好鬬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
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
門也若若是且夭非夭也壽夭也有命非命
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世有
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也故
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
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
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為
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

乘於馬因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為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為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則為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

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敺耕柱子曰將敺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敺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

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人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

墨子曰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墻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墻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此於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

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為義也人不見而耶鬼不見而富而子為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

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貫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鬬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鬬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鬬惡有士而無鬬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大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大王之道敎也今譽大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

而不譽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為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

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是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所以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

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

童子之為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茍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

為義非避毀譽就去之道苟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為苟陷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

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
曰是猶三軍北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
君子不作術而已乎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
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今也善者不作其次
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己有善則作之欲
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
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誅之今
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巫馬子謂子
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
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

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
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
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我
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
將匿耶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
我義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
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
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
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
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

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為施不
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
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
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

犓豢維人但割而和之食之勝食也見人之
生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日月安不
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
墨子曰楚之三意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評靈
數千不可勝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

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
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
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
其目而視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
子墨子謂駱滑氂曰我聞子好勇駱滑氂曰
第十　十二
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
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
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
是惡勇也

墨子卷之十一

墨子卷之十三

沛十二

墨子卷之十二 十三同卷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卽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

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

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

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强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

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
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
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
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
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
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
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
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為聖人必去喜去怒
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
於義必為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為義而

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墨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墨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事

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讐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慍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

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

於富家之閒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
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
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
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
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
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
士之安也子墨子仕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
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
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
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

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為義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

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之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為財士之計利不若商人

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

攈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鐘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為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

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偽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君子共己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

玉處而不出有餘精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知取也今子徧從人而説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説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

一行為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説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説人也

公孟子義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

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
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劒木盾以治其
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
韋以帶劒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
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
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
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
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
請舍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
因以相見也若不將舍忽易章甫而後相見

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
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
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
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為天下之聖人關
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
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
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
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卿大夫
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
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

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用節合焉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齰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

是猶命人葆而去亦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者聖王皆以鬼神為神明而為禍福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為不神明不能為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

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亦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為不善之有罰為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為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為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

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薾為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僇國為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倮謂撅

者不恭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
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
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
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
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

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
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為
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
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
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

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

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
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
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程子無辭而出
子墨子曰迷之反後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
言有可聞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

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
為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
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子墨子與程子
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
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

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
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
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有游於子
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為神明
知能為禍人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
强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
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
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
昆弟五人者亦父死亦長子嗜酒而不葬亦
四弟曰子無我葬當為子沽酒勸於善言而

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
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
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為義我亦
為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
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
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
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
欲富貴者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
猶强為之福為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
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

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
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
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得
之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
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
子能終身譽亦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
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
亦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
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
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

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
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
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
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夫義天下之
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强為之二三子有復於
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
亦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
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
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
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

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毀子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譬猶跂以為長隱以為廣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子之身亂之矣

墨子卷之十二

墨子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隣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無可為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

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

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
子曰并國覆軍賊敎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
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
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今使魯
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
其民人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
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
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
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
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舉兵將

以攻鄭天誅亦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隣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

於金石以為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多吾今賤人也亦攻其隣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為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

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為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為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

若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為之誄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誄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

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太祖廟諱上字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慼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與為是也魡

者之恭非為魚賜也餌鼠以蟲非愛之也吾
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
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
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
而子慍是猶欲糶糴讎則慍也豈不費哉魯

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
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
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謂所義者亦有力
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
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

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

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

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為公尚過東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

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不能以
封為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
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
於越哉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
子則将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
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
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
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
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
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

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藿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有家厚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拑肺之為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

馬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已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馬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

擇馬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
子墨子曰馬在矣來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
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
曰為王則生不為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
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

義不為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為王子閭
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
若以王為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
公為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
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

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退其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曰自魯南游楚焉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鉤強

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

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

子舟戰之鈎强公輸子削竹木以為䧿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䧿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

沛十一　十八

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

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
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
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
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
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
梁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

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此
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
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
兎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荊有長

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襟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

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絶也楚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内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stamp]

墨子卷之十三

墨子卷之十四

沛十三

備城門第五十二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强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柰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傅轒轀軒車服問守此十二者柰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則若不可

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為縣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為之兩相如問扁數令相接三寸施士扁上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塹長以力為度塹之末為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慕孔孜之各為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救車火為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為棧塗之持水麻升草盆救之門扇薄植皆鑿半

尺一寸一㮟弋弋長二寸見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垂水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錮以錮金若鐵鍱之門關再重鍱之以鐵必堅梳關關二尺梳關一莧封以守印時令人

行貌封及視關人桓淺深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尺辟長六尺二步一荅廣九尺表十二尺二步置連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

及多為矢節毋以竹箭楛趙摫榆可蓋求齊
鐵夫播以射衝及櫳樅二步積石石重中鈞
以上者五百枚毋百以亢疾犁壁皆可善方
二步積苙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罌盛
水有奚奚奚蠡大容一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

狗屍長三尺喪以弟瓮亦端堅約弋十步積
摶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
一竈有鐵鐕容石以上者一戒以為湯及持
沙毋下千石三十步置坐候樓樓出於堞四
尺廣三尺廣四尺板周三面密傳之夏蓋亦

上五十步一藉車藉車必為鐵纂纂五十步一
井屏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為
關籥守之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
毋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櫳樅起地高五丈
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尺亦上稱議衰
殺之百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高七尺樓
㔭居坫出城十二尺百步再再十壍以木為
繫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百百步一積雜
秆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為櫓櫓廣四
尺高八尺為衝術百步為幽贖廣三尺高四

尺者千二百步一立樓城中廣二丈五尺二
長二丈出樞五尺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
以為使鬬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陛高二
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唐各六尺城上四隅童
異高五尺四尉舍焉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
貍三尺去堞五寸夫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
植一鑿內後長五寸夫兩鑿渠夫前端下堞
四寸而適貍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馬夫寒
皆待命若以瓦為坎城上千步一表長丈棄
水者操表搖之五五十步一廁與下同圖之

廁者不得操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城上五十步一道陛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撕撕勇勇必重士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爲樓加藉幕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百步一積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人一什長屬一吏士一帛尉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爲閨門兩扇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有序忠信可任事者二舍共一井爨灰康秕杯馬

夫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譫藉車行棧行樓到頡皐連挺長斧長椎長兹距飛衝縣批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為爵内三尺而一為薪皐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瓦石重二升以上城上涉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錯馬與涉同處木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卞本名曰長從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使辛急為壘壁以蓋瓦後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為高磨𧗿使

重室手子居下上候適視下僦狀與下進左
右所移處失候斬適人爲內而來我函使穴
師選本匝而穴之爲之且內弩以應之民室
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蓋上之不從令
者斬昔築七尺一居屬五步一壘五築有鏄
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鎌柄長八尺十步
一鬬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亦兩端三步
一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也深以廣樓撕
揗守備繕利薪食足以交三月以上人衆以
選吏民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

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城下里中家人各葆亦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衆葆離鄉老弱國中及也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勿燒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而毋換亦養養毋得上城寇在城下收諸盆甕耕積之城下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不得有室為周官桓吏四尺為倪行棧內閈二關一堞

除城場外去池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壞代
除去之寇所從來若昵道傒近若城場皆為
扈樓立竹箭天中守堂下為大樓高臨城堂
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三老左葆官
中者與計事得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問穴土

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為高樓以謹此十四者
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
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十
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百
人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

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宕馮面而蛾傳之主人則先之知主人利客適客攻以遂十萬物之衆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大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千人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出必為明填令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從人非亦故人乃亦積章也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

行行及吏卒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為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壍城内内亦土直之穿井城内五步一井傳城足高地丈五尺地

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為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鞈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内迎之令陶者為月明長二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内中偃一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亦傳柱者勿燒柱

者勿燒柱善塗亦竇際勿令泄兩旁皆如此
與內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疾亦中勿滿疾康
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為竈令如
窯令容七八貟艾右左竇皆如此竈用四橐
穴且悉以頡皐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翟

橐事者勿令離竈口連版以穴高下廣陜為
度令穴者與版俱前鑿亦版令容矛參分亦
疏數令可以救竇穴則遇以攸當之以矛救
竇勿令塞竇竇則塞弓版而郄過一竇而塞
之鑿亦竇通亦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徒穴

內聽穴之左右急絶亦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內士之攻敗矣斬艾與此長尺乃置窯竈中先壘窯壁迎穴為連鑿井傳城足三丈一視外之廣陜而為鑿井慎勿失城卑內高從內難鑿井城上為三四井內新甀井中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為頡皐必以堅杖為夫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皐衝之灌以不潔十餘石趣狀此井中置艾亦上七分盆蓋井口毋令煙上泄旁亦槖口

疾鼓之以車輪轀一束樵梁麻索塗中以束
之鐵鎖縣正當寇內口鐵鎖長三丈端環一
端鉤偑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間也尺二尺一
柱柱下傅舄二柱共一負十一兩柱同質橫
負士柱大二圍半必固亦負士無柱與柱交
者穴二窯皆為穴月屋為置吏舍人各一人
必置水塞穴門以車兩走為蓖塗亦上以穴
高下廣陝為度令人穴中四五尺維置之當
內者客爭伏門轉而塞之為窯客三負叏者
令亦窆人伏尺伏付窆一旁以二槀守之勿

離內予以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予內去竇尺邪鑿之上穴當心亦予長七尺穴中為環利率穴二鑿井城上俟亦身井且通居版上而鑿亦一徧已而移版鑿一徧頡皐為兩夫而旁貍亦植而數鉤亦兩端諸

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為爵穴下堞三尺廣亦外五步一爵穴大容苴高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數自適為之塞外塹去格七尺為縣梁城筵陜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聾竈入壇苣長五節冠在城下聞鼓音燔

菖復鼓內菖爵穴中照外諸藉車皆鐵什藉
車之柱長丈七尺亦貍者四尺夫長三丈以
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藉車之
力而為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
尺四二三在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

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
輪藉車桓長丈二尺半諸藉車皆鐵什復車
者在之寇闉池來為作水甬深四尺堅慕貍
之十尺一覆以月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
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亦中而合慕之而以

藉車投之為疾犂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
上涿代代長七寸我閤六寸剡亦未狗走廣
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犬耳施之子墨子
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為
十挈五人之所舉為五挈凡輕重以挈為人

數為薪蕉挈壯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稱亦任
凡挈輕重所為吏人各得亦任城中無食則
為大殺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
至施賊亦中上為發梁而機巧之比傳薪土
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越而出佻且比

適人遂入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

備高臨第五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積土為高以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為羊黔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黔者將之拙者也足以勞本不足以害城守為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强弩之技機藉之奇器　之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矣臨以連弩之車材大方一

方一尺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輪居筐中
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
右皆圜內內徑四寸左右縛弩皆於植以弦
鉤弦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齊筐高八尺
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一石

三十斤引弦鹿長奴筐大三圍半左右有鉤
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距臂博尺四寸厚
七寸長六尺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傳
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有詘勝可上下為
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矢長十尺以繩

矢端如如戈射以磨䧢卷救矢高弩臂三尺用弩無數出入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此車遂具寇為高樓以射道城上以荅羅矢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哀之乃管酒塊脯寄于大山昧葇坐之以樵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古有亦

術者内不親民外不約治以少間衆以弱輕强身死國亡為天下笑子亦慎之恐為身薑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烟資吾池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吾城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問

雲梯之邪雲梯者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守為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亦中以適廣陜為度環中藉慕毋廣亦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為爵穴煇鼠施荅亦外機衝錢城廣

與隊等雜亦間以鐫劒持衝十人執劒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為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若此則雲梯之攻敗

矣守為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施劒亦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小大盡本斷之以十尺為傳雜而深埋之堅築毋使可拔二十

步一殺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桀縣火四尺一鉤樴五步一竈門有鑪炭令適人盡入煇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亦廣終隊兩載之間載之門一火皆立而持鼓而撚火即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休夜半城上四面鼓譟適人必或有此必破軍

殺將以白衣為服以號相得若也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徧下令耳亦內及下地地深穿之令

漏泉置則瓦井中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內水耳並船以為十臨臨三十人人擅弩計四有方必善以船為轒轀二十船為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亦二十人人擅有方劍甲鞮瞀十人擅苗先養材士為異舍食亦

父母妻子以為質視水可決以臨轒轀決外隄城上為射㯓疾佐之

備突第六十一

城百步一突門突門各為窯竈竇入門四五尺為亦門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亦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入門中四五尺置窯竈門旁為槖充竈狀柴艾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槖而熏之

備穴第六十二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
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城壞或中人大鋌
前長尺蚤長五寸兩鋌交之置如平不如平
不利兌亦兩末穴隊若衝隊必審如攻隊之
廣狹而令雅穿亦穴令亦廣必夷客隊疏束
樹木令足以為柴摶毋前面樹長丈七尺一
以為外面以柴摶從横施之外面以強塗毋
令土漏令亦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
以柴木土稍杜之以急為故前面之長短豫
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為堞善塗亦外令毋

可燒拔也大城丈五為閨門廣四尺為郭門
郭門在外為衛以兩木當門鑿亦木維敷上
堞為斬縣梁聆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
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傳壞因以內壞為
外鑿亦閒深丈五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
令耳屬城為再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
廣丈二樓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
主發佐皆廣矢治裾諸延堞高六尺部廣四
尺皆為兵弩簡格轉射機機長六尺狸一尺
兩杖合而為之輼輼長二尺中鑿夫之為道

臂臂長至桓二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為通舄下高丈上九尺廣喪各丈六尺皆為寧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為寧城上為攢火夫長以城高下為度置火亦未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皆積參石蒺䔧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亦狸者三尺樹渠毋傑堞三尺藉莫長八尺廣七尺亦木也廣五尺中藉苴為之橋索亦端適攻一令人下上之勿離城上二十步

一藉車當隊著不用此數城上三十步一聾
竈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十步一柄長八
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敝裕新布長六
尺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為箭城上
十步一鈂水缻容三石以上小大相雜盆蠡
各二財為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
燥處令使守為城內堞外行餐置器備殺沙
礫鐵皆為坏斗令陶者為薄缻大容一斗以
上至二斗即用取三祕合束堅為斗城上隔
棧高丈二剡亦一末為閨門閨門兩扇令可

以各自閉也救闉池者以火與爭鼓橐馮埴
外內以柴為燔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
一人居柴內弩弩半為狗犀者環之牆七步
而一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
寇急穴穴未得慎毋追凡殺以穴攻者二十
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
尺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廣各十尺殺俚兩
罌深平城置板亦上䎘板以井聽五步一密
用擡若松為穴戶戶穴有兩蒺蔾皆長極亦
戶戶為環壘石外埻高七尺加堞亦上勿為

陛與石以縣陛上下出入具鑪橐橐以牛皮
鑪有兩缻以橋鼓之百十每亦熏四十什然
炭杜之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
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鑿而求通
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圉而毋逐且戰北以
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殺有偑䶕為
之户及關籥獨順得往來行亦中穴壘之中
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五十人攻內為傳士
之口受六參約枲繩以牛亦下可提而與投
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為大廡一藏穴具

亦中難穴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斬亦穴
深到界難近穴為鐵鈇金與扶林長四尺財
自足客即穴亦穴而應之為鐵鉤鉅長四尺
者財自足穴徹以鉤客穴者為矩矛短戟短
弩䖟矢財自足穴徹以鬭以金劍為難長五

尺為鐙木屎屎屎有慮枚以左客穴戒持罌客
三十斤以上狸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為穴
高八尺廣善為傳置具全牛交橐皮及坛衛
穴二蓋陳䨮及艾穴徹熏之以斧金為斫屎
長三尺衛穴四為壘衛穴四十屬四為斤斧

鋸鑿钁財自足為鐵校衛穴四為中櫓高十
丈半廣四尺為橫穴八櫓蓋具稾枲財自足
以燭穴中蓋持醯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
鑿穴以益盛醯置穴中丈盆毋少四斗即熏
以自臨醯上及以洒目

備蛾傳第六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敵人強弱遂以傳城
後上先斷以為涖程斬城為基掘下為室前
止不止後射既疾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
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之忿者也守為行臨

射之校機藉之擢之太氾迫之燒荅覆之沙
石雨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備蛾傳為縣脾
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五尺
而折為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
四方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璅敫縣二脾
上衡為之機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離施縣
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為纍荅
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為上衡以麻索大徧之
涂其索塗中為鐵鏁鉤其兩端之縣客則蛾
傳城燒荅以覆之連篗抄大皆救之以車兩

走軸間廣大以圍犯之融其兩端以束輪徧徧塗其上室中以榆若蒸以棘為旁命曰火捽一曰傳湯以當隊客則棄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為勇士前行城上輙塞壞城城下足為下說鑱杙長五尺大

圍半以上皆剡其末為五行行間廣三尺貍三尺大耳樹之為連殳長五尺大十尺挺長二尺大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長六尺刃必利皆葬其一後荅廣丈二尺　丈六尺垂前衡四寸兩端接尺

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繩一長二丈六尺答樓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答為格令風上下堞惡疑壞者先貍木十尺一枚一節壞斷植以押慮盧薄於木盧薄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數施一擊而下之為上下釪

而斷之經一鈞禾樓羅石縣答植內毋植外杜格貍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為前行行棧縣答隅為樓樓必曲裏土五步一毋其二十畾爵穴十尺一下壤三尺廣其外轉腧城上樓及散與池革

盆若轉攻卒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蛾
傳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去城十尺薄厚十
尺伐操之法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為斷離
而深貍堅築之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有壉
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步薄門板梯貍之築

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搗縣大四尺一椅
五步一竈竈門有鑪炭傳令敵人盡人車火
燒門縣火次之載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間
一火皆立而侍鼓音而燃即俱發之敵人辟
火而復攻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榆

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究門擊遺師令賁士主
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
因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譟敵
之必或破軍殺將以衣為服以號相得

墨子卷之十四

墨子卷之十五

沛十二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

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
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
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
彘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禱馬給禱牲凡
望氣有大将氣有小将氣有往氣有來氣有

敗氣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
有所長具藥宮之善爲舍巫必近公社必
敬神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巫卜望之氣請
而已其出入爲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
斷罪不赦望氣舍近守官牧賢大夫及有方

技者若工第之舉屠酤者置厨給事第之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葆循溝防築薦通塗脩城百官共財百工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設守門三人掌右閹二人掌左閹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城上步一甲一戟其賛三人五步

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還壞其墻無以為客菌三十里之内薪蒸水皆入内狗彘豚鷄食其宍斂其骸以

為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為之涂菌令命昏緯狗纂馬掔緯靜夜聞鼓聲而譟所以閹客之氣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譟則民不疾矣祝史乃告於望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

其人為不道不脩義詳唯乃是王曰予必懷亡爾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尚夜自厦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鼓于門右置旂左置旌于隅練名射

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挨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甑

旗幟第六十九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黃旗石為白旗水為黑旗食為菌旗死士為倉英之旗竟士為雩旗多卒為雙兎之旗五尺男子為童旗女子為梯末之旗弩為狗旗戟為䓫旗劒盾為羽旗車為龍旗騎為鳥旗凡所

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為旗城上
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
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雚葦有積
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
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重

質有居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貞
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
為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者大冠
傳攻前池外廉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
中周鼓四舉二幟到藩鼓五舉三幟到馮垣

鼓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六城鼓八舉六幟乘六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鮮輙部幟如進數而無鼓城為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眉在他於左眉中軍置之胷各一鼓中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主者斬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

二其井置鐵雍於道之外為屏三十步而為之圜高丈為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必為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葕異衣章微令男女可知諸守牲格者三出卻適守以令召賜食前予大旗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牲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為度靳卒中教解前後左右卒勞者更休之

號令第七十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
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如此備不先具者
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
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功王數使人行
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
率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
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
辟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桒多財民好食為
內牒內行棧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為
舍道內各當其隔部養什二人為符者曰養

吏一人辨護諸門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心其旁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必郭迎之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

凡守城者以亟傷敵爲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不能此乃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令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符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爲故乃傳城守城將營無下

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并守他門他門之上必夾為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室子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為八部部一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衝術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分里以為四部部一長以奇往來不以時行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為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

上輙止之以聞大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
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皆還父母妻子同
産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
子老少人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
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
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
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徇
而所以備姦也里正與皆守宿里門吏行其
部至里門正與開門内吏與行父老之守及
窮巷閒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爲外心罪車

裂缶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之除又
賞之黃金人二鎰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
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
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火為井火突
高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

火以為事者車裂伍人不得斬得之除救火
者無敢讙譁及離守絶巷救火者斬其缶及
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吏部亟令
人謁之大將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
失不言者斬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

有所失逮其以火爲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讙囂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呼相曆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駮言語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伍人踰城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當術需敵離地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鬬卻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鬬者隊二人賜上奉而勝圍

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為關內侯輔將如令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勇敢為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門尉晝三閲之莫鼓擊門閉一閲守時令人參之上逋者名鋪食皆於署不得外食

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請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悅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曰斷之衝之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誡之諸

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佑有功有能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一諸人士外使者來必合有以執將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為人

下者常司上之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
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爲守衛主人亦守客
卒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録其
署同邑者勿令共所守與階門吏爲符符合
入勞符不合牧守言若上城者衣服他不如
令者宿鼓在守大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
閉城者皆以執毚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
行者斷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
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輒復上
籥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雜

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人隨省其可行不行號夕有號失號斷爲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黄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爲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牧以屬都司空若候候以闌守不救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以令爲除死罪二

人城旦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
妻子悉舉民室材木凡若藺石數署長短小
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
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其次伍有罪若
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

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
內守任令丞尉亡得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
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
諸取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
米以貿易凡器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

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函以疏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函爲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重厚口數多少官府城下吏卒民皆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燔曼延燔人斷諸以衆彊凌弱少及彊姧人婦女以讙譁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廷言請問其所使

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
之爲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閭令厲繕夫爲
答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
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在三所差家人
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

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
老守閭者失苛心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
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
於傑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
日壹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

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病有瘳輒造事上詐爲自賊傷以辟事者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家臨戸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守以令益邑中豪傑力鬬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凾發使者往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禄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

欲以城爲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里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乃他伍捕之者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城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讙呼者斷總失者斷譽客內毀者斷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鄗守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

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
私書行請謁及爲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
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
之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
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譽敵少以爲衆亂以爲

治敵攻拙以爲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
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内以善無得
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
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有能捕
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

及掾太守之節而使者守入臨城必謹問父
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
白爲之解之守必自異其入而藉之孤之有
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
城爲外謀者三族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

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
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
者常請之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
數選具之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
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

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
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
守樓臨質宮而善周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
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
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

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宮之
墻必三重墻之垣守者皆累瓦釜墻上門有
吏主者門里筦閉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取
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
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墻門閨者

非令衛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
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與望氣者必以
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守獨知其請而已無
與望氣妄爲不善言驚恐民斷勿赦度食不
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爲期其在尊
害吏與雜訾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𥊍得
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收粟米布錢金出内
畜産皆爲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
各以其賈倍償之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
欲爲吏者許之其不欲爲吏而欲以受賜賞

爵祿若贖士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其
受構賞者令葆宮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
上者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
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
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
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慎無令民知吾粟
米多少守入城先以候爲始得輒宮養之勿
令知吾守衛之備候者爲異宮父母妻子皆
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
就閭守宮三難外環隅爲之樓內環爲樓樓

入蓨宮丈五尺爲復道蓨不得有室三日一
發席蓐略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發候
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資
之必重發候爲養其親若妻子爲異舍無與
負同所給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資之如前候

反相參審信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
欲受賜而欲爲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
授之印其不欲爲吏而欲受構賞禄皆如
前有能入深至主國者問之審信賞之倍他
候其不欲受賞而欲爲利者許之三百石之候

扞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禄罪人倍之士候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比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燧相望晝則舉烽夜則舉火聞冦所從來審知冦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産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無厭建候者曾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爲微職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各立其表城上

應之侯出越陳表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
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可也節有
驚見寇越陳表城上以麾指之迹坐擊缶期
以戰備從麾所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
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皆
如此去郭百步墻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

空井盡窒之無可得汲也外空窒盡發之木
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令其人各
有以記之事以各其記取之事爲之券書其
枚數當遂枚木不能盡內旣燒之無令客得

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務色謾正淫囂不靜當路尼衆舍事後就踰時不寧其罪射讙囂駴衆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騏軍中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鬭其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

闌誓令伐之服罪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謁
者侍令門外為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門
下謁者一長守數令人中視其亡者以督門
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
坐二人夾散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

上侍者名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
卒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
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
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中消二人夾散門
內坐門常閑鋪食更中消一長者環守宮之

術衢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為埤倪立初
雞足置夾挾視葆食而扎書得必謹案視參
食者節不法正請之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
高臨里中樓一鼓聾竈即有物故鼓吏至而
正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
同圂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杼廁利之

雜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
土俱上以為羊坽積土為高以臨民蒙櫓俱
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為之柰何子墨子曰

子問羊坽守耶羊坽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坽之政遠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爲柱後望以固厲吾鋭卒愼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輕云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乃不殆作士不休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衝雲梯臨之法必廣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椁之左百步右百步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鋭卒愼無使顧賞審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

急無使主處恚憊高憤民心百倍多執數賞
卒不乃急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
其理者三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
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葉五寸梯
渠十丈一梯渠答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答

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
爲築三亭亭三隅織女之令能相救諸詎阜
山林藩瀆丘陵阡陌郭門若閻術可要塞及
爲微職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
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小大調處

孫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畜產
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則使
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隨葉去唯弃遠民
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爲置平賈與
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鈞其

分職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彊弱有
數天下事具矣築郵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
令侍殺爲辟梯梯兩臂長三尺連門三尺報
以繩連之塹再雜爲縣梁聾竈亭一鼓寇烽
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正其事急

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又屬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多旦弇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舉二烽射妻舉三烽一藍郭會舉四烽二藍城會舉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守烽者事急日暮出之令皆爲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表斥坐郭內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舉孔表見寇舉牧表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從麾所指田者男子以

戰備從斥女子函走入即見放到傳到城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為所為其曹一鼓望見寇鼓傳到城止升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四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

升六食終歲十二石斗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寇近函收諸雜鄉金器

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寇薄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當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小大惡美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爲闌鼻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候二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

在葆宮中者乃得為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
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
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閱
之上逋者名池水廉有要有害必為疑人令
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墻外水中為竹

箭箭尺廣二步箭於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
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
廣十尺袤丈二尺隊有急極急發其近者往
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
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劍驗之節出

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摻者名百步一隊
閭通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爲築墉墉善其
上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
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
卒歌以爲度用人少易守取疏令民家有三

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不爲常令邊縣豫種
畜芫芸烏喙祩葉外宅溝井可寘塞不可置
此其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
令皆鑿而類竅之各爲二類一鑿而屬繩繩
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烏鴈收

其支革筋角脂葥羽彘皆剝之吏檡桐自爲
鐵鍕厚簡爲衡枉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
林謀多少若治城（元本空）爲擊三隅之重五斤
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茷塗茅屋若積
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

以左守備者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
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
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守必
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惡若議吏
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

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爲署吏令給事官府
若舍藺石厲矢諸林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
數爲解車以枱城矣以軺車輪軲廣十尺轅
長丈爲三輻廣六尺爲板箱長與轅等四高
尺善蓋上治中令可載矢子墨子曰凡不守

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者城小人衆二不
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
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萬家而
城方三里

墨子卷之十五

韓非子卷之一

匪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韓子序　　　　匪一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爲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

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

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韓非子卷之一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

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
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
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
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令秦出
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

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
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
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
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
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剋天下矣今秦地折長

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
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
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
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
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
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
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
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
廣而兵强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
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

國也（謂五破國也）一戰不剋而無齊（為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跡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跡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為戒）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荊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

時也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荊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淩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荊人為和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

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絶荆趙之意絶則趙危趙危而荆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淩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

（禳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諷云兩國）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雜四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可閒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華絳上

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齊矣中山呼沲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强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覇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棄

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
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
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
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天下
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孚下大
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
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
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
從幾不能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內者吾
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

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溪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

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可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蓆薦出貢以供若蓆薦居人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贅綴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爲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爲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

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強敵有畜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若山原然）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勤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者）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臣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為質）

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則兼天下
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荊重幣用
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
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
國事畢（齊趙）則轉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

國有亡形則荊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
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
令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荊魏之心夫一戰而
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
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

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見二踈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聞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㤥然（㤥妨也腹虛也而病爲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爲妨㤥音艾）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卒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

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絶也若不絶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强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

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闚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見重於二國）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

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疑伐己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

臣之計無怨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世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

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
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
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甞一背秦
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
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
强令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
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
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
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
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

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絶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一得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

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搆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

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禽君掖也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孰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洋美纚纚有編次也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劌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譖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

躁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誦說舊亨）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

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因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覊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轉次而傭故曰鬻）孫子臏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弘分胣（喋裂也勑氏切）尹子穽於棘（投之於穽棘中）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

非罪爲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鬭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室主兄弟不服

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疎外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

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晉之分也趙魏韓也齊之奪也陳恒弒簡公皆以羣臣之大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弒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質

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貧則易制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令居軍無私交其

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爲私交）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

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稱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智自明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以功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

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於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智不窮）賢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君雖不賢、爲賢臣之師）不智而爲智者正（爲臣之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爲已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經常法也）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

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函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絶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絶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意望絶也）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篡國之虎因而存矣）不愼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

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
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
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
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
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
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
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
爲寳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
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
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

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卷之一

韓非子卷之二

韓非子卷之二

有度第六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為不曲法從私奉法者弱則國弱荊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荊以亡荊全之時與荊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田奉法有強弱故也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為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

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

（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為私都也）攻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師久為老）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兵也）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强令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

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謂得守法度之臣受之以政位加群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

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與也）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多既迹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私重謂朋

黨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不移故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

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策謂成國之舊制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謂善惡不相掩故主讎法則可也讎謂校定可否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事有倫存之志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爲君言也有目不以私視爲君視也而上盡制之爲臣人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

脩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煖熱則救之以清
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得不救入也鏌鋣傳體不敢不摶利刃近體
手必摶之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
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慼既任
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慼貴賤不
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治之至
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
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廉也詐說逆法倍主強諫
臣不謂忠逆法強諫淩主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忠行惠施利收
下為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離俗

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嶮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同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

任耳夫爲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不得其真也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僞也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惑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得逞其真僞斯術也先三所守之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内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

豪強不敢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尚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已穆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違法教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易面而主尚不能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爲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或淩過遊外即皆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懲下也遂通也威不貸錯

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錯制當主裁故不共臣同門錯置也威制共則衆邪彰矣威制共臣則制邪顯用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其規矩爲其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君智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爲其比利也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等令就下也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之治自平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

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紲羨齊非（紲其健羨齊其為非紲音黜）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官之屬已）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敢以貴勢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所道）

（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其恩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

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爲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簡公失德

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

兼刑也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爲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異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爲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

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夫震主亦所以爲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寤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

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

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
爲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
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毀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
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内情不效效
顯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
飾行故真偽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
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内故
豎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

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今噲不受國以讓已因遂簒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為資）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子噲燕王名也）流出户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此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

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爲僞其誠素自見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

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悅情也耽之過度則損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乖宜則危君也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事在四方

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爲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比則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遮擁也當受也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俱令輔弼二臣俱行職事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臣賢之臣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化而成是謂履理也君能履理故有威功

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

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 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

矜而好能下之所欺 居上者矜好其能則下各飾其能以欺之

辯惠好生下因其材 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以入其諛佞材則辯惠也

上下易用國故不治 上代下任下操上權則國不治

用一之道以名為首 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其唯正名乎故曰以名為首

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 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

不見其采下故素正 采故皆事也上不見事則下事既素且正

因而任之使自事之 因其事而任之彼則自舉其事

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 因其事以與之彼則自舉之

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

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審矣不
知其名復脩其形形事也脩事以求名則其名可知也形名參
同用其所生所生爲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既以參同故有此人而用之
二者誠信下乃貢情二者爲形名也參同則用其人是謂誠信也貢其
謂陳見也謹脩所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脩其事天必有符應之
命以命之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
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天智巧在必背道而行詐故須去之民
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
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
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督考參驗鞠盡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虛以靜

後未嘗用已〔常當虛靜以後人未嘗用已而先唱〕凡上之患必

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每皆同之則是偏聽而致患也〕

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當信之無遂與同然後擇其善者〕

〔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

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

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寧而物自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

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命而汝也死生猶廢與也謂其教命

時可廢則廢時可與則與也〕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

必令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故能生於萬物〕德不

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故能知其輕重〕繩

不同於出入〔故能正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故能均於燥濕〕君不同羣於臣〔故能制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故曰道之出也〕

貴獨道之容〔道以獨爲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下當陳其名言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

上下和調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凡聽之言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難之彼必反求其理以入於此也〕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溶閑漫之貌凡聽言者欲闇以拓明愚以求智故閑然若甚醉者則言者〕

自盡而數秦也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脣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爲始則彼自爲始吾愈惛惛彼彼愈昭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爲搆也搆結也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伍之以合虛之數常令根幹堅植不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失泄也動之溶之無爲而攺之凡所舉動溶然閑暇雖有所攺無爲而爲也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益爲其事若乃惡

之彼必生怨而遂止

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

去喜惡以虛其心則道來止故為道舍

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

謂下之為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自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

上不與義之使獨為之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

閉內扃謂閉心以察臣也

由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咫尺寸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寸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乘謬矣

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

所為善惡既各自成善必及賞惡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

規矩既設三隅乃列

賞罰規矩既以說於一事二事則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

主

上不神下將有因

神者隱而莫惻其所由者也既不神故可惻則可因故曰下將有因也

其事不當下考其常

主事不當則下以常理考之所以較其非

若天若地是謂累解

天地高厚不可測若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

若地若天孰踈孰親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無踈無親也

能象天地是謂聖人

象天地之高厚而無私也

欲治其內置而勿親

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不失所置之臣勿私親之

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

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兢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并兼之事

大臣之門唯恐多人

臣門多人威權在之故也

凡治之極下不能得

神隱不測

故下不能得之治道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

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刑名不差則其守職此治之至要者也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猾民愈衆姦邪滿側亦既大惑故姦衆而邪滿

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臣逼此倒置之徒不識理道者也毋專信一人而

失其都國焉專信一人則刑勢聚焉故失其都腓大於股難

以趣走臣重於君難以爲理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能爲虎隨後以伺其隙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既不知臣之爲虎臣則匿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主不蚤止狗益無

已臣既以虎爲狗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事相求皆爲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

虎成其羣以弒其母母則君也既朋黨相益即是虎成羣也虎既成羣必見弒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爲虎故曰無臣也臣無則國亡故曰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主既也刑虎則懼而履道故得安寧也法刑狗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眞謂君君臣臣也欲爲其國必伐其聚聚爲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地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求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以斧假仇人也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既得斧我之見伐不亦宜哉黃帝有言曰上下

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寶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義欲之心欲靜則不能欲取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戰也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義之心常匿私以試上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故為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黨與具可以奪君位故為臣寶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四指為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據以叛國有道之臣不貴其家大夫稱家貴其家臣將淩已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其臣臣將貴勢過己貴之富之備將代之臣既貴富備必將代君也備危

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鎮今欲備其危殆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臣人四面謀君常在圉令自內欲求出圉但身執度量則可矣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衆勢位高也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若明之漸

虧也亦取其既盛必衰天之道也靡之若熱若鑽火之取熱不得中息簡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之理也毋弛而弓一棲兩雄弓以射不當棲之雄喻刑法罰不當位之官也一棲兩雄其鬬㘖㘖爭鬬貌豺狼在牢其羊不繁豺狼喻吏之貪殘者一家二貴事乃無功二貴爭出命服役者不知誰從故事無功也夫妻

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爭持其政故子不知所從也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喻臣也木枝扶疏將塞公閭披為落其枝也數落木枝者喻數削黜臣之威勢也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謂臣威權覆主充塞公閭圍圍圍也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旁生者也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重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公子既衆宗室憂唫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衆勢凌適子故

憂嗌也

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塡其洶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鑒之者必衆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淵其心知其所欲爲）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辟得嬖美好之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

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寶內事貴夫人愛孺子等使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成也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笑者謂排優能倜笑者侏儒短人也此

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比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

此之謂在旁主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爲行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

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取大臣之心辭言爲作聲舉又更處置邀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謀也

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

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故曰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賢從希得與攝故言談論議希也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

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似若流
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
壞其主（設施綴屬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强何
謂威强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强者也
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
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劒之客養
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
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
威强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
事大國兵弱則畏强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

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
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
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
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
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
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
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之同牀也其
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
姦之在旁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
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不令妄舉防三姦之父兄其

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來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墳然若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防五姦之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

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察詳其過不使羣臣相為語防六姦之流行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鬬之勇無赦罪邑鬬勇者謂恃力與邑人私鬬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姦之威強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之

四方

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令臣執制而有之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君必亡也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其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構結令君既不聽則外交之心息矣諸侯之不聽則不人之臣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

明主之爲官職爵禄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禄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禄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

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禄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

交衆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隳毀也或本爲墮也

韓非子卷之二

韓非子卷之三

匪三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

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
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
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
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
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

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
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
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
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

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
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
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
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
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爲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
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賂
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
先君之寶也屈産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
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

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
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廄
而著之外廄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皆息以
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
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

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
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
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
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
虞又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獻公說曰

壁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虞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有上中下）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

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
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
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
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

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
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
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
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
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

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涓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

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道從也）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棟端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皇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神名也）並鎋（蒲末切）蚩

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螣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令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知伯瑤（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

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將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驁愎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狃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令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强而外

怒知伯也如是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名邑)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踈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子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之屬大夫)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

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閑人也音羇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

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墻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簵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

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
窠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
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
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
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

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
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
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
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
之爲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也

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
而入臣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
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
三軍之反于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
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
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
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
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
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
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且暮將拔

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
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
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
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
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

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
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
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
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
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

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之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

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
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
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
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
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
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
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磨其斧迹)之
迹流(流布也)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
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
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

內縵帛為茵蔣席蔣草名頗緣觴酌有采而樽
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
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為大輅而建九旒食器
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
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

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
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
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
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
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

而後爲由余請其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閒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奚謂離内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顔涿聚曰君遊海

而樂之柰人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令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逄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

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于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具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竪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内竪刁自獖虧勢也以爲治内其

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

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

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刀刀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刀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户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君曰善乃警（警飾戒也）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

於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説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
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
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
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爲曹傷
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
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
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已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
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
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

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

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

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齊步等皆精妙也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知不敢違君言

非本心也莫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涖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

臣則絶世之勢也

韓非子卷之三

韓非子卷之四

匪四

韓非子卷之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爲重人也擅爲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已況其餘乎此所謂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

(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削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以相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爲用也)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著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爲之訟究)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郎中爲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爲之匿非也)學士不因則

養祿薄禮卑故學士之爲談也談者謂爲重人延譽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求者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既久既乃慣習故舊也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訟即說也重人舉措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衆及其有事一國爲之訟冤則君無德而誅之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

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其數不勝也（數理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爲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寃）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

得悟乎 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 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 法術之士既貲必不可勝之數而又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 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 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舉以爲罪而誅之 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劒而窮之 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客以劒刺之以窮其命也 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劒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 彼有功伐重人借爲已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 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 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

者威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
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也令人主不合參驗而
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知其眞僞即行誅罰不待見功而爵
祿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
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

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彊中
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
越國爲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
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
即已國還爲越國故曰是國爲越也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

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己國即與越國不異）
（所以然者良以不察知已國類於越國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
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
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
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
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
（令謂秦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
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
得也（襲重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
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

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

其脩士且以精絜固身（脩士謂脩身之士但精絜自固其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謀之士也）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既脩身故不以貨事人也）恃其精絜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既精絜故不能枉法爲治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脩智之）

士不肯聽從也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脩士精絜也辯謂智士辭辯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於亂也精絜之行決於毀譽則脩智之吏廢則人主之明塞矣脩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聽明今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伐積功曰伐也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之參比驗也伍偶會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近習之臣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汙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延舉之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

千乘之患左右大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且人臣有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者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之剖符也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詐也設詐謀以誑誤於主也故當世之重臣

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譎詐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二三也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脩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

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恐與同之廉士羞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汙愚之人也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比周相與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為忠

(信與親也)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故曰一口)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

(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禍逆而制禍失之毫氂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以難也)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雖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知此者萬不一有所以則為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黃

〔失能盡此意亦復難有〕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說能當〕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爲已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棄遺而疎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爲已無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踈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爲厚

利外陽爲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則私用其言外明棄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訊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彼顯有所

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深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爲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已之心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已也如此者身危說者爲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

知此者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己漏之便以爲不密而加誅也周澤
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
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己周給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
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
惡如此者身危挑謂發揚也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
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
能爲止以其所不已如此者身危不能而彊不以而止必以不討而與怒故危也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
矣間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弘曠彼則以爲薦大人以代之也與之論細

人則以為賣重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筲彼則以為短人而賣重也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愛以為己資論其所增則以為嘗己也嘗試也論君所增則謂為試己也舍怨之深淺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徑直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米鹽之為物積羣聚以成斗斛謂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己多合而猥交之也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己怯懦而有所畏懼不敢具言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為忌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倨侮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

知其所恥則隨而掩藏之如此則順指而不忤彼有私急也必以公
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
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爲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已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爲之飾其背私之義而以不能順公爲少有以激彼存公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
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
也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材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爲多所以成其高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
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
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

他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為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為之顯言又微誹當為私患其人必以識而可試之以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或規誹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計行若與彼同汙則大文飾之言此汙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已為善補適而

（崇重之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彼或自多矜其力當就謩之無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自勇之斷則毋以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窮屈之凡此皆所以護其短而養其鋭者説可以無傷也）大意無所拂

（意無拂悖辭無擊摩其智辯得以極騁）悖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自託於宰虜者所以干其上）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

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離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斷割直指是非以飾其身直指言無所廻避也飾身謂以寵榮光飾相持其身也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

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故大亡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爲己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譎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以雖以爲聖後秦竟以

言裁之是亦處知失宜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母病人閒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增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

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嬰觸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

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
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
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
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
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
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
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
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王之可以得安也必
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
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

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臣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言成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偽詐之

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

之所以強秦者也從是觀之則聖人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恃人之以爲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衺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

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
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
下不得不爲已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已聽故
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
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
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
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
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
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
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

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

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已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讘誺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

陷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强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

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故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不顧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

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
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
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
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
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
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
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
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
裹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美甲
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

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夫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

世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
衺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
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
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此世之
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

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
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
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
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
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

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衺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棰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覇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

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永絶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强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

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處處位
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
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
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
商君地以廣兵以强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
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
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
說主使人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
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
智伯也豫讓乃自黥劓敗其形容以爲智伯

報襄子之仇是雖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材美大臣猶將得

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
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
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
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
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

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
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
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
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
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

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兊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淖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疕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飢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卷之四

共暢

韓非子卷之五

韭五

韓非子卷之五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以待參驗用一人爲門户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

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

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

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
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
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
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
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
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
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
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易
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
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

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
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
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
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强内黨外援以
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

外内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
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
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
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
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

數即世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强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人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傑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

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大重邊地
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
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
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
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

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
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
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
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
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

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可亡也父兄大臣禄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

民同門暴慠其隣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强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墻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墻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

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
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
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
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踈愛人不獨利也
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
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
勞憚使羣臣輻輳之變因傳柄移藉使殺生
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
不完三守不完則刼殺之徵也凡刼有三有
明刼有事刼有刑刼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

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禄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

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

以成其私故李兊傳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乗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乗之主千乗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大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者愛則親不愛則踈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

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爲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爲后而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酖毒扼昧扼狝之所以用也謂暗中絞縊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

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主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衆士之端皆相參而觀之士無

幸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胷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

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

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己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

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偽爲忠信然後不禁三者惛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皆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

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惛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

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知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

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大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

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
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
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
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說在
商君之内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

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
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贛窳墯之民苦小
費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謗而輾小變而
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
故鄭人不能歸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爲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

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

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明之龜與吾戰而不勝身臣入宦于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

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為

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為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强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

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

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卧恭

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端故也）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

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强匡天下威行四隣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强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秦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隣敵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

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若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

本亂者名絶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諸況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佚而則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將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

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

功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為非者是邪以智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過法立智如是者禁

主之道也禁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脩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

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名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强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

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卷之五

韓非子卷之六

匪六

韓非子卷之六

解老第二十

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爲無思

爲虛也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

朋友之接也親踈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踈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其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

故時勸時衰君子以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

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

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

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
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
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
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

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
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
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
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
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

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

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

貴祿夫棄道理而忘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忘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

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曰故以久矣
所謂言者外內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非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

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

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

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
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
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
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
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

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
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
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
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

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
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
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
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
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

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
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
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
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

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天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爲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

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
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
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
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
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

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
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
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
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

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
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也疾
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
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
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
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
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
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
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
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

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得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

於民也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德澤於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

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絶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絶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

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
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輕絕事輕絕則禍難
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
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
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
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
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
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
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

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

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

以藏維斗得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

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
飲之則生譬之若劒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
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
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
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
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
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
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
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

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于常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

徒也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

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鬬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痤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

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

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也

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

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

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

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慈於子者不敢絶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

寶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絶衣食之業絶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劒刺之故曰帶利劒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

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

利劒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

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校至聖人不然一
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
謂不校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
神不爲動之謂不悅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
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絶身以積精

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
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之身
其德乃眞眞者愼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
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
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脩

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蒞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蒞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喻老第二十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

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鷰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

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
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
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楚莊王既
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
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
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故
九世而祀不絶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脱子
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制在
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
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

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
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
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
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
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
閒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
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
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
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

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强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强也

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
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
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
難乎於其易也爲大乎於其細也千丈之隄
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

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愼火也塗
其隙是以白圭無求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愼
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
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
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

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

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勝理之地故曰聖人番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成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脣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

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
叔瞻宫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
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
易謀也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
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
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
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
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
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
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句踐入官

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儛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

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于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

以知天下不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顊血流至

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顛之忘將何爲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

其上故曰不爲而成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

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爲盜於境

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

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强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

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
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
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韓非子卷之六

韓非子卷七之八

匪七

韓非子卷之七 八卷同

說林上第二十二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

子圍見孔子於商大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大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大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大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爲臼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

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敘晉齊實
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
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
候因釋之

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
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
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
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

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户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内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利也

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荊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

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
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
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
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
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
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
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
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
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

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群臣有内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

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
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
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
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
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
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
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
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䀹其一目

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瞍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瞍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荊雖强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

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

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
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
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
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
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
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
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劒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
吳王好劒臣相劒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劒拔

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强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爲不成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

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

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爲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矣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楊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
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
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
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
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
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
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
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
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𠒋其所以

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

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刖而尊百里竪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慧子曰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蟲有蚘（或作蚖）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也遂相殺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蚘類也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非矣

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伐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

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故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曰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爲曲直爲直

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趮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

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荊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

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蹶融犒於荆師而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卜乎答曰卜

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與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

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内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内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内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吴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

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
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
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
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
不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
之

荆伐陳吳救之軍閒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
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
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夫人至
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

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爲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已乃皆朝魏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

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蕩

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
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
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
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

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
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
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
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
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

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荊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荊王大說以諫金百溢遺晉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以巷人告者爲盜

韓非子卷之七

韓非子卷之八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已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

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

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巳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

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
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
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法之
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

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踈如此
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
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
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

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飢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令使人去飢寒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

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

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
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
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强弱存亡在虛實不在
於衆寡故齊故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
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殺天子
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爲貴
誅於無罪使傴以天性剖背以詐僞爲是天
性爲非小得勝大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

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

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爲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守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己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

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平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耳可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

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
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
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
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
不亡邪人不壽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

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呉之
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
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内
而無扼捥聚脣嗟唶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
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

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獨待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

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

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

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
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
也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
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

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
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
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
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

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之一難知之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因攅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

君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
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
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
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

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
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
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
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
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

細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立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

人主獨立而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

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
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
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
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
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

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
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
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

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則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錙銖重也

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
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
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
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
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

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
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
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
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
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

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

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

圖書不録功於磐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

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撲以道爲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非子卷之八

韓非子卷之九

韓非子卷之九　　匪八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 端直也欲求衆直必參驗而聽觀也 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 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一能則不明 五曰疑詔詭使 疑危而制之譎詭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 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 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 此七者主之所用也觀聽不參則誠不聞 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 聽有門戶則臣壅塞 其聽其所

從若門戶然則為臣所塞其說侏儒之夢見竈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煬則後人不見此識靈公偏聽子瑕哀公之稱莫眾而迷公言謀事無眾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孫與之同辭是一國為一人公之迷宜矣故齊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誑以大魚為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今皆稱不疑則雷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聽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叔孫專聽豎牛故身餓死而二子戮亡也而江乙之說荊俗也荊俗不言人惠故白公得以為亂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之術也故使有敵恐其所貴臣妾擁己故更貴臣妾以敵之彼得敵適足以成其朋黨為擁更甚也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為室盡以備失則體不傷積疑為心盡以

備臣則姦不生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人之言市有虎猶未可言況三人乎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象深澗以立法故趙國治也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法史以嚴斷故仲尼說隕霜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而殷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將行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而公孫鞅重輕罪孫鞅以爲輕罪尚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竊麗水之

金其罪辜磔猶切而不止則有切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救則以不行法故也成歡以太仁弱齊國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卜皮以魏王慈惠其必亡其身也管仲知之故斷死人知治國常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嚴禁人之厚葬不用命者戮其尸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胥靡逃之以一都買而誅之

匪人

二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謾欺也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就薦草猶臣人之歸恩厚也故越王焚宮室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救火以驗人之用命

而吳起倚車轅賞移轅者欲示其信而不欺也李悝斷訟以射欲人之善射故其斷訟與善射者理也宋崇門以毀死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與之官故多毀死者也句踐知之故式怒鼃句踐知勸賞可以招人故式怒鼃以求勇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人為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拾蠶握鱣而不懼者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下之材能一一責之則人臣不得參雜其說在索鄭魏王以鄭本梁地故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

與吹竽混商吹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雜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爲嘗試申子爲趙請兵先令趙紹韓沓嘗韓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故公子汜議割河東韓王欲割河東以攡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而應侯謀弛上黨應侯謀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此上三事皆一聽之患也

匪八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不敢爲姦如鹿之散使人問他則不鬻私謂使此雖知其所爲陽若不知更試以他車或問之他人不敢鬻其私矣鬻猶售是以龐敬還公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爲姦故還大夫而警之而

戴讙詔視轀車戴讙欲知奉筍者更使視轀車周主亡玉簪周主故亡玉簪以求神明之譽也商太宰論牛矢太宰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已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深智一物衆隱皆變於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其說在昭侯之握一介也握介佯亡以驗左右之誠故必南門而三鄉得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鄉之犯者皆得其情實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私得曲杖羣臣聳懼卜皮事庶子使庶子愛御史便得彼陰懼也西門豹詳遺轄謀遺其轄欲取

清明之稱也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為其事以試其所疑也故陽山謾樛豎偽謾樛豎知君疑也淖齒為秦使詐為秦使知君惡己齊人欲為亂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子之以白馬謬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子產離訟者分離訟者使得兩訟之情嗣公過關市知過者之輸金便得聽察之稱

倒言七右經

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

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

（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此讒彌子瑕專擁蔽君之明也）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

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識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舉國既化爲一則子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内之人猶之不免於亂也境内之人亦與季孫爲一故問之無益

一曰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

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

一人言故有斯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以齊荊爲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荊爲利

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
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
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
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
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
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衆也凡
謀者疑也有疑然後謀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
以爲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令一國盡以爲
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故亡其半劫主者固亡其
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言篡殺者無人疑故也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
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妒而欲殺
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
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
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
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
何足見也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
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
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妒而欲殺之叔
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

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爲以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

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僇此不參之患也

江乞爲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内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免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貴議也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於與上議也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

相議（今兩受勢重既鈞正可相與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共謀爲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術）嗣君之壅乃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

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防疑則姦絕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

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
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
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
竟不得見
二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
如牆深伯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
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
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
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大息曰吾能治
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

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忍行嚴刑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雚澤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而僅能剋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

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君人乎人君失道臣人凌之者宜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人灰塵播揚善掩翳人也掩人人必怨怨則鬭鬭必三族相殘也因鬭相殘傷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

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

也（毅酷也）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行（將主行道之人以為行位）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

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

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令重罪輕輕罪避故一能無罪而不生亂也

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是謂以刑去刑也以輕刑去重刑

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輙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又設

防禁遮擁令人雖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行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令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南靡恐燒故曰倚也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

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

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奢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問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

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椁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蔽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椁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

治病（魏襄王之后也）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雖胥靡不取都金）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

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

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爲田者害故當去之）去之則不足以徵兵甲（亭小故也）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

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射質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匪八　十三

越王慮伐吳慮謀也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

故也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舉於勇則人之以頭獻一曰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剄割者也故曰王將復吾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

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豈不爲哉其所不進賢者但君不賞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必憂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爲也嚬有爲嚬而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嚬笑尚不妄爲况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而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亡

其所惡皆爲孟賁鱣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孟賁之勇

四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給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

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市也（為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可得而知故曰動貌）內則知

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為之請若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復取事擬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

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
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
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
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徙以三城爲送此悔之辭）不講三國
也入韓則國必大擧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
匪入 十四
三城也（若不講之三國入而韓必大擧王必悔曰吾不獻三城之故也）臣故
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寧亡
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事斷定）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
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

而已一廢[上黨弃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口中之虱]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中傷也]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令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王曰必弛易之矣[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

五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遣爲市]立以間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不測其由也]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不命反亦不信故不敢爲姦]

戴驩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轀車

至李史門者謹爲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輼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遣伺輼車故實奉笥本令伺奉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之吏之不事事也

不事事於臣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悚懼以爲君神明也

商大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

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不

割不割爪誠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

牛馬入人田中同有令入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恐其所而不敢爲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爲神明

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佯愛御史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爲濮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而得之家人屋間

七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己也乃僞謗樛豎以知之樛豎王之所愛令僞謗之必忿而言王之疑己也

淖齒聞齊王之惡己也乃矯爲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請告

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三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爲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誠信不（僞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女金而女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

韓非子卷之九

韓非子卷十之十一

匪九

匪九

内儲説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内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内外爲用内外爲用則人主壅其説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懷刷其患在胥僮之權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茍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遣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

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廥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僖侯譙其

次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愼之是以
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
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

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廆爭而哀侯果遇賊
田常闞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
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

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佯遺書而萇弘死用雞猳而鄶桀盡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席

廟攻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尉小資也猶以成富況

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

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一云尿浴之季曰諾乃浴以

矢一曰浴以蘭湯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荊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隣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隣四隣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公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

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翟黄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搆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不受令

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大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隷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

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

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

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

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

矯王命而謀攻己王使人問濟陽君濟陽君

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

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

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

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
因教之曰王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桀良臣辯智
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鄶之良田賂之爲
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
理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爲内難也
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

常輙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輙還

亡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

內重於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

告惠文君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

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

者發蓐而席弊甚賜女席縣令大驚以君為

神也

韓非子卷之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荊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

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
非務也故李悝宋墨皆畫策也論有深閎大
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
堅确非功也故務卞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
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
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三挾夫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
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
與句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
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鐘鼎之

銘皆潘吾之迹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杜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令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厄也衛人佐弋也卜子妻寫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

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己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此三士者言襲法

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大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脩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爲

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緩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且爲下走睡卧與去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僇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

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
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
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
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
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
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
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
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
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
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

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輗拙為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

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
又賢於癸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
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
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
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
已己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
以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
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

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説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説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宫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

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毋猴鄭
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爲削者也諸微
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
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
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
匪九 十一
棘削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
之舍取之因逃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
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
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
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逄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以功譽其行而不入關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敎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訣以後息者爲勝耳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髤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

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對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

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大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

則重以撓任重令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
則直塗乾則輕令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
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
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
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
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
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
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

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羮以木

爲戲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三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

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

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夌為民誅之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乗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異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伏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滅之此義於名

而利於實故必有爲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

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榮社者襏撥而置之

端冕而祀之令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服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鬬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褷麾之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釂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旣雕

旣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
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
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
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
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
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
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
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

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
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
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
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

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
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旣耳而目
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
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
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數十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

安可攻瘢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衣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

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
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
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
也一曰齊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
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

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以自
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
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
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

郭不完甲兵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人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强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

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

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

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為人臣所宜為者也睡不亦宜乎孔子曰為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為百姓服度以禁之長纓出以示先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
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
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
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

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
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
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
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

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
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
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
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衞人聞曰有君如彼
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
攻原得衞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饑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
曰信名信名則群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
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
勸勉而遠者歸之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

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
其毋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
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
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
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
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
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
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

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右傳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其

言以告而知也惠嗣公使人僞關市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其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

韓非子卷之十一

韓非子卷之十二

匪十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跀危坐子皐
皐雖刑之有不忍之心跀者懷恩報德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
故不以爲德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襄
王不知不知功當厚賞也故昭卯五乘而履蹻卯西却秦
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實薄猶富人而履蹻也上不過任臣
不誣能即臣將爲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王貞信不誣人
有勇力多已著即進之以自代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故東

郭牙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美儻不忠以危矣公因命仲理外隰明治內也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其鄭信識以爲原令曰必不拔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而恃其不拔其若之何也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駮行必得所利駮行不貞白而駮雜者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駮也趙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霸哀公問一足問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

賊朝堂莊燕當試令季孫一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此雖神不行況不神乎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此雖堯不治況非堯乎夫爲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如無門也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不知止也亂之所以産也門不是入

利不使進亂所由主也齊侏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孱不用玉璧孱用玉以魏主用譽故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乃迎而拜據此是知左右能爲國之害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跀危子榮衣

盜者手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踴者見不恥其父踴以踴所著衣裳人人所諂媚爲非猶是得賢也

子綽左右畫左畫圓右畫方必不得俱能成踰用左右言亦不能去蟻驅蠅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蠅蟻愈至踰溫言訓左右愈諂

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宮公聽左右索宮無以與之故憂也與

宣王之患臞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臞也

五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爲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逼下故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仲有三歸以其大奢敖有糲餅以其大儉而出入之容欒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

失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及其得罪而三人爲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爲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二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子外不避讎虎言己舉亦同之也而簡主以爲枳棘非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已與枳棘者同此反教臣爲私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武子曰失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國怒曰夫忠諫者必羣臣而又危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車爲鄴

犯法跀之趙侯以爲不慈免其官也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爲獄吏刖人足所跀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

門跀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跀子之足是子報仇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跀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

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跀者行步危故曰跀危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黄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輕騎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黄也徒獨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為將軍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揜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蹻贏利也謂賈者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贏勝之人履草屩也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

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
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
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
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
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
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以國柄焉以管
仲之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
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
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

國舉兵攻用危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

遂執衛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强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

一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

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之非一足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悳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所侮也（材輕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三文王伐崇至鳳黃墟韈係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

下盡其使也今王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
孫適懈有過失暫其矜莊也而不能長爲也故客
以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
泰去甚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
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
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
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
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

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門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

屨雖賁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大美吾將何屩以履之屨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美求美不已則居上彌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禍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戎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

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

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卑敬

四鉅者齊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

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內之璽也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刖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八十匪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

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録功而
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
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
也名爲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
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
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爲大理登降
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
行墾草仞邑仞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税辟地生粟臣不

如甯武請以為大田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
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顔
直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
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食不

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
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
是出主之爵禄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
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
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

以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輿向曰
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萅
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萅子曰何賀焉
夫爵禄旗章所以異功伐别賢不肖也故晋
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
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
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
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晋國之政乏不
虞之備以成節儉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
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又何賀管仲相齊曰臣貴矣

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
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
矣然而臣踈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
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
歸（自朝歸設鼓次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

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
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
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

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

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内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賔位其無私德若此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令得其意（稱叔向故得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主也不利其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其讎以爲且幸

釋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
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
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
入公門
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

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
怨子如初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日暮安暇語汝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
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

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

而乞食鳥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
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
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使勞之論我何以報
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卷之十二

韓非子卷之十三

虧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韓非子卷之十三　　　　　　　　　　　　　　　　　　　　　　　　　　　　　　　　　　　虧一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矞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欒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焉

二人主者利害之軺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
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
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
愼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年之請變與宣
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
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
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
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
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

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决蔡嫗也知
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
文公之斬顚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
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
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景公
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
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

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

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

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栢寢之臺而還望
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
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
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
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禄行諸大
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
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
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
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贏蚌不貴於海君重斂

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柰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賑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

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

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

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姦者

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

主蚤絶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

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

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絶

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

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

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

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
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
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
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
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
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
必無劫弒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
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
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

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
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
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
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
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
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
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
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望不得而使也
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
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

用不仰君禄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正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

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

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令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於其軫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之

子在門公拂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
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
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
殺客而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
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

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廄獻良馬固車
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
也欒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
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斯競勸而遂爲之薛
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

況錯之人主乎夫騶烏斷其下領馬斷其下
領則必恃人而食馬得不騶乎夫明主畜臣
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
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

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
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
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愼而言也人且
知女愼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
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

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烏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柰何其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故曰然則爲

天下何以爲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

請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

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曰以

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
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
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
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
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
衍某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
抵罪於梁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
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
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
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

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也道究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内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巵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

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巵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巵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有瓦巵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巵堂谿公曰白玉之巵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

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宋人有酤酒者升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

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社木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

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已者必利而不爲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

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己者必利

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

四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日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必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

稷者社稷之臣也馬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
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
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
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
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

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茅門天雨廷
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茅門廷理曰車不
得至茅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
潦遂驅之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
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茅門廷理曰

非法也畢文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
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
眞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
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
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
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毋親疑以疑爲能相
萬乘所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毋甚
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
毋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

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窕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熅也在中請歸與熅計之衛君自請薄熅薄熅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熅熅許我矣

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疑奚與媼媼曰
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
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
決之於卜者蔡嫗令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
決計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

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
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
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

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効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

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巵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

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
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
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柰何狐
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
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

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
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
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
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
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

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美文公見民之可戰也
於是遂興兵東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
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朱圍還
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
城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

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瘞疽之痛也非剌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
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
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非如
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

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韓非子卷之十三

韓非子卷之十四

虧二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渴至羸趨飲遂不能制及子罕爲出彘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篡君亦威分出彘之類也田恒爲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弒簡公亦分圃池之比也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識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爵生

誅罰生於罪罪著則罰生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嘗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爲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蕪果以救飢人昭王以爲無功受賞因止之也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須私忠於上也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冨國家自冨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以爲違法受魚則失魚故不受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士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

燕王言禹傳位於益終令啓取之王遂崇子之人主無所覺寤方吾
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知
已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同而擅已況君權可借臣乎吳章知
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
壅明主之道王圍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
者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衛侯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同
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
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殷之三人夏之龍逢是也不
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卒以正孰敢不正故明主

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木動引網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騖矣是以說在推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

主欲託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冨

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冨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却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筴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

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
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
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
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
而咤叱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
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
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擑下而不能成曲亦共
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
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

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効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爲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

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歛而殺戮民
田成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爲渴馬
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爲圃池也以仁濟物由圃池也
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
日而服成服成請効駕齊王王曰効駕於圃
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
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駻而走雖
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以法禁其衆久矣而

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掛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筴不能進前也馬馵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曰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賀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朞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

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常爲圃池也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戝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者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

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而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

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堯舜
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
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
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
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
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
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絶愛
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謂草木著地而生也
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

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蓏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

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三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

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令齊王不
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
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
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
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
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
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
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
管仲置以爲仲父内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
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

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闞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

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爲子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已上皆効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淺娋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日燕王欲傳國

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効之子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

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曰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曰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輟而觀之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

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
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闢辟
疆士着天子之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内之
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
事乎名辟疆未必能必疆故曰虛也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
其本而葉徧搖矣拊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
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一攝萬
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

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

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
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
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得有子

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
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
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
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
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

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轡策也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制帝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

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
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
王不一以數日之閒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
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
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
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
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
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
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
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

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絶力至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税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

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

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

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鉤飾在前（約鉤使畜也）錯錣在後（錣鍬也以金飾之）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

之而毀存馬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即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錣筴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錣在後令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

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韓非子卷之十四

白雲叢書

韓非子卷之十五

虧三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 禮繁縟故曰繁禮雅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 戰陣之間不厭詐僞 非譎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 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 苟且也 多獸後不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 因詐得利必以詐僞

俗故古復有忠信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
楚人成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
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
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
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
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
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
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
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

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請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

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相謙

故正也河濵之漁者爭抵抵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大人之事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三人為惡仲尼請堯為聖者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之化若堯以聖在上

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

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朞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

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暮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非爲君主味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

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

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不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乃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其柰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垂爵

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閒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

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弊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

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臼竈生鼃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

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不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臣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而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嘆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

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
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
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
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
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
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
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
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
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

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跡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爲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而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禄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

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内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

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德修而隱不爲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伐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郄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郄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郄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郄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

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殉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殉又不重不辜是重不辜也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郄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郄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郄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郄子且後至也夫郄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殉既不辜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

於紂之謗此助爲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辜也且望郄子之得之也望郄子正韓子之過今郄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君上聞惡更何所望也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

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踈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踈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

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官官之卑者也］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令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霸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緩翟璜也］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

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隣國交私以示己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景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亡老反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或曰晏子之貴踊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應非深忍也亂國豈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苟不當雖少猶

以爲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
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不止卽治亂之刑
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
而以大多爲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
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
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
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故其不雪之以政公
曰故其善因發囷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
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

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囷倉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囷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盂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雒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

固其所以桎梏因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也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翦削彌縫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

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臣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竒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

桓公宮中二市婦閭里門也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爲五伯長失管仲得竪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竪刁爲亂晉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咎犯極諫故使

反晉國故桓國公以管仲合文公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有司三請曰告仲父昔

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俳優樂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禄所以賞

功也設官職陳爵禄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
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
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
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
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

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
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管仲又不難管仲
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
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
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

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倍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令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

也而弑其君令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爲湯武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處易哉若使桓公之任

管仲必知不欺巳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作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苟且也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子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

誠之言也入多之爲窕貧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入將柰何舉事愼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温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人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

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貧
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
風雨時寒温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
則入多人事天工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
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

窕貨者無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
所及簡子以羣爲脅櫓而自卧之櫓楯類也鼓之而士不起簡
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
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無弊者

但君不能用之耳　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㚇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

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
信必罰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問簡子未可以速去賁櫓也
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
輕犯矢石而教者謂親愛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
無一人言孝弟也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
百族之子於上皆善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
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況於好利惡君百族於行孝哉是誣也
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
而必失人不比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喜
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

數而道乎百無失人之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韓非子卷之十五

一齋藏書

韓非子卷之十六

虧四

韓非子卷之十六　　　虧四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龎（巛/間）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龎（巛/間）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

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力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止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

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爲蒲翟之人無臣五分則何有令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絶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不忠之

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也）子
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
不誅而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
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
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識言也）君令

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
而復爲貞（不皆死然後爲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
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
公不能射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

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
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
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
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
遠士而以爲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而不能
用其有而悖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
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
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
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

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大臣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

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業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

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地賜與爲寢也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築民有倍心而

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

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

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賢子之
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僇夫差智大宰嚭而愚
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
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
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
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政而無私不隱
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
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使
智之侈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
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

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飾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剋於上（精廉剋已）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但如上雖侈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

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韓子以齊桓修於桀紂猶未虧德形於翰墨著以為教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

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
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
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
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其事而責成之不察
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
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
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謂若因龍
以治鱗蟲因鳳以治羽鳥也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
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

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一見雀未必得之故曰誣也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已之肖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

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也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嘗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嘗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

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强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沉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强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

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
可害則雖强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嘗芒卯
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
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
而已矣奚問乎曰恃其不可侵則强與弱奚

其擇焉夫在不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
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
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
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
為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强其畏

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

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宴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内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
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
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
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
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
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晋臣而伐君者必亡則
是湯武不王晋齊不立也

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
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

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㨦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謂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內服趙咺走山田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心非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令未有其所以得而

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奔齊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於陽虎

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

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
䟽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
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
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䟽而拙也不使景
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
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
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赦之謂嚴不
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
臣弒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弒兄伍伯兼并

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

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子亹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之故曰懸怒)懸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弒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

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令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郄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弒不以褚

師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有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哉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淺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

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

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

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主已則必危矣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

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己必不危矣

韓非子卷之十六

韓非子卷之十七

虧五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虵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虵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隷屬而民不聽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

桀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
足以缶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虵遊霧吾不以龍虵
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
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

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虵之材美之也今雲盛
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
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
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
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

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四行者南

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
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風
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
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
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

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
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
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
以刑罰為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
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

遠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爲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

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
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
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
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鬻矛與楯者譽其楯
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
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
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
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
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
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

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使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

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目必待賢則亦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

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若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

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

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爲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

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劒者衆而耕

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令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

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闕豈明
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
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
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効之所聞
先王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
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
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
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
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

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
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
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
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
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
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
民萌之資夫利身者貪鄙之爲也臣不忍嚮
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
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愼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
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
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
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
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

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
後相勃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
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
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
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

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强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强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

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强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

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

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

修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别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衞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

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沉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

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要領不屬
手足異處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
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
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
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

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
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内親下以謀
上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
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皐陶伊
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

犯趙襄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爲其臣也皆夙興夜寐早身賤體竦心曰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爲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鱅洧之早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鱅洧之早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荆芊尹申亥隨少

師越種干吳王孫領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王雖破國殺衆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惽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荊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荊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

公身死七月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王則不然内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

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中或在

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後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必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貲內攜黨與外接巷族以爲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且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已忌怒則能害己衆歸

而民留之以譽盈其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爲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鎭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也内外之於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

君王明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攜黨與聚巷族偪上弒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

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

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蹙然舉耳以
爲是也故内搆黨與外攄巷族觀時發事一
舉而取國家且夫内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
諸侯之權驕易其國隱敦適持私曲上禁君
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
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其
君而取國者衆矣然則難之從内起與從外
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
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
病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

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
雖節儉勤勞衣布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
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欲適身體之所安
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
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筩灌其口進退不肅

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
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饗國
數十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
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
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地方數

千里持戟數千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鍾石之聲内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主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

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
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譟
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
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
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

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
疑物以闚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
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
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
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

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劉五　十四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

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
貴賞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
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高設爵位所
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
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謂之重法
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
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
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
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
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絶者焉得

無嚴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壹者則謂之窶守法固

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吏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

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閑靜安居謂之
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
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
聖言大本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
大人賤爵禄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
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近
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為治
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令有私行義者尊社稷
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
之内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

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而嚴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書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爲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

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謟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

腹播骨乎平原野者無宅容身死田敫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官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

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世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之所以爲重也而戰鬭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紹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

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
窞路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
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
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
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

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
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
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
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
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

法措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
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
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
上不勝下也

韓非子卷之十七

韓非子卷之十八

虎六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

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思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

少之曰讇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

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
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
國之富强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
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痤者痛飮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痤
飮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
則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
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

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筭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

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至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

廉止毋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
毋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毋積
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筴亦
可決矣且父毋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
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

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
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
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
威嚴之埶故毋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推行也
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令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苦勞
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
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
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
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
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
學者之言皆曰輕此辭亡之術也凡賞罰之
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
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
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

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

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名若

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令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

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太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

利而儌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
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
故人易之也令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
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
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
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
曰上不愛民賦歛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
故天子大亂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
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

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貸財足用貸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懦則肆於為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

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天子而桀未必爲天子爲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禄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

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瘖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

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者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瘖盲

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禄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

上孤也此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爲潔

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惛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舊六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七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爲法夫民不盡賢揚

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不可以爲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

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

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言國軍興器方楯也言搢笏之議干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銛不相稱適也）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强弩趨發干城距衡衝不若堙穴伏櫜古人極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

銚而推車者〔銚壘以壘爲銚也即推輪也上古摩壘而耨也〕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推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

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

乘（乘謂其半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

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强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强之法也明其法禁察

其誅計法明則内無變亂之患計得於外無
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
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
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
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予則賞多
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
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
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
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爲能活餓者也

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貧施賞賜不能爲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盡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

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令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土之君說

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不可測也其用人也鬼如鬼之陰密天則不非既高不測誰能非之鬼則不困既陰密誰能困之勢行教嚴逆而不違誰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毀譽一行而不議毀譽一行而天下不敢議

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功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因情

二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君之一人之智力不知任衆而用國也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在過下君盡已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

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
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
斷則事留自取一則毋墮壑之累故使之諷
諷定而怒是以言陳之曰必有筴籍結智者
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成敗有徵
賞罰隨之事成則君人其功規敗則臣任其
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
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
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則下盡下盡則臣上
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一曰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爲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君幼稱制后姬之姓則强庶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亂六）（十二）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廢亂輒責於臣）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過不爭（不令庶子貳嫡也）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不失於下也）下不一門大臣不擁（不令一門專制則不得擁）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外曰畏（外臣行威物皆畏）

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誅親暱重帑則外不籍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固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充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

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貴帑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上下小不除則大誅而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醫曰詭曰易

易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上是非不泄說
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
其患鄰敵多資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
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
其患徼倖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

踦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
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
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
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
而以利資之外其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之之

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

起亂 一曰亂起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以折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折之徵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也誅毋謁而罪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

知其内蹤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詭使
以絶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設
諫以網獨爲舉錯以觀姦動明説以誘避過
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鬬以散朋
黨深一以敬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

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罪辟罪以止威陰使
時循以省衰漸更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
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
吏遣使約其行介縣吏約其辟吏郎中約其
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

事泄則術不行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其威分故明王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

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隣謁過賞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爲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藉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辨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為誣誣而罪臣言必有

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搆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衆諫以效智故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為官擅為故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冨官之冨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則取之賢於官能守官則賞賜之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上仇讎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也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

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為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内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狠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

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務爲貨賕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民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韓非子卷之十八

韓非子卷十九之二十

虧七

韓非子卷之十九 同卷二十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

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扶世急也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兎兎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

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

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
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
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
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
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

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
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
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
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
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

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以水桐遺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澤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幼弟可惜猶不饟之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

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

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

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馯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子父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効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

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
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
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
内海内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
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
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
主也南面君國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
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
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
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

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

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

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
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
溢盜跖不掇金銷爛雖多跖棄而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
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
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
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故使民知之故主施
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
不肖俱盡其力矣令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
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
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

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
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弟
兄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友辱隨仇
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
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
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
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
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弱之禍
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
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

罪而諸先王以文學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劒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

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
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
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
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
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
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
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
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
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
而顯榮爲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

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

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

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

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

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

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民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呉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

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强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豐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令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内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内稱惡以待强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

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强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

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

未必不有跳有跳則爲强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强則以外權士官於内救小則以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説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禄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説之士孰不爲用矰繳之説而儌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説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於公私之利不

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强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責於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内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强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强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朞年而舉衛離魏

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强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内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

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歛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

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劒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

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

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
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
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
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
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

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
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
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
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
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

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
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
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
之議設不鬬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
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
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
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
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
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
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

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

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

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
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
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
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
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

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
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
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
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
劒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

之勞不賞而家鬬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
距敵而毋私鬬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
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
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於聽學也若是其
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
而息其端令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
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
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
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
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

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以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

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

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或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

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

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
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
善毛廧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
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
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
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
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栝耳而一
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
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
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

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

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不揊痤則寖益謂癰也䶒戚而潰之披䶒也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

田懇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爲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鬬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

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韓非子卷之十九

韓非子卷之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弒君有曲於

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爲人臣而弒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

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弒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

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叟其容造焉造愁貌也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

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爲臣主退不得爲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爲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

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亂世絶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内不爲家亂世絶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

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夭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爲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天下以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

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謗誹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

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悗密惷愚（悗忘情貌）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儇詗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

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爲刑禁也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大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臣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横諸侯

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止五霸不待從橫察治内以裁外而已矣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

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

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

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
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禄有能
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
疾距敵游宦之士馬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
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

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
知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
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
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
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

故智者使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以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支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飾令第五十三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能參驗五里然後斷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以九里斷者強既王且強宿治者削宿置也若委置其法則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行都之過則都無姦市物多者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然無當則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

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此謂
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
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
之案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小者不毀效功
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
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
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
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
乘官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
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

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輕刑輕刑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

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彊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强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

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
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
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
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
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
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
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
民無常唯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
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
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

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法與時移而禁
與能變能越力於地者冨能起力於敵者强
强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聞在所塞塞其姦
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
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

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
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
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
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
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

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禄制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

法爲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
務分刑賞爲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
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
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爲分不可謂分至於察
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
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
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何其
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道
柰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闚柰
何曰蓋里相坐而已同里有罪罪心相坐禁尚有連於

已者理不得相闚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闚者多也如此則慎已而闚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任保也同里相保之人則坐之故曰任坐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適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雖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

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僇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貳實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

白也

韓非子卷之二十

黃石公素書

虧八

黃石公素書序

攝褒信縣令將仕郎太常寺協律郎魏魯上

黃石公蓋鎮星降靈昊天長瑞助聖君之德資賢臣之謀述五常之規儀垂不朽之教誡上有道德治國之行中有全身保命之術次有霸業匡邦之理備而無遺子房得之一匡天下武侯習之獨霸三川嗚呼君如禮樂生知機鈐天授未有道德仁義不合於斯文而成功業者也魯巖谷賤士濫窺聖玄言質而旣慚不文義淺而莫窮幽旨有所訛謬以俟

將來

黃石公素書

五者一體章第一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

夫有道者必有德德者必懷仁既懷其仁必行其義故有道德仁義之君必以禮下

於人是以道德仁義禮五者關一不可也

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各得不失其由

君不違民利使民遂成其性爲之道理

德者人之所得使人各得其所欲

爲君之道處其厚不處其薄法於天道不

言而信

仁者人之所親

爲人君親萬姓皆如赤子使民仰之如慈

親故云人之所親

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

慈者常念萬物恐失其所謂之慈惠者賜
也與也重人之才而與方便各得其所謂
之惠惻隱者能憫惻于微細憂及于人常
念之如赤子也

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成功立事
懲姧勸善濟弱扶危謂之義賞善者不以
私嫌而廢功罰惡者不以親戚而免誅然
後可以成功立事也

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
夫爲人君之長晝夜恭勤于禮節乃能化

被于人倫令尊卑有序使非法不行謂之
傳敎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夫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故賢人君子明
乎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
能審乎盛衰者謂之賢人君有道即就明
其盛也君無道即隱明乎衰也通乎成敗
者君有道能匡君之美君無道終不同其
醜而故爲惡也雖居敗世而不亡身故云
通
審乎理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

君有道則理可就而成之君無道則亂可捨而去之故曰去就之理也

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潛者隱也賢人君子混于世非遇明君而不顯其道故曰待其時也

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

君臣道合能建立事功華夷歸德自然位極人臣若非道而處雖得之不久也

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世之功

機者謀也夫人藏機于心如弩之有關也

若審其物而發則物無不中乘其時而動即物無不成故弩不可虛發機不可亂施弩虛發即狂機亂施即敗惟得時而動得機而發則如神而成功也

如其不遇沒身而已

沒者隱也言君臣道不相合不可以賛則隱之于世身不可妄仕身不仕無禍及也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垂于後世謂之聖人

言行此道者皆履于高貴名播後代是以謂之聖人

正道如生章第二

德足以懷遠

不顧小節而謀遠大是謂有德

信足以一異

天之於人無言而四時行寒暑不差毫釐

故君子法於天不可無信設彼法度終始

如一

義足以得衆

不私於財不厚於己然後能伏其衆也

才足以鑒古

才非文才也謂公才也能思前王之行有
美德者行之其不善者省而非之此爲鑒
古
明足以照下
夫君子處人之上如鏡在臺無物不照能

參人是非故爲明君也
此人之俊也
行此五事得名之俊才也
行足以爲儀表
所行之事動合規儀衆取則於我而爲儀

表

智足以決嫌疑

避嫌遠疑是爲有智

信可以守約

受君之命雖萬里越境而守信不可移也

廉足以分財

不厚己而薄人

此人之豪也

能行斯四者得名之豪士

守職而不廢

不曠其位而行令謂之不廢

處義而不回

事君盡忠見危致命而匡救不移謂之不回

見利不苟得臨難不苟免此人之傑也

非道之利豈可苟得乎合義之難豈可苟免乎是謂人傑

求人之志章第三

絶嗜禁欲所以除累

君若躭玩於一事則使民廢其業競以所

好來求寵也多欲即牽累其心是以不躭
不欲自然無其累也
抑非損惡所以攘過
抑者遏也遏其是非之心損者滅也滅其
造惡之事可以除已之過
貶酒節色所以無汚
酒色於人損而無益使人神不清智不明
神濁即滅筭智暗即聽政不審也
避嫌遠疑所以不悮
處於嫌疑寧無禍患

博學切問所以廣智

前王之教傳於典籍博而覽之以成學業切問者有不明之義切而問之以廣其智

高行微言所以修身

高行者處下而不深居衆而不羣謂之高行微言者習先王典誥垂教之言以化人謂之微言專而行之謂之修身

恭儉謙約所以自守

恭恭於物人能敬之儉約謙和可保終吉

深計遠慮所以不窮

計不深而必敗慮不遠而必憂故君子深遠計慮而能不處於窮極之地也

親仁友直所以扶墜

親於仁人結彼直友即能不怠其身於禍害

近恕篤行所以接人

恕人之短藏已之長不傲於物而行恭敬即無人不接矣

任能使才所以濟務

良匠無棄材良將無棄士度彼才能而用

之故名濟其務

絶惡斥讒所以止亂

閉讒說之門塞姦邪之路行於正道固無

禍亂也

推本念古所以不惑

君子必思其本末不躁而求進於古先無

不立功業而成大名所以不惑

先揆後度所以應卒

軍機尚怯故兵書曰其要在豫謀是以有

備無患不豫揆度何以應卒

設變致權所以解結

君子之性如水能就其方圓不可固而執之必能變通故可解其結

括囊順令所以無咎

不累非道之財而能濟衆者故無災害

撅撅挺挺所以立功兢兢業業所以保終

不墮不慢初終如一所以長守其貴也

德宗章第四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籌謨

小人以力爭君子以謀勝是以良將不戰

而勝故力事不如謀成

安莫安於忍欲

忍其所欲則心神不撓心神不撓則四體

安寧

先莫先於修德

修德爲百行之先故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樂莫樂於好善

崇奉正教敬仰神祇謂之善

神莫神於至誠

至誠感神從精誠發于心必能動天地感

鬼神矣

潔莫潔於愼獨

戒愼無染可致高潔

吉莫吉於知足

任直體道不非理以求富貴故常保吉慶

苦莫苦於多願

多願而少得必苦於心也

悲莫悲於精散

形者神之屋宅也精散則形枯形枯則神

無所居爲陰鬼所侵雖金玉滿堂而不可

贖其身妻子至親而不可延其命故悲

病莫病於無常

君子之性必有常度苟或不常是爲病也

短莫短於苟得

不以其道苟得而得之是爲不久長也

齚入 入

幽莫幽於貪鄙

貪求向己鄙悋於人此是小人之行故云

幽

孤莫孤於自是

人君常執自是以責人非衆聽不與共聽

衆明不與共視豈不孤矣

危莫危於任疑

旣懷其疑即不可任若任所疑必致死禍

敗莫敗於多私

向公無憂多私必敗

尊義章第五

以明示下者淺

明不可炫藏其心不能自炤可謂淺矣

有過不知者蔽

君子日新其德慮恐有過不自改乎

迷而不反者惑

日月時有虧盈人豈無過不患有過而患不改是不惑矣

以言取怨者禍

不慮其遠以言傷人既取其怨久而成患故曰口是禍之門

令與心乖者廢

令不可以心乖即民不敬

後令謬前者毀

法令謬行即毀謗起

怒而不威者犯

君子不重則不威既無威德小人是以犯之也

好衆辱人者殃

折辱於人爲衆所恥積怨蓄懷久而成殃也

戮辱所任者危

曾受無辜之辱不可任之得權得使必危也

慢其所敬者凶

合歸敬者而反慢之必招禍矣

貌合心離者孤

貌與心乖者事多不同道既寡其朋必孤獨也

親佞遠忠者亡

不納忠良之言而聽讒邪之說良臣去國奸佞在朝此爲滅亡之本也

近色遠賢者昏

好色而不親善事此爲昏亂之君也

私人以官者浮

才器無堪而強處於祿位如漚之在水浮

而不久也

女謁公行者亂

內戚外連公行私事此乃禍亂之本

羣下外思者淪

思歸於外即多離心援寡德孤淪亡之兆

上下相違者散

君臣貴和患在不睦上違下非可散可離

上下相怠者無功

上下相承功齊天地是非各異何功而成

上下相易者傾

以勢奪權以財易位君臣俱傾危也

凌弱取勝者侵

倚尊凌卑强取勝功是謂侵欺故非有德

名不勝實者耗

張彼虛譽而無實功其名日消其道日耗

畧己責人者不治

顯己之長責人之短自恃其能必不治也

自厚薄人者棄

自厚薄人人不同心故多棄叛

以小過棄大功者損

以小過掩大功則使徒進日滅其志故可損也

行賞悋色者沮

既疑勿使既用勿疑

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

窮問盡理量罪行誅使不受於無辜以道教化謂之得衆人皆聚而歸化也不量輕重不窮詞理而行誅滅令人恐懼不復聊生謂之暴虐故散亡也

小功不賞大功不立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小怨不捨大怨必生
大人君子法象天地無不包容不求小過
于人故天下無怨也
賞人恨之罰人不甘心者叛
功大而賞輕則恨起過小而罰重則人必
不甘
賞加無功者怨
無功者賞有功者怨

罰及無罪者酷
無罪者罰善人被其酷暴
聽讒如美膳聞諫如仇者亡
樂讒言如飲美膳聞忠諫似見仇讎去道
日遠不亡何待
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能有其有者滿而不溢故安無道之君貪
人之有非殘害者不可得也
安禮章第六
怨在不捨小過

捨小過而怨是稀也

患在不預定謀

不預定謀臨難何悔

福在積善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〻〻

禍在積惡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饑在賤農寒在墮織

守天之道分地之利何有饑寒之憂也

安在得人

苟得其人人必匡以政故仁者安仁

危在失士

士有宣力匡君竭誠為主反遭毀棄則賢者退國必危亡也

富在迎來貧在後時

智者預謀愚者後動

上無常操下多疑心

君子居止不撓進退之儀是為有德心若躁靜不常喜怒不節人皆莫測故多疑生也

輕上生罪侮下無親

慢上招禍侮下情疎君臣既疎故無親也

近臣不重遠者輕之

欲仰其君先觀其臣良臣在朝德先歸於君國無良臣若車無軺也

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

人君多自疑不信忠直之言若自誠信則人化之情各盡誠何勞疑矣

枉士無直友

枉者曲也夫好曲者必惡直故云無直友

也

曲上無直下

未有形正而影曲者蓋上不正即使下多

委曲也

危國無賢臣

夫國之起禍如身之有疾善攝養者不使

困弊善理國者不致顛危用忠信之言其

禍可救從無益之計其國必危國既危矣

賢人何救故云無賢臣也

亂政無善人

上以風化下故小人隨之也

愛人深者求賢急

昔周公欲成大國之美而求天下之賢吐哺進賓握髮待士居上位而不驕輔成大業垂芳萬古謂之聖人

樂得賢者養人厚

取魚必香餌縻賢必厚禄以香餌求魚魚可竭以厚禄養士士畢至故得天下賢人聚而歸之

賢士徵不歸亡國之證

君昏則賢士去國迎而不返者是亡國之徵也

國之將亡賢士先出

微子去商仲尼去魯

地薄者大物不生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大鳥不栖林疎者大獸不居

此皆喻君德不廣賢人無所容也

山峭者崩

言山無基脚峭拔而獨高必崩喻君無輔佐而必致危亡

澤滿者溢

澤不及江海之廣而易爲滿溢喻量狹之君如澤之溢滿也

棄玉如石者盲

玉石不分賢愚不辯如其盲瞽也

羊質虎皮者辱

不量才而用人德不稱其位喻虎皮致于羊身豈不辱其威儀哉

衣不舉領者倒

舉衣不從領必倒用人不量才必亂

走不視地者顛
喻君子之德在乎寬審不詳不審必致顛
墜也
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
峻宇必資於梁柱明君須藉其良臣輔佐
非其人如屋之無梁柱也必致傾壞
足寒傷心人怨傷國
國以人爲本明君能理民怨常察民心以
遵所欲太公曰國將亡而民先困也
山欲崩者先虧基國將衰者人先弊根枯枝

朽人困國殘
山以基爲本樹以根爲本言亡其本皆無
以立也
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
前車已覆後車宜改轍亡國之令亦宜改
之反與同行自貽傾滅也
見已往慎將來惡其跡者豫避
察彼興亡之道可見吉凶之源惡跡之人
宜改而避之終無累也
畏危者安懼亡者存

君子居安思危所以長久不思不慮恣情
所欲自取傾亡也

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
周公文王以德伏諸侯而天下歸之有兵
不戰而取勝有城不備而無敵子孫相承
八百餘年謂之吉君桀紂之君縱彼兇暴
以酒爲池以肉爲林積財如丘以募勇士
能拔山扛鼎者能陸地行舟者能舒鉤斷
索者勇力之人可及數千立見亡敗身首
異處子孫滅亡無道雖縱於一時醜名自

彰於百代豈不哀哉
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
君行仁德衆所歸之而成福君行暴虐衆
所攻之而致禍
非曰神聖自然所種

黄石公讖言云非吾能致人之吉凶乃隨
人之所爲而致其禍福也
務善策者無惡事能遠慮者無近憂
君子不務善策如木不從繩不有遠慮其
何免于憂乎

夫勇者可令進鬬不可令持堅
堅者堅守
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
重仁德深重是也
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
既能貪財必能亡命
廉者可令主守不可令進取
𤓰守清潔難與衆合
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
執情守信必無變通也

五者各令隨其才而消息之即無不亨也

黃石公素書

黃石公素書

黃石公素書六篇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
所授子房書世人多以三畧爲是葢傳之者
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
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祕戒不許傳於
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
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嗚呼其愼重如此黃
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
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人
間然其傳者特黃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
可以言盡哉竊嘗評之天人之道未嘗不相

爲用古之聖皆盡心焉堯欽若昊天舜齊七
政禹敘九疇傳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
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以燮理陰陽孔
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經曰宇
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
化皆不逃吾之術而況於刑名度數之間者
歟黄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雖
堯舜禹文傅說周公孔老亦無以出此矣然
則黄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書
授子房而子房豈能盡知其書哉凡子房之

所以爲子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計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侯雍齒矣書曰決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自封矣書曰絶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矣嗟乎遺粕棄滓猶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況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

自漢以來章句文詞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裴度等輩雖號爲一時賢相至於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髣髴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離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有而無之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非此四者雖口誦此書亦不能身行之矣張商英天覺序

黃石公素書

宋張商英天覺註

原始章第一 道不可以無始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

離而用則有五合而渾之則為一一所以貫五五所以衍一

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

道之衣被萬物廣矣大矣一動息一語默一出處一飲食大而八紘之表小而芒芥之内何適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

見之謂之仁智不足以盡故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不足以見故日用而不知也

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有求之謂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求於規矩者得方圓而已矣求於權衡者得輕重而已矣求於德者無所欲而不得君臣父子得之以爲君臣父子昆蟲草木得之以爲昆蟲草木大得以成大小得以成小邇之一身遠之萬物無所欲而不得也

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

成

仁之爲體如天天無不覆如海海無不容如雨露雨露無不潤慈惠惻隱所以用仁者也非親於天下而天下自親之無一夫不獲其所無一物不獲其生書曰鳥獸魚鼈咸若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其仁之至也

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理之所在謂之義順理而決斷所以行義賞善罰惡義之理也立功立事義之斷也

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
禮履也朝夕之所履踐而不失其序者皆
禮也言動視聽造次必於是放僻邪侈從
何而生乎
夫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失義而後禮失者散也道散而爲德
德散而爲仁仁散而爲義義散而爲禮五
者未嘗不相爲用而要其不散者道妙而
已老子言其體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

之首黃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無一焉
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
乎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
盛衰有道成敗有數治亂有勢去就有理
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道猶舟也時猶水也有舟楫之利而無江
河以行之亦莫見其利涉也
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
能成絶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
養之有素及時而動機不容髮豈容擬議

者哉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於後代

道高則名隨於後而重矣

正道章第二 道不可以非正

德足以懷遠

懷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謂也

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

有行有爲而衆人宜之則得乎衆人矣

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

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

嫌疑之際非智不決

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

守職而不廢

孔子爲委吏乘田之職是也

處義而不回

迫於利害之際而確然守義者此不回也

見嫌而不苟免

周公不嫌於居攝召公則有所嫌也孔子不嫌於見南子子路則有所嫌也居嫌而不苟免其惟至明乎

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俊者峻於人豪者高於人傑者於人有德有信有義有才有明者俊之事也有行有智有信有廉者豪之事也至於傑則才行足以名之矣然傑勝於豪豪勝於俊也

求人之志章第三 志不可以妄求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
人性清靜本無係累嗜欲所牽捨己逐物

抑非損惡所以禳過
禳猶祈禳而去之也非至於無抑惡至於

無損過可以無礙爾
耽酒關色所以無汚
色敗精精耗則害神酒敗神神傷則害精
避嫌遠疑所以不誤
於迹無嫌於心無疑事不誤爾
博學切問所以廣知
有聖賢之質而不廣之以學問弗勉故也
高行微言所以修身
行欲高而不屈言欲微而不彰
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不窮

管仲之計可謂能九合諸侯矣而窮於王道商鞅之計可謂能强國矣而窮於仁義弘羊之計可謂能聚財矣而窮於養民凡有窮者俱非計也

親仁友直所以扶顛

聞譽而喜者不可以得友直

近恕篤行所以接人

極高明而道中庸聖賢之所以接人也高明者聖賢之所獨中庸者衆人之所同也

任材使能所以濟務

應變之謂材可用之謂能材者任之而不
可使能者使之而不可任此用人之術也

彈惡斥讒所以止亂

讒言惡行亂之根也

推古驗今所以不惑

因古人之迹推古人之心以驗方今之事
豈有惑哉

先揆後度所以應卒

執一尺之度而天下之長短盡在是矣倉
卒事物之來而應之無窮者揆度有數也

設變致權所以解結

有正有變有權有經方其正有所不能行則變而歸之於正也方其經有所不能用則權而歸之於經也

括囊順會所以無咎

君子語默以時出處以道括囊而不見其美順會而不發其機所以免咎

橛橛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終

橛橛者有所持而不可搖梗梗者有所立而不可撓孜孜者勤之又勤淑淑者善之

又善立功莫如有守保終莫如無過也

本德宗道章第四 本宗不可以離道德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

謀之欲博

安莫安於忍辱

至道曠夷何辱之有

先莫先於修德

外以成物內以成巳修德也

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

無所不通之謂神人之神與天地參而不

能神於天地者以其不至誠也

明莫明於體物

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是則萬物之來其能逃吾之照乎

吉莫吉於知足

知足之吉吉之又吉

苦莫苦於多願

聖人之道泊然無欲其於物也來則應之去則無係未嘗有願也古之多願者莫如秦皇漢武國則願富兵則願疆功則願高

名則願貴宮室則願華麗姬嬪則願美艷四夷則願服神仙則願致然而國愈貧兵愈弱功愈卑名愈鈍卒至於所求不獲而遺恨狼損者多願之所苦也夫治國者固可不多願至於賢人養身之方所守其可以不約乎

悲莫悲於精散

道之所生之謂一純一之謂精精之所發之謂神其潛於無也則無生無死無先無後無陰無陽無動無靜其舍於形也則爲

明爲掐爲智爲識血氣之品無不稟受正用之則聚而不散邪用之則散而不聚目淫於色則精散於色矣耳淫於聲則精散於聲矣口淫於味則精散於味矣鼻淫於臭則精散於臭矣散之不已其能久乎

病莫病於無常

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有常人而無常不其病乎

短莫短於苟得

以不義得之必以不義失未有苟得而能

長也

幽莫幽於貪鄙

以身徇物闇莫甚焉

孤莫孤於自恃

桀紂自恃其才智伯自恃其彊項羽自恃

其勇高莽自恃其智元載盧杞自恃其狡

自恃則氣驕於外而善不入耳不聞善則

孤而無助及其敗天下爭從而亡之

危莫危於任疑

漢疑韓信而任之而信幾叛唐疑李懷光

而任之而懷先遂逆

敗莫敗於多私

賞不以功罰不以罪喜佞惡直黨親遠䟽小則結匹夫之怨大則激天下之怒此私之所敗也

遵義章第五

遵而行之者義也

以明示下者闇

聖賢之道內明外晦惟不足於明者以明示下乃其所以闇也

有過不知者蔽

聖人無過可知賢人之過造形而悟有過

不知其愚蔽甚矣

迷而不返者惑

迷於酒者不知其伐吾性也迷於色者不知其伐吾命也迷於利者不知其伐吾志也人本無迷惑者自迷之矣

以言取怨者禍

行而言之則機在我而禍在人言而不行則機在人而禍在我

令與心乖者廢

心以出令令以行心

後令繆前者毀

號令不一心無信而事毀棄矣

怒而無威者犯

文王不大聲以色四國畏之故孔子曰不

怒而威於斧鉞

好衆辱人者殃

已欲沽直名而置人於有過之地取殃之

道也

戮辱所任者危

人之云亡危亦隨之

慢其所敬者凶

以長幼而言則齒也以朝廷而言則爵也

以賢愚而言則德也三者皆可能而外敬

則齒也爵也内敬則德也

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

讒者善揣摩人主之意而中之忠者推逆

人主之過而諫之合意者多悅逆意者多

怒此子胥殺而吳亡屈原放而楚亡是也

近色遠賢者惛女謁公行者亂

太平公主韋庶人之禍是也

私人以官者浮

淺浮者不足以勝名器如牛仙客爲宰相

之類是也

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

陸贄曰名近於虛於敎爲重利近於實於

義爲輕然則實者所以致名名者所以權

實名實相資則不耗匱矣

畧已而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棄

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

棄物自厚者自滿也非仲尼所謂躬自之厚也自厚而薄人則人才將棄廢矣

以過棄功者損羣下外異者淪

措置失宜羣情隔塞阿諛並進私徇並行人人異心求不淪亡不可得也

既用不任者疎

用賢不任則失失心此管仲所謂害霸也

行賞悋色者沮

色有靳悋有功者沮項羽之刓印是也

多許少與者怨

失其本望

既迎而拒者乖

劉璋迎劉備而返拒絶之也

薄施厚望者不報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覆之載之含之育之豈責其報也

貴而忘賤者不久

道足於己者貴賤不足以爲榮辱貴亦固有賤亦固有唯小人驟而處貴則忘其賤

此所以不久也

念舊惡而棄新功者凶

切齒於睚眦之怨眷眷於一飯之恩者匹夫之量有志於天下者雖仇必用以其才也雖怨必録以其功也漢高祖侯雍齒録功也唐太宗相魏鄭公用才也

用人不得正者殆彊用人者不畜

曹操彊用關羽而終歸劉備此不畜也

爲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彊者弱

有以德彊者有以人彊者有以勢彊者有

以兵彊者堯舜有德而彊桀紂無德而弱
湯武得人而彊幽厲失人而弱周得諸侯
之勢而彊失諸侯之勢而弱唐得府兵而
彊失府兵而弱其於人也善爲彊惡爲弱
其於身也性爲彊情爲弱

決策於不仁者險
不仁之人幸災樂禍

陰計外泄者敗厚歛薄施者凋
凋削也文中子曰多歛之國其財必削

戰士貧游士富者衰

游士鼓其頰舌惟幸煙塵之會戰士奮其死力專捍疆場之虞富彼貧此兵勢衰矣

貨賂公行者昧

私昧公曲昧直也

聞善忽畧記過不忘者暴

暴而生怨

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濁

濁溷也

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

刑者原於道德之意而恕在其中是以先

王以刑輔德而非專用刑者也故曰牧之
以德則集繩之以刑則散也
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
生賞不服人罰不甘心者叛
人心不服則叛也
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
非所宜加者酷也
聽讒而美聞諫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
人之有者殘
有吾之有則心逸而身安

安禮章第六 安而履之之謂禮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

善積則致於福惡積則致於禍無善無惡則亦無禍無福矣

饑在賤農寒在惰織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來

唐堯之節儉李悝之盡地力越王句踐之十年生聚漢之平準皆所以迎來之術也

貧在棄時上無常操下多疑心

躁靜無常喜怒不節羣情猜疑莫能自安

輕上生罪侮下無親

輕上無禮侮下無恩

近臣不重遠臣輕之

淮南王言去平津侯如發蒙耳

自疑不信人

暗也

自信不疑人

明也

枉士無正友

李逢吉之友則八關十六子之徒是也
曲上無直下
元帝之臣則弘恭石顯是也
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
非無賢人善人不能用故也
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
人不能自愛待賢而愛之人不能自養待
賢而養之
國將霸者士皆歸
趙殺鳴犢故夫子臨河而返

邦將亡者賢先避

若微子去商仲尼去魯是也

地薄者大物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

大禽不栖林疎者大獸不居

此四者以明人之淺則無道德國之淺則

無忠賢也

山峭者崩澤滿者溢

此二者明過高過滿之戒也

兼玉取石者盲

有目與無目同

羊質虎皮者辱

有表無裏與無表同

衣不舉領者倒

當上而下

走不視地者顛

當下而上

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

材不勝任謂之弱

足寒傷心人怨傷國

夫沖和之氣生於足而流於四肢而心爲

之君氣和則天君樂氣乖則天君傷矣

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衰者人先弊

自古及今生齒富庶人民康樂而國衰者未之有也

根枯枝朽人困國殘

長城之役興而秦國殘矣汴渠之役興而隋國殘矣

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

漢武欲爲秦皇之事幾至於傾而能有終者末年哀痛自悔也桀紂以女色亡而幽

王之褻如同之漢以閹官亡而唐之中尉同之

見巳生慎將生惡其跡者預避之巳生者見而去之也將生者慎而消之也惡其跡者急履而惡蹟不若廢履而無行妄動而惡知不若絀心而無動

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鍾也

有道者非巳求福而福自歸之無道者畏

禍愈甚而禍愈攻之豈其有神聖爲之主宰乃自然之理也

得

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同志相舜則八元八凱湯則伊尹孔子則顔回也

同仁相憂

文王之閎散微子之父師少師周旦之召公管仲之鮑叔也

同惡相黨

紂之臣億萬跖之徒九千是也

同愛相求

愛利則聚歛之臣求之愛武則談兵之士求之愛勇則樂傷之士求之愛仙則方術之士求之愛符瑞則矯誣之士求之凡有愛者皆情之偏性之蔽也

同美相妬

女則武后韋庶人蕭良娣是也男則趙高李斯是也

同智相謀

劉備曹操翟讓李密是也

同貴相害

勢相軋也

同利相忌

害相刑也

同聲相應同氣相感

五行五氣五聲散於萬物自然相感應也

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

六國合從而拒秦諸葛通吳以敵魏非有仁義存焉特同難爾

同道相成

漢承秦後海內凋弊蕭何以清靜涵養之
何將亡念諸將俱喜功好動不足以知治
道惟曹參在齊嘗治蓋公黃老之術不務
生事故引參以代相

同藝相規

李醖之賊扁鵲逢蒙之惡后羿是也規者
非之也

同巧相勝

公輸子九攻墨子九拒是也

此乃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

自同志下皆所行所可預知智者知其如
此順理則行之逆理則違之
釋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
教者以言化者以道老子曰法令滋彰盜
賊多有教之逆者也我無爲而民自化我
無欲而民自朴化之順者也
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
天地之道簡易而已聖人之道簡易而已
順日月而晝夜之順陰陽而生殺之順山
川而高下之此天地之簡易也順夷狄而

外之順中國而內之順君子而爵之順小
人而役之順善惡而賞罰之順九土之宜
而賦斂之順人倫而序之此聖人之簡易
也夫烏獲非不力也執牛之尾而使之郤
則終日不能步尋丈及以環桑之枝貫其
鼻三尺之綯縻其頸童子服之風于大澤
無所不至者蓋其勢順也

如此理身理家理國可也

小大不同其理一也

[illegible]卷之一

性
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孫子註解卷之一

性一

計篇

曹操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李筌曰計者兵之上也太一遁甲先以計神加德宮以斷主客成敗故孫子論兵亦以計爲篇首○杜牧曰計算也曰計算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地將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算優劣然後定勝負勝負既定然後興師動衆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爲篇首耳○王晳曰計者謂計主將天地法令兵衆士卒賞罰也○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計爲首也或曰兵貴臨敵制宜曹公謂計於廟堂者何也曰將之賢愚敵之强弱地之遠近兵之衆寡安得不先計之及爭兩軍相臨變動相應則在於將之所裁非可以喻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故講武練兵實先務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杜牧曰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賈林曰地猶所也亦謂陳師振旅戰陳之地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

故曰不可不察也書曰有存道者輔而固
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梅堯臣曰地有
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王晳曰兵舉
則死生存亡繫之○張預曰民之死生兆
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

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
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愼審察乎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計遠近而

求物情以應敵○杜牧曰經者經度也五者即下所謂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即篇首計筭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算之得失然後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賈林曰校量彼我之計謀搜索兩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梅堯臣曰經紀五事校定計利○王晳曰經常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七計索盡也兵之大經不出道天地將法耳就而校之以七

計然後能盡彼已勝負之情狀也○張預曰經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情狀

一曰道

張預曰恩信使民

二曰天

張預曰上順天時

三曰地

張預曰下知地利

四曰將
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王晳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為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張預曰節制嚴明夫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

易三者已熟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衆則三軍一心樂爲其用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

曹操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李筌曰危亡也以道理衆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答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

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死復
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将一心三軍同力
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
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胷臆也如
此始可令與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
於危疑也○陳皥註同杜牧○孟氏曰一
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
道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
士民與上下同一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
爲道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

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
人情訛僞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
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進趨共愛
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人之力無私
之至也故百萬之衆其心如一可與俱同

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
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
目而覆胷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
同致不畏懼於危疑○賈林曰將能以道
爲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

上者同也使士卒懷我如父母視敵如仇讎者非道不能也黄石公云得道者昌失道者亡○杜佑曰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竈產蛙人無叛疑心矣○梅堯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則政教行人心同則危戾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王晳曰道謂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也易

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
之事乎○張預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
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所疑懼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曹操曰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

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李
筌曰應天順人因時制敵○杜牧曰陰陽
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
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
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祕奧察其指歸

皆本人事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
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
吳伐越始用師於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
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月三周三十
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星紀
星紀吳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
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
三十八歲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
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違歲

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
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
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喜年豐人安君尚
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而怒則兵
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
祥豈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
勢敵闔閭興師志於吞滅非為拯民故歲
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
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宋
景公出一善言熒惑退移三舍而延二十

七年以此推之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況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為禍福各隨時而占之淳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為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響豈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為絶紀向山坂陳者為廢軍武王伐紂背

清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之令可目睹者國家自元和已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昭義軍加以數道之衆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内東西南北豈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人一哉復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鶉首豈

不曰穆公已還甲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于氾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

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
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
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
事吉不待禱祠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
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

凶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
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
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率衆先涉武王
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
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

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鼂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且避之崔浩曰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

子叙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爲一珪
一馬則必殘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
制止故孫子叙之蓋有深盲寒暑時氣節
制其行止也周瑜爲孫權數曹公四敗一
曰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

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
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叙之也○孟氏曰
兵者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
則沉虚固靜用陽則輕捷猛厲後則用陰
先則用陽陰無蔽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

無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而制形故曰天也○賈林曰讀時制爲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杜佑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梅堯臣曰兵必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王晳曰謂陰陽總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然非異人特授其訣則末由也若黃石授書張良乃太公兵法

是也意者豈天機神審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諸十數家紛紜抑未足以取審矣寒暑若吳起云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時不作弗為人客是也○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為牝益左為牝早晏以順天道李衛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

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
之陰陽也今觀尉繚子天官之篇則義最
明矣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
為卷首欲以決世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
欲止後世之亂故作為譎書以寄勝於天
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
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
為疑也寒暑者謂冬夏興師也漢征匈奴
士多墮指馬擾征蠻卒多疫死皆冬夏興
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

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雹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論在九地篇中○李筌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之勢○梅堯臣曰知形勢之利害○張預曰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為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散之勢也

将者智信仁勇嚴也

曹操曰將宜五德備也○李筌曰此五者為將之德故師有丈人之稱也○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為首兵家者流用智為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將伐吳問戰焉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衆寡不

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懦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為將帥○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衆勇能果斷嚴能立威○王晳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信者號令一也仁者惠撫惻隱得人心也勇者徇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以威嚴肅衆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五德

備也○何氏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强齊衆全此五才將之體也○張預曰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懼嚴不可犯五德皆備然後可以為大將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曹操曰部曲旛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者主軍費用也○李筌曰曲部曲也制節度也官爵賞也道

路也主掌也用者軍資用也皆師之常法而將所治也○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旌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陳開闔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厮養職守主張其事也

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荀卿曰械用有數夫兵者以食為本須先計糧道然後興師○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主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

王晳曰曲者卒伍之屬制者節制其行列進退也官者羣吏偏裨也道者軍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用者凡軍之用謂輜重糧積之屬○張預曰曲部曲也制節制也官謂分偏裨之任道謂利糧餉之路主者職掌軍資之人用者計度費用之物六者用兵之要宜處置有其法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張預曰已上五事人人同聞但深曉變極之理則勝不然則敗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即勝也索其情者勝負之情○杜牧曰謂上五事將欲聞知校量計筭彼我之優劣然後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則敗○賈林曰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難○王晳曰當盡知也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張預曰上已陳五事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得失探索勝負之情狀也

曰主孰有道

曹操曰道德智能○李筌曰孰實也有道之主必有智能之將范增辭楚陳平歸漢即其義也○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佞親賢任人不疑也○杜佑曰主君也道道德也必先考校兩國之君誰知誰否也若荀息料虞公貪而好寶宮之奇懦而不能強諫是也○梅堯臣曰誰能得人心也○王晳曰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

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何氏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虐之政孰有之也○張預曰先校二國之君誰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功為婦人之仁亦是也

将孰有能

杜牧曰将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若漢高祖料魏将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

曹操李筌並曰天時地利○杜牧曰天者上所謂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杜佑曰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梅堯臣曰稽合天時審察地利○王晳同杜牧註○張預曰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吳慕容超不據大峴則失天時地利者也

法令孰行

曹操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杜牧曰縣法設禁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髮是也○杜佑曰發號出令校孰下不敢犯○梅堯臣曰齊衆以法一衆以令○王晳曰孰能法明令便人聽而從○張預曰魏絳戮揚干穰苴斬莊賈呂蒙誅鄉人卧龍刑馬謖茲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誰爲如此

兵衆孰强

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爲强卒衆車多

為强○梅堯臣曰内和外附○王晳曰强弱足以相刑而知○張預曰車堅馬良士勇兵利聞鼓而喜聞金而怒誰者為然

士卒孰練

杜牧曰辨旌旗審金鼓明開合知進退聞

馳逐便弓矢習擊刺也○杜佑曰知誰兵器强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當陳惶惑將不素習臨陳闇變○梅堯臣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王晳曰孰訓之精○何氏曰勇怯强弱豈能一槩○張預

曰離合聚散之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

賞罰孰明

杜牧曰賞不僭刑不濫○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王晳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録當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於誰為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操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賈林曰以上七事量校彼我之政則勝敗可見○梅堯臣曰能索其情則知勝負○張預曰七事俱優則未戰而先勝七事俱劣則未戰而先敗故勝負可預知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曹操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也○杜牧曰若彼自備護不從我計形勢均等無以相

加用戰必敗引而去之故春秋傳曰允當
則歸也○陳皥曰孫武以書干闔閭曰聽
用吾計策必能勝敵我當留之不去不聽
吾計策必當負敗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動
闔閭庶必見用故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寡
人盡觀之矣其時闔閭行軍用師多自為
將故不言主而言將也○孟氏曰將裨將
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
則除去之○梅堯臣曰武以十三篇干吳
王闔閭故首篇以此辭動之謂王將聽吾

計而用戰必勝我當留此也王將不聽我計而用戰必敗我當去此也○王晳曰將行也用謂用兵耳言行聽吾此計用兵則必勝我當留行不聽吾此計用兵則必敗我當去也○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令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

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

曹操曰常法之外也○李筌曰計利既定

乃乘形勢之勢也佐其外者常法之外也
○杜牧曰計筭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已
見聽用然後於常法之外更求兵埶以助
佐其事也○賈林曰計其利聽其謀得敵
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
攻或後躡以佐正陳○梅堯臣曰定計於
內為勢於外以助成勝○王晳曰吾計之
利已聽復當知應變以佐其外○張預曰
孫子又謂吾所計之利若已聽從則我當
復為兵埶以佐助其事於外蓋兵之常法

即可明言於人兵之利勢須因敵而爲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曹操曰制由權也權因事制也○李筌曰謀因事勢○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夫勢者不可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梅堯臣曰因利行權以制之○王晳曰勢者乗其變者也○張預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爲權謀以勝敵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後畧言權變

兵者詭道也
曹操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李筌曰軍不厭詐○梅堯臣曰非譎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王晳曰詭者所以求勝敵御衆必以信也○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曳柴揚塵欒枝之譎也萬弩齊發孫臏之竒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囊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皆用詭道而制勝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張預曰實强而示之弱實勇而示之怯李牧敗匈奴孫臏斬龐涓之類也

用而示之不用

李筌曰言已實用師外示之怯也漢將陳豨反連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視之皆言可擊復遣婁敬報曰匈奴不可擊上問其故對曰夫兩國相制宜矜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為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妄沮吾衆械婁敬于廣武以三十萬衆至白

登高祖為匈奴所圍七日乏食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也○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見於敵敵人見形必有應傳曰鷙鳥將擊必藏其形如匈奴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杜佑曰言已實能用外示之以不能不用使敵不我備也若孫臏減竈而制龐涓○王晳曰強示弱勇示怯治示亂實示虛智示愚衆示寡進示退速示遲取示捨彼示此○何氏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單于羸師誘高祖圍于平城

是也用而示之不用者如李牧按兵於雲中大敗匈奴是也○張預曰欲戰而示之退欲速而示之緩班超擊莎車趙奢破秦軍之類也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李筌曰令敵失備也漢將韓信虜魏王豹初陳舟欲渡臨晉乃潛師浮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耿弇之征張步亦先攻臨淄皆示遠勢也○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

之形韓信盛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末曹公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顔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兵勢乃可公致兵延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顔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留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戰使張遼關羽前進擊破斬顔

良解白馬圍此乃示以遠形而近襲敵也
○賈林曰去就在我敵何由知○杜佑曰
欲近而設其遠也欲遠而設其近也誑耀
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
邑○梅堯臣曰使其不能備○王晳同上

註○何氏曰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舟臨
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
虢假道于虞是也○張預曰欲近襲之反
示以遠吳與越夾水相拒越為左右句卒
相去各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人分以禦

之越乃潛涉當吳中軍而襲之吳大敗是
也欲遠攻之反示以近韓信陳兵臨晉而
渡於夏陽是也
利而誘之
杜牧曰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
奴小人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
之大喜率衆大至牧多為竒陳左右夾擊
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也○賈林曰以利
動之動而有形我所以因形制勝也○梅
堯臣曰彼貪利則以貨誘之○何氏曰利

而誘之者如赤眉委輜重而餌鄧禹是也

○張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楚人伐

絞莫敖曰絞小而輕請無扞采樵者以誘

之於是絞人獲楚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

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兵於山下而

大敗之是也

亂而取之

李筌曰敵貪利必亂也秦王姚興征禿髮

傉檀悉驅部内牛羊散放於野縱秦人虜

掠秦人得利既無行列傉檀陰分十将掩

而擊之大敗秦人斬首七千餘級亂而取
之之義也○杜牧曰敵有昏亂可以乘而
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
也○賈林曰我令姦智亂之候亂而取之
也○梅堯臣曰彼亂則乘而取之○王晳

曰亂謂無節制取言易也○張預曰詐為
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
千示不整以誘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爭
之為吳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非也
春秋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邿是

也

實而備之

曹操曰敵治實須備之也○李筌曰備敵之實蜀將關羽欲圍魏之樊城懼吳將呂蒙襲其後乃多留備兵守荆州蒙陰知其旨遂詐之以疾羽乃撤去備兵遂為蒙所取而荆州没吳則其義也○杜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常須為備此言居常無事鄰封接境敵若脩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卒精練即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

為備也○陳皡曰敵若不動完實我當謹
備亦自實以備敵也○梅堯臣曰彼實則
不可不備○王晳曰彼將有以擊吾之不
備也○何氏曰彼敵但見其實而未見其
虛之形則當蓄力而備之也○張預曰經
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
不足則虛也言敵人兵勢既實則我當為
不可勝之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
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強而避之

曹操曰避其所長也○李筌曰量力也楚子伐隨隨之臣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隨侯逸攻强之敗也○杜牧曰逃

避所長言敵人乗兵强氣銳則當須且回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間隙而擊之晉未嶺南賊盧循徐道覆乗虛襲建鄴劉裕禦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乃成擒耳徐道覆欲焚舟直上循以為不可

乃泊於蔡洲竟以敗滅○賈林曰以弱制

強理須待變○杜佑曰彼府庫充實士卒

鋭盛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觀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彼強則我當避其鋭○王晳

曰敵兵精鋭我勢寡弱則須退避○張預

曰經曰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言

敵人行陳修整節制嚴明則我當避之不

可輕肆也若秦晉相攻交綏而退蓋各防

其失敗也

怒而撓之

曹操曰待其衰懈也○李筌曰將之多怒者權必易亂性不堅也漢相陳平謀撓楚權以太牢具進楚使驚曰是亞父使邪乃項王使邪此怒撓之者也○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令怒則逞志快意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孟氏曰敵人盛怒當屈撓之○梅堯臣曰彼褊急易怒則撓之使憤激輕戰○王晳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何氏曰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咎於汜水是也○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

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尉繚子曰寛不可激而怒言性寛者則不可激怒而致之也

卑而驕之

李筌曰幣重而言甘其志不小後趙石勒稱臣於王浚左右欲擊之浚曰石公來欲奉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禮以待之勒乃驅牛羊數萬頭聲言上禮實以塡諸街巷使浚兵不得發乃入薊城擒浚於廳斬之而并燕卑而驕之則其義也○杜牧曰秦

末匈奴冒頓初立東胡强使使謂冒頓曰
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羣臣
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
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使
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問羣臣皆

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
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
復曰匈奴有棄地千里吾欲有之冒頓問
羣臣羣臣皆曰與之亦可不與亦可冒頓
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本何可與諸言與

者皆斬之冐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東
襲東胡東胡輕冐頓不為之備冐頓擊滅
之冐頓遂西擊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
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
地也○陳皥曰所欲必無所顧惜子女以

惑其心玉帛以驕其志范蠡鄭武之謀也
○杜佑曰彼其舉國興師怒而欲進則當
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惰歸要而擊之故
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與鼠力之與智
示之猶卑靜而下之○梅堯臣曰示以卑

弱以驕其心○王晳曰示卑弱以驕之彼
不虞我而擊其間○張預曰或卑辭厚賂
或羸師佯北皆所以令其驕怠吳子伐齊
越子率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
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後果為越所滅
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
遂不設備楚子乃為二隊以伐之遂滅庸
皆其義也

佚而勞之

一本作引而勞之○曹操曰以利勞之○

李筌曰敵佚而我勞之者善功也吳伐楚
公子光問計於伍子胥子胥曰可為三師
以肆焉我一師至彼必盡衆而出彼出我
歸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
繼之必大克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矣○

杜牧曰吳公子光問伐楚於伍員員曰可
為三軍以肆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
則歸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
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於是子重一歲七奔
命於是乎始病吳終入郢後漢末曹公既

破劉備備奔袁紹引兵欲與曹公戰別駕田豐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從故敗○梅堯臣曰以我之佚待彼之勞

○王晳曰多奇兵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

救左則右救右則左所以罷勞之也○何氏曰孫子有治力之法以佚而待勞故論敵佚我宜多方以勞弊之然後可以制勝○張預曰我則力全彼則道敝若晉楚爭鄭久而不決晉知武子乃分四軍爲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於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申公巫臣教吳伐楚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是也

親而離之

曹操曰以間離之○李筌曰破其行約間

其君臣而後攻也昔秦伐趙秦相應侯間於趙王曰我惟懼趙用括耳廉頗易與也趙王然之乃用括代頗爲秦所坑卒四十萬於長平則其義也○杜牧曰言敵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而離間之陳平言於漢王曰今項王骨鯁之臣不過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間其君臣彼必内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滅楚必矣漢王然之出黄金四萬斤與平使之反間項王果疑亞父不

急擊下滎陽漢王遁去○陳皥曰彼恡爵禄此必捐之彼嗇財貨此必輕之彼好殺罰此必緩之因其上下相猜得行離間之說由余所以歸秦英布所以佐漢也○杜佑曰以利誘之使五間並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梅堯臣曰同杜牧註○王晳曰敵相親當以計謀離間之○張預曰或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間

趙而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遂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於秦也不如捨鄭以為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交援相離也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曹操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李筌曰擊懈怠襲空虛○杜牧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孟氏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使敵不知所以備也故曰兵者無形為妙太公曰

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梅堯臣
王晳二註同上○何氏曰攻其無備者魏
太祖征烏桓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
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行至
易水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

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
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合戰大破之
唐李靖陳十策以圖蕭銑總管三軍之任
一以委靖八月集兵夔州銑以時屬秋潦
江水泛漲三峽路危必謂靖不能進遂不

設備九月靖率兵而進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兵江南果不能至勒兵圍城銑

遂降出其不意者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鍾會攻維未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出劍閣西入成都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軍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

軍志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
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
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
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氊
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
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
涪還綿行列陳相拒大敗之斬瞻及尚書
張遵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降又齊神
武爲東魏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
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

曹圍洛州西魏將周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掎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為先驅其下多鋭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可及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鬬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

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征渡比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晨至潼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為陳未及成列周文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沒燒輜重棄城而走○張預曰攻無備者謂懈怠之處敵之所不虞者則擊之若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為制人所敗是也出不意者謂虛空之地敵不以為慮者則襲之若

鄧艾伐蜀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曹操曰傳猶洩也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臨敵變化不可先傳也故料敵在心察機在目也○李筌曰無備不意攻之必勝此兵之要秘而不傳也○杜牧曰傳言也此言上之所陳悉用兵取勝之策固非一定之制見敵之形始可施爲不可先事而言也○梅堯臣曰臨敵應變制宜豈可預前言之○王晳曰夫校計行兵是謂常法若乘

機決勝則不可預傳述也○張預曰言上
所陳之事乃兵家之勝筭須臨敵制宜不
可以預先傳言也
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
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
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曹操曰以吾道觀之矣○李筌曰夫戰者
決勝廟堂然後與人爭利凡伐叛懷遠推
亡固存兼弱攻昧皆物情之所出中外離
心如商周之師者是為未戰而廟筭勝太

一遁甲置筭之法因六十筭已上為多筭六十筭已下為少筭客多筭臨少筭主人敗客少筭臨多筭主人勝此皆勝敗易見矣○杜牧曰廟筭者計筭於廟堂之上也○梅堯臣曰多筭故未戰而廟謀先勝少筭故未戰而廟謀不勝是不可無筭矣○王晳曰此懼學者惑不可先傳之說故復言計篇義也○何氏曰計有巧拙成敗繫焉○張預曰古者興師命将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筭然後遣之故謂之廟筭籌筴深

遠則其計所得者多故未戰而先勝謀慮淺近則其計所得者少故未戰而先負多計勝少計其無計者安得無敗故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有計無計勝負易見

孫子註解卷之二

孫子卷之二

性二

作戰篇

曹操曰欲戰必先筭其費務因糧於敵也○李筌曰先定計然後修戰具是以戰次計之篇也王晳曰計以知勝然後興戰而具軍費猶不可以久也○張預曰計筭已定然後完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費用以作戰備故次計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曹操曰馳車輕車也駕駟馬革車重車也言萬騎之重車駕四馬率三萬軍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廐二人主

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
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守衣裝凡三人也
帶甲十萬士卒數也○李筌曰馳車戰車
也革車輕車也帶甲步卒車一兩駕以駟
馬步卒七十人計千駟之軍帶甲七萬馬

四千匹孫子約以軍資之數以十萬為率
則百萬可知也○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
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
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

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梅堯臣曰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凡輕車一乘甲士步卒二十五人重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舉二車各千乘是帶甲者十萬人○王晳曰曹公曰輕車也駕駟馬凡千乘晳謂馳車謂駕革車也一乘四馬為駟千駟則革車千乘曹公曰重車也晳謂革車兵車也有五戎千

乘之賦諸侯之大者曹公曰帶甲十萬步卒數也晳謂井田之法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總七萬五千人此言帶甲十萬豈當時權制歟○何氏曰十萬舉成數也○張預曰馳車即攻車也革車即守車也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興師十萬則用車二千輕重各半與此同

矣

千里饋糧

曹操曰越境千里○李筌曰道理縣遠

則内外之費賔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

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曹操曰謂購賞猶在外○李筌曰夫軍出

於外則帑藏竭於内舉千金者言多費也

千里之外贏糧則二十人奉一人也○杜

牧曰軍有諸侯交聘之禮故曰賔客也車

甲器械完緝修繕言膠漆者舉其微細千

金者言費用多也猶賵賞在外也○賈林曰計費不足未可以興師動衆故李太尉曰三軍之門必有賔居論議○梅堯臣曰舉師十萬饋糧千里日費如此師久之戒也○王晳曰内謂國中外謂軍所也賔客若諸侯之使及軍中宴饗吏士也膠漆車甲舉細與大也○何氏曰老師費財智者慮之○張預曰去國千里即當因糧若須供餉則内外騷動疲困於路蠹耗無極也賔客者使命與遊士也膠漆者修飾器械

之物也車甲者膏轄金革之類也約其所
費日用千金然後能興十萬之師千金言
重費也購賞猶在外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鋭攻城則力屈
曹操曰鈍弊也屈盡也○杜牧曰勝久謂
淹久而後能勝也言與敵相持久而後勝
則甲兵鈍弊鋭氣挫衂攻城則人力殫盡
屈折也○賈林曰戰雖勝人久則無利兵
貴全勝鈍兵挫鋭士傷馬疲則屈○梅堯
臣曰雖勝且久則必兵仗鈍弊而軍氣挫

鋭攻城而久則力必殫屈○王晳曰屈窮
也求勝以久則鈍弊折挫攻城則益甚也
○張預曰及交兵合戰也久而後能勝則
兵疲氣沮矣千里攻城力必困屈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孟氏曰久暴師露衆千里之外則軍國費
用不足相供○梅堯臣曰師久暴於外則
輸用不給○張預曰日費千金師久暴則
國用豈能給若漢武帝窮征深討久而不
解及其國用空虛乃下哀痛之詔是也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李筌曰十萬衆舉日費千金非唯頓挫於外亦財殫於內是以聖人無暴師也隋大業初煬帝重兵好征力屈鴈門之下兵挫

遼水之上疏河引淮轉輸彌廣出師萬里國用不足於是楊玄感李密乘其弊而起縱蘇威高熲豈能爲之謀也○杜牧曰蓋以師久不勝財力俱困諸侯乘之而起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於此之後善爲謀畫

也○賈林曰人離財竭雖伊呂復生亦不能救此亡敗也○杜佑曰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梅堯臣曰取勝攻城暴師且久則諸侯乘此弊而起襲我我雖有智將不能制也○王晳曰以其弊甚必有危亡之憂○何氏曰其後謂共不勝而敵乘其危殆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隣國因其罷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吳伐楚入

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吳當是時雖有伍員孫武之徒何嘗能為善謀於後乎

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曹操李筌曰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無也○杜牧曰攻取之間雖拙於機智然以神速為上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則為巧矣○孟氏曰雖拙有以速勝○陳皥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杜佑註同孟氏○梅堯臣曰拙尚以速勝未見工而久可也○王晳曰晳謂久則師

老財費國虛人困巧者保無所患也○何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巧恐生後患也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苟曜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苟曜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耳

果大敗之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
臣復皇家以盩厔尉魏思恭為謀主問計
於思恭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縶少主志
在臣復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
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
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
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
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
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為王霸之業然後率
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

利實良策也敬業以爲然乃自率兵四千
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恭密謂杜求仁曰兵
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
山東之衆以合洛陽必無能成事果敗○
張預曰但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久若

司馬宣王伐上庸以一月圖一年不計死
傷與糧競者斯可謂欲拙速也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李筌曰春秋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生心○杜佑曰兵

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為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梅堯臣曰力屈貨殫何利之有○張預曰師老財竭於國何利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李筌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後知其利也○杜牧曰害之者勞人費財利之者吞敵拓境苟不顧己之患則舟中之

人盡為敵國安能取利於敵人哉○賈林曰將驕卒惰貪利忘變此害最甚也○杜佑曰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足取利也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也○梅堯臣曰不再籍不三載利也百姓虛公家費害也苟不知害又安知利○王晳曰久而能勝未免於害速則利斯盡也○張預曰先知老師殫貨之害然後能知擒敵制勝之利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

曹操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而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李筌曰籍書也不再籍書恐人勞怨生也秦發關中之卒是以有陳吳之難也軍出度遠近饋之軍人載糧迎之謂之三載越境則館穀於敵無三載之義也○杜牧曰審敵可攻審我可戰然後起兵便能勝敵而還鄭司農周禮註曰役謂發兵起役籍乃伍籍也比

參為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也○陳皥曰籍借也不再借民而役也糧者往則載焉歸則迎之是不三載也不困乎兵不竭乎國言速而利也○梅堯臣同陳皥註○王晳同曹操註○張預曰役謂興兵動衆之役故師卦註曰任大役重無功則凶籍謂調兵之符籍故漢制有尺籍伍符言一舉則勝不可再籍兵役於國也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則迓之是不三載也此言兵不可久暴也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曹操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李筌曰具我戎器因敵之食雖出師千里無匱乏也○杜佑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我國因糧食於敵家也晉師館穀於楚是也○梅堯臣曰軍之須用取於國軍之糧餉因於敵○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聚掠野至於克敵拔城得其儲積也○張預曰器用取於國者以物輕而易致也糧食因於敵者以粟重

而難運也夫千里饋糧則士有飢色故因糧則食可足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李筌曰兵役數起而賦斂重○杜牧曰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此言粟重物輕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則農夫耕牛俱失南畝故百姓不得不貧也○賈林曰遠輸則財耗於道路弊於轉運百姓日貧○孟氏曰兵車轉運千

里之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張
預曰以七十萬家之力供餉十萬之師於
千里之外則百姓不得不貧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
曹操曰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貪財皆貴賣
則百姓虛竭也○李筌曰夫近軍必有貨
易百姓徇財殫產而從之竭也○賈林曰
師徒所聚物皆暴貴人貪非常之利竭財
物以賣之初雖獲利殊多終當力疲貨竭
又云既有非常之歛故賣者求價無厭百

姓竭力買之自然家國虛盡也○杜佑曰言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邀末利然後財貨殫盡家國虛也○梅堯臣曰遠者供役以轉饋近者貪利而貴賣皆貧國匱民之道也○王晳曰夫遠輸則人勞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爲國患也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賣晳謂將出界也○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貴貨其物於遠來輸餉之人則財不得不竭

財竭則急於丘役
張預曰財力殫竭則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或曰丘役謂如魯成公作丘甲也國用急迫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
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曹操曰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盡而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李筌曰兵久不止男女怨曠困

於輸輓丘役力屈財殫而百姓之費十去其七○杜牧曰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蓋十六井也丘有戎馬一匹牛四頭甸有戎馬四匹牛十六頭丘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言兵不解則丘役益急百姓糧盡財竭力盡於原野家業十耗其七也○陳皡曰丘聚也聚斂賦役以應軍須如此則財竭於人人無不困也○王晳曰急者暴於

常賦也若魯成公作丘甲是也如此則民費太半矣要見公費差減故云十七曹公曰丘十六井兵不觧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何氏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居人上者宜乎重惜○張預曰運糧則力屈輸餉則財殫原野之民家産内虛度其所費十無其七也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胄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

一本作十去其七○曹操曰丘牛謂丘邑

之○大車乃長轂車也○李筌曰丘大也此數器者皆軍之所須言遠近之費公家之物十損於七也○梅堯臣曰百姓以財糧力役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七公家以牛馬器仗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六是以竭賦窮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貧國家虛矣○王晳曰楯干也蔽可以屏蔽櫓大楯也丘牛古所謂匹馬丘牛也大車牛車也易曰大車以載○張預曰兵以車馬為本故先言車馬疲敝也蔽櫓楯也今謂之彭排

丘牛大牛也大車必葦車也始言破車疲
馬者謂攻戰之馳車也次言丘牛大車者
即輜重之葦車也公家車馬器械亦十損
其六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𦮼
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曹操曰六斛四斗為鍾𦮼豆稭也秆禾藁
也石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
石得一石一云𦮼音忌豆也七十斤為一
石當吾二十言遠費也○杜牧曰六石四

㪷為一鍾一石一百二十斤葸㞗稭也秆禾藳也或言葸秆藳也秦攻匈奴使天下運糧起於黄腄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今校孫子之言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葢約平地千里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不約道里葢漏闕也黄腄音直瑞反又音誰在東萊北河即今之朔方郡○李筌曰遠師轉一鍾之粟費二十鍾方可

遠軍将之智也務食於敵以省己之費也
○孟氏曰十斛為鍾計千里轉運道路耗
費二十鍾可致一鍾於軍中矣○梅堯臣
註同曹操○王晳曰曹公曰萁豆稭也秆
藁也石者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

乃得一晳謂上文千里饋糧則轉輸之法
謂千里耳萁今作萁秆故書為芊當作秆
○張預曰六石四斗為鍾一百二十斤為
石萁豆稭也秆禾藁也千里饋糧則費二
十鍾石而得一鍾石到軍所若越險阻則

猶不啻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此言能將必因糧於敵也
故殺敵者怒也
曹操曰威怒以致敵○李筌曰怒者軍威
也○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
之以勢使然也田單守即墨使燕人劓降
者掘城中人墳墓之類是也○賈林曰人
之無怒則不肯殺○王晳曰兵主威怒○
何氏曰燕圍齊之即墨齊之降者盡劓齊
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

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壠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涕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纔數日而王禮貌即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

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衆驚亂衆悉燒

死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

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破璋○張預曰激吾士卒使上下同怒則敵可殺尉繚子曰民之所以戰者氣也謂氣怒則人人自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

曹操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李筌曰利者益軍實也○杜牧曰使士見取敵之利者貨財也謂得敵之貨財必以賞之使人皆有欲各自為戰後漢荆州刺史度尚討桂州賊帥卜陽潘鴻等入南海

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鴻等黨聚猶衆士
卒驕富莫有鬬志尚曰卜陽潘鴻作賊十
年皆習於攻守當須諸郡併力可攻之令
軍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相與從禽尚
乃密使人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

莫不泣涕尚曰卜陽等財貨足富數世諸
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
咸憤踴願戰尚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
屯陽鴻不設備吏士乘鋭遂破之此乃是
也○孟氏同杜牧註○杜佑曰人知勝敵

有厚賞之利則冐白刃當矢石而樂以進戰者皆貨財酬勲賞勞之誘也○梅堯臣曰殺敵則激吾人以怒取敵則利吾人以貨○王晳曰謂設厚賞耳若使衆貪利自取則或違節制耳○張預曰以貨啗士使人自為戰則敵利可取故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皇朝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得州邑當與我傾竭帑庫以饗士卒國家所欲惟土疆耳於是將吏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

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

曹操曰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賞賜

之不言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者賞之而言

賞得者何言欲開示賞其所得車之卒也

陳車之法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官

卒長一人車滿十乘將吏二人因而用之

故别言賜之欲使將恩下及也或曰言使

自有車十乘已上與敵戰但取其有功者

賞之其十乘已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皆

賞之所以率進勵士也○李筌曰重賞而

勸進也○杜牧曰夫得車十乘已上者葢
衆人用命之所致也若徧賞之則力不足
與其所獲之車公家仍自以財貨賞其唱
謀先登者此所以勸勵士卒故上文云取
敵之利者貨也言十乘者舉其綱目也○
賈林曰勸未得者使自勉也○梅堯臣曰
徧賞則難周故獎一而勸百也○王晳曰
以財賞其所先得之卒○張預曰車一乘
凡七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卒能獲敵
車十乘已上者吾士卒必不下千餘人也

以其人衆故不能徧賞但以厚利賞其陷陳先獲者以勸餘衆古人用兵必使車奪車騎奪騎步奪步故吳起與秦人戰令三軍曰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

而更其旌旗

曹操曰與吾同也○李筌曰惡色與吾同○賈林曰令不識也○張預曰變敵之色令與己同

車雜而乘之

曹操曰不獨任也○李筌曰夫降虜之旌旗必更其色而雜其事車乃可用也○杜牧曰士卒自獲敵車任雜然自乘之官不録也○梅堯臣曰車許雜乘旗無因故○王晳曰謂得敵車可與我車雜用之也○張預曰已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不可獨任也

卒善而養之

張預曰所獲之卒必以恩信撫養之俾為我用

是謂勝敵而益強

曹操曰益己之強○李筌曰後漢光武破銅馬賊於南陽虜衆數萬各配部曲然人心未安光武令各歸本營乃輕行其間以勞之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於是漢益振則其義也○杜牧曰得敵卒也因敵之資益己之強○梅堯臣曰獲卒則任其所長養之以恩必為我用也○王晳曰得敵卒則養之與吾卒同善者謂勿侵辱之也若厚撫初附或失人

心○何氏曰因敵以勝敵何往不強○張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卒既為我用則是增己之強光武推赤心人人投死之類也

故兵貴勝不貴久

曹操曰久則不利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孟氏曰貴速勝疾還也○梅堯臣曰上所言皆貴速也速則省財用息民力也○何氏曰孫子首尾言兵久之理蓋知兵不可玩武不可黷之深也○張預曰久則

師老財竭易以生變故但貴其速勝疾歸
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曹操曰將賢則國安也○李筌曰將有殺
伐之權威欲却敵人命所繫國家安危在
於此矣○杜牧曰民之性命國之安危皆

由於將也○梅堯臣曰此言任將之重○
王晳曰將賢則民保其生而國家安矣否
則民被毒殺而國家危矣明君任屬可不
精乎○何氏曰民之性命國之治亂皆主
於將將之材難古今所患也○張預曰民

之死生國之安危繫乎將之賢否

孫子註解卷之二

孫子卷之三

性三

孫子註解卷之三

謀攻篇

曹操曰欲攻敵必先謀○李筌曰合陳為戰圍城曰攻以此篇次戰之下○杜牧曰廟堂之上計算已定戰爭之具糧食之費悉已用備可以謀攻故曰謀攻也○王晳曰謀攻敵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銳於伐兵攻城也○張預曰計議已定戰具已集然後可以智謀攻故次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曹操曰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李筌曰不貴殺也韓信虜魏王

豹擒夏說斬成安君此為破國者及用廣
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
書燕從風而靡則全國也○賈林曰全得
其國我國亦全乃為上○杜佑曰敵國來
服為上以擊破為次○王晳曰若韓信舉
燕是也○何氏曰以方略氣勢令敵人以
國降上策也○張預曰尉繚子曰講武料
敵使敵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
此道勝也破軍殺將乘堙發機會衆奪地
此力勝也然則所謂道勝力勝者即全國

破國之謂也夫吊民伐罪全勝為上為不得已而至於破則其次也

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曹操杜牧曰司馬法曰一萬五千五百人為軍○何氏曰降其城邑不破我軍也

全旅為上破旅次之

曹操曰五百人為旅

全卒為上破卒次之

曹操曰一校巳上至一百人也○李筌曰百人巳上為卒○杜佑曰一校下至百人

也

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曹操曰百人已下至五人○李筌曰百人已下為伍○杜牧曰五人為伍○梅堯臣曰謀之大者全得之○王晳曰國軍卒伍不問小大全之則威德為優破之則威德為劣○何氏曰自軍至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意以筞略取之為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張預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百人為卒五人為

伍自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之為上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未戰而戰自屈勝善也○李筌曰以計勝敵也○陳皥曰戰必殺人故也
賈林曰兵威遠振全來降伏斯為上也詭詐為謀摧破敵衆殘人傷物然後得之又其次之○杜佑曰未戰而敵自屈服○梅堯臣曰殺乎殺傷殘害也○張預曰戰而不能勝必多殺傷故云非善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未戰而敵自屈服○杜牧曰以計勝敵○陳皥曰韓信用李左車之計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城也○孟氏曰重廟勝也○王晳曰兵貴伐謀不務戰也○何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

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茂乃

引退○張預曰明賞罰信號令完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則為大善若吴王黄地之會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

故上兵伐謀

曹操曰敵始有謀伐之易也○李筌曰伐其始謀也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謀臣皇甫文謁恂詞禮不屈恂斬之報峻曰軍師無禮已斬之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即日開壁而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

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取謀者留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所謂上兵伐謀諸將曰非所知也○杜牧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樽酌公曰寡人之樽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樽更爲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奏成周之樂乎吾爲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昭起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

耳欲勉於國臣故不從也太師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春秋時秦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

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

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之對是敵人將謀伐我我先伐其謀故敵人不得而伐我士會之對是我將謀伐敵敵人有謀拒我

乃伐其謀敵人不得與我戰斯二者皆伐謀也故敵欲謀我伐其未形之謀我若伐敵敗其已成之計固非止於一也○孟氏曰九攻九拒是其謀也○杜佑曰敵方設謀欲舉衆師伐而抑之是其上故太公云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也○梅堯臣曰以智勝○王晳曰以智謀屈人最為上○何氏曰敵始謀攻我我先攻之易也揣知敵人謀之趣向因而加兵攻其彼心之發也○張預曰敵始發謀我

從而攻之彼必喪計而屈服若晏子之沮范昭是也或曰伐謀者用謀以伐人也言以奇策祕筭取勝於不戰兵之上也

其次伐交

曹操曰交將合也○李筌曰伐其始交也蘇秦約六國不事秦而秦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也○杜牧曰非止將合而已合之者皆可伐也張儀願獻秦地六百里於楚懷王請絶齊交隨何於黥布坐上殺楚使者以絶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

馬超高洋以蕭深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終陷臺城此皆伐交權道變化非一途也陳皞曰或云敵已興師交合伐而勝之是其次也若晉文公敵宋攜離曹衛也○孟氏曰交合强國敵不敢謀○梅堯臣曰以威勝○王晳曰謂未能全屈敵謀當且間其交使之解散彼交則事鉅敵堅彼不交則事小敵脆也○何氏曰杜稱已上四事乃親而離之之義也伐交者兵欲交合設疑兵以懼之使進退不得因來屈服旁隣

既為我援敵不得不孤弱也○張預曰兵將交戰將合則伐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厨人濮之破華氏是也或曰伐交者用交以伐人也言欲舉兵伐敵先結鄰國為掎角之勢則我彊而敵弱

其次伐兵

曹操曰兵形已成也○李筌曰臨敵對陳兵之下也○賈林曰善於攻取舉無遺策又其次也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前者

非良將也○梅堯臣曰以戰勝○王晳曰戰者危事○張預曰不能敗其始謀破其將合則羣利兵器以勝之兵者器械之總名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為寶

其下攻城

曹操曰敵國已收其外糧城守攻之為下攻也○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欵舉櫬轅門百姓怡悅攻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師老卒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以此攻之為下也○杜佑曰言攻城屠邑

攻之下者所害者多○梅堯臣曰費財役為冣下○王晳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為攻之下也

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盖不獲已耳

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

曹操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

轒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距闉者踴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李筌曰轒轀也以蒙首而趨城下轒轀者四輪車也其下藏兵數十人填隍推之直就其城木石所不能壞也器械飛樓雲梯板屋木幔之類也距闉者土木山乘城也東魏高歡之圍晉州侯景之攻臺城則其器也役約三月恐兵久而人疲也○杜牧曰櫓即今之所謂彭排轒轀四輪車排大

木為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來
運土塡壍木石所不能傷今俗所謂木驢
是也距闉者積土為之卽今之所謂壘道
也三月者一時也言修治器械更其距闉
皆須經時精好成就恐傷人之甚也管子
曰不能致器者困言無以應敵也太公曰
必勝之道器械為寶漢書志曰兵之伎巧
一十有三家習手足便器械機關以立攻
守之勝者夫攻城者有撞車剗鉤車飛梯
蝦蟇木解合車狐鹿車影車高障車馬頭

車獨行車運土豚魚車○陳皥曰杜稱櫓爲彭排非也若是彭排即當用此櫓字曹云大楯櫓或近之蓋言候器械全具須三月距闉又三月已計六月將若不待此而生忿遠必多殺士卒故下云將不勝其忿

而蟻附之災也○杜佑曰轒轀上汾下溫距闉者踊土積高而前以附於城也積土爲山曰堙以距敵城觀其虛實春秋傳曰楚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也○梅堯臣曰威智不足以屈人不獲已而攻城也治

攻具須經時也曹公曰櫓大楯也轒轀者
轒牀也其下四輪從中推至城下也器械
機關攻守之總名蜚梯之屬也謂櫓爲大
楯非也兵之具甚衆何獨言修大楯耶今
城上守禦樓曰櫓櫓是轒牀上革屋以蔽
矢石者歟○張預曰脩櫓大楯也傳曰晉
侯登巢車以望楚軍註云巢車車上爲櫓
又晉師圍偪陽魯人建大車之輪蒙之以
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註云
櫓大楯也以此觀之修櫓爲大楯明矣轒

轒四輪車其下可覆數十人運土以實隍者器械攻城總名也三月者約經時成也或曰孫子戒心忿而亟攻之故權言以三月成器械三月起距堙其實不必三月也城尚不能下則又積土與城齊使士卒上之或觀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欲必取也土山曰堙楚子反乘堙而闚宋城是也器械言成者取其久而成就也距堙言已者以其經時而畢上也皆不得已之謂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

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曹操曰將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墻殺傷士卒也○李筌曰將怒而不待攻城而使士卒肉薄登城如蟻之所附墻為木石所殺之者三有一焉

而城不拔者此攻城災也○杜牧曰此言為敵所辱不勝忿怒也後魏太武帝率十萬衆寇宋臧質于盱眙太武帝始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大怒遂攻城乃命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昇莫有退者

屍與城平復殺其髙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聞彭城斷其歸路見疾病甚衆乃觧退傳曰一女乗城可敵十夫以此校之尚恐不啻○賈林曰但使人心外附士卒内離城乃自拔○杜佑曰守過二時敵人不服將不勝心之忿多使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士民三分之一也言攻趣不拔還為己害故韓非曰夫一戰不勝則過曁矣○何氏曰將心忿急使士卒如蟻縁而登死者過半城且不下斯害也已○張預

曰攻逾二時敵猶不服將心忿躁不能持久使戰士蟻緣而登城則其士卒爲敵人所殺三中之一而堅城終不可拔玆攻城之害也已或曰將心忿速不俟六月之久而亟攻之則其害如此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李筌曰以計屈敵非戰之屈者晉將郭淮圍麴城蜀將姜維來救淮趨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大震不戰而遁麴城遂降則不戰而屈之義也○杜牧曰周亞夫敵

七國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絶吳餉道吳梁相弊而食竭吳遁去因追擊大破之蜀將姜維使將勾安李韶守麴城魏將陳泰圍之姜維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令絶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守勿戰絶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遂降○梅堯臣曰戰則傷人○王晳曰若李左車說成安君請以奇兵三萬人扼韓信於井陘之策是也○何氏曰言伐謀伐交不至於

戰故司馬法曰上謀不鬬其旨見矣○張預曰前所陳者庸將之爲耳善用兵者則不然或破其計或敗其交或絕其糧或斷其路則不可戰而服之若田穰苴明法令拊士卒燕晉聞之不戰而遁亦是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李筌曰以計取之後漢鄧侯臧宮圍妖賊於原武連月不拔士卒疾癘東海王謂宮曰今擁兵圍必死之虜非計也宜撤圍開其生路而示之彼必逃散一亭長足擒也

從之而拔原武魏攻壺關亦其義也○杜
牧曰司馬文王圍諸葛誕於壽春議者多
欲急攻之文王以誕城固衆多攻之力屈
若有外救表裏受敵此至危之道也吾當
以全策縻之可坐制也誕二年五月反三
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
困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
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急攻之恪曰軍勢
有緩而克敵有急而取之若彼我勢既均
外有强援力足制之當羈縻守之以待其

斃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曾不血刃也○孟氏曰言以威刑服敵不攻而取若鄭伯肉袒以迎楚莊王之類○梅堯臣曰攻則傷財○王皙曰若唐太宗降薛仁杲是也○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克西安脇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絶其強援以久持之坐俟其斃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服宋是也茲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曹操曰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李筌曰以術毀人國不久而斃隋文問僕射高熲伐陳之策熲曰江外田收與中國不同伺彼農時我正暇豫徵兵掩襲彼釋農守禦候其聚兵我便解退再三若此彼農事疲矣又南方地卑舍悉茅竹倉庫儲積悉依其閒密使行人因風縱火候其營立更爲之行其謀陳始病也○杜牧曰因敵有可乘之勢不失其機如摧枯朽沛公入關晉

降孫皓隋取陳氏皆不久之○賈林曰兵不可久久則生變但毀滅其國不傷殘於人若武王伐殷殷人稱為父母○杜佑曰若誅理暴逆毀滅敵國不暴師衆也○梅堯臣曰久則生變○王晳同梅堯臣註○何氏曰善攻者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非勞久守而取之也○張預曰以順討逆以智伐愚師不久暴而敵國滅何假六月之稽乎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

攻之法也

曹操曰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李筌曰以全勝之計爭天下是以不頓收利也○梅堯臣曰全爭者兵不戰城不攻毀不久皆以謀而屈敵是曰謀攻故不鈍兵利自完○張預曰不戰則士不傷不攻則力不屈不久則財不費以完全立勝於天下故無頓兵血刃之害而有國富兵强之利斯良將計攻之術也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曹操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强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杜牧曰圍者謂四面壘合使敵不得逃逸凡圍四合必須去敵城稍遠占地既廣守備須嚴若非兵多則有闕漏故用兵有十倍也呂布敗是上下相疑侯成執陳宮委布降所以能擒非曹公兵力而能取之若上下相疑政令不一設使不圍自當潰叛何況圍之固須破滅

孫子所言十則圍之是將勇智等而兵利鈍均不言敵人自有離叛曹公稱倍兵降布蓋非圍之力窮也此不可以訓也○李筌曰愚智勇怯等十倍於敵則圍之攻守殊勢也○杜佑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勁不用十也曹公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若敵壘固守依附險阻彼一我十乃可圍也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倍然後圍之○梅堯臣曰彼一我十可以圍○何氏

曰圍者四面合兵以圍城而校量彼我兵勢將才愚智勇怯等而我十倍勝於敵人是以十對一可以圍之無令越逸也○張預曰吾之衆十倍於敵則四面圍合以取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强不必十倍然後圍之尉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言守者十人而當圍者百人與此法同

五則攻之

曹操曰以五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

李筌曰五則攻之攻守勢殊也○杜牧曰術猶道也言以五敵一則當取已三分爲三道以攻敵之一面留已之二候其無備之處出奇而乘之西魏末梁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帥將士襲其西南遂克之也○陳皥曰兵說五倍於敵自是我有餘力彼之勢分也豈止分爲三道以攻敵此獨說攻城故下文云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杜佑曰若敵幷兵自守不與我戰彼一我五乃可攻戰也或無敵人內外之應未必五倍然後攻○梅堯臣同杜佑註○王晳曰謂十圍而取五則攻者皆勢力有餘不待其虛懈也此以下亦謂智勇利鈍均耳

何氏曰愚智勇等量我五倍多於敵人可以三分攻城二分出奇以取勝○張預曰吾之衆五倍於敵則當驚前掩後聲東擊西無五倍之衆則不能爲此計曹公謂三術爲正二術爲奇不其然乎若敵無外

援我有内應則不須五倍然後攻之

倍則分之

曹操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

李筌曰夫兵者倍於敵則分半爲奇我衆

彼寡動而難制苻堅至淝水不分而敗王

僧辯至張公洲分而勝也○杜牧曰此言

非也此言以二敵一則當取己之一或趣

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中

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法

非論衆寡每陳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

能設奇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循環相救況於其他哉○陳皞曰直言我倍於敵分兵趨其所必救即我倍中更倍以擊敵之中分也杜雖得之未盡其說也○杜佑曰已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彼一我二不足爲變故疑兵分離其軍也故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梅堯臣曰彼一我二可分其勢○王晳曰謂分者分爲二軍使其腹背受敵則我得一倍之利也○何氏曰兵倍於敵

則分半為奇我衆彼寡足可分兵主客力均善戰者勝也○張預曰吾之衆一倍於敵則當分為二部一以當其前一以衝其後彼應前則後擊之應後則前擊之茲所謂一術為正一術為奇也杜氏不曉兵分則為奇聚則為正而遽非曹公何誤也

敵則能戰之

曹操曰己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伏奇以勝之○李筌曰主客力敵惟善者戰○杜牧曰此說非也凡己與敵人兵衆多少

智勇利鈍一旦相敵則可以戰夫伏兵之設或在敵前或在敵後或因深林叢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阨山阪擊敵不備自名伏兵非奇兵也○陳皡曰料己與敵人衆寡相等先爲奇兵可勝之計則戰之故下文云不若則能避之杜說奇伏得之也梅堯臣曰勢力均則戰○王晳曰謂能者能感士卒心得其死戰耳若設奇伏以取勝是謂智優不在兵敵也○何氏曰敵言等敵也唯能者可以戰勝耳○張預曰彼

我相敵則以正爲奇以奇爲正變化紛紜使敵莫測以與之戰茲所謂設奇伏以勝之也杜氏不曉凡置陳皆有揚奇備伏而云伏兵當在山林非也

少則能逃之

曹操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李筌曰量力不如則堅壁不出挫其鋒待其氣懈而出奇擊之齊將田單守即墨燒牛尾即殺騎刼則其義也○杜牧曰兵不敵且避其鋒尚候隙便奮決求勝言能者謂能忍忿

受恥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咎氾水之
戰也○陳皡曰此說非也但敵人兵倍於
我則宜避之以驕其志用爲後圖非謂忍
忿受恥太宗辱宋老生以虜其衆豈是兵
力不等也○賈林曰彼衆我寡逃匿兵形
不令敵知當設奇伏以待之設詐以疑之
亦取勝之道又一云逃匿兵形敵不知所
備懼其變詐全軍亦逃○杜佑曰高壁壘
勿與戰也彼之衆我之寡不可敵則當自
逃守匿其形○梅堯臣曰彼衆我寡去而

勿戰○王晳曰逃伏也謂能倚固逃伏以自守也傳曰師逃于夫人之宫或兵少而有以勝者蓋將優卒强耳○何氏曰兵少固壁觀變潛形見可則進○張預曰彼衆我寡宜逃去之勿與戰是亦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則敵雖衆亦可以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衆謝玄以八千卒敗符堅一百萬豈須逃之乎

不若則能避之

曹操曰引兵避之也○杜牧曰言不若者勢力交援俱不如也則須速去之不可遷延也如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圍於我則欲去不復得也○杜佑曰引兵備之强弱不敵勢不相若則引軍避待利而動○梅堯臣曰勢力不如則引而避○王晳曰將與兵俱不若遇敵攻必敗也○張預曰兵力謀勇皆劣於敵則當引而避之以伺其隙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曹操曰小不能當大也○李筌曰小敵不量力而堅戰者必為大敵所擒也漢都尉李陵以步卒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而見殁匈奴也○杜牧曰言堅者將性堅忍不能逃不能避故為大者之所擒也○孟氏曰小不能當大也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大邦為讎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敗也○梅堯臣曰不逃不避雖堅亦擒○王晳註同梅堯臣○何氏曰如右將軍蘇建

前將軍趙信將兵三千餘人與大將軍衛
青分行獨逢單于兵數萬力戰一日漢兵
且盡前將軍信胡人降爲翕侯匈奴誘之
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餘奔降單于右將軍
蘇建遂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自歸大將

軍問其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爲云
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一裨將今建
棄軍可斬以明威重閎安曰不然兵法小
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獨以數千當單
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

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歸意也○張預曰小敵不度强弱而堅戰必爲大敵之所擒息侯屈於鄭伯李陵降於匈奴是也孟子曰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强寡固不可以敵衆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强

曹操曰將周密謀不泄也○李筌曰輔猶助也將才足則兵必强○杜牧曰才周也賈林曰國之强弱必在於將將輔於君而才周其國則强不輔於君內懷其貳則弱

擇人授任不可不慎○何氏曰周謂才智
具也得才智周備之將國乃安强也
輔隙則國必弱
曹操曰形見於外也○李筌曰隙缺也將
才不備兵必弱○杜牧曰才不周也○梅
堯臣曰得賢則周備失士則隙缺○王皙
曰周謂將賢則忠才兼備隙謂有所缺也
何氏曰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
知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行五權之
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内御士

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張預曰將謀周密則敵不能窺故其國强微缺則乘釁而入故其國弱

太公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梅堯臣曰患君之所不知○孟氏曰已下語是○張預曰下三事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

曹操曰縻御也○李筌曰縻絆也不知進

退者軍必敗如絆驥足無馳騁也楚將龍且逐韓信而敗是不知其進秦將符融揮軍少却而敗是不知其退○杜牧曰猶駕御縻絆使不自由也君國君也患於軍者為軍之患害也夫授鉞凶門推轂閫外之事將軍裁之如趙充國欲為屯田漢宣必令決戰孫皓臨滅賈充尚請班師此不知進退之謂也○賈林曰軍之進退將可臨時制變君命内御患莫大焉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杜佑

曰縻御也靡爲反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
從中御也○梅堯臣曰君不知進退之宜
而專進退是縻繫其軍六韜所謂軍不可
以從中御○王晳曰縻繫也去此患則當
託以不御之權故必忠才兼備之臣爲之
將也○張預曰軍未可以進而必使之進
軍未可以退而必使之退是謂縻絆其軍
也故曰進退由内御則功難成
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
矣

曹操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李筌曰任將不以其人也燕將慕容評出軍所在因山泉賣樵水貪鄙積貨爲三軍帥不知其政也○杜牧曰蓋謂禮度法令自有軍法從事若使同於尋常治國之道則軍士生惑矣至如周亞夫見天子不拜漢文知其勇不可犯魏尚守雲中上首級爲有司所劾馮唐所以發憤也○杜佑曰夫治國尚禮義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軍國

一政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也○陳皥曰言不知三軍之事違衆沮議左傳稱晉彘季不從軍師之謀而以偏師先進終為楚之所敗也○梅堯臣曰不知治軍之務而參其政則衆惑亂也曹公引司馬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是也○何氏曰軍國異容所治各殊欲以治國之法以治軍旅則軍旅惑亂○張預曰仁義可以治國而不可以治軍權變可以治軍而不可以

治國理然也虢公不修慈愛而爲晉所滅晉侯不守四德而爲秦所克是不以仁義治國也齊侯不射君子而敗於晉宋公不擒二毛而衂於楚是不以權變治軍也故當仁義而用權譎則國必危晉虢是也當變詐而尚禮義則兵必敗齊宋是也然則治國之道固不可以治軍也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曹操曰不得其人意也○杜牧曰謂將無權智不能銓度軍士各任所長而雷同使

之不盡其材則三軍生疑矣黄石公曰善
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
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
顧其死○陳皥曰將在軍權不專制任不
自由三軍之士自然疑也○杜佑曰不得
其人也君之任將當精擇焉將若不知權
變不可付以勢位苟授非其人則舉措失
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君而用成安
君○梅堯臣曰不知權謀之道而參其任
用其衆疑貳也○王晳曰政也權也使不

知者同之則動有違異必相牽制也是則軍衆疑惑矣裴度所以奏去監軍平蔡州也此皆由君上不能專任賢將則使同之故通謂之三患○何氏曰不知用兵權謀之人用之爲將則軍不治而士疑○張預曰軍吏中有不知兵家權謀之人而使同居將帥之任則政令不一而軍疑矣若邲之戰中軍帥荀林父欲還裨將先縠不從爲楚所敗是也近世以中官監軍其患正如此髙崇文伐蜀因罷之遂能成功

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

引勝

曹操曰引奪也○李筌曰引奪也兵權道也不可謬而使處趙上卿藺相如言趙括徒能讀其父書然未知合變王令以名使括如膠柱鼓瑟此則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趙王不從果有長平之敗諸侯之難至也○杜牧曰言我軍疑惑自致擾亂如引敵人使勝我也○孟氏曰三軍之衆疑其所任惑其所爲則鄰國諸侯因其

乖錯作難而至也太公曰疑志不可以應敵○梅堯臣曰君徒知制其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俾衆疑惑故諸侯之難作是自亂其軍自去其勝○王晳曰引諸侯勝已也○何氏曰士疑惑而無畏則亂

故敵國得以乘我隙釁而至矣○張預曰軍士疑惑未肯用命則諸侯之兵乘隙而至是自潰其軍自奪其勝也

故知勝有五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張預曰下五事也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李筌曰料人事逆順然後以太一遁甲筭三門遇奇五將無關格迫脅主客之計者必勝也○杜牧曰下文所謂知彼知己是也○孟氏曰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也○梅堯臣曰知可不可之宜○王晳曰可則進否則止保勝之道也○何氏曰審己與敵○張預曰可戰則進攻不可戰則退守能審攻守之宜則無不勝

識衆寡之用者勝○

李筌曰量力也○杜牧曰先知敵之衆寡然後起兵以應之如王翦伐荆曰非六十萬不可是也○杜佑曰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寡或可以弱制强而能變之者勝也故春秋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是也○梅堯臣曰量力而動○王晳曰謂我對敵兵之衆寡圍攻分戰是也○張預曰用兵之法有以少而勝衆者有以多而勝寡者在乎度其所用而不失其宜則善如吴子所謂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是也

上下同欲者勝

曹操曰君臣同欲○李筌曰觀士卒心上下同欲如報私仇者勝○陳皥曰言上下共同其利欲則三軍無怨敵可勝也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也○杜佑曰言君臣和同勇而戰者勝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梅堯臣曰心齊一也○王晳曰上下一心若先縠剛復以取敗呂布違異以致亡皆上下不同欲之所致○何氏曰書云受有億兆夷人

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商滅而周興○張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人人欲戰則所向無前矣

以虞待不虞者勝

李筌杜牧曰有備預也○孟氏曰虞度也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待敵之可勝也○陳皞曰謂先爲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杜佑曰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之兵○梅堯臣曰慎備非常○王晳曰以我之虞待敵之不虞也○

何氏曰春秋時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
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巳
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
楚弗能加晉又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
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

大將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輯兵聚吳人必
至不如備之乃爲陳而吳人至見荆有備
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外小
人爲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
吳軍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寵

帥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豫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又春秋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

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張預曰常爲不可勝以待敵故吳起曰出門如見敵士季曰有備不敗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曹操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也李筌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勝眞將

軍也吳伐楚吳公子光弟夫槩王至請擊楚子常不許夫槩曰所謂見義而行不待命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敗之審此則將能而君不能御也晉宣帝拒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仗

節軍門曰敢問戰者斬亮聞笑曰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假言天子不許示武於衆此是不能之將○杜牧曰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杜佑曰將

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也○梅堯臣曰自閫以外將軍制之○王晳曰君御能將者不能絕疑忌耳若賢明之主必能知人固當委任以責成效推轂授鉞是其義也攻戰之事一以專之不從中御所以一威且盡其才也況臨敵乗機間不容髮安可遥制之乎○何氏曰古者遣將於太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乃復操柄授與刃曰從是

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蓋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而退而曰有王

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故御能將而責平猾虜者如絆韓盧而求獲狡兎者又何異焉張預曰將有智勇之能則當任以責成功

不可從中御也故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曹操曰此上五事也

故曰知彼知已者百戰不殆

李筌曰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杜牧

曰以我之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衆料敵之衆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已定優劣短長皆先見然後兵起故有百戰百勝也

孟氏曰審知彼已強弱利害之勢雖百戰

實無危殆乎○梅堯臣曰彼己五者盡知之故無敗○王晳曰殆危也謂校盡彼我之情知勝而後戰則百戰不危○張預曰知彼知己者攻守之謂也知彼則可以攻知己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雖百戰不危也或曰士會察楚師之不可敵陳平料劉項之長短是知彼知己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李筌曰自以己強而不料敵則勝負未定

秦主符堅以百萬之衆南伐或謂曰彼有
人焉謝安桓沖江表偉才不可輕之堅曰
我以八州之衆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
何難之有後果敗績則其義也○杜牧曰
恃我之强不知敵不可伐者一勝一負王
猛將終諫符堅曰晉氏雖在江表而正朔
所禀謝安桓沖江表偉人不可伐也及堅
南伐曰吾士馬百萬投鞭可濟遂有淝水
之敗也○陳皞曰杜說恃强之兵無名而
伐無罪所以敗也非一勝一負之義○杜

佑曰雖不知敵之形勢恃己能克之者勝負各半○梅堯臣曰自知己者勝負半也王晳曰但能計己不知敵之強弱則或勝或負○張預曰唐太宗曰今之將臣雖未能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不利乎所謂知己者守吾氣而有待焉者也故知守而不知攻則勝負之半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李筌曰是謂狂寇不敗何待也○杜佑曰外不料敵内不知己用戰必殆○梅堯臣

曰一不知何以勝○王晳曰全昧於計也

張預曰攻守之術皆不知以戰則敗

孫子註解卷之三

孫子卷之四

性四

孫子註解卷之四

形篇

曹操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李筌曰形謂主客攻守八陳五營陰陽向背之形杜牧曰因形見情無形者情密有形者情踈密則勝踈則敗也○王晳曰形者定形也謂兩敵強弱有定形也善用兵者能變化其形因敵以制勝張預曰兩軍攻守之形也隱於中則人不可得而知見於外則敵乘隙而至形因攻守而顯故次謀攻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

張預曰所謂知己者也

以待敵之可勝

梅堯臣曰藏形内治伺其虛懈○張預曰

所謂知彼者也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曹操曰自修理以待敵之虛懈也○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深壁多貝軍食善其教練攻其城則尚撞棚雲梯土山地道陳則在山川丘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間善戰者犄角勢連首尾相應者為不可勝也夫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此數者以為可勝也○杜牧曰

自整軍事長有待敵之備閉跡藏形使敵人不能測度因伺敵人有可乘之便然後出而攻之○杜佑曰先咨之廟堂慮其危難然後高壘深瀟使兵練習以此守備之故待敵之闕則可勝之言制敵在外故自修理以候敵之虛懈已見敵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王晳曰不可勝者修道保法也可勝者有所隙耳○張預曰守之故在己攻之故在彼

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

杜牧曰不可勝者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事閉形藏跡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爲○張預曰藏形晦跡居常嚴備則己能焉

不能使敵之可勝

杜牧曰敵若無形可窺無虛懈可乘則我雖操可勝之具亦安能取勝敵乎○賈林曰敵有智謀深爲己備不能强令不己備杜佑曰在己故練兵士策與道合深爲備者亦不可强勝之○梅堯臣曰在己故能爲在敵故無必○王晳曰在敵不在我也

張預曰若敵强弱之形不顯於外則我豈能必勝於彼

故曰勝可知

曹操曰見成形也○杜牧曰知著但能知己之力可以勝敵也○陳皥曰取勝於形

勝可知也

而不可爲

曹操曰敵有備故也○杜牧曰言我不能使敵人虛懈爲我可勝之資○賈林曰敵若隱而無形不可强爲勝敗○杜佑曰敵

有備也已料敵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
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為敗故范蠡曰
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梅
堯臣曰敵有闕則可知敵無闕則不可為
何氏曰可知之勝在我我有備也不可為
之勝在敵敵無形也○張預曰己有備則
勝可知敵有備則不可為

不可勝者守也

曹操曰藏形也○杜牧曰言未見敵人有
可勝之形己則藏形為不可勝之備以自

守也○杜佑曰藏形也若未見其形彼衆我寡則自守也○梅堯臣曰且有待也○何氏曰未見敵人形勢虛實有可勝之理則宜固守○張預曰知己未可以勝則守其氣而待之

可勝者攻也

曹操曰敵攻巳乃可勝○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高壘堅壁也攻其橦棚雲梯土山地道陳左川澤右丘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間識辯五令以節衆勢連首尾相應者

爲不可勝也無此數者以爲可勝也○杜牧曰敵人有可勝之形則當出而攻之杜佑曰敵攻巳乃可勝也巳見其形彼寡我衆則可攻○梅堯臣曰見其闕也○王晳曰守者以於勝不足攻者以於勝有餘

張預曰知彼有可勝之理則攻其心而取之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曹操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李筌曰力不足者可以守力

有餘者可以攻也○梅堯臣曰守則知力不足攻則知力有餘○張預曰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道有所不足故且待之吾所以攻者謂勝敵之事已有其餘故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鬬也後人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者非也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曹操曰因山川丘陵之固者藏於九地之下因天時之變者動於九天之上○李筌

曰天一遁甲經云九天之上可以陳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時干後一所臨宮爲九天後二所臨宮爲九地地者靜而利藏天者運而利動故魏武不明二遁以九地爲山川九天爲天時也夫以天一太一之遁幽微知而用之故全也經云知三避五魁然獨處能知三五横行天下以此法出不拘諸忌則其義也○杜牧曰守者韜聲滅跡幽比鬼神在於地下不可得而見之攻者勢迅聲烈疾若雷電如來

天上不可得而備也九者高深數之極○陳皥曰春三月寅功曹爲九天之上申傳送爲九地之下夏三月午勝先爲九天之上子神后爲九地之下秋三月申傳送爲九天之上寅功曹爲九地之下冬三月子神后爲九天之上午勝先爲九地之下也杜佑曰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丘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務因天時地利水火之變使敵不知所備言其雷震發動若於九天之上

也○梅堯臣曰九地言深不可知九天言高不可測蓋守備密而攻取迅也○王晳曰守者爲未見可攻之利當潛藏其形沉靜幽默不使敵人窺測之也攻者爲見可攻之利當高遠神速乘其不意懼敵人覺我而爲之備也九者極言之耳○何氏曰九地九天言其深微尉繚子曰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言其祕密邃遠之甚也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

聽阜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
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
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
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
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
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
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
國雖强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
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
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

小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張預曰藏於九地之下喻幽而不可知也動於九天之上喻來而不可備也尉繚子曰若祕於地若邃於天是也守則固是自保也攻則取是全勝也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當見未萌○李筌曰知不出衆知非善也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陘曰破趙

會食時諸將嘸然佯應曰諾乃背水陳趙
果壁望見皆大笑言漢將不便兵也乃破
趙食斬成安君烹此則衆所不知也○杜牧
曰衆人之所見破軍殺將然後知勝我之
所見廟堂之上罇俎之間已知勝負者矣
賈林曰守必固攻必克能自保全而常不
失勝見未然之勝善知將然之敗謂實微
妙通玄非衆人之所見也○孟氏曰當見
未萌言兩軍已交雖料見勝負策不能過
絶於人但見近形非遠太公曰智與衆同

非國師也○梅堯臣曰人所見而見故非善○王晳曰衆常之人見所以勝而不知制勝之形○張預曰衆人所知已成已著也我之所見未形未萌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爭鋒也○李筌曰爭鋒力戰天下易見故非善也○杜牧曰天下猶上文言衆也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故破軍殺將者也我之善者陰謀潛運攻必伐謀勝敵之日曾不血刃○陳皥曰潛運其智專伐

其謀未戰而屈人之兵乃是善之善者也
梅尭臣曰見不過衆戰雖勝天下稱之猶
不曰善○王晳曰以謀屈人則善矣○張
預曰戰而後能勝衆人稱之曰善是有智
名勇功也故云非善著見微察隱取勝於
無形則眞善者也
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
霆不爲聰耳
曹操曰易見聞也○李筌曰易見聞也以
爲攻戰勝而天下不曰善也夫智能之將

人所莫測爲之深謀故孫武曰難知如陰
也○王晳曰衆人之所知不爲智力戰而
勝人不爲善○何氏曰此言衆人之所見
所聞不足爲異也昔烏獲舉千鈞之爲
力離朱百步覩纖芥之物爲明師曠聽蚊
行螘步爲聰也兵之成形而見之誰不能
也故勝於未形乃爲知兵矣○張預曰人
皆能也引此以喻衆人之見勝也秋毫謂
兔毛至秋而勁細言至輕也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曹操曰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杜牧曰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以能攻之用力既少制勝既微故曰易勝也○梅堯臣曰力舉秋毫明見日月聰聞雷霆不出衆人之所能也故見於著則勝於艱見於微則勝於易○何氏曰言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已能攻之用力既少制敵甚微故曰易勝也○張預曰交鋒接刃而後能制敵者是其勝難也見微察隱而破於未形者是其勝易也故

善戰者常攻其易勝而不攻其難勝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曹操曰敵兵形未成勝之無赫赫之功也
李筌曰勝敵而天下不知何智名之有○
杜牧曰勝於未萌天下不知故無智名曾
不血刃敵國已服故無勇功也○梅堯臣
曰大智不彰大功不揚見微勝易何勇何
智○何氏曰患銷未形人誰稱智不戰而
服人誰言勇漢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
張預曰陰謀潛運取勝於無形天下不聞

料敵制勝之智不見搴旗斬將之功若留侯未甞有戰鬬功是也

故其戰勝不忒

李筌曰百戰百勝有何疑貳也此筌以忒字為貳也○陳皥曰籌不虛運策不徒發

張預曰力戰而求勝雖善者亦有敗時既見於未形察於未成則百戰百勝而無一差忒矣

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曹操曰察敵必可敗不差忒也○李筌曰

置勝於已敗之師何忒焉師老卒惰法令不一謂已敗也○杜牧曰措循置也忒差忒也我能置勝不忒者何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然後攻之故能致必勝之功不差忒也○賈林曰讀措為錯錯雜也取敵之勝理非一途故雜而料之也常於勝未形已見敵之敗○梅堯臣曰睹其可敗勝則不差○何氏曰善料也○張預曰所以能勝而不差者蓋察知敵人有必可敗之形然後措兵以能之云耳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李筌曰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地者要害
之地秦軍敗趙先據北山者勝宋師伐燕
過大峴而勝皆得其地也○杜牧曰不敗
之地者爲不可爲之計使敵人必不能敗

我也不失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
之形不失毫髮也○陳皥註同李筌○杜
佑註同杜牧○梅堯臣曰善候敵隙我則
常勝○王晳曰常爲不可勝待敵可勝不
失其機○何氏曰自恃有備則無患常伺

敵隙則勝之不失也立於不敗之地利也言我常爲勝所○張預曰審吾法令明吾賞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是立於不敗之地也我有節制則彼將自衂是不失敵之敗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曹操曰有謀與無慮也○李筌曰計與不計也是以薛公知黥布之也敗曰豐知魏武之必勝是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天

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然出於計數故凡
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内然後兵出乎境
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
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
敵人之士不見先陳故以衆擊寡以理擊
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
歐衆白徒故能百戰百勝此則先勝而後
求戰之義也衛公李靖曰夫將之上務在
於明察而衆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天時稽
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臨機付

敵方始趦趄左顧右盻計無所出信任過說一彼一此進退狐疑部伍狼籍何異趣蒼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啗狼虎者乎此則先戰而後求勝之義也○賈林曰不知彼我之情陳兵輕進意雖求勝而終自敗

也○梅堯臣曰可勝而戰戰則勝矣未見可戰勝可得乎○何氏曰凡用兵先定必勝之計而後出軍若不先謀而欲恃強勝未必也○張預曰計謀先勝然後興師故以戰則克尉繚子曰兵不必勝不可以言

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謂危事不可輕舉也又曰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此之謂也若趙充國常先計而後戰亦是也不謀而進欲幸其成功故以戰則敗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曹操曰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爲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李筌曰以順討逆不伐無罪之國軍至無虜掠不伐樹木汚井竈所過山川城社陵祠必滌而

除之不習亡國之事謂之道法也軍嚴肅有死無犯賞罰信義將若此者能勝敵之敗政也○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法者法制也善用兵者先修理仁義保守法制自為不可勝之政伺敵有可敗之隙則攻能

勝之○賈林曰常修用兵之勝道保賞罰之法度如此則當為勝不能則敗故曰勝敗之政也○梅堯臣曰攻守自修法令自保在我而已○王晳曰法者下之五事也張預曰修治為戰之道保守制敵之法故

能必勝或曰先修飾道義以和其衆後保守法令以戢其下使民愛而畏之然後能爲勝敗

兵法一曰度

賈林曰度土地也○王晳曰丈尺也

二曰量

賈林曰量人力多少倉廩虛實○王晳曰㪷斛也

三曰數

賈林曰筭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

實可見○王晳曰百千也

四曰稱

賈林曰既知衆寡兼知彼我之德業輕重才能之長短○王晳曰權衡也

五曰勝

曹操曰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張預曰此言安營布陳之法也李衛公曰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

地生度

曹操曰因地形勢而度之○李筌曰旣度有情則量敵而禦之○杜牧曰度者計也言度我國土大小人戶多少征賦所入兵車所籍山河險易道里迂直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然後起兵夫小不能謀大弱不能擊強近不能襲遠夷不能攻險此背生於地故先度也○梅堯臣曰因地以度軍勢○王晳曰地人所履也舉兵攻戰先本於地由地故生度度所以度長短知遠近也凡行軍臨敵先須知遠近之計○何氏

曰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未出軍先計敵國之險易道路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計度可伐然後興師動衆可以成功

度生量

杜牧曰量者酌量也言度地已熟然後能酌量彼我之强弱也○梅堯臣曰因度地以量敵情○王晳曰謂量有大小言旣知遠近之計則須更量其地之大小也○何氏曰量酌彼巳之形勢

量生數

曹操曰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李
筌曰量敵遠近强弱須備士卒軍資之數
而勝也○杜牧曰數者機數也言强弱已
定然後能用機變數也○賈林曰量地遠
近廣狹則知敵人人數多少也○梅堯臣
曰因量以得衆寡之數○王晳曰數所以
紀多少言既知敵之大小則更計其精劣
多少之數曹公曰知其人數○何氏曰數
機變也先酌量彼我强弱利害然後爲機
數○張預曰地有遠近廣狹之形必先度

知之然後量其容人多少之數也

數生稱

曹操曰稱量敵孰愈也○李筌曰分數既定賢智之多少得賢者重失賢者輕如韓信之論楚漢也須知輕重別賢愚而稱之鎰銖則强○杜牧曰稱校也機權之數已行然後可以稱校彼我之勝負也○梅堯臣曰因數以權輕重○王晳曰稱所以知重輕喻强弱之形勢也能盡知遠近之計大小之舉多少之數以與敵相形則知重

輕所在○何氏同杜牧註

稱生勝

曹操曰稱量之數知其勝負所在○李筌曰稱知輕重勝敗之數可知也○杜牧曰稱校旣熟我勝敵敗分明見也○梅堯臣曰因輕重以知勝負○王晳曰重勝輕也○陳皡杜佑李筌同杜牧上五事註○何氏曰上五事未戰先計必勝之法故孫子引古法以䟽勝敗之要也○張預曰稱宜也地形與人數相稱則踈密得宜故可勝也

尉繚子曰無過在於度數度謂尺寸數謂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陳隨地形而變是也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

梅堯臣曰力易舉也

敗兵若以銖稱鎰

曹操曰輕不能舉重也○李筌曰二十兩爲鎰銖之於鎰輕重異位勝敗之數亦復如之○梅堯臣曰力難制也○王晳曰言

銖鎰者以明輕重之至也○張預曰二十兩爲鎰二十四銖爲兩此言有制之兵對無制之兵輕重不侔也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曹操曰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高勢疾也李筌曰八尺曰仞言其勢也杜預伐吳言兵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自解則其義也○杜牧曰夫積水在千仞之谿不可測量如我之守不見形也及決水下湍渟奔

注如我之攻不可禦也○梅堯臣曰水決千仞之谿莫測其迅兵動九天之上莫見其跡此軍之形也○王晳曰千仞之谿至陗絶也喻不可勝對可勝之形乘機攻之決水是也○張預曰水之性避高而趨下

決之赴深谿固湍浚而莫之禦也兵之形象水乘敵之不備掩敵之不意避實而擊虛亦莫之制也或曰千仞之谿謂不測之淵人莫能量其淺深及決而下之則其勢莫之能禦如善守者匿形晦跡藏於九地

之下敵莫能測其强弱及乗虛而出則其
鋒莫之能當也

孫子註解卷之四

[stamp]

孫子卷之五

性五

孫子註解卷之五

勢篇 曹操曰用兵任勢也○李筌曰陳以形成如決建瓴之勢故以是篇次之○王晳曰勢者積勢之變也善戰者能任勢以取勝不勞力也○張預曰兵勢已成然後任勢以取勝故次形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曹操曰部曲爲分什伍爲數○李筌曰善用兵者將鳴一金舉一旌而三軍盡應號令既定如寡焉○杜牧曰分者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別其人數多少各任偏裨長伍訓練昇降皆責成之故

我所治者寡也韓信曰多多益辦是也○陳皡曰若聚兵既衆即須多為部伍部伍之内各有小吏以主之故分其人數使之訓齊決斷遇敵臨陳授以方略則我統之雖衆治之益寡○孟氏曰分隊伍也數兵之大數也分數多少制置先定○梅堯臣曰部伍奇正之分數各有所統○王晳曰分數謂部曲也偏裨各有部分與其人數若師旅卒兩之屬○張預曰統衆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

後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爲伍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二隊爲官二官爲曲二曲爲部二部爲校二校爲裨二裨爲軍遞相統屬各加訓練雖治百萬之衆如治寡也

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

曹操曰旌旗曰形金鼔曰名○杜牧曰旌旗鍾鼔敵亦有之我安得獨爲形名鬬衆如鬬寡也夫形者陳形也名者旌旗也戰法曰陳間容陳是曳白刃故大陳之中復

有小陳各占地分皆有陳形旗者各依方色或認以鳥獸某將某陳自有名號形名已定志專勢孤人自為戰敗則自敗勝則自勝戰百萬之兵如戰一夫此之是也〇陳皞曰夫軍士既衆分布必廣臨陳對敵

遞不相知故設旌旗之形使各認之進退遲速又不相聞故設金鼓以節之所以令之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曹說是也〇梅堯臣曰形以旌旗名以采章指麾應速無有後先〇王晳曰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

曰名皆謂形者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號也○張預曰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鼓鐸視不相見故為旌旗今用兵旣衆相去必遠耳目之力所不聞見故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却聽金鼓之號而行止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故曰此用衆之法也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曹操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李筌曰當敵為正傍出為奇將三軍無奇兵未

可與人爭利漢吳王濞擁兵入大梁吳將田伯禄說吳王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不從遂為周亞夫所敗此則有正無奇○杜牧曰解在下文○賈林曰當敵以正陳取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不敗也○梅堯臣曰動為奇靜為正靜以待之動以勝之○王晳曰必當作畢字誤也奇正還相生故畢受敵而無敗也

○何氏曰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合變者奇也我之正使敵視之為奇我之奇使敵視之為正正亦為奇奇亦為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無奇正而勝者幸勝也浪戰也如韓信背水而陳以兵循山而拔趙幟以破其國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信又盛兵臨晉而以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虜魏王豹則臨晉正也夏陽奇也由是觀之受敵無敗者奇正之謂也尉繚子曰今以鏌

鄉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張預曰三軍雖衆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乎奇正也奇正之說諸家不同尉繚子則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曹公則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李衛公則曰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此皆以正為正以奇為奇曾不說相變循環之義唯唐太宗曰以奇為正使敵視以為正則吾以奇擊之以正為奇使敵視以為奇則吾以正擊之混為一法使敵莫測

兹最詳矣

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是也

曹操曰以至實擊至虛○李筌曰碬實卵虛以實擊虛其勢易也○孟氏曰碬石也兵若訓練至整部領分明更能審料敵情委知虛實後以兵而加之實同以碬石投卵也○梅堯臣曰碬石也音遐以實擊虛猶以堅破脆也○王晳曰鍜治鐵也○何氏曰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張預曰下篇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此虛

實彼我之法也引致敵來則彼勢常虛不往赴彼則我勢常實以實擊虛如舉石投卵其破之必矣夫合軍聚衆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習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虛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曹操曰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不備也李筌曰戰無其詐難以勝敵○杜佑曰正者當敵奇者從傍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梅堯臣曰用正合戰用奇

勝敵○何氏曰如戰國廉頗為趙將秦使
間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
頗軍多亡失數敗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
之言使括代頗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
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

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絶
趙軍後又五千騎絶趙壁間趙兵分為二
粮道絶括卒敗又唐突厥犯塞煬帝令唐
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衆備邊會虜
寇馬邑仁恭以衆寡不敵有懼色高祖曰

今主上遐遠孤城絶援若不死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四千出為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見虜候騎但馳騁獵耳若輕之及與虜相遇則犄角置陳選善射者為别隊持滿以待之虜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竒兵擊走之獲其特勤所乘駿馬斬首千餘級又太宗選精鋭千餘騎為竒兵皆黑衣玄甲分為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齩金等分統之毎臨寇太宗躬被玄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

向摧殄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又五代漢
高祖在晉陽郭進往依之漢祖壯其材會
北虜屠安陽城因遣進攻拔之戎人遁去
授坊州刺史虜主道襲高祖出奇兵并陘
進以間道先入洺北因定河北此皆以奇
勝之迹也○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
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旁或擊其後
以勝之若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其前以
潛軍軍其後是也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

李筌曰動靜也

不竭如江河

李筌曰通流不絕○杜佑曰言應變出奇無窮竭○張預曰言應變出奇無有窮竭

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李筌曰奇變如日月四時虧盈寒暑不停○杜佑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王興而復廢言奇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四時之盛衰也○張預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互盛而復衰喻奇正相變紛

紜渾沌終始無窮也

聲不過五

李筌曰宮商角徵羽也

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

李筌曰變入八音奏樂之曲不可盡聽

色不過五

李筌曰青黃赤白黑也

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

李筌曰酸辛醎甘苦也

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曹操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無窮也○李筌曰五味之變庖宰鼎飪也○杜牧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喻八陳奇正也○張預曰引五聲五色五味之變以喻奇正相生之無窮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李筌曰邀截掩襲萬途之勢不可窮盡也○梅堯臣曰奇正之變猶五聲五色五味之變無盡也○王晳曰奇正者用兵之鈐鍵制勝之樞機也臨敵運變循環不窮窮

則敗也○孟氏曰六韜云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張預曰戰陳之勢止於奇正一事而已及其變而用之則萬途千轍烏可窮盡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李筌曰奇正相依而生如環團圓不可窮端倪也○梅堯臣曰變動周旋之不極王晳曰敵不能窮我也○何氏曰奇正生而轉相為變如循循其環求首尾之莫窮也○張預曰奇亦為正正亦為奇變化相

生若循環之無本末誰能窮詰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

孟氏曰勢峻則巨石雖重不能止○杜佑曰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洿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張預曰水性柔弱險徑要路激之疾流則其勢可以轉巨石也

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

曹操曰發起擊敵○李荃曰朶勢可以轉剛況於兵者乎彈射之所以中飛鳥者善

於疾而有節制○杜牧曰勢者自高注下得險疾之勢故能漂石也節者節量遠近則攫之故能毀折物也○杜佑曰發起討敵如鷹鸇之攫撮也必能挫折禽獸者皆由伺候之明邀得屈折之節也王子曰鷹隼一擊百鳥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以爭其威○梅堯臣曰水雖柔勢迅則漂石鷙雖微節勁則折物○王晳曰鷙鳥之疾亦勢也由勢然後有搏擊之節下要云險故先取漂石以諭也○何氏曰水能

動石高下之勢也鷙能搏物能節其遠近
也○張預曰鷹鸇之擒鳥雀必節量遠近
伺候審而後擊故能折物尉繚子曰便吾
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李靖曰鷙鳥
將擊卑飛斂翼皆言待之而後發也

是故善戰者其勢險

曹操李筌曰險猶疾也○杜牧曰險者言
戰爭之勢發則殺人故下文喻如彍弩
王晳曰險者折以致其疾也如水得險隘
而成勢

其節短

曹操李筌曰短近也○杜牧曰言以近節也如鷙鳥之發近則搏之力全志專則必獲也○杜佑曰短近也節斷也短近言能因危取勝以卒擊近也○梅堯臣曰險則迅短則勁故戰之勢當險疾而短近也○王晳曰鷙鳥之能搏者發必中來勢遠而所搏之節至短也兵之乘機當如是耳曹公曰短者近也○孟氏同杜牧註○張預曰險疾短近也言善戰者先度地之遠近形

之廣狹然後立陳使部伍行列相去不遠其進擊則以五十步為節不可過遠故勢迅則難禦節近則易勝

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曹操曰在度不遠發則中也○李筌曰弩不疾則不遠矢不近則不中勢尚疾節務速○杜牧曰彍張也如弩已張發則殺人故上文云其勢險也機者固須以近節量之然後必能中故上文云其節短短乃近也此言戰陳不可遠遠逐敵人恐有隊伍離

散斷絶反爲敵所乘也故牧野誓曰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以近也○陳皥曰弩之發機近則易中戰之遇敵疾則易捷若趨馳不速奮擊不近則不能克敵而全勝

賈林曰戰之勢如弩之張兵之勢如機之發○梅堯臣曰彍音霍彍張也如弩之張勢不逡巡如機之發節近易中也○王晳曰戰勢如弩之張者所以有待也待其有可乘之勢如發其機○何氏曰險疾也短近也此言擊戰得形便如張弩發機勢宜

疾速仍利於便近不得追擊過差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張預曰如弩之張勢不可緩如機之發節不可遠言趨利尚疾奮擊貴近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曹操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卒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李筌曰紛紜而鬬示如可亂建旌有部鳴金

有節是以不可亂也渾沌合雜也形圓無向背也示敵可敗而不可敗者號令齊整也○杜牧曰此言陳法也風后握奇文曰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音機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此之是也奇者零也陳數有九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八陳而取準則焉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進退疾徐踈密之節一如戰陳表乃旗也旗者蓋與民期於下也握奇

文曰先出遊軍定兩端蓋遊軍執本方旗先定地界然後軍士赴之兵於旗下乃出奇正變為陳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此則八陳遺制握奇之文止此而已其餘之詞乃後之作者增加之以重

難其事耳夫五兵之利無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五兵同致天獨有弧矢星聖人獨言弧矢能威天下不言他兵何也蓋戰法利於弧矢者非得陳不見其利故黃帝勝於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

矢之利也在於近代可以驗之者晉武時
羌陷涼州司馬督馬隆請募勇士三千平
之募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
軍西渡温水虜樹機能以衆萬計過隆隆
依八陳法且戰且前弓矢所入皆應弦而
倒誅殺萬計涼州遂平隋時突厥入寇楊
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
皆戎車徒步相參舁鹿角為方陳騎在其
内素至悉除舊法令諸軍各為步騎突厥
聞之以手加額仰天曰天賜我也大率精

騎十餘萬而至秦一戰大破之此乃以徒步制騎士若非有陳法知開闔首尾之道安能致勝也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繕其怒鄭司農云以四獸爲軍陳象天也孔疏曰此言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但不知作之何如耳何徹云畫此四獸於旌旗上以標前後左右之陳也急繕其怒言其卒之勁利威怒如天之怒也招摇北斗杓第七星也舉此則六星可知也陳象天文即北斗也

復曰進退有度鄭司農註曰度謂伐與步數也孔疏曰如牧野誓云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也復曰左右有局鄭司農註曰局是步分孔疏曰言軍之左右各有部分進則就敵退則就列不相差濫也下文復曰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返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此言讎辱至於戰爭期在必勝固不可不知陳法也其文故相次而言乃聖賢之深旨矣軍志曰陳間容陳是曳白刃隊間

容隊可與敵對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陳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奔迸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亦與曲禮之說同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令夔州州前諸葛武侯以石縱横入行布為方陳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正用六數令鼇屋司竹園乃有

舊壘司馬懿以十萬步騎不敢決戰蓋知其能也○杜佑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紛紛旌旗像紜紜士卒貌言旌旗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散擾之若亂然其法令素定度職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者也車騎齊轉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沌沌步驟奔馳視其行陳縱橫圓而不方然而指趨各有所應故王子曰將欲內明而外暗內治而外混所以示敵之輕己者也

梅堯臣曰分數巳定形名巳立離合散
聚似亂而不能亂形無首尾應無前後陽
旋陰轉欲敗而不能敗○王晳曰曹公曰
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矣晳謂
紛紜鬬亂之貌也不可亂者節制嚴明耳
又曹公曰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
整也晳謂渾沌形圓不測之貌也不可敗
者無所隙缺又不測故也○何氏曰此言
鬬勢也善將兵者進退紛紛似亂然士馬
素習旌旗有節非亂也渾沌形勢乍離乍

合人以為敗而號令素明離合有勢非可敗也形圓無行列也○張預曰此八陳法也昔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井字之形開方九馬五為陳法四為閑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紜散鬬雖亂而法不亂渾沌交錯形雖圓而勢不散所謂分而成八復而為一也後世武侯之方陳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陳樂舞皆

其遺制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

曹操曰皆毀形匿情也○李筌曰恃治之整不撫其下而多怨其亂必生秦幷天下銷兵焚書以列國為郡縣而秦自稱始皇

都關中以為至萬代有之至胡亥矜驕陳勝吳廣乘弊而起所謂亂生於治也以勇陵人為敵所敗秦王符堅鼓行伐晉勇也及其敗聞風聲鶴唳以為晉軍是其怯也所謂怯生於勇也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

下陵齊於黃池陵越於會稽是其彊也為越所敗城門不守兵圍王宮殺夫差而并其國所謂弱生於彊也○杜牧曰言欲僞為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至治然後能為僞亂也欲僞為怯形以伺敵人先須至勇然後能僞為怯也欲僞為弱形以驕敵人先須至彊然後能為僞弱也○賈林曰恃治則亂生恃勇彊則怯弱生○梅堯臣曰治則能僞亂勇則能僞為怯彊則能僞為弱○王晳同梅堯臣註○何氏曰言戰時

為奇正形勢以破敵也我兵素治矣我士素勇矣我勢素彊矣若不匿治勇彊之勢何以致敵須張似亂似怯似弱之形以誘敵人彼惑我誘之之狀破之必矣○張預曰能示敵以紛亂必已之治也能示敵以懦怯必已之勇也能示敵以羸弱必已之強也皆匿形以誤敵人

治亂數也

曹操曰以部曲分名數為之故不亂也○李筌曰應數也百六之災陰陽之數不由

人興時所會也○杜牧曰言行伍各有分畫部曲皆有名數故能為治然後能為偽亂也夫為偽亂者出入不時樵採縱横刁斗不嚴是也○賈林曰治亂之分各有度數○梅堯臣曰以治為亂存之乎分數○王晳曰治亂者數之變數謂法制○張預曰實治而偽示以亂明其部曲行伍之數也上文所謂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勇怯勢也

李筌曰夫兵得其勢則怯者勇失其勢則

勇者怯兵法無定惟因勢而成也○杜牧
曰言以勇為怯者也見有利之勢而不動
敵人以我為實怯也○陳皥曰勇者奮遠
也怯者淹緩也敵人見我欲進不進即以
我為怯也必有輕易之心我因其懈惰假
勢以攻之龍且輕韓信鄭人誘我師是也
○孟氏註同陳皥○梅堯臣曰以勇為怯
示之以不取○王晳曰勇怯者勢之變○
張預曰實勇而偽示以怯因其勢也魏將
龐涓攻韓齊將田忌救之孫臏謂忌曰彼

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日減其竈涓聞之大喜曰吾素知齊怯乃倍日并行逐之遂敗於馬陵

彊弱形也

曹操曰形勢所宜○杜牧曰以彊為弱須示其形匈奴冒頓示婁敬以羸老是也○陳皥曰楚王毀中軍以張隨人用為後圖此類也○梅堯臣曰以彊為弱形之以羸懦○王皙曰彊弱者形之變○何氏曰形

勢暫變以誘敵戰非怯非弱也示亂不亂
隊伍本整也○張預曰實彊而僞示以弱
見其形也漢高祖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
奴匿其壯士肥馬見其弱兵羸畜使者十
輩皆言可擊惟婁敬曰兩國相攻宜矜誇
所長今徒見老弱必有奇兵不可擊也帝
不從果有白登之圍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曹操曰見羸形也○李筌曰善誘敵者軍
或彊能進退其敵也晉人伐齊斥山澤之

險雖所不至必旆而䟽陳之輿曳柴從之
齊人登山而望晉師見旌旗揚塵謂其衆
而夜遁則晉弱齊爲彊也齊伐魏將田忌
用孫臏謀減竈而趨大梁魏將龐涓逐之
曰齊魯何其怯也入吾境亡者半矣及馬

陵爲齊人所敗殺龐涓虜魏太子而旋形
以弱而敵從之也○杜牧曰非止於羸弱
也言我強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
弱敵強則示之以強形動之使去敵之動
作皆須從我孫臏曰齊國號怯三晉輕之

令入魏境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魏龐涓逐之曰齊虜何怯也入吾境土亡者太半因急追之至馬陵道狹隘乃斫木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伏弩於側令曰見火始發涓至鑽燧讀之萬弩齊發龐涓死此乃示以羸形能動龐涓遂來從我而殺之也隋煬帝於鴈門為突厥始畢可汗所圍太宗應募救援隸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多齎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我張吾軍容

今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為救兵雲集覩塵而遁不然彼衆我寡不能久矣定興從之師次崞縣始畢遁去此乃我弱敵强示之以强動之令去故敵之來去一皆從我之形也○梅堯臣曰形亂弱而必從○王晳曰誘敵使必從○何氏曰移形變勢誘動敵人敵昧於戰必落我計中而來力足制之○張預曰形之以羸弱敵必來從晉楚相攻苗賁皇謂晉侯曰若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

克二穆果敗楚師又楚伐隋羸師以張之季良曰楚之羸誘我也皆此二義也

予之敵必取之

曹操曰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虛孤特也○杜牧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公營南阪下馬解鞍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紹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繼至或分趨輜重公曰可

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人遂大破之斬文醜○梅堯臣曰示畏怯而必取○王晳曰餌敵使必取予與同○張預曰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吳以囚徒誘越楚以樵者誘絞是也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曹操曰以利動敵也○李筌曰後漢大司馬鄧禹之攻赤眉也赤眉佯北棄輜重而遁車皆載土覆之以豆禹軍乏食競趨之不為行列赤眉伏兵奄至擊之禹大敗則

其義也○杜牧曰以利動敵敵既從我則
嚴兵以待之上文所解是也○梅堯臣曰
以上數事動誘動而從我則以精卒待之
○王晳曰或使之從或使之取必先嚴兵
以待之也○何氏曰敵貪我利則失行列

利既能動則以所待之卒擊之無不勝也
如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為軍公急持
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
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
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

河爲甬道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奮擊破之十六國南梁禿髮傉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傉檀分兵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欵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

聞乜列河等歸附必來邀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乜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邀擊破乜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乜列河之衆○張預曰形之既從予之又取是能以利動之而來也則以勁卒待之李靖以卒為本以本待之者謂正兵節制之師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

杜佑曰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師衆強使力進也若秦穆悔過不替孟明也

故能擇人而任勢

一作故能擇人而任之諸家作任勢者多矣○曹操曰求之於勢者專任權也不責於人者權變明也○李筌曰得勢而戰人怯者能勇故能擇其所能任之夫勇者可戰謹慎者可守智者可說無棄物也○杜牧曰言善戰者先料兵勢然後量人之材

隨短長以任之不責成於不材者也曹公征張魯於漢中張遼李典樂進將一千餘人守合淝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孫權十萬人衆圍合淝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典與遼同出果大破孫權吳人奪氣還脩守備衆心乃安權攻

城十日不拔乃退孫盛論曰夫兵詭道也至於合淝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衆者必懷貪惰我以致命之師擊貪惰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矣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異同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也○賈林曰讀為擇人而任勢言示以必勝之勢使人從之豈更外責於人求其勝敗擇勇怯之人任進退之勢○陳皡曰善戰者專求於勢

見利速進不為敵先專任機權不責成於人苟不獲已而用人即須擇而任之○杜佑曰權變之明能簡置於人任已之形勢也○梅堯臣曰用人以勢則易責人以力則難能者當在擇人而任勢○何氏曰得勢自勝不專責人以力也○王晳曰謂將能擇人任勢以戰則自然勝矣人者謂偏裨與○張預曰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能故隨材大小擇而任之尉繚子曰因其所長

而用之言三軍之中有長於步者有長於騎者因能而用則人盡其材又晉侯類能而使之是也

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曹操曰任自然勢也○李筌曰任勢御衆當如此也○杜佑曰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回避也任勢自然也方圓之形猶兵勝負之形○梅堯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難以力移三軍至

衆也可以勢戰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
何氏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則靜置之危地則動方正則止圓斜則行自然之勢也三軍之衆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鬪亦自然之道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李筌曰蒯通以為坂上走丸言其易也◯杜牧曰轉石於千仞之山不可止遏者在

山不在石也戰人有百勝之勇强弱一貫者在勢不在人也杜公元凱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能幷强齊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著手此勢也勢不可失乃東下建鄴終滅吳此篇大抵言兵貴任勢以險迅疾速爲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梅堯臣曰圓石在山屹然其勢一人推之千人莫制也○王晳曰石不能自轉因山之勢而不可遏也戰不能妄勝因兵之勢而不可支也○張預曰石

轉於山而不可止遏者由勢使之也兵在於險而不可制禦者亦勢使之也李靖曰兵有三勢將輕敵士樂戰志勵青雲氣等飄風謂之氣勢關山狹路羊腸狗門一夫守之千人不過謂之地勢因敵怠慢勞役飢渴前營未舍後軍半濟謂之因勢故用兵任勢如峻坂走丸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

孫子註解卷之五

孫子卷之六

性六

孫子註解卷之六

虛實篇

曹操曰能虛實彼己也○李筌曰善用兵者以虛為實善破敵者以實為虛故次其篇○杜牧曰夫兵者避實擊虛先須識彼我之虛實也○王晳曰凡自守以實攻敵以虛也○張預曰形篇言攻守勢篇說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兩齊之法然後知奇正先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知虛實蓋奇正自攻守而用虛實由奇正而見故次勢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曹操李筌並曰力有餘也○賈林曰先處形勝之地以待敵者則有備豫士馬閑逸○杜佑同賈林註○王晳同曹操註○張

預曰形勢之地我先據之以待敵人之來則士馬閑逸而力有餘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李筌曰力不足也太一遁甲云彼來攻我則我為主彼為客主易客難也是以太一遁甲言其定計之義故知勞佚事不同先後勢異○杜牧曰後周遣將帥突厥之衆逼齊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而下去城二里諸將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

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佚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前鋒盡殪自餘遁矣○賈林曰敵處便利我則不往引兵別據示不敵其軍敵謂我無謀必來攻襲如此則反令敵倦而我不勞○孟氏曰若敵已處便勢之地已方赴利士馬勞倦則不利矣○梅堯臣曰先至待敵則力完後至趨戰則力屈○何氏曰戰國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

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後漢初諸將征隗囂為囂所敗光武令悉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

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漢將馮異即馳馬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此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方盛臨境狃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

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
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鋒也遂潛往閉
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
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而大
破之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
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
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
武軍且至周文步將李弼曰彼衆我寡不
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
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陳合戰大

破之○張預曰便利之地彼已據之我方
趨彼以戰則士馬勞倦而力不足或謂所
戰之地我宜先到立陳以待彼則已佚矣
彼先結陳我後至則我勞矣若宋人已成
列楚師未既濟之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李筌曰故能致人之勞不致人之佚也○
杜牧曰致令敵來就我我當蓄力待之不
就敵人恐我勞也後漢張步將費邑分遣
其弟敢守巨里耿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

伐樹木揚言以填坑壍數日有降者言邑
閒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
趨修攻具宣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
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
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

喜謂諸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
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
精兵上岡阪乘高大破之遂臨陳斬費邑
社佑曰言兩軍相遠彊弱俱敵彼可使歷
險而來我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

已不往從也○梅堯臣曰能令敵來則敵勞我不往就則我佚○王晳曰致人者以佚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其佚○何氏曰令敵自來○張預曰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我勢常實此乃虛實彼我之術也耿弇先逼巨里以誘致費邑近之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曹操曰誘之以利也○李筌曰以利誘之敵則自遠而至也趙將李牧誘匈奴則其

義也○杜牧曰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大喜率衆來入牧大破之殺匈奴十萬騎單于奔走歲餘不敢犯邊也○梅堯臣曰何能自來示之以利○何氏曰以利誘之而來我佚敵勞○張預曰所以能致敵之來者誘之以利耳李牧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曹操曰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李筌

曰害其所急彼必釋我而自固也魏人寇
趙邯鄲乞師於齊齊將田忌欲救趙孫臏
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
擣虛形格勢禁則自解爾今二國相持輕
銳竭於外疲老殆於內我襲其虛彼必解
圍而奔命所謂一舉存趙而弊魏也後魏
果釋趙而奔大梁遭齊人於馬陵魏師敗
績○杜牧曰曹公攻河北師次頓丘黑山
賊于毒等攻武陽曹公乃引兵西入山攻
毒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曹公要擊於內

大破之也○陳皥曰子胥疲楚師孫臏走
魏將之類也○杜佑曰致其所必走攻其
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敵不得自至
故王子曰一猫當穴萬鼠不敢出一虎當
溪萬鹿不敢過○梅堯臣曰敵不得來當

制之以害○王晳曰以害形之敵患之而
不至○張預曰所以能令敵人必不得至
者害其所顧愛耳孫臏直走大梁而解邯
鄲之圍是也

故敵佚能勞之

曹操曰以事煩之○李筌曰攻其不意使
敵疲於奔命○杜牧曰高熲言平陳之策
於隋祖曰江北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
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兵上馬聲言掩
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
兵我便解甲於是陳人始病○梅堯臣曰
撓之使不得休息○王皙曰巧致之也○
何氏曰春秋時吳王闔閭問於伍員曰伐
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莫適任患若爲三
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

歸則出彼必道弊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張預曰爲多方以誤之之術使其不得休息或曰彼若先處戰地以待我則是彼佚也我不可起而與之戰我既不往彼必自來即是變佚爲勞也

飽能饑之

曹操曰絶糧道以饑之○李筌曰焚其積聚芟其木畜絶其糧道○杜牧曰我爲主

敵爲客則可以絶糧道而饑之如我爲客
敵爲主則如之何答曰饑敵之術非止絶
糧道但能饑之則是隋高熲平陳之策曰
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有畜積皆非地窖密
遣人因風縱火待敵修立更復燒之不出
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遂行其策由是陳人
益困三國時諸葛誕文欽據壽春及招吳
請援司馬景王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
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
兾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當多方

以亂之因命合圍遣嬴疾寄穀淮北廩軍
士豆人三升誕欽聞之果喜景王愈嬴形
以示之誕等益寛恣食俄而城中糧盡攻
而拔之隋末宇文化及率兵攻李密於黎
陽密知化及糧少因僞和之以弊其衆化
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其後食盡其
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前
後相繼化及以此遂敗○陳皡曰饑敵之
術在臨事應機○梅堯臣曰要其糧使不
得饋○王晳曰謂敵人足食我能使之饑

之耳晉公曰絕其糧道皆謂火積亦是也
何氏曰如吳楚反周亞夫曰楚丘剽輕難
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
亞夫會兵滎陽吳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
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弓高侯

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兵乏糧饑欲退數挑
戰終不出乃引兵去精兵追擊大破之王
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莽爲
將甄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於
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

餘萬人南渡橫臨泚水阻兩山間爲營絕
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
約休卒三日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
盡獲其輜重明晨自南攻甄阜下江兵自
東南攻梁丘賜乏食陳潰遂斬阜賜唐輔
公祏遣其僞將馮惠亮陳當世領水軍屯
于博望山陳正通河間王孝恭徐紹宗率
步騎軍于青州山河間王孝恭至堅壁不
與鬬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
孝恭安臥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

盧祖尚率精騎列陳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棄營而走○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爲客彼爲主爲客則食不足爲主則飽有餘若奪其畜積掠其田野因糧於彼館穀於敵則我反飽彼反饑矣則是以變客爲主也不必焚其積聚廢其農時然後能饑敵矣或彼爲客則絕其糧道廣武君欲請奇兵以遮絕韓信軍後是也

安能動之

曹操曰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李筌曰出其所必趨擊其所不意攻其所不愛使不得不救也○杜牧曰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阻遼水以拒魏軍宣王曰賊堅營高壘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我今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來邀之乃縱擊大破之竟平遼東○陳皞曰左傳楚伐宋

宋告急於晉晉先軫曰我執曹君而分曹
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
賂怒頑能無戰乎遂破楚師○孟氏註同
曹操○梅堯臣曰趨其所顧所不得止○
王晳同李筌註○何氏曰攻其所愛豈能
安視而不動哉○張預曰彼方安守以爲
與國之術不欲速戰則當攻其所必救使
不得已而須出史騈堅壁秦伯挑其裨將
遂皆出戰是也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

曹操曰使敵不得相往而救之也○何氏
曰令敵人須應我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曹操曰出空擊虛避其所守擊其不意
李筌曰出敵無備從孤擊虛何人之有

杜牧曰梁元帝時西蜀稱帝率兵東下將
攻元帝西魏大將周文帝曰平蜀制梁在
茲一舉諸將多有異同文帝謂將軍尉遲
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公然計將安出迥
曰蜀與中國隔絕百餘年矣恃其山川險

隄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奔
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
出其不意衝其腹心必向風不守竟以平
蜀言不勞者空虛之地無敵人之虞行止
在我故不勞也○陳皥曰夫言空虛者非
止爲敵人不備也但備之不嚴守之不固
將弱兵亂糧少勢孤我整軍臨之彼必望
風自潰是我不勞苦如行無人之地○梅
堯臣曰出所不意○何氏曰曹公北征烏
桓謀臣郭嘉曰兵遺神速今千里襲人輜

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得以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公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公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又唐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輕途二千里行空虛之地平吐谷渾而還故太宗曰且李靖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古今未有也○張預曰掩其空虛攻其無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若鄧艾伐蜀由陰平之徑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

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李筌曰無虞易取○杜牧曰警言其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後後漢張歩都劇使弟藍守西安又令別将守臨淄去臨淄四十里耿弇引軍營其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其實易攻弇令軍吏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弇勒諸将蓐食及明至臨淄城下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

逮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爲備
臨淄出其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
拔拔臨淄即西安勢孤所謂擊一得兩盡
如其策後漢末朱儁擊黄巾賊帥韓忠於
宛儁作長圍起土山以臨其城内因鳴鼓
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兵五千
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
乞降○陳皥曰國家征上黨王宰知劉稹
恃天井之險不爲固守之計宰悉力攻奪
而後守稹失其險終陷其巢穴也○梅堯

臣曰言擊其南實攻其北○王晳曰攻其虛也謂將不能兵不精壘不堅備不嚴救不及食不足心不一爾○張預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使敵人莫之能備莫之能備則吾之所攻者乃敵之所不守也耿弇之克臨淄朱儁之討黃巾但其一端耳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杜牧曰不攻尚守何況其所攻乎漢太尉周亞夫擊七國於昌邑也賊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其西北俄而賊精卒攻西北不

得入因遁走追破之○陳皥曰無慮敵不攻慮我不守無所不攻無所不守乃用兵之計備也○梅堯臣曰賊擊我西亦備乎東○王晳曰守以實也謂將能兵精壘堅備嚴救及食足心一爾○張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人莫之能測莫之能測則吾之所守者乃敵之所不攻也○周亞夫擊東南而備西北亦是其一端也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曹操曰情不泄也○李筌曰善攻者器械多也東魏高歡攻鄴是也善守謹備也周韋孝寬守晉州是也○杜牧曰攻取備禦之情不泄也○賈林曰教令行人心附備守堅固微隱無形敵人猶豫智無所措也

梅堯臣曰善攻者機密不泄善守者周備不隙○王晳曰善攻者待敵有可勝之隙速而攻之則使其不能守也善守者常爲不可勝則使其不能攻也云不知者攻守之計不知所出耳○何氏曰言攻守之謀

令不可測○張預曰夫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所謂不足者非力弱也蓋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也所謂有餘者非力彊也蓋示敵之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也情不外泄積

乎攻守者也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

李筌曰言二篇用兵之奇正攻守微妙不可形於言說也微妙神乎敵之死生懸形

於我故曰司命○杜牧曰微者靜也神者
動也靜者守動者攻敵之死生悉懸於我
故如天之司命○杜佑曰言其微妙所不
可見也言變化之形倏忽若神故能料敵
死生若天之司命也○梅堯臣曰無形則
微密不可得而窺無聲則神速不可得而
知○王晳曰微密則難窺神速則難應故
能制敵之命○何氏曰武論虛實之法至
於神微而後見成功之極也吾之實使敵
視之爲虛吾之虛使敵視之爲實敵之實

吾能使之爲虛敵之虛吾能知其非實蓋
敵不識吾虛實而吾能審敵之虛實也吾
欲攻敵也知彼所守者爲實而所不守者
爲虛吾將避其堅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擣
其虛敵欲攻我也知彼所攻者爲不急而

所不攻者爲要吾將示敵之虛而闘吾之
實彼示形在東而吾設備於西是故吾之
攻也彼不知其所當守吾之守也敵不料
其所當攻攻守之變出於虛實之法或藏
九地之下以喩吾之守或動九天之上以

比吾之攻滅跡而不可見韜聲而不可聞若從地出天下倏出間入星耀鬼行入乎無間之域旋乎九泉之淵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於天下之明目不能窺其形之微天下之聰耳不能聽其聲之神有形者至於無形有聲者至於無聲非無形也敵人不能窺也非無聲也敵人不能聽也虛實之變極也善守兵者通於虛實之變遂可以入於神微之奥不善者案然尋微窮神而泥其用兵之跡不能泯其形聲而至於

聞見者是不知神微之妙固在虛實之變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安得無形與聲哉但敵人不能窺聽耳○張預曰攻守之術微妙神密至於無形之不可覩無聲之可聞故敵人死生之命皆主於我也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曹操曰卒往進攻其虛懈退又疾也○李筌曰進者襲空虛懈怠退者必輜重在先行遠而大軍始退是以不可追後趙王石

勒兵在葛陂苦雨欲班師于鄴懼晉人躡其後用張賓計令輜重先行遠而不可及也比筌以速字爲遠者也○杜牧曰既攻其虛敵必敗敗喪之後安能追我我故得以疾退也○陳皥曰杜說非也曹公之圍張繡也城未拔力未屈而去之繡兵出襲其後賞詡止之繡不聽果破曹公所敗繡謂詡曰公既能知其敗必能知其勝詡曰復以敗卒襲之繡從之曹公果敗豈是敗喪之後不能追之哉蓋言乘虛而進敵不

知所禦遂利而退敵不知所追也○杜佑曰神天其虛空也○梅堯臣曰進乘其虛則莫我禦退因其敵則莫我追○何氏曰兵進則衝虛兵退則利速我能制敵而敵不能制我也○張預曰對壘相持之際見彼之虛隙則急進而擣之敵豈能禦我也獲利而退則速還壁以自守敵豈能追我也兵之情主速風來電往敵不能制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曹操李筌曰絶其糧道守其歸路攻其君主也○杜牧曰我爲主敵爲客則絶其糧食守其歸路若我爲客敵爲主則攻其君主司馬宣王攻遼東直指襄平是也○梅堯臣曰攻其要害○王晳曰曹公曰絶糧道守歸路攻君主也晳謂敵若堅守但能攻其所必救則與我戰矣若耿弇欲攻巨里以致費邑亦是也○何氏曰如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

長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窟穴虛矣直指襄平必人懷内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生破之三戰皆捷唐馬燧討田悅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李芃問曰糧少

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
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兗三軍爲
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兵擊其左
右兵求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
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固當戰也燧爲
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
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軍少懼爲燧所
并引軍合於悅悅與燧明日復挑戰乃伏
兵萬人欲邀燧燧乃引諸軍半夜皆食先
雞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赴魏州

令曰聞賊至則止爲陳又令百騎吹鼓角
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
匿其旁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
乃率淄青兗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掩其
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甲令無動

命前除草斬荊棘廣百步以爲陳募勇力
得五千餘人分爲前列以候賊至比悅軍
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衰乃縱兵擊之悅軍
大敗悅走橋橋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
二萬淄青軍殆盡○張預曰我爲客彼爲

主我兵彊而食少彼勢弱而糧多則利在必戰敵人雖有金城湯池之固不得守其險而必來與我戰者在攻其所顧愛使之相救援也若楚人圍宋晉將救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又晉宣帝討公孫文懿忽棄賊而走襄平討其巢穴賊果出邀之遂逆擊三戰皆捷亦其義也

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

曹操曰軍不欲煩也○李筌曰拒境自守

也若入敵境則用天一遁甲真人閉六戊之法以刀畫地爲營也○孟氏曰以物畫地而守喻其易也蓋我能戾敵人之心不敢至也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曹操曰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也○李筌曰乖異也設奇異而疑之是以敵不可得與我戰漢上谷太守李廣縱馬卸安疑也○杜牧曰言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不決與初

來之心乖戾不敢與我戰也曹公爭漢中
地蜀先主拒之時將趙雲守別屯將數十
騎輕出卒遇大軍雲且鬬且却公軍追至
圍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軍疑
有伏引去諸葛武侯屯於陽平使魏延諸
將幷兵東下武侯惟留萬人守城候白司
馬宣王曰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
亮時意氣自若勑軍中悉臥旗息鼓不得
輙出開四門掃地却灑宣王疑有伏於是
引去趨北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

設伏循山走矣宣王後知頗以爲恨曹公與呂布相持公軍出收麥布領衆卒至公營止有千人在陳半隱於堤下呂布遲疑不敢進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遂引兵去陳皥曰左傳延令尹子元伐鄭入自純門至于逵市縣門不發子元曰鄭有人焉乃還○賈林曰置疑兵於敵惡之所屯營於形勝之地雖未修壘壍敵人不敢來攻於我也○梅堯臣曰畫地喻易也乖其道而示以利使其疑而不敢進也○王晳曰畫

地言易且明制之必有道也○張預曰我爲主彼爲客我糧多而卒寡彼食少而兵衆則利在不戰雖不爲壘之固敵必不敢來與我戰者示以疑形乖其所往也若楚人伐鄭鄭懸門不發効楚言而出楚師不敢進而遁又司馬懿攻諸葛亮亮偃旗卧鼓開門却灑懿疑有伏兵遂引而去亦其義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杜佑曰我專一而敵分散○梅堯臣曰他

人有形我形不見故敵分兵以備我○張預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形人者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紛紜使敵莫測無形者也敵形既見我乃合衆以臨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勢以防備

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

杜佑曰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爲一屯以我之專擊彼之散卒爲十共擊一也○梅堯臣曰離一爲十我常以

十分擊一分

則我衆而敵寡

杜佑曰我專爲一故衆敵分爲十故寡○

張預曰見敵虛實不勞多備故專爲一屯

彼則不然不見我形故分爲十處是以我

之十分擊敵之一分也故我不得不衆敵

不得不寡

能以衆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杜牧曰約猶少也我深壍高壘滅跡韜聲

出入無形攻取莫測或以輕兵健馬衝其

空虛或以彊弩長弓奪其要害觸左履右
突後驚前晝日誤之以旌旗暮夜惑之以
大鼓故敵人畏懼分兵防虞譬如登山瞰
城垂簾視外敵人分張之勢我則盡知我
之攻守之方敵則不測故我能專一敵則
分離專一者力全分離者力寡以全擊寡
故能必勝也○杜佑曰言約少而易勝
梅堯臣曰以專擊分則我所敵少也○王
晳曰多爲之形使敵備已眞實攻者則無
備也故我專敵分矣專則衆分則寡十攻

一者大約言耳○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夫勢聚則彊兵散則弱以衆彊之勢擊寡弱之兵則衆力少而成功多矣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杜佑曰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舉知所舉而不知吾所集

張預曰無形勢故也

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

梅堯臣曰敵不知則處處爲備

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曹操曰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王晳曰與敵必戰之地不可使敵知之知則并力得拒於我曹公曰形藏則敵疑○張預曰不能測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故分離其衆所在輙為備遂致衆散而弱勢分而衰是以吾所與接戰之處以大衆臨孤軍也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杜佑曰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

散而少〔二〕梅堯臣曰所備皆寡也

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

曹操曰上所謂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以

備我也○李筌曰陳兵之地不可令敵人

知之彼疑則謂衆離而備我也 杜牧曰

所戰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我形不泄則

左右前後遠近險易敵人不知亦不知我

何處來攻何地會戰故分兵徹衛處處防

備形藏者衆分多者寡故衆者必勝也寡

者必敗也○孟氏曰備人則我散備我則

彼分○杜佑曰部分散而少者皆先備人也敵所以備己多者由我專而衆故也○梅堯臣曰使敵愈備則愈寡也○王晳曰左右前後俱備則俱寡○何氏同諸註○張預曰左右前後無處不爲備則無處不兵寡也所以寡者爲兵分而廣備於人也所以衆者爲勢專而使人備已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曹操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李筌曰知戰之地則舟車步騎之所便也魏武

以北土未安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強
是以有黃蓋之敗吳王濞驅吳楚之衆奔
馳於梁鄭之間此不知戰地日者故太一
遁甲白計法三門五將主客成敗則可知
也於是千里會戰而勝○杜牧曰宋武帝
使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
宣出內水向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
從外水來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
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
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太衆自外取成都

疑兵向内水此則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
先馳賊知虛實别有函書全封付齡石函
邊書曰至白帝乃開諸軍未知處分所由
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
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
餘由内水向黄武譙縱果以重兵備内水
齡石滅之○陳皥曰杜註上言知戰之地
未叙知戰之日我若伐敵至期不得與我
戰敵來侵我我必預備以應之項羽謂曹
咎曰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與將軍會苟

不知必戰之日安能爲約○孟氏曰以度
量知空虛先知戰地之形又審必戰之日
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已先至
可不往以勞之○杜佑曰夫善戰者必知
戰之日知戰之地度道設期分軍雜卒遠

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
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之則所
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
則分分則力散專則力全○梅堯臣曰若
前知必戰之地必戰之日雖千里之遠可

尅期而與戰○王晳曰必先知地利敵情然後以兵法之度量計其遠近知其空虛審敵趣應之所及戰期也如是則雖千里可會戰而破敵矣故曹公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者是也○張預曰凡舉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之師至之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必與我戰知戰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若蹇叔知晉人禦師必於殽是知戰地也陳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也又

若孫臏龐涓於馬陵度日暮必至是也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
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
十里近者數里乎
杜牧曰管子曰計未定而出兵則戰而自
毀也○杜佑曰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已方
趨利欲戰則左右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
救況十數里之間也○梅堯臣曰不能救
者寡也左右前後尚不能救況遠乎○張
預曰不知敵人何地會兵何日接戰則所

備者不專所守者不固忽遇勍敵則倉遽
而與之戰左右前後倘不能相援又況首
尾相去之遠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

曹操曰越人相聚紛然無知也或曰吳越
讎國也○李筌曰越過也不知戰地及戰
日兵雖過人安能知其勝敗乎○陳皥曰
孫子爲吳王闔閭論兵吳與越讎故言越
謂過人之兵非義也○賈林曰不知戰地
不知戰日士衆雖多不能制勝敗之政亦

何益也○梅堯臣曰吴越敵國也言越人雖多亦當爲我分之而寡也○王晳曰比武相時料敵也言越兵雖多苟不善相救亦無益於勝敗之數○張預曰吾字作吴字之誤也吴越鄰國數相侵伐故下文云

吴人與越人相惡也言越國之兵雖曰衆多但不知戰地戰日當分其勢而弱也

故曰勝可爲也

杜牧曰爲勝在我故言可爲之○孟氏曰若使敵人不知戰地期日我之必勝可常有

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何氏同孟氏註○張預曰爲勝在我故也形篇云勝可知而不可爲今言勝可爲者何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言敵若有備則不可必爲也今則主以越兵而言度越人必不能知所戰之地日故云可爲也

雖衆可使無鬬

杜牧曰以下四事度量之敵兵雖衆使其不能與我鬬勝也○孟氏曰敵雖多兵我能多設變詐分其形勢使不能併力也○

賈林曰敵雖衆多不知己之兵情常使急
自備不暇謀鬬○梅堯臣曰苟能寡何有
鬬○王晳曰多益不數矣所恃而鬬○張
預曰分散其勢不得齊力同進則焉能與
我爭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李筌曰用兵者取勝之兵法可制太一遁
甲五將之計以定關格掩迫之數得失可
知也○孟氏曰策度敵情觀其施爲則計
數可知○賈林曰樽俎帷幄之間以策籌

之我得彼失之計皆先知也○杜佑曰策度敵情觀其所施計數可知○梅堯臣曰彼得失之計我以筭策而知○王晳曰策其敵情以見得失之數○張預曰籌策敵情知其計之得失若薛公料黥布之三計是也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李筌曰候望雲氣風鳥人情則動靜可知也王莽時王尋征昆陽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隧去地數丈而光武知其必敗梁王

僧辯營上有如堤之氣候景知其必勝鳳鳥貪豺之類也此箋以作字為候字者也杜牧曰作激作也言激作敵人使其應我然後觀其動静理亂之形也魏武侯曰两軍相當不知其將如何吳起曰令賤勇者將銳而擊交合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悉衆追北旗旛雜亂行止縱横貪利務得若此之類將令不行擊而勿疑○陳皥曰作為也為之利害使敵赴

之則知進退之理也○賈林曰善覘候者必知其動靜之理○杜佑曰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得故知動靜權變爲其勝負也○梅堯臣曰彼動靜之理因我所發而見○王晳曰候其理當動以否○張預曰發作久之觀其喜怒則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晉文公拘宛春以怒楚將子玉子玉遂乘晉軍是其躁動也諸葛亮遺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司馬宣王宣王終不出戰此是其安靜也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李筌曰夫破陳設奇或偃旗鼓形之以弱或虛列竈火旛幟形之以彊投之以死致之以生是以死生因地而成也韓信下井陘劉裕過大峴則其義也○杜牧曰死生

之地蓋戰地也投之死地必生置之生地必死言我多方誤撓敵人以觀其應我之形然後隨而制之則死生之地可知也○陳皥曰敵人既有動靜則我得見其形有謀者所處之地必生無謀者所投之地必

死也○孟氏曰刑相敵情觀其所據則地形勢生死可得而知○賈林曰見所理兵形則可知其死所○梅堯臣曰彼生死之地我因形見而識○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形之以弱則彼必進形之以彊則彼必退因其進退之際則知彼所據之地死與生也上文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是也死地謂傾覆之地生地謂便利之地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曹操曰角量也○李筌曰角量也量其力

精勇則虛實可知也○杜牧曰角量也言
以我之有餘角量敵人之有餘以我之不
足角量敵人之不足管子曰善攻者料衆
以攻衆料食以攻食食不存不攻備不存
不攻司馬宣王伐遼東司馬陳珪曰昔攻

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
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切
惑焉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四
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
可不速以四擊一正命半解猶當為之是

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雨水乃爾功力不設賊糧垂盡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晝夜攻之竟平遼東○梅堯臣曰彼有餘不足之處我以角量而審○王晳曰角謂相角也角彼我之力則知有餘不足之處然後可以謀攻守之利也此而上亦所以量敵知戰○張預曰有餘彊也不足弱也角量敵形知彼彊弱之所唐太宗曰凡臨陳常以吾彊對敵弱常以吾弱對敵彊苟非角量安得知之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

李筌曰形敵之妙入於無形間不可窺智不可謀是謂形也◎杜牧曰此言用兵之道至於臻極不過於無形無形則雖有間者深來窺我不能知我之虛實彊弱不泄於外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謀我也◎梅堯臣曰兵本有形虛實不露是以無形此極致也雖使間者以情偽智者以謀料可得乎◎王晳曰制兵形於無形是謂極致

孰能窺而謀之哉○何氏曰行列在外機變在內因形制變人難窺測可謂知微○張預曰始以虛實形敵敵不能測故其極致卒歸於無形既有形可覩無迹可求則間者不能窺其隙智者無以運其計

因形而錯勝於衆衆不能知

曹操曰因敵形而立勝○李筌曰錯置也設形險之勢因士卒之勇而取勝焉軍事尚密非衆人之所知也○杜牧曰窺形可置勝敗非智者不能固非衆人所能得知

也○梅堯臣曰衆知我能置勝矣不知因
敵之形○何氏曰因敵置勝衆不能知○
張預曰因敵變動之形以置勝非衆人所
能知

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
之形

曹操曰不以一形之勝萬形或曰不備知
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
形制勝也○李筌曰戰勝人知之制勝之
法幽密人莫知○杜牧曰言已勝之後但

知我制敵人使有敗形本自於我然後我能勝之也○上文云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斯皆制勝之道人莫知之也○陳皥曰人但知我勝敵之善不能知我因敵之敗形○梅堯臣曰知得勝之跡而不知作勝之象○王晳曰若韓信背水拔幟是也人但見水上軍殊死戰不可敗及趙軍驚亂遁走不知吾能制使之然者以何道也○

張預曰立勝之迹人皆知之但莫測吾因敵形而制此勝也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曹操曰不重復動而應之也○李筌曰不復前謀以取勝隨宜制變也○杜牧曰敵每有形我則始能隨而應之以取勝○杜佑曰死官也○賈林曰應敵形而制勝乃無窮○梅堯臣曰不執故態應形有機○王晳曰夫制勝之理惟一而所勝之形無窮也○何氏曰已勝之分不再用也敵來

斯應不循前法故不窮○張預曰已勝之後不復更用前謀但隨敵之形而應之出奇無窮也

夫兵形象水

孟氏曰兵之形勢如水流遲速之勢無常也

水之形避高而趨下

梅堯臣曰性也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梅堯臣曰利也○張預曰水趨下則順兵

擊虛則利

水因地而制流

杜牧曰因地之下○梅堯臣曰順高下也

張預曰方圓斜直因地而成形

兵因敵而制勝

李筌曰不因敵之勢吾何以制哉夫輕兵不能持久守之必敗重兵挑之必出怒兵辱之彊兵緩之將驕宜卑之將貪宜利之將疑宜反間之故因敵而制勝○杜牧曰因敵之虛也○賈林曰見敵盛衰之形我

得因而立勝○杜佑曰言水因地之傾側而制其流兵因敵之虧闕而取其勝者也梅堯臣曰隨虛實也○王晳曰謂隄防蹤導之也○何氏曰因敵彊弱而成功○張預曰虛實彊弱隨敵而取勝

故兵無常勢

梅堯臣曰應敵爲勢○張預曰敵有變動故無常勢

水無常形

梅堯臣曰因地爲形○孟氏曰兵有變化

地有方圓○張預曰地有高下故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曹操曰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李筌曰能知此道謂之神兵也○杜牧曰兵之勢因敵乃見勢不在

我故無常勢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無常形水因地之下則可漂石兵因敵之應則可變化如神者也○梅堯臣曰隨而變化微不可測○王晳曰兵有常理而無常勢水有常性而無常形兵有常理

者擊虛是也無常勢者因敵以應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無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勢有變則雖敗卒尚復可使擊勝兵況精銳乎○何氏曰行權應變在智略智略不可測則神妙者也○張預曰兵勢已定能因敵變動應而勝之其妙如神

故五行無常勝

杜佑曰五行更王○王晳曰迭相克也

四時無常位

杜佑曰四時迭用○王晳曰迭相代也

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曹操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李筌曰五行者休囚王相遞相勝也四時者寒暑往來無常定也日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百刻者春秋二分則日夜均

夏至之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之日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長短不均也月初爲朔八日爲上弦十五日爲望二十四日爲下弦三十日爲晦則死生義也孫子以爲五行四時日月盈縮無常況於兵之形變

安常定也○梅堯臣曰皆所以象兵之隨
敵也○王晳曰皆喻兵之變化非一道也
張預曰言五行之休王四時之代謝日月
之盈昃皆如兵勢之無定也

孫子註解卷之六

孫子卷之七

性七

孫子註解卷之七

軍爭篇

曹操曰兩軍爭勝○李筌曰爭者趨利也虛實定乃可與人爭利○王晳曰爭者爭利得利則勝宜先審輕重計迂直不可使敵乘我勞也○張預曰以軍爭為名者謂兩軍相對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虛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筭恭行天罰○張預曰受君命伐叛逆

合軍聚衆

曹操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為軍

陳○梅堯臣曰聚國之衆合以爲軍○王晳曰大國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舉其賦則總七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衆○張預曰合國人以爲軍聚兵衆以爲陳

交和而舍

曹操曰軍門爲和門左右門爲旗門以車爲營曰轅門以人爲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爲交和○李筌曰交間和雜也合軍之後彊弱勇怯長短向背間雜而仵之力相兼

後合諸營壘與敵爭之○杜牧曰周禮以旌爲左右和門鄭司農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叙和出入明次第也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交對也○賈林曰舍止也士衆交雜和合而止於軍中趨利而動○梅堯臣曰軍門爲和門兩軍交對而舍也○何氏曰和門相望將合戰爭利兵家難事也○張預曰軍門爲和門言與敵對壘而舍其門相交對也或曰與上下交相和睦然後可以出兵

爲營舍故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

莫難於軍爭

曹操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杜牧曰於爭利害難也○梅堯臣曰自受命至此爲最難○張預曰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

曹操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杜牧曰言欲爭奪先以迂遠爲近以患爲利

誑紿敵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也○陳皥
曰言合軍聚衆交和而舍皆有舊制惟軍
爭最難也苟不知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者
即不能與敵爭也○賈林曰全軍而行爭
於便利之地而先據之若不得其地則輸
敵之勝最其難也○杜佑曰敵途本迂患
在道遠則先處形勢之地故曰以患爲利
○梅堯臣曰能變迂爲近轉患爲利難也
○王晳曰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
至晳謂示以遠者使其不虞而行或奇兵

從間道出也○何氏曰謂所征之國路由
山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則當分兵出奇
隨逐鄉導由直路乘其不備急擊之雖有
陷險之患得利亦速也如鍾會伐蜀而鄧
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降故下云不得

鄉導不能得地利是也○張預曰變迂曲
爲近直轉患害爲便利此軍爭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
迂直之計者也
曹操曰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先人

至者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李筌曰故迂其途示不速進後人發先人至也用兵若此以患爲利者﹅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爲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

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大破之閼與遂得解○賈林曰敵途本近我能迂之者或以羸兵或以小利於他道誘之使不得以軍爭赴也○梅堯臣曰

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
之也能知此者變迂轉害之謀也○何氏
曰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則當
行之途示以迂變設勢以誘敵令得小利
縻之則出奇之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

利須料迂直之勢出奇故下云分合爲變
其疾如風是也○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
則勝凡欲近爭便地先引兵遠去復以小
利啗敵使彼不意我進又貪我利故我得
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爲直以患爲

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淮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迂爲直之謀者也

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

曹操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李筌曰夫軍者將善則利不善則危○杜牧曰善者計度審也○賈林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爲利彼敵先據其地我三軍之衆馳徃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也○梅堯臣曰軍爭之事有利也有危也○

又一本作軍爭爲利衆爭爲危○何氏曰此又言出軍行師驅三軍之衆與敵人相角逐以爭一日之勝得之則爲利失之則爲危不可輕舉○張預曰智者爭之則爲利庸人爭之則爲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曹操曰遲不及也○李筌曰輜重行遲○賈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遠近之勢直以舉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設奇

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杜佑曰遲不及也舉軍悉行爭赴其利則道路悉不相逮○梅堯臣曰舉軍中所有而行則遲緩○王晳曰以輜重故○張預曰竭軍而前則行緩而不能及利○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曹操曰置輜重則恐捐棄也○李筌曰委棄輜重則軍資闕也○杜牧曰舉一軍之物行則重滯遲緩不及於利委棄輜重輕兵前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賈林曰

恐敵知而絶我後糧也○杜佑曰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絶其後則已輜重皆悉棄捐○梅堯臣曰委軍中所有而行則輜重棄○王晳同曹操註○何氏同杜佑註○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爲敵所掠故棄捐也

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

曹操曰不得休息罷也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

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爲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帥皆獲是也

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曹操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爲擒○李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爲倍道兼行行若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

爲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龐涓追孫臏死於馬陵亦其義也○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爲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里爲一舍倍道若如此爭利衆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爲敵所擒其法什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中先擇千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巳午時至者有申未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

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得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衆而不能前此可知也○陳皥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什一而至之義也蓋言百里爭利勁者先疲者後十中得一而至九皆疲困一則勁者也○賈林曰路遠人疲奔馳力盡如此則我勞敵佚被擊何疑百里爭利愼勿爲也○杜佑曰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爲

擒也彊弱不伏相待率十有一人至軍也
罷音疲○梅堯臣曰軍日行三十里而舍
今乃晝夜不休行百里故三將軍爲其擒
也何則涉途既遠勁者少罷者多十中得
一至耳三將軍者三軍之師也○王晳曰
罷羸也此言爭利之道宜近不宜遠耳夫
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不能穿
魯縞苟日夜兼行百里趨利縱使一分勁
者能至固已困乏矣即敵人以佚擊我之
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馬宣王曰吾倍道

兼行此曉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奢亦卷
甲而趨二日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久
幷氣積力增壘遣閒示怯以驕之使秦不
意其至兵又堅奢又去閼與五十里而軍
比秦聞之及發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
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而我固已二
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且又投之險難
先據高陽奇正相因曷爲不勝哉○何氏
曰言三將出奇求利委軍無輜重卷甲務
速若晝夜百里不息則勁者能十至其一

我勞敵佚敵衆我寡擊之未必勝也敗則
三將俱擒以此見武之深戒也○張預曰
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俱行也
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為
倍道晝夜不息為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

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渴者
不得飲飢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
以飢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帥
必皆為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
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

憊疲困而在後況重兵者何以知輕重俱
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
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爲遠也焉有半
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蹷上將軍其法半至

曹操曰蹷猶挫也○李筌曰百里則十人
一人至五十里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
至擒也言道近不至疲○杜牧曰半至者
九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賈林曰
上猶先也○杜佑曰蹷猶挫也前軍之將

已爲敵所覆敗○梅堯臣曰十中得五猶
遠不能勝○王晳曰罷勞之患減於太半
止挫敗而已○張預曰路不甚遠十中五
至猶挫軍威況百里爭覆上將謂前軍先
行也或問曰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

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也答曰此形
同而勢異也且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而
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
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
爭利之法蓋與此異矣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曹操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李筌曰近不疲也故無死亡○杜牧曰三十里內凡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而趨利三分之二至○梅堯臣曰道近至多庶或有勝○王晳曰計彼我之勢宜須爭者或亦當然雖三分二至蓋其精銳者之力未至

勞乏不可決以爲敗故不云其法也○張預曰路近不疲至者太半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庶幾可以爭勝上三事皆謂舉軍而爭利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曹操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李筌曰無輜重者闕所供也袁紹有十萬之衆魏武用荀攸計焚燒紹輜重而敗紹於官渡無糧食者雖有金城不重於食也夫子曰足

食足兵民信之矣故漢赤眉百萬衆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是以善用兵者先耕而後戰無委積者財乏闕也漢高祖無關中光武無河内魏武無兗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也○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陳皥曰北說委軍爭利之難也○梅堯臣曰三者不可無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王晳曰委積謂薪塩蔬材之屬軍恃此三者以濟不可輕離也○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

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曹操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李筌曰豫備也知敵之情必備其交也○杜牧曰非也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後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也○陳皥曰曹說以爲不先知敵人之作謀即不能預結外援二說並通○梅堯臣曰不知敵國之謀則不能

預交鄰國以爲援助也○張預曰先知諸
侯之實情然後可與結交不知其謀則恐
翻覆爲患其鄰國爲援亦軍爭之事故下
文云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是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操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樹所聚者爲林
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
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不先知
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
○梅堯臣曰山林險阻之形沮澤濘淖之

所必先審知○張預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木聚者爲林坑坎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凡此地形悉能知之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李筌曰入敵境恐山川隘狹地土泥濘井泉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即鹿無虞則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

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園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者盡藏之然後不失地利衛公李靖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林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為獸足而却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蘩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視氣色覩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覩樹動則可辨來

寇之驅馳故烽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賞罰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有備也敵之機謀而我先知也○陳皞曰凡此地利非用鄉人爲導引則不能知地利也○杜佑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梅堯臣曰凡丘陵原衍之向背城邑道路之迂直非人引導不能得也○何氏曰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

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于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𨒪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驛所絕深入其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窓巖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況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險則有𤼵決之害醉行則有暴來之鬪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丘阜之

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芻藁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嘗使大夏留匈

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飢渴茲亦能獲其使利也九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為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為準厚其須賞使之懷恩豐

其室家使之係心即爲吾人當無翻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揹蹤無失矣○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鄫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梅堯臣曰非詭道不能立事○王

晳曰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何氏曰張形勢以誤敵也○張預曰以變詐爲本使敵不知吾奇正所在則我可爲立

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梅堯臣曰非利不可動○王晳曰誘之也○何氏曰量敵可擊則擊○張預曰見利乃動不妄發也傳曰三軍以利動

以分合爲變者也

曹操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爲變也○李筌

曰以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為變化之形○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陳皥曰乍合乍分隨而更變之也○孟氏曰兵法詭詐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為

變化之術○梅堯臣王晳同曹操註○張預曰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為變化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衛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為奇兵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

於正焉

故其疾如風

曹操曰擊空虛也○李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梅堯臣曰來無形跡○王晳曰速乘虛也○何氏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其來疾暴所向皆靡

其徐如林

曹操曰不見利也○李筌曰整陳而行○杜牧曰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爲敵人之掩襲也○孟氏曰言

緩行須有行列如林以防其掩襲○杜佑曰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而其大不移○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王晳曰齊肅也○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森然謂未見利也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燔也

侵掠如火

曹操曰疾也○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杜牧曰猛烈不可嚮也○賈林曰侵掠敵國若火燎原不可往復○張預曰詩云

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言勢如猛火之熾誰
敢禦我

不動如山

曹操曰守也○李筌曰駐車也○杜牧曰
閉壁屹然不可搖動也○賈林曰未見便
利敵誘誑我我因不動如山之安○梅堯
臣曰峻不可犯○王晳曰堅守也○何氏
曰上如山之鎭靜○張預曰所以持重也
荀子議兵篇云圓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
觸之者角摧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

移祀之者其角立毀

難知如陰

李筌曰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覩萬象○杜牧曰如玄雲蔽天不見三辰○梅堯臣曰幽隱莫測○王晳曰形藏也○何氏曰晴祕而不可料○張預曰如陰雲蔽天莫覩辰象

動如雷震

李筌曰盛怒也○杜牧曰如空中擊下不知所避也○賈林曰其動也疾不及應太

公曰疾雷不及掩耳○梅堯臣曰迅不及避○王晳曰不虞而至○何氏曰藏謀以奮如此○張預曰如迅雷忽擊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瞬目

掠鄉分衆

曹操曰因敵而制勝也○李筌曰抄掠必分兵爲數道懼不虞也○杜牧曰敵之鄉邑聚落無有守兵六畜財穀易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衆人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往如此則大小強弱皆欲與敵爭利也

○陳皥曰夫鄉邑村落因非一處察其無備分兵掠之掠鄉一作指向○賈林曰三軍不可言遣故以旌旗指向隊伍不可語傳故以麾幟分衆故因敵陳形可爲勢此尤順訓練分明師徒服習也○梅堯臣曰以饗士卒○王晳曰指所鄉以分其衆鄉音向○何氏曰得掠物則與衆分○張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而鄉邑之民所積不多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足用

廓地分利

曹操曰分敵利也○李筌曰得敵地必分守利害○杜牧曰廓開也開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忍不能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略曰獲地裂之○陳皥曰言獲其土地則屯兵種蒔以分敵之利也○賈林曰廓度也度敵所據地利分其利也○梅堯臣曰與有功也○王晳曰廓視地形

以據便利勿使敵專也○張預曰開廓平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敵人得之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觀上下之文恐非謂此也

懸權而動

曹操曰量敵而動也○李筌曰權量秤也敵輕重與吾有銖鎰之別則動夫先動爲客後動爲主客難而主易太一遁甲定計之筭明動易也○杜牧曰如衡懸權秤量已定然後動也○何氏同杜牧註○張預

曰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動也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言相量敵之輕重審察將之賢愚然後舉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筌曰迂直道路勞佚餧寒生於道路○杜牧曰言軍爭者先須計遠近迂直然後可以爲勝其計量之審如懸權於衡不失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軍爭勝之法也○梅堯臣曰稱量利害而動在預知遠近之方則勝○王晳曰量敵審輕重而

動又知迂直必勝之道也○張預曰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寒餒之患而且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

梅堯臣曰軍之舊典○王晳曰古軍書

言不相聞故爲金鼓

杜佑曰金鉦鐸也聽其音聲以爲耳候○梅堯臣曰以威耳也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王晳曰鼓鼙鉦鐸之屬坐作進退疾徐

䟽數皆有其節
視不相見故爲旌旗
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爲目候○梅堯臣曰
以威目也目威於色不得不明○王晳曰
表部曲行列齊整也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李筌曰鼓進鐸退旌賞而旗罰耳聽金鼓
目視旌旗故不亂也勇怯不能進退者由
旗鼓正也○張預曰夫用兵既衆占地必
廣首尾相遼耳目不接故設金鼓之聲使

之相聞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則雖百萬之衆進退如一矣故曰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

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杜牧曰旌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旗者即令之信旗也軍法曰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者斬之吳起與秦人戰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信材士非令

也乃斬之○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使人之視聽齊一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麾右則右麾左則左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王晳曰使三軍之衆勇怯進退齊一者鼓鐸旌旗之爲也○張預曰士卒專心一意惟存於金鼓旌旗之號令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一有違者必戮故曰令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將者之過也言不可賞先登獲雋者恐

進退不一耳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李筌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晝之所指揮○杜牧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

而變也或曰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期而戰也軍襲敵營鳴鼓然火適足以警敵人之耳明敵人之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荅曰富哉問乎此乃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

人來襲我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曰止則為營行則為陳蓋大陳之中必包小陳大營之內亦包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遶大將之營居於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鈎

聯曲折相對象天之壁壘星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隊列部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十字路口必立小堡上致柴薪穴為暗道胡梯上之令人看守夜黑之後聲鼓四起

即以燔燎是以賊夜襲我雖入營門四顧
皆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西南北未知
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者
放令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燎火
明如晝日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

敵人勁弩彊弓四向俱發敵人雖有韓白
之將鬼神之兵亦無能計也唯恐夜不襲
我來則必敗若敵人或能潛入一營即諸
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輙
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賊若出走皆在羅

綱矣故司馬宣王入諸葛亮營壘見其曲折曰此兵下之奇才也今之立營通洞谿達雜以居之若有賊夜來斫營萬人一時驚擾雖多致斥候嚴爲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雖有衆力亦不能用○陳皥曰杜言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人刻期而戰非也天寶末李光弼以五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之豈止待賊斫營而巳○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之○梅

堯臣曰多者欲以變惑敵人耳目○王晳曰多者所以震駭視聽使慹我之威武聲氣也傳曰多鼓鈞聲以夜軍之○張預曰九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越伐吴夾水而陳越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吴師分以禦之遂為越所敗是惑以火鼓也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疎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惑以旌旗也

三軍可奪氣

曹操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李筌曰奪氣奪其銳勇齊伐魯戰於長勺齊人一鼓公將戰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乃戰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奪三軍之氣也○杜牧曰司馬法戰以力久以氣勝齊伐魯莊公將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

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晉將毋丘儉文欽反諸軍屯樂嘉司司景王銜枚徑造之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既而三譟之欽不能應鴦退相

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鋭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鴦小而鋭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王晳曰震慹衰惰則

軍氣奪矣○何氏曰淮南子曰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故奪氣者有所待有所乘則可矣○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含生稟血鼓作鬬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衰

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尉繚子謂氣實則鬭氣奪則走者此之謂也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所謂守其氣者常養吾之氣使銳盛而不衰然後彼之氣可得而奪也

將軍可奪心

李筌曰心之令憒撓之令亂閒之令踈卑之令驕則彼之心可奪也○杜牧曰心者

將軍心中所倚賴以爲軍者也後漢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高平第一峻遣軍將皇甫文出謁恂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氣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後燕慕容垂遣子寶率衆伐後魏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帝斷其來路父子問絶道武乃詭其行人之辭令

臨河告之曰父巳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懼以爲信然因夜遁去道武襲之大破於參合陂○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惑奪其氣軍既奪氣將亦奪心○王晳曰紛亂諠譁則將心奪矣○何氏曰先須己心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司馬法曰本心固新氣勝者是也○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

以奪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計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亂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

是故朝氣銳

陳皥曰初來之氣氣方盛銳勿與之爭也○孟氏曰司馬法曰新氣勝舊氣新氣即朝氣也○王晳曰士衆初舉氣銳也

晝氣惰

王晳曰漸久少怠

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氣也○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終也謂兵始而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王晳曰怠久意歸無復戰理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李筌曰氣者軍之氣勇○杜牧曰陽氣生

於子成於寅衰於午伏於申九晨朝陽氣
初盛其來必銳故須避之候其衰伏擊之
必勝武德中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汜水東
建德列陣彌亘數里太宗將數騎登高觀
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

城而陣有輕我心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
久卒飢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
德列陣自卯至午兵士飢倦悉列坐又
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戰生擒建德◯
陳暐曰有辰巳列陣至午未未勝者午未

列陳至申酉未勝者不必事須晨旦而爲陽氣申午而爲衰氣也太宗之攻建德也登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盡鋭來攻我當少避之退則可以騎留之以明不須晨旦也凡彼有鋭則如此避之不然則否○杜佑曰避其精鋭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氣者也曹劌之説是也○梅堯臣曰氣盛勿擊衰懈易敗○何氏曰夫人情莫不樂安而惡危好生而懼死無故驅之就死尸之地樂趨於兵戰之場其心之所畜非有

忿怒欲鬬之氣一旦乘而激之冒難而不顧犯危而不畏則未嘗不悔而怯矣今夫天下懦夫心有所激則率爾爭鬬不啻諸劌至于攖刃而求鬬者氣之所乘也氣衰則息惻然而悔矣故三軍之視強寇如視處女者乘其忿怒而有所激也是以即墨之圍五千人擊却燕師者乘燕劓降掘塚之怒也秦之鬬士倍我者因三拖無報之怒所以我怠而秦奮也二者治氣有道而所用乘其機也○張預曰朝喻始晝喻中

暮喻末非以早晚爲辭也」凡人之氣初來
新至則勇銳陳久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
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惰歸則出
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己之氣以奪人之
氣者也前趙將游子遠之敗伊餘羌唐武

德中太宗之破竇建德皆用此術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李筌曰伺敵之變因而乘之◯杜牧曰司
馬法曰本心固言料敵制勝本心已定但
當調治之使安靜堅固不爲事撓不爲利

惑候敵之亂伺敵之譁則出兵攻之矣○陳皥曰政令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錯雜行伍輕囂謂之譁審敵如是則出攻之○賈林曰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撓亂以我之清淨待敵之諠譁此治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也○梅堯臣曰鎮靜待敵衆心則寧○王皙同陳皥註○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揉權智萬變而措置於胸臆

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亞夫之禦寇也堅卧而不起欒箴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定養之有餘也○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忿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李筌曰客主之勢○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杜佑曰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閑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梅堯臣曰無困竭人力以自弊○王晳曰以餘制不足善治力也○張預曰近以待遠佚以待勞飽以待飢誘以待來重以待輕此所謂善治己之力以困人之力者也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曹操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李筌曰正正者齊整也堂堂者部分也○杜牧曰堂堂者無懼也兵者隨敵而變敵有如此則勿擊之是能治變也後漢曹公圍鄴袁尚來救公曰尚若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逆擊大破之也○梅堯臣曰正正而來堂堂而陳示無懼也必有奇變○王晳曰本可要擊以視整齊盛大故變○何氏曰所謂强則避之○張預曰正正謂形名齊整也堂堂謂

行陳廣大也敵人如此豈可輕戰軍政曰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言須
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
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李筌曰地勢也○杜牧曰向者仰也背者
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
倚丘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
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
迎○孟氏曰敵背丘陵爲陳無有後患則

當引軍平地勿迎擊之○杜佑曰敵若依據丘陵險阻陳兵待敵勿輕攻趨也旣馳勢不便及有殞石之衝也○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高不可仰擊背丘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可逆戰勢不便也○王晳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何氏曰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今先據北山上者勝

後至者敗奢從之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周遣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登邙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陳以待之周

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步我騎且却且引得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並即奔遁○張預曰敵處高爲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弧矢之施發皆不便也故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

其高敵從高而來不可迎之勢不順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李筌杜牧曰恐有伏兵也○賈林曰敵未衰忽然奔北必有奇伏要擊我兵謹勒將士勿令逐追○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勢未衰便奔走而陳兵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欲以爲變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勢不至北必有詐也則勿逐○何

氏曰如戰國秦師伐趙趙奢之子括代廉頗將拒秦於長平秦陰使白起爲上將軍趙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絶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絶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絶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聞趙食道絶王自之河内發卒遮絶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陰相殺食括中射而死蜀劉表遣劉備北

侵至鄴曹公遣夏侯惇李典拒之一朝備燒屯去惇遣諸將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聽惇等果入賊伏裏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同伐吐谷渾

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真城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攻之僞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奪門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獲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

北齊高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名將帥而語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彼可擊其背申明誡之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走梁人不用景言乗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爲信爭掩擊遂大敗之唐安祿山反郭子儀圍衛州僞鄭王慶緒率兵來援分爲三軍子儀陳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

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既戰子儀僞退而賊果乘之乃開壘門遽鬪鼓譟矢注如雨賊徒震駭整衆追之遂虜慶緒○張預曰敵人奔北必審眞僞若旗鼓齊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不可從之若旗靡轍亂人囂馬駭此眞敗卻也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彊氣也○杜牧曰避實也楚子伐隋隋臣季良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

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隋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隋師敗績○陳皡曰此說是避敵所長非銳卒勿攻之旨也蓋言士卒輕銳且勿攻之待其懈惰然後擊之所謂千里遠闘其鋒莫當蓋近之爾○梅堯臣曰伺其氣挫○何氏曰如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

擊之遜曰備舉軍東至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必大今但有奬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

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遂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遁魏末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毋丘儉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日恪攻城力屈死傷太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其歸路恪懼而遁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敗

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年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勿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生擒伊餘于陳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覩賊顧謂道宗

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令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食盡夜遁一戰敗之

又太宗征薛仁杲於折墌城賊十有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請戰太宗曰我卒新經挫衂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鬬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

戰者斬相持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必腹内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驕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將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先餌之羅睺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禦大軍

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
衰曩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奪於是大潰
又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
銑將文士弘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
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
出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
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
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與
賊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張預曰敵若
乗鋭而來其鋒不可當宜少避之以伺疲

挫晉楚相持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又唐太宗征薛仁杲賊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當且閉壘以折之待其氣衰可一戰而破也果然 注七 三十四

餌兵勿食

李筌曰秦人毒涇上流○杜牧曰敵忽棄飲食而去先須嘗試不可便食慮毒也後魏文帝時庫莫奚侵擾詔濟陰王新成率

衆討之王乃多爲毒酒賊既漸逼使棄營
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毒作王簡輕騎縱
擊俘獲萬計○陳皥曰此之獲勝蓋非偶
然固非爲將之道垂後世法也孫子豈以
他人不能致毒於人腹中哉此言喻魚若

見餌不可食也敵若懸利不可貪也曹公
與袁紹將文醜等戰諸將以爲敵騎多不
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
即知餌兵非止謂寘毒也食字疑或爲貪
字也○梅堯臣曰魚貪餌而亡兵貪餌而

敗敵以兵來釣我我不可從○王晳曰餌
我以利必有奇伏○何氏曰如春秋時楚
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
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
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

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
城下之盟而還又如赤眉佯敗棄輜重走
車載土以豆覆其上鄧弘取之爲赤眉所
敗曹公未得濟而放牛馬馬超取之而公
得渡又如曹公棄輜重文醜劉備分取之

而爲公所破又如後魏廣陽王元深以乜列河誘拔陵竟來抄掠拔陵爲于謹伏兵所破此皆餌之之術也○張預曰三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言魚貪餌則爲釣者所得兵貪利則爲敵人所敗夫餌兵非止謂寘毒於飲食但以利留敵皆爲餌也若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皆是也

歸師勿遏

李筌曰士卒思歸志不可遏也○杜牧曰

曹公自征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絶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表與繡復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步騎來攻大破之公謂荀文若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孟氏曰人懷歸心必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杜佑曰人人有室家鄉國之往不可遏截之徐觀其變而制之○梅堯臣曰敵必死戰○王晳曰人自爲戰也勿遏塞之若猶有他慮

則可要而擊曹公攻鄴袁尚來救諸將以爲歸師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則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蓋大道來則歸意全循山來則顧負險且有懼心也○何氏曰如魏初曹操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絶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

茍或曰虜過吾歸師與吾死地是以知勝

齊建武二年魏圍鍾離張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也前秦符堅征晉至壽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符叡竇衝姚萇討之符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

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追也敵弗從戰于華澤敵敗績被殺後涼呂弘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

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張預曰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韓信曰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曹公既破劉表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吾是以知勝又呂弘攻段業不勝將東走業欲擊之

或諫曰歸師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為弘所敗古人似此者多不可悉陳

圍師必闕

曹操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李筌曰夫圍敵必空其一面示不固也若四面圍之敵必堅守不拔也項羽坑外黃魏武圍壺關即其義也○杜牧曰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心因而擊之後漢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相聚

入原武城刼掠吏人自稱將軍光武遣藏
宮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
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門方略明帝
時爲東海王對曰妖巫相刼勢無久立其
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小褫緩
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即勑令
開圍緩守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大唐天
寶末李光弼領朔方軍與史思明戰于土
門賊衆退散四面圍合光弼令開東南角
以縱之賊見開圍棄甲急走因追擊之盡

殲其衆是開一面也○杜佑曰若圍敵平
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欲使戰守不
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彊救在
表當堅固守之未必闕也此用兵之法○
梅堯臣同曹操註○何氏曰如後漢初張

步據齊地漢將耿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
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
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故開圍一角
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
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又朱雋與徐璆共討

黃巾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城不克儁登山覩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内營急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則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破之又魏太祖圍壷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

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日久
令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
太祖從之開城遂降又後魏末齊神武起
義兵於河北尒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
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彊號二十萬圍神武

於南陵山是時神武馬二千步卒不滿三
萬人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
歸道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
○張預曰圍其三面開其一角示以生路
使不堅戰後漢朱儁討賊師韓忠於宛急

攻不克因謂軍吏曰賊今外圍周固所以死戰若我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果如其言又曹公圍壺關謂之曰城破皆坑之連攻不下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令人自守非計也公從之遂拔其城是也

窮寇勿迫

杜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清發闔閭復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

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哉若使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漢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羌覩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

還致死諸將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陳皥曰鳥窮則搏獸窮則噬也○梅堯臣曰困獸猶鬬物理然也○何氏曰前燕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之

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則未易卒圖也今圍之於窮城樵採

路絶内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於十旬斃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五伐晉將符彥卿杜重威經略

北鄙遇虜於陽城戎人十萬圍晉師於中野乏水軍人鑿井取泥衣絞而吮之人馬渴死甚衆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我今窮蹙乃率勁騎出擊之會大風揚塵乘勢決戰戎人大潰此彥卿爲虜十萬所圍乃窮蹙之寇遂致死力以求生戎人不悟之致敗也○張預曰敵若焚舟破釜來決一戰則不可逼迫蓋獸窮則搏也晉師敗齊齊侯請盟晉人不許齊侯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晉人懼而與

之盟吳夫槩王謂困獸猶鬭漢趙充國言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蓋亦近之

此用兵之法也

孫子註解卷之七

孫子卷之八

性

九變篇曹操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王晳曰晳謂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逸詩云九變復貫不知曹公謂何爲九或曰九地之變也○張預曰變者不拘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之謂也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張預曰已解上文

圮地無舍

曹操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圮○李筌曰地下曰圮行必水淹也○陳皞曰圮低下也

孔明謂之地獄獄者中下四面高也○孟氏曰太下則爲敵所囚○杜佑曰擇地頓兵當趨利而避害也○梅堯臣曰山林險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何氏曰下篇言圮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地宜速去之也○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爲圮地以其無所依故不可舍止

衢地交合

曹操曰結諸侯也○李筌曰四通曰衢結

諸侯之交地也○賈林曰結諸侯以爲援

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

其交也○何氏曰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

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張預曰四通

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以爲交援

絶地無留

曹操曰無久止也○李筌曰地無泉井畜

牧來樵之處爲絶地不可留也○賈林曰

谿谷坎險前無通路曰絶當速去無留○

梅堯臣曰始去國始出境猶不居輕地是

不可久留也○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絶地也危絶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圍地則謀

曹操曰發奇謀也○李筌曰因地能通○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爲我患乃可濟也○梅堯臣曰往返險迂當出奇謀○何氏曰下篇亦云圍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

謀不至於害也○張預曰居前隘後固之地當發奇謀若漢高爲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茲近之

死地則戰

曹操曰殊死戰也○李筌曰置兵於必死之地人自爲私鬬韓信破趙此是也○梅堯臣曰前後有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王晳註上之五地並同曹公○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絕不

死何待也○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
淮陰背水陳是也從圮地無舍至此爲九
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說
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略也凡地
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
所叙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爲九地之
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
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
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既說九地
此復言九變者孫子欲叙五利故先陳九

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
曹操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
故爲變○李筌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
可由也○杜牧曰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
耿舒討武陵五谿蠻軍次下雋今辰州也
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
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
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
頭搤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

策乃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
上會暑濕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舒
與兄好時侯書曰舒前上言當先擊充糧
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
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

惜○賈林曰由從也途且不利雖近不從
杜佑曰阨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
之故爲變也○梅堯臣曰避其險阨也○
王晳曰途雖可從而有所不從慮奇伏也
若趙涉說周亞夫避殽黽阨陿之間慮置

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是也○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爲權變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也

軍有所不擊

曹操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杜牧曰盖以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彊敵弱敵前軍先至

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爲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即須不擊益爲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陳皥曰見小利不能傾敵則勿擊之恐重勞人也○賈林曰軍可威懷勢將降伏則不擊寇窮據險擊則死戰可自固守待其心惰取之○杜佑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之卒隘陷之軍不可攻爲死戰也當固守之以待隙也○梅堯臣曰往無利也○

王晳曰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晳謂餌兵銳卒正正之旗堂堂之陳亦是也○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彊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操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杜牧

曰操捨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盖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爲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荆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兵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

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
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
弢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
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
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
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卒用弢
計以滅齊國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
年間凡四攻寇魏薄攻寇之南宮縣上黨
攻寇之臨城縣太原攻寇之河星鎮是寇
三城池浚壁堅蒭粟米石金炭麻膏凡城

守之資常爲不可勝之計以備官軍擊虜
攻旣不拔兵頓力疲寇以勁兵來救故百
戰百敗故三十年間困天下之功力攻數
萬之寇四圍其境遍計十歲竟無尺寸之
功者盖常墮寇計中不能知變也○賈林

曰臣忠義重稟命堅守者亦不可攻也○
梅堯臣曰有所害也○王晳曰城非控要
雖可攻然懼於鈍兵挫銳或非堅實而得
士死力又剋雖有期而救兵至吾雖得之
利不勝其所害也○張預曰拔之而不能

守委之而不爲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
高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士匄請伐偪
陽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服爲笑
是也

地有所不爭

曹操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
也○杜牧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伍子
胥諫夫差曰今我伐齊獲其地猶石田也
東晉陶侃鎮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
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

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
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郛城隔在江北內無
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
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
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

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
大敗也○梅堯臣曰得之無益者○王晳
曰謂地雖要害敵已據之或得之無所用
若難守者○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
無害於己則不須爭也又若遼遠之地雖

得之終非己有亦不可爭如吳子伐齊伍
員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
事於越不聽爲越所滅是也

君命有所不受

曹操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李筌
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穰苴斬莊賈魏絳
戮楊干是也○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
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天於上
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賈林曰
決必勝之機不可推於君命苟利社稷專

之可也○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閫外之事將軍制之○梅堯臣曰從宜而行也此而上五利也○張預曰苟便於事不從君命夫槩王曰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爲五利或曰自圮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爲九變謂此九事皆不從中覆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李筌曰謂上之九事也○杜佑曰九事之

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賈林曰九變上九事將帥之任機權遇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然後得其通變之利變之則九數之則十故君命不在常變例也○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變而爲利

也○王晳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何氏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圮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熟觀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

利害爾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將合聚軍衆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算也況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張預曰更變常道而得其利者知用兵之道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恐反受害也將貴適變也○梅堯臣曰知地不知變安得地之利○張預曰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能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曹操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賈

林曰五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寇死鬬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充兵銳將智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君命雖宜從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而不受此五變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孤則擊城勢

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而用○王晳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爲五利者謂九變之下五事也非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操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

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賈林曰雜一爲親一爲難言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愼之乃得其利也○梅堯臣同曹操註○王晳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操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爲我害所務可信也○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

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賈林曰在利之時則思害以自慎一云以害雜利行之威令以臨之刑法以戮之已不二三則衆務皆信人不敢欺也○梅堯臣曰以害參利則事可行

王晳曰曲盡其利則可勝矣○張預曰以所害而參所利可以伸已之事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曹操曰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李筌曰智者爲利害之事必合於道不至於極○杜牧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而去志必懈怠即必爲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之利以解圍也舉一可知也○賈林

曰在害之時則思利而免害故措之死地則生投之亡地則存是其患解也○梅堯臣曰以利參害則禍可脫○王晳曰周知其害則不敗矣○何氏曰利害相生明者常慮○張預曰以所利而參所害可以解已之難張方入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夜潛進逼敵遂致克捷此是在害思利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曹操曰害其所惡也○李筌曰害其政也

杜牧曰惡音一路反言敵人苟有其所惡之事我能乘而害之不失其機則能屈敵也○賈林曰爲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無臣或遺以姦人破其政令或爲巧詐間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潰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梅堯臣曰制之以害則屈也○王晳曰窮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張預曰致之於受害之地則自

屈服或曰間之使君臣相疑勞之使民失業所以害之也若韋孝寬間斛律光高熲平陳之策是也

役諸侯者以業

曹操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李筌曰煩其農也○杜牧曰言勞役敵人使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乃可為也事業者兵衆國富人和令行也○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韓人令秦鑿渠之類是也或以奇技藝

業淫巧功能令其耽之心目內役諸侯若此而勞○梅堯臣曰撓之以事則勞○王晳曰常若爲攻襲之業以弊敵也田常曰吾兵業已加魯矣○張預曰以事勞之使不得休或曰壓之以富彊之業則可役使若晉楚國彊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以事之是也

趨諸侯者以利

曹操曰令自來也○李筌曰誘之以利○杜牧曰言以利誘之使 日來至我也墮吾

晝中一○孟氏曰趨速也善示以利令忘變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亦謂得人之用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趨敵之間當周旋我利也○張預曰動之以小利使之必趨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梅堯臣曰所恃者不懈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曹操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李筌曰預備不可闕也○杜佑曰安則思危存則思

亡常有備○梅堯臣曰所賴者有備也○

王晳曰備者實也○何氏曰吳略曰君子

當安平之世刀劒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

衛不徹警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況守邊

固圉交刃之際歟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

空虛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

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

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爲陳而吳

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屯正部曲行

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虜不得犯朱然

爲軍師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
咸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
治思亂戒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
善者也其次莫如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慎
固其封守繕完其溝隍或多調軍食或益
修戰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又曰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常使彼勞我
佚彼老我壯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
戰而屈人之師也若夫莒以恃陋而潰齊

以狎敵而殲虢以易晉而亡魯以果邾而
敗莫敖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而自輕斯
皆可以作鑒也故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
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張預曰言須思
患而預防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故將有五危

李筌張預曰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曹操曰勇而無慮必欲死鬬不可曲撓可
以奇伏中之○李筌曰勇而無謀也○杜

敎曰將愚而勇者患也黄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

梅堯臣同李筌註○何氏曰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貴其謀勝也㊣張預曰勇而無謀必欲死鬬不可與力爭當以奇伏誘致而殺之故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將無策略止能以死先士卒則不勝也

必生可虜也

曹操曰見利畏怯不進也○李筌曰疑怯可虜也○杜牧曰晉將劉裕泝江追桓玄戰于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衂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義軍乗風縱火盡鋭爭先玄衆是

以大敗也○孟氏曰將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爲將怯懦見利而不能進太公曰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梅堯臣曰怯而不果○王晳曰無鬬志曹公曰見利怯

不進也晢謂見害亦輕走矣○何氏曰司馬法曰上生多疑疑爲大患也○張預曰臨陳畏怯必欲生返當鼓譟乗之可以虜也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是也

忿速可侮也

曹操曰疾急之人可忿怒侮而致之也○李筌曰急疾之人性剛而可侮致也太宗殺宋老生而平霍邑○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者褊急也性不厚重也若敵人如此

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敗之也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前秦符生遣符黃眉鄧羌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襄怒出戰黃眉等斬之○杜佑曰急疾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狷戇疾急不計其難可動作欺侮○梅堯臣曰狷急易動○王晳曰將性貴持重忿狷則易撓○張預曰剛愎褊急之人可凌侮而致之楚

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以怒之果從晉師遂爲所敗是也

廉潔可辱也

曹操曰廉潔之人可汙辱致之也○李筌曰矜疾之人可辱也○杜佑曰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老我師我勢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急則輕侮而致之性本廉潔則汙辱之如諸葛孔明遺司馬仲達以巾幗欲使怒而出戰仲達忿怒欲濟師魏帝遣辛毗仗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

不勝其忿况常才之人乎○梅堯臣曰徇名不顧○王晳同曹操註○張預曰清潔愛民之士可垢辱以撓之必可致也

愛民可煩也

曹操曰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李筌曰攻其所愛必卷甲而救愛其人乃可以計疲○杜牧曰言仁人愛民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爲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可以煩之令其勞

頓而後取之也○陳皡曰兵有須救不必救者項羽救趙此須救也亞父委梁不必救也○賈林曰廉潔之人不好侵掠愛人之仁不好鬬戰辱而煩之其動必敗○梅堯臣曰力疲則困○王晳曰以奇兵若將

攻城邑者彼愛民必數救則煩勞也○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皡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

而用不忿速不耻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喜怒也○梅堯臣曰皆將之失爲兵之凶○何氏曰將材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爾故孫子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張預曰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故取則於己爲凶於兵智者則不然雖勇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也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賈林曰此五種之人不可任爲大將用兵必敗也○梅堯臣曰當慎重焉○張預曰言須識權變不可執一道也

孫子註解卷之八

孫子卷之九

靜嘉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孫子註解卷之九　

行軍篇

曹操曰擇便利而行也　王晳曰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　張預曰知九地之變然後可以擇利而行軍故次九變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

王晳曰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張預曰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處則處軍之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事也相猶察也料也

絕山依谷

曹操曰近水草利便也○李筌曰軍我敵

彼也相其依止則勝敗之數彼我之勢可知也絕山守險也谷近水草夫列營壘必先分卒守隘縱畜牧收樵採而後寧○杜牧曰絕過也依近也言行軍經過山險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也○吳子曰無當天竈大谷之口言不可當谷但近谷而處可也○賈林曰兩軍相當敵宜擇利而動絕山跨山依谷傍谷也跨山無後患依谷有水草也○梅堯臣曰前爲山所隔則依谷以爲固○王晳曰絕度也依謂附近耳曹公

曰近水草便利也○張預曰絕猶越也凡行軍越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後漢武都羌爲寇馬援討之羌在山上援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窮困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也

視生處高

曹操曰生者陽也○李筌曰向陽曰生在山曰高生高之地可居也○杜牧曰言須處高而面南也○陳皥曰若地有東西其法何如答曰然則面東也○賈林曰居陽

曰生視生爲無蔽冒物色處軍當在高○杜佑曰高陽也視謂目前生地處軍當在高○梅堯臣曰若在陵之上必向陽而居處高乘便也○張預曰視生謂面陽也處軍當在高阜

靜一　二

戰隆無登

曹操曰無迎高也○李筌曰敵自高而下我無登而取之○杜牧曰隆高也言敵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迎敵人而接戰也一作戰降無登降下也○賈林曰戰宜乘

下不可迎高也○杜佑曰無迎高也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逐也○梅堯臣曰敵處地之高不可登而戰○張預曰敵處隆高之地不可登迎與戰一本作戰降無登迎謂敵下山來戰引我上山則不可登迎

此處山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山當知此三者○張預曰凡高而崇者皆謂之山處山拒敵以上三事爲法

絶水必遠水

曹操李筌曰引敵使渡○杜牧曰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列陳備疑不敢渡○梅堯臣曰前爲水所隔則遠水以引敵○王晳曰我絶水也曹說是也○張預曰凡行軍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郭淮遠水

爲陳劉備悟之而不渡是也

客絶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内令半濟而擊之

利

李筌曰韓信殺龍沮於濰水夫槩敗楚子

於清發是也○杜牧曰楚漢相持項羽自

擊彭越令其大司馬曹咎守成臯漢軍挑

戰咎涉汜水戰漢軍候半涉擊大破之水

内乃汭也誤爲内耳○梅堯臣曰敵之方

來迎於水濵則不渡○王晳曰内當作汭

迎於水汭則敵不敢濟遠則趨利不及當

得其宜也○何氏曰如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公違之故敗也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

渡漢水來攻時諸將等議曰衆寡不敵欲
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
以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
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旣陳備疑不敢渡
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

率衆十萬寇范陽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
今若出鬭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
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陳以誘之賊若渡水
交兵請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
而擊之從之建德渡水萬均擊破之○張

預曰敵若引兵渡水來戰不可迎之於水邊俟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勝公孫瓚敗黄巾賊於東光薛萬均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也

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

曹操曰附近也○李筌曰附水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杜牧曰言我欲用戰不可近水迎敵恐敵人疑我不渡也義與上同但客主詞異耳○杜佑曰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渡也○梅堯臣曰必欲戰亦

莫若遠水○王晳曰我利在戰則當差遠使敵必渡而與之戰也○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晉將陽處父與楚將子上夾泜水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

視生處高

曹操曰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依高而處之○梅堯臣曰水上亦據高而向陽○王晳曰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

晢謂　謂近水之地下曹註云恐漑我也
疑當在此下○何氏曰視生向陽遠視也
軍處高遠見敵勢則敵人不得潛來出我
不意也○張預曰或岸邊爲陳或水上泊
舟皆須面陽而居高

無迎水流

曹操曰恐漑我也○李筌曰恐漑我也智
伯灌趙襄子光武潰王尋迎水處高乃敗
之○杜牧曰水流就下不可於卑下處軍
也恐敵人開決灌浸我也上文云視生處

高也諸葛武侯曰水上之陳不逆其流此
言我軍舟船亦不可泊於下流言敵人得
以乘流而薄我也○賈林曰水流之地可
以溉吾軍可以流毒藥迎逆也一云逆流
而營軍兵家所忌○梅堯臣曰無軍下流

防其決灌舳艫之戰逆亦非便○王晳曰
當乘上流魏曹仁征吳欲攻濡須洲中蔣
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
謂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而敗○
何氏曰順流而戰則易為力○張預曰卑

地勿居恐決水漑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以彼沿我泝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於上流楚令尹拒吳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須居上流也

此處水上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水上當知此五者○張預曰凡近水爲陳皆謂水上之軍水上拒敵以上五事爲法

絕斥澤惟亟去無留

陳皡曰斥鹹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新訓曰地固斥澤不生五穀者是也○賈林曰鹹鹵之地多無水草不可久留○梅堯臣曰斥遠也曠蕩難守故不可留○王晳曰斥鹵也地廣且下而無所依○張預曰刑法志云山川沈斥顏師古註曰沈深水之下斥鹹鹵之地然則斥澤謂瘠鹵漸洳之所也以其地氣濕潤水草薄惡故宜急過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

曹操曰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中○李筌曰急過不得戰必依水背樹夫有水樹其地無陷溺也○杜牧曰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言於此忽遇敵即須擇有水草林木而止之○杜佑曰一本作背衆木言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稠樹以爲固守蓋地利兵之助也○梅堯臣曰不得已而會敵則依近水草背倚衆木○王晳曰猝與敵遇於此亦必就利而背固也○張預曰不得已而會兵於此地必

依近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林木以為險阻此處斥澤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斥澤當知此二者○張預曰處斥澤之地以上二事為法

平陸處易

曹操曰車騎之利也○杜牧曰言於平陸必擇就其中坦易平穩之處以處軍使我車騎得以馳逐○王晳同曹操註○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平原廣野車騎之地必擇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以居軍所以利

於馳突也

而右背高前死後生

曹操曰戰便也○李筌曰夫人利用皆便於右是以背之前死致敵之地後生我自處○杜牧曰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丘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禦高故戰便於軍馬也○賈林曰岡阜曰生戰地曰死後岡阜處軍穩前臨地用兵便高在右回轉順也○梅堯臣曰擇其坦易車騎便利右背丘陵勢則有憑前低後隆戰者

所便○王晳曰凡兵皆宜向陽既後背山即前生後死疑文誤也○張預曰雖是平陸須有高阜必右背之所以恃為形勢者也前低後高所以便乎奔擊也

此處平陸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平陸當知此二者○張預曰居平陸之地以上二事為法

凡此四軍之利

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張預曰山水斥澤平陸之四軍也諸葛亮曰山陸

之戰不升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

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曹操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李筌曰黃帝始受兵法於風后而滅四方故曰勝四帝也○梅堯臣曰四帝當爲四軍字之誤歟言黃帝得四者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上則勝水上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也○

王皙曰四帝或曰當作四軍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一本無作亦〇何氏曰梅氏之說得之〇張預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云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葷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此即是有四方諸侯戰也兵家之法皆始於黃帝故云然也

凡軍好高而惡下

梅堯臣曰高則爽塏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卑濕所以生疾亦以難戰○王晳曰有降無登且遠水患也○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以爲固易以生疾

貴陽而賤陰

梅堯臣曰處陽則明順處陰則晦逆○王晳曰久處陰濕之地則生憂疾且弊軍器也○張預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

養生而處實

曹操曰恃滿實也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實猶高也○梅堯臣曰養生便水草處實利糧道○王晳曰養生謂水草糧糒之屬處實者倚固之謂○張預曰養生謂就善水草放牧也處實謂倚隆高之地以居也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李筌曰夫人處卑下必癘疾惟高陽之地可居也○杜牧曰生者陽也實者高也言養之於高則無卑濕陰翳故百疾不生然

後必可勝也○梅堯臣曰能知上三者則勢勝可必疾氣不生○張預曰居高面陽養生處厚可以必勝地氣乾燥故疾癘不作

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杜牧曰凡遇丘陵隄防之地常居其東南也○梅堯臣曰雖非至高亦當前向明而右依實○王晳曰處陽則人舒以和器健以利也○張預曰面陽所以貴明顯背高所以爲險固

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梅堯臣曰兵所利者得形勢以爲助○張預曰用兵之利得地之助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曹操曰恐半涉而水遽漲也○李筌曰恐水暴漲○杜牧曰言過溪澗見上流有沫此乃上源有雨待其沫盡水定乃可涉不爾半涉恐有暴水卒至也○杜佑曰恐半渡水而遂漲上雨水當濆而反濁沫至此敵人權過水之占也欲以中絶軍凡地有

水欲漲沫先至皆爲絶軍當待其定也○梅堯臣曰流沫未定恐有暴漲○王晳曰水漲則沫涉步濟也曹說是也○張預曰渡未及畢濟而大水忽至迅沫謂水上泡漚

凡地有絶澗

前後險峻水橫其中

天井

四面峻坂澗壑所歸

天牢

三面環絶易入難出

天羅

草木蒙密鋒鏑莫施

天陷

卑下汙濘車騎不通

天隙

兩山相向洞道狹惡六害皆梅堯臣注

必亟去之勿近也

曹操曰山澗水大者爲絶澗中方高中央

下爲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爲天牢可

以羅絶人者爲天羅地形陷者爲天陷山
澗道迫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者爲天隙
○杜牧曰軍讖曰地形坳下大水所及謂
之天井山澗迫狹可以絶人謂之天牢澗
水澄闊不測淺深道路泥濘人馬不通謂
之天陷地多溝坑坎陷木石謂之天隙林
木隱蔽葭葦深遠謂之天羅○賈林曰兩
岸深闊斷人行爲絶澗中之下爲天井
四邊澗險水草相兼中央傾側出入皆難
爲天牢道路崎嶇或寛或狹細澀難行爲

天羅地多沮洳爲天陷兩邊險絶形狹長而數里中間難通人行可以絶塞出入爲天隙此六害之地不可近背也○梅堯臣曰六害尚不可近況可留乎○王晳曰晳謂絶澗當作絶天澗脱天字耳此六者皆

自然之形也牢謂如獄牢羅謂如網羅也陷謂溝坑淤濘之屬隙謂木石若隙罅之地軍行過此勿近不然則脱有不虞智力無所施也○張預曰谿谷深峻莫可過者爲絶澗外高中下衆水所歸者爲天井山

險環繞所入者隘爲天牢林木縱横葭葦隱蔽者爲天羅陂池泥濘漸車凝騎者爲天陷道路迫狹地多坑坎者爲天隙凡遇此地宜遠過不可近之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曹操曰用兵常遠六害令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李筌曰善用兵者致敵之受害之地也○杜牧曰迎向也背倚也言遇此六害之地吾遠之向之則進止自由敵人近之倚之則舉動有阻故我利而敵凶也

○梅堯臣曰言六害當使我遠而敵附我向而敵倚則我利敵凶○張預曰六害之地我旣遠之向之敵自近之倚之我則行止有利彼則進退多凶也

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處也

曹操曰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山林者衆木所居也翳薈者可屛蔽之處也

此以上論地形也以下相敵情也○李筌

曰以下恐敵之竒伏誘詐也○梅堯臣曰
險阻隘也山林之所產潢井下也葭葦之
所生皆翳薈足以蒙蔽當掩搜恐有伏兵
○張預曰險阻丘阜之地多生山林潢井
卑下之處多產葭葦皆翳薈可以蒙蔽必
降索之恐兵伏其中又慮姦細潛隱覘我
虛實聽我號令伏姦當爲兩事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梅堯臣曰近而不動倚險故也○王晳曰
恃險故不恐也

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

杜牧曰若近以挑我則有相薄之勢恐我不進故遠也○陳皡曰敵人相近而不挑戰恃其守險也若遠而挑戰者欲誘我使進然後乘利而奮擊也○梅堯臣同陳皡

註○王晳曰欲致人也挑謂撾撓敵求戰○張預曰兩軍相近而終不動者倚恃險固也兩軍相遠而數挑戰者欲誘我之進也尉繚子曰分險者無戰心言敵人先分得險地則我勿與之戰也又曰挑戰者無

全氣言相去遠則挑戰而延誘我進卽不可以全氣擊之與此法同也

其所居易者利也

曹操曰所居利也○李筌曰居易之地致人之利○杜牧曰言敵不居險阻而居平易必有以便利於事也一本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陳皥曰言敵人得其地利則將士爭以居之也○賈林曰敵之所居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己之便戰則易獲其利愼勿從之也○梅堯臣曰所居易

利故來挑戰○王晳同曹操註○張預曰敵人捨險而居易者必有利也或曰敵欲人之進故處於平易以示利而誘我也

衆樹動者來也

曹操曰斬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梅堯臣同曹操註○張預曰凡軍必遣善視者登高覘敵若見林木動揺者是斬木除道而來也或曰不止除道亦將爲兵器也若晉人伐木益兵是也

衆草多障者疑也

曹操曰結草爲障欲使我疑也○杜牧曰言敵人或營壘未成或拔軍潛去恐我來追或爲掩襲故結草使往往相聚如有人伏藏之狀使我疑而不敢進也○賈林曰結草多爲障蔽者欲使我疑之於中兵必不實欲別爲攻襲宜審備之○杜佑曰結草多障欲使我度稠草中多障蔽者敵必避去恐追及多作障蔽使人疑有伏焉○張預曰或敵欲追我多爲障蔽設留形而遁以避其追或欲襲我叢聚草木以爲人

也使我備東而擊西皆所以爲疑也

鳥起者伏也

曹操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李筌曰藏兵曰伏○杜佑曰下有伏兵往藏觸鳥而驚起也○張預曰鳥適平飛至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也

獸駭者覆也

曹操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李筌曰不意而至曰覆○杜牧曰凡敵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駭逸

也覆者來襲我也○陳皥曰覆者謂隱於林木之内潛來掩我候兩軍戰酣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驚駭伏獸也○梅堯臣曰獸驚而奔旁有覆○張預曰凡欲掩覆人者必由險阻草木中來故驚起伏獸奔駭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杜牧曰車馬行疾仍須魚貫故塵高而尖○杜佑曰車馬行疾塵相衝故高也○梅堯臣曰蹄輪勢重塵必高銳○張預曰車

馬行疾而勢重又轍迹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黨望晉塵使騁而告是也

卑而廣者徒來也

杜牧曰步人行遲可以並列故塵低而闊也○梅堯臣曰人步低輕塵必卑廣○王晳曰車馬起塵猛步人則差緩也○張預曰徒步行緩而迹輕又行列疎遠故塵低而來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

李筌曰煙塵之候晉師伐齊曳柴從之齊人登山望而畏其衆乃夜遁薪來即其義也此筌以樵採二字爲薪來字○杜牧曰樵採者各隨所向故塵埃散衍條達縱橫斷絶貌也○梅堯臣曰樵採隨處塵必縱横○王晳曰條達纖微斷續之貌○張預曰分遣厮役隨處樵採故塵埃散亂而成隧道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杜牧曰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爲斥候故塵少也○梅堯臣曰輕兵定營往來塵少○張預曰凡分栅營者必遣輕騎四面近視其地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故塵微而來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曹操曰其使來卑辭使間視之敵人增備也○杜牧曰言敵人使來言辭卑遜復增壘塗壁若懼我者是欲驕我使懈怠必來攻我也趙奢救閼與去邯鄲三十里增壘

不進秦閒來必善食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果大喜曰閼與非趙所有矣奢既遣秦閒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備擊之遂大破秦軍也○梅堯臣曰欲進者外則卑辭内則益備欵我也○張預曰使來辭遜敵復增備欲驕我而後進也田單守即墨燕將騎刼圍之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閒散食饗士乃使女子乗城約降燕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遣使遺燕將書曰城即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

乃出兵擊大破之

辭彊而進驅者退也

曹操曰詭詐也○杜牧曰吳王夫差北征

會晉定公於黃池越王句踐伐吳吳晉方

爭長未定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

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必會而

先之吳王曰先之若何雒曰今夕必挑戰

以廣民心乃能至也於是吳王以帶甲三

萬人去晉軍一里聲動天地晉使董褐視

之吳王親對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

君亦在今日董褐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吳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歃吳王既會遂還焉○杜佑曰詭詐驅馳示無所畏是知欲退也○梅堯臣曰欲退者使既詞壯兵又彊進脅我也○王晳曰辭彊示進形欲我不虞其去也○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來日請相見晉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宵遁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

曹操曰陳兵欲戰也○杜牧曰出輕車先定戰陳壃界也○賈林曰輕車前禦欲結陳而來也○張預曰輕車戰車也出軍其旁陳兵欲戰也按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則是欲戰者車先出其側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李筌曰無質盟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田單詐騎刼紀信誑項羽即其義也○杜

牧曰貞元三年吐蕃首領尚結贊因侵掠河曲遇疫癘人馬死者太半恐不得回乃詐與侍中馬燧欵懇因奏請盟會燧乃盟之時河中節度使渾瑊奏曰若國家勒兵境上以謀伐爲計蕃戎請盟亦聽信之今吐蕃無所求於國家遽請盟會必恐不實上不納渾瑊率衆二萬屯涇州平涼縣盟壇在縣西三十里五月十三日瑊率三千人會壇所吐蕃果衷甲劫盟焉○陳皡曰因盟相劫不獨國朝晉楚會於宋楚人衷

甲欲襲晉晉人知之是以失信也今言無約而請和蓋總論兩國之師或侵或伐彼我皆未屈弱而無故請和好者此必敵人國內有憂危之事欲爲茍且暫安之計不然則知我有可圖之勢欲使不疑先求和好然後乘我不備而來取也石勒之破王浚也先密爲和好又臣服於浚知浚不疑乃請修朝覲之禮浚許之及入因誅浚而滅之○杜佑曰未有要約而便來請和有間諜也○梅堯臣曰無約請和必有姦謀

○王晳曰無故驟請和者宜防他謀也○張預曰無故請和必有姦謀漢髙祖欲擊秦軍使酈食其持重寶啗其將賈竪秦將果欲連和髙祖因其怠而擊之秦師大敗又晉將李矩守滎陽劉暢以三萬人討之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潛匿精兵見其羸卒暢大饗士卒人皆醉飽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

李筌曰戰有期及將用是以奔走之○杜

牧曰上文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蓋先出車定戰場界立旗爲表奔走赴表以爲陳也旗者期也與民期於下也周禮大蒐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晷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攻我宜速備之○梅堯臣曰立旗爲表奔以赴列○王晳曰陳而期民將求戰也○張預曰立旗爲表與民期於下故奔走以赴之周禮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

半進半退者誘也

李筌曰散於前○杜牧曰僞爲雜亂不整之狀誘我使進也○梅堯臣曰進退不一欲以誘我○王晳曰詭亂形也○張預曰詐爲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以囚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

杖而立者飢也

李筌曰困不能齊○杜牧曰不食必困故杖也一本從此仗字○杜佑曰倚仗矛戟而立者飢之意○梅堯臣曰倚兵而立者

足見飢羸之色○王晳曰倚杖者困餒之相○張預曰凡人不食則困故倚兵器而立三軍飲食上下同時故一人飢則三軍皆然

汲而先飲者渴也

李筌曰汲未至先飲者士卒之渴○杜牧曰命之汲水未及而先取者渴也覩一人三軍可知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以此見其衆行驅飢渴也○張預曰汲者未及歸營而先飲水是三軍渴也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

曹操曰士卒疲勞也○李筌曰士卒難用也○杜佑曰士疲倦也敵人來見我利而不能擊進者疲勞也○梅堯臣曰人其困乏何利之趨○張預曰士卒疲勞不可使戰故雖見利將不敢進也

鳥集者虛也

李筌曰城上有鳥師其遁也○杜牧曰設留形而遁齊與晉相持叔向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後周齊王憲伐高齊將班師

乃以柏葉爲幕燒糞壤去高齊視之二日乃知其空營追之不及此乃設留形而遁走也○陳皥曰此言敵人若去營幕必空禽鳥既無畏乃鳴集其上楚子元伐鄭將奔諜者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則知其是設留形而遁也此篇蓋孫子辯敵之情僞也○杜佑曰敵大作營壘示我衆而鳥集止其中者虛也○梅堯臣曰敵人既去營壘空虛鳥烏無猜來集其上○張預曰凡敵潜退必奔營幕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伐

鄭鄭人將奔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又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此乃設留形而遁也

夜呼者恐也

曹操曰軍士夜呼將不勇也○李筌曰七卒怯而將懦故驚恐相呼○杜牧曰恐懼不安故夜呼以自壯也○陳皥曰十人中一人有勇雖九人怯懦恃一人之勇亦可自安今軍士夜呼蓋是將無勇曹說是也○孟氏同陳皥註○張預曰三軍以將爲

主將無膽勇不能安衆故士卒恐懼而夜呼若晉軍終夜有聲是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李筌曰將無威重則軍擾○杜牧曰言進退舉止輕佻率易無威重軍士亦擾亂也

○陳皥曰將法令不嚴威容不重士因以擾亂也○梅堯臣同陳皥註○張預曰軍中多驚擾者將不持重也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士安坐

遼中陳而立有項即定此則能持重也

旌旗動者亂也

杜牧曰魯莊公敗齊于長勺曹劌請逐之公曰若何對曰視其轍亂而旗靡故逐之○杜佑曰旌旗謬動抵東觸西傾倚者亂也○梅堯臣曰旌旗轍動偃亞不次無紀律也○張預曰旌旗所以齊衆也而動搖無定是部伍雜亂也

吏怒者倦也

杜牧曰衆悉倦弊故吏不畏而忿怒也○

陳皥曰將興不急之役故人人倦弊也○賈林曰人困則多怨○梅堯臣曰吏士倦煩怒不畏避也○張預曰政令不一則人情倦故吏多怒也晉楚相攻晉裨將趙旃魏錡怒而欲敗晉軍皆奉命于楚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是也

粟馬肉食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

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缻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缻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

士棄缻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求勝也○王晳曰粟馬肉食所以爲力且久也軍無缻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堅守以待其弊也○張預曰捐糧穀以秣馬殺

牛畜以饗士破釜叉瓶不復炊爨暴露兵衆不復反舍茲窮寇也孟明焚舟楚軍破釜之類是也

諄諄翁翁徐與人言者失衆也

曹操曰諄諄語貌翁翁失志貌○李筌曰諄諄翁翁竊語貌士卒之心恐上則私語而言是失衆也○杜牧曰諄諄者乏氣聲促也翁翁者顛倒失次貌如此者憂在內是自失其衆心也○賈林曰諄諄竊議貌翁翁不安貌徐與人言遞相問貌如此者

必散失部曲也○梅堯臣曰諄諄吐誠懇也翕翕曠職事也緩言彊安恐衆離也○王晳曰諄諄語誠懇之貌翕翕者患其上也將失人心則衆相與語誠懇而患其上也○何氏曰兩人竊語誹議主將者也○張預曰諄諄語也翕翕聚也徐緩也言士卒相聚私語低緩而言以非其上是不得衆心也

數賞者窘也

李筌曰窘則數賞以勸進○杜牧曰勢力

窮窘恐衆爲叛數賞以悅之○孟氏曰軍實窘恐士卒心怠故別行小惠也○梅堯臣曰勢窮憂叛離屢賞以悅衆○王晳曰衆窘而不和裕則數賞以悅之○張預曰勢窘則易離故屢賞以撫士

數罰者困也

李筌曰困則數罰以勵士○杜牧曰人力困弊不畏刑罰故數罰以懼之○梅堯臣曰人弊不堪命屢罰以立威○王晳曰衆困而不精勤則數罰以脅之也○張預曰

力困則難用故頻罰以畏衆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

曹操曰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李筌曰先輕後畏是勇而無戰者不精之甚也○杜牧曰料敵不精之甚○賈林曰教令不能分明士卒又非精練如此之將先欲彊暴伐人衆悖則懼也至懦之極也○梅堯臣曰先行乎嚴暴後畏其衆離訓罰不精之極也○王晳曰敵先行列暴後畏其衆離爲將不精之甚也○何氏曰寬

猛相濟精於將事也○張預曰先輕敵後畏人或曰先刻暴御下後畏衆叛已是用威行愛不精之甚故上文以數賞數罰而言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李筌曰徐前而疾後曰委謝○杜牧曰所以委質來謝此乃勢已窮或有他故必欲休息也○賈林曰氣委而言謝者欲求兩解○杜佑曰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梅堯臣曰力屈欲休兵委

質以來謝○王晳曰勢不能久○張預曰以所親愛委質來謝是勢力窮極欲休兵息戰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曹操曰備奇伏也○李筌曰是軍必有奇伏須謹察之○杜牧曰盛怒出陳久不交刃復不解去有所待也當謹伺察之恐有奇伏旁起也○孟氏曰備有別應○梅堯臣曰怒而來逆我久而不接戰且又不解去必有奇伏以待我此以上論敵情○張

預曰勇怒而來既不合戰又不引退當密伺之必有奇伏也

兵非益多也

曹操曰權力均一云兵非貴益多○賈林曰不貴衆擊寡所貴寡擊衆○王晳曰晳謂權力均足矣不以多爲益○張預曰兵非增多於敵謂權力均也

惟無武進

曹操曰未見便也○賈林曰武不足專進專進則暴○王晳曰不可但恃武也當以

計智料敵而行○張預曰武剛也未能用
剛武以輕進謂未見利也
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曹操曰廝養足也○李筌曰兵衆武用力
均惟得人者勝也○杜牧曰言我與敵人
兵力皆均惟未能用武前進者蓋未得見
其人也但能於廝養之中揀擇其材亦足
并力料敵而取勝不假求於他也○陳皥
曰言我兵力不多於敵又無利便可進不
必他國乞師但於廝養中併力取人亦可

破敵也○賈林曰雖無武勇之力而輕進足以智謀料敵併力而取敵人也○梅堯臣曰武繼也兵雖不足以繼進足以并給役廝養之力量敵而取勝也○王晳曰晳謂善分合之變者足以併力乘敵鬬取勝

人而已故雖廝養之輩可也況精兵乎曹說是也○張預曰兵力既均又未見便雖未足剛進足以取人於廝養之中以并兵合力察敵而取勝不必假他兵以助已故尉繚子曰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

數萬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天下
先戰此言助卒無益不如已有兵法也
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杜牧曰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夫之勇輕
易不顧者必爲敵人所擒也○陳皥曰惟
猶獨也此言殊無遠慮但輕敵者必爲其
所擒不獨言其勇也左傳曰蜂蠆有毒而
況國乎則小敵亦不可輕○王晳曰唯不
能料敵但以武進則必爲敵所擒明患不
在於不多也○張預曰不能料人反輕敵

以武進必爲人所擒也齊晉相攻齊侯曰吾姑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爲晉所敗是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梅堯臣曰傳上世德以至之恩以親之恩德未敷罰則不服故怨而難使○王晳曰恩信非素浹洽於人心未附也○張預曰驟居將帥之位恩信未加於民而遽以刑法齊之則怨懟而難用故田穰苴曰臣素卑

賤士卒未附百姓不信又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是也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曹操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情難用也○梅堯臣曰恩德既洽刑罰不行則驕

不可用○王晳曰所謂若驕子也○張預曰恩信素洽士心已附刑罰寬緩則驕不

可用也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曹操曰文仁也武法也○李筌曰文仁恩

武威罰○杜牧曰晏子舉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也○王晳曰呉起云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是謂必取

杜牧曰文武既行必也取勝○梅堯臣曰令以仁恩齊以威刑恩威並著則能必勝○張預曰文恩以悅之武威以肅之畏愛相兼故戰必勝攻必取或問曰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先威也孫武先愛何也曰書之所稱仁人之兵也王

者之於民恩德素厚人心已附及其用之惟患乎寡威也武之所陳戰國之兵也霸者之於民法令素諳人心易離及其用之惟患乎少恩也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

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張預曰將令素行其民已信教而用之人人聽服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

王晳曰民不素教難卒為用○何氏曰人

既失訓安得服教

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杜牧曰素先也言爲將居常無事之時須恩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伏韓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戰以其非素受恩信威令之從也○陳皥曰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此言欲令民不苟其生也於是出定襄王此

言示以事君之大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
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
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往年伐原不貪
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此言
人無貪詐也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

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
及戰之時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此五者教
人之本也夫令要在先申使人聽之不惑
法要在必行使人守之無輕信者也三令
五申示人不惑也法令簡當議在必行然

後可以與衆相得也○梅堯臣曰信服已久何事不從○王晳曰知此者始可言其并力勝敵矣○張預曰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尉繚子曰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言號令一出不可反易自非大過大疑則不須更改申明所以使民信也諸葛亮與魏軍戰以寡對衆卒有當代者不留而遣之曰信不可失於是人人願留一戰遂大敗魏兵是也

孫子卷之十

靜二

孫子註解卷之十　靜二

地形篇

曹操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李筌曰軍出之後必有地形變動王晳曰地利當周知險隘支挂之形也張預曰凡軍有所行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乃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故行師越境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軍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梅堯臣曰道路交達

有挂者

梅堯臣曰網羅之地往必掛綴

有支者

梅堯臣曰相持之地
有隘者
梅堯臣曰兩山通谷之間
有險者
梅堯臣曰山川丘陵也

有遠者
曹操曰此六者地之形也○梅堯臣曰平陸也○杜佑曰此六地之名教民居之得便利則勝也○張預曰地形有此六者之別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謂俱在平陸往來通利也○張預
曰俱在平陸往來通達
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
曹操曰寧致人無致於人○李筌曰先之
以待敵○杜牧曰通者四戰之地須先據
高陽之處勿使敵人先得而我後至也利
糧道者每於津阨或敵人要衝則築壘或
作甬道以護之○賈林曰通利者無有岡
坂亦無要害故兩通往來處高易于望候

向陽視生通糧道便易轉運於此利於戰也○杜佑曰寧致人無致於人己先據高地分爲屯守於歸來之路無使敵絶己糧道也○梅堯臣曰先據高陽利糧通阨敵人來至我戰則利○王晳註同曹操○何氏同杜佑註○張預曰先處戰地以待敵則致人而不致於人我雖居高面陽坐以致敵亦慮敵人不來赴戰故須使糧餉不絶然後爲利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杜佑曰掛者牽掛也

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李筌曰往難以返曰挂○杜牧曰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共有犬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邀我歸路矣若往攻敵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爲敵人守險阻邀我歸路難以返也○陳皥曰不得已陷在此則須爲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

糧以伺利便而擊之○杜佑曰敵無備出攻之勝可也有備不得勝之則難還返也○梅堯臣曰出其不意往則獲利若其有備往必受制○張預曰察知敵情果爲無備一舉而勝之則可矣若其有備出而弗克欲戰則不可留欲歸則不得返非所利也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杜佑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張預曰各守險固以相支持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李筌曰支者兩俱不利如挂之形故各分其勢○杜牧曰支者我與敵人各守高險對壘而軍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陳遇敵則自下禦上彼我之勢俱不利便如此則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候其半出發兵擊之則利若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陳皥曰此說理繁而語倒但彼此出軍地形不便敵若設利

誘我而去我愼勿追之我若引去敵止則
已若來襲我候其半出則急擊之○賈林
曰支者隔險阻可以相要截足得相支持
故不利先出也○杜佑曰利利我也佯背
我去我無出逐待其引而擊之可敗也○
梅堯臣曰各居所險先出必敗利而誘我
我不可愛僞去引敵半出而擊○王晳曰
敵不肯至則設奇伏而退且詭之令必出
○張預曰利我謂佯背我去也不可出攻
我捨險則反爲所乘當自引去敵若來追

伺其半出行列未定銳卒攻之必獲利焉李靖兵法曰彼此不利之地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杜佑曰盈滿也以兵陳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退也

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曹操曰隘形者兩山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

即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李筌曰盈平也敵先守隘我去之趙不守井陘之口韓信下之陳豨不守漳水髙祖下之是也○杜牧曰盈者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爲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而盈滿也○杜佑曰謂齊口亦滿也如水之滿器與口齊也若我居之平易險阻皆制在我然後出奇以制敵若敵人據隘之半不知齊口滿盈之道我則入隘以從之蓋敵亦在隘我亦在隘俱

得地形勝敗在我不在地形也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解有口譬如平坡迴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逕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矣○陳皡曰隘口言陳是也言營非也○賈林曰從

逐也盈實也敵若實而滿之則不可逐討若虛而無備則入而討之○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同曹操註○張預曰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我先至之必齊滿山口以爲陳使敵不得進也我可以出奇兵彼不能

以撓我敵若先居此地盈塞隘口而陳者不可從也若雖守隘口俱不齊滿者入而從之與敵共此險阻之利吳起曰無當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言不可迎隘口而居之也

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而來擊之則勝

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曹操曰地形險隘尤不可致於人○李筌

曰若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杜牧曰險
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爲必居高陽
以待敵若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則當
引去陽者南面之地恐敵人持久我居陰
而生疾也今若於崤澠遇敵則先據北山

此乃是面陰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捨
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
言之也○杜佑曰地險先據則不致於人
也○梅堯臣曰先得險固居高就陽待敵
則強敵苟先之就戰則殆引去勿疑○王

晳曰此亦爭地若唐太宗先據武牢以待竇建德是也○張預曰平陸之地尚宜先據況險阨之所豈可以致於人故先處高陽以佚待勞則勝矣若敵已據此地宜速引退不可與戰裴行儉討突厥嘗際晚下營壍壘方周忽令移就崇岡將士不悅以謂不可勞衆行儉不從速令徙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以此觀之居高陽不惟戰便亦無水潦之患也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曹操曰挑戰者延敵也○李筌曰力敵而挑則利未可知也○杜牧曰譬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十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敵欲戰者是我困敵銳故戰者不利若敵來就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勞敵亦不利故言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相近也○陳皥曰夫與敵營壘相遠兵力又均難以挑戰戰則不利故下文云勢均以一擊十曰走是也夫挑戰先須料我兵衆

強弱可以加敵則爲之不然則不可輕進自取敗也○孟氏曰兵勢旣均我遠入挑則不利也○杜佑曰挑迎敵也遠形去國遠也地勢均等無獨便利先挑之戰不利也○梅堯臣曰勢旣均一挑戰則勞致敵則佚○王晳曰以遠致我勞也○張預曰營壘相遠勢力又均止可坐以致敵不宜挑人而求戰也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此地形之勢也將不知者以敗○

賈林曰天生地形可以目察○梅堯臣曰夫地形者助兵立勝之本豈得不度也○張預曰六地之形將不可不知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賈林曰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張預曰凡此六敗咎在人事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曹操曰不料力○李筌曰不量力也若得形便之地用奇伏之計則可矣○杜牧曰

夫以一擊十之道先須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飢飽勞佚十倍相懸然後可以奮一擊十若勢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能返舍復焉駐止矣○梅堯臣曰勢雖均而兵甚寡以寡擊衆必走之道也○王晳曰不待鬬而走也○張預曰勢均謂將之智勇兵之利鈍一切相敵也夫體敵勢等自不可輕戰況奮寡以擊衆能無走乎

卒強吏弱曰弛

曹操曰吏不能統故弛壞○杜牧曰言卒伍豪强将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坼壞散也國家長慶初命田布帥魏以伐王廷湊布長在魏魏人輕易之數萬人皆乗驢行營布不能禁居數月欲合戰兵士潰散布自剄身死○賈林曰令之不從威之不服見敵則亂不壞何為○梅堯臣曰吏無統率者則軍政弛壞○王晳同曹操註○何氏曰言卒伍豪强将帥懦弱不能驅領故弛坼壞散也○張預曰士卒豪悍将吏懦

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壞也吳楚相攻吳公子光曰楚軍多寵政令不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果大敗楚師也

吏强卒弱曰陷

曹操曰吏强欲進卒弱輒陷敗也○李筌曰陷敗也卒弱不一則難以爲戰是以强陷也○杜牧曰言欲爲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强進之則陷沒於死地也○陳皥曰夫人皆有血氣誰無鬬敵之心若將之

刑德士乏訓練則人皆懦怯不可用也○賈林曰士卒皆羸鼓之不進吏強獨戰徒陷其身也○梅堯臣曰吏雖強進不能激之以勇故陷於死○王晳曰爲下所陷○張預曰將吏剛勇欲戰而士卒素乏訓練不能齊勇同奮苟用之必陷於亡敗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曹操曰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猒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心崩壞○李筌曰

將爲敵所怒不料強弱驅士卒如命者必崩壞○杜牧曰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不許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

師無日矣不如備之先穀曰不可隨會使鞏朔韓穿師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果敗七覆七處伏兵也敖山名也○陳皞曰此大將無理而怒小將使之心内懷不服因緣怨怒遇敵便戰不顧能否所以大敗也○賈林曰自上墮下曰崩大吏小將不相壓伏崩壞之道將又不量己之能否不知卒之勇怯强與敵鬬自取賊害豈非自上而崩乎○梅堯臣曰小將心怒而不服遇敵懟而不顧自取崩敗

者蓋將不知其能也○王晳曰謂將怒不以理且不知裨佐之才激致其兇懟如山之崩壞也○何氏曰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則勝也○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今小將恚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意欲俱敗逢敵便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晉伐秦荀偃行令是也曰雞鳴而駕唯余馬首是瞻欒書怒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遂棄之歸又趙穿惡臾駢而遂秦魏錡怒晉師而乘楚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曹操曰爲將若此亂之道也○李筌曰將或有一於此亂之道也○杜牧曰言吏卒皆不拘常度故引兵出陳或縱或橫皆自亂之也○賈林曰威令既不嚴明士卒則無常稟如此軍幕不亂何爲謂將無嚴令賞罰不行之故○梅堯臣曰懦而不嚴則士無常檢教而不明則出陳縱橫不整亂之道也○王晳曰亂者不勝其敗○張預

曰將弱不嚴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謂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謂將臣無久任也陳兵縱横謂士卒無節制也爲將若此自亂之道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强兵無選鋒

曰北

曹操曰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李筌曰軍敗曰北不料敵也○杜牧曰衛公李靖兵法有戰鋒隊言揀擇敢勇之士每戰皆爲先鋒司馬法曰選良次兵益人之强註

曰勇猛勁捷戰不得功後戰必選於前當以激致其銳氣也東晉大將軍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强盛玄多募勇勁劉牢之何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以驍猛應募玄以牢之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克也○賈林曰兵鋒不選利鈍士卒不知勇怯如此用兵自取背道也○梅堯臣曰不能量敵情以少當衆不能選精銳以弱擊强皆奔北之理也○何氏曰夫士卒疲勇不可

混同為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有所容
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
北昔齊以伎擊强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
勝漢有三河俠士劒客奇材吳謂之觧煩
齊謂之决命唐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别
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
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趫健出衆
武藝軼格者部為别隊大約十人選一人
萬人選千人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
健將統率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

品量配之也○張預曰設若奮寡以擊衆驅弱以敵強又不選驍勇之士使爲先鋒兵必敗北也凡戰必用精銳爲前鋒者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也故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衆不強曹公以張遼爲先鋒而

敗鮮卑謝玄以劉牢之領精銳而拒苻堅是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

陳皥曰一曰不量寡衆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

行六曰不擇驍果此名六敗也

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已上六事必敗之道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杜牧曰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而已若

得地形可以爲兵之助所以取勝也助一

作易○陳皥曰天時不如地利○孟氏曰

地利待人而險○賈林曰戰雖在兵得地

易勝故曰兵之易也山可障水可灌高勝

卑險勝平也○王晳曰兵道則在人○張

預曰能審地形者兵之助耳乃末也料敵
制勝者兵之本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杜牧曰饋用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
在險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為

將臻極之道○王晳曰料敵窮極之情險
阨遠近之利害此兵道也○何氏曰知敵
知地將軍之職○張預曰既能料敵虛實
強弱之情又能度地險阨遠近之形本末
皆知為將之道畢矣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杜牧曰謂知險阨遠近也○梅堯臣曰將知地形又知軍政則勝不知則敗○張預曰旣知敵情又知地利以戰則勝俱不知之以戰即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李筌曰得戰勝之道必可戰也失戰勝之道必無戰可也立主人者發其行也○杜牧曰主者君也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

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聖主明王跪而推轂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孟氏曰寧違於君不逆士衆○梅堯臣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張預曰苟有必勝之道雖君命不戰可必戰也苟無必戰之道雖君命必戰可不戰也與其從令而敗事不若違制而成功故曰軍中不聞天子之詔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王晳曰皆忠以爲國也○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利於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

也見其蹙國殘民之害雖君命使進而不
進罪及其身不悔也
唯人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李筌曰進退皆保人非為身也○杜牧曰
進不求戰勝之名退不避違命之罪也如

此之將國家之珍寶言其少得也○陳皥
曰合猶歸也○梅堯臣曰寧違命而取勝
勿順命而致敗○王晳曰戰與不戰皆在
保民利主而已矣○張預曰進退違命非
為己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臣

國家之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李筌曰若撫之如此得其死力也故楚子一言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杜牧曰戰國時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若卒有病疽吳起吮之其卒母聞而哭之或問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疽何爲而哭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不旋踵而死

於敵今復吮此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梅尭臣曰撫而育之則親而不離愛而勗之則信而不疑故雖死與死雖危與危○王皙曰以仁恩結人心也○何氏曰如後漢段熲為破羌將軍以征西羌行軍仁愛士

卒傷者親自瞻省手為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也晉王濬為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

及後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活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故吳子有父子之兵○張預曰將視卒如子則卒視將如父未有父在危難而子不致死故荀卿曰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夫美酒泛流三軍皆醉溫言一撫士同挾纊信乎以恩遇下古人所重也故兵法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

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

驕子不可用也

曹操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若驕子

之喜怒對目還害而不可用也◉李筌曰

雖厚愛人不令如驕子者有勃逆之心不

可用也○杜牧曰黄石公曰士卒可下而

不可驕夫恩以養士謙以接之故曰可下

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陰符曰害生於恩

呉起曰夫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章

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得不清目威於色不得不明心威於刑不得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撝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衛公李靖曰古之善爲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十殺其三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善無細而不賞惡無微而不貶馬謖軍敗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垂涕而後斬馬逸犯禾曹公割

髮而自刑兩掾辭屈黃蓋詰問而俱斬故能威克其愛雖少必濟愛加其威雖多必敗○孟氏曰唯務行恩恩勢已成刑之必怨唯務行刑刑怨已深恩之不附必使恩威相參賞罰並用然後可以為將可以統衆也○梅堯臣曰厚養而不使愛寵而不教亂法而不治猶如驕子安得而用也王晳曰恩不以嚴未可濟也○何氏曰言恩不可純任純任則還為己害○張預曰恩不可以專用罰不可以獨行專用恩則

卒如驕子而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卧龍所以垂泣而行戮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以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獨行罰則士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古將所以投酒楚子所以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在易之師初六曰師出以律謂齊衆以法也九二曰師中承天寵謂勸士以賞也以此觀之王者之兵亦德刑參任而恩威並行矣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

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故善將者愛與畏而已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梅堯臣曰知己而不知彼或有勝耳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

杜牧曰可擊者勇敢輕死也不可擊者頓弊怯弱也○陳皥曰此說非也可擊不可擊者所謂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

也○梅堯臣曰知彼而不知己或有勝耳○王晳曰知己不知彼知彼不知己皆未可以決勝也○張預曰或知己而不知彼或知彼而不知己則有勝有負也唐太宗曰吾嘗臨陳先料敵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言料心審治亂察氣見强弱形也可戰與不可戰也

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曹操李筌曰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杜牧曰地形者險易遠近出入迂直也○梅堯臣曰知彼知己而不知地形亦或不勝王晳曰雖知彼己可以戰然不可虧地利也○張預曰旣知己而又知彼但不得地形之助亦不可全勝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

杜牧曰未動未舉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舉則不窮也一云動而不困舉而不頓○陳皡曰窮者困也我若識彼此之動否量

地形之得失則進而不迷戰而不困者也○梅堯臣曰無所不知則動不迷闇舉不困窮也○王晳曰善計者不迷善軍者不窮○張預曰不妄動故動則不誤不輕舉故舉則不困識彼我之虛實得地形之便利而後戰也

故曰知彼知已勝乃不殆

張預曰曉攻守之術則有勝而無危

知天知地勝乃不窮

李筌曰人事天時地利三者同知則百戰

百勝○杜佑曰知地之便知天之時地之便依險阻向高陽也天之時順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彼知巳又按地形法天道勝乃可全又何難也○梅堯臣曰知彼利知此利故不危知天時知地形故不極○王晳同梅堯臣註○張預曰順天時得地利取勝無極

葉二十九

孫子註解卷之十

廿

孫子卷之十一

靜二

孫子註解卷之十一

九地篇

曹操曰欲戰之地有九李筌曰勝敵之地有九故次地形之下王晳曰用兵之地利害有九也張預曰凡兵之地其勢有九此論地勢故次地形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

曹操曰此九地之名也○張預曰此九地之名

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

曹操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李筌曰卒

恃土懷妻子急則散是爲散地也○杜牧
曰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
處○杜佑曰戰其境內之地士卒意不專
有潰散之心故曰散地○梅堯臣同杜牧
註○王晳同曹操註○何氏曰散地士卒

恃之懷戀妻子急則散走是爲散地一曰
地無關鍵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
戰又曰地遠四平更無要害志意不堅而
易離故曰散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
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

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𨾏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鬭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鬭則不勝當集人各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絶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張預曰戰於境內士卒顧家是易

散之地也鄭人將伐楚師楚鬬廉曰鄭人軍其郊必不誠恃近其城莫有鬬志果爲楚所敗是也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

曹操曰士卒皆輕返也○杜牧曰師出越境必焚舟梁示民無返顧之心○李筌曰輕於退也○梅堯臣曰入敵未遠道近輕返○王晳曰初涉敵境勢輕士未有鬬志也○何氏曰輕地者輕於退也入敵境未深往返輕易不可止息將不得數動勞人

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選驍騎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

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兵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〇張預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是輕返之地也尉繚子曰征役分軍而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言民兵四集分屯占地使北來者當北道則多逃以其開之耳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曹操曰可以少勝衆弱擊强〇李筌曰此阨喉守險地先居者勝是爲爭地也〇杜牧曰必爭之地乃險要也前秦苻堅先遣

大將呂光討西域堅敗績後光自西域還師至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熈謀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强氣銳其鋒不可當若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險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困竭人自然投戈如以爲遠不可守伊吾之關亦可拒之若廢此二要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眞此機也熈不從竟爲光所滅也○陳皡曰彼我若先得其地者則可以少勝衆弱勝强也○杜佑曰謂山水阨口有險固之

利兩敵所爭○梅堯臣曰無我無彼先得則利○王晳同陳皡註○何氏曰爭地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爭之吳王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先據爲利敵得其處愼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

伏險阻敵人還鬬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張預曰險固之利彼我得之皆可以少勝衆弱勝强者是必爭之地也唐太宗以三千人守成皐之險坐困竇建德十萬之衆是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

曹操曰道正相交錯也○杜牧曰川廣地平可來可往足以交戰對壘○陳皥曰交錯是也言其道路交横彼我可以來往如此之地則須兵士首尾不絶切宜備之故

下文云交地吾將謹其守其義可見也○杜佑曰交地有數道往來交相無可絕○梅堯臣同陳皥註○何氏曰交地平原交通也一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之絕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遠不可遏絕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旣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

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張預曰地有數道往來通達而不可阻絕者是交錯之地也

諸侯之地三屬

曹操曰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孟氏曰若鄭界於齊楚晉是也

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

曹操曰先至得其國助也○李筌曰對敵之傍有一國爲之屬先往而通之得其衆也○杜牧曰衢地者三屬之地我須先至

其衝據其形勢結其旁國也天下猶言諸侯也○梅堯臣曰彼我相當有旁國三面之會先至則得諸侯之助也○王晳曰曹公云先至得其國助晳謂先至者結交先至也言天下者謂能廣助則天下可從○

何氏曰衢地者地要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

所謂先者必先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掎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張預曰衢者四通之地我所敵者當其一面而旁有鄰國三面相連屬當往結之以爲己援先至者謂先遣使以重幣約和旁國也兵雖後至已得其國助矣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

曹操曰難返之地○李筌曰堅志也白起攻楚樂毅伐齊皆爲重地○杜牧曰入人

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津梁皆爲所恃
要衝皆爲所據還師返旆不可得也〇杜
佑曰難返還也背去也背與倍同多道里
也遠去已城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謂之
重地也〇梅堯臣曰乘虛而入涉地愈深
過城已多津要絕塞故曰重難之地〇王
晳曰兵至此者事勢重也〇何氏曰重地
者入敵已深國糧難應資給將士不掠何
取兵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
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

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卒無歸意若欲還出即為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啣枚而行

以牛馬為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也○張預曰深涉敵境多過敵城士卒心專無有歸志是難退之地也司馬景王謂諸葛恪卷甲深入其鋒不可當是也

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
曹操曰少固也○賈林曰經水所毀曰圮
沮洳圮地不得久留宜速去也○梅堯臣
曰水所毀圮行則猶難況戰守乎○何氏
曰圮地者少固之地也不可爲城壘溝隍

宜速去之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圮地山川
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
吾後營在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
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
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

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張預曰險阻漸洳之地進退艱難而無所依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

李筌曰舉動難也○杜牧曰出入艱難易設奇伏覆勝也○杜佑曰所從入阨險歸道遠也持久則糧乏故敵可以少擊吾衆者爲圍地也○梅堯臣曰山川圍繞入則隘歸則迂也○何氏曰圍地入則隘險歸

則迂回進退無從雖衆何用能為奇變此地可由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絶我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為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幷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為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鬬後拓左右犄角也又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

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柰何武曰千人操旌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張預曰前狹後險之地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則以奇伏勝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

曹操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李筌曰阻山背水食盡利速不利緩也○杜牧曰衛公李靖曰或有進軍行師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為敵所制左谷

右山東馬懸車之逕前窮後絶鴈行魚貫之巖兵陳未整而强敵忽臨進無所息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駐則日月稽留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之資糧馬困人疲智窮力極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乎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血一死於前因敗為功轉禍為福此乃是也○陳皥曰人在死地如

坐漏船伏燒屋○賈林曰左右高山前後絶澗外來則易內出則難誤居此地速為死戰則生若待士卒氣挫糧儲又無而持久不死何待○梅堯臣曰前不得進後不得退旁不得走不得不速戰也○何氏曰

死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為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

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絶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王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鬬意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

氣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必開去道以精騎分塞要路輕兵進而誘之陳而勿戰敗謀之法也○張預曰山川險隘進退不能糧絕於中敵臨於外當此之際勵士決戰而不可緩也

是故散地則無戰

李筌曰恐走散也○杜牧曰已具其上○賈林曰地無關闥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地形之說○一家之理若號令嚴明士卒愛服死且不顧何散之有○梅堯臣

曰我兵在國安土懷生陳則不堅鬬則不勝是不可以戰也○王晳曰決於戰則懼散○張預曰士卒懷生不可輕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不可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

待吾空虛而來急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專志輕鬬吾兵安土陳則不堅戰則不勝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嚙餧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

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陰晦出其不
意襲其懈怠
輕地則無止
李筌曰恐逃○杜牧曰兵法之所謂輕地
者出軍行師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
還難進易退以入爲難故曰輕地北當必
選精騎密有所伏敵人卒至擊之勿疑若
是不至踰之速去○杜佑曰志未堅不可
遇敵○梅堯臣曰始入敵境未背險阻士
心不專無以戰爲勿近名城勿由通路以

逐進爲利○王晳曰無故不當止也○張
預曰士卒輕返不可輙留吳王曰士卒思
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則如之
何武曰軍在輕地士卒未専以入爲務無
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
佯惑示若將去乃選精騎啣枚先入掠其
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
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
而去
爭地則無攻

曹操曰不當攻當先至爲利也○李筌曰
敵先居地險不可攻○杜牧曰無攻者
已先得其地則不
利勝之地先據乎利　得其處
則不可攻　而爭之

先至也吳王曰　先至據要保利簡
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
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
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
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

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鬪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交地則無絕

曹操曰相及屬也○李筌曰不可絕間也○杜牧曰川廣地平四面交戰須車騎部伍首尾聯屬不可使之斷絕恐敵人因而乘我○賈林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絕之致隙○杜佑曰相及屬也俱可進退不可

以兵絶之○梅堯臣曰道既錯通恐其邀截當令部伍相及不可斷也○王晳曰利糧道也交相往來之地亦謂之通地居高陽以待敵宜無絶糧道○張預曰往來交通不可以兵阻絶其路當以奇伏勝也吳

王曰交地吾將絶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絶通道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則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

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

衢地則合交

曹操曰結諸侯也○杜牧曰諸侯　又云旁國也○孟氏曰得交則安失交則危也○梅堯臣曰地四通何以得天下之助當以重幣合○王晳曰四通之境非交援不强○張預曰四通之地先交結旁國也吳王曰衢地貴先若吾道遠而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得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

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犄角敵人莫當

重地則掠

曹操曰畜積糧食也○李筌曰深入敵境不可非義失人心也漢高祖入秦無犯婦女無取寶貨得人心如此筌以掠字為無掠字○杜牧曰言居於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則須運糧為持久之計以伺敵也

○孟氏曰因糧於敵也○梅堯臣曰去國
旣遠多背城邑糧道必絶則掠畜積以繼
食○王晳曰深入敵境則掠其饒野以豐
儲也難地食少則危○張預曰深入敵境
饋餉不繼當勵士掠食以備其乏也吴王
曰重地多逾城邑糧道絶塞設欲歸還勢
不可過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
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
於上多者有賞若欲還出深溝高壘示敵
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乃令輕車銜枚

而行揚其塵埃餌以牛馬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内外相應其敗可知

圮地則行

曹操曰無稽留也○李筌曰不可爲溝隍宜急去之○梅堯臣曰既毁圮不可依止則當速行勿稽留也○王晳曰合聚軍衆圮無舍止○張預曰難行之地不可稽留也吴王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在吾左而守吾右

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圍地則謀

曹操曰發奇謀也○李筌曰智者不困杜牧曰難阻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計○杜佑曰居此當權謀詐譎可以免難○梅堯臣曰前有隘後有險歸道又迂則發謀慮以取勝○張預曰難以力勝

易以謀取也吳王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
敵絶我糧道利我走勢彼鼓譟不進以觀
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必塞其闕示無
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
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
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
陳練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
疾擊務突前則鬬後拓左右掎角
死地則戰
曹操曰死地戰也○李筌曰殊死戰不求

陳皥曰陷在死地則軍中人人自戰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也○賈林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梅堯臣曰前後左右無所之示必死人人自戰也○張預曰陷在死地則人自爲戰吳王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安靜勿動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塡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

疾謀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

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

窮窮而不戰者亡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衆寡不相恃

梅堯臣曰驚撓之也

貴賤不相救

梅堯臣曰散亂也

上下不相收

梅堯臣曰倉惶也

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李筌曰設變以疑之救左則擊其右惶亂不暇計○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偽形或張奇勢我則無形以合戰敵則必備而衆分使其意懾離散上下驚擾不能和合不得齊集此善用兵也○孟氏曰多設疑事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使彼狂惑散擾而集聚不得也○梅堯臣曰或已離而不能集或雖

合而不能齊○王晳曰將有優劣則然要在於奇正相生手足相應也○張預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驍兵銳卒猝然突擊彼救前則後虛應左則右隙使倉惶散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其卒已散而不復聚其兵雖合而不能一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操曰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李筌曰撓之令見利乃動不亂則止○梅堯臣曰然能使敵若此當須有利則動

無利則止○張預曰彼雖驚擾亦當有利則動無利則止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曹操曰或問也○梅堯臣曰此設疑以自問言敵人甚衆將又嚴整我何以待之耶

○張預曰前所陳者須兵衆相敵然後可爲故或人問　於我而又整肅則以何術待之也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曹操曰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

所欲必得也○李筌曰孫子故立此問者以此為祕要也所愛謂敵所便愛也或財帛子女吾先困辱之則敵進退皆聽也○杜牧曰據我便地略我田野利其糧道斯三者敵人之所愛惜倚恃者也若能俱奪之則敵人雖强進退勝敗皆須聽我也○陳皥曰愛者不止所恃利但敵人所顧之事皆可奪也○梅堯臣曰當先奪其所顧愛則我志得行然後使其驚橈散亂無所不至也○王晳曰先據利地以奇兵絶其

糧道則如我之謀也○張預曰武曰敵所

愛者便地與糧食耳我先奪之則無不從

我之計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

所不戒也

曹操曰孫子應難以覆陳兵情也○李筌

曰不虞不戒破敵之速○杜牧曰此統言

兵之情狀以乘敵閒隙由不虞之道攻其

不戒之處此乃兵之深情將之至事也○

陳皥曰此言乘敵人有不及不虞不戒之

便則須速進不可遲疑也蓋孫子之旨言用兵貴疾速也○梅堯臣曰兵機貴速當乗人之不備乗人之不備者行不虞之道攻不戒之所也○王晳曰兵上神速奪愛尤當然也○何氏曰如蜀將初達之降魏

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紿達以安之達得書猶與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

時也當及其未定往討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宣王分諸將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

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下爲木柵以自固宣王渡水破其柵直造城

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郡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李靖征蕭銑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陷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待水退

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遂降蕭銑衛公兵法曰兵用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

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誡之重芻豢以養之浚溝壍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則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故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

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邪答曰若此則當卷迹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其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張預曰復謂或人曰用兵之理惟尚神速所貴乎速者乘人之倉卒使不及爲備也出兵於不虞之徑以掩其不戒故敵驚擾散亂而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也

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李筌曰夫爲客深入則志堅主人不能禦

也○杜牧曰言大凡爲攻伐之道若深入敵人之境士卒有必死之志其心專一主人不能勝我也克者勝也○梅堯臣曰爲客者入人之地深則士卒專精主人不能克我○張預曰深涉敵境士卒心專則爲主者不能勝也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趙廣武君謂韓信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是也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王晳曰饒野多稼穡

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曹操曰養士併氣運兵爲不可測度之計
○李筌曰氣盛力積加之以謀慮則非敵
之可測○杜牧曰斯言深入敵人之境須
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壁養之勿使勞
苦氣全力盛一發取勝動用變化使敵人
不能測我也○陳皥曰所處之野須水草
便近積蓄不乏謹其來往善撫士卒王翦
伐楚楚人挑戰翦不出勤於撫御幷兵一
力聞士卒投石爲戲知其養勇思戰然後

用之一舉遂滅楚但深入敵境未見可勝
之利則須爲此計○梅堯臣曰掠其富饒
以足軍食息人之力并兵爲不可測之計
王晳曰謹養謂撫循飲食周謹之也并
銳氣積餘力形藏謀密使敵不測俟其有
可勝之隙則進之○張預曰兵在重地須
掠糧於富饒之野以豐吾食乃堅壁自守
勤撫士卒勿任以勞苦令氣盛而力全常
爲不可測度之計伺敵可擊則一舉而克
王翦伐荆常用此術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
李筌曰能得其力者投之無往之地○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進退皆無所之士以此皆求力戰雖死不北也○梅堯臣曰置在必戰之地知死而不退走○張預曰置之危地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守戰至死而不奔北矣
死焉不得
曹操曰士死安不得也○杜牧曰言士必死安有不得勝之理○孟氏曰士死無不

得也○梅堯臣曰兵焉得不用命○張預曰士卒死戰安不得志尉繚子曰一賊仗劒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不侔也

士人盡力

曹操曰在難地心并也○梅堯臣曰士安得不竭力以赴戰○王晳曰人在死地豈不盡力○何氏曰獸困猶鬬鳥窮則啄况靈萬物者人乎○張預曰同在難地安得不共竭其力

兵士甚陷則不懼

杜牧曰陷於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同心故不懼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陷之難地則不懼不懼則鬭志堅也○張預曰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之志豈復畏敵也

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

曹操曰拘縛也○李筌曰固堅也○杜牧曰往走也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人心堅固如拘縛者也○梅堯臣曰投無所往

則自然心固入深則自然志專也○張預曰動無所之人心堅固兵在重地走無所適則如拘係也

不得已則鬭

曹操曰人窮則死戰也○李筌曰決命○杜牧曰不得已者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以死救死盡不得已也則人皆悉力而鬭也○梅堯臣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勢不獲已須力鬭也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

令而信

曹操曰不求索其意自得力也○李筌曰投之必死不令而得其用也○杜牧曰此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修整而自戒懼不待收索而自得心不待約令而自親信也○孟氏曰不求其勝而勝自得也○梅堯臣曰不修而兵自戒不索而情自得不約而衆自親不令而人自信皆所以陷於危難故三軍同心也○王晳曰謂死難之地人心自然數也○張預曰危難之地

人自同力不修整而自戒慎不求索而得情意不約束而親上不號令而信命所謂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曹操曰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一本作至死無所災○李筌曰妖祥之言疑惑之事而禁之故無所災○杜牧曰黃石公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恐亂軍士之心言既去疑惑之路則士卒至死無有異志也○梅堯臣曰妖祥之事不

作疑惑之言不入則軍必不亂死而後已

○王晳曰災祥神異有以惑人故禁止之

○張預曰欲士死戰則禁止軍吏不得言妖祥之事恐惑衆也去疑惑之計則至死無他慮司馬法曰滅厲祥此之謂也儻士卒未有必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以使衆者田單守即墨命一卒爲神每出入約束必稱神遂破燕是也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曹操曰皆燒焚財物非惡貨之多也棄財

致死者不得已也○杜牧曰若有財貨恐
士卒顧戀有苟生之意無必死之心也○
梅堯臣曰不得已竭財貨不得已盡死戰
○王晳曰足用而已士顧財富則婾生死
戰而已士顧生路則無死志矣○張預曰
貨與壽人之所愛也所以燒擲財寶割棄
性命者非憎惡之也不得已也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

曹操曰皆持必死之計○李筌曰棄財與
命有必死之志故割而流涕也○杜牧曰

士皆以死爲約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也○梅堯臣曰決以死力牧說是也○王晳曰感勵之使然○張預曰感激之故涕泣也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或曰凡行軍饗士使酒拔劒起舞作朋角抵伐鼓叫呼所以增其氣若令涕泣無乃挫其壯心乎答曰先決其死力後激其銳氣則無不勝儻無必死之心其氣雖盛何

由克之若荊軻於易水士皆垂淚涕泣及復爲羽聲忼慷則皆瞋目髮上指冠是也

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

李筌曰夫獸窮則搏鳥窮則啄令急迫則專諸曹劌之勇也○杜牧曰言所投之處皆爲專諸曹劌之勇○梅堯臣曰旣令以必死則所往皆有專諸曹劌之勇○張預曰人懷必死則所向皆有專諸曹劌之勇也專諸吳公子光使刺殺吳王僚者劌當爲沬曹沬以勇力事魯莊公嘗執上首劫

齊桓公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

○梅堯臣曰相應之容易也

率然者常山之虵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梅堯臣曰虵之爲物也不可擊擊之則率然相應○張預曰率猶速也擊之則速然相應此喻陳法也八陳圖曰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

梅堯臣曰可使兵首尾率然相應如一體乎

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梅堯臣曰勢使之然○張預曰吳越仇讎也同處危難則相救如兩手況非仇讎者豈不猶率然之相應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曹操曰方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此言專

難不如權巧故曰設方馬埋輪不足恃也○李筌曰投兵無所往之地人自鬭如虵之首尾故吳越之人同舟相救雖縛馬埋輪未足恃也○杜牧曰縛馬使爲方陳埋輪使不動雖如此亦未足稱爲專固而足

爲恃須任權變置士於必死之地使人自爲戰相救如兩手此乃守固必勝之道而足爲恃也○陳皥曰人之相惡莫甚吳越同舟遇風而猶相救何則勢使之然也夫用兵之道若陷在必戰之地使懷俱死之

憂則首尾前後不得不相救也有吳越之惡猶如兩手相救况無吳越之惡乎蓋言貴於設變使之則勇怯之心一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此謂在難地自相救耳虵之首尾人之左右手皆腧相救之敏也同舟而濟在險難也吳越猶無異心况三軍乎故其足恃甚於方馬埋輪曹公說是也○張預曰上文歷言置兵於死地使人心專固然此未足爲善也雖置之危地亦須用權智使人令相救如左右手則

勝矣故曰雖縛馬埋輪未足恃固以取勝所可必恃者要使士卒相應如一體也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

李筌曰齊勇者將之道○杜牧曰齊正勇敢三軍如一此皆在於爲政者也○陳皥曰政令嚴明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三軍之士如一也○梅堯臣曰使人齊勇如一心而無怯者得軍政之道也○王晳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既置之危地又使之相救則三軍之衆齊力同勇如一

夫是軍政得其道也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曹操曰强弱一勢也○李筌曰剛柔得者因地之勢也○杜牧曰强弱之勢須因地形而制之也○梅堯臣曰兵無强弱皆得用者是因地之勢也○王晳曰剛柔猶强弱也言三軍之士强弱皆得其用者地利使之然也曹公曰强弱一勢是也○張預曰得地利則柔弱之卒亦可以克敵況剛强之兵乎剛柔俱獲其用者地勢使之然

也

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曹操曰齊一貌也○李筌曰理衆如理寡也○杜牧曰言使三軍之士如牽一夫之手不得已故順從我之命喻易也○賈林曰攜手翻迭之貌便於回運以前爲後以後爲前以左爲右以右爲左故百萬之衆如一人也○梅堯臣曰用三軍如攜手使一人者勢不得已自然皆從我所揮也○王晳曰攜使左右前後率從我也○張預

曰三軍雖衆如提一人之手而使之言齊一也故曰將之所揮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曹操曰謂清淨幽深平正○杜牧曰清淨簡易幽深難測平正無偏故能致治○梅堯臣曰靜而幽邃人不能測正而自治人不能撓○王晳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媮治則不亂○張預曰其謀事則安靜而幽深人不能測其御下則公正而整

治人不敢慢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曹操曰愚誤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李筌曰為謀未熟不欲令士卒知之可以樂成不可與謀始是以先愚其耳目使無見知○杜牧曰言使軍士非將軍之命其他皆不知如聾如瞽也○梅堯臣曰凡軍之權謀使由之而不使知之○王晳曰杜其見聞○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士卒懵然無所聞見但從命而已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李筌曰謀事或變而不識其原○杜牧曰所爲之事有所之謀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識其所縁之本也○梅堯臣曰改其所行之事變其所爲之謀無使人能識也○王晳曰已行之事已施之謀當革易之不可再也○何氏曰將術以不窮爲奇也○張預曰前所行之事舊所發之謀皆變易之使人不可知也若裴行儉令軍士下營訖忽使移就崇岡初將吏皆不悅是夜風雨

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驚服因問
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吾
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李筌曰行路之便衆人不得知其情○杜
牧曰易其居去安從危迂其途捨近即遠
士卒有必死之心○陳皥曰將帥凡舉一
事切委曲而致之無使人得計慮者○賈
林曰居我要害能使自移途近於我能使
迂之發機微路人不能知也○梅堯臣曰

更其所安之居迂其所趨之途無使人能慮也○王晳曰處易者將致敵以求戰也迂途者示遠而密襲也○張預曰其居則去險而就易其途則捨近而從遠人初不曉其旨及勝乃服太白山人曰兵貴詭道者非止詭敵也抑詭我士卒使由之而不使知之也

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梅堯臣曰可進而不可退也

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杜牧曰使無退心孟明焚舟是也一本帥與之登高○陳皥曰發其心機○賈林曰動我機權隨事應變○梅堯臣曰發其危機使人盡命○王晳曰皆勵決戰之志也機之發無復迴也賈詡勸曹公曰必決其機是也○張預曰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發其機可往而不可返項羽濟河沈舟之類也

焚舟破釜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曹操曰一其心也○李筌曰還師者皆焚舟梁堅其志既不知謀又無返顧之心是以如驅羊也○杜牧曰三軍但知進退之命不知攻取之端也○梅堯臣曰但馴然從驅莫知其他也○何氏曰士之往來唯將之令如羊之從牧者○張預曰羣羊往來牧者之隨三軍進退惟將之揮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

曹操曰險難也○梅堯臣曰措三軍於險難而取勝者爲將之所務也○張預曰去

採發機置兵於危險以取勝者此將軍之
所務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曹操曰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杜牧
曰言屈伸之利害人情之常理皆因九地
以變化今欲下文重舉九地故於此重言
發端張本也○梅堯臣曰九地之變有可
屈可伸之利人情之常理須審察之○王
晳曰明九地之利害亦當極其變耳言屈
伸之利者未見便則屈見便則伸言人情

之理者深專淺散圍禦之謂也○張預曰九地之法不可拘泥須識變通可屈則屈可伸則伸審所利而已此乃人情之常理不可不察

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梅堯臣曰深則專固淺則散歸此而下重言九地者孫子勤勤於九變也○張預曰先舉兵者為客入深則專固入淺則士散此而下言九地之變

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

梅堯臣曰進不及輕退不及散在二地之間也○王晳曰此越鄰國之境也是謂孤絶之地當速決其事若吳王伐齊近之如此者鮮故不同九地之例○張預曰去已國越人境而用師者危絶之地也若秦師過周而襲鄭是也此在九地之外而言之者戰國時聞有之也

四達者衢地也

梅堯臣曰馳道四出敵當一面○張預曰敵當一面旁國四屬

入深者重地也
梅堯臣曰士卒以軍爲家故心無散亂
入淺者輕地也
梅堯臣曰歸國尚近心不能專
背固前隘者圍地也
梅堯臣曰背負險固前當阨塞○張預曰
前狹後險進退受制於人也
無所往者死地也
梅堯臣曰窮無所之○張預曰左右前後
窮無所之地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
李筌曰一卒之心○杜牧曰守則志一戰
則易散○梅堯臣曰保城備險一志堅守
候其虛懈出而襲之○張預曰集人聚穀
一志固守依險設伏攻敵不意

輕地吾將使之屬
曹操李筌曰使相及屬○杜牧曰部伍營
壘密近聯屬蓋以輕散之地一者備其逃
逸二者恐其敵至使易相救○杜佑曰使
相仍也輕地還師當安道促行然令相屬

續以備不虞也○梅堯臣曰行則隊校相繼止則營壘聯屬脫有敵至不有散逸也○王晳曰絕則人不相恃○張預曰密營促隊使相屬續以備不虞以防逃遁

爭地吾將趨其後

曹操曰利地在前當速進其後也○李筌曰利地必爭益其備也此筌以趨字為多字○杜牧曰必爭之地我若已後當疾趨而爭況其不後哉○陳皥曰二說皆非也若敵據地利我後爭之不亦後據戰地而

趨戰之勞乎所謂爭地必趨其後者若地
利在前先分精銳以據之彼若恃衆來爭
我以大衆趨其後無不尅者趙奢所以破
秦軍也○杜佑曰利地在前當進其後爭
地先據者勝不得者負故從其後使相及

也○梅堯臣曰敵未至其地我若在後則
當疾趨以爭之○張預曰爭地貴速若前
驅至而後不及則未可故當疾進其後使
首尾俱至或曰趨其後謂後發先至也
交地吾將謹其守

杜牧曰巖壁壘也○梅堯臣曰謹守壁壘斷其通道○王晳曰懼襲我也○張預曰不當阻絶其路但巖壁固守候其來則設伏擊之

衢地吾將固其結

杜牧曰結交諸侯使之牢固○梅堯臣曰結諸侯使之堅固勿令敵先○王晳曰固以德禮威信且示以利害之計○張預曰財幣以利之盟誓以要之堅固不渝則必爲我助

重地吾將繼其食

曹操曰掠彼也○李筌曰館穀於敵也繼一作掠○賈林曰使糧相繼而不絶也○杜佑曰深入當繼其糧餉○梅堯臣曰道既遐絶不可歸國取糧當掠彼以食軍○張預曰兵在重地轉輸不通不可乏糧當掠彼以續食

圮地吾將進其塗

曹操曰疾過去也○李筌曰不可留也○杜佑曰疾行無舍此地○梅堯臣曰無所

依當速過○張預曰遇圮塗之地宜引兵速過

圍地吾將塞其闕

曹操李筌曰以一士心也○杜牧曰兵法圍師必闕示以生路令無死志因而擊之今若我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卒我返自塞之令士卒有必死之心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為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會於鄴南士馬精强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步軍不

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四將也○孟氏曰意欲突圍示以守固○杜佑曰塞其闕不欲走之意○梅堯臣曰自塞其旁道使士卒必死戰也○王晳曰懼人有走心○張預曰吾在敵圍敵開生路當自塞之以一士心齊神武擊牛馬以塞路而士卒死戰是也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曹操李筌曰勵志也○杜牧曰示之必死

令其自奮以求生也○賈林曰禁財棄糧
塞井破竈示必死也○杜佑曰勵士也焚
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無生意必殊死
戰也○梅堯臣曰必死可生人盡力也○
王晳同梅堯臣註○何氏同杜牧註○張

預曰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以無活
勵之使死戰也

故兵之情圍則禦

曹操曰相持禦也○李筌曰敵圍我則禦
之○杜牧曰言兵在圍地始乃人人有禦

敵持勝之心相禦持也窮則同心守禦○梅堯臣同杜牧註○張預曰在圍則自然持禦

不得已則鬬

曹操曰勢有不得已也○李筌曰有不得已則戰○梅堯臣曰勢無所往必鬬○王晳曰脫死難者唯鬬而已○張預曰勢不可已須悉力而鬬

過則從

曹操曰陷之甚過則從計也○李筌曰過

則審躡又云陷之於過則謀從之○孟氏
曰甚陷則無所不從○梅堯臣同孟氏註
○張預曰深陷於危難之地則無不從計
若班超在鄯善欲與麾下數十人殺虜使
乃諄諭之其士卒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
從司馬是也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
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
能得地利

曹操曰上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力惡不

能用兵故復言之○李筌曰三事軍之要也○梅堯臣曰已解軍爭篇中重陳此三者蓋言敵之情狀地之利害當須知焉○王晳曰再陳者勤戒之也○張預曰知此三事然後能審九地之利害故再陳於此也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曹操曰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張預曰四五謂九地之利害有一不知未能全勝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李筌曰夫并兵震威則諸侯自顧不敢預交○杜牧曰權力有餘也能分散敵也○孟氏曰以義制人人誰敢拒○陳皥曰雖

有霸王之勢伐大國則我衆不得聚要在結交外援若不如此但以威加於敵逞巳之强則必敗也○梅堯臣曰伐大國能分其衆則權力有餘也權力有餘則威加敵

威加敵則旁國懼旁國懼則敵交不得合

也○王晳曰能知敵謀能得地利又能形之使其不相救不相恃則雖大國豈能聚衆而拒我哉威之所加者大則敵交不得合○張預曰恃富强之勢而亟伐大國則己之民衆將怨苦而不得聚也甲兵之威倍勝於敵國則諸侯懼而不敢與我合交也或曰侵伐大國若大國一敗則小國離而不聚矣若晉楚爭鄭晉勝則鄭附晉敗則鄭叛也小國既離則敵國之權力分而弱矣或我之兵威得以增勝於彼是則諸

侯豈敢與敵人交合乎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𠈁己
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曹操曰霸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權也絕
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故己威得伸而自
私○李筌曰能絕天下之交惟得伸己之
私志威而無外交者○杜牧曰信伸也言
不結鄰援不蓄養機權之計但逞兵威加
於敵國貴伸己之私欲若此者則其城可
拔其國可隳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必先頓

甲兵修文德正封疆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向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爲越所滅越王句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

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賈林曰諸侯既懼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不養一作不事○陳皞曰智力既全威權在我但

自養士卒爲不可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也仁智義謀己之私有用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無思不服故攻城必拔伐國必隳也○梅堯臣曰敵既不得與諸

侯合交則我亦不爭其交不養其權用已力而巳爾威亦增勝於敵矣故可拔其城可隳其國此謂霸王之兵也○王晳曰結交養權則天下可從申私損威則國城不保○張預曰不爭交援則勢孤而助寡不養權力則人離而國弱伸一巳之私忿暴兵威於敵國則終取敗亡也或曰敵國衆旣不得聚交又不得合則我當絶其交奪其權得伸巳所欲而威倍於敵國故人城可得而拔人國可得而隳之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賈林曰欲拔城隳國之時故懸國外之賞罰行政外之威令故不守常法常政故曰無法無政○梅堯臣曰贍功行賞法不預設臨敵作誓政不先懸○王晳曰杜姦隃也曹公曰軍法令不預施懸之司馬法曰見敵作誓贍功行賞此之謂也○張預曰法不先施政不預告皆臨事立制以勵士心司馬法曰見敵作誓贍功行賞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曹操曰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也○李筌曰善用兵者為法作攻而人不知懸事無令而人從之是以犯衆如一人也○梅堯臣曰犯用也賞犯嚴明用多若用寡也○張預曰賞功不逾時罰罪不遷列賞罰之典既明且速則用衆如寡也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梅堯臣曰但用以戰不告以謀○王晳曰情泄則謀乖○張預曰任用之於戰鬪勿諭之以權謀人知謀則疑也若裴行儉不

乞士卒以徙營之由是也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曹操曰勿使知害○李筌曰犯用也卒知
言與害則生疑難○梅堯臣曰用令知利
不令知害○王晳曰慮疑懼也○張預曰
人情見利則進知害則避故勿告以害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曹操曰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孫臏曰
兵恐不投之死地也○李筌曰兵居死地
必決命而鬬以求生韓信水上軍則其義

也○梅堯臣曰地雖曰亡力戰不亡地雖
曰死死戰不死故亡者存之基死者生之
本也○何氏曰如漢王遣將韓信擊趙未
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谷夜半傳發選輕騎
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觀趙

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
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
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
軍遥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軍之旗鼓
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

信走水上軍趙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攻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陳餘泜水上擒趙王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

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梁將陳慶之守渦陽城與後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諸將恐腹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鬬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鈔暴耳蓋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

必捷諸將壯其計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後魏末齊神武興義兵於河北時爾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時神武士馬不滿三萬以衆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爲圓陳繋牛驢以塞道於是將士皆死戰四面奮擊大破之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而缺之神武乃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破敵也高齊

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後周周將楊忠與柱國達奚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峭絶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

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食畢齊兵佯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退○張預曰置之死亡之地則人自爲戰乃可存活也項將救趙破釜焚廬示以必死諸侯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遂虜秦將是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

梅堯臣曰未陷難地則士卒心不專既陷

危難然後勝敗在人爲之爾○張預曰士
卒用命則勝敗之事在我所爲
故爲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曹操曰佯愚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欲
去開而擊之○李筌曰敵欲攻我以守待
之敵欲戰我以奇待之退伏利誘皆順其
所欲○杜牧曰夫順敵之意蓋言我欲擊
敵未見其隙則藏形閉跡敵人之所爲順
之勿驚假如强以陵我我則示怯而伏且
順其强以驕其意候其懈怠而攻之假如

欲退而歸則開圍使去以順其退使無鬬
心遂留而擊之皆順敵之旨也○陳皞曰
順敵之旨不假多說但强示之弱進示之
退使敵心不戒然後攻而破之必矣○梅
堯臣曰佯怯佯弱佯亂佯北敵人輕來我

志乃得○張預曰彼欲進則誘之令進彼
欲退則緩之令退奉順其旨設奇伏以取
之或曰敵有所欲當順其意以驕之留爲
後圖若東胡遣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千
里馬冒頓與之復遣使來曰願得單于一

閼氏冒頓又與之及其驕怠而擊之遂滅
東胡是也
并敵一向千里殺將
曹操曰并兵向敵雖千里能擒其將也
杜牧曰上文言爲兵之事在順敵人之意
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若已見其隙有可
攻之勢則須并兵專力以向敵人雖千里
之遠亦可以殺其將也○賈林曰能以利
誘敵人使一向趨之則我雖遠千里亦可
擒殺其將○梅堯臣曰隨敵一向然後發

伏出奇則能遠擒其將○王晳曰順敵意
隨敵形及其空虛不虞并兵一力以向之
乗勢可千里而覆軍殺將也○張預曰敵
既驕惰則并兵力以向之可以覆其軍殺
其將則明如冒頓滅東胡之事是也

此謂巧能成事者也

曹操曰是成事巧者也一作是謂巧攻成
事○梅堯臣曰能順敵而取勝機巧者也
○何氏曰能如此者是巧攻之成事也○
張預曰始順其意後殺其將成事之巧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曹操曰謀定則閉關以絶其符信勿通其使○李筌曰政令旣行閉關折符無得有所沮議恐惑衆士心也○杜牧曰其所不通豈敵人之使乎若敵人之使不受則何必夷關折符然後爲不通乎答曰夷關折符者不令國人出入葢恐敵人有閒使潛來或藏形隱跡由危歷險或竊符盜信假託姓名而來窺我也無通其使者敵人若有使來聘亦不可受之恐有智能之士如

張孟談婁敬之屬見其微而知著測我虛實也此乃兵形未成恐敵人先事以制我也兵形已成出境之後則使在其間古之道也○梅堯臣曰夷滅也折斷也舉政之日滅塞關梁斷毀符節使不通也使不通者恐泄我事也○張預曰廟筭已定軍謀已成則夷塞關梁毀折符信勿通使命恐泄我事也彼有使來則當納之故下文云

敵之開闔必亟入之

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

曹操曰誅治也○杜牧曰厲揣厲也言廊廟之上誅治其事成敗先定然後興師一本作以謀其事○梅堯臣曰嚴整於廊廟之上以計其事言其密也○何氏曰磨厲廟勝之策以責成其事○張預曰兵者大事不可輕議當惕厲於廟堂之上密治其事貴謀不外泄也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曹操曰敵有間隙當急入之也○李筌曰敵開闔未定必急來也○孟氏曰開闔間

者也有間來則疾内之○梅堯臣同孟氏註○張預曰開闔間謂使也敵有間來當急受之或曰謂敵人或開或闔出入無常進退未决則宜乘之

先其所愛

曹操曰據利便也○李筌曰先攻其積聚及妻子利不擇其用也○杜牧曰凡是敵人所愛惜倚恃以爲軍者則先奪之也○梅堯臣曰先察其便利愛惜之所也○何氏同杜牧註

微與之期

曹操曰後人發先人至○杜牧曰微者潛也言以敵人所愛利便之處爲期將欲謀奪之故潛往赴期不令敵人知也○陳皥曰我若先奪便地而敵不至雖有其利亦奚用之是以欲取其愛惜之處必先微與敵人相期誤之使必至○梅堯臣曰微露之期使間歸告然後我後人發先人至也後發者欲其必赴也先至者奪其所愛也

○王晳曰權譎也微者所以示密曹公曰

先敵至也○張預曰兵所愛者便利之地我欲先據當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方趨之我乃後發而先至也所以使敵先趨者恐我至而敵不來也故曰爭地吾將趨其後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曹操曰行踐規矩無常也○李筌曰墨者出道也出遲道而從之恐不及○杜牧曰墨規矩也言我常須踐履規矩深守法制隨敵人之形若有可乘之勢則出而決戰

也○陳皥曰兵雖要在迅速以決戰事然自始及末須守法制縱獲勝捷亦不可爭競擾亂也城濮之戰晉文公登有莘之墟以望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踐墨一作剗墨○賈林曰剗除也墨繩墨也隨敵計以決戰事惟勝是利不可守以繩墨而爲〈一〉梅堯臣曰舉動必踐法度而隨敵屈伸因利以決戰也○王晳曰踐兵法如繩墨然後可以順敵決勝○張預曰循守法度踐履規矩隨敵變化形勢無常乃可

以決戰取勝墨壘繩墨也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是也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曹操李筌曰處女示弱脫兔往疾也○杜牧曰言敵人初時謂我無所能爲如處女之弱我因急去攻之險迅疾速如兔之脫走不可捍拒也或曰我避敵走如脫兔曰非也○梅堯臣曰始若處女踐規矩之謂也後若脫兔應敵決戰之速也○王晳曰

處女隨敵也開戶不虞也脫兎疾也若田單守即墨而破燕軍是也○張預曰守則如處女之弱令敵懈怠是以啓隙攻則猶脫兎之疾乘敵倉卒是以莫禦太史公謂田單守即墨攻騎刧正如此語不其然乎

孫子註解卷之十一

[stamp]

孫子卷之十二

靜四

孫子註解卷之十二

火攻篇

曹操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王晳曰助兵取勝戒虛發也張預曰以火攻敵當使姦細潛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

李筌曰焚其營殺其士卒也○杜牧曰焚其營柵因燒兵士吳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蜀先主伐吳吳將陸遜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敵之術矣乃勑各持

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四十餘營死者萬數備因夜遁軍資器械略盡遂歐血而殂○梅堯臣曰焚營柵蕪穢以助攻戰也○何氏曰魯桓公世焚邾婁之咸丘始以火攻也後世兵家者流故有五火之攻以佐取勝之道也如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

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悉燒死又皇甫嵩率兵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大破之又五代梁太祖乾寧中親領大軍由鄆州東

路北次於魚山朱宣覘知即以兵徑至且
圖速戰帝整軍出砦將宣瑾已陳於前須
臾東南風大起帝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
帝即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
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旣而煙

燄亘天乘勢以攻賊陳宣瑾大破餘衆擁
入清河因築京觀於魚山之下又後唐伐
蜀工部任圜以大軍至漢州康延孝來逆
戰圜命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
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

兵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圍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爲柵三月圍陳于金鴈橋即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燄亘空延孝危急引騎出陳于金鴈橋又大敗之○張預曰焚彼營舍以殺其士火攻之先也班超燒匈奴使者是也

二曰火積

李筌曰焚積聚也○杜牧曰積者積蓄也糧食薪芻是也高祖與項羽相持成臯爲

羽所敗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時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梅堯臣曰焚其委積以困芻糧○張預曰焚其積聚使芻糧不足故曰軍無委積則亡劉賈燒楚積聚是也

三曰火輜四曰火庫

李筌曰燒其輜重焚其庫室○杜牧曰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在車中上道未止曰輜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後漢末袁紹相許攸降曹公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車屯軍不嚴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千皆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入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後軍遣

兵以益備闇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旣至圍
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因大破之輜重悉焚
之矣○陳皥曰夫敵有愛惜之物亦可以
攻之彼若出救是我以火分其勢也更遇
其心神撓惑自可破軍殺將也○梅堯臣
曰焚其輜重以窘貨財焚其庫室以空蓄
聚○何氏曰如前秦符堅遣將王猛伐前
燕慕容暐師至潞川燕將慕容評率兵四
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遣將郭慶率步
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晋山燒評輜重

火見鄴中因而滅之○張預曰焚其輜重使器用不供故曰軍無輜重則亡曹操燒袁紹輜重是也焚其府庫使財貨不充故曰軍無財則士不來

五曰火隊

李筌曰焚其隊仗兵器○杜牧曰焚其行伍因亂而擊之○梅堯臣曰焚其隊仗以奪兵具隊一作隧○賈林曰隧道也燒絕糧道及轉運也○何氏同賈林註○張預曰焚其隊仗使兵無戰具故曰器械不利

則難以應敵也

行火必有因

曹操曰因姦人○李筌曰因姦人而內應也○陳皥曰須得其便不獨姦人○賈林曰因風燥而焚之○張預曰凡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居近草莽因風而焚之

煙火必素具

曹操曰煙火燒具也○李筌曰薪芻蒿艾糧糞之屬○杜牧曰艾蒿荻葦薪芻膏油

之屬先須修事以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梅堯臣曰潛姦伺隙必有便也秉秆持燧必先備也傳曰惟事事有備乃無患也○張預曰貯火之器燃火之物常

靜四 五

須預備伺便而發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梅堯臣曰不妄發也○張預曰不可偶然

當伺時日

時者天之燥也

曹操曰燥者旱也○梅堯臣曰旱熯易燎
〔一〕張預曰天時旱燥則火易燃
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
日也
李筌曰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風玉經云常
以月加日從營室順數十五至翼月在宿
於此也○杜牧曰宿者月之所宿也四宿
者風之使也○梅堯臣曰箕龍尾也壁東
壁也翼軫鶉尾也宿在者謂月之所次也
四宿好風月離必起○張預曰四星好風

月宿則起當推步躔次知所宿之日則行火一說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又占風法取雞羽重八兩掛於五丈竿上以候風所從來四宿即箕壁翼軫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因火爲變以兵應之○張預曰因其火變以兵應之五火即人積輜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

曹操曰以兵應之也○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聞火初作即攻之若火闌衆定而攻之當無益故曰早也○杜佑曰使間人縱火於敵營內當

速進以攻其外也○梅堯臣曰內若驚亂外以兵擊○張預曰火纔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敵易驚亂

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

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遽攻須

待其變者也○梅堯臣曰不驚撓者必有備也○王晳曰以不變也○何氏曰火作而敵不驚呼者有備也我往攻則返或受害○張預曰火雖發而兵不亂者敵有備也復防其變故不可攻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曹操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李筌曰夫火發兵不亂不可攻○杜牧曰俟火盡已來若敵人擾亂則攻之若敵終靜不擾則收兵而退也○杜佑曰見利則進知難則

退極盡也盡火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其所爲○梅堯臣曰極其火勢待其變則攻不變則勿攻○王晳曰伺其變亂則乘之終不變亂則自治而蓄力○何氏曰如魏滿寵征吳勑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我營宜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果來燒營寵掩擊破之者是也○張預曰盡其火勢變亂則攻安靜則退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内以時發之

李筌曰魏武破袁紹於官渡用許攸計燒

輜重萬餘則其義也○杜牧曰上文云五火變須發於內若敵居荒澤草穢或營柵可焚之地即須及時發火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益漢時李陵征匈奴戰敗爲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蒹葭用絕火勢○陳皥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日之宿在四星也○賈林曰火可發於外不必待內應得時即應發不可拘於常勢也○梅堯臣同杜牧註○張預

曰火亦可發於外不必須待作於内但有便則應時而發黄巾賊張角圍漢將皇甫嵩於長社賊依草結營嵩使鋭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遂敗走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曹操曰不便也○李筌曰隋江東賊劉元進攻王世充於延陵令把草東方因風縱火俄而迴風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者○杜牧曰若是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

其東若火發東面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
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若舉東可知其
他也○梅堯臣曰逆火勢非便也敵必死
戰○王晳曰或擊其左右可也○張預曰
燒之必退退而逆擊之必死戰則不便也

晝風久夜風止

曹操曰數當然也○李筌曰不知始也○
杜牧曰老子曰飄風不終朝○梅堯臣曰
凡晝風必夜止夜風必晝止數當然也○
王晳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晝起則夜息

數當然也故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杜牧曰須筭星躔之數守風起日乃可發火不可偶然而爲之○杜佑曰旣知起五火五變當復以數消息其可否○梅堯臣曰數星之躔以候風起之日然而發火亦當自防其變○張預曰不可止知以火攻人亦當防人攻已推四星之度數知風起之日則嚴備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

梅堯臣曰明白易勝○張預曰用火助攻灼然可以取勝

以水佐攻者强

杜佑曰水以爲衝故强○梅堯臣曰勢之强也○張預曰水能分敵之軍彼勢分則我勢强

水可以絶不可以奪

曹操曰火佐者取勝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絶敵道分敵軍不可以奪敵蓄積○李筌曰軍者必守術數而佐之水火所以明强

也光武之敗王莽魏武之擒呂布皆其義
也以水絶敵人之軍分爲二則可難以奪
敵人之蓄積○杜牧曰水可絶敵糧道絶
敵救援絶敵奔逸絶敵衝擊不可以水奪
險要蓄積也○王晳曰强者取其決注之
暴○張預曰水止能隔絶敵軍使前後不
相及取其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奪敵
之積聚使之滅亡若韓信決水斬楚將龍
且是一時之勝也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
以敗是使之滅亡也水不若火故詳於火

而略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操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日也○李筌曰賞不踰日罰不踰時若功立而不賞有罪而不罰則士卒疑惑日有費也○杜牧曰修者舉也夫戰勝攻取若不藉有功舉而賞之則三軍之士必不用命也則有凶咎徒留滯費耗終不成事也○賈林曰費留惜費也○梅堯臣曰欲戰必勝攻必取者在

因利乘便能作為功也作為功者修火攻水攻之類不可坐守其利也坐守其利者凶也是謂費留矣○王晳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功賞之差則人不勸不勸則費財老師凶害也已○張預曰戰攻所以能必勝

必取者水火之助也水火所以能破軍敗敵者士卒之用命也不修舉有功而賞之凶咎之道也財竭師老而不得歸費留之謂也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杜牧曰黃石公曰夫霸者制士以權結士
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
爲用○賈林曰明主慮其事良將修其功
○梅堯臣曰始則君發其慮終則將修其
功○張預曰君當謀慮攻戰之事將當修
舉剋捷之功

非利不動

李筌曰明主賢將非見利不起兵○杜牧
曰先見起兵之利然後兵起○梅堯臣曰
凡兵非利於民不興也一作非利不起也

非得不用

杜牧曰先見敵人可得然後用兵○賈林曰非得其利不用也

非危不戰

曹操曰不得已而用兵○李筌曰非至危不戰○梅堯臣曰凡用兵非危急不戰也所以重凶器也○張預曰兵凶器戰危事須防禍敗不可輕舉不得已而後用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

王晳曰不可但以怒也若息侯伐鄭○張

預曰因怒興師不亡者鮮若息侯與鄭伯有違言而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

將不可以慍而致戰

王晳曰不可但以慍也若晉趙穿○張預曰因忿而戰罕有不敗若姚襄怒苻堅黃眉壓壘而陳因出戰爲黃眉所敗是也怒大於慍故以主言之慍小於怒故以將言之君則可以興兵將則止可言戰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操曰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賈

林曰慍怒内作不顧安危固不可也○杜佑曰人主聚衆興軍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己之私怒將舉兵則以策不可以慍恚之故而合戰也○梅堯臣曰兵以義動無以怒興戰以利勝無以慍敗○張預曰不可因己之喜怒而用兵當顧利害所在尉繚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

張預曰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

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杜牧曰亡國者非能亡人之國也言不度德不量力因怒興師因慍合戰則其兵自死其國自亡者也○杜佑曰凡主怒興軍

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矣將慍怒而鬬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怒慍復可以說喜言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者言當慎之○梅堯臣曰一時之怒可返而喜也一時之慍可返而說也國亡軍死不可

復已○王晳曰喜怒無常則威信去矣
張預曰君因怒而興兵則國必亡將因慍
而輕戰則士必死

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杜牧曰警言戒之也○梅堯臣曰主當慎
重將當警懼○張預曰君常慎於用兵則
可以安國將常戒於輕戰則可以全軍

孫子卷之十三

靜五

孫子註解卷之十三

用間篇曹操李筌曰戰者必用間諜以知敵之情實也　張預曰欲素知敵情者非間不可也然用間之道尤須微密故次火攻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曹操曰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李筌曰古者發一家之兵則鄰里三族共資之是以不得耕作者七十萬家而資

十萬之衆矣○杜牧曰古者一夫田一頃
夫九頃之地中心一頃鑿井樹廬八家居
之是爲井田怠疲也言七十萬家奉十萬
之師轉輸疲於道路也○梅堯臣曰輸糧
供用公私煩役疲於道路廢於耒耜也曹
說是也○張預曰井田之法八家爲鄰一
家從軍七家奉之興兵十萬則輟耕作者
七十萬家也或問曰重地則掠疲於道路
而轉輸何也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且
兵貴掠敵者謂深踐敵境則當備其乏故

須掠以繼食非專館穀於敵也亦有積鹵之地無糧可因得不餉乎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間諜令窺敵之動靜是爲不仁之至也○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間也○梅堯臣曰相守數年則七十萬家所費多矣而乃惜爵祿百金之微不以遺間釣情取勝是不仁之極也○王晳曰悋財賞不用間也○張預曰相持且久

七十萬家財力一困不知恤此而反靳惜爵賞之細不以啗間求索知敵情者不仁之甚也

非人之將也

梅堯臣曰非將人成功者也

非主之佐也

一本作非仁之佐也○梅堯臣曰非以仁佐國者也

非勝之主也

梅堯臣曰非致勝主利者也○張預曰不

可以將人不可以佐主不可以主勝勤勤而言者嘆惜之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李筌曰為間也○杜牧曰知敵情也○梅堯臣曰主不妄動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必出衆所以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王晳曰先知敵情制勝如神也○何氏曰周官士師掌邦諜蓋異國間伺之謂也故兵家之有四機二權曰事幾曰智權皆善用

間諜者也故能敵人之動靜我預知矣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遥通書疏故齊之動靜朝廷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又李達爲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

以爲悔其得人心也如此○張預曰先知敵情故動則勝人功業卓然超絕羣衆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張預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禱祀而取

不可象於事

曹操曰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也○李筌曰不可取於鬼神象類唯間者能知敵之情○杜牧曰象者類也言不可以他事比類而求○梅堯臣曰不可

以卜筮知也不可以象類求也○張預曰
不可以事之相類者擬象而求

不可驗於度

曹操曰不可以事數度也○李筌曰度數
也夫長短闊狹遠近小大即可驗之於度
數人之情僞度不能知也○梅堯臣曰不
可以度數驗也言先知之難也○張預曰
不可以度數推驗而知

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曹操曰因人也○李筌曰因間人也○梅

堯臣曰鬼神之情可以卜筮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唯敵之情必由間者而後知也○張預曰鬼神象類度數皆不可以求先知必因人而後知敵情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梅堯臣曰五間之名也○張預曰此五間之名因間當為鄉間故下文云鄉間可得而使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寳也

曹操曰同時任用五間也○李筌曰五間

者因五人用之○杜牧曰五間俱起者敵

人不知其情泄形露之道乃神鬼之綱紀

人君之重寳也○梅堯臣曰五間俱起以

間敵而莫知我用之之道是曰神妙之綱

紀人君之所貴也○王晳曰五間俱起人

不之測是用兵神妙之大紀人主之重寳

也○賈林曰紀理也言敵人但莫知我以

何道如通神理也○張預曰五間循環而

用人莫能測其理茲乃神妙之綱紀人君
之重寶也
因閒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杜牧曰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爲閒
也晉豫州刺史祖逖之鎭雍丘愛人下士
雖疎交賤隷皆恩禮而遇之河上堡因先
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
之明其未附諸塢王感戴胡有異圖輙密
以聞前後尅獲蓋由於此西魏韋孝寛使
齊人斬許盆而來猶其義也○賈林曰讀

因閒爲鄉閒○杜佑曰因敵鄉人知敵表
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
梅堯臣曰因其國人利而使之○何氏曰
如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
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

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
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邑易
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
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
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張預曰因敵國人知其底裏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韋孝寛以金帛啗齊人而齊人遥通書疏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李筌曰因敵人失職之官魏用許攸也

杜牧曰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亦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仕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已之材能者有飜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貺金帛而

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和同也○杜佑曰因在其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梅堯臣曰因其官屬結而用之○何氏曰如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

緑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
雄因放兵内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内間
之勢也又隋陰壽爲幽州總管高寳寧舉
兵反壽討之寳寧奔于磧北壽班師留開
府成道昻鎮之寳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
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
昻苦戰連月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賄寳寧
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
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寳寧復走契丹爲其
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又唐太宗討

竇建德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鋭此天

賛我矣因此決戰必然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杖出馬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太宗按甲挫其鋭建德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又王翦爲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商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商欲與秦廢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商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

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顔聚也○張預曰因其失意之官或刑戮之子弟凡有隙者厚利使之胥任析公吳納子胥皆近之

反閒者因其敵閒而用之

李筌曰敵有閒來窺我得失我厚賂之而令反爲我閒也○杜牧曰敵有閒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賂誘之反爲我用或佯爲不覺示以僞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閒反爲我用也陳平初爲漢王護軍尉項羽圍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

王弗聽平曰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眜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眜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利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

舉進見楚使即陽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
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
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
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
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而死卒用陳平之計
滅楚也○梅堯臣曰或以僞事紿之或以
厚利啗之○王晳曰反間反爲我間也或
留之使言其情又或示以詭形而遣之○
何氏曰如燕昭王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
餘城及惠王立與樂毅有隙齊將田單乃

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燕軍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破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又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閒

以報秦將以爲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
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又范雎爲秦昭王
相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
趙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
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
以爲讓而雎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
秦之所惡獨畏趙括耳廉頗軍易與且降
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亡失數敗又反堅
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
聞括將以白起爲上將軍射殺括及坑降

卒四十萬○張預曰敵有間來或重賂厚
禮以結之告以僞辭或佯爲不知踈而慢
之示以虛事使之歸報則反爲我利也趙
奢善食秦間漢軍佯驚楚使是也
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
李全曰情詐爲不足信吾知之令吾動此
間而待之此筌以待字爲非傳也○杜牧
曰誑者詐也言吾間在敵未知事情我則
詐立事跡令吾間憑其詐迹以輸誠於敵

而得敵信也若吾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
不能脫則爲敵所殺故曰死間也漢王使
酈生說齊下之齊罷守備韓信因而襲之
田橫怒烹酈生此事相近○杜佑曰作誑
詐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
至敵中爲敵所得必以誑事諭敵敵從而
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敵間來
聞我誑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
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間也蕭世誠曰
所獲敵人及已叛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

爲貸免相勑勿泄佯不祕密令敵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亡必歸敵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間○梅堯臣曰以誑告敵事乖必殺○王晳曰許而閒使敵得之間以吾詐告敵事決必殺之也○何氏曰如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不備鄭襲而取之此用死間之勢也又班超發于闐

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
罷散乃陰緩上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
虞超即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斯亦
同死間之勢又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
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不備靖因掩
擊破之○張預曰欲使敵人殺其賢能乃
令死士持虛僞以赴之吾間至敵爲彼所
得彼以誑事爲實必俱殺之我朝曹太尉
嘗貸人死使僞爲僧吞蠟彈入西夏至則
爲其所囚僧以彈告即下之開讀乃所遺

彼諜臣書也戎主怒誅其臣并殺間僧此其義也然死間之事非一或使吾間詣敵約和我反伐之則間者立死酈生烹於齊王唐儉殺於突厥是也

生間者反報也

李筌曰往來之使○杜牧曰往來相通報也生間者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趫捷勁勇閑於鄙事能忍飢寒垢耻者爲之○賈林曰身則公行心乃私覘往反報復常無所害故曰生間○杜佑曰擇已有賢材

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所爲已知其實還以報我故曰生間○梅堯臣曰使智辨者往覘其情而以歸報也○何氏曰如華元登子反之牀而歸又如隋達奚武爲東秦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張預曰選智能之

士往視敵情歸以報我若婁敬知匈奴之強以告高祖之類然生間之事亦衆或已欲退告敵以戰或已欲戰告敵以退若秦行人夜戒晉師曰來日請相見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又呂延攻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遣間稱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延不從遂爲所敗是也

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

杜牧曰受辭指蹤在於卧內○杜佑曰若

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爲敵用洩我情實○梅堯臣曰入幄受詞最爲親近○王晳曰以腹心親結之○張預曰三軍之士然皆親撫獨於間者以腹心相委是最爲親密也

賞莫厚於間

杜佑曰以重賞賞之而賴其用○梅堯臣曰爵祿金帛我無愛焉○王晳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張預曰非高爵厚利不能使間陳平曰願出黃金四十萬斤間楚君

臣

事莫密於間

杜牧曰出口入耳也密一作審○杜佑曰間事不密則爲己害○梅堯臣曰幾事不密則害成○王晳曰獨將與謀○張預曰惟將與間得聞其事非密與

非聖智不能用間

杜牧曰先量間者之性誠實多智然後可用之厚貌深情險於山川非聖人莫能知○梅堯臣曰知其情僞辨其邪正則能用

○王晳曰聖通而先識智明於事○張預曰聖則事無不通智則洞照幾先然後能爲間事或曰聖智則能知人

非仁義不能使間

陳皥曰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宜而制事主將者既能仁結而義使則間者盡心而覘察樂爲我用也○孟氏曰太公曰仁義著則賢者歸之賢者歸之則其間可用也○梅堯臣曰撫之以仁示之以義則能使○王晳曰仁結其心義激其節仁義使

人有何不可○張預曰仁則不愛爵賞義則果決無疑旣啗以厚利又待以至誠則間者竭力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杜牧曰間亦有利於財實不得敵之實情但將虛辭以赴我約此須用心淵妙乃能酌其情僞虛實也○杜佑曰用意密而不漏○梅堯臣曰防間反爲敵所使思慮故宜幾微臻妙○王晳曰謂間者必性識微妙乃能得所間之事實○張預曰間以利

害來告須用心淵微精妙乃能察其眞僞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閒也

杜牧曰言每事皆須先知也○梅堯臣曰微之又微則何所不知○王晳曰丁寧之當事事知敵之情也○張預曰密之又密則事無巨細皆先知也

閒事未發而先聞者閒與所告者皆死

杜牧曰告者非誘閒者則不得知閒者之情殺之可也○陳皥曰閒者未發其事有人來告其聞者所告者亦與閒者俱殺以

滅口無令敵人知之○梅堯臣曰殺間者惡其泄殺告者滅其言○何氏曰兵謀大事泄者當誅告人亦殺恐傳諸衆○張預曰間敵之事謀定而未發忽有聞者來告必與間俱殺之一惡其泄一滅其口秦巳間趙不用廉頗秦乃以白起爲將令軍中曰有泄武安君將者斬此是巳發其事尚不欲泄况未發乎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

吾間必索知之

李筌曰知其姓名則易取也○杜牧曰凡欲攻戰先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量材以應之漢王遣韓信曹參灌嬰擊魏豹問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馬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陳皥曰此言敵人左右姓名必須我先知之或敵使間來我當使間去若

不知其左右姓名則不能成間者之説漢
高伐秦至嶢關張良曰吾聞其將賈豎爾
可以利啗之又曰其將雖曰欲和其軍士
未肯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進兵擊破之
又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若非
素知門人舍人左右姓名先使閽導之又
何由得登其床也○杜佑曰守謁官守職
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
舍人守舍之人也必先知之爲親舊有急
則呼之則不可不知亦因此知敵之清○

梅堯臣曰凡敵之左右前後之姓名皆須審者而令吾間先知則吾間可行矣○王晳曰不可臨事求也○張預曰守將守官任職之將也謁者典賓客之官也門者閽吏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凡欲擊其軍欲攻其城欲殺其人必先知此左右之姓名則可也欲潛人其軍則呼其姓名而往若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杜元凱註引此文謂元用此術得以自通是也又漢高祖入韓信卧内取其印亦近之

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

杜佑曰舍居止也令吾人遺以重利復遇而舍之則可令詭其辭

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曹操曰舍居止也○杜牧曰敵間之來必誘以厚利而止舍之使爲我反間也○杜佑曰故能取敵之間而用之○梅堯臣曰必探索知敵之來間者因而利誘之引而舍止之然後可爲我反間也○王晳曰此

留敵間以詢其情者也必謹舍之曲爲辯說深致情愛然後啗以大利威以大刑自非至忠於其君王者皆爲我用矣○張預曰索求也求敵間之來窺我者因以厚利誘導而館舍之使反爲我間也言舍之者謂稽留其使也淹延既久論事必多我因得察敵之情下文言四間皆因反間而知非久留其人極論其事則何以悉知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

杜牧曰若敵間以利導之尚可使爲我反

曰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鄉間內間也此
言使間非利不可故上文云相中數年爭
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
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也○陳皥曰此
說疎也言敵使間來以利啗之誘令止舍
因得敵之情因間內間可使反間誘而使
之○杜佑曰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者
皆可得使○梅堯臣曰其國人之可使者
眞官人之可用者皆因反間而知之○張
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人之貪利者官人

之有隙者誘而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可誑之事使死間往告之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杜牧曰可使往來如期○陳皥曰言五間皆循環相因惟生間可使如期○杜佑曰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返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在○梅堯臣曰令吾間以誑告敵者須因反間而知敵之可誑也生間以

利害覘敵情須因反閒而知其踈密則可往得實而歸如期也○張預曰因是反閒知彼之情故生閒可往復如期也

五閒之事主必知之

李筌曰孫子殷勤於五閒主切知之

知之必在於反閒故反閒不可不厚也

杜牧曰鄉閒内閒死閒生閒四閒者皆因反閒知敵情而能用之故反閒最切不可不厚也○杜佑曰人主當知五閒之用厚其禄豐其財而反閒者又五閒之本事之

要也故當在厚待○梅堯臣曰五間之始皆因緣於反間故當厚遇之○張預曰人主當用五間以知敵情然五間皆因反間而用則是反間者豈可不厚待之耶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曹操曰伊摯伊尹也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曹操曰呂牙太公也○梅堯臣曰伊尹呂牙非叛於國也夏不能任而殷任之殷不能用而周用之其成大功者爲民也○何

氏曰伊呂聖人之耦豈爲人間哉今孫子
引之者言五間之用須上智之人如伊呂
之才智者可以用間蓋重之之辭耳○張
預曰伊尹夏臣也後歸于殷呂望殷臣也
後歸于周伊呂相湯武以兵定天下者順
乎天而應乎人也非同伯州犁之奔楚苗
賁皇之適晉孤庸之在吳士會之居秦也
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
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李筌曰孫子論兵始于計而終於間者蓋

不以攻爲主爲將者可不慎之哉○杜牧曰不知敵情軍不可動知敵之情非間不可故曰三軍所恃而動李靖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即有間其君者有

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辭焉有因

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
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
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綏罪戾微漏我
僞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
祕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

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
其所欲順而旁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
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探其情
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辭誇誕好論
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

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
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慇懃僞相親
暱朝夕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
仍朝夕令使獨與已伴居我遣聰耳者潛
於復壁中聽之使既遲違恐彼怪責必是

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使用之且夫用間
間人人亦用間以間已已以密往人以密
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
敵人來欲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
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爲不覺舍止而善飯

之微以我僞言誑事示以前却期會則我之所須爲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以爲實我即乘之而得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爲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陳皥曰晉伯州犁奔楚楚苗賁皇奔晉及晉楚合戰於鄢陵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伯州犁侍于楚王二人各言舊國

長短之情然則晉所以勝楚者楚所以敗
者其故何也二子則有優劣也是知用間
之道間敵之情得不慎擇其人深究其說
也故上文云非聖智莫能用間者夫聖智
知人人即附之賢者受知則戮力爲效非
聖非智必猜必忌公道不啓仁義不施則
義士賢人因而銜憤此將上天不祐幽有
鬼神設無人事之變恐有陰誅之禍豈上
智之士爲其用哉故上文云非仁義莫能
使間然則湯武之聖伊吕宜用伊吕獲用

事宜必濟聖賢一會交泰時乘道合乾坤功格寰宇當其耕夫於畎畒釣叟於渭濵知我者誰能無念也○賈林曰軍無五間如人之無耳目也○王晳曰未知敵情者不可動也○張預曰用師之本在知敵情

故曰此兵之要也未知敵情則軍不可舉故曰三軍所恃而動也然處十三篇之末者蓋用非兵之常也若計戰攻形勢虛實之類兵動則用之至於火攻與間則有時而爲耳

孫子註解卷之十三

孫子遺說

靜六

魏武帝製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于世者失其

旨要故撰爲畧解焉

孫子本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鐵鉞即三

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

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

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

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旣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閒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旣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

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
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
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
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
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
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
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
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
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
既馳三輩畢而四忌一不勝而時勝卒得王

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
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
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
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
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

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
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
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
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
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

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旣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鋭倍

曰弃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
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
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
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
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讀之讀其
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
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
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
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十家註孫子遺說序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爲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爲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患武之爲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爲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爲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爲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爲變是以謀

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爲神之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爲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

之不解者畧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矣滎陽鄭友賢撰

孫子遺說

或問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將得其人將能則兵勝而生兵生於外則國存於內將不能則兵敗而死兵死於外則國亡於內是外之生死繫內之存

亡也是故兵敗長平而趙亡師喪遼水而隋滅太公曰無智畧大謀彊勇輕戰敗軍散衆以危社稷王者慎勿使爲將此其先後之次也故曰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或問得筭之多得筭之少況於無筭何以是多少無之義曰武之文固不汗漫而無據也蓋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彼我之筭盡於此矣五事之經得三四者爲多得一二者爲少七計之校得四五者爲多得二三者爲少

五七俱得者爲全勝不得者爲無筭所謂冥冥而決事先戰而求勝圖乾沒之利出浪戰之師者也

或問計利之外所佐者何勢曰兵法之傳有常而其用之也有變常者法也變者勢也書者可以盡常之言而言不能盡變之意五事七計者常法之利也詭道不可先傳者權勢之變也守常而求勝如膠柱鼓瑟以書御馬趙括所以能書而不能戰易言而不知變也蓋法在書之傳而勢在人之用武之意初求

用於呉恐呉王得書聽計而棄己也故以此
辭動之乃謂書之外尚有因利制權之勢在
我能用耳

或問因糧於敵者無遠輸之費也取用必於
國者何也曰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
於人器之於人固在積習便孰然適其短長
重輕之宜與夫手足不相鉏鋙而後可以濟
用而害敵矣吾之器敵不便於用敵之器吾
不習其利非國中自備而習慣於三軍則安
可一旦倉卒假人之兵而給己之用哉易曰

萃除戎器以戒不虞太公曰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此皆言取用於國不可因於人也
或問兵以伐謀為上者以其有屈人之易而無血刃之難伐兵攻城為之次下明矣伐交之智何異於伐謀之工而又次之曰破謀者不費而勝破交者未勝而費帷幄樽俎之間而揣摩折衝心戰計勝其未形巳成之策不煩毫釐之費而彼奔北降服之不暇者伐謀之義也或遣使介約車乗聘幣之奏或使間諜出土地金玉之資張儀散六國之從陰厚

者數年尉繚于破諸侯之援出金三十萬如此之類費已廣而敵未服非加以征伐之勞則未見全勝之功宜乎次於晏嬰子房寇恂荀彧之智也

或問武之書皆法也獨曰此謀攻之法也此軍爭之法也曰餘法槩論兵家之術惟二篇之說及於用識其易用而稱其所難夫告人以所難而不濟之以成法則不足為完書蓋謀攻之法以全為上以破次之得其法則兵不鈍而利可全非其法則有殺士三分之災

軍爭之法以迂爲直以患爲利得其法則後發而先至非其法則至於擒三將軍此二者豈用兵之易哉乃云必以全爭於天下又云莫難於軍爭難之之辭也欲濟其所難者必詳其法凡所謂屈人非戰拔城非攻毁國非久者乃謀攻之法也凡所謂十一而至先知迂直之計著乃軍爭之法也見其法而知其難於餘篇矣

或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後魏太武命將出師從命者無不制勝違教者率多敗失齊神

武任用將帥出討奉行方畧罔不克捷違失
指敎多致奔亡二者不幾於御之而後勝哉
曰知此而後可以起武之意旣曰將能而君
不御者勝則其意固謂將不能而君御之則
勝也夫將帥之列才不一槩智愚勇怯隨器
而任用者付之以閫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筭
亦猶後世責曹公使諸將以新書從事殊不
識公之御將因其才之小大而縱抑之張遼
樂進守閫之偏才也合淝之戰封以函書節
宣其用夏侯惇兄弟有大帥之畧假以節度

便宜從事不拘科制何嘗一槩而御之邪傳曰將能而君御之則爲縻軍將不能而君委之則爲覆軍惟公得武之法深而後太武神武庶幾公之英畧耳非司馬宣王安能發武之藴哉

或問勝可知而不可爲者以其在彼者也佚而勞之親而離之佚與親在敵而吾能勞且離之豈非可爲歟曰傳稱用師觀釁而動敵有釁不可失蓋吾觀敵人無可乘之釁不能强使爲吾可勝之資者不可爲之義也敵人

既有可乘之隙吾能置術於其間而不失敵之敗者可知之義也使敵人主明而賢將智而忠不信小說而疑不見小利而動其佚也安能勞之其親也安能離之有楚子之暗與囊瓦之貪而後吳人亟肄以疲之有項王之暴與范增之隘而後陳平以反間踈之夫釁隙之端隱於佚親之前勞離之策發於釁隙之後者乃所謂可知也則惟無釁隙者乃不可為也

或問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其義安在曰謂吾

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者曹公也謂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者李筌也謂非彊弱爲辭者衛公也謂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者太宗也夫攻守之法固非已實彊弱亦

非虛形視敵也蓋正用其有餘不足之形勢以固已勝敵夫所謂不足者吾隱形於微而敵不能窺也有餘者吾乘勢於盛而敵不能支也不足者微之稱也當吾之守也滅跡於不可見韜聲於不可聞藏形於微妙不足之

際而使敵不知其所攻矣所謂藏於九地之下者是也有餘者盛之稱也當吾之攻也若迅雷驚電壞山決塘作勢於盛彊有餘之極而使敵不知其所守矣所謂動於九天之上者是也此有餘不足之義也

或問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受敵無敗二義也其於奇正有所主乎曰武論分數形名奇正虛實四者獨於奇正云云者知其法之深而二義所主未白也復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正合者正主於受敵

也奇勝者奇主於無敗也以合爲受敵以勝爲無敗不其明哉

或問武論奇正之變二者相依而生何獨曰善出奇者曰闕文也凡所謂如天地江河日月四時五色五味皆取無窮無竭相生相變之義故首論以正合奇勝終之以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豈以一奇而能生變交相無已哉宜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也

或問其勢險者其義易明其節短者其旨安

在曰力雖甚勁者非節量短近而適其宜則
不能害物魯縞之脆也彊弩之末不能穿毫
末之輕也衝風之衰不能起鷙鳥雖疾也高
下而遠來至於竭羽翼之力安能擊摶而毀
折哉嘗以遠形爲難戰者此也是故麴義破

公孫瓚也發伏於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
也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節短之義也
或問十三篇之法各本於篇名乎曰其義各
主於題篇之名未嘗泛濫而爲言也如虛實
者一篇之義首尾次序皆不離虛實之用但

文辭差異耳其意所主非實即虛非虛即實非我實而彼虛則我虛而彼實不然則虛實在於彼此而善者變實而爲虛變虛而爲實也雖周流萬變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凡所謂待敵者佚者力實也趨戰者勞者力虛也致人者虛在彼也不致於人者實在我也利之也者役彼於虛也害之也者養我之實也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者佚飽安實也勞飢動虛也彼實而我能虛之也行於無人之地者趨彼之虛而資我之實也攻其

所不守者避實而擊虛也守其所不攻者措實而備虛也實不知所守者鬪敵之虛也敵不知所攻者犯我之實也無形無聲者虛實之極而入神微也不可禦者乘敵之虛也不可追者畜我力之實也攻所必救者乘虛

則實者虛也乘其所之者能實則虛者實也形人而敵分者見彼虛實之審也無形而我專者示吾虛實之妙也所與戰約者彼虛無以當吾之實也寡而備人者不識虛實之形也衆而備已者能料虛實之情也千里會戰

者預見虛實也左右不能救者信人之虛實也越人無益於勝者越將不識吳之虛實也策之候之形之角之者辨虛實之術也得也動也生也有餘也者實也失也靜也死也不足也者虛也不能窺謀者外以虛實之變惑敵人也莫知吾制勝之形者内以虛實之法愚士衆也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勝者以水之高下喻吾虛實變化不常之神也五行勝者實也囚者虛也四時來者實也往者虛也日長者實也短者虛也月生者實也死者

虛也皆虛實之類不可拘也以此推之餘十
二篇之義皆倣於此但說者不能詳之耳
或問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軍之與衆也利之
與危也義果異乎曰武之辭未甞妄發而無
謂也軍爭爲利者下所謂軍爭之法也夫惟
所爭而得此軍爭之法然後獲勝敵之利矣
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夫惟全
舉三軍之衆而爭則不及於利而反受其危
矣蓋軍爭者案法而爭也衆爭者舉軍而趨
也爲利者後發而先至也爲危者擒三將軍

也
或問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立也動也變也三者先後而用乎曰兵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後之次而所尚不同耳蓋先王之道尚仁義而濟之以權兵家者流貴詐利而終之以變司馬法以仁為本孫武以詐立司馬法以義治之孫武以利動司馬法以正不獲意則權孫武以分合為變蓋本仁者治必為義立詐者動必為利在聖人謂之權在兵家名曰變非本與立無以自修

非治與動無以趨時非權與變無以勝敵有本立而後能治動能治動而後可以權變權變所以濟治動治動所以輔本立此本末先後之次畧同耳

或問武所論舉軍動衆皆法也獨稱此用衆之法者何也曰武之法奇正貴乎相生節制權變兩用而無窮既以正兵節制自治其軍未嘗不以奇兵權變而勝敵其於論勢也以分數形名居前者自治之節制也以奇正虛實居後者勝敵之權變也是先節制而後權

變也凡所謂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
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勝者皆相生兩用先
後之術也蓋鼓鐸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人
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何
法也是節制自治之正法也上能用吾三軍
之衆而已其法也固未嘗及於勝人之奇也
談兵之流往往至此而止矣武則不然曰此
用吾衆之法也凡所謂變人之耳目而奪敵
之心氣是權謀勝敵之奇法也
或問奪氣者必曰三軍奪心者必曰將軍何

也曰三軍主於鬬將軍主於謀鬬者乘於氣謀者運於心夫鼓作鬬爭不顧萬死者氣使之也深思遠慮以應萬變者心主之也氣奪則怯於鬬心奪則亂於謀下者不能鬬上者不能謀敵人上下怯亂則吾一舉而乘之矣

傳曰一鼓作氣三而竭者奪鬬氣也先人有奪人之心者奪謀心也三軍將軍之事異矣或問自計及間上下之法皆要妙也獨云此用兵之法妙者何也曰夫事至於可疑而後知不疑者爲明機至於難決而後知能決者

爲智用兵之法出於衆人之所不可必者而吾之明智了然不至於猶豫者莫所得固過於衆人而通於法之至妙也所謂高陵勿向背丘勿逆蓋亦有可向可逆之機佯北勿從銳卒勿攻亦有可從可攻之利餌兵勿食歸兵勿遏亦有可食可遏之理圍師必闕窮寇勿追亦有不闕可追之勝此兵家常法之外尙有反復微妙之術智者不疑而能決所謂用兵之法妙也

或問九變之法所陳五事者何曰九變者九

地之變也散輕爭交衢重圮圍死此九地之名也一其志使之屬趨其後謹其守固其結繼其食進其塗塞其闕示不活此九地之變也九而言五者闕而失次也下文曰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

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是九變主於九地明矣故特於九地篇曰九地之變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然則既有九地何用九變之文乎曰武所論將不通九變之利又曰治兵不知九變之術蓋九地者陳變之利故曰

不知變不得地之利九變者言術之用故曰不知術不得人之用是故六地有形九地有名九名有變九變有術知形而不知名決事於冥冥知名而不知變驅衆而浪戰知變而不知術臨用而事屈此所以六地九地九變皆論地利而爲篇異也李筌以塗有所不由而下五利兼之爲十變者誤也復指下文爲五利何嘗有五利之義也絶地無留當作輕地蓋輕有無止之辭

或問凡軍好高而惡下太公曰凡三軍處山

之高則為敵所棲豈好高之義乎曰武之高
非太公之高也公所論天下之絶險也高山
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蓋無草
木則乏芻牧樵採之利四面受敵則絶出入
運饋之路可上而不可下可死而不可久此

固有棲之之害也武之所論假勢利之便也
處隆高丘陵之地使敵人來戰則有登隆向
陵逆丘之害而我得因高秉下建領走丸轉
石決水之勢加以養生處實先利糧道戰則
有秉勢之便守則有處實之固居則有養生

足食之利去則有便道向生之路雖有百萬之敵安能棲我於高哉太武棲姚興於天渡李先計令遣奇兵邀伏絶其歷之糧道此興犯處高之忌而先得棲敵之法明矣學孫武者深明好高之論而不悟處於太公之絶險

知其勢利之便者後可與議其書矣

或問六地者地形也復論將有六敗者何曰恐後世學兵者泥勝負之理於地形也故曰地形者兵之助非上將之道也太公論主帥之道擇善地利者三人而委之則地形固非

將軍之事也所謂料敵制勝者上將之道也知此為將之道者戰則必勝不知此為將之道者戰則必敗凡所言曰走曰弛曰崩曰陷曰亂曰北者此六者敗之道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是勝敗之理不可泥於地形而繫於將之工拙也至於九地亦然曰剛柔皆得地之理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驅三軍之衆如羣羊往來不知其所之者將軍之事也特垂誡於六地九地者孫武之深旨也

或問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釋爲二句者

何曰夫人之情就其甚難者不顧其甚易捨其至大者不吝其至微死難於生也甘其萬死之難則況出於生之甚易者哉身大於力也棄其一身之大則況用於力之至微者哉武意以謂三軍之士投之無所往則白刃在前有所不避也死且不避況於生乎身猶不慮況於力乎故曰死且不北夫三軍之士不畏死之難者安得不人人盡其力乎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斷爲二句者非武之本意也

或曰方馬埋輪諸家釋方爲縛或謂縛馬爲方陳者何也曰解方爲縛者義不經據縛而方之者非武本辭蓋方當作放字武之說本乎人心離散則雖彊爲固止而不足恃也固止之法莫過於柅其所行古者用兵人乘車而戰車駕馬而行令欲使人固止而不散不得齊勇之政雖放去其馬而牧之陷輪於地而埋之亦不足恃之爲不散也噫車中之士轅不得馬而駕輪不得轍而馳尚且奔走散亂而不一則固在以政而齊其心也

或問兵情主速又曰爲兵之事夫情與事義果異乎曰不可探測而藴于中者情也見於施爲而成乎其外者事也情隱於事之前而事顯於情之後此用兵之法隱顯先後之不同也所謂兵之情主速者蓋吾之所由所攻欲出於敵人之不虞不識也夫以神速之兵出於人之所不能虞度而識備者固在中情祕密而不露雖智者深間不能前謀先窺也所謂爲兵之事者蓋敵意既順而可詳敵虛已形而可乘一向幷敵之勢千里殺敵之將

使陳不暇戰而城不及守者彼敗事已顯而吾兵業已成於外也故曰所謂巧能成事者此也是則情事之異隱顯先後也

或曰九地之中復有絕地者何也曰興師動衆去吾之國中越吾之境土而初入敵人之地壇場之限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絕者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還遁之心也司馬法曰書親絕是謂絕顧壹慮尉繚子踵軍令曰遇有還者誅之此絕地之謂也然而不預九地者何九地之法皆有變

而絶地無變故論於九地之中而不得列其數也或以越境爲越人之國如秦越晋伐鄭者鑿也

或問不知諸侯之謀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重言於軍爭九地二篇者何也曰此三法者皆行師爭利出没往來遲速先後之術也蓋軍爭之法方變迂爲直後發先至之爲急也九地之利盛言爲客深入利害之爲大也非此三法安能舉哉噫與人爭迂直之變趨

險阻之地踐敵人之生地求不識之迷途若非和鄰國之援爲之引軍明山川林麓險難阻阨沮洳濡澤之形而爲之標表求鄉人之習熟者爲之前導則動而必迷舉而必窮何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不行其野彊違其馬欲爭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稱之二篇不其旨哉

或問何謂無法之賞無政之令曰治軍御衆行賞之法施令之政蓋有常理令欲犯三軍之衆使不知其利害多方悞敵而因利制權

故賞不可以拘常法令不可以執常政噫常法之賞不足以愚衆常政之令不足以惑人則賞有時而不拘令有時而不執者將軍之權也夫進有重賞有功必賞賞法之常也吳子相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此無法之賞也先庚後甲三令五申政令之常也武曰若驅羣羊往來莫知所之李愬襲元濟初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諸將請所止復曰入蔡州此無政之令也

或問用間使間聖智仁義其旨安在曰用間

者用間之道也或以事或以權不必人也聖者無所不通智者深思遠慮非此聖智之明安能坐以事權間敵哉使間者使人爲間也吾之與間彼此有可疑之勢吾疑間有覆舟之禍間疑我有害已之計非仁恩不足以結間之心非義斷不足以決已之惑主無疑於客客無猜於主而後可以出入於萬死之地而圖功矣秦王使張儀相魏數年無效而陰厚之者恩結間之心也高祖使陳平用金數十萬離楚君臣平楚之亡虜也吾無問其出

入者義決巳之惑也
或問伊摯呂牙古之聖人也豈嘗爲商周之間邪武之所稱豈非尊間之術而重之哉曰古之人立大事就大業未嘗不守於正正不獲意則未嘗不假權以濟道夫事業至於用權則何所不爲哉但處之有道而卒反于正則權無害於聖人之德也葢盡在兵家名曰間在聖人謂之權湯不得伊摯不能悉夏政之惡伊摯不在夏不能成湯之美武不得呂牙不能審商王之罪呂牙不在商不能就武

之德非此二人者不能立順天應人伐罪弔民之仁義則非爲間於夏商而何惟其處之有道而終歸于正故名曰權兵家之間流而不反不能合道而入于詭詐之域故名曰間所謂以上智成大功者眞伊吕之權也權與間實同而名異

或問間何以終于篇之末曰用兵之法惟間爲深微神妙而不可易言也所謂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者難之之辭也武始以十三篇干吳者亦欲以其書之法

教闔閭之知兵也教人之初蒙昧之際要在從易而入難先明而後幽本末次序而導之使不惑也是故始教以計量校筭之法而次及於戰攻形勢虛實軍爭之術漸至於行軍九變地形地名火攻之備諸法皆通而後可

以論間道之深矣噫恐教人之始者務令明白易曉而遽期之以聖智微妙之所難則求之愈勞而索之愈迷矣何異王通謂不可驟而語易者哉或曰廟筭多筭非不難也何不列之終篇也曰計之難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

七計而索其情也夫敵人之情最爲難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先知者必在於間蓋計待情而後校情因間而後知宜乎以間爲深而以計爲淺也孫武之蘊至於此而後知十家之說不能盡矣

孫子遺說

天原發微卷之一

情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天原發微卷之一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太極 元名沖漠

太極者無聲無臭之中有箇至極之理是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如戶有樞如衣有紐挈其綱也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如木有根如榦有柢立其本也謂之無邪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謂之有邪當初元無一

物而不可究〻語其爲理也至高而不遺於
畢至妙而不離於徼至精而不雜於氣至
神而不滯於物天地間未生者生未發者
發無不生死於其間也如此辰居所而經
星七政晝夜環繞其所以動者一係於此

而所以然者則未嘗動也
○易大傳曰易有太極
朱子答蔡西山曰所以闔闢往來而無窮
者以其有是理爾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
易行乎其中〻兩生四四生八至於八則三

變相因而三才可見聖人因之畫爲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此後方可以書言此易字不可以書言也易變易也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此夫子所謂無體之易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兼指

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太極者性情之妙乃一動一靜已發未發之理太極中全是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有善有惡皆是陰陽變化已後方有通書曰誠無爲太極也幾善惡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五

行也皆就圖上一說朱漢上謂易有太極太虛也陰陽者太虛聚而有氣柔剛者氣聚而有體仁義生於太虛見於氣體而動於知覺也分而二則爲陰陽分而五則爲五行分而萬事萬物皆同此一原則謂之性

南軒謂太極者萬理總會之名所以形性之妙若只曰性不曰太極只去未發上認不見功用曰太極則性之妙見自稟賦觀之謂之命自通天地人觀之謂之理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

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愚曰極無不在民極則有總會之義北極則有樞紐之義皇極則有標準之義謂之太極則是源頭只有此理立乎二氣五行萬物之先而行乎二氣五行萬物之內無總會之形而實爲萬物之總會無樞紐之形而實爲萬物之樞紐無標準之形而實爲萬物之標準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愚按程子謂比句即沖漠無朕萬象森然

已具之理蔡節齋謂此所以發明易有太極之語是其無極之眞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或以爲妄加者謬今舉朱子六條以釋此一句其主太極而言者有三一曰象數未形而理已具二曰未有天地畢竟是有此理三曰無極者只是說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便會動靜生陰陽主陰陽言者亦有三一曰從陰陽處看太極便在陰陽裏今人說陰陽上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二曰太極只是天地萬

物之理其中各有一箇太極三曰非有以
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陰陽
而爲言爾主太極而言太極在陰陽之先
陰陽未生也生陰陽而言太極在陰陽之
內陰陽旣生也謂陰陽之外別有太極常
爲其主者固陷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獨
執太極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又昧乎大本
所在或曰陽前是陰陽前又是陽以陰陽
未生而言則可疑也若截自一陽初動處
前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然陰陽雖未生

而生陰陽之理則已具在人心爲未發之
中總名曰太極

○朱子曰太極所以指天地萬物之根無極
所以著無聲無臭之妙以其無器與形而
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
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
曰太極本無極以其在無物之前而未嘗
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
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
不在則又無聲臭影響之可言其高極乎

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又
曰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
是就無中說有無極所以狀夫無聲無臭
之妙太極是名此理之極致
自無極太極推而下之則萬一各正小大

有定一物各具一太極自太極本無極推
而上之則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物統體
一太極雖二氣五行生人生物紛糾錯揉
萬變不齊而太極行乎其中自有條理自
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

感中間便應眼前觸著撞著都是這道理大小大快活愚聞之師曰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是順說太極本無極一句是倒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猶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若移詩之二句倒言之曰無聲無臭上天之載亦何不可所謂無極而太極也非是以無極加於太極之上也象山不肯括太極本無極一句只攻上句徙肆强辨其若得見象山敢問晚學未通請公將太極來看一看象山必太怒曰太極是無

形之物是大地所根本之理如何將來看
我無可將爾無可看即是無極也然則周
子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眞乎古擷撲
不破之議論也
○又曰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
子
周子於第二圈中分出一圈在上以見大
極渾淪極至之理而無形爾只這圈子自
有天地便只是這箇物事在這裏流轉賦
在萬物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

相陵奪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乎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故曰人人有太極物物有太極皆自然而然第人物本同氣禀有異爾朱子解剥圖體示人以一身所自來惟人也以下示人以人道所由立使知人所以爲人聖所以爲聖君子小人所以各有氣禀而不同爾或曰太極圖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愚謂上一圈是天地之性下一圈分陰分陽便有箇氣質之性在裏

○邵子曰道爲太極
朱子曰此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爲言愚謂道卽太極無二理也或謂道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爲二矣太極豈出於道之外哉以其通行而言則曰道以其極至而言則曰極太極是渾淪底道是極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如穿牛鼻絡馬首皆隨他通處極與道豈有二理耶

○又曰心爲太極

○朱子曰此指人得是理以爲一身之主而言愚謂心者虛靈之物即性之郛郭也極者至善之理即性之形體也心統乎理即渾然太極也應萬事則一物各具一極矣故游氏曰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若於寂然之中有一念之動則是動靜爲陰陽也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而周子

言之伏羲文王就陰陽以下說孔子文就
陰陽以上發出太極來
蔡季通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天先
生羲文矣後不生孔子不得三千年便不
生周程亦不得愚按有羲文之易無夫子
太極之說則人不知易之本知本矣無周
子無極之說則人不知太極之本易一太
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本本原原之妙既明
則千萬世人人心皆知有所歸宿之地朱子
嘗曰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又舉程子

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其
意深矣愚嘗參之先儒質之師友而得其
說曰易有太極一句羲文而後非孔子無
人道得出孔子而後千五百年無人識得
破至康節始識其爲作易根本至濂溪始
以無極而發明其旨聖賢以道相傳漸說
到親切處爾千古已往萬古未來終易此
一句不得其於太極上加易有二字便見
太極之有根源不比異端之入於虛無也
此易字最爲微密乃是陰陽變化妙處所

謂無體之易是也在兩儀萬化之先而具兩儀萬化之體此時雖不明爲陰陽而必指太極之出於此者欲明其無非虛無而有至實之理在其中故曰易曰有曰太極字字有歸夫子恐人不曉此理而的言之

也若把易作一部書看即便差了周子恐人不曉太極之理故曰無極而太極只將無極二字解易之一字而太極之本意始明朱子又恐人將無極而太極一句分言之故曰一物各具一太極知此則知二氣

五行千變萬化而爲易而一物之中各具一天然完渾之太極而不可易也此理充塞宇宙在在皆是人自不曉爾生生之謂易便是易有太極之易下面便生出兩儀四象八卦來不獨一部易中只說此簡道理在陰陽在男女在人心在庶類莫不各各以此推出皆是此理而不可易此易所以生陰陽離陰陽而言易固不可拘於陰陽以爲易尤不可其以陰陽變易而言易者陰陽非易陰陽變易而無體者易也吾

故曰易有太極易無體也無思無爲易之本也設位成列易音易行易之用也在人曰易在人曰性莫匪一太極也夫子之易而曰有周子之易而曰無與邵子晝前之旨是或一道也後世惑於列易太始太素之說遂失易之一字而以有物混成爲太極之單傳者其說與聖人之言相去不遠矣

天原發微卷之二

情二

天原發微卷之二

曾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動靜

此章言太極動靜而陰陽分太極無象陰陽有氣動靜氣也理乘氣而行也奇耦變化牝牡相銜得其陽氣者乾道成男得其陰氣者坤道成女氣聚成形形交氣感陰陽綜錯所以爲易天地間只有箇動靜循環不已此外更無餘事或問陽動爲用陰

靜爲體今周子說太極動而生陽却自動處說起則用在體先且道未動以前是如何愚曰未動以前則是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是也理不當對動靜言未動則是靜未靜則是動未動則又是靜然則理無對理不可以動靜言理則因動靜而見也若夫邵子謂用起天地先朱子謂太極之用所以行皆指用處說爾盖謂動而生陽以上更不容說者其意深矣

○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

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釋此章極爲精妙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以資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

所以一定而不移也盖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静者所乗之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愚謂太極理也動静氣也所乗之機是動静乗載此理在氣上不覺動了又静静了又動故曰太極猶人動静猶馬馬以載人人以乗馬馬一出一入人亦與之出入所以太極乗此氣之動静而生陰陽也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静時便是陰之太極從陰陽處看陰陽只在太極裏謂之太極在陰陽裏亦得物則滞於已

定之形或流於動而無靜或淪於靜而無動物則不通也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所謂神妙萬物也由五行二氣而上則根於太極之一動而靜陽而陰是萬爲一性之原也由二氣五行而下則散爲庶物之萬靜而動陰而陽一實萬分命之行也靜則太極混合而歸于一動則太極開闢而散於萬或曰如此則太極亦有分裂乎曰本一太極爾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一箇太極如月在天

一而已及其散在江湖影隨處而見渠可謂月分乎一本萬殊萬殊一本無間然也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動而生陽其初本是靜靜之上又須動動前又古 靜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此天道也始於陰成於陽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靜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

○又曰動靜互爲其根根字最宜玩味蓋有已定之動靜有可見之動靜而未定不可見者動靜之根也此一根字難說謂

動根於靜靜根於動亦只說得箇互換往来無問客主爾意味未永不若朱子說得圓活其曰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貞本乎靜貞者靜之質著乎動是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故人不能不動而立乎人極者必主乎靜則着乎動者自無不中節而不失本然之靜矣靜者性之所以立動者命之所以行其實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貞也故曰無極之貞包動靜而

言未發之中止以靜言此似指箇貞字爲
動靜之根也愚謂動而生陽非自動也根
於太極而動出而賦予萬物也靜而生陰
亦非自靜也根於太極而靜入而各正性
命也是則太極者天地之根所以御陰陽
動靜之氣以行能生成萬物也其爲根也
豈易言哉

○又曰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
貫不可分動靜爲兩段事漸安排引入來
太極如一木生上分爲枝榦又分而生花

生蘖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箇裏又自有生生不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時自合少止易曰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造物自然如此豈待人安排哉皆本末一貫之理

○朱子曰動靜亦有兩儀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

動靜生陰陽繼善成性是流行底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對待底太極之動是流行

也動而靜則爲陰陽之對待對待則復動而爲流行如寒暑往来一箇横一箇直是也流行復靜而爲對待如天地四方東陽西陰南陽北陰是也對待是體流行是用體靜而用動此動靜兩端所以變化不窮

其曰變易者如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屈伸往来之類是也其曰交易者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卦圖上天地定位之類是也

○又曰思輙以後無人識性始自濂溪說動

靜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因此推出氣質之性來

人未生時只有此理受得這理而生方喚作性天地之性純乎此理而無雜纔到陰陽五行處便是氣質以理與氣雜言之於是有昏明厚薄之殊故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性是形而上者全是天理氣是形而下者便是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

○又曰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聖

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
動靜二字相為對待乃天理之自然若不
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則不名為
動但衆人之動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
淪於靜而無動所以欲動情勝利害相攻
從懷如流其違禽獸不遠矣惟聖人則不
然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理
未嘗息是以其行之也中處之也正發之
也仁裁之也義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
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

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未至此而修之戒謹恐懼而靜為主君子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放辟邪侈而無不為小人所以凶也

○邵子曰天生于動地生于靜動之始則陽生動之極則陰生靜之始則柔生靜之極則剛生陰陽之中又有陰陽故有太陰太陽少陰少陽剛柔之中又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

愚按邵子所說由太極而動靜則一生二

由動靜而分陰陽剛柔則二生四又從而分太少則四生八卦自此畫數自此推舉天地萬物不能逃矣於渾然太極之中井然有條如此先儒謂康節自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信哉斯言

靜動

此章言動根於靜也天地四時流行不息然常着箇靜做本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冬則做得春夏秋不能生長成實如人終日應接須少休息便精神較健如

四時無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氣也有竭時
易曰闔戶之謂坤先於闢戶之謂乾是由
靜而動也坤自夏至以一陰右行萬物從
以入故曰闔乾自冬至以一陽左行萬物
從以出故曰闢坤闔則陽變而陰乾闢則
陰變而陽故一闔一闢謂之變闔往闢来
萬變不息在一歲爲寒暑在一日爲晝夜
在一身爲出入生死無靜則無動人乃世
之以首坤歟陰雖夏至方生不到那亥上
六陰獨處則未可言靜極則動

○易繫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
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和者言感而遂
通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
而不寂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其
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其已發也見其寂

然之用人心天理一也
○邵子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
妙者歟
陽闢而動陰闔而靜一動一靜也不校乎

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也或曰太玄謂陽氣潛孚于黄鍾之宫信無不在其中信者誠而已矣周子通書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一通一復之間有箇真實之理在其始元亨

利貞之貞是也後乎貞爲利前乎貞爲元由利而貞則天地人之妙歸藏于此由貞而元則天地人之妙發越於此正而固誠實而不妄所謂萬變不息而貞實者在此無極而太極之妙所以貫通天人之際聖

人用之主靜以立人極者正在乎此謂之
至妙至妙者蓋極言其莫可得而形容也
這箇妙處大開造化動極復靜便是死靜
極復動便是生陽極生陰便是化陰極生
陽便是變人能識一動一靜之間者便能
知變化死生也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
陰也朱子曰自姤至坤自陰含陽自復至
乾是陽分陰復姤之間爲無極自坤反姤
是無極之前

朱子曰此只就圖上說循環之意坤陰收斂已盡復陽包含未露乃是本然之靜不與動對而爲動靜之根本先儒謂不與動對之靜即無極而太極也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爲純坤無陽之象而有貞至不可磨之理在其間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不得合爲一說矣邵子有言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恐是此意若以人心觀之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怵惕惻隱於赤子入井之

初此時此意須虛心靜慮方見得今以圖之左右推之圖右屬陰陰主闔陰中有陽言自巽消以至坤翕靜之妙也是無極之前陰含陽也圖左屬陽陽主闢陽去分陰言自震長而至乾分是有象之後陽分陰也乾生一陰故曰父生長女而爲姤坤生一陽故曰母孕長男而爲復此合乾陽坤陰舉一圖而通論也若單論無極只在復姤中間却不可指有象之後泛言之也故曰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又曰復姤之間

爲無極其間謂何無動靜而包動靜無陰陽而含陰陽有是理而不見其迹無聲無臭至微至妙周子謂無極而太極是也不可以形容盡矣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箇中元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朱子其得之矣

○又曰元有二有生天地之始者太極也有生萬物之始者生之本也

先天反本復靜曰坤在一日則亥時在一年則十月在一元則太極未動之際有一

未形後天陽動於中爲復在一日則子中在一年則冬至在一元則太極之始以卦氣論復又爲先天欲觀萬古一元是也冬至者天之元一之一春分者物之元二之一一者元之體二者元之用先開後閉者

春也純開者夏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冬雖收藏之終實是施生之始元而亨利收藏於貞閉固得密則春陽發舒必正一年造化實基於此故冬暖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泄之故也

○朱子曰靜中有動見天地心正如大黑暗中有一點明
三陽盛萬物蕃此時只見物之盛不見其心惟是萬物未生冷冷靜靜一陽生物之心動於積陰之下自藏掩不得此天地之心所以於此可見邵子謂天心無改移正是年年歲歲月月日日皆如此無差忒愚嘗曰復之一陽動於坤下善端初發見天地心大壯四陽震在乾上發於顏色見天地情坤之六陰一主乎靜寂然不動見天

地性

○又曰靜可救得動此以靜爲主也靜在這裏虛明洞徹便從這裏應去自然透徹心若有私便都差了

其心湛然純一只在這裏無一毫私意雜之則物來能名動靜便一齊當理嘗聞延平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人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靜動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龜山門下相傳指訣也人之一心當如明鑑止水不當如槁木死灰鏡明水止

其體雖靜可以鑑物是靜中函動體中藏用人心之妙如此若槁木不可生死灰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心者具衆理而應萬事變之無用可乎

○又曰靜也不是閉門獨坐塊然自守事物都不應如艮其止止是靜所以止之便是動此又靜中涵動不流於一偏之說老氏之學則於靜中有動蘇張之學流於動而無靜是故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卻七顛八倒又有一

他寂然不動底又有一般人專要就事上理會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一貫如居仁便能由義由義便能居仁直内便能方外方外便能直内始得

○又曰敬貫動靜則求放操存皆在裏非塊然默守之謂靜也

君子内外一貫之學不可分爲二若只說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得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

靜存養是靜時工夫靜時是中無所偏倚省察是動時工夫動時是和無所乖戾靜時知覺不昧復之見天地心靜中之動也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艮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動中之靜也　前章以動靜名者以見太極動而生陽是用起天地先也此章以靜動名者以見靜翕動闢體先天而用後天也故曰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天蠖不屈則無以伸是亦天理之必然者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盍亦審諸

辨方

北方壬癸亥子皆水王之地其卦爲坎一陽陷二陰中爲險爲勞爲隱伏其方曰幽都又曰朔方朔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先天圖乾南坤北乾來交坤成坎坤去交乾成離陽生子中陰生午中坎離交溝子與午對陽爲主而陰爲臣天與人皆背北面南故南見北潛辰極居北衆星環共而數四方者皆以北爲尊

南爲對而後次東次西宜太玄以罔冥爲
北康節以太極居坤復之閒也
○程叔子曰朔初也謂陽初始生之方也如
彼北方終其陰而始其陽
邵子曰朔易以陽氣自北方而生至北方
而盡謂變易循環也堯典三方皆言東西
南獨北方言朔易三方皆言平秩獨北方
言平在月令曰散將幾終歲且更始伊川
又曰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曰終
曰始曰今歲曰來歲皆成兩儀又坤變坎

一卦變成兩卦去歲陽氣至此而終今歲陽氣又自此生起

○朱子曰天地間有箇局定底如四方是也有箇推行底如四時是也屬北方便有二義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年後四十五日屬明年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屬明日艮終始萬物青龍白虎朱雀皆一物惟龜蛇二物

天有春夏秋冬氣候不齊地有東西南北一定不易故爲西北之地旣有朔方又有

北方天之東南有君火有相火日月者陰陽之眞精是生水火故七曜有日復有火有月復有水人之五臟心有包絡腎有命門水火各有二君火眞精實相通眞火有氣無形所謂心奇而腎耦朱鳥一而龜蛇

二夫心奇一而腎耦二乾坤之畫象之北方有龜有蛇攷之易離有龜象又有甲冑龜有甲也損益頤皆言龜互體有離也息氣於內如陽伏地中之象背上中心有五條文出外又成八卦外面又成二十四氣

取象於北固切但不知其何屬於十二辰爲巳不當位北攷之記與書傳俱不之及何也意者玄字曲遶而走有蛇之狀化則龍也震爲龍伏坤下爲復義或近是當别攷或曰玄陽屬蛇武陰屬龜王氏云腎有

兩龜蛇亦兩所以朔易屬貞貞有兩義正而固也智字亦有兩義智前一半方收藏屬陰後一半復開發屬陽周禮龜蛇四游以象營室龜有甲能捍禦故曰武水色黑故曰玄魏氏曰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

龜蛇蟠蚪相扶牝雞自卯其雛不全觀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符節非有工巧以制御之若男生而伏女偃其軀本胞胎受氣之初而然死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皆造化自然之妙

○西山蔡氏曰一奇一耦對待者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見而北不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皆造化自然之妙楊子雲

以北方爲玄而統三方有罔有冥意正在
此
今以太玄攷之其文曰罔直蒙酋冥罔北
方也（萬物藏黃泉中無可名）故萬物罔乎北直乎東
蒙乎南酋乎北罔者有之舍（有生於無）冥者明
情二　十四
之藏（明以幽自藏）罔舍其氣（陽氣舍內）冥反其奧（物在
黃泉）出冥入冥新故更代（新故相代出入冥昧中）將來
者進功成者退罔之時玄矣哉（有形入無形無形出
有形故玄）罔之時可制也八十一家由罔者也（
無形時可制）又曰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

玄人以心腹爲玄天奧西北變化精也十月
純坤用事陽氣積地下　地奧黄泉隱魄榮也人奧思
慮含至精也詳味此章則北方罔冥之義
斷可識矣盖萬物入乎北則有化於無故
謂之冥萬物出乎北無化于有故謂之罔

張氏謂冥當不用之一三者之所息藏乎
窓也愚謂此是冬至前一半屬今年事也
又曰罔當無體之一四者之所生出乎虚
也此又是冬至後一半屬明年事也先入
乎冥後出乎罔冥當爲北罔當爲中故天

之中在北是爲辰極冥罔始息而後生有本者如是故曰天有四時冬不用地有四方北不用人有四體背不用一正不動三用無窮天地之玄奧於北其深矣哉或曰冥是玄德居中不動而罔直蒙瞀即乾之元亨利正也此說甚當

○朱漢上曰坎本坤體位居北方主天地鬼神之事也

北方入冥天形也坎爲鬼神之府斗爲天廟危又主廟堂祭祀之事此一說也況先

天位坤於北以對乾於南是兼天上地下之事文王又易之以坎者無他以乾中一陽來交坤體是名爲坎以坎對離爲水火既濟推以濟生民之日用也中藏互體爲艮西北陰美既於此而止盡東南陽和又有伏震自此發生坤有伏坎坤上六文言曰天玄而地黃天玄即指坎中一陽之色地黃即其外之四陰也是以冬至日月五星皆起牽牛之一度牽牛星紀也水位也坎卦也故卦氣起於中孚太玄始於中首

者亦以此也

天原發微卷之二

天原發微卷之三

情二

天原發微卷之三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玄渾

朱子本義曰陽之氣健其成形之大者爲天坤之性順其成形莫廣於地感興詩又曰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其徤順可知矣盖宇宙中間萬物皆有衰息惟天運動日過一度未嘗休息天非若地之有形也地地之上無非天

減得一尺地便有一尺天人自不見爾輕清上浮者天天圓而動包着箇地在天之中地方而靜所以重濁下沉者皆天氣之查滓凝聚於下者也原其初則一氣而已一分爲二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是以乾天之一包坤地之二而爲三地在天中地之氣皆天之氣也張子曰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其道以至虛爲實金鐵可腐山嶽可摧凡有形之物皆易壞惟太虛無動揺故爲至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

美又曰空虛無物萬物由之以出

○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

天本是一有地便分爲二陽本是一畫有箇陰便分出二畫來所以事事物物皆慿地有消便有息有面便有背皆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所謂先天一事無者更不待安排而後然又曰若論先天一畫也無纔有一便有二有四有八有三百八十四雖自此去然豈待安排也堯夫問程子曰子知雷起乎伊川曰頤知之堯夫不知也

既知之何用數推問曰子以爲起於何處顧曰起於起處堯夫矍然稱善愚謂雷起於天根之一便是一中分造化也

○又曰天依形地附氣

或問堯夫曰天何依曰天以氣而依乎地地何附曰地以形而附乎天天地自相依附語其體則天分而爲地地分而爲萬物而道不可分其終則萬物歸地地歸天天歸道天惟不息故闇得地在中間使天有一之或息則地須陷下人必跌死矣程伯

子曰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之氣也程叔子曰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張子曰虛空即氣得一天地便有一尺氣朱子曰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夕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升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而不墜耳黃帝問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

亦謂此也嘗細推之乾本一畫其體質皆實如一箇物事從裏面實出來徧滿天所覆爲天之氣皆貫乎地之中坤却分爲二畫其體量便虛便有開合地形如肺質雖實而中則虛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容得那天之氣逆上來雖金石也透過去天形如鼓鞴外面是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自子月積至四月成乾乾氣在坤下蒸上來便如甑之蒸飯然五月一陰生至七月三

陰在下成坤三陽在上成乾天氣上騰地
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也天地初
間只是陰陽二氣磨來磨去急捘許多查
滓在裏面無出處那水之滓脚便結成地
在中央不動今登高望群山如波浪然似
潮水湧起沙相似火之氣極熱便成風霆
雷電日星之屬天數九重漸漸上去氣愈
髙愈清氣之清剛者爲天不剛則不能包
涵覆燾天只是箇旋風就外面旋來旋去
旋出查滓在中間成地故邵子曰其形也

有涯其氣也無涯

○又曰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萬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天地陰陽之大者散爲萬物則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也凡囿於形器者皆謂之物物物各具一太極則謂之道故以形觀天地萬物則天地爲大萬物爲小以道觀之則天地亦太極中之一物耳東廣

繼曰仰遊雲以觀月月常動而雲不移乗
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斯言有味
○周子曰觀天地生物氣象
天地之生物一箇物裏有一箇天地之心
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人能於善端發處以身反觀之便自見
得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知然
一般生意亦可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悦
懌亦似有知者草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
與濂溪見一同草茂庭砌則曰欲常見造

物生意盆池畜魚則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皆有道者氣象也故曰萬物靜觀皆自得

○程子曰天地以萬物爲心朱子曰天地別
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

十月純坤之下一陽復生天地之心幾於
息滅至此乃可復見伊川以動之端爲天
地之心曰動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
之心復卦若從先天看則下一畫陽自剥
上九變至坤上六其三十分已積於十月
如子在母中天地生物之心未露若從後

天處看則坤下一畫忽變成震元是一箇
艮卦翻轉來艮陰止靜之中便有復陽流
動之機如子在母外此天地生物之心便
自了然可見一元之氣略無停間只是生
出許多萬物天地只是包得許多氣在裏
無出處衮一番便生一番造化之運如
磨其生物似磨中撒出來有精有粗只是
不齊
○朱子曰四時行百物生正大而天地之情
可見只是說得他無心處若果無心則須

牛生出馬桃樹發李他心自有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心便是他主宰處詩書中凡有主宰意思者皆言帝有包含徧覆底意思者皆言天南軒有言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女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震怒朱子謂須要知他無心又要識得他有心天包著地天所作爲只是知生物而已此是箇無心之心若福善禍淫便似有人在裏主宰相似又

如起風做雨震雷閃電花開花結非有神
而何耶
○又曰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
皆坤之氣從這裏徹上徹下都是一箇氣
皆透過去雖至微至隱纖毫之物無有無

乾坤之象者
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天下之萬理
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
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盡起於乾
坤二畫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

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天地是乾坤皮殼乾坤是天地性情只是一氣要生便生非至健不能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皆同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首皆向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横所以無智天道便是上面腦子下面便生許多物事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螻蟻君臣則義

上有一點子明明虎狼父子則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此天地所以爲皮殼萬物都包罩在此乾坤是其性情隨所賦而各有不同也西銘言乾稱父坤稱母人在其中子道也故乾陽坤陰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資以爲體乾健坤順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得以爲性此人所以得性命之正而爲萬物之靈物得其偏正於物而已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

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
之名
朱子曰本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太
虛是總體不離四者而言氣化是那陰陽
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草木金水
火土皆是雖雜氣化而言實不離乎太虛
太虛是太極上面底圓圈裏陰靜陽動者
有這氣道理便在這裏無此氣則道理無
安頓處如水中月有此水方映那天上月
氣有形而太虛無迹以有形之象具無迹

之理故曰性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

邵子曰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

○禮運云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太極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此四句者同論天地之前及天地之始此言理氣形質之由物之大者無若天地天生於動者也太極動而生

陽陽卽輕淸而上浮天也又曰陰陽生天者陽根於陰也故在天爲陰陽則有日月星辰地生於靜者也太極靜而生陰陰卽重濁而下沉地也而曰剛柔生地者陰根於陽也故在地爲剛柔則有水火土石然

則自其本言之則太極動而生陰陽卽生天地也分而言之動之始則陽生動之極則陰生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故曰陰陽可以生天靜之始則柔生靜之極則剛生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故曰剛柔可

以生地以天地一氣言之陽自下而上升升生也生陽以消陰陰又自上而下降降消也生陰以消陽以二氣分言之自下而升者爲陽生於地中自子至巳而成乾生天也至午極而天方中又生陰以基陽基成則陽復行爲天道左旋自上而降爲陰生天中自午至亥而坤純生地也至子極而地方中故生陽以基陰基成則陰復行爲地道右轉生天則萬物生地則萬物成乾坤止用六爻六乃居中進六退六左

進爲終在退爲始晝終則夜始夜終則晝始通乎晝夜而知是易之數能窮天地之終始以明消息盈虛之理也

○又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有四象地有四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

天地相銜陰陽相交

天主用四時行地主體百物生先天以乾坤坎離當子午卯酉四正之位象天上地下而言所以天地闔闢日月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

此四象者在天爲陰陽老少兼日月星辰則爲八在地爲剛柔老少兼水火土石亦爲八相衡者先天圖左有一百一十二陽八十陰上亦然右有一百一十二陰八十陽下亦然相交者如男女夫婦牝牡雌雄

乾去交坤成復坤來交乾成姤之類乾坤陰陽中分而立天地之體坎離陰陽中交而致天地之用陰陽本以坎離造化天地天地復以坎離生萬物後天文王八卦方位不同以坎離震兌居四正矣而以餘四

卦居四維何也辰極居北而少西天神所宅故曰西北爲乾崑崙居西而少南地示所舍故曰西南爲坤揺蕩萬物莫如風一氣自東而南故東南爲巽五嶽莫尊於東嶽地形自北而東故東北爲艮

○又曰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盖然

唐一行有言盖天如繪象止得其半渾天如望象能得其全舜之璣璿渾天法也蔡邕天文志曰天體有三家一曰周髀其云

天如覆盆以斗極爲中中高四邊下日月
旁行遶之日近見之爲晝日遠不見爲夜
術數具在多有違失故史官不用又云天
圓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行如推磨而
左旋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而
牽之以西没日出高則見日没故不見日
朝出陽中日暮入陰中陰氣黒故不見二
曰宣夜虞喜曰宣明也夜幽也其術兼幽
明之數郄萌記曰日月星辰浮生虚空之
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又曰天確然在上

有常安之形此兼取蓋天之說也李淳風
盖天說曰天地中高四潰日月相隱蔽以
爲晝夜遶北極常見曰上規南極常隱曰
中規赤道橫絡曰下規三曰渾天葛洪曰
天形如雞子地如其黃地居天內天大地
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浮載水而
行以周天之度而中分之半覆地上半繞
地下宋何承天云天形正圓水居其半東
日所出曰暘谷西日所入曰咸池莊子有
北溟南溟之辯是四方皆水證也故曰四

海凡五行水生於金百川發源皆自山出
而下注於海日爲陽精夜入水則焦竭百
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爲減浸不爲溢
王蕃亦曰日月初登天後入地日晝在地
上夜在地下今史多用候臺即其法也楊
子雲曰落下閎經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
中丞象之後漢蔡邕張衡鄭玄皆以渾天
爲長愚謂此外又有軒天昕天之說皆不
足據吳姚信謂人如靈蟲形最象天頤前
臨胷頂不覆背故天體南低入地北偏高

此亦知人之所以爲貴也歐陽子謂古人步圭景意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渾蓋之是非君子當缺而不議也以爲蓋天耶則南方之度漸狹以爲渾天耶則北方之極寖高徒區區於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然格物君子則推以窮理致知爲先

○又曰西北之高戴乎天頂

張氏曰虞喜有言天確然在上有常安之形數語皆的有意義惜不究其始終爾蓋

洛書之數戴九履一一起于下是爲坎水天象之始也九窮于上是爲乾金天象之成也故坎水柔動而乾金堅凝動脉滋生而腦精安靜此即北極爲天之頂凝然不動有常安之形也此亦盖天之象

○又曰天之陽在南陰在北地之陰在南陽在北天陽在南故日處之地剛在北故山處之所以地高西北天高東南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也天南高北下陽在南陰在北故先天圓圖

乾位南坤位北地北高南下陽在北陰在南故先天方圖位乾於西北位坤於東南日在南則中在北則潛天之南陽在上故極南大暑見于地者融于水地雖有陰不能伏陽天之北陰在上故極北大寒見于地者結爲山地雖有陽爲陰所伏陽性熙極則融陰性凝極則結地之南宜寒而下者氣熱北宜熱而高者氣寒從天也水柔也屬陰以陰不勝陽故爲陽用山剛也屬陽以陽不勝陰故爲陰用是以形則從乎

地之柔剛氣則從乎天之寒暑極陽極陰氣非中和萬物不生故爲死地惟天地交寒暑和則萬物生也

朱子曰安定胡氏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

愚按丹書言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五百息一千一百二十五息乃應一時如此則一萬三千五百六十息文定舉成數言鄭注考靈曜云太虛本無形體指諸星運轉以爲天體爾但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旣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即以一日之行爲一度計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之一周之數天如彈

九圓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圓圍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回直徑之數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游之極謂之四表四表之内幷星宿内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平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又云

地盖厚三萬里○尚書王蕃疏曰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辰斜而回轉此其大率也

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張氏曰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南高北下周天之度南北各分其半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餘則皆潛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餘則皆見天與人皆背北面南故南見北

潛又曰周天之度環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環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雖陰中自分陰陽要之常隱常見者爲靜數坤之策應之百四十有四其東西循環爲用者二百一十六度雖陽

中自分陰陽要之循環迭用者爲動能故乾之策應之卦地也爻天也應乾之策三百六十也

○張子曰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

考靈曜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天之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

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正當天之中央自此漸漸而上至冬至時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漸漸向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盖極地厚也又考靈曜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所以有假上假下也鄭注云天去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時日在上假於天

八萬里下至地一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時日上極與天表平後日漸向下冬至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委曲俱考靈曜注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則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相通之數也

○朱子曰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周禮

土圭之景一寸折一千里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閒止此數也春游過東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秋西冬北亦然

譬如大盤盛水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深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爲

乃地之游轉四方而然爾問曰無此理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筭其數皆合恐有此理蓋地與星辰俱有四游升降四游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游春分西游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

自立夏後北游夏至北游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後東游秋分東游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後南游冬至南游之極地則升降極上至冬季復正此是地及星辰四游之義也星辰

亦隨地升降不過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
三萬里而萬五千里與土圭尺有五寸等
一尺差萬里五寸五千里一分百里景長
景短皆差一寸故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
寸為正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或問四
游之說構虛不經旅爾雅似非鄭注愚曰
衆言混淆折諸聖經賢傳足矣今張子朱
子皆以為然則未可疑
○或問朱子曰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
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

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或問鄭注曰景夕者謂日昳景乃中立表太東近日也景朝者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太西遠日也朱子荅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注不可非但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日未中景已中立表近南則取日近午前景短午後景長也景朝日已過午景猶未中立表太北則取日遠午前景長午後景短也問多風多陰曰日近

東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風極多每如期
而至春必東風夏必南風曠土無山可限
故風各以其方至風從陽氣盛衰早陽升
風生午盛午後風微至晚風止如西北多
陰非特山高障蔽自是陽氣到彼衰謝日

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則落故四邊
不甚見日古謂蜀日越雪又曰漏天言見
日少也以此觀天地亦不甚闊以日月寒
暑風陰驗之可見唐賈公彥曰周公營洛
求地中置五表頴川陽城置中表度景處

古跡猶存中表南千里置一表北千里置一表中表東西各千里置一表此正是景以求地中也又按朱子言今人都不識土圭康成亦誤圭尺是量表景底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爲之夏至立表表景長短以玉圭量表景恰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之中晷長則表影短晷短則表影長冬至後表影長一丈三尺餘今地中與古已不同漢陽城是地之中宋朝岳臺是地之中今在浚儀舊開封縣唐開元十二年遣使天

下候景南距林邑北距横野中得浚儀之
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國定都
於汴樹圭置箭測岳臺晷刻居中晷正則
日至氣應得之矣陸象山云孔壺爲漏浮
箭爲刻日有十二辰八千四維歲十二月
二十四氣以土圭測日景以磁石辨方位
而二十四位於是乎正日行有南北晝夜
有長短而二十有一箭於是乎立岳以南
三徙之而箭不用者六岳以北三徙之而
箭亦六千維之間或前或後或兩屬磁鍼

所指或以爲干或以爲午之三分丙之七分或以爲丙午之間要必有一定之說相其陰陽自周公以來則然矣學者所當攷

○又曰天包乎地天之地又行乎地之中橫渠云地對天不過地特天中之一物爾所以言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又曰天體北高而南下地體平著乎其中邵子曰天覆地地載天天上有地地上有天人居地上不覺耳又曰天圓如氣毬地斜隔其中又曰天之外無窮而其中空處有

限如空中一毬自內觀之坐向不動天左旋而星共極則又一面四游以薄四表而止以先天圖觀臨師以上各十六卦爲天之天地之天之元會運世之數而在天同人遁以下各十六卦爲天之地地之地之

年月日辰之數而在地

○又曰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爾

朱子曰在天之位一十二會所會爲辰十

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正月辰
在娵訾二月辰在降婁之類是也若以地
言之則南面而立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
二辰之位相爲對待而不可易也蓋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

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
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
星亦隨天而繞地而惟日之行一日一周
無餘無欠其餘則有遲速之差然其懸也
固非綴屬而居亦非推挽而行但其氣之

盛處精神自然發越而自各有次第耳
○又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是以東南
多水西北多山
素問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河圖
括地象云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户天門
無上地户無下天從上臨下入萬里又曰
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以地中求之南北東
西相去各三萬里○先儒言中原山水皆
源西北故叙山水者皆自西北而東南地
有山水猶人有血脉有近不相連遠而相

屬者故曰江海何嘗斷地脉蔡氏曰大河北境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山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空口大岳次以一支包汾晉之陽又次一支爲太行又次一支爲恒山此北條也其南條者江漢南境之山川也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曰敷淺原

或曰今江州盧阜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東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山川源流可攷也鄭氏以岍岐爲正陰列河濟所經西傾爲北陰列伊洛淮渭所經嶓冢爲次陽列漢水所經岷水爲正陽列江

水所經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二水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程氏曰九河未淪沒爲海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

河播爲九入海處有碣石在西北岸今兗冀之地旣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名碣石者南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此正古河沒海之處漢王橫言昔天甞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故九河碣石包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云

○唐法象志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至濊貊朝

解謂之北紀天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至東甌閩中謂之南紀天所以限蠻夷河源曰北河由北紀首達華陰與地絡會又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表裏江源曰南河自南紀首達華陽與地絡會至荆山又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表裏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終始而分野可知矣

南北兩戒者天所以限中華之地也南北兩河者所以與兩戒之山相爲經緯也其

中用文用武貨殖所阜之國皆所以育人民成造化開中國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區也宇内至大莫如天至厚莫如地至多莫如水水精上浮爲雲漢下流爲江河月影山河之象水涵星斗之文無非一氣之造也認山河脉絡於兩戒識斗羅升沈於四維下參以古漢郡國區域分野如指諸掌此山河之大勢然也以象求之北戒則析木之所值南戒則星紀之所臨至若以觿首爲秦隴之區則兩戒山河之首實在焉

人君翕受中州清淑之氣握五帝天綱地
紀之符必統常經而後可
○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携巽爲
天綱其分野與五帝區相值
坤地也雲漢地之氣乾天也北斗天之極
五帝者少昊氏金德顓頊氏水德伏羲大
昊氏木德神農列山氏火德軒轅黄帝有
熊氏土德五帝各居五方其說曰究咸池
政在乾維内者降婁也爲少昊墟叶北宫
政在乾維外者陬訾也爲顓帝墟成攝提

政在巽維內者壽星也爲太昊墟布太微政在巽維外者鶉尾也爲列山氏墟得四海中承太階政者軒轅也爲有熊氏墟斗杓治外鶉尾也爲南方負海之國斗魁治內陬訾也爲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宿在

雲漢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雲漢陽者四爲四戰之國

○天下山分四條上應二十八宿曰岍岐荊山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東方宿也其次曰降婁玄枵以負東海神主岱山

曰歲星
曰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西傾朱圉北方宿也其次曰大梁析木以負北海神主恒山曰辰星
曰鳥鼠太華熊耳外方桐柏嶓冢陪尾西方宿也其次曰鶉首實沈以負西海神主華山曰太白
曰荊山内方大别岷山衡山九江敷淺原南方宿也其次曰星紀鶉尾以負南海神主衡山曰熒惑

○中州

居天下中其次曰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神

圭嵩山曰鎮星

○負險用武之國

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爲兩河之會自陝而

西爲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爲晉代南紀山

河之曲爲巴蜀

四戰用文之國

陝東三川中岳爲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

濟南淮東達距野爲宋鄭陳蔡河內及濟

水之陽爲鄁衛濵東濵淮陰爲申隨
負海貨殖所阜之國
北紀東至北河北爲邢趙南紀東至南河
南爲荊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爲三齊
夾右碣石爲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
爲鄒魯南涉江淮爲吴越此負海之國也
其他如九隘之險九河之曲養水三危汶
江九折皆上爲列宿河洛篇曰天極中星
崐崘之墟天門明堂太山之精張平子曰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

天有三辰地有三形皆可指而言也若極
而論之則八極之維徑二億二萬二千三
百里南北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
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邇而度
之其數用重鈎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
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以往者未之
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
無極宙之端無窮不可究詰愚嘗上下區
域攷諸往牒姑就三皇五帝所臨之地言
之則大章豎亥所步孔子稱其地曰北至

幽陵南至交趾西崙流沙東極蟠木天地翕合而秀氣鍾榮河效靈而圖書出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周孔出而為中國衣冠禮樂之主次承羲皇群聖之托鄒魯多儒雅燕趙多豪傑山之東西多將相皆所以相與經緯乎中國也禹承堯舜之盛平治九州玉帛萬國定可墾之地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十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

六百九貨殖所負男耕女織不奪其時以供財用儉有餘而奢不足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至成周盛時民口二千二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萬時十六萬一千人自後歷秦漢隋唐盈虛豐耗不常以至于今天下一統超鴻濛而混希夷際天極地莫不尊親可以追蹤三五

○朱子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司馬相如傳注崑崙山去中國五萬里廣袤萬里高八萬仞層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爲欄旁有五門天帝之下都也水經云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其山一萬一千里胡用之問天竺去處土地多生異人朱子荅曰中國去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録記于闐使來貢獻自言其國之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東南天竺諸國在其正南黄河在崑崙東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在

西南上竺乾書說阿耨山即崑崙也山頂有阿耨大池其水分流四面去入中國者爲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之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崑崙也中國地形正圓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中氣其他世界形皆偏側尖鈌而環處其外不得天地之正所生人物亦多不正此便是蓋天之說横渠亦主此說云○古誌有曰西北多山崑崙爲祖根本脊脉跨越寰宇五岳三

塗綿亘錯峙又曰河出崑崙地最高仰北
方沙地無險一寸障潰決東西易成漂蕩禹
跡九河殺其勢浪
○又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
赤道皆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要只
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處
按邵子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天之中
何在曰在辰極地之中何在曰在嵩山惟
天以辰極爲中故可以起曆數而推節候
惟地以嵩山爲中故可以定方隅而均道

里子午其天地之中乎冬至陽生子夜半時加子所以乾始於坎而終於離此南極北極獨爲天之樞而不動也夏至陰生午天中日正午所以坤始於離而終於坎此黄道赤道亦在嵩山之北而不爽也惟天地之中處一定不易是以聖人者出處幾璿以觀大運據會要以參方來皆自此而推之也或謂愚曰子之玄渾章可以盡天地之制乎曰非也言天文則有司天史言地理則有指掌圖言雲漢分野則有唐一

行言水經曲折則有酈道元然皆按陳迹

而言未底其極也太玄曰駉乎玄渾行無

窮正象天其妙有不可得而言矣

天原發微卷之三

[seal]

天原發微卷之四

情四

天原發微卷之四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分二

唐孔氏曰陰蔭也陰氣在内與陽揚也陽氣在外發揚陽奇爲氣氣混沌爲一又爲曰體常明無虧盈之殊陰偶爲形形分彼此又爲月有晦朔之别伏羲見陰陽之數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陽一而施陰兩而承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

陰二者一而已陽來則生陽去則死萬物生死主乎陽則歸之于一也蓋天地是劈初陰陽之氣結成立其大者以爲之主便是箇胚樸子然後爲父爲母生人生物千變萬化千條萬緒皆不出此所以充塞宇

宙何莫非陰陽之氣都走那兩箇物事不得造化之初以氣造形故陰陽生天地以形寓氣故天地轉陰陽漢董仲舒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儒者不可不知陰陽也

○周子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故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朱子曰周子之書不出陰陽二端始是生生之理終是巳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巳定處說死太極未判前則陰含陽太極巳判後則陽分陰陽陷於陰爲水陰陷於陽爲火

○張子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甞止息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精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

風雨爲霜雪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
教也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
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
義

○朱子曰游氣橫看陰陽直看陰陽如扇游
氣如扇出風陰陽如磨游氣如磨出麪陰
陽如木根游氣如開花結子非陰陽外別
有游氣虛空即氣能升降飛揚以生萬物
但人不見爾如望氣龍成五色之類氣撒
出來其中有精有麤故人物有偏有正

感遇聚結以上說二氣以下說游氣始之一字只是說箇生物底母子精底都是從麤底上面發出麤底事上無非天之道理所以爲至教二氣在天地間只管運轉不知不覺生出許多物各得一箇性命各有一箇形質皆此氣合而成之雖是如此而所謂陰陽兩端成片衮衮將出來者固自若也

○又曰造物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

地變化二端而已
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若見得無一物無
陰陽雖至微之物有箇背面若說行處是
一氣故朱子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
周流須是並用如東西南北並立以位相

對只是一般動對靜屈對伸一對二道對
器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中有外無一物
無對者形則有影聲則有響○蔡氏淵曰
生物之時陰靜陽動者常偏居動者常
去來來者息也息者爲陽去者消也陽消

則陰消息之間隨其陰陽多少而爲變化此流行之陰陽也物形之後有天地日月男女雌雄之類此類待之陰陽也流行之陰陽惟陽爲用對待之陰陽則其用均雖日用均其所謂陰非流行之陰矣故凡動植之微而能生息者雖陰亦待陽而得也惟槁木死灰乃爲陰爾

又曰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又曰一故神兩故化兩者陰陽消長進退

朱子曰橫渠此語極精非一則隂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隂陽消長則一亦不可得而見蓋陽不獨立必得隂而後立故陽以隂爲基隂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隂以陽爲偶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寒一暑皆隂陽之所爲而非有爲之者也亦無兩立之理非隂勝陽則陽勝隂無物不然無時不然○隂陽只是一箇消息進便喚做陽退便喚作隂陽之退便爲隂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隂生隂陽做一箇看亦得

做兩箇看亦得大抵發生都只是一箇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不是討箇陰來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爲復是本來物事陰生爲姤姤是偶然相遇　陰陽是陽中之陰陽陰陽以氣言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

程子曰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絶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又曰陰陽之運升降盈縮未嘗少息陽常盈陰常虧一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此言如磨既行

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
朱子曰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無而消
長有常亦人所不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
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故聖人作易於
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
而無所偏主至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
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以天地自然
之氣言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
言之則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為君子而無
一小人也有以善惡言者如履霜堅氷至

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陽善陰惡君子之
人天理人慾互相勝負又曰陰何比小人
平看之却好以類言之亦只是皮不好骨
子却好伊川云十月謂之陽月疑其無陽
陰亦然聖人不言爾蔡季通以為不然曰

陰不可以抗陽猶地不足以配天朱子謂
其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
道蓋抑陰進陽長善消惡用君子退小人
這便可見○陽化為陰只恁地消縮去無
痕迹故謂之化陰變為陽其勢浸長便較

有頭面故謂之變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

○邵子曰陽者道之用陰者道之體陽用陰陰用陽以陽爲用則尊陰以陰爲用則尊陽

○張氏曰陽動陰靜陽貴陰賤陰終不可與陽並言及至隨時變易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迭相爲用○陽盡陰純坤爲主陰盡陽純乾爲主愚曰子月之巳月尊陽午月之亥月尊陰以分而言乾尊坤卑不可並

也以家言之父母固是尊然母終不可並乎父尊無二上也蔡氏謂陽非陰不成陰非陽不生陰陽必相須爲用然在氣則陽爲用故陽動陰靜在形則陰爲用故陰老陽舒

○朱子曰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都括盡天下事物陽不離陰陽千變萬化只是他兩箇陰氣流行則爲陽陽氣流行則爲陰只這一氣消長進退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如晝夜寒暑一箇横一箇直横看

是一般道理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竪皆可見橫看則左陽右陰前陽後陰背陽面陰進陽退陰動陽靜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都是一般竪看則上陽下陰仰陽覆陰升陽降陰清陽濁陰以至大陽小陰高陽卑陰妍陽醜陰以類推之靡物不然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遠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從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在天則陰陽成象在地則剛柔成質在

人則仁義成德莫匪陰陽也

又曰陰以陽爲體陽以陰爲體

陽得陰而凝虛賴實以立陰待陽而發實從虛而出陰至坤而成體乾之十二陽託焉故陽以陰爲體復自坤出三十一變而夬爲春爲夏則陰以陽爲用陽至乾而成體坤之十二陰託焉故陰以陽爲體姤自乾出三十一變而剝爲秋爲冬則陽以陰爲用在天則陽動而消陰在地則陰動而消陽○極陰之際坤餘十二陽其終成乾

而得三十六陽極陽之際乾餘十二陰其終成坤而得三十六陰以坤之陽而生震坎艮二十陽以乾之十二陰而生巽離兌二十陰散一爲三生之始也并爲三十二陰陽各得八位之半以巽離兌之二十八陽而生乾之三十六陽以震坎艮之二十八陰而生坤之三十六陰會三歸一生之極也并而爲六十四陰陽各得八位之全所以立春至立秋陽數并之皆六十四陰數皆三十二立秋至立春陰數并之皆六

十四陽數皆三十二四八三十二者四卦之全八八六十四卦八卦之全也圖左三十二陽右三十二陰分天地之體幷之皆六十四卦者陽極無陰陰極無陽也

○邵子曰離東坎西當陰陽之半爲春秋晝夜之門又曰陽侵陰陰侵陽故坎離當半也

先天六十四卦氣皆中起以八卦配十二辰子午卯酉爲四中乾當午坤當子離當卯坎當酉故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

左右之門得其正矣四維之卦則兌辰巳震丑寅巽未申艮戌亥也而邵子又曰坎離陰陽之限離當寅坎當申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蓋謂用數不過乎中以寅申巳亥居四孟之首乾當巳而生於巳坤當亥而生於亥離當寅而限於三陽之半坎當申而限於三陰之半中則踰其限而溢矣況氣盈朔虛其餘各六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亦邵子怕處其盛之意而退一位以居之則卯辰兌也子丑震也午未巽

也酉戌艮也皆處數之不及而不踰乎中
也是故以坎離之半而當陰陽之半也若
以坤爲子半推之則卯酉中矣故卯爲日
門而居左太陽所生酉爲月門而居右太
陰所生焉春秋晝夜之門者春分陽中秋

分陰中故曰日中宵中晝夜均也非若夏
至則晝數多冬至則夜數多也非但日月
之出入於此而萬物亦出生入死於其中
也翁氏曰天地雖始於寅而開物至卯而
門彌辟雖始於戌而閉物至酉而門已閉

一歲而春夏秋冬一月而弦望晦朔一日
而旦晝暮夜雖皆坎離日月之功而莫不
由乎門之左右矣張氏曰離當卯而終申
晝之分也坎當酉而終寅夜之分也又曰
離當寅未卯而巳明坎當申巳酉而未昏
天克地以爲餘分晝常多夜五刻者離陽
侵坎陰晝陽侵夜陰也愚以大數言之闢
物於驚蟄後閉物於立冬前陰陽互相侵
也故乾全用坤全不用坎離用半也坎離
二卦是乾坤中爻之交先天位坎離以卯

酉而爲日月後天位坎離以子午而爲水火只此四位極好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是皆羲文之微意其他卦不偏則雜矣

朱子曰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春爲少陽夏爲老陽秋爲少陰冬爲老陰此以流行於四時而言也自一歲言六箇月陽六箇月陰一日亦然晝陽夜陰午前陽午後陰一月言望前陽望後陰六甲言甲子陽乙丑陰分言之則甲陽子陰從古至今只恁衮去屈伸往來循環不已孰使

然哉天地是一箇大陰陽一年一月一日一時皆自其中流出又春爲陽始夏爲陽極秋爲陰始冬爲陰極陽始則温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温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是一氣之變爲之也陽生自下而上則進而生物陰生自上而下則退而成物陽居東南主春夏以生陰居西北主秋冬以殺此其大略也

○邵子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其變則爲暑寒晝夜雨風露雷

或問雷霆風雨雪霜雲露張子對曰陰氣凝聚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風雷有大小暴緩和而散爲雪霜雨露不和而散爲戾氣陰霾陰常散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又曰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又有問雨風雲雷於邵子者答曰陽得陰爲雨陰得陽爲風剛得

柔爲雲柔得剛爲雷無陰不能爲雨無陽
不能爲雷雨柔屬陰待陽而後興雷剛屬
體用陽而後發張氏釋之曰陽倡陰從流
爲雨陰格陽薄散爲風剛倡柔從蒸成雲
柔蓄剛動激成雷容主後先陰陽逆順不
同也風雨自天降故言陰陽雲雷自地升
故言柔剛天陽無陰不能爲雨地陰無陽
不能成雷雨陰形柔本乎天氣之陽雷陽
聲剛出乎地體之陰陰陽互相用也又有
以八卦爻象問於蔡節齋者答曰坎陰爲

情曰

十

陽所得則升爲雲陽淺則爲霧坎陽爲陰所累則降爲雨陰淺則爲露陰在外陽不得出則爲雷陰固則爲地動震也陰在内陽不得入則爲風陰固則爲大風巽也陽包陰則離爲霰陽和陰則爲雪離交坎也陰包陽則坎爲雷陰入陽則爲霜坎交離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離爲日坎爲月陰陽相戛則爲電陰陽失位則爲霓

又曰氣自子至午爲升自午至子爲降子至寅地中升于地上卯至巳地中升于天

中午至申天中降于地上酉至亥地上降
于地中
愚按子午各六有地以限之陽生於子至
寅則十一月至正月陽氣升于地上少陽
數七陰中陽也卯至巳二月至四月地中
升于天中老陽數九陽中陽也又自一陰
生午以至于申五月至七月陰氣自天中
降于地上少陰八陽中陰也酉至亥八月
至十月地上降于地中老陰數六陰中陰
也一日一月亦然大抵寅申巳亥當乾坤

泰否之交三陽三陰皆爲天之用震爲少至乾則老巽爲少至坤則老坎離又以四陰四陽生物于中三陰三陽泰與否對六陰六陽乾與坤對如水數六雪片也六不是人做將出來物物造化皆是如此可以見陰陽之妙處

又曰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其化則爲走飛草木色聲氣味陽生動物陰生植物朱子曰本是一理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雖至微至細草木鳥

獸皆然如鯉魚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背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龜背中間五段五行也兩邊各四段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二十四氣也至於草木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皆然張子曰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愚嘗以皇極經世書推之謂有飛飛之物飛木飛草飛走之物又有走飛走走走木走草走之物又有木飛木走木草木木之物又有草飛草走草木草草之物又有陰陽推之飛陽走陰動陽植陰馬陽牛陰角陽尾

陰皆不逃乎陰陽之數大抵色聲氣味目耳鼻口物各有之但或偏而不全全而不能如人之靈耳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之氣只鼻息間見之

鼻竅為天門氣由以出入也朱子曰以氣言之呼為陽便是發達底吸為陰便是收歛底如鼻息無時不吸無時不噓噓盡生吸吸盡生噓胡文定公曰人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五百六十息橫渠張氏曰魂交

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接爲春萬物錯揉對秋而言天地之晝夜也朱子謂太極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軀體血肉便是五行所以開眼不是陰便是陽不是仁便是義進便是陽退便是陰處巳一爻是陰應事接物是陽爻又曰事之未定者屬陽巳定者屬陰邵子曰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于掌矣釋者曰手仰本乎天

親上足方俯手跎親下手可飜覆足不可
者陽能兼陰陰不可兼陽也掌後高前下
東南多水西北多山聚爲川澤掌中之文
如川象手自掌腕肘至肩足自趾至脛股
胯各三節應十二次四肢應夫四時應地

四方四指各三節應十二辰合之應二十
四氣拇指三節二爲陰陽隱者爲太極掌
大物也合之而三十二應天卦并手足六
十四兼地卦地體極于十六一手有十六
數而顯者十五一者太極隱于大物之間

也人之四肢各一脉應四時也一脉三部
應一時三月一部三候應一月三旬乾筞
也素問言十二節氣皆通天氣十二節氣
應人之十二經脉謂手足各三陰三陽三
候謂沈浮中陰陽有太過不及也

又曰天地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
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爲二
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
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
水爲冬爲智兼三材而兩之也

陰陽作一氣看亦得作二氣看亦得隨時分出看亦得大處有大闔闢大消息小處有小闔闢小消息大而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小而一年一月一日一時皆然於其中雖有萬變不同而其理則一定不易也故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學者其究心焉

天原發微卷之四

共廿二

天原發微卷之五

情五

天原發微卷之五

情五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五行

鄭氏引白虎通云行者爲天行氣水訓準

水在黄泉養物平均有準火化也陽氣用

事萬物變化金禁也秋時萬物陰氣禁止

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土吐也土居

中央總吐萬物生物者木火七八之數成

物者金水九六之數易精氣爲物注云七

八游魂爲變注云九六朱子曰太極列五者於陰陽之下五常是理陰陽是氣有理無氣則理無所立故五行次陰陽又曰義智屬陰仁禮屬陽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又有五行之氣所以做得物事出來

愚曰五行後天也若問先天一事無一者太極也自一分二則有陰陽陰陽者五行之氣五行者陰陽之體質一三五七九爲天之五行二四六八十爲地之五行二五一十陰陽合而爲一則能生成萬物故上

曰一五行而已一中有二甲陽乙陰爲木丙陽丁陰爲火戊陽己陰爲土庚陽辛陰爲金壬陽癸陰爲水天也亥陰子陽丑寅陽卯陰東巳陽午陰南申陽酉陰西辰戌陽丑未陰位中央地也木神主仁金神主義火神主禮水神主智土神主信人也貫三才而一之氣行理亦行

○周子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朱子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

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
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葢其變至
於不可窮無適而非陰陽之道又曰水陰
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到運行處便水
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

木循環旺相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
癸都是這箇物事黄勉齋曰圖說云水陰
盛火陽盛乃行之序非生之序如作建子
時看則水木是陽火金是陰此生之序又
曰太極圖有一處可疑圖以水陰盛居右

火陽盛居左金陰穉故次水木陽穉故次
火此是說生之序下文却說水木陽也火
金陰也却以水爲陽火爲陰論來物之初
生自是幼嫩如陽始生爲水尚柔弱到生
木已強盛陰始生爲火尚微到生金已成
○質如此則水爲陽穉木爲陽盛火爲陰穉
而金爲陰盛也

○又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

就氣質言之水性冷火性熱木性温金性
土性中和人之生也亦各隨其氣質所

禀有智愚強弱之不同然自本求之則各
一其性所謂渾然太極之全無不各具於
一物之中此人也所以獨得五行之秀而
其心爲最靈
○程子曰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
也

天一生水故水居五行之先物之初生其
形皆水水者萬物之一源皆根於天一之
造化也如金石之産其初亦乳一陽之氣
一日之時一年十一月冬至皆肇於子子

者水位也夫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氣始動而陽生氣聚而靜則成水觀呵氣可見蓋生水之初屬一故微至成水時則六矣或問曰天一生水亦有物可證乎曰人之一身可證矣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方入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所以心一動而水生即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

○朱子曰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圖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

五行春始於東方之木冬終於北方之水中主於中央之土是始中終三者行之序也而其生之序則皆始於天水能利澤萬物天一打初便生水水有貞靜之性剛而有力包藏於冬木能温燠萬物天三便生木木有發生之性充㕏莫禦條達於春土

能持載萬物至天五生土土爲包育之母
直方以大居中而旺四方三者既生生生
不已各居其方而不可易於以見上天好
生之心源頭既正骨子又好皆是天生火
之與金乃是五行中相資以變化不可一

日無者却是地生火生於地二其性炎上
或自有而無或自無而有位可以居南亦
可以居西金生於地四其性從革或方可
爲圓圓可爲方位可以居西亦可以居南
故圖與書有更置之說不似水木土皆天

所生而有定序然而於定序之中五行生生相爲融貫則序雖定而氣未嘗不相通也故朱子曰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

○又曰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

饒雙峯曰氣運於天以生爲主故朱子以春爲四時之首而貫乎夏秋冬其在人則惻隱爲四端之首而貫乎羞惡辭遜是非以春能生萬物而惻隱能兼衆善故也安

氏曰一在本下爲本是歸根復命而合於
五也一在本上爲末是分枝布葉而散於
萬也以一知萬天一生水而爲木共此一
爾
○又曰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命而藏
於此也

木無水則枯火無水則燥金無水則宿以
水包之則流通四時活動萬物功成則退
藏二陰之中伏於黃泉之底所以能歸根
復命於此及其出也則又亢而亨雷域中

雨天下也其在人則腎精所藏百體皆潤
○又曰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
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也
雙峯饒氏曰質具於地以養爲主故土居
五行之中而統乎水火木金其在人則脾
居五臟之中而統乎心肝肺腎以土能養
萬物脾能養衆形夏季末月土爲最王故
能生秋金又寄王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共
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
十二日共成三百六十日翁氏謂五行離

土則不能各成一器一得五便成水二得
五便成火三得五便成木四得五便成金
五得五便成土五者土居中央一二三四
五纔得五便成水火木金土謂之六七八
九十也

○又曰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對待
非流行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不能自行
此五行所以流行於天地中以爲用
變化者一變六化而成水二變七化而成

火三變八化而成木四變九化而成金五變十化而成土天地其對待之大者其次五行亦各自爲對是爲交易之易火與水對金與木對對待則二是有定體行者流通流通則一是爲變易之易也五行相生爲水木火土金金復生水對峙者各半體流通者皆全體對待流行各有次序以一氣言則息極而消消極而息以二氣言則陽極生陰陰極生陽以四時言則所克者爲夫婦所生者爲母子夫取妻而夫之血

氣日以耗故夏化爲秋母生子而子之血氣日以充故冬變爲春以五行戊己間乎十干辰戌丑未間乎十二支中央間乎四方坤間乎離兊火生土土生金也程氏

○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金木則確然有定形矣天地生物先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二物在五行最輕清金木次之土最重濁

張子曰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

降土不得而制焉木之爲物水清則生火
然而不離也朱子曰正蒙只說金與木之
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問火附木而
生莫亦　曰火是箇虛空中物問只
溫與熱之氣便是火否曰然如火中虛暗
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坎中之陽也火中

有黑陽中陰水外黑内明者陰中之陽故
水謂之陽火謂之陰亦得張子又曰陽陷
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木金者土之華實
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水漬則生火然

而不離盖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持而不害爍之反流而不耗盖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勉齋黄氏曰以人物之初生驗之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體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此體便能爲聲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火但

能發其形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
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
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金陰亦猶視陽
而聽陰也造化之初天一生水而三生木
地二生火而四生金天得一奇而生水一
之極爲三故三生木地得二偶而生火二
之極爲四故四生金六之成水猶坎以一
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
多而水始盛成七之成火猶離以一陰居
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

火始盛成豈曰一生水而未成水二生火
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方待六與七而
成水火如此則金不成造化矣盖水火之
氣一濕一燥水濕極而生木火燥極而生
金人物始生亦精與氣聚而爲之耳精濕
而氣燥精沉而氣浮故精爲貌而氣爲言

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爲目爲肝爲視氣之
盛者燥之極故爲金爲肺爲聽大抵貌與
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
塞而耳聾此曉然易見也醫家以耳屬腎

以肺屬金與此比配各有不同雲莊劉氏曰陰陽互爲其根水居子位極陰之方而陽巳生於子火居午位極陽之方而陰巳生於午若木生於天三專屬陽故其行於春亦屬陽金生於地四專屬陰故其行於秋亦屬陰不可以陰陽互言盖水火未離乎氣陰陽交合之初其氣自有互根之妙木則陽之發達金則陰之收斂而有定質矣此所以與水火不同也

○朱子曰樂聲是土金木水火洪範是水火

木金土
樂辨五聲十九八七六範分四方一二三四五又曰範言一二三四五而不及六七八九十月令言八七五九六而不及一二三四十太玄言三八四九二七一六五五而不言十範以水火木金土為序禹以水火金木土為序劉向班固以木火土金水為序范曄以木金火土水為序

○又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
蔡九峯曰在天而流布四時曰五行在地

爲人所取用曰五材唐孔氏曰五行以微著爲次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實大爲五今以洪範推之蔡氏曰潤炎曲直從革以性言稼穡以德言水潤而又下火炎而又上木曲而又直金從而又革土兼四方而具生之德故言其所重在稼穡而民以食爲天也馮氏曰種曰稼苗也穫曰穡穗也蔡傳言稼而又穡者言其生生不已也又曰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

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五味以五穀為主以月令推之可見五穀之配五行者麥為木黍為火稷為土麻為金菽為水以五畜言雞為木羊為火牛為土犬為金豕為水以五果言則栗水李木杏火桃金棗土是數者皆質具於地而切於民之生養不可一日無也其運此氣而在天則為五行其凝此質而在地則為五材天有日故地有火天有月故地有水天有雨暘寒燠風故地有水火木金土天而地地而天充

塞宇宙何莫非五行者況人稟五行之秀
氣以生孰不資五行以爲用

○邵子曰火生於無水生於有火内暗而外
明故離陽在外火之用用外也水外暗而
内明故坎陽在内水之用用内也

火用外目象水用内耳象火内爲體外爲
用水外爲體内爲用陽者用也朱子曰陰
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内明而外暗火
内暗而外明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也西山
眞氏曰日火外景金水内景本淮南子盖

清明者內景金水也濁明者外景日火也
或曰日火揚光於外故日有蝕火有滅金
水潛光於內故無窮以此收視反聽潛神
不耀此理故妙可以養生又於治道不相
關孰若吾儒當明則爲離晉當晦則爲明
夷又曰火日外光能直而施所應無窮金
水內光能闢而受隨才各得神與形天與
地之道歟張氏曰火託木而木生水神乘
氣而生精先天以神生精一生二後天以
精集神二生一　愚甞推其説曰水陰根

陽故爲少陽春至夏而老火陽根陰故爲
少陰秋至冬而老乾坤具坎離之體乾以
九二交坤成坎坎中一陽生子是爲眞水
乃陰中之眞陽也坤以六二交乾成離離
中一陰生午是爲眞火乃陽中之眞陰也

二多一少坎一離二少者爲主則多者爲
用少爲主故坎爲冬所生之歲月日辰自
子至巳六辰皆陽多者爲用故離爲夏所
生之歲月日辰自午至亥六辰皆陰天地
之間無往而非水火之用所以乾坤付正

性於坎離坎離爲乾坤之用也

○又曰雲有水火土石之異地類亦然

張氏曰水火土石地之體也凡物皆具地

之體先生曰水雨霖火雨露土雨濛石雨

雹水風凉火風熱土風和石風冽水雲黑

火雲赤土雲黄石雲白水雷玄火雷虩土

雷連石雷霹故一物必通四象天有日月

星辰地有水火土石首有目耳口鼻身有

骨肉血髓髓爲火血爲水肉爲土骨爲石

是爲動物四象液爲水華爲火枝爲土根

爲石是爲植物四象凡人之吹噴呼呵呼
應天之風雨雲霧雷
○易有陽貞陰貞朱漢上曰乾貞於十一月
子左行陽時六陰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

陽貞取陽卦乾生三男震坎艮也陰貞取
陰卦坤生三女巽離兌也乾一陽生於子
始於坎至離而乾終坤一陰生於午陰不
敢當午位故退一辰而貞於未至坎而坤
終陽自左行間時以治六辰陰自右行亦

間時以治六辰順成其歲功陰陽二貞既定然後可以推四時之節氣愚考之孔疏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於日道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一陽生爲水數一故乾貞於十一月子而左行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二故坤貞於未而右行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爲陽來故正月建寅三陽生爲木數三而夏至以及於冬至當爲陰

進故八月建酉四陰生爲金數四三月建辰居四季之首爲土位五陽生爲土數五也水在北從盛陰之氣故潤下者從陰也火在南從盛陽之氣故炎上者從陽也木東金西陰陽相半柔可曲直剛可從革土含養萬物以爲五行之主

○朱子曰京房因卜筮推出許多道理其說謂大衍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焉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共五十其一不用今只取生氣一句

爲說

一者爲天之生氣愚曰天之數不用五一由五出故大衍之數不用一者一乃天之神也一入于北則變坤成坎而生水其數一二入于南則變乾爲離而生火其數二一入于東則天始交地而生木成震其數三一入于西則陰詭於陽而生金成兌其數四其終也一復歸藏於五而爲萬化本存一不用者是爲生氣太初氣之始是也五十五數存五以爲五行之本大衍五十

又存一以爲太極之本太極而五行以一分五以五分十其四十九者又五行之細數五十者五其十十者兩其五兩者一也一者水也五行之始生氣之出也十者土也五行之終生氣之入也是故十日十二

辰二十八宿散在天三百六十是爲度數散在地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萬物之盈數其一不用者退藏於密故木旺則水退火王則木退土王則火退金王則土退水王則金退此五十五退五不用者所以去

衍之盈數五十又退一不用者所以虛衍之本數故曰抑其盈虛其一萬本於五五本於一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天以一變四四有體一無體也此一在人爲心在德爲仁在易爲乾在時爲春無往而不爲天之生氣豈特四十九蓍賴此以爲神哉天地萬物皆倚此以爲立命之地故曰不用之一群用之所攸宗

○朱子曰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乾金易卦金也兌金五行金

也巽木是卦中取象震木是東方屬木以
土寄王四季故止言四時
唐孔氏謂五行去土亦曰四象謂金木水
火土震木離火兊金坎水各主一時又巽
同震木乾同兊金加以坤土又曰七八九
六之謂在物爲木火金水在人爲仁義禮
智在方爲東西南北在易爲元亨利貞在
象爲龍虎鶉龜在月爲弦望晦朔在日爲
旦晝暮夜在首爲目耳鼻口在身爲骨肉
血髓理也有此四段氣也有此四段事事

物物都相離不得　春子丑寅爲少陽夏卯辰巳爲太陽秋午未申爲少陰冬酉戌亥爲太陰邵伯温曰水火土石本體也五行在其中矣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五材出焉金出於石木生於土有石後有金有土後有木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

○又曰天下道理只是一箇生兩箇易説到八數住洪範説到十數住卦八而數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

本是五而有十若一箇包兩箇木包甲乙火包丙丁土包戊己金包庚辛水包壬癸

又曰甲乙是兩箇木丙丁是兩箇火戊己是兩箇土金水亦然兼三才而兩之是陰陽五行之相克也所以相成而五常之德亦然

莫大於仁木德也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金德也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火德也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水德也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五常之德乃

五行相克之理老蘇之說爲然金克木剛勝柔也水克火柔勝剛也

○又曰有互相發者

王氏曰水言潤則火燥土溽木敷金斂可知火言炎則水洌土蒸木溫金清可知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可知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可知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可知土言稼穡則井泄火爨木與金器械可知所謂木變者何炳爲火爛爲土土化者何能燥能

潤能敷能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
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火革者何革生為
熟革柔為剛革剛為柔金亦能化可圓可
平可銳可曲直然非火革則不能自化故
命之曰從革

又曰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言五行不言
陰陽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五行一
陰陽也舍五行別無討陰陽處如甲木陽
乙木陰之類
朱子曰數只是筭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

箇陰陽播而為五行五行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木夏火年月日時無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生適逢其氣參差不齊貴賤壽夭皆然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然則氣偏五行有得其氣清者聰明而無福禄有得其氣濁者有福禄而無智慧皆其氣數使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孟齊魯得其偏五代極亂却生許多聖賢如祖宗時如大睡一覺醒時却有精神 五行有理

有氣有數其行於十干十二支之中可得
而數天一與地六合生成水居北子數一
亥數六壬爲陽水一癸爲陰水六也地二
與天七合生成火而居南巳數一午數七
丙爲陽火七丁爲陰火二也天三地八生
成木而居東寅數三卯數八甲爲陽木三
乙爲陰木八也至於土位乎中央則五與
十合而生成土戊與辰戌麗於十而屬陽
巳與丑未亦麗於十而屬陰也西方虎位
成金庚干申支數旣爲九而屬陽辛干酉

支數又爲四而屬陰矣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數不行數非道不立列於十干者如此布於十二支亦如此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奇中有偶偶中有奇上入蒼天下入黃泉大含元氣細入無倫皆莫能逃此數矣六經言五行者月令四時所紀相生之數爾虞書六府所敍相克之數爾至於天地生成之數惟易與洪範言之箕疇孔繫皆有得於河洛之傳矣

天原發微卷之五

天原發微卷之六

情六

天原發微卷之六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觀象

易曰兩儀生四象又曰四象所以示也王輔嗣以下伊川以上所說多有不同獨邵子傳先天之學一見而決可以破千載之惑矣朱子啓蒙一書示人至矣或者未徹愚曰君若看得其中八字則此一卷書皆筌蹄爾奚用多言識者韙之易言天數五

地數五存一以爲本用四以爲變用之於
蓍則曰七八九六用之於地則曰水火土
石用之以觀天象則曰日月星辰其在卦
則分爲八焉特所指地頭不同爾
○邵子曰物之大者無若天地天之大陰陽
盡之地之大剛柔盡之陰陽盡而四時成
剛柔盡而四維成
乾陽物坤陰物天地亦物之大者爾天不
過一陰一陽之消長一寒一暑而四時成
天之道也地不過一剛一柔之交錯一夷

一陰而四維成地之理也著於天爲四象列於歲爲四時形於地爲四體布於方爲四維皆乾陽坤陰二物爲之

○程子曰四象謂陰陽剛柔陰陽生天剛柔生地

朱子曰邵子說數也從一陰一陽起頭他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地之四象陰交陽陽交陰生天之四象所謂四象者天有陰陽又就其中分爲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天之四象日月星辰是也地有剛

柔又就其中分爲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地
之四象水火土石是也其實元初只有一
箇太極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又分爲八
天得一箇四地得一箇四各有一箇太極
行乎其中便是兩其五行而已

○日月爲易
易之一字上面從日下面從月爲陽爲陰
故莊子曰易以道陰陽也
○邵子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
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太柔爲

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

邵伯溫曰皇極經世舍金木水火土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水火土石地之四體金木水火土謂之五行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者後天所自出水火土石者五行所自出金出於石木生於土五行行乎天地之間水火土石在其中矣經世用水火土石本體也洪範用水火木金土致用也日爲陽精先天

圖以乾爲日乾之位在正南月爲陰精先天圖以兑以月兑之位在東南少陽爲星屬離位在正東少陰爲辰屬震位在東北

太柔爲水月象先天圖坤爲水位在正北

太剛爲火日象先天圖艮爲火位在西北

少柔爲土辰象先天圖坎爲土位在正西

少剛爲石星象先天圖巽爲石位在西南

日陽月陰星剛辰柔天有地也水陰火陽土柔石剛地有天也　在天成象爲日在地成形爲火火與日本一體故陽燧取於

日而得火在天成象爲月在地成形爲水水與月本一體故方諸取於月而得水在天成象爲星在地成形爲石石與星本一體故傳言星隕爲石在天成象爲辰在地成形爲土辰與土本一體故自日月星辰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土石之外廣而茫茫者皆土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生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

也

○又曰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 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

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

日月星辰變乎暑寒晝夜水火土石化乎雨風露雷暑寒晝夜天之變而唱乎地雨

風霰雷地之化而和乎天一唱一和而後物生　暑寒晝夜變乎性情形體雨風露雷化乎走飛草木性情形體本乎天而感乎地走飛草木本乎地而應乎天一感一應而後物成一唱一和一感一應天地之道萬物之情也　天類屬陽地類屬陰陽為動陰為植陽之陽為飛親上陰之陽為走親下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人為明哲飛為鸞鳳走為麒麟介為龜龍草為芝蘭木為松栢石為金玉天有至戾地有至幽人

爲妖孽飛爲梟鴆走爲虎狼介爲虺蜴草毒木青石礓礫　有數則有物數盡則物窮有物則有數物窮則數盡　天地生物萬殊不同所以感應交錯而變化出焉

○邵子曰日起於一月起於二年起於三辰起於四一者一元也二者十二會也三者三百六十日也四者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舉一歲言之

○又曰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暗

日半盈半縮月半盈半虧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

日雖右行然隨天左轉月雖行疾然及日而會常在其後星隨月者見於夜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故半明半晦日法天故半盈半縮月法日故半盈半虧星法月故半動半靜有一必有二獨陰獨陽不能自立半盈半縮者在陽度則盈在陰度則縮半動半靜者在緯星則動在經星則靜也蔡氏曰日者正躔度月者定晦朔星者

經星緯星也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

○又曰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貴賤之等也

天雖半晦半明而晝夜常見日當晝時必在天上月當夜時有在地下故半不見星又不及乎月貴賤之分上得兼下大能包小星半見者五緯二十八宿皆迭見故也

○又曰月晝可見也故爲陽中之陰星夜可見也故爲陰中之陽

先天以日月星辰配乾兌離震日爲陽中

陽月爲陽中陰星爲陰中陽辰爲陰中陰
月晝可見故爲陽中陰星夜可見故爲陰
中陽星亦随月故爲錯綜而互用辰不可
見故爲陰中陰辰天也日月星辰託焉辰
雖不可見天晝夜可見故不用之一用之

○所宗
○朱子曰兩儀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
次爲二畫以分太少
兩儀者一畫陰一畫陽於畫上各加一奇
一偶而爲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

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
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一二三四含
九八七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於
五七者二而得於五八者三而得於五九
者四而得於五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
一之餘八者十分二之餘六者十分四之
餘周子所謂水火木金邵子所謂二分為
四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三畫者
八於是三才畧其而有八卦之名其位則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或疑易有四象唐孔氏以爲金木水火莊氏以爲實象義象用象謂之七八九六者又不指爲陰陽老少張子云龍虎鶉龜乾四德四時朱子發云四方四維諸儒皆不以爲天之四象而子必以是爲言似與朱子畫卦次序不同愚曰朱子之言即本之邵子先天之學也第先儒未之及爾先天無所不包以四象無往不在也在易爲七八九六在天爲日月星辰老陰變爲少陽老陽變爲少陰少陰少陽則不變待老陰

老陽而變非是以占則可知吉凶悔吝進退存亡之兆日為太陽則有寒暑晝夜之變而少陽爲星則分日之光而無變象月為太陰則有晦朔弦望之變而少陰為辰則為天之體而無變形天象在天顯然之文象也卦爻在易隱然之天象也伏羲仰觀天象以畫八卦夫子仰觀天文而知幽明一以貫之可也孰謂占易者不可以占

大

太陽

說卦曰離為日為火唐孔氏曰日取南方
而行　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
日火無形麗物而有形生於地二王於南
方其神在天為日在地為火胡氏曰日離
體陰用陽離陰故行舒用陽故昱乎晝堯
典曰日中日永宵中日短舉四仲之日言
之月令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
日庚辛其日壬癸舉四季之日言之愚曰
日在于子夜半方升升則向生海宇俱清
日在于午午後為降降則向死萬物皆鬼

鬼神之機升降而已元命包云日形圓望之廣天以應千里故王畿象之

○程子曰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日不為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

邵子曰陽抱陰為日日陽中陽朱子曰乾乾不息者體日月寒暑往來者用有體則有用不可分先後說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光大從地四面光起月在天中則受日光而圓月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光損朱漢上曰天地以坎離相濟以日言日降則月升

以月言日交則月合以歲言寒來則暑往皆既濟也坎上離下水火之極則反其初故既濟之極未濟焉漢張衡曰日陽精之宗積而成烏有三趾陽數奇也蓋雞屬酉陽中之陰離中虛火氣宿焉又曰月陰精之中積而成兎陰偶數屬卯蓋陰中之陽坎中滿也天一之水氣宿焉晉杜預曰日之質赤月之質白元命包曰日之爲言實也大明盛實日人君之象行有道之國則光明日有五色其政泰平

○邵子曰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

夏至熱極日自此隨斗而北冬至寒極日自此隨斗而南　愚嘗攷邵子之言其有合於太玄之說乎請條之其曰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葢夏至日在井目窮南陸䧱䧱陰漸長故萬物向死冬至後日在牽牛一返北道群陽漸長故萬物向生玄又曰斗一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葢立冬後斗杓建亥陰氣藏物故曰

虛立夏建巳陽氣發物故曰盈又曰日之南也左行而右旋斗之南也右行而左旋蓋日迎天右行春始行自西方歷七星而南故云右行秋行回自東方歷七星而北故云左旋斗隨天左行春指東歷三辰而南始指東方故云左行秋指西歷二辰而北還從西方故云右旋又曰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蓋冬至斗建子夜半時加子請其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時則天道左行斗柄隨天左指日雖違天

右行每與月會則與斗柄相應玄卦自中至應四十一首以奇為主一百八十二日半日行其中是陽行陽中行陽度則盈至巳成乾而生物也冬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蓋夏至斗建午日中時加午謂其進極而退往極而還已滿而損時則天道右轉斗柄亦隨天右指日雖違天左行每與月會則與斗柄右指相應玄卦自迎至養四十首陰偶用事一百八十二日是陰行陰中日行陰度則縮至亥成坤收藏萬

物南北者陰陽之定位故曰為經東西者陰陽之通氣故曰為緯日在天一日則分晝夜一歲則分南北於萬物則分生死故曰陽來則生陽去則死　注云上文共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踦嬴二贊得一日通三百六十五日令二十分其二十分在一日即得三時成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漢上曰劉昭云日行北陸謂冬西陸謂春南陸謂夏東陸謂秋

世言南北陸是矣至言東西陸不誤則疑
隋志言東陸曰春西陸曰秋又當别考不
可混而言之也蓋南北為經子午相對冬
至一陽生子神靈合論天地以并一年造
化日月星斗皆自此始故曰行及陸曰冬
行南陸曰夏方與時皆不可易由是天自
北而東左旋以生物日則自北而西右轉
以為之緯孟春日在營室北宿也是為正
月建寅會于諏訾之亥仲春日在奎西宿
也二月建卯會于降婁之戌季春日在胃

三月建辰會于大梁之酉以西緯東故曰日行西陸謂之春以至四月巳與申合會于實沈日行南陸一陰生午造化收功揫斂萬物於是天道自南而北從西右旋以成物曰則自南而東左行以為之緯孟秋日在翼申合巳曰鶉尾仲秋日在角酉合辰曰壽星季秋日在房戌合卯曰大火以東緯西故曰日行東陸謂之秋所以東不言春而言秋西不言秋而言春以見南北之經不可變東西之緯互相備也日為陽

陽用事故自東至夜半而發南日進而北
晝進而長陽進故為温為暑陰用事故自
夏至日中而發北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
勝故為寒為凉二至之中道齊景至春秋
分焉日則有中道月則有九行朔會陸行

鄰於所交虧奪生焉日為寒為温冬至日
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温為害夏至日北極
晷短北不極則寒為害

○邵子曰天行所以為晝夜日行所以為寒
暑夏淺冬深天地之交左旋右行天日之

交

天一日一周日行一度為天之所轉日隨之夏出寅入戌冬出辰入申春秋出卯入酉出為晝入為夜雖係乎日之出入其行也則係乎天日在地下則寒日在天上則暑冬行北陸為寒日行地下深夏行南陸為暑日行地下淺春行西陸秋行東陸為寒暑之中日行所以為寒暑天道向南則自深之淺向北則自淺之深天地之交也

或謂夏則南極仰冬則南極俯引人首為

喻為夏淺冬深之以說此不知日有黃道也夏至日在午而正于丁午冬至日在子而正于子隨天運而然然故以淺深為天地之交冬至日起星紀右行而日移一度天左旋一周而過一度日巡六甲與斗相逢此天日之交也冬至之夜如夏至之日夏至之夜如冬至之日冬之夜僅如春秋之晝者晝侵夜五刻也日出本有常時所以然者未出二刻半而明也入二刻半而後昏矣

○又曰朝東夕西隨天之行夏北冬南隨天

之交天一周起一日星應日之行也春酉正
夏午正秋卯正冬子正應日之交也
冬至夜半子日起生紀日右行一度天亦
左移一度故夜半日常在子所以朝必出
東夕必入西隨天之行而非日之行也夏

則日行在北冬則日行在南日最北去極
最近故影短而日長日最南去極最遠故
影長而日短此隨天之交也日日行一度
天日一周而過一度一度者星之一度也
故爲應日之行也冬至日在子夏至日在

午春分日在酉秋分日在卯天之移也冬
至子日正在子夏至午日正在午春秋二
分日或正于酉或正于卯東西迭緯所以
為春夏陰陽之交此應日之交也愚稽之
古志矣冬至日在牽牛初度春分日在婁
四度夏至日在東井二十一度春分日在
角十度隋志曰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
言其時為夏至日行内道去極近則晝極
長八尺之表尺有五寸之景若春分在婁
秋分在角晝夜等故立八尺之表七尺五

寸之景隋志又曰日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言其時為冬至日行外道去極遠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就中去一尺五寸則餘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來之景也故曰日有中道北至牽牛去極近為夏至南至牽牛去極遠為冬至東角西婁去極中故南至角東至婁為春秋分鄭曰春分日在婁月在弦於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上弦於牽牛圓於婁下弦於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

春秋冬夏氣皆至則四時序正冬夏致日者日實也故於長短極時致之極則氣至冬無𠎝陽夏無伏陰致日之時日中視其景如度者歲美人和不如度者歲惡人偽若人君政教得則四時景依度　晷進則

水者謂晷長於度日之行黃道外則晷長晷長者為陰勝故水晷退則旱者謂晷短於度日之行入進黃道內故晷短晷短者為陽勝故旱進尺二寸則月食月以十二為數也退尺二寸則日食日數備于十也

晷進為盈晷退為縮亦以其景知氣至與不而得之也

○又曰聖人仰觀日月之運配以坎離而八卦之義著矣

繫辭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朱子曰如納甲法坎納戊離納巳乾之一爻屬戊坤之一爻屬巳留戊就巳方成坎離蓋乾坤是大父母坎離是小父母也漢上曰虞曰日月縣天成八卦象縣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就巳成戊巳土位象

見於中日月相催而明生乾坤二五交則
生坎離而日月出焉三日震象月出庚入
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丁
六日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
三十日坤月滅乙合而論之則坎離爲日
月生明於震生魄於巽上弦於兌下弦於
艮盈於乾而滅於坤甲至癸十日具於八
卦中也

○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詩曰東方之
日東方之月

月之始則生於西其盛則生於東日之所出乃在東方未旦則已行於地中特未出地之上耳古者訓日字實也月字缺也日常實是如此天行有差日月星辰又遲趕他不及惟日之行鐵定是如此故曰實也

○又曰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存乎心午則日隨天在南子則日隨天在北一日之寤寐也夏則日正在午冬則日正在子一年之寤寐也故夏曰昊天而離為萬物相見之卦日者天之神也人之神晝在心

夏也夜在腎冬也晝相應夜藏密也玄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謂棲心氣腑所以存神也　天地之交十之三夏至之晝日在天上七分冬至之夜在地下亦七分自天言之在地上者十之七在地下者十之三

○故陽數盈于七也日與天不同者日行有南北道故也

○又曰日入地中構精之象

一日之夜猶一歲之冬天神地靈陽魂陰魄冬至子半夜至子半相與會合於黃泉

之宮所以胎育元造萌芽萬物也故曰男女會精氣而後生人日以陽精交地氣而後生物知此則知性命之學又曰日者天之陽魂陽抱陰為日以魂制魄陰抱陽為月以魄拘魂也

○朱子曰日月出水乃升于天其西下又入于水

或有問渾天於朱夫子者曰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答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孟子曰水由地中行蘇子曰地中無往

而非水知此則知地下有水天外是氣明矣陽金爲水母水爲萬物毋天只是一箇純剛清明之氣地平者乎其中天之日每夜周地下一匝而過一度天一之氣既生水以爲萬物利日爲陽精又能涸地下之

水而不爲萬物害水豈沃焦尾閭之所能洩哉蓋天一之神是爲氣母雲蒸霧滃則水珠流出山川出雲則時雨以降天地陰陽二氣日夜流轉自然有許多氣也有許多水使水盛而無日以涸之則浩浩滔天

下民昏墊史載堯時十日並出雖不足信然天之哀念下民容有是理是亦造化扶陽之意然則日為火而常明月為水而有盈虧隨日以為之進退也驗之潮汐可見易曰明入地中明夷日從地下轉也天在

水中為需言天一生水也日為陽而水為陰故日一升天而陰氣無不散日一從地下轉而水氣無不消出則為晝入則為夜宇宙之間其可一日無陽明之象哉隋天文志說日涸水極好

○又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
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爾
天體正圓如兩蓋之相合赤道橫絡天腹
如兩蓋之交處赤道之北如內郭如上覆
蓋赤道之南如外郭如下仰蓋皆以圖心
爲極自赤道而北爲北極自赤道而南爲
南極朱子云黃道是那匡子相合縫處在
天之中又云赤道正在天之中如合子縫
模樣黃道是橫過在那赤道之間又曰赤
道一半在黃道內一半在黃道外東西兩

處與黃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横分為許多
度數會時是那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
處厮撞看望時在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
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如月在畢十一
度日亦同在此度却南北相向日所以食
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日被
月在下面遮了故曰食望時月食故陰敢
與陽為敵也
○日有中道一曰黃道
或曰中央戊己土應之星辰四時有四游

春西秋東夏北冬南與日春東秋西夏南冬北行道不同及四季辰戌丑未之月皆屬土是為黃道之正其時星辰亦屬黃道還復正位日常依行黃道中鄭注洪範云四時之間合於黃道間者何愚謂冬春之間春夏之間秋冬之間即四季屬土之月每季寄王十八日通計七十二日而末居火金之間其位在坤以時言也黃道居中亦曰中道青赤白黑四分為八并為九月佐日以生成萬物也故天文志曰日之所

由謂之黃道有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失
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在
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立春春分五
東從青道立秋秋分月西從白道立冬不
至月北從黑道立夏夏至月南從赤道黃

正色又曰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月失
節而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雨水在
黃道為正故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
星皆乘黃道月之行雖有白黑赤青道不
同然不過在黃道之東西南北耳日行黃

道之中又其内為為北自奎至軫亥至巳也外為為南自角亢至室壁辰至戌也東方角其閒天門又房為天衢黄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

○邵子曰日月之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尅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日月相對曰望相會曰晦日食朔是月近日無光為晦故小人狎比之時多能危君月食望是月敵日而尤盛如小人在外雖

盛必自危如水尅火掩而克之小人用力也火克水必隔物焉君子用智也日月一年十二會十二望交則食不交則不食故日行黃道月行九道亦有交而不食者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月或在卯酉之類合朔時日月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食或南北雖日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食

○朱子曰日月之食皆非其常也而以月食為常日食為不藏者以陰勝陽而掩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無紀焉亦以此爾

日月一歲十二會方會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月光正滿而為望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日亢月而月為之食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

者修德用賢去邪陽盛而陰不能侵則月常避日雖參差不齊亦當食而不食也不然德政不修臣子背君父小人侵君子夷狄亂中國陰盛陽微當食必食實爲非常之變穀梁子書日食有四種日有食晦日者隱三年是也有食既朔者次日迺栢十七年是也日有食之既者栢三年也他如夜食者則莊十八年也一日一夜爲一日日不食而夜食則日在地下人不見其形至朔日日始出如見其有虧傷之處日光

未復故知其夜食也夜食亦屬前月之晦
夜食星無光也
○詩十月之交朱子取孔註說得甚詳今掇
其說于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右曆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
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日遲月
速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一周追及於日
而與之會是之謂交每月交會而月或在
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

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周十月夏八月也
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以
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
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從甲
至癸為日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五柔十

日皆為幹故日為君子至亥為臣子陽丑
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為支故
辰為臣卯此臣辛比君金應勝木今臣反
侵君是五行相逆以辛王在秋臣以休廢
之時侵當王之幼君也　古今天度一也

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曆家為日月交會之
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日月行
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
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
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
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
雖有交會而不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
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
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類同道二至長短
極似若相過因名示義非實然也其實日

食皆為異矣若人君改過修善雖正陽之
月禍亦可消若長惡遂非雖分至之月亦
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獨為不災夫以
昭昭大明臨照下土忽爾纖亡俾晝作夜
其為恠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貶膳
去樂之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而天
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
逢故聖人因其變常假靈神以為勸戒使
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士信妖
祥以自懼但神可以助教不可以為教神

之則感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杜預曰日光以望時奪月光故月食日月相會月掩日故日食蘇氏曰仲尼修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星之變必書而月食不紀解之者云月諸侯道也夷狄象也彼有虧王者中國之政勝故不為災

左氏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

晉杜氏曰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

鷄鳴為士夜半為皁人定為輿黃昏為隷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也禺中巳也日出卯也皆闕亦如一月五卦初侯二大夫三卿四公五辟之類　愚曰易崇陽抑陰之書也

日為君象故尊之崇之上經三十卦而終於離離在天為日則蒼生無不仰照下經三十四卦而終於旣未濟離皆在其中民無此則不生活所以濟生民之日用也乾君象也坤來交乾成離臣事君以忠之義

是故以離升天上則曰大有而柔得尊位反是則下之為同人離出地上則曰晉而晝日三接反是則入地中為明夷皆所以崇陽抑陰而惟恐陽明一息之不升于天也其餘散入諸卦各盡其用或為烹飪之鼎或為人文之賁或為日中之豐或為治歷明時之革若夫睽噬旅家則離之反矣名其象曰太陽者所以為群物之宗月星且分其光而麗天況萬物乎文王入羑里而為明夷文王之不幸也又能演易以啓

夫子十翼之傳然則仲尼之日與文王相繼而代明晝夜有經其又天下後世之大幸歟

天原發微卷之六

天原發微卷之七

情乙

天原發微卷之七　　　　　　　　　　　　　情七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太陰

說卦曰坎爲水爲月月水之精也河圖帝覽云金之精坎一陽居内内明外暗在天爲月在地爲水胡氏曰月體坎陽用陰陽故行速陰故昰乎夜曆本議曰日朝見曰朒夕見曰朓五行傳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亦名朓朒

朓則侯王其舒側匿則侯王其遫太玄注
云朓側變之貌朓見也朔月見東方曰側
晦見西方曰朓日雄月雌經於天而無已
也司天考云月離朓朒隨曆校定日躔朓
朒臨用加減又曰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

減朒加周髀云月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
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京房云有
形無光日照之乃光日照處明不照處則
闇月闕也滿則闕也先天乾一兌二月自
兌起着月行不及日之數也日月皆有盈

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先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後朔

○張子曰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月所位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之為蝕精之不可以二也又曰日月之精互

藏其宅

朱漢上曰泰言天地交而萬物通否則不交不通泰當坎九五水氣上行坎坤體坎中之乾二五也乾陽流於坤陰故月以遠為退月體不明待日而明明者乾也乾言

日月合明者坎離互用也豫言日月不過者坎爲月伏離爲日日月會于北方也恒言日月得天者乾九四之五變離坎也小畜上九中孚六四歸妹六五月幾望者小畜四有伏坎巽有伏震月在東日在西望也孚訟坎變震月在東亦望也歸妹六五月在東日在西亦望也小畜中孚坎在四歸妹六五爻在五坎在四五則中矣是故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坎離交勝也或曰坎水離火火麗乎水何也曰離非

水則明無自而託坎非離則明無自而生
水聚則精聚精聚則神生焚薪爲炭枯枿
成灰朽木夜明濕盡光暗血爲走燐見於
暮夜陰雨之時故曰離者麗也坎水盡則
離亦無所麗矣横渠言日月五星逆天而
行并包乎地月陰精反乎陽故其右行則
速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
魄反交則光爲之食虧盈法月於人爲近
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
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如半璧然此虧

盈之驗也金水內光能闢而受陰陽之精
互藏其宅各得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
變

○或問程子曰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
日光以人所見爲有虧盈否曰日月一月
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虧盈何以成
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
陰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眚
皆可鼓也月不下日與日正相對故食日

月薄食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日之與月有陰陽尊卑之辨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故月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明缺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揚雄曰月未望載魄于西月既望終魄于東言月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于魄之西而滿其東以至望而後圓既望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月遡日以爲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以其所在受光朱子曰予雲雨句

亦錯說了

○書曰一月壬辰旁死魄又曰厥四月哉生明禮曰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蔡九峯曰一月建寅正月也不曰正而曰一者以商建丑故此云一月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旁死魄二日也始生明月三日也曆志曰凡月朔而未見曰死魄夕而成光則謂之朏陳氏曰或以生明爲月三日唐孔氏以爲生明死魄俱在月初如何曰朔日月以生明但明處極微昧明生則

魄死矣故為始死魄魄死明生矣哉生明
月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明
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月生魄魄
生則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
故月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月始謂之朔
以其明初見以晦朔觀之當以頴達為正
諸儒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夫望後一日魄
始生而望或在十五日與十六日與十四
日不可指定十六日為生魄也考亭夫子
曰月小大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

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爲如何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三小盡則初二生明上弦至十五日望其光滿生魄下弦又至十五日晦其光缺日爲魂月爲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或言載營魄載如車之載人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月受日之光常全人在下望之故見其虧盈不同西山真氏曰和而后月生者陰陽和合而月始生朏月本無光以受日光之多少而爲虧盈朔則日月合三日明生八日上弦其光半

望日十五其光滿三五而盈也既望漸虧
二十二日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
此三五而闕也方晦爲純陰故魄存而光
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
○邵子曰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月者日
之影也又曰陽中之陰月也以陽之類故
能見于晝
月體黑者陰也受日光而白者得陽之氣
也朱子言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
月在天中日光大從地四面光起地礙日

之光月中之影即山河地影也王普曰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故月中微黑處乃鏡中大地之影非真有桂樹蟾兔之説斯言有理足以破千古之惑月中黑精只在地形一塊實物隔住故微有礙西山真氏曰月如圓毬只有一面受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往來地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光於日其中暗處便是地之

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半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又相遇日與月正緊相合日便食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亦不受光受日光但小耳

朱子曰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日行遲月行速一夜一夜漸向東便可見月退處

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只漸漸相遠時月

光漸漸見於下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又曰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沓月在日後光盡體伏魄加日之上則日食在日之後則無食晦朔則日月相並也楚詞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此問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何利而顧望之菟常居其腹

手答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

有也此說悞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春望載魄于西既望終魄于東而遡日以爲明乎故爲沈括之說乃爲得之其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爾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才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而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近世王普又申其說曰月生明之夕

但見一鈎至日月相望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不知弦晦之時亦與望夕無二人自不見爾以此見月光常滿其有盈有虧者由人所立所見之有偏正非死而復生也月陰精形圓而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不照則魄爾至日月相望人居其間則盡覩其明而其形圓上下弦則日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

○又曰月至明中有暗虛其暗至微望時月

與日正對無分毫差月為暗虛所射故蝕
雖是陰勝陽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
則不至相對而蝕之矣
漢張衡曰火外光水含景月光生於日之
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
則光盡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
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暗虛在星星微
月過則食日之舊地其明曰由暗視明明
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
明繇明視闇闇還有奪故望之若水火當

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愚曰暗虛之說本此所謂暗虛者陰抱陽爲月坎爲月坎中一畫陽本是離中一畫陰乾入坤中爲月坤入乾中爲日望時日月相對貞精相會故離日以乾體欲吸取月中一畫之陽故月爲之食其所謂暗虛者即離中一畫之一也此是眼前事只是古今無人曾說來

○又曰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如日在午月在酉則是近一遠三爲弦至望則日在西月在東人在下望之見其

光之全
渾儀略說曰月行速而日行舒當以二十九日強而相及故一歲周而十有二會會而爲晦晦而復蘇明於是乎生焉是之謂朔月之行速漸遠於日以周天言之其近

日九十一度有奇其遠於日也三百七十四度有奇是謂近一遠三爲弦此謂之上弦也其行甚遠而與日對去日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是謂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而爲望日與月相望故也其行過中遠

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竒其謂近一遠三爲弦此謂下弦也上弦在於八日下弦在於二十二日望在於十五日此其常也上弦或退則是七日進則九日下弦或退則是二十一日進則二十三日望日或退則在於十四進則日之十六此其變也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

○又曰先天圖有一月之象自復而震初三日月生明至兊初八日月上弦十五至乾

月之望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
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
晦而三十日
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
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

上也望者氣之盈日沉于下而月圓于上
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
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甲乙丙丁
庚辛者乃以日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
六卦之方也

○又曰明魄弦望晦朔皆以向背於日而得名

生明至上弦皆由日入於酉而月隨以生魄中生魂俯以接日明自下生以至於平分安得不爲弦上而在望前自望後以至下弦皆由日出於卯而月隨以死魂中生魄仰以遡日望前之光悉變爲魄明自下退而死及其又弦而金水平分如前安得不爲弦下而在望之後

◑又曰震一兌二乾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

日爲一節朔旦始用事爲日月陰陽交感之初二十六日已後至初二爲坤日行至震則月生光一分至兊月生光二分至乾月全體皆光十六巳後至巽月光漸虧至晦朔之間日月相沓全無光

日與月會而分晦朔月掩於日人見其背故陰體全見而爲晦配卦象坤其時月在乙方而日在乙以其合也故坤合乙月至于晦則自東而北乃與日會東乙也北癸也消乙入癸會于乾壬壬癸北方氣之所

歸十有二會萬物畢昌而月復見于震兌
矣天地交而後有震震者天地之始交而
萬物與夫坤終乙癸則乾始震庚弦望晦
朔終始相續而不已也哉生明第一節初
三日純陰中一陽初交始生一線之明則

月作震象其時月昏見於西方庚地日方
入於地面故震納庚六日後第二節初八
日二陽生明半於魄為上弦則月又作兌
象昏見于南方辛地又六日第三節之中
十五日盛滿為純陽則月又作乾象昏見

東方甲地受光日與地面平望後十六日
第四節之始乾體始受下一陰爲巽而生
魄月作巽象以平旦而沒於西方辛地又
六日下弦第五節之中二十三復生中一
陰爲艮月作艮象以平旦而沒於南方丙
地三十日第六節終全變三陽而光盡體
伏於西北一月六節六節既盡禪於後月
復生震卦云參同契十四章曰艮直於丙
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明
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以此納甲者乾

父納甲子壬午震長子繼父體納庚子庚
午子午同乾也坤母納乙未癸丑巽長女
繼母體納辛丑辛未丑未同坤也坎中男
戊寅戊申艮少男丙戌丙辰離中女己卯
己酉兌少女丁巳丁亥壬癸庚辛戊己丙

丁甲乙從下生上乾坤各用二包六子于
中所以能生化也戊己中央土坎陽納戊
離陰納己陰陽各得其類居中壬爲陽精
甲爲陽首癸爲陰血乙爲陰始二老包藏
坎離居中用事天地之造化神矣三百八

十四爻爲一周天之數一爻直一日四卦二十四爻以候二十四氣一月便是弦望晦朔一日便是子午卯酉以一日言之則一月一歲皆在其中子至巳生明上弦至望在其中午至亥生魄下弦歸晦在其中十二時應十二辟卦七十二爻應七十二候以一月言之上下兩弦應陰陽二八三百六十時應三百六十爻盖又應三百六十日以一歲言之納甲六爻分十二辟卦而兩之歲功一成一歲之功縮於一月之

内以日觀月以月觀年日中用時時中用刻一刻工夫自有一年之氣候造化之可細推者又如此

○邵子曰陰抱陽爲月月者陰中陽也陽消則陰生故日下而月西出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爲夫月爲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月遠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

日雖右行然隨天左轉月雖行疾然及月

而會常在其後星隨月者見於夜也諸家
曆說月一日至四日最疾日夜行一十四
度餘自二十四日至於晦又最疾行度亦
然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行十三度餘
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小疾行度亦然

自九日至十九日行遲日行十二度餘以
一月均之則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也遠日則明生而行遲近日則魄生而行
疾有君臣之義焉月本無光借日以爲光
及其盛也遂與陽爲敵爲人君者可不愼

哉天左旋日右行日東出月西生父子夫婦陰陽之義也月望亦東出者敵陽也非常道也愚爲之説曰天爲大日次之月又次之所以日行不及天月行不及日一尊一卑各有分劑天之所以教也文王演易於坎言習於象言月一陽居中二陰環之一年十二會月皆後於日而不敢先陽者其意深矣陰佐陽以成歲功固不可無月以爲之助陰亢陽以侵君子尤不可無以爲之防是以乾言日月而必曰合明稼言

日月而必曰不過恒言日月而必曰得天
又以日月並言而終不以月先日皆所以
寓踪陽抑陰之意至於獨取月以爲戒者
其意爲尤切小畜月幾望而征凶者以其
四有伏坎巽有伏震月在東日在西小畜

以一陰亢上九之陽而凶也歸妹六五亦
月幾望而吉者以坎月在東離日在西陰
陽居中雖日月相望幾於盈而不相亢所
以吉也是故月可當夜不可當晝天道然
也而況人乎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

食陰不可以亢陽臣不可以亢君婦不可以亢夫小人不可以亢君子程子曰臣居尊位莽卓是也猶可言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

○漢志言月從右轉與先天圖八卦合

律曆志日有晦朔月有弦望日陽月陰陰氣常爲陽氣消爍朔後月從右行漸離日而明生初七八間爲上弦半明十五日月去日最遠全明月半後漸近左畔明復漸消二十二三間月又半明是謂下弦三十

日日月相合月爲日消盡謂晦諸說不同獨此可信愚以卦及十二辰參之晦日卦在坤日月會于子月光消盡脢朔之間又從坤右轉其卦爲艮 ☶ 一陽生明於外辰在戌亥間又轉正西坎卦 ☵ 一陽居

中遠日半天是謂上弦夜半在酉日升于東照半規之酉故曰其中有雞酉與卯相對也又進而巽卦 ☴ 二陽外明魄僅內存以夜半臨未申之間在弦望中間日照漸正月轉乾當午日正在坤子上下相對

正照所以全明故謂之望月又離午左轉辰巳之間昔對戌亥而生明者今生魄矣以日照偏一陰外生故作兑☱象兑轉而離月在正東距日半天魄歸於中是爲下弦夜半在卯月生於西照半規之卯故

曰其中有兔至震☳則又與巽對巽則一陰漸消而月圓震則二陰漸壯而月晦日漸逼近明僅內存以夜半臨丑寅之間在弦晦中至坤則月盡矣夫取卦自北而西者以月行退度而右轉也取爻自外而

內者以月受日光自外而內此說頗與漢志及先天卦合或曰測日以午測月以子測星宿以昏旦彼作參同契者不悟月行退度與受光自外之法故撫坎離居中以震爲生明兌爲上弦左矣一切反先儒之說自以爲發老月千古之一快愚謂此亦得易中之一義爾然朱子於參同契致驗精矣況魏伯陽所傳自漢至今千有餘歲前賢未有非之者詎容輕議

天原發微卷之八

情八

天原發微卷之八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少陽

星象繁難不勝其說星者元氣之英也邵子曰少陽爲星張靈憲曰中外之官常明者百二十有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者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羅君常與予言星家愛啞人使人不知頭緒欲識萬象之森羅不出五行之指訣自

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播而爲五行五星者五行之精也日月五星是爲七政散在四方方有七宿合中央之北斗言之則有五七三十五名皆不離乎五行也故班固曰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人皇位三德五事於中分爲三才孰有外於五行者歐陽子曰堯命羲和考中星以正四時爲道猶簡及後世其法漸密必積衆人之智然後能極其精微三代中間遺文曠廢六經無所述天人之事

難言矣今所存者惟以五行爲主非敢以
星翁曆史爲比也
○邵子曰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也
五星之說古未有聞虞書但曰撫于五辰
而已至甘石則盡露矣石申魏人著星經
甘德亦同時星有三色所以別三家之異
出於石者赤出於甘者黑出於巫咸者黃
紫宮中外諸星亦出三家總數三百八十
三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其施於渾家者
惟天極北斗二十八舍爲占候之要其餘

載者所以備上象之全體而已

○張子曰五緯五星之精也

班曰五星東行天西轉常星爲經五星爲緯交相經緯以成天文也五行精氣其成形在地則結爲木火土金水其成象在天則木合歲星居東火合熒惑居南金合太白居西水合辰星居北土合鎭星居中央在人則木之神曰仁屬貌火之神曰禮屬視金之神曰義屬言水之神曰智屬德土之神曰信屬乎思與心分旺四時則春木

夏火秋金冬水各旺七十二日土旺四季
辰戌丑未之月各十八日合之爲三百六
十其爲色也則木青火赤金白水黑土黄
其爲分野各有歸更旺相休廢其色不同
王則光芒相則内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
摇廢則光少色白圜者喪赤圜者兵青圜
者夏水黑圜者疾多死黄圜者吉白角者
哭泣之聲赤角者犯我城黑角者水行窮
兵太史公曰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
寧五谷蕃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日不食

朔月不食望是為有道之國必有聖人在乎其位也

○歲星

木性柔直吏民謂其主司天下人君之過主歲五穀分四七宿爲十二次一歲行一次太歲在子午卯酉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寅申巳亥四孟及辰戌丑未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歲星十二歲一周天爲一紀太歲爲陰左行在寅歲星爲陽右轉在丑太歲在

卯則歲星居子在辰則歲星居亥之類又
爲太歲在寅則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卯
則二月晨出東方以此而推餘皆可見歲
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則所衝之地有禍
過次者殃大過舍者殃小不過則無咎張
曰木乃一歲盛衰辰者一月一交之次有
歲之象也

○熒惑
火性激烈使主執法常以十月入太微受
制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二歲一周

天張曰火者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
故其遲倍日蓋火星自有入無自無入有
受天地變化之氣爲之

○鎮星

上性重厚戊己居季夏四時之中如人有
心四肢百骸無不統故四星皆失鎮星爲
動一曰主女象又曰天子之星天子失信
鎮星大動常以甲辰元斗之歲鎮行一宿
二十八歲一周天所居之次殊久其國德
厚張曰鎮星其行最緩亦不綠係乎地

○太白

金性堅剛主司兵陰星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班曰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四十日又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大率一歲一周天僅與日月同

情八　　四

○辰星

水性平淡主形法之得失是正四時常以春分見奎婁夏至見東井秋分見角亢冬至見牽牛出辰戌入丑未晨候之東方夕

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
天下大飢亦一歲一周天或曰水星爲辰
星時有十二辰月有十二會散在天地間
無徃而不爲瀏澤出非其時寒暑失節故
爲太一之象蓋水火二星相須火或有或
無水或盈或涸皆得天地變化之氣
張子曰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
精滐存乎物感可知矣
星經曰太白辰星附日而行速則先日遲
則後日速而先日昏見西方遲而後日晨

見東方詩疏云日未出前能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後有明言能長績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韓詩外傳又曰太白晨見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長庚意者金水平分二星亦可互言孫炎曰

明星太白也晨出東方高三舍今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曰太白然則啓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何星或一星出東西有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朱子斷之曰長庚水星啓明金星金在日西日將出則

東見水在日東，日將沒則西見，斯言盡矣。張平子曰：攝提熒惑見晨附于日，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當別考。

○程子曰：天地真元之氣，湊合在曆數中，則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所以生聖人也。

曆推上古渾元之初，歲名焉逢，甲攝提格，寅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五星皆合在子，故有合璧連珠之瑞，以應顓帝建曆之元也。又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爲高帝受命之符。又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如

連珠分在降婁爲天下文明之象程子所謂天地眞元之氣非游氣所能雜故能湊合以生聖人又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亦是如此今姑舉三者以驗造化之符耳他不暇悉也予嘗攷之武帝改元而曰太初者慕顓帝改元以合其瑞耳非武帝時實有其象也東坡蘇氏曰金水常附日不遠十月日在箕尾此所以疑其妄以余攷之秦以十月爲正十月乃今之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軫翼閒金水聚於井亦不

甚遠坡說亦本於漢注耳五星聚奎又在
魯分自是天下始太平見寶儀之言
○朱子曰緯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五
星皆地上木水火土金之氣上結而成却
受日光

經星是陽氣之餘凝結者閃爍開合其光
不定緯星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
皆受日之光也朱子曰經星晝夜左旋一
周而有餘天有十二次今織女星在漢旁
終日七襄者自卯至酉當更七次爾雅注

曰五星皆右行於天二十八宿則著天體不動故爲經星五星爲緯若織之經緯然五緯惟辰星難見而血之流行於肌肉之間者至幽也辰星屬坎爲水善隱伏沉濟沱潛之水潛行千餘里而後見營室天子宮皆中宮經星緯星動爲陽而太白辰星爲陰經星不動爲陰而析木鶉首爲陽

○邵子曰陰中之陽星也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爲堆阜又曰星隕地爲石

星陽之餘五星爲人五臓諸星如人四肢

百骸精血神守精存則麗其職而宣其明神歇精斁則如人之有死是以星隕則石朱漢上曰精斁氣歇坎極離見乃有隕星其光燭地離也隕爲石爲堆阜塵沙者艮也光耀既散氣凝爲石亦猶人之體魄降于地也

○日月五星俱起牽牛之初即漢太初曆十一月朔旦冬至也漢劉氏曰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牽牛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旦至其

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漢宋衷曰冬至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位杜預曰十二次從星紀起而右旋爾雅曰星紀起牛斗牽牛也郭註曰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傳不曰冬至曰日南至蓋謂日自鶉尾而來至牽牛也日中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逸周書曰維十有一月既南至昏昴畢日踐長微星動于黃泉是月也斗建子始昏指北日月俱起牽牛

右廻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會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曆會于十有二辰終則有始是謂日月權輿愚謂造化淵微非合數說不足以明之

○星經難曰視蓋橑與車輻近杠轂則密益遠益疎今北極爲天杠轂二十八宿爲天橑輻令疎密不同何也

橑輻者取周禮輈人蓋弓二十八以象星輪輻以象日月日與月會一月一周天又行一辰遂及日而合宿天圓如兩蓋相合

南北極猶兩蓋杠轂二十八宿猶蓋之弓橑赤道橫絡天腹如兩蓋相交處赤道北爲內郭如上覆蓋赤道南爲外郭如下仰蓋赤道正在天中如合縫處黃道橫過是在那赤道之間故列弓橑之數近兩轂則狹漸遠漸闊亦猶列舍之度近兩極則狹漸遠漸闊至赤道則極闊也圓圖近南星度當漸狹則反闊橫圖去兩極背闊失天形矣今攷天形爲覆仰兩圓圖以圓心爲極赤道以北爲北極內宮星圖赤道以南

為南極外宮星圖兩圖相合全體渾[illegible]象則得星度闊狹之勢占候不失北極曰[illegible]上規南極曰下規赤道橫絡者曰中規中規闊上下兩極處極狹也歐子曰蓋天則[illegible]南度漸狹渾天則北極寖高二說當闕疑可也

○周禮星土辨九州封域皆有分星分星禮經所載不可磨也其說有二佮周禮曰歲星所在則我之分野古堪輿書亡後郡國所入非古歲星或北或西與古受封所在不同一也唐虞及夏萬國[illegible]周千

七百七十三國並依附十二邦以係十二次之星法先王命親之意以主祀爲重如封閼伯商丘主辰商人是因封實沈大夏主參爲夏唐人是因唐後爲晉參爲晉星二也今以分野次舍玆之州青

○

在東玄枵在北雍在西鶉首在南以至揚東南星紀北冀東北大梁西徐東降婁西豫與三河居中大火在正東此躔次之最差者三也三說不同識者當自擇之

○傳曰五緯興周

國語曰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初星在天黿愚嘗攷之周之興也鶉火直軒轅之虛稷星係焉房與歲星相經緯以屬威靈仰之神后稷感以生焉鶉首又當山河之右太王以興而后稷封焉及周師之出也日在箕十度則析木之津月在房四度則升陽之駟又三日得周正月庚寅朔日月會南斗一度則辰在斗柄也是時火星與周師俱進而水星伏于天黿所以告顓帝而終水行之運自

天黿及析木歳星及鶉火又退行而旅於
鶉首而後進及鳥帑所以反復其道以經
綸周室者豈人力哉宜其卜世三十歷年
八百爲古今有道之長也星象昭昭詎不
信乎後世欲以人力勝之烏乎可

○春秋傳曰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
共成一象蟲獸在地南象在天東蒼龍西
白虎皆南首北尾南朱雀北玄武皆西首
東尾從角起而左旋
爾雅壽星角亢郭注數起於角列宿之長

故曰壽星方有七宿若第斗至壁是謂星
武第奎至參是謂星虎第井至軫是謂星
鳥第角至箕是謂星龍環列四方隨天西
轉方有定星星無定居故隱見各有其時
林氏曰鳥火虛昴皆分至之昏見於南方

正午位之中星仲春之月七宿各居其方
位故星火在東鳥在南昴在西虛在北日
在昴入於酉地則初昏時鶉火見於南方
正午之位當是時晝夜各五十刻是爲春
分之氣至仲夏之月則鳥轉而西火轉而

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日在星入於辛地
初昏之時大火房心見於南方正午之位
當是時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是
爲夏至之氣至仲秋之月則火轉而西虛
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日在心入於
酉地初昏之時虛見於午當是時晝夜分
亦各五十刻是爲秋分之氣至仲冬之月
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
而北日在壹入於申地初昏之時昴見
於午當是時晝短夜長晝四十刻夜六

十刻是爲冬至之氣分至之氣旣定則十
二月之氣無不定矣星鳥以象言星火以
次言虛昴以宿言互相備也愚謂天地四
時之氣皆不外於中子午者二至之中亦
天地之中卯酉者二分之中亦陰陽之中
也以二十八宿之中星至於中而止聖人
出而致中和以位天地者亦曰執中而已

○七宿之星數

星龍之星三十二星武之星三十五星虎
之星五十一星雀之星六十四合之而一

百八十二星

○七宿之度數

星龍之度七十五星武之度九十八四分度之一星虎之度八十星雀之度百二十合之而爲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三里分爲十二次

○七宿之分野

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辰在丑謂之赤奮若律中黃鍾斗建子今吳越分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次玄

枵一名天黿辰在子曰困敦律大呂斗建丑今齊分自危十七度至奎四次豕韋一名娵訾辰在亥曰大淵獻律太簇斗建寅今衛分奎五至胃六次降婁辰在戌曰閹茂律夾鍾斗卯今魯分胃七至畢十一次大梁辰酉曰作噩律姑洗斗辰趙分畢十二至東井二十五次實沈辰申曰涒灘律中呂斗巳晉魏分井十六至柳八次鶉首辰未曰協洽律蕤賓斗午秦分柳九至張十七次鶉火辰午曰敦牂一名大律於律

爲林鍾斗未周分張十八至軫十一次鶉尾辰巳曰大荒落律夷則斗申楚分軫十二至氐四次壽星辰在辰曰執徐律南呂斗酉韓分氐五至尾九次大火辰卯曰單閼律無射斗戌宋分尾十至斗十百三十五分而終析木辰寅曰攝提格律應鍾斗亥今燕分愚按司農鄭氏曰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是以二十八宿分配十二辰與七政五行一左一右相爲經緯所以兩其五行以成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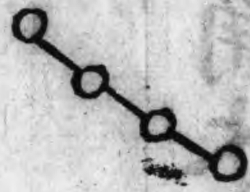
地四時之造化

○東宮蒼龍角爲五帝坐庭亢爲宗廟氐爲天根房爲天府心爲明堂尾爲人子箕爲敎客靈憲曰蒼龍連蜷於左

左爲青龍屬木居東又分爲小象者七星家名角木爲蛟亢金爲龍氐土爲貉房日爲兎心月爲狐尾火爲虎箕水爲豹日月居中五星緯外析木會寅大火會卯壽星會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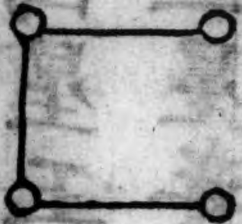
二星爲天關其間天門其內天庭黄道經
其中七曜之所行也龍左角爲天田爲理
主刑右角爲將主兵星明大王道泰賢在
朝熒惑犯天田旱郊祀志漢祖建靈星祠

○亢



四星天子之内朝也爲疏廟主疾疫總攝
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録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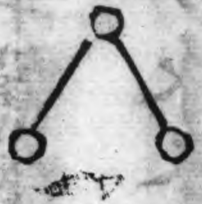
○氐



氐四星王者之宿宮后妃之府前二星適後二星妾單子曰天根見而水涸爾雅曰氐天根也角亢下係於民若木之有根宋分

○房

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中間爲天衢七曜由其中則天子和平亦爲天駟天馬主車駕國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隋志曰五緯入房啓姬王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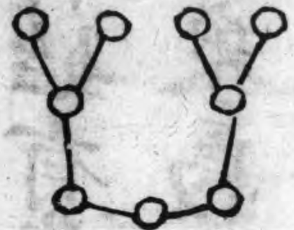
○心


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爲明堂天子爲大辰主天子賞罰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

大火爲大辰火中寒暑乃退律書云心言萬物始有華心唐志曰易雷承乾曰大壯房以象焉心爲乾精而房升陽之駟也房日月之所在鈎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洪範曰重華者謂歲星在心歲星一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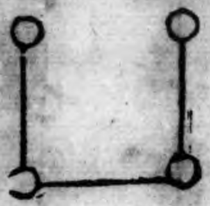
提一名重華左傳心爲火五月火始昏見
詩三星在天

○尾



尾九星上第一星后次三星夫人次星若
情八 十四
后嬪妾第二傍一星名曰神宮蒼龍之尾
爲九子色均明後宮有叙多子孫丙之辰
龍尾伏辰左尾言萬物死生如尾

○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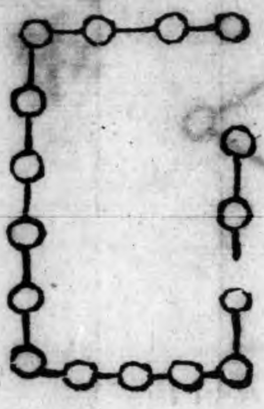
箕四星爲後宫后妃之府亦爲龍尾爲敖
客主口舌亦曰天津主八風凡日月宿在
箕東壁北方星翼軫巳上風起天曰天鷄
又曰傅説騎箕尾比於列星晋志曰傅説
一星在尾後詩疏曰箕在南而斗在北故

南箕北斗愚嘗以卦參之龍屬東方震震
動重陰之下龜吐氣蛇起蟄出而善變化
者龍也卦直春分以後辰爲蒼龍之次動
則變故龍以春分升而爲雷出地奮之豫
以秋分降入爲雷澤歸妹之象盛夏疾雷

木拔龍起震木位於卯也亢曰龍雷同類
玄之中以次三爲龍占家以甲乙寅卯爲
龍天文角爲蛟亢爲龍翌爲蛇軫爲蚓角
亢辰也翌軫巳也自春分至芒種震治也
而辰巳爲翌故曰氣之散也房爲天駟又
爲蒼龍之次故馬亦曰龍馬志言五緯入
房姫王肇迹者亦與王之嘉瑞也五馬一
化爲龍說亦本此其象曰天田曰農祥曰
多子皆以應東方之春
○西宮咸池奎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

○昴爲白衣會畢爲邊兵觜觿爲虎首參爲
斬艾靈憲曰白虎猛據於右
右白虎屬金居西又分爲小象者七星家
名奎木爲狼婁金爲狗胃土爲雉昴日爲
雞畢月爲烏觜火爲猴參水爲猿日月居
中五星緯外降婁會戌大梁會酉實沈會
申

○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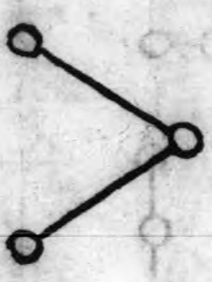


十六星天之武庫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

兵禁暴又主溝瀆月令仲春月在奎季夏

奎旦中

○婁



三星爲天子主苑囿犧牲供給郊祀大享

多子孫明則天下和平唐志日會在婁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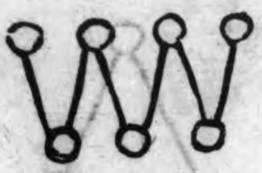
大臣憂

○胃

三星爲天廚天倉五穀之府動則有輸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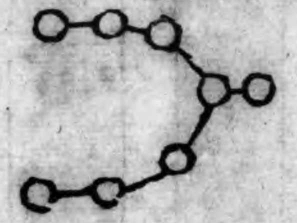
之事明則天下和平季春日在胃

〇昴



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獄事又爲毛頭胡星明則天下牢獄平書日短星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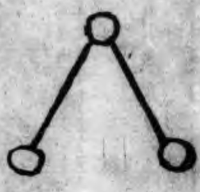
〇畢



八星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又主遠兵黃道所經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先驅此其義也正義云箕畢尚妻之所好中央土氣爲

風東方木氣爲雨木克土爲妃故箕星好
風是尚妃之所好也畢屬西方金氣爲陰
克東方之木爲妃故好雨而尚妻之所好
又申寅兩相衝破申來逆寅寅被逆故爲
飊風寅來破申申被逆故爲暴雨

○觜



三星爲虎首爲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明
則軍儲盈將勢得月令仲秋旦觜觽中

○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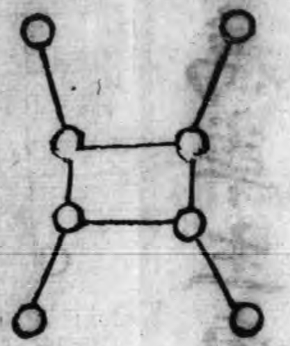
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鐵鉞主斬刈殺伐又爲權衡所以平理又主邊城參十星爲白虎之體中三星橫列者三將也下三星斜列曰伐天之都尉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曰參應七將七將皆明天下精兵伐星明與參等大臣皆

謀起兵參爲白虎三星有一者爲衡西有
勾曲九星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
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愚以易
參之虎屬西方居兊兊金禀收斂肅殺之
氣有虎象馬履言履虎尾者内卦兊也革
言虎變者外卦兊也頤言虎視眈眈者有
伏兊也象言參爲白虎者參申也參據猛
虎之首有斬刈殺伐之威東有大狼狼亦
虎類也是以爲天之將星七宿中有取武
庫天倉者亦以應揫斂之秋

○南宮朱鳥井爲水事鬼爲祠事柳爲鳥主
草木星爲鶉火主急事張爲素厨主觴客
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靈憲曰朱
雀奮翼於前
前爲朱雀屬火居南又分小象者七星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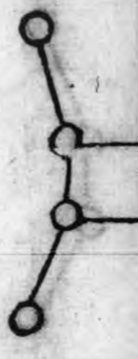
名井木爲犴鬼金爲羊柳土爲獐星日爲
馬張月爲鹿翼火爲蛇軫水爲蚓日月居
中五星緯外鶉尾會巳鶉火會午鶉首會
未

○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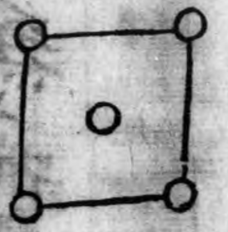
八星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

○井



八星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正義曰參旁之東有王井故曰東井王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東井京師分又曰熒惑犯東井旱

○鬼



五星天目也主視明察奸謀明則五穀成又云主死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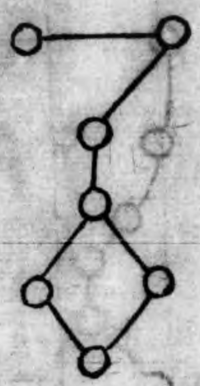
○柳

八星天之廚宰也主尚食知滋味又主雷

○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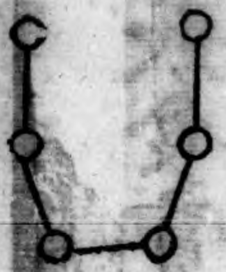
八星天之廚宰也主尚食知滋味又主雷雨朱鳥之口故曰鳥喙爾雅咮謂之柳咮卽喙亦作噣音晝左傳咮爲鶉火天官書爲鳥喙主草木又季夏日在柳季秋旦柳中

○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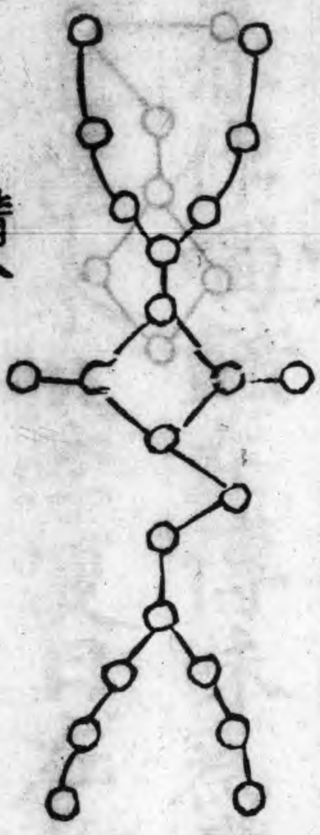
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綉又七星爲頸

○張



六星爲溙音素鳥受食處主珍寶宗廟所用天厨飲食賞賚之事明則王道昌漢志主觴客晉志朱張爲鳥星故爲羽蟲

○翼



情八

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俳優主夷狄遠客負海之賓明則大禮樂興動則四夷使來離徙天子舉兵翼爲羽翮主遠

十九

○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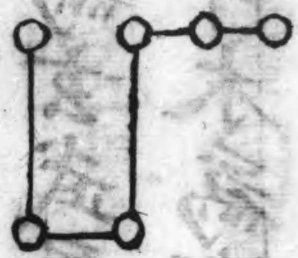
四星爲車主車騎亦主載任有軍出入皆
占於軫又主冢宰輔臣亦曰鳥帑鳥尾又
主風與巽同位又軫爲首悉以易參之離
南方爲飛鳥象朱雀也史言流火爲烏又
爲日中之烏午爲鶉火之次未爲鶉首巳
爲鶉尾其味在柳其翼在翼柳午也離也
翼巳也巽也卜楚丘論明夷之謙曰當鳥
即朱鳥也歸藏初巽曰有鳥將來而垂其
翼翼爲鶉尾故稱飛鳥鶉雉之屬飛必附
草嶺南孔雀之類也七星爲馬於辰爲午

故馬爲火畜午爲火蠶爲馬首龍星之精
故馬蠶同氣蟹鼈龜卵皆有黃離也七宿
中有鬼輿天目七星主文綉皆以應於南
方離明之象

○北宮玄武南斗爲廟牽牛爲犧牲婺女爲
天孫女虛爲哭泣之事危爲蓋屋營室爲
清廟東壁爲文章靈憲曰靈龜圈首於後
後爲玄武屬水居北又分小象者七星家
名斗木爲蠏牛金爲牛女土爲蝠虛日爲
鼠危月爲燕室火爲猪壁水貐日月居中

五星緯外玄枵會子星紀會丑娵訾會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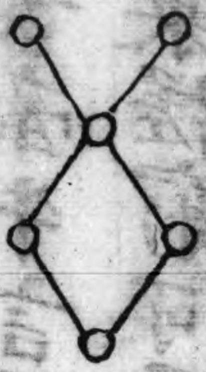
○斗



南斗六星天廟亦爲壽之期又丞相太宰位主褒賞進賢禀授爵禄又主兵南二星

天梁中二星天相北二星天府庭斗星盛明王道和平傳曰辰在斗柄日月會南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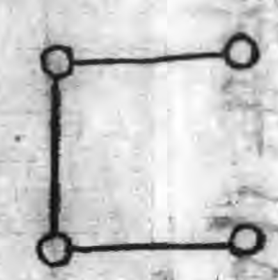
○牛



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後志云七曜之

起始於牽牛此三星河鼓河鼓亦名牽牛律書牽牛言陽氣行萬物出也博物志張騫乘槎窮河源嚴君平占客星犯牛斗又云太白犯牽牛將軍凶

○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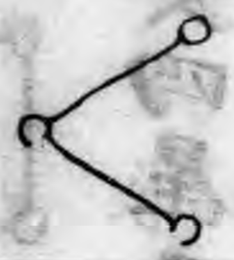


婺女四星又曰須女主布帛裁製嫁娶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其北織女天女孫也

○虛

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哭泣之事又冢宰之官書宵中星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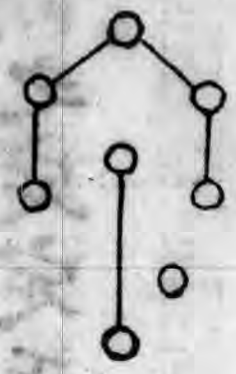
○危



三星主天府天市架屋危爲玄枵耗神也

虛亦耗神

○室



營室二星天子之宮又有軍糧之府及土

功事星明國昌一曰玄宫二曰淸廟室二
星謂之定定正也主土功事詩云定之方
中

○壁

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詩疏云
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
東壁星明王者昌道術明國多君子歲星
守之五穀以水傷月令仲冬昏東壁中以
易參之斗本北方爲坎北宫龜形乃其本

象又分爲龜蛇兩物于實以坎爲狐虞翻以艮爲狐天文以心爲狐互發也運斗樞曰玉衡散而爲鼠玉衡斗星亦坎也牽牛在丑北星河鼓亦名牽牛言陽氣行而萬物出也女須四星賤織女三星貴妾與天

女異分也天牢六星在斗魁下貴人之牢也貫索九星在招搖前庶人之牢也北七宿中多言宗廟禱祠者以北方幽陰鬼神之窟宅也言宮室女工以應冬候陰極陽生是以列宿皆起於牽牛之初

○中宮天極五星勾陳六星皆在紫宮中最尊者也靈憲曰黃神軒轅於中

天五居十干中爲戊己屬土應天極五星地六居十二支中爲辰戌丑未屬土應勾陳六星在天爲辰在地爲土故張氏以黃神目之其曰五宮五七三十五名者以北斗七星爲帝車以斡旋造化也

○天極五星

星家言四帝俠黃帝中坐者東帝威靈仰南帝赤熛怒西帝自招矩北帝叶光紀即月令木火金水并中央土爲五是也或謂天一而帝五何也曰此不過借主宰之名以言五行之氣各有攸統爾

○鉤陳六星

六星土象坤數六也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主御羣靈抱極樞四星曰四輔隋志曰

在紫微宮中班固曰周以勾陳之位蓋土居五行中而四時之氣無不備勾陳居龍虎鶉龜中而四方毛羽甲鱗之虫無不統所以為中宮之衛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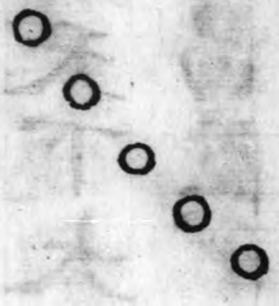
○靈憲曰在朝象官在人象事

○三台星

六星兩兩而起一曰天柱三公之位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文昌二星曰上台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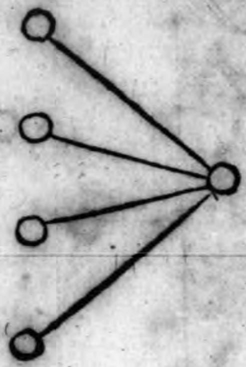
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主兵又曰三台為天階太乙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下星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庶人又曰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三能台色亝君臣和不亝為乖戾三階平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宜天下太平六符者六星之符驗也

○文昌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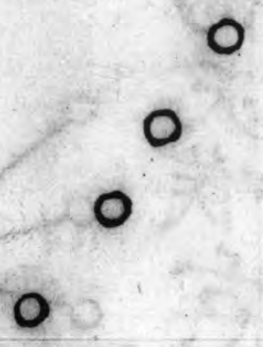
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符主集計天道
史天官曰斗魁戴匡魁六星一上將二次將
三貴相司命司中司祿與三合同

○尚書五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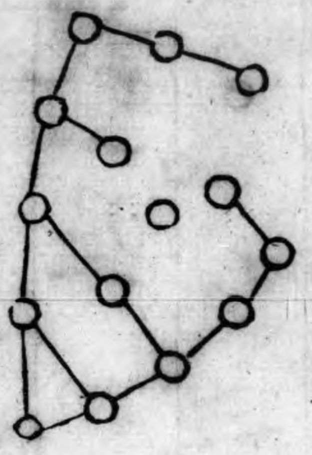
為天喉舌斟酌元氣運平四時賦政四海
共治天下

○少微星



四星在太微士大夫之位一曰處士或曰博士官南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大夫明大而黃賢才舉

○郎官十五星



在帝座東北一曰依烏郎府周官元士漢

光禄中散諫議郎是其職也

○傳說一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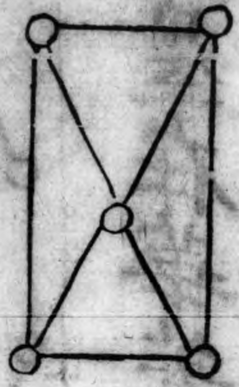
在箕尾後主愚謂一星應在朝一官前星為太章祝巫官也子三台為三公文昌六星為尚書六部北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王喉舌天有傳說星人有傳說相天有王良策馬人有王良善馭如此之類難以編舉

文星

○東壁

二星主天下文章圖書之府星明王道行
國多君子

○五星聚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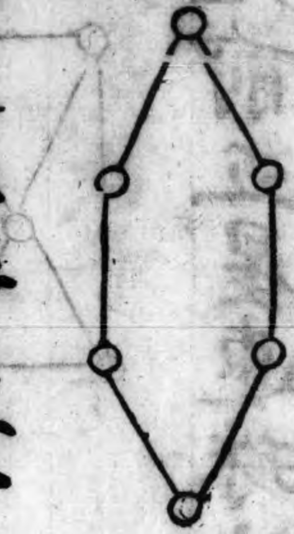


見前五星連珠注

○柱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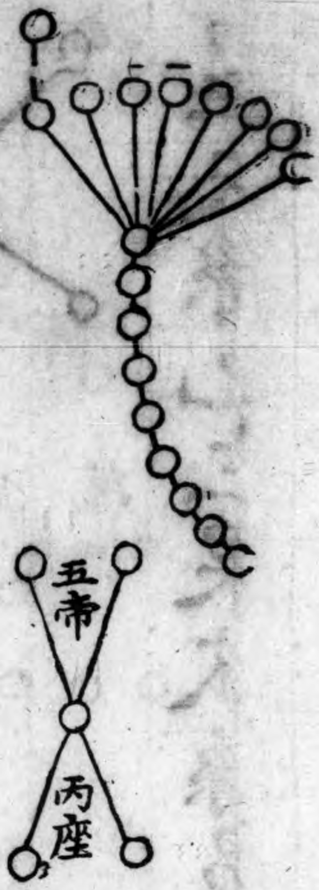
極東一星主記過左右史之象

○六甲



六星在華蓋旁分陰陽配節候布政教

○華蓋



晉志上九星華蓋下九星扛蓋之柄所以

○覆帝座詩爲章于天

○織女

三星天孫也主果蓏絲帛珍寶嫁娶詩終日七襄坡云天孫爲織雲錦裳

武星

○天將軍

十二星在婁北主武中央大星天之大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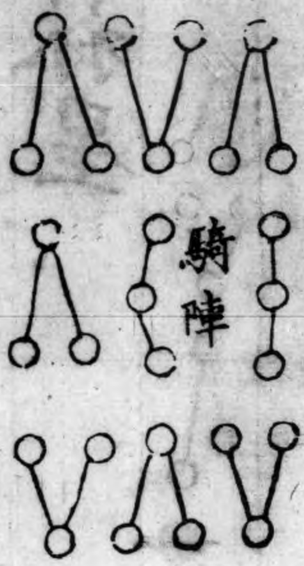
也外小星吏士也大將軍搖兵起大將出

小星不具兵發

○郎官

一星在郎位北爲武備

○騎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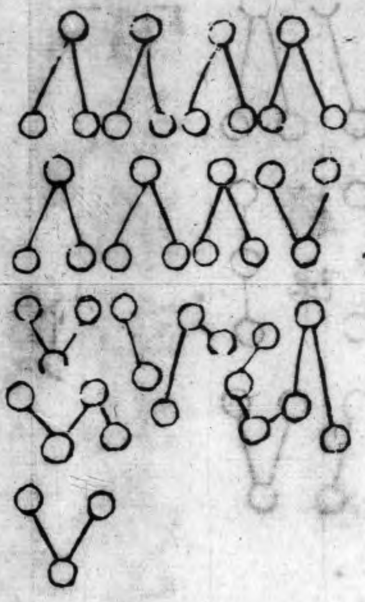


二十七星在氐南爲天子虎賁主宿衞

○虎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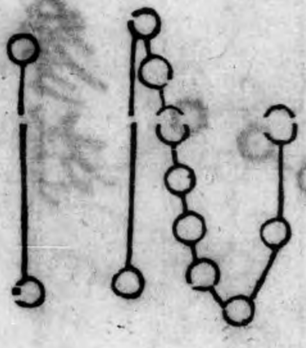
一星在太微北旄頭之騎士也

○羽林星



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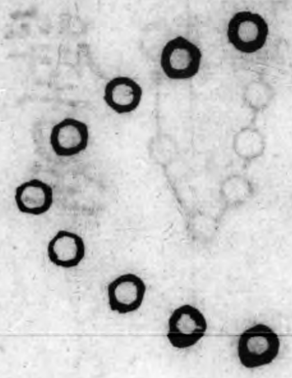
○壘壁星



十二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壁也三軍位

為營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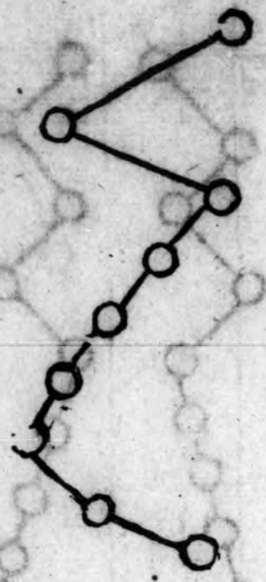
○參旗



九星在參西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司弩弓之張候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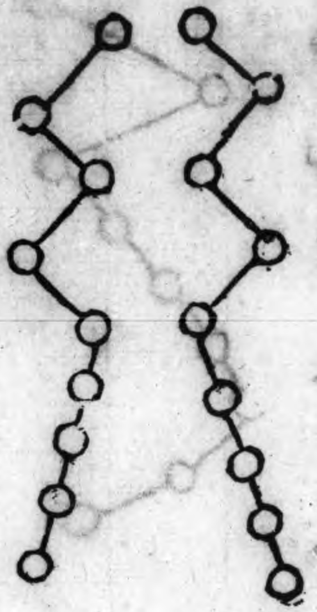
情八 二十七

○九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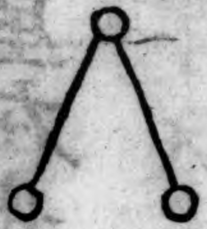
○西南九星天子旗也

○左旗右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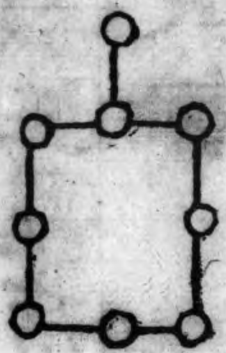
九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一曰三武大將軍居左右二將之中也旗九星在鼓旁相爲旌表又河鼓星亦名牽牛非也隋志曰河鼓三星唐天文志曰河鼓將軍象也

○天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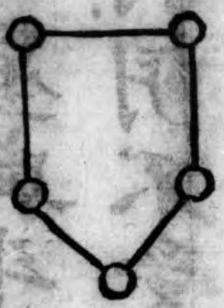
三星在北斗杓東一曰天鉞天之武備

○弧



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

○天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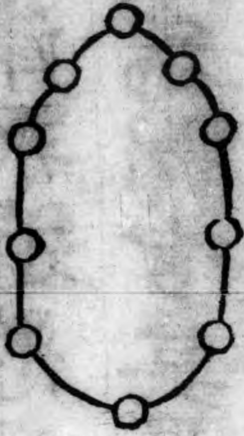


五星天子先驅也忿爭禦難皆所以備非常一星不具國兵起

○招搖

一星與斗相應胡來受命中國明而不正則胡不受命

○天廄



東壁十星曰天廄主馬之官主驛亭主刻漏與晷刻並馳

○王梁

王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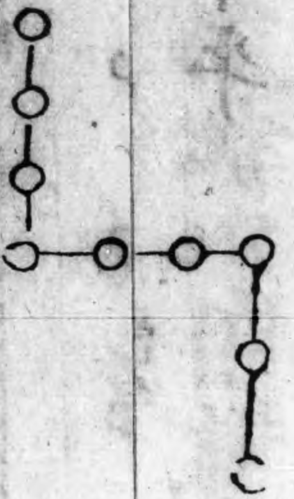
天駟一星曰王梁策馬　車騎滿野晉志曰
王良亦曰天馬亦梁稱　天橋故或占車騎
或津梁道愚曰文武並用長久之道然在
朝為郎官其星十五野為郎將星止於一

天之示人至矣
民星

○房星為農祥
在東七星中立春日晨昏中[illegible]午為農祥
占曰百穀熟

道陽氣以出乎爾雅河鼓牽牛一星李巡
孫炎二七〻等曰二十八宿名孫曰河鼓在
牽牛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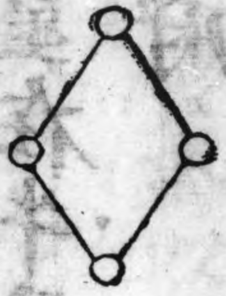
○犁曲九星



六星大而明餘三星小而暗耕時柄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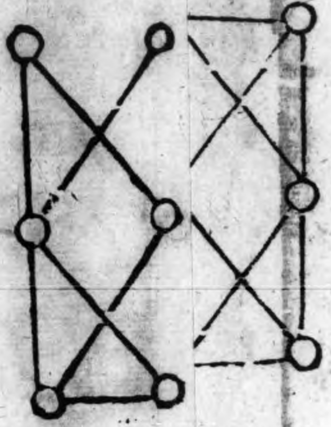
○天田
九星在牛星南又曰蒼龍左角爲天田

○水府



在東井西南主水官

○羅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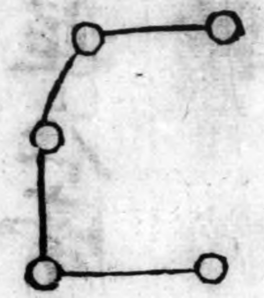


九星在牽牛東壅水潦為灌漑之渠

○四瀆

江河淮濟之星

○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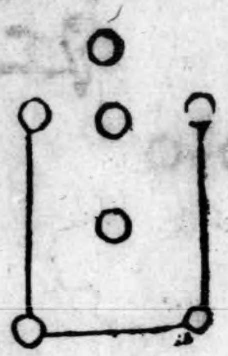
五星在官南主平量仰則天下斗斛不平

情八

三十

覆則歲穰

○内杵臼



七星主給軍粮客星入兵起東府南三星

曰內杵四星曰內臼

○天江

在尾北四星不具津梁關道不通動搖大水出

○天船

九星一曰舟車以濟不通中一星曰積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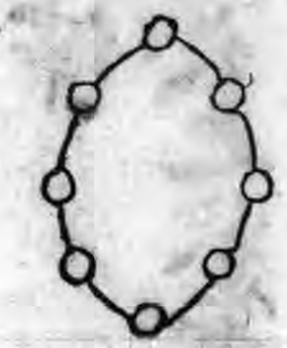
候水災亦主水旱均明則天下安

○天錢

十星如貫錢之狀在北落門西北

情八 三十一

○天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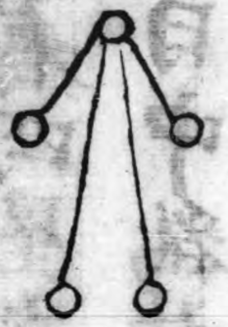


在斗杓西主關閉

○天市垣

隋志垣有二十二星在房星東北主權衡主聚衆市中星衆潤則歲實稀則歲虛熒惑守之戮不忠之臣彗孛守之爲徙市易都帝座一星在市中天庭也光而潤天子吉威令行候一星在帝座東北主伺陰陽宦者四星在西南不欲大明則輔臣彊易曰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天下之民從之神農取諸噬嗑以此

○人星



南五星曰人星主靜衆庶柔遠近一曰卧星主防淫佚

○老人星

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日見于丙春分之日没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不見則兵起

○天乳

亢池一星曰天乳主甘露 ○

○格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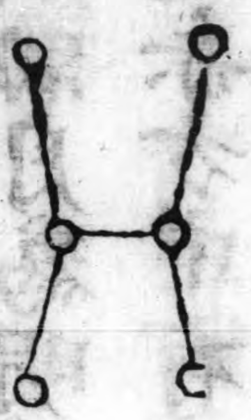
炎火之狀黃白起地下大上銳其見也不耕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客

貴人

○景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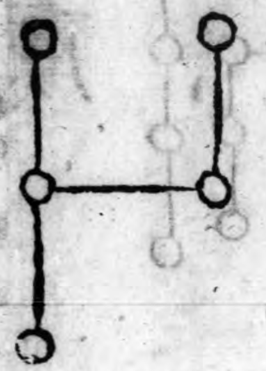
德星也又曰天睲常出有道之國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睲明也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三方星合為景星

○天社



輿鬼之南六星曰天杜其位坤其氣未其神共工氏之子句龍平水土故祀以配其精爲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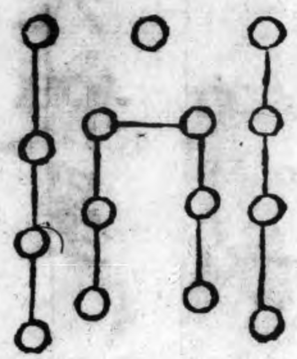
○天稷星



五星在七星南稷農正也取乎五穀之長

以爲號

○天廟



張南十五星曰天廟天子之祖廟也虛危爲宗廟子之氣愚謂生民之功起於后稷力農以配天則景星見而甘露降天象昭昭豈不信乎

○邵子曰星爲晝要義曰日月夜分謂晝夜刻漏

馬氏曰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據日出日入爲限蔡邕云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云日中星以爲日見之漏五十三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蔡校一刻愚按邵子以離爲星星爲晝辰爲夜日出則星沒日沒則星出皆人所共覩故今以此定晝夜也

○星變五緯行度與七政互相表裏分布四方用告禍福故曰彝倫失序則星辰亂行

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是五緯所行之度數與二十八宿共爲天體一有差舛則在天爲水旱在人爲殃咎在國爲興亡人能修德以禳之則庶乎獲免不然積毫芒而成尋丈可不畏哉今畧具星變于后云

○彗星之變

公羊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者彗也何休曰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緯書曰其形長丈彗有五色色蒼侯王破赤强國恣白兵大作愚嘗詳攷其變矣魯文公時彗在北

斗後楚以夷狄深入諸夏春秋齊侯穰彗晏子曰不可是天教民民將流亡始皇十五年間彗四見長或竟天遂兼六國攘四夷死人如麻漢元光五年七月彗東入太微至幸臣五十餘日致中常侍趙忠姦亂

之應漢哀建平二年三月彗出牽牛七十
餘日卒貽王莽篡國之禍宋景定甲子彗
出柳宿律中纍實爲鶉火之次妖燄貫于
半天七十餘日惟祕書郎又跡曰彗犯柳
宿著見尤異政塗宥府此端門次輔之星
令以孔光崔烈而變爲彗甘泉法從此文
昌華蓋之星今以元積貢禹而變爲彗給
舍臺諫司過之星今以鳴鳳化寒蟬仗馬
餵芻豆而變爲彗又有大彗者在焉爲商
君相業而尚功利爲介甫擅權而謂天變

不足畏切中時病矣借言未及行不及十稔國隨以滅悲夫

○蚩尤爲旗之變

類彗後曲象旗黄上白下熒惑之精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天狗墮地之變

狀如大流星有聲如雷望如火光炎炎中天墜地類狗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銳千里破軍殺將孟曰亦太白之精

○太白經天數有盈縮之變

盈縮者日方南太白居南日方北太白居北爲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北日方北太白居南爲縮侯主有憂用兵退吉進凶又太白在南歳星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當出不出當入不入

不破國必亡國經天者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上爲經天與日爭明是爲亂紀天下革民更主人民流亡强者弱小者强女主昌莽地皇時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微天子庭也是年大兵入天子庭至漸

臺斬莽首愚曰是二星者不必遠引庚午
秋天狗星墮未幾大將殂巳丑夏太白經
天明年白波浪起并前甲子彗三大異星
予年七十皆目所親覩故特書之
○太白主兵熒惑主內亂月主刑其變有三
三者失度有亂臣賊子伏尸流血之兵
○枉矢星之變
物莫直於矢直而枉撓矢者邪人也昔項
羽救鉅鹿枉矢西流遂阬秦屠咸陽以亂
伐亂

星聚爲祟之變

水木火三合東井占曰外有兵與喪三星入輿鬼木火金合虛如連珠皆爲死喪三星在斗戮將死相火金水三星合軫金水合於東井皆爲白衣之會漢文帝時天子

四衣白衣臨邸第者此也唐天寶中五星聚箕尾占曰有德慶無德殃至德中木火金水聚鶉首從歲星也木火陽主中邦金水陰主外邦陰與陽合中外相連以兵以此見五星之聚有吉有凶不可拘一

○流星之變之象有吉有凶不可拘一
漢元延中日晡時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
餘丈赤白從日下東南去或大如盂或如
雞子燿燿如雨下至昏止其占爲天子失
勢後王莽簒國建武中小流星百枚以上
或西南東北四面行其占爲小民流徙後
應征公孫述民流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
行後光烈皇后崩流星出文昌將相色白
光燭地長可四丈槎如龍蛇形已而王商
自殺晋志曰尺使也星大者使大小者使

小自上而下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曰奔亦流也聲隆隆者怒之象小星流者庶民之象大如月者人主之象天星盡搖民勞之象

○附耳星之變

西畢大星旁小星附耳搖動有讒亂在側

○天讒星之變

○又曰卷舌六星在北主口舌以知佞讒卷舌上一星曰天讒

○欃槍棓彗之變

四星狀異殃一破國危君餘殃爲旱凶饑
暴疾

○熒惑之精爲變

○隋大業末熒惑逆行入南斗色赤如血光
芒震耀長七八尺後楊玄感反天下大亂

○唐長壽中熒惑犯五諸侯渾儀尚獻甫奏
臣命在金五諸侯太史位火克金臣將死
矣武后曰爲禳之遷水衡都尉水生金又
去太史位卿無憂矣是秋獻甫卒

○太白之精爲變

○六賊星太白之精也出正南去地可六丈大而赤形如彗芒九角天狗亦太白也主兵

○赦星星長三丈餘出北斗魁南抵軒轅而滅占曰有赦

○填星之精為變咸漢星填之精也出正北去地可六丈大而赤中青青中赤表下有三彗從橫又名

○五殘星出正東狀類辰去地可六丈大而

黄
○狼角之變
九游星東有大星曰狼變色則多盜賊
○貫索
賤人之牢也又曰連索連營天牢主禁强
暴九星皆明獄煩七星明大赦動斧鑕用
○歸邪之變
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歸蛇出必有歸國者
其占亦有吉凶已上並天文志所載
○星變關時否泰

星一也其形其色其常其變其時其分各有取舍其占不同惟嚴子陵足以當客星之占陳仲弓足以應德星之聚宿騎箕尾而傳說生星隕中營而葛亮死吉人君子未嘗不與天象相關也客星又有變者形大如瓜色有青白者不爲大水則爲大饑氣白赳天死西南者則牛馬死傷又何其不祥也春秋時彗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殺君三十六七國二十五諸侯奔走不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傳曰夜有星

無雲而天雨者謂之天泣其故何也蓋不忍君子小人之倒植而痛蒼生之罹其禍也天象豈虛應哉是以古之隱德之士所以夜觀天象書察人事而爲之隱憂也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歐陽子曰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曰天地鬼神不可知爲其可知者人而已曰中必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盈

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
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
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
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
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以測之
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爲言曰虧盈曰變
流曰禍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
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
無以異也以其不可知故當尊而遠之以
其與人無以異則修吾人事而已未有人

心說而天意怒未有人理逆而天道順者嗚呼聖人沒異端起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久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凡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歐公以人之可知者一對天地鬼神之不可知者三一者盡則三者在其中君子何如哉修身俟命而已

天原發微卷之八

天原發微卷之九

情九

天原發微卷之九　　　情九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少陰

春秋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辰時也愚謂自十一月至十月子至亥也言日月聚會有時故以辰言之在天爲三十八宿舉目可見故以星言之但其流行於四時八節有氣無形散布於太空似有形而無可執著者皆辰爲之

也
○邵子曰辰是那天上星分爲十二段底即
十二辰天壤也
日月星馮自是四件此說辰者謂一辰各
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

是辰故曰日月所會謂之辰爲相氏曰若
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於其星則名
宿名辰名次名房名舍若不據會宿則指
星體而言星也尚書精義曰天極謂之北
辰五緯有辰星又有十二次曰辰

○又曰辰數十二日月交會謂之辰辰天之體也無物之氣也

張氏曰辰十二從地數也無物之氣不可見因日月之會而見以不可見故爲陰天之陰者天之體天之所以立也從地數者天之地也

○又曰陰中之陰辰也天壤也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

辰者無物之氣天之體故曰天壤辰之於天是也辰者天之體土者地之體辰者無

物之氣不可見以星觀焉知其廓然太虛能容物也土者有形之物可見以山觀焉益知其能負物也土爲大物辰爲太虛日月星辰託焉辰雖不可見天晝夜常見故不用之一用之所宗也

○又曰辰至日爲生日至辰爲用蓋順爲生而逆爲用

辰至日者言天左行爲順布氣生物曰至辰者言日右行爲逆變氣用時故時可逆推物必順成子雲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

言天日之相應也

○又曰星爲日餘辰爲月餘日爲陽精天之靈魂月爲陰精天之氣魄星爲陽之餘精辰爲陰之餘氣故星者天之神辰者天之體日月在天如人之眞心

○命門陰陽之本也五星如人五臟諸星如人支骸精血辰之於天則人之體魄是也

○又曰天有日月星辰與天爲五地有五行金木水火與地爲五辰陽中陰不可變故一日十二辰不可見也

辰者天之體辰之於天猶土之於地天主用有神焉辰不可以盡天非若土即可以盡地辰之外別名天土即所以爲地也漢上曰月生於日之所照衆星被耀因水轉光三辰同形陰陽相配其體則辰也

○又曰天以一而變四四者有體而一者無體

張氏曰日月星辰以成天體四成則太極之體退藏於四者之間而不可見所以日月星辰與天而五除日月星辰則無天四

者有體所以成形一者無體退藏於密言五者必歸之天言十者必歸之地五當無極十當爲有極亦曰一而無四也天之體數四不用者一天辰不見者辰爲天體而不可見也其色蒼蒼其形渾渾四者之中惟日月星辰可見是知五者存一以爲體故用四四又存一以爲體故用三如此則五爲無體之一以況自然辰爲不用之一以況道太玄以一元統三方曰天地人亦此意也一時止三月一月止三十

日皆去其辰數一時本四月也止用三一月本四十日也止用三十皆去其辰之一三用一不用天有三辰地有四行天三地四天兼地之餘分而用七所以天辰不見地水常潛

○朱子曰空無星處謂之辰

愚按易係言天數五邵子言天象者四四自何來本於一陰一陽而已一陽分為二則有太陽少陽之象是為日星一陰分為二則有太陰少陰之象是為月辰日月星

辰所以爲天之四象鈌一不可今邵子旣
謂辰爲天體朱子又謂辰是無星處而不
動如此則一辰而分兩用旣爲少陰又爲
天體可乎曰非也天數本有五一爲無極
四爲四象四象之中又體一而用三少陰

反爲體而日月星所由麗也其曰辰曰無
星者辰本渾淪無迹不可窺度是爲體之
極聖人因其日月所會之處而以辰名之
爾故無體之中無象不包其不動而在北
爲極星之樞者則曰北辰然則少陰爲辰

固爲天體而北辰居天體之中又爲十有二辰之主也故以辰辨方曰十二次以辰兼星土曰十二野以辰兼十二子十二歲十有二月係焉皆辰也舉宇宙之間洪纖高下莫不各圍於其中矣詳見下篇

天樞

維北有辰爲紐爲樞居中不動旋斗杓於外以建四時齊七政也西志曰中宫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愚謂一者氣數之始物無然既常居者居中不動之義

也東志曰北辰星合元垂曜建帝形運機
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斗衡太微攝提之
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
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懸謂曰合曰
垂曰建曰運曰授曰張曰屬曰布與應九

字爾最宜玩味蓋言辰極無不包括天地
星辰之象於其中故曰備矣合為元氣散
為星曜張為百精建為斗衡班固曰攝提
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亦曰天樞焉二
十八宿即布列於十二辰者十二辰即統

於北辰者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爾雅疏謂斗杓所建以正四時故謂之辰北辰即總十二辰在其中斗杓即指十二辰者傳記多言北斗不言北辰者以辰居中無爲藏諸用也故無迹可指可指而言者斗杓所建而已其言北斗則北辰可知

程子曰北辰自是不動便爲氣之主爲星之最尊也故衆星四面環繞而歸向之

愚嘗參酌先師之論而得其說曰北辰不動爲天之樞朱子曰緣人取此爲極不可

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
星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是他近那辰
處雖動不覺今以管窺極星見其動去只
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不動
至宋時人方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
而極星依舊動舊說皆以紐星即天極在
正北爲天心不動今驗天極亦晝夜運轉
其不移處乃在天極星内一度有半故渾
象扛轂正中置之不動以象天心也愚按
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北頭一星在天心

四方去各九十一度九十一度者四九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方輻湊將來
辰星居中即北頭一曰生之內無星處是也
衆星咸共者北辰在天爲天之心猶心在
人爲身之主手足耳目血脉膚體無一不

關也世無非人也而人君南面以爲之主
天體無非辰也北辰居中以爲之主以至
周天之度萬有之夥莫不脉絡於是是則
不動之辰以爲羣動之本故曰無形者有
形之統不用之一即無極之極降而在我

者也嗚呼精矣

○朱子曰北極爲天之樞以其居中故曰北極南極在地下中處南北相對天雖轉地却在中不動天形如鷄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其中兩頭抨定一頭在北上是爲北極一頭在南上是爲南極太一如帝座在紫微者故有北辰之號是中間無星處些子不動緣人要取此爲極如輪之轂如磑之臍天圓繞大左旋不息惟此其樞軸不動之處則在南北之兩端焉

南極低入地下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
度之中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
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亦在七十二度之
內北極高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
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
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不動其旁則經
星隨天左旋日月爲緯右轉更迭隱見若
環繞而歸向之唐一行謂大約南北相去
八萬餘里南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安南
都護府北極高二十一度其餘州不同大

史南説等至海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爆然皆古所未名或以問南極見老人壽星則是南極也解見朱子答曰南極不見是南邊自有一箇老人星南極高時解浮得起來

太一是帝座如人主之居北極如帝都在紫微者在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

前志言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太一天皇大帝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宫天帝

居中紫之言此中之言宫此宫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闔皆在其中朱子曰北辰常居其所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轂磑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朱漢上曰辰爲天樞而不動之處猶在極星之下聖人言居其所曰北辰而占天者必曰極星之下者詳略異也

○或問北辰之爲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惟此爲不

動而謂之樞焉其他諸星則與二十八宿同一運行

朱子答曰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甚近其北距天極也甚遠則固不容於不動不免與經星同其運行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

度數仰而觀之蓋無頃刻之或停也今曰與其在紫微者皆居所而為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磑而四臍分寸不移則其為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

若之何而運動之無窮哉胡五峯説有三箇極星不動殊不可曉若以天運譬如極盤則極星只是中間帶子所以不動若是三箇不動則不可轉矣

○西山蔡氏問曰極星只在天中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其上何也朱子無以答後思之曰只是脊坐極星極星便是北而南則無定位

公羊傳曰北辰曰大辰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視此永嘉鄭氏曰北極居天之

中而常在入北以天形北傾也或曰斗杓
可指東西而辰則無爲曰觀其所指則知
辰之所在書傳曰日月天之使也星辰天
之期也一左一右更有經緯蓋自斗杓之
所如言之則謂之建自日月之所會言之

則謂之辰斗柄左移日月右徙故辰與建
常相合焉月行及日會而爲辰辰本無體
兼星而見故天正之吉辰在星紀自丑而
西則地正之於天玄枵以正之於豕韋而
西陸之降婁大梁實沈南陸之鶉首鶉火

鶉尾東陸之壽星大火析木其朔月可知也春秋外傳所謂日月底于天廟者言建寅之月辰在諏訾建亥之月辰在天漢日月會于龍豵蓋因朔月之所在以知辰因辰之所合以知斗之建焉愚按斗杓與北

辰相脉絡北辰爲十二辰之統斗杓則指十二辰者也又公羊傳謂大火爲大辰北則夾鍾生於房心之氣爲天帝之明堂亦曰天宫非北辰之大辰比也如正月建寅辰在東北日月卻會西北之亥氣便相應

者以寅與亥合也日月都是如北斗每月所指辰曰建斗第一星爲魁四爲衡七爲杓用昏建者杓屬陰夜半建曰衡居平三建者魁屬陽歷家以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凡十二日周而復始觀所值以定吉凶每交一月節必疊兩值日如正月寅日值建二卯三辰之類與斗杓所指相應

○易傳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一者太極也漢馬季長云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

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

或難之曰如此則太極有此北辰之可指周子無極而太極恐無此愚應之曰太極無聲無臭是至微之中而有至顯之理北辰至中至極是有象之中而寓至微之理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故北辰居中不動而能生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也太極靜極而動而能生兩儀四象八卦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天之北辰微有象象夫子之太極夫子之太極故無象而象

天之北辰北辰爲氣之宗而理行其中太極爲理之宗而氣行其中是或一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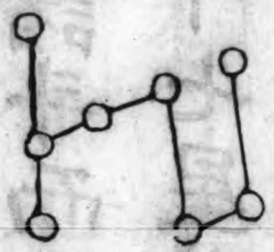
邵子曰天渾渾於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數以占天斗之所建天之行也魁建子杓建寅星以寅爲晝也斗有七星是以晝夜不過七分

張氏曰星以寅爲晝者中星以寅爲旦戌爲昏日以卯酉爲中則十二分而用七星以寅戌爲限則十分而用七矣愚演之曰天道左旋以辰爲豐無揚之氣不可見已

渾渾之中惟星可指日月五星從地右行斗杓所建四時以平大衍五十一爲大極四十有九是爲七七分而用之各有所入一爲天體一爲七政一居中央是爲北斗四列四方是爲七宿蓋天地四方以斗爲樞天運四時自斗而指斗正則時正時正則斗正故歷有差法斗無差度善治歷者質諸斗而已矣

○北斗七星在太微北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斗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輔星

輔于開陽佐斗成功丞相象也



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樞爲天天子象陽德也璇爲地女主象陰刑也璣爲人曰令星主火權爲時曰伐星主水玉衡爲音曰殺星主土開陽爲律曰危星主木主天倉五穀搖光爲星亦曰應星主金輔一星輔于開陽所以佐

斗成功主危正矯不平或問曰斗有七星并輔星爲八星家又謂斗有九星主九州何耶或又謂天官書言孟諏攝提攝提者星名隨斗杓所指以建十二月以此星而足爲九可乎曰此無明證不可從也張平子妙於知天言北斗與四宮星共爲五七則七星爲斗確乎不可增也瞽史之學易流於誕吾儒寧鈇疑可也歐陽子曰天人之際遠矣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舍經從史以求合焉不亦艱哉

天官書曰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
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前志曰用昏建
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
州河濟之間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地也
攜連也龍角天田也東七宿共爲龍形殷

中也玉衡居中南北之斗相殷也杓斗之
尾星第七也尾爲陰昏陰位故主西南衡
星居中昏杓建於寅夜半衡亦建於寅也
魁斗之首星屬陽故王東北所以斗杓連
東方龍角之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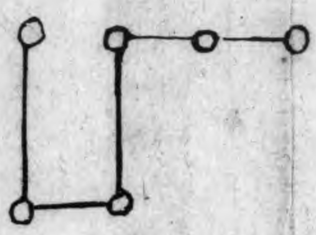
○要義曰斗所建地上一辰辰所會天上次斗
與辰合
按斗柄所建十二辰　而左旋日體十二月
與月合宿而右轉但斗之所建建在地上
十二辰故言子丑之等辰者日月之會會
在天上十二次故言娵訾降婁之等以十
二律是候氣之管聲之陰陽各有合如黃
鍾十一月建子合大呂十二月建丑之類
是斗與辰合宿而成日月之會
○斗星亦隨天運轉

孔氏曰斗星一日一夜亦隨天轉過一周而行天一度聖王觀斗所建命其四時以分十二月之會

○詩曰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朱子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

董氏曰斗四星其方爲斗三星爲柄垂而下揭斗隨天旋轉四時各有畛界故春秋傳曰斗有環域是也李子堅曰北斗爲天喉舌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太玄亦曰陰質

北斗夜則測陰言陰夜質正於北斗以歷
日月定時成歲也又北極與南極相對是
爲樞星南隱北見人多舉其見者言之以
其居天之中故也北斗之星七其數奇對
南斗之星六其數偶是天亦如此巧也



傳曰辰在斗柄日月會南斗是也其星亦
分南北南二星曰大梁中二星曰天相北
二星曰天府庭也斗星盛明五道和平劉

向日北斗貴星君象也

天原發微卷之九

天原發微卷之十

逸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天原發微卷之十　　逸一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歲會

月以十二起者六與六相偶而為十二以

康節數推之日歲運元皆用十二故一日十二時一歲十二月一運十二世一元十二會包括往古來今無不在是即一時可以推一日即一日可以推一月即一月可以推一年即一年可以推十二萬九千六

百年推而上之豈特一歲十二月之用而已哉十二辟卦舉其凡皇極一書究其極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以十二辟管十二會綳定時節就中推吉凶消長只是加一倍推去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康節亦用六日七分康節京房易自是一書與易不相干鄭氏曰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為大數觀其所會命其四時卦氣提其綱太玄研其細經世衍其妙而後天地日月星辰元會運世皇帝王

伯之蘊皆可得而推矣在年則以消長在月則以朓朒在日則以晝夜而分太史公曰大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

○邵子曰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統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

日為元元始也其數一一歲一周月為會會交也數十二歲十二周星為運運者時

之行也隨天左轉歲三百六十周辰為世
世者變之終也一日十二辰積一歲四千
三百二十辰也一世三十年則一十二萬
九千六百年是為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
中猶一年也自元之元至辰之元自元之

辰至辰之辰而數窮窮則變經世但著一
元之數窮天地之數可知矣一元有十二
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
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
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又非有所

牽合也

○又曰前六會為息後六會為消即一歲之自子至巳為息自午至亥為消開物於星之七十五猶歲之驚蟄也閉物於星之三百一十五猶歲之立冬也或曰氣盈於三百六十六朔虛於三百五十四今經世之數槩以三百六十為率何也曰所以藏諸用也

自子至巳作息陽進陰退至巳月之終當辰之二千一百六十為陽極陰陽之餘空

各六自午至亥作消陰進陽退至亥月之終當辰之四千三百二十為陰極陰陽之餘空各六凡二十有四當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除四正卦凡卦六四六二三十四三百八十四去其二十四則所有者三百六十乾坤坎離為四正卦居四方之位反覆不變經世一元之運數舉成數焉消息盈虛之法在其間所以藏諸用也唐堯始於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申二千一百五十七何也曰以今日天地之運曰

月五行之行推而上之因以得之也

○又曰分而為十二前六限為長後六限為消進退三百六十日

此當元經會之數十二月即十二會三百六十日即三百六十運以元之元之數為一分每會得一萬八百元分每運得三百六十元分總一元之分數得十二萬九千六百元元之元之元陽三百六十為進陰三百六十為退合三百六十乃成七百二十

○又曰分而為三十以當一月三十日之數

隨大運消長而進退六十日
此當以會經運之數一月三十日即一會
三十運自月言之朓朒分用一進一退消
長各數則成六十運自日言之晝夜又分
用一進一退朓朒各數則一月之數成百

二十日一會之數成百二十運
○又曰十二萬九千六百分而為十二以當
一日十二時之數而進退六日
此當以運經世之數以元經會則年卦月
卦會經運則氣卦候卦運經世則日卦時

卦之數一日十二時即一運十二世一為一杪十二杪為一分三十分為一時總一日得四千三百二十杪十二萬九千六百則三十日之杪也積一運之年凡得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杪則泰之數也

曰進退六日者舉一變之數也以日當年則六日為六年進之而六十年在小運則為十變在大運則為一變蓋天道以六而變必有餘分小則六日者歷六辰也甲子甲午各一世也是故大運六十年一變者

五運之數也天始於甲臨於子地始於巳臨於卯甲巳之間中見土運土金水木火以次相傳天終於癸亥地終於戊寅别而言之各有六十合而言之共為六十如是而六變一周天矣小運六年而一變者六

氣之數也六氣者天始於子而終於巳地應之則始於卯而終於申天始於午而終於亥地應之則始於酉而終於寅司天司地通為六氣别之則十二而二十四合之則十二而六如是六十變亦一周天矣是

故大運以六十而變六變通餘分得三百
六十六小運以六而變六十變通餘分亦
成三百六十六也
○又曰三百六十以當一時之數隨小運之
進退以當晝夜之時
一時即一世自時言三百六十為杪數自
世言三百六十為月數三百六十月即一
世之年矣當晝夜之時則一時成二時一
時得百八十杪積一日實二千一百六十
杪於一日四十三百二十分用其半也隨

大小運之消長者子以後六月為長午以後六月為消隨小運之進退者子以後六時為進午以後六時為退大運有消長無進退小運有進退無消長消長者進退之積也子至巳為長午至亥為消此盡舉一元之數包退數 閏數在其閒若日月則消長之中各有進退一年止有七百三十晝夜太玄以一晝一夜為一日通奇贊為三百六十五日經世以晝夜各為一日幷陽盈陰縮共餘十二日成一百二十日以一

百二十合七百二十則八百四十日即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分為兩兼晝與夜及閏數而計之也餘分六日散于六甲得六十甲子閏數六日合之而百二十為人物之用也六數之甲日分乎晝夜數分乎朓朒

各成十二一以為二各兼消長二以為四可知一限進六十日退六十日六限進退三百六十日又一限進六日退六日共七分消長所以用十四會成七百二十日皆用半數或曰進十二日為百有二十退十

二日亦為百有二十并陽盈之餘分六交數之朔虛六亦得二百五十二亦通

○又曰大小運數之立體數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數止于三百六十一年正數得三百六十以經世推之以十二會用九朞用二百七十日今以一元三百六十運守止用二百四十運加閏數不過二百五十二者用開物八會也蓋寅開戌閉戌亦不用也天有生物之時地有生物之數主天而言一年用三百六十主

地而言自草木萌動至地始凍止用二百五十二也故卦氣圖在日數則三百八十四日在時數則二百五十六日止有三千七十二時此大小運之所以分也盡取十二限數進退三百六十日又一限進六日

而退亦若是陰陽賡續分治一元別而言之各有三百六十陰分乎陽析乎半數若合而言之陽進陰退共成三百六十者陽包乎陰總全數也故此大運法別退數閏法而言以明天地陰陽之數正閏相生分

半而通用同本而異名也
○又曰立小運法十二萬九千六百去其三者交數取其七者用數用法三而成于六加餘分故有七

大運法專明體則小運之體可知小運法專明用則大運之用可知五見也在體為體之用數三百六十也在用為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也交數則不用之數也用數顯陽也交數幽陰也天統乎體地分乎用自一元之數而言用數七交數三陽勝乎

陰者天在地上者七交而在地下者三主坎離卯酉而言晝夜之分也陽侵陰晝侵夜三天兩地之理也以一日言自寅至戌以十二會言開物至閉物於十二萬九千六百中取九萬七百二十數為用以日數言於三百六十日中十取其七得二百五十二為用以一歲言冬三分不用以一日言夜三分不用

○二至二分三百六十中分之則一百八十中相去之數也

朱子曰自冬至至春分是進到一半所以謂之分自春分至夏至是進到極處故謂之至進之過則退至秋分是退一半至冬至也是退到極處

○百六陽九之運

凡水旱之歲歷運有常按律歷志云十九歲為一章四章一部二十部一統三統為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

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此魏鶴山要義之云愚按史謂漢家有陽九之厄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以此推之可見矣蓋堯舜以德弭變水旱出於天數故不能爲害若漢家之厄則出於人爲不可一諉諸天也故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

○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大史掌正歲年以序事中數謂十二月中氣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謂之歲

朔數者十二月之朔一周謂三百五十四
日謂之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與中之
別若散而言之則一也爾雅釋天云唐虞
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
○朱子曰康節十二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以小推大箇箇一般謂歲月日時皆合第
一會一萬八百年天始開第二會一萬八
百年地始凝第三會人物始生謂之開物
此時屬寅到戌時閉物為人物消盡之時
大半是半明半晦如晝夜相似到得一元

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

以天地一氣推之一晝一夜便自可見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是氣之一周把來拆做兩截前面底是陽後面底是陰又拆做四截便是四時春夏是噓秋冬是吸只是一箇氣陽氣既升之後相將欲絶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陽生其已用之氣便散所謂消長是也天運一月日自轉一帀又有那大轉底時候不可拘一槩被乾坤易之門復姤二卦為門之關鍵而啓閉焉自

子陽生乾之門便開其動也闢其名曰震萬物出焉乾以分之也故至巳而止自午一陰生坤之門便閉其靜也翕其陰消陽萬物入焉坤以藏之至亥而止一闢一翕如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陽來則開陽去則閉也以此觀之則先儒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亦在乎人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在上則爲唐虞商周世道陽明否則正士囚奴毒痡四海焚書坑儒天下解散

石勒朱温穢濁人倫飜覆天地此時不待
日月無光宇宙黒暗而人物自不容於不
消盡也嗚呼亦難言哉
○又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
杓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歳首而三代
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
以子爲天正然時以作事則歳月自當以
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而説者以
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
之善也

或問曰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正也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爲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爲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而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爲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

改歲之義不明而九四時五行之序皆不
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
必行夏之時也愚攷諸傳記三代雖正朔
不同然皆以建寅起數蓋朝覲會同班曆
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
以寅爲首伊訓稱十有二月乙丑者商以
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乙丑日也不
以係朔者非朔日也至於改正朔而不改
月數者於經史猶有可攷周建子矣而詩
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未嘗

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
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
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一月者則寅月
起朔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
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
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驪山先書十月十一
月而經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
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秦史制書謂改
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也若改
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

建亥乎漢仍秦正史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秦誓言一月戊午一乃三字之誤爾既以一月爲

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不知其實正月孟春也如是則四時改易尤爲無藝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不待辨而明矣或曰鄭氏箋詩維莫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

此漢儒承襲之誤耳臣工詩蓋言莫春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年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來年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亦不得其義而致之不審矣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又曰周人以子為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為邦乃以夏時為正蓋取諸陰陽始終之著明也

陽始於子而終巳陰始於午而終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寅而終未陰始申而終丑此二說雖若小差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

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遁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巳生而嚴凝之氣及甲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倣此康節十二會

言到子方有天未有地在到丑方有地未有人在到寅方有人皆天地人之始於此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爲正故曰子丑寅之建正皆是三陽之月若秦以亥爲正直是無謂

○又曰先天圖中亦亟十二辟卦左邊自子至巳陽卦三十二從震起復分十六卦二陽升於兊宮爲臨由臨以上八卦入乾宮升三陽爲泰四陽壯五陽夬六陽乾四月終焉右邊自午至亥陰卦三十二巽宮生

於姤分十六卦二陰降於艮宮爲遁由遁以下八卦入坤宮降三陰而爲否四陰觀五剥六陰坤十月終焉

陽卦震宮取一乾宮取四陰卦巽宮取一坤宮取四以見陰陽二氣其始也微而緩其終盛也疾而速微而緩所以根柢萬物而養其源疾而速所以生殺萬物而成其功獨坎離二宮不取者以見水火二氣流行於天地間其不用者乃無往而不用也

辟卦平鋪四時對待故二十四氣七十二

條分列其中而不紊先天八宮對待各有定序十二辟卦乾坤獨握其八焉所以父母萬物生長收藏莫不由此

○邵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華於三王極于五伯絶於秦萬物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始伏羲開物於寅也成乎堯陽純乎巳也華於三王陰生于午也極于五伯陽道巳窮絶于秦則限隔矣邵子所謂羲黃堯舜湯武威文皇帝王伯父子君臣四者之道

理限于秦是也言限截于秦而不得行也
又曰易始于三皇書始于二帝詩始於三
王春秋始于五霸
其說謂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
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又曰七國冬
之餘烈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
伯之雄十六國伯之叢也南五代伯之借
乘也五朝伯之傳舍也隋晉之于唐漢之
弟也隋季諸郡之伯也江漢之餘波也唐
季諸鎮之伯也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

伯也日出之星也愚按堯之前亦有如五伯者大數之中自有小數以細別之也特世運無傳惟近者可見爾邵子謂皇帝王伯之中各有皇帝王伯者是也姑以漢一代言之亦有皇帝王伯之髣髴者焉無為者皇如漢高惠是也恩信者帝如孝文是也智力者伯如孝武是也孝宣伯之王孝武王之伯譬之四時春秋冬夏伯而夷狄又出其下矣嗚呼何幸而得遇三皇之時哉

○又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復北而南矣天道人事皆然推之歷代可見消長之理也又曰陰事太半陽一而陰二也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之數也

愚按元會運世之數一運當三百六十年可以推歷代之治亂子至卯陰中陽將治也卯至午陽中陽極治也午至酉陽中陰將亂也酉至子陰中陰極亂也先天圖自泰歷蠱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即南北

之運數也泰與否相對蠱與隨相對故
曰自泰至否其間有蠱蠱之者誰陰方用
事陽艮以止陰邪巽入否斯至矣自否至
泰其間有隨隨之者誰陽震順動兌陰隨
之民說無疆泰無不宜此否泰蠱隨殆亦

天門地戶人路鬼方出入之交歟數往者
順自子而午震离兌乾治之象知來者逆
自午至子巽坎艮坤亂之象當背北面南
觀之即知逆順唐至五代包六甲子半治
半亂宋乾德至今又六甲子中經南人用

事南禽隨氣過北而亂康節蓋以數推之六甲子者三百六十年也即一日十二時之數自堯甲辰起運月巳辰未星癸迄今月仍在午辰方過酉為年者三千六百六十為時者僅一百二十二何速哉古今在天地間猶旦暮爾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能以一時觀萬時一世觀萬世愚録世運於十二會運之終其有感也夫

司氣

地上之數起於二二而六之為十二月二

而四之為二十四氣二而三之為七十二
候此十二辟中所以藏了七十二候四正
卦中所以藏了二十四氣六十卦中所以
藏了三百六十日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
氣雨水為二月節至前漢末始改故律曆
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
分中言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故移居
後云三統曆穀雨三月節清明中接通卦
驗及今曆以清明為三月節穀雨中餘並
與律歷志同月令紀十二月時候體例不

一氣候在前先言之在後後言之其二至二分之月皆再紀時候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此節之大者聖王所加謹

○易曰坎正北方之卦也又曰兊正秋也又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後世氣候節序易已備之矣坎既言正北方卦則震東兊西離南不言可見兊正秋者秋分也則震春分離夏至坎冬至不言可見復大象言至日閉關冬至也則姤爲

夏至不言可見人能明易則陰陽消長之
氣可觸類而知矣
○鶴山魏氏曰秋爲陰中春爲陽中
陰氣始五月終十月故七月八月爲陰中
陰中雖兼有陽陰爲主陽氣始十一月終
四月正月二月爲陽中陽中雖兼有陰陽
爲主
○朱子曰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只是一
氣周匝把來折做兩截則春夏爲陽秋冬
爲陰分做四截便是四時又分做二十四

氣七十二候皆自此始

二十四氣者孔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驚蟄節春分中三穀雨節清明中四立夏節小滿中五芒種節夏至中六小暑節大暑中七立秋節處暑中八白露節秋分中九寒露節霜降中十立冬節小雪中十一大雪節冬至中十二小寒節大寒中雨水者雪散而為雨水自上而下曰雨北風凍之而為雪東風解之而為水驚蟄者蟄蟲驚而走出穀雨者雨以生百穀清明物生

清淨明潔小滿物長於此小得盈滿芒種有芒之穀可稼種小暑大暑就極熱之中分為大小月初為小半為大處暑暑將退伏潛處白露陰氣漸重露凝色白寒露露氣寒將欲凝結小雪大雪十月初小十一

月轉大小寒大寒十二月初寒為小月半寒為大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餘每氣中半分之為四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周禮有曰十八箭是一氣易一箭也凡二十四氣三分之氣間五日有餘故年有七

十二候也

○歐子曰七十二候各置中節初候也以候策累加之即次候六十四卦置中氣即公卦也以策累加之即次卦也五行用事置四立之節而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末用事之初也置四季之節冬以維策加之即土用事也

十二辟卦之爻應七十二候中節前為初候朔氣前三日也後為次候朔氣後三日也候以分內外故也六十卦應三百六十

日一年十二月有十二中氣則置十二公卦以主之如十一月坎初六冬至公中孚是中氣辟復侯屯內為朔氣前三日也小寒坎九二十二月節侯屯外大夫謙卿睽是次卦也為朔氣後三日也四立者立冬

水立春木立夏火立秋金皆四孟之節五行用事之初也四季者居乾坤艮巽四維之位為辰戌丑未四季之月正土用事之時也四正卦坎離震兌也每卦一爻統兩卦半兩爻統五卦成一月六爻統十五卦

分六氣成一月為一時統而論之四時四六二十四也分而言之有節有氣有候各有條而不亂姑以意釋之未審得歐公之意否或曰甲己一月六變十二月則七十二變謂之候亦通

○司天考曰七十二者五行化成之數是為經法陽之策三十六而兩之陰之策二十四而三之陰陽之數無往不合七十二候亦自此推

七十二候王司監用之於歷極其精妙愚

嘗求其說而不得終夜以思久而方悟曰此即乾坤二卦之策乾一爻三十六兩爻七十二六爻二百一十六坤一爻二十四三爻七十二六爻一百四十四周之一年則三百六十日之數盡矣又以五行之氣分之水木火金分王四季共得四七二百八十八日又欠七十二日以足一周之數於是以土四季當之每季十八日爲辰戌丑未之月又每月六日屬土應一月辟卦六爻以見五行離土不得一年四季一月

六日皆有土以寄王其中所以天地間萬民萬物萬事萬化並資之以爲生長收藏之地故曰候焉讀者當諒其苦思不止甲己之變而己也

○觀物張氏曰四時八節各以三變以十爲一日旬三旬而一月九旬而一時三十六旬而四時畢以五爲一日候三候而一氣九候而一節七十二候而八節周天有四時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四四一十六而各去其一是以一時三月一月三

十日體數雖四而一者常不用用數有三有九故三旬為一月三月九十日為一時五日一候者一月六候五六三十日也三候一氣者十五日也九候一節者八九之候而氣節周也愚嘗恨今之司曆者徒登其候之名而未必研其義請逐一條之免墮於與百姓日用而不知之域

○七十二候名義

以十一月中蚯蚓結起候者用冬至甲子上元曆始也以東風解凍起候者本人正

爲重用五代馬重績新曆正月雨水爲氣首也

○正月

東風解凍者春風發散寒凍之氣也蟄蟲始振者初始振動而未出至二月乃大驚

而出魚上氷者當盛寒時伏水下逐其温暖至正月陽氣上始遊水上而近於氷獺祭魚者此時魚肥美先祭而後食也鴻鴈來者大鴻小鴈自外來於中國將北反其居通卦驗云立春雉雊雞乳雨水降條風

至條風東風也猛風風風之甚也動揺草木有聲故曰草木萌動是為可耕之候

○二月

桃始華應驚蟄候又五日而倉庚鳴驪黃又曰黃栗留又曰鵹黃商庚楚雀齊人謂摶黍今曰布谷與摶黍聲相近鴟鳩鶻鵃皆其號也鷹化為鳩至秋時則鳩化鷹玄鳥燕也又曰乙鳥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所以商簡狄吞而生契陽在陰内不得出奮擊之而雷發其陽聲

電者陽之光陽在外陰有所麗故閃爍而
爲電又曰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皆陽
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

○三月

桐始華田鼠化爲駕駕鴽也一云牟無鼠

陰類陰氣盛故化爲駕駕陰氣盛則駕復化
爲鼠虹螮蝀也雄蜺謂明盛者雌蜺謂闇
微者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勝陽則虹
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萍浮
萍也又曰蘋曰薸水草也鳴鳩拂其羽蠶

將生之候飛且翼相擊趍農急也鴟鳩又曰鶻鵃似山鵲而小青黑色尾短多聲故曰鳴鳩戴勝降于桑者織絍之鳥一名鵀鵀降桑以示婦當務本也內宰云仲春率命婦躬桑浴種蠶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

〇四月

螻蟈鳴蛙也周禮蟈氏注云蝦蟆當夏氣之盛而鳴聲怒蚯蚓陰物感正陽之氣而出王瓜生色赤感火之氣而生苦菜秀感

火之氣而苦味成靡草葶藶之屬以其枝葉細故云靡草六陽之月至陰之草不勝陽而死

○五月

螳蜋生又曰蟷蠰一名不蝸其子名螵蛸

燕趙曰食厖齊杞東曰馬穀鵙始鳴七月將寒之候也凾地晩寒五月則鳴反舌百舌也今曰蝦蟆其舌本著口側末向内靡信云曾取磨視之其舌反向後鄭不然之乃知反舌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

故名反舌或蝦蟆舌性自然不必以爲反
舌也鹿陰類感陰氣而角解今醫家用鹿
茸補陰是也蟬亦陰類感而鳴半夏生藥
名也陰極陽生

○六月

温風始至温厚之氣至季夏而極也蟋蟀
蛬也亦名促織生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
能遠飛故居壁七月則遠飛在野鷹感二
陰之氣乃有殺心學習擊搏之事焦問云
仲秋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

有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自有真

鷹可習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爲螢不言化

者螢不復爲腐草矣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七月

涼風至寒候也白露降金色也寒蟬鳴得

陰氣之正寒蜩又曰寒螿似蟬而小青赤

鷹殺鳥不敢先嘗示民報本也又示不有

武功天地始肅禾乃登

○八月

鴻鴈來孟春言自外來於內此又言自北

而來南玄鳥歸爲仲秋之候春至秋歸歸
蟄藏本處群鳥養羞羞食之美養之以備
冬藏蟄蟲啓戶於雷發聲之時故坯戶於
雷收聲之時坯戶者戶穴也增益穴四畔
使通明處稍小以時尚温猶須出十月寒

甚方閉之雷二月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
聲陰縮故水始涸也國語曰辰角見而雨
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陰道水涸而成
梁八月宿直昴畢主雨天根氐房之間辰
角見九月本天根見九月末本末相去

十一日餘

○九月

鴻鴈來賔云仲秋來者爲主季秋來者爲賔又云仲秋來則過去季秋來則客止未去爵入大水化爲蛤飛化爲潛也菊有黃華獨記其色以其華應陰之盛㫁謂五陰不能剥一陽故吐其美爲華犲祭于天然後戮禽而食孟秋鷹祭鳥飛者形小其成爲速季秋豺祭獸戮獸走者形大其成爲遅草木黃落反本也蟄蟲咸俯皆垂頭向

下以隨陽氣之在内也

○十月

水始氷季秋霜降至此始氷復霜堅氷至也地凍水水則地凍可知雉入大水爲蜃大蛤曰蜃飛化爲潛也虹藏不見季春陽勝陰故虹始見孟冬陰勝陽故虹藏不見天氣上騰五月一陰生天氣上騰至十月六陰俱升六陽已謝天體在上陽歸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在下用事故云下降也閉塞而成冬者陽氣下藏地中陰氣閉

固而成冬也

○十一月

鶡鴠不鳴者盖鳥之夜鳴求旦乃陰類而求陽故感一陽而不鳴虎始交者亦陰類感一陰而交也荔挺出荔香草感陽而香馬韰也蚯蚓結者蚯蚓出穴屈首下向陽氣氣動欲宛而上首故其結而屈麋角解者麋陽獸夏至得一陰而解角麋陰獸冬至得一陽而解角水泉動者坎天一之陽所生也

○十二月

鴈北鄉者自南而趨北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月乃北鄉鵲始巢者鵲知歲所在以來歲之氣兆故巢也早者十一月詩緯云復之日鵲始巢是也雉雊者火畜也感陽有聲故雊雞乳者雞木畜也麗於陽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以立春在此月也征鳥厲疾者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取鳥疾捷嚴猶也水澤腹堅者氷堅達内謂腹厚實在玄枵女虛危之次出土牛者出作

也月建丑為土能克水作土牛以送寒氣使陰氣不為來歲之害也此七十二候各有其義觸景興思可以寓感時動物之歎故特書之

○春秋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

分謂春分秋分至謂夏至冬至啓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唐孔氏曰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是節之大者故古人以二至二分而觀雲色物即色也保章氏曰以五雲物之色辨吉凶水旱

降豐荒之祲象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皆視日旁雲氣之色以驗祲象以知十二物之分野所降下之國有豐荒也

○保章氏曰以十二物以察天地之和

風即氣也古者皆吹十二律以候十二辰之風氣能别祅祥今無吹律之法故其道亡春秋傳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愚按師曠吹律以觀楚强弱北風者無射夾

鍾以北南風者姑洗以前南風弱則知楚無功王氏昭禹曰十二風生於十二辰之位天地之氣合以生風震為明庶風離為景風兌為閶闔風坎為廣莫風此四正卦之風也艮為條風立春亦曰條風巽為清明風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為涼風立秋亦曰涼風乾為不周風立冬亦曰不周風此四維卦之風又兼四立而言八卦并四立為十二風也八風主乎八卦傳曰舞以行八風又曰十二風應十二律出師之日吹

律合聲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餘見後吹律說

○朱子曰天地只是一氣發生之初爲春氣長得過便爲夏收歛便爲秋消縮便爲冬明年又復從春起

仁義便如陰陽四端便如四時四時四端便如八節只一氣而有消長爾一分二二分四三其四爲十二兩其十二二十四三其二十四七十二散爲十百千萬不過天三地兩而已

律呂聲音附

○朱子曰天氣都從地中透上來此氣升降當分爲六自冬至下面第一層生起至四月六陽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以律呂合氣候之可見

太師掌六律六同六律六同合陽聲六同合陰聲言聲之陰陽各有合也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諏訾應鍾亥之氣也十

月建焉而在辰析木如太簇爲乾宮陽聲
第二以乾九二來合坤宮應鍾六三此陽
律陰呂皆以陽爲主陰來合之巳後皆然
以至建卯爲夾鍾建戌爲無射建辰建酉
爲姑洗南呂而降婁大火壽星大梁之次

又互躔焉建巳者中呂也建申者夷則也
建午建未者蕤賔林鍾也是爲四五六七
月之管而其辰爲實沈鶉首尾火之星又
互相配合以通其氣星躔十二次律應十
二月用以和同天人先布其氣于四時之

中助聖王位天地以建中和之極也

○又曰三統者建寅爲人統建丑爲地統建子爲天統

天統黃鍾律長九寸乾數地統林鍾律長六寸坤數人統太簇律長八寸八卦之數三律皆無餘分林鍾未位黃鍾氣盡於林鍾天地之文至巳而著至東南之未而成章無餘分矣律以陰陽九六爲法至九九八十一爲一元之統而章成又積十有九年七閏而章大成俱無餘分矣宜三代聖

王建此三律爲歲首以順天施地化人事之紀而必以行夏之時爲主者蓋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三宫者圜鍾天宫函鍾地宫黄鍾人宫圜鍾夾鍾也生於房心之氣是爲大辰天帝之明堂故曰天宫本隂聲從陽律祭天用四聲無黄簇也函鍾林鍾也生於未之氣位在坤天社地神也在東井輿鬼之外故曰地宫祭地用四聲林簇大吕姑也黄鍾生於子子上有虚危之氣主宗廟故

曰人宫祭宗廟用四聲黄蕤應鍾大吕也三者爲宫天地人祭祀之用各於本宫上相生爲角徵羽以聲類求之也

○又曰律吕候氣不差

律又曰鍾者鍾中也應也應謂吹灰凡律空（音孔）圍九分内徑三分黄鍾管埋子位上距地九寸頭向南從其方位以推諸律可悉知以河内葭孚爲灰宜陽金門山竹作管埋十二律於密室四時位上内卑外高上平于地燒灰實律管中覆以羅縠氣至

吹灰動縠小動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彊專政之應不動縠爲君嚴猛之應冬至之日氣至灰去爲氣所動者灰散人及風所動者灰聚每月氣至灰應律而飛他律不動也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孔圍皆以九寸爲限者法黄鍾也六律六吕共爲十二以配十二月冬至至四月六陽終用六陽律夏至至十月六陰終用六陰律二至常在月之中未冬至前尚屬陰未夏至前尚屬陽與十二辰十二卦皆相配

○律呂應鳳凰之鳴
鳳凰天之靈鳥所以開律呂之源昔黃帝使伶倫至大夏西取竹厚均爲十二管聽鳳次之六象雄鳴制爲陽律六象雌鳴制爲陰呂

○朱子曰律呂皆生於黃鍾太玄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
古律以竹厚以銅代之黃鍾宮聲戊癸五也戊己屬土太簇商聲乙庚八也庚辛屬金姑洗角聲甲己九也甲乙屬木林鍾徵

聲丙辛七也丙丁屬火南呂羽聲丁壬六也壬癸屬水應鍾變宮蕤賓變徵此六律之元五聲之正也五聲爲正二聲變以和之商以前五聲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調之爲七商臣有常職角民有常業羽物有常形相安於不變也君宮統萬務徵事臨萬變皆不可執一所以二聲有變也子律丑呂六陽爲始六陰爲間所以扶沈伏而出散越元間大呂助黄鍾宣氣二間夾鍾夾助太簇宣氣種物三間中呂宣中氣以助

姑洗四間林鍾助蕤賓君主種物五間南
呂旅助夷則任成萬物六間應鍾言陰氣
應無射該藏萬物律所以侯天地陰陽之
氣始黄鍾爲律本生十一律五天中數爲
聲聲上宫居中爲君五聲莫大於此六地
中數爲律律有形色色上黄居中君服也
五色莫盛於此黄鍾長九寸大呂以下律
呂相間以次而短
○又曰黄鍾爲萬事本
一陽生子子爲黄鍾之律陽數極於九律

長九寸每寸九分太初以此起歷九九八
十一分太玄以此起數九九八十一首王
者制事立法皆可類推歐陽子曰造律者
以黍一黍之度積爲分寸以著於度一黍
多少積爲龠合以著於量一黍銖兩積爲

重輕以著於權衡三者皆起於黃鍾使得
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
律互相表裏則聲藏於無形而不竭不幸
數者皆亡則總有數之法以求無形之聲
雖去聖人千百載後無不得其傳焉要義

曰黄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加量與權衡皆然

○又曰律自黄鍾至中吕皆屬陽自蕤賔至應鍾皆屬陰此是大陰陽黄鍾爲陽大吕爲陰太簇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小陰陽

子至巳午至亥大陰陽也六陰間六陽小陰陽也京房十二律五律得位各生五子黄大姑林南以陽居陽陰居陰爲得位五

五二十五并五凡三十失位生三子亦五
律大夾中夷無以陽居陰陰居陽爲失位
三五十五并五凡二十以二就三成五十
位有不失不得者生四子蕤應處陰陽交
際之間二四爲八并本二爲十十就五十
合爲六十又黄鍾太簇等七律各統一日
自爲宫其餘五十三律隨所生日六七等
爲其日之宫則周一朞之日數
○十二律生十二調
京房律法一律五聲十二律六十聲六十

律又生出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以十二律一律爲七音音爲一調凡爲八十四調調者所以調其聲也淮南子云三百六十律各因月律爲母以一中氣爲子隨所建日辰爲分數以配七音則建日冬至之聲五聲七音於斯和備於其中又有正聲子聲之別

○一律生五音

如黃鍾屬子子有五焉甲子徵丙子羽戊子宫庚子角壬子商此黃鍾五聲也大呂

亦有五焉乙丑丁丑己丑辛丑癸丑五音亦如之餘律自卯月至亥月皆然

○朱子又曰律凡十二各以本律爲宮而生四律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是黃鍾一均之聲也

若林鍾爲宮則南呂爲商應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是林鍾一宮之聲也十二宮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鍾定爲宮太簇定爲商姑洗定爲角林鍾定爲徵南呂定爲羽但黃

大大夾姑中蕤林夷南無應爲十二律短長之次黃鍾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各得用其全律之正聲其餘六十律則五聲各終一日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即旋相爲宮迭爲宮商角徵羽也朱子又論旋宮所生之法如大呂爲宮則大呂用黃鍾八十一之數而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夷則又用林鍾五十四之數而益一上生夾鍾其餘皆然

○律呂管數子午巳東屬陽爲上生主息故

三分益一子午巳酉屬陰爲下生主減故
三分去一
陽下生陰長管生短管也損其一分則爲
短陰上生陽短管生長管也益其一分則
爲長如黃鍾九寸三分其九合成六寸便
爲下生林鍾六月之管又三分林管之寸
以二加六得八寸便爲上生太簇正月之
管餘律亦然又以宮數數之九九八十一
宮音也三分去了一分二十七則得五十
四爲徵音又添一箇十八於五十四上則

得七十二爲商音就其中又去了一分二十四則得四十八爲羽音又添一分十六於其上即得六十四爲角音此五音三分損益之數皆出於自然而然

○律左呂右其行不同如筮法然

黄鍾至中呂皆下生子至巳陽升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蕤賓至應鍾皆上生午至亥陰升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至午而變故蕤賓重上生京馬鄭皆然班固蕤以次下生夾鍾

長三寸七分有奇律促不應孟仲春長養之氣鄭以陽生爲升降陽將何寄不若以筮法論乾甲壬左行坤乙癸右行六陰六陽從行者真性蕤賓第七宮上生大呂爲徵下生夷則爲商上生夾鍾爲羽下生無射爲角用六十律六十卦自黃鍾左行至制時爲上生自林鍾右行至遲時爲下生夫六十卦乾貞於子而左行坤貞於未而右行屯貞於丑間時而左行蒙貞於寅間時而右行泰貞於寅而左行否貞於申而

右行小過貞於未而右行七卦錯行律實
效之若論捷法不出乾坤六陽六陰也子
寅辰午申戌黄太姑蕤夷無一如乾之左
旋是之謂律而下生未巳卯丑亥酉林中
夾大應南又如坤之右轉是之謂吕而上

生此鄭玄筮法之言得之太玄也京氏以
一律含五聲之變而成六十卦其實起於
中孚七日而後復應冬至之律黄鍾也其
實生於執始乃在冬至之前此律歴之元
也子雲與房實知之北辰不動紐爲天樞

而不動之處其實在紐星之末一度餘非
善觀天者不足與知此

○宮數終始

黃鍾一林鍾二太簇三南吕四姑洗五應
鍾六蕤賓七大吕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

十一中吕爲第十二宮故曰陽下生陰陰
上生陽終於中吕而十二律畢中吕上生
黃鍾爲徵下生林鍾爲商上生太簇爲羽
下生南吕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
十聲南吕最處於末故云終於南吕又云

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南事即南呂也故曰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

○三才七始

三才者天始黃鍾地始林鍾人始太簇七始者姑洗春始蕤賔夏始南呂秋始應鍾冬始謂之四始并三為七若以二變為調曲則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所以每宮五調加變宮徵變二調為七月令止載五音不言宮徵之變

○乾六爻生六陽律

乾初九黃鍾爲復九二大呂爲臨九三太簇爲泰九四夾鍾爲壯九五姑洗爲夬上九中呂爲乾自黃鍾一陽生於十一月而下陽生陰爲下生

○坤六爻生六陰律

坤初六蕤賓爲姤六二林鍾爲遯六三夷則爲否六四南呂爲觀六五無射爲剝上六應鍾爲坤自蕤賓一陰生於五月而下

○陰生陽亦爲下生謂之上生亦可

○八八以象八風同位象夫妻異位象毋子故曰律取妻而毋生子

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也上下相生盡於中呂陰陽相生自黄鍾始而左旋如黄鍾生林鍾是歴八辰此以下皆然皆參天兩地之法三三而九二三而六九六陰陽夫婦子毋之道也黄鍾初九與林鍾初六俱居初之第一爻夫婦一體同位聯居林鍾上生太簇九二二於第一爲毋子相生而異位故曰律所生者爲夫婦而同位呂所生

者爲毋子而異位云

○吹律知吉凶之事

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武王出兵之書言王者行師出軍之日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强西方金主剛斷故强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木主曲直故擾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土主生長能載徵則將急數怒火主熛怒故急羽則兵弱少威明水主柔弱故幽

○

闇師曠曰吾歌北風又歌南風北風不競

多死聲楚必無功北風者夾鍾無射以北
南風者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死
聲多皆吹律歌風以知之也出聲曰歌
○邵子曰元酒淡無味大音聲正稀
冬至一陽萌于黃宮如醞釀元酒味藏於

無味此無聲之樂也周子曰樂聲淡而不
淫淡則慾心平和則躁心釋此黃鍾中聲
為律之本所以不宮商而自叶也吾嘗愛
萬寶常與人方食以箸擊雜缶而自成音
律品節高下惜時無知音者爾蘇子曰世

無南郭子綦耳未嘗聞地籟況得聞天籟
乎歐子曰噐有弊而聲不可以言傳於乎
聲豈真無傳哉宇宙間何往而非音律常
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于天地之間
自古至今自旦至暮喙喙爭鳴竅竅相應
皆吾高山流水蕢桴土鼓也豈必待金石
絲竹之奏而後聲爲有傳哉

○又曰律感吕而聲生
聲爲律律爲陽律有闔翕一闢一翕而萬
聲生十聲配十律十干五爲陽中五聲即

十干之合　時在卦爲乾兌離震在時爲元會運世在　律爲日月星辰之聲　以聲唱音以律唱呂　其數則有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別聲生於日配甲至癸下倡十二音於地凡一百六十聲用一百一十二聲

○呂感律而音生

音爲呂呂爲陰呂有倡和一倡一和而萬音生十二音配十二呂十二支六爲陰中六呂即十二辰之合故在卦爲坤艮坎巽在時爲年月日辰在呂爲水火土石之音

以音和聲以呂和律其數則有大柔少柔
太陰少陰之别音生於辰配寅至丑上和
十聲於天凡一百九十二音用一百五十
二音

○邵子律呂挾先天不傳之祕與太玄太初
不同

玄以天三奇數爲節三三相乘爲九是爲
天地人之三統同起於黃鍾之律範之數
也邵子經世律呂以地四偶數爲節四四
相乘爲十六起於兩儀生四象易之數也

以陰陽老少分聲音律呂四以爲體五六爲用五爲聲音六爲律呂若體中自分體用則聲爲體音爲用用中自分體用則律呂爲體音聲爲用太玄太初專以子至巳爲陽律午至亥爲陰呂音聲合于一邵子

先天數專以十日爲陽律十二辰爲陰呂聲音配律呂必通三三四四相乘之法而後律呂之學可通古今言音聲者混爲一塗至邵子之說始爲精到

○精於鍾律者審音聲而知治亂

康節遊龍門山中道䰟櫟林忽枯枝隊傍語富韓公曰此木不久見伐歸途果彌望皆空驗　留都營造伐去其言始驗他如牡丹盛衰鵲聲　皆同一學今摭一二紀于后漢蔡邕伯喈經會稽高遷亭見其屋椽竹東間十六可爲笛果有異聲世號柯亭笛此以形而知其聲也又取客邸中燒桐爲焦尾琴此以動而知其聲也鄰人鼓琴見螗蜋捕蟬聽其聲知有殺聲此以物之聲而知人之心也隋萬寶常妙

達音律謂隋文帝曰鄭譯所定之樂乃亡國音豈陛下所宜聞又甞聽太常所奏法然流涕人問之曰樂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至大業末言始驗時有王令言卧聽其子戶外彈琵琶作番安公子曲大驚曰此曲興自早晚曰頃有之令言流涕謂其子曰汝慎勿從帝幸江都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也吾以是知之卒如其言唐李嗣真聽樂聲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

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必任其咎俄而太子廢又自筮死日具棺斂如期卒唐裴知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謂元行沖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人有乘馬者

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昏聞珮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又如鄭相如告鄭虔之說亦知榮辱成敗生死宋少常伯竇公儼笑木椅之壞言兄弟壽祿皆不齊竇萬深於樂律辨得聲音自是笑得出此是推之預

知覆射之類秦漢以來擅之者衆獨宋儒
康節先生得其妙謂人之性靜也靜極則
動此動爲陽非情也只是初開闢時一物
見天地之心者在此人在包胞時亦爲開
闢亦爲初陽墮地之際是開物成務到此

方有情動便可見動植二百五十六位只
是聲上算起康節以二百六十四字母總
括律吕聲音之數其内實用一百十二字
括聲又百五十二字括音聲與音互相反
切各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聲音聲爲韻音

爲姆聲入分平上去入音入分唇舌牙齒喉聲
別內外八轉音辨開發收閉又分闢清翕
濁却以聲卦居左音卦居右將一卦外三
爻曰悔內三爻曰貞橫看各得何卦此二
卦名旣濟圖卦也看得拐一圖其卦方以

定吉凶全憑聲音起筭聽之須審不可毫
釐差也伊川丈人曰一闢一翕而平上去
入備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平上去入
備而萬聲生開發收閉備而萬音生律隨
天而變呂隨地而化闢隨陽而出翕隨陰

而入唱隨剛而上和隨柔而下然後律呂隨音聲宮徵羽角之道各得其正矣陽日火陰月水剛星金柔辰土日月星辰金木水火土正而天地正矣日目火色月耳水聲星鼻金氣辰土口味目耳口鼻色聲氣味正而人道正矣是故知律呂聲音之道可以行天地人事也律呂相感而聲音生天地萬物之情見于此而已矣

天原發微卷之十一

共仁

天原發微卷之十一

逸二

天原發微卷之十一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卦氣

卦氣起於中孚京房傳於焦贛焦贛得之隱者言四正卦分主四方爲方伯監司之官用坎離震兌者是二至二分之日四時專主之氣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卦主時其占各以其日觀其善惡其餘六十四卦爻別主一日凡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

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爲八十分分起於夜半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剝卦陽氣之盡在九月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

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故曰七日也愚謂以月卦言剝至復隔坤一卦以候卦言每月各有五卦已上見易緯圖

京傳以消息卦爲君息卦曰太陰消卦曰

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
○西山蔡氏曰康節亦用六日七分揚子雲
放之以作太玄
太玄去坎兊離震經世去乾坤坎離皆去
四正卦用六十卦六日七分之說子夏曰
極六位而反於坤之復其數七七爻在初
故稱七日胡安定曰凡歷六爻一爻爲一
日六十卦爻當三百六十日而兩卦相去
皆以七日且卦有以爻爲歲者有以爻爲
月者有以爻爲日者復言七日明卦氣也

以消息言立冬十月節至大雪十一月節坤至復卦凡歷七日諸儒說皆源於子夏兩漢諸儒傳經皆用六日七分之說至宋王昭素王洙宋咸始著論駁之昭素曰注疏並違夫子之義十月純坤猶有陽氣在內故蒼麥先生坤上六猶有龍戰若用六日七分爲坤卦之盡則十月節終一陽便來據其節去冬至尚十五日則知七日之義難用易緯之數胡旦難之曰西漢京房以卦氣主事皆驗東漢郎顗六日七分之

學最爲精妙夫六日七分卦爻實數也歲之日虛數也月不盡之日必加算以爲閏焉昭素未明閏數之妙故有去冬至十五日之疑也惜緯文喪失京郎已亡朱子發曰昭素知其大綱爾豈知四正卦主四方

六十卦王一朞之日節氣皆統於四正則餘五日四分日之一積而成閏每卦六日七分氣之進退推盪而成如九月剥也有艮既濟噬大過凡五卦而後成坤十月卦也又有未濟蹇頥孚凡五卦而後成復剥

復相去三十日復主冬至冬至中氣起於
中孚自中孚之後七日而復故曰天行也
歷代先儒惟玄得其旨故玄一中二羨三
從四更五晬六廓七減八沉九成中象中
孚冬至節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律中黄
鍾夏后之十一月也其入牛宿五度爲周
周象復七日來復是也自揚雄馬融鄭玄
宋虞陸范並傳此學而昭素非之奈何王
洙既駁孔穎達釋王傳之非矣宋咸又取
京郎關朗輩假易以行壬遁卜祝陰陽術

數之學聖人之旨無有焉何如以是卦直是月以是爻直是日氣何不起他卦而獨起中孚朱氏難之曰穎達王傳易緯消息之卦不可非也六壬參時日而得易之坎離遁甲分九宮而得易之河圖皆得易之一端而不能盡又謂諸儒假壬遁言易以籠天下不知壬遁實出於易而言易若亦何假夫壬遁哉聖人推陰陽消息之理以明得失存亡之象咸信剛柔進退而不信消息易緯之學而謂卦氣不起於中孚是

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也豈得爲善觀書
乎元貞乙未冬至日虛谷方先生以書抵
予曰朱子發冬至起牛宿一度此古法也
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牛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間差十二度今元
貞元年十一月初七冬至日在箕八度又
退十二度冬至後五日在斗十三度如何尚
執舊說爲冬至日入牛宿爲周象復乎愚
曰稽之往古難以盡同曆謂堯時冬至日
在虛一度何承天却云在女十度宋元嘉

曆冬至日在斗十七度月令要義却云在斗十四度唐開元大衍曆冬至日在斗十度至宋統元曆冬至日在斗二度至照古曆分日起於子半淳風却以子初為朔遂差二刻當時亦伏其精蓋陰陽二氣參差不齊推盪而成一歲其盈縮進退自是如此不過箕斗牛女之間而已大玄謂入牛宿象復者亦本太初曆法舉當時已効者言之約其大數以為之準爾末流雖異其本則同未敢輕訾也朱子曰善為曆者要

必立虛寬之大數以包之斯言是已若夫六日七分之說諸儒辯之詳矣焉用贅

○華之象曰澤中有火華君子以治曆明時

朱氏子發曰冬至日起牽牛一度右行周十二次盡斗二十六度復還牽牛之一度而曆更矣牽牛火位星紀水位日月交會于此澤中有火之象也此上元太初起曆之元在卦氣爲三月太玄準之以更史氏曰華居序卦之四十九當太衍之數鄭居序卦之六十當周天之度六十卦三百六

十爻一爻主一日上經乾起甲子泰甲戌
噬甲申至離三十卦一百八十日而三甲
盡下經咸起甲午損甲辰震甲寅至節癸
亥而終亦三十卦一百八十日而年一周
所以京焦用以直日節曰天地節而四時
成革亦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是或一道節
後繼以中孚小過既未者所以分坎離震
兌四卦應子午卯酉爲春夏秋冬四時兩
之以爲八節是爲分至啓閉每爻直十五
日以應七十二候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

中孚起於甲子爾乾十一月起甲子陽氣至巳而終節十月卦而得癸亥是隂生於午至亥而終巳結算一年了畢今又曰中孚亦爲十一月卦起甲子至未濟而終者蓋以卦氣皆自前月中氣而起太玄以中

凖中孚配坎之初六爲十一月中氣一陽始生以應上元太初十一月朔旦冬至爲起數之元算曆之首也中孚巽上兊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未濟坎離之體爲六子少陽少隂六子之氣分布四時以成一年

之候

○邵子曰洛下閎改顓曆為太初曆子雲準太初曆作太玄凡一隔五卦氣起於中心故首中卦參天兩地倚數非天地正數擬天地正數而然也

康節曰太玄其知天地之心乎心者坤極生乾始於冬至之時此律歷之元也其鉤深致遠與神契合有如此故其詩曰若無楊子天人學安有莊生內外篇一陽初動萬物未生聖人以此見天地心卦起中孚

七日應爲以其中虛象心也與漢太初曆相應顓帝曆以十月爲首連山經以艮爲首子雲參之八十一首每首九贊通七百二十九贊贊爻也兩贊直一日每贊直六時一時得六策一贊得三十六策與六十

卦氣之爻合每卦六日七分玄每首四日有半一首四日分則有餘兩首九日分則平陰首以陰數爲主陽首以陽數爲主以五居二四之中五土也一二三四生數居五之前六七八九成數居五之後

○朱子曰太玄都是學焦延壽推卦氣

焦氏諸家說不同文王八卦乾在西北十二卦在東南坤在西南十二卦在西北位置逈然不同易卦震東兊西離南坎北爲一說十二辟卦分屬十二辰爲一說及焦延壽爲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而一之既以八卦之坎離震兊二十四爻直日時又以十二辟直十二月且分爲四十八卦爲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太玄放之卦氣以中孚爲冬至之初頥上九爲

大雪之末太玄亦以中爲陽氣開端冬至初也養有踦羸二贊大雪末也皆以易卦氣爲次序而變其名稱卦氣以坎離震兌主二十四氣玄則自中將四而六之以主二十四氣其取數也一本之河圖一與六

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十相守蓋合生成之數以眡擬之衣裳之示取諸三八甲戟之威取諸四九君臣之制取諸二七鬼神之祀取諸一六酒食之養取諸五五其不言五五者以五五

爲十也

○又曰楊雄太玄全是模倣易他全用三數易却用四數他本是模易故就他模底句上看易也可畧見得意思

太玄準易者周準復童準蒙增準益交準泰頣準養皆就易卦上取名或一首準一卦二首三首準一卦所以明分杪之法也玄衡者序卦也玄錯者雜卦也玄數者說卦也玄文者文言也係辭之於攡瑩掜圖告也皆準易也易以一生二二生四四而

八之八八六十四而止玄以一生三三生
九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而止易有六爻
金木水火爲一分上爲二六六相乘六十
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生玄有九贊分金
木水火之生成爲八并土之守一爲九九

九相乘至於七百二十九贊而備易與玄
皆同一五行也易以二乘四四乘八八乘
六十四六十四乘八十四蓋本於河圖之
天三數而乘地四數也故以四爲地體而
天以三數用之此伏羲所以重三爻而爲

六爻以成一卦玄之數起於黄鍾之律九寸空圍九分三其一爲三才三其天三爲九疇三其地四爲十二辟卦三其天五爲十五日之一氣三其地六而爲十有八變而成卦黄鍾起於子天之一故參子之一於丑爲三參丑之三於寅爲九參寅之九於卯爲二十七參卯之二十七於辰爲八十一參辰之八十一於巳爲二百四十三參巳之二百四十三於午而爲七百二十九由午以及未申酉戌亥五辰則得十七

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乃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數而見於東西律暦志之注云玄三百六十五日每一日以八十一乘之爲二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分又益以四分日之一二十分少合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五分少每積每氣筭之皆合故曰下欲上欲出入九虛玄者神之魁也

○又曰子雲爲人思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張平子謂其妙極道數使人論難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與五經相擬

如曰天日錯行陰陽更廵死生相摎萬物乃躔此言明生魄死魄死明生死生相授萬物纏綿而成就也如曰察龍虎之文觀烏龜之理立天經曰陰與陽立地緯曰縱與横立人行曰晦與明此言天爲經地爲緯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晦明賢愚之分在其中矣如曰一晝一夜然後作一日一陰一陽然後生萬物此言夏晝六十刻冬夜六十刻夜長無過冬至晝長無過夏至冬至之夜不如夏至之晝故晝數多又如曰

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西北則子美盡
東南則午美盡此言陽起子終午陰起午
終子西南尚有微陽故至西北而美盡東
北尚有微陰故至東南而美極至於陽道
常饒陰道常乏之言陽全用陰半用也南北
定位東西通氣言子午定位者陰陽之府
東木王則西金死氣應而相通也其論曰
月也曰日有南有北不南不北則無冬夏
月有往有來不往不來則晦朔不成聖人
察乎晀側匿之變而律乎日月雌雄之序

蓋日南至牽牛北至東井南爲太陽北爲
太陰陽精至太陽爲夏陰精至太陰爲冬
晦而月見西曰朓朔而月見東曰側匿餘見太陽章
其論陰陽數也曰子午數九丑未八
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故律四十

二呂三十六或還或否凡七十有八甲巳
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聲生
於日律生於辰聲以情質律以和聲聲律
協而八音生蓋以黃鍾起子乾始初九午
爲子宮故數俱九以子丑寅卯辰巳月對

午未申酉戌亥月分四五六七八九之數甲與己合隨子稱九乙庚隨丑稱八丙辛隨寅稱七六五之數亦如之陽律九七五而倍之故四十二陰呂八六四而倍之故三十六并之七十八八則丑未還得呂而不得律五聲生於十干甲乙角也丙丁徵也庚辛商也壬癸羽也十二律生於十二時律所出也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此聲律之源五行之數後世托是以談康節之數者豈知其實出於此

玄旨

太玄數始於三太玄即太極也以象君位三方即天地人也以象三才曰天玄地玄人玄三方象三公二方有三州（凡九州象九卿）一州有三部（凡七十二部象大夫）立天道曰始中終立地道曰上中下立人道曰思禍福易占以變玄占以通玄之首贊皆本五行自中而周以至於養中爲一水周爲二火礥爲三本閑爲四金少爲五土戾又爲六水（地六成水）上又爲七火干又爲八木狩又爲九金數

止於九自羡而起又爲一水此以後皆然
每首九贊九贊之中初一亦屬水次二屬
火次三屬木次四金次五土次六又屬水
次七又屬火次八又屬木次九又屬金諸
首中以五爲君一首之主亦如易卦以五

爻爲主也玄中首一陽生對應首一陰始
八十一首皆相對待奇首陽偶首陰奇對
奇偶對偶所主不同而相反
○玄序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
此玄起曆之大旨玄有跱滿猶斗有閏月

也八十一首自中而起每首必指月旦日入之度而皆以斗爲主蓋時之易正而可見者斗曆之難明而易差者閏氣候與斗相迎既無差忒則閏正而曆正矣又曰太玄晝測之日夜測之斗而不及於月謂其常滿以御虛也玄晝日及斗所指者以其常滿常指故也月有盈虛大小疾遲無常故不書也圖中二十八宿之度非天盤二十八宿也乃節候所至每月旦日日入之度與月合日入之度大畧相似

○玄圖曰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玄之道也

鬱林吳績釋曰太初上元正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

朔旦冬至無餘分十九歲爲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一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元有三統統有三會會有二十七

章九會二百四十三章沒終也置一元之數以章會三統凡九會統數除之終盡爲一章閏分盡一會月食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玄之道玄起於天元甲子朔旦冬至始於牽牛之初自咫八寸及步運行不息周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三十日爲月十二月爲歲加閏以定四時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不周顓曆四分日之三不周太初曆日之半所以不周者陽數盈陰數虛故爲踦贏二賛以滿玄

數以合天度猶歲有閏月以合歲之日而行律曆也愚謂康節經世曆與此雖不同亦觸類而進以造神妙爾

○邵子先天卦氣

乾坤坎離分配四時主二十四氣坎盡子中交離初爻冬至上爻驚蟄離盡卯中交乾初爻春分上爻芒種乾盡午中交坎初爻夏至上爻白露坎盡酉中交坤初爻秋分上爻大雪春夏秋冬各用六十四卦氣皆中起子午卯酉爲四中二至二分當之

○寅申巳亥爲四孟四立當之經世曆以冬至爲天地之元元之元也故去四正卦而用三百六十卦氣圖以春分爲人物之元亦元之元也故用六十四卦而四之爲二百五十六位卦氣圖以冬至子中爲世之元春分卯中爲元之元夏至午中爲會之元秋分酉中爲運之元各六十四卦各以氣運而更迭直事開物於寅中而起於驚蟄者二月初氣也閉物於戌中而終於立春者十月初氣也何也曰寅中戌中雖主

月會而言其用則實由乎節氣地之生物以氣爲機天之氣先至而後地之物應之氣之來常先半月氣以舒而常盈月以疾而常縮故關子明云當朞之數過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氣朔有盈虛之不齊積微之久中氣或有居於月晦者必閏以置之乃復乎初經世本於先天故中朔同起卦氣因先天本數取中氣以主月元會運世皆從中起所謂舉正於中也卦圖曰大運法當依經世數起於星甲辰子小

運法當依卦氣圖起於甲巳孟日天統乎
體氣之體生於四甲故大運甲子當冬至
而二十四氣之首皆得子午卯酉之四中
也氣之用行於四立故小運甲寅當立春
而二十四氣之首皆得寅申巳亥而王乎
四孟也

○宋子曰先天圖左方自震初爲冬至離兌
中爲春分至乾之末而交夏至右方自巽
初爲夏至坎艮中爲秋分至坤之末而交
冬至

圖之逆順左右行先儒詳矣乾一兌二離
三震四巳生之卦其序自南而北若卦氣
運行則自北而南一陽生於震始故邵子
以冬至子之半爲復十一月中也十二月
丑初小寒其卦爲屯益月半大寒則震

噬隨正月寅初立春其卦爲無妄明夷月
半雨水則賁既濟家人二月卯初驚蟄其
卦爲豐離革月半春分則同人臨三月辰
初清明其卦爲損即孚月半穀雨則妹睽
兌立夏巳初其卦爲履泰月半小滿則大

畜需小畜五月午初芒種其卦爲壯大有
夬至乾之末交夏至焉即午之半也此三
十二卦屬陽以當春夏巽五坎六艮七坤
八未生之卦也圖自西而北若卦氣之行
則自一陰生於巽始故夏至午之半爲始

五月中也六月未初小暑其卦爲大過鼎
恒月半大暑則巽井蠱七月申初立秋其
卦爲升訟月半處暑則困未濟解八月酉
初爲白露其卦爲渙坎蒙月半秋分則師
遁九月戌初寒露其卦爲咸旅小過月半

霜降則漸蹇艮十月亥初立冬其卦爲謙
否月半小雪則萃晉豫十一月子初大雪
其卦爲觀比剥至坤之求亥冬至焉即子
之半也此三十二卦屬陰以當秋冬子至
巳乾兌離震六陽月其節有四冬至立春
春分立夏也午至亥巽坎艮坤六陰月其
節亦四夏至立秋秋分立冬也一年八節
二之計一十六卦外有十六氣三之而計
四十八卦并之則六十四以當一朞之氣
候所以定時成歲行鬼神成變化也今朱

子以二至二分舉其綱愚因卦氣以推其
目

天原發微卷之十一

天原發微卷之十二

逸三

天原發微卷之十二　　　　　　　　　　逸三

鲁齋鮑雲龍　景翔　編著

虛谷　方　回萬里　校正

盈縮

陽盈六日又曰氣盈即餘分五日四分日之一也陰縮六日又曰朔虛即朔空之六小月也一歲共餘十二以爲閏先天尊陽也言日月五星皆從天左旋後天任術也言日月五星皆違天右轉天左旋日月皆左旋日行不及天月行不及日數順理亦

順儒者以此說爲是從先天也天左旋日月皆違天右轉日行遲月行反速曆家主此說以爲易筭從後天也儒者有所不取姑兩存之以備參考

○堯典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

書傳曰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爲一朞一朞中間必有三百六十六日或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天與日會於其上而成一歲凡二十四氣兩年相去皆然雖遇閏月亦同

日法以九百四十分乘度其周天度外餘四分日之一者蓋以一日九百四十分分爲四箇二百三十五分此即一度四分中得其一分也朱子曰氣言則三百六十日朔言則三百五十四日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六十自餘進退不過六分堯典舉成數言故曰三百六旬有六日胡氏伸曰歲以四時計者各爲日九十四其九十以六氣計者各爲六十六其六十以五行計者各爲日七十二五其七十二皆得三百六十

乾坤二策亦然是爲天數之正過此則盈不及則縮盈則陽道常饒故日行周天之度爲一歲於三百六十日之外而歲常餘五日强縮則陰道常虧故月行周天之度爲一月而常不足於三十日此所以有小月而歲餘五日强積而成歲所謂十一日弱者是也積歲之所奇三而一五而再十九年而七天道大備矣日月不能無盈縮作曆者不能無差錯故置閏而時定歲成皇極經世亦以三百六十爲率一元三百

六十運一會三百六十世一運三百六十年一世三百六十月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月三百六十辰陽得三百六十者六也

○橫渠張子曰日月皆是左旋

其說曰天甚健一日一夜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彼天進一度則日却成退減一度二日天進二度日亦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

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退之度亦却退
盡本數遂與天會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
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
之天却退了十三度有奇朱子曰若以爲
天是一日一周天爲不過而日不及一度

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若如此則日日
一般把甚麽做時節定限趲來趲去將次
午時打三更矣今取月令疏中兩處說得
分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今若把天裏說
時只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

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論日月則在天裏若是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日衮得不在舊時處又曰日月皆從角起日則一日一周依舊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到一年便與日會愚按二先生之說如此則知天行太過月行不及惟日行得其正故一年以三百六十日爲率

○邵子曰陽氣於三百六十上盈一歲日與天會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爲

氣盈一日氣盈十三分七釐八絲三忽兩立春相去中間共四千九百三十五分合盈五日二百三十五分以成數言天多六日日行不及天之數

朱子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按孔氏䟽云天是太虛本

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爲天爾天包地外如卵之裹黄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星即二十八宿分布四方是爲天體每宿計十三度四百二分總四七之數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天爲度在年爲日俱有此數但其氣數有過與不及所以有盈虧也張諸前說備矣愚謂若使天行無過度與日一般月行

無不及之度亦與日一般日日都到角上年年都有三百六十日無零數旣無寒暑不齊又無日月大小與旱乾水溢假使天公裝箇硬本與人便不成造化模樣矣豈鬼神福善禍淫之機哉

○又曰陰氣於三百六十上縮一月朔虛四百四十一分自子至丑月共五千二百九十二分合虛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舉成數言六日也乃月行不及日之數

朱子曰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愚按十九分度之七者以九百四十分分爲十九分每分計四十九分四釐一毫五忽七絲六抄比月行一日不及天與日

常度之餘分也如是則月行一日不及日十二度三百四十六分上每月積至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其不及日者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則日所進過之度恰周得本數而月所不及之度亦退盡本數恰恰與日會而成一月合十二箇二十九日計全日三百四十八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積五千九百八十八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六日零三百四十也蓋陽全陰半陽常盈陰常縮日行常過月月行

常不及日也一歲閏以氣盈朔虛總爲十日令八百二十七分畢成數爲十二日以起閏三歲一閏積三箇十日令八百二十七分計三十二日令六百一分成數爲三十六日也五歲再閏積五箇十日令八百二十七分計五十四日二百七十五分成數爲六十日也大抵三十二日一閏雖不盡同亦不相遠故聖人作曆歸餘以裨月行不及日日行不及天之數三者參會而爲一以至二十九年氣朔分齊天時既無

毫髮之差而人事亦應時而舉矣或問天
曆曰月之大小便是一本曆書只要人推
筭爾如初二生明前月必是大或初三生
明前月必是小如玄鳥二月必來八月必
去物亦是如此前輩有云日月會於晦朔

之間初一晚最好看起日纔西墜微茫之
月亦隨以墜至初二便相隔微闊初三生
明以後相去漸遠直至十五日月對望則
是日行速進而遠至半天月行不及日而
退亦遠半天矣自十六至月晦日行全遠

盡一天月行全不及亦盡一天則日進盡本數月退盡本數而又復相會

○邵子曰一歲之閏六陰六陽三年三十六日故三年一閏五年六十日故五歲再閏十九年二百二十八日

故七閏無餘分曆法十九年爲一章七閏得二百二十八者閏法所起也置閏之法起於日月之行不齊日一日行天一度月一日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其十三度爲一年十二周天之數餘七分則爲閏

故閏法以七與十九相取以十二乘七得八十四月（七年之月數）以十二乘十九得二百二十八（十九年之月數）故年中取月日中取時則又以八十四為七分以二百二十八為十九分今自一時積之一日餘七分（以一月三十日之數乘之計二百一十分十二月則二千五百二十分每十九分為一時）年得一百三十二時（十一日）餘十二不盡若以十九年之數乘之得四萬七千八百八十分如法除析每年得一十一日餘十二日盡十九年共得二百九日餘二百二十八分則

一日十二時之分數通爲二百十日故十九年七閏無餘分今欲求年年置七分滿十九分而爲閏則知當閏之年復以十二月數乘一年之數年得八十四分滿二百二十八爲閏則知置閏之月欲求日日置

閏七分滿十九而得閏一時則知閏朔之日復以十二時之數乘一日之數得八十四分滿二百二十八分而得閏一時則知合朔之時七與十九相取者閏法之粗八十四與二百二十八而取者閏法之密閏

本奇數積於七滿於十九故七與十九自相乗除皆得一百三十三月與時法既衍十二以乗當衍十二以除故得二百二十八其一月之分一章之日皆二百一十所以繫辭言歸奇於扐以象閏而先天日數用一百三十三星數用一百五也閏本天之奇數而以月求之故知陽以陰爲節而陰陽相爲體用也二百二十八而十之又偶之則四千五百六十萬四分曆一元之數也

○又曰日以遲爲進月以疾爲退日月一會加半日減半日是以爲閏餘日一大運而進六日月一大運而退六日是以爲閏差天左旋日月右轉（其度數說見前）月一月一周天皆爲徒行其及日者在最後之一日半而常在日之後故日遲而反爲進月疾而反爲退也日月三十日一會實二十九日半蓋月本二十九日半日本得三十日半而皆以爲三十日故也故一會而日加半日月減半日加半日者日一歲本多於月六日

而又加六日減半日者月一歳本虧於月六日今又減六日以所加減積之是爲閏餘也日月一大運進退十二日得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是爲閏差八年三閏十年四閏十三年五閏十六年六閏十九年七閏

自此推之往來不窮謂之通子雲有言歳寧恙而年病歳寧者數足年安歳恙者年病而閏以償之也

○朱子曰閏以中氣爲定

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月

便當置閏也斗指所建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日月會處）若無中氣則置爲閏斗柄左移日月右轉辰與建常相合也

○周天分界過宫分杪

王氏炎曰以周天度數分配十二宫過宫各有分數百杪爲分百分爲度歲必三百六十五日令三時而交春是合周天之度月必三十日令五時而交節是合一宫之度度猶界限天輪有分界之限日一日止行一度故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方能

行徧天之分界月行十二度有奇星家謂十三度舉大數月一月一周天行徧天之分界一月不必三十日月有小大以五十九日分為兩月則再周矣大率二十九日半强一周天五十九日强而兩周天愚謂古今曆家只推筭得箇陰陽界限爾所以孔子不言曆止曰行夏之時也

○又曰天左旋之說如以大輪在外以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則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

天體天運日度月度當分四輪著易曉今以大輪如天之運於外所謂天包地外平運而舒以見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小輪載日月於内小輪又小於天故内轉而縮月行又後於日遲度四分之一而不足也

故日不及天一度月不及日十二度有奇外以包内外寬内縮其行度遲速體段自是如此分四以觀瞭然矣往年曾見友人吳九霞作爲一圖亦合此意外一暈紀周天之度以爲天體第二暈以天自角起一

日一周天而又過角一度第三暈日亦自
角起徤次於天一日一周無過度依舊到
角處恰好所以不及天一度日一日退一
度退盡本數天一日進一度又到本處與
天度合是爲一朞第四暈月行遲不及日
十二度三百四十六分半積二十九日過
半月不及日之度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
十五分月又退盡本數遂與日會而成一
月十二會計月欠日度五日五百九十二
分以朔虛合氣盈一歲共餘十日令八百

二十七分以起閏今不記其詳或問曰康節藏閏顯閏之說是如何曰其詳未易言也姑以目前言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而餘分六日藏於六甲之中是六甲兩月之中藏了一日六六三百六十中藏了六日顯

閏者自開物至閉物十分用七去交數者三三百六十本用二百四十得二百五十二日以閏數十二顯乎二百四十之外

○朱子曰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顓帝四分曆劉歆改爲三統曆一行大衍曆最詳備

五代司天考亦簡嚴是七百二十加去皆
止用二三年即差古今曆惟康節曆用十
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也
謹䟽前代曆法于後四分曆者顓帝本連
山首艮之易而作也祖河圖數十衍爲百
百分四箇二十五以應天數四分度之一
也秦用此曆建亥爲正至漢武帝改爲太
初太初曆者武帝即位唐都洛下閎等所
作也以建寅爲正改元封七年丁丑爲太
初元年而曰歲名焉逢甲攝提格寅月名

畢聚日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者謂武帝改元上合顓帝甲歲起曆之元以應合璧連珠之瑞爾非其年即甲寅也三統曆者劉歆改太初曆而作也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是爲統母黃鍾爲天統一甲子元首林鍾爲地統二甲辰元首太簇爲人統三甲申元百元與太初同起黃鍾之律詳見前玄圖註

太玄曆者漢揚雄所作也與太初顓曆相應太初以九九衍數四分之洛書總實之數也顓以十十衍數四分之河圖虛中之

數也太初以八十一爲日法者九九也太玄以七十二爲日法者八九也太初以三十二爲杪法者八四也太玄以三十六爲杪法者九四也以玄比初分於九而減一杪於九而加一同得二千五百九十二杪始雖異而終則同詳見卦氣太衍曆者唐一行之所作也自漢至隋曆皆從律一行專倚大衍本乎卦氣即河圖虛中之數取四方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合以象四時取虛中五與十合以爲衍毋取九六七八之老

少爲用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四百二十是大衍爲天地之樞後之作者不能易也顯德通天曆者五代王朴之所作也歐公筆之於司天考斬然自立一家陽三十六策陰二十四策陰陽數合而化成同得七十二重之得七百二十又重之得七十二萬八重之得七千二百萬而元紀生元則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當盈縮先後之中而七政齊矣愚謂古今曆法前莫如漢太初後莫如唐大衍二曆同

起河圖中間諸家曆法不過損益之而已六律用洛書數起奇八卦用河圖數起偶取用雖不同率皆後天易也時則先天圖隱而未出先天曆者邵子皇極經世之所由作也其法本於天干地支相乘日甲月子星甲辰子謂之四象大數則謂之元會運世小數則謂之歲月日辰日甲一統月子十二星甲三百六十統辰子四千三百二十凡三十六甲均布於十二辰每辰皆得三百六十先天曆與後天曆不同除閏

計之一年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朱子所以極稱康節之曆愚序諸家之曆以此終焉程子亦曰曆上若通理所通爲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絶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陽盈陰虧求之遂不差只於這裏易差了

天原發微卷之十三

逸四

天原發微卷之十三　　逸四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註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象數

河出圖而八卦畫陰陽始有象洛出書而

九疇叙五行始有數象非偶不立數非奇

不行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朱子

曰天地只是不會說倩聖人出來說若天

地會說想見更說得好如河圖洛書便是

天地畫出底易伏羲仰觀俯察見天地間

無非易而河圖之出適契其心故因之以畫卦微世象數之學不明者有由矣漢上朱氏曰商瞿學於夫子自丁寬而下其流爲孟喜京房〻至唐猶可考一行集二家之易論卦氣納甲五行之類皆同出周易大傳繫辭說卦爾後馬鄭荀虞各自名家去象數之源猶未遠至魏王弼與鍾會同學盡去舊說雜以老莊專尚文辭不復推原大傳所自來天人之道於是分裂

○彖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朱子曰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愚按天地開闢之初太河混淪象數未顯此河圖洛書天所以

開聖人也語曰河不出圖易曰河洛出圖書書曰天球河圖則知圖書乃天地自然之文古今以爲瑞物非人力之所爲也馬歐二公何如更有說哉又有肆爲怪誕者淮南子以爲丹書緑圖春秋緯以爲九篇

六篇顧野王以洛書農用敬用十八字為神龜之負若班固以爲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者唐孔氏曰天語簡要不應叮嚀曲折如是惟孔安國之言極爲的當故朱子取之

○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朱子曰此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其

位一六下二七上三八左四九右中五爲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四象之數二老位西北二少位西南其數各以類而交錯於外且曰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愚按天數者

○

五奇之積地數者五偶之積一得二爲偶三得四為偶五得六為偶七得八為偶九得十為偶各以奇偶相從兩兩相得如兄弟者所以循其序而不容紊也一合六為水二合七為火三合八為水四合九為金

五合十為土各以陰陽相配兩兩如夫婦
者所以合其情而不容間也又如十干亦
然甲陽得乙陰為木甲去合己又化土丙
陽得丁陰為火丙去合辛又化水戊陽得
己陰為土戊去合癸又化火庚陽得辛陰

為金乙來合庚又化金壬陽得癸陰為水
丁來合壬又化木皆是兩其五行而合于
一也得必有合合之中又有相生相勝相
同相異而不齊者此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長幼之五典所以與五行相乘而不可離

也天地其合之大者一三五七九合為天數而不離乎五二四六八十合為地數而不離乎五二五妙合生人生物總之為五十有五五者中也中則變變則化其道不窮一變六化二化七變三而八四而九五而十變則化化則變竒好生成屈伸往來皆不出於河圖天地五數之内豈若後世之言鬼神言變化而流於荒誕者比哉

○朱子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洛書以五竒數統五偶數

朱子謂生數皆在內生者天地之心成數皆在外成者天地之功斯言至矣愚按河圖以生成分陰陽一二三四五生數屬陽居內六七八九十成數屬陰居外以生統成以內合外中爲主而外爲客所謂體之有常而各居其方也洛書以奇偶分陰陽一三七九居四正位配四陽卦二四六八十位四隅偏配四陰卦以奇統偶以尊臨卑正爲君而側爲臣是謂以數之變而各居其所也然二圖常變不可拘一在圖則

少陰老陽不動而少陽居南當乾位老陽居西當坎位不協天生卦之序在書則老陽居南當乾少陽居西當坎反協天生卦之序所謂常中有變變中有常其妙處不可窺也

邵子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手唐志曆本議曰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定剛柔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朱子釋之詳矣茲不

再及邵子曰離為星震為辰星合月之十曰十即五也辰為支之十二即六也五六息陰陽中經世以此起曆九與十相取筭法以此起間自曆象以來則然矣圓者星也

○河圖無那四角厓其形便圓圖數未嘗不與星數合張曰天體數七北斗星七月五星數七二十八宿四七共為七七并南斗星六通五十五數以此知用於天地人文之間皆有合於河圖之數

○又曰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比

乎
朱子曰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以畫州井
地也愚按方者洛書之文地有四方書皆
以陽數居四正位方里而井之象書以九
為主亦井九百畝之象天錫九疇禹因治
水而得此書所以開之俾之别九州任土
作貢而盡力乎溝洫也禹成九功而為天
下萬世利者於以知九章之書為大
○又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
又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數始於一陰一陽陽之象圓故河圖體圓
而數方陰之象方故洛書體方而數圓所
謂參天兩地者也數十而方者為河圖故
大傳有五十有五之文數九而圓者為洛
書故洪範有天錫九疇之目鴻荒之世天
地陰陽須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至河圖
然後五十有五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覩此
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也
○朱子曰一至十為河圖虛其中以為易
河圖體圓象天數十而方象地陽數二十

五陰數三十共五十有五所以偶贏而奇
乏虛其十則洛書四十五虛其五則大衍
五十積五與十則洛書從橫之數以五乘
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圖以生數
從北東而左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
生金金又生水然以對待之位言之則北方
一六水剋南方丙丁火西方四九金剋東
方甲乙木而相剋者已寓於相生之中生
生之謂易虛其中則太極生兩儀四象八
卦也故曰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圖中亦

涵洛書之旨天地間生而不剋則生者何
以成剋而不生則生人之類滅矣此造化
所以即圖書而示其意
○又曰一至九為洛書實其中以為範
洛書體方而象地數九而圓象天陽數二

十五陰數二十共四十五所以奇贏而偶
乏虛其中亦太極也奇而各二十兩儀也
一二三四合六七八九從橫十五亦為四
象中五合五併於四十亦為大衍之數積
五與十得十五通為河圖之數書與圖亦

互相備書以成數從北西而右轉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又剋火然以對待之位言之則東南方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水東北方三八木生西南方二七火其相生者已寓於相剋之中相剋乃所以相成實其中者即五皇極以為之本也唐孔氏曰皇極不言數者以其該統九疇以一統八而位乎中天也五行五事各五八政八五紀五皇極獨居一三德三稽疑七庶政十福極生是九疇子曰亦該

河圖之數矣

○又曰圖書皆以五居中

五者叅天兩地而倚數也朱子曰河圖以

生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

生數之象謂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一便合

四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三便合八其右一

點地四之象四便合九其中一點天五之

象五便合十五數居中生數在外成數又

在生數之外一得五而為六二得五而為

七三得五而為八四得五而為九一二三

四以五而生故曰生數六七八九得五而成故曰成數數雖相對未嘗不相錯也然則河圖之五十五數固具於中央五點之中矣洛書以奇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謂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一必偶二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三必偶四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五必偶十其右一點亦天七之象七必偶六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九必偶八五數居中奇數居四方之正偶數列四隅之偏一得五

而為後右之六二得五而為右之七三得五而為後左之八四得五而為前之九一三七九得五之竒故曰竒數二四六八為五之偶故曰偶數數雖從横交綜而亦各有條理而不亂此洛書之四十五數亦各具於中央五點之中矣

○朱子曰陰陽老少互藏其宅又曰七八九六之數不同

河圖以一二三四位數合六七八九象數則四十中五包五則十五通五十五互藏

之說董盤澗詳矣一者老陽之位六則老陰之數而一中含九已藏了老陽之數在裏四者老陰之位九則老陽之數而四中含六已藏了老陰之數在裏二少亦然使陰陽不互根而藏其宅則造化之機息矣

又七九為陽陽主進由少陽七進至於八之上則進極而為老陽九更沒去處了陽極生陰故六八為陰陰主退由少陰八退至於七之下則退極而為老陰六亦無去處了故陰極而陽又生焉少者老老者變

而少者又進焉亦造化不窮之機也然陽進則饒故老陽饒於八少陽饒於六陽數常盈也陰退則乏故老陰乏於七少陰乏於九陰數常縮也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知此者其知道乎

○又曰洛書從横十五迭為消長書以一二三四合七八九六是謂四象之陰陽老少八卦由是生焉迭為消長皆不出乎七八九六也邵子引易傳曰震以長之乾以分之巽以消之坤以翕之此言消

長之大意也蓋震始六八陰而生陽至乾之
九而陽老巽始消陽而生陰至坤之六而
陰老張氏曰七以長六至九則分八以消
九至六則翕又曰陽之長也自七歷八至
九而老陰之消也自八歷七至六而老此

統言一氣之消長則指震與巽為七八若
以洛書卦位求之則震反為八而巽又居
九矣其迭為消長也則一得五為六而與
南方之九迭為消長四得五為九而與東
北之六迭為消長六進為九則九長而六

消九退為六則九反消而六又長矣三得五為八而與西方之七迭為消長二得五為七而與東北之八迭為消長七進為八則八長而七消八退為七則八反消而七又長矣大抵數進為長退為消長者退則又消消者進則又長四維四正之數從横以數皆為十五虛中之五而數則從横皆十以十分之朱子曰九者十分一之餘八者十分二之餘七者十分三之餘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七八

九六之合焉

○或問朱子曰河圖與卦畫不相類伏羲何以則之而畫卦

愚按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夫子所以發明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也太極而曰易有者即五與十隱于河圖中宮之象也其曰生兩儀者即一三七九之爲陽儀二四六八之爲陰儀也其曰生四象者即以一二三四爲生數之象舍六七八九爲成數之象

也其曰生八卦者即以七六八九為乾坤
離坎之卦而居四正之位以一二三四為
艮兌震巽之卦以補四隅之闕伏羲所以
則之者不出一圖而儀象卦畫備矣一者
太極也惟有故生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

八而六十四生生不窮皆自此中生去愚
又聞之師曰此數語者固作易之本而其
為數也柰何曰不必泛為之說求之天地
之始則聖人作易之精蘊盡在是矣一者
陽之始故聖人取一奇以畫乾一曰一一

而一凡卦之屬乎陽者皆乾也如震曰一二而二坎曰二一而二艮曰二二而一皆以一為主二者陰之始聖人取二偶以畫坤二曰二二而二凡卦之屬乎陰者皆坤也如巽曰二一而一離曰一二而一兌曰一一而二皆以二為主八卦由是畫焉至文王重之又不過上下其畫而已取乾之一以交坤則易坤為坎而居此取坤之二以交乾則易乾為離而居南以震居東則內一陽而外二陰以兌居西則內二陽而

外一陰西北曰乾乾三陽也西南曰坤三陰
也東北爲艮二陰一陽也東南爲巽一陰
二陽也四正四維皆以一與二而次第之
耳伏羲本河圖而畫先天之卦文王祖伏
羲而演後天之易禹錫九疇而先於治水

地道以平箕子陳洪範而先一水二火彝
倫攸叙皆以天一地二之數而得之也舍
河圖吾將安放
○傳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
表裏

朱子曰五十五為體而四十五之變可推
合而言之河圖有九疇之象洛書有五行
之象河圖是常數洛書是變數生數統成
數為常數之主奇數統偶數為變數之用
河圖以生數為主洛書以奇數為主河圖
表可以畫卦裏可以叙疇洛書表可以叙
疇裏可以畫卦河圖以生成合陰陽合者
未嘗不分故内外之文有主賔之辨洛書
以奇偶分陰陽分者未嘗不合故對待之
中有流行之妙其曰經緯者非是以上下

爲經左右爲緯也蓋經言其正緯言其變
也其曰表裏者非是指此爲裏彼爲表也
蓋言圖中有書書中有圖也圖書互爲正
變在所主何如爾主圖而言圖爲正書爲
變主書而言書爲正圖爲變表裏亦然

○朱子曰圖書之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
河圖以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
居東四九金居西五十土居中央是五者
各當其方之本位數之體也必有變焉洛
書所以通其變也書土水木三位皆同而

不變者謂天五居中央生土是為大極一
動而出於此則為天一生水再出於東則
為天三生木此陽氣也藏息於冬而發生
於春體不可易長其根苗以內之生數言
也若夫二七本南方火位時入乎夏則乾
金生巳陽居大夏以長育萬物大其施生
正如王者出臨明堂以操大政故少陽巽
坎之生於二七者不得不避乾父之尊以
退居于西也時入乎秋則乾兌又復居西
巽坎又復居南各循其體以守其常也大

抵扶陽抑陰者乃天地好生之本心圖十為主陽贏而奇乏天地相敵以為體體立而用以行故書以九為主奇贏而偶乏天包地以為用所以抑陰數而退為二十扶陽之成數於外七九變而六八不變也天地以此數而寓之圖書聖人則之以發其繳也先儒之論詳矣茲不贅書姑述已之所見云詳見衍五水一木三土五說

○節齋蔡氏曰易主象範主數河圖數偶偶者對待故易本二氣洛書數奇奇者流行

攷範本五行

偶者靜靜以動為用故河圖之行合皆奇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五合十奇者動動以靜為用故洛書之位合皆偶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是故易之吉

凶生乎動則河圖者動由乎我所以知幾而先吉故曰先天範之吉凶見乎靜靜者必以動而後成則洛書者動順乎天惟能明吉凶而已故曰後天氣有二而行有五一三五七九者陽之行也故夫子總天之

五數得二十五二四六八十陰之行也故總地之五數得三十二非五不能變化五非二不能自行言陰陽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者在乎五五者五行也天地陰陽對待之定體自一至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分為奇偶則一三五七九為陽二四六八十為陰列為先後則一二三四五生數為陽六七八九十成數為陰數行乎陰陽而形未定象著乎陰陽而形已成易有太極具陰陽之理而未有形象陰靜也數陽動也太極非靜非動

而主乎靜太極之前象數不可分先後及其動而生陽數為始而象亦自此始靜而生陰象方成而數亦至此成陰陽分合動靜不同主立而言靜則二（對待之時）動則一（流行之時）●主行而言靜則一（陰陽分德）動則二（先陽後陰）愚

按此段精妙讀者宜加思焉

○伏羲本河圖以畫先天橫圖

橫圖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順卦序自右至左而數之與圓圖一逆一順不同老陽居一分之為乾兌少陰居二分之為離震

少陽居三分之為巽坎老陰居四分之為艮坤此自上而下也又自下而上從左而右則艮坤生於老陰之一六巽坎生於少陽之二七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八乾兌生於老陽之四九於太陽二之上生一奇一偶則為乾兌於少陰⚎之上生一奇一偶則為離震於少陽二之上生一奇一偶則為巽坎於太陰⚏之上生一奇一偶則為艮坤此先天橫圖也自一至八本為生卦之次序而已

○伏羲本河圖以畫為先天圓圖

朱子曰六十四卦横圖震巽復姤正在中間却就中間摺轉以作圓圖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乃復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旨也又曰横圖皆順數方圖一向皆逆圓圖只一半逆詳見左右篇

○先天八卦合洛書數

先天八卦與洛書合老陽九為乾在正南

四為兌在東南少陰三為離在正東八為震在東北少陽二為巽在西南七為坎在正西老陰一為坤在正北六為艮在西北圖以乾兌離震為四陽卦居左巽坎艮坤為四陰卦居右書亦以乾坤坎離居四正震兌巽艮居四隅圖與書卦皆合其不同者老陽與少陽交互於西南而為變爾

後天八卦合河圖數

後天八卦亦與河圖數合一六水坎居北二七火離居南三八木震三居正東巽八

居東南四九金兌四居正西乾九居西北
五與十者艮五居東北坤十居西南貫乎
中宮而為土後天之數未嘗不與河圖合
或者見其二七居南曰離四九居西北曰
乾兌遂謂十為洛書又見其戴九於南曰
乾二七居西南曰巽坎遂謂九為河圖乃
曰文王法此以為後天之易於是二圖交
雜而劉牧之說行焉學者當孜

○圖書陰陽奇偶相錯

圖以一二三四含七八九六而為十書以

一二三四對七八九六而為十十即二五也二者之數皆以乘五而生得五而成也老陽之位一而在北一則含九而成數却在西少陰之位二而在南二則含八而成數却在東少陽之位三而在東三則含七

而成數却在南老陰之位四而在西四則含六而成數却在北此所以互為生成也若書數則直相對而已一與九對北而南也三與七對東而西也位之四正也四隅又各自為對東北角對西南角二與八也東

南角對西北角四與六也亦互相經緯也
書與圖皆各各藏十于中者亦兩其五行
以相成也董氏止以四象之位與數言之
亦善
○朱子曰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
待於書範則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
攷於圖爾
鄭氏曰聖人因河圖而畫八卦因洛書而
叙九疇豈擬規而書圖模矩而作方之謂
邪彼有是理此有是事方伏羲據圖畫卦

之時不必預見洛書而其數遂與之合大禹據洛書叙九疇之時亦不必追攷河圖之數而求與之合愚謂河圖之位合乎先天洛書之位合乎後天位雖有先後數雖有十與九之不同而皆本於五行而以五居中則一而已

○濮上陳希夷先生傳授

希夷先生名摶以數學授穆脩伯長脩授李之才之才授邵康節遂著皇極經世書伯長又以太極圖傳周濂溪敦頥朱漢上

曰󠄁〔问〕授二程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敦頤作通書程頤作易傳載造太和三兩篇又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此一枝傳於南方也或曰先天方圓二圖始於麻氏心悟朱子明其不然謂圖皆伏羲所自作但有卦畫無言語文字孔孟没後爲方士所祕至希夷始傳云

○蔡西山曰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朗子明有宋康節先生邵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

復之悉從其舊
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謂
河圖授羲洛書授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
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而九宮之數戴九履
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正龜背
之象也宋子曰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甚
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八一之
語鄭註謂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為
洛書矣胡為劉牧意見以九為河圖十為
洛書悉反先儒之說託言其圖出於希夷

不立文字謂許堅傳於謌昌謌昌傳於劉牧世多祖其說流傳天下今觀漢上著為易傳蜀人張行成著為七易他如蒲陽鄭氏之類皆用其說悉未經刊正以前者至朱夫子出始與西山蔡隱君共訂證之以

十為河圖九為洛書一還其舊天下信之然劉牧之說亦不可不知今摭一二于後云其引大傳以為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不必言授羲假使後世不見系辭十三卦之文必以六十四卦重於文王後世不見

洪範天錫之文必以為九疇敘於箕子豈知取豫取夬巳具於文王作卦之前而司徒司空之官巳見於舜命九官之目是為圖書皆上世巳有但使義則畫之禹法而陳之爾愚謂此說未為不是但謂洛書不出於禹治水時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一句有妨爾近辛未科劉夢薦用此說居南宮第一時多祖文公圖書說者反居後且謂禹貢言道洛而不言得書舜典言惠疇而不言九疇天錫禹者天啓之爾劉攽又

曰天地五十五數河圖四十五五十數而不用者以四隅四正皆合而得十又合中央之五而從横皆十五亦五十五也而五數不用者天一加五為六地二加五為七天三加五為八地四加五為九天五加五為十故曰地十成之也又八卦之數三十六虛九數而不用者乾與坤數九也震與巽數九也坎與離艮與兊數皆九也何獨疑九數之不可為河圖而十數之不可為洛書也四正皆奇陽也四隅皆偶陰也所

謂獨隂不生獨陽不成必一奇一偶而後
造化生焉又曰一之數在天為一在日
為甲象為六之中數卦為坎之中爻在重
卦為初九在復為陽爻在辰為建子在五
行為水律為黄鍾一者定位也五十去一
則一在四十九中四十九又去一則一在
四十八中凡有數未嘗無一一之所在無
往不為萬物但物執此不失是謂執天地之
機其説頗有理愚録此於象數終者以見
其説當時與圖書盛行但不合顛倒而錯

置之爾學者亦不可不知

天原發微卷之十三

[illegible]

天原發微卷之十四

逸五

天原發微卷之十四

魯齋鮑雲龍　景翔　編著
虛谷方　回萬里　校正

先後

先天後天之說歷四聖四賢而後其說始備四聖者伏羲畫卦先天也文王演易周公爻辭後天也孔子十翼兼先後天也四賢者濂溪也程叔子也邵子獨闡先天之學朱子貫而一之於是易道天明於天下矣非四聖四賢相繼迭作天下其猶夜行

乎

○朱子曰康節有詩云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著工夫又曰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亦此意也

潘氏曰先天一事無乎因格物而得之矣

昔童時曰候雞雛之出毋初未嘗喙氣數才足便橫迸裂開若稍不利用手畧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見得這裏一毫人力有不能與愚曰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先天也六七八九十天地之成數後

天也或曰無極而太極其先天乎太極而陰陽其後天乎以類推之則未發之中先天也發而中節後天也開物先天也成物後天也貞而元先天也亨而利後天也而貞之中又自有先後前一半子屬陰先天也後一半子屬陽後天也先天後天無事不然無物不然默而觀之思過半矣豈特卦畫而已哉蔡氏曰寒暑也晝夜也生物之陰陽也屈伸消長無不變先天也陽之所以爲陽皆動而無體也氣形也魂魄也

物生之陰陽也則陽能變陰不能變後天也陰之所以爲陰皆靜而有體也伏羲之卦先天也天之氣也文王之卦後天也地之物也

○春秋傳曰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橫渠說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胡氏春秋說亦此朱子謂先天而天弗違者如禮樂先王之所未有而

可以義起之類天雖未爲而吾意之所爲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叙天秩之類雖天之所已爲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爾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意思都在中間不差毫髮即所謂啐啄同時也

○邵子曰堯之前先天也堯之後後天乃效法爾

按先天一陽生子至巳成乾天之象立矣午後陰生消陽至亥成坤凡陰所爲皆效

陽而法之故曰成象謂乾效法謂坤自有
一以來以元會運世推之堯適當乎巳未
堯之前每事皆先天而造之三代以後制
作云爲無非效法之事先天取四象者虛
中待用用之在人先天天弗違也後天取

五行者中亦實矣雖人事亦由天命後天
而奉天時也故先天事業非大聖人不能
爲也子雲曰法始乎伏羲其開物之時乎
成乎堯其先天之極乎所以十三卦始於
離而終於夬

○又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生死之間者道也

先天造化之初由心出迹之學後天生物之後因迹求心之學心與道皆虛而神能出入於有無生死之間者不爲物所礙也

在先天之天不爲無在後天之後不爲有迹不能外也朱子謂康節之學本於明理明道所謂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乃康節所到處其學得於先天看得這裏熟了自然前知看事物便成四

箇渠是怕處其盛且如看花方其蓓蕾向盛也半開漸盛正開太盛則衰矣人之勢燄者必衰强壯者必死是其理也康節一見便能知之

○又曰自然而然不得而更者内象内數他皆外象外數也

○又曰易有内象理致是也有外象指定一物而不變者是也

先天陰陽二圖内象内數先後有倫變之則亂蓋自然而然不得而更也後天卦氣

圖及他象數皆錯雜無定人情物態非僞
則安所以孔子序後天之易惟以理爲次
者內象內數立體之經外象外數應用之
變也故三易屢更先天不易理致者健說
巽動之類指定一物者地中生木火在天

上之類內象無實象內數無實數存乎太
虛若可更也而不可更者理有必致自然
而成雖有智巧不能變其象而逃其數若
外象外數體若一定然爻有飛伏朴有消
長六位八物不能自定是故適變者不變

而不變者終變也蔡節齋謂先天之學正
之於未萌春秋之書正之於未著
○朱子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
只一圖以寓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
始終之變具焉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
自其中流出者
或問太極與先天二圖如何朱子曰論其
格局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
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然太極終在先
天範圍之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亦自初

未書時說到六畫滿處是也如孔子十翼中如八卦成列及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天地雷風山澤水火之類皆本義書之意若先天未畫一卦也無盖一理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為一畫者二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三畫者八皆是自然而然不假安排更著言語議論而後明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古今未有識之者至康節始傳其說是為先天之易

○又曰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伏羲作時止有卦畫始作八卦横圖一又作重爲六十四卦横圖二始作八卦方位圓圖一又作重爲六十四卦方位圓圖二

○又曰先天圖外圓爲天内方爲地

蔡西山曰六十卦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

之數圓於外者爲陽方於内者爲陰圓者
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圓圖乾在南坤
在北方圖坤在南乾在北乾位陽晝多坤
位陰晝多陰陽各以類而聚圖以圓函方
以見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朱子曰方圓尤

妙邵子有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
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
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
相盪爲六十四朱子釋之曰此是釋方圖
兩交股底且西北角乾東北角坤是天地

定位便對東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是山澤通氣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此謂次兌是離次艮是坎是水火相射便對次損之旣濟次咸之未濟次離是震次坎是巽居中央兩交

股處是雷風相薄便對次旣濟之益次未濟之恒是也四象交而成十六事者正爲乾坤變爲否泰正爲艮兌變爲損咸正爲震巽變爲損益正爲坎離變爲旣未各各四卦相爲對待以盡地之方也

又曰先天圓圖四四十六卦居外方圖亦四四十六卦居內上十六卦乾坤所生上十六卦艮兌所生上十六卦坎離所生上十六卦震巽所生以此四四十六對共成方圓之圖

圓圖者天道之陰陽在天爲日月星辰暑寒晝夜謂之流行之易言其與天地四時流行而不息也圖左三十二陽卦春以發生夏以長養圖右三十二陰卦秋以揫斂冬以包藏共四其十六而爲六十四卦又

以春夏秋冬分之各四其六十四而爲一
千五百三十六爻之卦氣以運行於天四
象立體六申循環以見皇帝王伯之治迹
三百六旬有六之轉旋乾坤主之屬乎天
之造化方圖者地道之柔剛在地爲水火

土石雨風露雷謂之對待之易言其承天
時行以生化也内一截三十二陽卦西北
角乾東北角泰外一截三十二陰卦西南
角否東南角坤亦四其十六而爲六十四
卦又以元會運世分之各四其六十四以

爲二百五十六位之卦體以生物於地四四立體四九爲用以見律呂音聲之陽唱陰和動植飛走之出生入死坎離主之屬乎地之造化故邵子曰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變化萬物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直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此所以闔闢消長吉凶善惡一一相對而無差

○後天上經反對卦十八此反易者十二也不易者六乾坤坎離頤大過也下經反對

卦十八此反易者二十六也不易者二中孚小過也

易緯云易六十四卦文王以上下經分之攷之序卦皆後天次序反對卦也八卦之象不易者四乾坤坎離反易者二震艮兌也

震反則艮兌反則巽也是以六卦變成八卦重卦又添頤孚大小過四卦不變湊上乾坤坎離爲八卦不變反易者二十八以八合八共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卦也乾坤坎離固不易而艮震合頤震艮合小過

巽兌合中孚兌巽合大過亦皆不易八卦
雖不易乾盡變則坤坤盡變則乾坎盡變
則離離盡變則坎頤與大過中孚與小過之
盡變亦然李氏曰上下經各相對序卦至
坎離別起文義立經乾坤二老對立序卦

各隱其名下經首咸二少合體序卦獨隱
咸名上經需訟對下經晉明夷需訟變之
盡爲晉晉變之盡爲需上經泰否對下經
損益泰否乾坤之交不交損益咸恒之交
不交也上經自屯蒙至臨觀下經自遁壯

至革鼎屯蒙變之盡爲鼎革臨觀變之盡爲遁壯上經頤與大過偶在坎離之前下經中孚與小過偶在既未之前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未既未者即坎離之交不交也頤似離大過似坎而坎離繼二卦後中孚厚畫離小過厚畫坎而既未濟又繼二卦後是坎離爲乾坤震巽艮兌之用上經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經分上下皆有至理惜師說不傳而文王分經之義隱矣

○邵子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先天八卦以乾坤爲易之本而六子輔之故六子皆爲橫而乾坤獨爲縱縱如織之有經橫如經之有緯分陰分陽錯綜以緯之也乾坤居南北以定上天下地之位乾有二十六陽十二陰坤有三十六陰十二陽旣有以植天地之經而分南北矣於是離東坎西爲日月以爲之緯艮西北對兌東南震東北對巽西南又爲山澤雷風之

變以爲緯焉盖巽離兊陰卦也而本乾體反多陽故取其陽之多以爲乾之緯於左震艮坎陽卦也而本坤體反多陰故取其陰之多以爲坤之緯於右上下相應一縱一横陽竒陰偶相爲對待所以立易之體而以後天爲用後天八卦以震兊爲易之用六卦輔之故六卦皆爲縱而震兊獨爲横横如秤之有衡而六卦爲衡上之星或輕或重進退以權之也震兊位東西以秉春生秋殺之權震以一陽而生巽離兊之

六陽積而爲乾以居西北而成父道之尊震又以二陰而函巽離兊之三陰幷六陰爲坤以居東南而成母道之善東生西成一横六縱以横爲重震兊木金各當其位坎離水火交致其用此後天八卦所以爲

地上之易應人之用也或曰後天八卦震兊坎離居東西南北之正位而相對者取其交也乾坤艮巽居東西南北之偏處而不相對者爲其不交也交者爲用則不交者不用也今子以陰陽數推之皆爲有用

何也曰有四正卦以用之則四隅不用之卦皆入有用之中矣張氏曰先天八卦應天四時後天八卦應地八方何往而非用者

○邵子曰先天易之體後天易之用

先天用坎離日月爲剛柔晝夜之變後天用乾坤九六爲陰陽寒暑之變先天易之體應天之氣後天易之用應地之方先天卦位八正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兼頤孚大小過後天卦氣四正坎離震兌四維乾坤

艮巽先天乾坤分天地以定上下之位後天乾坤爲大父母退居西北西南之維先天坎離爲日月列卯酉左右之門後天坎離爲水火分南北生出之序先天八卦造物之初兼天上地下乾坤闔闢日月出入

春夏秋冬弦望晦朔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此後天八卦生物之後獨據地上而言坎離當二至中震兊位當二八之造而有定非若晝夜之盈縮也故繫辭言春夏秋冬南北東西而坤不過言地坎不過

言水而巳初不及乎地下之事也先天天以
陰生陽後天以陽生陰先天四象生日月
故陽抱陰生日陰抱陽生月後天日月生
萬物故陽行陽中萬物盈陽行陰中萬物
縮先天言日月五星皆從天左行後天言
日月五星皆違天右行先天用四象水火
土石後天用五行木火土金水先天左三
十二陽析歸妹一卦分兌居上震居下後
天則震東兌西乾至歸妹十二下數上二
十一卦先天右三十二陰析漸一卦分巽

居上艮居下後天則艮上巽下坤至漸十
二下數上亦三十一卦先天一卦變七卦
一爲本七爲用後天一卦變六卦卦爲本
爻爲用先天二三爲變數四十二後天三
兩爲衍數五十先天乾兌離震爲四陽卦
屬天八陽四陰巽坎艮坤爲四陰卦屬地
八陰四陽數皆不等後天乾坎艮震爲四
陽卦一父三男六陰六陽巽離坤兌爲四
陰卦一毋三女六陰六陽其數皆等坤兌
乾坎居西南北艮震巽離居北東南亦然

先天生炁之始以冬至爲元一之一後天生物之始以春分爲元二之一先天天二正乾離兼頤孚重卦二爲天四正卦頤肖離中孚厚畫離後天地二正坤坎兼大小過重卦二爲地四正卦大過肖坎小過厚畫坎先天巽離兌三宮各二十八陽坎艮震三宮各二十八陰後天震坎艮六陽十二陰巽離兌六陰十二陽上經乾坤坎離爲三十六卦之祖下經兌震巽艮爲二十八卦之祖先天以多者致用三女本乾體

從父歸東南三男本坤體隨母歸西北後天以少者致用三男從父歸東北三女隨母歸西南

○朱子曰後天者今之周易文王所演是也孔子旣爲文王之易以作傳是謂十翼則其所論當以周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畫卦之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所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源矣

伏羲先天易文王演之爲周易者卽後天

之學也故經分上下上經三十卦下經三
十四卦於是孔子爲之作傳又分爲十翼
彖象係辭各分上下爲六文言七說卦八
序卦九雜卦十也從中半說起者謂止知
文王後天易爾須更從伏羲先天易上研
窮則識向上根源矣来子謂先天後天既
各自爲一義後天說中取義多不同彼此
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
○又曰後天說卦變者十九卦盖言成卦之
由凡彖辭不言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

爻今觀易傳以見康節先天後天之說是爲有功

今合朱蔡三說釋之曰程子專以乾坤言卦變然只是上下兩體變者可通盡咸恒漸渙是也一卦變者不可通如訟无妄師卦是也謂剛来爲自外来說得有礙程傳賁卦曰豈有乾坤變而爲泰又自泰變爲賁之理若如此則乾坤變六子八卦重六十四皆由乾坤而變者其說不得通若自震一索而得男以下六卦乃是巳有此卦

了就此卦生出此義皆後天之學今所謂
卦變者亦是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
故發於象辭安得謂之乾坤聖而爲是耶
節齋蔡氏曰其爲卦變皆三陽三陰本具
乾坤之理而上下往来者也乾剛交坤而

成震坎艮坤柔交乾而成巽離兊言剛来
剛下者明乾在上而下交坤言柔來柔下
者言坤在上而下交乾也若剛上之與柔
上則反乾剛在下而上交坤坤柔在下而
上交乾皆本乾坤而互取之爾至於訟與

无妄止言剛來剛自外來卦皆四陽二陰非乾坤上下之交者乾體居上不動坎震之剛皆自外來也此皆因後天之卦而發此義

○朱子曰伏羲八卦圓圖以對待而作也伏羲六十四卦横圖以流行而作也

主對待者必以流行爲用對待者體靜而生伏羲八卦對待者也靜而生則吉凶悔吝由乎我故曰先天其序以二氣消長成是造化生物之理

○

○文王八卦圓圖以流行而作也文王六十
四卦橫圖以對待而作也
主流行者必以對待爲用流行者體動而
成文王八卦流行者也動而成則吉凶悔
吝奉乎天故曰後天其序以萬物盛衰成

是造化運行之理天地之間對待流行而
已乾坤者對待之醇坎離者對待之交咸
恒者對待之行既濟未濟者對待之雜對
待之陰陽則其用均流行之陰陽唯陽爲
用靜則二而行則一對待者復動而爲流

行流行者復靜而爲對待
○朱子曰先天圖有變易交易之妙左邊一百九十二爻本都是陽右邊一百九十二爻本都是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博易而成此圖其實非彼往此来只是其象如此
圖左屬陽自震一陽離兊二陽乾三陽爲陽在陽中陽順行圖右屬陰自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爲陰在陰中陰逆行坤無

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為陽在陰中逆行乾
無陰離兊二陰震二陰為陰在陽中逆行
姤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復在東是西邊
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易之變
雖多般此是第一變伏羲當初只是見太

極下面有箇陰陽便就此畫一箇陰一箇
陽一箇便是兩箇就一箇陽上又生一箇
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
陽只管恁生去二而四四而八以至八八
六十四不覺來如此齊整皆是自然天地

之妙但畧假聖人手畫出來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理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箇道理大而古今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亦只是這箇圈子小而人物生死一日一時一月一歲之運亦只是這箇圈子都從復上推起去只是一箇消息盈虛之理本是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又變成小底

○邵子曰先天圖環中也

張氏曰圓於外者為天方於內者為地人在地上即環中也愚曰以上下觀之乾南為天坤北為地以左右觀之震至乾左為天太陽太陰少陽少陰生而天道備巽至坤右為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生而地道

成天包地外陰陽二氣萬變一理循環無端此所以名環中也處環中而為人倫則乾君坤臣家人父子咸恒夫婦六子出焉履環中而驗方城則天門無上地户無下川澤注于東南其流無及崑崙起于西北

其高莫擬大明東暾于離陰魄西孕于坎
雷出于震萬物昭蘇風入于巽萬物枯朽
環中之象於此可覩四時求之冬至子半
陽神以來夏至午半陰鬼以遁三陽三陰
春以分三陰三陽秋以半弦望晦朔月有

終始旦晝暮夜氣有逆順環中之歲月日
時存亡進退於此可覩陰陽闔闢求之則
天倡地而有日月星辰之聲地和天而有
水火土石之音開發收閉機動籟鳴此環
中一部之音樂本乎天真細細求之無名

可名伏羲故之以為方圓二圖虞舜奏之以致簫韶九成康節得之以著皇極經世之經人在環中可以戴天履地而不知其然乎康節自贊曰弄環餘暇時往時來又曰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胸中一點無其胸中自具一環中也可知矣

○又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

朱子曰中間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便是仙

象八陰八陽便是八卦兩邊生起便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太極出者無對此心法也愚按先天圖自坤生者始于復自乾生者始于姤皆在天地之中中者心也太極也超於萬物之上而行乎萬物之中也所以無對

○又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盖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先天圖有位有數初無語言文字可傳而其中之所有雖大天地細毫芒無所不包

上而日月星辰下而水火土石變而爲暑
寒晝夜化而爲雨風露雷感而爲性情形
體應而爲走飛草木人而爲耳目鼻口物
而爲色聲氣味衍之爲九會運世散之爲
歲月日時事有體用而分皇帝王伯業有
心迹而分易書詩春秋理一分殊無往而
不在其中矣邵子詩曰日月星辰高照耀
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胸中樓閣四通八
達矣朱子賛之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
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

中今古醉裏乾坤其善於形容有道者氣
象也又曰他在靜中推得天地萬物之理
朱子曰康節男子吟乃是說先天圖中數
之所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
其詩云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未爲

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
遇姤時生月窟地逢雷處看天根天根月
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都是春者即
天理流行之意

○又曰圖自復至乾爲陽自姤至坤爲陰陰

陽所主既有淑慝之分則人物所禀亦不能無純駁之辨陽主人陰主物姤在圖上故言手探復在圖下故言足躡

蔡西山云天根是好人情狀月窟是小人情狀三十六宮是八卦陰陽之爻或曰人物二字未可便以善惡斷都是春月窟亦爲春朱子曰陽善陰惡以正理言則有對待亦各有所主康節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爲人偏氣爲物爲陰陽之辨季通所論却是推說問都是春是專以正言

否曰鴟梟蝮蝎惡草毒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否陰而賤者爲物陽而貴者爲天愚曰復至乾百十二陽八十陰自姤至坤百十二陰八十陽陰陽相錯定通薄射皆有春意行乎眞中吾一身中亦有此復姤也夏至日在東井萬物向無吾則收約歸来歛華就實一生意之復乎内也冬至日在牽牛萬物向有吾則發揮出來際天蟠地一生意之盎乎外也以是觀之則晝而造物者生意之通夜而人息者生意

之復何往而非春也哉

○程伯子曰康節之學内聖外王之道也康節入道之初青社公授以物理性命之學後於動靜之間見之得其欛柄故其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又曰一中分造化心上起經綸此其自得者也朱子曰邵子腹裏有這箇學故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又曰其骨髓便是皇極經世書其花草便是詩思謂内聖者先天也先天圖中一字一畫上天下地古往今來無不包羅

逸五 十九

也外王者從天也故其迹盡鋪舒於皇帝王伯之中古今治亂人物枯榮盡於靜中見之無毫髮繆所以內外一貫先後無遺林氏曰先天圖性命學也其書其詩皆自此圖中流出

○邵子先天之學不輕授非人

章子厚爲商洛合時屢過先生廬而拜之問曰此學幾日可盡先生曰本無多事紅子之才須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十年使塵慮消散然後可邢恕和叔來學後引古

今不已先生曰姑置是先天未有許多語且當虛心使胸中蕩蕩然無一事方可故其詩曰若問先天一字无又曰拔山蓋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强得無先生小疾惄為嘗藥粥曰吾非黃石癡老子被跪雙履便

能取得苟無識心去道遠矣渠即心服二子之心已被先生捉著盡其胸次玲瓏物來便應非其人不傳也如秦玠任術江南鄭央竊其學以徼榮貴亦卒餓死愚謂先天之學非純乎其天之人則不可

○三十六宮先儒亦有四說
乾一兌二為三離三震四為七巽五坎六為十一艮七坤八為十五此一說也乾三坤六畫之九震坎艮畫各五為十五巽離兌畫各四共十二人一說也乾一對坤八以至震四對巽五以八宮而成四九三十六此又一說也以至正卦八加覆卦二十八得三十六而合先天之體卦愚謂此說為正虛谷方氏辨之曰以先天卦次為宮者說未當分奇偶卦畫為宮者為杜撰以

四其九為宫者說不分曉至第四說謂以
正加覆得晴卦三十六宫者巧則巧矣而
無味據愚見先天圓圖復起子左邊一百
八十日為十八宫姤起午右邊一百八十
日為十八宫一旬為一宫三百六十日一
年而復姤之運周似頗勝前四說愚曰此
說雖善而未盡請卒言之曰自子至巳六
辰即自復至乾六卦自午至亥六辰即自
姤至坤六卦乾以初九一陽不交坤初為
復是為十一月卦卯子名之曰天根言陽

奇爲根生於子也坤以初六一陰上交乾
初爲姤是爲五月之卦名曰月窟言陰偶
象窟萌於午也乾坤爲大父母故生復姤
復姤爲小父母以生一陰一陽陰陽之一
往一來始于此矣曰復姤而臨遁則二陰

二陽之往來是爲丑未之月由臨遁而否
泰則三陰三陽之往來是爲寅申之月以
至四陰四陽之往來而爲觀壯五陰五
陽之往來而爲夬剝終於六陰六陽交
相博易復姤復爲乾坤乾坤復爲復姤相

與流行對待於十二宮之中有陰不可無
陽有陽不可無陰陰分之則爲三十六陰三
十六陽散見於三百六十日之内合之則
曰一陰一陽兩其五行是爲三十六宮矣
物得此而生生化化人得此而渂渂融融

其爲春也大矣又推而上之則三十六而
七十二其數不可窮縮而小之則一日而
有三百六千抄一月而有三百六十時細
而爲一蟲一魚一草一木莫於各有一陰
一陽相爲經緯乎其中但人自不知爾君

子學而至此亦曰樂天知命而不憂

左右

天道左旋日月右轉陽左陰右晝夜相禪

其說有三曰天道日月一也河圖洛書二

也先天圖三也其位以坐北面南分東左

西右爲次然先天圖左右以法河圖洛書

而見河圖洛書亦以天左旋日月右行而

見故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於戲天之

示人至矣

○古書精義曰天輪自西而東左旋日月自

東而西右旋又曰二十八宿皆隨天運左
轉日月五星皆順地道右行
日行天六甲之中與斗相值斗柄隨月建
而左指日則與月會而右行正月斗指寅
在東日月則北會于亥而與寅合四月斗
指巳在南日月則西會于申而與巳合天
左行一度布氣以生物日月亦右移一度
變時以應天天日相應則氣候調齊又歲
星與太歲亦左右行太歲者自子至亥之
類歲星者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之類

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在天有十二次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在地有十二辰故十二歲一周大爲一紀詳見少陽

○邵子曰天左旋日右行又曰左旋右行天日之交又曰坎離列左右之門日月之所出入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天度相去各一百八十二度有半在天爲度在人爲日冬至左行一百八十有餘轉夏至又右行一百八十有餘轉冬

至共三百六十日行在右隨天入左以陰
從陽是爲盈度其日漸長日行在左隨天
入右以陽從陰是爲縮度其日漸短坎離
左右爲日月之門說見分二
二十三
說五
○鶴山要義曰歷法言天左旋於地日月皆
右行於天然天與日又各分左右者以時
言也
先天圖陽生子冬至後天左旋陰生午夏
至後天右旋天左旋時自頤至乾日則右
轉自剝行以至于姤陽之變陰皆從下而

上天右旋時自大過至坤日則左轉由夬行以至于復陰之變陽皆從上而下陽本上而生於下故自復始陰本下而生於上故自姤始天之陰陽自復左行至乾受之以姤自姤右行至坤受之以復日之陰陽自剥右行至乾受之以夬自夬左行至坤受之以剥此天日陰陽之相生所以循環無窮也先天圖陽自剥起右行至姤變爲復乃反生三十二陽陰自夬起左行至復變爲姤乃反生三十二陰此太極生天地

以乾坤爲大父母而用六變也天日之變至坤而剥復相授至乾而夬姤相授此天地生萬物以復姤爲小父母而用五變也天日錯行復姤主之五變相交其一不動左旋布氣生物右旋生氣變時夏至冬至

天與日又各南北分陰陽左右而行也若大致而論則曰天左行日右行而已

○邵子先天圖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巳生之卦故曰數往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故曰知

來
先天圖說見前此但取左右行以明天道
爾數往者數圖上巳往所生之卦也乾兊
離震以一二三四爲序卦皆自南而北也
左旋者天之陽氣自十一月子半生於復
震各至一陽離兊之中春分二陽乾立夏
六陽卦皆下而上數其巳往一如天道順
行於東南以生物於春夏知來者數圖上
未來方生之卦也巽坎艮坤以五六七八
爲序卦自西而北也右行者天之陰氣自

五月午半生於姤巽夏至一陰坎艮之中秋分二陰坤立冬六陰卦皆自上而下推其未來一如天道逆行於西北以成物於秋冬

方圓圖陰陽左右之數

圓圖前四卦生後四卦數陽者自坤右旋以至于姤自復左旋以至于乾數陰者自乾左旋以至于復自姤右旋以至于坤陰自南起陽自北起皆始於十二陰自南陽自北乃極于三十六若數方圖之陰陽則

坤自左而右自上而下乾自右而左自下而上皆合此數方圖四變數之尤順

朱子曰河圖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復于東（此象天左旋以生物）

又曰洛書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西次南次東次中次北右旋一周而復于西（此象地右轉以成物）

○蔡九峯曰體數十而用九十不可變河圖之數是也九可變洛書是也圖對布以立

體書錯布以通用體立矣數不變則用不行
今以洛書變數推之一圖之上左旋右旋之數皆備陽以三左行天圓徑一圍三三天數也一在北一而三之三在東三其三爲九而居南九而三之三九二十七而居西三其二十七爲八十一而一復居于北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西而復北循環不窮有以符天道左旋之義地方徑一圍四兩其二也蓋以地上之數起於二而陰貴

以爲始位在西南而右行二而二之爲四而居東南二而四之爲八而爲東北二其八爲十六而居西北二其十六爲三十二而二復居西南本位西南而東南東南而東北東北而西北西北而復西南亦循環不窮有以協地道右行之說一三七九陽居四正二四六八陰居四隅左右旋轉相爲經緯造化之妙如此天地間無物無左右者自吾身之手足耳目以至男左女右主左賓右莫不皆然亦根於造化之分定

也若以河圖推之亦然但陰陽對布内外

交錯有不同爾

天原發微卷之十四

[seal]

天原發微卷之十五

逸六

天原發微卷之十五　　逸六

魯齋鮑雲龍　景翔　編著

虛谷　方　回萬里　校正

二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者天地之全數也五六者天地之中數也五居天中爲生數之主六居地中爲成數之主五又曰陽中者以其居一三七九之中也六又曰陰中者以其居二四八十之中也以天地總數言之五五也五六也五五十有五而虛其

五則爲天數中於五餘得五五十是爲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而虛其六則爲地數中於六餘用四十有九是爲揲蓍之數此二中之數流行天地間得其中者正而吉過與與不及者失而凶

○邵子曰天地之本起於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時中也

太極分爲天地在天地則爲人在人則爲心人者天地之心人心中自具一天地聖

人出而建中作極則能爲不地立心俾天下皆歸于中焉所以輔相財成而與天合是故天以午爲中地以子爲中陽以卯爲中陰以酉爲中天地無一息而違乎中也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侈而虧則偏矣

此君子所以貴時中

○易大傳言天地數五十有五大衍數五十天數二十五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六其五也小衍爲十兩其五大衍五十十其五愚按董銖有言皆不過五五爲數祖參天兩

地三陽二陰錯綜數之皆五三其三三其二老陰老陽數皆五兩其三一其二少陰之數五兩其二一其三少陽之數五自一五行至九五福凡四一有五九章之數皆五也此圖書皆以五爲數之宗祖也所以氣有五行人有五常天有五星地有五嶽樂有五聲采有五色以至於施爲五教秩爲五禮服爲五章罰爲五刑食有五味五穀兵有五兩卒乘皆統於五之天中也可知矣

○朱子曰堯典言朞三百六旬有六日康誥言越五六日至旬時
卦有六爻月有五六三十日六日生明六日上弦六日始望又六日生魄又六日無
功子至巳六陽月午至亥六陰月五與六
相乘而成變化故兩其六爲十二月三其六爲十八變四其六爲二十四氣六其六
爲一年之數以至人有六德六行六藝器有六尊六彝六豆六籩樂有六律六呂周
官有六典六官王后有六服又食用六穀

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醬用百二十甕鼎用十有二物皆六也以五統六以六偶五所以萬變而不失其地中之六也

○朱子曰天地之數以六爲節六陽極矣生一陰以節之而不使之過六陰極矣生一陽以節之而不使之長節曰天地節而四時成子午分天地四時八節成一年是節之大者六而十二二十四而七十二是節之小者日分晝夜數分朓朒

各成十二而用二百二十四者皆以六爲
節也
○易數六十
三十六老陽之數對二十四老陰之數共
爲六十三十二少陰之數對二十八少陽
之數亦共六十十甲十二辰湊到六十鍾
律五聲十二律積到六十
○邵子曰幹以六終支以五終
內傳黃帝命大橈作甲子占斗魁所建作
甲乙名日曰幹作子丑名月曰支支幹相

配成六旬愚按生於五者終於六生於六者終於五五即十午六即十二支二六相偶爲十二五六相乘爲三十陽數以三十起故一月有三十日一世有三十年陰數以十二起故一日有十二辰一年有十二月以一年之月而三十之則有三百六十日以一年之日而十二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時十二三十互相加乘皆本於五與六而推得之

○潛虛以天之中數五五相乘爲二十五地

之中數五六相乘爲三十合五十有五爲
玄虛生成之數
生數一二三四五五居天中而在六前成
數六七八九十六居地中而在五後一五
成六水二五成七火三五成八木四五成
九金五五成十土水有原委火有熒燄木
有本末金有丱及土有基冡皆不出五六
陽中五因五爲十陰中六因六爲十二康
節取此二中以作皇極歷世之書所以明
大中至正之理馬邵二公朝夕相與講明

玄虛之學粹矣

○天之運行小則以五六而變大則以六十而變以卦氣參之一月五卦一卦六爻五六三十陽六陰六十十二支行乎十二月三百六十日之中此以小運而進退六日也是故小運以六而變六十變通餘分亦成三百六十也天道以六而變必有餘分六日歷六辰也子以後六時爲進午以後六時爲退又以六甲參之或六月而一變或六年

而一變或六十年而一變或三百六十年而一變是故大運以六十而變六變通餘分得三百六十六大則六十年一變者甲子甲午各一世也小則六月一變者子以後六月爲長午以後六月爲消六年一變

六氣之數六十年一變五運之數也

○西山蔡氏曰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天有陰陽二其五爲十合三與七一與九亦十也地有剛柔故二其六爲十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十干者五行有陰陽

也十二支者六氣有剛柔也五行六氣實一氣也

五行在天則爲五氣雨暘寒燠風也在地則爲五質水火木金土也在天爲雨在地爲水在天爲暘在地爲火水火有氣而雨暘有質雨暘天交地水火地交天也二變而三不變二得陰陽之正三得陰陽之雜

○左氏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乎六氣民禀陰陽風雨晦明之氣以生陰爲金風爲土雨爲木晦爲水明爲火也好生於陽

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是以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人食五味應天六氣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哀樂生失乃能恊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愚按人

之氣禀不齊剛失太剛柔失太柔須先克治其偏處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懦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戾是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

轉也有一等人愚拗雖一句善言也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禀如此不是陰陽氣自惡口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碎駁喜惡爾故曰天地人均一氣也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昔民反德爲亂有

以感動天地而爲妖爾羣物失性反常即是妖也吏民曰妖災者水旱飢饉寒暑不時雷雹爲厲日月薄蝕彗孛飛流暈側背穴齰抱珥虫蜡蜆賁錯隊歷山崩地震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六氣結爲妖

孽禍痾眚祥皆反常以害民性然則轉逆氣爲和氣和氣者惟在人君致中和以位天地爾

陽復

五月始一陰生爲坤之初爻六月遁二陰生七月否三陰生内成三畫之坤八月觀四陰生九月剥五陰生積至十月坤之上爻六陰滿足則其數窮而反于七又變坤之初爻爲陽其卦名復自姤遁否觀剥坤至復凡七變故云七日此大易之本旨先

儒之正說也而正義又引六日七分之說與鄭司農引易緯同卦氣備矣且曰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其可通乎然則二說柰何曰皆是也易含萬象隨時變易以從道無不可釋先聖經當從

先儒正說以七日爲七月可也本卦氣以正周天之度用六日七分亦無不可今並存之以俟來哲但孔釋王傳云天之陽氣絶滅之後不過七日復生絶滅二字未免有疑陽氣唯微何甞絶乎又王洙說自五

月至十一月其日之歷行天七舍陽氣乃
復非也殊不知周天二十八舍日行一度
爲一日行一舍與月合朔爲一月要之日
行七舍則是七月安得變月言日取日行
一舍以稱一日乎七日七月之辨先儒詳
矣愚謂十月剥去一陽自姤至坤六陽數
盡至十一月子半一陽生以陽爲主幷前
數之故曰七日來復七日即七月也以陰
爲生故稱月自五月至十月長成六陰止
是六月故此稱七日者表而出之亦見崇

陽之義

○復之說有三理則一濂溪就坤上歸來處說復故曰利貞誠之復說與王弼同伊川就動處元字頭上說復故曰動之端乃見天地之心康節就動靜中間說復故曰一動一靜之間朱子謂道理只是一般但所指地頭不同爾以復卦言下面一爻乃是動如何說靜得觀雷在地中之象則伊說爲正

○復之分有三爻則六

朱子曰天地有陰則有復衆人有惡則有
復聖人則無復愚亦謂衆人有復賢人不
遠復小人迷復或問朱子曰寂然至静之
中有一念之動此便是復否曰恁地說不
盡有善惡之復有動静之復兩樣要各看

得分曉愚謂聖人之心與造化爲徒赤子
不失天理渾然初無間斷孰得以窺其起
滅之處是謂無復旦晝梏亡膠膠擾擾而
惻隱羞惡之心躍然於一悟之頃此善惡
之分爲陰陽也或一念之動生於寂然至

靜之中又動靜之爲陰陽也人之一心本自虛明不昧因其靜極而動知其爲良心而充廣之則爲善必充其量因其動中有靜必察其有不善而摧抑之則除惡必去其根如此則人慾盡去而天理常存亦可

自有復而希聖人之無復矣以復之六爻推之初九不遠復仲尼以顏子當之餘五爻不指其人者蓋寓勸戒於不言之表誠齋則露矣謂子夏聞過而休復曾子日省伯玉歲省爲頻復夷之爲獨復周窦漢元

爲敦復疑未當盡杞爲迷復之凶得矣愚以爲迷復之下爲敦獨頻休即朱子所謂衆人之有復者雖品有優劣終不若顔子知幾之學一日克己天下歸仁露卷而天空也聖人教人止舉其上其次姑循序而言之

○彖曰七日來復天行也

七日説見前程子曰天之運行如是消長相固天之理也横渠子曰七日晝夜相繼元無斷續之時又曰終則有始天行也何

嘗有息正以靜有何程期此是靜中之動動而不窮又有甚首尾起滅自有天地迄于今蓋爲靜而動天則無心無爲無所主宰常然如此有何休歇苟造作安排而靜則安能久然必從此去朱氏曰剥極成坤陽降而入坤極而動陽升而出陽涉六陰極而反初日也月也歲也天地五行之數所不可違而必曰七日明律歷之元也故日月五星始於牽牛氣始於夜半歷始於冬至律始於黄鍾子雲得之爲八十一首

以盡一元六甲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二章之數邵雍得之明日月星辰元會運世以窮天地消長無極之數愚謂程子說天行消長之理簡而約張子說得氣象大謂陽氣流行雖窮冬未嘗絶皆以乾坤生生之理推之若漢上則專以數明理指七日以推律歷卦氣之元冬至子半之說且引太玄皇極經世以廣之是知復非止可以明理又可以該數也朱子有言天地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體統而

言則但謂之乾而無不包以動靜分之則爲陽奇陰隅雖大而天地日月星辰細而歲月日時寒暑晝夜無不包也此復之陽來陰往所以該天行終始之義備矣

○易繫曰復小而辨於物

一陽萌於黃宮在群陰下其初如絲髮之細與衆陰却不相亂如黑暗中一點白白則能辨衆黑不能掩其白如日未出于地地中亦藏他不住以人事觀之如顔子雖愚三千弟子中未嘗不稱其賢故朱子曰

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衆惡却遏他不得者是也徐氏曰復者反善之幾能於念慮之萌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處審其幾而復於善焉當義則爲君子違理則爲小人於此而不明辨夫物則差毫釐而謬千里矣可不畏哉

○程子曰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

以卦配月則當十月以氣消息言陽剝爲

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程伯子謂息訓生一事息則一𡖉生中間無間斷朱子又謂剥盡爲坤一陽下面便生不曾斷續見天地無休息處且如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三十分他便從三十箇日頭上逐分累起從小雪後十月中氣便日生一分上面趲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得滿三十日方滿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始生甚微未滿那

腔子做一畫未成非坤卦純陰無陽也此
不是深與事伊川不分明說與人令人做
一塲大事看當初欠說得幾句漸消漸長
陰陽不相離之意
○朱子曰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坤
卦積來
不是冬至子之半一陽方生正是及子之
半結筭那一陽方成子半後第二陽方生
漸成二陽過一月方成臨朱子又謂自觀
至剥三十日剥方盡自剥至坤三十日方

成坤三十日陽漸長到冬至日方是一陽
第二陽方此生去陰剥每日剥三十分之
一一月方剥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
一一月方長得成一陽剥時一日十二刻
亦每刻中漸漸剥全一日方剥得三十分
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却以月弦望便
見陰陽逐旋如此生陰不會一上剥陽不
會一上長亢月陰極陽已下生但未成體
六陽成六陰一段又分三小小段亦須分
毫積起冬至方成一爻剥上九一畫分爲

三十分一日剥一分至九月末方盡陰亦然以夫姤推之可見但聖人不言爾

○又曰天地中間氣有六層此氣升降上下十一月冬至從下面第一層生起直至第六層上至天爲四月陽氣纔生是便消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六層之中發生都是箇陽氣陽長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那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爲復便是本來物事陰來爲姤姤是偶然相遇

○

○又曰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
程子曰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
某言動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
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
前謂之靜則可如何下得箇動字然靜中
須言物始得這裏面便是難處賢且謂靜
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固不可然自有知覺
處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善言心
者卽此可以觀天地之心愚謂若思慮未
之時不謂之靜不得

○朱子曰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
月無陽然既足則又變既變則又化大關
一歲一月小關一日一時莫不皆然
如木之黃落纔落時萌芽已生了如木之
冬青者必先生萌芽而後舊葉方萌若論

變時天地無時無變非惟一歲有變月亦
有之非惟一月有變日亦有之非惟日有
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爾

○或問碩果不食曰只不食便有生之理伊
川所謂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

上九老陽在上碩果象先儒榄仁杏仁之說謂核子裏面仁種之即生故謂之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不是死底物事易惟復卦與乾卦言仁見天地生物之心自姤一陰消乾進至六五極矣乾為木果陽精結實於上碩果爲結實之大者剝極則見焉窮上反下艮卦覆轉來即爲復陽生地中又滋長而爲乾此碩果不食之象也

○程子曰復言七日來復物極必反理須如此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

其曰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自然不息凡物散其氣必盡無復歸來本原之理天地如洪爐消爍亦盡況既散之氣豈復在造化自是生氣焉用此已散之氣哉、如海潮然日出則涸月出則生非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朱子謂七日只取七義八月有凶天取八義謂之來復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了這裏自然生出來天大德敦化而川流不息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

之資也哉亦見其絶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

○蔡氏曰陽消自建午之月而爲剥至建子之月而爲復卦經七爻月經七月不言月而言日猶詩言一之日二之日也

簾山郭氏言乾之初九復于甲子歲功之出起于冬至之夜半七政之行復于牽牛之初以至曆律之紀四時之序無不及於此者所以黄鍾爲萬事本也故陽一升而萬物生陰一升而萬物死其反其復終於

六位而時成易以靜爲本天地以無心爲心靜以法坤動以法震雷在地中靜之終而動之始也復主動而非靜姤主靜而非動實齋李氏又謂一陰生於午而日行南陸纔行到南至處便復纔復便一陽生於子而日行北陸是爲冬至然陽之初復如絲髪之微未足以有爲必歷七日而後得少陽之數於一陽十五分而得三分半此則陽少壯而可以有爲也故曰七日來後天行也貞下起元而生生不可禦惟草木

零落而果實墜地則勾萌甲坼而生意復回豫之順以動理先於氣也復之動以順行氣先於理也劉氏曰天行躔次十有二陰行其六陽行其六當於陰六陽失位而至於七則陽復本位此周天十二次環輪

反復其數如此施之於年月日時並同漢上曰以乾坤二卦消息之象推之一日自午時至夜半而復得子時一年自五月至十一月而復得子月以一紀言之自午歲凡七歲而復得子歲天道運行自然如此

合爲一紀分爲歲月日時莫不皆然故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而兩卦相去皆以七日聖人所以存七日來復於復卦者以明卦氣也或問愚曰邵子二至呼吸如何曰冬至後爲呼夏至後爲吸呼則萬物出吸則萬物入一歲一呼吸天地大闔闢子後夜半呼午後晡前吸呼吸合陰陽在人爲一日人於一日一夜間亦有一萬三千六百息晝呼應萬事夜吸萬籟寂天地歸一身呼吸由語默復姤互往來陽升陰始屈

是以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其在大化
流行中亦不過一年之頃刻

天原發微卷之十五

[seal]

天原發微卷之十六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數原

數學自伏羲則河圖以畫卦始後七百餘年禹治水而得洛書又一千一百餘年得箕子作洪範而洛書九疇之數始明孔子生於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庚戌去箕子時已五百七十餘年又年七十歲始係易以發明河圖之數又五十有五之中孔子又

千五百餘年而皇極經世之書始出其數所以不流於術者以其一本於伏羲先天卦圖而推演之也其不言書數者先天足以包之矣然則數學之傳伏羲得之而畫卦孔子得之而爲大衍康節得之而爲皇極經世其源流盖有自矣若夫楊作太玄衛衍元包司馬公作潜虛僅得易之一端而已未臻其極也然經世之數世罕有精之者以其數根於氣萬變難推不若理明於心一定易守所以孔子教人惟曰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理明則數在其中然數不明則理亦未易精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斯可也

○朱子曰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氣行而理亦行

蔡氏曰氣即數也冥漠之間兆眹之先數之原也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愚曰太極未動未見氣也數何有焉然貞一函三已在其中矣自夫一動生陽之初便有一數之渺茫萌乎其中特未著爾動之著處一便

分明動之定而靜處便生箇二靜極復動
便成箇三動極復靜又成箇四一而三三
而九陽數從此流行生出事事物物來二
而四四而八陰數自此凝定便成箇事事
物物之象知機之士見得分曉便就那陽

數滲綿處做工夫持循得定到那陰數七
八九六上去便無差錯都成箇好氣象若
是天命賦予已定者陽氣墮在陰氣中便
有些氣質之性君子欲變化之者只是欲
充拓這箇陽善之理爾所以聖賢不言命

者一主於理以扶世教也然亦終是離他不得 ●

○易中有四大并聖人而爲五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天地四時日月蓍龜皆數之兆也非聖人則知天地何以知其爲三爲兩四時何以知其爲七八九六日何以知其爲一月何以知其爲二河圖何以十洛書何以九蓍龜何以五十而用四十九此備物致用立

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者所以居中而爲之主也故繼之曰聖人效之象之則之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者以此

○伏羲以上無圖書有天地自然之易故曰河圖爲天地所畫之易

易者陰陽變易代換理與數不相離皆自然之易混沌初開人淳最有知識天以日月星辰示此數於上地以河圖洛書呈此數於下首生伏羲揭此數以示人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遞遞相傳以至于今

根本中抽出枝葉枝葉中披尋根本萬變
不同而一者自若識者當究心焉愚按史
記言庖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代結繩黄
帝師大撓探五行精始作甲子命容成造
曆隷首作數取竹嶰谷聽鳳凰鳴雄鳴六
作六律雌鳴六作六呂屬陽屬陰宫商聲
宣律呂數起無懷前天皇後年紀悠邈春
秋稱自開闢至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
千歳分十紀凡世七萬六年若非伏羲畫
卦起數世代何以紀蔡季通謂康節之數

伏羲也須理會過朱子云他只見得箇道理便畫出幾畫那知疊出來恁地巧若逐一安排便非天意史記謂伏羲最淳厚作八卦那裏恁地巧安排

○又曰五居中央爲天地沖氣

天五居辰極中而貫四時地五居河洛中而統四方圖中五點土居中央外四點北水南火東木西金是也戊巳律中黄鍾之宫宫在中閒春角夏徵秋商冬羽音皆別惟此曰宫京房律凖十二弦中一弦爲黄

鍾不動十二弦便柱起應十二月五居中央重十而五不離中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五十中五爲天地沖氣虛中無爲全體未分即太極也及其判則兆於一一爲形變之始是爲天之元氣始變而出於北方以生水故水數一此一之爲數以其初變而得名再變而出於南方以生火故火數二此二之爲數以一之再變而得名三變而出於東方以生木故木數三此三之爲數以一之三變而得名四變生西方

之金其數四亦以一之四變而得名也二三四雖皆以一得名故總謂之生數然是一也始由五出以生是數於外終由五入以成是數於内内外生成均一五行而已故曰土爲沖氣是爲貞君以爲五行之主五者自生自成初無所待其成於五者亦重五而爲十洛書縱横曲折皆不離於三五者亦猶是也此天之五數所以乘數而不墮入數而不沒成變化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乾之策二

百一十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邵子曰大衍之數其筭法之原乎是以筭法之起不過乎方圓曲直陽無十陰無一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筭法雖多不出乎此矣張曰陰陽不過消長筭法不過乘除乘者二用也方圓曲直四體也大衍用四象爲筭法之原陰升陽降于四象之中則六也愚曰以先天求之天之圓其數三

其變也三而六六而七七而又九地之方其數四其變也四爲八八而六六而又九天而地地而天曲直數之參伍錯綜其變不窮蓋易有因法乾用老陽九坤用老陰六大衍用四四象之數四因九得三十六

是爲乾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二百一十六是爲乾一卦之策數又以三十六而六之亦合此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爲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二十四得一百四十有四是爲坤一卦之策數又以二十四而

六之亦合此數三十六而四之亦通二篇之策三十二陽卦一百九十二陽爻一爻三十六三十二陰卦一百九十二陰爻一爻二十四以三十二因二百一十六者以三二因二百得六千四百以三二因一十

得三百二十以三二因六得一百九十二合之則六千九百一十二即所謂以二百一十六而三十二之數地三十二因百四十有四者以三二因一百得三千二百以三二因四十得一千二百八十以三二因

四得一百二十八合之則四千六百有八
即所謂以百四十有四而三十二之之數
也其說固詳且明矣又陽一卦二百一十
六積三十二陽卦而筭之亦得六千九百
一十二陰一卦百四十四積三十二陰卦

而筭之亦得四千六百有八合之則萬有
一千五百二十不尤簡且易乎易用老則
變故以乾坤策當之若以二少合二篇策
推亦然此係易學中一大本原處學者不
可忽也孔子以此法係於易後世諸儒說

欠明白簡要康節嘗以傳授於希夷者久而忘之一夕夢中告教復得尤以爲難況後學乎愚老矣鑽研布筭特詳書于此使學易者通是則數可迎君而解矣

○地下之數不可推

陰陽老少天地人物四四一十六象皆可以類推特地下之數隱而難推爾故曰凡象之在天下形之在地上鬼神居幽冥之間無不麗乎數特人自不見之爾正音律數行於地上而止者以夏至之月出寅入

戌故亥子丑三時入地下而有數不見也程子有言堯夫有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得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是皆自然獨聲之數亦得一半蓋陽聲也只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

逸七　七

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言之有形斯有影形藏矣影何永哉卦變云一二三四數在地下至五則出乎地上人物始生始有兆眹可見到大七八九則著矣

○聖人倚天地之數以扶陽抑陰

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此天地之本數也地多其五大衍之數五十用數也天多其十何也曰此聖人扶陽抑陰之道也二八也四六也地之數止得其二一九也三七也五五也天之數復得其三而爲三十天多於地也又陽數三則進而用三十數之多陰數四六則退而用十二數之少自此推之天三地二爲五天六地四爲十乾九坤六爲十五乾得三十六坤得二十四乾得六七爲二百五十二生物之時坤止得

三六一百八以閑物而已聖人倚造化之流行以立其數淵乎微哉

○真西山紀蔡隱君之言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心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九九而又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或

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後事合傳會自
然之數益晦焉
易八卦象布爲四千九十六象京房備矣
蔡仲默曰先君子言洛書者數之原也不
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

數二者不可相無象以偶而用有應則吉
數以奇而用有對則凶偶者陰陽對待之
象奇者陰陽迭運之數一者九之祖九者
八十一之宗一九首尾爲一者一歲首尾
於冬至也九數分爲九圓轉而數之則八

節周矣二二立春三三春分四四立夏五五夏至六六立秋七七秋分八八立冬九九冬至九數終而復生一生生不窮也陰終而陽始晝終而夜始歲終而春始前天地之終後天地之始皆不出於圖與書之數也一九而九九九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七百二十九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備奇數之行偶象之所以立也故曰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或問先天數朱子曰大傳詳矣地坤者六

十四卦之祖也何圖洛書者數之宗聖人畫卦之源也一曰太極爲理之一原圖書爲數之祖天一至地十伏羲則河圖以畫卦之數五十有五者夫子發明天地之數大衍五十者揲蓍之數乾坤三百六十者周朞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萬物之數皆先天數也圖書之數無往而不包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盖陽奇陰偶之畫即乾坤二卦之分也所以伏羲畫先天之卦首乾尾坤包六十二卦於其中者盖以天下萬有

之數皆囿於乾坤中也乾天也數起於一
以一函三三三而九九天下一三五七九
之爲陽數者皆係乎此所以乾道成男而
爲震坎艮之卦散在四時若人若物皆禀
乾之氣也坤地也數起於二三二而六中
含十二畫凡天下之二四六八十而爲陰
數者皆係乎此所以坤道成女而爲巽離
兊之卦散在四時若人若物皆禀坤之氣
也一奇一偶爲陰爲陽牝牡相銜皆四九
四六四七四八之數生生化化而充暢流

動於中順數逆數無往而不與此數會天道左行爲順五行所以相生天道右行爲逆五行所以相克相克所以相成也故曰易之數由逆而成也說卦曰易逆數也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此之謂也邵子曰

思慮未起鬼神未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伊川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雲莊劉氏曰易畫生於大極故其理爲天下之至精易畫原於圖書故其數爲天下之至變理必有所依而後立雖不雜乎圖書之數亦不

離乎圖書之數也

○又曰十者兩其五也參其三而益以一也十除三則七除二則八除一則九除四則六六又加四九又加一七又加三進退伸縮無往而不與之會焉四象不離乎十也

以分數言之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十六十六分三十二又分爲六十四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分百百分千千分萬以至十萬分億十億分兆十兆分京十京分垓垓以下分秭分穰分溝分澗分正分載分

極通十有五名皆不離乎十根有幹幹有枝枝有葉愈大愈細愈細愈繁陽自震長至乾則分陰自巽生至坤則翕長分消翕一十數之運而已故程子曰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

○邵子曰乾坤坎離爲三十六卦之祖巽、☱兌艮☳震爲二十八卦之祖乾坤坎離兼重卦中孚頤大小過共八卦不變爲三十六卦之祖三十六卦即上下經兩箇十八卦也兌巽震艮、本二卦之變

故爲二十八變卦之祖二十八者三十六
卦中不變者八變者二十八反覆觀之即
五十六卦何以言三十六卦也乾一坤八
一百數中取六十四卦爲體三十六卦爲
用一至十而足十至百而足坤位上得三

十六爲用下得六十四爲體内陰爻體數
足共百數十退八八八六十四八退二六
六三六六卦有九中藏七者四九三十六
中藏四七二十八卦有七中藏八者四七
二十八中藏七八五十六卦有八中藏六

十四者即下八卦不動重而爲六十四者約而愽也有六中藏三者六十四中反覆視之止三十六者愽而約也或藏九于八則一八二七三六四五亦曰四九交數皆九體藏八中故其體不窮或藏九于十則九疇有五九之數實有九事六極附于五福則十不見而藏于九以用藏體其用不竭

○又曰乾用三十六卦故一爻亦具三十六數坤用二十四卦故一爻亦具二十四數

六十四卦應一年三百六十日乾一卦六爻一爻三十六數六爻二百一十六即三十六卦之爻數也坤分得二十四卦湊乾成六十四卦一爻二十四六爻百四十四即坤二十四卦之爻數坤與乾共成三百六十

○天數用七

天數十七爲用三爲交地數十二八爲用四爲交乾本得一爻三十六得二百一十六今加六作七則二百五十二是爲寅開

戌閉之數坤本一爻二十四得百四十有四取一分以奉乾止用三六一百八即亥子丑三時也一日一月一年數皆行乎地

○下而不爲人之用也或十分用七從天之用主十干而言也或十二分用七用八用九從地之用主十二辰而言也用七則二百一十爲用百五十爲交用八則二百四十爲用百二十爲交用九則二百七十爲用九十爲交故曰日數從天辰數從地

○數有盈虛生於二至之中

由辰之二千一百為陽極氣之餘分也陽羸六日每月之中氣是也六則十二陽進十二日為一百二十又辰之二千一百六十為陰極朔之虛分也陰縮六日每月之朔虛是也六則十二陰退十二日為一百二十共二百四十偶十二而二十四大運正數六十日得一分閏數以六日得一分分布于二十四氣中盈朔虛各十二而有二十四運析一于四也晝夜分用故用二百五十二

○又曰數有體用體數生物屬地用數運行屬天

體數三百八十四具六十卦爻數三百八十四以四爲體則三百六十爻爲用蓋六十四卦存乾坤坎離四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則以三百六十爻爲一年之用存九十爻爲體十五卦則二百七十爻爲天地用數即寅開戌閉之數也存一百爻爲體十八卦則二百五十二爻爲地上用數即寅至酉加閏之月也去亥子丑三宮之

卦不用一百八日體中有用用中有體存
太極之體餘爲天之用存天之體餘爲地
之用存地之體餘爲人之用實用之數二
百六十四是爲律呂人物之用數二百五
十六者爲坎離生物之數於地體二百五
十二上加四爲六二百五十六日有三千
七十二時皆爲生物之時物生乎陽獨取
陽策爲用乾陽三十六兊離巽共八十四
坤十二震坎艮共六十凡八位陽爻總一
百九十二并本生四數六十四爲二百五

十六也又曰六十四卦去初上爻不用而用中爻四位亦得二百五十六用四位者四地體也坎四陰離四陽故生物必以四也乾坤定位于上下坎離交媾乎其中爲生物之主孕其精神去初上不用而用中

爻者以天地昏曉不生物而日中生物地之南北不生物而日中生物故也使離不存四陽無以受坤陰坎不存四陰無以納乾陽故各去四以立體去四者常存而不用而用二百五十六也初者地之氣命之

根先天圖内三十二陽三十二陰不變者初不用也上者天之神性之原是以八純卦五世而遊魂以爲天易上不動也

○邵子曰易有變數卦有變象

天數函三重三則六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陽數之極也極則陽變爲陰地二重四則八八八六十四陰數之極也極則陰變爲陽有卦變者一變三乾變震坎艮坤變巽離兊也一變八乾自夬至泰坤自剥至否也外三男三女之卦一同有變卦者以

揲蓍得之得二老九六之變則爲乾爲坤得二少七八之不變則爲震坎艮爲巽離兑也有爻變者如坤一爻變復至六爻盡變則乾之類又以一陽互升爲變者則爲復師謙豫比剥也又有二陽爻變者十有五卦皆自臨來三陽爻變者十卦皆自泰來乾一爻變姤至六爻盡變則坤又以一陰互變而生者則姤復履小畜大有也又陰二爻變者十有五卦皆自遯來三陰爻變者十卦皆自否來此以爻變卦變言也

八卦之變八而八之極於六十四六十四卦之變六十四而六十四之極於四千九十六卦以卦畫推之此十二畫卦也累至二十四畫則一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卦又先天圖一變得二卦二變得四卦三變得八卦四變得十六卦五變得三十二卦六變而六十四卦備

○先天方圓二圖一一相應故邵子曰變于內者應乎外變于外者應乎內變于下者應乎上變于上者應乎下

巽離兊以二十八陽應坎艮震之二十八
陰坎艮震之二十陽應巽離兊之二十陰
乾兊巽坎爲上則離震艮坤爲下乾兊離
震爲内則巽坎艮坤爲外陽消陰長每卦
相効未有變而不應者變者從天天左行

而日移一度應者法日日右行而天應一
度皆左右相應也日紀于星乾離也月會
于辰兊震也火生於土坤坎也火潛于石
艮巽也皆上下相應也飛者棲木離艮也
走者依草震坤也心肺相聯乾巽也肝膽

相屬兑坎也皆内外相應、也所以易之六爻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六應常相反對也天地相函牝牡相召、天陽地陰天律地呂天聲倡地以乾兑離、震居西北倡地之五六七八一十六卦於、東南又交西南否遁訟姤十六卦是爲暑、寒晝夜變走飛草木之性情形體得動數、十六卦成二百五十六卦位合四變凡動物之成敗美惡莫不由是以地音和天以、坤艮坎巽居東南和天之一二三四一十六卦於西北又

爻東北泰臨夷復等十六卦是爲雨風露
雷變性情形體之走飛草木得植數十六
卦成二百五十六卦位合四變凡植物之
榮枯華實莫不由是西南之卦自左而右
以觀動動物之命在首附天以陽生乎下

在下之三十二卦其一皆向上者命在上
也故人首在上而鳥獸皆橫生東北之卦
自上而下以觀植物植物之命在根附地
以陰生乎上在上之三十二卦其一皆向
下者命在下也故人腎在下而草木皆倒

生然後配以音聲之卦則日月星辰之聲
天卦百十二也水火土石之音地卦百五
十二也

○又曰天地十六變共六百七十二分消長
天左八變自子至巳爲晝三百三十六爲
數之長地右八變自午至亥爲夜三百二
十六爲數之消共二八一十六變天統乎
體八變而終于十六以乾爲主自夬而行
兩卦當一變同人當八變姤當十六變天
地各分八變各得數三百二十六者五十

六卦之爻數也八八六十四卦除去乾坤坎離大小過中孚頤二十四爻二十四而十二即陽之數贏六日右六陰月一百八十日卦去坤坎大小過二十四爻二十四而十二即陰之數縮六日也共去二十

四所以有三百三十六合爲六百七十二分消長也又爲七六五四之變

○八卦生數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蔡氏曰陽之生陰二而六之爲十二陰之

生陽三而十之爲三十是乾始一而兌爲十二離則十二而三十爲三百六十震則十二而爲四千三百二十自巽而坤皆奇偶之生數蓋之於二十四卦以所生之數而相乘知其總數也兌之震則爲十五萬五千五百二十之數愚嘗攷之矣陽一爲奇陰二爲偶是以一元之數起於乾爲起數之端猶一歲包年月日時而爲之乾之後有兌兌爲月其數二衍之爲十二歲有十二月也兌之後有離離爲日其數

三衍之爲三百六十一歲有三百六十日也離之後有震震爲時其數四衍之爲四千三百二十一歲有四千三百二十時也此一二三四爲天地生物之始數陽之所以先一陰也震四之後繼以巽五陰元之氣莫先於此是爲巽元之年數衍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爲起數之端坎六繼之是爲巽元之月數衍之爲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月艮七又繼之是爲巽元之日數衍之爲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日若夫

巽之時數則居之坤八焉又衍之而得五
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時此五六七
八又天地成物之終數陰之所以承乎陽
也由是重而衍之以至於八則乾之世數
四千三百二十衍之為五萬五千九百八

十七萬二千兌之世數五萬一千八百四
十衍之為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
四千循序而推皆可槩見大抵乾兌離震
之數包巽坎艮坤存其中自子至巳上六
辰皆屬乾謂之先天自午至亥下六辰皆

屬坤謂之後天後天皆效先天而爲之也故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可舉隅而知之也

○十二與三十互用

歲月十二即歲之一而十二之歲日三百六十即十二而三十之歲時四千三百二十即三百六十而十二之世歲二十即歲之一而三十世月三百六十即世世數而三十之世日萬八百即世日而三十之世時十二萬九千六百即世而十二之

○十二辰十二次其數即三四二六兩其十
二而三八四六
陰數二衍爲十二十二支十二時十二月
十二世十二卦坤有十二畫人有十二物
所以地數起于十二十二辰者辰數月數
也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二六也
以生成而分自子至戌爲陽自丑至亥爲
陰亦二六也以奇偶分二六十二陰陽各
半析一爲二分其十二也四三十二者四
時各三析二爲四又分其二六也二十四

者氣數十二月也八節者一節而三氣四時者一時而六氣也元天一宮八卦之交各止四十八者分四方立體應乎四行也中虛十二爲土以應四方在甲子則存十二在蓍則卦一在坤則餘十二陽在乾則餘十二陰四十八者十二也去十二而用三十六爲老陽自寅至戌三用而一不用二十四者去四六而用四六爲老陰自卯至申去六用六各半也二十八者去四五用四七三十二者去四四用四八或自寅

中至戌中或當自卯至酉用者常多於不用爲乾坤進退之間此十二數日分晝夜月分朓朒進十二日則陽赢退十二日則陰縮赢則氣之餘分六爲百二十縮則氣之虛分六亦百二十進退六日進退六十

日亦偶之而二十四故用二百四十二三百五十二二百六十四一年六十甲子小則六時大則六日又大用六十年皆十二也故曰六甲而天道窮月三十日用中也中間半日爲日月之合除閏亦合一宫之

數只是無人曾說來

○乾用九坤用六乾坤進退於七八九六之中體四用六乾坤包乎體用故三十六以四變則四九以六變則六六二十四以四變

逸七 二十

則四六以六變則六四若二十八與三十二以四變而已不能以六變也自用言之四六二十四極陰也進六爲三十而陽中又進六爲三十六而陽極六六三十六極陽也退六爲三十而陰中又退六爲二十

四而陰極自體言之六四二十四極陰也進四爲二十八又進四爲三十二又進四爲三十六而陽老九四三十六極陽也退四三十二又退四二十八又退四二十四而陰老矣惟乾坤進退獨能會于七八九六之中爲陰陽二老而加用也六子不能以六變故不言用陽生陰中自六進至九而老陰生陽中自九退至六而老二老之變皆不離乎四象故以四而加於九八七六之上得其體數之四矣又於體中而推

其用焉則曰三十六也三十二也二十八
也二十四也易有六十四卦六十以應六
甲四卦以應四時二老二少雖各有攸司
然陰終不可以先乎陽乾本六陽數又能
兼坤半以爲九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此
老陽之數所以始於三而極於九而老陰
二少之數皆其中之節目云爾故曰以一
氣之體統言則謂之乾而無不包者此也
○大易兩其十八以分經共成三十六
文王序之孔子翼之示人至矣自漢以來

未有能言之者

○經世兩其三六以分運共成三百六十數大小二運六進六退年月日時上見之○

○張觀物曰數法十有二本於陰陽氣數而分

三百八十四體數也三百六十用數也十用七十二用八爻數也陽贏六陰縮六餘數也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奇偶之數也長數者長小爲大復至乾也分數者分大爲小姤至坤也又分乾一爻降爲六卦

大有小畜履同始者乾之象也因數者二
因十二而常常終于二三四二進于三十而
常終于六析數者析一而二二而四四四
而十六也除數者消數也乘數者長數也
如以陰乘陽陽乘陰三百六十乘三百六
十得一十一萬九千六百爲一元之類是
也
○又曰卦有由用之體即體之用
由用之體者由一陰一陽爲二陰二陽二
陰二陽爲四陰四陽四陽四而八合之則十二

陰十二陽先天圖外八卦由八而下八陽
間八陰八而十六十六陰間十六陽十六
而三十二三十二陰間三十二陽三十二
而六十四一百九十二陽八十陰一百九
十二陰八十陽合而論之則內宮之左六

十四陽三十二陰右亦六十四陰三十二
陽上宮左右則各有四十八陽四十八陰
也即體而之用由六十四而三十二三十
二而十六十六而八八而四四而二二而
一一者太極也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分

也

○邵子曰天地之體數四用者三不用者一

又曰天四變含地四變

天地各有四卦八者四而已天圓以用爲主體則統乎地地方以體爲主用則從乎天天裁四爲三以三爲用地析一爲四以四爲體自寅至戌三用一不用者老陽四九也自卯至申半用半不用者老陰四六也四四一十六位形有四方氣有四時天有四象變爲寒暑晝夜合地四象化爲雨

風露雷天足以包地也天重三則六六從一起弃本則七去本則六故陽常存一以主進進之爲三十六地二用十二十二從四起弃本則十六去本則十二故常晦一以主退十二月消十二日也是故天之大

極從地而右轉地之元氣從天而左行

○又曰三即三十二即二六

舉一歲陰陽之氣數言之也一歲四時一時三月一月三旬從天用干則五日一候三五一十五日爲一氣從地用支則六日

一分三四一十二時爲一日大則一年統
三百六十日自三十日而分小則一月統
三百六十時自三十分而積日一變三十
一會三十運一世三十年三十箇十二時
爲一月十二箇三十日爲一歲三十箇十
二月爲一世十二箇三十歲爲一運三十
箇十二世爲一會十二箇三十運爲一元
○又曰天六變生三百六十此運行之數也
一變生六再變生十二三變而十八四變
而二十四五變而二十六變而三十六於

是進而爲三百六十
天運行之數以一爲本以一用六無藉乎
地一變六十六變三百六十此以天地而
言也五生六者一月五卦一卦六爻以五
乘六五六十三也除四正卦外一年卦有
六十六三百六十爻一年周六十甲子
亦六六三百六十日也一變生六去一則
五五以一爲本二變生十二去二則十十
以二爲本以至三變四變五變六變皆去
其三四五六以存其本而得二十二十五

三十之數也故曰五六生二十三十卦當氐之六變而得一百八十先天圖左右皆然各有五變而生三十二陽三十二陰五六遞交奇偶相配此五六所以爲天地之中數四時運行無往而不與之合以十二

支數卦以六日一變以十千數候以五日一變六十變而三百六十生焉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得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

○又曰地四變而生三十六生物之數也四

生十二十二生二十二十生二十八二十八生三十六於是進而爲二百五十六地生物之數以四爲本以二用十二析一爲四析四爲十六析十六爲六十四析六十四爲二百五十六此地之四變也十六

者地之四一變爲四者地之一四生八者一四生二四并之則爲三四一十二八生十二者二四生三四并之則爲五四二十十二生十六者三四生四四并之則爲四七二十八十六生二十者四四生五四并

之則爲四九三十六地用四變而極于九
所以生物六六而數之天所以運行四九
而數之地所以生物一朞自草木萌動至
于地始凍而物不生二百五十六日而已
○卦體八八卦用六六爻體三百八十四爻

用二百一十六
卦用三十六爻用二百一十六合之即用
數之用二百五十二也爻天也六爲天之
用卦地也八爲地之體所以用乎地上皆
一陽之氣陽包乎陰也天有六氣三陽三

陰一氣兩六旬三十六者旬數也六子皆三十六一年三百六十日六陽爲十二六變爲三十六陽六陰爲十二六變爲三十六陰四九三十六四九者九之體六六者六之用陽六又兼陰六之半是以爲九坤用四六兩其十二乾用四九三其十二是以兼陰六之半故曰體有八而用有六卦有八而交用八六

○陽三十六三之爲一百八陰三十六三之爲一百八三陽三陰各半也

三六一十八即一百八也兩其十八即二百一十六乾四九坤四六乾克其餘分故坤退一六以奉乾乾得七六坤得三六而已用卦之策乾盡包之陰已無有是以三陽三陰分乾之二百一十六日十二時

一年十二月自寅至午一百八自午至上一百八陽中三陰陰中三陽皆爲晝爲開物之時其餘百四十四雖屬之坤寅之未一十八戌之初一十八共三十六分猶爲陽之餘分所克爲春夏秋生物之時以助

乾之施化三用而一不用也故曰陽以陰爲基

○易之生數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總于四千三百二十世此消長之大數衍三十年之辰數即其數也

以時之陰陽進退消長積爲一年推之歲三百六十日得四千三百二十辰以三十乘之爾甲子甲午爲一世首數有十生成各半元會運世年天之生數五日月時分秒地之成數五故經世之數止於年大而

小之數極于杪以一元推之杪則一月分則一年辰則一世日則一運月則一會元則一年乾宮一位八卦自元至辰宗于天之一元天地大數也外七位每位八卦亦自元至辰各有其元者人物小數也天之

八數同起甲子造化初也經世甲子指一元之年數爾日甲月子星甲辰子從之者月爲會星爲運辰爲世是月與星辰皆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得泰之五億數則盡乾一位八卦之數又變三十得兊位

履卦百七十七億則一辰三十分之數也每月日時陰陽皆有消長一日成二日一時成二時以分藏杪以杪藏時時藏月月藏日日藏年愈細愈大愈大愈細鬼神不能窺矣分杪之數何如一時三十分計三

百六十杪卦當大有一日十二時三百六十分計四千三百二十杪卦大壯一月三百六十時一萬八百分計十二萬九千六百杪卦小畜一年四千三百二十時十二萬九千六百分計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

百秒需卦一世三十年一十二萬九千六
百時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分計四千六百
六十五萬六千秒大畜卦一運十二世一
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時四千六百六十
五萬六千分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
千秒泰卦一會三十運四千六百六十五
萬六千時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分
計一百六十七億九千九百十六萬秒履
卦一元十二會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
二千時一百六十七億九千九百一十六

萬分計二千一十五億五千三百九十二萬杪爻卦十二萬九千六百爲元一元之年一會之月一運之日一世之辰皆有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

○六十甲子周流先天方圓二圖之内

圜圖爲天去四正卦二十四爻當三百六十日行乎十千十二支十干以應天之十日十二支以應地之十二月十二時所謂五日一候十日一甲十五日一氣三十日一月甲戊以陽變巳癸以陰變五以變也

午亥以陰變子巳以陽變六以變也一年甲子十之六一月三甲而六其五一年三十六甲而三百六十運周以天之五而生七十二也一月兩子兼半而五其六一年三其十子而亦三百六十運周以地之六

而亦成七十二也圖之左一十五子一子兩變共三十變三六一百八十右亦然亦三百六十也三十分爲時三百六十爲時之杪四千三百爲日之積又以月爲年兩日半三十時爲一月時之三十分一分爲

一日每分十二杪一杪爲一時縮年爲月
縮月爲日縮日爲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亦自一時之分杪而積之爾微而分之至
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杪而止細
之又細所以能研物理而窮事情高入蒼
天低入黄泉大舍元氣細入無倫子雲亦
嘗推見此矣今以圓圖轉之以見皇帝王
伯之鋪舒古往今來之治亂四時萬化之
運行日月星辰之流轉乾坤主之所以明
天之數也方圓爲地四以爲體四四以數

至四九而轉十六事以明至二百五十六位而分天聲倡於上而六律鳴地音和於下而六呂應走飛草木皆應其數坎離主之運四陰四陽以生物於地也先天之學圖由中起大闢造化皆自然之妙也宜部子玩心神明而終日不離乎此

○程子曰易逆數也要測知未萌事若已往何用籌以弄然數者理也理有必然如五世三世希不失之類數莫逃乎理也

秦漢以來舍理言數入於讖緯久矣到康

節說數方及理參天地之運頽乎其順誥然其歸如曰畫前元有子後無移數如此理亦如此愚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爲主數亦在其中夫子雖不言命而曰河不出圖吾巳矣夫數不明則理亦晦故邵子曰學不際天人不足謂之學君子當造其極可也愚謂天下之數出於理違理則入于術

○朱子曰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

呂國史中曰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天奇地偶之畫陽九陰六之數四千九十六卦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有加乎此哉故其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寒暑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伯易詩書春秋盡聖賢之事業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天一地二天奇一地偶二二天無十地
無一一三五三天故乾用九二四兩地坤
用六一者天圓之體四者地方之體天圓
徑一圍三積之而八應八方四維地方起
四積十二每一用三故四方分十二次四

時分十二月天一而二陰陽並行地二而
四陰陽分兩天圓起一而積八地方起四
而積十二圓數奇故天數一而用六方數
偶故地數二而用十二天變方爲圓常存
其一地分二爲四常執其方陽主進故天

并一而爲七陰主退故地去四而爲十二
圓者起一積六方者分一爲四圓者裁方
以爲用故一變四四去一則三三變九九
去三則六用數成於三而極於六方者展
圓以爲體一變三并四四變十二并十六
體數成於四極于十六天主用故藏一於
四十九之中五十蓍中藏一者數中本有
地主體故顯四於六十之外六十卦外去
四者數内本無日一變三十月一變十二
日一年盈六日月一年縮六日日一年三

百六十六日月一年三百五十四日天起於一地成於四乾一畫包坤二畫爲三乾畫包坤六畫爲九乾一爻三十六陽坤一爻二十四陰共六十乾一爻六六三十六六進一爲七六爻得二百五十二坤一爻四六二十四四退爲三得三六二百八坤於乾百中取三三百六十中取一百八地之用在天故藏一於始天之體在地故隱四於終主天一而言陽進陰退主地二而言陰陽互爲進退天三地四天一三五爲

九五四爲九地一二三爲六二四爲六天
之用用三百六十地之體具三百八十四
天圓以用爲主體則託乎地地方以體爲
主用則從乎天天三三爲九地三二爲六
天重三則六地重四則八天生數一二三
四地成數六七八九天六六三十六地四
六二十四天分其三故日有三十進爲三
百六十日地起於二故月有十二分爲二
十四氣天用數三而極于六地體數四而
極于十六天三地兩天七地三天有三辰

地有四行先天四維震艮兌巽後天四維
乾坤艮巽天三地兩天地本用之數三而
兩兩而三乾坤通用之數北極出地上三
十六度餘則皆潛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
餘則皆見卦用六爻者三百八十四爻用
四位者二百五十六二男以二十八陽生
乾父之三十六陽三女以二十八陰生坤
母之三十六陰坤母以十二陽生三男各
二十陽乾父以十二陰生三女各二十陰
坤中藏十二陽至乾成三十六陽乾中藏

十二陰至坤成三十六陰乾三百六十三
分用二爲開物數坤四六二十四去一存
三爲閉物數天必有地三而兩地必有天
兩而三乾包坤偶爲三坤分陽數爲六乾
三十六卦爲奇坤二十四卦爲偶陰二而
缺陽全則三乾中藏三十六陽坤中藏三
十六陰乾三十六陽主進進之爲三百六
十坤十二陰主消一年十二月消十二日
陽得三用進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卦分
入體變八八六十四四千九百二十卦三

十六爲天之用卦六十四應地之體先天圖左爲天三百三十六分長震離兌乾爲長巽坎艮坤爲消圖右爲地三百三十二分消巽艮坎坤爲長震離兌乾爲消天多於地聖人扶陽爲奇數故天三地兩地多於天太極肇判爲初數故陽一陰二天五地六天五地十天六地四天四地六六者天之用十二者地之用天之變六氣以六變地之變四體以四分天數二十五合爲五十應蓍數地數三十合爲六十應卦數天六用數屬陽地八體數屬陰

天六變六六三十六節地四變四四一十
六位天數六每爻三十六中分為兩則三
六而十八變五六而三十月六六而三百
六十地數二每爻二十四中分為兩則二
六而四之四十八爻六之七十二候十六

而六之亦得三百六十天以六而藏諸用
地以八而顯諸仁天有六變有三則有六
自六至于三十六天之六變地有四維有
二則有四自四至于二百五十六地之六
變天得兼地故用六變一變六十六變而

三百六十地不得兼天故用四變一變四
二變十六三變六十四四變二百五十六
六爲用數屬陽八爲體數屬陰六六者爲
三十六卦之用八八者爲六十四卦之體
地從天而用五天從地而用六乾兊當春

有五十六陽四十陰坎艮當秋故反之乾
巽當夏有六十四陽三十二陰坤艮當冬
故反之震坎艮六陽十二陰巽離兊六陰
十二陽乾主嬴一年三百六十日足坤主
虛以其縮六日而全不用天數二十五合

爲五十進爲一百地數三十合爲六十進爲百二十乾得二百五十二即三十六卦之用數坤得一百八即二十四卦之交數五十蓍中去一一散爲四十九之用用中有體六十卦外存四四爲六十卦之體體

中有用天七地八天用七地體八卦以六六者用也屬乎交之陽變爲八八者體也屬乎卦之陰閉物於乾用八月閉物於坤用三分天九地十天五四爲九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四九三十六子至巳六至九

午至亥九至六乾數九而天用六九由六長坤數六而地體四六自四生乾用九三其八而九之二百一十六兩其八而九之亦得坤之百四十有四十有四坤用六兩其十二而六之百四十四三其十二而六

之亦得乾之二百一十六天究于地盡于十九十者天地之終數始也八卦之數三十六一八二七三六四五交數皆九言十者九之偶爾陽極于九陰終于十天之十者一而二二五爲十地之十者二而四二八

爲十五十以一爲本四十九爲用六十四
以四爲本六十爲用

天原發微卷之十六

天原發微卷之十七

逸八

天原發微卷之十七　　逸八

魯齋鮑雲龍　景翔　編著

虛谷方　回萬里　校正

鬼神

易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始言幽明死生一向邇一向說入鬼神上去仲尼贊易以後自顏曾思軻以下至于周程張朱數君子而已降是則聃竺二家離了天地造化又別作一樣看釋以鬼怖人令人皈嚮則不墮輪回老以僊誘人令人修鍊則可長生

又降而世俗焉則土木爲像而廟之巫覡嘯呼而祝之曰如是而已孰能探造化賾哉吁可慨也已上蔡謝氏曰鬼神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題目入思議始得

○易大傳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以者用易中陰陽之理而觀察之也天文屬陽故明地理屬陰故幽日月星辰明矣

享壽寥邈又有幽焉下入黃泉幽冥發育呈露又有明焉原始而來屬陽故曰生反終而歸屬陰故曰死人生以百歲為準存養得定則雖老而陽亦壯反之則雖壯年亦衰故陽為主則陽去消陰生意充滿屈者伸枯者榮光風霽月融溢充币並可以見神之情狀陰為主則陰來消陽生意艱縮伸者屈榮者枯如缺月淒風陽氣消盡則死矣又可以見鬼之情狀天地間陽只管生若無陰以死之則有生無死造化亦

幾乎息矣故推幽明可以知死生推死生可以知鬼神一氣萬形一息古今通晝夜之道而知天地造化源源於是非太極之英氣有以爲之歟嗚呼微哉或問易言天地日月四時而終之以鬼神者指二氣之

屈伸而言也周子言天地人而終之以死生者指在人一氣之聚散而言也然則天地不可以死生言乎曰天地其形也死生其氣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陽魂屬天陰魄屬地死則魂氣歸于天體魄降于地依

舊還天原裏去故舉人之死生可以包天
地之晝夜而日月晦明四時變化鬼神屈
伸皆在其中矣孰得以窺其際
○程子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以春而原之
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
生者其與是類也知生之道即知死之道
知事人之道即知事神之道死生人鬼一
而二二而一也
朱子曰鬼神自是難理會底且就緊處做
工夫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

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須一一理會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如事君事親事其所當事盡誠敬之道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須是得這道理無欠缺到得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故張子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聖人不說死已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旣生之後未死之前須與他精細理會教是六經載聖賢行事備矣於死

生之際無述焉蓋以爲常事也記與魯論
獨載曾子寢疾時事爲詳不過教學者以
保身謹理而已豈敎浮屠不察於理而以
坐亡立脫爲奇哉胡明仲曰人生物也佛
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也佛不言顯而
言幽橫渠形潰反原以爲人得此氣而生
死則復歸大原去蓋人死則氣散了那大
原裏氣又別抽出來生人
○又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
天地是舉其全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

動變化通上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皆
是以類而推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
夜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息是神消是
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
是神默是鬼伸是神屈是鬼氣方來是神

反是鬼日是神月是鬼初三後是神十六
後是鬼天造是神地化是鬼草木方發生
是神凋落是鬼人少壯是神衰老是鬼風
雷鼓舞是神收斂是鬼風雨雷電初發時
是神風休雨過雷住電息是鬼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爲太虛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也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而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生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朱子曰性者理而已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無有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理亦命

乎此矣不得以冰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氣也非性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然氣之已散者既散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聖人之祭祀也設主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盖有所不容言者非可以世俗麄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猶

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人祭祀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言者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邪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於

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矣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宴然安處乎寂寞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矣

○程子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此說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朱子謂此對幽明而言也若謂幽有鬼神而明無鬼神便

是錯認題目不知鬼神之爲何物而溺於
輪回因果之說也豈知禮樂中有鬼神鬼
神中有禮樂二者一爾第不可不分界限
而辨別爾天地定位辨於履禮也然二氣
交感其中未嘗無樂風雷鼓舞樂也然風
休雨止雷蟄霆息各有序焉其中未嘗無
禮禮撙節人情氣之屈也以和爲貴屈者
又伸樂動盪人情氣之伸也而合止有節
伸者又屈幽明交通屈伸相禪無往而不
與鬼神通彼釋氏則死殺看了謂明則爲

人幽則爲鬼豈知君子之所以謹獨者屋漏暗室洋洋如在禮以東其筋體樂以養其性情禮樂之在吾身即鬼神之臨乎其上易註云精氣謂七八言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遊魂謂九六言金水之神終物西北

逸入　六

老陰老陽屈者爲鬼少陰少陽伸者爲神東南爲明西北爲幽非止謂天地黑暗中有鬼神而明無之也後世禮壞樂廢人心淳僞失其序而不和所以交於鬼神者非其道也不瀆則諂安有感格之理

○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也
朱子曰伊川說鬼神造化之迹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不如橫渠說得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屈伸往來在愚按陰陽二字未可言鬼神陰之靈曰鬼陽之靈曰神良能便是其靈處所以能屈伸變化也又舉張子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旣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又謂人之初生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上漸長漸大至極盛了又漸衰

耗以至于散然皆自然而然非有使之然

故曰良能

○邵子曰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月者日

之影情者性之影

陽也人也日也性也皆陰鬼月情之主所

主既定影自從之子月一陽生應得五月

一陰生自子至巳六陽全自午至亥亦六

陰全天上一陽應地下一陰水中一物應

岸上一物物物皆然恒陽常爲主而陰常

爲影如牝牡然一日有十二時一年便有

十二月日初則月生明望則光滿上下二弦生魄至晦皆然可以見鬼神之情狀性中有箇仁義禮智之理外面便影得箇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出來一箇形便有一箇影人之魂爲神便影得箇鬼之魄在其中日至晦則月不光人至老則神必聵

○又曰思慮未啓鬼神未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人之爲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知之但萌諸心發于處鬼神已得而知之矣

中庸曰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固君子謹獨之學上不愧于屋漏也然謂之思慮未啓即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鬼神不得以窺其際矣故曰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蓋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

未形而幾則已動雖已所獨知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是以君子愼獨不待著于言行常若鬼神之臨乎其上不敢有一毫之妄念動于中也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

琴已知之況於鬼神乎君子於此惟敬以直內而已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盖不待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始用其力也邵子曰人心之神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其心即所欺天也可不戒哉天地虛明不用耳目而無不見聞也

○又曰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上故形存則魄存形化則魄散耳目口鼻心脾膽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

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靈發乎目曰視腎之精發乎耳曰聽脾之魂發乎鼻曰嗅膽之魄發乎口曰言八者備然後謂之人

○此說人形體內研磨其魂魄以知人之一身具天地鬼神之理之靈而不自反終日馳逐於外至於皓首沒世而不自覺亦可悲也夫金木者生成之始終在人則精神魂魄精爲形而陰魄附氣爲魂而陽神依四者都相離不得所以魂魄隨氣形而盛

衰也形變則陽魂離去魄化則陰形朽腐
所以先王以灰滅爲極刑而於人之死也
則卜宅兆以安厝之腎北方天一水故以
藏精精始化爲魄魄乃精之所自出是精
氣之佐使而並其出入水能生木木為之
逸入
子故膽中藏魄心南方太虛火用以藏神
生陽曰魂魂乃神之所自出是爲神氣之
輔弼而隨其出入火能生土土爲之子故
脾中藏魂人之一身精神其主而魂魄其
使也精盛則魄盛惟至誠則能生精至精

則能生神誠也者皆天一所生而無僞也人能主於一而不散其精則至誠如神心能御氣不能主一而散其精則心爲形役豈徒没世而無聞哉其違禽獸不遠矣人之生也精神魂魄性之用也血氣米穀形之用也惟內外交相養則精神强而魂魄盛性者受之於天必有藏焉心者神所藏腎者精所藏脾者魂所藏膽者魄所藏統其藏者心也故能發見於聲臭言視之間而不違其則者所以靈也形者資於地必

有府焉肺爲傳氣之府肝爲傳血之府胃爲化水穀之府又爲之脬腸以流其查滓濁穢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豈若異端者之言魂魄哉昔有學神仙者與予言曰只就龍虎鶴龜上做起又曰只就心腎上又曰只就五藏中五行上揉來終不肯泄其旨歸後得其要訣下手處亦甚易易但要精一工夫爾今但知而不爲也昔朱子與蔡西山研窮一世深曉之矣嘗曰道家愛啞人鉛汞玄牝互換其名使人不測其實

則精氣二者而已楚詞屈子載熒魄之說以精神言也熒營也陰靈之聚而有光景者魄不受魂則魂不載魄而人死矣盖魂動魄靜魂火二而魄水一載營魄者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爍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然亦未言其所以也朱子有詩曰盜啓玄命秘竊當生死關又曰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則亦知之而不為爾

○

○朱子曰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而言生則謂之精氣死則謂之魂魄物則爲之鬼神氣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數多實數少又曰精氣兩箇合則魂魄聚而爲人遊魂一箇離去則陽已散陰無所歸故爲變

子産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唐孔氏曰人之生也始變化爲形形之靈曰魄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曰靈魂魄神靈之名初生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此魄之

靈也及其精神性識漸有知覺此則氣之
神也盖魂陽屬火魄陰屬水天一生水陰
陽始交魄旣生暖者爲魂先有魄而後有
魂魂常爲主爲幹准南子曰天氣爲魂陽
神也地氣爲魄陰神也樂祁曰心之精爽

是謂魂魄魄屬形體魂屬精神精又是魄
魄是精之神神又是魂魂是氣之神朱子
謂魂神而魄靈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
生則魂載於魄而魄檢其魂死則魂遊散
而歸于天魄淪墜而歸于地運用動作底

是魂不運用動作底是魄魄盛則耳目聰明能記憶老人目昏耳聵記事不得者魄衰也魂熱而魄冷能以魂守魄則魂有所守而亦靜魄以魂而亦有生意魂熱生凉魄冷生暖惟二者不相離故陽不燥陰不滯而得其和矣不然魂愈動魄愈靜魂愈熱魄愈冷二者不得其和而死矣又曰人生時魂魄相交死則各相離云魄有箇形像在裏面如水晶相似所以發出來爲耳日之精明月黒暈是魄其光是魂如香燒

出汁子來是魄那成煙後香底是魂魂是魄之光燄魄是魂之根柢火是魂鏡是魄燈有光燄物來便燒鏡雖照見却在裏面火日外景金水內景火日是魂金水是魄人之眼光是魄耳亦體爾何以爲魄曰能

聽者便是魄鼻知臭舌知朱皆是但不可以知字爲魄知便屬心若行苦醎酸要從舌上過陰主藏受故魄能記憶在內陽主運用故魂能發用出來二物本不相離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爲人物之體至

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所知矣就人身而言氣雖屬陽然體魄已屬陰生之中已帶箇死底道理變雖屬陽然魂氣上遊體魄下降亦自具陰陽也只令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未死前神爲主已死後鬼爲主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者以魂本附氣人

死則氣必浮又曰體魄降于地者以魄本歸形人死則形歸于土聖人緣生事死制其祭祀存亡既異別爲作名改生之神曰魂改生之鬼曰魄合魂與魄命其名曰鬼神以尊事故曰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也延陵季子哭其子曰骨肉歸于土命也若魂則無不之也爾雅釋文云鬼之爲言歸也以骨肉必歸于土也其氣則發揚于上則不測之謂神其實鬼神之本魂魄是也神之盛謂口鼻噓吸

出入知覺運動者之類鬼之盛謂耳目精明能視能聽精血强盛之類或問死生之說謝氏曰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昔問明道先生曰待向汝道無來汝怎生信得及待向汝道有來汝但去尋討便是答底語朱子曰鬼神上蔡說得好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這須至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要人做生看待他不管他便無了問先生祭享則甚曰

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必渙與萃言之雖然如是以爲有固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斷制得去始得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又曰陰陽交而爲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齋戒只是要團聚自家精神古人用尸要得陰陽一氣來聚這尸上不

是徒然歆享誠敬盡則氣自聚古人祭祀
處便招呼得來問祖宗已死以何而來曰
上蔡云祖考精神即我之精神祭祀之感
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
來非有一物積于空中以待子孫之來但

主祭者既是他一氣之流轉氣已寓此書
其誠敬則已感格矣或問旁親外親之屬
如何曰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斷人死
雖魂魄各散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
魄要他相合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是

要聚得他那祖考之氣當下雖已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誠敬盡即便引聚他那氣在此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

逸八　十四

○朱子曰鬼神屈伸往來只是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人自不見爾人心纔動便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相感通

先儒之說曰有是理便有是陰陽之氣只這一氣入毫釐絲忽裏去此心纔動彼氣

便應如鬼神之靈光處是昭明其氣蒸止
處是君蒿使人精神竦動處其風肅然是
悽愴所以祭義有求諸陽者以報氣也氣
者神故建設朝事燔燎羶香覸以蕭光使
氣上騰皆陽之類有求諸陰者以報魄也
魄者鬼也故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覸以俠
甒加以鬱鬯灌地以求之析木煙出是氣
滋潤底是魄合魂與魄而一之所以求鬼
神之氣而祭之也愚謂呼吸是吾身之氣
雲雨是山川之氣發揚于上是神靈光明

之氣動於此卽應於彼厥初生民氣化之祖傳授到此子孫也祖宗也天地山川也只是一氣貫通先儒謂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古者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疊龜用牲血便覺那龜久不靈了用些子生氣去接他程子謂名山大川興雲雨者只是氣蒸成爾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遇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從何而出名

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不問着於土木人身上求之可乎或問朱子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彼之無神靈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但以我之氣而接其氣若乃其誠敬即上蔡所謂要有便有也

○程子曰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又曰鬼神造化之迹也

日暑月寒晝明夜晦春生秋殺夏長冬藏

其生成萬物者皆鬼神之功用有迹可見也又曰妙用而不可見者視無形聽無聲體物而不可遺道無又有道有又無倏然忽然或變或化於虛空中而有雷有風爲雨爲電於樹枝上忽生花生葉或謝或開

此天地間公平正直底鬼神人所共覩而不以爲怪者也至於莫夜而有鬼火白日而走飛磚瞰梁觸胃附耳人言千妖萬狀不可勝紀大易所謂載鬼一車春秋所謂石言于晉金鼎鑄而百怪伏漢劒試而神

鬼嗥范魯公之鬼扇孔道輔之蛇笏可信不可信乎曰此皆一氣雜揉所生涉於邪暗人以爲怪者皆非天地之正氣也盖鬼神之生於陰陽亦如人之生於世也人有許多物亦有許多鬼神亦有許多滿天地

間容撈撈地隨象賦形各各具足不可謂無也生於天者爲日月星辰則有彗孛棓雹之變生於地者爲山川草木則有山魈海若魑魅魍魎之類生於水火土石而爲變者則有滔天燎原雨土崩崖之變至於

人也其正者爲聖賢君子其變者爲愚騃癡蠢爲悍暴强梁又其大者不飜濁河清則爲紛亂宇宙之怪人而其死也或爲聰明正直之神而廟食百世或銜寃茹苦而結爲牛鬼蛇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烏可謂無第論其正不正爾子失子有言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或時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哉此聖人所以道其常而不語怪也

○程子又曰伯有爲厲事別是一理朱子曰

謂非死生之常理又曰人氣未盡而强死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此語窮理煞精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左氏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予將殺帶又殺段也國人益懼子產立公孫洩以撫之乃止曰鬼神有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晉趙景問曰伯有猶爲鬼乎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

胥我先君穆公之胄其用物也宏其取精也多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唐孔氏曰謂其居高官而任權勢奉養厚故用物精多而䰟魄强或問先儒言鬼神之事道有又無今左氏所載不可謂無矣朱子謂人稟天地之氣終有散時特散有遲速爾其精神所到上動于天昔荆軻慕燕丹之義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策而太白食昴漢殺孝婦而三年大旱晉殺一無罪都督而血逆流

于柱他如齊景公夢梧丘之鬼漢王氏雪
鵠亭之寃史氏所書皆不可誣也愚請各
條其說不使後之言鬼神者失所趍向而
茫無指准是亦敬而遠之之義其說曰陰
陽二氣散在兩間觸目無非鬼神者不隨

他地頭去分別則混爲一區幽明惑亂而
人道不立矣故在天爲日月星辰風雨霜
露四時寒暑必有鬼神行乎其中顯然可
見書所謂禋于六宗是也自當作一類看
在地則五嶽四瀆山君川后能出興雲雨

以助化工不可謂無武成所謂所過名山大川是也當自作一類看有功德在民載在祀典如昌黎所謂勾龍后稷以功夫子以德爲聖爲賢歷萬世而不可磨滅者當自作一類看如人死曰鬼氣已散了子孫

精神聚處則祖考來格魯論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豈特士祭其先爲然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等級分劑不可踰越當自作一類看下而至於山夔上羵水罔木妖無鬼有論而怪興蘆菔誅罔而躬對不可

不信也或懸額附箕或生霆起鶴天地間自有此等遊魂鬼術足以惑人不可謂無但非其正亦當自作一類看分類旣精而析理甚明谷永所謂明於天地之性而不惑於神怪昔人所謂以道治天下則其鬼不神脩身之道得矣人之一身鬼神之會也只這軀殼在此裏而內外無一非天地陰陽之氣此心纔動便應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吾心正則那公平正直底鬼神自相應一有不正則彼之

遊魂戾氣亦相糾結而不可解矣朱子曰如魚在水外面水即他肚裏水鱖魚肚中水便是鯉魚肚中水斯言雖小可以喻大後世以來妖淫浮祀之說興而吾心鬼神之德荒矣嗚呼悲哉

天原發微卷之十七

共竹

天原發微卷之十八

逸九

天原發微纂之十八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變化

天地變化而陰陽生陰陽變化而人物生

人物變化而聖賢生古之爲士者三年有成十年一化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皆變化其氣質之性以復於天命之性亦曰敬而已矣敬則主一一則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

誠爲能化或問變化何以居二十五篇之終曰自太極肇判以來天地如大洪爐人物生其中自無而有皆從裏面陶冶出來自有而無又從裏面銷縮將去由先天開物之初六萬四千八百年後天自禹甲子至元甲午又三千五百一十餘年中間人物幾變幾化聖賢幾古幾今陵谷變遷宇宙更革安有二人一物之常在惟賴典籍之存有可稽考云爾寒變燠燠變暑暑變涼涼又變冷變之中有其化焉故春化爲夏

夏化爲秋秋化爲冬寒暑代謝無有窮已
人之與物亦囿於天地變化之中而不能
違也腐朽生芝麻扶蘇直魚化龍潛者變
而殊雀化蛤飛者變而潛鷹化鳩惡者變
而善鳩化鷹善亦可變而惡貍變而豹豹
變而虎小固可以化大矣惟聖罔念作狂
大或變之而小亦可惜哉以陰陽推之亦
無有不可變者況靈於萬物而爲乎贊
之子可爲堯塗之人可爲禹陋巷之如愚
可以爲聖人比善於變化者也其不善變

化者丹朱商均不肖其父夏癸商辛不類其祖下惠跖蹻弟不能化其兄柏魋司馬牛兄不肯似其弟人爲天地萬物之靈而不能自變其氣質以復於善是有負於天地之化有也然則欲善於變化者當何如亦惟純於敬以造誠之閫域則無愧於爲人而可與天地參矣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舍敬其將曷以此變化一篇所以殿諸篇之後者以此

○程叔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朱

子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又曰陰變爲陽陽化爲陰

變化相對言則變是長化是消若統體言則皆是化到換頭處便是變變是自陰而陽自無而有自微而著自夜而晝柔變爲剛寒變爲暖自萌芽之變來成枝葉突然浸長改換而有頭面者變也化是自陽而陰自有而無自盛而衰自晝而夜剛化爲柔暖化爲寒凡有形有迹者皆漸漸恁地消縮去以至於無者化也又曰陰變爲陽變

是進自然長得極陽化爲陰化是退自然消去無形迹陽進極而回故爲退陰退極而上故爲進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陽化爲陰陰變爲陽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神無方者或在陰或在陽如方在春或已爲夏方在秋或已爲冬易無體者或爲陰或爲陽如方爲春而又爲夏方

爲秋而又爲冬〻六〻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伊川云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鶴山要義却云反歸舊形謂之化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此古說也今說到朱子方親切

○朱子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是裁截之義又曰推而行之存乎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推而行之

如一歳裁爲四時一時裁爲三月一月裁爲十二時此是變也陰陽互變若不裁截

豈有定體往來不窮謂之通因其變而處
得恰好便是通通則不窮化是因其自然
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化是箇亹亹
地漸去底意思如天意漸漸涼到得立秋
便截斷這已後是秋便是變如子丑寅卯

十二時皆以漸化而不見其迹從亥時子
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又如星辰
運行無頃刻停息若以逐時及昏旦紀之
則一日差一度亦記不得所以只於逐月
裁斷逐昏其中旦其中逐日便是化到這

一月處便是變又如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

○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

逸九　　四

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無悔便是通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如人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得

此便是通如就化處裁截便是變變變上處得好便是通天下事物之變只由他陰陽兩箇他自陰了及陽陽了反陰只得順他聖人若到那善之極處又自有一箇道理不到得履霜堅冰至之地易裏纔見陰生便百種去裁抑他固是如此若一向是陽則萬物何由得成他自是恁地國家氣數盛衰亦恁地堯到那七十載時也自衰了便所以求得一箇舜分付他又自重新轉過若一向做去到死後也衰了文武

聖慧急急如高上神霄東華仙君律令勑
右法取東華炁咽之再取炁吹使百骸九
竅調和三尸九蟲消滅
天民梳頭法
玉頂之上泥丸絳室玄華寶精天帝景色長
存玉林神光表異右爲隱月左爲隱日六合
清練百神化容急急如高上神霄大帝律令
勑
右法面對生炁方取炁咽之方梳頭反白
成黑大吉大昌也

天民沐浴冠帶法

玉晨寶冠雲帔霞裳虎帬制魔流金吐精五濁速去八景光明令臣受賜罪削福臻長與神霄齋真上靈急急如高上五老天君律令敕

右法存五帝玉女自月而下玉童侍立取生炁吹入水中方可沐浴

天民盥漱法

天清地明日月輝晨灌我五體光赫玉清炁不受垢五藏華榮罪消北都禍滅九眞惡邪

伏匿福連上清今日鍊沐一切受恩身生羽
服昇入帝庭急急如南極長生大帝律令敕
右法合目存仙人玉女五色霞衣四獸獅
子白鶴在面前日月輝光入水中叩齒三
十六通東向取炁吹入水中先服一口然
後用之

天民出入法

奉佐玉清佩叅神虎出日入月開明八景六
甲隨神六丁從行利貞天地扶贊勾陳七星
輔衛億保長生五雷兵甲與列淨真刀兵水

火得離身形犯我天敕魁罡越行急急如高
上玉清消魔帝君律令敕
右法早吸日先晚吸月光一口吹在左右
辟邪萬災惡人斷口舌呪詛
天民解衣法
受命天帝上升九天百神安位列侍神仙魂
魄和柔五藏華豐百體生液七精靈盈火令
交煥滅鬼除兇上願神霄神府長眞億劫游
帶俠日無窮急急如高上太微天帝律令敕
右法左叩天鍾右叩天磬中鳴法鼓各三

通解衣存太微虛皇至室方卧令人精徤不病有吉感應

天民臨卧呪

天有九星地有九宫我有九竅萬神相從三尸伏滅五藏流通三田四支動息守中八卦龍虎来侍我身妖精鬼魅萬邪不干眞宫肅靜邪夢不侵急急如高上神霄消魔王律令勅

右法兆取長生靈旡咽之鳴法鼓三通任意卧之

生皆自此出焉

天地之氣交而生人物觀其所交則氣之所至可以知其類之所從出矣天氣交乎地於人爲男於物爲牡地氣交乎天於人爲女於物爲牝男女牡牝又自交而生生

化化之類不窮人物旣生氣隨天地之氣升降交感人得天地之中氣四方之氣無不感物得天地之偏而亦各隨所感故觀天地之氣交可以知人物之初生矣觀天地之氣感可以知人物之相生矣天地形

也其交也以乾坤乾坤不用其交也以坎離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一日之氣十二時一月之氣三十日一歲之氣十二月氣之所至萬物各以其氣稟隨所稟而受天地之氣以爲生生不窮之本人得天地之中

故與天地同運而收萬物之氣于一身此人所以貴於天地靈於萬物也有能得天地之道執其機而用之是亦天地而已矣

○又曰得天地之中氣爲人而四方之氣無不具故人爲天地之貴萬物之靈也

人頭圓頂天足方履地面南背北左東右西耳聦目明手舉足履無不通正居天地中當子午位君臣父子五典之倫仁義禮智五常之理根於心而著於外得其氣之清而正且通者爲聖爲賢得其氣之濁而偏且塞者爲愚爲不肖至於近東者多仁而黍近西者多義而剛亦氣禀之異不得不然夷狄亦人類悍暴無禮義者以其得地尤偏故禀氣亦偏氣使然也非性也人直生禽獸横生草木倒生横生者得氣尤

偏故首西向背天足地於其偏之中亦有
仁義存焉得東者仁得西者義所以當卯
酉之位禽雖橫而首昂與獸微異亦得東
方之氣者仁得西方之氣者義鱗甲毛蜾
之類又氣之漸入于地者也側生者得入

入
地之氣得西北者剛得東南者柔天下之
類盡之矣龍得正東虎得正西故東有蒼
龍西有白虎說文云麟東方仁獸騶虞西
方仁獸凡得東氣皆角得西氣皆齒角者
常仁其不及者亦柔而易馴如牛羊之類

是其太過者必剛而多賊如豺狼犬豕之類是西方獸皆宵行東方獸宵則瞑惟龍不羃此數神故也禽横而首昂以氣離地以上漸近乎天故首昂而能飛然東西者自下而升首短尾長羽多文其將飛必騰而上西南者自上而降首長尾短羽多玄縞其將飛必墜于下亦有仁義存焉升之小者爲雞雉飛不離地大者爲鸞鳳飛冲天降之小者爲鴿爲鶴飛近天極爲梟鴨飛搶地至於入水東南夜瞑西北夜飛自

戌至酉漸入地自寅至卯漸出地故西方爲甲蟲蜾蟲常多蟄氣漸入故也東方爲鱗蟲羽蟲常多生氣漸出故也故龜黿之類善伏息魚蛇之類善變化陰陽變化升降使然也草得入地之氣故皆倒生與人

正相反盖氣有逆順不容不然生於東者柔秋落春榮生於西者剛春落秋冬榮枝葉向陰葉不離地故獸宿之且食其葉木參乎天故禽棲之且食其實類也亥子丑三方不生物餘方皆生物惟其不生故

天地自相生此天地所以長久而生物不息也歳之冬月之晦朔日之夜天地之道也

○張觀物曰人壽百歳自陰之長數言之一年為增一歳自陽之分數言之一年為減一歳

天以一三五七九而造始自子至巳六至九必至多爲爲陽長陰消莫氣自下而上陽生於下爲陰中之陽此所謂陽先分之以立大限也陽分則虛虛爲陰陽極則陰生

地以二四六八十而續終由午至亥自九至六自多至少爲陰長陽消其氣自上而下陰生於上爲陽中之陰此陰乃長之以充其細數也陰長則實實爲陽陰極則陽生陽先立大限者如人壽百歲已有定數陰來消陽者消其已定之數陰以形數言雖似一年長一歲陽以分數言實一年減一歲也故曰陽來則生陽去則死非陽去也陽爲陰消盡其數爾

○朱子曰言貴有序言語無序則不能有所

爲也

艮六五艮其輔輔頰車也艮止其輔言不妄出而有序則人易聽易行而悔可亡矣漢賈誼有才文亦雄偉胷次狹甚著事不得有些子盡要迸出來一齊說了只管跳躑暴躁不已失進言之序宜乎其徒絳灌不說帝亦謙讓未遑終是做事不成如韓信鄧禹孔明輩其言語皆有次序所以其君易聽終身行之不易其素豈特無悔而已哉素有一定之規模爾或問咸上六爲

輔艮六五爲輔何也曰咸以兌上爲口艮以九三爲心故以五之陰爲輔

○邵子曰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

其曰聲色臭味者萬物之體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體用交而人物之道備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有性有命窮之盡之至之而後可用天下之目耳鼻口爲已之目耳鼻口則目無所不觀耳無所不聽口無所不

言鼻無所不通夫如是則以天下之心爲
心心無所不謀故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
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不觀以
目而觀以心不觀以心而觀以理天下之
物孰有出於此理之外哉故曰萬物靜觀

皆自得以此又曰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
爲萬物自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
能盡太極之道則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
而造化在我矣豈千千之物爲細物千千
之民爲細民之比哉

○又曰天下將治人必尚行尚義天下將亂人必尚言尚利

尚行則篤實之風行尚言則詭譎之風行尚義則謙讓之風行尚利則攘奪之風行是以三王尚行入于義五伯尚言入于利

下於五伯夷而巳哉豈忍言哉三代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三代作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去人倫則夷矣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趍況以刃多殺

之乎
○朱子曰人心道心精一執中一十六字爾
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安危治亂莫
不係焉堯舜禹湯文武傳之孔子孟子者
此也

三代有道之長人以此立心國以此立治
自孟軻氏沒此學不傳功利汞之漢唐而
下千五百年間未免架漏牽補過了時日
雖不無小康而二帝三王周孔所傳之學
未嘗一日得行乎天地之間也世之學者

稍有才氣便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但取獲禽之多不羞詭遇之不正反取歛然規矩準繩之儒而姍笑之此正學所以不明而世變日下也

○又曰君子小人上達下達只初間用心分毫之差爾 　逸九 　十二

由乎天理故曰上達只管透進向上日進一日徇乎人欲日究汙下故曰下達小人只管向下一日沉淪一日被這人欲墜下去如人墜水相似大抵上下之分初間只

爭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雖有智力亦補助救扶他不得了

○古今人表述孔子之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班氏曰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可得而稱而諸子頗言之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傳采焉解說經義曰傳傳曰譬

如堯舜禹稷卨與之爲善則行鮌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逄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子莘桀之勇人崇侯紂佞臣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春桓公管仲相之則伯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兹因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總備古今之要略云

○上上聖人大昊帝宓羲氏炎帝軒轅氏少昊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

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帝禹夏后氏帝湯殷
商氏文王周氏武王周公孔子
伏羲神農黄帝三皇也少昊顓頊高辛唐
虞五帝也書序已言之矣禹湯文武三王
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
制禮作樂身致太平聖德不可加矣仲尼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六經制作垂詔萬世自伏羲以來至于孔
子集大成矣班氏列古今人品分爲九等
以此一十四聖歸之上上固得之矣胡爲

上中以下析爲八等名實不稱錯亂顛倒俱失其次序哉愚併紀張顏二氏之辯千后張曰老子之黙仲尼所師雖不在聖要爲大賢文伯之父達於禮典動爲聖人所嘆言爲後世所則而在第四田單以即墨孤城復强齊之大魯連之博通忽於榮利藺子申威秦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大姬巫怪好祭鬼神陳人化之國多淫祀寺人孟子違於大雅以保其身旣被宮刑怨刺而作乃在第三嫪毐之烝昏亂禮度惡不

忍閙乃在第七其餘羌違紛錯不少本業
未究而尋遇竇氏之難使之然乎顔曰六
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存趣舍難一張
氏輒申所見捃摭班史然而所編又自差
舛大要知其古帝王之號而已諸人士見
逸九 十四
於史傳者無待解釋其間幽昧時復及焉
○邵子曰人有十百千萬之不同各四四一
十六等上而皇帝王伯下而士農王商賢
愚相遠遼絶矣
人也者物之至聖也者人之至生一一之

物當兆兆之物豈非人乎生一一之人當
兆兆之人豈非聖乎故千千之民分一民
者細民也一一之士能兼兆民者巨民也
物有小大民有賢愚故曰有一人之人有
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億
人之人有兆人之人

○又曰人有三品善惡在焉上品之人不教
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
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
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

凡言教者教其可教者也不可教者非其所能教之也雖然不可以教之亦可以戒之庶幾免於凶德也是故作善則謂之吉人作不善則謂之凶人夫吉人者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談非禮之言足不履非禮之地人非其道不交物非其義不受親賢如飢渴避惡如陷穽良如金石重如丘山儀如鸞鳳氣如芝蘭或曰不謂之吉人吾不信也凶人者言語險躁貪名逐非耽酒好色惡直醜正幸災樂

總嫉良善如仇讐犯刑憲如衽席小則殞
身滅性大則覆宗絶祀或曰不謂之凶人
吾不信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
積不足以滅身此之謂也南軒張氏曰人
有二等上焉不變下焉不變軒輊斯世者
常是中等人君子聚於朝中人皆化爲善
則是二分君子一分小人小人得用中等
皆被引用則是二分小人一分君子愚曰
康節之言所以教人爲善南軒之言所以
勉勵朝廷用君子之善家齊而後國治二

先生之言可爲萬世法邵又曰堯舜之世
難乎其爲小人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商
紂之世難乎其爲君子雖有三仁不能遂
其善此又係乎上之人變化之如何

○程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此言氣質之性非
性之本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
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者焉朱子曰人氣質相近之中又
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下愚也
或問性之本何也曰孟子道性善是也程

子所謂極本窮原之性也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是爲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言者亦可謂之命也自其理言之不雜乎氣質而言是乃天命付予萬物之本然者純粹

至善降而在人則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故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又問氣質之性何也曰天地之所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

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爲品亦不一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荀卿所謂性惡揚雄所謂善惡混韓文公所謂三品是皆指氣質之性而言也而不知性之本愚謂孟子道性善知本矣而不言氣質所以啓荀揚韓之紛紛也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荀揚韓言氣質之性矣而所以爲性則不知直去孔孟千餘年

後至濂溪而始明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
以黃勉齋有言橫渠張子分爲天地人性
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信哉斯言
又曰氣有偏正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
昏明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氣盛則金氣

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氣盛則木氣衰
故義常多而仁常少此氣質之性有善惡
也既有氣質善惡之性則非天地本然之
性矣以子思未發之中求之此心未發其
中湛然茍尚慮不生是天地之性純粹至善

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氣動而理亦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先師嘗曰此心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者此也又曰性近而習遠者何也曰以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乎汚下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

善而失甘於惡凡是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遠矣又引程子之言曰人性本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又云懈意一生便

是自暴自棄朱子曰自暴者有强悍意非毁禮義是不好不通與他說好話自棄者有懦弱意亦道禮義是好也愛人說只是自不肯做

○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

呂氏曰君子之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

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
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
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
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
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
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
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
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
質不美非學所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
甚矣大德必受命者德即理也程子謂行

天命 天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但人以淺狹求之便爲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

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侯氏曰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自匹夫而有天下栽者培之也桀自天子而爲匹夫傾者覆之也天非爲舜桀而存亡之理固然也即是而推他可以觸類矣

○朱子曰化不是一日內頓然便悳地人之進德亦然三十而立不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不惑知命耳順從心皆然

胡氏曰孔子十五而志于學何學也曰大學也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三十而立何立也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退轉也四十而不惑何不惑也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卓然立乎萬物之表也

五十而知天命何知也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行之昭明浩然與萬物同波處之各得其分而不亂也六十而耳順何其順也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幾於天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何也曰以其動也天故也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非天能如是乎愚謂聖人之學與天無極如建千萬年之基業然志欲大而久故三十以前十五年一化入大人之學以開其志又十

五年持循已久則所學不變而卓有成立矣自此以後亹亹地去十年一化有漸進底意思不惑則進於立矣故洞然於事物當然之理而無所疑又十年而知天命則不惑又不足言矣此心與天命相流通無間然也又十年而聲入心通無所建凝不思而得也由是涵養積累之久至於從心不踰矩之地此十年之間則安而行之不勉而中矣蓋夫子之學乾大人之學也前三十年分爲兩節所以開其久大之其後

三十年分爲三節所以造於從心不踰矩之地確乎不拔志學也閑邪存誠而立也知至知終不惑也聲氣相求耳順也乃見天則不踰矩也故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夫豈一日之力而至此哉吾故曰夫子之學乾大人之學也黄勉齋謂說者以爲聖人立法謙辭以勉人則聖人皆是架空虛誕之辭豈聖人正大之心哉至哉斯言朱子亦曰聖人非必實自聖而姑爲是

退託也

○又曰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
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
透得致知之關即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
之關則善不然則惡也

○天即人人即天
人之始生其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亦
在人矣凡語言視聽動作皆天故曰顧諟
天之明命常見得此道理昭然在目也下
學者事也理在事中若直能盡得下學之

事則上達天理便在此人之所生理與氣合而已凡思慮云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爲五當萬善皆理也西山真氏曰窮理主知而言無一物之不格盡性主行而言無一理之不體知得盡行得盡便是至於命命是天之付於我者圓外竅中是心之體虛靈知覺是心之用仁義禮智是心之理五峯胡氏曰大哉性乎萬善具焉天地由是而立有源之水寒冽不凍有德之人戹窮不塞日沒見託於月孔子士矣道託

於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干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朱子曰隨其用力淺深以爲所至遠近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故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

爲得而自畫不待賈而沽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眞能立伊尹志修顏子學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愚曰學者欲變化其氣質莫大於希聖希天之學然必自希賢始伊尹耕莘樂道未嘗無顏淵之學顏淵居陋巷而有爲邦之問未嘗無伊尹之志二大賢易地則皆然士能反身而誠不事緣飾希之則是必也立志講學以實而無愧於身事親從兄以實而無愧於家忠信篤敬以實而

無愧於鄉進思盡忠以實而無愧於官有實勝之善而無名勝之耻由是復焉執焉而賢可希性焉安焉而聖可希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而天可希志伊學顏者可不及求諸身耶

○程子曰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

朱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管充廣將去則萬物各得其所充之於一家一國一天下自莫不各得其所如何天地不變化

草木不蕃若充廣不去、則出門便有礙孟子一書只是要人充廣曰收其放心此是外面收入裏來曰知皆廣而充之又要從裏面推出去故曰修其身而天下平皆不出恕之一字

○朱子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敬立則内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内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

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敬便

豎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

事是欲又以敬字解直字義字解方字敬

而無義則做事便錯了只義無敬則無本

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敬以直内是持守工

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直是直上直下

胷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敬

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敬無義便是死殺

了不是活底敬

○又曰須是將來做箇本領涵養得貫通時

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

又如雖在靜坐處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又有專要理會動他寂然底又有專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方可

又曰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下與天無間

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范氏曰經

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朱子曰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
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别
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
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
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然後修身齊家舉而
措之天下爾敬有甚形影只是收斂身心
不容一物便是主一明道教人靜坐李先
生亦然須靜坐始能收斂臨事方用便有
氣力又曰敬字通貫動靜眞氏曰冬氣閉

藏不密温暖無霜雪則來年陽氣無力五穀不登人心亦是如此静時紛擾則動時安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静爲本程子以主敬爲本皆此理也武夷胡氏曰敬之一字力行十年須别朱子曰天地似也有箇主宰方始恁他變易便是天地底敬成湯所以克配上帝者蓋自聖敬日躋始愚按東萊吕氏曰敬是百聖相傳第一箇字聖學下工夫處至顧命之書又曰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

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主於敬而已聖人太極之全體不假修爲而尚存乎敬況學者乎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聖學可希矣故朱子謂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於敬之一字爲有力者此也學者可不勉諸

天原發微卷之十八

共卄

太玄經集註卷之一

心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讀玄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楊子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爲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楊子所云也余亦私怪楊子不贊易而別

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緼備矣楊子豈有以加之廼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楊子宜爲玄也及長學易喜其幽奥難知以爲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坱理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涬漫漶略不可入廼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蓋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人善

大儒者邪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楊子
而誰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
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
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之刮兵根本示人
下出隋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覆之而不
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
善者其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
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
之末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
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

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懌然而笑以
爲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别
爲書以與易競也何歉固知之之淺而過之
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楊子不遵易而
自爲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

既有易矣何以玄爲曰夫畋者所以爲禽也
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
爲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網而使弋
者爲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楊子作法
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

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廈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若衆書辨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爲玄解者多矣然楊子爲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楊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且學焉

說玄

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
曰陰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
有四重
　最上曰方次曰州次曰部次曰家本傳所
謂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者也
易以八卦相重爲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錯
於方州部家爲八十一首
　凡家每首輒變三首而復初如中同礥之
類是也部三首一變九首而復初如中閑
上之類是也州九首一變二十七首而復

初如中羨從之類是也方二十七首一變八十一首而復初如中更減之類是也八十一首以上不可復加故曰自然之道也易每卦六爻合爲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九贊合爲七百二十九贊

圖曰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叅分陽氣以爲三重極爲九營是爲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本傳曰雄潭思渾天叅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者謂玄首也又曰旁則三摹

九据極於七百二十九贊者謂玄贊也首猶卦也贊猶爻也又曰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故易卦六爻爻皆有辭玄首四重而別爲九贊以繫其下然則首與贊

分道而行不相因者也

皆當朞以日

易卦氣起中孚除震離兊坎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外其餘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頤上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復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合爲一日一贊爲晝一贊爲夜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踦贏二贊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也踦贏二贊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復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氣爲次序而變其名稱始者中孚也周者復也礥閑者屯也少者謙也戾者睽也餘皆倣此故玄首曰八十一首歲事咸貞測曰巡乘六

甲與斗相逢歷以紀歲而百穀時雍皆謂是也

易有元亨利貞玄有罔直蒙酋冥

五者太玄之德罔北方也於易爲貞直東方也於易爲元蒙南方也於易爲亨酋西方也於易爲和冥者未有形也故玄文曰罔蒙相極直酋相勑出冥入冥新故更代玄首起冬至故分貞以爲罔冥罔者冬至以後冥者大雪以前也

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玄天地之

策各十有八合爲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

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三

太玄揲法卦一而中分其餘以三揲一作捜一作揲之并餘於艻一艻之後而數其餘七爲

一八爲二九爲三

易有七九八六謂之四象玄有一二三謂之

三摹

皆畫卦首之數也

易有彖玄有首

彖者卦辭也首者首亦統論一首之義也

易有爻玄有賛易有象玄有測
測所以解賛也
易有文言玄有文
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賛文言之類也
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掜圖告
五者皆推賛太玄繫辭之類也
易有説卦玄有數
數者論九賛所象説卦之類也
易有序卦玄有衝
衝者序八十一首陰陽相對而解之序卦

之類也

易有雜卦玄有錯

錯者雜八十一首而説之

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於太極兩儀

三才四時五行而歸於道德仁義禮也

集註揚子太玄經序

司馬氏

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爲玄作解詁吳鬱林太守陸績作釋失晉尚書郎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注經及首測宋興都官

郎中直昭文館宋惟幹通爲之注秦州天水
尉陳漸作演玄司封員外郎吳祕作音義慶
曆中光始得太玄而讀之作讀玄自是求訪
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說玄疲精勞神三十餘
年訖不能造其藩籬以其用心之久棄之似

可惜乃依法言爲之集注誠不知量庶幾來
者或有取焉其直云宋者仲子也云小宋者
昭文郎中也元豐五年六月丁丑序

集註太玄經卷之一

太玄

諸家皆謂之太玄經陳曰史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按子雲法言解嘲等書止云太玄然則經非子雲自稱當時弟子侯芭之徒從而尊之耳今從之宋陸依楊子舊本分玄之贊辭爲三卷一方爲上二方爲中三方爲下次列首衝錯測攡瑩數文規圖告凡十一篇范散首測於贊辭之閒王因之小

宋依易之序以玄首準卦辭測準小象文
準文言攡瑩棿圖準繫辭告數準說卦衝
準序卦錯準雜卦吳因之范本於觀覽講
解差便今從之宋陸又於贊辭之前列天
始始始中始終中始中中中終終始終中
終終地下下下中下上中下中中中上上
下上中上上人思內思中思外福小福中
福太禍生禍中禍極諸家本皆無之

玄首

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

宋曰馴順也陸曰渾然象天周運光謂楊子嘆玄道之順渾淪而行終則復始如天之運動無窮也

陰陽坒參

坒毗至切宋曰坒二也王曰坒配合也光謂一生二二生三配而三之以成萬象以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形

一陽謂冬至也太初上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

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
還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凡千五百三十
九歲爲一統三統爲一元一統朔分盡一
元六甲盡

方州部家三位疏成

范本疏作踈王小宋本作統今從宋陸本
宋曰疏布也先謂楊子名首之四重以方
州部家者取天下之象言之故一玄都覆
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郡家玄者
天子之象也方者方伯之象也州者州牧

之象也部者一國之象也家者一家之象也上以統下寡以制衆而綱紀定矣三位一二三也以一二三錯布於方州部家而八十一首成矣

曰陳其九九以爲數生

陸曰玄數起於三爲方州部家轉而相乘以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之數也

贊上羣綱乃綜乎名

二宋陸王本綱作剛今從范本上時掌切舉也楊子作玄以七百二十九贊爲曼漶

難知故以八十一首舉上其名區別其義使炳然散殊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故曰贊上羣綱乃綜乎名也

八十一首歲事咸貞

首者九贊之端首也

玄測

盛哉日乎炳明離章五色淳光

陸曰所以於測篇首而述日者謂行於七百二十九贊之中爲晝夜休咎之徵也日含五行之精以爲光明故稱淳光謂晝夜

循環寒暑運行以生殺萬物成立歲功皆
日之所爲也故楊子歟以爲叙測之端炳
亦明也離文也淳粹也物之五色非日不
彰

夜則測陰晝則測陽

一日兩贊前贊爲晝後贊爲夜凡日法八
十一分晝贊直前半日夜贊直後半日

晝夜之測或否或臧

否音鄙宋曰否不善也范曰臧善也

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

陽爲出陰爲入陽爲顯陰爲隱陽爲善陰爲惡陽爲福陰爲禍故曰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皆謂賛之陰陽也晝爲陽夜爲陰

升降相關大貞乃通

關交也升降相交然後三儀大正之道乃通明二者不可偏廢偏廢則正道不塞而不行也

經則有南有北緯則有西有東巡乘六甲與斗相逢

宋曰日右行而斗左回故相逢也光謂巡行也十日行乘十二辰而爲六甲逢迎也

歷以紀歲而百穀時雍

范本紀作記今從二宋陸王本宋曰雍和也光謂日運行於上而有寒暑四時聖人治曆以紀一歲之氣節然後事不失時而百穀和熟人得以自養也

𝌆 一方一州一部一家 中

陽家水準易中孚中一之初日舍牽牛初度冬至氣應陽氣始生兼準坎所以然者

易以八卦重爲六十四卦因爻象而定名分坎離震兊直二十四氣其餘六十卦每卦直六日七分玄以一二三錯布於方州部家而成八十一首每首直四日有半起於冬至終於大雪準易卦氣直日之叙而命其名或以兩首準一卦者猶閏月之正四時也坎離震兊在卦氣之外故因中應釋餙附分至之位而準之楊子本以顓頊及太初曆作太玄故日躔宿度氣應斗建不皆與今治曆者相應中者心也物之始

也中孚者誠發於中而信著於外也洪範

五事思曰睿睿作聖

陽氣潛萌於黃宫信無不在乎中

首者明天地以陰陽之氣發斂萬物而示

人法則者也黃中之色也中直冬至之初

陽氣潛生於地中如人之居宫室也信無

不在乎中者楊子嘆三儀萬物變化云爲

原其造端無不在乎中心也信辭也

初一昆侖旁薄幽測曰昆侖旁薄思之貞也

范小宋本之作諸今從宋陸王本昆音魂

侖盧昆切范曰昆渾也侖淪也天之象也旁薄猶彭魄也地之形也幽隱也王曰幽者人之思慮幽深玄遠也光謂贊者明聖人順天之序修身治國而示人吉凶者也昆侖者天象之大也旁薄者地形之廣也

夫以天地之廣大而人心可以測知之則心之爲用也神矣一者思之始也君子之心可以鉤深致遠仰窮天神俯究地靈天地且不能隱其情况萬類乎以其思而未形也故謂之幽法言曰或問神曰心請問

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君子思慮之初未始不存乎正故曰思之身也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次二神戰于玄其陳陰陽測曰神戰于玄善惡并也

陳直刃切神者心之用也人以心腹爲玄陰主惡陽主善二在思慮之中而當夜其心不能純正見利則欲爲惡顧義則欲爲

善狐疑猶豫未知適從故曰神戰于玄其
陳陰陽也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
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中子夏戰勝
故爲大賢不勝則爲小人矣

次二龍出于中首尾信可以爲庸測曰龍出
于中見其造也

宋陸王本作首尾信可罔以爲庸范小宋
本無罔字今從之陸曰造作也范曰庸法
也王曰陽氣盈進造物之功始見光謂三
爲成意而處思之外君子既思之則行之

所爲之迹見於外人得而知故曰龍出于中也君子行已自始至終出處語默不失其宜信乎可以爲人之常法也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次四庳虛無因大受性命否測曰庳虛之否不能大受也

庳毗至切王曰四近於五臣位盛極富高而自卑實而若虛有而若無因物之功不自作爲故曰庳虛無因光謂庳下也中和莫盛於五五者位之隆德之盛也四晝夜

小人也而逼迫於五不度其德進取狂𤟎謂夫性命之理造次可及也故大受之而無辭避夫性命理之至精者也非小人之所得知也故曰否論語曰子罕言命又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常矣

次五曰正于天利用其辰作主測曰日正于天貴當位也

范小宋本用作以令從宋陸王本王曰五

旣居中體正得位當晝且爲一首之立故象曰正于天辰時也利用及其明盛之時而爲物主也光謂三儀之道莫盛於中正故陽家之五贊之中也陰家四六體之中也而又當晝得正一首之中最吉者也故曰日正于天以言陽之盛也君子有其道必有其時有其時必有其位然後能爲民之父母時旣得矣位旣正矣而不能以道濟天下豈爲民父母之意哉故曰利用其辰作中

次六月闕其博不如開明于西測曰月闕其摶賤始退也

范本摶作博賤作明王本摶作㙛小宋本塼作慱陳讀慱爲東今摶從宋陸賤從諸家摶博塼皆與團同王曰六爲盛極物極

則虧故象月之過望而闕其團開明于西象月之初一也玄道貴進故一象月初而吉六象月闕而凶光謂團圓也六以陰質而始過乎中故曰月闕其摶也夫見闕其摶明未甚虧比之始生於西猶爲盛大然

玄之道貴將進賤始退故曰不如開明于西也猶人之盛滿心志先退而後福禄畏之也

次七酋酋火魁顛水包貞測曰酋酋之包任臣則也

諸家本作大魁顚王本作火魁顚今從之陸曰則去也任臣用典法也范曰酋就也小宋曰顚養也光謂魁斗之首也任用也七爲消爲敗隕爲滅天有秋之象又有刑罰之象秋物成就故曰酋酋天之成物必

資於秋君之馭臣必資於法子産曰太上
以德撫民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
故鮮死焉水懦弱人狎而玩之故爲死焉
人君之心執法無私如火烈烈人不敢犯
以爲物之首然不可失養人之道寬而容
物如水之浮天載地無所不包然不可懦
而失正故曰火魁順水包貞此人君用臣
之大法也
次八黄不黄覆秋常測曰黄不黄失中德也
范曰黄中之色也八亦上體之中也光謂

八爲剥落又爲沈天亦秋之象也秋者萬物成就收功之時也八居中位而當夜無中之德穫敗秋之常道喪其成功也

上九顛靈氣形反測曰顛靈之反時不克也

范曰顛下也死氣爲鬼其形爲龜鬼登于天龜歸于地故言反也王曰陽極于上陰絶於下靈龜已顛墜矣則氣反於天形歸於上光謂靈者心之主所以營爲萬物之所頼以生者也上九居中之極遇禍之窮有生之所者也靈已隕矣則氣形各反

其本也凡玄之贊辭晝夜相間晝辭多吉
夜辭多凶又以所逢之首及思福禍述其
休咎此玄之大指也九逢日之晝而云顚
靈氣形反辭若凶者何哉夫吉凶者非幸
不幸之謂也得君子之道雖遇禍猶爲吉

夫君子之道雖遇福猶爲凶故瑩曰天地
所貴曰福鬼神所祐曰福人道所喜曰福
其所賤在惡皆曰禍文曰君子年高而極
時者也　明君子守正以順命也洪範五
福有考終命孟子曰君子盡其道而死者

正命也

☰ 方一州 部二家 周

陰家大準復人周次八日舍婺女周匝也

旋也

陽氣周神而反乎始物繼其彙

宋曰彙類也先謂萬物隨陽出入生長物藏皆陽之神也歲功既畢神化既周而復反乎始萬物各繼其類而更生也

初一還於天心何德之僭否測曰還心之否中不恕也

次二植中樞周無隅測曰植中樞立督慮也

督猶中也衣之背縫謂之督無隅猶言無

方也二思之中又體之中也而當日之晝

象君子立慮於中以應萬變如樞之運無

所不周故曰植中樞周無隅也

次三出我入我吉凶之魁測曰出我入我不

可不懼也

夫外物之來入乎思也言行之動出乎思

也得其宜則吉失其宜則凶三居成意之

地思之隆也而當日之夜故戒之曰吉凶

之出亦自我吉凶之入亦自我爲吉凶之魁首可不懼乎一出一入周之義也

次四帶其鉤鞶錘以玉環測曰帶其鉤鞶自約束也

錘直僞切鉤所以綴帶爲急也鞶韋帶也錘與縋義同謂以繩有所係也王以象君子之德環以象周旋無闕也君子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故曰帶其鉤鞶錘以玉環言以禮自約束周旋無闕也帶與環皆周之象

次五土中其廬設其金與厥戒渝測曰廬金戒渝小人不克也

土中其廬居得中也設其金與所未安也夫廬非不美也與非不堅也然小人必不能久居而行之故曰厥戒渝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人皆曰予知擇夫中庸而莫能朞月守也土中其廬周之象也

次六信周其誠上亨于天測曰信周其誠上通也

陽氣未見猶在地之中也家性爲礥一爲思始始有拔難之心者也陽氣潛於地中純粹廣大藏鬱於泉以化育萬物而人莫見其畛界也猶君子有拔難之心精純幽遠利澤將施於天下而人未之知者也

次二黄不純屈于根測曰黄不純失中適也

小宋本適作道今從諸家二爲思中而當夜故曰黄不純陽氣不純則萬物失其性屈于根而不能生小人妄慮則萬事失其適隮其功而不能成

次三赤子扶扶元貞有終測曰赤子扶扶父母詹也
范本詹作瞻今從二宋陸王本詹瞻古字通用扶扶拔援依慕之貌元善之長也三爲成意而當晝[illegible]君子將行其志拔難濟民民皆瞻仰而歸之非有元貞之德則不能成茲大功故曰元貞有終
次四拔我不德以力不克測曰拔我不德力不堪
小宋本作匪德今從諸家四當夜小人也

而逢時之福無德而以力 勝者也終當覆敗烏能濟衆哉

次五拔車山淵宜於大人測曰拔車山淵大位力也

王曰或山或淵道之險者五為一首之主

王曰玄經之例以五為陽數又居中位故為陽首之主六為陰數又居盛極故為陰首之主光謂反復其信皆出至誠非由浮飾故可以上通于天也

次七豐淫見朋還于蒙不克從測曰豐淫見

朋不能從也

次八還過躬外其禍不大測曰還過躬外禍不中也

范本過作　今從二宋陸王本

上九還于喪或棄之行測曰還于喪其道窮也

生極則反乎死盛極則反乎衰治極則反乎亂九處周之極逢禍之窮當日之夜故曰還于喪夫國家將興則人歸之將亡則人去之故曰或棄之行

一方一州一部三家 礥

礥下珍切又音賢陽家木準屯宋曰礥難也光謂物之初基必有艱難惟君子能濟之

陽氣微動動而礥礥物生之難

礥礥難貌

初一黃純于潛不見其畛藏鬱於泉測曰黃純于潛化在嘖也

畛音眞嘖與賾同士革切陸曰嘖隱也光謂嘖幽深難見者也一非中位而云黃者

而乂得位當晝體正居中有大人之德拔
車以出于險則爲萬物之所見故宜於大
人先謂車者民所載也五福之盛也而又
當晝大人之得位者也故可以載民於險
阻矣

次六將其車入于丘虛測曰將車入虛道不
得也
虛與墟同六過中而當夜象雖有濟民之
志而不得其道則愈陷於難矣過中者失
其宜適之象也

次七出險登丘或牽之牛測曰出險登丘莫之代也

范本代作伐今從諸家陸曰引車莫如牛誰人能代牛者乎王曰位旣當晝難又將終猶有八九故且登丘陵而未復平遠光謂丘者難之小者也牛者物之有力者也七雖當晝而涉於禍境如已出大險而猶有小難者也夫大險已出則小難不憂乎不濟也况或助之牛以牽車乎如君子旣能濟險而復有賢才助之也

次八車不拔骭軸折測曰車不拔躬自賊也
宋陸本骭作髀音義皆闕范本作髀小宋
作⿰車卓丑孝切車弓也今從王本下晏切王
曰骭人脛也無德而將出難禍又至故象
以人代牛則引車不拔而骭軸俱折矣先
謂八爲禍中而又當夜小人不量其力不
能拔難覆國喪身者也

上九崇崇高山下有川波其人有輯航可與
過其測曰高山大川不輯航不克也
其音基語助輯與檝同九處難之極遇禍

之窮故曰崇崇高山下有川波其言險之甚也然當日之晝其才足以濟險者也故曰人有輯航可與過其

一方一州一部一家 閑

陰家金亦準屯入閑次四一十八分二十四秒日次玄枵小寒氣應斗建丑位律中大呂閑閑也防也

陽氣閑於陰礥然物咸見閑

宋曰礥然者陽欲出不能之貌也陽主出內萬物者也而見防遏故萬物亦皆見閑

初一虵伏于泥無雄有雌終莫受施測曰虵伏于泥君不君也

施式豉切一陽而當日之夜君不君之象也君德龍也失道而見閑於臣故曰虵伏于泥也無雄有雌則終莫受施無君有臣則澤不下逹矣

次二閑其藏固珍寶測曰閑其藏中心淵也

藏族浪切二思中也君子藏器於身默而識之待價而沽若閑藏固寶者也

次三關無鍵舍金管測曰關無鍵盜入門也

小宋本作金舍管今從諸家鍵其假切含與捨同鍵鎖牡也管所以出鍵者也關無鍵則舍金管而不用矣三爲成意而當日之夜不能防閑失其權重故盜入門也易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又曰慢藏誨盜

次四拔我輗軏小得利小征測曰拔我輗軏貫以信也

范曰輗軏喻信也論語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

次五礥而閑而拔我姦而非石如石厲測曰

磧閑如石其敵堅也

范曰五處尊位當拔除其姦非石之固而使如石故危也光謂五居盛位爲物蕃衛而欲以不正拔物故敵堅如石而身危也

次六閑黃垓席金第測曰閑黃垓以德固也

小宋本垓作垓今從諸家光曰五堵爲垓王曰垓古磧字磧城也第簀也光謂席猶藉也金至堅之物　福之隆也而又當晝君子以德自防外患無　者也故曰閑黃垓席金第

次七跙跙闚于遽篨或寢之廬測曰跙跙之闚惡在内也

氾本遽篨作蘧篨王小宋本作蘧篨今從宋陸本跙七余莊助二切遽音渠篨音除王曰跙跙行不正貌遽篨傳舍或寢之廬闚外而失内也七七爲禍生位且當夜失門之道也光謂惡人已跙跙然入其室廬而不自知者也秦大發兵備胡而胡亥亡其國

次八赤臭播闌大君不閑克國乘家測曰赤

臭播闚恐入室也

王本不闚作不閉小宋本作不闚今從宋陸范本王曰赤臭者陰陽交爭殺傷之氣也播於遠闚之外

上九閉門以終虛測曰閉門以虛終不可實也

王曰處閉之極當夜之位失閉之宜如閉其門户人之所以自終必且虛空不獲光謂閉門自終不與物交慎則慎矣而終無所得求之功業不亦遠乎易曰括囊無咎

無譽

𝌊一方一州二部二家 少

陽家二準謙入少次五日舍虛

陽氣濳然施於淵物謙然能自韱

宋本謙作溓今從宋陸本小宋本

能作　溓音斂韱與纖同宋曰

濳然不動也謂陽　防閑於是濳然施

意於淵不復動也謙然昔言　見陽氣

不動亦謙然自約也先謂萬物當發生尚

能自守其纖細如人之謙也

初一冥自少眇于謙測曰冥自少不見謙也
小宋本自作目今從諸家一者思之微也
當日之晝處衆之下内自謙抑而不求人
知者故曰冥自少眇于謙眇微也
次二自少不至懷其卹測曰自少不至謙不
誠也
二爲恩中而當日之夜小人之謙貌恭心
很不以其誠故憂未免也
次三動截其得人主之式測曰截其得其謙
貞也

范本作截其得人謙貞也今從諸家
次四貧貧或妄之振測曰貧貧妄振不能守
正也
王曰失位當夜妄有所求非謙靜之時所
宜然也光謂家性爲少四爲下禄故貧也
在中之下不自多天自旌其貧者也故曰
貧貧當日之夜不能守正自旌其貧妄求
振救斯亦鄙矣
次五地自沖下于川測曰地自沖人之所聖
也

王曰能正居中又當書位如地之能自沖
虛下于川谷川谷歸之則爲百谷王矣光
謂五者福之盛也地體卑沖故百川就之
聖人謙損故百祿歸之
次六少持滿今盛後傾測曰少持滿何足盛
也
王曰當自少之時居極盛之位位既當夜
德又失謙謙虛之時反欲持滿今雖盛大
後必傾危
次七貪自究利用見冨測曰貪自究冨之聘

也
七雖爲消而當日之晝君子也君子之貧
也求諸已而不求人是以人樂與之故曰
貧自究利用見富聘問也言富者自將問
而與之況見之乎論語曰義然後取人不
猒其取

次八貧不貧人莫之振測曰貧不貧何足敬
也
王曰當少不少當貧不貧則人莫之振也
光謂八爲秏又當夜小人貧而彊爲不貧

者也如是則人誰振之亦衆所賤惡也

上九䨓雨溟沐潤于枯瀆三日射谷測曰䨓

雨射谷謙之靜也

溟音脉射時亦切范曰雨之細者稱溟沐

小宋曰溟沐猶霢沐也光謂小雨至微也

枯瀆至燥也積潤不已三日之後乃至射

谷九處少之極當日之晝如君子積謙以

至功名光大非躁動而得之也此言謙道

收功之遠

陰家水準睽戾者相乖及也

陽氣孚微物各乖離而離其類

卵之始化謂之孚艸之萌甲亦曰孚然則

孚者物之始化也陽氣始化其氣尚微萬

物之形粗可分別則各以類生而相乖離

矣戾之象也

初一虛既邪心有傾測曰虛邪心傾懷不正

也

虛者神之所宅也一思之微也居戾之切

當日之夜虛邪則心傾矣

次二正其腹引其背𧶽貞測曰正其腹中心定也

范曰𧶽就也腹以喻内背以喻外光謂若先正其内以引其外則不相乖戾而皆就正矣是故君子正心以待物修身以化人也

次三戾其腹正其背測曰戾腹正背中外爭也

齊家以刑國治國以平天下

小人心不正而求物之正身不修而責人之修舍内而求外棄本而逐末是以中外

乖爭而陷於敗亂也二三皆思也故以正

腹戾腹言之

次四夫妻反道維家之保測曰夫妻反道名

有守也

夫治外妻治内道相戾也然而内外相感

以保其家四為下祿而當晝故有是象

次五東南射兕西北其矢測曰東南射兕不

得其道也

射時亦切首舒救切末曰首何也光謂五

以小人而居盛位舉措大繆不能服猛者

也故曰東南射兕西北其矢言失其所嚮也

次六準繩規矩不同其施測曰準繩規矩乖其道也

王本乖作孤今從諸家王曰準繩規矩曲直方圓雖乖戾不同各有所施終得其道此亦得戾之宜也光謂準平繩直規圓矩方所施不同皆可爲法君子出處語默其迹不同而皆合於道六爲上祿而當晝故有是象

次七女不女其心子覆夫譎測曰女不女大可醜也

譎須與切予與與同王曰譎智也光謂夫唱婦和道之常也今乃乖戾棄同即異女則覆夫之智臣則敗君之功大可醜也

次八殺生相午中和其道測曰殺生相午中爲界也

范本午作失今從諸家午古啎字逆也八爲剝落有殺物之象天有德刑其道相逆不可偏任必以中和調適其間

然後陰陽正而治道通也一曰午交午也
殺生往來相交午也
上九倉（一作蒼）靈之雌不同宿而離失則歲之
功測曰倉靈之雌失作敗也
倉靈木之精歲星也其雌金之精謂太白
心一　二十七
也漢書天文志歲與太白合則為　衣之
會為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年穀
大熟太白在北歲在南　或有或亡此言
金木性殊同離一宿則有變邪正道反同
處一朝則有亂九處咎之極逢禍之窮當

日之夜故有是象

𝌉 一方一州二部一家　上

上時掌切陽家火準升入上次七日舍危三十六分一十五秒大寒氣應

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乎上

初一上其純心挫厥鏩鏩測曰上其純心和以悦也

射時亦切

鏩音讒王曰鏩鏩銳進貌光謂一爲思始而當晝能以純一之心日就月將不失和

恍以至高大挫其銳進躁急之志是以求道則得道干祿則得祿老子曰挫其銳

次二上無根思登于天谷在于淵測曰上無根不能自活也

范本活作治今從諸家谷窮也凡物有根則能生人有德則能升二爲思中當夜躁於進取其志欲登於天而不免窮在於淵猶木無根而上生終不能自活也

次三出于幽谷登于茂木思其珍穀測曰出谷登木知向方也

宋曰方則道也王曰珍穀謂草木之實可
食而珍美者光謂珍穀諭美道也君子棄
惡就善舍邪趣正如鳥出幽谷而登茂木
也三爲思上故曰思其珍穀詩云出自幽
谷遷于喬木孟子謂陳相曰吾聞出於幽
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者
次四即上不貞無根繁榮乎虛名測曰即上
不貞妄升也
即就也榮木華也四爲福爲祿故曰就上
當日之夜故不正夫以不正而得祿猶木

無根而有榮雖其繁多何可久也信惟虛名而已無益於實也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而在下體欲升而不能得者也四居福祿雖升而不以止者也

次五鳴鶴升自深澤階天不𢥠測曰鳴鶴不𢥠有諸中也

𢥠與怍同階猶登也五為中和又為盛福上之至美者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雖升聞于天亦無所愧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次六升于堂顛衣到裳廷人不慶測曰升堂顛到失大衆也

上曰衣下曰裳慶喜也六爲上祿故曰升于堂當日之夜小人而居君子之位者也故曰顛衣到裳小人在上則下皆不悅故曰廷人不慶

次七升于顛臺或柱之材測曰升臺得柱輔拂堅也

范小宋本拂作弗今從宋陸王本拄陟主切拂古弼字七在上體而爲敗損故曰升

于顛臺然而當日之晝雖在衰厄而得良輔如將顛之臺拄以良材則高而不危也

次八升于高危或斧之梯測曰升危斧梯失士民也

王曰八居過滿之地位且當夜而務進不已如升高履危而或斧去其梯欲求復下不可得矣光謂八爲禍中而當夜象小人驕亢於上不恤士民如升高斧梯危莫之救矣士民者國之梯也君賴以尊者也

上九棲于菑初亡後得基測曰棲菑得基後

得人也

菑與災同居物之上故曰捿九爲楇極又爲殄絕故曰棲于災然當日之晝是得賢人而爲之助者也豈唯救亡乃可以立國家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一曰菑當作椔木立死曰椔棲于枯木孤危之甚也

☰ 一方一州
三部二家 干

陰家木亦準升干者上而有所干犯也諫說者以直干上故干有諫說之象

陽扶物如鑽乎堅鈴然有穿
范王本作陽氣扶物而鑽乎堅今從二宋陸本鈴音閤宋曰鈴陷聲也謂是時陰氣猶堅於上故陽氣扶萬物如鑽之鈴然有穿

初一九鑽鑽于內隙厲測曰九鑽于內轉九非也

九者流轉無所不入者也佞邪之人研求人心得其閒隙從而說之以納其非則無所不入此國家所以危也孔子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一爲思始而當夜故有是象班
固答賓戲曰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次二以徵干正維用軌命測曰以徵干正維
大諫徵也
范王本測無維字今從二宋陸本宋曰謂
大諫其事在徵時王曰二位當晝知諫諍
之道當及事之幾徵而干之則易爲功然
後以正道維持之則能用軌法之命矣光
謂二爲方沮而當晝故有是象孔子曰諫
有五直諫爲下度君而行之吾從諷諫矣

執法也志　正君之號令使應法度也
次三䈾鍵挈挈匪貝測曰䈾鍵挈挈干祿回
也
䈾渠淹切宋曰回邪也光謂䈾者緘束使
不得解鍵者固結使不得離皆縱横之術

說人求合者也鬼谷子有内鍵飛䈾篇挈
挈急切貌干求也祿福也言小人以術說
人急切求合非正道也詩云愷悌君子求
福不回
次四干言入骨時貝測曰干骨之時直其道

也

干言直言犯上者也人骨論深切也夫切直之言不得其時則自取怨咎而無益於人故君子貴於時正也家性爲干四爲福而當畫故有是象

次五蚩蚩干于丘飴或錫之坏測曰蚩蚩之干錫不好也

飴與之切坏音酷范曰飴美食也王曰丘聚也光謂蚩蚩愚貌丘以諭高大飴餳也以諭甘美坏未燒瓦以諭惡物五以小人

而干盛位不度其德如見血飴之美利不
循已分而求之則人皆賤惡而以惡物與
之矣
次六幹干於天貞馴測曰幹干之貞順可係
也
馴順也六逢福而當晝干而至于極大如
木之幹乃至于天盛之至也然以正順而
致之則吉以邪逆而致之則凶故曰貞馴
次七何戟解解遘則曰何戟解解不容道也
何胡可切解胡買切二宋陸王本遘作覯

今從范本小宋觧解作鮮鮮今從諸家光
謂何擔也小人之性多所干犯如何戟而
行遇物絓羅不容於道也
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餅測曰赤舌吐水君
子以解祟也

王本于作干今從諸家祟音粹范曰祟猶
禍也
上九干于浮雲從墜于天測曰干于浮雲乃
從天墜也
王小宋本經無從字今從宋陸范本王曰

處干之極不能自反位既當夜窮而無之如干雲不止轉求上進既失其道乃墜于天凶其宜也光謂九爲禍極而當夜故有是象

一方一州
三部三家　狩

王本狩作狩音行小宋作㢟音踈陳云一本作釘丁呂切一本作㢟所菹切吳云說文㢟通也从爻从疋亦聲束疋守皆同聲楊子用古字字書多收不盡㢟狩與踈音義同陽家金準臨陸曰臨狩皆進貌也小

宋曰綖通也光謂跱進也大也

陽氣彊內而弱外物咸扶跱而進乎大

陽浸而大故曰彊內陰氣猶盛故曰弱外

扶踈之貌

初一自我匍匐好是冥德測曰匍匐冥德若

無

范本冥作宜今從宋陸王本匍匐者雖未

能行而志在於進者也一思之微也故曰

冥君子自微賤之時人未之知而已好是

冥德進而大之匍匐而前若將無有得行

之時言汲汲於進德不能待也

次二熒狩狧狧不利有攸往測曰熒狩狧狧多欲往也

狧他合切范曰熒者光明小見之貌狧狧貪欲之意也王曰狧狧犬食貌

次三卉炎于狩宜于丘陵測曰卉炎丘陵短臨長也

王曰三位當晝能扶陽而進如百卉遇炎陽之氣當狩進之時宜其處于丘陵而下臨衆木矣光謂熒火之微炎則稍進矣以

短卉小火而能臨物者以其託於丘陵如君子之擇術也荀子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次四狩于酒食肥無譽測曰狩于酒食仕無方也

四爲下禄小人學未優而仕所進大者酒食而已故雖肥無譽也

次五狩有足託堅轂測曰狩有足位正當也

王本轂作轂今從二宋陸范本轂轂古字

通王曰五位當書而又居中體正爲狩之主車堅馬良可以周行天下以此而進何往不利哉先謂中和莫盛於五五爲福中日又當書君子有中和之德而又得位膺福如足力已彊自可進大況託堅轂無所

不之矣

次六獨狩逝逝利小不利大測曰獨狩逝逝不可大也

小宋本逝逝作晰晰今從諸家

次七白日臨辰可以卒其所闢測曰白日臨

辰老得勢也

次八蚤虱之狩厲測曰蚤虱之狩不足賴也

范曰家性爲狩亦狩附於人故以爲喻蚤虱之性苟得而進故危也

上九全狩蓁其首尾臨于淵測曰全狩之蓁恐遇害也

二宋陸本作全狩之蓁蓁其首尾尾臨于淵今從范 王本范本害作困今從宋陸王本蓁音綦 又厥萬切小宋曰蓁縛也光謂九爲進大之極進極則退大極則消君子

欲全進大之道非恭慎則不可故恐懼如
以繩繫首尾臨于淵乃免咎也

☳ 方二州 部一家 羨

羨于線切陰家水準小過舊準臨卦非也
王曰羨者邪曲不正之象先謂周禮有璧
羨不圓之璧

陽氣贊幽推包羨爽未得正行

范曰羨者萬物尚為陰氣所包爽差也光
謂萬物在幽陽氣贊之為陰所包陽氣推
之邪曲差爽未得挺然正行而出故曰羨

也

初羨於初其次迂塗測曰羨于初後難正也

一爲思始始初而邪則次後難正矣故曰其次迂塗易曰君子作事謀始

次二羨于微克復可以爲儀測曰羨微克復不遠定也

二爲思中邪而未遠所失尚微若能自復於中猶可以爲法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次三羡于塗不能直如測曰羡于塗不能直行也

范本于作迂今從宋陸本羡至於三失道浸遠不若直往之善也

次四羡權正吉人不幸測曰羡權正善反常也

君子之道未嘗曲也其有曲者遭時不得已而行之以權正也權者權其輕重所曲者小所正者大非不幸不可爲也若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荅南子之拜之類是也

善反常者雖反常道志在於善也

次五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大輿之憂測曰孔道之夷奚不遵也

宋陸本大作泰今從范王小宋本蹊音奚王曰孔道謂空道也蹊邪徑也空道坦夷不之踐履蹊路微狹而遵之又乘大車必見覆敗憂其宜矣光謂蹊田成徑謂之蹊大輿以象聖人之道人所載也五爲中和故曰孔道夷如夜爲小人故曰蹊路微如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老子曰大道

甚夷而民好徑

次六大虗既邪或直之或翼之得矢夫測曰

虗邪矢夫得賢臣也

大虗謂神所宅也矢夫直臣也義而過中

故曰大虗既邪當日之晝故或直之或翼

之得賢臣以正其邪也齊桓公得管仲行

若狗彘彊伯諸侯衛靈公得仲叔圉祝佗

王孫賈雖無道而不喪

次七曲其故迂其塗厲之訓測曰曲其故爲

作意也

范王小宋本訓作馴今從宋陸本
次八羡其足濟于溝瀆面貞測曰羡其足避
凶事也
面向也八爲禍中而當晝故邪其足者以
避溝瀆也君子屈其節者以避禍患也其

終也歸於向正而已法言曰塗雖曲而通
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又
曰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
上九車軸折其衡抈四爲就括高人吐血測
曰軸折吐血終不可悔也

二宋陸本捐作相今從范王本捐音月范曰捐折也光謂括結也行邪不已至於禍極故軸折衡捐四馬絓結而車上之人被傷也高人以諭在高位者

𝌙 方二州部二家 差

陽家火亦準小過入差次二十三分二七三秒日次諏訾立春氣應斗建寅位律中太簇次五日舍營室差者過之小者也

陽氣蠢闢於東帝由羣雍物差其容

陽氣動闢於東天道由於衆和物容差殊

差之象也

初一微失自攻端測曰微失自攻人未知也

一爲思始其差尚微人未之見茍能自治

不害於正也

次二寖其所好將以致其所惡測曰寖其所

好漸以差也

王本寖作寖今從宋陸范本好呼報切惡

烏路切寖漸也所好謂利欲也所惡謂禍

殃也二爲思中而當夜惑於利欲寖以差

失將至禍殃也

次三其亡其亡將至于暉光測曰其亡其亡震自衛也

王曰震懼也光謂三爲思上而當晝能知其過常若將亡震懼以自衛乃至暉光也

次四過小善不克測曰過小善不能至大也

小人偏介不恊中庸過於小善不能至大也如尾生鮑焦要離之類

次五過門折入得彼中行測曰過門折入近復還也

范本彼作此今從宋陸本折之舌切家性

爲差五爲中和如行已過門而能折入不
失其中行也
次六大跌過其門不入其室測曰大跌不入
誠可患也
六過於中跌巳大矣過門不入遂至失所
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次七累卵業業懼貞安測曰累卵業業自危
作安也
過以入禍故曰累卵當日之晝故能自危
臨禍而懼則不失正安矣

次八足累累其步躟躍輔銘滅麋測曰足累累履禍不還也

范本躟躍作蹉躟王本作蹉衰今從二宋陸本蹉七何切躟汝陽切躍倉回切小宋曰躟躍急行貌光謂輔頰車也銘當作名目上為名麋與眉同足累累其步躟躍謂邪行不已履禍寖深而不自知也故陷輔及名至於滅眉猶易之過涉滅頂凶也

上九過其枯城或蘖青青測曰過其枯城改過更生也

蘖牙葛切木斬而復生曰蘖過而不已至於榾椏故曰過其枯城枯城者亡國之象也然當日之晝　能改過自新興衰起廢者也故曰或蘖青青

集註太玄經卷之一

[stamp]

太玄經集註卷之二

心二

集註太玄經卷之二

一方二州
二部三家 童

陰家木準蒙

陽氣始窺物僮然咸未有知

范曰立春之節萬物孚甲始出枝葉未舒故謂之童光謂陽氣微見地上故曰始窺

初一顓童不寤會我蒙昬測曰顓童不寤恐終晦也

一爲思始而當夜顓　童之人不寤於學終亦歸於蒙昬而已

次二錯于靈蓍焯于龜資出泥入脂測曰錯蓍焯龜比光道也

王本龜資作元龜而注云灼于元龜資取吉凶之兆蓋經誤也焯與灼同比頻寐切泥滯泥之象脂所以爲明也二爲思中而當晝能以闇求明如錯蓍焯龜以決其疑出於滯泥而入於光明故曰比光道也比近也錯者錯綜蓍數以筮也

次三東辰以明不能以行測曰東辰以明奚不逝也

小宋本奚不逝作奚奚不可逝今從諸家三爲成意如東方已明可以行矣而不能以行失時不學者也
次四或後前夫光錫之光測曰或後前夫元光大也
次五蒙柴求兕其得不美測曰蒙柴求兕得不慶也
次六大開帷幕以引方客測曰大開帷幕覽衆明也
帷幕蔽明之物也六爲上福又爲盛多如

人君延納四方之士無有壅蔽也舜賓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次七脩侏侏比于宋儒 測曰侏侏之脩無可爲也

侏音株脩長也侏侏 長大貌七爲七十年已長矣而當日之夜 雖侏侏然長大其智識乃比於株儒不免童蒙也以象居君子之位行小人之道也

次八或擊之或刺之脩 其玄鑒渝測曰擊之刺之過以衰也

剌七亦切不學而愚㲹以至衰老陷於禍中故曰或擊之或剌之然當日之晝若尚能從學脩其玄鑒猶足以變禍爲福也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

上九童麋觸犀灰其首測曰童麋觸犀還自累也

諸家累作纍今從小宋本力遂切王曰處

童之極當夜之位昏昧之甚不能自反者也童麋無角之麋光謂灰猶麋碎也九居童之極逢禍之窮如童麋觸犀麋碎其首不量其力愚之甚也

𝌯 一方二州二部一家 增 心二

陽家金準益

陽氣蕃息物則增益日宣而殖

宋陸本陽氣蕃息作陽氣茲蕃息王小宋本作陽茲蕃息今從范本陸范王本增益作益增今從二宋本二宋陸王而作如今

從范本

初一閑貞增默外人不得測曰閑貞增𡋯識內也

王本閑作間今從諸家𡋯當作默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多聞正道以益其德默而識之不見於外也

次二不增其方而增其光冥測曰不增其方徒飾外也

范曰方道也冥晦也王曰不增益其道而外自誇耀欲增其光反自冥也光謂君子

增修其道而榮名從之小人舍内而飾外求光而愈晦也

次三木以止漸增測曰木止漸增不可蓋也范本蓋作益今從宋陸王本王曰蓋掩也光謂君子之學如木根止於所生之土而枝葉寖長君子止於所守之道而德行日新法言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

次四要不克或增之戴測曰要不克可敗也四爲下祿而當夜無德而享其祿如要弱

而增戴必不勝任矣

次五澤庳其容衆潤攸同測曰澤庳其容謙虛大也

王曰如澤之庳下衆潤所歸光謂五增之盛也衆共益之非謙虛何以致此哉

次六朱車燭分一日增我三千君子慶小人傷測曰朱車之增小人不當也

次七增其高刃其峭丘貞測曰增高刃峭與損皆行也

七居上體而爲禍基可懼之地也家性爲

增增而不已必受其殃七當日之晝君子之道也故能每自裁損以保其安夫丘之所以傾者峭也若能每增其髙輒刃其峭使之陂陁則終無傾矣此丘之正道也正考父三命玆益恭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

次八兼貝以役往益來𠷣測曰兼貝以役前慶後亡也

𠷣他歷切削也貝富資也役賤事也以富資而爲賤事貪求不已往雖得益來必被

剬故曰前慶後亡也

上九崔嵬不崩賴彼坱埤測曰崔嵬不崩群士擂擂也

宋陸本坱埤作峡崥今從范王小宋本崔徂回切坱於兩切埤必弭切擂渠良切范曰坱埤山足也王曰擂擂者扶助之貌光謂九處增之極逢禍之窮然而免咎者以群士爲之助如高山之不崩以坱埤爲之足也

一方二州
三部二家
銳

陰家土準漸入鋭次五三十一分一十三
秒雨水氣應
陽氣岑以鋭物之生也咸專一而不二
岑鉏簪切岑然鋭貌鋭道尚專
初一蟹之郭索後蚓黄泉測曰蟹之郭索心
不一也
范曰郭索多足貌王曰郭索匡穰也吳曰
匡穰躁動貌光謂荀子曰蚓無爪牙之利
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黄泉用心一也
蟹六跪而二敖非虵蟺之穴無所寄託者

用心躁也一爲思始而當夜家性爲鈗故
有是象跪去委切足也
次
二鈗一無不違測曰鈗一之違執道必也
二爲思中而當晝故曰鈗一無不違咸有
一德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
凶荀子曰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
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聽螣蛇無足
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在桑其子
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
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次三狂鋭盪測曰狂鋭之盪不能處一也

三爲思終而當夜狂者進不一之謂也盪

然無所守則不見成功也易曰晉如鼫鼠

貞厲

次四鋭于時無不利測曰鋭于時得其適也

四爲福始而當晝鋭得其時者也故無不

利

次五鋭其東忘其西見其背不見其心測曰

鋭東忘西不能迴避也

背外也心内也五爲盛福而當夜小人知

得而不知喪見利不顧其害貪前忘後棄內逐外者也

次六銳于醜含于五軌萬鍾貞測曰銳于醜福祿不量也

醜衆也六爲上福又爲盛多當日之晝銳之盛美者也君子之進取務合衆心而已矣故能含容五軌萬鍾而不失其正也古者度涂以軌軌者兩轍之間其廣八尺釜十曰鍾鍾六斛四斗也五軌諭廣萬鍾諭多

次七銳于利忝惡至測曰銳于利辱在一方也

范曰忝辱也光謂七爲禍始而當夜小人銳於利而蒙厚辱惡者也方嚮也辱在一方者言其所以取辱者在於一嚮見利而不思義也

次八銳其銳救其敗測曰銳其銳恐轉作殃也

八爲禍中而當晝君子見得而思義瞻前而顧後雖銳其銳而常救其敗失故免於

陜谷也

上九陵崢岸峭陁測曰陵崢岸峭鋭極必崩也

陁直爾切范曰陁墮也崢謂崢嶸也峭峻也崢嶸高峻將墮於下故言陁也

一方二州二部三家 達

陽家火準泰入達初一日舍東壁

陽氣枝枚條出物莫不達

宋曰自枝別者爲枚別者爲條謂陽氣動出萬物皆得其理無有鉤纏而不達

陸曰枝條此言陽布施無不浹也

初一中冥獨達逈逈不屈測曰中冥獨達內曉無方也

逈徒弄切范曰逈通也屈盡也光謂一思之微者也故曰中冥當日之晝君子內明默識通達無方者也

次二迷腹達目測曰迷腹達目以道不明也

宋陸本以不道明今從范本光謂二爲思中而當夜內心不明則視外物亦不審矣故不明於道而恃外察無益也以用也所

以迷腹達目由其用道不明故也

次三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于瓜苞測曰蒼木維流內恕以量也

量力張切范曰維流枝枚垂下也瓜苞牽蔓於地木不下其枝枚則不得虆而蔓之而達於上光謂苞與匏同三爲進人近於祿而當晝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不專其美如木垂其枝以逮於下故瓜匏得而虆之詩云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次四小利小達大迷扁扁不救測曰小達太

迷獨曉隅方也
扁必㴐切陸曰獨曉一隅與一方言不知四達也先謂扁扁狹小貌四爲下祿而當夜故爲小利小人獨曉隅方不達大道所得狹小不能救其所失也盆成括仕於齊
孟子知其必死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次五達于中衢大小無迷測曰達于中衢道四通也
五爲中和又爲著明當日之晝達之盛者

也

次六大達無畛不要上洫作否測曰大達無畛不可偏從也

畛之人切六爲極大過中而當夜故曰大達無畛畛田界也洫所以明田界也作治也君子之道當有壇宇宮廷譬如大田無界若不要而止之正其溝洫而作治於其内則荒穢而不修矣不可偏從者田既廣大從此則失彼也

次七達于砭割前亡後賴測曰達于砭割終

以不廢也

砭彼驗切王曰雖有砭割之損終獲全忘疾之利賴利也光謂砭石之刺病也七爲刀又爲禍始而當晝君子達於事變知禍之至割愛去惡如砭割之去病雖有亡後得其利不爲廢疾也

次八迷目達腹測曰迷目達腹外惑其內也二在內體故曰迷腹八在外體故曰迷目惑於外物以轅內明雖心知其非而不能自克所以終敗也

上九達于咎貞終譽測曰達咎終譽善以道
退也
九爲禍終而當壽君子知禍之窮守正而
退不失令名也

一方二州
三部一家
交

陰家火亦準泰

陽交於陰陰交於陽物登明堂矞矞皇皇

小宋本作陰陽交泰泰雍容無疆今從諸家
矞音聿宋曰於七分息卦爲泰泰升陽在三
巳出地上也陸曰地下稱黄宫故地上稱

明堂矞矞皇皇休美貌王曰矞矞皇皇明
盛之貌

初一冥交于神齊不以其貞測曰冥交不貞
懷非含慝也
齊與齋同范曰冥闇眛也交於鬼神必以
肅敬齋也貞精誠也交於鬼神雖在冥闇
不以精誠神弗福也　思始而當
夜故有是象

次二冥交有孚明如測曰冥交之孚信接神
明也

中而當晝君子能以明信交於鬼
神者也
次三交于木石測曰交于木石不能嚮人也
意始交於外而當日之夜交於愚
人如交木石不能相益也孔子曰無友不
如已者
次四往來熏熏得亡之門測曰往來熏熏與
神交行也
作福今從諸家王曰熏熏衆多之
貌

次五　鸎猩不獲其榮測曰交于鸎猩鳥獸同方也　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五居盛位　交物不以禮者也交不以禮而求榮耀安可　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次六大圈閎閎小圈交之我有靈肴與爾殽之測曰大小之交待賢煥光也

二宋陸王本閎作閣閣今從范本范王本肴作殽今從二宋陸本范本殽之或作

散之圈求晚切王曰圈者𧫷羞之器待賢之道煥然有光交道之盛也光謂圈養畜閑也閑閑大貌靈善也肴骨體也𣪊之字當作餚餚啖也大圈以諭富有之君子小圈以諭無祿之士六爲盛多而當晝君子有祿樂與賢者共之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次七交于鳥鼠費其資黍測曰交于鳥鼠徒費也

七爲敗損而當夜交非其人徒費而已法

言曰頻頻之黨甚於鷃斯亦賊夫粮食而
已矣
次八戈矛往來以其貞不悔測曰戈矛往來
征不可廢也
次八爲禍中人不以好而以兵者也故曰戈
矛往來然當日之晝君子以兵所以沮亂
禁暴不得已而用之不違於正故無悔也
夫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
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
順耳

上九交于獸獸伐不貞覆于城猛則噉測曰交

于獸伐奚可遂也

九為禍窮而當夜小人交獸爭勝不以其正覆國喪家者也以桀攻桀德不相殊則以猛噉弱而已無有優劣也

四一

十二

一方二州

三部二家 耎

耎與軟同陽家木準需入耎初一日舍奎入次九八分二十秒日次降婁驚蟄氣應斗建卯位律中夾鍾

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

難乃旦切

初一赤卉方鋭利進以退測曰赤卉方鋭退以動也

范曰赤卉草木萌牙也先謂萌牙之生必先　屈如君子退讓而身益進也

次二耎其心作疾測曰耎其心中無勇也

二爲思中而當夜家性爲耎以無勇爲病著也春秋傳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次三耎其鄰守其節雖勿肆終無拂測曰耎其鄰體不可肆也

厀與膝同拂扶勿切王曰拂戾也光謂二三在下體故曰耎其厀厀雖不得自肆終未違於常道也

次四耎其哇三歲不噣測曰耎哇不噣時數失也

哇於佳切噣竹用切又音晝王曰哇喉也光謂四爲下祿又爲條暢而當夜可語而默者也孔子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次五黃菌不誕俟于慶雲測曰黃菌不誕俟逑耦也

二宋陸本作救禍也王本作俟執偶也吳
曰執古仇字今從范本逑音仇王曰居中
體正爲奧之主而又得位當書黃菌謂靈
芝也誕生也靈芝未生將待慶雲表嘉
瑞須待之義也光謂逑匹也芝之不生者俟
慶雲士不進者俟明君君明臣賢相匹偶
也
次六縮失時或承之菑測曰縮失時坐逋後
也
菑與災同王曰地居過滿而又失位遇夜

乖於處㝠之宜是縮而失時者也光謂君子進退消息與時偕行六遍中而當夜退縮後時則菑承之矣

次七詘其節執其術共所殁測曰詘節共殁内有主也

詘與屈同殁與没同王曰能執其心則爲有主光謂七爲禍始而當晝君子屈身而伸道者也故曰屈其節執其術君子外雖遜順而内主正直執是道也與之共没其身而不變者也

次八　竅枯木衛振其枝小人有奥三却鉤羅

測曰竅木之振小人見侮也

王小宋本振作抚小宋本枝作柯今從宋陸范本范本却作郄今從諸家竅音款

上九悔縮往去來復測曰悔縮之復得在後也

居物之上罔於禍極苟能悔而自縮猶不失道也故往則遂去不返來則復得其所也

一方二州三部三家　徯

陰家金亦準需陸曰徯待也
陽氣有徯可以進而進物咸得其願

初一冥賊徯天凶測曰冥賊之徯時無吉也
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包藏禍賊之心必
受其殃

次二冥德徯天昌測曰冥德之徯昌將日也
小宋本昌將日作昌將有日今從諸家王
曰以德徯時昌時不日而至光謂二爲思
中而當晝君子積德於隱而蒙福於顯昌
美之至將無日也

次三徯後時測曰徯而後之解也
王本作徯而後時今從諸家解與懈同三爲思終一不得其中而當夜懈慢後時者也

次四詘其角直其足維以徯穀測曰詘角直足不伎剌也

伎音寘剌郎達切四爲角爲下祿而當晝穀祿也伎與伎同很也剌戾也屈其角不與物校也直其足行不失正也不爲很戾可以待福祿也

次五大爵集于宮庸小人庳徯空測曰宮庸

之爵不可空得也

五爲宫爲宅小人而逢盛福如大爵集于宫庯爵集于倉可以得食集于宫庯何所待也小德庳而位高之象也

次六徯福貞貞食于金測曰徯福貞貞正可服也

金者堅剛之物六爲上福而當晝徯之盛者也正以待福雖金可食况其餘乎正可服者可以服行以待福也

次七徯禍介介凶人之鄉測曰徯禍介介與

禍期也
介介僻邪之貌鄭過也七爲禍始而當夜
故有是象
次八不禍禍稦天活我測曰禍不禍非厥訧
也
王本活作治今從諸家訧音尤罪也八爲
禍中而當晝君子非罪而逢禍者也儻譽
己之道不以禍爲禍天道福善必將生我
也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上九徯厎厎天撲之顙測曰徯厎之撲終不

可治也

撲普卜切王曰㢀者疾病仰向天光謂撲擊也顙額也小人不慎其初陷於禍極乃始㢀㢀然俟天之救已天且益降之禍矣故曰天撲之顙

𝌘 一方三州二部一家 從 心三

陽家水準隨

陽躍于淵于澤于田于嶽物企其足

宋曰陽氣踊躍在淵澤田嶽者謂其高下備矣萬物亦企其足而隨之

初一日幽嬪之月冥隨之基測曰日嬪月隨臣應基也

嬪婦也基始也一爲思始故曰幽冥月始過朔潛隨日行若婦之從夫人君有爲始發慮於心而同德之臣巳從而應之不謀而叶也

次二方出旭旭朋從儮醜測曰方出朋從不知所之也

旭旭日初出之貌醜類也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之心雜將形于外如日之方出旭

旭然反復思慮未知所之之善則善朋從之之惡則惡朋從之故曰朋從爾醜

次三人不攻之自牽從之測曰人不攻之自然證也

三爲思終又爲進人而當晝君子率性自

從於善不待攻治也證當作正

次四鳴從不臧有女承其血亡測曰鳴從之亡奚足朋也

王本朋作明今從諸家臣與范同君子修德而人自從之鳴而求從不足善也施之

夫婦則衰配偶而不獲所求參易曰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利

次五從水之科滿測曰從木滿科不自越也

王曰水之從下自然之理五既得位當晝爲從之主物之從者如水之從科科者坎也滿科而已不復過越得中之道

次六從其目失其腹測曰從目失腹欲丕從也

王曰從其耳目之好而失其心腹之安大從其欲亡之道也光謂六過中而當夜徇

外欲而亡內德者也

次七拂其惡從其淑雄黃食肉測曰拂惡從淑救凶也

小宋本雄作𩿨音雄令從諸家七爲禍始而當晝君子去惡從善如雄黃能去惡肉生善肉也

次八從不淑禍飛不遂測曰從不淑禍不可訟也

小宋本作訟不淑令從諸家宋曰不可辯訟而解光謂小人從於不善𢍁發如飛不

可追治也

上九從徽徽後乃升于階終測曰從徽徽後得功也

范本升作登今從諸家

一方二州一部三家 進 公三

陰家火準晉入進次六日舍婁 十八度

陽引而進物出溱溱開明而前

王本引作矛今從諸家宋曰萬物隨之而出溱溱然盛也

初一冥進否作退母測曰冥進否邪作退也

王曰失進之道退之本也故曰作退毋先
謂一爲思婚而當夜潛進而不以其正者
也
次二進以中刑大人獨見測曰進以中刑刑
不可外也
王本無可字今從諸家
次三狂章章不得中行測曰狂章章進不中
也
王本狂作往今從諸家二爲思外過中而
當夜妄進者也故曰狂章章章章失據貌

次四日飛懸陰萬物融融測曰日飛懸陰君道

四爲福始而當晝君德進盛明無不燭如日飛登 離陰絶遠萬物融融然莫不昭明也

次五進以欋疏或杖之扶測曰進以欋疏制于宗也

王本欋作櫂制作掣范本宗作尊今從二宋陸本宋陸王本杖作枝今從范本

次六進以高明受祉無疆測曰進以高明其

心三 十九

道迂也

范曰迂遠也光謂六爲隆福而當晝君子進德高明受福無疆也

次七進非其以聽咨窒耳測曰進非其以毀滋章也

七爲禍始而當夜小人不以其道進升高位衆毀滋章塞耳而滿也

次八進于淵君子用船測曰進淵用船以道行也

范本測作進淵且船今從諸家淵者險難

之象八爲禍中故曰進于淵用船則淵可
濟憑道則難可涉也
上九逆馮山川三歲不還測曰逆馮山川終
不可長也
馮古憑字九爲窮禍而當夜小人進不以
道至於上上極而陷於禍不能自返者也

方三州 部三家 釋

陽家木凖解入釋次三二十六分一十一
秒春分氣應
陽氣和震圜煦釋物咸稅其枯而解其甲

稅與脫同宋曰震動也圜陽形也范曰煦暖也

初一動而無名酋測曰動而無名不可得名也

王本作動能無名今從諸家酋就也謂成功也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動於微眇化育萬物百姓見其成功而無名焉故曰動而無名酋

次二動于響景測曰動于響景不足覿聽也

響應聲景隨形皆動不由已者也二爲思

中而當衰小人隨人而動如響景然故不足觀聽也

次二風動雷興從其高崇測曰風動雷興動有為也

二宋陸本從其高崇作從其高宗王本作從其道宜高崇今從范本三為成意而當晝君子動作之迹始見於外如風雷之益萬物故其功業日就高崇也

次四動之丘陵失澤朋測曰動之丘陵失下危也

丘陵以諭高澤以諭下四爲福始而當夜小人之動務在升高而不顧其下則不免孤危也

次五和釋之脂四國之夷測曰和釋之脂民說無疆也

宋陸本和釋之脂作和釋脂民王小宋本作和釋脂今從范本說與悅同范曰和脂喻濡協也夷平也光謂五爲中和居盛位當日之晝聖人得位布其德以和協四國莫不夷懌也

次六震于廷喪其和貞測曰震于廷和正俱亡也

喪息浪切六居二體之内而近於五廷之象也夫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以德懷近則近和以威懾遠則遠正今用震於廷失其所宜故和正俱亡也

次七震震不侮濯漱其詢測曰震震不侮解恥無方也

漱素候切詢呼漏切漱澣也詢恥也震震有威嚴之貌七爲禍始而當晝君子有威

嚴之德人不敢侮故可以滌濯其恥也

次八震于利顛仆死測曰震于利與死偕行也

小人見利而動以陷禍中利與死偕而不自知也

上九今獄後穀終說桎梏測曰今獄後穀于彼釋殃也

宋陸本彼作皮今從范本說與脫同穀生也九爲禍窮故今獄也在釋而當晝故後穀也

一方三州
二部一家

格

陰家金準大壯格拒也
陽氣內壯能格乎群陰攘而卻之
攘汝陽切卻去略切
初一格內善失貞類測曰格內善中不宵也
范本宵作省今從諸家吳曰宵與肖同引
漢書人宵天地之貌宋曰宵類也類法也
光謂善惡之原皆由乎思一爲思始而當
夜拒善而納惡故失正類二爲思中而當
晝拒惡而納善故幽正

次二格內惡幽貞測曰格內惡幽貞妙也

范本作幽貞類今從諸家幽者內潛於心之謂也

次三裳格鞶鉤渝測曰裳格鞶鉤無以制也

二宋陸本制作製王作掣今從范本范曰革帶曰鞶鉤所以屬鞶也王曰鞶鉤所以束其衣裳而反格拒之故當渝變而失宜也光謂三居下體故曰裳三為下上而當夜臣拒君命不受約束必有變也

次四畢格禽鳥之貞測曰畢格禽正法位也

范曰畢罔也光謂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之始得位者也得位則可以用法正邪而禁暴矣

次五膠漆釋弓不射角木離測曰膠漆釋信不結也

射食亦切王曰物相合者莫若膠漆角木之爲弓格而離之其可射乎光謂五性信又爲膠爲漆爲弓矢格者物相拒不合之象也弓以膠漆附合角木故可射君以信固結臣民故可使五以小人而居盛位不

能以信結物上下離心故曰膠漆釋弓不射角木

次六息金消石往小來奕測曰息金消石美日大也

范曰奕大也王曰所息者金所消者石所失者至小所得者光大光謂息生也生金而消石以美拒惡之象也六爲上禄而當晝君子道長而消小人者也故曰往小來奕

次七格其珍類龜緺厲測曰格其珍類無以

自臣也

緺古蛙切范曰龜爲印緺爲綬冕謂君子以善類自正故能保其福祿七爲綬又爲禍始而當夜小人拒善類而不受者也拒其善類則拒其福祿也棄善失祿危孰甚焉

次八挌彼鞶堅君子得時小人鬄憂否測曰挌彼鞶堅義不得行也

王本鞶作磐今從諸家鬄音惕

上九郭其目觽其角不庳其體撲測曰郭目

觭角還自傷也

觭音獢撲蒲角切范曰撲擊也王曰郭目張目也觭角高其角也光謂格者用壯拒物者也九居其上用壯之極逢禍之窮當日之夜小人張目高角以拒於人不畢其體故爲物所擊還自傷也

☳ 一方三州二部二家 夷

陽家土準豫入夷次三日舍胃夷傷也平也不物則不能平矣舊準大壯非陽氣傷剝陰無救癘物則平易

鬄音傷瘣戶悔切宋曰鬄去也陸曰陽氣壯故夷傷陰而鬄除之瘣病也爲陽所傷故病也萬物無陰害故平易也光謂鬄鬄髮也大人曰髡小兒曰鬄陽氣剗鬄群陰陰不能自救其病然後物得生殖而平易矣

初一載幽貳執夷內測曰載幽執夷易其內也

范曰載始也光謂一爲思始而當晝發慮之始幽而未顯貳謂義利也二者交爭君

子能取義而捨利執垣夷之心養浩然之
氣自得於內無求於外者也子夏曰吾戰
勝故肥法言曰紆朱懷金之樂也外顏氏
子之樂也內

次二陰夷冒于天罔測曰陰夷冒罔䟽不失
也

陸曰天罔雖䟽不失惡也光謂二爲罔又
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爲隱慝陰傷於物
自以爲人莫能知也然冒于天罔天必誅
之老子曰天罔恢恢䟽而不失

次三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嗄測曰嬰兒于號中心和也

二宋陸王本嗄作嚘今從范本號胡刀切嗄所 嚘於求切王曰嚘氣逆也光謂嗄聲變也三爲成意而當晝君子含德之厚至平以易如嬰兒雖三日啼號而聲不變者和柔故也老子曰赤子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

次四夷其牙或飫之徒測曰夷其牙食不足嘉也

飫依倨切王曰牙既平無可以食徒猶空
也或飫以食徒空爾也光謂四爲骨爲齒
又爲福始而當夜小人貪祿以自傷者也
故曰夷其牙牙傷則雖有美食不能食適
足飫其徒屬而已

次五中夷無不利測曰中夷之利其道多也
宋陸本其道多作利其多今從范王本王
曰平以御於物物所歸往何不利之有乎
五既居中體正得位當晝是其中物然平
易也光謂五居盛位而當晝能平易其心

以待物者也則物物無遠近皆歸之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次六夷于盧其宅丘虛測曰夷于盧厥德亡也

德者君子之常居也六過中而當夜小人始毀傷其德喪其安居者也

次七幹柔幹弱離木艾金夷測曰幹柔柔勝彊也

宋陸本測柔幹柔勝彊也范本幹柔艾金弱勝彊

幹柔弱勝彊也小宋本柔

幹也離柔勝彊也今幹柔從王柔勝彊從宋陸本艾魚廢切王曰雖居過滿而得位當晝得夷之道是能以柔弱之物夷平於堅剛也光謂離木如汲綆之斷井幹艾金如越砥之厲刀劍以弱勝彊終就平夷也

次八夷其角厲測曰夷其角以威傷也

八爲禍中而當夜小人用威而傷自危之道也

上九夷于耆利敬病年貞測曰夷耇之貞懸車鄉也

陸曰致仕而歸於鄉黨也王曰敬其衰病與高年貞之道也光謂九爲九十又爲極君子老而辭位自處平易者也賢者以老病而歸人君所當欽奉也

𝌝 一方三州二部三家 樂 心二 三十七

音洛陰家水亦準豫入樂次七三分一十八秒日次大梁清明氣應斗建辰位律中姑洗

陽始出奧舒疊得以和淖物咸喜樂

淖奴教切和也清明之初陽始發出幽奧

舒展疊積之物皆得和淖而喜樂也

初一獨樂款款及不遠測曰獨樂款款淫其
內也

范曰款款獨樂貌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
小人獨樂其身而不能與衆共樂者也

次二　不可知不可知辰于天測曰樂不可知以
時歲也

曰謂行德政使民懽樂若天時然民不
知政之　爲也

次三不宴不雅嘷呱啞咋號咷倚戶側曰不

宴不雅禮樂廢也

王本嗥作嘷今從諸家嗥古弔五弔二切啞音厄咋音責王曰嗥呱啞咋皆歡笑之聲也光謂宴安也雅正也三爲成意而當夜棄廢禮樂沈湎淫泆廢禮則不得其安廢樂則不得其正雖嗥呱啞咋苟窮目前之樂其憂患何遠哉近倚戶外而已詩魚藻刺幽王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

次四拂其繫絶其纗佚厥心測曰拂繫絶纗

心誠快也
繫與系同䌎戸圭切拂去也纗維綱中繩也四爲條暢而當耆君子志道樂以忘憂外物不能累佚莫光焉故曰拂其繫絶其䌎佚厥心

次五鐘鼓喈喈管絃嚌嚌或承之衰測曰鐘鼓喈喈樂後悲也
嚌側皆切嚌嚌哀思之聲五以小人而享盛福恣其淫樂樂極必悲盛極必衰也
次六大樂無間民神禽鳥之般測曰大樂無

閒無不懷也
般蒲千切王曰六居盛位當晝之時爲首之主無閒者天地之閒萬物咸樂人神鳥獸各遂其性而般遊充謂般樂也六爲隆福爲盛多爲極大太平之君子兼利萬物無有閒異民神禽鳥靡不得所樂孰大焉四爲下祿獨善其身六爲上祿兼利天下者也
次七人嘻鬼嘻天要之期測曰人嘻鬼嘻稱樂畢也

宋陸本畢作早今從范本要於宵切王曰
要約也光謂嘻嘆聲也七為禍始而當夜
小人樂極禍來人鬼共嘆大命近止而不
自知也
次八嘻嘻自懼亡彼愆虞測曰嘻嘻自懼終
自保也
王曰樂道將極又居禍中危之道也然而
得位當書言於補過是於嘻嘻笑樂之中
而能自懼則無愆過與憂虞矣
上九極樂之幾不移呂而悲則哭泣之鬄資

測曰極樂之幾信可悔也

幾音機齎資與嗟咨同陸曰幾危也王曰居樂之極而又當夜故不待移日而悲至矣則哭泣嗟咨也光謂三者戒之於思五者戒之於福九者戒之於禍大指皆言樂不可極使人始終反復常念之也

𝌐 一方三州三部一家 爭

陽家火準訟

陽氣氾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

氾敷梵切施式豉切頗普何切儀宜也陽

氣汜施平均物皆爭進求遂其宜也詩由
儀美萬物之生各得其宜

初一爭不爭隱冥測曰爭不爭道之素也
陸曰素質也王曰爭不爭謂爭於未形之
時不見其迹也光謂一爲思始而當晝其
子執道之素爭於不爭之地外無其迹而
物莫能勝也

次二嚇河臞測曰嚇河之臞何可惆也
嚇呼嫁切臞其俱切瘠也惆與怙同口拒
人謂之嚇河之潰溢誰能拒之而臞瘠之

人不量其力乃欲以口嚇之何足恃也詩云反予來赫

次三爭射齦齦測曰爭射齦齦君子讓鄰也

范本齦作誾今從宋陸王本射神夜切齦音銀王曰君子之爭惟射而已齦齦勤至之貌讓鄰與讓相近也其意讀齦爲懇也光謂齦與誾同誾誾恭讓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次四爭小利不酋貞測曰小利不絶正道乃

晷也　曰爭不以道而爭於小利焉宜其不
成貞之矣

次五爭于逵利以無方測曰爭于逵爭處中
也
范曰五處中位故稱逵逵九達道也光謂
五爲中和而當晝君子執道之要統理之
會應變無方物莫能爭

次六臂膊脛如股脚䐜如維身之疾測曰臂
膊之脛臣大隆也

王小宋本脛作脛其意音迭腫也今從宋
陸范本范本測曰臂脛如股今從宋陸王
本范曰枝大於幹臣大於君皆爲疾也光
謂臂膊脛如言臂大如脛不可使也䐜音
嗔肉脹起也六以陰質過中極大如臣之
彊盛君不能制者也賈誼曰天下方病大
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次七爭干及矛軸用享于王前行測曰干矛
之爭衛君躬也
王本爭干及矛作爭于及方測曰于方之

爭今從諸家宋陸本用亨于王前行作用亨王于前行今從范王本軸轝胄同行戶郎切七爲禍始用兵以爭者也故曰爭干及矛胄用兵以爭不以其私而從事吉孰大焉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次八狼盈口矢在其後測曰狼盈口不顧害也

王曰狼之噬物盈口是爭不知後有害之者矣光謂狼性貪務盈其口而不知矢在其後如小人爭利而不顧其害也天文弧

矢星在狼後

上九兩虎相牙知掣者全測曰兩虎相牙知所掣也

宋陸本測知所掣作製范本作制今從王本掣尺制切王曰爭之極者莫如虎鬬而相牙必有死傷之患若能懼於患害自掣而退乃可以全物不可以終爭故於爭極而見自退之象所以能嘗自退之道者以陽當晝故也光謂掣引也

☲ 一方三州三部二家 務

陰家木準蠱入務次四日舍昴

陽氣勉務物咸若其心而總其事

陽氣勉務而生物物咸順其心而自喜總其事而不二也

初一始務無方小人亦用罔測曰始務無方非小人所理也

范本作初一始用無方今從宋陸王本宋陸王無人字今從范本一爲思始何以應變無方然當日之夜非小人之所能爲也故曰小人亦用罔罔無也

次二新鮮自求珍潔精其芳君子攸行測曰新鮮自求光于己也

王本芳作方行作藏今從諸家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精潔其心將以有爲者也

次三不拘不掣其心腐且敗測曰不拘不掣其體不全也

宋陸王本其體不全作其體全今從范小宋本掣尺制切三爲思終而當夜小人觸情而動喪心虧體者也

次四見矢自升利羽之朋蓋戴車載測曰矢

及蓋車厥道然也

二宋陸測失及蓋車作見失及蓋范作失

及蓋今從王本范曰失而自升羽之力也

羽金朋合而後乃飛猶君臣同心乃馳風

化也車之載物猶君子之濟世也

次五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緰測曰蜘蛛之務

無益人也

緰音須衫帛也王𢽾作褕音遥范曰蜘蛛

有絲雖其勉務非人所用則不如蠶一緰

之利也光謂五爲織爲衣爲繭小人事非

其事勞而無功故有是象旅㚇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次六華實芳若用則藏若測曰華芳用藏利當年也

范本無實字今從宋陸王本六爲極大務之大成者也務之大成莫若全德華實兼茂年時方盛何則用不藏也

次七喪其芳無攸往測曰喪其芳德以衰也

喪息浪切范曰七爲失志故德衰也

次八黄中免于禍貞測曰黄中免禍和以正

也
王曰八居過滿幾於禍者也而得位當晝以居之中是得黃中之道以免咎悔者也光謂八爲禍中而當晝君子以中正爲務雖禍不害也
上九務成自敗雨成自隊測曰務成自敗非厥命也
隊與墜同王曰處務之極而失位當夜則其所務業雖成必敗如陰成雨墜必至之理其可救乎光謂萬物營爲務成終敗

所以然者小人功成驕惰不能盡其天命也

☷一方三州
三部三家　事

陽家金亦準蠱

陽氣　昜昭職物則信信各致其力

心二　三十四

范本昜作冒今從二宋陸王本信與伸同

言陽氣勸昜萬物　膏㲋莢各明其職物

則伸伸自竭其力各從其事也務者有所

營爲事者各職其事也

初一事無事至無不事測曰事無事以道行

也
王曰萬事皆理豈有爲也哉正其本而已
然則處陽當晝居事之始能正其本者也
先謂一爲思始心精之源萬事之本也君
子澄其源正其本則事無不 矣老子曰
無爲而無不爲

次二事在樞不咨不諏喪其哲符測曰不咨
不諏其知
諏與諏同子侯切又子于切知與智同符
者所瑞也三爲思中故曰事在樞樞

者榮辱安危所係之地也事方在樞思而
未行宜訪問於善以求至當而當日之夜
愚而自用不咨不諏以喪其智符也堯稽
于衆舜樂取於人以爲善孔子每事問

次三時往時來間不容毫瞬曰時往時來不
失趣也

王本無容字今從二宋陸范本三爲成意
思慮既成當決志而行一失其時悔無所
及故曰時往時來間不容毫言得失之間
相去微也

次四男女事不代之字測曰男女事非厥務也

王曰事非其事必之於凶男而女事事失之甚何不代之字育乎四失位當夜乖於其宜故云然也光謂男代女事則家凶君奪臣職則國亂明事各有常也

次五事其事王假之食測曰事其事職所任也

王曰假錫與也光謂事其事者事其所當事也各居其職故王予之食受福祿也

次六任大自事方來不救測曰任大自事宴可堪也

六過中而極大力小而任重者也故曰任大自事事方大來故顛覆不救也

次七丈人扶孤豎子提壺測曰丈人扶孤小子知方也

曰七雖過滿而得位當晝不失事事之宜　人有扶持孤弱之事小子亦知提壺以致養也

次八女男事十年不誨測曰女男事終家不

亨也
范本作男女事今從宋陸王本王曰君位
過滿而失位當夜乘事之宜是女代男事
十年者數之極也不誨者不可教也先謂
女任男事則家不亨臣侵君權則國不昌
十年以往力勢已成不可復制故女不承
男之教臣不受君之命也
上九到耳順上事貞測曰到耳順上逆聞順
行也
到與倒同止與趾同九爲禍終而當晝能

納忠　不失正順者也忠言逆耳利於
行良藥苦口利於病

集註太玄經卷之二

太玄經集註卷之三

心三

☷ 一方一州
二部一家更

更居亨切陽家水準革入更初一二十分九秒穀雨氣應次八日舍天畢

陽氣既飛變勢易形物改其靈

初一冥化否貞若性測曰冥化否貞少更方也

宋曰在天稱飛

少詩照切一爲思始而當夜幼少之時習於不正如其天性不可復改也賈誼曰幼

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少更方者道變於
幼少之時也
次二時七時九軫轉其道測曰時七時九不
失當也
七者陽之盛也九者陽之衰也軫輪也二
爲思中而當晝君子消息盈虛隨時盛衰
如輪之轉應變無窮不失至當也
次三化白于泥淄測曰化白于泥變不明也
王曰凡改更之道貴於變惡從善今反爲
泥淄失更之宜光謂淄黑也三爲思上而

當夜與不善人居如以白物涅於泥中與
之皆黑也
次四更之小得用無不利測曰更之小得民
所望也
王本不利字下更有我否非其有恥六字
今從諸家四爲福始而當晝變更之小得
者也變更小得合於民望用無不利
次五童牛角馬不今不古測曰童牛角馬變
天常也
王曰五居盛位而當夜是改更之道大不

得其所牛反童之馬反角之不今不古無
其事也光謂無角曰童小人得位妄變法
度反易天常旣不適於今又不合於古若
劉歆王莽之類是也
次六入水載車出水載杭宜于王之更測曰
車杭出入其道更也
諸家皆無王字今從范本杭與航同舟也
水舟陸車理之常也如屨雖新必施於足
冠雖敝必冠於首然湯武達節應天順人
君臣易位其道當然不得不變也

次七更不更以作病測曰更不更不能自臧也

諸家本皆作能自臧也今從王本七爲禍始而當夜俗化之敝失於當更而不更故也董仲舒曰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次八駟馬跙跙能更其御測曰駟馬跙跙更御乃良也

范本作而更其御今從宋陸王本跙才與切范曰跙跙不調也王曰得位當晝更之

以道駟馬跙跙行不進也更以良御乃得其宜光謂八爲禍中故曰駟馬跙跙以象國家不安也然當日之晝故曰更其御也更御以象改任賢人使修政治也

上九不終其德三歲見代測曰不終之代不可久長也

范本無久字今從宋陸王本九爲禍極而當夜小人不終其德驕淫失位人將代之也

陽家大準夬

陽氣彊內而剛外動能有斷決

範本作動而能有斷決王本作動而能斷

決今從宋陸本

初一斷心滅斧宜其繩矩測曰斷心滅斧內

自治也

一爲思始而當晝能以法度內斷於心而

人不見其迹者也

次二冥斷否在塞耳測曰冥斷否中心疑也

二爲思中而當夜心識蒙闇不能決斷雖

有嘉謀不知適從聽之不聰故曰塞耳也

次三決其聾䡖利以治穢測曰決其聾䡖利謀也

䡖丁計切王曰䡖鼻疾也光謂三爲成意而當晝能決去蔽塞通納善謀者也

次四斷我否食非其有恥測曰斷我否食可恥也

四爲下祿而當夜處非其位食非其祿不能自斷而去誠可恥也

次五大腹決其股脫君子有斷小人以活測

曰大腹決脱斷得理也

王本股作服今從諸家五爲著明而當晝斷之盛者也大腹決不容姧也其股脱所存大也

次六決不決爾仇不闊乃後有鉞測曰決不決辜及身也

六過中而當夜當斷不斷仇讎不遠必將受其戮辱者也

次七庚斷甲我心孔碩乃後有鑠測曰庚斷甲義斷仁也

范曰庚義也甲仁也孔甚也碩大也鑠美也光謂庚金主義甲木主仁七爲刀有用刑之象君子以義斷仁捨小取大然後有治平之美也夏書曰威克厥愛允濟

次八勇侏之僇盜蒙決夬測曰盜蒙之決妄斷也

小宋本僇作僇音移今從諸家王本無夬字今從之宋陸范本侏音株僇音伐范曰無道爲侏反義爲僇

上九斧刃蛾蛾利匠人之貞測曰蛾蛾之斧

利征亂也

九爲兵爲鉞又爲禍極故曰斧刃蛾蛾匠

人執斧以伐木君子秉義以征亂

☳ 一方一州

二部三家毅

陰家木亦準夫致果爲毅夫揚于王庭故毅

兼有言語之象

陽氣方良毅然敢行物信其志

信與伸同宋曰善而不橈爲良

初一懷威滿虛測曰懷威滿虛道德亡也

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懷威滿心恃力滅

義者也

次二毅于心腹貞測曰毅于心腹內堅剛也

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守正堅剛不可奪

也

次三戴威滿頭君子不足小人有餘測曰戴

威滿頭小人所長也

三爲成意而剛毅外露故曰戴威滿頭君

子居之則自以爲不足小人居之則自以

爲有餘

次四君子說器其言柔且毅測曰君子說器

言有方也

范本言作人令從宋陸王本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之言皆有法度適用如器杀而不懦毅而不愎也

次五不田而穀穀于揀椽測曰不田而穀食不當也

宋陸王本揀作楝令從范本五當日之夜無德而享盛祿剛果所施施於檡祿而已故曰不田而穀穀于揀祿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次六毅于棟柱利安大主測曰毅于棟柱國任彊也

六爲上祿而當晝國之大臣忠力彊毅能勝其任以安社稷者也

次七餓羊之毅鳴不類測曰餓羊之毅言不法也

范曰餓羊大羊也光謂羊很物也類善也七爲禍階而當夜小人剛很言無所擇不顧法度也

次八毅于楄貞君子攸名測曰毅于楄貞不

可幽蔀也

宋陸本蔀作都王作郤今從范本蔀蒲口切王曰入居禍中故毅于禍而當位當晝不失其貞是君子之所名也光謂君子守正遇禍剛毅不撓身雖可殺而名不可掩也蔀覆也

上九豨毅其牙發以張弧測曰豨毅其牙吏所獵也

吏本吏作人今從諸家豨音喜王曰居毅之極位且當夜若野豕之毅其齒牙必有

張弧之斃也光謂豨大豕也小人極毅以
取禍如豕毅其牙適足自招射獵而已

一方一州二部一家 裝

陽家金準旅入裝次四三十八分三十二
秒日次實沈立夏氣應斗建巳位律中仲

心三 七

呂裝治行也

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
陸曰陰氣據下故陽裝束志在去也

初一幽裝莫見之行測曰幽裝莫見心已外
也

一為思始而當晝君子見微潛有去志而人莫知之也

次二鶤鵜憏于氷翼彼南風内懷其乘測曰鶤鵜之憏懷憂無快也

宋陸本憏作摖今從范王本鶤音哥又音加或作鵾乘時證切又食陵切王曰鶤鴈也失侶後時憏于寒冰然後翼風之南内懷其侶憂而無快乘者四鴈也光謂方言飛鳥曰雙鴈曰乘乘匹也鴈避寒就溫自北徂南猶人之去危就安也二為思中而

當夜小人懷寵耽祿不能避患於微如鴈之內懷其秉而不能遠遊也易曰係遯有疾厲

次三往其志或承之喜測曰往其志遇所快也

三爲思上而當書雖爲羇旅往得其志故或承之喜也

次四鶤鷄朝飛踤于北嚶嚶相和不輟食測曰鶤鷄朝飛何足賴也

宋陸本踤作啐王作跨今從范本鶤與鵾

同古魂切辟與萃同又慈恤切王曰大鳥
朝飛宜就陽以自反之於壯失其所向
雖相和嚶嚶然終不轂其求食之意既失
其道亦何利焉
次五鴻裴于淄飲食頋頋測曰鴻裴于淄大

將得志也
次六經六衢周九路不限其行貫測曰經六
衢商旅事也
王曰六衢九路無所不歷勞而求利者小
人之事也光謂六爲盛多而當夜小人周

流天下不限其行非爲行道也其志徇利
而已與商賈無異也
次七裝無儺利征咎測曰裝無儺禍且至也
宋陸王本儺作離今從范小宋本儺與儷
同音麗
次八季仲播軌泣于道用送厥往測曰季仲
播軌送其死也
范王本泣于道作泣于之道今從宋陸本
上九裝于昏測曰裝于昏尚可避也
王曰處裝之道宜處於先今居極位頗失

違難之道然得位當晝如整裝避禍於昬
昧之時雖二大晚猶可避也光謂九爲禍
終而當晝君子遇禍之窮裝而去之雖於
時已晚猶愈於宴安不去者也

三方一州
一部二家
衆

陰家土準師入衆次四日舍觜觿次八日
舍參

陽氣信高懷齊萬物宣明嫭大衆多
信與伸同嫭音護陸曰嫭美貌

初一冥兵始火入耳農輟馬穀尸將班于田

測曰冥兵之始始則不臧也

王本穀作轂今從諸家王曰班布光謂一以幽微在兵之初兵端已萌而未著者也故曰冥兵始夫兵者不祥之器人聞之驚遽故曰火入耳農輟其耕爲給餽餉食焉

以穀爲将用之尸布于田言死者多也

次二兵無刃師無陳麟或賔之温測曰兵無刃德服無方也

王本麟作隣今從諸家陳直刃切范曰麟獸有角不觸王曰二居下體之中而又得

位當晝得衆之宜故能兵不交刃師不置
陳而彊鄰敵國皆或賓之光謂二爲思中
而當晝君子修德於心而四海率服兵無
所用故曰兵無刃師無陳賓者自外來者
也麟或賓之象有武而不用也温者不感

暴也

次三軍或纍車丈人推弩内蹈之瑕測曰軍
或纍車廟戰内傷也
宋陸本丈作大弩作弩王本推作推弩作
奴今皆從范本三爲思終未戰而先謀於

內者也車被纍絓覆所載也丈人家之長也孥妻子也謀之不臧如丈人而自摧毀其家也夫敗豈外來哉由在內之時已踐瑕釁故敵人得而乘之孫子曰未戰而廟

筭不勝者　筭少也

次四虎虓振𢡖豹勝其私否測曰虎虓振𢡖如鷹之揚也

王本勝作騰今從宋陸范本二宋陸范本私作秘今從王本虓許交切𢡖許金切否方九切范曰虓虎怒聲也振𢡖盛怒貌王曰

處衆而近尊位將師之任也得位當書善用其衆如虎之虓振起歟興也羌謂四爲下祿得位用衆者也虎豹皆武猛之象用兵者雖鬬如虓虎時惟鷹揚然不以之爭利決忿能自勝其私心故可用而不用也

法言曰或問武曰克能勝其私曰克

次五虣戰喈喈若熊若螭測曰虣戰喈喈恃力作王也

虣與踞同當作劇劇甚也五居盛位而常夜恃力取勝不足以服天下也

次六大兵雷霆震其耳維用詘腹測曰大兵
雷霆威震無彊也
王本維作候今從諸家詘與屈同屈腹猶
言服其心也六爲極大而當晝王者之兵
非務殺傷憚之而已故如雷如霆以威聲
震之使其心服也詩云震驚徐方如雷如
霆徐方震驚白虎通曰戰者憚也
次七旌旗絓羅干鉞蛾蛾師孕唁之哭且䀹
測曰旌旗絓羅六恨民也
范王本鉞皆作戉今從宋陸本絓戶卦切

唁音彦䁲莫佳切范曰弔生曰唁竊視稱䁲光謂七為禍始而當夜師之覆敗者也旌旗絓羅干鉞蛾蛾敗亂之貌也師衆也夫死婦孕民之愁苦尤劇者也衆孕相唁旣哭且竊視其上以怨恨之也

次八兵衰衰見其病不見輿尸測曰兵衰衰不血刃也

衰衰罷斃貌八為衰衰為耗為剥落為禍中而當晝能罷斃敵國不戰而屈人兵者也

上九斧刃鈇茸柯折可以止不可以伐往血

測曰刃鈇柯折將不足往也

王曰往必見血而自傷也光謂九爲用兵之極逢禍之窮窮兵而不知止者也

☳ 三方一州
二部三家 密

陽家水準比密者比近也周密無

陽氣親天萬物丸蘭咸密無間

王本咸作盛今從諸家王曰丸蘭盛大貌萬物秉陽氣皆盛大周密而無間隙也光謂陽氣上而親天高之極也

初一窺之無間大幽之門測曰窺之無間密
無方也
宋曰事盡皆密故以無方言之光謂一爲
思始而當晝君子潛心於密以立事定功
人莫能窺者也　幾事不密則害成
次二不密不比我心即次測曰不密不比違
厥鄉也
比頻寐切下同君子愛近以懷遠小人反
是二爲思中而當夜不能懷近而勞心於
遠即就也次旅舍也違去其鄉而欲就次

於旅舍捨近而圖遠者也詩云無田甫田
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次三密于親利以作人測曰密于親爲利臧
也
三爲思上而當晝君子愛其親則知愛人
之親推其心以及佗人故曰利以作人
次四密于腥臊三日不覺歠測曰密于腥臊
小惡通也
王曰密于腥臊親惡德也光謂四爲外佗
而當夜與不善人相親者也與不善人相

親久則化之矣孔子曰與不善人居如入
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則與之爲一矣
小惡通者始於小惡弗去久則與之通而
爲一也𣪊混𣪊也
次五𥨊𥨊不罅嬪于天測曰𥨊𥨊不罅並天
功也
罅呼嫁切嬪音頻王曰居中體正得位當
晝爲時明君親於可親故曰𥨊𥨊不罅謂
無間隙也如此則能功配於天矣光謂𥨊
𥨊不罅者君臣百姓靡不親𥨊無有間隙

也

次六大惡之比或益之恤測曰大惡之比匹異同也

六爲福終而近於禍故比于大惡而或益之憂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異類相匹適足自累也易曰比之匪人

次七密有口小鰓大君在無後測曰密口小鰓賴君達也

王本無無字小宋本無作其今從宋陸范本范小宋本達作逢今從宋陸王本鰓蘇

來切

次八豕齒依齦三歲無君測曰豕齒依齦君自拔也

齦語斤切王曰齒之與齦相親者也或豕其齒而依其齦則失其所親矣

上九窒禍之比先下後得其死測曰窒禍之比終不可奪也

九爲禍極而當晝君子同志相比堅不可奪先相謙下則其志益親故雖遇大禍而終得其死力也

一方一州
三部一家
親

陰家火亦準比入親次八日舍東井一十六分七秒小滿氣應親者相愛厚也

陽方仁愛全真敦篤物咸親睦

陽氣純粹故曰全真

初一親非其膚其志齟齬測曰親非其膚中心閑也

王本無親字今從二宋陸范本王曰居親之初而失位當夜失其親道非其膚謂踈遠之人非其肌膚之親而或親之則其志

齟齬不相入矣心相防閑失其親道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親非其親者也外雖相親內志不合終必乖離閑者隔礙不通之謂也

次二孚其內其志資戚測曰孚其內人莫間也

范本內作肉閒作閑王本內作肉閒作閑今從宋陸本王曰資取也戚親也其志惟取於相親附也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以誠信相親之深者也故曰孚其內

次三螟蛉不屬蜾蠃取之不迓侮測曰螟蛉不屬失其體也

王本不迓侮作逝侮今從宋陸范本蜾音果蠃郎果切螟音冥蛉音零屬之欲切螟蛉桑蟲蜾蠃蒲盧也屬綴也迓侮猶言御侮也三爲思終而當夜小人不能屬綴其親以御外侮而使之乖離與佗人相合如螟蛉不能自育其子而爲蜾蠃所取也詩云螟蛉之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次四賔親于禮飲食几几測曰賔親于禮賔主偕也

王曰几几有法度也光謂四爲條暢而當晝君子以饗燕之禮交通親愛者也賔所以親親其有禮不在飲食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賔主偕言皆有禮也

次五厚不厚比人將走測曰厚不厚失類無方也

比頻寐切王曰五雖居中而失位當夜當

厚者不厚則其所比附之人皆將去之光謂不能親其所當親厚其所當厚使比近之人皆棄之而走失類孤立危無日矣子太叔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次六厚君子秉斗測曰厚厚君子得人無疆也

六爲盛多而當晝能親其所親厚其所厚者也夫君子厚之近而遠者至親親而疏者附如斗居中央而衆星拱之故曰君子秉斗

次七高亢其位庳於從事測曰位高事庳德不能也
宋陸本從作周范作同今從王本庳便是必至二切又音卑王曰七居過滿之地失位當夜位雖高亢而所行之事則甚庳細也

次八脨附乾餱其幹已良君子攸行測曰脨附之行不材也
宋王本脨作脯幹作乾行作往王本附作脨今從范　本餱音侯范曰削曰脨脨

附如胏之附木王曰有胏附之親而生乾餱之愆君子去之詩云人之失德乾餱以愆光謂胏附以諭族人附著宗主也民雖微賤猶當分乾餱以濟其親也胏附之親至薄也猶當以乾餱收恤之况良幹而棄之乎此微子所以歸周也

上九童親不貞測曰童親不貞還自荄也

荄古亥切宋曰謂自盡其根荄也王曰居親之極而失位當夜若童昬之人所親者必不正矣

☷ 三方一州 三部二家 斂

陽家木準小畜

陽氣大滿於外微陰小斂於內

陸曰謂陰小斂萬物之根荄

初一小斂不貸利用安人正國測曰小斂不

望 十七

貸其道當也

貸它代切自一至三微而未著皆有識

小之象一當日之晝君子賦斂薄而有常

不稱貸於民故利用安人正國一曰貸當

貣吐得切

次二墨斂韱韱寱我匪貞測曰墨斂韱韱非所以光也

小宋本韱作截王本寱作寢今從宋陸范本韱息廉切范曰韱韱少也光謂墨貪也小人貪於聚斂喜見小利漸而入於匪正非所以為光美也

次三見小勿用以我扶疏測曰見小勿用俟我大也

王曰三得位當晝得斂之宜見小勿用是因我滋 以至扶疏盛大也光謂物方微

小君子養之以候　大而後取之一禮不麛不卵不刳胎不殀夭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皆此意也

次四斂利小刑小進大退測曰斂利小刑其政退也

次五畜槃而衍繭純于田測曰畜槃繭純不奪時也

范本政作正今從宋陸王本

槃樂也純美也五為繭又居盛位而當晝賦斂不妄生之有時用之有節故六畜蕃

衍蠶桑饒美也

次六閎而緜而作大元而小人不戒測曰閎緜之戒不識微也

王本閎緜之戒作閎緜不戒今從宋陸范本閎緜小貌元始也六在斂家過中而當夜斂怨者也怨始於小而至於大小人不戒故怨及之而不自知也

次七夫牽于車妻爲剝荼利于王姑不利公家病測曰牽車剝荼斂之資也

陸曰資財夫妻斂財利家不利國也王曰

牽車重役而其利微剝萘菩菜而其功寡
可以給私室利于王姑不足以供公上也
光謂爾雅王父之姊妹爲王姑
次八大斂大顛測曰大斂之顛所斂非也
陸范王本顛作巔今從二宋本王曰八居
斂極而失位當夜大斂者也處禍之中而
求大斂必有顛隮之患矣
上九斂于時利圉極菑測曰斂于時奚可幾
上也
王曰圉與禦同光謂九爲禍極而當晝君

子當豐穰之時重斂而民不以爲暴所以
豫備凶歲禦此極災也幾當作譏言斂得
其時雖重無譏也孟子疾狗彘食人食而
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 二方一州三部三家 彊 心三

陰家金準乾

陽氣純剛乾乾萬物莫不彊梁

范王本純作統今從宋陸本

初一彊中否貞無攸用測曰彊中否貞不可
與謀也

否方久切一爲思始而當夜彊心而不正
者也故無所可用
次二鳳鳥于飛脩其羽君子于辰終莫之圉
測曰鳳鳥于飛君子得時也
范曰圉上也光謂辰時也二爲思中而當
晝君子得時彊於爲義人莫之止如鳳鳥
之飛其羽脩長　不能制也凡中者皆
有得位得時之象
次三柱不中梁不隆大厦微測曰柱不中不
能正基也

三居下體之首而承於上梁柱之象也當日之夜小人不彊而弱不勝其任者也不勝其任則國其坐墜矣

次四爰聰爰明左右擂擂測曰爰聰爰明庶士方來也

宋陸王本擂皆作檑小宋作彊今從范本王本方作永今從諸家范曰四在其行行數相扶擂擂盛也王曰擂擂然衆扶之貌也吳曰擂從手字書無之從木者音蕾范以四爲金而本首爲金故云行數相扶不

以彊爲扶也先謂四爲條暢而當晝君子有聰明之德故庶士方來左右助之所以爲彊也

次五君子彊梁以德小人彊梁以力測曰小人彊梁得位益尤也

王曰五居君位而失時當夜無君之德小人之彊梁也彊梁以力必有顛危

次六克我彊梁于天無彊測曰克我彊梁大美無基也

王本無基作無疆今從宋陸范本宋曰無

基謂無疆界也言廣遠也王曰六爲彊主得位當晝能克彊梁自彊其德則君道益光故至于天而無窮也光謂五以消六過乎中而當晝君子能與時消息自勝其彊者也如是則享有遐福與天無疆矣

次七金剛肉柔血流于田測曰金剛肉柔法太傷也

王本無流字今從諸家七爲敗損而當夜小人用法太傷者也以剛金斷柔肉無有不勝血流于田不仁之甚也

次八彊其衰勉其弱測曰彊其衰勉自彊也

八爲疾瘀而當晝君子能彊衰勉弱不自淪溺者也

上九太山拔梁柱折其人顛且蹶測曰山拔梁折終以猛也

王本太山拔作大枝拔今從諸家王曰處彊之極而失位當夜彊而過亢者也光謂小人彊梁過甚山拔梁折自取顛蹶者也

三方二州二部一家 睟

陽家水亦準乾睟與粹同陸曰乾純粹精

也
陽氣袀睟清明物咸重光保厥昭陽
王本袀作初令從諸家袀與均同宋曰保
安也是時陰氣斂藏於下陽氣袀睟清明
故萬物高者下者皆重光華安其性命而
煦陽之德矣陸曰袀睟猶純睟也
初一睟于內清無穢測曰睟于內清無穢也
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純粹在心清明不
雜故能總群元成萬務也
次二冥駁冒睟睟于中測曰冥駁冒睟中自

慝也
睎與悘同女六切慝於計切陸曰慝隱也
范曰睎憝也駮不純也先謂二爲思中而
當夜小人於冥昧之中以駮雜之心冒没
純粹雖外以欺物而心不免憝也

次三目上于天耳下于淵恭測曰目上耳下
聰察極也
王本無恭字今從諸家三爲思終而當晝
君子思慮純粹則聰明無所不通故曰目
上于天耳下于淵雖然不敢以此自恃猶

嚴恭寅畏所以能全其粹也
次四小人慕睟失祿貞測曰小人慕睟道不得也
王曰失位當夜其道已駮雖慕純粹之道而失其福祿與貞正也
次五睟于幽黃元貞無方測曰睟于幽黃正地則也
陸曰則法也王曰居中體正得位當晝爲睟之主純德大明睟于幽玄之中而有黃中通理之德元始貞正其道無方不可名

也光謂元者善之長也五爲中和而當晝君子雖有幽隱不失中和之道所以爲粹也守其元正以應萬務無施不適如地之德亦以幽黃元貞成萬物也

次六大睟承愆易測曰大睟承愆小人不克也

王本贊云大睟承愆小人不克測云大睟之道小人不克今從諸家王曰六居盛位睟之大者而失位當夜故承之以愆光謂五以上作消六過中而當夜不能全其純

粹者也夫白玉易瑕清水易汙故大粹者非小人之所能全必將承以過差也

次七睟辰慾君子補慾測曰睟辰慾善補過也

王曰七居禍始是睟時之慾然以得位當晝不失君子之德故能補過無咎也光謂時之有過惟君子能補之以成其粹也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次八睟惡無善測曰睟惡無善終不可佐也

王曰失位當夜純于惡德則善無由而入

矣光謂八爲疾瘀而當夜純惡無善之人何可輔也

上九睟終永初貞測曰睟終之貞誠可嘉也

王曰九居數極而得位當晝是能保其純粹不失善道永如初之正也光謂九爲粹極能慎終如始全其純正者也

☵ 二方二州一部二家盛

陰家火準大有入盛次二三十三分三十秒日次鶉首芒種氣應斗建午位律中蕤賓

陽氣隆盛充塞物實然盡滿厥意

王本實作冥今從宋陸范本實音田宋曰實然滿也

初一盛不墨失冥德測曰盛不墨中不自克也

宋陸本中作終今從范王本陸曰克勝也不能自勝其嗜欲王曰一居盛始而當夜盛而不能默者也如此則失其闇然之德矣光謂墨法也凡盛之道非致盛之難處盛難也一為思始而當夜盛而無法以自

制約則褒其幽隱之德也

次二作不恃克大有測曰作不恃稱玄德也

稱尺證切王曰居盛之時得位當晝明乎自然之道是有作為之功而不恃其功如此則能至於大有矣光謂二為思中而當晝作而不恃為而不有惟其不有故能大有也稱當也

次三懷利滿匈不利于公測曰懷利滿匈不私門也

三為思上而當夜君子諭於義小人諭於

利小人思慮求盛不過營利而已故曰懷
利滿匈利於私斯害於公矣
次四小盛臣臣大人之門測曰小盛臣臣事
仁賢也
王本仁作人今從宋陸本四爲福始故曰
小盛也臣臣自卑賤之意也君子當小盛
之初能自卑賤承事仁賢以致大盛凡爲
大人者未有不由此道而出故曰大人之
門也
次五何福滿肩提禍撣撣測曰何福提禍小

人之道也
宋本撝撝作闡闡今從范王本何胡可切
王曰撝音纏義亦取其相纏不去之象陳
音丹又使丹切曰五居盛位故云何福福
至盛故云滿肩極盛必反故云提禍光謂
凡積富夜者皆小人之道也以小人而享
盛福禍必隨之故曰何福滿肩提禍撝撝
次六天賜之光大開之疆于謙有慶測曰天
賜之光謙大有也
范王本賜作錫今從宋陸本六爲盛多極

大而當晝君子受天明命大啓上宇者也
夫極盛難處也故必用謙然後有慶
次七秉火寒泉至測曰秉火寒泉禍不遂也
范本測曰秉火泉至禍不遠也今從宋陸
王本王曰當盛之時七居過滿又與本首
同爲火數二火之盛炎炎上于爲六所忌
故寒泉將至而有撲滅之憂也光謂七爲
禍始而當夜秉火者盛之極也寒泉至者
滅不久也
次八拕于滿熒幾後之傾測曰拕于滿幾不

免也

宋陸本抱作拘今從范王本王本無㷀字

今從宋陸范本范本幾不免也作幾危也

今從宋陸王本幾音畿又音機王曰得位

當晝善於處盛滿而能挹抱必後之傾危而

不傾蓋謙挹以免也處盛之極非挹滿之

道殆不免乎

上九極盛不救禍降自天測曰極盛不救天

道反也

九居盛極當日之夜逢禍之窮盛極必衰

者也

二方二州一部三家 居

陽家木準家人

陽方躆膚赫赫為物城郭萬物咸度

范本萬物咸度作物咸得度今從宋陸王本躆音據宋曰為物城郭欲萬物皆安其居陸曰躆充實貌陽為城郭萬物皆居其中故曰咸度也王曰城郭在外之象光謂膚亦當作躆躆動作彊梁貌為物城郭者言養衛萬物使陰氣不得傷也度當作定

𡧚古宅字宅居也
初一匪譽匪咎克守厥家測曰匪譽匪咎其道常也
一居家之最下子孫之家當日之晝能守常道無咎無譽保家之主也
次二家無壼婦承之姑或洗之塗測曰家無壼無以相承也
壼者承上以養人者也家無壼下不供養也二居下體之中有婦之象婦者所以承姑也今反使姑承之爲之先塗服勞辱之

事上下失序逆莫大焉

次三長幼序子克父測曰子克父乃能有輿

也

范本作長幼序序令從宋陸王本王曰得

位當晝故居室有倫長幼各得其序子能

幹父之業者也光謂三居下體之上而當

晝幼能事長子能任其父事者也

次四見豕在堂狗繫之迒測曰見豕在堂其

體不慶也

迒音剛又戶郎切繫與系同迒獸迹也狗

豕皆汙穢之物堂尊者之處也四爲一祿而在中體位稍尊矣然當日之夜小人之道也凡爲家之道正其身然後可以齊家令四在堂自有豕行則在下者亦如狗系迹而進不可止也慶善也

次五舳艫調安利冨貞測曰舳艫安和順其疆也

舳直六切艫落胡切王曰不失其居而無遠不適處舟之義也五既得位當晝爲居之主往必濟者也故舳艫調安而有所利

富不失其居室之道乎光謂舳艫後用拖處也艫船前刺棹處也五居盛位而當晝君子能治其家者也舳艫調安則衆賴以寧上下和順則家賴以齊富者家之福也富不失正所以為美也其當作無

次六外其井竈三歲見背測曰外其井竈三歲不享也

王曰三歲數之終也光謂井竈者飲食之資要務也而外之則家何以養矣六過中而當夜小人不能睦其宗族之賢者

而踈外之不過三歲則親皆叛之矣不享者不得飲食也

次七老父擐車少女提壺利考家測曰老父擐車其體乃莊也

王本考作于今從宋陸范本擐音患擐貫也以手貫車轅而行之所以載物也提壺者承上以養也考成也七居上體有尊長之象老父者家之至尊也少女者家之至卑也尊能載衆卑能承上故利以成家也夫齊家者不可以不嚴也故其體莊嚴然

後能載衆也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
嘻嘻終吝
次八反其几雙其朼其家不旨測曰反几雙
朼家用不臧也
二宋陸本朼皆作牝王作牡今從范本其
家宋陸作九家范小宋作几家按古其字
作丌因此致誤耳今從范本朼與匕同几
當上承匕當用一理之常也八爲禍中而
當夜反其几者幼不承長而上不獲安也
雙其匕者家不統於尊而用事者衆也旨

美也幼不承長尊不統卑家道壞亂故不美也

上九株生蘖其種不絕湏曰株生蘖其類乃長也

蘖魚列五葛二切種章勇切王曰九居過亢枯朽之象得位當晝株而生蘖者也亢謂木斬而復生曰蘖九爲禍極家已絕矣而當日之晝是尚有遺種能復興其家者也

心三　二十九

二方二州
二部一家
法

陰家金準井改邑不改井無喪無得往來
井井有法之象
陽高縣厥法物仰其墨莫不被則
縣音玄宋曰墨者法之繩墨也光謂是時
陽氣極高物咸象之莫不蒙被其法
初一造法不法測曰造法不法不足用也
王曰作法之初而失位當夜不足法者也
光謂一爲思始故曰造法法言曰模不模
範不範爲不少矣
次二摹法以中克測曰摹法以中衆之所共

也

摹與模同摹猶制也二爲思中而當畫制
法以中然後能成也洪範皇極衆之所共
由也

次三準繩不甫亡其規矩測曰準繩不甫其
用爽也

甫美也爽差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次四準繩規矩莫違我施測曰準繩規矩由
身行也

君子先修其身其身正不令而行

次五繘陸陸缾實腹井潢洋終不得食測曰
缾實腹非學方也
宋陸本實作冥今從范王本繘音橘實音
田潢音黃陸曰方道也王曰缾實腹不可
以盛也井潢洋水多之貌也終不得食者
汲引之道非也光謂繘汲索也陸陸索下
貌缾腹先實則水不得入井雖潢洋終不
得食也學者虛以受人則人樂告之五居
井之盛而當日之夜小人先自驕滿不能
納物者也

次六于紀于綱示以貞光測曰于紀于綱大統明也

王曰以貞正光明之道俾人不惑光謂六居上祿以施其法能紀綱天下示人正光之道者也

次七密網離于淵不利于鱗測曰密網離淵苛法張也

王曰七居過滿而當夜作法太密網罹于泉而鱗不寧法施於國而人不便者也光謂七為網又為敗損而當日之夜法苛民

駭者也故曰密網離于淵不利于鱗

次八正彼有辜格我無邪測曰正彼有辜毆而至也

毆與驅同宋曰毆百姓使至無邪也王曰八居上體之中而當晝能用其法正其有罪以至於人無邪心也光謂格至也正有辜以至無邪用刑之善者也舜曰刑期于無刑

上九井無幹水直衍匪谿匪谷終于愆測曰井無幹法妄恣也

王本匪谿匪谷作利心匪谿今從宋陸范
本幹音寒范曰幹以檢扞於井泄取有時
王曰處法之極而當夜無法者也國而無
法則人易犯井而無幹則水衍溢也光謂
九爲禍極而當夜法妄恣無常與無法同
民志迷惑不知所從則冒犯而終亂耳如
井無幹水將衍溢非谿非谷而注射妄行
終於愆過而已矣

一方二州二部二家

應

陽家土準咸入應次六一十八分五秒夏

至氣應故兼準離

陽氣極于上陰信萌乎下上下相應

信猶聲兆也

初一六幹羅如五枝離如測曰六幹羅如附

離君也

次二上歷施之下律和之非則否測曰上施

下和匪其眞也

范本眞作肯今從宋陸王本和胡臥切歷

謂十二辰也律謂十二管也斗建十二辰

於上律布十二管於下上下相應苟非其

合則不應也

次三一從一橫天網䍚䍚測曰一從一橫經緯陳也

從即容切䍚陳音郎吳郎宕切茫曰䍚良䍚廣大貌王曰天網䍚䍚者疎而不漏之義

光謂三爲思上而當晝君子能經緯天地者也離爲文明又有網罟之象

次四援我罘罟絓羅于野至測曰援我罘罟不能以仁也

援音爰罘音浮絓胡卦切四者陽氣將熄

陰氣將生德去而刑至者也又離有網罟之象故曰擾我罘罟絓羅于野至者言其事將至如云履霜堅冰至也

次五龍翰于天貞栗其鱗測曰龍翰之栗極懼隧也

翰胡安切王曰居中體正得位當晝爲䖍之主故象龍龍于天光謂龍以諭陽翰飛也五爲純陽盛大之極故曰龍翰于天君子居盛大之極不可不正不可不懼故曰貞栗其鱗

次六熾承于天冰萌于地測曰承天萌地陽始退也

王本熾承作戴古熾字今從宋陸范本熾陽之盛也冰陰之極也六當夏至之初陽極陰生之際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曰熾承于天冰萌于地敬戒之微盡在於是也

次七日彊其衰應蕃貞測曰自彊其衰惡敗類也

惡爲故切七爲禍始而當晝君子能自彊其衰則應之者蕃多而不失其正也

次八極陽徵陰不移日而應測曰極陽徵陰應其發也

王本徵作徵其作時今從宋陸范本治極召亂盛極召衰福極召禍不移日而應也

上九元離之極君子應以大稷測曰元離之極不可遏也

范本作不可遏之止今從宋陸王本陸曰遏止也王曰大稷日將暮也吳曰稷音義與昃同元謂元離大明也大明之極極盛必衰君子應時與之消故曰君子應以大昃

集註太玄經卷之三

太玄經集註卷之四

心四

集註太玄經卷之四

☵ 二方二州二部三家 迎

陰家水亦準咸入迎次二月舍輿鬼

陰氣成形乎下物咸遡而迎之

遡音素宋曰遡向也

初一迎他匪應無貞有邪測曰迎他匪應非所與弁也

王曰處迎之初而失位當夜迎之不以其道者也物之非其宜應而往迎之則失正而陷邪也光謂迎準咸咸感也一爲思始

而當夜感於外物而非正應者也
次二蛟潛於淵陵卵化之人或陰言百姓和之測曰蛟潛之化中精誠也
王本或作有小宋本人或陰言作人言或陰今從宋陸范本和胡臥切范曰蛟潛於

水産卵高陵下復於淵氣應相感然後剖化先謂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精誠之至無所不通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次三精微往來妖先靈覺測曰精微往來妖咎徵也

三爲思終而當夜天人之際精祲相感人
失其道妖靈先覺也
次四裳有衣襦男子目珠婦人啑鈎貞測曰
裳有衣襦陰感陽也
王本感作盛今從諸家襦音儒短衣也啑
色甲切吳本作嚏音帝
次五黃乘否貞測曰黃乘否貞不可與朋也
乘時證切王曰五雖居中而處陰當夜不
正而乘中位故曰黃乘不貞光謂不正當
位不足合也

次六玄黃相迎其意感感測曰玄黃相迎以類應也

范曰天玄地黃天地相迎則風雨時調君臣相迎則政教以度光謂六爲極大感之盛也自天地至於萬物君臣上下夫婦朋友無不以類相應也

次七遠之眙近之掊迎父迦逅測曰遠眙近掊失父類也

小宋眙作䀏今從諸家眙許𠊱切怒目視貌掊普后切擊也迦與邂同音蟹逅音后

不期而會也

次八見血入門㢠迎中庭測曰見血入門以賢自衛也

宋陸本㢠作椒今從范王本㢠音府捍也八爲禍中故曰見血入門傷之者至也當日之晝能以賢自衛迎拒之於中庭物不能傷故曰㢠迎中庭

上九濕迎牀足累于牆屋測曰濕迎牀足顛在內也

小宋王本濕作澤今從宋陸范本范王本

累作孯范曰孯覆也今從宋陸本宋陸范本顛作願今從王本累良瑞切九爲禍極而當夜小人女子所以能傾國家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如濕氣之迎牀足浸潤而上將累及墻屋而不可知何究其顛沛之原自內與也

二方二州三部一家 遇

陽家火準姤入遇初一日舍柳

陰氣始來陽氣始往往來相逢

初一幽遇遇神及師夢貞測曰幽遇遇神思得理

也

王曰居遇之初神遇而未形冥交神會之象光謂一爲思始而當晝精誠感通故遇神及師雖或發於夢寐而不失其正若高宗夢傳說是也夢者事之難據者也精誠之至猶得正而可據况僉謀師錫者乎

次二衝衝兒遇不定之諭測曰衝衝兒遇不肖子也

范本不定之諭作不受定之諭今從諸家

王曰無心而遇曰衝衝兒者童昬無知之

稱也則其所遇遇何定之有手所以然者失位當夜不得遇遇之宜也不肖子者明非有知之兒

次三不徃不來得士女之貞測曰不徃不來士女則也

范王本不徃不來作不徃不來不求測曰不徃不求今從宋陸本宋曰則法也光謂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故不徃不來而自遇遇乃士女之正也

次四儸儸兊人遇遇雨厲測曰兊人遇遇雨還自

賊也

王曰倜倜勇而無禮之貌

次五田遇禽人莫之禁測曰田遇禽識可勉也

五爲盛福而當晝如田遇禽獲則取之誰能禦也

次六俾蛛罔罔遇蠭利雖大不得從測曰蛛之罔害不遠也

蠭與蜂同范曰使蜘蛛設罔而得於蠭蠭螫蟲也所以不能制雖以爲利不得從而

取也光謂六爲上祿而當夜小人見利銳
於進取而不得所欲者也
次七振其角君父遇辱匪正命測曰振其角
直道行也
七爲禍始而當晝如君父不幸遇辱則君
子振角直道而行死之可也雖非正命而
死義不得不爾
次八兩兕鬬一角亡不勝喪測曰兩兕鬬亡
角喪也
勝詩證切喪息浪切八爲禍中而當夜如

兩兕相遇方鬭而一匕其角必不勝而喪身矣角以諭禦侮之士也

上九或氐其角遇下毀足測曰或氐其角何可當也

范王本或氐其角作觝其角今從宋陸本

觝都禮切

二方二州
三部二家　竈

陰家本準鼎入竈次九二十八分二十八秒日次鶉火小暑氣應斗建未位律中林鍾鼎大烹以養聖賢故竈多養賢之象

陰雖沃而灑之陽猶孰而𤆀餘之
餘古和字下同宋曰竈以和陰陽者也故
或沃之或和之於是乎在光謂陰灑陽和
有炊爨之象

初一竈無實乞于鄰測曰竈無實有虛名也

王曰處竈之初失位當夜無實者也旣失
烹飪之道無以供食故乞于鄰光謂一爲
思始而當夜小人內無其實竊它人之善
以爲己名者也

次二黄鼎介其中齋不飲不食孚無害測曰

黃鼎介中廉貞也

王曰鼎者竈之器也介然特立之貌其中

裔者寛容虚受之義也光謂二在下體之

中而當晝位爲方沮耒及下祿君子守其

中道隱居自養而不苟食者也内養其志

不慕外物故雖不飲不食亦信無所害也

次三竈無薪黃金瀕測曰竈無薪有不用也

瀕音頻

次四鬲實之食得其勞力測曰鬲實之食時

我奉也

鬲音歷王曰鬲釜之小者光謂鼎款足者謂之鬲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以祿養賢雖少亦得其勞力也時則我奉者賢者得時則仕也

次五鼎大可觴不齊不莊測曰鼎大可觴饗無意也

齊側皆切王曰無大饗齊莊之意光謂觴當作觴音商養也五居盛位可以養賢故曰鼎大可觴而當日之夜不能以禮待天下之士則士皆莫肯歸之矣洪範曰凡厥

正人既富方穀
次六五味餗調如美如大人之饗測曰味餗
之饗宰輔事也
王本美作羹小宋本作五味和調滋如美
如今從宋陸范本王曰宰相之事調和五
味大人任得其人饗之而已光謂六爲上
祿而當晝君子輔佐國家獻可替否進賢
退不肖燮和其政調美如羹獻之於君而
君饗之則天下大治矣高宗命說曰若作
和羹爾惟鹽梅三公象君有鼎之象

次七脂牛正肪不濯釜而亨則歐歍之疾至

測曰脂牛歐歍不潔志也

肪音方歐烏后切歍哀都切范曰歐歍吐逆之聲也王曰脂牛肥牛也光謂肪脂也歐吐也歍心有所惡而吐也肥牛之脂以諭美祿也人君雖以美祿養士若不以誠潔之志將之則士斯惡之矣七爲禍始失士心之象也

次八食其委雖噉不毀測曰食其委蒙厥德也

委於僞切嗷與吽同

上九竈滅其火唯家之禍測曰竈滅其火國之賊也

竈滅其火以諭不養賢也不養賢者自賊其國者也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夫差殺伍員項羽逐范增之類皆是也

二方二州 三部三家 大

陽家金準豐

陰虛在內陽蓬其外物與盤蓋

范王本在內作其內今從宋陸本范本蓬

作逢今從二宋陸王本宋曰蓬猶盛也光謂與昔也物皆如盤蓋外隆大而內虛也

初一淵潢洋包無方冥測曰淵潢洋資裹無方也

王本裹作懷今從諸家潢音黃一爲水久爲思始而當晝君子之心如淵潢洋無所不包所以爲大也居下體之下冥者隱而未見也

次二大其慮躬自鑛測曰大其慮爲思所傷也

鑢音慮王曰處大之時失位當夜乖於其宜徒欲廣大其慮而智不能周反傷其躬也鑢者錯磨之具錯磨太過必有所傷先謂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智小而謀大者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次三大不大利以成大測曰大不大以小作基也

王曰得位當晝故能大不自大以謙虛自保利用積小以成其高大光謂三爲思上而當晝君子志大而心小故能成其大也

次四大其門郊不得其刀鳴虛測曰大其門郊實去名來也

王曰有聲無實故曰鳴虛光謂門在外郊在遠刀所以斷鳴者名聞之謂也四爲外佗而當夜小人不治其內而務大其外故曰大其門郊言遺近而務遠也不得其力不能斷也雖聲名遠聞其實內虛也

次五包荒以中克測曰包荒以中督九夷也

主本九作四今從諸家范曰克能也光謂五居盛位而當晝聖人執大中之道能懷

服四海者也

次六大失小多失少測曰大失小禍由微也

王本測作禍中發今從諸家范曰六水也水之所失在於隙穴事從細生禍由微起光謂六過中而當夜大之始失者也

次七大奢迂自削以觚或益之餔測曰奢迂自削能自非也

觚音孤餔博孤切范曰觚法也光謂奢猶哆也迂遂也餔食也七爲禍始而當晝大已過甚至于哆遠君子見微知禍將至能

以法自裁制則更受福祿故曰或益之鋪也

次八豐牆峭阯三歲不築崩潰曰豐牆之峭崩不遲也

阯與趾同范曰豐大也峭峻也阯足也謂基也三終也牆大基峻若不終歲加之板築則有崩墜之憂猶君子之道不隆其本末必危也光謂八處禍中而當夜小人不知禍至務自張大而不顧其本者也三者數之成也

上九大終以蔑否出天外測曰大終以蔑小爲大資也

王本無以字測曰大終蔑否今從諸家宋陸范本資皆作質今從虞王本

☷二方三州一部一家廓

陰家水亦準豐入廓次四日舍七星

陰氣瘱而愈之陽猶恢而廓之

宋陸本作陰應匿而愈之今從范王本陳曰瘱苦協切愈音合是以瘱爲㥷字也吳曰瘱於計切靜也然則字當從医宋曰愈

之言翕也謂是時陰氣應時翳匿之於下
陽氣猶咸壯而廓之於上也圖曰虛中弘
外存乎廓范曰瘱恊也翕合也王曰陰氣
尚弱潛瘱而翕合之翕古歙字光謂陰氣
翳匿閉合萬物而陽氣尚務恢廓之故曰
廓也廓者張大之意也

初一廓之恢之不正其基測曰廓之恢之始
基傾也
王曰處廓之初而失位當夜雖然恢廓之
而不能自正其始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

小人務自恢廓而不正其基故動則傾也

次二金榦玉楨廓于城測曰金榦玉楨蕃輔王也

范曰金玉者皆其美質也王曰二居下體之中得位當晝金玉以爲楨榦得賢之謂也楨榦者板築之具也光謂板築之具旁曰榦題曰楨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能以賢哲爲輔恢廓其德以自衛也

次三廓無子室石婦測曰廓無子焉得後生也

王曰室於石女無復嗣續之道光謂三爲
思上而當夜小人思慮恢廓而後不能繼
故曰廓無孚也室石婦謂求室而得石婦
也
次四恢其門户用圉寇虜測曰恢其門户大
經營也
范本用圉作以禦王本作用固小宋作用
禦令從宋陸本圉與禦同四爲外它而當
晝君子恢其禮義以禦小人者也故曰恢
其門户用圉寇虜

次五天門大闕㤄堂之階或生之差測曰天門大闕德不能滿堂也

王本㤄堂作㤄當二宋陸王測無堂字今從范本五在鄗家而當盛位故曰天門大闕㤄堂之階言通達而尊高也然當日之夜小人不能享此盛福德不能充其位必有差失以致顛覆也

次六維豐維崇百辟馮馮伊德攸興測曰維豐維崇茲太平也

王本茲作欲今從諸家馮古憑字馮馮盛

多貌六爲極大而當晝君子恢廓其德以致太平豐大崇高萬邦率服馮馮盛多駿奔輻湊者也

次七外大杚其中失君子至野小人入室測曰外大杚中無人也

范小宋杚作扢今從宋陸王本宋陸本入室作至室王作室今從范本陳曰扢音訖摩也王曰杚者斗槩木也吳曰扢與槩同柯愛切說文古沒切平也光謂杚當作扢魚乙切高壯貌七在廓家而居上體故

曰外大圪言廓大而髙壯也然當日之夜小人處大而驕遠賢能近不肖亂自內與者也故曰其中失君子至野小人入室也一曰圪許訖切喜也

次八廓其外虛其內利鼓鉦測曰廓外虛內乃能有聞也

八居外而當晝君子廓外以昭德虛內以納物故能令名遠聞譬如鼓鉦亦外廓內虛而能有聲也君子之德在外而恢廓者惟令名也

上九極廓于高庸三歲無童測曰極廓高庸終無所臣也

庸與墉同王曰處廓之極失位當夜雖能恢廓其垣墉而中無童役可使高而無人悔可知矣光謂九居上極而當夜小人務自恢廓崇高而不知止者也故曰廓于高庸不能降意接下則下將叛之故曰三歲無童

二方三州一部二家 文

陽家火準渙楊子蓋以渙爲煥故名其首

曰文入文次次九日舍張
隂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
初一袷禬何縵王貞測曰袷禬何縵文在內
也
袷乞洽切禬與繢同音會何下可切縵莫
旦切袷衿也禬畫也何被也繒無文曰縵
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內文外質如施畫
於衿而被以縵服純素含章如玉之正美
之至也中庸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
次二文蔚質否測曰文蔚質否不能俱睟也

王曰文之爲體當文質彬彬二位當夜既無其質文雖蔚然不足美也晬純美也光謂蔚細縟貌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文華雖美而實不能副也竆贏謂　處父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

次三大文彌樸孚似不足測曰大文彌樸質有餘也

王本彌作珍樸作璞今從二宋陸范本孚大信也三爲思終而當晝君子大文似樸大信似不足

次四斐如邠如虎豹文如匪天之享否測曰

斐邠之否奚足譽也

邠與彬同否音鄙范曰虎豹之獸以其文貴斐邠者文盛貌也王曰四失位當夜蓋同虎豹以文害其躬匪天所享故曰否也

享饗也

次五炳如虎如尚文昭如車服庸如測曰虎

如在上天文炳也

王本尚文作質文今從宋陸范本王曰五居中體正得位當晝爲文明之主煥然可

觀也光謂尚文昭如聖王貴尚禮文昭然明辨也車服庸如言以車服表顯賢者之功庸也用文之大莫過於此舜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次六鴻文無范恣于川測曰鴻文無范恣意往也

范曰范法也光謂鴻鴈之飛偶有文字之象而無 也遇川則自恣而已六過中而當夜小人之文無法而妄爲者也

次七雉之不祿而雞藎穀測曰雉之不祿難

幽養也

宋陸本而難盡穀作而不難盡穀王本無而字測不祿皆作不難今從范本盡徐刃切王曰七雖過滿而得位當晝如翟雉有文采而懷耿絜之性不受人之馴養故曰不祿終不若難之進食其穀也盡進也光謂七在外體而當晝君子有文而耿介避世而不仕者也七為禍階故賢人隱也

次八彫截穀布亡于時文則亂測曰彫截之文徒費日也

王曰八居將極而失位當夜若務其彫韱之文無事費日俾穀之與布俱亡于時其文之弊乃爲亂也光謂八爲耗而當夜故有是象

上九極文密密易以黼黻測曰極文之易當以質也

王曰九居文極而得位當晝能易極文之弊者也文工之極至於密密然至韱至微而能易之使如黼黻之有制度也光謂九爲晝弊而當晝故有是象白與黑謂之黼

黑與青謂之黻黼黻雖文校於彫載則爲
質也

二方三州一部三家禮

陰家木準履入禮次四六分三秒大暑氣
應

陰在下而陽在上上下正體物與有禮
小宋太陽在上作陽益高今從諸家

初一履于跂後其祖禰測曰履于跂退其親
也

宋陸本跂作跋今從范王本王曰居禮之

初失位當夜是始而乘禮者也履于跂非
敬之道也光謂跂舉踵也一居下體之下
履之至卑者也乃欲舉踵彊髙居下而僭
上之象也凡臣之事君猶事父也事大君
猶事祖也在下位而禮僭於上是猶退其
祖父使居已後也不亦悖乎
次二目穆穆足肅肅乃貫以棘測曰穆穆肅
肅敬出心也
王曰棘取赤心也光謂穆穆肅肅皆恭謹
貌二爲思中而當晝外貌之恭必貫之以

誠然後善也

次三畫象成形孚無成測曰畫象成形非其眞也

王曰忠信禮之本既乖於本何禮之有光謂三爲思末而當夜飾外貌而無內實者也故曰畫象成形孚無成女叔齊謂魯昭公屑屑焉習儀以亟不可謂禮

次四孔鴈之儀　用登于階測曰孔鴈之儀可法則也

虞曰鴈飛成行孔雀亦成行也光謂孔雀

有文章焉有行字皆威儀之象階諭進而登位也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居位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也

次五懷其違折其乞過褒錫九矢測曰懷違折乞賤其祿也

王本過褒錫九矢作過遷錫令從諸家范小宋本賤其祿作賤天祿王本作敗其祿今從宋陸本

次六魚鱗差之乃大施之帝用登于天測曰

魚鱗差之貴賤位也

范小宋本大作夫今從宋陸王本六爲極大而當晝君子制禮使貴賤有序差若魚鱗執此道而大施之於天下天下莫不治也帝者用此則可以格于皇天矣

次七出禮不畏入畏測曰出禮不畏人所棄也

七爲禍始而當夜小人踰越禮法而不顧者也由其不畏所以入畏謂陷刑戮也書曰弗畏入畏

次八冠戚胆履全履測曰冠戚履賤不可不上也

二宋陸王本全作金今從范本宋陸本測曰冠戚履賤不可不正也范本冠戚胆明不可上也王本冠戚胆不可不上也今從小宋本范曰戚胆以諭敗也冠雖敗宜加之首履雖全宜踐之足光謂八在上體而爲禍中冠敗之象也當日之晝故下不能陵也

上九戴無首焉用此九測曰無首之戴焉所

往也

焉於虔切九陽之盛也禮主卑讓故雖天子必有禮也九爲亢極而當夜上無所戴高而必危譬如戴冠而無首焉用此盛極之位哉

三方三州三部一家 逃

陽家金準遯

陰氣章彊陽氣潛退萬物將亡

宋曰謂萬物與陽盛衰者也於七分消卦爲遯微陰在內欲出地矣王曰章明彊大

初一逃水之夷滅其創迹測曰逃水之夷迹不創也

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避禍於未萌逃惡於未形制之於思慮之初人不見其迹則患難何由及焉譬如逃於水中水從而平夷其創迹皆合人不能見其際也

次二心惕惕足金舄不志溝壑測曰心惕惕義不將也

范本作⿱偒心王本作⿱陽心去古惕字今從二宋陸本宋陸金作含王本作望今從范小宋

本宋曰將行也不能以義斷心而行也光謂金者堅固之象也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雖睹禍之將至惕惕而懼不能以義自斷懷其寵禄滯留不去不知溝壑在於足下俄則顛躓也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

次三兢其股鞭其馬寇望其戶逃利測曰兢股鞭馬近有見也

范本望作壟今從宋陸王本陳曰壟古望字宋曰近有見謂見寇已近也光謂三爲思終而當晝逃得其宜者也兢其股懼也

鞭其馬欲速去也寇望其戶患將至也當
是之時利於逃也
次四喬木維摐飛鳥過之或止降測曰喬木
之鳥欲止則降也
宋陸王本摐作摐令從范本或止降宋陸
本作止之范本作或降令從王本范曰上
撩稱摐上撩之木鳥所不集故過之而去
光謂摐長密之貌四爲下祿而當夜小人
遯逃之志不堅遇美祿則止而不去故未
免於患也

次五見鸋踤于林獺入于淵征測曰見鸋鳥及獺深居逃凶也

范本鸋作嶲王本作鷺今從二宋陸本王本征作利征今從宋陸范本鸋古隼字一本作鷹踤慈卹切宋曰鸋害鳥獺害魚㒵

踤䠞也光謂五爲中祿而當晝君子雖居顯位食厚祿見小人用事於朝知其必爲禍亂則行而去之矣

次六多田不婁費我膎功測曰多田不婁費力無功也

宋陸本費作會今從范王本賸戶佳切范
曰執食爲賸王曰六居過滿失位當夜不
得處逃之宜若田於多田而不妻理之徒
費食與功而無益也光謂六爲上祿爲盛
多爲極大而當夜小人德薄位尊力少任
重雖有盛大之資業不能修治賢者皆棄
之而逃徒費食力安得成功也

次七見于纍後乃克飛測曰見于纍幾不足
高也

幾音饑宋曰幾近也已見纍索僅然得免

此用明近也王曰逃難之時而七居禍始逃而後時者也故見于槼然得位當晝能保終吉故後乃克飛免其患也君子雖見縻縶然亂邦不居終當自引遠去故曰後乃克飛也

次八頸加于矰維翮其繩測曰頸加維翮無自勞也

王曰翮與翼同八失位當夜不能避患故首加于矰雖鼓翼於繩罔之中終無克飛之理光謂矰弋射之矢也八為禍中而當

夜不能遯逃遠禍殰已加於頸矣雖復奮
翼掣曳其繩安得去哉徒自勞也

上九利逃跰跰盜德嬰城測曰盜德嬰城何
至逃也

王本作德盜小宋本作盜得今從宋陸范
本陳曰跰音餅又蒲賢切字書跰胝皮堅
也

方三州部二家 唐

陰家土亦準遯陸曰唐蕩天下皆遯遯亦
蕩也之謂唐猶盪盪無拘撿有喪失之意

也
陰氣茲來陽氣茲往物且盪盪
宋曰茲益也陸曰盪盪空盡之貌也
初一唐于內勿作厲測曰唐于內無執守也
一爲思始而無偏夜內無所守動則危矣
次二唐處冥利用東征測曰唐冥之利利明
道也
冥眛也東者日所出也二爲思中而處下
體之內故曰唐處冥言其中心蕩蕩迷所
適也然當日之晝君子能求明道以自進

者也

次三唐素不貞亡彼瓏玲測曰亡彼瓏玲非爾所也

王曰瓏玲玉聲也

次四唐無適道義之辟測曰唐無適惟義予也

適丁歷切下同辟必益切予余呂切王曰四得位當晝侍唐之宜蕩蕩然無適無莫惟以道義爲所知所之往唐之美也辟君也光謂適必然也四爲條暢而當晝孔子

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故曰道義之辟言其最尊高也

次五奔鹿懷飍侍不訾測曰奔鹿懷飍不足功也

范王本不足 一作奚足功令從宋陸本吳曰飍戶雞切小鼠也王曰五居盛位當首主而失位當夜無君之德蕩然無守迷於利害之鄉遂鹿而奔又飍鼠是顧則其所得不足以爲資訾與資同

次六唐不獨足 代天班祿測曰唐不獨足無

私容也
王曰得位當 晝爲唐之主蕩然無私不求
獨足與天下 同其美利故可代天班布爵
祿爲時明君 處唐之美莫過是矣光謂六
爲上祿爲盛 多而當晝君子不獨享天祿
與天下賢儁共之

次七弋彼三飛 明明于征終日不歸亡測曰
弋彼三飛適無所從也
王曰居過滿而失位當夜不明於道自取
危亡若一弋而求三飛無所適從自明而

行至暮忘返蕩然昏昧復何益矣光謂七爲失志而當夜小人二三其德從此失彼蕩無所守徒自勞苦自幼至老終無所得者也

次八唐收祿社罷輟哭或得其沐測曰唐收祿復亡也

復符目切下同王曰得位當晝善於處唐之道故能復收其祿光謂八爲禍中福祿已散然當日之晝能興衰起廢者也故曰唐收祿社稷亡靈復得血食故輟哭民已

枯瘁而復棠潤澤故曰或得其沐也

上九明珠彈于飛肉其得不復測曰明珠彈肉費不當也

當丁浪切范曰飛肉禽鳥也珠至重鳥至輕以重求輕故不復也王曰九居亢極而失位當夜蕩蕩然門於大數者也如以珠彈雀所得不復其所亡也光謂九爲禍極而當夜小人縱情極欲蕩然忘返者也

二方三州
二部三家 常

陽家水準恒入常次七二十三分二十六

秒立秋氣應日次鶉尾斗建申位律中夷則次九日舍翼

陰以知臣陽以知辟君臣之道萬世不易辟晉璧宋曰辟君也此立秋之首也以秋承夏天道之常故於是時陰知爲臣陽知爲君光謂以秋承夏以陰承陽以臣承君之象也

初一戴神墨履靈式以一耦萬終不稷測曰戴神墨體一形也

王吳皆云稷與吳同墨式皆法也神靈尊

之也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之心執一以爲常法應萬物變終無虧昊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次二内常微女貞厲測曰内常微女不正也

王本作常内微令從諸家王曰處常之時當正君臣夫婦之道失位當晝是常以微賤之女處内不正之象且近於危故曰貞厲

次三日常其德三歲不食測曰日常其德君道明也

三爲自如而當晝日常其德故免薄食之災君常其德故無狂僭之咎伊尹戒太甲作咸有一德

次四月不常或失之行測曰月不常臣失行也

行皆如字月有虧盈故曰不常行道也四爲外佗而當夜臣德不常則失道也

次五其從其橫天地之常測曰其從其橫君臣常也

從即容切范曰天從地橫是其常道也王

曰五居中位為常之主得位當晝故從横經緯皆合天地之常得萬世不易之道先謂五為中和常之盛也君臣之道相經緯也

次六得七而九懦橈其剛不克常測曰得七而九棄盛乘衰也

七陽之盛也九陽之衰也六過中而當夜棄盛乘衰也小人懦弱橈敗其剛不能守其常道也

次七滔滔往來有常衰如克承貞測曰滔滔

往來以正承非也

次八常疾不疾咎戚不語測曰常疾不疾不能自治也

八爲禍中而常夜常道久而有敝者也故曰常疾夫疾者自知其疾則尚可治也若不知其疾而惡　必不可治矣小人不知其禍而惡聞之至於凶咎　成不可復詰也

上九疾其疾巫毉不失測曰疾其疾能自毉也

王曰九居亢極而得位當晝能疾其疾者也善於自儆則毉巫治之不失也毉巫諭賢者耳光謂九爲禍終而當晝君子能思患而豫防之納忠求賢以自輔故禍可解也

二方三州二部一家 度

陰家火準節法者爲模　度者爲之分寸也

陰氣日躁陽氣日舍躁躁舍舍各得其度

舍音捨又如字宋曰躁動也舍藏王曰舍

止也光謂躁謂　進盛也舍謂陽退也
躁者益躁舍者益舍各守常度也
初一中度獨失測曰中度獨失不能有成也
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在心之度先已乖
失安能有廞也廬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
于度則釋
次二澤不舍冥中度測曰澤不舍乃能有正
也
次三小度差差大攋之階測曰小度差差大
度傾也

小宋陳昊本攋作瀨王本作傾今從宋陸
范本范本測差差作之差今從宋陸王本
攋音賴光謂攋　也三爲思終而當夜
思不中度則事乖夫矣故曰小度差差大
攋之階言所失雖小所毀將大也

次四榦楨利于城測曰榦楨之利利經營也
范王于作于今從宋陸王本四爲下祿而
當晝君子既得其位常以法度爲榦楨則
可以保衛其民有所營爲矣
次五榦不榦攋于營測曰榦不榦不能有寧

也

王曰失位當夜不能爲首之主斡而非斡之才則必傾其所經營矣光謂不度之人民無則馬猶斡之不斡將毁所經營不能有安也

次六大度檢檢于天示象垂其笵測曰大度檢檢垂象貞也

笵與範同王曰六居盛位度之大者得位當晝明于法制以度檢物則天之象而垂法於人也光謂君子之立法度非取諸心

也乃觀象於天以垂範於世故曰天示象垂其範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

次七不度規之鬼即訾之測曰不度規之明察笑也

訾音紫又即移切王曰七居過滿失位當夜是以不度之度為規制者也訾毀笑也贊云鬼訾測云明察　幽明同笑故互文見義光謂七為敗損而當夜小人　溢不以法度自規鬼所毀笑將降之禍也明察者莫若鬼人之愚者或未之知鬼先見其

禍也
次八石赤不奪節士之必測曰石赤不奪可與有要也
要一遥切范曰石不可奪堅丹不可奪赤王曰八居度之將終得位當晝必能有所執守不改其度者也光謂要約也八爲禍中而當晝君子雖遇禍亂不改其度秉志堅明不可移奪故可以與之有約謂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也
上九積差之貸十年不復測曰積差之貸不

得造也

范本差作善今從二宋陸王本王本十作七今從諸家陸曰造至也王曰居度之終而失位當夜失度之極者也積其差失浸以乖遠貸者寬緩後於時也雖七年之久亦不可復其度也光謂貸當作貣吐得切與忒同差之甚者也易曰迷復凶至于十年不克征也

二方三州三部二家永

陽家木準同人二宋陸范王皆象恒吴曰

常首象恒卦次七立秋初一當二百二十
六日行張十五度於易爲日恒卦九四次
度首象節卦初一巳行翼二度次永首次
七當二百三十八日行翼九度於易爲日
同人卦今從之

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可長久
宋曰陰者刑氣故以武言之陽者德氣故
以文言之武以濟文文以濟武陰陽取與
之道也故其道可以長久

初一不替不爽長子之常測曰不替不爽永

宗道也
王本替作朁云古僣字今從宋陸范本長
知文切永長久也有繼嗣之象朁廢也一
當日之晝得永之道者也先王之制立嫡
以長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不替不爽萬世
之常法也永久之道莫大於此
次二内懷替爽永失貞祥測曰内懷替爽安
可久也
二當日之夜失永之道也昬惑之君違禮
立愛以孽代宗内懷替爽之心於其長子

如此則長失正善之道也

次三永其道未得無咎測曰永其道誠可保也

三爲成意而當晝君子道業已成未躋祿位者也夫君子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日新其道久而不倦雖未得福祿又何咎哉

次四子序不序先賓永失主測曰子序不序非永方也

王曰四近於五而以陰居陽位且當夜失其可久之道子而不居子之次序則祭祀

賔客長無主矣故先賔永失主也
次五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測曰三綱之
永其道長也
王曰居中體正爲首之主得位當晝有君
之德是能使三綱皆得其中天之所助故
永厥福也光謂三綱者君爲臣綱父爲子
綱夫爲妻綱五爲中和而當晝王者正三
綱以建皇極永保天祿
次六大永于福反虛庭入于酋冥測曰大永
于福福反亡也

范本入于酋冥作入酋冥小宋本作於酋冥今從宋陸王本六過中而當夜小人恃福之永驕淫矜夸福終則禍至故反虛庭言無所獲也入于酋冥言不知悔懼禍釁既就則至於晦冥也

次七老木生蒔永以纏其所無測曰老木生蒔永厥體也

蒔時吏切王曰七居過滿老木之象然得位當晝得其永道故生蒔蒔者旁生之栽也既有華葉復得長久始無今有故云纏

其所無

次八永不軌凶亡流于後測曰永不軌其命劓也

劓才詣切宋曰劓翦也王曰居將極之位而以陰居陽時且當夜是則永不法之事豈止禍其身而已凶亡之事乃流於後也光謂八爲禍中而當夜小人長爲不法身既凶亡餘殃流後也

上九永終馴首測曰永終馴首長愷悌也

馴順也愷樂也悌易也九在永終而當晝

君子之道永長樂易慎終如首若一永道乃全也

𝌻 二方三州三部三家 昆

昆戶衮切又如字陰家金亦準同人陸曰昆亦同也

陰將離之陽尚昆之昆道尚同

宋曰陰氣將殺故離散萬物陽氣將藏故萬物同歸也王曰陰氣主殺將離萬物陽氣仁愛猶尚昆而同之

初一昆于黑不知白測曰昆于黑不可謂人

也

宋曰白智也黑愚也光謂黑以諭垢濁白以諭廉潔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自同於垢濁而不知廉潔之爲美者也

次二白黑菲菲三禽一角同尾測曰三禽一角無害心也

心四 三十一

菲敷尾切與斐同王曰得位當晝白黑菲菲分別明白之義三禽諭三人一角同尾終始皆同無乖異也光謂菲菲白黑相雜貌角在首而拒鬬者也尾體之終也二爲

毋中而當晝君子與人交廉而不劌獨而不汙菲菲然群居而不亂一角者共禦侮也同尾者全其終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次三昆于白失不黑無際一尾三角測曰昆白不黑不相親也

范王本際皆作𨻰今從宋陸本

次四鳥託巢于葼人寄命于公測曰鳥託巢公無貧也

范小宋本葼作叢今從宋陸王本葼古叢

字宋曰公均也先謂公者道大同無彼我
也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能推大同至公
之心以待人則皆歸往而寄命焉故曰公
無貧也
次五穀失䟽數衆麄毀玉測曰穀失䟽數奚
足旬也
范小宋本穀失䟽數作穀不穀失䟽數王
本作轂不轂失䟽數今從宋陸本穀轂古
字通陸曰旬均也王曰五居盛位當爲物
主而以陽居陰位且當夜不得混同之道

轂爲衆輻所湊五旣失道不能包容故云
轂不轂也衆麄之輕積以成多必致毀玉
之患如衆鑠金也光謂轂之受輻疏數必
均乃能運行三以小人而居盛位無至公
之心好惡任私故讒慝並進而衆麄毀玉
也

次六昆于井市文車同軌測曰昆于井市同
一倫也
井市者人所聚也六爲盛多當晝君子道
隆德盛四海會同書同文車同軌無有遠

邇混為一類也

次七蓋偏不覆晏雨不救測曰蓋偏不覆德不均也

覆敷救切下並同晏晚也晚而得雨則稺者昌而穉者傷矣七為敗損而當夜小人之德不能大同思心頗僻有愛有惡如蓋偏則物有不覆者矣雨晚則禾有不救者矣

次八昆于危難乃覆之安測曰危難之安素施仁也

八為禍中為耗為剥落有危難之象然當日之晝君子素以昆同之道汎愛容衆一視同仁故危難之際能庇覆於物使之就安

上九昆于死棄寇遺測曰昆于死棄厥身也遺以醉切王曰棄身遺寇凶之甚也光謂為惡不同同歸于亂九居禍極而當夜故有是象

太玄經集註卷之五

心五

☷ 三方一州 一部一家 減

陽家水準損入減初一四十一分一十七
秒處暑氣應次　日舍軫

陰氣息陽氣消陰盛陽衰萬物以微

王本作陰息陽消小宋本作群陰息陽氣
消今從宋陸范本

初一善減不減冥測曰善減不減常自沖也

陸曰沖虛也光謂一爲思始而當晝常自
謙沖善減者也自損者人益之故不減一

爲下下善減之謙不減之益皆在冥昧之中人莫得而見故曰冥

次二心減自中以形于身測曰心減形身困諸中也

宋陸本形作刑今從范王本人之進德修業必自彊於心然後顯著於外二爲思中而當夜志先減矣德業何從而益爭是其中先自困也子謂冉求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

次三減其儀利用光于階測曰減其儀欲自

禁也

三爲下上爲思終爲進入居上則多驕盈思終則　於外發於儀貌矣減其儀者自貶損禁約也階　以進也自損而得進有光輝也

次四減於艾貶其位測曰減於艾無以莅衆也

范本艾作乂今從二宋陸王本艾與乂同音范曰　治也光謂四爲下祿而當夜小人不勤於爲治無以　衆則不能保其祿

位矣故曰減於爻賤其位

次五減黃貞下承于上寧測曰減黃貞臣道丁也

范本作減其黃貞今從諸家宋曰丁當也王曰得位當晝能爲減主又得黃中貞正之道衆所咸歸故下承于上而獲安寧之福也光謂中和莫盛乎五故曰黃以陽當位故曰貞夫盛極則衰不可不減臣用此道以承其上乃可自安故曰臣道當也

次六幽闡積不減不施石測曰幽闡不施澤

不平也

施失鼓切范曰六爲水故積幽小宋白大開曰闡光謂六與家性皆爲水故曰幽六爲上祿故曰闡又爲盛多爲極大故曰積君子當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今乃不減不

施其頑如石故曰澤不平也

次七減其疾損其衂厲不至測曰減其疾不至危也

范曰衂憂也厲危也王曰七居過滿危之道也而得位當晝是能自減其疾患損其

憂戚則厲無從而至矣光謂七爲禍始而
當晝在於滅家故有是象易曰損其疾使
遄有喜

次八瀏漣漣滅于生根測曰瀏漣之滅生根
毀也

王本無下漣字今從宋陸范本瀏音留又
力久切漣音連范曰八木也秋木始衰瀏
沵也漣漣沵垂之貌沵古流字光謂八爲
木爲沈天爲疾瘀爲耗爲剥落沈天秋冬
之交也木之所以生者根也所以榮者滋

液也今滋液下流漣漣然滅其資生之根則何以復能盛榮乎

上九滅終利用登于西山臨于大川測曰滅終之登誠可為也

范曰在西為金故曰西山金生水故曰大川光謂物極則反故滅終必增登山臨川以高下也西者物之成也夫登高臨下鮮有不危以滅處之故可為也

三方一州
一部二家 唫

陰家火準否陳音欽又音琴小宋吳皆巨

錦切說文口急也與噤同令從之陸曰唫閉塞也

陰不之化陽不之施萬物各唫

凡陽施其精陰化其形萬物乃生旨處暑之氣陰不化陽不施萬物各閉塞之時也

初一唫不予丈夫婦處測曰唫不予人所違也

予與與同王曰唫閉而不與物接丈夫而効婦人之　光謂一為思始而當夜處

手窮下君子思道將　及人令乃唫而不

與若丈夫而婦處也夫孤立無親則人皆
違而去之故曰人所違也
次二喰于血資乾骨測曰喰于血臞自肥也
范本臞作臒吁縛切諸本皆作臞小宋音
具吳音衢今從之王曰喰其血以資乾骨
懼於臞瘠思以自肥光謂二為思中而當
晝能蓄其德以美其身者也大學曰富潤
屋德潤身
次三貌不交口唭嶷喰無辭測曰貌不交人
道微也

䓛王本無口字今從二宋陸本嗔去吏切嶷魚記切䓛曰嗔嶷有聲而無辭也王曰人道殆至於徹絶也光謂三爲思終又爲成意思慮既成則言貌可以接人矣而家性爲唫當日之夜尚閉塞而不交則人道幾乎絶矣易節之九二曰不出門庭凶

次四唫其瞉不振不俗彙老及族測曰唫其瞉不得相也

次五不中不督腐蠹之嗇測曰不中不督其唫非也

小宋曰祿以待賢廩粟紅流腐蠹猶嗇其唫非也光謂督亦中也君子積而能散可唫則唫可施則施五居盛位家性爲唫當日之夜失其中道故腐蠹而猶吝嗇也

次六泉原洋洋唫于丘園測曰泉源之唫不可識也

二宋陸王本識作議今從范本范曰六水也故爲泉源丘園以諭高也光謂六爲盛多爲極大蓄水於高待時而施則所及者遠今日之唫乃所以爲異日之澤故不可

識也
次七唫于體黄肉毀測曰唫于體骨肉傷也
王本黄肉毀作黄骨肉毀今從宋陸范本
七爲消爲敗損而又當夜黄中也骨肉在
中故曰黄肉夫氣血所以養體也唫而不
及於四體骨肉毀傷矣恩澤所以綴親也
唫而不及於九族則内外乖離矣
次八唫過禍禱以牛解測曰唫過禍大費當
也
范曰牛爲大費王曰雖過唫招禍而能禱

之以牛以解其凶光謂八爲禍中故曰唫遇禍當日之晝故曰禱以牛解不愛費以解禍其道當也

上九唫不雨乎乾脯測曰唫不雨何可望也

范曰孚信也王曰九居唫極而當夜陰陽俱閉故不雨光謂潤澤既竭而無望信乎肉乾而爲脯矣言王澤竭而民物瘁也

三方一州
一部三家
守

陽家木亦準否

陰守戶陽守門物莫相干

初一閑朋牖守元有測曰閑朋牖善持有也

王小宋本作閑明牖守元有今從宋陸范本范曰朋黨類也光謂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心有所感則物以其類應之牖者所以窺外也元始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一爲思始而當晝能閑外類之誘守其始有之性者也

次二迷自守不如一之有測曰迷自守中無所以也

家曰以用也無所用自守也王曰二守其迷一守其道故不如一之所有也光謂二爲思中而當夜諸於外物迷而失其所守者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次三無喪無得往來默默測曰無喪無得守厥故也

三爲進人爲自如爲成意當日之晝德成於內能守而勿失者也外物之往於我何喪外物之來於我何得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也易曰無喪無得往來井井

次四象艮有守測曰象艮之守廉無悃也

宋陸本象艮有守作象貞自守小宋本作象貌有守今從王本悃與怙切宋曰貞音狗陸曰悃禁禦也　象狗不能有所廉察禁御也范曰象似也若芻狗　光謂貞音狗當云艮為狗字之誤也象狗猶言象龍也

次五守中以和要侯貞測曰守中以和侯之素也

二宋陸本守中以和作守中以一和王本

要侯貞作要侯之貞今皆從范本范曰五爲天子守中和之道諸侯之正主也光謂素向也中和莫盛乎五守中和之道以要約諸侯諸侯之所取正而歸向也

次六車案軔圭璧歷測曰車案軔不接鄰也

王本不接鄰作交接鄰今從諸家軔而振切小宋曰軔礙車輪之木也禮諸侯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執守失貞不接鄰國車輪按軔以靡行圭璧生塵而不用光謂家性爲守六過中而當夜自守太過者

也

次七群陽不守男子之貞測曰群陽之守守貞信也

王本群陽不守作群陽不字今從諸家

次八曰無杵其曰舉天陰不雨白日毀暑測曰曰無杵其守貧也

王曰曰而無杵守之而終無所用舉而不下守之而終無所成光謂其碓舉無米可舂也天陰不雨無澤可冀也八爲禍中爲耗故有此象

上九與余有守辭于盧首不殆測曰與荼有守故愈新也

宋陸本作有荼有守測作其荼其守今從范王小宋本荼音徒宋曰愈猶勝也范曰荼白也盧黑也九西方故白光謂荼茅秀也其色白九爲禍終而當晝能悔其禍者也故思老成白首之人與守其故道而辭去黑首諭言之士則國家不至於危殆也秦誓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

三方一州

二部一家 翕

陰家金準巽入翕次五二十八分三十四秒白露氣應日次壽星斗建酉位律中南呂陸曰巽者入也翕亦入也王曰翕合也光謂巽爲雞故翕多飛鳥之象

陰來逆變陽往順化物退降集

二宋陸王本陽往順化作陽往以順今從范本宋曰陰來從下故以逆言之陽往從上故以順言之光謂陰升而害物故曰逆陽降而育物故曰順

初一狂衝于冥翕其志雖欲梢搖天不之茲

測曰狂衝于冥天未與也

宋陸本翕其志作以翕其志不作下今從范本范本梢搖作逍遙今從二宋陸王本梢搖與逍遙同　曰茲古滋字光謂　爲思始而當夜小人有不善之心狂蕩衝激於冥昧之中翕斂其志未形于外逍遙自縱適之貌言雖欲縱適其志天未之與不得滋長也

次二翕冥中射貞測曰翕冥中正子也

王本正予作正弓今從諸家予與與同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有善心亦翕斂於冥昧之中如射之有志正己而發發無不中故曰射貞王正予猶言惟正是與也

次三翕食嘬嘬測曰翕食嘬嘬利如舞也

嘬楚夬切范曰嘬嘬食疾貌王曰嘬嘬盡饕貪之甚也欲利之速如舞之赴節光謂三爲成意而當夜　近於祿小人見祿貪而務入無所不至

次四翕其羽利用舉測曰翕其羽朋友助也

四爲下祿又爲外宅當日之晝如鳥翕其羽　士得朋友之助利於進也

次五翕其腹辟穀測曰翕其腹非所以譽也

范王小宋本辟穀皆作辟金穀今從宋陸本范小宋本譽作舉今從陸王本五爲中祿又爲腹而當日之夜但能翕其福祿以自與者也故曰翕其腹夫自與者人必奪之此乃辟去福祿之道也況令名何從而得之

次六黃心鴻翼翕于天測曰黃心鴻翼利得

輔也
宋陸王本利作和今從范本六爲中上稱黃鴻鳥飛之高者也六又爲盛多居福之隆當日之晝君子以中庸爲心輔之者衆如傳鴻翼其高飛無不至矣

次七翕繳惻惻測曰翕繳惻惻被離害也
繳音灼范曰七爲繩爲射射用繩者繳之謂也光謂七爲禍階而當夜故被離害也

次八撣其翬絶其羅殆測曰撣翬絶羅危得遠也

撣與揮同羂古縣切王曰晝可以自危雖不至於終凶亦殆之甚小宋曰畢覆車也羂罔也光謂八爲禍中而當晝故得免也

上九撣其角維用抵族測曰撣其角用珍厥類也

王本族作撲今從諸家抵音紙范曰抵擊也王曰撣其角以拒物物所同惡光謂九爲殄絶爲禍極爲猛爲角而當夜禽禍不已至於窮極猶欲用猛取勝故至於絶族也

☵ 三方一州 二部二家 聚

陽家土準萃入聚次七日舍角易曰萃王假有廟故聚多鬼神之象

陰氣收聚陽不禁禦物相崇聚崇亦聚也

初一鬼神以無靈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

見賢遍切王曰鬼神以無形爲靈經陳曰聚著陰氣收聚萬物衰落有形復於無形物歸其本本無無者非靈而何夫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聚則爲物散則無形故鬼神以無

形爲靈也光光謂一爲下下又爲水幽深之象也

次二燕聚嘻嘻測曰燕聚嘻嘻樂淫䆒也范本䆒作衍小宋本作衎今從宋陸王本

二爲思中爲人當夜相聚冥樂過則成䆒

次三宗其高年群鬼之門測曰宗其高年鬼待敬也

二宋陸王本皆作宗其高年今從范本范曰三爲門

次四牽羊示于叢社執圭信其左股測曰牽羊于叢不足榮也

范本信其左股作信辟其左股測曰不足勞也今從二宋陸王本信與伸同羊中牲也依叢林而爲社鬼之微者也執圭重禮也拜當伸右股四當日之夜雖有福禄不能用之如牽羊但示于叢社而已不足榮也執圭而拜乃伸其左股不免於鄙野也

次五鼎血之牆九宗之好乃後有孚測曰鼎血之牆信王命也

王曰猶與槱同謂薪燎也
次六畏其鬼尊其禮狂作眛淫亡測曰畏鬼
之狂過其正也
范本眛作味今從二宋陸王本王曰眛者
自無所見也狂瞽而求淫祀亡則冥焉
心五
十二
次七竦萃于丘冢測曰竦萃丘冢禮不廢也
王曰竦敬也光謂亡為高為禮又為禍始
而當晝以敬而聚於丘冢葬以禮之象也
次八鴟鳩在林咬彼衆禽測曰鴟鳩在林衆
所咬也

宋陸本𠯈作呱王本作吠今從范小宋本
𠯈於交切多聲也王曰鴟鳩惡鳥聚中林
必爲衆禽所譟也光謂八爲禍中而當夜
小人惡聲巳著如鴟鳩所在之林衆禽必
聚而譟之

上九垂涕纍鼻聚家之彙測曰垂涕纍鼻時
命絕也
小宋曰彙類也光謂九爲禍極爲殄絕如
君子生有令德其死也哀趙文子成室曰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此之謂也

二方一州
二部三家 積

陰家水準大畜

陰將大閉陽尚小開山川藪澤萬物攸歸

王曰山藪所以蓄藏萬物也光謂陰盛陽

微萬物極陽之末盡皆歸藏於山川藪澤

心五 圭

初一冥積否作明基測曰冥積否始而在惡

委積其中也

也

宋陸本始而在惡作已而在惡范本無已

而字小宋本無已字今從王本王本基作

資夲從諸家否音鄙范曰否不善也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積惡於幽而取禍於明故冥冥之惡乃所以爲明罰之基也

次二積不用而至于大用君子介心測曰積不用不可規度也

度侍洛切范曰介大也宋曰積久不用明德深藏果遇其時至於大用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積善於中困於下位不爲時用然積之不已一旦具用必大君子廣大其德心而已不汲汲於求用也

次三積石不食費其勞力測曰積石不食無可獲也

三爲思上而當夜費心於無用勞力於非務如積石之不可食勤而無獲也

次四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君子積善至于蕃也

小宋本至于蕃作至于大蕃今從諸家王曰蕃謂蕃廡附袁切小宋曰蕃車耳也敷袁切光謂車耳兩轓也至于車耳言其盈積著見也

次五藏不滿盜不贏測曰藏滿盜贏還自損也贏一作羸

王本藏作臧今從諸家藏徂浪切五居尊位受盛福不務德施而蓄積無已適足爲盜之贏利也秦積斂倉爲楚漢之資隋積洛口爲李密之用皆其類也

次六大滿碩施得人無亢測曰大滿碩施人所來也

王本亢作方今從諸家施式豉切王曰六居盛位得時當晝所積大滿而能大施以

濟於物故得人皆歸之其道無窮也光謂財散則人聚能得人也亢敵也詩云無競惟人斯無敵於天下矣

次七魁而顙而玉帛班而決欲招寇測曰魁而顙而盜之招也

范本招作収王本決作快今從二宋陸王本魁者言其首出也顙者言其顯著也班布也七七爲禍始而當夜積蓄不巳首出顯著玉帛布列雖可以窮一時之欲而不知盜來其後也

次八積善辰禍維先之罪測曰積善辰禍非己辜也

小宋本辰作辰今從諸家辰時也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八爲禍中當晝身雖積善而遭時之禍蓋其先人之罪也

上九小人積非至于苗喬測曰小人積非禍所骫也

王本苗作亡小宋本作笛音迪今從宋陸范本骫古委字范曰惡大者乃至苗喬之家光謂積非之極遇禍之窮禍所委積故

延乃苗裔也

三方一州三部一家 飾

陽家火準賁入飾次八三十六分一十五秒秋分氣應故兼準兌兌爲口舌故飾多言語之象

陰白陽黑分行厥職出入有飾

諸家厥作其今從宋陸本宋曰陰氣出治於上故以白爲飾陽氣入治於下故以黑爲飾陸曰陰而治西故言白陽退於北故言黑王曰白爲見黑爲隱白黑分形飾之

象也
衍一言不言不以言測曰言不言默而信也
王本賛辭上云言不以言令從諸家一爲
思始而當晝君子內守其至誠沈潛淵默
以不言爲言所以然者不言而信故也孔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次二無質飾先文後失服測曰無質先文失
貞也
王本貞作真今從諸家王曰無其本質欲
以求飾雖先以文釆後必失其所服光謂

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內無誠實徒事外飾其始則文采信美矣終則失其正服也服以諭德之形於外者也

次三吐黃舌拑黃聿利見哲人測曰舌聿之利利見知人也

宋陸范本吐黃舌皆作吐黃酋舌今從小宋本宋陸本拑作柑今從范王小宋本拑渠廉切知與智同拑執也聿筆也君子發言著書不失中道惟智者能知之愚者不足語也法言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

形君子小人見矣

次四利舌哇哇商人之貞測曰哇哇之貞利于商也

宋陸本利舌哇哇作舌哇哇范小宋本作利口哇哇今從王本哇爲佳切王曰文飾

虛辭以衒鬻故爲商人之貞而非君子之正道也光謂四爲冨而當夜故有是象

次五下言如水實以天牝測曰下言之水能自沖也

王本牝作比今從諸家小宋曰剛處於中

能自虛懷聽其讜議從諫如流何有不納

光謂牝谷也天祉謂海也五居尊位而當

晝能自下以納人言如此則人爭以善道

告之如流之實海也海自下而百川赴之

故能成其大君自下而衆善歸之故能成

其聖

次六言無追如抑亦飛如大人震風測曰言

無追如抑亦揚也

大人謂在貴位之人六過中而當夜失言

者也一言之失駟不及舌故曰言無追如

清之而愈濁者　雖欲抑之已飛揚矣
故曰抑亦飛如況夫感福在發口一言
疾如風霆爲物休戚可不慎乎

次七不丁言時微于辭見上疑測曰不丁言
時何可章也

小宋本無不字今從諸家見賢遍切范曰
丁當也風切而已不可章灼光謂七爲禍
始而當晝君子事暴君非可以直言之時
故微辭風切而已苟爲章見則上必疑之
孔子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

也

次八蛁鳴喁喁血出其口測曰蛁鳴喁喁口自傷也

蛁與蜩同喁音顒王曰蜩善鳴之蟲也光謂喁喁猶諄諄也八爲禍中而當夜君不受諫臣彊以言聒之不辱則刑矣如蜩之鳴喁喁不已雖復血出其口誰則聽之徒自傷耳

上九白舌于于屈于根君子否信測曰白舌于于誠可長也

宋陸本測曰白舌于于作信舌不白王本
于于作千千測曰言不信也小宋本作白
舌不白于屈于根今皆從范本否與不同
方九切于于屈貌九爲禍極而當晝君子
居無道之世言不見信正當屈舌緘口而
已此誠可久長之道易曰有言不信尚口
乃窮也

心五 十八

三方一州
三部二家 疑

陰家木亦準賁彼飾此疑矣入疑次四日
舍亢二宋陸王皆以爲象巽范以爲象震

皆非也

陰陽相磑物咸彫離若是若非

磑千對切宋曰物相切劘稱磑是時陰陽相劘分數均晝夜等陸曰彫傷也離散也

陰卑而主陽尊而廢故若是若非疑之也

光謂以氣運言之若陰是而陽非以物情言之若陽是而陰非故疑

初一疑惘惘失貞矢測曰不正之疑何可定也

小宋本惘惘作㖒虛利反㖒㖒笑也今從

諸家范本不正之疑作疑恫失貞今從諸
家恫音回范曰矢直也王曰恫恫昏亂貌
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心不正直多
疑少決終無所定

次二疑自反孚不遠測曰疑自反反清靜也
二爲思中爲反復而當晝君子有疑則當
屛去利欲平除愛憎清靜其心自反於身
義則行之不義則捨之以此決疑夫何遠
之有

次三疑强昭受兹閔閔于其心祖測曰疑强

聦中心冥也
范本强作彊今從宋陸王本强其兩切王
曰疑而强昭晴而强明冝其受此閔憂於
心祖祖本也先謂三爲成意而當夜故有
是象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
知也曲禮曰疑事無質

次四疑考舊遇貞孚測曰疑考舊先問也
王曰心有所疑而稽考舊典以明之則疑
必釋矣先謂四爲外它爲條暢而當晝故
有是象舊典舊人皆可問也問而遇正信

斯可從矣孔子曰疑思問

次五䖝黄疑金中測曰䖝黄疑中邪奪正也

宋陸本䖝作嚇字書無之范本作蟦今從

王陳本蟦徒冬切范曰䖝赤也王曰䖝與

彤同雖盛位而處陰當夜不能辨析所疑

彤黄之色而疑其爲金小宋曰䖝音雄雄

黄石也䖝黄之色光瑩粲然疑有兼金在

其中也光謂五居尊位而當夜疑而不明

大佞似忠故邪能奪正也

次六誓貞可聽疑則有誠測曰誓貞可聽明

王命也

王曰六得位當晝能釋群疑誥誓以正而人皆可聽以辨所惑其疑而未悟則有誠明之道以貫之則愚迷皆釋矣申明王命以斷衆疑者也光謂物情疑故誓之誓正則人可聽矣誓而人猶疑之則當申之以至誠誠則人從不誠人不從矣六為上祿故曰王命

次七鬼魂疑嚘嗚弋木之鳥射穴之狐反目耳厲測曰鬼魂之疑誠不可信也

宋陸范王本皆云鬼魂疑 貞厲今從 小宋
本小宋本耳作貞今從諸家諸家本目皆
作自今從宋陸本 曰嚘嗚歎也光謂鬼
魂恍惚若有若無誠可疑也莫黑匪烏莫
赤匪狐易辨者也目視耳聽理之常也七
爲失志爲消爲敗損而當夜已既不明惑
之者衆若鬼若魂不能判別嘆嗟而已烏
狐易辨而或得失猶不免疑已之耳目且
不自信反以耳視而目聽宜其危矣
次八顛疑遇幹客三歲不射測曰顛疑遇客

甚足敬也

射音亦范曰射厭也

上九疑無信控弧擬麋無測曰疑無信終無所名也

宋陸范本疑無信皆作九疑無信今從王小宋本范曰無信無所信也控弧擬麋猶曰無者疑之甚也光謂九爲疑極故有是象終疑不决必無所成名也

𝍄 三方一州三部三家 視

陽家金準觀

陰成魄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

王曰是時萬物形貌已成皆可見光謂秋

分之陰如月成魄妣當作𢀀匹計切配也

陰陽中分成配偶也

初一內其明不用其光測曰內其明自窺深

也

范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光謂一爲思

始而當晝收視內明不用外光

次二君子視內小人視外測曰小人視外不

能見心也

身之榮悴人之賢不肖莫不皆然

次三視其德可以幹王之國測曰視德之幹

乃能有全也

三爲成意又爲進人當日之晝德成而外

形者也故王者視德之大小任以爵位爲

國家之楨幹也

次四粉其題頯雨其渥須視無姝測曰粉題

雨須不可忍瞻也

宋陸本無忍字小宋本無可字今從范王

本王本頯作頯云面權也小宋本作頯匹

迴切面無色也今從范本頩薄變切此从春

朱切范曰題額也頩面也姝好也光謂[illegible]四

色白為下祿為外它小人飾外貌而得[illegible]祿

者也僞久必敗如粉其題頩而遇雨[illegible]渥

其頩它人視之安有好乎

次五鸞鳳紛如厥德暉如測曰鸞鳳紛如德

光皓也

小宋本皓作時今從諸家五居尊位受盛

福而當晝王者盛德光暉嘉瑞來臻故鸞

鳳紛如而多也賈誼曰鳳凰翔於千仞兮

覽德暉而下之

次六素車翠蓋維視之害貞測曰素車翠蓋徒好外也

六爲上祿而當夜小人無德而祿外好內醜如乘素車而張翠蓋視其外則華內實無文也貞者當以正視之則好醜自分矣

次七視其瑕無穢測曰視其瑕能自矯也

小宋本無作罔今從諸家王曰七居過滿之地然得位當晝是能因時而自視其瑕戒於未萌則咎悔不生故終以無穢也光

謂七爲禍始而當晝故能如是
次八翡翠于飛離其翼狐貔之毛躬之賊測
曰翡翠狐貔好作咎也
貔都聊切與貂同范曰各以文毛之用遂
致殺身之禍小宋曰罔離其翼光謂八爲

禍中而當夜外觀之美適爲身災孟子謂
盆成括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
以殺其身而已矣
上九日沒其光賁于東方用視厥始測曰日
沒賁東終顧如也

范曰賁黄白色也小宋曰日之將没賁東方先謂九居視之終而當晝君子修德立功慎終如始日之將没反照東方昜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三方二州一部一家　沈

陰家水亦凖觀人沈次　日舍氐沈下視也諸家以冬非也

陰懷于陽陽懷于陰志在玄宫

宋曰懷思也陰陽别行久矣咸在於秋中而相思也故其志俱在玄宫矣

初一沈耳于閨不聞貞測曰沈耳于閨失德體也

范曰一爲耳耳在水中故沈也光謂一爲下下而當夜小人好沈耳于閨潛聽以下人之隱私不聞君子正道垂旒充耳而物無隱情也

次二沈視自見賢於眇之眄測曰沈視之見得正美也

范曰二爲目而在沈家故沈視也小宋曰眇一目盲也眄邪視也光謂二爲思中而

當晝沈視於身自見善惡得其正美賢於
小人不能內省而旁窺它人之是非如眇
目之人已則不明而好邪視也
次三沈于美失貞矢測曰沈于美作聾盲也
范曰矢直也光謂三爲思上而當夜小人
心五　二十四
沈溺聲色之美失其正直之性老子曰五
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謂所聞見皆
不得其正如聾盲也
次四宛雛沈視食苦貞測曰宛雛沈視擇食
方也

小宋本宛作寃今從諸家王曰宛雛鳳屬

先謂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擇祿而食守

苦節循正道如鳳下視四方有道之國非

竹實不食必擇可食之方然後集也

次五雕鷹高翔沈其腹好𩦺惡粥測曰雕鷹

高翔在腐糧也

二宋陸本𩦺作繩今從范王本吳曰𩦺古

孕字光謂管子曰䗅婦不期銷棄粥與育

同好惡讀如字五處尊位而當夜望髙而

志趣卑如雕鷹鷙鳥其飛翔非不髙而下

視腐鼠志在攫之以實其腹始若善而終於惡故曰好孕惡育也

次六見粟如纍纍明利以正予王測曰見粟如纍其道明也

范王本粟作票今從二宋陸本范本纍作累今從諸家

次七離如婁如赤肉鴟梟厲測曰離婁赤肉食不臧也

七色赤用明明類爲羽又七爲失志而當夜雖明視如離婁見赤肉取之乃得惡鳥不

擇祿而食危之道也

次八盼得其藥利征測曰盼得其藥利征邁也

范小宋本利征作征利今從宋陸王本八爲禍中而當晝故得藥利征也

上九血如剛沈于顙前尸後喪測曰血剛沈顙終以貪敗也

宋陸本血如剛沈于顙作如血如剛沈于之顙王本作如血如剛沈于之顙小宋本作血如剛沈於顙今從范本王曰 亡之

道相繼而至故前尸後喪光謂血猶膏澤也剛當作岡沈有漁利之象九爲禍極爲畫弊爲類漁利不已浚民膏澤聚如岡陵至于沈類不知已故危亡相繼也

☴三方二州一部二家内

陽家火準歸昧入内次三二十三分二十二秒日次大火寒露氣應斗建戌位律中無射

陰去其内而在乎外陽去其外而在乎内萬物之既

宋曰既盡也

初一謹于嬰執初貞後寧測曰謹于嬰執治女政也

范王本治女政作始女政今從宋陸本嬰執古妃仇字范曰執匹也謹其妃匹男女道正室家安光謂內者室家之象居內之初故戒之也易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

次二邪其內主迂彼黃牀測曰邪其內主遠乎寧也

范本乎作乃今從宋陸王本范曰內主謂

婦也迂遠也 黄中也小宋曰牀者人所安
次三爾儀而悲 坎我西階測曰爾儀而悲代
母情也
范曰坎憂也親迎之道婦升西階有代親
之義故悲也 王曰儀匹也小宋引昬義曰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 獻之禮 舅姑
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次四好小好危喪其緼袍厲測曰好小好危
不足榮也
范本緼作蘊 王本袍作飽今從宋陸本

次五龍下于泥君子利用取嬰遇庸夷測曰

龍下于泥陽下陰也

王本庸作膚今從諸家取與娶同范曰龍以諭陽陽下于陰親迎之義也先謂親迎之禮壻御輪三周陽下陰也庸者得其常也夷等夷也

次六黃昏于飛內其羽雖欲滿宮不見其容

測曰黃昏內羽不能自禁也

王曰六居盛滿而失位當夜乖於居內之宜黃昏于飛者無所定也內其羽者不能

禁於内也雖欲滿宫欲無窮也不見其女
者失其配偶之道終無所獲也
次七枯垣生莠曜頭内其稚婦有測曰枯垣
生莠物慶類也
王本莠作秀今從諸家范小宋本物作勿
今從宋陸王本曜胡覺切范曰白而不純
謂之曜光謂七爲禍始而當晝衰而復興
者也有富有也物慶類者物情喜得其類
也易曰枯楊生荑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
次八内不克婦荒家及國渉深不測測曰内

不克婦國之孽也

范本不測作不可測今從諸家范曰克勝也

上九雨降于地不得止不得過測曰雨降于地澤節也

三方二州一部三家 去

陰家不準無妄漢儒解無妄爲無所復望故楊子以去準之三測曰妄行也四測曰非所望也是兼取二義

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倜倡

倜張留切倡音昌是時陰陽各去其所未
定萬物亦倜倡不知所處也王曰倜與侜
同萬物倡狂而離散

初一去此靈淵舍彼枯園測曰去此靈淵不
以謙將也

心五 二十八

范曰一爲水最在下故曰靈淵去下即高
非謙德也小宋曰枯園猶高上也光謂園
木之枯必地高而無潤澤也一爲思始而
當夜小人厭下思高欲去此而從彼必有
殃也

次二去彼枯園舍下靈淵測曰舍下靈淵謙道光也

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處以下人故道光也

次三髙其步之堂有露測曰髙步有露妄行也

范小宋本妄行作妄升王本作安行今從宋陸本露沾人衣禍辱之象也三爲成意而當夜小人見高位趨之不覺涉於禍辱也

次四去于子父去于臣主測曰去于子父非所望也

范本作去于父子今從二宋陸王本王曰既得晝去之得宜去于子而之父去于臣而之主順于尊卑之序則咎悔不生光謂四爲福始而當晝去卑而得尊福生望外故云非所望也

次五攓其衣之庭有麋測曰攓衣有麋亦可懼也

小宋曰攓音愆舉也光謂攓衣而行庭有

荆棘也麋鹿遊庭亡國之墟也五情恐懼

又爲衣居尊位而當夜將去其位而失其

國可無懼乎

次六躬去于成天遺厥名測曰躬去于成攘

不居也

二宋陸本成作城今從范王本攘古讓字

遺以醉切范曰六爲上祿家性爲去功成

身退故天遺其名

次七去其德貞三死不令測曰去其德貞終

死醜也

范曰令善也王曰七居過滿而又失位當

夜乗去之宜去之之惡者莫若去其德義

貞正之方故雖三死猶有不令之名　滅

也三者舉　其多也

次八月高弦　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慼測曰

月弦　恐見咎也

幾居衣切又音祈縣古懸字范曰月高弦

二十　餘也火謂大火火之幾懸歲将

晩也八者老疾之　於　年爲八十始月

動而益晦火日以流退致　遺法後

生不可妄動以有愆也光謂火中寒暑乃
退八爲耗爲剥落如人衰老宜静不宜動
也

上九求我不得自我西北測曰求我不得安
可久也

小宋引玄圖曰生陽莫如子西北則子美
盡矣光謂西北陰位九爲盡弊爲殄絶居
去之極而當夜已去矣故求之不得如日
也歲也由西入北安可久也

坒五 三十

☲ 三方二州二部一家 晦

陽家金準明夷入晦次七日舍房

陰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喪明

喪息浪切王曰萬物恃陽以爲明陽降則

物喪其明

初一同冥獨見幽貞測曰同冥獨見中獨照

也

范王本照作昭今從二宋陸本王曰處冥

晦之時而得位當晝故曰同冥獨見自守

於幽玄之中不失其正光謂一爲思下又

爲下下當日之晝故能獨見幽貞

次二盲征否測曰盲征否　明不見道也

否方久切與不同王曰冥晦而又失位當

夜益其暗焉則是以盲而有所往必有顛

躓之憂矣光謂二爲思中而當夜故有是

象

次三陰行陽從利作不凶測曰陰行陽從事

大外也

范王本大作必今從宋陸本

次四晦其類失金匱測曰晦其類法度廢也

范曰四金也而在其行處晦之世故曰晦

其類也光謂法度所以固國如匱之固金凡一國之中有晦有明　法度猶可守也若彼晦而此又晦之依阿苟合類聚如一則法度廢矣四爲下祿爲外它而當夜故有是象

次五日正中月正隆君子自晦不入窮測曰日中月隆明恐挫也

王曰五爲中和而又得位當晝日中月滿之時而能戒其過盛自晦其迹旣違消息屈伸之義理則其道不窮

次六玄鳥維愁明降于幽測曰玄鳥維愁將下昧也
王曰玄鳥知時之鳥六居盛滿而又失位當夜去明向幽之象也小宋曰玄鳥乙也先謂六爲廓天涉於秋初故有兹象

次七睄提明或遵之行測曰睄提明德將遵行也
二宋陸本睄作睄息井切義與省同或作醒小宋音眇　一目盲也宋陸本提作提都黎切諸家贊辭皆無德字范本作睄提

明德因測而誤也范云明目不明　意與
眇同今從王本王本測無遵字今從諸家
王　晌古宵也七得位當晝是於宵夜之
中提明自照或遵之行斯不失其道提明
謂燭之類光謂七為消為敗損有夜之象
而當日之晝故曰提明也明謂明德之人
也昏晦之世有明德者將之衆之所從如
夜得燭衆所遵行也
次八視非其眞夷其右目滅國喪家測曰視
非夷目國以喪也

諸本眞皆作直今從宋陸本諸家測皆云視直夷目今從范本范曰夷傷也光謂八爲疾瘀爲耗而當夜故有是象

上九晦冥冥利于不明之貞測曰晦冥之利不得獨明也

宋陸王本晦冥之利作晦在上下小宋本作晦冥冥今從范本九爲晦極而當晝君子用晦爲正則如是可矣易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又曰箕子之明夷利貞

☰ 三方二州二部二家 曹

瞢古夢字又莫登切陽家土亦準明夷入
瞢次六三十一分 三秒霜降氣應次八
日舍心晦外闇瞢内昏也或曰晦二盲征
否非内昏邪瞢二明腹睽天非外闇邪
恒有不恒其德節有不節若爻與卦反者

也盲反明也明反瞢也

陰征南陽征北物失明貞莫不瞢瞢
吳本征作延云古征字也王本作近誤也
陸曰陽在南則萬物相見於離今在北故
曰瞢

初一瞢腹睒天不覩其畛測曰瞢腹睒天無能見也

范本瞢腹明腹皆作復畛作軫今從二宋陸王本睒失冉切畛章忍切又音眞范曰睒窺視也王曰睒暫視也失位當夜心腹昬瞢暫視於天豈能知其疆畛哉光謂天至大而難知者也一爲思始而當夜故有是象

次二明腹睒天覩其根測曰明腹睒天中獨爛也

范曰二爲目故明也爛明也王曰得位當
晝以明達之腹仰視於天必究其根本矣
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故有是象
次三師或導射豚其𡋛測曰師或導射無以
辦也
王本道作邍今從宋陸范本王小宋本豚
作遯蓋古字通用𡋛之尹切范曰師瞽者
也豚遁也𡋛射的也光謂三思之崇也爲
進人爲股肱而當夜譬如瞽師而教導人
射必遠其𡋛不能中矣豚猶遠也

次四鑒貞不迷于人攸資測曰鑒貞不迷誠可信也

范曰四金也故爲鑒鑒之正者猶爲不迷況得賢者與爲治乎資取也王曰得位當晝則是能正其鑒無所迷非獨自正於已亦爲人之所資取其明也

次五倍明仮光觸蒙昬測曰倍明仮光人所叛也

宋陸本作人所瀕也范本作人可頻也小宋本作人所頻也今從王本王曰仮古反

字五當盛位而處陰當夜迷而不復故有
昔明之象
次六瞢瞢之離不宜熒且姤測曰瞢瞢之離
中不眩也
王本宜作冐古肯字今從二宋陸范本宋
陸本姤作娩小宋本且娩作其姤云姤居
宜切細腰美婦也今從范王本范本不眩
作夢夢小宋本作芰芰符少切雲物之零
落貌今從王本娩牛委貌姤乃果五果二
切范曰姤小貌王曰六居陰位又當晝時

爲瞢之主以正群迷者也瞢瞢之離自昬而明熒小光有所眩惑婉弱也光謂自昬而明非盛彊不能濟也故不宜熒且婉

次七瞢好明其所惡測曰瞢好之惡著不眛也

心五　二十五

范本作著不可眛也王本作著眛也今從二宋陸本

次八昬辰利于月小貞未有及星測曰昬辰利月尚可願也

范本未有及星作未及星王本作禾有及

星今從二宋陸本宋曰以月繼日故猶可顧也

上九時髊髊不獲其嘉男子折笄婦人易哿

測曰不獲其嘉男死婦歎也

王本笄作筭今從諸家王以髊爲古嗟字哿爲珈音加

𝍊 三方一州二部三家 窮

陽家水準困入窮次九日舍尾

陰氣塞宇陽亡其所萬物窮遽

小宋本陰氣作群陰王小宋本窮遽作窮

處今從宋陸范本六合之間謂之宇
初一窮其窮而民好中測曰窮其窮情在中
也
次二窮不窮而民不中測曰窮不窮詐可隆
也
次三窮思達測曰窮思達師在心也
王本師作思小宋本心作中今從宋陸范
本三爲成意爲進人困而學之者也能盡
其心則無不達矣師何遠哉
次四土不和木科楕測曰土不和病乎民也

棈徒和切王曰科棈木病也光謂四爲下
祿而當夜小人得位困民以自奉民困則
國危譬猶土瘠則本病矣有子曰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
次五羡無糝其腹坎坎不失其範測曰食不
心五 三十六
糝猶不失其正也
范本贊測皆云羡無糝今從二宋陸王本
糝桑感切王曰得位居中爲窮之主不失
處窮之宜羡無糝其腹坎坎然空乏然猶
不失賢聖之範處窮之美莫過是焉陳曰

粖碎米也

次六山無角水無鱗困犯身測曰山無角困百姓也

焚山而獵涸澤而漁所獲雖多後無繼也重歛以窮民民窮則犯上災必追其身矣

次七正其足蹸于狴獄三歲見録測曰正其足險得平也

狴音弊王曰蹸與跌同得位當晝正足遇跌時之窮非己招也録寛録也讀爲慮窮不失正宜其險而得平小宋曰蹸音帶蹈

也光謂狴牢也七離咎而犯災故有是象

次八涉于霜雪纍項于郟測曰纍項于郟亦

不足生也

宋陸本項作頂今從范王小宋本郟與膝

同王曰失位當夜不能自正其足涉于霜

雪犯難而行也纍項于郟因繫之重也

上九破璧毀圭測曰竈生鼃天禍以他測曰破

璧毀圭逢不幸也

范本鼃作竈音猛今從二宋陸王本鼃烏

媧切王曰時數已極不能反之於通雖得

位當晝而不免於患破璧毀圭失其所寶也曰鼃生鼃無所復食也大禍以它者咎非它作也光謂破璧毀圭其人可珍而遭時不幸也禍之極窮之至故有是象

集註太玄經卷之五

白雲 蕭灘

太玄經集註卷之六

心六

三方二州三部一家 割

陰家火準剝

陰氣割物陽形縣殺七日幾絕

宋陸本形作刑今從范王小宋本小宋本

陰氣作羣陰宋曰殺衰也所介切王曰陰氣勝故殺傷萬物陽形消故縣而不用爲陰氣所殺也讀如字

初一割其耳目及其心腹厲測曰割其耳目中無外也

王本中無外作中外無令從宋陸范本耳
目所以輔衛心腹耳目劓則心腹危矣一
爲思始而當夜小人惡忠忌諫自賊其聰
明者也
次二劓其肬贅利以無穢測曰劓其肬贅惡

不得大也
肬音尤贅之芮切王曰肬贅身之惡也劓
而去之無復滋大也光謂二爲思中而當
晝君子自攻其惡不使滋大者也
次三劓鼻食口喪其息主測曰劓鼻喪主損

無榮也

虞本食作飴令從陸范王本范曰鼻者氣息之主王曰割之不得其宜是割鼻以喙其口

次四宰割平平測曰宰割平平能有成也

王曰四居臣之盛而當晝宰割於物有均平之德光謂四爲下祿君子之始得位者也

次五割其股肱喪其服馬測曰割其股肱亡大臣也

宋陸本亡作忘王本作無今從范本王曰五居君位而當夜無君之德是割其股肱而以求理宜喪失所乘服矣光謂服馬所以負軛而夾輈任重致遠亦大臣之象也

次六割之無創飽于四方測曰割之無創道可分也

六居盛位而當晝分布其道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四方靡不充足而於道無所虧損也

次七紫蜺矞雲朋圍日其疾不割測曰紫蜺

𠷔雲不知刋也

二宋陸本作不利刋也今從范本王本朋作明今從二宋陸范本𠷔余律切王曰紫蜺妖氣𠷔雲日旁剌日之氣光謂七爲敗損而當夜如小人結黨以蔽惑其君爲國之患君不能割除也

次八割其蠹得我心疾測曰割其蠹國所便也

王小宋本蠹作𠷔今從宋陸范本便作邊切八爲禍中而當晝能割除姦蠹得我心

之所疾惡者也

上九割肉取骨滅頂于血測曰割肉滅血不能自全也

割剥之極民既困窮君亦不能自全故曰滅頂于血也

𝍌 三方二州三部二家 止

陽家不準艮

陰大止物於上陽亦止物於下下上俱止

小宋本作太陰止物於上今從諸家本宋

曰謂是時物上隔陰氣下歸陽氣各止其

所而不行也

初一止于止内明無咎測曰止于止智足明也

小宋本止于上止内作止于内今從諸家一

爲思始而當畫止得其所者也夫智之不

明誘於外物者也故止于可止之所則内

明而無咎也易曰良其止止其所也大學

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

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

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次二車軔俟馬首止測曰車軔俟不可以行

也
范本測車軔侯作車軔馬止今從宋陸王
本吳曰軔而振切礙輪木也光謂二爲思
中而當夜小人智不足以燭理就止則可
行則凶也

次三關其門戶用止狂蠱測曰關其門戶禦
不當也
王本禦作圉今從范本光謂蠱惑也禦亦
止也三爲戶又思之崇也人爲成意行當
晝君子三思而行苟狂惑不當不可復掩

故於成意之時必慎而後發也

次四止于童木求其蹤轂測曰止于童木其求窮也

范本其求不窮作求其窮今從宋陸本王曰童木謂木無枝榦者蹤轂謂草木之可食者光謂四爲下祿而當夜小人干祿而不得其道必無獲也

次五柱奠廬蓋蓋車轂均蹤測曰柱及蓋轂貴中也

范本轂作穀今從二宋陸王本穀轂古字

通王曰眞定也如柱之定於廬舍之中得其所止蓋之蓋覆於車車運而蓋不運轂之均其蹴數以湊群輻輻雖運而已常處中此皆以止爲用者也五居中得位善於止道故取象焉光謂廬草舍之圓者必先植柱於中央以定之蓋有斗以受弓輪有轂以均輻人心所止允執厥中如此三者故可貴也

次六方輪廉軸坎坷其輿測曰方輪坎坷還自震也

范本廉作廣今從諸家范小宋本坎坷作坎坎今從宋陸本坎軻皆音可王曰輪方必止軸廉必輮以之進路必坎坎然振其車輿而不獲其適矣光謂六爲上祿爲盛多而當夜小人進不以道雖止於盛位終不得安也

次七車纍其僦馬攛其蹄止貞測曰車纍馬攛行可鄰也

宋陸本僦作僥范本作僦今從小宋本小宋本鄰作憐今從宋陸范本僦陳音雜吴

音馳擸吳良涉切諸家或作獵筆誤也范曰傂輪也擸躐也王曰纍有所繫也擸有所挂也車纍馬擸宜乎止以求正者謂七爲失志爲敗損而當晝故纍擸也君子見險而止則不失其正矣

次八弓善反弓惡反善馬很惡馬很絶弸破車終不偃測曰弓反馬很終不可以也

王本作弓善反馬善很惡馬很宋本作弓善反惡弓反馬善很惡馬很范本很作恨今很從諸家餘從范弸蒲萌切宋曰絶弦

覆車故不可用也范曰彍弦也偃止也王
曰弓之反戾不可以射馬之很惡不可以
御而强用之必有絶彍破車之患終不可
偃息而止矣先謂弓雖善而好反馬雖善
而性很終不可用況眞惡者乎八爲禍中

爲剝落而當夜小人邪愎而不知止者也
荀子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
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
上九折于株木輹于砠石止測曰折木輹石
君子所止也

宋陸本砋作砭彼驗切小宋本作礙音仙

王本作趾音止云擣繒石也今從之吳曰

轂音愷礙也光謂九爲限爲石又禍之窮

也而當晝君子道既不行則當止矣

三方二州三部三家 堅 心六

陰家金亦準艮入堅初一八分二十秒日 六

次析木立冬氣應斗建亥位律中應鍾陸

曰艮爲山石又爲木多節乞古堅貌

陰形胼冒陽喪其緒物競取𢈪疆

小宋本形作貌冒作昌今從諸家胼部田

切喪息浪切宋曰腁謂盛也緒業也謂是
時陰氣壯盛陽喪其業無能爲矣故萬物
依陰氣𧯴謂彊也范曰腁固也王曰腁冐
密盛貌
初一磐石固內不化貞測曰磐石固內不可
化也
小宋本磐石作堅磐宋陸本化貞作不貞
王小宋本作不化其貞宋陸本測作磐固
內中不可化也今皆從范本光謂一爲下
人爲思始而當夜小人頑愚心如磐石之

堅不可化而入於正也孔子曰惟下愚不
移
次二堅白玉形内化貞測曰堅白玉形變可
爲也
宋陸本無化字小宋本形作狀今從范王
本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心雖堅固絜白
如玉之美然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内化日
新以就於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次三堅不凌或泄其中測曰堅不凌不能持
齊也

宋陸本凌作陵今從范王小宋本宋曰齊中也范曰在於堅冰之月令不凌或恐陽氣泄於中也光謂三爲成意而當夜小人處心不堅善惡交戰二三其德有始無卒不能行無越思允執其中如冰欲堅於外而慾陽泄其中終不能成也

次四小蜂螢蠕其蝴蝴不介在堅蠕測曰小蜂螢螢固其氏也

宋陸本螢作熒無在字王本介作分吳曰蜂與蜂同范作蜂誤也蠕都計切蝴音謅

又音弋今逢蝨從諸家營介從范本宋曰氏本也范曰蟒德也蛃國也王曰蟒逢蝨子也蛃其房也光謂蟒與蔕通謂逢蝨房之蔕也介大也蟒以喻德蛃以喻國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修德以保其位國不在大在勤

德以固其本而已亦猶小逢蝨營營將爲房必先爲其蔕房不在大但蔕堅則不墜矣

次五蛃大蟒小虛測曰蛃大蟒小國虛空也

范曰國小德大則民衆殷國大德小故民虛也光謂中和莫盛乎五而當夜小人享

盛福而不能守國雖大而德薄如逢蝱房大而蔕小其墜不久矣虛者言其外勢彊盛而中實無有也

次六䖍蠏紗紗縣于九州測曰䖍蠏之縣民以康也

小宋本紗作絲音幽云絲絲微貌今從諸家䖍與䘁同縣與懸同王曰紗與眇同光謂六爲上祿爲盛多爲極大而當晝天子秉德之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如䖍蔕之縣大房也

次七堅顛觸冢不知所行也
顛頂也七爲失志爲敗損爲下山而當夜
小人彊很而不知道如用其堅頂進觸丘
冢不知所如也
次八峒堅禍維用解解蟓之貞測曰峒堅禍用
直方也
峒與怙同解蟓與獬豸同王曰解蟓觸邪
之獸光謂八爲禍中而當晝恃其堅而犯
禍者也然君子之志在於觸邪雖堅以蹈
禍不失其正也

上九蠭燹其翅喪于尸測曰蠭燹其翅所憑喪也

宋陸本作蠭熒其翊今從范王小宋本喪息浪切范曰尸主也光謂翊當作翅九爲禍極而當夜小人爲惡之堅至於覆家如蠭自焚其房失其所主也易曰鳥焚其巢

𝍎 一三方一三州一部一家 成

陽家水準既濟入成次九日舍箕

陰氣方清陽藏於靈物濟成形

范本陰氣方清作陰氣方消小宋本作太

陰方清今從二宋陸王本宋曰地稱靈陸曰清寒也光謂陽藏地中潛爲物主物賴以濟得成其形

初一成若否其用不已冥測曰成若否所以不敗也

王曰處成之初得位當晝功成若否不伐其功則其用不已而冥契於道也光謂一爲思下而當晝君子之道闇然日彰冥者隱而不顯也老子曰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次二成微跂跂未成而殆測曰成微跂跂不能自遂也

王本跂字上一仐從諸家王曰失位當夜成之尚微而又跂之則事必不成且危殆也光謂二爲夜復而當夜小人秉心不壹

必無成功易曰晉如鼫鼠貞厲

次三成躍以縮成飛不逐測曰成躍以縮成德壯也

王曰事之旣成已躍而進又縮而退知自戒懼則進而無咎光謂三爲成意而當晝

君子臨事而懼躍縮未決所以然者以事
之旣成則如鳥之飛不可復逐故進退宜
愼也易曰或躍在淵無咎

次四將成矜敗測曰將成之矜成道病也
王曰失位當夜是將成而矜必敗其成成
功之道惡其矜伐也光謂四爲下祿故將
成也當夜故矜也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
矜之諸侯叛者九國

次五中成獨督大測曰中成獨督能處中也
小宋本作中能成今從諸家本中和莫盛

乎五而當晝王者功成獨運皇極以督四方德業光大者也

次六成魁瑣以成獲禍測曰成之魁瑣不以謙也

小宋本作成魁瑣 瑣今從諸家范本謙作讓今從二宋陸王本 王曰六居盛滿而失位當夜雖爲成之魁主而内懷瑣細之行必且墮其功而獲禍矣光謂六爲極大而當夜凡大功既成則人欲分功者多矣爲其首者既尸其大必分其細以與人則衆

無不恱若欲兼而有之則爲衆所疾反因成功以獲禍矣

次七成闕補測曰成闕之補固難承也

宋陸本承作依今從范王本范曰七爲失志故闕也君子之道善於補愆故有闕則補之王曰成功之下難以承之當思補過之道也

次八時成不成天降亡貞測曰時成不成獨失中也

王本亡作止今從諸家范曰八木也秋之

所成也先謂小人當可成之時而無德以成之失時之中故天降咎而失正也
上九成窮入于敗毀成君子不成測曰成窮以毀君子以終也
小宋本作小人毀成今從諸家九爲盡弊而當晝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成窮而入于敗物理自然敗則毀其成矣君子知成之必毀也故常自抑損使不至于成以終其福祿也養由基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子不以善

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發盡息謂此類也

𝍏 三方三州一部二家 䦯

陰家火準噬嗑范王讀爲緻密之緻陳仁䦯爲闔陟栗切閉門也吴曰闔丁結切與窒同陸曰嗑者合也䦯亦陰陽相䦯闔也陰陽交跌相闔成一其禍泣萬物宋曰謂是時陰跌與閉於上陽跌衰守於下下上閉守其闔密如一矣光謂跌猶過甚也

初一圜方杌棿其內窾換測曰圜方杌棿內相失也

杌音兀棿音臬窾音款范曰水在火家更相克如圓鑿方枘杌棿不安光謂闔合也一爲思始而當夜其心不合者也

次二闔無間測曰無間之闔一其二也

范曰二火合會闔密如一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其合無間二如一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次三龍襲非其穴光亡于室測曰龍襲非穴

失其常也

王小宋本無龍字今從宋陸范本王曰襲入也

次四臭肥滅鼻利美貞測曰滅鼻之貞沒所芳也

宋陸本作所沒方也范小宋本作沒所勞也今從王本闕準噬嗑故有食象四爲福始而當晝飲食之來先覺臭方見得思義不可失王正也

次五齧骨折齒滿缶測曰齧骨折齒大貪利

也

五爲福中而當夜小人貪利以自傷者也

易曰噬腊肉遇毒

次六飲汗吭吭得其膏滑測曰飲汗吭吭道

足嗜也

王本吭吭作吮吮小宋本汗作汚音烏吭

作吮吮山勞反云吮吮小飲也道足嗜作道

得嗜今從宋陸范本范曰汗潤澤也潤澤

多吭吭然也光謂六爲盛多爲極大君子

所嗜者道雖多取而無害也

次七闋其差前合後離測曰闋其差其合離也

七爲消爲敗損而當夜故闋窑自是而差跌前合後離也

次八輔其折盧其鈌其人瞫且倡測曰輔折盧鈌猶可善也

宋陸本盧作廬今從范王本陳音盧烏合切小宋倡音傑范曰覆庇其瑕盧其鈌也王曰能輔助其折盧藏其鈌小宋曰倡武勇也光謂八爲耗爲剝落而當晝故有是

象

上九陰陽啓吪其變赤白測曰陰赤陽白極則反也

范本測作陰陽啓吪極則反也王本作陰陽赤白極作反也小宋本啓作晵音啓赤作殷烏閑反測曰陰殷陽白極作反也今從宋陸本吪五禾切王曰吪古化字吳曰吪化也光謂闋者陰陽閉塞不通之象物極則反故復變而開通化生萬物萌赤芽白也

☵ 三方三州一部三家 失

陽家木準大過入失次四二十六分十一

秋小雪氣應

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陷不測

宋曰謂是時陽為賊陰所攻奪不能復有

所得也

初一剌虛滅刃測曰剌虛滅刃深自幾也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一者思之

微也生神莫先乎一而當晝君子雖或有

失能深思遠慮自其幾微而正之不形於

外如以刀剌虛雖復滅刃終無傷夷之迹也

次二藐德靈微失測曰藐德之失不知畏微也

宋陸范本微作徵今從王本藐音眇藐猶遠小也二爲思中故曰藐德得失之機旣靈且微而時當晝夜小人不能慎微以至大失也

次三卒而從而卹而棣而于其心祖測曰五而從而從而能自改也

王曰卒終也從順也卹憂也竦敬也三居
失之時得位當晝是能終順大道卹憂過
失而加之以竦敬焉于其心祖者心之思
慮以此爲主也先謂三爲成意當晝故有
是象一工之於未形二改之於旣成

次四信過不食至于側匿測曰信過不食失
祿正也
范本作正祿也今從宋陸王本王曰居失
之時而失位當夜不能自正其失則是信
其過差之行而不食爲至于側匿言終日

也終日不食必且喪其身矣食又喻祿故
測曰言之小宋曰日斜爲側日没爲匿光
謂四爲下祿而當夜故有是象
次五黃兒以中蕃君子以之洗于愆測曰黃
兒以中過以洗也

兒五稽切范曰黃兒謂年老有黃髮兒齒
之徵也宋曰髮白復變謂之黃齒落復生
謂之兒蕃蘺也能以中正而爲蕃蘺
次六滿其倉蕪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測曰
滿倉蕪田不能修本也

范曰不修其德而據上禄倉滿田蕪百姓罷極食實困根本基不固失之甚也光謂六爲上禄爲盛多爲極大而當夜故有是象百姓足而君足猶養根而食實也

次七疾則藥巫則酌測曰疾藥巫酌禍可轉也

范曰巫以謝闕闕除疾瘳酌以福之也光謂七爲禍下離咎而犯葘而時當晝故有是象

次八雖鳴于辰牝角魚木測曰雖鳴于辰厥

正反也
范曰牝雞無晨牝宜童而角魚宜水而木失之甚也
上九日月之逝改于尸測曰改于尸尚不遠也
范曰君子之道執行於世雖沒猶存不以年高日月已逝其有得失雖在尸柩猶念自改王曰先賢垂勸戒之深死而後改猶謂之不遠光謂生時之失死告子孫而改之猶未爲遠也楚恭王臨薨告令尹進筦

蘇而逐申侯劉向曰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於沒身不寤者也質字書無之申侯楚文王之臣新序之誤也

䷛ 三方三州三部一家 劇

陰家金亦準大過入劇次　日舍南斗王

曰劇極也過差之極光謂大過棟橈之世劇亦離亂之象

陰窮大泣於陽無介儈離之劇

王小宋本泣作位范本無於字王本介作分范本儈作儔小宋本作僧音仍慧也今

從宋陸本僞音儔宋曰泣於陽使陽泣也謂是時陰氣極大陵弱於陽使其泣無復有纖介之功於萬物也光謂僞古儔字儔類也凡物得陽而生者皆陽之類也陰既窮大用事凡陽之類皆遭離其劇禍也

初一骨纍其肉幽測曰骨纍其肉賊內行也宋陸范皆作骨纍其肉內幽今從王小宋本骨肉相親之物一爲思始而當夜禍亂之本自其內生如骨纍繫其肉潛隱而人莫之見也

次二血𡳿之蝕𡴀貞測曰血𡳿之蝕君子肉傷也

范本作君于傷之今從二宋陸王本

次三酒作失德鬼睽其室測曰酒作失德不能將也

范本將作持今從二宋陸王本睽失弃切王曰睽視也

次四食于劇爻舟來餕若測曰食劇以若爲順祿也

范小宋本來作釆今從宋陸王本餕音俊

爲于爲切范曰餕熟食也若順也光謂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仕於亂世求祿以食其親不失於順也

次五出野見虛有虎牧豬獿綌與濡測曰出野見虛　足也

王本乇作唐今從諸家虛與墟同獿音猱取也綌與袴同繻音儒短衣也王曰出手田野而見丘虛光謂五爲中祿而當夜小人乘亂世而居盛位務爲貪暴以殘民如虎牧豬民無所措其手足也

次六四國滿斯宅測曰四國滿斯求安宅也

次七麃而丯而戴禍顔而測曰麃而丯而戴禍較也

范本丯作半王本作牛小宋本作羊今從宋陸本麃音表切丯敷容切較音角

次八餅纍于繘貞　測曰纍于餅厥職迫也

范本測作餅纍繘厥職迫也今從二宋陸王本繘餘律切

上九海水群飛弊于天杭測曰海水群飛終不可語也

范本弊作蔽王小宋本語作落今從二宋陸本王本天作大今從諸家

三方三州二部二家

馴

陽家土準坤宋曰坤順也馴亦順也

陰氣大順渾沌無端莫見其根

宋曰謂陰成物於是將大順時歸之於陽其事渾沌無有端際莫能見其根源也

初一黃靈幽貞馴測曰黃靈幽貞順以正也

故黃生神故靈下下故幽當晝故貞思慮之

德順而能正者也

次二⿰女黽其膏女子之勞不靜亡命測曰⿰女黽膏之亡不能　浮也

宋陸本⿰女黽作繩小宋本作嬈音鳥云美好也令從范王本王本亡作正令從諸家吳曰⿰女黽古孕字范曰膏潤澤也

次三牝貞常慈衛其根測曰牝貞常慈不忘本也

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坤爲母三性喜情仁又爲多子而當晝故曰牝貞常慈言常慈乃婦人之正道也三爲木爲思上爲成

意爲自如能不忘其本者也

次四徇其勞不如五之豪測曰徇其勞伐善也

小宋本作不如五五之豪今從諸家王曰德兼千人爲豪豪光謂四爲下祿而當夜小人事君則伐其功不如五之靈囊大包不敢自盛也

次五靈囊大包其德珍黄測曰靈囊大包不敢自盛也

王本靈作虛今從諸家小宋本靈囊作靈

括臣槖今從諸家王曰珍者爲物所貴黃者得中之義光謂五爲囊囊爲包地之爲物含弘光大故曰靈囊大包五居盛位而當晝君子爲臣位高而不驕功大而不伐故有是象易曰黃裳元吉

次六囊失括泄珍器測曰囊失括臣口溢也

小宋本囊亦作槖今從諸家六爲穴爲竇過中而當夜小人不能含章以從王事如囊之失結而泄珍器也易曰臣不密則失身

次七方堅犯順利臣貞測曰方堅犯順守正
節也
七離咎犯畱而當晝君子事上獻可替否
行之以方守之以堅雖有犯無隱而不失
其順得爲臣之正道故利也
次八馴非其正不保厥命測曰馴非其正無
所統一也
八爲疾瘀爲耗爲剥落而當夜小人事上
左右前卻是非可否惟君是順不能守道
執一故不保其命也

上九馴義忘生賴于天貞測曰馴義忘生受命必也

九禍之窮也而當晝君子事君盡節有死無貳順義忘生所賴者天之正命耳

三方三州
二部三家 將

陰家水準未濟入將次八日次星紀大雪氣應斗建子位律中黃鍾陸曰將者陰陽窮上反下甫當復升既濟曰物不可窮故受之以未濟其義同之

陰氣濟物乎上陽信將復始之乎下

王本始作如令從諸家宋曰謂是時陰成
物於上功成者退故陽氣復始之於下也
初一將造邪元厲測曰將造邪危作主也
范曰厲危也元始也王曰居將之初而失
位當夜將造於邪者也以危爲本故云作
主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故有是象

次二將無疵元睟測曰將無疵易爲後也
范曰睟絕也王曰得位當晝將寡其過故
曰將無疵也二之本質純睟故云元睟始
而無疵後必易繼也光謂二爲思中而當

夜故有是象
次三鑪鈞否利用上測曰鑪鈞否化内傷也
宋陸測作鈞不化内傷也今從范王本范
曰冶爲鑪陶爲鈞王曰鑪鈞者造物之始
始而不以其道利在速止也將道益盛而
失位當夜將而不以理者也光謂否音鄙
不善也三爲成意而當夜故有是象
次四將飛得羽利以登于天測曰將飛得羽
其輔彊也
四爲下祿爲外它而當晝君得位人復輔

之如將飛而得羽也
次五大爵將飛拔其翮毛羽雖衆不得適測
曰大雀拔翮不足賴也
王曰五居盛位當爲首主而失位當夜乖
於其宜如大鳥將飛而拔其六翮雖有毛
羽之衆寧得有所飛哉兇謂晉平公曰吾
食客三千餘人尚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
鴻鵠沖天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
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
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毛毳也

次六日失烈烈君子將衰降測曰日失烈烈自光大也

宋陸本衰降作襄隆王本降亦作隆今從范小宋本小宋失作昊今從諸家范曰降下也五爲日中故六爲日昳也烈烈盛也日之熱恒在中之後故言烈烈也光謂失與昳同徒結切六爲上祿然過中而當晝雖有烈烈之盛君子知其將衰能自降抑故不失其光大也

次七跌船跋車其害不遐測曰跌船跋車不

遠害也
王本船作舩遐作仐從宋陸范本趹古穴切跋蒲撥切范曰七爲失志船車載治之具賢者亦治世之具也失志之主故蹋趹之棄治之具害自己招故不遠也光謂七爲禍始而當夜故有是象國之將敗先棄賢輔
次八小子在淵丈人播船淵曰丈人播船濟溺世也
范曰小子謂百姓也在禍難中若在淵也

丈人播船而濟之光謂八爲禍中而當晝
故有是象
上九紅蠶緣于枯桑其繭不黃測曰緣枯不
黃蠶功敗也
范本測緣枯不黃作緣于枯桑王本作枯

桑不黃今從宋陸本范曰蠶之初生有毛
爲老故爲紅王曰九居亢極而失位當夜
●無所復將紅蠶之病者而緣於枯桑則
何由成其繭矣不黃謂不中用也

三方三州二部二家 難

乃旦切既宋火準蹇

陰氣方難水凝地坼陽弱於淵

小宋本陰氣方難作太陰難今從諸家小宋曰陰窮極陽信　復陰懼於陽大作險難

初一難我冥冥測曰難我冥冥見未形也

范本作未見形也今從二宋陸王本難者阻抑之象一思之微也而當晝阻抑禍惡於未形之時夫何病哉

次二凍于冰瀆狂馬揣木測曰狂馬揣木妄

生也

范本無于字揣作揣今從二宋陸王本

次三中堅剛難于非常測曰中堅剛終莫傾也

王本傾作顚今從諸家三爲成意而當晝

心能堅剛以阻抑非常者也

次四卵破石瑕測曰卵破之歸小人難也

宋陸王本難作雜今從范小宋本歸徒玩切王曰當難之時失位當夜不知難之道

是故以卵破石則其瑕壞而不生也必矣

次五難無間雖大不勤測曰難無間中密塞也

王曰得位處中爲難之主是能窒塞其端而無間則禍難無自入矣雖處大難之際不勞勤力而遂免焉

次六大車川川上較千山下觸于川測曰大車川川上下輷也

宋陸王本川川作巛巛吳曰巛古川字范王小宋本上下輷作上下轂今從宋陸本吳曰輷苦海切礙也輷而振切范曰川川

重遲之貌王曰六居盛滿而失位當夜不得免難之宜

次六拔石砏砏力沒以引測曰拔石砏砏乗時也

范本引作盡今從二宋陸王本砏之人切

宋曰時謂晝也范曰石以諭難砏砏難致之貌五曰力沒謂盡力而引將出於難也

勞而僅免以得位當晝故也

次八觸石決木維折角測曰觸石決木非所治也

王曰難道轉極而失位當夜無以自免是觸石決木必遇折角之凶光謂遇難當循理以免乃與木石爲敵非所以治難也

上九角觟觽終以直其有犯測曰角觟觽終以直之也

范本觟觽作解豸范王本本其有犯作其有施小宋本作有所施今從宋陸本觟觽與解豸同觟音蟹觽直介切王曰處難之極而得位當書是以直免禍　用其解觽之角以直之終必有所施而不至於咎悔也

光謂解象之角所犯必以直也

☷ 三方三州 三部二家 勤

陰家木亦準蹇

太陰凍沍戁創於外微陽邸冥膂力於內

諸家無太字今從小宋本小宋本冥作窴

今從諸家戁奴板切吳曰悚懼也邸與抵

同王曰陰氣以極雖凍沍凝閉而戁恐創

艾於外陽氣尚微而將邸觸冥昧之中以

見其膂力於內陰極陽生之漸故象勤勞

初一勤諆于心否貞測曰勤諆否貞中不正

也

諸家無謀字今從宋陸本王曰處勤之初而失位當夜勤而不以其道者也否貞不正之謂也光謂一爲思始爲勤勞居勤家而當夜故有是象

次二勞有恩勤悾悾君子有中測曰勞有恩勤有諸情也

悾音空王曰二得位當晝得勤之道勞而有恩勤不虛施者也空空猶款款也勤之而款款不倦其勤者也又得君子之中道

則何咎悔之能及乎先謂中衷情也二為思中而當書君子盡忠於人思斯勤斯至誠悾悾非徒有於外者也

次三羈角之吾其泣呱呱未得繼扶測曰羈角之吾不得命也

小宋本未得作未有今從諸家二宋陸范本扶皆作杖今從王本繼居兩切宋曰羈角謂童幼也王曰男角女羈孩子之飾也吾者吾吾然無所歸之貌呱呱泣聲繼抱扶持也若孩童之吾吾而泣不得長者抱

持之雖勤勞怨苦終無所歸以喻三當勞
苦之時而失位當夜無所復歸故云然也
次四勤于力放陪忘食大人有克測曰勤力
忘食大人德也
范本陪作倍令從二宋陸王本宋陸本德
作得令從范王小宋本放甫罔切王曰勤
道轉感而得位當晝不失其冝是當勤難
之時而能勤其力放手陪隸之事而忘其
祿食之報有大人之德乃能之以至于成
功也光謂四爲下祿而當晝故有是象

次五狂蹇蹇禍邇福遠測曰狂之蹇蹇遠乎
福也
宋陸范本狂作往今從王小宋本王曰五
居盛位而失位當夜勤而大失其宜故象
狂而蹇蹇宜其遠福而近禍矣
次六勤有成功幾于天測曰勤有成功天所
求輔也
宋陸王本作天夾也宋曰夾近也近之所
以福也陸曰夾者洽也小宋本作天所夾
輔今從范本王曰六居盛位而得位當晝

故幾近也

次七勞牽不其鼻于尾弊測曰勞牽之弊其道逆也

范曰牽牛不其鼻而尾故勞弊也光謂七爲索爲繩又爲失志而當夜故有是象

次八勞踖踖心爽蒙柴不却測曰勞踖其心殉國也

踖吴曾普切小宋音鵲

上九其勤其勤抱車入淵負舟上山測曰其勤其勤勞不得也

王曰九居亢極之地而又失時當夜勤而
不以其道者也

☷ 三方三州
三部三家 養

陽家金準頤九之末天度氣餘猶有六十
分二十四秒踦當四十分一十六秒亨鼎當
二十分八秒

陰弸于野陽蓲萬物赤之於下
宋陸本弸作跆王本作殆小宋赤作殷今
皆從范本跆字書無之弸蒲萌切蓲陳
吳侯切吳音數范曰盛極稱弸蓲隱也物

之初生其色赤謂是時陰氣盛極於野
故陽隱藏萬物赤之於下陸曰蘁讀與漚
菅之漚同言陽養漚萬物之根使皆赤光
謂翢也
初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
不外也
小宋本美厥靈根作美厥靈元今從諸家
　爲思下存神固本所以養生
次二墨養邪元函匪貞測曰墨養邪中心敗
也

范本匪作否今從二宋陸王本吳曰墨與
默同函胡男切王曰失位當夜失養之宜
默然養其邪僻之道光謂元始也二爲思
中而當夜小人之惡雖未著於言行養其
邪端内含非正終不能入於君子之塗

次三糞以肥丘育厥根荄測曰糞以肥丘中
光大也

荄古哀切王曰得位當晝善於養道故象
糞於肥丘之上以育草木之根荄則其滋
茂蕃昌可立待矣

次四燕食扁扁其志傴傴利用征賈測曰燕食扁扁志在賴也

小宋本在作有今從諸家扁音篇傴居蟣切賈音古宋曰賴利也光謂四爲下祿而當夜小人得位志在求利以自養如燕之飛扁扁然傴食而已此乃行賈之道耳

次五黃心在腹白骨生肉孚德不復測曰黃心在腹上德天也

范本上德作上得今從二宋陸王本宋曰言上德如天施也光謂黃中也四月枯槁之

物也孚信之治者也五爲福中而當晝爲
養之主允執其中以養天下雖白骨可以
生肉況於人乎況於鳥獸草木乎其德如
天雲行雨施治于四表萬物不可德之而
報復也

次六次次一日三饎秖牛之兆肥不利測曰
次次之饎肥無身也

王本無次次字小宋本作沉沉睢睢又曰
肥沒　今從宋陸范本吳曰次與趑同
音咨范曰次次不安之貌巳十之生待肥

則用故無身也陸曰六居過滿失位當夜
養之太過而不得其宜者也故象一日三
饌以豐其食若神祇郊廟之牛芻秣過常
已應卜郊之兆然而體益肥則益不利於
身矣光謂六爲上祿當夜故有是象

次七小子牽象婦人徽猛君子養病測曰牽
象養病不相因也
宋陸本徽作微今從諸家王曰七居過滿
之地理近於危然得位當晝君子處之則
吉小人婦人處之則凶若小子牽象力不

服制必有顛危之患唯君子知時之極以道養其病乃可以得終吉焉一吉一凶二道相反故曰不相因也光謂徼大索謂縻縶也猛猛獸也七爲敗損爲禍階故曰病時當晝故爲君子養之太過福極禍來小人不量其力尚欲固其所養君子知時與之消息如養病然故無咎也

次八鯁不脫毒疾發鬼上壟測曰鯁疾之發歸于墳也

八爲禍中當夜小人固養不已如骨鯁其

咽不能自脫以致大禍如毒疾之發而不可救藥也

上九星如歲如復繼之初測曰星如歲如終養始也

范本作終始養今從宋陸王本養之上九居首贊之末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歲將更始以終養始以初繼末循環無端此天道之所以無窮也

踦贊一

水踦不足也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

一玄七百二十九贊當三百六十四日半
其不足者半日爲踦贊踦居宜切
凍登赤天晏入玄泉測曰凍登赤天陰作首
也
范曰凍至寒也而天至高也晏至熱也而
泉至深也凍在天上故爲首也光謂赤陽
之盛也玄陰之極也凡物極則反自始以
來陰陽之相生晝夜之相成善惡之相傾
治亂之相仍得失之相乘吉凶之相承皆
天人自然之理也

贏贊二

火贏有餘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有餘者四分日之一爲贏贊贏一作贏一虛一贏踦踦所生測曰虛贏踦踦儃無已也

范小宋本踦踦作踦奇范本儃作禪令從宋陸王本儃古禪字時戰切陸曰陰極陽生更相儃代無窮已也光謂數之踦贏雖天地不能齊也夫惟不齊乃能變化生生無窮是故曰二十九日有踦而遷次月二

十七日有踦而周天然後有晦朔十干十二支然後有六甲此其所以爲長久也

集註太玄經卷之六

淮南鴻烈解卷之一

動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淮南鴻烈解叙　　動一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

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
后母之封為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
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
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
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為
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閔
之封其四子為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
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
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
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為衡山王

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
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
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
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
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
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
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
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
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
載地説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

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其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

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先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棊峙亡失書傳廢不尋脩二十餘載建安十

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
南者懼遂陵遲於是以朝餔事畢之間乃深
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
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
弁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
七年還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
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
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淮南鴻烈解卷之一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原道訓上

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道無形而大也廓四方柝八極廓張也柝開也八極八方之極也言其遠柝讀重門擊柝之柝也高不可際深不可測際至也度深曰測一曰盡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稟給也授予也無形萬物之未形也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源流泉浡沖而徐盈混混汩汩濁而徐清源泉之始所出也浡涌也沖虛也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所盈滿以喻於道亦然也汩讀曰骨也故植之而

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植立也塞滿也彌猶絡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無所朝夕盛衰也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幎覆也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為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故曰六合言天地間也一曰四方上下為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也約

而能張幽而能明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道之性也橫四維而含陰陽橫讀桄車之桄紘宇宙而章三光紘綱也若小車蓋四維謂之紘繩之類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以諭天地章明也三光日月星甚淖而滒甚纖而微滒亦淖也夫饘粥多瀋者謂滒滒讀歌謳之歌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

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以，用也。游，出也。大飛不動曰翔也。）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不言三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撫，安也。四方謂之天下也。）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運，行也。滯，止也。廢，休也。）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應，當也。）雷聲雨降，並應無窮，（窮，已也。）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迹也。電入，言其疾也。）鈞旋轂轉，周而復匝，（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旋者。一曰天也。）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爲爲之而合于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言二三之化無

爲之也而言合於道也無所爲言之而適自通於德也恬愉無矜而得于和恬愉無所好憎也無矜不自大也有萬不同而便于性萬事不同能於便性者性不欲也神託于秋毫之末言微妙也而大宇宙之總宇宙諭天地總合也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也和調也節四時而調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呴諭

覆育萬物群生呴諭温恤也育長也潤于草木浸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奮壯角觡生也角鹿角也觡麋角也觡讀曰格獸胎不殰鳥卵不殈胎不成獸曰殰卵不成鳥曰殈言不者明其成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言無夭死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無父曰孤寡婦曰孀也

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也），含德之所致（含，懷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為己有者也），成化像而弗宰（宰，主也）。跂行喙息，蠉飛蝡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不因德之）；待之後死，莫之能怨（不怨虐之）。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斂畜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富者，為百姓不以為己有也），布施稟授而不益貧（布施稟授，匡困之，予不足也。以公家之資，故不益貧也）。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縣猶小也，勤猶盡也）。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

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怳兮不可爲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怳無形貌也故曰不可爲像也屈竭也怳讀人空頭扣之怳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也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動也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猶屈申也俛仰猶升降也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夷或作遲也丙或作白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以雲蜺爲其馬也游行也微微霧天之微氣也鶩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鶩馳也怳忽無之象也往行也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行霜雪中無有迹爲日所照無影也柱扶搖抮抱羊角而上扶攀也搖動也抱了戾也扶搖如羊

角轉如曲縈行而上也抮讀與左傳憾而能眕者同也抱讀詩克岐克嶷之嶷也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閶闔淪天門經行也紀通也蹈躡也騰上也崑崙山名也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河之所出排猶斥也淪入也閶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馮夷大丙之御其能如此也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勁堅也策箠也末之感也言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也鍛讀炳燭之炳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御騶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大丈夫諭體道者也造化天地一曰道也霄讀消息之消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也大宅謂天也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

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雨師畢星也詩云月麗于畢俾滂沱矣風伯箕星也月麗于箕風揚沙也）電以爲鞭策（電激氣也故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雷轉氣也故以爲車輪）上游于霄雿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霄雿高峻貌也無垠無形狀之貌霄讀紺綃雿讀翟）劉覽偏照復守以全（劉覽回觀也劉讀留連之留非劉氏）

氏之
翟

之劉也

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隅猶方也樞本也）故以天爲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爲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爲御則無不備也（陰陽次叙以成萬物無所缺也故曰無不備）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損減也）而知八紘九

野之形埒者何也八紘天之八維也九野八方中央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爲后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推求也舉也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趣亦歸也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智故巧飾也鏡水不施巧飾之形人之形好醜以實應之故曰方圓曲直不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得叫呼仿佛之聲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接交也情欲也好憎成形而知

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形見也誘感也不能反已本所受天清淨之性故曰天理滅也猶衰也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也一說曰天身也不以人間利欲之事易其身也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言通道之人雖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言天騁自騁道要其宿會也小大脩短各有其具具猶備也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不失其數各應其度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言民戴仰而愛之也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

有鉤𥳑芒距距爪也讀距守之距也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娟嬛古善釣人名數術也射者扜烏號之弓彎棊衛之箭扜張也彎引也棊美箭所出地名也衛利也烏號柘桑其材堅勁烏跱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撓下勁能復起巢烏隨之烏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爲弓因曰烏號之弓也一說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烏於也號呼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名其弓爲烏號之弓也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羿古諸侯有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故曰之巧要取競逐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

魚失鳥之有手罟魚網也詩云施罟濊濊故矢不若繳繳
不若無形之像言其矢也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
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捕蚤不足以禁姦塞
邪亂乃逾滋以艾灼蟹巨上内置穴中烟熱走窮穴適於倉一鼠也蟾蠩蚤
也跳行舒遲捕蚤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禁姦也諭道益甚也昔者夏鯀
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鯀帝顓頊五世
孫禹之父也八尺曰仞鯀作城郭以其役勞
故諸侯背之四海之外皆有狡猾之心也
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
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四夷海外也職貢也
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塗山在九江當塗縣玉圭

帛玄纁也故機械之心藏於胷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機械巧詐也藏之於胷臆之內故純白之道不粹精神專一之德不全也粹讀禍祟之祟也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懷來也

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言攻戰之備於此生也

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以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伊尹名摯殷湯之賢相也造父周穆王之臣也而善御雖此二人不能化之欲寅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

也

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

離朱者黃帝臣明目人也

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

師曠晉平公樂師子野也八風八卦之風聲也

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均平也

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

禹鯀之子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禹以水性自下決使東流以爲後世師法也神農少典之子炎帝也農植嘉穀神而化之故號曰神農也播布也布種百穀因苗之生而長育之以爲後世之常教也

夫萍樹根於水

萍大蘋也

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

蹏足也實地也蹏讀捃摭之摭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蛟水蛟其皮有珠世人以爲刀劒之口是也蛟讀人情性交易之交緩氣言乃得耳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流釋也貟者常轉竅者主浮自然之勢也員輪丸之屬也竅空也舟船之屬也故曰自然之勢也竅讀科條之科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明堂月令曰清風至則榖雨是也育長也風或作分合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嫗伏以氣剖卵也孕者懷胎育生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功既成矣既已也秋風下霜到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到生挫傷者彫落也鷹鵰搏鷙昆蟲蟄藏鷙讀什伍之十草木注根魚鼈湊淵

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滅沒也形見也木處榛巢水

居窟穴聚木曰榛禽獸有芄芄蓐人民有室陸處宜

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匈奴獫狁北胡也干

越生葛絺干吳也絺細葛也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

因所處以御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

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事治也九

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也在蒼梧虞舜所葬也

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翦也文身刻畫其體內

默其中爲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害也故曰以像鱗蟲也短綣不絝以

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卷卷臂也因之

因水之宜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不穀食肉酪而已北狄鮮卑也弛舍也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禮不求變俗故曰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失猶易也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鴝鵒不過濟貉渡汶而死見於周禮故春秋傳曰鴝鵒來巢言非中國之禽所以爲魯昭公仁異也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也天本授人清靜之性故曰反也究於物者終於無爲無爲者不爲物爲也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

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䁥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故牛歧蹏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循隨也游行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言蜩蟬不知寒雪也）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天身也不以人事滑亂其身也不以欲亂其情濁之性者也）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

不爲而成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不謀而當不慮而得也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爲人爲治也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禍害也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好爲情欲之事者未嘗不自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

東南傾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犧神農間者也非堯時共工也不周山崑崙西北傾猶下也天文言天傾西北地傾東南先言傾高也此言東南後言傾明其下也與高辛爭爲帝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也嚳黃帝之曾孫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謂共工也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不欲爲王逃於山穴之

越人以火熏出而立之故曰遂不得已在春秋後故不書于經也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治爲也雖聖不得爲故曰在道孔子是也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歷山在濟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墝環讀人相墝椽之墝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漁讀告語湍瀨水淺流急少魚之處也曲隈崖岸委曲深潭四流饒魚之處覃讀葛覃之覃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口不設不信之言也手不指麾不妄有所規擬也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玄天也馳行也若神若有神化

之也

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志王天下之志也一曰人心之志也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道不可道故曰不道之道夫能理三苗朝羽民三苗堯時所放渾敦窮奇饕餮之等理治也羽民南方羽國之民使之朝者德以懷遠也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裸國在南方禹所入也從化也肅慎北方遠也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唯仁化為能然也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言不足以致之也明不如仁心化之為大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能無為故物無不為之化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

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不爲者因物之所爲（順物之性也）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一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

動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

動二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原道訓下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根本也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門禁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眩惑也天解天之解故也言能明天意也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強無不勝也心虛而應當當合也所謂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感動應和是

故貴者必以賤爲號貴者謂公王侯伯稱孤寡不穀故曰以賤爲號而高者必以下爲基基始也夫築京臺先從下起也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能以寡統衆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淩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鄉方也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夫強者能不如己者同等也至於如己者則等不能勝也言強之爲小也道家所不貴也柔勝出

於已者其力不可量夫能弱柔勝巳者其力不可訾也言柔之爲大也道家所貴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華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弊兵猶火也強則盛盛則衰故曰則滅以火諭也木強則折不能徐屈也華堅則烈鼓是也弊盡齒堅於舌工先舌盡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幹質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徒衆也先

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者隤陷故曰窮也後者以謀故曰達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日以月悔也以至於死故遽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伯玉衛大夫遽瑗也今年所行是也則還顧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於死故有四十九非所謂月悔朔

曰悔昨也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諭下則後者躄之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躄履也音展非展也楚人讀躓爲隤隤者車承或言彖躓之躓也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射者之準埶也猶鐔之與刃刃犯難而鐏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鐏矛戈之鐏也讀曰頓刃矛戈之刃也刃在前故犯難頓在後故以無患故曰其託於後位也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庸衆也公詳也衆民詳所見知賢者不能避爲鋒刃也以諭利欲也故曰有所屏蔽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

發凝竭而不流(底讀曰紙發動也凝如脂凝也流行也)貴其周於
數而合於時也(周調也數術也合於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夫執
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道當勝事爲變不必
待於先人事當在後趨時當居先也)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
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言時反側之間不容
氣息促之甚也)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
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
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
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
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淨也雌柔弱也)

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礱堅莫能與之爭攻大礱堅諭難也無與聖人之爭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盡也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崖息耗減益通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好憎澤及蚑蟯蚑蚑行也蟯微小之蟲也而不求報施而不有也富贍天下而不既贍足也既盡也德施百姓而不費德澤加於百姓不以為己財費也行而不可得窮極也流膏不止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

劗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水之性也流遁錯繆相紛遁逸也錯繆相紛紛彼此相糾也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鈌石是其利也舟船所載無有重是其強也濟通也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忽怳之區上也言其飛爲雲無所不上也邅回川谷之間邅回猶委曲也而滔

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前後皆與之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公私一也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大也洞通也讀同異之同也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與萬物始終紾轉也是謂至德言水之爲德最大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

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
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出於
無有入於無間水是也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有益於生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
宗也無形生有形故爲物大祖也無音生有音故爲聲大宗祖宗皆本也其子
爲光其孫爲水皆生於形乎光無形道所貴也觀之故子爲
先也水形而不可毀差之故孫爲水也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
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
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出生出生
道謂去清淨也入死入死道謂情欲也蹠適
也自無形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無形

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而以衰賤也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要約也虛而恬愉者萬物之用者萬物由之得爲人用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

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爲一葉累而無根無根言微妙也懷囊天地爲道關門門道之門穆忞隱閔純德獨存穆忞隱閔皆無形之類也純不雜粒也布施而不旣用之而不勤旣盡也勤勞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

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形道也有形萬物也無聲而五音鳴焉音生於無聲也無味而五味形焉形或作和也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有形生於無形入也實財也天下爲之圈則名實同居圈陬也名爵號之名也實幣帛之屬也一曰仁義之功貴也音之數不過五宮商角徵羽也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變更相生也味之和不過五甘酸鹹辛苦也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化亦變也色之數不過五青赤白黑黃也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春秋魯隱公觀漁於棠是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

言在中央聲之主也形正也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甘中央味也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者所在以染之故五色可成也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理道也一之解際天地解達也際機也解讀解故之解也其全也純兮若樸樸若玉樸也在石而未剖其散也混兮若

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沖虛也盈滿也澹定不動之貌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衆聚也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道之門也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道之先也是故至人之治也至道之人掩其聰

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公正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慕諭貪榮勢也故去之嗜欲情欲也故除之也損其思慮常浩澹也約其所守則察不煩擾也寡其所求則得易供故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一齊也軌法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故準修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道貴平和故喜怒爲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以憂悲爲失論語曰其德坦蕩是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心當專中扃外閑反有所好憎故曰過性當清靜以奉天素而反嗜欲故爲之累也人大怒

破陰大喜墜陽（怒者陰氣也陰氣堅冰積陰相薄故破陰喜者陽氣陽升於上積陽相薄故曰陽墜也）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不載於性）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散亂粹純）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外情欲）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不養也）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各得其所思慮平者）（本表喜怒）筋力勁強耳目聰明踈達而不悖（悖謬也）

堅強而不鞼（鞼折）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在小能小在大能大）其魂不躁其神不嬈（躁狡嬈煩嬈也言精神定矣）湫漻寂寞爲天下梟（湫漻清靜也寂漠恬淡也梟雄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穆美）變無形像（言能化也）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影應形）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仗（玄仗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也）末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悲者由

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乎德和之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幾道也許由務光是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沙丘紂臺名也在鉅鹿也耳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也六瑩顓頊樂也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也釣射鸕鷞之樂乎鸕鷞鳥名也長脛緑身其形似鴈一曰鳳凰之别名也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樂不以廉爲悲廉猶儉也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也入學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

而欲之道者交爭故戰而臞也先王之二勝無所復思故肥也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不以身為物役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也是故其為曜不忻欣忻忻為過制也其為悲不惙惙惙惙為傷性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忼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自得其天性也喬木

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竦少陰之木也空穴巖穴也唯處此中夫自得者足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猶以此為不足也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至樂至德之樂極亦至也夫建鐘鼓列管弦席旃

茵傳旄象（管簫也弦琴瑟也傳著也旄旌也象以象牙為飾也）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邑也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樂也故師延為晉平公歌之師曠知之曰亡國之音也）齊靡曼之色（齊列也靡曼美也）陳酒行觴夜以繼日（樂不斁也）強弩干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誘進也慕有所思怵然猶惕然）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營惑）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

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肌膚不浹于骨髓浸潤也浹通也不留于心志不滯于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强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不耳

闡也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鍾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經理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器物用也爲治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已易堯者志遺於天下許由陽城人也箕山之隱士也堯以其賢聘之欲禪天下爲不肯就故曰志遺於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任於彼而在於我彼謂堯也我謂許由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

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外不在心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玄天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生而如死玄天也燿明也生而如死無所欲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言相比也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其天性也一曰不失其身也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

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潯海裔（潯崖也裔邊也潯讀葛覃之覃也）馳要裊建翠蓋（駟馬要裊馬名也日行萬里裊撓弱之撓翠蓋以翠裊羽飾蓋也）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掉羽羽舞武象周武王之樂）耳聽滔朗奇麗激抮之音（激有激揚抮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鄭聲鄭會晉平公說新聲使師延爲桑間濮上之樂濮在衛地故鄭衛之浩樂也結激清楚之聲也必爲鄭爲之俗樂夫結激清楚以娛樂也遺風猶餘聲也）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齊於凡民故曰齊民也沼池也濱水崖也）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營惑也）使心怵然

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側伏也隱于榛薄之中藂木曰榛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甕牖揉桑爲樞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爲方一丈故曰環者言其小也編蓬爲戶以破甕蔽牖揉桑條以爲元樞上漏下溼潤浸比房浸漬也比房陰堂也雪霜瀼瀌浸潭茨蔣瀼瀌雪霜之貌也浸潭之潤以生茨蔣實茨者蔣實也其米曰彫胡瀼讀維纚之維瀌讀校滅之校茨讀瓠哉之瓠也蔣讀水漿之漿也逍遙于廣澤之中而仿洋于山峽之旁兩山之間爲峽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懟病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

有以通于天機（機發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之啞啞鵲之唶唶豈嘗爲寒暑燥溼變其聲哉（言體道者不爲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烏鵲之不爲寒暑易其聲）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惟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

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宗本）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有同志同志德也至其交接有一會而公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復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者也）規矩不能

方圓鉤繩不能曲直[雖規矩鉤繩無以施於此]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爲脩居卑不可爲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雖窮賤不以爲懾懼也雖顯達不以爲榮幸也]處高而不機[機危也]持盈而不傾[傾覆也]新而不朖久而不渝[朖明也渝變也朖讀汝南朖陵之朖]入火不焦入

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强平虛下流與化翶翔[翶翔猶傾仰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舜藏金於嶃巖之山藏珠於五湖之淵以塞貪淫之欲也]不利貨財不貪勢名[勢位爵號之名也]是故不以康爲樂[康安也]不以慊爲悲[慊約也慊讀辟向慊之慊也]

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 昧不明也 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貞蟲 蚑行蟯動之蟲也蟯讀饒貞蟲細腰之屬也 蝡動蚑作 蚑讀鳥蚑步之蚑也 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

肉無倫矣去之去也則骨肉靡滅無倫匹也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眭讀曰桂𦗨然能聽𦗨讀疾營之營也形體能抗抗讀扣耳之扣而百節可屈神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蹪趎埳頭低植木而不自知也蹪躓也楚人讀躓為蹪知猶覺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不能見招之者不能聞呼之者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精神失其所守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

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若楚白公勝將欲慮亂立於朝倒杖策上貫其頭血流至地而不覺此之類也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充在存也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爲宅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毫末爲宅者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與人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當合也中適也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運行也推輔病也形體也于於也連嶁猶離嶁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連讀陵聾幽州陵陵蓮之連嶁讀嶠嶁無松栢之嶁而蹪蹈于汙壑穽

陷之中汚壑大壑壑讀赫赫明明之赫雖生俱與人鈞然而
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
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神清
靜故利形有情欲故害也貪饕多欲之人漠睧於勢利誘
慕於名位漠睧猶鈍睧不知足類誘進也慕貪漠溺之漠睧讀纖綃緻密睧無

閒孔之睧也𦍶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𦍶猶庶幾也植立也
庶幾立高名於世也則精神日以耗而彌遠耗秃也久淫
而不還淫過還復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神精神也
清淨之性無從還入也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
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逾益也亟疾也夫

精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沈浮猶盛衰俛仰猶升降）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機弩機關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遇時也）而百事之變無不應（應當之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三

塾

淮南鴻烈解卷之三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俶真訓上

俶始也真實說道之實始於無有化育于有故曰俶真因以題篇

有始者天地開闢之始也有未始有有始者言萬物萌兆未始有始者始成形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言天地合氣寂寞蕭條未始有也夫未始有始彷彿也有有者言萬物始有形兆也有無者言天地浩大言無可名也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堮無无蝡蝡將欲生

興而未成物類繁憒衆積之貌發憒也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蘢蓯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競逐也暢達也和氣也繽紛雜糅也蘢蓯聚會也兆朕形怪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雿無有仿佛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霄讀紺綃之綃雿讀翟氏之翟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葱苓蘢萑蔰炫煌蠉飛蝡動蚑行噲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摻讀參星之參萑蔰炫煌采色貌也蚑讀車蚑轍之蚑噲讀不說懌

外之喻切摩也循順也攉讀曰唯也蔰讀曰扈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治儲與扈治褒大意也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浩浩瀚瀚廣大貌也光耀無形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治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析豪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混冥大冥之中謂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剖判混分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汪讀傳尸諸周氏之汪同若光耀之間於無有

退而自失也自失沒不見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能有無爲也未能本性自無爲也故曰未能無也及其爲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大塊天地之間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莊子曰生乃徑役死乃休息也故曰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善吾生之樂乃欲善吾死之樂也明死變化有知欲勸人同死生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趨走寐者不知猶有所遁夜半有力者負舟與山走故寐者不知也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大丈夫以天下爲室以藏萬物物豈可謂無大揚攉乎揚攉無慮大數

名也權讀鎬京之鎬一範人之形而猶喜範猶遇也遭也說範法也
言物一法効人形尚由善也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
極也言死生變化而夢故曰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爲樂也
可勝計邪譬若夢爲鳥而飛於天夢爲魚而
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
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爲大夢也
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
焉知死之不樂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
爲虎轉病易病也江淮之間公牛氏有易病化爲虎若中國有狂疾者發作有時也
其爲虎者便還食人食人者因作真虎不食人者更復化爲人公牛氏韓人淮南之人因

牛食蒭謂之蒭豢有驗于此

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殺其兄掩讀曰奄也覘視也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移易人爪牙爲虎爪牙也志與心變神與形化志心皆變神形皆化方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代更也謝叙也舛牙也形謂成虎形人舛讀舛賁之舛也狡猾鈍惛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萌生也夫水嚮冬則凝而爲冰冰迎春則泮而爲水冰水移易于前後若周員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泮釋也趨歸也

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

苑枯病也壯傷也苑讀南陽苑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剥之若槁罷老氣力竭盡若槁也故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狡少也濡濡潤氣力未盡是故傷死者其鬼嬈嬈煩嬈善行病祟人時既者其神漠既盡也時既當老者則神寂漠漠定也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道家養形養神皆以壽終形神俱沒不俱漠而已也老子曰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此謂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夢其覺不憂精神無所思慮故不夢志存仁義患不得至故不憂也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攙搶衡杓之氣莫

不彌靡攙搶彗孛也杓北斗柄第七星而不能為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鼓擊也熙戲也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交俱也和仁也地德五穀不以曲故曲故曲巧是非相尤茫茫沆沆是謂大治也尤過也茫茫沆沆盛貌也茫讀王莽也沆讀水出沆沆白之沆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古者也盛德上質樸不待仁義而萬物蕃殖也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服其德也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言天然萬物但可以大美興而育之難以算計具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

之有餘〔以限計之故有餘也譬若梅矣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爲百人酸〕

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言各得其志故相忘也〕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煬炙也抱其志德而炙於和氣故萬物雜累言成熟也煬讀供養之養也〕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解構猶合會也煩勞也〕

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一者道本得其根本故能連理千枝萬葉以少正多也〕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陳列也〕然

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貟者履大方言能戴天履地之道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太平天下之平也大堂明堂所以告朔行令也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光明也諭德道者能與日月明也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術跂躍猶齟齬不正之道也提挈人間之際撣掞挺挏世之風俗撣引掞利也挺挏猶上下也以求利便也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摸蘇猶摸索微妙猶細小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瓌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

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摋弊摋猶雜揉也弊讀跋涉之跋也摋讀楚人言殺也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素樸性也以利害為塵垢塵垢喻輕也以死生為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玉輅王若所乘有琬琰象牙之飾白雪師曠所奏大一五弦之琴樂曲神物為下降者清角商聲也登千仞之谿臨蝯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蝯臨其岸而目眩言滑滑亂和適也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鍾山崑崙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

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骭自膝以下脛以上也骭讀閑收之閑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條風鳴條言其迅也麗過也）毀譽之於己猶蚉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偽（偽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能不敗也）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孟門山名太行之隘也終隆則終南山在扶風皆險塞也）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湍瀨急流也旋淵深淵也呂梁水名也在彭城皆水險留）

滯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太行在野王北上黨關也石澗深谿飛狐在代郡句望在鴈門皆隘險也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魏闕王者門外闕也所以縣教象之書於象魏也巍巍高大曰魏闕言真人雖在遠方心存王也一曰心下巨闕神内守也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一原道之原也是故與至

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貴富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諭道如川不言而能飲人以和適也是故至道無為一龍一蛇龍能化蛇能解飲故道以為譬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

厭內守其性耳目不燿思慮不營（營或作管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臺猶持也）引楯萬物群美萌生（引楯拔擢也楯讀若允恭之允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事治也）休其神者神居之（不擾）動道出一原通九門（九門天之門也）散六衢（散布於六合之衢也）設於無垓坫之宇（設施也垓坫垠堮也垓讀人飲食大多以思下垓坫讀爲管氏有反坫之坫）寂漠以虛無非有爲於物也物以有爲於己也（非有爲於物者物不爲之也以有爲於己者物己爲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

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閲一和也（父母天地閲總也和氣也道所貫也呴讀以口相吁之吁）是故槐揄與橘柚合而爲兄弟（言道能化同異物也）有苗與三危通爲一家（有苗國在南方彭蠡舜時不照者三危在西極山名在辰州通爲一家道所化也）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内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肝膽諭近胡越諭遠）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圈叚）百家異説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墨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爲之楊楊朱其術全

性係貞雖拔骭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申申不害也韓昭侯相著三符之命而商制制商者魏公孫鞅也爲秦孝公制相坐之法嚴鹽聞故封之爲商君也因謂之商獻纖蓋之無一橑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不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鑄讀如埀祝之祝也金踊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有況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榦皆本於一根

而條循千萬也疏躍布散也梓讀詩頌苞有三蘖同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蘢蓯遼巢彭濞而為雨周雲密雨也蘢蓯聚合也遼巢彭濞蘊積貌也濞榆莢之濞沈溺萬物而不與為淫焉不與萬物俱淫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有所得儀表規矩之巧也然而奚仲不能為逢蒙奚仲巧為車逢蒙善於射言未能相兼也造父不能為伯樂者造父善御馬事周穆王伯樂善相馬事秦繆公是日諭於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

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
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涅礬石也母本也是何則
以諭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
化之者乎其爲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
以舉其數鏤讀婁數之婁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
也有猶住也小大優游矣言饒多也夫秋豪之末淪於
無間而復歸於大矣秋豪微妙故能入於無間間孔言道無形以豪
末比道猶復爲大也蘆符之厚通於無整而復反於敦
龐厚猶薄蘆葦也符蘆之中白符言其薄村則歸於葦故曰反於敦龐矣符讀麩麩之
麩也若夫無秋毫之微蘆符之厚四達無境通

于無圻道貫無形秋毫蘆符已有形故曰無秋豪之微蘆符之厚四達無境通於無圻圻垠字也而莫之要御夫過者其襲微重妙挺挏萬物揣丸變化道之所能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言道所化者大夫疾風教木而不能拔毛髮教亦拔也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蟁蝱適足以翺翔臺高際於雲因曰雲臺也蟁蝱微細故曰翺翔而無傷毀之患道所貴也夫與蚑蟯同乘天機蚑行蟯動諭微細也天機神馬天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類形象也未有形象道所尚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

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曉明也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載行也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植立也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形見也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知不詐故曰真也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符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

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挐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犧讀日月猶疏鏤之尊鏤之以剞剧雜之以青黃剞巧工鉤刀也剧者規度刺畫墨邊箋也所以刻鏤之具也青黃采色之飾也剞讀技之技剧讀詩蹶角之蹶也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華藻華文也鎛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龍蛇虎豹皆刻尊彝為蟠龍伏虎之狀故曰曲成文章也然

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間遠也方其好醜相去遠也）然而失木性鈞也（鈞等）是故神越者其言華（越散也言不守也故華而不實）德蕩者其行僞（蕩逸僞不成也）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與物爲役）夫趨舍行僞者爲精

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於外淫於世俗之風（風化也）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

宣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敦圄似虎而小一曰仙人名也）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夸父仙人棄其策西爲鄧林也）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素性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

淮南鴻烈解卷四之五

動四

淮南鴻烈解卷之四同五卷

太尉祭酒臣許愼記上

俶眞訓下

夫人之事其神而嬈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事治也嬈煩也營慧求索名利者也故曰有求於外離宅離精神之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暍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内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梣木色青翳梣木苦歷木名也生於山剝取其皮以水浸之正青用洗眼瘉人目中膚翳故曰色青翳青色象也而蠃瘉蝸睆蠃蠡薄蠃蝸睆目疾也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

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駭動也）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矯拂也）夫牛蹏之涔無尺之鯉（涔潦水也涔讀延括曷問急氣閉口言也）塊阜之山無丈之材（小山也在陳留）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況乎以無裹之者邪（無裹無形）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此無有議長大）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形繫者身形疾而精神越泄不處其守故曰不免於虛疾）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至德之世甘瞑于溷澖之域（澖讀閑放之閑）

言無根虛之貌而徙倚于汙漫之宇徙倚猶汙漫無生形形生元氣之本神也故盧敖見若士者言曰吾與汙漫期於九垓之上是也宇居也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爲景柱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一手曰提挈舉也委棄也言不以身役物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爲景柱浮揚猶遨翔也無畛崖畔界因以爲名也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顒顒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渾渾蒼蒼混沌大貌故曰純樸未散也旁薄爲一而萬物大優優饒也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是說上古之時也但甘卧治化自行故曰雖有羿之知其無所用之是堯時羿

也謂能射十日繳大風殺窫窳斬九嬰射河伯之知巧也非有窮后羿也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號曰太皞昧昧純厚也芒芒廣大貌也吟詠其德含懷其和氣未大宣布也被施頗烈被讀光被四表之被也被其德澤頗烈施於民而知乃始昧昧晽晽皆欲離其童蒙之心昧昧欲明而未也晽晽欲所知之貌也離去也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煩多也一齊也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窾重九熱竅通也領理也襲因也窾法也熱形也言因九天九地之形法以通理也提挈陰陽嫥捖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嫥捖和調也族類也使各有經紀

條貫貫位也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睢睢盱盱聽視之貌也是故治而不能和和協也下棲遲至于昆吾夏后之世昆吾夏伯桀世也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性命之本施及周室之衰澆淳散樸施讀難易之易也雜道以僞儉德以行雜粗而巧故萌生巧言爲詐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儒孔子道也墨墨翟術也徒黨也訟爭是非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博學楊墨之道以疑孔子之術設虛華之言以誣聖人劫脅徒衆也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爲以求之繁登

降之禮飾紱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憪觟離跂憪讀簫簫無達際之憪觟傒徑之傒也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名利錯施也擇取也求索也言施其巧偽索榮顯之名利也故下句言曼衍於淳荒之陂也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

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陂或作野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返其性於初也游心於虛言無欲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漠

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攓性内愁五藏外勞耳目擢取也攓縮也皆不循其理故愁其思慮也耳妄聽目妄視淫故勞也乃始招蟯振繾物之毫芒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未之能行也越揚也暴卒也越揚其詐譎之智以取聲名也此我所羞而不爲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說樂也不若有人說樂之也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也始而條達有無之際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

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胷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芥中也孰肯分分然以物為事也分猶意念之貌水之性真清而土汩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為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潦上沫起覆甌也言其濁擾不見人形也莫窺形於

生鑯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易讀河間易縣之易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形見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虛心也室身也白道也能虛其心以生於道道性無欲吉祥來止舍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薶薶污也薶讀倭語之倭也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神清者精神內守也情之嗜欲不能干亂精神以越於外而事復返之越散也事治也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玄光內明也一曰玄天也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

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之反

於虛則情欲之性消鑠滅息故曰聖人之游游行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翣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翣扇也翣讀鵝鶩食唼喋之唼簡賤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汚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以用也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外棄也孔墨之弟子

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儡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儡身身不見用儡儡然也儡讀雷同之雷是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于本許由不能行也又況齊民乎齊民凡民齊於民也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捨何足以滑心若

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誘感也進也辯者不能說說釋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濫覦也或作監不能使之過濫知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然者陶冶萬物與

造化者爲人爲治也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夭遏間上下之間也內四方之內也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化生者天也化物者德也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驪山今在京兆新豐縣南也太行今在河內野王縣北也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四海四方之海也九江江分爲九也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間而不窕扃猶閉也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群耳分八風之調目視耳聽也八風八卦之風調和也足蹀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陽阿古之名倡也綠水舞曲也一曰綠水古詩也趨投節也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

也澤潤澤也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
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
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
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
蔚病也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

其極極至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
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道不得行且人之情
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攢疾蚤辟蝨居
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
螫讀解釋之釋憺定也蚉蝱噆膚而知不能平噆嚙猶穿矣

憂患之來攖人心也攖迫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蚉䖟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柰之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悟攓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稟猶動用也今

夫樹木者灌以𤄷水疇以肥壤疇雍縶或作嘹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棒棒櫱有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

能察方貪見察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職事而處士脩其道道先王之道道也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九鼎九州貢金所鑄也一曰象九德故曰九鼎也重厚也潤澤有光也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許由陽城人也堯所聘而不利也方回善卷披衣皆堯時隱士姓名不可得知其人方直回旋因曰方回見其善卷披衣而行因曰披衣得達樂其所脩先王之道也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自樂其道

於天地之間也或作文德自樂其間先王之道也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令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光譽逮至夏桀殷紂熇生人辜諫者爲炮烙鑄金柱鑄金柱然火其下以人置其上人墮陊火中而對之笑也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賢人比干也析解也剥解有才士脚觀其有奇異脛也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爲不好故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也一曰紂爲無道梅伯數諫故菹其骸也當此之時嶢山崩三川涸嶢山蓋在南陽三川涇渭汧也涸竭也傳曰山崩川竭亡國徵也飛鳥鎩翼走獸擠脚言紂田獵禽荒無休止時故飛鳥折翼走獸毀脚無不被害也當此

之間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言聖人不能通其道行其仇者不遺世也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聚木曰叢深草曰薄猶及之田獵不時也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繫於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歷陽淮南國之縣名今屬江都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謂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閫閽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塗門閫明旦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為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一夕旦而為湖也勇怯同命無遺脫也巫山之上順風縱火

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巫山在南郡膏夏大木也其理密白如膏故曰膏夏紫芝皆諭賢智也蕭艾賤草皆諭不肖）故河魚不得明目稺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河水濁故不得明目稺稼爲霜所凋故不得待其自熟時故曰其所生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兩者雙也）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肆極）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所居之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四海天下）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

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命天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得其本清靜之性故能明〕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烏號柘桑也谿子爲弩所出國名也或曰谿蠻夷也以柘桑爲弩因曰谿子之弩也一曰谿子陽鄭國善爲弩匠因以爲名也〕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舲小船也蜀船一版之舟若今豫章是也雖越人所便習若無其水不能獨浮也〕今矰繳機而在上罿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矰弋射身短矢也機發也翱翔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翱直刺不動曰翔也〕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詩周南卷耳篇也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

為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衆易得之業不能盈易滿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四

淮南鴻烈解卷之五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天文訓上

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皆謂以譴告一人故曰天文因以題篇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馮翼

洞灟無形之貌洞讀挺桐之道始于虛霩虛
桐灟讀以鐵頭斫地之鐲也
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宇四方上下也宙往古來
今也將成天地之貌也漢垠重安之貌也清陽者薄靡而爲天薄靡
者若埃飛揚之貌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專
一作摶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

天地之襲精爲陰陽襲合也精氣也陰陽之專精爲
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
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者爲水水氣
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天受
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

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官名伯於宓羲神農之間其後子孫任智刑以强故與顓頊黃帝之孫爭位不周山在西北也）天柱折地維絶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傾高也原道言地東南傾傾下也此先言傾西北明其高也）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薄迫也感動也）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散霧

(散也)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群獸除(除冬毛微墮也)日至而麋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膲(宗本也減少也膲肉不滿言應陰氣也膲讀若物醮少[illegible]醮也)火上蕁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蕁讀葛覃之覃標讀刀末之末)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方諸陰遂大蛤也熟磨拭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

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虎土物也風木風也木生於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龍水也雲生水故龍舉而景雲屬屬會也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蠶老絲成自中徹外然視之如金精珥表裏見故曰珥絲一日弄絲於口商音清弦細而急故先絕也賁星墜而勃海決賁星客星也又作字星墜隕也勃大也決溢也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暴虐也飄風迅也枉法令則多蟲螟食心曰螟穀之災也殺不辜則國赤地赤地旱也令不收則多淫雨干時之令不收納則久雨為災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期會也虹蜺

蜺星者天之忌也雄爲虹雌爲蜺也虹者雜色也忌禁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九野九天之野也一野千一百一十一隅也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星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辰星也八風八卦之風也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也五官六府五官五行之官六府加以穀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皆星名下自解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韓鄭之分野也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陽氣始作萬物萌芽故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尾箕一名析木燕之分野斗吳之分野牽牛一名星紀越分野北方曰玄天其星須

女虛危營室虛危一名玄枵齊之分野西北方曰幽天幽陰也西方季秋將即於陰故曰幽天也其星東壁奎婁營室東壁一名承委衛之分野奎婁一名降婁魯之分野西方曰皓天皓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皓天或作昊其星胃昴畢昴畢一名大梁趙之分野西南方曰朱天朱陽也西南爲少陽故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觜巂參一名實沈晉之分野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柳七星張周之分野一名鶉火東南方曰陽天東南純乾用事故曰陽天其星張翼軫翼軫一名鶉尾楚之分野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太皞伏羲氏有天下號也死託祀於東方之帝也其佐句芒執圭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其獸蒼龍其音

角其日甲乙木色蒼蒼龍順其色也角木也甲乙皆木也南方火也其帝炎帝炎帝少典之子也以火德王天下號曰神農死託祀於南方之帝其佐朱明舊說云祝融執衡而治夏其神爲熒惑其獸朱鳥熒惑五星之一也朱鳥朱雀也其音徵其日丙丁徵火也丙丁皆火也中央土也其帝黃帝黃帝少典之子也以土德王天下號曰軒轅氏死託祀於中央之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爲鎮星其獸黃龍土色黃也其音宮其日戊己宮土也戊己土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少昊黃帝之子青陽也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死託祀於西方之帝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爲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

辛商金也庚辛皆金也北方水也其帝顓頊顓頊黃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號曰高陽氏死託祀於北方之帝也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爲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羽水也壬癸皆水也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仲中也四中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月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周徧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

為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此皆所以譴告人君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孰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十八歲而周顧星一徧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辰星

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婁以五月夏至
效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
冬至效斗牽牛效見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
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
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穀不熟爲飢也何謂
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艮卦之風一名融爲
笙也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震卦之風也爲管也明
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巽卦之風也爲柷也清明
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离卦之風也爲絃也景風至四
十五日涼風至坤卦之風也爲塤也涼風至四十五日

閶闔風至（兌卦之風也爲鍾也）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
周風至（乾卦之風也爲磬也）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
風至（坎卦之風也爲鼓也）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立春
故出輕繫）明庶風至則正封疆脩田疇（春分播穀故正封疆
治田疇也）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立夏長養布恩惠故
幣帛聘問諸侯也）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
陽盛於上象陽布施故賞有功封建侯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
郊（立秋節農乃登穀常祭故報地德祀四方神也）閶闔風至則收縣
垂琴瑟不張（秋分殺氣國君懵愴去鍾磬縣垂之樂也）故不周風
至則脩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土工其始故治宮室繕脩邊城備寇難）

也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象冬閉藏不通關梁也罰刑疑者於是順時而決之）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田主農司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主土都爲四方最也）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太微星名也太一天神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咸池星名水魚天神）天阿者群神之闕也（闕猶門也）四宮者所以爲司賞罰（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太微者主朱鳥（主猶典也）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

山(南極之山)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牛首北極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曰子午卯酉爲二繩(繩直)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

報德之維也報復也陰氣極於北方陽氣發於東方自陰復陽故曰報德之維四角爲維也西南爲背陽之維西南巳過陽將復陰故曰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常羊不進不退之貌東南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羊之維西北爲號通之維西北純陰陽氣閉結陽氣將萌號始通之故曰號通之維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

氣萌故曰冬至爲德德始生也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刑始殺也陰氣極則下至黃泉北至北極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

萬物蓄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火正火王也故水滲漏一說火星正中地漏濕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水正水王也故陰勝也一說營室正中於南方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脩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流黃土之精也陰氣作於下故流澤面出也石精五色之精也蟬始鳴半夏生半夏藥草蟁蝱不食駒犢鷙鳥不搏黃口五月微陰在下未成駒犢黃口肌血脆弱未成

故蝁鷙鳥應陰不食不摶也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景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

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維之間九十一度也自東北至東南

為兩維匝四維三百六十五度一度者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為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黃鍾十一月也鍾者聚也陽氣聚於黃泉之下也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應鍾十月也言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應時聚藏故曰應鍾加十

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無射九月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有射出見也故曰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南呂八月也南任也言陽氣內藏陰呂於陽任成其功故曰南呂也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

夷則夷則七月也夷傷則法也言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也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林鍾六月也林衆中聚也陽極陰生萬物衆聚而盛故曰林鍾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蕤賓五月也陰氣萎蕤在下似主人陽在上似賓客故曰蕤賓也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

音比仲呂仲呂四月也陽在外陰在中所以呂中於陽助成功也故曰仲呂也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姑洗三月也姑故也洗新也陽氣養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也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濟止音比夾鍾夾鍾二月也夾夾也萬物去陰夾陽地而生故曰夾鍾也加

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小滿四月也）音比太蔟（太蔟正月律也蔟蔟也言陰衰陽發萬物蔟地而生故曰太蔟）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大呂十二月律也呂侶也萬物萌動於下未能達見故曰大呂所以配黃鍾助陽宣功也）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

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為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為小歲斗第一星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也正

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

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不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

淮南鴻烈解卷之五

㐅二

淮南鴻烈解卷之六

動五

淮南鴻烈解卷之六

太尉祭酒臣許愼記上

天文訓下

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淮南王作書之元年也一曰淮南王長孝文皇帝異母弟也僭號自稱東帝以徙嚴道道死於雍其四子皆爲列侯時人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文帝聞之曰以我爲利其土邪皆召四侯而王之是則淮南王安即位之元年以紀時也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

陰粗摘故時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一說上得二下得三合爲五故曰合氣而爲音音數五也

合氣而爲音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曰

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故

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

之二十六（六或作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爲歲歲有

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

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

三日則夏至之日也（冬至後三日則明年夏至之日）歲遷六

日終而復始（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壬午冬至

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木色青也東方）七十二日

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火色赤也南方）七十二日

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中央其色黃）七十二日

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西方金其色白）七十二日

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北方水其色黑）七十二日

而歲終庚子受制歲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

歲而復至甲子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群禁

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蟄伏之類出由戶故開闔扇通障塞眷木王故毋伐木也）丙子受制則舉賢良

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火用事象陽明識功勞故封建侯出貨財）

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粹鬻施恩澤（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也）庚子受制則繕牆垣脩城郭審群

禁飾兵甲儆百官誅不法[金用事象金斷割故誅不如法度也]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禁搜客出新客]斷罰刑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徙也]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木氣温故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殰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夷傷也夷或電]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

蟲不爲（不成爲介蟲也）丙子干戊子大旱䒽封熯（䒽蔣草也生水土相連持大如薄著也名曰封旱燥故熯也）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不成爲魚）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今八月九月時李柰復榮生實是也）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不藏地氣發也）丙子干壬子星墜（墜隕）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雷也）至秋三月（季秋之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殺氣）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玉女主霜雪也）行十

二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收斂其所藏而閉之）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爲帝侯歲（雄鳩蓋布穀也）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爲德月爲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與猶說也）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拂猶過一日至）登于扶

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朏明將明也朏讀若朏諾皐之朏也至
于曲阿是謂旦明平旦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
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
昆吾是謂正中昆吾丘在南方至于鳥次是謂小還
鳥次西南之山名也鳥所宿止至于悲谷是謂餔時悲谷西南方之
大壑言其深峻臨其上令人悲思故曰悲谷也至于女紀是謂大還
女紀西北陰地至于淵虞是謂高春淵虞地名高春時加戌民碓春
時也至于連石是謂下春連石西北山名也言將欲冥下象悉春故
日下春連讀屬爛之爛也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
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

謂定昏（蒙谷北方之山名也盧教所見若上之所也）日入于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曙明浦涯）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自暘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爲九州七舍也禹）以爲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帝張四維運之以斗（運旋也）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螾（螾動生貌）律受太蔟太蔟者蔟而未出也

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種始莢
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
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巳定也律受仲呂仲
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
賓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鍾林鍾
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

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
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滅也律
受無射無射入無猒也指亥亥者閡也律受
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指子子者茲也律受

黄鍾黄鍾者鍾已黄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黄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調和也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鍾之數立焉黄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

所種也曰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七十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鍾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

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十月也與正音比故爲和）

和從聲也一日和也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
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
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
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
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爲
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鍾之律脩九寸物以
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古者幅比皆然
也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
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
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

匹而爲制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蔈禾穗粟孚甲之芒也定者成也故禾熟讀如詩有貓有虎之貓古文作秒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十從甲至癸日）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分言其輕重分銖也）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

爲一石其以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鍾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後太陰之前後也）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鄉而爲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

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
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
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
丑爲閉主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
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

井輿鬼爲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單讀明揚之明）
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
柳七星張爲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歲星
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爲
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

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爲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巂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爲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作讀作昨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爲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

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爲對太陰在子歲名困敦困讀群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爲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觜嶲參爲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德綱曰自倍因柔曰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

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襲和也）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欲知

天道以日為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為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星官言日明堂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春之月在奎婁季春之月在胃此言星正月建營室字之誤也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

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

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巂二參九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五七星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

星部地名角亢鄭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衞奎婁魯胃昴畢魏觜巂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木德仁也故柔涼也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也故布施偏明也太陰治秋則

欲脩備繕兵金德斷割故脩兵也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純陰閉固水澤水凍故剛彊也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一康康盛也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巳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衞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巳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毋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毋相得曰專毋勝子曰制子勝毋曰

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為猒日猒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為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

戎也壬子代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為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蚑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地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

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參觜畢昴胃婁奎
水 壯 壯
生 金壯 衰
申 庚酉 辛戌

亥木生 室
壬水壯 危 虛

丁未水衰 井鬼
壬水壯 柳星

丑金老 須女牽牛斗

亥卯甲寅
水水火生
老壯土老
角亢氐房心尾箕

攝提格之歲格起言萬物承陽而起也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登成也 動五 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閼 十一 蓬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故曰閼蓬也

單閼之歲單盡閼止也言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在乙言〻蒙物遏萌〻甲而出故曰旃蒙也

執徐之歲執之物皆舒而出也蟄徐舒也言伏蟄歲早旱晚水

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丙在萬物皆生枝布葉故曰柔兆也

大荒落之歲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歲有小

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強

圉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圉也

敦牂之歲言萬物皆盛壯也敦敦牂盛牂壯也歲大旱蠶登稻

疾菽麥昌禾不爲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雝

在戊言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故曰著雝也

協洽之歲協和洽合也言陰欲化萬物和合歲有小兵蠶登

稻昌菽麥不爲民食三升未在巳曰屠維（在巳言萬物各成其性故曰屠維屠別維離也）

涒灘之歲（涒大難脩脩也言萬物皆脩其精氣也）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在庚言陰氣上升萬物畢生故曰上章也）

作鄂之歲（作鄂零落也萬物皆陊落）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在辛言萬物就成熟其煌煌故曰重光也）

掩茂之歲（掩蔽茂冒言萬物皆蔽冒）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爲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默（在壬言歲終包）

任萬物故曰玄默也

大淵獻之歲淵藏獻迎也言萬物終於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蔌麥不爲禾蟲民食三升

困敦之歲困混敦沌也言陽氣皆混沌萬物牙孽也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蔌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在癸言陽氣始萌萬物合生故曰昭陽

動五

十二

赤奮若之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物而起之無不順其性也赤陽色歲有小兵早水蠶不出稻疾蔌不爲麥昌民食一升

正朝月一作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卻去前

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表以為方一里歫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歫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輙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為法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從此東西之數

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日萬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并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

與東北表等也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此九字衍文也）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二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

與遠等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六

淮南鴻烈解卷七之八

勤六

淮南鴻烈解卷之七卷八同　　動六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地形訓上紀東西南北山川藪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育也故形因以題篇

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六合已說在原道四極四方之極無夏有外故謂之內也昭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天時也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八極八方之極也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東南辰爲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故曰農土也

正南次州曰沃土（沃盛也五月建午稼穡盛張故曰沃土也）西南戎州曰滔土（滔大也七月建申五穀成大故曰滔土也）正西弇州曰并土（并猶成也八月建酉百穀成熟故曰并土也）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未聞）東北薄州曰隱土（薄猶平也隱氣所隱

藏故曰隱土也）正東陽州曰申土（申復也陰氣盡於北陽復氣起東北故曰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會稽山在會稽郡泰山今在泰山郡是爲東岳王屋山在今河東恒縣東北所出也首山在蒲坂縣南阿曲之中伯夷所隱太華今弘農陰山也是爲西岳岐山今扶風漢陽縣北周家所邑也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

是也羊腸山名也說苑曰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孟門太行之阨也何謂九塞曰大汾澠阨荊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太汾在晉澠阨今弘農澠池是也荊阮方城皆在楚殽阪弘農郡澠池殽欽吟是也井陘在常山通太原關是也令疵在遼西句注在鴈門陰館句注是也居庸在上谷阻陽之東通運都關是也何謂九藪曰越之具區具區在吳越之閒也楚之雲夢雲夢在南郡華容也秦之陽紆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晉之大陸大陸魏獻子所遊焚焉而死者是也鄭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傳曰鄭有原圃猶秦之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閑弊邑是也宋之孟諸孟諸在今梁園睢陽東北澤是也齊之海隅海隅猶崖蓋近

海濱是也趙之鉅鹿今鉅鹿廣阿澤是也燕之昭余昭余今太原郡
是古者屬燕也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良氣所生曰融風也東
風曰條風震氣所生也一曰明庶風東南曰景風巽氣所生也一
曰清明風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也一曰凱風也西南曰涼風
坤氣所以生也西方曰飂風兌氣所生也西北曰麗風乾氣

所生也一曰閶闔風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也一曰廣莫風何謂六
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水出崑崙東
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遼水出碣石山自塞北東流直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在雝州江
水出岷山在蜀西徼淮水出桐栢山南平陽也闔四海之內東西二
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

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陸徑邪徑也陸地也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太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也海內東西短南北長極內等也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名山大山也掘崑崙虛以下地掘猶平也地或作池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中崑崙虛中也增重也有五城十二

樓見括地像此蓋誕實未聞也上有木禾其脩五尋上崑崙虛上也
五尋長三十五尺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在木
禾之西也沙棠琅玕在其東皆玉名也在木禾之東也一說沙棠木名
也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也絳樹在其南絳赤也碧樹
瑤樹在其北碧青玉也木禾之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面有
十門也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純星名也旁
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橫猶光也橫或作彭彭受不死
藥器也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傾官宮滿
一須曰中也旋室以旋玉飾室也一說室璣璣闕可轉旋故曰旋室縣圃涼風
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閶闔崑崙虛門名也縣圃涼風樊桐皆崑

崙之山名也樊讀如麥餅之餅是其踈圃踈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原本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渤海大海也河水自崑崙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書曰河出積石入猶出也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水也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絕猶過也流沙流行也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洋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爲漢陽或作養也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

之假令高萬里倍之二萬里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
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
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
太帝天帝
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扶木扶桑也在湯谷之南曊猶照也過陽

州東方也曊讀無枝攢之攢也建木在都廣建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
黃蛇葉若羅都廣南方山名也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
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衆帝之從都廣山上天還下故曰上下日
中時日直人上無有晷故曰蓋天地之中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
日其華照下地木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光照其下也

九州之大純方千里純緣也亦曰量名也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殥猶遠也殥讀胤嗣之胤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大澤無通皆藪名也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水中可居者曰渚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也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讀常山人謂伯爲穴之穴也南方曰大夢曰浩澤夢雲夢也浩亦大也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蓋近丹水因其名故曰丹澤也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北方多寒水故曰寒澤也凡八殥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殥之外而有八紘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爲之表故曰紘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

丘曰荒土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名曰和丘曰荒土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也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言其在鄉日之南皆為北鄉戶故反其戶也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焦僥短人之國也長不滿三尺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方金位也因為金曰丘沃猶白也西方白故曰沃野也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國人一目在面中央沙所蓋流沙所出也一曰澤名也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為名積冰也委羽山名也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正八風之正也以風雨八紘之內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

蒼門東北木將用事青之始也故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明者陽也日之所出也故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毋之山曰陽門東南月建在巳純陽用事故曰陽門據天下諸城東南角門皆陽門其是類也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南方盛陽積溫所在故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南月建在申金氣之始也金氣白故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方八月建酉萬物戎濟將可及收斂閶大也闔閉也大聚萬物而閉之故曰閶闔之門也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幽闔也都聚也玄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

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寅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中土冀州）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玗琪焉（醫毋閭山名在遼東屬國珣玗琪玉名也）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在今會稽山陰縣之南禹所葬竹箭今會稽郡出好竹箭是也）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有犀角象牙皆物之珍也）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金美金也石含玉之石也華山今弘農華陰山南是也）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出夜光之珠五色之玉也今河東永安縣也）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球琳琅玕皆美玉也）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

焉古之幽都在鴈門以北其畜宜牛羊馬出好筋角可以爲弓弩東北方之美者有斤山之文皮焉斤讀斤立之斤文皮豹虎之皮也傳曰無終子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豹虎之皮也以請和諸戎是也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岱岳泰山也王者禪代所祠因曰岱岳也五穀桑麻魚鹽所養人者出猶生也凡地形東西爲緯

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山仁萬物生焉故爲積德川水智制斷故爲積刑也論語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是也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高者陽主生下者陰主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丘陵高敞陽也故爲牡谿谷汚下陰也故爲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皆以其類也清水

有黃金龍淵有玉英清水澄故黃金出焉龍淵龍所出游淵也玉英轉化有精光也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自此上至山氣多男皆生子多有此病也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象石堅也險阻氣多癭上下險阻氣衛喉而結多癭咽也暑氣多夭夭折不終也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而汙者爲衍也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利疾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音聲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湍急流得水也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

之水南方溫故草有不死者北方寒故水有不泮釋也東方有君子之國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也其人冠帶劒食獸使二大虎也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鬼西方金金斷割攻戰之事有形殘之尸也寢寐也居處也金氣方剛故其寢寐處夢悟如其夢故曰直夢不終其命死而爲鬼能爲祆怪病人也一說曰形殘之尸於是以兩乳爲目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無夢天神斷其手後天帝斷其首也故寢居直夢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湯遭旱作土龍以像龍雲從龍故致雨也燕玄鳥也春分而來鴈春分而北詣漢中也燕秋分而去鴈秋分而南詣彭蠡故曰代飛也代更也蛤蟹珠龜與月盛衰與猶隨也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壚讀纑繩之纑也細

小也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魚鼈鷖鳧鶩之屬是也食土者無心而慧丘蚓之屬是也食木者多力而⿱罒巽熊羆之屬是也⿱罒巽煩腸黃理也⿱罒巽讀內⿱罒巽于中國之⿱罒巽近鼻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是也食葉者有絲而蛾蠶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捍虎豹鷹鸇之屬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仙人松喬之屬是也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言貞蟲細要之屬也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一陽二陰也人生於天地故曰三也三三而九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

十從甲至癸也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
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
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
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
豕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猨
猨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
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
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
蟲蟲故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
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立冬

燕雀入海化爲蛤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者夏食而冬蟄介甲龜鼉之屬也鱗魚龍之屬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鳥魚之屬嚼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膏豕也熊猨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有角者脂而無後指牛羊麋之屬也無後肥從後起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砥則卓石也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

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

淮南鴻烈解卷之七

動六 八

淮南鴻烈解卷之八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地形訓下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

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

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脩形兊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脉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

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脩頸卬行竅通於鼻末猶脊也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旄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

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

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頸翕讀脅幹之脅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愚禽獸而壽惷讀人謂惷然無知之惷也籠口言乃得其地宜菽菽豆也多犬馬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言燕代出馬也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禾者木春王而生木秋金王而死菽夏生冬死豆大也夏火王而生冬水王而死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

死也聲冬生中夏死聲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宮在中央故為主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雲金氣所生也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鍊猶治也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

變猶化也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土本也故曰五行相生所以成器用

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脩股民天民肅慎民脩長也股脚也天民肅慎皆有國名也尃司肅慎燕亳吾北土是云西方黨獨西方之國自復有之邪一曰肅敬也慎畏也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白民白身民被髮髮亦白女子民其貌無有鬚皆如女子也丈夫民其狀皆如丈夫衣黃衣冠帶劒皆西方之國也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奇隻也股脚也言其人一臂一手一鼻也三身民蓋一頭有三身皆西方之國也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胷民讙頭國民裸

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胷民反舌民三苗國名也在豫章之彭蠡交股民脚相交切不死民不食也穿胷胷前穿孔達背反舌民不可知而自相曉一說舌本在前不向喉故曰反舌也南方之國名也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豕喙民其喙如豕鑿齒民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也三頭民身有三頭也脩臂民一國民皆長臂臂長於身也皆南方之國也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東南壚土故人大也君子國已說在上章也黑齒民玄股民其人黑齒食稻啖地在湯上谷玄股民其股黑兩鳥夾之見山海經也毛民勞民其人體半生毛若矢鏃也勞民正理躁擾不定也皆東方國也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跂踵民踵不至地以五指行也句嬰讀爲九嬰北方之國也深

目民無腸民柔利民（皆北方之國也）一目民無繼民（一目民目在面中央無繼民其人蓋無嗣也北方之國也）雒棠武人在西北陬（皆日所入之山名也）䃣魚在其南（䃣魚如鯉魚也有神聖者乘行）（九野在無繼民之南䃣讀如蚌也）有神二人連臂爲帝候夜在其西南方（連臂大呼夜行）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丘在其東南方（在無繼民之東南也）爰有遺玉青馬視肉（其人不知言也）楊桃甘櫨甘華百果所生（皆異物也在木曰果在地曰蓏也）和丘在其東北陬（四方而高曰丘鸞所自歌鳳所自舞故曰和丘在無繼民東北陬也）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耽耳垂耳）

在肩上聰讀衣之褶或作攝以兩手攝其居之中夸父棄其策是爲鄧林夸父神獸也飲河渭不足將飲西海未至道渴死見山海經策杖也其杖生木而成林鄧猶木也也一曰仙人也昆吾丘在南方昆吾楚之祖祝融之孫陸終之子爲夏伯也詩云昆吾夏桀也軒轅丘在西方軒轅黃帝有天下之號也巫咸在其北方巫咸知天道明吉凶立登保之山暘谷搏桑在東方暘谷日之所出也搏桑在登保之山東北方也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有娀國名也不周山名也娀讀如嵩高之嵩娀妹二人在瑤臺也帝嚳之妃也天使玄鳥降卵簡翟吞之以生契是爲玄王殷之祖也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西王母在流沙之瀕地里志曰西王石室在金城臨羌西北塞外也樂民拏閭在崑崙

弱水之洲水中可居曰州三危在樂民西三危西極之山名也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洲水中所居者燭光所照者方千里龍門在河淵湍池在崑崙龍門在河中馮翊夏陽界也玄燿不周玄燿水名一曰山名申池在海隅海隅藪也孟諸在沛孟諸宋澤也在睢陽東北少室太室在冀州少室太室在陽城嵩高下之別名冀堯都冀州冀為天下之號也

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蔽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一曰龍銜燭以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后稷壠在建木西建木在都廣都廣南方澤名說其山說其澤壠家也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

其間南方人死後生或化為魚在都廣建木間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雷澤大澤也鼓聲也熙戲也地理志曰於禹貢雷澤在濟陰城陽西北城陽有堯塚江出岷山東流絶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毋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

西激水絶猶過也開毋山名也在東海中河出積石睢出荊山河源出崑崙伏流地中方三千里禹導而通之故出積石山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荊山禹貢北條荊山在左馮翊懷得縣之南下有荊漂原雒州浸也淮出桐栢山睢出羽山桐栢山在上黨清漳出揭戾發包揭戾山在上黨沾發包山一名鹿苦山亦在上黨長子二漳合流經魏郡入清河也濟

出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時泗沂皆水名臺台術皆山名處則未聞也

洛出獵山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詩云瞻彼洛矣惟水泱泱是也

汶出弗其流合於濟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也

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嶓冢山漢縣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雒州入江薄洛之山一名笄頭山安定臨涇縣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渡大滑

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西南直渭水出東會于灃又入河雒州川也上魏山名也處則未闕名

雒出熊耳熊耳山在京師止雒之西北也

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

衽出漬熊淄出目飴目飴山名丹水出高褚高褚一名

冢領山在京兆上雒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沔也股出嶕山鎬出鮮于

涼出茅盧石梁鮮于茅盧石梁皆山名也汝出猛山淇出

大號猛山一名高陵山在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大號山在河內邛縣北或曰在臨慮西也晉出龍山結給合出封羊結給合一名也龍山在晉陽之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封羊山名也遼出砥石釜出

景砥石山名在塞外遼水所出南入海景山在邯鄲西南釜水所出南澤入漳其原浪沸湧正勢如釜中湯故曰釜今謂之釜口岐出石橋呼池出魯平魯平山名也呼池并州之浸也今中山漢昌呼沲河是也泥塗淵出樠山樠讀人姓樠氏之樠維濕北流出於燕流於北燕北塞外也諸稽

攝提條風之所生也諸稽攝提天神之名也艮爲條風也通視

明庶風之所生也通視天神也明庶風震卦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赤奮若天神也巽爲清明風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共工天神也人面蛇身離爲景風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諸比天神也坤爲涼風也皐稽閶闔風之所生也皐稽天神也兑爲閶闔風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隅強天神也乾爲不周風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窮奇天神也在北方道足乘雨龍其形如虎坎爲廣莫風也窫生海人窫人之先人海人生若菌菌讀下群之群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容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羽嘉飛蟲之先飛龍有翼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

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

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

介鱗蟲之先蛟龍有鱗甲之龍也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

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

介國也龜之先潭讀譚國之譚先龍生玄黿玄黿生靈龜靈

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煖濕生容煖一讀暵

當風乾燥之貌也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玄濕

玄生羽風羽風生煗介煗介生鱗薄鱗薄生

煖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肖像也言梢代象而

蕃多也曰馮生陽閼曰馮木之先也陽閼生喬如喬如

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

根拔生程若根拔根生之草先也程若生玄玉玄玉生

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

生於庶草

海閭生屈龍海閭浮草之先生屈龍游龍鴻也詩云隰有游龍言屈字之誤

屈龍生容華容華芙蓉草花容華生蔈蔈流也無根水中草也

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

於萍藻

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歲生缺缺

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澒黃澒五

百歲生黃金黃金惟石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須水銀也黃金千歲生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黃海中央之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

澒青澒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東方木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也青龍入藏生清泉清泉之埃上爲青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東方之海壯土之氣御于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

百歲生赤澒赤澒七百歲生赤金南方火其色赤其數
七故七百歲而一化也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
赤泉赤泉之埃上爲赤雲陰陽相薄爲雷激
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南方
之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礜
白礜九百歲生白澒白澒九百歲生白金白金
白礜礜石也白澒水銀也西方金色白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也白金千歲
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爲白
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
就通而合于白海西方之海牝土之氣御于玄天

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黑石玄砥六百歲生玄澒玄澒六百歲生玄金北方水其色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也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爲玄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北方之海上者就下天氣復從天流下也其道流之水皆入于海也

卌

淮南鴻烈解卷之九

動七

淮南鴻烈解卷之九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時則訓上

（則法也四時寒暑十二月之常法故曰時則因以題篇也）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招搖斗建）昏參中旦尾中（參西方白虎之宿是也月昏時中於南方尾東方蒼龍之宿是也月將旦時中於南方）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太皥之神治東方也甲乙木日也盛德在木木王東方也）其蟲鱗其音角（東方少陽物去大陰甲散散為鱗鱗蟲龍為之長角木也位在東方也）律中太蔟其數八（律管音也陰衰陽發萬物太蔟地而生故曰太蔟其數八五行數五木第三故曰八也）其味

動七

酸其臭羶木味酸酸之言鑽也萬物鑽地而生羶木香羶其祀戶祭先脾蟄伏之類始動生出由戶故曰祀戶也脾屬土陳設俎豆脾在前也春木勝土言常食所勝也一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東方木火母也氣溫故東風解氷凍也振動蘇生也魚上負氷獺祭魚是月之時鯉魚應陽而動上負氷也獺獱也是月之時獺祭鯉魚於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也候鴈北是月時候之應鴈從彭蠡來北過周雒至漢中孕卵鸞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周禮馬七尺已上曰龍也服蒼玉建青旂服佩也熊虎也旗也食麥與羊麥金穀也羊土畜也是月金土以老食所勝先食麥以麥爲王也服八風水爨萁燧火取銅槃中露水服之八方風所吹也取萁木燧之火炊之萁讀該備之該也東宮御女青色

衣青采鼓琴瑟春王東方故處東宮也琴瑟木也春木王故鼓之也其兵矛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生其畜羊羊土木之母故畜之也朝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是月之朔天子朝日于青陽左个東向堂故曰青陽北頭室故曰左个个猶隔也春令寬和之令也布德施惠行慶賞省徭賦布陽德施柔惠也慶善賞賜予也省減徭役之勞輕其賦歛也立春

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率使也迎歲春也東郊郭外八里之郊也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用牡祠位壇場屏攝之位也幣圭璧也禱鬼神求福祥也人神曰鬼天神曰神犧牲用牡尚繭潔也禁伐木春木王當長養故禁之也毋覆巢殺胎夭毋麛毋卵胎獸胎懷妊未育者也麋子曰夭鹿子曰麛卵未鷇者皆

禁民不得取蓄庶物也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骴毋聚合大衆建置城郭以妨害農功也骼骨有肉掩覆薶藏之愼生氣也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國乃有恐孟春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用火氣動於上故草木早落國惶恐也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黎莠蓬蒿並興孟春溫仁而秋正金鈇之令氣不和故民疫疾風雨隈至故黎莠蓬蒿䟽穢之草並興盛也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冬陰也水泉湧起而春行之故爲敗氣不和故雨霜大雹植稼不熟也正月官司空其樹楊司空主土春土受嘉穡故官司空也爾雅曰楊蒲柳也楊木春先故其樹楊也仲春之月招搖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弧星在輿鬼南是月

昏時中於南方建星在斗上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　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是月萬物去陰夾陽聚地而生故曰夾鍾也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自冬氷雪至此春分穀雨故曰始雨水桃李於是皆秀華也　蒼庚鳴鷹化爲鳩蒼庚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摶黍秦人謂之黃流離幽冀謂之黃鳥一說斵木也至此月而鳴鷹化爲鳩喙正直不鷙摶也鳩謂布穀也　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太廟太廟東向堂中央室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

梏毋笞掠止獄訟囹圄法室也省之赦輕微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毋
笞掠言不用也止猶禁也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順春陽長
養幼小使繁茂也無父曰孤無子曰獨皆存之所以慎陽氣也故草木不句萌者以通達
也擇元日令民社元者善之長也日從甲至癸也社所以爲民祈也嫌
日不吉故言擇元也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
動穌分等也冬陰閉固雷伏不發是月陽升雷始發聲也咸皆動穌生也先雷
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鐸木鈴也金口
木舌爲鐸所以振告萬民也兆大數且猶將也有不戒其容止者生
子不備必有凶災以雷電合房室者生子必有瘖聾通精癡狂之疾故
日不備必有凶災也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度文

尺也量釜鍾也鈞等也衡石稱也百二十斤爲石角平也斗稱量器也端權槩端正也槩平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皆爲夭物盡類毋作大事以妨農功大事戎旅征伐之事故害農民之功也

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是月尚生育故不用犧牲也更代也以圭璧皮幣代犧牲也皮謂鹿皮也幣謂玄纁束帛也禮記曰幣帛圭皮告於祖禰者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秋節殺戮之令故寒氣猥至寇兵來征伐其國也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仲春行冬陰之令陰氣勝陽故陽不勝則麥不升熟民相殘賊也

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仲春行夏太陽之令故大旱陽

氣熱故煗極陽生陰故蟲螟作故害也食心曰螟二月官倉其樹杏二月興農播穀故官倉也杏有竅在中竅在中像陰布散在上故其樹杏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七星南方朱鳥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牽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姑故也洗新也是月陽養生去故新故曰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桐梧桐也是月生華田鼠鼢鼸鼠也鴽鶉也青徐謂之鷂幽冀謂之鶉虹始見萍始生虹螮蝀也詩云螮蝀在東莫之敢指萍水藻也是月始生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

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右个東向堂南頭室故曰右个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于天子舟牧主舟之官也是月天子將乘舟而漁故反覆而視之恐有穿漏也五覆五反慎之至也天子焉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焉猶安也自冬至此而安乘舟故曰始乘也薦進也鮪魚似鯉而大進此魚於寢廟祈於宗祖求麥實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發泄猶布散也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命有司發囷倉助貧窮振乏絕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也振救也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府庫幣帛之藏也使人之聘問諸侯聘

名士禮賢者有名德之士大賢之人聘問禮之將與爲治也命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主水土之官也是月下水上騰恐有浸淸傷害五穀故循行徧視之也廣平曰原郊外曰野也修利隄防道(寸)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止田獵罼弋罝罘羅罔餧毒之藥毋出九門罼掩網也弋繳射詩曰弋鳧與鴈罝兔罟也詩曰肅肅兔罝罼羅鳥罟也詩云鴛鴦在罘罼之羅之罘麋鹿罟網其總名也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氣所在門餧獸之毒藥所不得出尚生育也兼餘九門得出故特戒之如其毋出乃禁野虞毋伐桑柘桑柘皆可養蠶文禁民伐之也鳴(九)鳩奮其羽戴勝降于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入雲中者是也戴鵀戴勝鳥也詩曰尸鳩在桑其子

在梅是也具撲曲筥筐撲持也三轉謂之撲撲讀南陽人言山陵同曲薄也青徐謂之曲負底曰筥方底曰筐皆受桑器也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革筋角箭幹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吉日大合樂致歡欣樂所以移風易俗也故擇吉日大合之以致歡和也乃

動七 五

合纍牛騰馬游牝于牧纍牛特牛也騰馬騰駒跐蹏善將群者也令國儺九門磔攘以游從牝於所牧之地風合之纍讀葛藟之藟也畢春氣儺散宮室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以逐不祥之氣如今驅疫逐除是也九門三方九門也磔犬陽氣盡之故曰畢春之氣也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

國有大恐季春行冬寒殺之氣也故寒氣時起草木上竦曰肅也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季春行夏元陽之令氣不和故民疾疫雨澤不降故草木不登成也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華並起秋金氣用事水之母也季春行之故多陰沈爲雨也金爲兵華故並起也三月官鄉其樹李三月科民戸口故官鄉也李亦有核說與杏同李後杏熟故三月李也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翼南方朱鳥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婺女一曰須女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中於南方也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炎帝之神治南方也丙丁火日也盛德在火火王南方也其蟲羽其音徵盛陽用事鱗散羽羽蟲鳳之長徵音火也律中仲呂其

數七是月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旅陽成功故曰仲呂其數七生數五火第三故曰七也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也焦火香焦也其祀竈祭先肺祝融吳回為高辛氏火正死為火神託祀於竈是月火王故祀竈肺肺金也祭祀之肉先用所勝也一曰肺火自用其藏也螻蟈鳴丘螾出螻螻蛄也蟈蝦蟇也四月陰氣始動於下故頻應鳴也丘螾蠶蠳也王瓜生苦菜秀王瓜括樓也爾雅曰不榮而實曰秀苦菜宜言榮也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建赤旗煩火德也食菽與雞菽豆連皮也雞豆皆屬火之所養也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大王南方故處南宮也竽笙空中像陽故吹之其兵戟戟有枝榦象陽布散也戟或作弩也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个以

出夏令南向堂當盛陽故曰明堂也東頭室故曰左个居是室行是月之令也雞羽蟲陽也故畜之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迎歲迎夏也南郊七里之郊也還乃賞賜封諸侯脩禮樂饗左右還從南郊還也賞賜有功割土封爵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也修治禮樂所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左右近臣也命太尉

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太尉卿官也命使也贊白也才過千人為傑選擇賢良孝悌舉而用之蓋非太尉之職故特命之也行爵出祿佐天長養繼修增高無有隳壞毋興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麥始升故以彘嘗麥彘水畜宜

先薦寢廟孝之至也聚畜百藥靡草死是月陽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也靡草則亭歷之屬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四月陽氣盛於上乃五月陰氣作於下故曰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順殺氣也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孟夏盛陽當助長養而行金氣殺戮之令故苦雨殺穀不得滋長也四方之民來入城郭自保守也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壞城郭行冬寒閉固之令故草木早枯大水敗壞其城郭奸時違行之應也行春令則螽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孟夏當繼修增高助陽長養而行春時啓蟄之令故致螽蝗之敗春木氣多風故言暴風來至使當秀之草不長茂也四月官田其樹桃四月勉農事故官田也桃說與杏同後李熟故曰四月桃也仲

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旦危中（亢東方蒼龍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危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是月陰氣萎蕤在下像主人也陽氣在上像賓客也故曰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螳蜋世謂之天馬一名齕肬兖豫謂之巨斧也）鵙始鳴反舌無聲（鵙百勞鳥也五月陰氣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殺蛇於杏傳曰伯趙氏司至者反舌百舌鳥也能辯變其舌反易其聲以効百鳥之鳴故謂百舌無聲者五月陽氣極於上微陰起於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

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明堂太廟（廟南向堂中央室也）命樂師修鞀鞞琴瑟管簫調竽篪飾鍾磬（管一孔似篴簫今之歌簫是也篪讀如池澤之池也）執干戚戈羽（干盾也戈斧也戟屬也羽武也所持翿也）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國之山川百原能興雲雨者皆祈祀之也雩旱也祭上帝也爲民祈雨故用盛樂盛樂六代之樂也）天子以雛嘗黍（雛雞也不言嘗雞而言嘗黍者以穀爲主也）羞以含桃先薦廟（羞進也含桃鸎所含食故言含桃是月而熟故進之）禁民無刈藍以染（爲藍青未成故）毋燒灰（是月草木未成不夭物也）毋暴布（火盛日猛暴布則脆傷也）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城門也閭里門也民順陽氣散布在外當出

入故不閉也門要塞也市人驟也無索不征稅也挺重囚益其食挺緩
存鰥寡振死事老無妻曰鰥老無夫曰寡也皆存之有先人為死難振起
其子孫也游牝別其群執騰駒班馬政是月牝馬懷胎已定
故別其群不欲騰駒踶傷其胎育故執也班告也馬政掌馬官也騰駒騰馬也周禮馬五
尺以下曰駒也日短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慎

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
晏陰之所成事無徑詳後行當先請也晏陰微陰也鹿角解蟬
始鳴夏至鹿角解墮也蟬鼓翼始鳴也半夏生木堇榮半夏草藥
也木堇朝榮暮落樹高五六尺其葉與安石榴相似也是月生榮華可用作丞也雜家謂
朝生詩云顏如蕣華也禁民無發火役起可以居高明遠

眺望登丘陵處臺榭積土四方而高曰臺也臺有室曰榭也順陽宜
明也一曰望雲物占氣祥也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
路不通暴兵來至冬水凍故雹霰傷五穀也冬氣閉藏又多水雨故
道陷壞不通利暴害之兵橫來至也行春令則五穀不熟百螣
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木王好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百螣動股蝗屬也時
起害穀故國飢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
殃於疫有霚曰果無霚曰蓏仲夏行秋成熟之令故草木零落果實早成非其時
氣故民有疾疫也五月官相樹榆是月陽氣長養故官相相佐也榆說
未聞也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心東
方蒼龍之宿也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奎西方白虎之宿也是月中旦時中於南方也其

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黃帝之神治中央也戊己土日也盛德在土土正中央也其蟲蠃其音宮羽落而蠃蟲鱗為之長宮土也位中央五音之主也律中百鍾其數五百鍾林鍾也是月陽盛陰起生養萬物故曰百鍾其數五五行數土第五也其味甘其臭香土味甘也土臭香也其祀中霤祭先心土用事故祀中霤中霤室中之祭祀后土也心火也用所勝也一曰心土也自用其藏也涼風始至蟋蟀居奧蟋蟀蜻蛚趣織也詩云七月在野此日居奧不與經合奧或作壁也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蚈秋節將至鷹自習擊也蚈馬蚿也幽冀謂之秦渠蚈讀奚徑之經也天子衣苑黃乘黃騮服黃玉建黃旗黃順土色也黃謂登飴之登也食稷與牛稷牛皆屬土也服八風水爨柘

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劒季夏中央也劒
有兩刃諭無所生也一
曰諭無所主皆主之也其畜牛朝于中宮是月
天子朝於中
宮中宮大室也乃命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漁人掌漁官也漁讀相語之語也蛟鼉皆
魚屬也鼉可以作鼓詩曰鼉鼓洋洋龜可以
作羹也傳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靈公不與
公子宋黿羹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是

也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人
難得言伐龜神可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言
登也令滂人入材葦滂人掌池澤官也
入材葦供國用也命四監
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周制天子地
方千里分爲
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故春秋傳言下大
夫受縣上大夫受郡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監
縣耳此云百縣者謂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
監四郡大夫也秩常所當出故聚之用養犧

牲也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爲民祈福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稃鬻厚席蓐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釆黼黻文章青黄白黑莫不質良婦人能別五色故染釆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黑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質美也良善也以給宗廟之服必宣以明宣徧也明鮮明也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衆興兵必有天殃殃罰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壃是月大暑土潤溽暑濕重也又有時可以殺草爲糞美土疆土分畔者也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多風欬

民乃遷徙春木王木性墮落陽發多風而行令故穀實解落民疾病風欬嗽上氣像春陽布散民遷徙者也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稼穡不熟乃多女災丘高也隰卑也言高下皆有水潦故殺稼令不熟也陰氣過差故多女災女災生子不育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摯四鄙入保冬陰肅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鷹隼蚤摯摯四界之民皆入城郭自保守也六月官少內其樹梓六月植稼成熟故官少內也梓說未聞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九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

勳八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　　動八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時則訓下

孟秋之月招揺指申昬斗中旦畢中斗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昬時中於南方畢西方白虎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西方

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少皥之神治西方也庚辛金也盛德在金金王西方也其蟲毛其音商金氣寒羸者衣毛毛蟲虎爲之長商金也位在西方律中夷則夷傷也則法也是月陽衰陰盛萬物凋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也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四故曰九也其味辛其臭腥金味辛也金臭腥也其祀門祭先肝孟秋始内入由門故祀門也肝木也

(祭祀之用所勝也一曰肝沈金自用其藏也)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月鷹摯鷙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用是時乃始行殺戮刑罰順秋氣也)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白順金色也白馬黑毛曰駱也)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金王西故處西宮也)其兵戈其畜狗朝于總章

動

左个以出秋令(總章西向堂也西方總成萬物而章明之故曰總章左个南頭室也居是室行是月之令狗金畜也)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損氣陰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西郊也里之外郊也)還

乃賞軍率武人於朝（軍率軍將也武勇者功名也）命將率
選卒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
誅暴慢順彼四方（順循也四方天下也）命有司修法制
繕囹圄禁姦塞邪審決獄平詞訟（決斷也平治也）天
地始肅不可以贏（肅殺也殺氣始行也贏盛也故曰不可也）是月
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升成薦進也）命百
官始收斂（孟秋始內也）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
修城郭繕宮室（是月月麗于畢俾滂沲矣故備水潦也）毋以封
侯立大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至
三旬（封侯列土封邑也大官九命之爵也重幣金帛之幣也大使命卿使之金氣投）

斂皆近不宜行也故言毋也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孟秋陰也復行冬水王之令故陰氣勝也其介蟲敗穀也陰氣并故戎兵來也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旱也陽氣還者此月涼風而反行溫風之令故敗穀令無實也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瘧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寒暑相干故不節使瘧疾瘧疾寒暑所生也

七月官庫其樹楝庫兵府也秋節整兵故官庫也其樹楝楝實鳳凰所食也今雒城旁有樹楝實秋熟故其樹楝也楝讀練染之練也

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旦觜巂中牽牛北方玄武之宿是也月昏時中於南方觜巂西方白虎之宿也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西方其

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南任也言陽氣呂旅而志助陰陰任成萬物也庚辛金日也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群鳥翔時候之鴈從北漠中來過周雒南至彭蠡也玄鳥歸秋分後歸蟄所也群鳥翔寒氣至群鳥肥盛試其羽翼而高翔翔者六翮不動也或作養養育其羽毛也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鍾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也太廟中央室也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曲也撓弱也言平直也決獄不當反受其殃反還是月也

養長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宰祝行犧
牲案芻豢草養曰芻穀養曰豢案其薄書閱祖之豢讀宦學之官視肥
臞全粹全無虧缺也粹毛色純也粹讀禱祟之祟察物色課比類
量小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乃儺以御秋
氣儺猶除也御止也止秋氣不使為害也儺讀躁難之難氣或作兵也以犬

麻先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
之宗廟曰都無曰邑都曰城邑曰築穿竇窖修囷倉穿竇所以通水不欲
地濕也穿窖可以盛穀也窖讀窖藏人物之窖也乃命有司趣民收
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
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

氣日衰水始涸涸凝竭涸或作盡盡言陰勝也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稱理關市來商旅理通也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成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春陽氣而行其令故雨不降又溫煦之仁故草木生榮華也氣相干必有災咎故國大惶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皆復生行炎陽之令故旱涸氣熱故蟄蟲不藏使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冬行寒氣激之令故有風災又冬閉藏故收雷先行草木早死也八月官尉其樹柘尉成官也是月治兵故官尉傳曰羊

舌大夫爲中軍尉柝説未聞也季秋之月招搖指戌昏虛中旦柳中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虛中於南方柳南方朱雀之宿也是月平旦中於南方也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射無射[illegible]見也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雀入

大水爲蛤是月時候之鴈從北漠中來南之彭蠡蓋以爲八月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蓋其子也羽翼稚弱故在後耳賓雀者老雀也栖宿人家堂宇之間如賓客者也故謂之賓大水海水也傳曰雀入海爲蛤也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豺似狗而長尾其色黃是月時豺殺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戮猶殺也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

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鍾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右个西向堂北頭室故謂右个也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冢大也宰治也御官也要薄書也藏帝籍之收於神倉天子籍田千畝故曰帝籍之收籍田所收之穀也神倉倉也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霜降天寒朱漆難成故百工休止不復作器也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詩曰入此室處是也上丁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是月上旬丁日入學官吹笙等習禮樂饗上帝用犧

牲合諸侯之剬度車服之差各兩其命數也
百縣畿内之鄙言百舉全數耳五家爲隣五
隣爲里四里爲酇四酇爲鄙四鄙爲縣縣然則縣二千五百家也爲來歲受朔
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
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來歲明年受朔日如今計吏朝賀豫明年之曆日也度者職貢多少有常也
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戎兵也刀劍矛戟矢故曰五戎也
命太僕及七騶咸駕戴旌旐授車
以級皆正設于屏外級等也授當車者以高下各隨其等級正立設陳也天子外屏屏樹垣也爾雅曰門内之垣謂之樹垣者也
司徒搢扑北
嚮以贊之搢插也扑以教導也插置帶間贊相威儀也司徒主衆教導之也
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是月天子尚武乃服

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也命主祠祭禽四方命教也主祠典祀之官也祭禽四方祀始設禽獸者於四方報其功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之於四方也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俛乃趨獄刑毋留有罪俛伏也青州爲伏爲俛也無留言當斷也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不當謂無德受祿也不宜謂不孝也一曰所養者無勳於國其先人無賢德所不宜養故收也又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是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孝之至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窒季秋陰氣而行夏月霖雨之令故大水火氣故冬藏殃敗也火金相干故民鼽窒鼻不通利也鼽讀怨仇之仇也行冬令則國多盜

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冬水純陰姦謀洊生故多盜賊使邊境之民不安寧也則土地見侵削爲鄰國所分裂也行春令則煥風來至春氣陽温故煥風至民

民氣解隋師旅並興氣解墮也木干金故師旅並興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也九月官候其樹槐候望也是月繕修守備故曰官候也槐懷也可以懷來遠人也

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昬危中旦七星中危北方玄武之宿也是月昬時中於南方七星南方朱鳥之宿也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者也其

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顓頊之神治北方也壬癸水日也盛德在水王北方也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像冬閉固皮漫胡也甲蟲龜爲之長明屬水也

律中應鍾其數六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

聚成故曰應鍾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一故曰六也其味鹹其臭腐水味鹹也水臭腐也其祀井祭先腎井水給人故祀也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也腎水自閉其藏也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蜃蛤也大水淮也傳曰雉入于淮爲蜃虹陰中之陽也是月陰盛故不見也天子衣黑衣乘玄驪服玄玉建玄

旗順水德也熊與虎曰旗也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水王北方故處北宮也其兵鎩其畜彘鎩者却內像陰閉彘水畜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北向堂西頭室故曰左个居是室行此月令也命有司修群禁順陰閉諸所當禁皆使有司禁也禁外徙閉門閭大

搜客傳曰禁舊客爲露情也有新客搜出之爲觀釁也門城門之閭里門也嚴閉之守備也斷罰刑殺當罪諸罰刑當決也當罰正罪故殺之也阿上亂法者誅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也誅治也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有忠節蹈義死王事者賞其子孫也幼無父曰孤無夫曰寡皆存慰矜恤之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修城郭警門閭修楗閉慎管籥固封璽封門也璽印也修邊境完要塞絕蹊徑飾喪紀審棺槨衣衾之薄厚飾治也紀數也二十五月之數

也棺槨衣衾薄厚各有差等故審之營丘壠之小大高庳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營度也壠冢也小大高下各有度量也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呈堅致爲上案視也度法也堅致功牢也爲故也上盛也工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苦惡也慢不牢也淫巧非常之巧也故行其罪罪苦謂監會之監也是月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蒸冬祭也於是時大飲酒而祭求明年之福祥也凡屬天子之神日月星辰皆爲天宗也大禱祭于公社畢饗先祖禱求也公社后土之祭也生爲上公死爲貴神故曰公畢饗先祖先公後私之義也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勁肄習也角平地勁強貌也乃命水虞漁

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掌水官也師長也賦稅也毋或侵
牟年多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
多流亡春陽氣散越故凍閉不密地氣發泄也民多流亡像陽氣布散行夏
令則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冬當閉藏反行夏盛
陽之令故多暴疾陽氣溫故盛冬不寒令蟄伏之蟲復出也行秋令則雪
動本 七
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秋氣干冬大寒不當雪而雪不
當霜而霜故日不時也小兵數起隣國來伐侵削其土地十月官司馬其
樹檀冬間講武故官司馬也檀陰木也仲冬之月招搖指子
昏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軫南方朱鳥之
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

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黃鍾者陽氣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萌於地中故曰黃鍾也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鳴不鳴虎始交鶡鳴山鳥陽是月陰盛故不鳴也虎陽中之陰也陰氣盛以類發也交讀將校之校也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于玄堂太廟北向堂中央室故曰太廟也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衆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疫有隨以喪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偽之人命曰暢

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間故命曰暘月命奄尹申宮令奄官也尹正也申宮令戒敕也重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助陰氣也省婦事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酋主沽酒官也醞釀米麴使化熟故謂之酋酋讀酋豪之酋齊讀齊和之齊也作麴糵當得其時不時則不成也湛熺必潔水泉必香湛漬也熺炊也必令主潔也水泉者則酒善也湛讀審釜之審熺炊熾火之熾也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也炊享必得其適故曰無有差忒也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能興雲雨故祀之也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詰呵問也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

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之不赦（大加刑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聲絲竹金石之聲也色美色也有貪欲濫求者禁之）寧身體安形性（閑情欲也）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丘蝯結麋角解（荔馬荔草也芸芸蒿菜名也丘蝯螾名也結屈結也麋角解墮皆應

動八

八

微陽氣也）水泉動則伐樹木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罷省）涂闕庭門閭築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夏氣炎陽故其國旱也清濁相干故氛霧冥冥也十一月雷發聲非其時也故言乃也）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

國有大兵（秋金氣水之毋也故雨水水金用事故有大兵也）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春陽氣蟄伏生故蟲螟敗穀水泉竭也陽干陰氣木知故多疾癘也）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冬戌軍師故官都尉棗取其赤心也）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氐中（婁西方白虎之宿是月昏時中於南方氐東方蒼龍之宿是月平旦時中於南方也）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呂旅也萬物萌動於黃泉未能達見所以旅旅去陰即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鴈北鄉鵲加巢（鴈在彭蠡之水皆北鄉將至北漠中也鵲感陽而動上加巢也）雉雊雞呼卵（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是也雞呼鳴求卵也）天

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麥與彘
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衣
擊磬石其兵鍛其畜彘朝于玄堂右个右个東頭
室也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大儺令之逐陰驅疫爲陽導也旁磔四面皆磔犬羊以禳四方之疾疫也出土牛令鄉縣出勸農耕之土牛於外是也
命漁師始漁是月將捕魚故命其長也漁讀論語之語天子親往
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
修耒耜具田器耦合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
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
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天十二次窮于牽牛中也紀道窮於故宿也

星周于天謂二十八舍更見南方至是月周匝也歲將更始令靜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飾國典論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賦布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女國供寢廟之芻豢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祆四鄙入保秋節白露故白露早降介甲之蟲爲祆災金氣爲兵故四境之民入城郭自保守也行春令則胎夭傷國多痼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之令氣不和謂胎養夭傷國多篤疾逆風氣之由也故命之曰逆故也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

雪不降氷凍消釋夏氣炎陽有多霖雨故氷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氷凍不當消釋而消釋皆干時之徵也十二月官獄其樹櫟十二月歲盡刑斷故獄官也櫟可以為車轂木不出火唯櫟為然亦應除氣也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碣石在遼西界海水西畔朝鮮樂浪之縣也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也東至日出之

次扶榑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榑木榑桑太皥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太皥庖犧氏東方木德之帝也句芒木神司主也其令曰挺群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剛強侵陵人不

循軌度者禁止之也

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北戶孫國名也日在其北皆為北向戶以日故北戶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赤帝炎帝少典之子號為神農南方火德之帝也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為高辛氏火正號為祝融死為火神也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飢渴舉力農賑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應陽施也

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兩恒山自從也絕猶過也恒山常也言兩未聞也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日月照其所經過之

道江出岷山漢出嶓冢山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黃帝少典之子以上德王天下號爲軒轅氏死爲中央土德之帝后土者勾龍氏之子名曰后土能平九土死祀爲土神也

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露潤無不囊懷溥氾無私正靜以和行稃鬻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土四方之主也故曰萬物之所歸也

西方之極自崑崙絶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流沙蓋在崑崙之西南耳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

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少皞黃帝之子青陽也名摯以金德王天下號爲金天氏死爲西方金德之帝也蓐收金天氏之裔子曰修禮死爲金神也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群牧謹著聚修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雝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應金斷也

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九澤北方之澤夏大也晦暝也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群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顓頊黃帝之孫也以水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死爲北方水德之帝也其神玄冥者金天氏

有適子曰昧爲玄冥師死而祀爲主水之神也其令曰申群禁固閉藏脩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德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盜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應陰殺也

六合

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嬴孟秋始縮嬴長也縮短也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出二月播種內八月收斂季春

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緩四月陽安急月寒十月肅仲夏至脩仲冬至短夏至北極冬至南極短脩皆在至前也季夏德畢季冬刑畢德畢陽施結刑畢刑獄畫故正月失政七月凉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脱不脱葉槁著樹不零落也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東風不解凍也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不發聲也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濟止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實長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

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疾狂不華而實也]春行
夏令泄[象陽盛發泄也]行秋令水[水生於中故水也]行冬令
肅[象氣肅急]夏行春令風[象春木氣多也]行秋令蕪[象秋氣蕪
穢生]行冬令格[格戢也象冬斷刑恩澤致格不流下]秋行夏令華
[象夏氣尌華茂]行春令榮[象春氣生榮華]行冬令耗[耗零落也]冬

行春令泄[象春氣布散發泄也]行夏令旱[旱象陽炎]行秋令
霧[秋氣陰故亂霧]

制度

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爲繩地爲準春爲規夏
爲衡秋爲矩冬爲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繩正]

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爭修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衆是故上帝以爲物宗宗本準之爲度也平而不險均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銳利也挫折也流而不滯流行也滯止也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紀道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

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爲物平平正讀評議之平也規之爲度也轉而不復負而不垸復遏也垸轉也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優簡寬舒之貌規度不失生氣乃理氣理類達衡之爲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教敎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明理矩之爲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憒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

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爲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强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溼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

共刊 125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一

動九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一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覽冥訓

覽觀幽冥變化之端至精感天通達無極故曰覽冥因以題篇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癃病晉國赤地白雪太一五十弦琴瑟樂名也神物即神化之物謂玄鶴之屬來至無頭鬼類操戈以舞也平公晉悼公之子虒也癃病篤疾赤地旱也惟聖君能御此異無災耳平公德使薄不能堪故篤病而大旱也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

終不肯女殺毋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寃結叫天天爲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隕壞也毀是公之支體海水爲之大溢出也夫瞽師庶女位賤尚葈權輕飛羽尚主也葈者葈耳菜名也幽冀謂之檀菜雄下謂之胡葈主是官者至微賤也瞽師庶女之位復賤於主葈之官故曰權輕飛羽也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九天八方中央也以精誠感之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間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上天上帝也上帝神明言人有罪惡雖自隱蔽寬藏猶見誅害也故曰無所逃也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也

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濟止）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反三舍（魯陽楚之縣公也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國語所謂魯陽文子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故曰魯陽公今南陽魯陽是也酣對戰合樂時也撝日令反却行三舍舍次宿也）

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精通于天者謂聖人質成上通爲天所助宗者道之本也謂性不外逸生與道同也）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爲三軍雄（武士也江淮間謂士曰武）

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況夫宮天地懷萬物以天地爲宮室懷猶囊也而友造化造化陰陽也與之相朋友也含至和直偶于人形外直偶與人同形而內有大道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九謂九天一龜也觀九天之變鑽龜占兆所不知事亦云然也而心未嘗死者乎心未嘗死者謂心生與道同者也不與觀九鑽一等也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名周善彈琴又善哭雍門齊西門也居近之因以爲氏哭猶歌也見猶感孟嘗君齊相田文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歍唈流涕狼戾不可止增重也歍唈失聲也狼戾猶交橫也歍讀鴛鴦之鴦也唈讀左傳嫛女人姻姶之姶精神形於內而外

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言能以精誠哀悲感傷人心不可學而得之故曰不傳之道也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笑君形者言至精爲形也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蒲且子楚人善弋射者七尺曰仞也而詹何之鶩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詹何楚人知道術者也言其善鉤令魚馳鶩來趨鉤餌故曰鶩魚得其精微故曰太浩之和也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東風木風也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酒醉而湛者沸溢物類相感也蠶咡絲而商弦絕或感之也老蠶上下絲於口故曰咡絲新絲出故絲脆商於五

音最細而急故絕也咡或作珥蠶老時絲在身中正黄達見于外如珥也商西方金音也蠶午火也火壯金囚應商而已或有新故相感者也

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運讀連圍之圍也運者軍也將有軍事相圍守則月運出也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圓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缺於上也鯨魚大魚蓋長數里死於海邊魚之身賤也彗星爲變異人之害也類相動也

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聖人行自然無爲之道故澤及萬民也

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日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爲背外向爲譎內向爲珥在上外出爲冠也

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山中氣出雲似草木水氣出雲似魚鱗

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像其形類所以感之

旱雲亢陽氣似煙火涔大湍水也雲出於涔似波水也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夫讀大夫之夫已說在上一說水火從太極來在人手中非所能說知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也巧工天地之間物類相感者衆多雖工爲歷術者不能悉舉其數也手徵忽怳不能覽其光言手雖覽得微物不能得其光一說天道廣大手雖能徵其忽怳無形者不能覽得日月之光也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上猶初也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動猶化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像旁求之得傅說於傅巖遂以爲相爲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也死託精於辰尾之星一名策也故至陰飂飂至陽

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爲焉遠者四夷也欲致化四夷者當以無爲無爲則夷荒自至也親近者使無事焉近者諸夏也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惟夜行者爲能有之夜行諭陰行也陰行神化故能有天下也一說言入道者如夜行幽冥之中爲能有召遠親近之道也故却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却走馬以糞老子辭也止馬不以走但以糞糞田也行至德之効也一說國君無道則戎馬生於郊無事止走馬以糞田也故兵車之軌不接遠方之外兩輪之間爲軌也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言坐行神化疾於馳傳沈浮冥明與道合

也以冬鑠膠以夏造氷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言以非時鑠膠造氷難成之也天道無私就去能行道道功有餘也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楚人下和得美玉璞於荊山之下以獻武王王以示玉人玉人以爲石刖其左足文王即位復獻之以爲石刖其右足抱璞不釋而泣血及成王即位又獻之成王曰先君輕刖而重剖石遂剖視之果得美玉以爲璧蓋純白夜光文玉在春秋前成王不以告故不書也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黄主屬骨

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王孫綽蓋周人也曰衛人王孫賈之後也言一劑藥愈偏枯之病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也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磁石之引鐵蟹之敗漆以蟹置漆中則敗壞不燥不任用也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然猶明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

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爲能有之（能有持國之術）故嶢山崩而薄落水涸（嶢山在雍州也薄落水在馮翊臨晉臨晉山窮相通也一曰薄落涇水也）區冶生而淳鈞之劒成（區讀歌謳之謳也區冶越人善冶劒工也淳鈞古大銳劒也）紂爲無道左強在側（左強紂之諛臣也教紂無道勸以貪淫也）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立成）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言其門戶不可豫求而得知也忽然來至無形兆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革之質象道韋之質象德欲遠去之道反在人側欲以事求之去人已遠也無事者近人有事者遠人）不得其道若觀

儵魚儵魚小魚也在水中可觀見見而不可得道亦如之故聖若鏡不將不迎將送應而不藏應猶隨也謂鏡隨人形好醜不有藏匿者也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自謂得是乃失道者也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叩大宮則少宮應彈大角則少角動故曰同音相和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一弦宮音也音之君也故二十五弦皆和也一說改調一弦不比五音調一聲宮音也故曰未始異於聲也五主於一聲故曰音之君已形君主形見也故通於太和者惛若純醉而甘

卧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太和謂等死生之和

齊窮達之端其中道之中也不自知所至此也純溫以淪鈍悶以終

若未始出其宗純一也溫和也淪没也淪潛伏也鈍悶無情也欲終始於道宗本也若未有其形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虬之游

冀州也赤螭青虬皆龍屬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

不駭入榛薄食薦梅薦梅草實也狀如桑椹其色赤生江濵也噆

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鱓輕之以為

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噆味長美也蛇鱓自以為能勝赤螭青虬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玄黑也素白也黑雲升合於明朝也

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摇而登之降下也扶

風疾風也涷雨暴雨也扶搖發動也登上上風雨而去威動天地聲震海内四海之内悉畏之也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百仞七百尺也渡深曰仞傳曰仞溝洫也熊羆匍匐丘山磛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襲入咆嘷猨狖顛蹶而失木枝狖讀中山人相遺物之遺也狖猨屬也長尾而昂鼻也又況直蛇鱓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雄曰鳳雌曰凰爲德之君而來翔也至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澹溢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燕雀自以爲能佼健於鳳凰也佼或作詨詨哭也宇屋簷也宙棟梁也易曰上棟下宇也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翺翔四海之外曾猶高也逝猶飛也一曰

回也翼一上一下曰翱不搖曰翔外猶表也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疏圃在崑崙之上過猶歷也砥柱河之隘也在河東大陽之東湍悍水至疾瀨清激悍急流遭回蒙汜之渚遭回猶尚佯也蒙汜日所出之地也池決復入爲渚渚小洲也尚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躡至也都廣東南之山名也衆帝所自上下也言鳳凰過廣都之野送日入於抑節之地言其翔之廣也躡或作絶也經過絶歷也羽翼弱水暮宿風穴濯羽翼於弱水之上風穴北方寒風從地出也當此之時鴻鵠鶬鶴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注喙不敢動也裔邊也又況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

也王良晉大夫御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造父嬴姓伯翳之後飛廉之子爲周穆王御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整齊不差歛諧馬容體足調諧也投足調均勞逸若一一同心也安勞樂進馳騖若滅滅没也言疾也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左右謂騑驂也步趨之力若被鞭矣一說言掉鞭教諭其易也周旋若環如人志也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此二人太一之御也一說古得道之人以神氣御陰陽也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但以車馬爲主耳神氣扶之也日行月動星燿而玄運

耀有也玄天也運行也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眹垠眹兆也垠形狀也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言其御疾到自息止乃使比歸於碣石之山而中之鴈得之過去也過讀責過之過軼鶤鷄於姑餘自後過前曰軼也姑餘山名在吳也鶤雞鳳凰之別名也言其御疾自碣石過歸鴈便復東南軼過鶤雞於姑餘山也騁若飛騖若絶縱失躡風追猋歸縱履也足疾及箭矢躡蹈也一說矢在後不能及故言縱其行疾能及矢言躡追猋之猋光中有影者忽然便歸皆及此言疾也朝發榑桑日入落棠榑桑日所出也落棠山名日所入也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弗用無爲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踰於六馬

此以弗御御之者也〔言藏嗜欲之形於肯臆之中諭和也以弗御御之以道術御也〕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

之〔力牧太山稽黃帝師孟子曰王者師臣也〕以治日月之行律〔律度也〕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

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

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安其性命不夭折也〕歲時熟

而不凶〔不凶無災害也〕百官正而無私〔皆在公也〕上下調

而無尤〔君臣調和無尤過也〕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

不阿〔卿士公正不立私曲從也〕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

〔隈曲深處魚所聚也〕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關閉〕

也
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言有所余）狗彘
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
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
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翔猶止也）麒麟游
於郊（游行也郊邑外也）青龍進駕飛黃伏皂（飛黃乘黃也出
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壽千歲皂櫪也）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
其貢職（皆北極夷國也）然猶未及虙戲氏之道也往
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裂分也廢頓也）天不兼覆地
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息消益）
獸食顓民（顓善）鷙鳥攫老弱（攫撮）於是女媧鍊五

色石以補蒼天女媧陰帝佐虙戲治者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師

說如此斷鼇足以立四極鼇大龜天廢頓以鼇足柱之楚詞曰鼇戴

山下其何以安之是也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水精也力牧太稽殺

之以止雨也濟朝也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積蘆灰以止淫水蘆葦

也生於水故積其灰以止淫水平地出水爲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

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蟲狩背方州抱圓

天方州地也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方集四寸

也寢繩貞身而臥也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

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逆氣亂氣也傷害民物之積財

故絕止也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眄眄倨倨臥無思慮也倨讀虛

曰之虛也眄眄然視無智巧貌也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蹎蹎其視瞋瞋蹎讀塡寘之塡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

動九

九

黃壚上與九天交接下契至黃壚黃泉下有壚土也壚讀繩纑之纑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使萬物有光輝也乘雲車服駕應龍驂青虬駕應德之龍在中爲服在旁爲驂有角爲龍無角爲虬一說應龍有翼之龍也援絕瑞席蘿圖珠絕之瑞應援而致之也羅列圖籍以爲席蓐一說羅圖車上席也

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絡讀道路之路也謂絡車之垂絡也黃雲之
氣絡其車白螭導在於前奔蛇騰蛇也從在於後皆瑞應也浮游消搖道
鬼神登九天九天八方中央朝帝於靈門在朝於上帝靈門也
窔穆休于太祖之下窔寧也穆和也休息也太祖道之大宗也然
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彰揚皆明隱古真人之道以
從天地之固然隱藏也真人真德之人固自然也何則道德
上通而智故消滅也智固巧詐逮至夏桀之時主
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仁義我道不復修設故曰瀾漫
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
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興舉也舉事戾蒼

天發號逆四時（戾反也）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縮藏也言和氣不復行也言其所施日惡不自知也故曰除其德也）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不為民所安隱仁義之道不正諫直言也論語曰國無道危行言遜也）群臣準上意而懷當（準望也懷思也當合也取合主意不復以道正諫也）跡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陰謀私謀也）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橋主而像其意（像猶隨也）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壞裂（言不禋於神也）容臺振而掩覆（容臺行禮容之臺言不能行禮故天文振動而敗之）犬群嗥而入淵（言將滅壞犬失其主故嗥而入）

（淵也一說言大禍也）豕銜蓐而席澳（豕銜其蓐席入之澳言豕禍之說衡蓐自藏處也）美人挐首墨面而不容（首亂頭也草與髮弁編爲挐首不修容飾也）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曼聲善歌也見世亂哀將滅故吞炭自敗音聲閉氣不復動也）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言時亂禮壞不盡在哀樂崩故不復聽田獵之樂）西老折勝黃神嘯吟（西王母折其頭上所載勝爲時無法度黃帝之神傷道之衰故嘯吟而長嘆也）飛鳥鎩翼走獸廢脚（鎩翼縱翼也廢脚跛蹇也言禁無道田獵煩數鳥獸悉被創夷鎩翼廢脚也）山無峻幹澤無洼水（峻幹美材也洼水渟水言山澤不以時故也）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薠（莎薠讀猿猴蹯噪之蹯狀如葳葳如葭也莎草名也）金積

折廉壁龔無理金氣積聚折其鋒廉也壁丈龔重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壁讀辟也

磬龜無腹磬空也象磬數鑽以卜故空盡無腹也言桀爲無道不修仁德但數占龜莫得古兆也詩云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又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是也

蓍策曰施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也

晚世之時七國晚世春秋之後戰國之末七國齊楚燕趙韓魏秦也齊姓田楚姓芊燕姓姬趙姓趙韓姓韓魏姓魏秦姓嬴故異族也

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

從横間之舉兵而相角蘇秦約從張儀連橫南與北合爲從西與東合爲橫故曰從橫旅則秦帝也

攻城檻殺覆高危安掘墳墓

殤人骸大衝車高重京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收其骸尸聚土而瘞之以爲京觀故曰高重壘京觀

也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言百人行戰皆死一人得還反也一說百人行伐一反得勝耳是故質壯輕足者為甲卒甲鉀也在車曰士步曰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廝徒馬圉輴車奉饟廝役徒衆也牛曰放馬曰圉輴推也饟資粮也輴讀揖拊之拊也道馬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短褐處器物之人也短或作短字褐毛布如今之馬衣也不完言民窮也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攜引也奮首民疲於役頓化於路僅能搖頭耳言疲困也故曰奮首身枕格而死格榜淋也言收民役賦不畢者榜之於格上不得下故曰枕格而死也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

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葅人肝飲人血甘之於芻豢（甘猶嗜也）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虐害）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

天下合而爲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天子漢孝武皇帝）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爲一（混同）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

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消除知巧之能修太常隳枝體絀聰明去其小聰明并大利欲者也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

則是所脩伏犧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反復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嘪喋苛事也嘪喋猶深算也言不采取煩苛之事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言掩雉雖不得

當更從其上風順其道理也言可行與不令猶當以道德爲本論申商之法失之迹

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申申不害迹韓非也商鞅公孫鞅三子之術皆爲削刻之法也捽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比也鑿五刑爲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錐刀之末諭小利言盡爭之也

勤九　十二

斬艾百姓殫盡太半斬艾百姓以草木諭也不養之也殫病也太半過半也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忻忻猶自喜得意之貌也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植謂材也椽栿於溝邊因生爲條木也所以諭申韓商鞅之所爲法比於梓條也所以

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絶者崑崙之輸也析曲潦水不泄瀇瀁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瀷而無源者瀷雨濆疾流者故曰無源瀷讀燕人強春言敇同也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毋恒娥竊以奔月恒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毋未及服之恒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爲月精也奔月或作坌肉藥坌肉以爲死畜之肉復可生也悵然有喪無以續之言羿悵然失志若有所喪亡不能復得不死藥以續之也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羿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申韓商鞅之等不得治之根本如乞藥矣一說羿謂命在藥不知命自在天也故或欲得知不死藥之所由出生也是故乞火

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一

[stamp]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二

動十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二 動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精神訓 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本其原說其意故曰精神因以題篇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 惟思也念天地未成形之時無有形生有形故天地成焉 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洞莫知其門 皆未成形之氣也芒讀王莽之莽也芠讀校滅之校閔讀子騫之閔澒言項羽之項鴻讀子贛之贛洞讀同游之同也皆無形之象故曰莫知其門也 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 二神陰陽之神也混生俱生也 孔乎莫知其所終極 孔深貌也 滔乎莫知其所止息 滔大貌也

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離散也八極八方之極剛柔陰陽也煩氣爲蟲煩亂精氣爲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骸有形故反其根歸土也我尚何存言人死各有所歸我何猶常存是故聖

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誘猶惑也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

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也三曰和氣也或說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二生萬物天地設位陰陽通流萬物乃生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萬物以背爲陰以腹爲陽身中空虛和氣所行爲陰故腎雙爲陽故心特陰陽與和共生物形君臣以和致太平也故曰一月而膏始育如膏也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肺象朱雀朱雀火也

火外景故主目也腎主鼻腎象龜龜水也水所以通溝也鼻所以通氣也故主鼻也膽主口膽勇者決所以處故主口也肝主耳肝金也金內景故主耳也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歙各有經紀歙讀膂也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有四時五行九解四時春夏秋冬也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為一解也一說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曰九解也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膽金也金石雲之所出故為雲肺為氣肺火也故為氣肝為風肝木也木為風生故為風腎為雨腎水也因水故雨或作電腎水也水為光故為電脾為雷以

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心土也故爲四行之主也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蹲烏蹲猶蹲也謂三足烏蹲讀蹲䟕之蹲而月中有蟾蜍蟾蜍蝦蟆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薄者迫也薄讀享薄之薄也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五星熒惑太白歲星辰星鎮星也今熒犯角亢則州國受其殃他餘準此也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息止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既盡是故面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于五藏專一而

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慾省矣胷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言已之敦志也僻邪也勝或作遯言敦或遯去故行正而不邪也敦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

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為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襲猶因也亦入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遇得或守之於形骸之內心無欲也而不見也故所

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情欲故神不內守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丘山諭大識知也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

未足爲也（猶尚也爲治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言雖知道故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不明視而昏也）五聲譁耳使耳不聽（不聽聽無聞也）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爽病病傷滋味也）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滑亂也飛揚不從軌度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越夫）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勞病）弗疾去則志氣日耗（耗猶亂也）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言生生之厚者何心極嗜慾淫

濫無厭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夭殞於刑辟之戮也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無以生爲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總合也一同也萬物合同統於一道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上一道也下一物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與邪辭也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爲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言生我自然之道亦當以何益乎其殺我也將以何損

損減夫造化者旣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言旣以我爲人無所離之諭不求亦不避也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或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其生我也不驪求已已止也言不惡生也其殺我也不驪求止言不畏死欲生而不事事治憎死而不辭唯義所在故不辭也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人有惡賤已者已不憎也人有尊已者已不喜也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資時也一日性也極急也諭道人不急求生也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之於比有形

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淪入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死之害守其止性也）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攫撮也援引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聚之地而已爲瓮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陶人作瓦器治官也甄泥坯取之於地以爲器明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耳譬猶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與其爲瓮盎亦無以異矣（無以異於土也）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

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道尚空虛貴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消就易故不憎也衆水小去易小消就不消故不樂也洿水猶澹水也苦猶疾也一說言各自安其處也及其轉易亦無憎樂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業事也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似天氣也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也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極盡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散雜亂貌自服服於德也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

形勞而不休則蹶（顛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匵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珍玉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直猶但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煬炙也向火中炙和氣以順天道也）（煬讀供養之養）與道爲際與德爲隣（際合也隣比也）不爲福始不爲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變動）所謂真人者性合

于道也真人者虛戲黃帝老聃是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其內守精神也識其外外不好憎也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樊崖也樊讀麥飯之飯也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芒讀王莽之莽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

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不爲變者同死生也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抮抱矣抮抱猶持著者言不以天地養育萬物故强與持著守其純熟也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瑕猶釁也忤見利欲之貌也能審愼之故不與物相雜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見事有者止之亂不

能眩惑故能守其宗宗本也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精神内守也心志專于内通達耦于一一者道也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言志意無所繫渾然而往逯然而來渾轉行貌逯謂無所爲忽然往來也逯讀謂緣衣之緣也渾讀大珠韗揮之揮也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木無氣死灰無熱諭無爲也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然後乃動也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放以道爲紃有待而然紃若法也以道[illegible]萬物故曰有待而然[illegible]如是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與於情欲也而物無能營營惑也一日亂

廓惝而虛清靖而無思慮不勞精神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言體道之人閑情守虛雖此四者之大不能感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至尊謂帝王也故曰窮寵也行客猶行路過客視毛嬙西施猶顛醜也毛嬙西施皆古之美人顛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緇稀世之顛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顛醜言極醜也

化以萬物爲一方方類也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忽區忽怳無形之區旁也有精而不使者有神而不行言不濁其精不勞其神此之謂也契大渾之樸

而立至清之中（樸猶質也渾渾不散之貌也渾讀揮章之揮）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寢不夢神內守也其智不萌無思念也）其魄不抑其魂不騰（魄陰神魂陽神陰不沈抑陽不飛騰各守其宅）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太宵之宅（太宵長夜之中也言其直瞑於大道之處冥視昭昭矣）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無委曲之隅無形埒之野冥冥無形像之貌也）居而無容處而無所（言其人居無形容可得見也處無常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無形無體道之容也）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言能化也人不與鬼同形而能使之者道也天神曰神人神曰鬼也）淪於不測

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嬗傳也萬物之形不同道以相傳生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道也人莫能得焉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也假至也上至於道也或作蝦蟇雲氣是故真人之所游游行若吹呴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蝯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

也不以滑心經動搖也伸頻伸也若此養形之人導引其神屈伸跳踉是非真人爲之道也滑亂也言此養形者耳不足以亂真人之心也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充實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體道人同日夜諭賊害也無傷無所賊害也與物爲春言養物也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若是者合於道生四時化其心也言不干時害物也且人有戒形

而無損於心戒備也人形體備具戒或作華華改也言人形骸有改更而作化也心諭神神不損傷也有綴宅而無耗精綴宅身也精神居其宅則生離其宅則死言人雖死精神終不耗滅故曰無耗精也夫癩者趨不變言病癩者形生神在故趨不變也或作介介被甲者禮介者不拜而能趨於步故曰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為也狂體具存故曰不虧但精神散越耳故曰神有所遠徙也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摩滅猶死也神變歸於無形也故曰未嘗化也化猶死也以不化應化千變萬抮而未始有極不化精神也化者形骸死者形為灰土為日化也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

使木生者豈木也使木生者天也故曰豈木哉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氣也故曰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生生者道諭道之人若天氣未嘗死也下所生者萬物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化物者道也道不化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所化者萬物也萬物有變故曰則化輕天下則神無累矣輕薄天下寵勢之權者許由是也故其精神無留累於物也細萬物則心不惑矣以萬物爲小事而弗欲故心不惑物也齊死生則志不懾矣齊等也不畏義死不樂不義生其志意無所懾懼故曰等也同變化則明不眩矣眩惑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實明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

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四方高曰臺加木曰榭麗美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樸采也桷椽也不斲削加密石之素題不加采飾故曰不枅者不莣欂櫨俱交架也枅讀雞枅或作刮也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糲粗也粢稷也糲讀賴恃之賴粢讀齊衰之齊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任讀在俠之任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傳禪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巡狩為省省視四方也濟渡也黃龍負舟

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勞憂也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人壽蓋不過百年故曰生寄也死滅沒化不見故曰歸也滑亂也和適也視龍猶蝘蜓蝘蜓蜥蜴也或曰守宮也東方朔射覆對武帝曰謂爲龍無角謂爲蛇而有足駁駁脉脉喜緣壁非守宮當蜥蜴是也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逃去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巫能占骨法言凶之氣故見其兆徵徵應也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列子鄭之隱士壺子弟子也報白也壺子持以天壤言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矣名實不入幾發於踵名爵號之

名也實幣帛貨財之實不入者心不恤也機論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猶不恐懼

壺子之視死生亦齊齊等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腸下迫頤兩髀在上子求楚之也僂脊管下竅也高於頂出頭上也腸肝背也迫薄至於頤也兩髀下在二軀正負也腸讀精神腸越無之歇也燭營指天燭陰華也營其竅也上指天也燭營讀曰括撮也匍匐自闚於井臨井以自鑑照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偉哉猶美哉也造化謂天也拘拘好貌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以其禪舜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以其視龍猶蟬蛻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論持

以天壤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行匍匐闚於井

此之謂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倚於不可

核揺之柱行於不可關閉之塗言無不通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

師無往而不遂往而遂也無至而不通至而通也生不

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

婉轉抱天命而婉轉不離違也禍福利害千變萬紾紾轉孰

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

於太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

儷儷偕而況斥鷃乎斥澤之鷃雀飛不能出於頃畮諭弱也勢位

爵祿何足以槩志也不足以槩至人之志晏子與崔杼

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字平仲齊大夫也崔杼殺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亦如而利之故曰臨死地而不易其義者也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杞梁也華周皆齊士也爲君伐莒之隊莒人圍之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不可遂戰而死故曰不改其行也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晏子不從崔杼之盟將見殺晏子曰句戟何不句夜矛可不權不撓不義故曰不可劫況兵也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縣視也言不爲利動也君子義死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

公子扎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扎吳壽夢之少子延州來季子也讓位不受見國春秋賢之諸侯之子稱公子也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子罕宋戴公六世之孫西鄉士之子司成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王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子以玉爲寶若與我是皆喪寶也不如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故曰不受寶也

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務光湯時隱士也湯伐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其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務光因抱石自投於深淵而死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以至德見貴許由務光是也故曰不待爵也至富不待財以至德見富若楚狂接輿是也王聞其賢使使者齎金百鎰聘

之欲以為相而不受故曰至富不待財也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也堯是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務光是也外此其餘無足利矣外猶除也利猶食利或作私私獨受也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考觀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也許由輕天下不受焉用此書為故曰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間田者慙矣訟間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汚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

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大義死君 親之難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大言體道 無欲之言）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窮鄙之社窮巷之小社也盆瓴器 叩之有音聲故曰自以爲樂也）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仍仍不得志之貌 仍或作聆聆猶聞也）藏詩書脩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建鼓樂 之大者）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尊勢窮位 厚利重祿）使之尤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于天

下也天下至大非手所據故不言手也使得據天下之圖籍行其權勢而刎喉殺身雖愚者不肯爲也故曰生貴於天下矣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接續也蓋覆也餘饒也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虧損也羨過也和適也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實等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贛賜也敖地名倉者以之常滿倉也在今滎陽縣北飢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簞笥則身飽而敖倉不爲之減也減少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竭盡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飢與守其篅笓有其井一實篅笓受穀器也井家人之井水也篅讀顓孫之顓也人大

怒破陰大喜墜陽（已說在原道也）大憂内崩大怖生
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清
目而不以視（清明）静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
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
而棄知故覺而若眛以生而若死（眛暗也獸也楚人謂
獸爲眛諭無知也）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
體（言人之未生時欲同死生也故曰與化爲一體也）死之與生一體
也今夫繇者揭钁臿負籠土（繇役也今河東謂治道爲繇道）
（揭舉也钁斫也臿鍤也青州謂之鍤有刃也三輔謂之鍋也籠受土籠也）鹽汗交
流喘息薄喉（白汗鹹如鹽故曰鹽汗也薄迫也氣衝喉也）當此之

時葆越下則脫然而喜矣葆陰也三輔人謂休華樹下爲葆也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爲越言多蔭也脫舒也言縣人之得小休息則氣得舒故喜也越讀經無重越之越也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抑按也叩或作跔跔讀車軥之軥也踡跼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

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謂得安臥極夜者樂於一噲之樂然不得比長夜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劫迫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養生之和謂正道也已脩正道不惑故不可示以天下之窮勢而務也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樂其不生

之時雖懼之以死不知使之畏死言不畏死知許由之貴于舜則不貪物言不貪利欲之物也墻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爲牆乎氷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爲氷乎不知未爲牆氷之時偃凝能變也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自無跡有從無形至有形也自有跡無從有形至無形也至無形謂死生變化也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內孰能無好憎好憎情欲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言大無有埌外而能爲之外諭極大也無內言其小小無內而能爲之內道尚微妙故曰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大貴謂無內之內也言道至微能出入於無間故曰何往而不遂遂通也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

湊趨也趨其末不循稽古之典苟邀名號耳故曰不知原心反本也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直猶但也雕琢其天性拂戾其本情以合流俗與世人交接也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悲哀也謂哀世之學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爲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正樂而不爲樂言皆爲

之樂也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於性者不以滑滑亂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縱放也肆緩也儀法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本所以欲謂正性恬漠也所欲謂情欲驕奢權勢也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揜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葅於衛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幸短命死矣故曰夭也季路仕於衛衛君父子爭國季路死孔子

曰若由不得其死然言不得以壽命終也故曰然衞人醢之以為醬故曰葅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子夏學於西河哭其子而失明曾子哭之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道勝不感縣於富貴精神內守無思慮故肥也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此子夏之志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宜猶但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情心鬱殪不

遁形性屈竭也以不得[illegible]而自勉強故無能終其天年之命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不以萬物爲利矣處六廓之宇游無極之野廓虛也極盡也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馮依也太一天之形神也玩畀也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言不能使人無情欲也已雖欲之能以義自止也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言不能使人無樂富貴能以禮自禁制之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也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髯蛇以爲上肴

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髯蛇大蛇也其長數丈粵以爲上肴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晉之狄國也晉智襄子伐之先賂以大鍾仇由之君貪開道來受鍾爲和親智伯因是以兵滅取其國也仇讀仇餘之仇也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晉大夫荀息謀於獻公以屈產之馬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貪璧馬假晉道既滅虢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君死位曰滅故曰擒其身也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娣好色曰美好體曰豔獻公嬖之生奚

齊其娣生卓子遂爲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殺適立庶故曰亂四世者奚齊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圉也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齊桓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亂嫡庶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五月不葬故曰不以時葬也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胡蓋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遺女樂以深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去戎來適秦秦伐得其上地上地美地也使此王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爲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五君仇由虞公晉獻齊桓胡王也適猶節也動猶惑也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不治矢言不爲而得用之然則爲者不得用之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箑夏日

之衰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箑扇也楚人謂扇爲箑已止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二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三

墊一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三

太尉祭酒臣許愼記上

本經訓

本始也經常也天經造化出於道治亂之由得失有常故曰本經因以題篇也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清靜也太清無爲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不逆天暴物也寂漠不擾民質眞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質性也眞不變也素樸精不散也閑靜言無欲也不躁擾故常也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在內者志在心平欲故能令於道出於外者身所履行也行不越規矩故能調義義或作德也發動而成乎文行快而便于物發作也動行也文文章也便利也物事也其

言略而循理其行侻而順情略約要也侻簡易也侻讀射侻取不覺之侻也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愉和也僞虛詐也素樸也飾巧也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擇選也卦八卦也兆契龜之兆也世所以占吉凶也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于陰陽一和于四時一同也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造化天地也雌雄猶和適也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生也四時不失其叙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光明也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五星熒惑太白鎮辰歲星也軌道也循順也當此之時玄元至碭而運照

玄天也元氣也陽大也言盛德之君恩仁廣大徧照四海也鳳麟至著龜兆鳳麟聖德之世至於門庭著四十九策兆信也善言否臧也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滿成也流黃玉也朱草生於庭皆瑞應也機械詐僞莫藏于心莫無也逮至衰世鐫山石鐫猶鑿也求金玉也鍥金玉擿蚌蜃鍥刻金玉以爲器也擿猶開也開以求珠也消銅鐵而萬物不滋不滋長也言盡物類也刳胎殺夭麒麟不游胎獸胎也夭麋子也爲類見害故不來游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鳥未鷇曰卵也鑽燧取火構木爲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田獵也竭澤漏池也人械不足畜藏有餘械器用也畜積藏餘府庫實也而萬物不繁兆萌牙卵

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丘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䟽川而爲利䟽通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折電霰降虐氣霧雪霜不霽霽止也而萬物燋夭霜雪之害不止則萬物燋夭不繁茂也菑榛穢聚埒畝菑草曰茂木聚曰榛積之於壟畝芟野菼長苗秀芟殺也菼草也苗稼也不榮而實曰秀也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夏屋大屋也縣聯聯受雀頭箸柄者一曰辟帶也房室也植戶植也橑檐榱題橑橑也檐屋垂也榱椽也題當也雕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芰荷阿曲屋也

芙蓉藕華也菱角交菑也荷芙蕖也五采爭勝流漫陸離流漫采色相參和陸離美好貌脩撲曲校夭矯曾橈芒繁紛挐皆屋飾也其讀麥芒之芒挐讀上谷茹縣之茹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剞劂削鋸公輸巧者一曰魯班之號也王爾古之巧匠也剞巧刺畫盡頭黑邊箋也劂鐁尺削兩刃向刀也剞讀技尺之技也劂讀詩蹶角之蹶削讀綃頭之綃也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菌露夏槁松柏根茂菌露竹莞皆冬生難殺之木當是時夏槁死也刺君作事不時陰陽失序菌讀似綸露讀南陽人言道路之路江河三川絕而不流三川涇渭汧也出於岐山絕竭也故曰不流國語曰河竭而商亡也夷羊在牧夷羊土神殷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飛蝱滿野蝱蠅蟻蠓之屬也一曰蝗

也兖州謂之膢膢讀近殆緩氣言之蛩讀詩受小拱之拱天旱地坼坼燥裂也

鳳凰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鷙矣句爪鷹鸇之屬也居牙熊虎之屬也距讀拒守之拒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專特小室也蓬廬蘧蒢覆也言小有賓客歸之無所庇宿也凍餓飢寒死者相枕席也言其衆也及至分山川谿

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為備飾職事制服等等差也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經書也誹惡譽善賞可賞罰可罰也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天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抑没也言民有

滅沒夭折之痛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人氣者也天地合和其氣故生陰陽陶化萬物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離者不和也君臣不和五穀不爲不爲五穀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也懷氣而未揚自立冬到冬至皆未動也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儲與猶尚羊無所生之貌也一曰褎大貌也浸潭廣衍故曰包裹風俗也斟酌萬殊旁薄眾宜旁並也薄近也眾物宜適也以相嘔咐醞釀而成育群生咐讀符命之符醞釀猶和調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以身諭也六合之內一人

之制也（六合四方上下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脅恐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審明也符驗也怪物非常人所疑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殊異也一同也）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優游猶委從也）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

禮義廉耻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混大也大冥之中謂道也）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諝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諝謀也性失失其純樸之性也）

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群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禮以別也）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脅迫）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以樂和之）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初者始也有情也未有情欲故性善也）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

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營惑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淫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言尚德也掉羽武象不知樂也掉羽羽舞也武象周武王樂也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沮敗也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為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道德本仁義末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仁義大也禮樂小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至至德之

適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也表影也表識知也星
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歷術也推求也雷震之聲可
以鼓鍾寫也寫猶放斆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
也律知陰陽是故大可覩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
者可得而蔽也蔽或作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

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
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領理也及至建律歷別
五色異清濁清商濁宮味甘苦則樸散而爲器矣
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爲僞矣脩設也遷移也及
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巧欺上也天

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有能持之者桀紂之民有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蒼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有契則詐僞萌生詐僞萌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書文所劾故夜哭也鬼或作兎兎恐見取毫作筆害及其軀故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伯益佐舜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將決川谷漉陂池恐見害故登雲而去棲其神於崑崙之山也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愈益也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倕堯之巧工也及周鑄鼎著倕像於鼎使銜其指假令倕在見之伎巧不能復踰但當銜齧其指故曰以明巧之不可爲也一說周人鑄鼎畫像鑴倕身於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明不當大巧

（爲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為而天下自和，憺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道無姓名，自當然也，故曰不知誰何也。）

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實，財也。道不名，故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施者不以爲恩德，振不足而已；受者不讓之，則受之不飾辭讓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忍，不忍也。）

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總，一也。）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有智謀者尚不能知，但口辯者何不解也。）

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或有也有能通不言之辯不損減道之道者入天之府藏也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酌猶子竭盡也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擿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一說瑤光和氣之見者也振困窮補不

足則名生名仁名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成功功武功也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容成黃帝時造曆術也鴈行長幼有差也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畮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而不知其

所由然虎豹攫人無害人之心故可牽尾虺蛇不螫毒故可踐履也時人謂自當然耳故曰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猰讀車軋履人之軋貐讀疾除瘉之瘉也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羿善射堯使羿射殺之疇華南方澤名也殺九嬰於凶水之九嬰水火之怪爲人害北狄之地有凶水繳大風於青丘之澤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羿於青丘之澤繳遮使不爲害也一曰以繳繫矢射殺之青丘東方之澤名也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十日並出羿射去九猰貐獸名也狀若龍首或曰似貍善走而食人在西方也斷脩蛇於洞庭

擒封豨於桑林脩蛇大蛇也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類洞庭南方澤名封豨大豕也楚人謂豕爲豨也桑林湯所禱旱桑山之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陝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工水官名也滔有之後振動也滔蕩也欲壅防百川滔高堙庳以害天下者薄迫也空桑地名在魯也

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龍門河之隘也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也未發之時水道不通江淮合流四海溟涬無崖畔也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伊闕山名也禹所開以通伊水故曰伊闕伊闕在雒陽西南九十里廛澗兩

水名也灃讀裹經之纏也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爲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璇室瑶臺象廊玉牀璇瑶石之似玉以飾室臺也用象牙飾廊殿以玉爲牀言淫役也璇或作旋瑶或作搖言室施機關可轉旋也臺可搖動極土木之巧也紂爲肉圃酒池紂積肉以爲圃積酒以爲淵也今河內朝歌紂所都也城西有糟丘酒池處是也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剗諫者剔孕婦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數諫紂之不道紂剖其心而觀之故曰剗諫者孕孕婦身將就草之婦也紂解剔觀其胞裹故曰剔孕婦也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革車兵車也南巢今

盧江巢縣是也夏臺大臺故作宮也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武王周文王之子發也在車曰士步曰卒牧野南郊地名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一曰宣室獄也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

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至人至德之人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無有貴鉗口不言而死也故道可道非常道至道無名不可道故曰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真人之名不可得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

指異路而同歸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三王夏禹殷湯周文王同歸同歸修仁義也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總凡也要約也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無兵搏虎曰暴虎無舟檝而渡曰馮河言小人而為政不可不敬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人皆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他此不免於惑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體法也太一天之刑神也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牢讀屋霤楚人謂牢為霤彈山川令

出雲雨復能壁止之含吐陰陽伸曳四時伸曳猶押引和調之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私普大也汜衆也無私愛憎言皆公也蠉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埒形也贏縮卷舒淪於不測贏長也縮短也卷屈也舒散也淪入也測深也入於不可測蓋之深終始虛滿轉於無原轉化歸於無窮之源本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歙不失其敘歙讀曰脅斂次也喜怒剛柔不離其理理道也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予布施也奪取收也非

此無道也則四時用六律之一若非用此上事其余無他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權衡平也準法也繩直也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燿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于四時德澤施于方外施延延於遠方之外名聲傳于後世後世傳聞之也法陰陽者

德與天地參參明明與日月並並併也精與鬼神總總合也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圓天也方地也表正也繩直也內能治身外能得人能得人之歡心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風化也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

鞼 鞼折也 寬而不肆 肆緩雖寬不緩過齊非也 肅而不悖 肅急也雖急不促悖 優柔委從以養群類 類物類也 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 私邪也 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廢不肖扶撥以爲正 撥任也扶治也 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 矯正也枉曲也 明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 役使也 帝者體陰陽則侵 爲諸夏所侵陵 王者法四時則削 爲諸夏所侵削傳曰諸侯侵犯王略也 霸者節六律則辱 爲鄰國所侮辱 君者失準繩則廢 爲臣所廢絀更立賢 故小而行大則滔窕而不親 滔窕不滿密也不爲臣下所親附也 大而行小則陿隘

而不容行小則正陘隘而不容包臣下貴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不失其體大行大小行小也天愛其精地愛其平精光明也平正也人愛其情情性也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淪四關耳目心口遁逸也淪入也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真身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聽而不以聽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而弗矜矜自大也真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雜糅也精泄於目則其視明泄猶通也在於耳則其聽聰

留於口則其言當當合也集於心則其慮通集止
也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苑病也苑讀南陽之
宛也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言守其常凡亂
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流放
也遁逸也大構駕興宮室構連也駕材木相乘駕也延樓棧道
雞棲井幹延樓高樓也棧道飛閣複道相通雞棲井幹複屋熒井也刻花置其
中也㯹株欂櫨以相支持木巧之飾飾巧盤紆刻
儼盤盤龍也紆曲屈刻儼滲首虎頭之屬皆屋飾也儼讀儼然之儼也嬴鏤雕
瑑詭文回波嬴鏤文章鏤雕畫也玉曰瑑皆飾巧也詭文奇異之文也回波
若水波也淌游瀷淢菱杼紾抱淌游瀷淢皆文畫擬像水勢之貌也

菱芰杼采實紾戾也抱轉也皆壯采相銜持貌也淌讀平敞之敞瀷燕人强春言款之款減讀郁乎文哉之郁美讀楚言杼紾讀紾結之紾抱讀岐嶷之嶷

芒繁亂澤巧偽紛挐以相摧錯此遭於木也皆采色形像文章貌挐讀人性紛挐不解之挐

鑿汙池之深肆昣崖之遠肆極也崖垠也

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脩碕飾治也牒累純緣也以玉石致之水邊爲脩碕或作旋祐旋石切以牒累流水邊爲脩碕脩碕曲中水所棠處也

抑減怒瀨以揚激波抑止也減怒水也瀨急流也所抑止之故激揚之波起也

曲拂邅回以像渦語拂戾也邅迴轉流也渦番隅語蒼梧之二國多水江湖環之故多象渠池以自邅回法而像之也渦讀愚戇之愚也

益樹蓮菱以食鼈魚樹種也蓮藕實也菱

芰也皆可以養魚鼈蓮讀蓮羊魚之蓮也鴻鵠鶄鶴稻粱饒餘鶄鵁
鴈類也一曰鳳之別類也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
也龍舟大舟也刻為龍文以為飾也鷁大鳥也畫其象著船頭故曰鷁首也於舟中吹
籟與竽以為樂故曰浮吹以娛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
之隆設施也樹立也一說種樹木以為險阻令難攻易守也積土高丈曰臺加木曰

榭也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侈廣也有牆曰苑無牆曰
囿所以畜禽獸也盡極要之觀望也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廈
曾加擬於崑崙門闕高崇巍巍然故曰魏闕也大廈大屋也曾重架材木
相乘架也其高與崑崙山相像也脩為牆垣甬道相連甬道飛閣
複道也甬讀踊躍之踊道讀道布之道也殘高增下積土為山殘墮

也增益也接經歷遠直道夷險接疾也徑行也道之阨者正直之夷
平也終日馳騖而無蹟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
鍾鼎美重器鍾音之君也重器大器蓋鍾鼎也華蟲疏鏤以
相繆紾書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繆紾相纏結也寢兕伏虎蟠龍
連組兕獸名寢伏各有形也蟠龍詰屈相連文錯如織組文也焜昱錯眩
照燿煇煌錯雜也眩惑也照燿煇煌焜光澤色貌也偃蹇蔡糾曲
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作晦作明雕畫也緣
錯錫可刷如連珠不可掇故曰作晦作明也抑微滅瑕霜文流居
若簞籧篨言錫理之美沒滅其瑕文鏡如霜皆沒身中故曰流居簞竹蓆蘧蒢
葦蓆取其邪文次敘錫鐃若此也纏錦經冗以數而疏錫文相句

連經如綺經冗如錦似數如疏文鐃美眩人目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荊楚言二國善酸鹹之和冗窮盡之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鼓擊也橐冶鑪排橐也埵銅橐口鐵筩埵入火中吹火也故曰吹埵銷鑠靡流堅鍛無猒足曰山無峻幹林無柘梓峻長枝也柘桑梓梓滋生也燎木以為炭燔草而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槁草白素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殄盡也殄讀曰典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五者之中有一則足以滅亡也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

能襲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叙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氣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圓似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謂之宮詩云矯矯魯侯在泮獻公也土事不文質也木工不斲樸而已斲或作琢而雕畫也金器不鏤不錯鏤設文飾也鏤讀婁之婁衣無隅差之削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爲衣裳無有邪角邪角削殺也冠無觚贏之理觚贏之理謂若馬目籠相連干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也贏讀指端贏文之贏也堂大足以周旋理文堂明堂所以升降揖讓修禮容故曰周旋理文理政事文書也靜潔足以饗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

瓌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不過五行之數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水屬陰行火爲陽行木爲燠行金爲寒行土爲風行五氣常行故曰五行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心和不喜不怒欲得無違耳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有憂艱難也喪事也亡失所離愛則悲悲則傷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靜寧也擗踊哭泣哀以送之也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人欲有侵犯則怒盛血氣充盈以成其勢血充則氣

激氣激激則發怒發發怒怒則有所釋憾矣釋解也憾恨也
故鍾鼓管簫干鏚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絰苴
杖苴麻之有實者衰讀曰崔杼之崔也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
爲衰所容故曰飾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
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王在上政教平

動十二　十三

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
人足父慈慈柔也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
者不恨有道之世人得其志故生者不怨也皆終其天命故死者不恨天下
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眠故聖人
爲之作樂以和節之夫人衆人也但中心相樂所以發其恩賜也故

聖人為之作樂以節之猶適制也　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
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
力竭於徭役財殫於會賦會計計人口數責其稅歛也居
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
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贍贅從嫁也或作賃妻愚夫惷
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流連猶闌漫失其職業也悽愴
傷悼之貌惷讀近貯益之胜戇蘢口言之也　乃使始為之撞大鐘
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
求薄而民用給給足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
其慈子竭其孝竭盡也善事父母曰孝也　各致其愛而無

憾恨其間無憾恨各得其願也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非強行致孝子之情也循自發於中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三年之思思慕之心未能自絕於哀戚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疑怨尤充胷思心盡亡盡喪其忠孝思慕之心也被衰戴絰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本在哀戚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為畿方百里為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分猶界也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言不行上令者行讀行馬之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誨教也變更也乃

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有賢者受惡君之誅則封殖其墓若武王式紂封比干之墓是也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也詩云是類是禡也卜其子孫以代之卜擇立其子孫之賢也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晩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絶先聖之後舉罪也民皆帝王之後故曰絶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傒人之子女傒繫因之繫讀曰雞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言兵爲禁暴整亂設不爲作亂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言兵

詐人之姦亂，非所以自為姦亂也

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為淫也。樂蕩人之邪志，存人之正性，致其中和而已，非所為自淫過也

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為偽也。喪踊哭泣，所以盡孝子之哀情也，非所以為詐偽佯哀戚而已也

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道孝道務在愛敬其親

朝廷有容矣，而敬為上。朝廷之容濟濟也，父子主愛，君臣主敬，故以敬為上也

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處居也，喪禮三年之禮也。論語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故曰以哀為主也

用兵有術矣，而義為本。術數也，陰陽天生虛實之數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所由來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亡，廢興存亡昏明之術也，故曰以義為本

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本立義立也，本傷義廢也，故曰道廢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三

動十二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四

勤二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四　動十二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主術訓上 主君也術道也君之宰國統御臣下五帝三王以來無不用道而興故曰主術也因以題篇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 教令也謂不言而事辯也 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 成辯而不自勞 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 規謀也師者所從取法則也傅相也諭導以正道也 口能言而行人穪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 相儀 耳能聽而執正進諫 諫或作謀也其世子時也 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

事過猶誤也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爲天下人所法則也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飾遂綖也下自目故曰蔽明也天子玉縣十二公侯挂珠九卿黙珠六伯子各應隨其命數也黈纊塞耳所以掩聰不欲其妄聞也黈讀而買黈盇之黈也天子外屏所以自障屏樹垣也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論語曰國君樹塞門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

夫三關者不可不愼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言嗜欲有所規合乃是離散也）若欲飾之乃是賊之（飾好也賊敗也）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盡）尚

與人化知不能得（天道至大非人智慮所能得也）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言釋神安靜不躁動也）智不出於四域（信身在中）懷其仁成之心（懷思）甘雨時降五穀蕃植（蕃茂植長）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茂成）歲終獻功以時嘗穀（嘗之新穀薦之明堂）祀于

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遷延猶倘佯也）養民以公（已說在本經也）其民樸重端愨（端直也愨成也）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省約也煩多也）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幽冥之都）東至暘谷（日所出也）西至三危（三危西極之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一同其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

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事治）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爲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揮梲而狎犬也亂乃逾甚（逾益）夫水濁則魚噞（魚短氣出口於水喘息之喻也）政苛則民亂（言無聊也）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爲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飢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刑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故巧）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不定不知所從）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

事之於末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堁塵塺也楚人謂之堁堁動塵之貌弭止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贍贍給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誠實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故曰其所修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至精為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踰猶通也冬日之陽夏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然冬日人物歸陽夏日猛物歸陰莫使之自然如是也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

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

郢楚國都也孫叔敖楚大夫也蓋乘馬三年不知其牝牡言其賢也但恬卧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害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於四方也

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

宜遼姓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為費無極所逐奔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以為白公請伐鄭以報讎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人伐鄭以報讎子西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劒而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為亂亦不泄子之事曰公遂殺子西兩雖有難不怨宜遼故曰無所關其辭

也
鞅韐鐵鎧瞋目扼掔其於以御兵刃縣矣縣遠也比於德不及之遠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薄於德也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矣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蘧伯玉衛大夫蘧瑗也子貢衛人也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也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覿焉簡子晉卿趙氏也史黯史墨也覿觀之也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以其賢也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致猶勝也故皋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雖瘖平獄理訟能得人之情故貴於多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

無亂政有貴乎見者雖盲而大治晉國使無有亂政故貴於有所見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不言之令皋陶瘖也不視之見師曠瞽也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爲師也以用師法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從其志意之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鬬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莊公齊靈公之子光崔杼齊大夫也亂殺莊公也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昬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楚頃襄王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鶩置不若此其亟亟疾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

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徽鷲彈也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春秋後徽讀紛麻纏車之纏也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在威王也樂孔子也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矣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師襄魯樂大師也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諭斆教之鼓文王操也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

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湊會也或作蒸蒸升也）千里之雨至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形見好憎情欲已充）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貫通壅塞）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化從昆蟲或作鬼神）又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賢而罰暴（暴虐亂也）

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衡銓衡也繩之於内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蟁首蟁首猶微細也扶撥枉橈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立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爲治者不與焉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詐故不怨也是故道有智則惑言道智則惑也德有

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眩於物也）兵莫憯於志而莫
邪爲下冠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小細憯猶利也以志意精誠伐人爲利老子曰重積德則無不尅故以莫邪爲下也冠亦兵也推陰陽虛實之道爲大故以枹鼓爲小也）令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
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
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爲
爲之（言無所爲爲之爲自爲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
（亡主桀紂是也湯武以其民主故曰無廢道也）人有困窮而理無不
通（理道）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宗（宗本）故得道之
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才智）湯武聖

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幹舟小船也危險越人習水自能乘之故湯武不能也一曰大舟也）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騵馬而服騊駼（黄馬白腹曰騵詩曰四騵彭祖騊駼野馬也胡人所習伊尹雖賢不能與服也）孔墨博通而不能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孔孔子也墨墨翟也聚木爲榛深草爲薄山居者所習故孔墨不能也阻或作塗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別觡伸鉤索鐵歙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觡角也索絞也歙讀協

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焦或作巢）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强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埳井之無黿鼉隘也園中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群無絶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騮緑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

不如豺狼伎能殊也殊異鴟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鴟鵂鶹也謂之老菟夜鳴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合聚人爪以著其巢中故曰察分秋毫晝則無所見故曰情性詭也夫螣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猨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鶩鶩疾故古之爲車也漆者

不畫鑿著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姦亂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苦讀監嫚捕器嫚讀慢緩之慢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寡少任輕者易權權謀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

不相猷歟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尸祭主也尸食飽以知神之食亦飽）詩曰公尸宴飲在宗載考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尸不言語故曰玄默）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不飾爲美亦不極爲善也）一人被之而不褒（褒大）萬人蒙之而不褊（蒙冒也褊小也）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通猶順也）爲惠者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言不可不慎也）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

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風化）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因法而行故不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因功而行故不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修業不受贛於君（贛物）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言太上之世下知之人皆能有此術）今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橋桔臯上衡也植柱權衡者行之俛仰取制於柱也）（以諭君）人主靜漠而不躁（躁動）百官得修焉譬而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

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
明而反修其道也不足以大寧者小惠也不足以安危者小智也如此
人者欲譽堯而毀桀以成善惡善惡之名人猶有强知之人耳不如掩聰明而本脩大道
成名之速也人君之道亦如此也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
儉守節則地生之財人君德行如此故天與之時地生之財天子之
時湯武是也地生之財神農后稷也處愚稱德則聖人之爲謀
若伊尹爲湯謀傳說爲高宗謀是孟子曰伊尹之任國語曰武丁以像旁求聖人得傅說
於傳巖也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遺與
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暗虛心而弱志
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

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建立也基業也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幽深也險猶遠也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通知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保猶守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

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
故百姓之上弗重也錯之前而弗害也舉之
而弗高也推之而弗猒尊重舉之不自覺高也推求也奉也主
道員者運轉而無端端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
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論
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
是故君臣異道則治不易奪言相和同道則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是同也莫相弼故曰亂也各得其宜處
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君得君道臣得臣道故曰得其宜也
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意清明而不闇

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好問欲與人同其功〕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殷〕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千鈞三萬斤也烏獲秦武王之力士也武王試其力使舉大鼎脈脫而不任故曰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不能勝故不恃也〕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人衆力强以天下爲小故曰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

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
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
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脩道理之
數推行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
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造父

周穆王之善御臣也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
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
拂戾也詭違也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
資而用之也資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
而衆智之所為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嗺筋而

不可使有聞也瘠者可使守圍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懸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典營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卝入夫鳥獸之不可同群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

勤十二 十

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鸇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群臣親百姓附附從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傷病也亦敗也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事治也非治之使宜所緣以修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

何也（玉石堅，抓不能入，故不抓。）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群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飢也；（靈王，蓋楚靈王。殺食，省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越王勾踐。）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為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寡，少也；察，明也；實，真偽之

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處人隱居也以名譽見尊也而游者以辯顯游行之人以辯辭自顯達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然如是也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業事以效其功效致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群臣輻湊莫敢專君專制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中正群臣公正莫敢爲

邪（公方正直）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庶衆）是以勇者盡於軍（盡力於軍功也）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群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

於往（往自益也）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邪（以黨與非謗上令自邪姦也）爲智者務爲巧詐爲勇者務於鬬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

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騄駬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馬焉加猶止也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塞猶閉也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寅也智伯

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爲戮國分爲三韓魏趙三分有之此之福也豫讓欲報趙襄子欲爲智伯報讎殺趙襄子漆身爲厲吞炭變音擿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檝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

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計君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蹏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術數

[illegible]鴻烈解卷之十五

神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太尉祭酒　臣　許慎記上

主術訓下

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為謀德薄則勇者不為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奇物（金玉為珍詭異為怪非常為奇）狡躁康荒（康安荒亂）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勤勞匱之）萬民愁苦生業不修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

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絺綌葛也精曰絺麤曰綌五彩具曰繡也）則賦斂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淩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斵大路不畫（大路上路四馬車也天子駕六馬不畫不文飾也）越席不緣（越結蒲爲席也）大羹不和（不致五味）粢食不毇（毇細）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憫（衰老也憫

憂也擧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蹝也言甚易也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當處人主之埶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恠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猒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顦顇於天下黎齊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不得安其正性為詐生也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擧踵而望也是故非

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制裁大者以爲舟航柱梁舟船也方兩小船並與共濟爲航也小者以爲楫楔修者以爲櫚榱櫚屋垂榱穖也短者以爲朱儒枅櫨朱儒梁上戴蹲跪人也枅讀如鷄也無大小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雞毒烏頭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

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略行道也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遺失不失小物之選者或於大事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絶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挐而乃責之以閨閤之禮奧窔之間或佞巧小具

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機理）是猶以斧劗毛以刀抵木也（劗翦也劗讀驚攢之攢也）皆失其宜矣（宜適）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聞猶達也）百官修通群臣輻湊（輻湊也歸君若輻之湊轂故曰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權失）是故威立而不廢（當也）聰明先而不弊（弊閉）法令察而不苛（察明也苛煩也）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

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群臣勸務而不怠（怠懈）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性生也懷歸也）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假或作駕）乘舟檝不能游而絕江海（絕猶過也）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群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困猶危也）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雖賤當也故曰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人君謂國君也揄出策謀也言之而非雖責罰也）是非之

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群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不羞其位卑而不用）其主言可行不責其辯（不責其辯口美辭也）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踈遠則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

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商音宮音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離去）法者天下之廣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鈌繩者誅

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言平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公正也私邪也塞閉也古之置有司也有司蓋有理官士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恣放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專行專擅法籍

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夫寸生於穰穰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穰禾穗穰孚榆頭芒也十穰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

十尺爲一丈政謂之本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
此聲之宗也宗亦本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
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要約衆也故通於本者
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惑眩法者非天
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反還是故有
諸己不非諸人有諸己已有聰明也不非諸人恕人行也無諸己
不求諸人言己雖無獨見之明不求加罪於人也所立於下者
不廢於上人主所立法禁於民亦自脩之不廢於上言以法也所禁於
民者不行於身不正之事不獨行之於身言其正已以正人也所謂
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

法者而不與用無法等等同是故人主之立法
先自爲檢式儀表表正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
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禁勝於身不敢自犯禁也故能令行於民
也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

神一　五

銜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于胷臆
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節策內得於心中外
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繩直正也而旋曲中
規曲屈規員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
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

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爲治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蹻之姦止矣盜蹠孔子時人蹻莊蹻楚威王之將單能大爲盜也夫攄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睛目童子也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之分可得而察也鑑鏡也分毛也一曰疵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

道故萬舉而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騄駬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臧獲古之不能御者魯人也）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公正）則奇材佻長而干次（奇材非常之材佻長卒非純賢也故曰干次也）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

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音材能長之人下超其次功勞之臣反不顯烈故爭於朝也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執制釋之而不用不用法律度量也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群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爲人所擒制也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魚能吞舟言其大也其居水也猨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其處茂木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無所爲以持其位也守職者以從君取容隨君之欲以取容媚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不用智謀佐其上也贊反以事

轉任其上矣賢臣見其不肯為謀故轉任其上令自制之詩云仲山甫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不任用臣智能也而好自為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隳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阿曲從也有司枉法而從風風令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

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修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剥牲而爲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絶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于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乗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乗於人資以爲羽翼也資才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無所私好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起諂諛之人乗志而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桓公襄公諸兒之子小白虞君好寳而晋獻以

璧馬釣之釣取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誘惑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制猶擒也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中扃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爲而後能爲之精神勞則越越散耳目淫則竭竭滅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

知爲道（道常未知）以奈何爲寶（道貴無形無形不可奈何道之所以爲貴也）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有所守言不離扃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衛君出公輒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管仲輔相桓公晏嬰相景公二君位尊故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

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約要也少也）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

屋五寸之鍵制開闔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風化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役事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為儒墨矣徧猶盡也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旅也使申舟聘於齊不假道於宋無畏曰必襲殺我王曰殺汝伐宋見犀而行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兵殺其使者亦亡也遂殺之莊王聞之怒故拔袂而起成軍亡宋城故曰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解冠楚國效之文王楚武王熊

達之子熊庇獬豸之冠如今御史冠趙武靈王貝帶鵔鸃而朝趙國化之武靈王出春秋後以大貝飾帶胡服鵔鸃讀曰私鈚頭曰郭洛帶位銚鎬也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貝帶鵔鸃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鵔鸃讀曰私鈚頭二字三音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得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内莫不被繩矣繩正故握劒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勇也司馬蒯蕢其先程伯休甫宣王命以爲司馬因爲司馬氏蒯蕢其後也周衰適他國蒯蕢在趙以善擊劒聞應猶擊也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

以制勝（觡紉拊招舉也）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絶而不從者逆也（烏獲藉蕃皆多力人）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撓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撓刺船棹也資用也撓讀煩撓之撓也）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爲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城水城也塘堤也皆所以畜水）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因其勢也）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百姓說（桓齊桓公）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斮朝涉者之脛

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爲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三舉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再舉殺比干斮朝涉之脛也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不樂其大麗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

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不甘其肥醲也]臣牀蒻席
非不寧[臣安也蒻細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
暴骸者明主弗安也[不安其臣牀蒻席也]故古之君人
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
寒者而冬不被裘[與同寒飢]歲登民豐乃始縣鍾
鼓陳干戚[登成也年穀豐熟也]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
國無哀人[言皆樂也]故古之爲金石管絃者所以
宣樂也[金鍾石磬管簫也絃琴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
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效致]衰絰
管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諭明]此皆有充於

內而成像於外（充實）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裁度）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事治業事）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脣沸肝有今無儲（有今日之食而無明日之儲也）而乃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

是猶貫甲胄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蹠蹈）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涔久而水潦也）有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

由此觀之則人之生閔矣閔憂無樂夫天地之大
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
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積委也二十七年
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
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
之積謂之閔急閔憂病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
故有仁君明主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
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飢寒之患矣若貪主
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
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天和氣也地德所生植也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有核曰果無核曰蓏）秋畜蔬食（菜蔬曰蔬穀食曰食）冬伐薪蒸（大者曰薪小者曰蒸）以為民資（資用）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轉棄）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掩猶盡也）不取麛夭（鹿子曰麛麋子曰夭）不蒸澤而漁（涸澤漉池）不焚林而獵（為盡物也）豺未祭獸罝罘不得布

於野十月之時豺殺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也未祭獸罝罦不得施也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獺獱也明堂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獺取鯉四面陳之水邊世謂之祭魚未祭不得捕也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谿谷立秋鷹摯矣未立秋不得施下鷹或作隼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九月草木節解未解不得伐山林也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十月蟄蟲備藏未蟄不得用燒田也孕育不得殺麛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皆爲盡物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發生禽獸歸之若流原飛鳥歸之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立春之後

四海出雲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三月之時陰降百泉則脩橋梁十月之時昏張中則務種穀三月昏張星中於南方張南方朱鳥之宿也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東方倉龍之宿四月建巳中在南方菽豆也虛中則種宿麥虛能方玄武之宿八月建酉中於南方也昴中則收歛畜積伐薪木昴星西方白虎也季

秋之月收歛畜積也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實滿也曠空也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

主者不忘于欲利之也故堯爲善而衆善至矣桀爲非而衆非來也善積即功成非積則禍極極至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

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此之謂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爲之轂轂以諭王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若順連環故曰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嚮應也應和行欲方者直立而不

撓（撓弱曲也）素白而不汚窮不易操通達不肆志（肆放）能欲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擊掌也失破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符約）

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多所容也）知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非正道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治猶作也）事鮮者約所持也（約要）

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

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也（欲諫者擊其鼓）舜立誹謗之木（書其善否於表木也）湯有司直之人（司直官名不曲也）武王立戒慎之鞀（欲戒君令慎疑者搖鞀鼓）過若毫釐而旣已備之也（備具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舉用）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改更）堯舜禹湯文武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背屏而朝諸侯）當此之時鼛鼓而食（鼛鼓王者之食樂也詩云鼓鍾伐鼛）奏雍而徹（雍已食之樂也）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言其率德蹈正無求於神）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至德之可貴也）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

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倉名也一說鉅鹿漕運之橋粟鹿臺紂錢藏府所積也武王發散以賑疲民封比干之墓比干紂諸父也諫紂之非紂殺之故武王封崇其墓以旌仁也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故表顯其里鍠稱篇又云老子業於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是也朝成湯之廟成湯殷受命之王言聖人以類相宗解箕子之囚箕子紂之庶兄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武王伐紂赦其囚義問以洪範封之於朝鮮也使各處其宅田莫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

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
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著猶圖也於是略智博
聞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
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
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聖人之意不敢言非義不行非仁
義不敢履行也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
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
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
能亦多矣萇弘周大夫敬王臣也號知夫道孟賁勇士也孔子皆能招舉也以
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故曰亦能多也然而勇力不聞人不聞其爲勇

力也伎巧不知人不知其有伎巧者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匡宋邑也今陳襄邑西匡亭是也孔子曰天生德於予匡人其如予何故顏色不變絃歌不止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攝分亦明矣犯猶道攝猶懼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為魯定公司寇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

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六反謂孔墨萇弘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也

偏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偏愛群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不忍智斷割之色見於顏色也智者雖煩難之事

其不闇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己知人此人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小教之以正故大有存也少責之以義故大有寧也非正則不存非義則不寧也）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

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爲正錯者爲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爲政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

萬民之所容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忤逆）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旦日何爲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爲而義旦日何爲而榮此知難也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

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别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爲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爲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知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知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盎也身材未脩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爲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盎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狂猶亂也不智而

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不知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義之猶棄而或不知所詣也懷佞也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野外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也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爲螻蟻所食有掌脩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掌主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有人存君魚得水也國厚故人遂生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桀紂是也人無善志雖勇必傷論語曰勇

而無禮則亂亂則傷也治國上使不得與焉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釋已之所得為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不能說親朋反不信之也說親有道修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易謂反己先修其本也不修其本而欲得說親誠身之名皆難也故曰道在易而求之難也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

得也驗效也近謂今遠謂未也故不能得之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五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六

神二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六　　神二

太尉祭酒臣許愼記上

繆稱訓

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員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挂礙〉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夢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過障之於邪闢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言能同人道至于野則可以濟大川大川大難也）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尚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

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即就也鹿以諭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即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

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也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一人來得其心百人來亦得其心人以其所

願於上以與其下交誰弗載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戴心所感也情誠也

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歉如也歉不滿也滿如陷陷少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遁欺求同乎己者

也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已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俱不知此二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

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寢謂臥關上之不安纊蠒也曝蠒踴動搖不休死乃止也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

連如諭乘馬班如難也故有泣血之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慰可蹶也一曰慰極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劉材無所不用矣劉蹶殺也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意志聲也戴嗟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說之粗不如容貌精微入人深也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

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誌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心教之微耶不可傳中行繆伯手搏虎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也而不能生也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克猶能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王之養民

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氷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舟中之人同心救火不祖爲賜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

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己則所動者遠矣

錦繡登廟貴文也登猶入也圭璋在前尚質也以玉祭之者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鍇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楗不可以

閉藏故君子[illegible]斯乎其所結結要終也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導教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認昭道認誠也不可以教導戒人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混冥人心中也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言雖叫呼大語不如心行真直也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仁君動極在上故有悔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

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身君子之言體行君子之言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内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三苗畔禹禹風以禮樂而服之也〕鷹翔川魚鼈沉〔禹以德服三苗猶鷹翔川上魚鼈皆潛〕飛鳥揚〔鳥見鷹而揚去〕必遠害也〔鷹懷欲害之心故鳥魚知其情實故遠之〕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爲蹠也〔人之甘甘猶樂樂而爲之臣之死君子之死父〕

非以求蹝蹝也而蹝焉往言蹝乃往至也君子之修恒非正
爲偽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
義尊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
之不能使爲苟簡易君不能使臣爲苟合易行之義父之於
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憂尋憂長也仁念也仁念

父毋不樂子之如此然不能止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
臣忠父慈而子孝
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太上皇德
之君也我性自然也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其次五帝時也其民
如此故我治之如彼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

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粟生於苗苗成於穗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已身善惡自在也身苟正懷遠易矣懷來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飧表其閭釐負羈曹臣晉重耳出過曹負羈遺以壺飧重耳反晉伐曹令

兵不入其間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孟晉卿以束脯活靈輒後免其難也禮不隆隆多也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憯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爲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鬬故曰兵莫憯於意志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抱鼓爲

小聖人爲害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爲蹝蹝焉往生也言非爲冀幸往生利意也故至至不容至道之人不飾容也故若眯而撫眯芥入目也撫捫之從中發非爲觀容之也若跌而據跌仆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

大也若日之行（日行人不見也）騏驥不能與之爭遠
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言人見照
用瞽者猶闇而無爲人而以治事用思也）動而有益則損隨之（益所
以爲損也）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言物剝落
而復生也）積薄爲厚積卑爲高故君子曰學

學以成煇小人曰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
珠弗能見也文王闇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
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憂尋憂深）故詩
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國著也）懷情抱質天弗
能殺地弗能薶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

先甘樂之者也荀鄉善雖過無怨荀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自召也貌何自怨乎人故筦子文錦也雖醜登廟

筦仲相齊明法度審國刑不能及聖猶文錦雖惡宜以升廟也

子産練染也美而不尊

子産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爲衣溫厚而非宗廟服也

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

蘭芳草艾之美芳也男子樹之蓋不芳

繼子得食肥而不澤

繼子有假毋也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
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弘演衛懿公臣狄人攻衛食懿公其肝在
弘演剖腹以盛之也王子閭張掖而受刃楚白公欲立王子閭爲王
不可刺之以兵子閭不受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
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

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懾也難至
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
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禍之及已
也故至至之人不可遏奪也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不可臨
以利奪其志也人之欲榮也以爲己也於彼何益聖

人之行義也其憂辱出乎中也於巳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爲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爲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人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巳也始乎叔季歸乎伯益必此積也 言自少而至長 不身遁斯亦不遁人 遁隱也巳不自隱身之行亦不隱之於人故也 故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兢其容 獨梁一木之水橋也行其上常兢兢恐陷也 故使人信巳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 及身不信故難 情先動 言人君以精動導民也 動無不得 動盡得人心也

无不得則無著發無著結發動也著而後快快雖著結快民心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偕情也快已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也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

筦金石小大脩短有叙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織帛者進耕者日以却耕謂耕者却行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亡其母乞食於道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吴其庶乎

艾陵之戰吳王夫差與齊戰於艾陵也夷謂吳陽告也句吳夷語不正言吳加以句也庶幾也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絃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漸習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醫駱越醫同材自取焉自從也矩鑿之中各取法度或以治民或以治馬或

以治病同材而各往從取治法之也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而行之志或發中之於大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忮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忮急矜恒生於不足恒驕也不足知不足也華誣生於矜矜貪功也誠中之人樂而不忮如鴞好聲忠信之人自樂為之非忮忮也如鴞自好為聲耳熊之好經經動導引夫有誰為矜各任自性非徒矜也春女思秋士悲春女感陽則思秋士見陰而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嘰而哀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俛倨佝知情僞矣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

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崇侯紂時諸侯也惡來紂之臣秦之先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東戶季子古之人君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粮宿諸畮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天道左旋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臣道左君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君謙讓佑助臣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左臣辭也君以再還故失其尊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右君

辭也而臣以再還故失其賁也小快害道斯頌害儀斯頌近也子
産騰辭騰傳也子産作刑書人有傳詞詰之獄繫而無邪頌多也獄
雖益多而下無邪也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失事之情則爲世人
辭所窮塞也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
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
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受命於人不受於天堯舜傳大焉
先形乎小也形見也先見微小以知大刑於寡妻至于兄
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禪傳也言堯舜禹相傳天下服之也
故戎兵以大知小若湯武以義伐不義從大伐小人以小知
大人謂天下從風者也堯舜之民以小知堯大也君子之道近而不

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萬物載之皆勝其任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己也釋己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言懷其情而必萌見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哭也子孔子鈞等也曰子予柰何兮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人或有鑿穿或有填也言用心異也非止以勞苦

民也各從其蹠蹠願也而亂生焉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施於人有善惡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桀紂日快快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已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即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刼以懼如飢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欲則貪貪損義多憂害智貪憂閑塞故害智也多懼害勇嫚生乎小人嫚倨小人行也蠻夷皆能之嫚蠻夷之行也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誘美稱也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

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刑法）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絶民之繫也（繫所以拘維民）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察（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察而不舉（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閨內脩而境外亂也）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閨內亂而朝廷治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百里奚虞人秦相也）齊桓秦穆受而聽之（聽用二臣之謀）照惑者以東爲西惑也（照曉）見

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武侯蓋年九十五矣而羸我羸劣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為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

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非我也天所為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

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若堯以天下與舜也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爲無所用之不知其所用也碧瑜糞土也瑜玉也不知用之則爲糞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厚膊厚切肉也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

能爲表者未之聞也表立見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山之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與弟不食周粟故餓也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善求人而得也福之萌也緜緜禍之生也分分福禍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楚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不與楚吏恐以趙所獻酒於楚王易魯薄酒楚王以爲趙酒薄而圍邯鄲一曰趙魯獻酒於周也事見莊子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士不及其御及戰御馳馬入鄭軍華元以獲也明主

之賞罰非以為已也以為國也通於已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已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共雍楚臣）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踰越）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謝謂遣共雍也莫勉之也）周政至（至於道也）殷政善（善施教未至於道也）夏政行（行尚粗也）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憖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乎太山蓋七

十二君也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隣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禮可爲也孝已殷王高宗之子也蓋於逐而不失禮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不能與孝已爭名者不得孝已之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勞而不勞通智達道之人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古人知其味而不貪其食今人貪而弗味孔子魯人之學也歟之而已莫之能味也歌之脩其音也此言樂所以移風易俗歌長其音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此音不足以致美化也金石絲

竹助而奏之德不足以至於極也極洽化之至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如此即其化思逾於樂也欲如草之從風草上之風必偃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死獄出拘召公周太保也使百姓皆得反業脩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封拘文王文王獻實於紂紂賞

以千里之地文王不受願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綏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先有形而後有影形可亡而影不可傷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

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愽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鐸大鈴出於吳也）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措（措刺也）故子路以勇死（死衞侯輒之難）萇弘以智困（欲以術輔周周人殺之）能以智智而未能以智不智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作巢卑）獺穴知水

之高下（水之所及則獺避而爲穴也）暉日知晏（暉日鴆鳥也晏无雲也天將晏靜暉日先鳴也）陰諧知雨（陰諧暉日雌也天將陰雨則鳴）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爲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簡公齊君也以桼濡田成子殺之也）子陽以猛劫（子陽鄭相也尚刑而劫死）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

雖清濁失和故不中律全繩之外與繩之内皆失直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嘰嘰唬也知象箸必有玉杯爲杯必極滋味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偶人桐人也嘆其象人而用之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噞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崝者必陀崝峭也陀落也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商鞅爲秦孝公立治法百姓怨之以罪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吳起相楚設貴臣相坐之法卒車裂治國辟若張瑟大絃組組急也則小絃絶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

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禄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鏁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

成然故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

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人君以德廣益其土地也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之下也故粹者王駮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室至乎澤德彌麁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

近君子誠仁於施亦仁不施亦仁道无爲而民蒙純此所謂不施而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謂律歴之數也欲知地道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有所種生之欲知人道從其欲君子欲於道小人欲於利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攖攖攖萬物將自清言治天下各順其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一曲事也一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猶蟬不知寒也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爲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

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拱抱也把握也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爲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聖人爲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眯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已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繩所以彈曲也故聖人反己而弗由也道

之有篇章形埒者（形埒兆服）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張用之不節乃反爲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

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

也裁制也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七

神三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七

太尉祭酒　臣　許愼記上

齊俗訓　齊一也四宇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爲一道也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忮忮害也忮音寘爲義者

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搆而多責搆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跡搆搆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

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爲銖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萌

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已
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
蓋垂緌大路天子車也龍旂龍旗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
拊楗抽箕踰備之姦抽揵也備後垣有詭文繁繡弱
緆羅紈弱緆細布也羅縠紈素也必有菅屩跐音此蹻短褐
不完者菅茅也跐偶也蹻適也楚人謂袍為短褐大布故高下之相
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為鶉鶉鴽
也水蠆為蟌莣青蛉也音予音務皆生非其類唯聖
人知其化其化視陰入陽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黂黂麻子也不
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

擁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仁者弱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民競故劫殺）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其君位而代）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魯祿去公室至楚考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櫡（紂為長夜之飲積糟成丘者起於象櫡）炮烙生乎熱升（庖人進羹於紂熱以為惡

以熱升殺之趙國升可以殺人故起炮烙也升出溺人主謝以牛也子路撜溺而受牛謝撜舉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廈濶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

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誋音告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簪也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

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蜧黑蜧神蛇也潛於神淵蓋能興雲雨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猒厚角觿觿魚沼反不猒薄角觿刀劒羽間之覆角也漆不猒黑粉不猒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

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固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也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罔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

焉若風之遇簫(簫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
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狟狢得埵防弗去
而緣(狟狟豚也埵水埒也防隄)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
害是故隣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
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
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
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
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
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
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

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
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
以君治君者不於君以欲治欲者不於欲以
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
原人之性蕪濊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之也
堁坋塵也 羗氏僰翟嬰兒生皆同聲 羌東戎氐南夷僰西夷也
翟北胡也 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 象狄騠譯也象傳狄騠之語也
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令三月嬰兒生而
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
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

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枝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他性自若本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

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璽印也埴泥也）正與之正（印正而封正也）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

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昬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記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

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
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
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
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
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
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
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獻公以垂棘滅虞虢）趙宣孟
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滅仇由）故禮豐
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
養親也若與朋友處（公西華孔子弟子也與朋友處睦而少敬）曾

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烈，酷也。曾子事親，其敬多），其於養一也。故胡人彈骨（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飲以相詛），越人契臂（刻臂出血），中國歃血（殺牲歃血，相與為信）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苗髽首（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髽以枲束髮也），羌人括領（括，結），中國冠笄（笄，簪），越人劗髮（劗，斷），其於服一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拂扐）。今之國都，男女切踦（踦，足），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也。其俗物與中國相反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

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剗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皮弁以爲爵冠也搢佩紟笏佩玉也長三尺抒上終葵首拘罷拒折之容拘罷圜也拒折方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

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縱也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裒也衣裾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牂羊之裘韋以帶劒威立于海内豈必鄒魯之禮

之謂禮乎鄒孟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迕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徒倮不衣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恲以見容恲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强人所不及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絶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禮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五縗謂三年朞九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

葬薶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

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鱗施玉田也綸絮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

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塟沴道九嶷山不煩於市有所廢）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禹會羣臣於會稽塟山陰之陽不煩農人之田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脩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亡（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

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爲社）祀中霤壅成畝（人田畝而壅）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兼用黃帝樂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尚黃（舜土德也故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所生地之所宜也）祀尸（春祭先尸夏木德也）壅牆置翣（翣棺衣飾也）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列六六爲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也）其服尚青（木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爲社主也）祀門（秋祭先門殷金德也）壅樹松其樂大護晨露（大護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金德故尚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也）（鄭子曰吾德之次從此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壅樹栢其樂大武

三象棘下三象棘下武象樂也其服尚赤火德故尚赤也禮樂
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
之倫令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
膠柱而調琴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爲衣分節
行而爲帶衣足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

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眥之削帶足以
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疏短之
鞻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
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
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

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德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斵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斵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爲道德離而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

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為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袀袨袀純服袨墨齋衣也大夫端冕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薊音出而已夫有孰貴之言弃之不貴也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武王伐紂伯夷曰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可

謂孝乎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三年之喪於武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脩干戚而笑钁插钁斫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樂石一絃會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顏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一儀也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即事變時移則俗易故

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
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
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以成之法而
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
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
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
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
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劒不可愛
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王喬蜀武陽人也爲柏人令得道而仙也赤誦子赤誦子上谷人也病厲入山導引輕舉吹嘔

呼吸吐故内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眞以遊玄
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
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
假亦明矣（假上也）五帝三王經天下細萬物齊
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

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
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
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劒不若得歐冶之巧得
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
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

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閒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鉗且得道以處崑崙鉗且得仙道升居崑崙山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越人趙簡子時人也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巧功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鈞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敖燎炙齊味萬方其本

一牛之體伐楩楠豫樟而剖梨之剖判梨分或爲
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檖披解也撥析理遂順所用萬
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
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
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
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
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鈞也故湯入夏而用其
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
武之所以爲治故剞劂銷音削鋸陳非良工不
能以制木鑪櫜埵坊設鑪櫜埵皆治具也坊土刑也非巧

治不能以治金屠牛吐（齊之大屠）一朝解九牛而刃以剃毛（剃截髮也）庖丁用刃十九年（庖丁齊屠伯也）而刃如新剖（刑剖始石也硎磨刀石）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衆虛之間剖中理也）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樂師）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鐖運開陰閉眩錯（連鐖鐖發也運開相通也陰閉獨閉也眩因而相錯也）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敎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

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為平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而寂漠者音之主也（徵音生於寂漠）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

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施微曲也去
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
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之非至
非無是此眞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
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
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一非宇宙也今吾欲擇
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
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爲寬裕者曰勿數撓裕饒也爲刻削者曰致其
醎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

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乎公衣衽中宮壁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韓子韓公子非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密子者密子子賤者也賓出密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也攓慢也談語而不擇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

小人所自是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
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毋親爲其子治抟秃
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於
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
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
也闚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
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闚之異也今吾雖
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竊我者乎
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
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爲者失之執者敗之

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意曉解也一曲而辟小邪辟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俔之見風也俔候風雨也世所謂五兩者也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無爲以待有爲則幾於免矣近於免世難也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

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钁長脛以蹋插者使而入深強脊者使之負土脊強者任負重眇者使之准目不正因令睎傴者使之塗傴人塗地因其俛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己求備於下也博聞強志口辯

辯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敎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公孫龍趙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得合爲一物離而爲二也不可以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也非舜非其德之衰也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

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契輕重不失殊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乎）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騕褭飛兎而駕之（騕褭良馬飛兎其子褭兎走蓋皆一日萬里也）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嫱而爲配（西施毛嫱古好女也）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

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噣獸窮則觸人窮則詐此之謂也

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皐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

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殳木杖也）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東宮太子宮也）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戶牖之間謂之扆）放蔡叔誅管叔（周公兄也）克殷殘商（殘商誅紂紂子祿父）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

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華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也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墻為天下顯武楚人謂士為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駃騠駃騠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竅木便者竅空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

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戇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智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絶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内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

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爲梁相從車百乘志尚未足孟諸宋澤）莊子見之弃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弃餘魚也）鵜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鵜胡鳥澤鳥）鱓鮪入口若露而死（鱓鮪魚名）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三晉智伯有范中行之地贍足）林類榮啓期衣若縣衰

（林類榮啓期皆隱賢）意不慊（慊恨）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
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
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
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氷炭鉤繩也何
時而合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
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
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
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
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
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仁上無淫巧其

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揭舉）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遼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佹辯久積而不訣無益於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

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

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成荆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也淳厚也析天下之樸牿服馬牛以爲牢滑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梁荆吴芬馨以嚂音藍其口荆吴國也芬珍味也嚂貪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身超舍

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縻沸豪亂慕行遂利煩挐淺淺（淺薄也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繪）馬飾傳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唅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敗解也）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炙）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秉奇技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免

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塞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

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身危則忌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豈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生子殺葅之利不足也劉氏持政劉氏謂漢也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七 神三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八

神四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八　神四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道應訓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

太清問於無窮太清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爲無爲有形而不爲也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無爲有形故知道也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柰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

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無始未始有之氣也）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柰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窮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

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
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
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
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
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
微言白公楚平王孫太子建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讎故問微言也孔子
不應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
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
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
菑澠齊二水也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

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不以言心知之）爭魚者濡逐獸者趍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爲惠王爲國法（惠王梁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

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人齊臣）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天地之閒六合之內可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

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末之由生之本）也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白公篡得楚國貪其材而不分人也得積七日也）七日石乙入曰（石乙白公之黨也）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也）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葉公殺白公也）夫國非其有也而欲

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閼子曰無卹賤董閼子趙氏臣也無卹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襄子能柔能忍恥也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疏分隊也

軍二百人爲一隊分斯隊卒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惷乎若新生

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讎夷讎夷熟視不言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知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使

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減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而不肯

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爲兵而不肯以知兵聞也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説者勇有功也不説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

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此上九四事皆累於世而男六莫不驩然爲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無地爲君以道富也無官爲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

惠盎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謂禹皐陶稷契伯夷倕益夔龍也）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其七人也）武王之佐五人（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蹷鼠前而兔後（鼠前足短兔後足長故謂之蹷）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蛩蛩駏驉取甘草以與之（蛩蛩駏驉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

蹷有患害蛩蛩駏驉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
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
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國君也嗣君應
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
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

周昭文君昭文君周襄分爲西東各自立其君也文君謂杜赫
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
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
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
輿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

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李克武侯之相）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

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
則恣恣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
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自殺也故老
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
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任載
也詩曰我任我輦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
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爝炬火也從者
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
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
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

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意所以用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宣父居

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北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為天下號也）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為

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柰何江海之上言志在於己身心之魏闕也言內守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已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

則從之從之神無惡乎言不勝己之情欲則當縱心意則己神無惡也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

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眞也桓公讀書於堂（桓公齊君）輪人斵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輪扁之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

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誠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苦急意也）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意也）不甘不苦應於手猒于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六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危安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

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罕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刧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

尹子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請飲請置酒也莊王許諾子佩跣揖北面立於殿下跣徒跣也揖舉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果誠也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名方皇水名也一曰山名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祖而捕魚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狐偃趙衰之屬也

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覊遺之壺飧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飧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釐負覊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勾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

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先馬走先馬前果擒之於干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

齊中牟自入臣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作入作出

也若亡髣鬃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徹絕塵不及也弭徹引迹疾也臣之子皆下林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纆采薪者九方堙纆索也九方堙人姓名也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説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

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内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

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者也

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柰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禄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

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本者謂兵爭也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吳起爲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吳起爲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猶意須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

成形之徒不可更也成刑之徒刑禍已成於衆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君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

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

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司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汜水涯也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

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軍踰越勝之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也）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循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周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也）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

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温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温子文公温相連皆叛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傅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

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
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
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
曰知足不辱孤丘丈人丈人老而杖於人者謂孫叔敖
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
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
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
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
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
爲基大司馬捶挸果反鉤者年八十矣捶銀擊也鈎鈎

鈎也而不失鈎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砥礪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

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也羑里地名也在河内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馬也玄玉百工二玉為一工也大貝百朋五貝為一朋也玄豹黄羆青豻音岸豻胡地野犬也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佞臣也紂見而説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為柱樞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曰相匠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

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尹佚 史佚）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王曰懼哉三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内善之則吾畜

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間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

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齎備卒足）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

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

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絕聖弃知入於無爲也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

仲尼造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先也回人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

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
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
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絶也
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
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絶諸
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
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
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
秦師而賓之三師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
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

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先軫晉大夫也襄公晉文公子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哀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諸先軫舉兵而與

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軍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說解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群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

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北方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淚水）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慢然止舞也）遯逃乎碑（匿於碑陰）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楚人謂倨為倦龜殼龜甲也）而食蛤梨（蛤梨海蚌）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群離黨窮觀於六

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乎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齤(音拳)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言太陰之地尚見日月也)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窔奧也(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盧敖而所行比之則如窔奧與奧室中也)若我南游乎岡㝗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眴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氾(汰沃四海子天

之際水流聲也汜涯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汏汜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至此地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汗漫不可知之也九垓九天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駕之車止柸治楚人謂恨不得為柸治也悖

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蠰蟲也蠰蟲蟲之㓜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為咫十寸為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

蚕蛾一名孳毋海南謂之蟲邪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貂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而巫馬期絻衣短褐巫馬期孔子弟子也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覘之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盈尺不上俎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

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水之精物也景日月水光晷也曰昭昭者神明也罔兩恍惚之物見景光明以為神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扶桑日所出之木也受謝扶桑受日旦澤出之也熠熠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照照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燿問於無有光燿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形生於無形何以能生物故問果

有乎其無有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窅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摶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閒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爲父復讎起兵亂因思慮之也罷朝而立到杖策錣音針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錣到杖策故錣貫頤也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預故[illegible]之也此

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
理其形也漏補空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
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
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
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
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
轉閉錘閉錘格也上之錘所以編薄帘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
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
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朝成湯之廟發鉅
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絶絃去

含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
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弊相朝三十四世
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
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
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思之中夜夢
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
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敎
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
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
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

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慼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佽非得寶劍於干隊干音寒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蓋爲莫邪洞鄂之形也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蛟龍屬也魚滿二千五百斤蛟來爲之主也佽非謂枻船者枻櫂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瞋目勃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

朽骨弃劒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
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
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弃劒者飲非之
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
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

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
以衡說其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衡說從之非是當横更計也
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
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
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

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慎子名到齊人）所以不知門也（不知門之要也）故必杜然後能門（門之要在門外）墨者有田鳩者（田鳩學墨子之術也）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束）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揜以繩（揜猶憚也）至所極而

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言爲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肯之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秃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六將軍韓魏趙范中行知伯也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

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動震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駟房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田子陽齊臣也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

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
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子（豫讓事知伯而死甚難故文侯思以
爲臣）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也舉白進酒）曰請浮君
（浮猶罰也以酒罰君也）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
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
之君亦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文侯受
觴而飲釂不獻（釂盡）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
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
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也）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庄
坐右）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

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危中也）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揖而損之曰何謂揖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叡知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

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鬭爭不已爲之柰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能殺故恐其創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兊兊耳目鼻口也老子也塞其兊也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瞀而載之木瞀被髮也水鷲鳥冠也知文者冠鷲解其劒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

久喪以亶（音丹）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八

[印]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九

神五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九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氾論訓上

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爲化大歸於一故曰氾論因以題篇

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鍪頭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綣領皮衣屈而紩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褶以爲領也一說鍪放髮也綣繞頭而已皆無飾德生而不辱刑楷用也不予而不奪予予無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譏呵也懷歸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政不虐生無夭折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

禽獸可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褒衣謂方與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詩云垂帶若厲句襟今之曲領曲領褒衣也委委貌冠章甫亦冠之名也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重窟一說穴毀隄防岸岸之中以爲窟室也冬日則不勝霜雪夏日則不勝暑熱蚊蝱蝱讀詩云言采其蝱之蝱也

神五　一

聖人乃作作起也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構架也謂材木相乘架也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穩也宇屋之垂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安樂也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也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一曰伯余黃帝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緂銳索功也緂讀恬然不動之恬後世爲之

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揜蔽御止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耜臿屬也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穢也木鉤而樵抱甈而汲鉤鎌也鉤讀濟陰句陽之句樵薪蒸甈武令兗州曰小武爲甈幽州曰瓦也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耰鉏斧柯而樵桔皐而汲耰讀[illegible]

民逸而利多焉椽塊椎也三輔謂之儓所以覆種也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窬空也方並也舟相連爲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運所有輸所無乃爲靻蹻而超千里肩負儋之勤也靻蹻靻𩋞也勤勞也而作爲之楺輪建輿駕馬服

牛民以致遠而不勞（代負儋故不勞也）爲鷙禽猛獸
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
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以兵刃備之故不得爲人害也）
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
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

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當時之可改則改之故曰不可也）則先
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
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稱諸父兄師友）舜不告而娶非禮也
（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頑常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孝莫大於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猶告耳）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

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

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共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也伯邑考武王兄廢長立聖以庶代嫡聖人之權耳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

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不從故制也上句言之宜伯邑考娶也

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

禮飯于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殯於賓位祖於庭葬於墓也於阼階猶在主位未忍以賓道遠之

殷人殯於兩楹之間

楹柱也記曰殷殯之於堂上兩柱之閒賓主共

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蓋以賓道遵之

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也瓦棺陶瓦也夏后氏聖周夏后氏禹世無棺槨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聖周也殷人用槨用栢為槨厚之宜以棺為制也周人牆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故牆設翼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為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夏后氏祭於闇於室中中夜祭之也殷人祭於陽於堂上日平且祭也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堯樂也舜九韶舜樂也書曰簫韶九成是也禹大夏禹樂也湯大濩湯樂也周武象武王樂也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

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槼矱之所周者也槼方也矱度法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所命養已者此大夫之妾士之妻謂之女母禮爲緦麻三月昭公獨練言其記禮之所由興也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伐陽陵國侯也蓼侯皐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豔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致夫人之禮記所由廢也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

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 聖人能作禮樂不爲禮樂所制 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 本要 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 經常也上最也 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 舊常也傳曰舊不必良舊或作咎也 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 亡謂桀紂 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 三代禹湯武也襲因也 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 化易 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循隨也俗常也 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 以海爲宗 百家殊業而皆務於

治業事也以治爲要也王道缺而詩作詩所以刺王道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絕不由禮義也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末作詩春秋之時失道之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本意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聖人所言不妙凡人雖得之口不能以言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道深隱幽冥不可道也猶聖人之言微妙不可言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獨制斷

事無由己請以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貌也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至也洞讀挺桐之桐屬讀犁攜之攜也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籍圖籍也政治也籍或作阼也平夷狄之亂夷狄滑夏平除之也誅管蔡之罪蔡叔周公兄也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為流言欲以亂周周公誅之為國故也傳曰大義滅親也負扆而朝諸侯負背也扆戶牖之間也言南面也誅賞制斷無所顧問決之於心威動天地聲懾海內懾服也服四海之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

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政猶歸北面委玉帛之質執臣之禮也請而後爲復而後行每事必請復白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伐其功勞也不自矜大其善也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人人以其寵位行其所好憎其所憎也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曰不能中權權則因事制宜不失中道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

鐘聲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絃有數急往有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基耳非所以為治治在其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非能必中也中在其人之功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身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矣天下豈有常法哉隨其時於其宜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祥順也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龐氣堅緻也商樸不為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是以政教易

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橜策錣而御馯馬也鏑銜口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口也錣揣頭箴也馯馬突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治之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也其教常仁義民無犯法干誅故曰無刑也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以言語要誓亦不違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為信也逮至當今之世謂淮南王作此書時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伯成子高蓋堯時人也詢讀夏后之

后也

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劒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戟無別槽柔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刺鋒也槽讀領如蠐螬之螬也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漸也一曰渠甲名也國語曰奉文渠之甲是也幨憾所以禦矢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闘連車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爲機關發之曰銷車銷讀緝綃之綃也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伯成子高今之所以爲辱也爲鄉邑之下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

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舜干戚而服有苗舜之初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於兩階之間有苗服從之以德化懷來也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不能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

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改）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隨）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不能行但言之而已）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

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
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
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
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聽受天地之氣莫
大於和和故能生萬物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
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
精氣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
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
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本源也積陰則沉積陽
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

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睎望故聖人以身體之體行夫偱而不横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忌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喜害人人無親之昔

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德不解曰簡大臣陳成子也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黨羣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使呂氏絶祀太公姓呂簡公其後也絶祀陳氏代之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

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猘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於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舛乖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安定也趨歸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湮也轉讀傳譯之傳也清之則燋而不謳燋悴也謳和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善謳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一曰曼長憤

於志積於内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見髮）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喪其西河之地）湣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湣讀汶水之汶湣王田常之後代呂氏爲齊侯也春秋之後僭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爲齊臣泯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死見戰國策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望太公呂尚也善用兵謀奭召康公善理民物有

甘棠之歌也

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孫叔敖楚大夫蒍賈伯盈子或曰童子也任其賢故致於霸也

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非猶譏也

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猶尊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皆楊子所不貴故非也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拔骭毛以利天下弗爲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叙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辭故非之也

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

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四方日所入處也反踵國名其人南行武迹北面空同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南方凡此八者皆九州之外八寅之域者也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侵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近諭諸華也彼遠諭八寅也於諸華之所是八寅之所非而廢也於諸華所非八寅所是而行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施宜禹之時以五音聽治禹顓頊後五世鯀之子也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

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一聲以調五
音故擊之諭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爲音聲事者非一
品故振之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磬有
獄訟者搖鞀獄亦訟訟一辯於事故取小鞀搖當此之時一
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者食也以勞天下之
民勞猶憂也勞讀勞來之勞也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
才不足也當此之時不能達其善效致其忠自爲無有其才也秦之時
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
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
丈足迹六尺故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
君何是也發適戍入芻稾戍守長城也入芻稾之稅以備國用也頭

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司農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縣是也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也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滄海南至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也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原或曰代郡廣昌東五阮門是也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絶漢高祖劉季也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求百姓之命祈之

袖五 十

於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為雋百人為豪萬人為英也前蒙矢石而後隋墜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給至也給讀仍代代也之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勝暴亂也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武王誅無道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於新豐下作竹皮冠也之曰委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

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也干楯也戚斧也春夏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疑恠也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故曰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說其化故國存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道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

神五　十一

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不待大是也身亦 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亡故曰有亡形也 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太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 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武是也 有亡形者雖成必敗桀紂是也 夫夏之將亡太史

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滅之也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朞年而紂乃亡武王滅之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剋之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惷婦皆能論之惷亦愚無智之貌也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智伯智繇襄子無恤也三晉智氏兼有韓魏智伯帥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趙襄子使張孟談與韓

魏通謀韓魏反而擊之大破智伯之軍獲
其首以爲飲器故曰以三晉之地擒也湣
王以大齊亡爲淖齒所殺也田單以即墨有功燕伐齊而
伐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下田單以市吏
率即墨市民以擊燕師破之故能有功也故
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大猶亡智伯是道之行也雖
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有天下故雖小不可輕也由此

神五　十二

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得道之君雖小爲善而能
王天下故曰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無道之君
雖小以爲惡無傷而弗華
積必亡故曰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
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於岐周
在西天乃眷然顧西土此唯居周
言我宅也故曰去殷而遷于周也故亂國之

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
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
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不自非行之惡而悔
不殺湯於夏臺臺或作宮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
過反悔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悔恨也羑里今河內湯陰是也
羑古牖字二君處彊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
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桀紂也當其君也彊大之勢不能自
知所行之非也假令能修仁義之道則湯武不敢生誅之謀也若上亂三光
之明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辰也失萬民心施民所惡也雖
微湯武孰弗能奪也言遺人能奪之不必湯武也今不審

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慎行己之德而乃反備天下之人來誅也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北上黨關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固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

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無爲於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也故曰能持滿也昔者周書有言曰周史之書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可否相齊上言者常也臣君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楚葉縣人也葉公子高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於梁

下水至溺死也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河西周也令河南縣也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饗牛羊曰犒芬其指犒也秦師曰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無繼不如還遂還師而去也故曰卻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信為過若尾生是誕為功者弦高是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於恭王中厥因而擒之過

而能改故曰恭也

潘尫蒼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讀四子楚大夫篡晉厲恭王衰經之維微讀救滅之救也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黃衰微舉足蹩其體恭王坐不能起也乃覺悠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失禮謂舉足蹩君也

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於兄則愛矣而違親近曲顧之義故曰不可行也

神五　十四

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韋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

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正迴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拯升也出溺曰拯也）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況父兄乎故溺則拯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敬至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適之道仁義之善道）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立德立功立言）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

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無所用於禮也）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衆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見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往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能息不知當醉以擒其身故曰不能知來也）乾鵠知來而不知往（乾鵠鵲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

微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風多巢於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曰不知往也乾讀乾燥之乾鵲讀告退之告此脩短之分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萇弘周景王之大夫也數曆術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畔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爲殺萇弘以釋之故曰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也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鞼蹻贏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也贏籫囊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趙趙封之爲武安君初帶籫贏囊襜步蓋歷說萬乘之君合東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不服諸者故曰

服諸侯不自免於車

裂之患説在詮言之篇

淮南鴻烈解卷之十九

[seal]

收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

神六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氾論訓下

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於衰亂之世脩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故身死國亡也七諫篇曰荆文悍而徐亡是也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爲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句踐舊計報怨於吳王夫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賜其屬鏤以死也屬鏤利劒也一曰長劒擱施鹿盧鋒曳地屬錄而行之也此皆達於治亂之機機要也

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不自知為身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窕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彊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虱乘加也攘平除生蟣虱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幄幄幕也處猶巢也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屬吏之貌謹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

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矜自大也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戰而不可行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

獨見而留意也詘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寸小尺大）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枉曲也直直其道也）周公有殺弟之累（誅管蔡也）齊桓有爭國之名（自莒先入殺子糾也）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爲臣故曰以義補缺也）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一匡之功以滅爭國之惡）而皆爲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燃）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爲易也（言河上本非丘壟之處有易之地猶多以大言之也以諭萬事多覆於少）水激興波高下相臨

差以尋常猶之爲平雖有激波猶以爲平平者多也猶橘柚冬生人曰冬死者衆也薺麥夏死人曰夏生者多也昔者曹子爲魯將兵
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
旋踵刎到於陳中則終身爲破軍擒將矣然
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揄三
尺之刃造桓公之胷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
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之田也管仲輔公
子糾而不能遂遂成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
其難不死子糾之難也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
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

臣（布衣之士不以爲益友也人君不以爲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小善忠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蹏之涔不能生鱣鮪（涔雨水也滿牛蹏跡中言其小也故不能生鱣鮪也鱣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河西上得過龍門便爲龍先師說云也）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巢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

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誠其實略其行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舉用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今屬太山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而爲文侯師駔驕怚一日駔市儈也言魏國之大儈也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爲魏能安其危國類其勳也戰國策曰芒卯也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略猶道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

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也不能存亡接絶者

何小節伸而大略屈伸用屈廢故小謹者無成功

訾行者不容於衆好揀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卑藏衆人所疾而不容之也一說訾毀也行有毀缺者不爲衆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蹠

距者舉遠疏長也蹠足也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

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易曰小過亨利貞言

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

主之隆也隆盛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

有不慈之名謂天下不以予子丹朱也舜有卑父之謗謂瞽

叟降在庶人也湯武有放弑之事殷湯放桀南巢周武弑紂宣室也

五伯有暴亂之謀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德未能純皆有爭奪之驗故曰有暴亂之謀也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愽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以備具而不責備於人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圭曰章夏后氏之珍玉也考瑕釁也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纇磐若絲之結纇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志

神六　四

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俎調五味以干湯卒爲賢相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卒爲文王佐翼武王伐紂也甯戚之商歌甯戚衛人也商旅於齊宿郭門外疾世商歌以干桓公夜出迎客聞之舉以爲大田其歌曲在道應說也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爲不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信知夫發于鼎俎之間伊尹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謂太公呂尚也解于累紲之中累紲所以束縛人謂管中興于牛頷之下興起也謂百里奚也頭賣今索之合

洗之以湯沐祓之以爟火立之于本朝之上
倚之于三公之位爟爟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正令火所以祓除祥也立置也本朝國朝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
諸侯符勢有以內合內合於君故未有功而知其
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

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
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爲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於朝肆之列草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何言求賢何則
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
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眾人之

所眩耀〔牀似象也嫌疑謂白骨之肖象牙也碧盧似玉蛇牀似蘪蕪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像有知非真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似於仁非真仁也〕戇者類勇而非勇〔戇者不知畏危難有似於勇非真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槀本也蛇牀之與蘪蕪也此皆相似〔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故劒工或劒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碔砆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

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薛齊邑也燭庸史氏子通利劍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如甘苦知矣史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也合一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中不盜刀鉤廩丘齊邑今屬濟陰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入刀鉤也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成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曰不利於封侯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

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
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
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
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
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
神六　大
以財貨以論其人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
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趙襄子行之是善
罰者刑省而姦禁齊成王行之是也善予者用約而
爲德秦穆公行之是善取者入多而無怨齊桓公行之也趙
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

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尅趙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故曰高赫無大功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廪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

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人酒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倍秦納己之賂秦興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

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牽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得者也

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

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
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兩]訟而不
勝者出一束箭[不勝猶不直也箭十二爲束也]百姓皆說乃
矯箭爲矢[治箭之笄好者也]鑄金而爲刃[刃五刃也刀劍矛戟矢也]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
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
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
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賞當賞不虛費]
濫[刑當刑不傷善濫讀收斂之斂也]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
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諂人孔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刑不濫也]

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止也傳曰鄭駟遄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制刑書之於竹鄭國用不以人廢言也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為善靜身無欲信仁而已慎其天性故易為不善貪欲無厭毀人自成戾其天性欲難也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無所誘或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之性也姦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壯籥也金印封亦所以為信也固閉藏也篡弒下謀上也矯擅作

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令本所受天之善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令
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
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
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
所司也夫法令者罔其姦邪勤率隨其蹤跡

勤者問吏率大任也無愚夫惷婦皆知爲姦之無脫也
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
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蒙冒然而立秋之後
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
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

令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成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或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勒主問吏故猶意也而汝也對曰吾不見人

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庶無欲也

今夫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

之富不足以爲樂矣（諭若桀與紂無道術度量不得爲匹夫何尊樂之有乎）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不以爵祿累其身也）荆佽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恠物不能驚也（勇而不惑）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

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揜奪）又況無天地之恠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鷇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恠

也水生蠬蜄山生金玉人弗恠也老槐生火
久血爲燐人弗恠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燐遥望烱烱若燃火
也山出嘄陽嘄陽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色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水
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曰龍罔象也木生畢方木之精也狀如鳥青
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也井生墳羊土之精也魯季子穿井獲土缶其中有羊
也人恠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恠物
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
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
可布於海内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
機祥而爲之立禁機祥吉凶禁戒總形推類而爲之

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爲上牲（大高祖一曰上帝）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軵其肘（軵擠也讀近茸急察言之）枕戶橉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

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緣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屬也故曰貴賈之物）而可傳於後世

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讋之資用也讋忌恐相戲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鬭而以小事自内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枕戶檻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孔竅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揜者也離者必病離遭故託鬼神以伸誡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

官府者也故以機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
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敎所由來者遠矣
而愚者以爲機祥而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
能通其志令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臼杵者
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
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
山（崇終也日旦至食時爲終朝也）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
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
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

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故炎帝於火死而爲竈炎帝神農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於竈神禹勞天下死爲社勞力謂天下治水之功也託祀於后土之神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稷周弃也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古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窫窳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於宗布祭田爲宗布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

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所以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君公之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勑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為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

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爲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鴟目大而睡不若鼠蚈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劒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

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
所在而衆仰之夫蟄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
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禀道合至和則禽獸
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一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一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詮言訓 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徵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 太一元神總萬物者 同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 謂及已之性宗同於洞同 故動而爲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爲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 不物之物恍惚虛无 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 物物者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也 稽古

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以名尸（尸主）不為謀府不為事任不為智主藏无形行無迹遊無朕（朕兆）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為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

人擀明於不刑藏迹於無爲王子慶忌死於劒王子慶忌者吳王僚之弟子闔閭弑僚慶忌勇健亡在鄭闔閭畏之使要離刺慶忌也羿死於桃棓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猶是巳來鬼畏桃也子路葅於衛蘇秦死於口蘇秦好說爲齊所殺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蝯貁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人性之無以爲者不務也通命之

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

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

於外弗假於人反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强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德無所立位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度水而無游數雖强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

本在於去載去浮華載於亡者也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閑而外廣成子黃帝時人也多知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

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己力一也己以強加之則戰格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便用之勁䩨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泰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四世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無

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猒文搔法猒持也搔勞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皐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已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船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歙之持舟檝者爲近岸爲歙遠岸爲張也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嚮不怒

而今怒嚮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己以遊於世
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
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
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
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

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
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
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
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
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

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攘也（攘卻）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矜自伐其功也）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已也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海内從化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

忌脩已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治不亂之道尚未牢固也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動有為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難險不可行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秦穆公勝西戎為晉所敗於殽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栢莒楚昭王服諸夏而吳敗之栢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人雖東

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脩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内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衆人之所觀也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己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

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有智若無

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爲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僞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章明也息止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聖名

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爲善善欲爲善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欲見譽於爲善立名於爲質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治不脩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爲

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更責（更償）事之敗也不足以弊身故重爲善若重爲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提籌）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

爲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舉說己之疵則怨之鑑見其醜則善鑑鑑鏡也鏡見人之好醜以爲善鏡也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人接物而不與己若鏡人形而不有好憎也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公孫龍以白馬非馬氷不寒炭不熱故曰貿也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教鄭人以訟訟不俱回子產誅之也蘇秦善說而亡蘇秦死於齊也國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鬬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言知巧之所施始之於陽善終於陰惡也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

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賢聖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未而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

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知能所求而成也君子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贍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

二争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跡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内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皆叛也）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内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斆死而民弗離則爲民者不伐

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民凡所道行者同道而法度有所共守也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無爲矣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既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

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而辭助（自負自恃辭助不受傍人之助）一人之力以圍強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爲讎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

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聖人勝心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而以百姓爲心也衆人勝欲心欲之而能勝止也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值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

道視而不便於性三宮交爭三宮三關謂食視聽以義
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
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
快也飢而大飱非不贍也然而弗爲者害於
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

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
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内
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
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
蠅蚋弗敢入函牛受一牛之鼎也崑山之玉瑱崑山崑崙也瑱

式也而塵垢弗能污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脩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所求至也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鈴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形形而言之筮見也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

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不可強取）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言己不能使適國遇而無智也）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使人之智不能於己）未有使人無力者也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桀紂而起）事所與眾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

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失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

忘爲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爲質不修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鵠應一舉千里則形如塵芳以其翮美也）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

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行道之人指以爲期趨至直已而足物已已山也言山指自生萬物以足百姓不爲百姓故生之不爲贛用之者爾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得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喜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理事理情欲也勝理去之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

爲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焉可以託天下也言不貪天下之利故可以天下託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

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已之所生乃反愁人禍福皆生於己非旁人也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時無所監所監者非玄德故爲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

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短奇長也服之不中身之災也無瑰異之行服不視其所服衆不觀視也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不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爲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情無符檢非所樂也行所不得

已之事揖讓者不得已而爲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焉哉豈故者遭時宜爲而制禮非故爲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爲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爲麗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中無根心強爲悲麗善博者不欲牟博其棊不傷爲謀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得其適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欲勝也馳者不貪最先馳競驅也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貴

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
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
鑽之不通(雖有智慧鑽之彌牢無術不能達也)有百技而無一
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
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撣五絃之
琴(古琴五絃至周有七律增爲七絃也)而歌南風之詩(南風愷樂之風)
以治天下周公散臑不收於前(臑前有之美也)鍾鼓
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晦一
守(百晦之田一夫一婦守也)不遑啓處(遑暇啓開)無所移之也
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

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爲也弗能虧（尸不能治狗事不虧也）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敎也弗能無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爲祝無害於爲尸（無害者可以爲尸也）不能御者不以爲僕無害於爲佐（佐君位也）

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爲制有爲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弁民之諐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

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兩人相鬬一羸在側（羸劣人也）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鬬者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鬬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庶遇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滑則詘有福則羸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有謂古禮執羔麛鹿取其跪乳羣而不黨）止成

文(文謂威儀文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蓌菜成行(蓌菜小皆有行列也)瓶甌有堤(堤瓶甌下安也)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饋進食也)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内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衽桑弱也)菰飯犓牛弗能甘也(菰凋胡也)琴瑟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

是觀之性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而不免爲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憫憂有所在也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放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度而無溉於志度隱也溉灌也已自隱藏不以他欲灌其志也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方道也庶幾鄉

於道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令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爵所以飲爭滿不滿之間反生鬬鬩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而以之正小人失其正則入於僻樂之失[illegible]鄉飲酒之樂歌鹿鳴鹿鳴之作君有酒肴不召其臣臣怨而剌上者非也禮之失責禮無往不復有施於人則責之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

徵音之中有羽聲而以徵音名之者羽音徵以著言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亡一名謂仁義智勇兼以聖人之言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言陽氣自大寒日月長溫以致大熱與大寒相遠也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雚蕈席之先所從生出於雚與蕈葦也樽之上玄樽樽酒器所尊者玄水俎之先生魚祭俎上肴以生魚也豆之先泰羹木豆謂之豆所盈大羹不調五味

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貴之所祭宗廟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言人質不可變於火聖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失時失其時非失其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時以與人直己而待命之

去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
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天下遠不曰
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
賤故名不動志不以名移志也樂道而忘貧故利不
動心名利充天下足以概志故兼而能樂靜
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
至於荒芒爾遠矣身以上從已生以前至於荒芒荒芒上古時也故遠
矣自死而天地無窮爾滔矣從已身死之後至天地無窮滔
也曼長以數雜之壽雜匝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匝憂天下
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

龜吐故內新故壽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浮游渠略也生三日死也以
浮游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
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也可與言道矣
君子爲善不能使富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
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
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極中而
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
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
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卒葬其骸於曠野
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廟之中謂之明堂也神貴

於形也以人神在堂而形骸在野故神制則形從神制謂情也情欲使不作也而形體從心以合形勝則神窮形勝謂人體躁動勝其精神神窮而去也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聰明雖用於內以守明神安而身全謂之太沖沖調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一

淮南鴻烈解 卷之二十二

太尉祭酒臣許愼記上

兵略訓

兵防也防亂之萌皆在略謀解喻至論用師之意也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略獲得也將以存亡繼絶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蹏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

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爲甲爍鐵而爲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絶（中絶謂若殷王中相絶滅）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炎帝神農之末世也與黃帝戰於阪泉黃帝滅之）顓頊嘗與共工爭矣（共工與顓頊爭爲帝觸不周山）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涿鹿在上谷）堯戰於丹水之浦（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於丹水丹水在南陽）舜伐有苗（有苗三苗）啓攻有扈（禹之子啓伐有扈於甘甘在右扶風郡）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

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火災故黄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髪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爲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爲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

攘天下（攘亂）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内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秉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曷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猵獺（猵獺之類）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況治人乎故霸王

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無伐樹木毋抇墳墓毋爇五穀（爇燒）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

六畜乃發號施令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
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也民之所以
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
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
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
縣聽者侯以縣尅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
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孫寡恤其
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
淅米而儲之漸漬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
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爲

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壍傳堞而守（傳守也堞城上女牆）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夫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

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无形象地出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言萬物可朕也所以而道不可朕也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

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慴㥞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呌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獲五度獲誤也五度五行也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脩葉貫萬物百

旗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偪（偪迫）
處大而不窕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
振毫之末（或曰宇中四宇也六合六合內）莫不順比道之浸
洽滒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
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格射之椹質也的射准也）驥一節

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
也（鼓之日謂陳兵擊鼓闘之日）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
兵車不發軔（軔車不支）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
解卷（卷束也）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
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

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爲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爲嚮因民而慮天下爲鬭獵者逐禽車馳人趍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爲斥闉要遮者斥候也闉塞也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捽招杼船捷疾取也若左右手不以相得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爲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爲用猶子之爲父弟之爲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也

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巳用也用其自爲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爲巳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爲大詆要事也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

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錞相望錞錞于太鍾也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

明奇政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抱綰而鼓之（綰貫抱係於臂以擊鼓也）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殷衆軫乘輪多盛貌）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賌之數（奇賌陰陽奇秘之要非常之術）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

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
謹論除爲賢除吏謹愼也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
五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軍尉所以尉鎭衆也前後
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斥度候
視此候之官也軍候候望者也隧路亟隧道也亟言台軍遂道疾
行輜治行輜道路輜重賦丈均賦治軍壘尺丈均平處軍輯井
竈通此司空之官也軍司空補空修繕者收藏於後遷
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輿衆也候領輿
衆在軍之後者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
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

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

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卷歷取也沅湘二水名北繞潁泗潁泗二水名也西包巴蜀東裹郯淮巴蜀郯淮地名潁汝以為洫洫溝江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鄧林沔水上險緜之以方城緜落也方城楚北塞也在南陽葉也山高尋雲谿肆無景肆極也極溪之深不見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為甲冑脩鎩短鏦鏦小矛也齊為前行積弩陪後積弩連弩錯車衛旁疾如錐矢錐金鏃箭羽之矢也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垂一沙地名眾破於栢舉楚國之強大地計眾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嘗於齊也背社稷之守而

委身強秦懷王入秦秦留之藍田也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二世秦始皇少子胡亥也勢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檝所通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飢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阿房地名秦所築也發閭左之戍秦皆發閭左民未及發而秦亡也收太半之賦貲民之三而稅二百姓之隨遠肆刑挽輅首路死者隨遠應召也肆刑極刑輅輓輦橫木也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憀憀賴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陳勝字涉

汝陰人也大澤沛蘄縣袒右脫右臂衣也稱爲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衡也伐棘棗而爲矜棘棗酸棗也矜矛柄同周錐鑿而爲刃周内也撚矜以内鑽鑿也剡摲筡奮儋钁摲剡銳也钁斫也以當脩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麋沸螘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太歲在寅至氾而水氾地名也水有大雨水也至共頭而墜共頭山名在河内共山墜隕也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時有彗星柄在東方可以掃西人也當戰之

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傳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鬬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

脩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德先勝之而後乃戰湯武是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眾者寡力敵則智者勝愚者伴則有數者禽無數伴等凡用兵者必

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世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

遊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形見者人爲之功衆見者人爲之伏器見者人爲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燿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埑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龍魚也飛之疾者也）當以生繫死以盛乗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

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閒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圉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用疾雷之聲不暇復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鏜之與鞈鞈鼓鞞聲眯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

薄之若風炎之若火陵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爲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阤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淩人者勝待人者敗爲人杓者死杓所擊也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

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故良

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蚈之足研馬蠸也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刑不戰守

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蟠晃屈也却笠居却偃覆也笠登羊腸道羊腸一屈一伸發笱門發笱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暍推其搶搶擠其揭揭擠排也搶搶欲仆也揭揭欲拔也此謂因勢善用閒諜人軍之反間也

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木盛曰蔚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撚撚蹂蹈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尃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敵之城中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爲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

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無且則淩天振地抗秦
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
校兵敵家之兵不來相交復也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
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為而應變雖未能
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
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
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為因
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
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
盡其節而朴之敵若反靜為之出奇彼不吾

應獨盡其調（言我盡之調以待敵也）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彼謂敵持持後節敵在後使先已）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右陂西也）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銷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

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放寄）蟠乎黃盧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冦下擊填填之旗（填填旗 立牢端）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

之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罘飛鳥不動不絓網羅魚鼈不動不擐脣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

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發如風雨所淩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圉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挃（挃擣也）萬人之更進（更代也）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

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楚之高臺）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柰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

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之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士不同力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

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爲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爲麋鹿者則可以罝罘設也麋鹿有兵而不能以闘無術之軍也爲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鼈之兵散而不集爲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鴻鵠之兵高而無被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深哉眀眀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

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九旋九迴之淵至深者也）雖有明目孰能窺其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

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選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刃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招搖斗杓也刑十二辰也德十日也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栝淇衞箘簵栝前括也淇衞箘簵箭之所出也載以銀錫載飾也飾箭以銀雖有薄縞之幨縞細繒也腐荷之矰荷蓮華也矰猶矢也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

上高丘虛舉不駕也風疾飛之下大遞復上高丘也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負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誂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誂卒也雖卒然合與天下爭人誰敢在其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角亢爲青龍參井爲白虎星張爲朱鳥斗牛爲玄武用兵者右參井左角亢背斗牛鄉星張此順北斗之銓衡也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

谿谷為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
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為儀表者因也然而
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
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氷
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
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音主
水不與於五味而為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
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
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
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

淊如春曟曟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典常凝正也常正於冬也）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掩覆也覆其節制斷割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摯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

強爲之以歙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
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
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
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爲備所
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
謂至神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
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
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
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
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

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爲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爲之

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鬬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吳王闔閭之將軍也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

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而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

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鍾竽歌六博（敦者投致也）高壹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凡此三事者人所從蹊隧）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負程）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

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
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
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
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
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嚂於辯不
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
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詮言必合數動必順
時解必中揍（揍 理）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
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彍弩勢如發矢
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

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闇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已而後求諸人先爲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已於人求勝於敵已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令使陶人化而爲埴則不能成盆盎（陶人化爲埴陶人復變爲埴土不能化埴土也）工女化而爲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爲奇兩爵相與鬭未有死者也鷤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有出於人）治爲亂奇飽爲飢奇佚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

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殺〈五行〉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爲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摮巨旗〈摮卷取也〉止鳴鼓而

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
方如繩出入解贖不相越淩翼輕邊利翼軍之翼
之邊而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脩
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
候星龜策機祥此善為天道者也設規慮施

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
也曳梢肆柴揚塵起竭梢小柴也竭埃所以營其目
者此善為詐祥者也錞鉞牢重固植而難恐
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為充榦者也
充盈榦強對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

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
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爲地形者也因其飢渴
凍暍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
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平地也）
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引弩故以弓便）隘則用弩
（隘可以手弩以爲躁）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
善爲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
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
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
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明者先

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者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積怨不服之也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鬬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壯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晉公謂平侯也擒晉服晉此

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憢悍遂過憢勇急也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令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

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趍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鬋鬋爪送終之禮去手足爪設明衣也明衣喪衣也在於闇実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

（門也將軍之出以喪禮處之以其必死也）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鬭氣厲青雲疾如馳鶩是故兵未

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於軍中（言有罪而誅）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

君曰赦之退齊服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乃反舍故也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内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二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三

神九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三

太尉祭酒　臣　許慎　記　上

說山訓

山爲道本仁者所處說道之旨委積若山故曰說山因以題篇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魄人陰神也魂人陽神也陰道祖於陽故魄問魂道以何等形體也曰以無有爲體道無形以無有爲體也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言無有形狀何以可得而知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言遇遭遇知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似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

得猶知也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揚猶稱也揚或作象也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爲者魄謂魂曰子尚無形何故有言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魄言將反於無有魄反顧魂忽然不見不見魂也反而自存亦

以淪於無形矣魄反而自存亦以入於無形之中矣形或作有也人不小學不大迷小學不博不能通道故大迷也不小慧不大愚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沫雨雨潦上覆瓮也澄止水也蕩動也沫雨或作流潦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詹公詹何也古得道

善釣者有精之術故得千歲之鯉也
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爲之止也
曾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援柩車而輓者感之爲之止輴棺下輪者輴讀若牛行輴輴之輴也
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
申喜楚人也少亡其母聞乞人行歌聲感而出視之則其母故曰精之至
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
瓠巴楚人也善鼓瑟淫魚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似萬獄魚而魚無鱗出江中也
百牙鼓琴駟馬仰秣
仰秣仰頭欠吐謂馬笑也
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
介子介推也從晉文公重耳出奔翟遭難絶粮介子推割肌啗之公子復國賞從亡者子推獨不伍故歌曰有龍矯矯而失其所有蛇從之而唉其口龍既升雲蛇獨泥處龍以喻文公也蛇以自喻也於是文公覺悟求介子推不得而號泣之
故玉在

山而草木潤 玉陽中之陰也故能潤澤草木 淵生珠而岸不枯 珠陰中之陽也有光明故岸不枯也 螾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 螾一名蜷端也 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晞乾也堁土塵也楚人謂之堁堁也一情專也 清之為明杯水見牟子濁之為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

聾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 道貴無為故治也有為則傷道不貴有為也故治有為者傷猶病也 無為而治者載無也 言無為而能致治者常載行其無為 為者不能有也 為者有為也有謂好憎情欲不能恬澹靜漠故曰不能無為 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 不能行清靜無為者不能大有所致其治立其功也故曰不能有為也 人無言而神

無言者道不言也道能化故神也有言者則傷道不貴言故言有傷無言而神者載無道貴無言能致於神載行也常行其無言也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道賤有言而多反有言故自傷其神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無用者謂鼻耳中空處也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其所無用爲用也以爲不信視籟與竽籟三孔籥也以其管孔空處以成音也故曰視籟與竽也念慮者不得卧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又曰展轉伏枕寤寐永歎止念慮則有爲其所止矣止猶去也強自抑去念慮非眞眞無念慮則與物所止矣兩者俱亡則至德純矣兩者念慮與強一不念慮也忘二者則神内守故至德純一也聖人終身言

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非其言非其所常言也用所以言者用當所治之言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善之者善其音之清和也不善之者其詩故曰非其詩也鸜鵒能言而不可使長鸜鵒鳥名出於蜀郡赤喙者是其色縹緑能効人言長主也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得其言者知効人言也不知所以長言教令之言故曰不得其所以言也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隨人故迹不能創基造制自為新迹如鸜鵒知効人言不能自為長主之言也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神龜而未獲也漁者豫且捕魚得龜以獻元王元王刳以卜故曰

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也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闚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此四術者皆謹敬加教順其道故可以相教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不易儀儀射法也言不曉射故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言其守故不知變也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月十五日與日相望東西中繩則月食故奪月光也差則虧至晦則盡故曰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星陰也不能奪日之光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

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鮫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爲刀劒之口是也一說魚二千斤爲鮫）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上大也）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入漆中則敗漆入膠亦敗以多少推之故曰相憎也）而莫相愛於冰炭（冰得炭則解歸水復其性炭得冰則保其炭故曰相愛）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壞反本還爲土故曰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泮釋反水也宗本也）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容形）去之千里不

見埵堁遠之故也〔埵堁猶席翳也埵讀似望作江淮間人言能得耳〕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爲內者大不可以爲外矣〔小不可爲內復小於秋毫之末謂無有也無有無形者至大不可爲外也〕蘭生幽宮不爲莫服而不芳〔性香〕舟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浮〔性浮〕君子行義不爲莫知而止休〔性作義也〕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舒緩也揚抑也〕渙乎其有似也〔似君子也渙讀入謂貴家爲腰主之腰也〕無內無外不匿瑕穢〔無內無外表裏通也匿藏也〕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

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服佩也君子佩而象之無有情欲能順善以安其身也侯王寶之爲天下正寶重也侯王重其天性若凡民之重珠玉故以爲天下正無所阿私也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殺齊簡公使勇士十六人脅其大夫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從故曰劫之也子罕之辭其所不欲不欲王之寶也而得其所欲所欲不貪爲寶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倒杖策傷其順血流及屨而不覺言精有所在也衛姬之請罪於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也桓公有伐衛之志衛姬望見桓公色而知之故請公殺贖衛之罪也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道勝無情欲故肥也魏文侯見之反披裘而負芻也知其皮盡則毛無所傳也兒

說之爲宋王解閉結也結不可解者而能解之解之以不解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微眇爲見始知終也人有嫁其子而敎之曰爾行矣愼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爲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器猶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拘囹圄者以日爲脩當死市者以日爲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中心故以不平爲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以女爲妨夫後人不敢娶故難復嫁處也一說女以天下人皆消不肯復嫁之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

坐沮舍壞也倚墻之傍不可以立爲跬墜也執獄牢者無病執主也厲鬼畏之故不病罪當死者肥澤計決心之無外思一説治當死者罪已定無憂故肥澤也刑者多壽心無累也刑者宮之也心無情欲之累精神不耗故多壽也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治正性神內守故無病也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

故無患也治也夫至巧不用劒巧在心手故不用劒善閉者不用關楗善閉其心閉其心故不關楗也淳于髠之告失火者此其類淳于髠齊人也告其隣突將失火使曲突徙薪隣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爲功救火者焦頭爛額爲上客刺不備豫喻凡人不知豫閉其情欲而思得人救其禍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

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介掇之見青葱則拔之（言無所舍也君子行善亦如之）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陰陽相干二氣也）人二氣則成病（邪氣干正義故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陰不能陽陽不能陰冬自爲冬夏自爲夏也）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言不能相兼也）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故曰不善）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所釣者魚也於魚不善也）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充大）遠之則磬音章（磬石也音清明物遠聞而章著）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如近者今曰稻生於水

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湍急水也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根無所植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不行猶能使也不能使隨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爲器也揲挻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愈益也疾速也揲讀揲脉之揲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蠃蠬應於下同氣相動動感不可以爲遠月盛則蠃蠬內減故曰蠃蠬應於下月陰精也蠃蠬亦陰也故曰同氣也雖能相感故曰不可爲遠執彈而招鳥揮梲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

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召猶致也）剝牛皮鞹以為鼓正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澤（言物貴於生也）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為見識者一說白凶服故不敢騎也傳曰晉襄公與姜戎子墨衰敗秦師於郩言其變凶服也故不敢騎白馬也）亡者不敢夜揭炬（為人見之）保者不敢畜噬狗（保城郭居也保饒人也不敢畜噬人狗也）雞之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鶴夜半而

（鳴也以無知謀不能免於鼎俎以喻將軍當兼五材不可以無權譎）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采（言人畏也）為儒而踞里閭（儒尚禮義踞里閭非也）為墨而朝吹竽（墨道尚儉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

夫闇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心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也而自損則求醜有美名矣故老子曰致數輿無輿也）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

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玄天也天無所求也人能無所求故以之同也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為抗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故自沉於淵抗高也弦髙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為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弦髙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而却之故曰誕而存鄭誕非正也故曰不可以為常也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百舌鳥名也能易其舌効百鳥之聲故曰百舌也以喻人雖事多言無益於事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言其不鳴故不脂之喻無聲也一說不脂之戶難開閉亦喻人少言語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識書著之詳善也多耳目人以為妖災也喻人有多言而少誠實比之於不詳也百人抗浮不若

一人挈而趨抗舉也浮郛也百人共舉物固不如一人持之走便也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轅三人兩轅六人故謂二六一說十二人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同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是謂同故不以相治異謂濟君之可替君之否引之當道是謂異也故可以成事也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茯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一名女蘿也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俠輕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

聲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
此六術者皆善之而未純無所適名故曰一槩而未得主名被甲者非爲
十步之内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
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爲道里
言相遠也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爲之殘楚王莊王猨也猨捷
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
神九
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
八
殫盡故澤失火而林憂憂見及也上求材臣殘木上
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
言若綸綸大繳也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
下有九殺衰殺皆喻也傳曰上有一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大夫

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自爲越所殺也萇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士爲周所殺也知遠而不知近遠謂強越存周也近謂其身也畏馬之辟也不敢騎辟旁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虛空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任保范氏之敗有竊其鍾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范會之玄孫范鞅獻子之子昭子也敗者趙簡子伐之故人竊其鍾也一曰知伯滅范氏也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揜其耳悖矣悖惑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

能脩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仁義小道德大也在道德包裹猶升在斛之中夜在歲之內也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蔂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幕有也上曰幕旁曰帷縷非針無以通故宜先也蔂土籠也始一蕢以上於城故曰事之成敗必由小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猶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審知水濁而魚噞魚短氣黃噞出口於水上形勞則神亂形亂神不治也故國有賢君折衝萬

里衝兵車所以衝突敵城也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於遠敵之衝車於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魏文侯禮下段干木而秦兵不敢至此之謂也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媒入以禮爲室家也 因人而交不因而親以德親也行合趨同千里相從雖遠必至趣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詩所謂室邇人遠故曰對門不通也海水雖大

不受齒芥日月不應非其氣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氣相應也非此不得故曰不應非其氣也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倕之手而愛己之指倕讀詩惴惴其慄之惴也倕堯之巧工也雖倕巧人不能以倕巧故愛其手也倕手無益於己故自愛其指也謂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江漢雖有美珠不爲己用故不愛也鉤鉤也可以得

魚故愛之也以束薪爲鬼以火煙爲氣以束薪爲鬼揭而走夜行見束薪以爲鬼故去而走以火煙爲氣殺豚烹狗以火煙爲吉凶之氣殺牲以攘之惑也先事如此不如其後此先事之人也如此不如徐徐出其後者也巧者善度知者善豫豫備也羿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劒鋒不給搏桃部地名羿夏之諸侯有窮君也爲弟子逢蒙所殺不及攝已而射也搏捷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要離爲闔門刺之故死劒不及設其捷疾之力滅非者戸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止言嘗以喋止事當以卜令以言止言以事止事猶揚堁止塵塵愈起抱薪救火火愈熾也

流言雪汙譬猶以涅拭素也〔流放也雪除也涅黑也素白也〕

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

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稅僵仆也猶失於三百步不能穿魯縞言力竭勢盡也〕大家攻小家則爲暴大國并小國則爲賢〔夏世不能尚德苟任勞力而以辟土折境并兼人國爲賢也〕

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也〕

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恠也〔籠土籠也〕以潔白爲汙辱譬猶沐浴而抒溷

薰燧而負彘〔燒薰自香楚人謂之薰燧也〕治疽不擇善惡

醜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齲桀跖之徒君子不與（舉事所施如是者則桀跖之徒也君子不與也）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鏌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貴也）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飢無一旬餓（飢食不足餓困乏也）萬人之蹪愈於一人之隧（楚人謂躓爲蹪愈勝也隧陷也）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旦不中員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毋也（謫責怒也稱譽人力儉呈作不

申科員而責怒也君子視之乃自呈作其毋
以爲力拔以此譽人孰如毀之故諺曰問誰
毀之小人譽
之此之謂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爲損損毀東家
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
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爲社
社讀雖家謂公
爲阿社
之社也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

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言有事務
不暇學如
此曹之人雖閑暇
無務亦不能學也見窾木浮而知爲舟見飛
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
窾究讀
曰科也以非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倮走
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

踞而誦詩書劄而舍之鎮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鶱截玉（鶱馬尾也）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俞昨也（賢俞猶勝玄文言令歲勝於昔歲令日勝於昨日喻聖人自脩進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礛諸而成器（礛諸攻玉之石言物有待賤而貴者也礛廉或直言藍也）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言其賤也）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愽（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謂四

極之內天地之間故天下莫不借明於日月之前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已說在地形也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者一同也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猶言了了也迷之背而不得不知凡要背而不得更復或故曰不知凡要也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初未有天地生天地兩之故無形生有形也

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此其至未能有所霑止者
所至故能有濡也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
雖止能止衆止止喻矢止乃能穿物一曰止巳情欲乃能止歸衆物令不
得巳乎因高而爲臺就下而爲池各就其勢不
敢更爲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
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求猶得待芻狗之靈而待福也
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得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一
說土龍待請雨之祈得食酒肉者也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
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脩而遊不用之
鄉譬若樹荷山上荷水菜芙渠其莖曰茄其本曰蔤其根曰藕其華曰

芙蓉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蓮之茂者花茄之中心曰薏幽州總謂之光荷讀如燕人強秦言胡同也而畜火井中操鈎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方出蹠至桴筏一曰瓠言非其所宜也欲無窮不可得也無求之處也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使養由其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白其楚王之臣養姓調張矯直擁抱號呼幽通賦曰養流睇而蝯號是也有先中中者也有先未中必中之徵精相動也咼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爲怨時與不時不時謂夜咼古和字晝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

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生氣者人形之君規畫人形無有生氣故曰君形亡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多不可計而衆稱義焉夫唯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闚處使然也射者使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立然後中恭然後得故曰事使然也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魯大夫季桓子斯一曰康子肥脅定公而專其政傳曰祿之去公室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爲而後與之入政曰

與枉與直如何而不得與直與枉勿與遂往直順其謙而從勿遂大與同小此所謂同污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爲邪者必相明正欲爲曲者必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

此以善託其醜託寄若麗姬欲殺太子申笁先稱之於獻公然後得行其害此類也其衆議成林無翼而飛衆人皆議平地生林無翼之禽能飛凡人信之以爲實然也三人成市虎三人從市中來皆言市中有虎市非虎處而人信以爲有虎故曰三人成市虎一里撓椎撓弱一人之人皆有能屈推著人則信之也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

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患水居之蟲不
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小變易水易草草食故食草水居故
水中故曰不疾失其常也
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
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尾生魯人與婦人私期橋梁之下故尊其擔水
至不去沒溺而死故曰信之非也
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
者禮庶子喪出母脊孔氏子上名白仲尼曾孫孔伋之子後出子白之母卒於外記曰
子上之母死不喪門入問諸子思曰子先君
其喪出母乎只然子不使白何也曰昔者先
君無所失道隆從而隆道汙從而汙伋則安
能反乎是不為伋妻是不為白也母孔氏之
不喪出母自子思始
故曰孔氏之夫也
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
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

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見象箸知當復作玉杯有玉杯必有熊蹯豹胎以極靡侈故箕子爲之驚號啼也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惡其象人而用之知後世必用殉故孔子爲之長嘆也故聖人見霜而知冰見微霜降大寒至必堅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道能均化無不稟受故聖人畜養以待時時至而應若武王伐紂矣馭屯犂牛既科以犕決鼻而覊馭屯醜牛貌犂

牛不純色揣無角犝無尾決鼻羈頭而牽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沉諸河犧者牲尸祭神之主祝祈福祥之辭祀河曰沉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体是論語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當當謂明天時地利知人之言可以不戰屈人之兵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由用適宜適也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狢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言著高山我仰而止之人有大行我則而行之故曰鄉者其人也見彈而求鴞炙彈可以彈鴞鳥而我因其

求炙也見卯而求晨夜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見其卯因望其夜鳴故曰求晨夜見麿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麿麻之有實者可以爲布因求其成故曰雖其理哉亦不病暮言其早也麿讀傳曰有蜚不爲災之蜚象解其身不憎人之利也利猶取也死而弃其招蕢不怨人取之招蕢死者浴牀上稱栖然亦憎玄文耳蕢讀功績之績也

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所不利若子罕不利玉人之寶利若玉人自得玉以爲寶故曰可也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異以不溺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

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

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

徐國今下邳徐僮是偃謚居衰亂之世脩行仁義爲楚文王所滅滅者多以不義故曰亡國不必仁義

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

比干以忠諫紂而誅之世見諫者多以不忠故曰被誅者非必忠

故寒顫懼者亦顫此同名而異實

同名於顫異者寒與懼顫讀天寒凍顫之顫字亦自如此

明月之珠出於蠬蜃周之簡圭生於垢石

珠有夜光明月生於蠬中簡圭大圭美玉出於石中故曰生垢石

大蔡神龜出於溝壑

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爲大蔡臧文仲所居蔡是

萬乘之主冠錙錘之冠履百金之車

六銖曰錙八兩曰錘

言賈直少物有賤而在上
有貴而在下車或作屨也牛皮爲賤正三軍
之衆鼓聲氣故可以齊三軍之衆也欲學謳者必先徵羽
樂風徵南方火羽北方水五音正樂正失理情性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樂風者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與之風也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
阿采菱陽阿采菱樂曲之和聲有陽阿古之名非善和也此皆學其

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
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
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燿明芳香
明火香餌則蟬魚至以言治國明其德美其政天下之人如蟬魚歸明火香餌也欲
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

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繳大綸矰短矢繳所以繫者繳射射注飛鳥詩云弋鳧與鴈也好魚者先具罟與罛罛細網傳曰數罟不入於洿池罛大網詩云施罟濊濊鱣鮪發發是也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言未見君無道而能得民心也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稅其轙轙所以納衡也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烹羹不鹽不成羹故曰敗所爲禮記曰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知烹爲羹也桀有得事謂知作瓦以蓋屋遺後世也堯有遺道遺失謂不能放四凶用十六相是其一說不傳丹朱而禪舜天下有不慈之名故曰有遺道也嫫母有所美嫫母古之醜女而行貞正故曰有所美嫫讀模範之模西施有所

醜（西施古之好女也雖容儀光豔未必眞正故曰有所醜也）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有可隨猶嫫母有所美有可非猶西施有所醜）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玉釋舍）弊箄甑瓾在衻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瓾甑帶搏取瓾讀竈黿之黿也）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世不能賤者喻賢者在下位卑污之處世不能貴者喻小人在上位高顯之處）春貸秋賦民皆欣（春飢而予秋豐而收故民欣也）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爲別其時異也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喻爲政官六定）

物能文者居文官能武者居武官故曰縱之其利而已也貂裘而雜不若
狐裘而粹雜猶駮也粹猶純也故人莫惡於無常行無常行猶
論語人而無恒不可作為巫醫故曰惡矣有相馬而失馬者失猶不知
然良馬猶在相之中良馬有夭壽骨法非能相不知故曰在相之中
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
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
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郢楚都在今江陵北郢是也棟穩木材
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巨大
也長不足言其短蘧伯玉以德化伯玉衛大夫蘧瑗趙簡子將伐衛使
史黙往視之曰蘧伯玉為政未可以加兵故曰德化也公孫鞅以刑罪

所極一也（公孫鞅衛公子叔座之子自魏奔秦相孝公制相坐法故曰以刑罪秦封爲商君因曰商鞅商在京兆東南後以德化鞅以刑故曰所極一也）病者寢席（寢臥席蓐）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醫師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石針所砭彈人雍座出其惡血糈采所以享神藉菅茅皆所以療病求福祚故曰救鈞）狸頭愈鼠雞頭已瘻（鼠齧人創狸愈之瘻頸腫疾雞頭水中芡幽州謂之鴈頭亦愈之也）䖟散積血斲木愈齲此類之推者也（推行也）膏之殺鼈鵲矢中蝟（中亦殺矣）爛灰生繩（爛腐）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乾燥）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

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蹠雞足蹠踰學取道衆多然後優）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尅（尅截）物固有以寇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遠猶多也）孕婦見兎而子缺脣見

麋而不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所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決傷）或斷臂而顧活（顧反）類不可必推厲利劒者必以柔砥（柔濡）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轂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

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氂截玉（言柔勝剛）媒但者非學謾他但成而生不信（但猶詐也）立僅者非學鬭爭僅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其侳廉（侳辱）積不可不愼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

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使止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不鳴也（不鳴乃無聲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有足曰鼎無足曰鑊）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燥故炭輕溼故炭重）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氷而知天下之寒以

近論遠論也知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戶不容故一
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益也足履地而為迹暴
行而為影此易而難屢履地迹自成行日中影自生是其易使迹
正影直是其難也莽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里史
傒臣惡人死叔敖自知當見用茲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後黴黑
咎犯辭歸晉文棄其卧席之下黴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因曰臣從君周旋臣之罪
多矣臣猶自知之況君乎請從此亡故曰辭歸故桑葉落而長年悲
也桑葉時既茹落長年懼命盡故感而悲也鼎錯日用而不足貴
錯小鼎雖日見用不能和五味故不足貴周鼎不變而不可賤周家
大鼎不日炊火以休味而能和味故曰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為

有用者不用謂鼎不爨爲用謂爲五味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流行傾邪也物之尤必有所感尤過輕重則衡低卬故曰必有所感感動也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衡行物物所不用然用之乃知物之輕重故曰不以用爲大用也先倮而浴則可以浴而倮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禮食祭必示有所先饗猶食也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爲不敬故曰不可也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皆所不宜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陽陵國侯溺死其神能爲六波爲人作害因號陽侯之波舟人所不欲言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不仁或

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乃仁人也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毋德不報而身見殆殆危害也文王汚膺鮑申傴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王之子熊疵汚膺階肯鮑申楚相傴背僂成治言賢也

裨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裨諶鄭大夫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有辯子產載如野與議四國之事故曰成子產之事論語曰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朱儒門徑天高於脩人脩人曰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脩人美人寃難至躄者告盲者盲者

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瘖者語使躄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爲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郢楚都鬻賣也苦食養也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介甲龜鼈之屬動行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細腰蜂蜾蠃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而有毒故能螫讀解釋之釋也熊羆之動以攫搏攫撥熊羆多力故能撥攫有所搏也兕牛之動以觝觸兕獸名有角牛犁牛物莫措其所脩而用其短也措置治國者若鎒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

以利金金刀劍之屬也撤不正而可以正弓撤弓之掩狀讀曰檠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不正者撤正者弓也不利者砥利者金也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邀爲上齊讀蠭之蠭齊捷皆疾勝之同遲爲下所以貴鏌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劙靡勿釋牛車絕轔劙切楚人謂門切之轔車行其上則斷之孟子曰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轔讀近藺急吉言之乃得也爲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不擇於事曰勃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三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四

渡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四　　疲一

太尉祭酒臣許愼記上

說林訓 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皁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因以題篇也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劒遽契其舟桅契刻桅船弦板墮劒於中流刻下船弦言其於此下失劒桅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氾之氾也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止求劒於其所刻桅下故曰不知物類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隨一隅之迹刻桅之類或無有大於此也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

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靈是為帝着也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蛷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命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傳蜡蛷瘡則愈故蛷者貴之半璧曰璜璜以發衆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

泰一

地至深微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足以履者淺矣然待所不履而後行履履待所履而行者則不得行故曰待所不履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福狹知所知所不知以成明矣游者以足蹶以手抺不得其數愈蹶愈敗愈益敗猶没也及其能游者非手足

者矣不用手足而自游也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
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哀猶愛也毋貽盲
者鏡毋予躄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
賞遺章甫冠越人斷髮無用冠爲椎固百柄不能自椓目見
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喻人能有所爲而不能自爲也狗
彘不擇甂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偷取
也顧反肥則享之故近其死也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
能致七尺曰仞非聖德君不致故曰莫之能致也月照天下蝕於
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蛆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於
詹諸殆猶畏蝍蛆蟋蟀爾雅謂之蜻蛚之大腹也上蚍蛇蛇不敢動故曰殆於蝍蛆也烏

力勝日而服於雞禮能有脩短也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雞禮爾雅謂禆荳奏人謂之祀祝間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故曰能有脩短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矣生寄死歸殤子去所寄歸所卜故曰以爲壽彭祖蓋楚先壽四百歲不早歸故曰以爲夭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蓋謂是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仙者言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短綆不可

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任讀甚任之任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不怒乃是怒不爲乃是爲也視於無形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言皆易恤無聲故得有聞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鬭

慊快叫譟呼不斷不自斷削豆簠簋籩豆之器大勇人聞自最之不復鬪也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也以瓦鉒者全以金鉒者跋以玉鉒者發鉒讀象金之銅柱餘之鉒鉒者提馬騅家謂之投翮金者金步除跋者刺跋走發者疾迅發讀射百發之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所重謂金與玉掘律氣不安祥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見獸而已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蔽者見利之物不見其害也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筮不四十九策可以占吉凶可以問於數數欲卜筮者也舞

者擧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
出湯谷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
之頭（俛猶戾也）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
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御龍治鬼不益世用故以御馬治人爲急務矣）
解門以爲薪塞井以爲臼人
之從事或時相似（或有也相似似於愚）水火相憎鏏在
其間五味以和（鏏小鼎一曰鼎無耳爲鏏鏏讀曰慧鏏受水而火炊之故曰在其間）
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楚平王晉獻公是也）
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
殺頭而便冠（所以養喻讒賊害在養喻骨肉殺亦履之頭大冠小不相宜削）

殺其頭以便冠懸之殺頭或作顚昌羊去蚤虱而來蚙窮昌羊昌蒲蚙窮蝱蜓入耳之蟲也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不若其無爲牆屋之覆爲敗屋牆之壞更爲土歸於本故曰逾屋之覆璧瑗成器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礛讀一曰廉氏之廉鏌邪斷割砥礪之力力亦功互文也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烹猶殺藏猶殘喻不復用也蝱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

也荒大饑粟不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爲正匿猶逃也川竭而谷虛虛無水也丘夷而淵塞夷平塞滿脣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言非一朝一夕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絉冠則戴致之絉則蹍履之知己者不可誘以物物不能惑明於死生者不可卻以危危無能懼之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涉不能溺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況䟽遠乎䟽遠喻他人也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

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鄉仰誠實）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涔多雨也）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竭盡也）盖非橑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橑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躄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

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軵也幾易助也溼易雨也（幾近軵讀軵濟之軵近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發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動則得魚任者輦詩云我任我輦）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蛇牀臭麋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

醜於色醜猶怒曰愧也一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奮厲也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終日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眞也牛蹏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

久矣近敎倉者不爲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爲之多飲其滿腹而已敎倉古常滿倉在滎陽北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芳香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蟇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蟇羹言物不當爲用舌之與齒孰先隴也隴摩盡也鐏之與刃孰先弊也矜下銅鐏也鐏不朽而刃先弊鐏讀頓首之頓繩之與矢孰先直也矢箭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鱓與蠶畏蛇與蠋故曰異也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說在齊俗篇也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亡猶亂聾者不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

藝藝事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蟬匷車類使但吹竽讀如孔子射於矍相氏之矍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言鉏同也無其君形者也君官主也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爲謀謀或作豫也爲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尊重享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影曲也使響濁者聲也聲濁則響濁也情泄者中易測不閉其情欲發泄于外故其中心測度知也華不時者不可食也

華實若今八九月食晚瓜令人病瘧此之類故曰不食喻人多言不時適不可聽用也

蹏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蹏至極亦至玄文耳一同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佳美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調適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蔏苗類絮而不可爲絮蔏苗荻秀楚人謂之蔏蔏讀敵戰之敵幽冀謂之荻苕也蕡不類布而可以爲布蕡麻之有實者蕡讀左傳有蜚不爲災之蜚也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繩道亦直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

海內其所出故能大（雷雨出於海復隨溝溝還入故曰內其所出）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轉不止）羊肉不慕螘螘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畜水曰陂）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衰差也）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

貌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處而射之故能中事各有宜）治鼠

穴而壞里閭潰小皰而發痤疽皰面氣也痤疽癰也若珠之有纇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纇瑕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埵防者便也埵坊高處防隄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鼉勢不便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

湯放其主而有榮名湯契後十三世主癸之子履放其主謂伐紂爲民除害故有榮名也崔杼弒其君而被大謗崔杼齊大夫崔野之子弒君齊莊公也所以爲之則同其所以爲之則異所以爲則同湯殺君以利與民抒以利與身故曰異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爲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

老者慕之而自奮厲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為之作師故使小人之疇自矜大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章來使人射取之蝯狖之捷來作蝯狖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捷來使疾擊而取之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矣篙擿船以篙渡江篙沒因以江水為盡故曰惑也漁者走淵漁讀論語之語也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走讀奏記之奏豹裘而雜

不若狐裘之粹粹純白璧有考不得爲寶考釁汚也
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
病人巫能祝劾殺之憎神巫憎畏也盜賊之醜吠狗醜猶惡也無鄉
之社易爲黍肉無國之稷易爲求福無祀不禋於神
而卒祝之故易爲黍肉易爲求福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
於明也不可以瞥瞥之則見也瞽無目而耳不可目無所見
以察精於聰也不可以察察之則聞遺腹子不思其父
無貌於心也不知父貌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目初
不見像故曰無形於目也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
木蝮蛇皆有毒螫人不爲足爲足益甚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也馬不食脂

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馬不竊脂）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於大梁聞秦通治崤關知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引也發遣也）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不可再（道逃也獄常以權變發關塞野犴亡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常也）環可以喻貟不可以輪條可以為繶不必以紃（紃亦繶婉轉數也）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循繩而斵則不過懸衡而量不差（衡秤）植表而望則不惑

損年則嫌於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

若其當理道猶實當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

風雨奉之奉助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

之類有時而隧隧隤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當

凜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爲失適又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

暑而不暍者不亡適亡亦失之未嘗適亡適亡無言不凍亦暍何適之有也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

雀相賀厦屋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

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柳下惠曾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牡門

尸篇壯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蜕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推猶知也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破竹得水浸則死矣楊堁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翣翼豈若適衣而已哉堁土塵楚人謂之堁翣扇楚人謂之翣也槁竹有火弗鑽不爇土中有水弗掘無泉掘猶窮也蠬象之病人之寶也蠬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目疾故人得以爲寶也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人之利欲爲病無人寶之故曰將有誰寶也爲

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爲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皆一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酤僦而先自竭先不達猶以火援人先自熱自也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嫌猶哀嫌於情色故日有所劫迫之然如是也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爲一也一同也倮國在西南方一膊炭熯一膊一挺也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步而死百二十斤爲石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令有六尺之廣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

一人和喻衆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也有以飾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爲敗者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雖經晉不絕繩子胥自沉吳不斷水也釣者靜之罛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罛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罛讀沙糝今兗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爲罛幽之名之爲涔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而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隳會稽獨獲骨節專車見一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小國不鬪於大國之間畏見嫌也兩鹿不鬪於伏兕之旁畏見食也佐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

蔭木影也撲擊也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頭
風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頭中風空木瑟其音同其實則
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蓋猶蔽也蘭芝欲脩而
秋風敗之脩長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
墮武也墮廢也武威之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龜紐
之璽衣印也紐係佩服也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能勤者播
植嘉穀以為饒富也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
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不如尋常之纏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
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類猶事也
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堁之也

為不出戶而塵堁眯之非其道屠者羮藿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用者不肯為以富寵也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聚也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耳之言謂竊語聞於千里知之語曰欲人不知莫如不為蘇秦步步餘行也曰何故人問何故趍曰何趍馳有

爲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爲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苛也皮將弗
觀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
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故曰難
也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名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言譬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爲人所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衆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之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
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橫放海不
受流胔太山不上小人骨有肉曰胔有不義之祥流入海海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嶽也王者所封禪處不令汙亂小人得上其上也旁光

不升俎旁光胞也俎豆之實唯肩髀而脇肋不得升騶駮不入牲犧牲以純色也中夏用箑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王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喻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滿堂之

坐視鉤各異滿堂坐人視其鉤各異形於環帶一也鉤與環帶一法也類雖異所用者同獻公之賢欺於孋姬殺申生也叔孫之知欺於竪牛三日不食而餓死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謂之佞人以方孋姬竪牛故曰佞人來佞人來君子有

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所不便以得所便（便利）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也）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雍容恐失民之意）若履薄冰蛟在其下（蛟魚屬皮有珠能害人故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恐也化不治於民民不附）善用人者若蚈之足衆而不相害（蚈馬蚿幽州謂之秦渠蚈讀蹊徑之蹊也）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

敗（摩近敗毀之尭也）清酖之美始於黍䄎（酖清酒周禮酖齊是酖讀莬瓷與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皆文衣也）黼黻之美在於抒柚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善猶宜也）醎醽在頰則好在顙則醜（醎醽著頰上窒窒者在顙以盤故醜）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詩云衮衣繡裳故曰宜譏人譏非之也）馬齒非牛蹏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明猶盛也）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顙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為

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爲工善或作巧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晉時落晉時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毋曰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爲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灑汙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驚也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

可不可言不能也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蠆爲蟌孑孑爲蟁水蠆化爲蟌蟌青蜓孑孑結蠆水上到跂蟲讀廉兔齧爲螚兔所齧草靈在其心中化爲螚人讀能而心之惡一說兔齧蟲名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怪惑也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黂燭捅

膏燭澤也燭光擁澤喻光明有明昧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內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嘗見之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惡猶害也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轔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雖欲豫就酒不懷蓐轔戶限楚人謂之轔轔讀似隣急氣言乃得之也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孟賁勇士為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山雲蒸柱礎

潤（礎柱下石磌也）伏苓掘兔絲死（所生者大故死）一家失熛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論語曰惡利口之覆邦家故曰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是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脩短各得其志）紂醢梅伯文

王與諸侯構之構謀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弔也狂馬不觸木猘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聾無知也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也心所說毀舟爲杕心所欲毀鍾爲鐸鐸大鈴金口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杕舟尾讀詩有杕之杜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仲相子糾不能死爲魯所囚是其辱卒相桓公以至霸是其大榮也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

得其利也舟能沉能浮愚者不足加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沉詩云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是也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刺猶非訾毀也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可聽刺專用也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荊精相徃来赤肉縣則烏鵲集鷹隼鷙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

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不得達至交止解連環言此不可解則說德解法也）

魚不如歸家織網（羨願）明月之珠蠬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我猶人也）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謌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矣

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

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迹霜雪履有迹故衆人行之也）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

合同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以化澤懊休之愚者

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而用之也捨茂林而集于枯

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寅丘無壑

泉源不溥言汙小潦水名寅寅之丘無大壑故泉流不得溥尋常之

谿灌千頃之澤言有源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

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玉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

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

重於木之一枝言不能任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

為其一人隕而兩人殤負抱也隕墜也善舉事者若

乘舟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衆人之心也不

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言有成必有衰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鳥文鷁也翺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畏其精誠爲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主術篇曰並笑惜於志莫邪爲下言匹夫志意出死必戰故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蝮蛇螫人傳以和董則愈和董野葛毒藥物故有重而害反爲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聖人居亂世忍以待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曰易忍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

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同）非規矩不能定

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

有規矩準繩焉（準平繩直之人能平直耳故曰亦有規矩準繩）舟覆

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馬奔車不敗故見之）

嚼而無味者非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

不能思於心（形象無形於目不能思之於心）兕虎在於後隨

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

（隨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遊於野見大蛇斷在地隨侯令醫以續傳斷蛇蛇得愈去後銜大珠報蓋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為寶也）逐鹿者不顧兔決

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不顧小）弓先調

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勁強馴擾人先信而後求能人非信不立也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察別言用明矣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害也物自然也巧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跬猶咫尺累積

不輟可成丘阜（輟止）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遲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火乃生）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枉邪）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

表一 十六

周也）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逵僴其別也）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黄可以黑（練白僴其化也）趍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文不變故曰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燕之屬是也）其當道

雖遠弗釋（當道為作防害者故曰不釋也）酤酒而酸買肉而
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
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被蓑而救火
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
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
民心一也（俱一於人）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
立功滐則具擢對旱則脩土龍（擢對貯水器土龍致雨物）
臨菑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為之悖戾（臨菑齊都悖戾
惡）室有美容繒為之纂繹（不容織志有感故纂讀曰淩繹纂之
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徵羽正音小人不知不入其耳）

拎和切適蔡坐而善拎轉轉其和更作急調激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所生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梓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批擊伉推擊其要矣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其下跐也

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䟽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宂賊害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効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命為誕雖然以存國故不如隨牛之誕而又況一不信者乎一猶常況常不為信不為誕乎一或作一一猶待也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論語

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進獻者祝治祭者庖庖宰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四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五

渡二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五

疲二

太尉祭酒臣許愼記上

人間訓

人間之事吉凶之中徵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智所謂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動智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輊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螘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

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蛭蹪蹪也蛭蟻也是故人者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惓惓劇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夫黄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

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户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户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

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而不辭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之名醜寢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莊丘名醜荊人鬼好事鬼也越人機機祥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

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
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
天下而無所綣（綣屈）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
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
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
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
幽之（欒書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
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
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
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

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無功受財）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於晉陽爲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也莊王滅陳已乃復之也）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

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户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陽虎季氏之臣也陽虎季氏專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劒而伯頤（伯迫）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深遠）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劒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腋（袪袂）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

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晉人晉厲公）恭王傷（晉人射恭王中目也）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也陽穀其名）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禄也人君謙以自稱也）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

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論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

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
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
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
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
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
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
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
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孟孫魯大夫也而得
麑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嗁秦西
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

對曰其母隨而嚎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

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公孫鞅商君也爲秦伐魏欺魏公子卬而殺之後有罪走魏魏人不入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

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柰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竦耳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者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

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宮之奇虞臣也)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

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有溝防不脩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愼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謂夏殷周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李斯上蔡人也

系秦相趙高譜之二世車裂之於雲陽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絶而霸故樹秦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先生凡先人生者也以饗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為犧牲也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

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絃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魋（或曰高陽魋宋大夫）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令雖成後必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令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

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竘然善也竘高壯類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戲熙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

而失水則螻螘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

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牛子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

子亦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
手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
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
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
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
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
此之後括子日以跡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
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
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
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

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温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柰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許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

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於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柰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

能安無爲貴智伯臣請試潛行[潛行伏出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國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

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敗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

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

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稸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来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括箭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服駕牛也輦檐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

嘗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也解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

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入將馬用之此有功可罪者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

能下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餽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奚之子也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

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三率秦將白乙孟明西乞)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敗國俗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俗傷生知

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叕叕短
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
以明之陳夏徵舒弒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
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守欲有陳也大
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
校二 十二
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
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
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
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
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爲非

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寵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

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
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
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
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
望四方也雖偷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

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
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
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
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而能則匿欲所不
能則惑亂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

勢而無不勝之任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荊平王（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荊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避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

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恱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遴人於王側伍子奢遣說於王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无忌无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也威王欲殺

之陳騈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於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豢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

剌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讎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讎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徐而出門

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

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劉索之離朱明目攫捷疾利搏善拾於物二人皆黃帝臣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忽怳黃帝臣也忽怳善忘之人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

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墣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而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污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子二子者甚相憎也宰予孔子弟子仕於齊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子於庭中而弒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

氏與郈氏鬬雞（季氏郈氏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葉塗其雞翅）而季氏為之金距（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復毀譛也）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六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為一（三家孟氏叔孫季氏）其德厚其威强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

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如於雞定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上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兩人搆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

伐之齊乃無呂兩家鬬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夫也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蟁蝱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

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得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駢脅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臣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

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
之門戶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
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違也耳
塘有萬穴北設隨隄之有萬穴塞有十魚何遽無由出
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

於隟劒之折必有齧齧鈌聖人見之密故萬物
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
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
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
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

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管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篾之則靡而無形矣其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䎃䎃六翮之末也淩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赤霄飛雲翺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沮之子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褰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鶩石城洞庭在長沙石城在丹陽經丹徒丹徒在會稽起波濤潮者涌起還者為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

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内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也）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施其衣被（施奪）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

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刃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

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乏之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知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

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適
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
也秦皇挾録圖挾鋪也秦博士盧生使入海還秦録圖書於始皇帝見
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
楊翁蒙公蒙恬也楊翁子秦將將築脩城西屬流沙起隴西臨
洮縣北擊遼水遼水遼東東結朝鮮朝鮮樂浪中國内郡
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翡赤雀翠
青雀珠璣員者爲珠顐者爲璣乃使尉屠雎尉屠雎秦將發卒
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鐔城在武陵西南接
鬱林一軍守九嶷之塞九嶷在零陵也一軍處番禺之

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禄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監禄秦將也鑿通湘水離水之渠也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

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雎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成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會以箕於衢會歛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

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旁）大人過之則探鷇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强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西）

更以爲田宅不止益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宰折睢傅名姓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

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也非能閉結而盡解之

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禮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

人譬以以大牢享野獸（大牢三牲）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

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臣也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

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
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
且也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
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
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茱杜茝申茱杜茝

皆香申也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滫滫臭汁也則
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
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
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
而樹穀氷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

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蘇代說子噲讓國遂專政齊伐燕大敗之噲死也）哀公好儒則削（哀公魯君）代君爲墨而殘（代君趙之别國）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之時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戰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

宮人宦侍盲者得鏡則以蓋巵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大公以爲飾虛亂民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單豹隱士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色卒而遇

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斯徒馬圉皆與伉禮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

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

猶且弗易也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荊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弃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廻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

子方隱一老馬隱定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
螳蜋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自見四向張網者湯教去其三面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入吾網文王
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於旦文王反葬以五大夫之禮武王蔭暍人於樾下武王哀暍者之熱故蔭之於樾下樾下衆樹之虛也左擁而右扇之而天
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
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
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
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

雩婁之野雩婁今廬江是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
子發辨擊劇而勞佚齊辨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辨擊之勞佚齊子發桀設勞佚之節是以楚知可爲兵齊同楚國知
其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
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
已矣今萬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
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
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
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
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

吳（衛君衛侯輒也）吳王因之（吳王夫差）欲流之於海者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哀公）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

子貢曰子不能行能行說於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爲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蓍龜（以爲蓍龜以卜朝吳之吉凶也）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

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
公爲室而太公宣子諫公宣子魯大夫室大衆與人
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
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
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
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
昭而右穆昭穆先君宗廟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
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
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
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

入而不能得一鯈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擐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柰何言物皆可術而治也有人無柰何事有人材所不及無柰之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磨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留浚

儀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
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
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棊中之以一反兩也
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
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
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
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
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
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也石乞白公之黨
也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

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覺篇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也）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蹠足而怒（蹠足蹀足）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

吾刑怨之憯於骨髓（憯痛）使我得其肉而食之
其知厭乎追者皆以爲然而不索其肉果治
予發此所謂若然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
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
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

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
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
人以擒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
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
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

使人之所懷於内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植睹怪尾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五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

渡三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　　疲三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脩務訓脩勉務趨聖人趍時冠䟨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用以題篇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爲先爲術如此乃可謂爲得道之法也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以爲不如或人之言嘗問之於聖人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言五人可謂聖人邪有論者何能廢其道也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言不得無爲也古者

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害患也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植五穀菽麥黍稷稻也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相視也燥乾也墝埆高陵也下濕也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之爲也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愛遇之如己之子弟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陰氣所聚故曰幽都令鴈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讙兜堯佞臣也南極之山三

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一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也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堯時有共工官鯀禹父爲治水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東極之山是則堯之爲洪範曰鯀則殛死然則渾敦窮奇饕餮生至四裔可知也舜作室

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

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徃征之書曰舜陟方乃死時舜死蒼梧葬於九嶷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禹沐浴霪雨櫛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爲沐浴扶風以疾風疾風爲梳根也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決巫山令江水得東過故言決疏道東注于海故言疏龍門本有水門鯆魚遊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便爲

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雒水故言闢也

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脩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四載山行用蔂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蕝隨循也栞石刊識之四海之內凡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為也］

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曰以致聰明寬猶富野民曰氓也］

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幼無父曰孤孀寡婦雖家謂寡婦曰孀婦］

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是譙責讓其罪過於歷山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爲之也］

此五聖者

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而不
懈懈墮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
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況贏天下之憂而海
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
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
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
陽盱之河爲治水解禱以身爲質解讀解除之解陽盱河在秦地湯旱
以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聖人憂
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悖繆也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

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逸安也]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齊等一同也]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翼佐也]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

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猶及也立置以為遠國君]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所以利民故無所遺亡也]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伊尹處於有莘

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其調陰陽行其道詩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

呂望鼓刀而入周

呂望姜姓四嶽之後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四嶽氏有呂望其後居殷乃屠於朝詩故曰鼓刀入周自殷而往爲文王太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也

伯里奚轉鬻

伯里奚虞臣自知虞公不可諫而去轉行自賣於秦爲穆公相而秦興也

管仲束縛

管仲傅相齊公子糾不死子糾之難而奔魯東縛以歸齊桓公用之而霸也

孔子無默突墨子無煖席

默言其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温歷行諸國汲汲施行道也

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

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爲高不以河爲廣言必踰渡之事治也

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

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以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甚重也）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加功謂是藨是蓘耘耔之也遂成也）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詐）政事而身

弗伐伐自矜大其善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非謂其

慼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

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火不可以熯井淮不可以灌山而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有爲也若夫水之用舟沙

之用肆泥之用輴山之用虆夏瀆而冬陂因

高爲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爲言無爲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

理殊異體行理道也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

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何以明之昔者楚

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趍

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趍走郢楚都也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兵剉鋭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剉辱折鋭精攻無罪之宋故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

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爲閭軾伏軾敬有德曲禮曰軾視馬尾又曰兵車不軾尚威武也其僕曰君何爲軾文

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趍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軾乎勿無也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

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巳易寡人不爲使干木之巳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爲之矣吾曰悠悠慙于影影形影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庚諫曰段干木賢者庚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蹏而趍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蹏趍走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於存國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趍之或以甕

瓴或以盆盂其方員銑䂪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謌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狄八類）夫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徵應也效驗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感發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矣（効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也）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推此揆之故不欲學）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駮也猶人

馬之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齕咋足以噆肌碎骨蹶蹏足以破盧陷匈咋齧也噆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塹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也蟲喻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帽憑而為義帽憑盈滿積思之貌

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言有善性命可教說者聖人不學而知之者堯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

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化詩云誨爾諄諄聽我邈邈是其類也

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肌弱佳好性猶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者也

啳睽哆噣籧篨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仳倠也啳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睽讀夔哆讀大口之哆噣讀楚籧氏之籧籧籧蒢僂戚施僂皆醜嫫母仳倠古之醜女嫫讀如模範之模仳讀人得風病之靡倠讀近虺仳倠一說讀曰莊維也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喻導也而芳澤之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

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蹪之難輟足不行惑也蹪躓楚人謂躓也言以飽而不食蹪而不行喻丹朱商均不可教也而復學故謂之惑也今日良馬不待冊錣而行駑馬雖兩錣之不能進為此不用冊錣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垂得駑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夫怯

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脅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士為武摺折也為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為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九頂極高底極甲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公平也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多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氏猶更

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氐爲本也

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駤駤忿戾惡理不通達胡人性皆然亦舉多駤讀似質縶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以

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訬輕利急亦以多者言訬讀燕人言躁操善趦者謂之訬同也

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盖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

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鬢鬚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帝如圖故眉有彩之色洞達聖道也而無私無所愛憎也

一言而萬民齊一言仁言齊無倦

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舉十六相

作事成法出言成章作事爲後世所法論語云有天下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此之謂也

禹耳參漏是

謂大通參三徧究也大通天下擁下滯之物興利除害疏河決
江傳曰劉子觀於雒汭云微禹吾其魚乎故曰興利除害也文王四乳是
謂大仁乳所以養人也故曰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文王
為西伯遭紂之虐三分天下而有二受命而主故百姓所親也皐陶馬喙是
謂至信喙若馬口出言皆不虛故曰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
情察猶知也禹生於石禹母脩己感石而生禹坼胸而出契生於
卵契母有娀氏之女簡翟吞燕卵而生契愊背而出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
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迹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羿
左臂脩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若此九賢者千歲而
一出猶繼踵而生以千歲為近明聖賢之難今無五聖之

天奉堯舜禹湯周文王也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千人為俊謂皐陶稷契史皇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展水也展履也夫純鈞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鈞利劍名魚腸文理屈碎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盧也及加之砥礪摩其鋒鍔則水斷龍舟龍舟大舟陸剸犀甲言利也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毛可得而察於摩微細察見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以用也過非也知者之所短不若愚之所脩短謂缺脩長明有所不足謂愚有所不逮也賢者之所

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衆凡也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鏤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功曲出於不意也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及猶如也蔡之幼女衛之稚質蔡國今南陽胡曲衛故在河內後徙頓丘今東陽郡稚質亦少女梱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梱叩核纂織組邪文如今之鋋沒黑耳亦言其巧也禹湯之智不能逮言不能及二國之女巧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蚑行蟯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鬭攫搏也肆極蚑讀車跂之跂蟯

讀饒多之饒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一同人亦避害就利有不相知故言雖也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也無稟受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於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沮敗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螘知爲垤貛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衛也景以蔽日蔽擁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

其所利令使人生於辟陋之國辟遠陋鄙小也長於窮櫩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時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爲衣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詩曰播厥百穀儀狄作酒本見世奚仲爲車傳曰奚仲爲夏車正封於薛也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爲天下備

備猶用也令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
知言人各有所不能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
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賢才也而皆脩其業當
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
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猶傳也由此觀之學
不可已明矣已止也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
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援摽拂
手若蔑蒙不失一弦參彈并弦復徽上下手攫援摽拂敷蔑蒙言
其疾學之習徽讀維車之維攫讀屈直木令句欲句此木之句摽讀刀摽之摽也使
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不

能屈伸其指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攫掇亦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謂上不失一弦故弓待撽而後能調弼待砥而後能利撽矯弓之材讀曰敬砥礪石玉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是礛讀廉氏之廉一曰濫也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規規員之也隱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移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施用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

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遠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塵埃猶窈冥也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群於俗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辯別然否自娛樂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猶索援別分別白黑知利害之所在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籌策曰視非常曰觀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盡也究極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死有遺業生有榮名遺餘功業榮寵也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也逮及也然而莫

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薄易之人懈惰於庶幾多言而不暇日而不學推此故也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之心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敬之篇言爲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行當學之是明此勉學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務事也彊勉也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師所以取法則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群於衆也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恥聖道之

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欶蹻趹跋涉山川冒蒙
荆棘淬浴欶猶箸蹻屨趹趣不從蹊遂曰跋涉故觸犯荆棘南姓笨疇字盖魯人也
百舍重趼不敢休息百里一舍趼足胝生南見老聃受
教一言老聃老子字伯陽楚苦縣頼鄉曲里人今陳國東瀨鄉有祠存據在魯南
故曰南見老子聃一言道合也精神曉泠鈍聞條達曉明泠[illegible]

聞猶鈍惛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丈夫七日不食則斃故以
七日爲極三牲具曰太牢也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施延
也達畧天地達通也畧猶數也察分秋毫察明稱譽葉
語至今不休葉世言笨疇見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此所謂名
可彊立者吳與楚戰吳王闔閭與楚昭王戰於百舉莫囂大

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莫大也囂衆也主大衆之官楚卿大夫心楚成得臣子王之孫彊謂吳蒙冒石矢弩也一曰發石也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庶幾得安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言入吳不旋踵因軌而死勇然不如申包胥之功也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曰士步曰卒而此者一人之功也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謂申包胥曰我心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與之及昭王敗於伯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故曰不如求救於諸侯於是乃贏粮跣走跋涉谷行贏裹一曰囊跣走不及著履不蹊隧

為跋涉至秦所經由也

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山深谿大壑遊渡自楚犯津關獵蒙籠蹷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觸津關則捲獵蒙籠之山一曰蔦蘽所蒙籠言非人所由蹷僵蹠足達穿幽通賦曰申重繭以存荆者也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黑鶴峙跱立言不動不食黴黑其面色欲速則秦救也涕流交集以見秦王秦王秦哀公也曰吳為封豨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封脩皆大豨蛇喻貪蠶食盜無餘上國中國虐害始先言將以次至秦也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寡君昭王越遠在於臨矣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也啓跪也處安使下臣告急秦王乃

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傳曰卒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伯人比曰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踰塞而東塞函谷一曰武關塞也擊吳濁水之上果不破之以存楚國濁水盖江水傳曰敗吳于公壻之谿公壻之溪楚地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法也夫七尺

疲三　十三

之形心致憂愁勞苦膚之知痛疾寒暑人情一也一同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怖肝猶戒懼盖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之將也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

莫能壅御澤戰必克克勝也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自强而成功者也成猶立也是故田者不强囷倉不盈强力也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將相不强功烈不成烈業也侯王懈惰後世無名世猶身也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詩云小雅皇皇者華之篇六轡四馬如絲言調勻也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諮難也謨言當馳驅以忠信往謨難事之不自專己慎之至乃聖人之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怪通達言怪物不能驚之也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明非常曰奇察於辭

者不可燿以名燿眩名虛實之名也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遯欺也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言為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於人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誦之喻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効言之不知其理故曰不明也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絶弦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通稱其名達於音律伯牙楚人覩世無有知音

若子期故絕弦破其琴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惠施宋人仕於梁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三十三篇為道家之言也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里敲橫丈人長老年少為之說事老人敲其頭白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也唐姓名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謂子之君一曰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聽猶說是也非

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易華也夫以徵爲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召猶請也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姑梁聞之因藏怒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師樂師瞽也出猶作也新曲非雅樂也李奇古之名倡也諸人皆爭學之諸衆也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知非李奇所作而皆棄之故未始知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鄙人小人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

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實是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曰同也無以聽其説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説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近世之事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荊山之下荊人和氏得美玉之璞於荊山之下獻楚武王武王以爲石刖其右趾及文王即位復獻之如是乃泣血證之爲寶文王曰先王輕於刖足而重剖石遂爲剖之畢如和言因號爲和氏之璧也今

劒或絶側羸文齧缺卷鋌而稱以頊襄之劒則貴之爭帶之絶無側羸無文齧齒卷鋌鈍弊無刃託之爲楚頊襄王所服劒故貴人慕而爭帶之一說頊襄王善爲劒人名鋌鎖犀之稔也琴或撥刺

王撓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剌不正枉撓曲弱闊解壞漏越音聲散記之為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作廁堂也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也山桐之琴澗子之腹雖鳴廉隅脩營唐牙伐山桐以為琴谿澗之梓以為腹言其鳴音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聲和調唐猶堂營讀營正急之營也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通人通於事類不然不如眾人貴遠慕聲不期得銛利而已墨陽莫邪美劍名也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

而不期於濫腸號鍾濫腸音不和號鍾高聲非耳所及也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畧達物事也頌或作容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辯別也清濁之於耳聽清商也濁宮也衆人則不然然如是也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自不識父之顏心不哀也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知獨別也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卞和是也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微妙論敘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眩於孔墨之名而或不知其實非孔墨所

作也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爲知着施也誠得清白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自易故能見物言反易也攄書明指以示之攄舒也指書也雖闔棺亦不恨矣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乎昔晉平公令官爲鍾鍾成而示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也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而汝言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

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喻上句作書爲知音施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氣聞窮巷之知者何曾則也我則無聲名宣聞於閭里窮巷之人無有知我之賢何故也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節我謂誕謾倨傲悠悠忽遊蕩輕物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人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言雖有美姿人忍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施之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嘗試使

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笄婦人首飾珥瑱阿細縠錫細布紈素緰所出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體搖動撓足行雜芝若蘢蒙目視雜佩芝若香草蘢蒙猶妙昏目視也冶由笑目流眺冶猶笑巧笑詩云巧笑倩兮是也流眺精盼詩云美目盼兮是也口曾撓奇牙出䶗酺搖曾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冒若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䶗酺頰邊文婦人之媚也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悇癢心而悅其色矣憚悇貪欲癢心煩悶也憚悇探讀慘尊之探也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

着鼓舞或作鄭舞鄭着鄭袖楚懷王之幸姬善謌攻舞因名鄭舞一說鄭重攻舞也
繞身若環車輪倒也曾撓摩地扶於猗那動容轉
曲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扶轉周旋更曲意更爲之便媚擬神擬象也身
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被風言其弱髮若結旌屈而復舒騁
馳若鶩騁馳言其疾也木熈者舉梧檟據句枉熈戲舉援
也梧桐檟梓皆大木也句枉曲枝也枉或作掘也蝯自縱好茂葉言舞
者若蝯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龍夭矯燕枝拘言續蘊若蟠龍燕枝
拘言其著樹也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援持持大條以木舞扶疏槃蹣
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蒙蒙踊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
集山持捷大極其巧蒙蒙踊躍明其疾也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

心酸足觀者見其微妙危險皆爲之損動中心酸酢其足也彼乃始徐

行微笑被衣脩擢彼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倡衣脩擢舞爲後曲也

夫鼓者非柔縱言非其人生自柔弱屈句委縱也而木熙者

非眇勁眇絶言其非能也自有絶妙之強力也淹浸漬漸靡使

然也淹久浸漬漸於教久使之柔從妙勁靡致也使之然也是故生木

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長者今長之長砥礪䃺監

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日教化亦然也藜藿

之生蠉蠉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加猶益也

櫨屋也楩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

爲棺舟知猶覺覺其大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

着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善

也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

謂也已說在二章也

校三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七

渡四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七　　疲四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泰族訓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疎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筭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

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㷭未轉（縣㷭候見虜舉㷭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噞矣（魚潛居知雨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内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呿唫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

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千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侵人者也故神明

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瑶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旅也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顔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

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大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兊而請雨兊說也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

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期非有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蝨蟣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

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鼉屬也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也螣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訟容也翏靜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

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戸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大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宓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長分別長者得多而斑白不

戴負斑白頭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强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

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窬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鍾鼓筦絃之音

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

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搜簡車馬也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也）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藹之

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煑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㜸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

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也以調陰陽之氣而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

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已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林麓去遭大風雨不迷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王昭華王名而傳天下焉以爲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朱堯子也夫物未嘗有

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夔堯典樂臣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犞之具生肉爲鮮乾肉爲犞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

焉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
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
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趍私外內相推舉
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
失也數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
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
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
有降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
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
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

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踈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剌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也樂之失淫樂變至於鄭聲淫也詩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也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忮禮尊尊卑卑尊

不下甲故忮也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絶不避王人書人之過相訾也六
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
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
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
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負輿方
轅從衡横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騑服車中馬
也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
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
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
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襄公獲也而春秋大

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傳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群慝之紛慝惡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蹂虛輕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

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趍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貪進鬬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淩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

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絲數米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

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猒約事不猒省求不猒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枝可以曲説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甂甌有䓂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

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養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剥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爲簠圓中者爲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臑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

趙政秦始皇帝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趍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群嘷伐國通天之行則時必有大禍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

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

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未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墳滿也使得循埶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有腐髊流漸弗能汙也腐髊骨也漸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

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擪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脉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

沿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士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

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壍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

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

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尊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熈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知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

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

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之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

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

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説湯而不用於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

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也樹米而欲生之曾子架羊架連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

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搆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

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殽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趣行蹐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於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横或合衆弱或

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
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
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
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
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

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踳馳百事並行聖人
一以仁義爲之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
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
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吻
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

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

於節用節用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
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
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
命之所無柰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
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

可以爲萬民儀令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
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
身夫調身弗能治柰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
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
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

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主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抱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謳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

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楚爲九龍
之簴以縣鍾也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讎
舍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也昭王奔隨
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
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爲之鬬當此之時無
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
王作章華之臺靈王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伐徐以恐吳次
於乾谿也外內搔動百姓罷弊弃疾乘民之怨而
立公子之比弃疾皆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
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

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

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使於魯而戎伐之楚丘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恃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

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

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

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

目則射快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

亦傳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
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
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
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
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
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
必榮矣以弋獵博弈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
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
凡學者能明於天下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
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

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制度搆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

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

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

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也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生之憤志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爲從張儀說爲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內

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子囊楚大夫也北逐走庸常也北不可以爲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於絃管聞其

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也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山水之嘔謳曲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容也丹怨秦王故遣軻刺之也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謌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意皆太子丹之客也筑曲二十一弦易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與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朱弦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一唱而

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故五子之言

五子謂商鞅申子韓非蘇秦張儀也

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

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絶嗜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延爲平公鼓朝謌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延所爲紂作朝謌北鄙之音也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聲平公平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子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空衰也空貧巧詐也

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疾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而百姓怨矣吳起

爲楚減爵祿之令減爵者收減群臣之爵祿而功臣畔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偯以御骨齒牙爲禍也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黄池非不捷也軍之所獲爲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禽於越也小白奔莒小白齊桓公也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

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伐狄勝二邑也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不背信諸侯朝之也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晉投拂不見處也螈蠶一歲再收螈再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爲離與稻相似耨之爲其少實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

堂跪而斟羹非不可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初絻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搆仇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濊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貍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爲搏鷄也故事

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棊謂大博也）或予踦而取勝（予踦予對家奇一棊也）偷利不可以爲行而知術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讙兜何遷有苗（讙兜有苗愛所放佞也）知伯有五過人

之材知伯美鬚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功又辯慧四材也强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强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二君任用后勝之記故不用淳于越之言也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禄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七

[illegible]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八

溮五

淮南鴻烈要畧閒詁卷之二十八　䖍五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要畧

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徼妙論其大體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揔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太素也大宗事本也則爲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

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眞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閒有脩務有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由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之氣合爲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畛也）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覺）時則尊天而保眞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

究則外欲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洽潤）五藏濊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耦通）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俶眞者窮逐終始之化嬴埒有無之精（嬴繞帀也埒摩煩也）離別萬物之變合用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閒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初）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

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一月爲人一節也）以爲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從正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

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論無形
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
攬物物引類覽取撟掇撟取也掇拾也浸想宵類浸微
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
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
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
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
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
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
宵宵夜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

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今之變以襃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披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群下提名提挈也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

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
百官條通而輻湊名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
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
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
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
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匱之齊俗者所以一
群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
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
者也擘分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
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

合得失之勢者也氾論者所以箴縷縩繺之
間縩綃紩也攕揳唲齵之郄也攕師也揳塞也唲齵錯梧也接
徑直施施邪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
之文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
態有符曮晲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

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
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
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
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
之論也持後者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

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擊危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捍摶囷（摶圓也 囷芼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兆朕也）人間者是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 壇場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

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脩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淨爲常恬惔爲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

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通其所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幾幾庶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

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舘清平之靈舘舍澄澈神明之精澄清也澈澄別清濁也以與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

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着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之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群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内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旁則助月之明也祥風至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

内形而行其法藉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内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鴻大也烈功也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捨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内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儆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

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
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
則不知動靜之宜以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
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
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

方知氾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
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
譬諭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
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則無以使
學者勸力欲强省其辭覽惣其要弗曲行區

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湊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八八變爲六十四卦伏羲示其象）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攟逐萬

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而五絃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僈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洮汰潤也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勝數

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足夫
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
以通九野九野八方中央也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
捭山川捭屏去也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
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烑挾至也烑

光也潤萬物而不耗曼兮烑兮足以覽矣藐兮
浩浩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
賦歛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康梁
耽樂也沉湎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作爲炮烙之刑刳諫者剔
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太王王季

文王武王凡四世也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謂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賦兵也躬擐甲冑擐貫著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内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歛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

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為殷後使管蔡監之也）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抱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悅易也）

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剔淺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爲九以入海也）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則爲九）辟五湖（使水辟人而相從也）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撌排去也）濡不給扢（扢拭也）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曰縧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鄣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

存亡繼絶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内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辨別也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族聚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呴大鍾聲似雷震雉應而句鳴也一朝用三千鍾贛鍾十斛也贛賜也一朝梁賜群臣之費三萬斛也

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絶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恃恃連約與之國約重致剖信符結

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横脩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狼荒也强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

(謂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儲與猶攝業扈治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摇靡覽(楚人謂精進爲精揺靡小皆覽之)棄其畛挈(楚人謂澤濁爲畛挈也)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窕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窕也)

抱朴子內篇卷一之二

疲六

洪體乏超逸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淩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群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禀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至駑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鱉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求媒揚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閡也以要離之羸而強

赴扛鼎之契（或作勢）孝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徒而志安乎窮否之域藜藿有入珍之甘而蓬蓽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

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為蒼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諮問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較畧

以示一隅俾憤悱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爲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耳世儒徒知伏膺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仙之事謂爲妖妄之說見余此書不特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世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則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葛洪稚川謹序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卷二同

暢玄卷第一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眛乎其深也故能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滭而星流或滉漾於淵澄或雰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為有託潛寂而為無淪大幽而下沉凌辰極而上遊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

徃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
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
億類佪旋四七匠成草昧轡策靈機吹嘘四
氣幽括沖默舒闡粲尉一作鬱抑濁揚清斟酌
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
瘁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
逝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艷
采彧麗炳爛傷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
亂性者也冶容媚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其
唯玄道可與爲永不知玄道者雖顧眄爲殺

生之神器脣吻爲畀亡之關鍵椅榭俯臨手
雲雨藻室華綠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幬雲離
西毛陳於閑房金觴華以交馳清絃嘈囋以
齊唱鄭舞紛繅以蟜蛇哀簫鳴以淩霞羽盖
浮於漣漪擬芳華於蘭林之圃弄紅藕於積

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擊
以遺朝飢入宴千門之混熀出驅朱輪之華
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則歎
發醼罷則心悲也寔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
相歸也欺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

玄道者得之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
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
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高不可登
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飛景凌六虛貫涵溶出
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眇

之野逍遥恍惚之中倘佯彷彿之表咽九華
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
履跚蜿虹踐躡旋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真
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遁勿用頤光山林紆鸞
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蓽之

中繼縷帶索不必貧龍章之暐曄也負步杖筴不以易結駟之駱驛也藏夜光於嵩岫不受他山之攻沉鱗甲於玄淵以違鑽灼之災動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嘯蒼崖之間而萬物化爲塵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變爲繩樞握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荈漱泉而大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虛器居平味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

與造化鈞其符契如闇如明如濁如清似遲
而疾似虧而盈豈肯委尸祝之麈釋大匠之
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傷手
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庸夫之憂樂藐然不
喜流俗之譽怛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
汩其至精不以利害汙其純粹也故窮富極
貴不足以誘之焉其餘何足以悅之乎直刃
沸鑊不足以劫之焉謗讟何足以戚之乎常
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也若夫操隋珠
以彈雀舐痔瘡以屬車登朽緡以探巢泳呂

梁以求魚旦爲穪𧏙之客夕爲狐鳥之餘棟
橈餗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
而達者之所爲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
韶夏而韜藻棁奮其六羽於五域之壚而不
煩銜蘆之衛翳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
曲穴之備俛無倨鵶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
莫之識邈矣遼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論仙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禀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大章豎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雖有禹益齊諧之識而所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云云何所不有況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聖棄

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酈之辯賁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仙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以死生為朝暮也夫苦心約己以行無益之事鏤氷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攄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紆玄牡龍跱華轂易步趍鼎餗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

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爲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遊女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班秋不能削瓦石爲芒鍼歐

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亦安得奇方能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蟪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使累晦朔之積吾子不亦謬乎願加

九思不遠迷復焉抱朴子答曰夫聰之所去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則三光不能使之見豈輷磕之音細而麗天之景微哉而聾夫謂之無聲焉瞽者謂之無物焉又況絃管之和音山龍之綺粲安能賞克諧之雅韻暐曄之鱗藻哉故聾瞽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玄象矣而況物有微於此者乎晻昧滯乎心神則不信有周孔於在昔矣況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終始誠是大體其異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萬品奇怪無方物是

事非本鈞末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栢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陽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或震動而崩弛水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應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牂牁有沉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以一槩斷之

正如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而其賢愚邪正好醜脩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捨所尚耳目所欲其爲不同已有天性之覺氷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爲蜃雀之爲蛤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蠇爲蛤荇苓爲蛆田鼠爲鴽腐草爲螢鼉之爲虎蛇之爲龍皆不然乎若爲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嫗爲黿枝離（一作滑鐵）爲柳秦女爲石死而更生

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
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
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雖
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爲難
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不見仙
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
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
有限詣老戴天而或無知其爲上終身履地
而莫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
志之所以然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脩

短之能至焉況乎神仙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遯勿用翳景掩藻廢偽去欲執大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外世人猶尠能甄別或莫造於無名之表得

精神於陋形之裏豈況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為不幸以榮華為穢汙以厚玩為塵壤以聲譽為朝露蹈炎飆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駟雲軒仰淩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

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閒兩瞳之正方卭疏之雙耳出乎頭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或作躯）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覿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況彼神仙何爲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

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爲有所不見爲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鼇白及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朞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爲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閑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顔色不減

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煑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住年藥食鷄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

不遠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僞研覈有無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邃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然

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利汲汲名利以己之心逺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爲不

然也況於神仙又難知其斷亦何可求令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得人其所撰録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夫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楊雄稱之爲實録劉向爲漢世之名儒賢人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欒太爲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

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猶有不達者焉稼
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
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仙事之難者為之者
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
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

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
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
為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淡泊滌
除嗜慾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
之重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

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予醇醪汨其和氣艷容伐其根荄所以翦精損慮㓨手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蚊噆膚則坐不得安虱群攻則卧不得安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歷藏數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武享國最爲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鍾石之費畎澮之輸不給尾閭之泄耳仙法欲静寂無爲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石之鍾伐雷霆之鼓砰磕嘈𡄹驚

蒐蕩心百枝萬變喪精塞耳飛輕走迅釣潛
弋高仙法欲令愛逮蠢蠕不害含氣而人君
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誅黄鉞一揮齊斧暫授
則伏尸千里流血滂沲斬斷之不絕於市仙
法欲止絕臭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腯

屠割群生八珍百和方丈於前煎熬勺藥旨
嘉饜飫仙法欲博愛八荒視人如已而人君
兼弱攻昧取亂推亡闢地拓疆泯人社稷驅
合生人投之死地孤蒐絕域暴骸腐野五嶺
有血刃之師北闕懸大宛之首坑生煞伏動

數十萬京觀封尸仰干雲霄暴骸如莽彌山塡谷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下嗷然戶口減半視其有益粗亦有損結草知德則虛祭必怨衆煩攻其膏肓人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無修道之實所知淺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祕又不得聞又不得有道之士爲合成仙藥以與之不得長生無所怪也吾徒匹夫加之罄困家有長卿壁立之貧腹懷翳桑絶糧之餧冬抱戎夷後門之寒夏有儒仲環堵之暵欲經遠而乏舟

車之用欲有營而無代勞之役入無綺紈之娛出無遊觀之歡甘旨不經乎口玄黃不過乎目芬芳不歷乎鼻音不關乎耳百憂攻其心曲衆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可无戀也或得要道之訣或值不群之師而猶恨悵於

老妻弱子眷眷於狐兔之丘遲遲以臻殂落日日不覺衰老知長生之可得而不能修患流俗之臭鼠而不能委何者愛習之情卒難遣而絕俗之志未易果也況彼二帝四海之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

少矣正使之爲旬月之齊數日閑居猶將不能況手内棄婉孌之寵外損赫奕之尊口斷甘肴心絶所欲背榮華而獨往求神仙之幽漠豈不尠哉是以歷覽在昔得仙道者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欒太所知實自淺薄

飢渴榮貴冒干貨賄衒虛妄於苟且忘患禍於無爲區區小子之奸僞豈足以證天下之無仙哉昔句踐軾怒蠅戎卒爭蹈火楚靈愛細腰國人多餓死齊桓嗜異味易牙蒸其子宋君賞瘠孝毀歿者比屋人主所欲莫有不

至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爲
虛誕耳樂太若審有道者安可待煞乎夫有
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縲絏視金玉
如土糞覩華堂如牢獄豈當扼腕空言以僥
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
印尚公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
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録云
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
出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
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

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一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无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蜕謂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皆在郫縣其家各發棺視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昔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

者皆爲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豈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怒帝軒之造舟酗醟者不可非杜儀之爲酒豈可以欒太之邪僞謂仙道之果无乎是猶見趙高董卓便謂古无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頓而云古无伯奇孝已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无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爲覡在女爲巫

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爲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

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鬼神數爲民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神鬼況乎仙人居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訓故終不言

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衆方得其徵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强也故不見鬼神不見仙人不可謂世閒无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䰟魄䰟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録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云无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

託形於玄豕如意假貌於蒼狗灌夫守田蚡
子義掊燕簡蓐收之降于莘欒侯之止民家
素姜之說讖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
臨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
如此不可勝數然而蔽者猶謂无之況長生
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令蚊虻負山
與井蟆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麟鸞鳳乃謂
天下无有此物以為古人虛設瑞應欲令人
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況於令人之信有
仙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

怪好傳虛无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缺損无價之淳鈞非荆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公所以鬱悒薛燭所以永歎矣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文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爲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爲師授也向本不解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

成耳至於撰列仙傳自删秦大夫阮倉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謡聖人所擇蒭蕘之言或不可遺採菲无以下體豈可以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而謂玄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法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黄丹及胡粉是化鈆

所作又不信騾及駏驉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況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甑之下焉識至言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白雲觀藏

抱朴子内篇卷三之四

菽七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卷四同　　瘦七

對俗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栢稟之自然何可學得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道引以增年且夫松栢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體貌與衆蟲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獨長者猶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

松栢諸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言也若謂彼皆特禀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奉服食非生知也若道術不可學得則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消玉爲粘潰金爲漿入淵不沾蹴刃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効何爲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乎仙道遲成

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
之守之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仙道
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
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
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

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
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
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長
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
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

如在指掌百代之遠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遠處故人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抄不長望而視之

有如偃盖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獼猴壽八百歲變爲猨猨壽五百歲變爲玃玃千歲蟾蜍壽三千歲騏驎壽二千歲騰黄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兎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爲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

中吉凶乃千里外事如此比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況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為兒時以龜枝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潁川陳仲弓蔦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

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檐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縋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候此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月為之

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
行徃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
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
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
爲道者効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
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
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衆故也覩一
隅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鶴能天
飛使人爲須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
長壽安可學乎抱朴子荅曰蟲之能蟄者多

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蟄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蟄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泳於川海是以蕭史偕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蟄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猬鼉蠡皆能竟冬不食之時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鳫

以正時帝軒侯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鵲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鸑鷟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仙經長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法龜鶴也上士用思遐邈自然玄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人之遠旨或曰我等不知今人長生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此盖愚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夫占天漢書欒大初見武帝試令闘棊棊自相觸而後漢書又

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小記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蒸嘗之禮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之終孝況得仙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轝霓蓋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

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可以翼奠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咀茹華瓊勢可以總攝羅酆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旣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於流俗逍遙於人間

不便絶跡以造玄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
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昇
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
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
服半劑而録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

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正復且遊地上
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
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
苦故不足役役於登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
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

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爲蛤雉之爲
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旨服輕暖通陰陽
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强顏色悅懌老而
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
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

譽不爲累乃爲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
邈然斷絶人理塊然與木石爲隣不足多也
昔安期先生龍眉甯公修羊公陰長生皆服
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
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

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騰爲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乎若得仙無復任理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爲附人情者也或問曰爲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鈐經中篇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爲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爲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之玄道步七政之盈縮論淩犯於旣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俯定卦兆之

休咎運三恭以定行軍之與亡推九符而得禍福之分野乘除一筭以究鬼神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開學之奥治至于樸素徒銳思於糟粕不能窮測其精微

也夫鑿柄之麤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掇蜩之薄術而傴僂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況於神仙之道旨意深遠求其根荄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況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

之以傳識者耳若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胸皆自其命不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不知之意邪吾令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粮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黄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事亦尠矣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漏以啄木之護齲齒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若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

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即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愚也或曰生死有命脩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既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既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況服彼

異類之松柏以延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爲益然則既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非爲殊族何以既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乎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鷄鴨

之足豆一作虫異物之益未可誣也若乎言不恃他物則宜擣肉治骨以爲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鬢之疾耶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爲命焉脂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兔絲萎川蟹不歸而蛣敗葉樹見斷而蠹殄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木在九竅則死人爲之不朽壇鹵沾於肌髓則臑腊爲之不爛況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己何怪其

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仙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黄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令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余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兎走鍼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須臾龍魚瀺灂於盤盂皆如說焉按方術皆不得長生也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筭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數本

多者則紀筭難盡而遲死若所禀本少而所
犯者多則紀筭速盡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
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
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
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

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
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
云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
仙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
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

天耳

抱朴子内篇卷之三

抱朴子内篇卷之四

金丹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爲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葢仙道之極也

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荊襄江廣數州之間閲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爲寫蓄之耳時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畧爲同文无一人不有道機經唯以此爲至祕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

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機謂道畢於此此
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諸道士以神丹金
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
人知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乆壽及
言曾與仙人共遊者將太半矣足以與盡微
者甚尠矣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今世復有
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人乃當曉之或
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
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
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遑合

作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
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
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師
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
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洒掃積久
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訣之
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書出於左元放元放
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余故
他道士了无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
矣資無擔石無以爲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

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
令聞之亦萬无一信如何夫飲玉粕則知漿
荇之薄味覩崑崙則覺丘垤之至卑既覽金
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
難卒得辦當須且將御小者以自支持耳然

服他藥萬斛爲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
長生也故老子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
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人
絶之則死又况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
萬倍於五穀耶夫金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

化愈妙黄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藥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可不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世間多不信至道者則悠悠者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明師无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畧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好之者其勤求之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

以度世也遂不遇之者真當息意於无窮之
冀耳想見其說必自知出潢汙而浮滄海背
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而覺布鼓之陋見巨
鯨而知寸介之細也知其嘍嘍无所先入欲
以弊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

棹籃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
作之有深淺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
及猶一酘之酒不可以方九醖之醇耳然小
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
燒之即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

丹砂其去凡草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

丹砂何得獨耳此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聞仙道而大笑之不亦宜乎上古真人愍念將來之可教者爲作方法委曲欲使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肯信謂爲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所

成皆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
近思求也余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
每有異聞則以爲喜雖見毀笑不以爲慼焉
知來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以示識者豈苟
尚奇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行於世信結流
俗哉盛陽不能榮枯朽上智不能移下愚書
爲曉者傳事爲識者貴農夫得彤弓以驅鳥
南夷得袞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强哉世
人飽食終日復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
之務但共逍遥遨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

榮則利或飛蒼走黄於中原或留連盃觴以
羮沸或以美女荒沉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
絃以弊一作疲筋骨或愽奕以棄功夫聞至道
之言而如醉覩道論而晝睡有身不修動之
死地不肯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削之煎熬

之憔悴之漉汔之而有道者自寳祕其所知
无求於人亦安肯强行語之乎世人之常言
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之聖人之富貴者已
當得之而无得之者是无此道也而不知古
之富貴者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

之而皆以目前之所欲者爲急亦安能得之耶假令不能決意信命之可延仙之可得亦何惜於試之試之小効但使得二三百歲不猶愈於凡人之少夭乎天下之事萬端而道術尤難明於他事者也何可以中才之心而

斷世間必无長生之道哉若正以世人皆不信之便謂爲无則世人之智者又何太多乎今若有識道意而猶修求之者詎必便是至愚而皆不及世人耶又或𢚩於求長生儻其不得恐人笑之以爲暗惑若心所斷萬有一

失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爲得之者所笑乎日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抱朴子曰按黄帝九鼎神丹經曰黄帝服之遂以昇仙又云雖呼吸道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

令人壽无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黄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魚投於東流水中以爲約唼血爲盟无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見此道

也合丹當於名山之中无人之地結伴不過
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潔勿近穢
汙及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謗
毀神藥藥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仙不但
一身耳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

之藥埋之即腐煑之即爛燒之即焦不能自
生何能生人乎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
當見聞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
行尸者乎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
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黄用雄黄水

礬石水一本作汞戎鹽鹵鹹礬石牡礪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斤以爲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黄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斤火之亦成黄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无不成也

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

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

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第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　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　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

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合火之即成黄金　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以此丹如棗核許持之百鬼避之以丹書門戸上萬邪衆精不敢前又辟盗賊虎狼也　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无間不可得之害矣抱朴子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

者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受其中三篇世无足傳當沉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調和陰陽役使鬼神風雨驂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隸焉猶自言本亦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然也況凡人乎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爲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謂爲虛言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生之乎凡人唯知

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欲奄忽終歿之徒慎无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謗真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藥成以分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爲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斤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别稱金各檢署之

禮天二十斤　日月五斤　北斗八斤

太乙八斤　井五斤　竈五斤

河伯十二斤　社五斤

門戸閭鬼神清君合五斤凡八十八斤餘一十二斤以好韋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放棄之於多處徑去无復顧凡用百斤外乃得息恣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又曰長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道引與屈伸也昇仙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易為之實難也子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生有才思善著詩及丹經讃并序述初學

道隨師本末列已所知識之得仙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爲難合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上之法也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艮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

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

熱内朱兒一斤於蓋下伏伺之候日精照之
須臾翕然俱起煌輝煌輝神光五色即化爲
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又九轉
之丹者封塗之於土釜中糠火先文後武其
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多少以此知之
耳其轉數少則用日多其藥力不足故服之
用日多得仙遲也其轉數多藥力成故服之
用日少而得仙速也又有九光丹與九轉異
法大都相似耳作之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
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黄白凡曾青慈石也

一石輙五轉而各成五色五石而二十五色各一兩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内死人立生也欲致行厨取黒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黄丹一刀圭即便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太清經中卷耳抱朴子曰其次有五

靈丹經一卷有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石
硫黃曾青礬石磁石戎鹽太一餘粮亦用六
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
帝符以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及太清
及九鼎丹藥耳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蓋蹹
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冶黃
銅以作方諸以承取月中水以水銀覆之致
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
銅燧中覆以汞曝之二十日發而治之以井
華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視之百日病

者自愈髮白還黒齒落更生又務成子丹法
用巴沙汞置八寸銅盤中以土爐盛炭倚三
偶墼以枝盤以硫黄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
服之不死又羨門子丹法以酒和丹一斤用
酒三升和曝之四十日服之一日則三蟲百
病立下服之三年仙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
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厨此丹可以厭百鬼及
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
以向之則无患矣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
九鼎而不及也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黄雄黄

燒下其中銅鑄以爲器覆之三歲淳苦酒上
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長數分或有五色琅玕
取埋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和菟絲菟
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尅其血以和
此丹服之立變化在意所作也又和以朱草
一服之能乘虛而行云朱草狀似小棗栽長
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巖石
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
中立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爲
玉醴服之皆長生又有取伏丹法云天下諸

水有名丹者有南陽之丹水之屬也其中皆有丹魚常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必浮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淵中矣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蔂汗（汗一作汁）及礜桃汁淹丹著不津器中練蜜蓋其口埋之入地三尺百日絞柠木赤實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鬢鬚皆赤長生也昔中黄仙人有赤鬚子者豈非服此乎又石先生丹法取烏轂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

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煞之陰乾百日并毛羽擣服一刀圭百日得壽五百歲又康風子丹法用羊烏鶴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丹内鵠卵中漆之内雲母水中百日化爲赤水服一合輙益壽十歲服一升千歲

也又崔文子丹法内丹鶩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長服不死又劉元丹法以丹砂内玄水液中百日紫色握之不汙手又和以雲母水内管中漆之投井中百日化爲赤水服一合得百歲久服長生也又樂子長丹法以曾青

鉛丹合汞及丹砂著銅筩中乾丸白滑石封之於白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仙矣一本作一年仙又李文丹法以白素裹丹以竹汁煑之名紅泉乃浮湯上蒸之合以玄水服之一合一年仙矣又尹子丹法以雲母水和丹

密封致金花池中一年出服一刀圭盡一斤得五百歲又太乙招魂魄丹法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長於起卒死三日以還者折師內一丸與硫黃丸俱以水送之令入喉即活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又采

女丹法以兔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一丸日三至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又稷丘子丹法以清酒麻油百華醴龍膏和封以六一泥以糠火熅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盡劑得壽五百歲又墨子丹法用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以鐵匕撓之十日還爲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不死又張子和丹法用鉛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中八十日成以棗膏和丸之服如大豆百日壽五百歲又綺里丹

法先飛取五石玉塵合以丹砂汞内大銅器中煑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鈆百斤以藥百刀圭合火之成白銀以雄黄水和之而火之百日成黄金金或太剛者以猪膏煑之或太柔者以白梅煑之又玉柱丹法以華池和丹以曾青硫黄末覆之薦之内筩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神女來侍之可役使知天下之事也又肘後丹法以金華和丹乾瓦封之蒸八十日取如小豆置盤中向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長

生矣以投丹陽銅中火之成金又一法以油汁和丹服之
百日長生又李公丹法用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
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三十六日出和以石
硫黄液服之十年與天地相畢又劉生丹法
用白菊花汁地楮汁樗汁和丹蒸之三十日
研合服之一年得五百歲老翁服更少不可
識少年服亦不老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
雞子中漆合之令雞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
之住年不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
雞犬服之皆不復大鳥獸皆亦如此驗又陳

生丹法用白蜜和丹內銅器中封之沉之井中一朞服之經年不饑盡一斤壽百歲又韓衆終丹法漆蜜和丹煎之服可延年久視立日中無影過此已往尚數十法不可俱論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減九丹

矣合之用古秤黃金一斤并用玄明龍膏太二旬首中石冰石紫遊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真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於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百日不得與俗

人相往來於名山之側東流水上別立精室百日成服一兩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地水仙之士者但齋戒百日矣若欲昇天皆先斷穀一年乃服之也若服半兩則長生不死萬害百毒不能傷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在意所欲无所禁也若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更服一兩便飛仙矣以金液為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煑之三十日出以黄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為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

水銀一斤即成銀又取此丹一斤置火上扇之化爲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劒辟兵萬里以此丹金爲盤椀飲食其中令人長生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以金液和黄土内六一泥甌中猛火炊之盡成黄金中用也復以火炊之皆化爲丹服之如小豆可以入名山大川爲地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和鈆一斤皆成銀受金液經投金人八兩於東流水中飲血爲誓乃告口訣不如本法盜其方而作之

終不成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傳其書必兩受其殃天神鑒人甚近人不知耳抱朴子曰九丹誠爲仙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

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爲難得耳古秤金一斤於今爲二斤率不過直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

而得一劑可足八仙人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釀數升米酒必無成也抱朴子曰其次有餌黄金法雖不及金液亦遠不比他藥也或以豕負革肪及酒鍊之或以樗皮治之或以荊酒磁石消之或有可引爲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雄黄雌黄合餌之可引之張之如皮皆地仙法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爲水服之然須長服不可供故皆不及金液也

抱朴子曰合此金液九丹既當用錢又宜入

名山絶人事故能爲之者少且亦千萬人中時當有人人得其經者故謂作道書者畧元說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道者謗訕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大藥皆當祭祭則太一元君老君玄女皆

來鑒省作藥者若不絶跡幽僻之地令俗閒愚人得經過聞見之則諸神便責作藥之者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謗毀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入名山之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

爾乃可作大藥作藥須成乃解齋不但初作時齋也鄭君云老君告之言諸小小山皆不可於其中作金液神丹也凡小山皆无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炁不念爲人作福但能作禍善試道

士道士須當以術辟身及將從弟子然或能壞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皆不欲令雞犬小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便无驗又染彩者惡惡目者見之皆失美色況神仙大藥乎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

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爲此也又按仙經可
以精思合作仙藥者有華山泰山霍山恒山
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几山地
肺山王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潜山青城山娥
眉山綏山雲臺山羅浮山陽駕山黄金山鼈
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盖竹山括蒼山此
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
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以合
藥也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爲福
藥必成若不得登此諸山者海中大島與若

會稽之東翁洲亶洲紵嶼及徐州之羊莒洲泰光洲鬱洲皆其次也今中國名山不可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住者有霍山在晉安長山太白在東陽四望山大小天台山盖竹山括蒼山並在會稽抱朴子曰余忝大臣之子

孫雖才不足以經國理物然疇類之好進趍之業而所知不能遠余者多褌翮雲漢耀景晨霄者矣余所以絕慶吊於鄉黨棄當世之榮華者必欲遠登名山成所著子書次則合神藥規長生故也俗人莫不怪余之委桑梓

背清塗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謂余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世事不並興若不廢人間之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見之誠了執之必定者亦何憚於毀譽豈移於勸沮哉聊書其心示將來之同志尚者云後有斷金之徒所捐棄者亦與余之不異也小小神丹方用真丹三斤白蜜六斤攪合日暴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許十丸未一年髮白者黑齒落者生身體潤澤長肌服之不老老者成年少長生不死矣小丹法丹一斤擣篩淳苦酒三升漆二

升凡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
麻子三丸再服三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
服之百日肌骨強堅千日司命削去死籍與
天地相畢日月相望形易容變无常日中无
影乃別有光也小餌黄金法鍊金内清酒中
約二百過出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
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削之内清酒中
无數也成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二丸分爲
小丸服之三十日无寒温神人玉女事之銀
亦可餌之與金同法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

室中者一年即輕舉矣止人間服亦地仙勿妄傳也兩儀子餌消黃金法豬負革脂三斤淳苦酒一升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爐以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爾飡一斤壽蔽天地食半斤壽二千歲五兩金千二百歲无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傳示人示人令藥不成不神欲去當服丹砂也

抱朴子內篇卷五之六

疲八

抱朴子內篇卷之五 九同卷

疲八

至理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適偶有所偏解猶鶴知夜半燕知戊已而未必達於他事也亦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仙人之無種耳夫道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可說昔庚桑胼胝文字韲顏勤苦彌乆及受大訣諒有以也夫圓首含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利誘其意素顏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愛惡

利害攪其神功名聲譽束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學而已成自非受命應仙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之外運清鑒於玄漠之域寤身名之親疎悼過隙之電速者豈能棄交脩賒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脩難成之遠功

哉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燭糜則火不居矣身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夫逝者無反期

旣朽無生理達道之士良所悲矣輕璧重陰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苟為大言而强薄世事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是以遐棲幽遁韜鱗掩藻遏欲視之自

遣損明之色杜思音之耳遠亂聽之聲滌除玄覽守雌抱一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遣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腊毒謐多言於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徹內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於冥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斥淺務

御以愉慎爲乎無爲以全天理爾乃吹吸寶
華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
命門結北極於黄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
以鍊形采靈液於金梁長駈白而留青凝澄
泉於丹田引沉珠於五城瑶鼎俯爨藻禽仰

鳴瑰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
光於洞冥雲蒼鬱而連天長谷湛而交經履
躡乾兊召呼六丁坐卧紫房咀吸金英曄曄
秋芝朱華翠莖皛皛珍膏溶溢霄零治飢止
渴百痾不萌逍遥戊巳燕和飲平拘魂制魄

骨填體輕故能策風雲以騰虛並混輿而永生也然梁塵之盈尺非可求之漏刻山霤洞徹非可致之於造次也患於聞之者不信信之者不爲爲之者不終耳夫得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果無其仙道也抱朴子曰防堅則水無漉棄之費脂多則火無寢曜之患龍泉以磨割常利斤斧以日用速弊隱雪以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疊鏡不灼凡卉以偏覆越冬泥壞易消者也

而陶之爲丸則與二儀齊其久焉柞柳速朽
者也燔之爲炭則可億載而不敗焉轅豚以
優穡晚卒良馬以陟峻早斃寒蟲以適己倍
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煞氣則彫瘁於凝霜
值陽和則鬱藹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枯異
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而人之
受命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
養之理補救之方非徒溫煖之爲淺益也久
視之効何爲不然而世人守近習隘以仙道
爲虛誕謂黃老爲妄言不亦惜哉夫愚人乃

不肯信湯藥鍼艾況深於此者乎皆曰俞跗

扁鵲和緩倉公之流必能治病何不匆死又

云富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

然也乃責如此之人令信神仙是使牛緣木

馬逐鳥也抱朴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丸及

五英八石小小之藥或立消堅水或入水自

浮能斷絕鬼神禳却虎豹破積聚於腑臟殲

一豎於膏肓起猝死於委尸返驚魂於旣逝

夫此皆凡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

藥也何爲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虢太

子於旣殞胡巫活絶氣之蘇武淳于能解顱
以理腦元化能刳腹以滌胃文摯衍期以瘳
危困仲景穿胸以納赤餅此醫家之薄伎猶
能若是豈況神仙之道何所不爲夫人所以
死者損也老者百病所害也毒惡所中也邪

氣所傷也風冷所犯也今道引行氣還精補
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
柱天禁戒帶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
此則通可以免此六害今醫家通明腎氣之
丸內補五絡之散骨填苟杞之煎黃蓍建中

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葉青蓁凡弊之
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猶能
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者
也又云有吳普者從華佗受五禽之戲以代
導引猶得百餘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尚能如
此況於用其妙者耶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
可以救霍亂款冬紫菀可以治欬逆萑蘆貫
衆之煞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秦膠獨活
之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痺濕菟絲蓯蓉之
補虛乏甘遂葶歷之逐痰癖括樓黃連之愈

消渴薺苨甘草之解百毒蘆如益熱之護衆創麻黃大青之主傷寒俗人猶爲不然也寧煞生請福分著問祟不肯信良醫之攻疾病及用巫史之紛若況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留侯張良吐出奇策一代無有智慮所及非淺近人也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遊耳遂修道引絶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呂后逼蹴從求安太子之計良不得已爲畫致四皓之策果

如其言呂后德之而逼令强食之故令其道
不成耳按孔安國祕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
之法不但兵法而巳又云良本師四皓甪里
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從受其神
方雖爲呂后所强飲食尋復修行仙道密自
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
言則良爲得仙也又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
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十歲此盖道之薄者
而蒼爲之猶得中壽之三倍況於備術行諸
祕妙何爲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非空

言也抱朴子曰服藥雖爲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爲勞損則行無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至于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者内以養身外以却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驗多炁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以群從行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炁可以禳天災

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形現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炁禁之皆即絕此是炁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虵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炁禁之能辟方

數十里上伴侶皆使无爲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虵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炁禁金瘡血即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爲虵虺所中以炁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炁禁水水爲之

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煑食之而
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炁吹
之釘即涌射而出又以炁禁沸湯以百許錢
投中令一人手探摝取錢而手不灼爛損禁
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氷又能禁一里中炊
者盡不得蒸熟又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
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
刀劒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向輙致不利
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
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

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
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爲先
登盡捉掊彼山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備於
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
行所打煞者乃有萬計夫炁出於形用之其
效至此何疑不可絶穀治病延年養性乎仲
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炁可
以不飢不病云吾始者未之信也至於爲之
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
能也豈不以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

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之不捷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其諫辭則此

爲良說矣使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聞行然之法則彼說師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其始步稍高遂入雲

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仙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家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仙者蓋各以其父祖及見卜成者成仙昇天故也此則又有仙之一證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五

抱朴子内篇卷之六

微旨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途殊别孤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之細事沉浮過於金羽皁白

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亠家𧇊亡髮之物不以爲難焉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干雲之峻峭

猶不能察焉黃老玄聖深識獨見開秘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懸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爲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粭蜜酣於醽醁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速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慾欲之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

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獨不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得運逸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同猗頓之策取譏論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鵲之伎屢奔北而稱究孫吳之算人不信者以無効也余答曰夫寸鮹汎迹濫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蝎宛

轉果核之内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闊以爲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淩流電而造倒景予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爲天

神地祇異類之人豈爲我爲學之所致哉始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强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令家户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爲無耳世人

信其臆斷仗其短見自非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尚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爲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難以及易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荄不洞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窈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是故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

又未遇而求要道未可得也凡丹金液最是
仙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寶精愛炁最
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
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
精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為善抱朴子

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
廣知也蓋藉衆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諭之
猶世主治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
諭之猶工匠之為車焉轅輞軸轄莫或應虧
也所為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

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孑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扎待鋒刃也何者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体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

偶知一事便言巳足而不識眞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巳以消工棄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顤鈍所知殊尚淺近便强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恥復求還或爲虎狼所食或爲魍魎所殺或餓而無絶穀之方寒而無自温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情不盡以教之因告云爲道不在多也夫爲道不在多自爲巳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盡待不必之大事

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懐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蔬乎是以斷穀辟兵猒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救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況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内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

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筭筭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筭盡則人死諸應奪筭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䰟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輙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三日也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

秦穆王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竈洿池猶皆有精氣及人身中況天地爲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踈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

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賙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己不佞諂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于天

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煞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枉直廢公爲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

仙聖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刳胎破卵春夏燎臘罵詈神靈教人爲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脇尫弱以惡易好强取强求擄掠致

富不公不平淫佚傾斜淩孤暴寡捨遺取施
欺紿誑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𠗊牢天援地訳
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損
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
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飼他人
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僞雜真採取姦利誘
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輙是
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筭紀筭盡則死但
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筭若惡事而損於人
者若筭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諸

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以當塡之以致死喪但不卽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刼盜及行求遺器物若遇縣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所取之直也故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煞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飢鴆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

困以解之若以罪加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
解之皆一倍於所爲則可便受吉利轉禍爲
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壽學道
速成也夫天高而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
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誚乎皓首乃受天

墜之金蔡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煞子爲親
而獲鐵券之重賜然善事難爲惡事易作而
愚人復以項託伯牛輩謂天地之不能辨臧
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揚譽
者不能解陰罪若以薺麥之生死而疑陰陽

之大氣亦不足以致遠也蓋上士所以容勿
而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或曰道德未
成又未得絶跡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
將何以却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
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薫草以
泥門戸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
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爲人以著朱鳥地
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
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
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

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軾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亦有死地況一房乎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爲何所在願垂告悟以袪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沉不浮絕險緬邈嶵嵬崎嶇和氣絪緼神意並遊玉井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離坎列位玄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金玉嵯峨醴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

子能修之松喬可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
杳巍巍玄氣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
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
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
所秘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
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
兩半同昇合或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
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
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于
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疋立之命門形

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先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幷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爲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令失實或亦姦僞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藏隱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及却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乃縱

情慾欲不能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
卻走馬以補腦還陰丹以朱腸采玉液於金
池到三五於華梁令人老有美色終其所稟
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
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荊
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
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
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
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
為之說亦不可盡信也玄素諭之水火水火

煞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爾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爲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爲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

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六

收

抱朴子内篇卷七之八

守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抱朴子内篇卷之七　八同卷

守一

塞難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爲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爲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仙道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禀移易予奪非天所能譬猶金石之銷於爐冶

瓦器之甄於陶竈雖由之以成形而銅鐵之利鈍罌甕之邪正適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爲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曰

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静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爲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

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爲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陵非有事焉魚鱉託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爲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爲萬物之父母萬物爲天地之子孫夫蝨生於我豈我之所作故蝨非我不生而我非蝨之父母蝨非我之子孫蟣蠓之育於醯醋芝檽之產於木石蛣蝠之滋於汚淤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

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夭有
日月寒暑人有瞻視呼吸以遠况近以此推
彼人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痒之何故則彼
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人不
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閡則天亦不能

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茲論之夭壽
之事果不在天地仙與不仙決非所值也夫
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形器
必中適姿容必妖麗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
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矬陋尪弱或

且黑且醜或聾盲頑嚚或枝離攣蹇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況乎天地遼闊者哉父母猶復其遠者也我自有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受氣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損益於我矣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而無惡悉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項揚無舂彫之悲矣子以天不能使孔

孟有度世之祚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爲德德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知不全功業不建位不覇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爲之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賢不必

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竇公庸夫年幾二百伯牛廢疾子夏喪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蹻極惡而黄髮天之無爲於此明矣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氏曰神仙之可學

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說誕而難用
抱朴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
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
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
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
也談者咸知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
何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是玩華藻於木末
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賤
淵潭愛和璧而惡荊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
所自出荊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

者道之餘也澄藥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
以其移風易俗不唯揖讓與盤旋也所以尊
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獨養生之一事也
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信而老氏
未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
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
之辭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
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或曰仲
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
此觀之益明所禀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易

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而不能揖酌
清虛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
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閒之事而已安能請求
仙法耶忖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
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沉靜玄默守
無爲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
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
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於
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悽悽遑遑務在匡時
仰悲鳳鳴俯歎匏瓜沽之恐不售忼慨思執

鞭亦何肯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闊哉或曰儒道之業孰爲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難中之易也夫棄交遊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割粲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守己謗來不慼譽至不喜覩貴不欲居賤不耻此道家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意不爲推步之苦心不爲藝文之役衆煩旣損和氣自益無爲無慮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

儒者所修皆憲章成事出處有則語嘿隨時師則比屋而可封書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易也鉤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積於衡巷志貞盡於事君仰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爲不通片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爲世人之所則動脣爲天下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爲易中之難矣篤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以患其難矣將舍而從其易焉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可與得意者則

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
亦未謂之爲希矣或曰余閱見知名之高人
洽聞之碩儒果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
矣未有言年之可延仙之可得者也先生明
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夫而據長生之道
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近才見淺聞
寡豈敢自許以拔羣獨識皆勝世人乎顧曾
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
驗則知其大效覩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
夫世之不信天地之有仙者又未肯規也率

有經俗之才當塗之伎涉覽篇籍敎之書
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所惑則謂衆之
所疑我獨能斷之機兆之未朕我能先覺之
是我與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翳冥昧無不
得也我謂無仙仙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
也吾每見俗儒碌碌守株之不信至事者皆
病於頗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小黠自累不
肯爲純在乎極暗而了不別菽麥者也夫以
管窺之狹見而孤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
異以一尋之綆汲百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

而云井之無水也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已之多者也夫聽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況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已心之所得必固世間至遠之事謂神仙爲虛言不亦敝哉抱朴子曰妍蚩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爲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

相爲聽焉眞僞有質矣而趣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爲謀焉以醜爲美者有矣以濁爲清者有矣以失爲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炳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況乎神仙之事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貴乎達者哉若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未爲久也吾所以不能嘿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末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之未易明神仙之不見信其來

久矣豈獨今哉太上自然知之其次告而後悟若夫聞而大笑者則悠悠皆是矣吾之論此也將有多敗之悔失言之咎乎（咎或作各）夫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蓋盛陽不能榮枯朽之木神明不能變沉溺之性子貢不能悅祿馬之野人古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章甫不售於蠻越赤舃不用於跣夷何可強哉夫見玉而指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

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也所以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下之必無仙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抱朴子内篇卷之七

抱朴子内篇卷之八

釋滯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荅曰要道不煩所爲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内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淩霄而輕舉者上士也

自持才力不能並成則棄智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爲才夫八百年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爲柱史甯封爲陶正方回爲閭士吕望爲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官於晉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器於小史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何必修於晝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靜黙性惡諠譁以縱逸爲歡以榮任爲戚者帶索藍縷茹草操耜

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生不憚速死辭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爲猶常如此況又加之以知神仙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於世矣各從其志不可一槩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謂一言之善貴於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已之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困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爲弘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經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

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黄老之德固無量矣而莫之克識謂爲妄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藥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明師不經勤

苦亦不可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有數法焉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言服藥而服藥之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始有志不怠勤勞可知方乃告其要耳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

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
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飢渴或可
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
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
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
二十乃以口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自耳聞
其炁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
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習轉增
其心數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
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

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從日中至夜半六時爲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善用炁者嘘水水爲之逆流數步

虗火火爲之滅嘘虎狼虎狼伏而不得動起嘘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爲兵刃所傷嘘之血即止聞有爲毒蟲所中雖不見其人遥爲嘘祝我之手男嘘我左女嘘我右而彼人雖在百里之外即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登時差也但人性多慘

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炁大要不欲多食及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强難閉又禁恚怒多恚怒則炁亂既不得溢或令人發欬故尠有能爲者也余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輙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眞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

絶陰陽不交則生致壅閼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爲之而不以此自傷煞者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麤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宜勤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専守交接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抱朴子曰道書

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
者各以所知見而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
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周悉
其所證按又不著明皆闕所要而難解解之
又不深遠不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悱勸進

有志教戒始學令知玄妙之塗徑禍福之源
流也徒誦之萬徧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然
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
不足尋繹也末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
於名爲道家之言便寫取累箱盈筐盡心思

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鱔
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
故消棄日月空有疲困之勞了無錙銖之益
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生之效則莫不指
黙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
下果無不死之法也而不知彼之求仙猶臨
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河中之無魚也又五千
文雖出老子然皆汎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
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誦此經
而不得要道直爲徒勞耳又況不及者乎至

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華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爲徭役以殂歿爲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里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乏

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于得以老莊爲窟藪不亦惜哉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仙之士不肯進官人皆修道誰復佐政事哉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山棲者巢許所以稱高也遭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爲貴

也軒轅之臨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可謂太平也而偓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剪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之王四老風戢於商洛而不妨大漢之多士也周黨麟跱於林藪而無損孝文之刑厝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富不能移其好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爲臺榭峻岫爲大厦翠蘭爲絪牀綠

葉爲幃幔被裯代袞衣襚藿當嘉饍匪躬耕不以充飢匪妻織不以蔽身千載之中時或有之況又加之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家而不顧背榮華如棄跡絶可欲於胷心淩嵩峻以獨往侶影響於名山内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之中八極之内將遽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亦多憂乎或曰學仙之士獨潔其身而忘大倫之亂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咎將見及也抱朴子答曰夫北人石户善卷子州皆大才也

而沉遁放逸養其法然昇降不爲之虧大化
不爲之缺也況學仙之士未必有經國之才
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塵露之益棄之不覺毫
釐之損者乎方今九有同宅而幽荒來仕元
凱委積無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
之職動久者有遲敘之歎勳高者有待遍之
屈濟濟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徒非所乏也
昔子晉捨視膳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王不
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衿帶之職違式遏之任
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

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
故也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
同出處之各有性不逼不集以崇光大上無
嫌恨之偏心下有得意之至歡故能暉聲並
揚於罔極貪夫聞風而忸怩也吾聞景風起
則裘鑪息世道戾則奇士退會喪亂既平休
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既韜盧鵲
將烹子房出玄帷而反閭巷信布釋甲冑而
修魚釣況乎學仙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吝此
以何爲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

全身久壽非爭競之醜無傷俗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海之勿滄其高不俟翔埃之來其深不抑行潦之流撮壤土不足以減其峻升勺出不足以削其所工世不過有數仙人何能有損人物之也二葉或曰果其仙道可求得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爲聖若知而不學則是無仙道也抱朴子答曰人生星宿各有所值旣詳之於別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

之炳粲蹔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性也
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
少矣特爲吾子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
止局情難卒闡且今子開其較略焉夫天地
爲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易經足以彌綸陰

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者問天之度數四
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几爲幾里上何所極
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
道所剩昏明修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
薄蝕四七凌犯彗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

祥𠫊極不動鎮星獨東羲我外景而熱望舒
內晦晦而寒天漢仰見爲潤下之性濤潮往來
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占喜怒之情雲動氣
起含吉凶之候攙搶尤矢句始絳繹四鎮五
殘天狗歸邪或以示成或以正敗明易之生
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森秋四部詩書三禮之
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
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郄萌七曜記之悉矣余
將問之曰此六家之書是爲經典之教乎彼
將曰非也余又將問曰有召之徒爲是聖人

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生而戴天詣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爲虛妄乎天地至大舉目所見由不能了況於玄之又玄妙之極妙者乎復問俗人曰夫乘雲蠒產之國肝心

字一 十五

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間狗蹄修臂交股黃池無男穿胷旁口廩君起石而汎土船沙丘觸目而生羣龍女媧地出杜宇天墮甓飛犬言（甓一作壁）山徙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爲鶴小人成沙女仞（一作丑）倚枯二

負抱柱寄居之蟲委甲步肉二首之蛇弦之
爲弓不灰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
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填海玄讓遁生
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漉水枯
灌化形山蘡前跟石修九首畢方人面少千
之劾伯卒聖卿之役肅霜西羌以唐景興鮮
卑似桑鷩強林邑以神録王庸蜀以流尸帝
監神嬰來而蟲飛縱目世變於荊岫五丁引
蛇以傾峻內甚振翅於三海金簡玉字發於
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石之中凡此奇

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説可皆
復云無是物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禦
寇停肘水而控弦伯氏躡億仞而企踵呂梁
能行歌以憑淵宋公克象葉以亂真公輸飛
木鵴之翩翾離朱覿毫芒於百步賁獲効膂
力於萬鈞越人揣鍼以蘇死豎亥超迹於累
千郢人奮斧於鼻堊仲都祖身於寒天此皆
周孔所不能爲也復可以爲無無有乎若聖人
誠有所不能則無怪於不得仙不得仙亦無
妨於爲聖人爲聖人偶所不閑何足以爲攻

難之主哉聖人或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
不私有生而不營存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
學仙亦何怪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八

[seal stamp]

抱朴子内篇卷之九

守二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　　　守二

道意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爲有焉論其有則萬物梢爲無焉隷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髣髴吴札晉野竭聦不能尋其音聲乎窈冥之内猲狶涉䂬疾走不能迹其兆朕乎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之形爲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圓者得之

而動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强名為
道已失其眞況乃復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
其姓號至於無垠去道遼遼不亦遠哉俗人
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
淡默恬愉不樂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頤其神
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
害眞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
福而福來不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
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
不能守眞無杜遏之以檢括愛嗜好之搖筴馳

騁流遁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神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腯沃酹醪醴撞金伐革謳報踴躍拜伏稽顙守請

虛坐求乞福願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請命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風卧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蕞爾之體自貽

慈惠天地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罄羣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禍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皂隸之巷不能紆金銀之

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爲人類而尊卑兩絕況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臭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大牢之饌求令名於明主釋愆責於

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況年壽難獲於令
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冀
其曲祐未之有也夫懿德之主忍詬之臣猶
能賞善不須貸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
履墨不偏不黨豈況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
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可識矣楚之靈王
躬自爲巫靡愛斯牲而不能卻吳師之討也
漢之廣陵敬奉李須傾竭府庫而不能救叛
逆之誅也孝文尤信鬼神咸秩無文而不能
免五柞之祖孫主貴待華嚮封以往爵而不

能延命盡之期非犧牲之不博碩非玉帛之
不豐醲信之非不欵敬之非不重有丘山之
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於近而營之於遠
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旣壽且貴宋盧江罷
絶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
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
不妄將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嗇實
不夭多慘用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爲若養之
失和伐之不解百疴緣隙而結榮衛竭而不
悟大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謂率皆妖偽轉

相誑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病之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之謬祈禱無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危急唯所不聞聞輙修爲損費不訾富室竭其財儲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筐櫃倒裝而無餘或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赦幸而誤活財產窮罄遂復飢寒凍餓而死或起爲刼剽或穿窬斯濫喪身於鋒鏑之端自陷於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耗穀帛

淪於貪濁之師巫既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
衣衾之周使尸朽蟲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
乃至於此哉淫祀妖邪禮律所禁然而凡夫
終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重
致之大辟賺慕巫祝不肯止者刑之無赦肆

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絶息所以令百姓杜
凍飢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
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歳假託小術
坐在立亡變形易貌誑眩黎庶糾合羣愚進
不以延年益壽爲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爲業

遂以招集奸黨稱合逆亂不純自伏其辜或
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
積富喻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
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勢
凌有司亡命逋逃因爲窟藪皆由官不糾治
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爲歎息吾徒匹夫雖
見此理不在其位末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
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祟假令頗有其懷而
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殿最之急事而
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人並云

不可阻之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聲於是疑惑竟於莫敢令人振腕發憤者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經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傾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屢值疫癘常得藥物之力頻冒矢石幸無傷剥之患益知鬼神之無能爲也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食獨有李家道

無爲爲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無有限
劑市買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吝買
或數十人厨費亦多矣復未純爲清省也亦
皆宜在禁絶之列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
余答曰吴太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

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
所言但占問顔色若顔色欣然則事皆吉若
顔容慘慼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
若微歎者即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
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有一人姓李名寛

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之爲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已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此於是避役之吏民依寬爲弟子者恒近千人而昇堂入室髙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符導引日月行炁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淺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

悴起止咳噫目瞑耳聾齒墮髮白漸又昏耗或忘其子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為寬故作無異以欺人豈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為廬寬亦得温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寬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為真死也夫神仙之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為貴耳今寬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可知矣又何疑乎若謂於仙法應尸解者何不且止民間一二百歲住年不死然後去乎

天下非無仙道也寛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
曲論之者寛弟子轉相教受布滿江表動有
千許不覺寛法之薄不足遵承而守之冀得
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滞迷耳天下有
似是而非者實爲無限將復略說故事以示

後人之不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罥
以捕麞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
乃以一頭置罥中而去本主來於罥中得鮑
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聞之因
共爲起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

櫺藻梲鍾鼓不絶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助者耕白田有一李栽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以一㹠其目偶愈便殺㹠祭之傳

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塡溢酒肉滂沲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又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餅暫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人頭上有餅怪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有神能治病愈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

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
人治病初但雞肋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
不絶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母聞之乃爲人
說始無復往者又洛西有古大墓穿壞多水
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
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
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
以治腹内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
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絶
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

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
或持器遺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
無神官中禁止遂塡塞之乃絶又與古太守
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
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
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
登視躄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趍之如市而
錢帛固已積山矣又敕諸求治病者雖不便
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
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

後人問前來者前來輙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法皆爲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爲未覺者

之戒焉或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伎而平安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遲死或亦幸而偶爾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有遺禽脫獸大火既過時餘不燼草木也

要於防身却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劔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侵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也然思玄執一含景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消體疾也任自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横枉大疫之流行則無以却之矣夫儲甲胄蓄蓑笠者蓋以爲兵爲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沉陰則有與無正同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煙交則知裸體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彌天則覺露立者

之劇矣不可以薺葼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以誤晚學之散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

申二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

守三

明本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荅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先以爲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徧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朴守眞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

而後六經謂遷爲謬夫遷之洽聞旁綜幽隱
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
也實源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的乎至理
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向命世通
人謂爲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遽也固誠
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夫所謂
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又於治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

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國之有道貧賤者恥焉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舉有道者蓋博通乎今古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無不對者何必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式者哉而管窺諸生臆斷瞽說聞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筭也嗟乎所謂抱螢燭於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焜爛侶鮋鰕於跡水之

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崙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苟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間淺近者衆而深遠者少少不勝衆其來久矣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爲貴多者爲賤至於人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芝英不泄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礫無量而珠璧甚尠鴻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蜴

盈藪而虬龍希覿班生多黨固其宜也夫道
者内以治身外以爲國能令七政導度二氣
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爲暴物之
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焚輪
虹霓寑其祅頹雲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
禾畢遂疫癘不流禍亂不作壍壘不設干戈
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
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
處上而人不以爲重居前而人不以爲患號
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

也故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騖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爲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奸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飄櫓積尸築京或坑降萬計析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逾深而稊逾妙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纖羅密而羽禽躁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爨火猛而小鮮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

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孝子挍
譽於敗家疾疢起而巫醫貴矣道德衰而儒
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
問曰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
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

爲道之士莫不飄然絶跡幽隱何也抱朴子
答曰曩古純朴巧僞未萌其信道者則勤
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謗毁之言不
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胷也是以真人徐
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雕僞

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既不信道好爲訕毀謂眞正爲妖訛以神仙爲誕妄或曰惑衆或曰亂羣是以上士恥居其中也昔之達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待旦覩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趙害鳴犢而仲尼旋軫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衆我寡華元去之況乎明哲業尚本異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夫淵竭池漉則蛟龍不遊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鷗不下凡卉春翦而芝蓂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有道者安得不

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翶爾藏軌於玄漠之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爲道者必入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即此清淨也夫入九室以精思存眞一以招神者既不喜諠譁而合汚穢而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尤忌利口之愚人忌凡俗之闇見明靈爲之不降仙藥爲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人中或有淺見毀之有司加之罪福或有親舊之往來牽之以慶弔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臭鼠矣彼之邈爾獨往得意嵩岫豈不有以

乎或云上士得道於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爲仙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能傷雖在都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不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之中而得也然則黄老可以至今不去也或問曰道之爲源本儒之爲末流既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趣之術輕身重命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儒者之

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逸貴杜遏
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
譽道家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
正以禳邪儒者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
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獨
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也道家所習者
遣情之教戒也夫道者無為也善自修以成
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
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
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慎而無悶此所以為百

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汙隆末之變也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業貴其事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爲道之士不嘗禮教不顧大倫侶狐狢於草澤之中偶猿猱於林麓之閒魁然流擯與木石爲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荅曰摛華騁艶質直所不尚攻蒙救惑曩昔之所饜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然觀孺

子之隧井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兼愛之謂邪又陳梗槩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既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既兼綜理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為滅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歎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駡詈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僬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營

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頑令囂崇飾惡言誣詰
道家説糟粕之滓則若覩駿馬之過隙也涉
精神之淵則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揮短
翅以凌陽侯之波猶黿力鶩實以涉昀一作日
猿之峻非其所堪秖足速困然而嘍嘍守於

局隘聽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
光鼓腹以奮電靈不亦蔽乎蓋登旋璣之眇
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鷦
金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
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觀奧秘之弘修而恨離

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注說炳露初學之徒猶可不解豈況金簡玉札神仙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歃血乃傳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連城金璧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根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仙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棲板桐或作枝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携松羨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爲當侶狐貉而偶猿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逍遙虹霓

翶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未
爲戚也獑腯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爲樂孰與
逸麟之離羣以獨往吉光坼偶而多福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

守三

七

抱朴子内篇卷之十一

守四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一　守四

仙藥

抱朴子曰神農四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
昇天神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厨
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札曾青雄黃雌
黃雲母太乙禹餘粮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
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虫
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辟又孝經
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
喜辟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明文

炳然而世人終於不信可歎息者也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次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太乙禹餘粮次則石中黃子次則石桂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石硫黃次則石粘次則曾青次則松柏脂茯苓地黃麥門冬木巨勝重樓黃連石韋楮實象紫一名純盧是也或名仙人杖或云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苟杞也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莚門冬或名巔棘或名淫羊食或名

管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氣香者善其生水側下地者葉細似蘊而微黃根長而味多苦氣臭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氣爲益又遲也服之百日皆丁壯倍駃於朮及黃精也入山便可蒸若煮啖之取足可以斷穀若

有力可餌之亦可作散并及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甚楚人呼天門冬爲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許相似如一也而其苗小異也眞百部苗似拔揳唯中以治欬及殺蝨耳不中服食不可誤也如黃精一名白及而

實非中以作糊之白及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唯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兎竹一名救窮一名垂珠服其花勝實服其實勝其根但花難多得得其生花十斛乾之纔可得五六斗耳而服之日可三合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辨也服黃精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朮朮餌令人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甘美易食凶年可以與老小休粮人不能別之謂爲米脯也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

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也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如肉象有頭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於大石喜在高岫嶮峻之地或却著仰綴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氷也晦夜去之三百步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非久齋至精及佩老子入山靈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輩也凡見諸芝且先以開山却害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蔽化

去矣徐徐擇王相之日設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皆從日下禹步閉氣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擣之三萬六千杵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則萬歲亦可分人服也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常采率多似山玄水蒼玉也亦鮮明如水精得而末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歲也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椀不過徑尺

以還有埊帶連綴之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星百餘步內夜皆望見其光其光自別可散不可合也常以秋分伺之得之擣服方寸七入口則翕然身熱五味甘美盡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光所居晻地如月可以夜視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户中户中便有深谷不可得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户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偃蓋石高度徑可一丈許望見蜜芝從石户上隨入偃蓋中良久輒蓋亦終不溢

也户上刻石爲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壽萬歲諸道士共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當以摦器著勁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爲之者按此石户上刻題如此前世必已有得之者也石桂芝生名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尺許大如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擣服之一斤得千歲也石中黄子所在有之沁水山爲尤多其在大石中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有數十重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黄溶溶如鷄子之在其殼中也即當飲

之不飲則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正當及未堅時飲之既凝則應末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一升少者有數合可頓服也雖不得多相繼服之其計前所服合成三升壽則千歲但欲多服唯患難得耳石腦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黃子狀但不皆有耳打破大滑石千許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色光明而自動服一升得千歲矣石硫黃芝五岳皆有而箕山爲多其方言許由就此服之而長生故不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名硫丹

者石之赤精蓋石硫黄之類也皆浸溢於崖
岸之間其濡濕者可丸服其已堅者可散服
如此有百二十皆石芝也事在太乙玉策及
昌宇一作字內記不可具稱也及夫木芝者松
栢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茯苓茯苓萬歲其上
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
持之甚滑燒之不然帶之辟兵以帶鷄而雜
以他鷄十二頭共籠之去之十二步射十二
箭他鷄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從生門
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末服方寸匕日

三畫一枚則三千歲也千歲之栝木其下根
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
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以入水水爲之
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
拭之又可以治病病在腹内刮服一刀圭其

腫痛在外者隨其所在刮一刀圭其腫痛所
在以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
射人之左足也又刮以雜巨勝爲燭夜遍照
地下有金玉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插掘
之可得也末之服盡十斤則千歲也又松樹

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
日飛節芝大者重十斤末服之盡十斤得五
百歲也又有樊桃芝其木如昇龍其花葉如
丹羅其實如翠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
陰東流泉水之上以立夏之候伺之得而末
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也參成芝赤色有光
扣之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
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
甘而辛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
實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黃盧

子尋木華玄液華此三芝生於泰山要鄉及
奉高有得而服之皆令人壽千歲黃蘗檀桓
芝者千歲黃蘗木下根有如三斛器去本株
一二丈以細根相連狀如縷得末而服之盡
一枚則成地仙不死也此輩復百二十種自
有圖也草芝有獨揺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
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
細者如雞子十二枚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
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
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

兕末服之盡則得千歲服其細者一枚百歲
可以分他人也懷其大根即隱形欲見則左
轉而出之牛角芝生虎壽山及吳坂上狀似
葱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末服方寸匕
日三至百日則得千歲矣龍仙芝狀似昇龍
之相負也以葉爲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枚
則得千歲矣麻母芝似麻而莖赤色花紫色
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
四枝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
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

曲曲有三葉葉有三實也五德芝狀似樓殿

莖方其葉五色各具而不雜上如僂蓋中常

有甘露紫氣起數尺矣龍銜芝常以仲春對

生三節十二枝下根如坐人凡此草芝又有

百二十種皆陰乾服之則令人與天地相畢

或得千歲二千歲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

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中

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爲流水

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己者弓弩

矢皆反還自向也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

倒懸腦重故也此二物得而陰乾末服之令
人壽四萬歲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
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
擣服方寸七日三盡一具壽千歲行山中見
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
即仙矣風生獸似貂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
大林中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
此獸在灰中不然其毛不燋斫刺不入打之
如皮囊以鐵鎚鍛其頭數千或作十下乃死死
而張其口以向風須臾便活而起走以石上

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又千歲鷰其窠户北向其色多白而尾掘取陰乾末服一頭五百歲凡此又百二十種此皆肉芝也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或生泉之側其狀或如宫室或如車馬或如龍虎或如人形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百二十種自有圖也皆當禹步往採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末服方寸匕令人昇仙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也欲求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

也勿以山佷日必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到山須六陰之日明堂之時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鷄以白鹽一斗及開山符檄著大石上執吳𣜩草或作花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芝也又採芝及服芝欲得王相專和之日支干上下相生爲佳此諸芝名山多有之但凡庸道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又不曉入山之術雖得其圖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山無大小皆有鬼神其神鬼不以芝與人人則雖踐之不可見也又雲母有五種而

人多不能分別也法當舉以向日看其色詳占視之乃可知耳正爾於陰地視之不見其雜色也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五色並具而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皛皛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服五雲之法或以桂葱水玉化之以爲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玄水熬之爲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

埋之爲水或以蜜搜爲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韋囊挻以爲粉或以無巔草樗血合餌之服之一年則百病愈三年老公反成童子五年則役使鬼神入火不燒入水不濡踐棘不傷與仙人相見又他物埋之即朽燒之即燋而五雲以内猛火中經時終不然埋之永不腐敗故能令人長生也又云服之十年雲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又向日看之晻晻純黑色起者不中服令人病淋發瘡雖水餌之皆當先以茅屋霤水若東流

水露水漬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
中山衛叔卿服之積久能乘雲而行以其方
封之玉匣之中仙去之後其子名世及漢使
者梁伯得而按方合服皆得仙去又雄黃當
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赤如鷄冠光
明曄曄者乃可用耳其但純黃似雄黃色無
赤光者不任以作仙藥可以合理病藥耳餌
服之法或以蒸煑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石
化爲水乃凝之或以玄胴腸裹蒸之於赤土
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鍊之引之如布

白如氷服之皆令人長生百病除三尸下瘢痕滅白髮黒墮齒生千日則玉女來侍可得役使以致行厨又玉女常以黄玉爲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眞玉女也無此志者鬼試人耳玉亦仙藥但難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又曰服玄眞者其命不極玄眞者玉之别名也令人身飛輕舉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玉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以葱漿消之爲粭亦可餌以爲丸亦可燒以

爲粉服之一年已上入水不霑入火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闐國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陽徐善亭部界中玉及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玄蟲血漬玉爲水而服之故能乘煙上下也玉屑服之與水餌之俱令人不死所以爲不及金者令人數數發熱似寒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輙一服雄黃丹砂各一刀圭散髮洗沐寒水迎風而行則不發熱也董君異嘗以玉醴與盲

人服之目旬日而愈有吳延稚者志欲服玉
得玉經方不具了不知其節度禁忌乃招合
得（招一作始）珪璋環璧及校（一作裝）劒所用甚多欲
餌治服之後余爲說此不中用乃歎息曰事
不可不精不但無益乃幾作禍也又銀但不

及金玉耳可以地仙也服之法以麥漿化之
亦可以朱草酒餌之亦可以龍膏鍊之然三
服輙大如彈丸者又非清貧道士所能得也
又眞珠徑一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長久酪
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以浮石水蜂窠化

包彤蛇黄合之可引長三四尺丸服之絶穀
服之則不死而長生也淳漆不沾者服之令
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或云
大蟹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合
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六甲行廚
至也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瀝合餌
之亦可以先知君腦或云龜和服之七年能
步行水上長生不死也巨勝一名胡麻餌服
之不老耐風濕補衰老也桃膠以桑灰汁漬
服之百病愈久服之身輕有光明在晦夜之

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以斷穀柠一作楮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視見鬼昔道士梁須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至年百四十歲能夜書行及奔馬後入青龍山去槐子以新甕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呂服之此物主補腦久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生玄中蔓方楚飛廉澤瀉地黃黃連之屬凡三百餘種皆能延年可單服也靈飛散未央丸制命丸羊血丸皆令人駐年却老也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谷

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爲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少不老壽髙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爲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爲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飲食此水者耳又菊花與薏花相似直以甘苦别之耳菊甘而薏苦諺言所謂苦

如薏者也今所在有眞菊但爲少耳率多生於水側緱氏山與酈縣最多仙方所謂日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而近來服之者略無効正由不得眞菊也夫甘谷水得菊之氣味亦何足言而其上居民皆以延年况將復好藥安得無益乎余亡祖鴻臚少卿曾爲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爲而不知其何故疑

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況乃餌錬丹砂而服之乎余又聞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棄之後子孫轉相注易

其家乃賫粮將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瞿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仙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於是仙人以一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悅肌膚

玉澤仙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仙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便多此物汝錬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危越險終日不極年百七十歲齒不墮髮不白夜臥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二三寸面體皆具但爲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常

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三百許年色如少童乃入抱犢山去必地仙也余時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竟服其多役力者乃車運驢負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未覺大有益輙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又漢成帝時

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逮及於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定是婦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

飢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
實當時苦澁後稍便之遂使不飢不渴冬不
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
帝之世三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
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
轉老而死向使不爲人所得便成仙人矣南
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去山中飢困
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朮遂不能飢數十年乃
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
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歷日不極行氷雪中

了不知寒常見一髙巖上有數人對坐博戲
者有讀書者俛而視文氏因閱其相問言此
子中呼上否其一人答言未可也朮一名山
薊一名山精故神藥經曰必欲長生常服山
精昔仙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仙各數百
年乃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人若合八物
鍊而服之不得其力是其藥力有轉相勝畏
故也韓終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
言皆誦之冬袒不寒又菖蒲生須得石上一
寸九節巳上紫花者尤善也趙他子服桂二

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移門
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霑入
火不灼也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手
上車弩也林子明服朮十一年耳長五寸身
輕如飛能超踰淵谷二丈許杜子微服天門

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十人日行三百里任
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從之能隱
能彰不復食穀灸瘢皆滅面體玉光陵陽子
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開書所視
不忘坐在立亡仙經曰雖服草木之葉已得

數百歲勿怠於神丹終不能仙以此論之草
木延年而已非長生之藥可知也未得作丹
且可服之以自穡持耳或問服食藥物有前
後之宜乎抱朴子答曰按中黄子服食節度
云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養性之藥以食
後服之吾以咨鄭君何以如此鄭君言此易
知耳欲以藥攻病既宜及未食內虛令藥力
勢易行若以食後服之則藥但攻穀而力盡
矣若欲養性而以食前服藥則力未行而被
穀駈之下去不得止無益也或問曰人服藥

以養性云有所冝有諸乎抱朴子答曰按玉策記及開明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已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若本命屬土不冝服青色藥屬金不冝服赤色藥屬木不冝服白色藥屬水不冝服黃色藥屬火不冝服黑色藥以五行之義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故也

若金丹大藥不復論宜與不宜也

一言宮　庚子庚午　辛未辛丑　丙辰丙戌
　　　　丁亥丁巳　戊寅戊申　已卯已酉

三言徵　甲辰甲戌　乙亥乙巳　丙寅丙申
　　　　丁酉丁卯　戊午戊子　已未已丑

五言羽　甲寅甲申　乙卯乙酉　丙子丙午
　　　　丁未丁丑　壬辰壬戌　癸巳癸亥

七言商　甲子甲午　乙丑乙未　庚辰庚戌
　　　　辛巳辛亥　壬申壬寅　癸卯癸酉

九言角　戊辰戊戌　已巳已亥　庚寅庚申

辛卯辛酉　壬午壬子　癸丑癸未

前舉左　右過左　左就右

次舉右　左過右　右就左

次舉右　右過左　左就右

禹步法

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後有九跡小神方用

眞丹三斤白蜜一斤合和日曝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十丸未一年髮白更黑齒墮更生身體潤澤長服之老翁還成少年常服長生不死也小餌黃金方火銷金內清酒中二百出二百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

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復銷之內酒中無數也成復如彈丸一枚亦可汁一丸外爲小丸服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下之下銀亦可餌與金內法服此二物可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即輕舉矣人間服之名地仙勿妄傳也

兩餌銷黃金法猪負革方脂三斤醇苦酒一斗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出爐以金置中百入百出苦酒亦尒飡一斤金弊天地食半斤金壽二千歲五兩千二百歲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之日作之神良勿傳人傳人

藥成不神也欲食去尸藥當服丹砂餌丹砂
法丹砂一斤擣下從苦酒三升淳漆二升一本
和蜜二升凡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
如麻子三丸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
去服之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削死
籍與天地相保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化無
常日中無影乃別無光矣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一

抱朴子內篇卷十二之十三

守五

抱朴子内篇卷之十二 十三同卷

守玉

辨問

或問曰若仙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爲之者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仙仙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但自欲除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遁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徵之國刊詩書撰河洛著經誥和雅頌訓童蒙應聘諸國突無凝煙席不暇煖其事則鞅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得閑聰

掩明內視反聽呼吸道引長齋久潔入室煉形登山採藥數息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仙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真乃爲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一養神之要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爲者云云之無限乎

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山比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

省讀書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
而獨記黃帝仙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人
所尤長衆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棊之
無比者則謂之棊聖故嚴子卿馬綏明于今
有棊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羅者則謂之書
聖故衛協張墨于今有畫聖之名焉善刻削
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忠于今有
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吾
試演而論之則聖非一事夫班秋倕狄機械
之聖也附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

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荊軻聶政勇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

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不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爲聖余答之曰孔子門徒

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
剖判也又云顔淵具體在微是聖事有厚薄
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
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
尚其占此則聖道可分之明證也何爲善於
道德以致神仙者獨不可謂之爲得道之聖
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爲治世之聖
乎既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仙經以
爲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
所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

則心好其事必遵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玉鈐云主命原曰人之吉凶制在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

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仙宿則仙又有神仙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

有忠孝之宿有兇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較略如此爲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苟不受神仙之命則必無好仙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仙者

有平平許人學而得仙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豈非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仙術弟子之中尤尚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爲當强以語之

邪既不能化今信之又將招嗤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煩勞之攻絶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毁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當

目衒於俗士言我有仙法乎此盖周孔所以無緣而知仙道也且夫周孔蓋是髙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劒踰鋒投狹履絙登幢擿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呂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躡

鷙飈暴虎檻豹攫飛捷矢凡人爲之而周孔不能以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虱之所首向隅墻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鱉令周孔委曲其采色分別其物名經

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況於達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飢不飲則渴灼之則熱凍之則寒撻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病矣氣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

過絶人者唯在於才長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潔强訓愽聞之事耳亦安能無事不兼邪旣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兩知仙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道俗耳眞語必違衆儒士卒覽吾此書者必爲吾非毀聖人吾豈然哉但欲盡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其於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爲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知者也聖人所不知則人

無復知之者不亦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人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之意須答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不辨其意問之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諳之乃泫然流涕又疑顏淵之盜食乃假言欲祭仙人卜掇塵之虛僞廐焚又不知傷人馬不否顏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

十餘國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恓
恓遑遑席不暇溫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
其途問老子以古禮禮有所不解也問郯子
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而使人問
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之而不告其路若

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
不住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
不可具舉但不知仙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
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宕人水居梁
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

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
鼈令流尸而更生少千執百鬼長房縮地脉
仲甫假形於晨鳧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
孔能爲斯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爲此但
不爲耳吾答之曰必不求之於明又而指空
以空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翮翻飛翱翔
八極興雲致雨移山拔井但不爲耳一不以
記籍見事爲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
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
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

廢進宦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爲家無復
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
孔密自爲之而秘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
有上仙之實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
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

袟凡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
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
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
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
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

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爲此事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各各不同諭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爲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甘旣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寳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

以四海之富而不顧蔑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甘魚釣之隱業者蓋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昔有絕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倍然得意顧影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艶姿輕體柔身而黃帝遠篤醜之嫫母陳侯怜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合玄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瑶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周文

嗜不美之殖不以易大牢之滋味魏明好椎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仙道日月有所不照聖人有所不知豈可以聖人所不爲便云天下無仙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内也

抱朴子内篇卷之十二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三

極言

或問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禀異氣耶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貞心無怨貳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為而夕欲其成或坐修

而立望其効若夫覩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爲多矣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夫彀勁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旣濟井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由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簣之積然升俊者患於垂上而力不足爲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非旬日所長不測之淵起於汀瀅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已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

敬辛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誠堅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既不能生生而務所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況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終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朔則羽翮參差則世間無不信道之民也患

乎升勺之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移之
據未極而氷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已而
反云道之無益故捐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
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
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與人規矩

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
人必爲也夫修道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積
也厥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爲之失天時耕鋤
又不至登稼被壟不穫不刈頃畝雖多猶無
穫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爲益也又不知損

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而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知道矣或問曰古者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乎抱朴子答曰無也或隨明師積功累勤便得賜以合成之藥或受秘方自行

治作事不攜於世言不累於俗而記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仙者故闕如也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涓子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

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眞
遂昇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神仙
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
訣況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仙度世者
乎未之聞也或曰黃帝審仙者橋山之塚又

何爲乎抱朴子答曰按荆山經及龍首記皆
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羣臣追慕靡
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
冠葬而守之列仙傳云黃帝自擇亡日七十
日去七十日還葬于喬山山陵後一作忽崩墓

空無尸但劒舃在焉此諸說雖異要於爲仙也言黄帝仙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而儒家不肯長奇怪閎異塗務於禮教而神仙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朱巳欒巴于公有功惠於民百姓皆生爲之立廟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沒之後臣子刋其勲績於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戀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黄帝有廟墓之類也豈足以證其必死哉或人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壽之過人矣若

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豈非禀命受氣自有脩短而彼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於彫隕哉抱朴子答曰按彭祖經云其自帝嚳佐堯歷夏至殷爲大夫殷王遣綵女從受房中之術行之有效欲殺彭祖以絶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去時年七八百餘非爲死也黃帝石(一作山)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兎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歷數

百歳在穀而各仙去況彭祖何肯死哉又劉向所記列仙傳亦言彭祖是仙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一量爲報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此是爲見始皇時已千歳矣非爲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驁狠最是天下之不應信神仙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對之者也至於問安

期以長生之事安期答之允當始皇惺悟信世間之必有仙道既厚惠遺文甘心欲學不死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爲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先生言無符據三日三夜之中足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煑屠戮不免鼎爼之禍其厚惠安可得乎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道引不免死者何也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修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服草藥而不知還年（俣作房中）之要術則終無久

生之理也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眞一則正可令內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强邪山精水毒害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爲之作禍則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繫之蛇蝮螫之致多死事非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補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作所以冠伐之事亦何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爲道而得仙者或年少爲道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多受氣本多則傷損薄傷損薄

則易養易養故得仙也此雖年少而受氣本少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故不成仙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埋之既淺又未得久乍刻乍剥或搖或拔雖壅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脫於枯瘁者以其根荄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液不得遂結其生氣也人生之爲體易傷難養方之二木不及遠矣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剥劇乎搖拔也濟之者鮮壞之者衆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因氣以長

氣而氣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欬或滿用力没體汲汲短乏者氣損之候也面無光色皮膚枯腊脣焦脉白腠理萎瘁者血減之證也二證既衰於外則靈根亦凋於中矣如此則不得上藥不能救也凡爲道而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氣血也然身中之所以爲氣爲血者榛源已喪但餘其枝流也譬猶入水之燼火滅而煙不即息既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煙非不

有葉而其所以爲煙爲葉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作爲矣猶以氣絶之日爲身喪之後也唯然風冷與暑濕不能傷壯實之人也徒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爲所中耳何以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旣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冒嚴寒之夜素雪墮於上玄氷結於下寒風摧條而霄駭欻唾凝呀於脣吻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蓋人體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

偏毒也鈞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獨以暍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而或昏瞑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是以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折隙首頹烈火燎原而燥卉前焚龍椀墜地而脆者獨破由茲以觀則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濕者以發之耳苟能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能傷也凡為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特年紀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役過差百病兼結命危

朝露不得大藥但服草木可以差於常人不
能延其大限也故仙經曰養生以不傷爲本
此要言也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
斯言也或問曰所謂傷之者豈非色慾之間
乎抱朴子曰亦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在乎

守五　十四

還年之道上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
以自伐者若年尚少壯而知還年服陰丹以
補腦采七液於長空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
百歲也但不得仙耳不得其術者古人方之
於氷盃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且又才所不

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强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卧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

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不露卧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壽損耳是以善攝生者卧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

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忽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肆力不營久生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諭也雖身枯於流連之中氣絶於紈綺之間而甘心焉亦安可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訛也而望彼信之所謂以明鑑給矇瞽以絲竹娛聾

夫也

抱朴子内篇卷之十三

抱朴子内篇 卷之十四

守六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守六

勤求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血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猶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況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篤者安可衒其沽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仙者雖日見仙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別有此物或呼爲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

於自然豈有肯謂修爲之所得哉苟心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同以爲妖訛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眞道者誠自甚稀非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當少耳亦未嘗絶於世也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仙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間自有奸僞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等復不肯挺無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沽名加之以伏邪飾僞

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眞僞者徒多之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可恚也或聞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冶黃白水瓊（一作瑾）瑤花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於嵩岳者則多而毀之曰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言有詐僞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爲慨歎者也夌㪣颷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諭之無物百年之

壽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眄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里語有之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

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
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
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
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諭因復競共張齊死
生之論蓋詭道強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
所爲破律應煞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
病則遽針灸冒危險則甚畏死然末俗通弊
不崇眞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若不吐反理之
巧辯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
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

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爲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不爲被網之龜被繡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爲螻蟻之糧終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違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爲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爲之所以或有違之者恒病晚而

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
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艷萬
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
定可以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仙人間
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懽

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
足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
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
賜勝家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
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位賜禹爵關

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禄大夫賜黄金百斤又
遷丞相進爵安昌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
馬黄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
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
經及帝即位以榮爲大常上卿天子幸榮第
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天子全姪
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説賜榮爵關內侯食
邑五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把
卷而趨如弟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爲榮素服
凡此諸君非能攻城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

節（一作卯垌）析連方功騁鋭絶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如此此但能説死令之餘言可帝王之貴猶自卑降以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肯謙下於堪師者直爾蹴迮從求至要寧可

得乎夫學者之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不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秘訣何可悉得邪不得已當以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

所索欲陽爲曲恭㬋日之間怠慢已出若值明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變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僞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了則爲之無益也陳安世者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仙道叔本年七十晧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爲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復仙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禀氣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此

道則無由免死鑿石有餘焰年命已屬頹矣由此論之明師之恩誠爲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求之乎抱朴子曰古人質正貴行賤言故爲政者不尚文辨修道者不崇辭説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旣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鞅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即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爲快故後之知道者千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所篇然率多教誡之言不肯善爲人開顯大向之指歸也其至具之訣或但口

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能得也雜猥弟子皆各隨其用心之疎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辨各有所授千百歳中時有盡其囊枕之中肘腋之下祕要之耳或但將之合藥藥成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文傳之故世間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見之屬爲仙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之間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定也昔秦

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神之屬動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况於疋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餚祝願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爲道而不能勤求明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書數千百卷詣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仙法或舉門扣頭以向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愈死喪相襲破産竭財一無奇異終不悔悟自謂未篤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

求明師秘術之直者亦必得神仙長生度世也何異詣老空耕石田而望千倉之收用力雖盡不得其所也所謂適楚而道燕雖良馬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眞僞揣測深

淺所博涉素狹不能賞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云我有秘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多有外託有道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誑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請爲强喑鳴俛仰抑揚若所知寶秘乃深而不可得之狀其

有所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頃後故使不覺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幣之尚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珠玩爲之執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步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積勞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之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蹈氷連年隨之而妨資棄力卒無所成彼初誠欺之末或慙之懵然體中實自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目見此輩不少可以有十餘人或自號高

名久居於世世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間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遊俗間凡夫不識妍蚩爲共吹揚增長妖妄爲彼巧僞之人虛生華譽歆習遂廣莫能甄別故或令髙人

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者誤於學者常待此輩莫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曹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遲速皆受殃罰天網雖疏終不漏也但悟有志者可念耳世人多逐空聲尠能校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許必當有

異便載馳競逐赴爲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或以致富辨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夫搜尋仍之龍求干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爲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爲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薄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深思其趣勿令徒勞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

道士既善爲誑詐以欺學者又多護短慝愚恥於不知陽若以博涉已足終不肯行求請問於勝己者急爾守窮面墻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復憎忌於實有道者而謗毁之恐被聲名之過已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之法

哉爲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虛云云我貴也況道德之事實無而空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妬善之心況於道士尤

應以忠信快意爲生者也云何當以此之傲然函胥聽聞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之聞見已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外不能察軒房之内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已此亦如竊鍾棖物鍾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者之類也而聾瞽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聚徒衆外求聲價内規財力患疾勝已乃劇於俗人之爭權勢也遂以脣吻爲刃鋒以毁譽爲朋黨口親心踈貌合行離陽敎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天人所

共惡招禍之脩繳也夫讀五經猶宜不聆下問以進德修業日有緝㷀至於射御之麤伎書數之淺功農桑之露事規矩之小術尚須師授以盡其理況營長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與救衂死事無異也何可務惜請受之名而永守無知之困至老不改臨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今人代之𢠵悷爲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爲儒生尚當兀然守朴外訖質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今庸見不得盡其𥣬𥣬而不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言何其道

士之人强以不知爲知以無有爲有虛自衒
曜以圖奸利者並迷而不知返者愈於遂往
若有以行此者想不恥改也吾非苟爲此言
誡有爲而興所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慇
念愚久不忍見嬰兒之投井耳若覺之而悟
者亦仙藥之一草也吾何爲哉不御苦口其
危至矣不俟脉診而可知者也抱朴子曰設
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爲之吝勞辱而
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今雜猥道士之
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也雖治

病有起死之効絶穀則積年不飢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沉祟於幽翳知禍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也尚羞行請求恥事先達見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之痛是不見事類者也古人有言曰生之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為帝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此術易焉故有死王樂為生鼠之諭也夫治國而國平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虛名恥師授之蹔勞雖曰不愚吾

不信也令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輕脫灸爛而保視息甘其苦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日故不暫憂耳若誠知之而刖劓之事可得延期者必將爲之况但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已者可以見教之不死之道亦何足爲苦而蔽者憚焉假令有人恥迅走而待野火之燒爇羞逃風而致沉溺於重淵者世必呼之爲不曉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災危而莫怪其不畏貫禍何哉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多矣莫

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玄虛之旨未有究論長生之階徑箴 爲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墜井引綆愈於遂沒但惜美病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

睎顏氏之子也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則指切篳下則辭痛惜在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

有志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
仙法也凡自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己以修玄
妙者亦徒進失干祿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内
誤其身外沮將來也仙之可學致如黍稷之
可播種得甚炳然甞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
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抱朴子内篇卷之十四

英收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五

守七

抱朴子内篇卷之十五

雜應

或曰敢問斷人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者最善與抱朴子答曰斷人正可息肴粮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朮及餌黃精又禹餘粮九日再服三日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極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中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爲不飢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中當

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捍食穀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爲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仙小遲耳無大妨也若遭世荒隱竄山林知此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急斷急旣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聞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之中心若未便絕俗委家巖棲岫處者固不成遂休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

節量飢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九便辟四五十日不飢練松栢及朮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還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月服之乃不飢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還食穀當以葵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有道士董威輩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叙共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以甘草防風莧實之屬十許種擣爲散先服三寸七乃吞石

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明丹砂曾青水以石内其中復須臾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飽

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煑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玄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其山中以此法食石十餘年皆肥健但爲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用

又當煑之有薪火之煩耳或用符或用水或符水兼用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黄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郄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効假令甲子之辰有戊辰辰之精則覔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

有名字因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飢也或思脾中人名名黃裳子但合口食內氣此皆有真効余數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大都無肥者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絕穀不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可大久乎若令諸絕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久耳而問諸爲之者無不初時少氣力而後稍丁健月勝一月歲勝一歲正爾可久無嫌也夫長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藥吞氣

而達之者而不妄也夫服藥斷穀者略無不
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作四十日
中疲瘦過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酒不多
昔在銅山中絶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
此推之是爲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則是難
病之候也余因此問山中那得酒鄭君言先
釀好雲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
末合丸之曝乾以一丸如雞子許投一斗水
中立成美酒又有黃帝雲液泉法以糵米及
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輙內一升水投中如

千歲苦酒之內水也無知盡時而味常好不變飲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符水爲上矣有憑生者但單吞炁斷穀巳三年觀其步陟登山擔一斛許重終日不倦又時時引弓而略不言語言語又不肯大聲問之云斷穀亡精費氣最大忌也余亦屢見淺薄道士輩爲欲虛曜奇怪招不食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虛爲不啖羹飯耳至於飲酒日中斗餘脯腊粉糒棗栗鷄子之屬不絕其口或

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脯而不食穀皆自堪半歲一歲而不饜頓矣未名絶穀耳吳有道士石春每行氣爲人治病輙不食以須病者之愈或百日或一月乃食

吳景帝聞之曰此但不久必當飢死也乃召取鏁閉令人備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餘春顏色更鮮悅氣力如故景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限可數十年但恐老死耳不憂飢也乃罷遣之按如春言是爲斷穀

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法者或問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朱漆散或服雄丸一後服雌丸二別本先雌後雄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用雌黄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黄丹砂石膽也然此無益於延年之事也或問不熱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玄水一作氷之丸或服飛霜之散然

此用蕭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十二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者也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文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爲先登鋒陷陣皆終身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氐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星主之劍名失

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也臨戰時常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三囊符歲符歲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熒惑朱雀之符佩南極鑠金符或戴卻刃符祝融之符或傳玉扎散或浴禁葱湯或取牡荆以作六陰神將符符指敵人或以月蝕時刻三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刃劒或帶武威符熒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

履劉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今世之人亦有
得禁辟五兵之道往往有之或問隱淪之道
抱朴子曰神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數焉然無
益於年命之事但在人間無故而爲此則致
詭怪之聲不足妄行也可以備兵亂危急不
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難也鄭君云服大隱符
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粭
丸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
折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
而執天樞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

陰或伏清泠之淵以過幽闕之徑或乘天一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巾解履膽煎及兒衣符子居蒙(一作象)人青液桂梗六甲父母僻側之膠駮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

守七

六

之艾或可爲小兒或可爲老翁或可爲鳥或可爲獸或可爲草或可爲木或可爲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都隱者也或問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解脫以

何法乎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然歷覽諸方書有月三服薏苡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脱蟲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以夏至日霹靂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然左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化其眞形不可得執也或問曰爲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養生之盡理者旣將服神藥又行

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閡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犯風濕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間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恒又苦懈怠不勤故不得不有疹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己之業年命

在孤虛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絕命病鄉之時昭呼邪氣妄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六厄並會三刑同方者其災必大其尚盛者則生諸疢病先有疹患者則令發動是以古之初為道者莫不兼修醫術

以救近禍焉凡庸道士一不識此理恃其所聞者大至一不關治病之方又不能絕俗幽居專行內事以却病痛病痛及已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之專湯藥者所謂進不得邯鄲之步退又失壽陵之義者也余見戴霸華他所集金匱緑囊崔中書黄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呂傅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為精悉不可加也余究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病甚尚未盡又渾

慢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按不即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說身中孔穴榮輸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偃側圖者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九十三卷皆單行徑易約而易驗籬陌之間顧眄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

以圖財利寒白退士所不得使使之者乃多
誤人未有自閑其要勝於所迎無知之醫醫
又不可卒得得又不肯即爲人使使腠理之
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
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或問將來吉凶安

危去就知之可全身爲有道乎抱朴子曰仰
觀天文俯察地理占風氣布籌算推三棊步
九宮檢八卦考飛伏之所集診訞訛於物類
占休咎於龜筴皆下術常伎疲勞而難恃若
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爲入神矣或以三

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然若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陰玉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匕忽然如欲卧而聞人語之以所不决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

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自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脩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位號識其

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人也爲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經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十官雖來勿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勿答也或

有侍從暐曄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鼓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秀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爲牀金樓玉堂白銀爲堦五色雲爲衣重疊之冠鋒鋋之劒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於仙

經中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也或問堅齒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浣以醴液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搖動其次則含地黃煎或含玄膽湯及蛇脂丸礬石散丸棘散則已動者更牢有蟲者即愈又

服靈飛散者則可令既脫者更生也或問聰耳之道抱朴子曰能龍導虎引熊經龜咽鷰飛蛇屈鳥伸天俛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房猿據兎驚千二百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玄龜薰之或以棘頭羊糞桂毛雀桂成

裹塞之或以狼毒冶葛或以附子葱涕合内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也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景召大（一作外）火於南離洗之以明石慰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以苦酒煑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斗能夜視有所見矣或以犬膽煎青羊班鳩石決明充蔚百華散或以雞舌香黄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自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或問登峻涉險遠行不極

之道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不疲矣若初入山林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百華醴玄子湯洗脚及虎膽丸朱明酒天雄鶴脂丸飛廉煎秋苦車前澤瀉散用之旬日不但涉遠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於常也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過此當更思之

如翦送或用棗心木爲飛車以牛革結環劒
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
乘之上昇四十里名爲太清太清之中其氣
甚剛能勝人也師言鳶飛轉高則但直舒兩
翅了不復扇摇之而自進者漸乘剛炁故也

龍初昇階雲其上行至四十里則自行矣此
言出於仙人而流傳於世俗耳實非凡人所
知也又乘蹻須長齋絶葷菜斷血食一年之
後乃可乘此王蹻耳雖復服符思五龍蹻行
最遠其餘者不過千里也其高下去留皆自

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蹻有傾隊墜之禍也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藥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人餘一敢問辟避辟之道抱朴子曰仙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爲五玉五玉者隨四時之色

春色青夏赤四季月四季或作六月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

肝青氣肺白氣脾黄氣腎黒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操千斤金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丸冠軍丸徐長卿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崔文黄一作崔文星散草玉酒黄庭丸皇符老子領中符赤鬚子桃花符皆有良効者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五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守八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守八

黃白

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爲虛誕與不信神仙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求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銅山中試作皆成也然而齊潔禁忌之勤

苦與金丹神仙藥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
異端謂予爲趣欲强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
亦何爲然哉余若欲以此輩事聘辭章於來
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一百餘卷足以寄
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内篇皆直語耳無

藻飾也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爲迂
闊不急未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以合衆心
也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知其不入世人
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効驗又所承授
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難

之運有不已之無賴兼以道路硬塞藥物不可得竟不遑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飢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治躄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槩斷也所以功其紹之於翰墨者欲

令將來好奇賞眞之士見余書而具論道之意耳失變化之術何所不爲蓋人身本見而有隱之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之方能爲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者遂鈆性白也而赤之以爲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

爲鉛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眞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禀形造化旣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更而爲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爲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爲鶴爲石爲虎爲猿爲沙爲黿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爲淵深谷爲陵此亦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異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譬者陽燧所得之火方諸所得之水與常水火豈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糝爲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然

其根源之所由緣皆自然之感致非窮理盡
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不能得
其情狀也狹覲近識桎梏巢穴揣淵妙於不
測推神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
切謂爲不然不亦陋哉又俗人以劉向作金
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或遭水
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內史
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
根煎鉛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
匙攪之冷即成銀大文得其秘方但欲自作

百日齋便爲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恒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言漢黄門郎程偉好黄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縑縑即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筩筩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由不肯告偉

偉乃與伴謀撾笞伏之妻輒知之告偉言道必當傳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

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鈆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此銀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卧即便見天文及四隣了了不覺

復有屋舍籬障又妾名瑶華者巳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荅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歎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不驚怪邪又黄白術亦如

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巳上又當得閑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爲之非濁穢之人及不聰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辨作也其中或有須口訣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止宮中作之

使宮人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絶
人事使不來往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
論曰史子心見署爲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
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
足又白傅太后太后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
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爲郎舍之
北宮中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宮中
而令凡人雜錯共爲之者哉俗閒染繒練尚
不欲使雜人見之見之即壞黄白之變化凡
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醬

醋羹臛猶不成況大事乎余曾諮於鄭君曰老君云不貴難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古人何用金玉爲貴而遺其方也鄭君答余曰老君所云謂夫披沙剖石而傾山漉淵不遠萬里不慮壓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飾無用反欲爲道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浮深越險乾沒逐利不恡軀命不修寡欲至於眞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故經曰金可作也世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

金耳余難曰何不明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之則非眞非眞則詐僞也鄭君答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有肥仙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

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仙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沙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爲眞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減故其方曰可以爲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其能

之何謂詐乎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以鷄子白化銀銀黃如金而皆外變而內不化也夫芝菌者自然而生而仙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而服之亦與自然芝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之類也雉化爲蜃雀化爲蛤與自然者正同故仙經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爲黃白自然相使又曰朱砂爲金服之昇仙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士也飡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也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

者也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猶豫故不成耳凝銀爲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沙可爲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爲眞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

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遠方非亂世所得也若戎鹽鹵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羗里石膽千萬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

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為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飢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肯費見財以市其藥物恐有棄繫逐飛之悔故莫肯爲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莫克爲也且夫不得明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効方便復秘之故方有用後宫遊女僻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

汗浮雲滓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鄒齋之屬皆近物耳而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黃白之術乎今能爲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又

或與常藥物同而實非者如河上姹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鷄頭鴨蹠馬肺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盂覆盆釜鬲大戟鬼箭天鈎則謂之

鐵瓦之器也鈎一作鈞見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婦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謂人之姓名也延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秘之方孰能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爲耳劉

向豈頑人哉直坐不得口訣耳今將載其約而効之者以貽將來之同志焉當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鷄冠而光明無夾右者多少在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擣之如粉以牛膽和之煑之令燥似赤土釜容一斗者先以戎鹽石

膽末薦金中令厚二分乃内雄黄末令厚五
分復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
火如棗核者令厚二寸以蚓螻土及戎鹽爲
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
陰乾一月乃以馬糞火熅之正日三夜寒發
出鼓下其銅銅流如治銅鐵也乃令鑄此銅
以爲筩筩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熅之
三十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即以爲筩又以盛
丹砂水又以馬通火熅三十日發取擣治之
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幷緑汞者水銀也立

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内生竹筩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筩口以染骨丸封之須乾以内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先鍛錫方廣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分累累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其際以馬通火熅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

中悉如灰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黄金也合
治内土甌中以炭鼓之十煉之並成也率十
斤錫得金二十兩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
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
也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又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湼一斤
又作白礬合内鐵器中以炭火火之皆消而
色赤乃出之可用也角里先生從稷丘子所
授化黄金法先以礬水石二分内鐵器中加

炭火令沸乃内汞多少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成白銀乃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黄水二分於鐪中加微火上令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銀内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成上色紫磨金也

治作雄黄水法

治雄黄内生竹筩中一斤輒加消石二兩覆薦上下封以漆骨丸内醇大醋或作醇苦酒中埋之深三尺二十日即化爲水也作白青水方

及礬石水同法但各異筩中耳

小兒作黃金法

作大鐵筩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筩成中六寸瑩磨之赤石脂一斤消石一斤雲母一斤代赭一斤流黃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擣細篩以醢和塗之小筩中厚二分汞一斤丹砂半斤良非半斤取良非法用鈆十斤內鐵釜中居爐上露灼之鈆銷內汞三兩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名曰良非也攪令相得以汞不見爲候置小筩中雲

母覆其上鐵蓋鎮之取大大筩居爐上銷鈆注
大筩中沒小筩中去上半寸取銷鈆爲候猛
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紫粉取鈆十斤於
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吏內銅器中須鈆
銷內紫粉七方寸七攪之卽成黃金也欲作
白銀者取汞置鐵器中內紫粉三寸已上火
令相得注水中卽成銀也務成子法作鐵筩
長九寸徑五寸擣雄黃三斤蚓螻壤等分作
合以爲泥塗裹使徑三寸匱口四寸加丹砂
水二合覆馬通火上令極乾內銅筩中塞以

銅合蓋堅以黄沙築上復以蚓壤重泥上無令泄置爐炭中令有三寸炭筩口赤可寒發之雄黄皆入著銅筩復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黄精皆下入著筩中下提取與黄沙等分合作以爲爐火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爐於炭火中爐赤内水銀銀動則内鉛其中黄從傍起交中央注之於地即成金凡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即盡矣此金取牡荆赤黍酒漬之百日即柔可和也如小豆服一丸日三服盡一斤三蟲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視聾者聞老者

即還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衆毒冷風暑濕不能侵人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壽與天地相畢以柠血朱草煑一丸柠一作欅以拭目眥即見鬼及地中物能夜書以白羊血塗一丸投水中魚龍立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丹鷄血塗一丸懸都門上一里不疫以塗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豹不犯也以虎膽蛇肪塗一丸從月建上以擲敵人之軍軍即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丸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

水流水則逆流百步以白犬血塗一丸投社
廟舍中其鬼神即見可以役使以兎血塗一
丸置六陰之地行厨玉女立至可俟六七十
人也以鱧魚膽塗一丸持入水水爲之開一
丈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冒雨衣不霑也以紫
莧煑一丸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飢以慈石煑
一丸内髻中以擊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
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上土并一丸
以蔽人中則隱形含一丸北向以噴火火則
滅以庚辛日申酉時向西地以一丸擲樹樹

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丸禹步擲虎狼蛇蝮皆即死研一丸以書石即入石書金即入金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治不可去也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入咽喉并含水噴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鶴血塗一丸內

瓜中以指萬物隨口變化即山行木徙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也凡作黃白皆立太乙玄女老子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燒五香香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

抱朴子内篇卷之十六

抱朴子内篇卷之十七

守九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七　　　守九

登涉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爲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曰太華之下白骨狼藉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志而反強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巖石無故而自墮落

打擊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
人遭虎狼毒蟲犯人不可輕入山也當以三
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擇其月中吉日佳
時若事久不得徐徐須此月着但可選日時
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汚穢帶
昇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
之歲如九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飛符煞炁則
其地君長不可作也按周公城名録天下分
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居宅亦然山岳皆
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歲正月二

月入東岳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五月入
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
不以戊巳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
亥子之歲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須入太華
霍山恒山太山嵩高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

面皆同禁也又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
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於鏡中
易其眞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
徑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
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

中好神者故鏡中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
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又老魅若來其去必
却行行可轉鏡對之其後而視之若是老魅
者必無踵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昔張蓋一作
盍蹹及偶高一作豪成二人並精思於蜀雲臺

守九　二

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
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
視鏡中乃是鹿也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
何敢詐爲人形言未絶而來人即成鹿而走
去林慮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

死或病常夜有數十人衣色或黄或白或黒或男或女後郅一作卲伯夷者遇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樗蒲博戲伯夷竊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乃執燭起佯誤以燭燼爇其衣乃作燋毛氣伯夷懐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絶乃鏡之力也上士入山持三皇内文及五岳真形圖所在召山神及按鬼録召州社及山卿宅尉問之則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來試人其次

即立七十二精鎮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
印包元十二印封所住之四方亦百邪不敢
近之也其次執八威之節佩老子玉策則山
神可使豈敢為害乎余聞鄭君之言如此實
復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師常告門人曰夫人

求道如憂家之貧如愁位之卑者豈有不得
耶但患志之不篤務近忘遠聞之則悅偘偘
前席未久則忽然若遺毫釐之益未固而丘
山之損不已亦安得窮至言之微妙成罔極
之峻崇乎抱朴子曰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

月亥三月申四月戌五月未戌一作六月卯七月甲子八月申子九月寅十月辰未十一月己丑十二月寅入山艮日甲子甲寅乙亥乙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巳上日大吉抱朴子曰按九天秘記及太乙遁甲云入山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爲山神所試又所求不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日入山皆凶害與虎狼毒蟲相遇也

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狀陰陽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謂之有又亦不敢保其無也然黃帝太公皆所信仗近代達者嚴君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曆明時剛柔之日古言曰吉日惟戊有自來矣王者立太史之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而近才庸士自許脫俗舉動所為恥揀善日不亦戇愚哉每伺今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輕入也按王鈐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秘術而不為

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保日及義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一一道之也余少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乃有六十餘卷事不可卒精故抄集其要以爲囊中立成然不中以筆傳今論其較略想好事者欲入山行當訪索知之者亦終不乏於世也遁甲中經曰欲求道以天内日天内時劾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入名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蟲盜賊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地户凡六癸爲天藏六己爲地户

也又曰避亂世絶跡於名山令無憂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陰德之時一名天心可以隱淪所謂白日陸沉日月無光人鬼不能見也又曰求仙道入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癸之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 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皐太陰將軍獨聞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為束薪不見甲者 以為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人中右手持草

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佳人鬼不能見也凡六甲為青龍六乙為逢星六丙為明堂六丁為陰中也䷾比成既濟卦初一初二跡不任九跡數然相因仍一步七尺又云一尺合二丈一尺（一作一步三尺）顧視

守九 五

九跡又禹步法正五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身一一步也次復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畢矣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

禹步不獨此事也抱朴子曰靈寶經曰所謂
寶日者謂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
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
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謂義日者支干
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
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於
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
戊子巳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巳
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
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

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倣此引而長之皆可知之也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目以五色繒各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甲宜知六甲秘祝祝曰臨兵鬬者皆陣列前行

凡九字常當密祝之無所不辟要道不煩此之謂也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内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

亦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下飛字或作龍）即不敢爲害也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者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爲害山水之間見吏人者名曰四徼呼之名即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卿呼之即吉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

以白石擲之則息矣一法以葦爲茅以刺之即吉山中見鬼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道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兎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

麞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猨也酉
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
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婦人
者金玉也稱神君者猪也子日稱社君者鼠
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

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也或問曰隱居山澤
辟蛇蝮之道抱朴子曰昔圓丘多大蛇又生
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衆
蛇皆去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
上以入山林草木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

許雄黄末内瘡中亦登時愈也蛇種雖多唯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爲至急不治之一日則煞人人不曉治之方術者而爲此二蛇所中即以刀割所傷瘡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此蛇七八月毒盛之時不得嚙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嚙大竹及小木皆即燋枯今爲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而不曉辟之之道亦非小事也未入山當預止於家先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以衛其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

三口炁閉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炁赤色如雲霧彌滿數十里中若有從人無多少皆令羅列以炁吹之雖踐蛇蛇不敢動亦略不逢見蛇也若或見蛇因向日左取三炁閉之以舌柱天以手捻都關又閉天門塞地戶因以物抑蛇頭而手縈之晝地作獄以盛之亦可捉弄也以繞頭頸不敢齧人也自不解禁吐炁以吹之亦終不得復出獄去也若他人爲蛇所中左取三口炁以吹之即愈不復痛若相去十數里者亦可遥爲作炁呼彼姓字

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介先生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頭乃閉炁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左徊禹步思作吳蚣數千板以衣其身乃去終亦不逢蛇也或以乾姜附子帶之肘後或燒牛羊鹿角薰身或帶王方平雄黃丸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香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厭之也又運日鳥及蠳龜亦皆啖蛇故南人入山皆帶蠳龜之尾運日之喙以辟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也

曇是鵃鳥之別名也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吴蚣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丈餘身出一圍者吴蚣見之而能以炁禁之蛇即死矣蛇見吴蚣在涯岸間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其吴蚣但浮水上禁人見有物正青大如綖者直下入水至蛇處須臾蛇浮出而死故南人因此末吴蚣治蛇瘡皆登愈也或問曰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答曰中州高源土氣清和上國名山了無此

葦今吴楚之野暑濕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
毒蠚也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
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似三合盃有翼
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横物角弩如聞人
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爲矢則因水而射

人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即發
瘡不曉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
皆死又有沙虱水陸皆有其親雨後及晨暮
前跋涉必著人〻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
如毛髮之端初〻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

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蟲鑽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煞人人行有此蟲之地每還所住輙當以火炙燎令遍身則此蟲墮地也若帶八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護命丸及玉壺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薺苨皆辟沙虱短狐也若卒不能得此諸藥者但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黃大蒜等分合擣帶一丸如雞子大者亦善若已爲所中者可以此藥塗瘡亦愈㕮咀赤莧汁飲之塗之亦

愈五茄根及懸鉤草葍藤此三物皆可各單行可以擣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蟲冬〻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則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諸藥也或問道士山居棲巖庇岫不必有絪縟之溫直使我不畏風濕敢問其術也抱朴子曰金餅散三陽液昌辛丸葷草耐冬〻煎獨揺膏茵芋玄華散秋地

黄血丸皆不過五十日服之而止可以十年
不畏風濕若服金丹大藥雖未昇虛輕舉然
體不受疾雖當風卧濕不能傷也服此七藥
皆謂始學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便袒
卧冰上了不寒振此皆介先生及梁有道卧

石上及秋冬當風寒已試有驗秘法也或問
涉江渡海辟蛟龍之道抱朴子曰道士不得
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於水次破鷄子
一枚以少許粉雜香末合攪器水中以自洗
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

制水符蓬萊札皆却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
甲三金符五木祭又法臨川先祝曰卷蓬卷
蓬或作弓逢弓逢何伯導前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
明又金簡記云以五月丙午日日中擣五石
下其銅五石者雄黄丹砂雌黄礬石曾青也
皆粉之以金華池浴之内六一神爐中鼓下
之以桂木燒爲之銅成以剛炭錬之令童男
童女進火取牝銅以爲雄劒取牡銅以爲雌
劒各長五寸五分取土之數以厭水精也帶
之以水行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人也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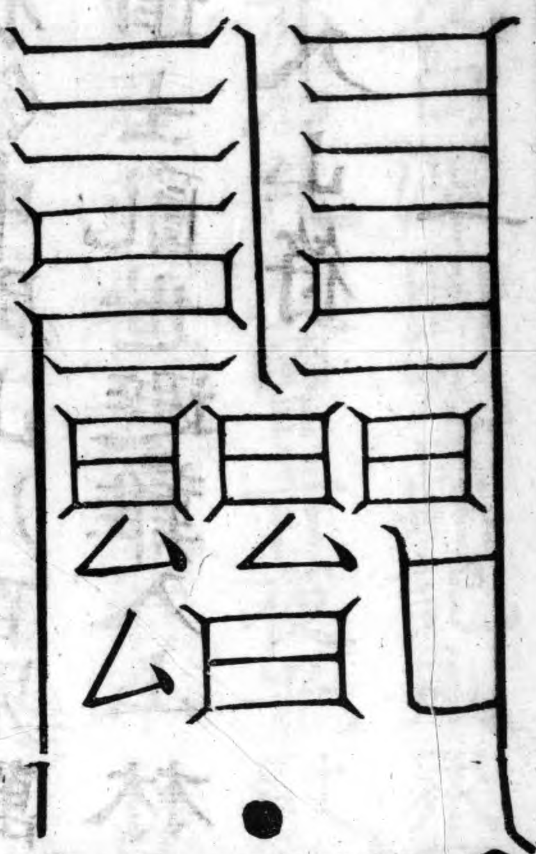
知銅之牝牡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灌
銅當以在火中向赤時也則銅自分爲兩段
有凸起者牡銅也有凹陷者牝銅也各刻名
識之欲入水以雄者帶左以雌者帶右但乗
船不身涉水者其陽日帶雄陰日帶雌又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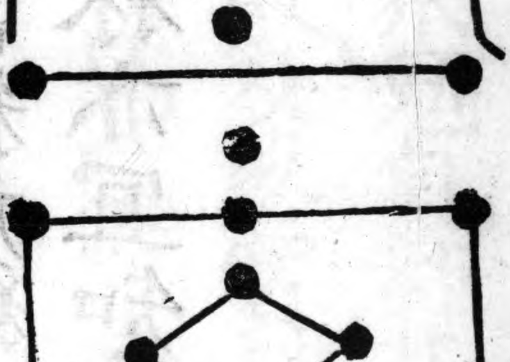
文大字有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
龍水蟲也或問曰辟山川廟堂一作座百鬼之
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
符老子左契及守眞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
敢近人也其次則論百鬼録知天下鬼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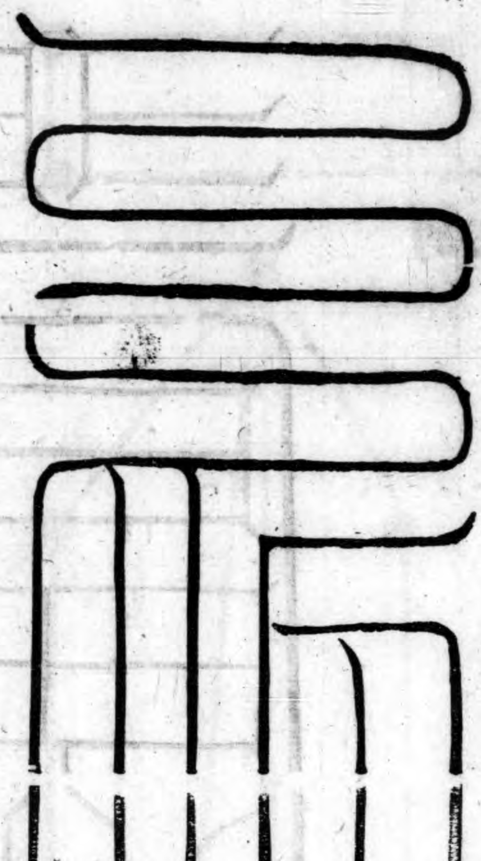
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却其次服鷄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葱實烏眼丸及呑白石英祗母散皆令人見鬼即鬼畏之矣

抱朴子曰有老君黄庭中胎四十九眞秘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書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說姓名再拜受取内衣領中辟山川百鬼萬精虎狼蟲毒也何必道士亂世避難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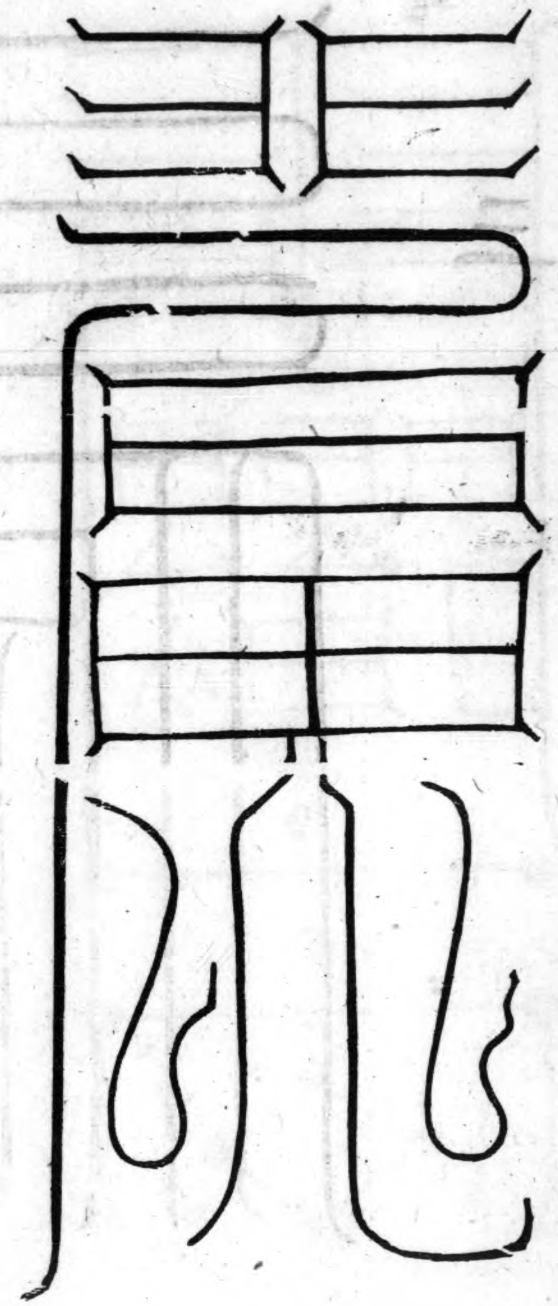
入山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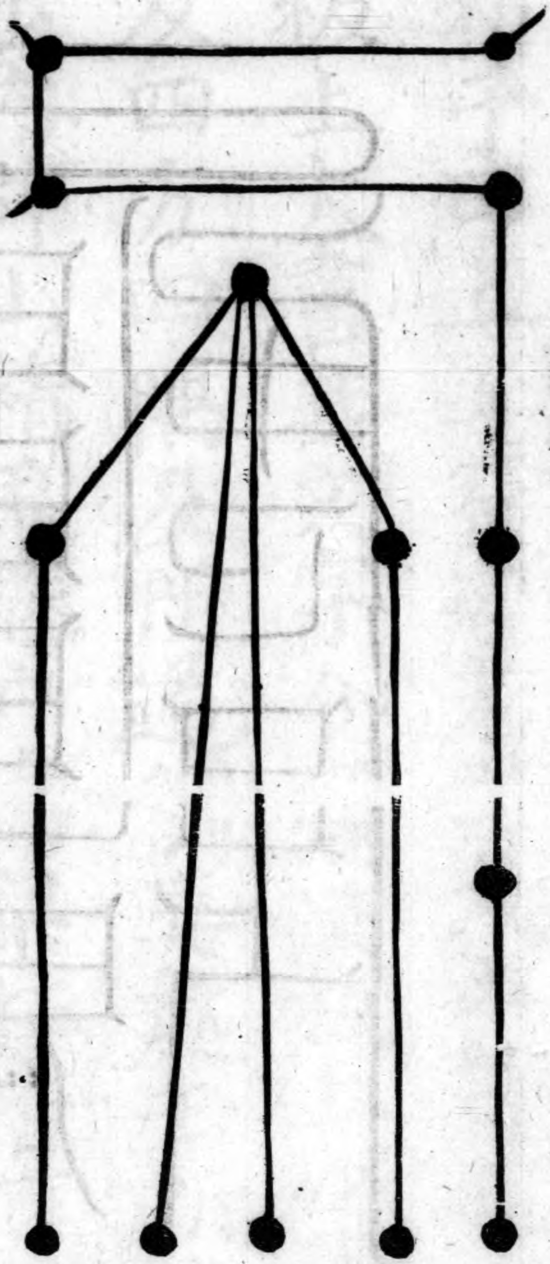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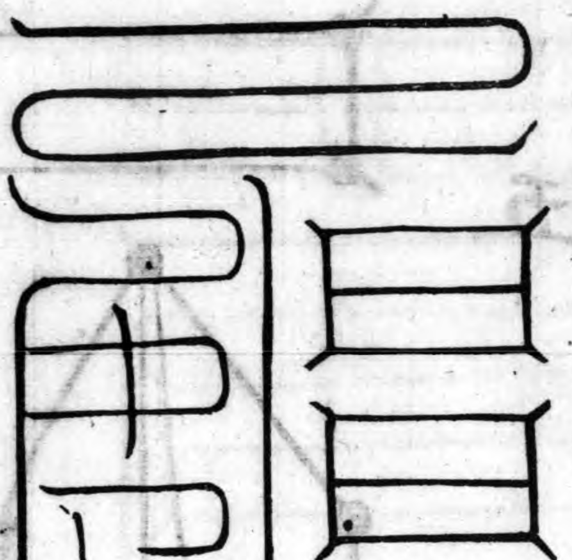


守九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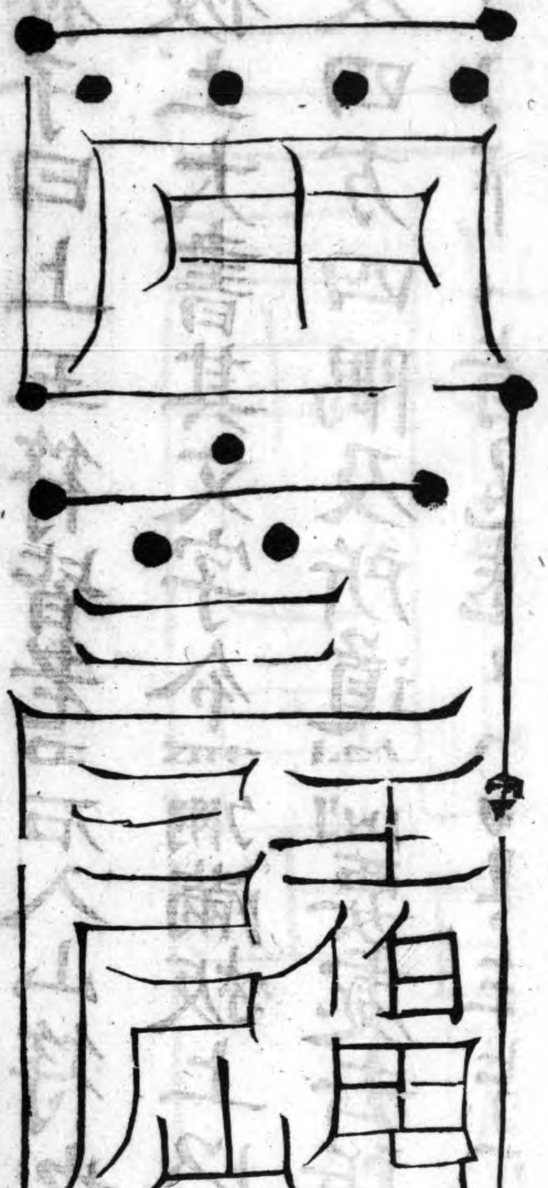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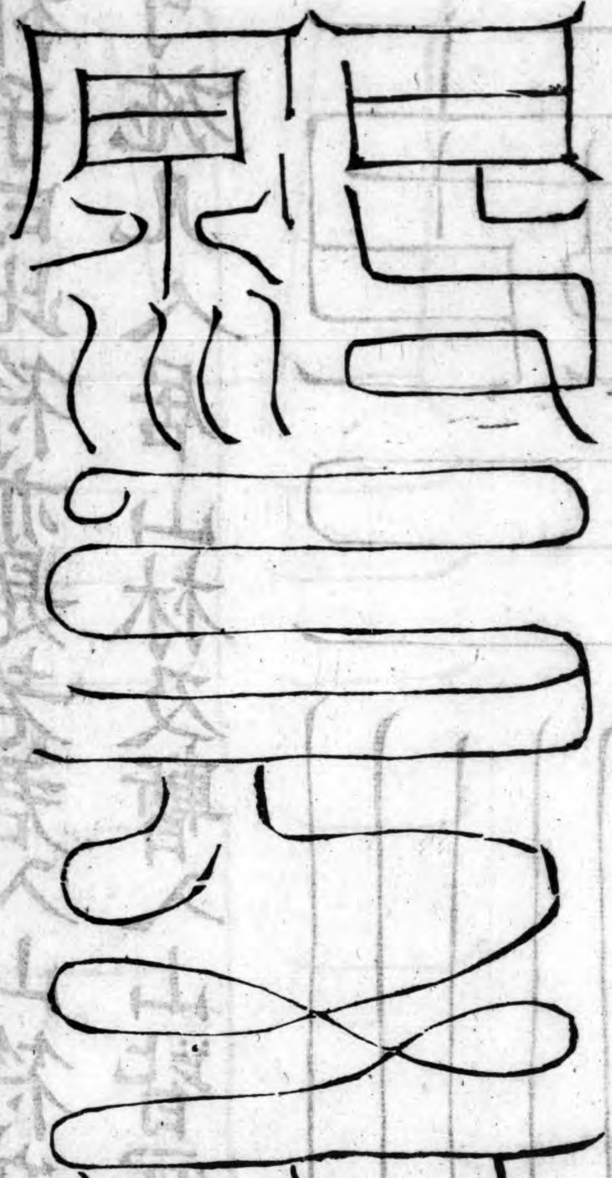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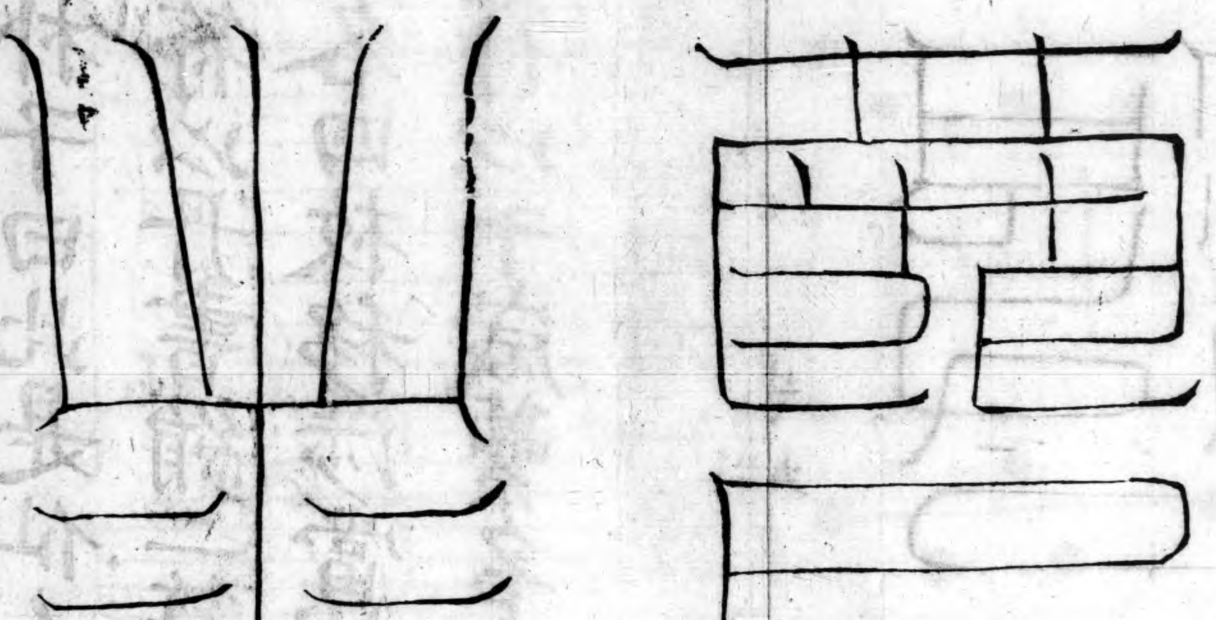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丹書桃板上大書其文字令彌滿板上以著門戶上及四方四隅及所道側要處去所住處五十步内辟山精鬼魅戶内梁柱皆可施安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可用即衆物不敢害

也三符以相連著一板上意謂爾非葛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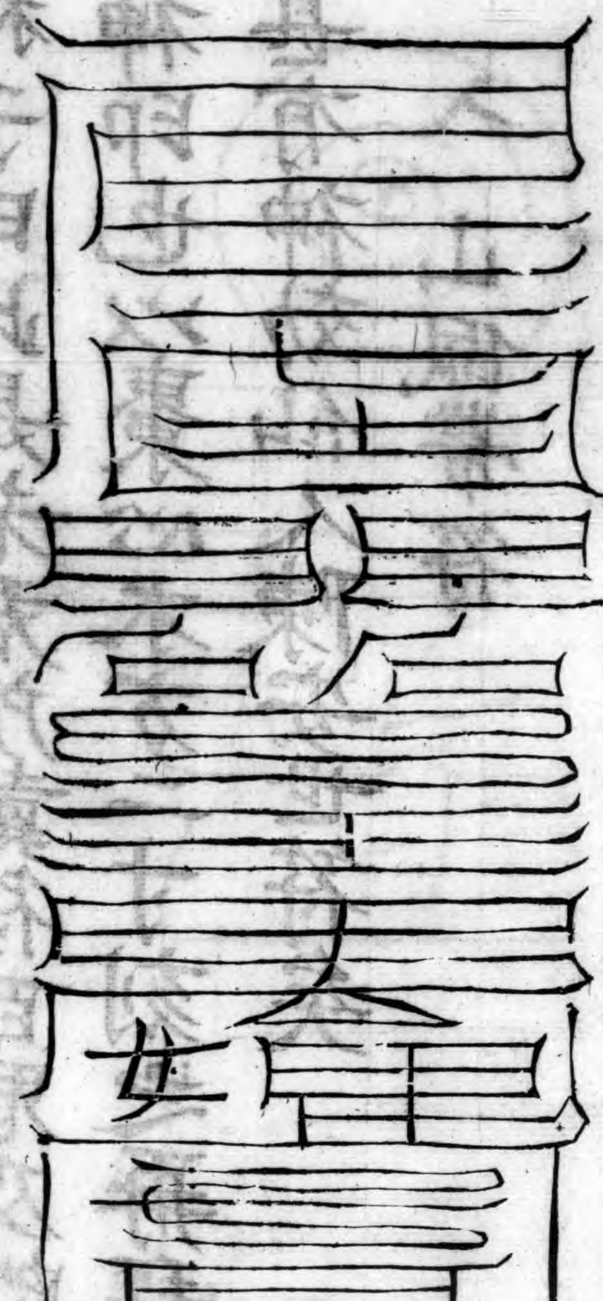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符亦是老君入山符户内梁柱皆可施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宜用之也



抱朴子曰此是仙人陳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丹書絹二符各異之常帶著所住之處各四枚移涉當拔收之以去大神秘也開山符以千歲虆名山之門開寶書古文金玉皆見秘之右一法如此大同小異



抱朴子曰此是老君所戴符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棗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帶之甚有神効仙人陳安世符矣

入山佩帶符

一

守九

十四

二

[illegible] 三

[illegible]

此三符兼同著牛馬屋左右前後及猪欄上辟虎狼也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九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鄭君言但習閉氣至千息久久則能居水中一日許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爲魚而啣之以入水水常爲人開方三尺可得炁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綖有自本徹末以角盛米置羣鷄中鷄欲啄之未至數寸即驚卻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爲

駭鷄犀以此犀角著穀積上百鳥不敢集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也此犀獸在深山中晦冥之夕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爲導毒藥爲湯以此道攪之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勢也以攪無毒物則無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異域有蠱毒之鄉每於他家飲食則常先以犀攪之也人有爲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文刺瘡中其瘡即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其爲獸專食百草之有毒者及衆木有刺棘者不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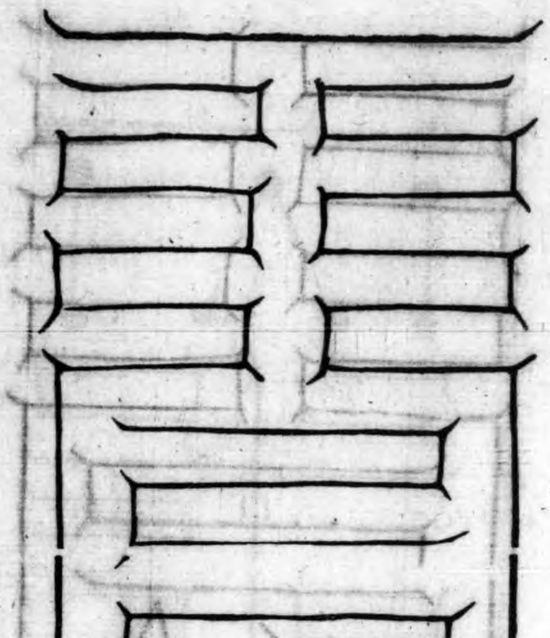
食柔滑之草木也歲一解角於山中石間人或得之則須刻木色理形狀令如其角以代之犀不能覺後年輒更解角著其處也他犀亦辟惡解毒耳然不能如通天者之妙也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斑蜘蛛及七重水馬以合馮夷水仙丸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只以塗蹠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頭垢猶足以使金鐵浮水況妙於茲乎或問爲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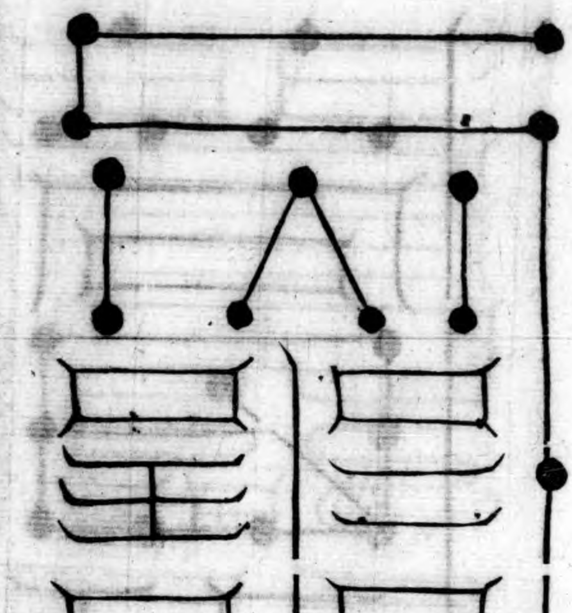
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行見新虎跡以印順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還帶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福禍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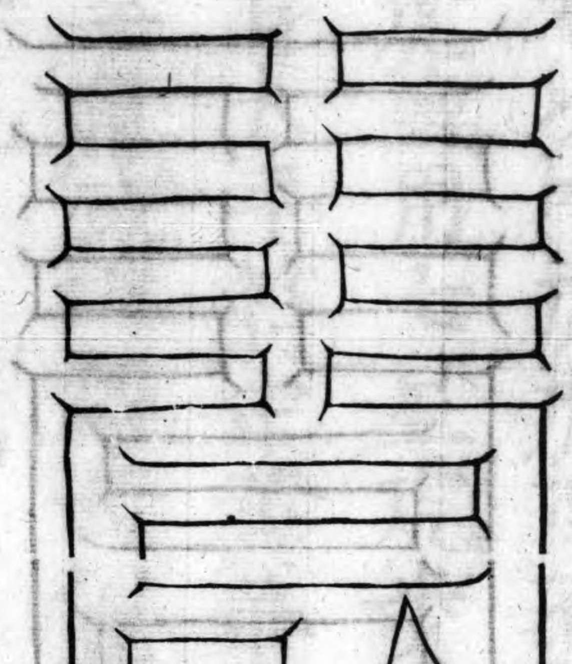
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昔石頭水有大黿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此潭爲黿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於人吳有道士戴昞者偶視之以越章封泥作數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黿徑長丈餘浮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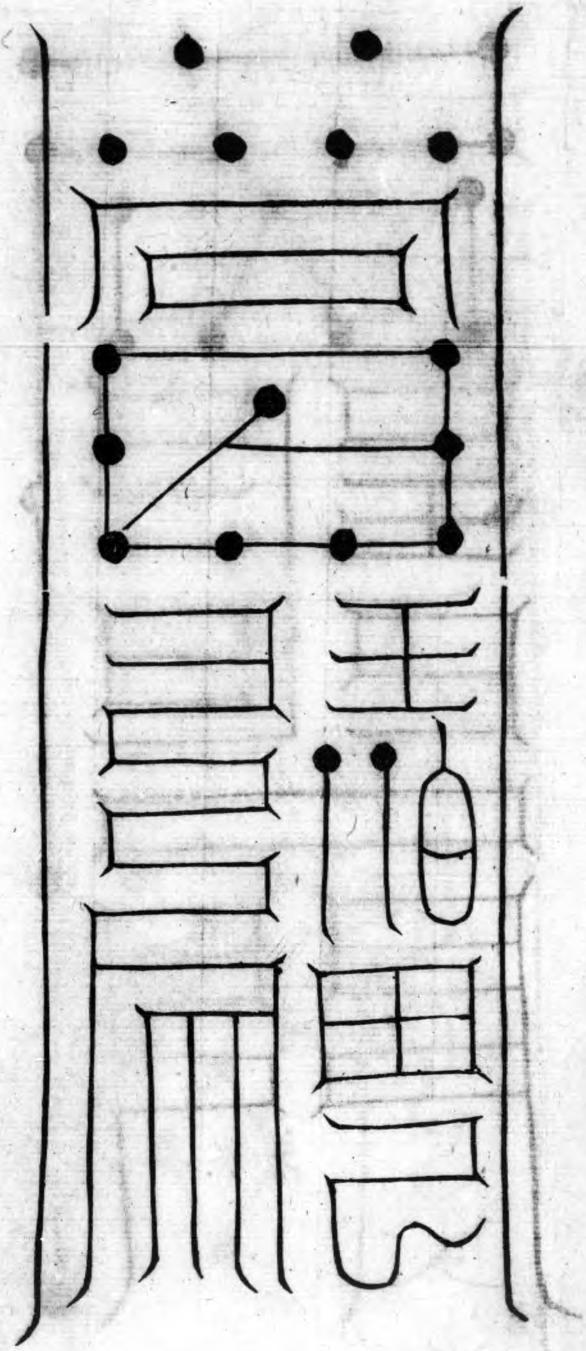
敢動乃格煞之而病者無不愈也又有小黿出羅列死於渚上甚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王禁虎亦即卻去三五禁法當須口傳筆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爲朱鳥令長三丈一作二丈而立來虎頭上因即閉氣虎即去若暮宿山中者密取頭上釵閉炁以刺白虎上則亦無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閉炁晝地作方祝曰恒山之陰太山之陽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關因以刀橫旬日中白虎上亦無所畏也或用大禁吞三百六十氣左

取右以叱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入山亦不
畏虎或用七星虎步及玉神符八威五勝符
李耳太平符中黃華蓋印文及石流黃散燒
牛羊角或立西岳公禁山符皆有驗也闕此
四符也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說如文又可户内梁柱皆施之凡人居山林及暫入皆可用之

抱朴子内篇卷之十七

抱朴子内篇卷十八之十九

守十

地真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沉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

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東到

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水觀百令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轡之水西見中黄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成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黄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室得神丹金訣記到峨眉山見天眞皇人於玉堂、請問眞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遠則獨有眞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

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
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
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
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隆左罡右魁
激波揚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嵯峨日

月垂光歷火過水經玄涉黃城闕交錯帷帳
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
所不遲不疾一安其失能暇能豫一乃不去
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
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難難在於終守之

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眞一之大略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而内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効也然或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歃白牲之血以

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爲約魁金契而
分之輕說妄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亦
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
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之中山
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間虎狼之藪蛇蝮

之處守一不怠衆惡遠迸若忽偶忘守一而
爲百鬼所害或卧而魘者即出中庭視輔星
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陰雨者但止室中
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爲兵寇所圍無復生
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兵不能犯

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
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
輿星歷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
神年命之忌終不復值殃咎也先賢歷試有
驗之道也抱朴子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無
所不辟與眞一同功吾内篇第一名之爲暢
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復易於守眞一眞一
有姓字長短服色目玄一但此見之初求之
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黒欲死不得者也然先
當百日潔齋乃可候求得之亦不過三四

日得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守玄一幷思其身分爲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已身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薊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人投鈞賔不能別何者爲眞主人也師言守一兼脩明鏡其鏡道則能分形爲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曰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

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長生養性辟死者亦未有不始於弱而終成於久視也道成之後略無所爲也未成之間無不爲也採掘草木之藥劬勞

山澤之中煎餌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險夙夜不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昇天然其大藥物皆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於耕牧商販以索資累年積勤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日當復齋潔清淨斷絶人事有

諸不易而當復加之以思神守一却惡衛身常如人君之治國戎將之待敵乃可爲得長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有志好不能克終矣故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胷腹之位猶宫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

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
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
清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慾
所以固血氣然後眞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
却焉年命延矣抱朴子曰師言服金丹大藥
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小
餌八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攘外來
之禍也或爲鬼所冒犯或爲大山神之所輕
淩或爲精魅所侵犯唯有守眞一可以一切
不畏此輩也次則有帶神符若了不知此二

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盜猶得入況盡開者邪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八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九

遐覽

或曰鄙人面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

干戈戚揚藝文不貴徒消工夫苦意極思攻
微索隱竟不能祿在其中免此壟畝又有損
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頽正
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趍向若涉
大川不知攸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奇
秘不審道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抱朴子曰
余亦與子同斯疾者也昔者幸遇明師鄭君
但恨子弟不慧不足以鑽至堅極彌高耳于
時雖充門人之灑掃既才識短淺又年尚少
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以爲

巨恨耳鄭君時年出八十先髮鬢斑白數年間又黑顏色豐悅能引強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飲酒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異不見其絕穀余問先隨之弟子黃章言鄭

君嘗從豫章還於掘溝浦中連值大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攀留鄭君以須後伴人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卹諸人已不復食五十日亦不飢又不見其所施爲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過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閑坐

侍坐數人口答諮問言不輟響而耳並料聽左右操絃者教遣長短無毫釐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於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者頗以其中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雖多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中以經深涉遠耳今

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短書縑素所
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
不可得也他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
唯余尫羸不堪他勞然無以自效常親掃除
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君繕寫故書而
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雜道書卷卷
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事盡
誦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
此輩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
末先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

鄭君亦不肯先令人寫其書皆嘗訣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尚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之者皆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溫顏不敢輕銳也書在余處者久或一月足以大有所寫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君聰慜邂逅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所不敢爲斟酌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

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覲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爲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道經有三皇內文天文三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玄錄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仙經靈卜仙經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曆眞經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敬（一作揄）經甲乙經一百七十卷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道引經十卷元

陽子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赦經子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經內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蹻經正機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盧蹻經蹈形記守形圖坐亡圖觀臥

引圖含景圖觀天圖木芝圖菌芝圖內芝圖石芝圖大隗雜芝圖五嶽經五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牽牛中經王彌記臘成記六安記鶴鳴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玉策記八史圖入室經左右契玉曆經昇天儀

九奇經更生經四衿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守攝提經丹壺（一作臺）經岷山經魏伯陽内經日月廚食經步三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鴈經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仙經黃白要經八公黃白經天師神器（一作氣）經枕中黃白經王卷白子（白一作帛）變化經移災經厭禍經中黃經文人經涓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一作時候）經神光（一作仙）占方來經木仙經尸解經中遁經

李君包天經包元經黃庭經淵體經太素經華蓋經行厨經徵言三卷內視經文始先生經歷藏延年經南闊記協龍子記闊一作閼七卷九宮五卷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陽子經玄洞經十卷玄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臺經小僮經河洛內記七卷舉形道一作通成經五卷道機經五卷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眞人玉胎經道根經候命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幼化經詢化經令華山經鳳綱經召命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安神記去丘子黃

山公記玉子五行要眞經小餌經鴻寶經鄒
生延命經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書錄
銀函玉匱記金板經黃老仙錄原都經玄元
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
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入五毒中記休
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祕法三卷登名山渡
江海勑地神法三卷趙太白囊中要五卷入
溫氣疫病太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
山主者記三卷興利宮宅官舍法五卷斷虎
狼禁山林記召百里蟲蛇記萬畢高丘先生

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食禁忌經
立功益筭經道士奪筭律三卷移門子記鬼
兵法立亡術練形記五卷鄍公道要角里先
生長生集少君道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
思靈經三卷龍首經荊山記孔安仙淵赤斧

子大覽七卷董君地仙却老要記李先生口
訣肘後二卷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卷也其
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太玄符三卷
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
符九靈符六君符玄都符黃帝符少千三十

六将軍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眞符
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朱雀符玄武符朱胎
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老經符七符
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經燕君龍虎三囊辟
兵符包元符沈羲符禹蹻符消災符八卦符

監乾符雷雷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
巨勝符採女自玄精符玉曆符壯臺符陰陽
大鎮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
壺公符二十卷九臺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
卷六陰行厨龍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終符合

五百卷軍火召治符壬斧符十卷此皆大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抱朴子曰鄭君言符出於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傳寫之多誤故也又信心不篤施用之亦不行又譬之於書字則符誤者不但無益將能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尚寫之多誤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此之謂也七與士但以鋸勾長短之間爲異耳然今符上字不可讀誤不可覺故莫知其不定也世間又有受

體使術用符獨効者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
芳者自然不可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
正心用之但當不及眞體使之者速効耳皆
自有益也凡爲道士求長生志在藥中耳符
劒可以却鬼辟邪而已諸大符乃云行用之
可以得仙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
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
雜符及諸厭劾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
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爲人定之自是以來莫
有能知者也或問仙藥之大者莫先於金丹

既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嶽眞形圖也古人仙官至人尊秘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歃血而盟委質爲約諸名山五嶽皆有此書但藏之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壇委絹常畫一本而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爲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經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惡

鬼温疫氣橫殃飛禍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難艱絶氣者持之兒即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却蛟龍立風波得其法可以

變化起功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塚墓即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視之有黄色所著者使於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時寫人皇文并書己姓名著紙裹竊内人家中勿令人知之令人無飛

禍盜賊也有謀議已者必反自中傷又此文
先潔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歳日
遊五嶽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
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祟所由也又有十八
字以著衣中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慮也又
家有五嶽眞形圖能辟兵凶逆人欲害之者
皆還反受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
仁義慈心而不精不正即禍至滅家不可輕
也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
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

守十　十二

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爲婦人蹙面即爲老翁踞地即爲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畫地爲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爲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爲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間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諳之其淮南鴻

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駞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似胡麻有實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沉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遐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仙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讖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撲

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焉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九

抱朴子内篇卷之二十

守十一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十 附別旨 守土

袪惑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採美玉不於荊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仙之事乎雖聖雖明莫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挹水造長洲而

伐木獨以力劣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顔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者彼所知素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靳靳不息分損以授則淺薄

無奇能其所寶宿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縕褐必無大牢之饍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

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奸佞似賢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衒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知其無知而故不上也誠以爲足

事故也見達者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爲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徇世譽也亦何肯自標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若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晩學而敢爲

大言刀云已登名山見仙人倉卒聞之不能
清澄撿校之者鮮覺其僞也余昔數見雜散
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爲空名云
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
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叟自言我曾在華陰

山斷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
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爲同
人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
人也於是彼好之家莫不煙起霧合輻輳其
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

內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實不能有禍福之損益也譬如蓍龜耳凡人見其小驗便呼爲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符水禁祝之法治邪有効而未必曉於不死之道也或修行雜術能見鬼怪無益於年命問之以金丹之道則率皆不知也因此細驗之多行欺誑世人以收財利無所不爲矣此等與彼穿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也夫託之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徵也將爲晩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僞物焉昔有古強

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
十許尚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爲仙人
或謂之千載翁者揚州稽使君聞而試迎之
於宜都既至而咽嗚掣縮似若所知實遠而
未肯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響集

望形而影附雲萃霧合竟守歎之饋餉相屬
常餘金錢雖欒里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
常服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
大藥也而強曾略涉書記頗識古事自言已
四千歲敢爲虛言言之不怍云已見堯舜禹

湯說之皆萬萬 如實也世世云堯眉八采不然
也直兩眉頭甚 豎似八字耳堯爲人長大美
髭鬚飲酒一日 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云千
鍾實不能也我 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
然年老治事轉 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
元凱賴用舜耳 舜是孤煢小家兒耳然有異
才隱耕歷山漁 于雷澤陶于海濵時人未有
能賞其奇者我 見之所在以德化民其目又
有重瞳子知其 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
崇高尚莫憂不 富貴火德已終黄精將起誕

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恒
以殺舜爲事吾甞諫諭曰此兒當興卿門宗
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
受禪甞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
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眞異人
也長九尺六寸其顙似堯其項似皐陶其肩
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吾孤
微然爲兒童便好爼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
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
録數千人我喜聽其語數往從之但恨我不

學不能與之覆䟽耳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絶鐵撾一作擿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語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没于今髣髴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己此必自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果不

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
漢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
人各共識之以爲戲笑然凡人聞之皆信其
言人强轉惛耄廢忘事幾稽使君曾以一玉
危與强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
遺强後病於壽春黄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
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此皆有
名無實使世間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輩以
僞亂真也成都太守吳文說五原有蔡誕者
好道而不得佳師要事廢棄家業但晝夜誦

詠黃庭太淸中經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急
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此然竟不知所
施用者徒美其浮華之說而愚人又教之但
讀千遍自得其意爲此積久家中患苦之坐
消衣食而不能有異已亦慙忿無以自解於

是棄家言仙道成矣因走之異界深山中又
不曉採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行賣薪
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飢凍辛苦人或識之而
詭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黑瘦而骨立不似
人其家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仙邪因欺家

云吾未能昇天但爲地仙也又初成位卑應給諸仙先達者當以漸遷耳向者爲老君牧數頭龍一班龍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令吾守視之不勤但與後進諸仙共博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爲此罪見責遣吾付崑崙山下芸鋤草三四頃並皆生細而中多荒穢治之勤苦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會偓佺子王喬諸仙來按行吾守請之並爲吾作力且自放歸當更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云從崑崙來諸親故竟共問之

崑崙何以答云天不問其髙幾里要於仰視
之去天不過十數丈也上有木禾髙四丈九
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棠琅玕碧瑰之樹
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但爲光
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
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
五音清哀動心吾見謫失志聞此莫不愴然
含悲又見崑崙山上一面輙有四百四十門
門廣四里内有五城十二樓樓下有青龍白
虎蜲蛇長百餘里其中口牙皆如三百斛船

大蜂一丈其毒絲象又有神獸名獅子辟邪天鹿焦羊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種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有無頭子倒景君翁鹿公中黃先生與六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俠備玉闕自不帶

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遶之鴻毛不浮飛鳥不過唯仙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鷫鸘騰黃吉光之輩皆能人語而不死眞濟濟快仙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于時聞誕此言了

了多信之者又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與一
子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曼曰
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
昇天良久低頭視地窈窈冥冥上未有所至
而去地已絶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
其春上危怖嶮戲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
玉几晃晃昱昱眞貴處也仙人但以流霞一
盃與我飲之輙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
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當更自修積乃可得
更後矣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

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厨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曼都爲斥仙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可不詳也此妄語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況其微茫欺誑頗因事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君倉卒安能辨哉乃復有假託前世有名之道士者如白和者傳言已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間忽然自去不知其在其洛中有道士已博涉衆事洽鍊術數者以諸疑難諮問和和皆尋聲爲論釋皆無疑礙故爲遠識人但一不知其年壽信能近千

年不啻耳後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於河壖自稱爲白和於是遠近竟往奉事之大得致遺至富而白和子弟聞和再出大喜故往見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五經四部並已陳之芻狗既往之糟粕所謂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書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況長生之道眞人所重可不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簡其眞僞也余恐古强蔡誕項曼都白和之不絕於世間好事者省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

否矣又仙經云仙人目瞳皆方洛中見之白
仲理者爲余說其瞳正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抱朴子内篇卷之二十

抱朴子别旨

夫胎精固神與守元氣同但莫上出入之息可也有常以生氣時以鼻引入口吐吐二分餘一分鼓口咽此氣令喉中鬱然有聲此非胎元氣是服其麤氣也麤氣在腹與元氣不

同居也麤氣是喘息之氣也夫元氣雖至少而難散爲有麤氣之出入也且呼吸由不欲自鬧況咽有聲乎夫入氣麤則傷肺肺五藏之華蓋氣下先至肺也凡服元氣不隨麤而出入則無有待氣生死之時也旣鼓咽外氣

入於元氣藏中所以返傷於人也夫人用力者皆用衆氣也謂衆物之氣飲食之品也且衆氣只能舉重致遠運體而已存之不能益人之壽去之不能使人短折何必禁閉也且用氣之術即麤氣也可以移山嶽決河海制

虎豹縛賊盜故知衆 氣不及麤氣麤氣可去
之元氣不可令出也夫保氣者元氣也非衆
麤二氣若服元氣滿藏則麤氣自除即自以
麤氣運動不必須衆 氣也夫休絶者患其穀
氣熏蒸五藏是以絶之令旣修氣術則穀氣
自除縱一日九飡食亦不能成患終歲不食亦
不能羸困則知氣之道遠矣哉
夫導引不在於立名象物粉繪表形著圖但
無名狀也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
躑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導引也不必每晨

爲之但覺身有不理則行之皆當閉氣節其氣衝以通也亦不待立息數待氣似極則先以鼻少引入然口吐出也緣氣閉既久則衝喉若不更引而便以口吐則氣一一麤而傷肺矣如此但疾愈則已不可使身汗有汗則受風以搖動故也凡人導引骨節有聲如不引則聲大聲小則筋緩氣通也夫導引療未患之患通不和之氣動之則百關氣暢閉之則三宮血凝實養生之大律袪疾之玄術矣

抱朴子別旨

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真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嘉遯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良苦讓膏壤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秘六奇以括囊含琳琅而不吐謐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乎蓬戶絶軌躅於金張之閭養浩然於幽人之仵謂榮顯爲不幸以玉帛爲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峩籍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

精英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萬物不能攖其和四海不足汩其神於是有赴勢公子聞之慨然而歎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恥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

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淩厲九霄騰躑玄極攸敘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絶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

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惟覃思
殫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木梗
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嚬顣而滂沲抑輕
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
同則肝膽爲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
則秋霜春肅温辭則冰條吐葩摧高則峻極
頹淪竦卑則淵池嵳峩疵清則倚晴夜光救
濁則立澄黄河然不能沾芳惠於庶物著朂
勲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
崇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耋之嗟竊爲

先生不取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月無君皇皇如也恥令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愍此黎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消

息進有依徃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頌柯濯清波以遺穢者若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勳格上下惠沾八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已西伯所以三分姬發所以革命

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不致群賢爲六翮託豪傑爲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欽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世乃耀靈翳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騏驥騄駬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並默則子貢與喑者同口咸暝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

身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
關機之累沒無金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
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則木直正進則邪
凋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任則少卯梟猶震
雷駭則鼙鼓堙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拯招

魂之病則無以劾越人之絕伎不弊多難之
世則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勿
踐之仁也懷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侯
中唐殖占日之草朝陽繁鳴鳳之音郊跱獨
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卷而不懸干戈

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能相擢乎陸沈哉深頤先生不逐迷復哉於是懷冰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情神遼緬旁若無物俯而答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爲棲神沖漠不役志於祿利故害而不能加也不躡峙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爲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文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閉干木之閭攜莊萊之友治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慈廣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聘以位極者憂

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
以財也侶雲鵬以高逝故不縈翮於腐鼠以
蕃武爲厚誡故不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遐
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極之間迅
乎猶奔星之蹔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且

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鳶不絓
網麟不墮穽相彼鳥獸猶知爲患風塵之徒
曾是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效功紀信赴
燔以誑楚陳賈刎頸以證弟仲由投命而葅
醢嬴門伏劍以表心聶政感惠而屠葅荊卿

絶臏以報燕樊公含悲而授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厚禄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柏成操耜而不屑諸侯之高羊説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亢悔則譚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夏日登

朽枝而須勁風㳘魚之咽毒
粒咀漏脯以充飢酣鴆酒以止渴也昔箕子
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
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闇夫蹈機不覺何
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亦篤邪周成賢而信
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
縢以僅免況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恍之
謗無時而蹔乏之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事
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
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

畢析塵羽之積則沉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
虎以成故江充跡賤非親於元儲後毋假繼
非密於伯奇而掘梗之誣滅父子之恩䌷蜂
之詐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嗟乎
伍員所以懷忠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

而刎頸也蓋徹鑒所爲寒心匠人之所眩惑
矣又欲推短才以鼇雷同仗獨是以彈衆非
然不覩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
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
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

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亢悔
而貪榮之慾不滅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
亦猶惡濕而泳深淵憎影而不就陰穿舟而
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禀之以
所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在
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食之穿井以
飲之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
呼吸以延之逍遥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
斯亦足矣且夫道存則尊德盛則貴隋珠彈
雀智者不爲何必須權而顯俟禄而飽哉且

夫安貧者以無財爲富甘卑者以不任爲榮
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
有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
鸞羽何煩乎豐林潢洿足以泛龍鱗豈事乎
滄海藜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醽醁攝縷美

於赤舄縕袍麗於袞服把橦安於杖鉞鳴條
樂乎絲竹茅茨艷於丹楹采椽珍於刻桷登
嵩峯爲臺榭庇巖畱爲華屋積篇章爲敖庾
寶玄談爲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捐庸隷之所
欲遊九皐以含歡遣智惠以絶俗同屈尺蠖

藏光守樸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晞景九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孰與銜轡而伏櫪同被繡於犧牛哉赴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之耽寵忘退往而不反者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

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若運涉陽九讒勝之時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避危亂方不肯入或色斯而不終月

者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方今聖
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蒼生惠風遐邁威肅
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擬乾穹以蓋高
神化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煙熅汪濊四門
穆穆以博延主思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
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生慕嘉遁之偏枯不
覺狷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養內未覩暴
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者
皆敗以商臣之凶逆則謂繼體無類也懷冰
先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

有懷故堯舜在上而箕潁有巢樓之客夏后
御世而窮藪有握耒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
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不仕王侯
存夫爻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僕
所以逍遥於丘園斂迹乎草澤者誠以才非

政事器之治民而多十雲起髦彥鱗萃文武
盈朝庶事既康故不欲復舉熠燿以廁日月
之間拊翩飄於洪鍾之側貢輕扇於堅冰之
節銜裘鑪乎隆暑之月必見捐於無用速非
時之巨嗤若擁經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補

末化若强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狐
故居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勲
即戎之勞然切磋後生弘道養正殊塗一致
非損之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
世恕而容之同曠於有唐不亦可乎赴勢公
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立言助教文
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救
微言之絶非有出者誰叙彛倫非有隱者誰
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
笏者爲是而樂飢衡門者可非乎失群迷乎

雲夢者必須指南以知道並乎滄海者必仰
辰極以得返今聞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
策駑希驥況愛與進不嫌擇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

真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　　真二

逸民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栢成之遐武混群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憂避牛跡之淺嶮而蹈百仞之不測違濡

足之泥濘投鉅溢洽而不覺乎逸民答曰夫鴳
志於鷚鼠者不識鵷虞之用心盛務於庭粒
者安知鴛鸞鷟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朝菌
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鼇魚蛇之嗤應龍也
子誠喜懼於齟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
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

曰昔狂猾華士義不事上隱於海隅而太公
誅之吾子沈滯之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
用兵短於爲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擬海嶽
以博納褒賢益貝德樂育人才而甘於刑殺不

修仁義故其𠜂殺之禍萠於始封周公聞之
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
無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摧戰陳之法害高
尚之士可謂賴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泳以
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准的者也昳項燕烏
之巢則靈鳳不集漉魚鼈之池則神虬遐逝
刳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害一介之士
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
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
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讎敵也去彼市馬骨

以致駿足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乎仕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一人皆通以在朝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而溝澗之腐胔矣唐堯非不能致許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户也夏禹非不能逼柏成子高也成湯非不能錄卞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晉平非不能

吏期唐也然後而肆之貴而重之豈六君之
劣弱也誠以一言行殊尚黙黙難齊慕尊賢之
美稱耻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
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弘風化澌隆
退讓厲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冒昧雖嚚不
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俊不亦愈
於脅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贄懷貨宵征同塵
爭津競濟市買名品棄德行學問之本赴雷
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肯苦言以侵隱
士寧肯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呂尚居

然謬矣漢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典藝然其弘曠恢廓善恕多容不繫近累蓋豁如也雖飢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為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歌杜婉妾之覬覦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也宜

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

且夫呂尚之殺狷華者在於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躁於進趨不務行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也假令隱士往往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

此常態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爲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效也凡民雖復笞督之危辱之便追猶華猶必不肯乃當憂其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沛耳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傭不售屠釣無獲曽

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處狷華之沮衆
邪設令殷紂以尚逃遁收而歛之尚臨死豈
能自謂罪所應邪魏　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
殺戮乃心欲用手孔　明明自陳不樂出身武
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
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
日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
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
遂堙將爲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
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

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令令大儒爲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

韝鷙也　則鍾鼎鐫其聲若乃寒淪藪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答曰子可

謂守培塿玩狐丘未登閬風而臨雲霓翫瀅汀游潢洿未浮南溟而涉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勳伐也太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騁迹以絕軌爲常人所不能爲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爲

凡俗所量恬粹不爲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操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軺被犧牛之文繡吞詹何之香餌朝爲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玉鮪不以幽岫貿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鶴登嵩巒而含慼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哉

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
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
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
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
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
矣身名並全謂之爲上隱居求志先民嘉焉
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辱夫
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爲高也夫不辱者知羈
縶之爲[illegible]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
爵貴於印綬志修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既備

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謂高士或有乘危冒嶮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脛毛之士何其緬然邪仕人曰潛退之士得意山澤不苟

世貴蕩然縱肆不爲時用嗅祿利誠爲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犂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宣嫗煦之和氣者日也耀華燈於闇夜冶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

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為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畎刃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渠之沃校其巨細孰為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

故不棲於心術芒芒然寵辱不汩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滐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蜩翼也若然者豈肯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脩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悦感我身之淩遲屈龍淵為錐鑽之用抑靈鼓為鼗鞞之音摧黃鉞以適釤鐮之持撓華旗以入林杷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翳入穴以逃之季扎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莫與易也

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以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被拔葵去織豚不掩豆菜肴糲飧又獲逼下邀僞之譏樹塞反坫三歸玉食穰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僭上洿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縕乎杼軸之間腹仰河而已滿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爲埃塵矣饘粥餬口布褐縕袍淡泊肆志不憂

不喜斯爲尊繼喻之無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爲名邪則脩臺可以洩憤懣篇章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煩乎鏡鼎哉孟子不以矣石爲功揚雲不以治民盍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又曰隱遁之士則爲不臣亦豈宜

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宗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林者脩德以厲

貪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爲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懸虛空飡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竄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干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場而有蕃魏之功令隱者潔行蓬蓽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

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
於橋上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
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
明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
到魏文帝徵𥳑㫖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勲竟
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
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爲原太守及
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高不
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
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

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
徵左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昭
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疋及羊酒法高
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
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五帛安車軺
輪聘韓伯休不到以玄纁五帛安車軺輪聘
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犍爲太守不起然皆
見優重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褒隱逸之士
不謬者則吕尚之誅華士爲凶酷過惡斷可
知矣仕人乃悵然自失慨爾永歎曰始悟超

俗之理非庸瑣所見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

抱朴子外篇卷三之四

真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卷四同　　真三

勗學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鑛璞礱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莫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能後善況乎

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
邈玄奥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
味甘匪和弗美故瑶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
發丹青不治則純鈞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
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

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閬風捫晨極然後
知井谷之闇隘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
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
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
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

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逸鹵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輸之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淩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綠所以攺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藏其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

事乎泥涅可令齊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
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畜牲可習之以
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
誠又況乎含五常而禀最靈者哉低仰之騆
教之功也鷙鳥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

鷹本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
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
高乎峻極矣大川滔瀁則虬螭群游日就月
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止夢乎丘旦何徒解
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雞帶豘雯珥鳴蟬杖

翎而見拔白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欲任搖
强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
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
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
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没之無
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
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
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
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遣廣
願之穢息畋獵博奕之游戲矯晝寢坐睡之

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
之問以辯之進德脩業温故知新夫周公上
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絶墨翟
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
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黄霸抱桎梏以
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奥窮
測微言觀萬古如同目知八荒若戶庭考七
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
善否於既往料玄黄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
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

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瀁訪鳥砮而洽東
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披靈
實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説専車瞻離畢而分
陰陽之候由冬蝱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
學而巳矣夫童謡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
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脩短或有
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時習
者驥騄之脚也遲解晚覺者鶗鶘之翼也彼
雖尋飛絶景止而不行則貝步武不過焉此雖
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

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由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自燭之之俞斯言當矣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於聲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駑庸之質猶迴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已

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
履氷懷黃握白提清絜肥以赴邪徑之近易
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
精義賾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
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投迹不隨衆以萍漂

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悶於否滯者豈
能舍至易速達之通途而守甚難必窮之塞
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衿之所爲作懸俗
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頹
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

之數也蕞群寇畢滌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以廣掃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陶冶庶類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櫜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潛初旅束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翮於清虛項領之駿騁迹於十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於九

該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
而嘉穟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
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星
聞故惑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
方遂墮墜於雲霄之上而墊紛乎不測之下
惟尊及卑可無鑒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崇教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蓬蕙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纆墨者無枉劉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餬

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歡誠則世無視内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已藜藿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刃之鑛不經歐治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黄耳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眘貂狐之縕麗夏縝紗縠之翩飄出驅慶封之輕軒

入宴華房之粲蔚飾朱翠於楹梲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湎醹醟以沈醉行為會飲之魁坐為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覩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生老而憔悴雖蔽

麥之能辯亦奚別乎瞽瞶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為子然後可以為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歎觸情縱欲謂之非人

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
憂懼之勞未嘗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中而
加青紫之官纔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
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
於唇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厲於耳嫌疑
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
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巧筭所不能詳
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見邪正之
真僞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
無縝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忠危愛

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僞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斂之乎撿括之中懔乎若跟掛於萬刃慄然有如乘奔以履氷故能多

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竇蒙道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申面牆而危覆前事不忘令之良鑑也湯武染身伊呂其興勃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傅尤宜精簡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

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者其經術如仲舒柄
用者强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
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
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
末世吳之晚年則不然烏望寇蓋以選用任
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唯
無益乃反爲損故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
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艷色輕體妙手
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勤
鶩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彫琢之

精麤校彈棊樗蒲之巧拙計漁獵相揞之勝
負品藻妓妾之姸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
乘之善否論弓劒之䟺密招奇合異至於無
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談宮殿則遠擬瑤
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光以千門萬户爲局促
以昆明太液爲淺陋笑茅茨爲不肖以土堦
爲朴騃民力竭於功役儲畜靡於不急起土
山以准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淩霄之華
觀闢雲際之綺窻淫音譟而惑耳羅袂揮而
亂目濮上北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

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湎手絃節之側或建
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足於嶮
峻之上暴僚隷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乗星
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
艘於滉瀁布密網於緑川垂香餌於漣潭縱
櫂歌於清淵飛高繳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援
潛鱗或結罝罘於林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
之表列丹飈於豐草騁逸騎於平原縱盧猎
以噬狡獸飛輕鶬以鷙翔禽勁弩殪狂兕長
戟斃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猒歷載而無已

矣而又加之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恩數之容客接執贄之嘉賓人間之務容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遠遨逸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嶮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甚鮮矣嗟乎此

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算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尚儒術撙節藝文釋老莊之意不急

精六經之正道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真三　九

[library seal]

抱朴子外篇卷五之六

真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　卷六同　　真四

君道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沈尊卑等威於是乎著往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聽受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儀決水以進善鉤絶絃以黜惡招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

肆其直斤劾其斷嚚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
之用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
審褒貶以彰勸沮明撿齊以杜僭濫詳枉直
以違晦吝其與之也無叛理之幸其奪之也
有百氏之拚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蒞之
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厥陋以伸沈抑激清
流以濯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
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莫敢憚危
顧命恍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
粟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僞之繁務則明罰勑

法哀敬折獄淳化治則匿瑕藏疾五教在寬
外惣多士於文武内建維城之穆屬使親疎
相持尾爲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
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磐岳峙式過覿覦見三
苗之傾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觀翳幽之
不守則覺嚴嶮之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
强楚虜以辱鍚闍自如而子陽赤族四岳三塗
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
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
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

盈而夕惕焉象渾穹以遐燾式坤厚以廣載運重光以表微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嫗煦範秋霜以肅物訓諮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群言虛己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也

嶷若閬風之淩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窈若玄淵之萬仞則近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流源不窮而百僚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之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韜若震霆之激響而不爲邪辯改其正畫

法創制則炳若七曜麗天而不以愛惡曲其情宏略遠旱則謫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僞不使一體澆漓於二端雖能獨斷必博納乎芻蕘雖務含弘必清耳於浸潤民之飢寒則哀彼責此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咎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耻反迷於朝過之塗虎聘以警密𪊲跱以接䟽各無擊壤之叟則羞

闡和音之作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文之膳處飛閣之概天則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脆則憂敬授之失時聆管絃之宴羡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采粲則慮賦歛之慘烈遵於節之麤表惟衞文之大帛追有夏之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詰誓則念依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褒妲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憒訣戮則遺情任理不使鷂夷有抱枉之魂鑒操形之社伯惟人立之呼豕廢適

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庶則念劉表之殄祀蒐
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
慮袖蜂之謗巧飛鷹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
之作威恭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
孝景之誅錯旨甘之進則疏儀狄容悅姑息
則沈欒激除烝子之諂親放麑之仁鑒白龍
以輟輕脫觀贏以節無饜防人彘之變於六
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惡犬以
遏酒酗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鼃
以勸勇避螳螂以厲武聆虐會之讒言容保

申之正直㓨腹背無益之毛攬六翮淩虛之
用烹如簧以謐司原之箴折莬渚以迪梁伯
之美放丹姬以弭婉孌之迷退子瑕以杜餘
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勿憚徙薪
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耻之陶冶明考試
之凖的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
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
有勞者不遺傾下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
乞言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録大
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曹劌孟明有修來

之効魏尚張敞立雪恥之績射鈎之賊臣著
匡合之弘勲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則
鵂梟化爲鸞鷟邪僞變成忠貞芳顕秀於斥
鹵夜光起乎泥濘剡鋭載胥九功允諧西面
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事老叟以敦孝悌之

行是以淵蟠者仰赴山棲者俯集炳蔚内弼
虓闞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邇
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於攸莅黔庶讓畔於
藪澤爾乃蠲滋章之法令振太和之清風蒲
輪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寃論

道之損克滅牧羊之多人及不酤之至醇張
仁讓之閫杜華競之津旌義正之操弘道素
之格使門德者若潛萌之悦甘雨見歸者猶
行潦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緑葉之綴脩柯
左衽仰之若衆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亂
象於玄極寒温不謬節而錯集四靈備覿芝
華灼爍甘露淋漉以霄墜嘉穗婀娜而盈箱
丹魃逐於神瀆玄厲抅於廣朔百川無沸騰
之異南箕謐偃禾之暴物無詭時之渦人無
嗟慨之響囹圄虛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如

冕紳所不曁氊裘皮服山棲海竄莫不含歡
華面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庭瑤環獻自西
極貧首邊善猶氤氳之順勁風要荒承指若
響亮之和絶音諴升隆之盛致三五之軌躅
也故能固廟祧於罔極繁本枝乎百世矣夫
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
不能趍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洞天
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傾僨惟憂矣民困則
多離叛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旦乎可
不慄慄而慮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

鑒於亡徵雖目分百尋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鈎鋙居頟切摧於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猶無補於土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其大而務其細滯乎下人之業而闇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儉臨深履冰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致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長筭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逍遥雲閣之

端羽爵腐於甘醪樂人疲於拚儛猶可以垂
拱而任賢高枕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
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之勞役懷損命之辛
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昏惑之
君則不然焉其爲政也或仁而不斷朱紫混
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
無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基頹危猶巢
幕而自比於天日擬固於泰山謂克明俊德
者不難及小心翼翼者未足筭也於是無罪
無辜淫刑以逞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

以順志者爲賢擢才則以近習者爲前上宰鼎列委之毋后之族專斷顧問決之阿諂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不簡其器幹所信伏則在於瑣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則從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談而不考其績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貪汙以壞所在矣或營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恇怯以失軍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加親委冀其晚効器小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援之士或披褐

而朝隱或沈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力莫由
陵替之災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不
覽玩弄褻宴是耽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
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
惡謇諤貴珠玉而賤智略豐綺紈而約惠澤
緩振濟而急聚斂勤畋弋而忽稼穡重兼并
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
士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
役而踈犒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器圈聚食肉
靡穀之物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

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巳湯武豈一哉昔周文
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之
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具瞻毀譽尤速得失
之舉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貊歸懷而不可
以虛索也毀積即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救
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為細惡雖
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
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基增峻
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頹莫之扶也於是
戀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

不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
帷幄姬昌取有三於而鄰陳吳之徒奮劒而
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飆駭雲梯乘於百雉
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飛鋒內薦禁兵外
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巖
棲之智士慕伊呂於嵩岫招孫吳於草萊拜
昌言而無所思嘉算而莫問猶大廈既燔而
運水於滄海洪潦淩室而造船於長洲矣夫
巍巍之稱不可驕吝構而東嶽之封未易以
愆欲修也上聖兼策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

主綴步按轡而自以爲過之或於安而思危或在嶮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波溺曷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臣節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群后之翼亮用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熈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百揆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

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邈貫若一體之相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受者故無流放之禍也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謇謇匪躬安上之民翰也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骾也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所容

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手所恨審賞而不
加手附巳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洿而談潔進
思盡言以攻繆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
感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集奔於薄氷
也納謀貢士不宣之於口非義之利不棲之
手心立朝則以砥矢為操居巳則以羔羊為
節當危值難則忘家而不顧命肈衡執銓則
平懷而無彼此儀蕭公之宇宙羨張陳之畫
奇追周全之盡規准二鮑之直視蹈晏弘之
節儉執恬毅之守終甘此離紀灸身之分成

彼韓英失忠之禍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勳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祗慄恒若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虔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託則以伊周爲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爲軌儀送往事君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千紀則

若鷹鸇之鷙鳥雀蕃扞壃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蒞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以爲國況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而無憚況黜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興歌昆吾彝器能者鐫勲

皐陶后稷亦何人哉
抱朴子曰人臣勳烈不弘則恥俸禄之虛厚也
績不茂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
攸贊畏盈居謙乃終有慶舉足則蹈道度抗
手則奉繩墨褒崇雖淹留而悔辱亦必遠矣

若夫損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
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謟笑賛善數進玩好陷
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
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
黨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

如董卓未有不身膏剡鋒家縻湯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即邪違真侶僞親覽傾僨不改其軌無禍之集匪降自天也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氷執熱不得辭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已之要也

抱朴子曰臣職分則治統廣則多滯非賁獲之壯不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

總異官之局韓侯所以罪侵冒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絶倫文武兼允人有腹心之高筭出有折衝之遠略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彝倫斁委之而無其人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轅若載重擲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後患身既傾溺而禍逮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未閑而莫讓攝官可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少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挹盈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抱朴子外篇卷七之十三

真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同卷　真五

良規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尉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為也若乃高巖將霣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

光之廢昌邑孫琳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琳桑蔭未移首足異所皆笑音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

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皆計行事成徐乃

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責之亦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成驕亂若桀之干辛推哆（尺氏切　張口也）紂之崇侯惡來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壃直道守法嚴

操柯斧正色拱繩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諫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己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

奪至尊之璽紱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
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
蓋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
勍勞無二者且猶鳥盡而弓棄兎訖而犬烹
況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已是奚異夫

爲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
之而云我能爲伯瑜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
奉事故棄去之雖日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
見憐信邪霍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
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

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疏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爲是而伊霍爲賢此乃相勸爲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爲後患及尚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爲國也取威既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

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强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讎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凌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淪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爲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爲不知權之爲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及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剡鋒之端

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畧爭犧牛之被絞繡淵魚之愛莽麥渴者之悠口於雲月之酒飢人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爲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爲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諫余以此言爲傷聖人必見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爲不道于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況吾爲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時難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爲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時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姤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

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已以紓其誅明主不
世而出庸君遝於皁白既不能受用忠益或
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
搆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姦今獻長生之術者
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
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

聖猶未必即受故伊尹干湯至于七十也以
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
言不見信之猶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
涓之則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錯

不可勝載也爲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徃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勳之臣曠代而一有陷氷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之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兹以言吾知渭濱呂尚之儔巖間傅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筭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官理

抱朴子曰騄駬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驌驦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鶩則轡急轅逼欲盡規竭忠則禍福發機所以車傾於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

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𩯭孺背千金而逐
蛺蜨越人棄八珍而甘鼃黽即患不賞好又
病不識惡矣夫不用則雖珍而不貴矣莫與
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驚秦孝
聞高談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收良能之
勳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務正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木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夏凌霄賴群橑之積輪曲輮直無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以雖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而不亡然鉤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

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貴賢

抱朴子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羡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虯之天飛者雲霧

之偕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途而棄騏騄哉夫拔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者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爲者臣所以報知已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是以傅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勳

必須良佐也惠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于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宴般于畋獵湎于酣樂聞淫聲則驚聽見艷色則改視役聽用明止此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外定傾之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内二豎之疾既據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穿井覺飢而占田哉夫庸隷

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盡其力安可以無素
而暴得其用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任能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
任故口不容而强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
伏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

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
賤起家而治大邦寔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
益齊桓殺兄而立鳥獸其行被髮彝酒婦閭
三百委政仲父遂爲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
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内無粃政外無侵削

人之亡没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逮其功如
彼自任其專其禍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
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
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克成故
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若

假伎子鷹犬夫勁弩難彀而可以摧堅逮遠
大舟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
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敘彝倫昔
魯哀庸主也仲尼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
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

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
必須堯舜乃為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恥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違遠者之用心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欽士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壞種蠡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鋭況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郢都之象使勁虜振慴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束

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痒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已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爲首務得士爲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爲竊位故公旦執贄於白屋秦邵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未食而趙惠竦立晉文接亥唐腳痺而坐不敢正齊倭之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咎於保申　簡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據宜其然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十四之十五

真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十五同卷 真六

用刑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胄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胄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爲仁佐於是

可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爲者尠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痛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治之以毒烈若廢和鵲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爲政非爲不美也然黎庶巧僞趨利忘義若不

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羲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獄箸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坎然用刑其來尚矣逮於軒轅聖德

尤高而躬親征伐至于百戰殭尸涿鹿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陵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扇則枯瘁擄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蟄動不蟄根植

冬榮寬而無嚴則姦宄並作利器長守故明
賞以存正必罰以閑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
覩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狎剛不傷恩
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
刑君爲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

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
煩而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
故衆慝彌蔓而下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
必重罰貴得罪而不必酷也鞭扑廢於家則
僮僕怠情征伐息於國則群下不虔愛待敬

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倕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刑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顔以勸之則

投命者斟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
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
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衞子疾弃灰
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峻而不犯
全民之術也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

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
以薄法衞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
穿穽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爲政者必
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疎不曲法以行意
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碏之割愛以威親晉文

之忍情以斬頡故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御
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須臾
不可無也肅恭必急則慢惰已至威嚴暫弛
則群邪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爲虎當殺不殺
大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千文始
于毫末鑽燧之火勺水所滅鵠卵未孚指掌
之所靡及其乘衝飈而燎巨野奮六羽以凌
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
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
豫焉然則刑之爲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

可假人猶長劒不可倒捉曰魚不可脫淵也
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源本也田常之奪齊
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之篡漢履霜
逮氷由來漸矣或禾歎於海濱或拊心乎望
夷禍延宗祧作或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往
古忘實禍於當已也
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
與義我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
鮮之戒不欲其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
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仁爲安楊子雲謂申

韓爲屠宰夫繁策急轡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口不煩言恭己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彈琴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宵肅矣必能厚惠薄斂救之擢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陶之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之群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圜土可以虛棘楚可以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爲國乎抱朴子答曰易稱

明罰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
市有自來矣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
則下侵上夫法不立則廢事汩矣下侵上則
逆節萌矣至醇既澆於三代大樸又散於秦
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
姦欺不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
塗舍柁櫓而汎舟以湊波盤旋以逐走盜揖
讓以救災火斬晁錯以却七國舞干戈以平
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帝驟霸王
以來載馳載騖當其弊也更欺民巧寇盜公

行髠鉗不足以懲無恥族誅不能禁覬覦重
目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燭以理滯事焦心
以息紓源而猶市朝有呼嗟之音邊鄙有不
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家
害國者或搆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

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湧之亂非識
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
摸遺劒叅天而射五步擐犀兕之甲以涉不
測之淵衿却寒之裘以禦鬱隆之暑踵之解
結順之搔背其爲憒憒莫此之劇矣但當先

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無怨於失邑虞芮知恥而無訟耳若强暴掩容操繩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

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喜老莊之誕談然而為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柈瓦胾無救朝飢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闊譬猶干將不可

以縫線巨象不中使捕鼠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隳囹圄罷有司滅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掊衡量膠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放不訓

不營相忘江湖朝廷闃爾若無人民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刖足劓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

孥戮考其所爲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法誋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已群下力競還爲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沈之於漢或流之于彘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

式法於內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眛取威定霸吞噬四鄰咀嚼群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杪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以威虐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徙而具驪山之役

太半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北擊獫虛檢切狁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咷之讎趙高入而乇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爲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且刑由刄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爲治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愿僞不作凶邪改志若綱絶網紊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所以殺人存乎能用

之與不能用夫癥瘕不除而不脩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劾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鸇之搏鳥雀覩亂萌則若薙他計切田之芟蕪薉於吠切慶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迪令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

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爲
而不可哉昔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
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
刑之名内有殺人之實也及於犯罪上不足
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令則
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撾作方愈之創殊
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
無復中刑在其間而次死罪不得不止於徒
謫鞭杖是輕重不得不適也又犯罪者希而
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

此者爲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爲又不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弃之不知者衆不見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爲摽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

者駭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爲然直以二
陲未賓迭人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刖人
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爲酷虐故且權
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楊子雲亦以爲肉
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
爲急耳

真六　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審舉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驥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縁凝庶績矣人君雖明並日月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康是賛故聖君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為首

務施玉帛於丘園馳翹車於巖藪勞於求人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皁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己無爲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橈之由也然末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綱漏防潰風頹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售之寶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低眉膝以

積習而見私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
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曲直不分準格
傾側則淳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豺貪
受取聚斂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
於棼絲引用駑庸以為黨援而望風向草偃
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
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汰臧否嚴試
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畏乎
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
進爵貢士不適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

猶復不能令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罝兔之賢況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秉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瑣祿之輕薄人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頓淪於窮滯矣夫唯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梟鴟也飛則鴛鳳幽集豺狼當路則麒麟遐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偽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槪恥與闒茸爲伍清節羞入饕餮之貫舉任並謬則群賢括囊群賢括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

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檮杌比肩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已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効力而莫從雖抱稷禼之器資邈世之量遂沈滯詰死不得登敘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乏官曠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閹

官用事群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
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
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
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
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
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
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
市人也有直者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
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
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爲下

傚君行臣甚故阿倖幸獨談親容桑梓議主
中正吏部並爲魁儈各責其估清貧之士何
理有望哉是旣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炭
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顚倒者則恐人之
議已也違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

共搆合虛誣中傷淸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援
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
正居貞者塡笮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僞者
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
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俗之隨

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弃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改有代之

絃調防法䛐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樂之正音膝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有風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答曰知人則哲上

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
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遣其私情竭其聰
明不爲利慾動不爲屬託屈所欲舉者必澄
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備其名而考其行校
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
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
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
如舊試經答策防其罪對之姦當令必絕其
不中者勿署吏加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
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

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賕（巨流切）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舉者與同罪令試用此法治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汙爲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爲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將變爲盜

跅矣如此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塉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

則亦不得闇蔽也良將髙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況文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爲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凡人息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私貨必漸絕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爲密防峻法德政之所恥抱朴子曰夫

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以救暍溺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蒞敎御朴而不中以撥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劒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賣策者論此是與跖義捕盜也

抱朴子曰今普天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

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由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其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褊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土初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衽之類非所以別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況爲其愷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則

必皆修飾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
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
古心悅藝文學不爲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
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萬之一
耳至於甯越倪寛黄霸之徒所以强自篤厲
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阨欲以經
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
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聚富貴之道幸有
易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
勤苦執灑掃爲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

興之世武貴文寖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
詰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
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衒髯蛇於華夏矣今
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
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
日矣

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
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
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
不對猶見誣枉使不得過紹失常追恨于時執

事不熏爲之防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令
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
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
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會著一處
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
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
窒矣夫明君恃已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
已也亦何恥於峻爲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
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矣案四科
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

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
使之決獄無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
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爲下吏所欺而
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憒憒不能知食法與不
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
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
如試經高者隨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
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seal]

抱朴子外篇卷十六之十九

真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同卷

真七

交際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雜浮面而不心揚雲攸識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弃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其不遭知己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

天手挺刀尺口爲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跛躇耻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疢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庭翕然諂笑卑辭悦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

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搆合之其見受也則踴悦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合也則懊悴劇於喪病之逮已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邪每爲慨然助

彼善之菁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弃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己而偏徇高交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獨立者爲澁吝疏拙以奴顔

婢睞來去聲者爲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逐末流遁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繿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艷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裒之徒乘

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菽麥不辨
爲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
無柯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負人於
北波雖赫弃刀尺決乎勢力足以移山拔海
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

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
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遼邈之
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
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
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

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立乎己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鳥華於玄霄者扶摇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子然隻跱失弃名輩結雠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

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

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鳥髙皆有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爲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鵬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損於夜光之質垂天之

大舍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尠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爲榮福哉由玆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芘之而俟者譬如蔭朽樹之被笮也彼尚不能自止其顚蹷亦安能救我之碎

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猶蚤虱之績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爲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亮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

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尚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爲盡不中交也率於爲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

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鷦鷯之巢未爲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爲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沉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同雖

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飡禀訥騃加之以天挺篤嬾諸戲弄之事彈棊博弈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爲殊不喜嘲褻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躭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遼

也加以挾直好吐忠盡藥石所集甘心者尠又欲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樗蒲節其沉湎此二人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其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辯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世拙於用大乎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擇乎爲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

抱朴子答曰何其然哉夫長水者何必廢舟
揖忌傷者何必弃斧斤交之為道其來尚矣
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即乖志夫不泰
則二氣隔幷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始之
甚易終之寬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
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
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親
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
子元所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
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子色不能成衮龍之

瑋燁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闡極天蓋田衆石之積南溟浩瀁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義和照則曲影覺矣櫽括脩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以及則必簡乎勝己所降結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則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釣魚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恥令譚肯專面地之篤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故交道可貴也然實未

易知勢利生去就毀壞刎頸之契漸漬釋膠漆之堅於是有忘素情之綢繆或睚（五懈切）眥（音責）而不忘遂令元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搆於今推往尋來良可歎也

夫梧禽不與鴟梟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蹕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者漸染積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人曰敢問善交之道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肯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狎而不慢和而

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
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
耳而不納不以巧辯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
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
背憎不疾人之勝己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
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
夫然故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
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爲
參辰至歡變爲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詳之
悔亦無以往者漢李陵遲皇戀不振在公之

義替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爲清高以救世爲
辱身尊卑禮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
節委本趨末背實尋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姦
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策星言假寐冒
寒觸暑以走權門市虛華之名於秉勢之口
買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
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
見之爾乃發憤著論杜門絶交斯誠感激有
爲而然蓋矯枉而過正非經常之求訓也徒
當遠非類之黨慎謟黷之源何必裸袒以踐

彼已斷粒以刺王食哉夫反之爲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所弃可以絶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備闕

抱朴子曰騕褭於皎切駿馬也能奮藺筋以絶景而不能履冰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踊雲霧以淩虛鴻鶤不能振翅於籠罩

之中輕鷂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物旣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百行脩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必能全小潔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檝以淩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栝淮陰良將之元也而不能脩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骾也而不能荅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弃所長則逸儕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其體而論細禮則匡世濟民之勳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

能擿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適齒則松櫝不及一寸之筳挑耳則棟梁不如鷦鷯之羽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劒不及數分之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煦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蔣生憒慢於百里而獨步三槐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擢才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瞍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鈞時移俗易物同賈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爲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爲不肖故聖世人之良幹乃闇俗

之罪人也往者之介潔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牆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痏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劫剽之垢巢許獲穿踰之謗自匪明並懸象玄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沉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翳於槃璞乎奇士扣角而見遏況乃潛於皐藪乎

孫臏思騁其祕略而司馬刖之韓非願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别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别之寶合篤好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況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己體曲者忌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髙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搆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

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玉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玉未有傷也以愚爲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脉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

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末薙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緑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賁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

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爲莫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爲委淪而輕其禮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爲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沉抑而履徑而剸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爲滯貨柔木廢於勿用赤刀之鑛不得經歐治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闢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任命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泠先生者恬愉静素形神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内不寄有為之心遊精墳誥樂以忘憂晝競義和之末景

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軔如震切權右之國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户身不離畎畝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玄雲赴道化霑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

鼎俎發淩風之迹沽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
則超在天之舉耀逸景於暘谷播大明乎九
垓勲蔭當已聲揚罔極故尋仞之塗甚近而
弗往者雖追風之脚不能到也楹梲之下至
卑而不動者雖鴻鵠之翅未之及也況乎寢
足於大荒之表斂羽於幽梧之枝安得效迅
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年期奄冉而不久託
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
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渾華
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頹歎聘

過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含英偉
以邈逸俗銳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稸
然不能淩扶揺以高竦揚清一於九玄器不
陳於瑚簋之末體不免於負薪之勞猶奏和
音於聾俗之地鸞章甫於被髪之域徒忘寤
於翰林銳意以窮神崇琬琰於懷抱之内吐
琳琅於毛墨之端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高
之間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沓
匱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堙翳之珍哉夫
龍驥維縶則无以别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

用巢於鉛刃鱣鮪不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
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之塗釋户庭之
獨潔覽二鼠而遠寤越窮谷以登高襲丹藻
以改素競鶩飈於清晨不盤旋以詣夜收名
器於崇高饗鍾鼎之慶祚栢成一介之夫採
薇何足多慕乎居泠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
緬混芒眇昧禍福交錯乎倚伏之閒興亡纏
綿乎盈虛之會迅逝者不能脫遂身之景樂
成者不能免踵致之敗匠流末者未若挺洽
元兆之中整已然者不逮反本乎玄朴之外

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悅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沉舛情金寶其重羽矜萁輕篤臨者執東於滓涅達妙者逍遥於玄清瀆洿納行潦而潘壹渤澥合百川而不盈鮋鰕踊悅於泥濘赤螭凌厲乎高冥嚼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趣生識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慼闇休咎者觸强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肯改營吾聞五王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電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

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煋煴而修鳴騏騄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屯則沉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衒爲不高女以自媒爲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摽效負俎之

千榮哉夫其窮也則有虞婆娑而陶釣父見逐於愚嫗范生來辱於溺簣（苦怪如　籠也）弘式匿奇於耕牧及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孫文種解屩而紆青傅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佰爲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稸德以

有爲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任所值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爲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爲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勲乎國器殊塗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爲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爲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宜免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軺兼朱重紫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過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爲石謂鳳曰鷃者

非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嚢
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而靡欲者無悶
之志也時至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
命者不憂若乃徇萬金之化以索百十之售
多失䜭干上聲真七毛我則未暇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seal]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之二十三

真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同卷　真八

名實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滯饕餮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爲賢塞者爲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輷磕而或不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瞽哉心神所蔽亦又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逮奇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小

志近者蓬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
焉夫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鍼
連以待賈者唯至珍而難售鳴鼓以徇之者
雖凡菽而易盡比之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
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插株於

塗要者雖鉤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用也故
廟堂有枯楊之瑚簋窮谷多不伐之梓橡也
是以竊華名者螻蜥騰於雲霄失實賈者翠
虯淪乎九泉於是斥鷃淩風以高翥靈鳳卷
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犬羊俛勑高切獨行貌

虎狼之資矣夫佞者鼓珍賂爲勁羽則無高
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
持之以凡興側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
諛辭也似辯其道聽塗説也似學其心險貌
柔也似仁其行汙言潔也似廉其好説人短
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且亦
奉望我者欲我蓋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
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
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祟正
路俊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圮而負

乘之群輿亢龍高墜泣血漣如故子西逐大
聖之仲尼臧倉毀命世之孟軻二生不免斯
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並生苦之
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鴛鸞
鷸首於琱多幺切輦駴驥委牧乎林坰彼已尸

祿邦國殄瘁下凌上替寔此之由或蟲流而
莫斂或逆竄於申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
於望夷蓋所拔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
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奇導達凝滯而
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

抽之於戎戎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群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勲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

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己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己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

亡之端漸矣毁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刖劓之猶未懌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眞嶷然特立才達

量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經衡門淵渟嶽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脅肩以苟合樂飢陋巷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眞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黄髮終否而不悢悢功力尚也安肯廢

太山之峻以適鑿柄之中斂垂天之羽為戒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鴟而枉尺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為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慼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緼褐無卒歲之服不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已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俠

姦權弗接也俗說細辯不答也脅肩所趨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伊之高隱其百官之富觀彼佻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尚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憂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塡決河升水不能殄原火於是

鼘鼓戢雷霆之音鞉徒刀切鞞奴移切慫喋囂音高
之響芳蕙茇夷臭鮑佩御玄卷傾弃而不羞
醽醅尃灌於圜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
騁於鑾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
葬而不堪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揹玄黎
於洿濘非夜光之不眞也由莫識焉投彤盧
而不彎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故瓊瑤
俟荆和而顯連城之賈烏號須逢門而著陷
堅之功飛菟待子豫而飆騰俊民値知己而
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鑒百札驥

騄不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擄符彩之耀韡頸雲翕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蔗績於百揆乎夫其不遇亦得不雜糅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鏕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彌棘矢而望高手乎渠廣箓疲鶩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良才而欲彝倫之攸叙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德音可邀乎將不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清鑒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絶倫者則上將之器論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邊讓文學邈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

田閒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參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非眞僞混錯然而世人甚以爲易經耳過

目謂可精盡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爲自非明並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頭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既甚難所損者亦以多矣無以一事闇保其餘同乎已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覩木不瘁則悟美玉之在山覩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沉淵彗星出則知鱣魚之方死日月蝕則識騏驎之共

闞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之翼騄騏之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劒徐氏匕首雖未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駮子有呑牛之容鶵鷇有淩鸞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猒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著乎開胞之始申童覺竊妻之巫臣張負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絶迹於五湖者以句踐蜂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

白起首銳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尚尗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才猶能知人故入潁川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亭則師仇季知止學舍則收魏德公觀耕者則拔茅季偉奇孟敏於擔負戒元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表詳舒急乎聲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閨閫校始終於信効善否之

驗不其易手抱朴子答曰余非謂人物了不可知知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非夫當人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鑒付任耳夫覩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尫瘁者不必愚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而不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不能識蜡虱之音也唐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

官秩尊卑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洿隆惟帝難之况庸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脩其本殆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不得爲工叔向之毋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古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奇士於咫尺之内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泰所論皆爲此人過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紀且夫所

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乎吳坂之間掇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絶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別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一覩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乃爲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未論必俟考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爲之好醜此爲緜線既經於銓衡布帛已歷於丈尺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之脩短人皆能之何煩於明哲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二

行品

抱朴子曰擬玄黄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昺而備體澄獨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標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愚不

貳過而諂黷者賢人也居寂寞之無爲蹈脩
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忝嘗於存亡保髮膚
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己以
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嶮難而一
節者忠人也覿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

者明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
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
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命者雅人
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
體氷霜之粹素不染潔於勢利者清人也篤

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
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摛鋭藻
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
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
奥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鋭乃心於精義
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
禄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
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
爲己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厚而
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

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
者謙人也崇惇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
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
人也拔朱紫於中搆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
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
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
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
功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淩強禦
而無憚雖嶮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
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讟而晏

如不慴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
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
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
没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
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
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躋
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旣
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文垂誥
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
悖人也懷邪僞以偷榮豫利己而忘生者逆

人也背仁義之正塗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
也好爭奪而無猒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
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
邪説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
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
於枉直苟尚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
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
容撥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
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覿利地而亡義弃
廉恥以苟得者貪人也覿艷逸而心蕩飾誇

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恥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爲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狠以無禮好淩辱乎勝己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慴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闇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

恤之仁心輕告絶於親舊者薄人也旣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轂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者奢人也眈聲色與飮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旣無心於脩尚又怠惰於家業者嬾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

者識人也杖淺短而多謬闇趨舍之臧否者
笨步本切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
者嚚人也覩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
蔽人也違道義以趑趄冒禮刑而罔顧者亂
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

也事曾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慝人也
損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弃
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
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
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僞人也習强梁而

專己距忠告而不納者剌人也抱朴子曰人
技未易知眞僞或相似士有顔貌脩麗風表
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
成規矩然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
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
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辱
命動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
貌望樸悴容觀矬陋聲氣雌弱進止質澁然
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
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

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略入神智周成則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盖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辯清銳巧言綺粲擘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爲政政亂牧民民怨盖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容虔言恪而神疏心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居局不治盖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手勦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

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闕漏不爲小勇蹈躇拘檢犯而不校握爪垂翅名爲弱慮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强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霜而踈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爲無成居已梁倡受任不舉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已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淩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率意旁若無人朋

黨排讁談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爲忠於奉上明於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己受物藏疾匿瑕温恭廉潔勞謙沖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一不精擇不可以不詳

試也若乃性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
初則美於伊霍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
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鷦鷯之與鴻鵠
狐兔之與龍驎者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管
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陵無
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
悔矣所患於其如碔砆上音武下音夫之亂瑾瑜鷦
螟之似鳳凰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凝雲氣
故令不謬者尟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夫
唯大明玄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沉昧瞻山

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弃高辭宰嚭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僞矣斯葢取士之較略選擇之大都耳精微之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縷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弭訟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玄纁贄幣親御授綏壻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没請命於壻壻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婚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閲穢辱煩塞官曹令

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絶而倍還
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絶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吝
者無利重受乃王治之要術不易之永法也
抱朴子答曰劉君懸德讓之凌替疾民爭之
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
胥創讜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諍
之俗將以此而易無恥之風將由茲而移彌
綸情僞固難間矣誠經國之永法至益之篤
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次承聞竊有疑

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弃信輿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弭令猥恣之唯責裨娉倍貸者所憚也豐於則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其裨娉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刃之禍於是將起令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搆其難忍之大恨所謂愛其僦(子宙切)覽之煩忘其凋殞之酷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尠忍

而不忿然矣況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一
用者將使結婚者雖納敬覲迎猶抱有見奪
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牢爲斷固也爾則
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意之威恃可數奪
必惰於擇壻壻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離速
禍莫此之甚矣曩人畫法慮關終始杜漸防
萌思之良精而不關恣奪之路斷以報板之
制者殆有意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
值豪右權臣之徒目玩冶容心忘禮度資累
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娉猶所不憚況但一

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楚人爲子
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竭
居産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睚五懈魚計二切眦在懈在計二切成怨又喜委衰逐盛蹋冷
趨熱此法之行則必多奪貧賤而與富貴者

矣不審吾君何方以防弊乎或曰可使女氏
受娉禮無豐約皆以即日報板後皆使時人
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已上以備遠行及死
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壻家書必手書
一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毋兄弟

皆加刑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seal stamp]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四之二十五

真九

酒誡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茝昌給切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音畢惑則或承之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隱括於性理不肆神以遂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筭其

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爛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釁累也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尠息淺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渴之恣冷雖適已

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湎音汚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温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僊躚躚舍其坐遷載號載呶女交切喧也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烏格切笑聲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值蹷居月切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

遲重者蓬轉而波擾鼇肅者鹿踴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垂掌而諧聲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康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闒茸之性露而傲很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阬(容庚切)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爲螳封或登危蹋頹雖隳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爲牛跡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酗醟(爲命切 酗酒)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劓鋒手熾火烈於室廬掊寶玩於淵流遷威怒於踞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

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慢於耆宿之座謂清談爲詆詈以忠告爲侵己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憂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搆漉血之雠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鄉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兢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痾於膏肓呼光切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及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煦人所不

免也其爲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
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料涯量於小餘以
稽遲爲輕己傾臣注於所敬殷勤勸而成薄
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色醜音所由而發亦
夫風經府藏使人惚恍及其劇者自傷自虞
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
於醉之病性何異於兹而獨居密以逃風不
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風懀病則荒沉之咎塞
而流連之失正矣夫風之爲疾猶展攻治酒
之爲變在乎呼吸及其間亂若存若亡視泰

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嚾荒旦切天墮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銜盃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

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
君子節之而已曩者既年荒穀貴人有醉者
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
索收執榜（薄行切擊也）徇者相辱制鞭而死者太
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

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
此空言之書末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
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綏己急人雖令不從弗
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得行以此
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修

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或人難曰夫夏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

所謂以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宮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闔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肴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

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圉醉無所識而覇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勲飲至降神合人非此莫以也内速諸父外將嘉賔如淮如澠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乎抱朴子荅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玄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

食之過多實結癥瘕況於酒醴毒之物乎夫使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況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出是獨知猛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膠目不覺飄風之所爲也千鍾百觚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豈能兼人有七尺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

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肴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況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即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皐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剌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

風雲而尅吉凶觀碑栢而識禍福豈復須酒
然後審之楊雲通人才高思遠英贍之富稟
之自天豈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
偶好亦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圍師志蓋已
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亂醪悅衆寓言之
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得所長筭縱横應機
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流
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
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愼之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

甫遑切風嘲戲之談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徃者務其不深焉報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荅之後患和之者恥於言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温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也利口者扶强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敲錄[illegible]由切敲扶發切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能默哉其有才思者為人也猶善於依因機會准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不悵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為人也則枉曲直

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媸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壞身搆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許(居謁切面斥人)者有矣

昔陳靈之被矢管氏之泯族匪降自天口實爲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磨斯言之既玷(音點)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譊調以防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

無口過體無倨居御切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
蓋遠辱之良術全交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
不愛其親者也輕闔者不重遺體者也皆陷
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
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鍼職深切

艾群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
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
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
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
也豈徒減其方策之令聞虧其沒世之德音

而已哉蓋雖有偕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有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劒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沉龍舟群輕所以折軸寸飆所以燔百尋之室蠹蝎所以仆

（普卜切）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跼蹐恂恂之如彼今人何其憒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講事無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

著醜聲宣流沒有餘敗貽譏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恥也安忍爲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舍嘉旨而咽鉤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以小惡爲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顧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遣其誇矜尚人之疾絕息嘲弄不典之言則趨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禧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氣力以求畏其入衆也則亭立不坐爭處

端上作色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懟不退其行出也則逼狹之地恥於分塗振策長驅推人於險有不即避更加攄頓嗚呼悲哉此云古之旱而不可踰推蔭讓路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緬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清則雖深自挹降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惡非爲見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壇燕君擁篲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宗

之庭莫不畢爾非力之所服也夫以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爲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鴟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

之群也愚夫行之自矜爲豪小人徼之以爲積階亂靡有定寔此之由也然敢爲此者非必雋頑也率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

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勝己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減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群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肯事之不行儆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

抱朴子曰詩美雎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

行媒不相見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別杜漸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況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扈犖力各切之變孔妻不密潜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汙種之悔王孫不嚴有杜門之辱而令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女紅之務不

績其麻市也娑婆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
更相從詣之適覲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
將侍從暐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
褻謔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游
戲佛寺觀視漁畋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

褰幃周章城邑盃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
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肯誨淫之源
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
可禁絶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
薄之人迹厠高深交成財賂名位粗會便背

禮叛教託云率任才不逸倫強爲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爲大度以惜護節操者爲澁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羣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籬而不接妄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觀人婦女指玷脩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爲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垝居毁切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之居室猶

不奄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骾而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爲親窸距此者爲不泰誠爲當世不可不爾於是要呼憒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

冶之音曲以誂文君之動心載號載呶謔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女之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況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

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必房集内讌爾乃欵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者爲君子背之者爲罪人然禁䟽則上宮有穿窬之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篲篲遏以撮壤哉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所共爲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衰

亂之所與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之
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
下惠潔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
中而色形于表況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
者難多得如斯之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
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並乏何以整之每以
爲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爲野朴之人
不能隨時之宜余其於信己而已亦安以我
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
矣夫吾未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

敗者曷肯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間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脚倒懸酒容酗醟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踒烏卧折支

真九　十二

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别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

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迺詘周而疵孔謂傲放為逸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驁氣淩雲物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夫群之士雖實英異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門以成林車騎塡噎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闡望校之則仲尼恂恂善誘咸以勞謙為務不以驕慢為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

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
切切進德闇闇修業攻過弼違講道精義其
相見也不復叙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
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
棄之不與爲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
割掣撥淼摺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爲泰以不
爾者爲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
益誣引老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
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
不哀哉於是翺族以叙歡交極黷以結情欵

以傾倚申脚者爲妖姸摽秀以風格端嚴者爲田舍朴騃以崖鎮抗指者爲勦令鮮倚以出言有章者爲摺荅猝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偶俗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胸中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謂傲很明德即聾從昧冒于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始

之原本陰陽律曆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
古今因革之異同則怳悖自失喑嗚俛仰蒙
蒙焉莫莫焉雖心覺面牆之困而外護其短
乏之病不肯謚巳强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蓋
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而向枯簡匍匐
以守黄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
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
謬然終於迷而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
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呵之有不畏
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

冰泮而華面旋而東走之迹矣

貞九

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一雲 英坤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六之二十九

真十

譏惑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宗或有知言焉于玃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虵蟺遠泉流著黿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不廁貴性厥初邃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群制禮數以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于三

千蓋檢溢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惰慢已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

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靦然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銳寇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強秦殽函襲嶮而無折揶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乎安可觸情喪

亂日久風頹教沮抑斷之儀廢簡䏶之俗成
近人値正化之蚩役庸民遭道網之絶紊猶
網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
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
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髙忽卑或粗
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其好事者朝夕放
効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余實凡
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
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
欲違衆哉誠以爲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

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於在其父母之鄉亦何爲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

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

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
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韙之孔子云喪親
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
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
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
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爲性
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
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
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
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

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衰老於禮唯應縗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令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遼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人之居喪者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爲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刺驕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群之器不辯於免盈溢之過也盖勞謙虛巳則附之者

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則安去
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
而爲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畢碎由微而著
徒以翕有斂迹偃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
豪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
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
曲宴密集管絃嘈𡃔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
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
求之差勤以數接有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
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

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爲之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内遺物於外冠摧屐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辟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嗇夫爲春蜩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妍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絶倫

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凡憒夫非漢東之人不能料明㻋於泥淪之蟒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蟭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横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恠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顧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昴謙損以永天秩耳抱朴

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濯脚於稠衆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

戴阮之才學猶以跳踔自病得失財不相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兢兢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西施心痛而卧於道側姿

顔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忿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間形狀旣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惡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闇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執子弟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盖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爲惡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則君

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
過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
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
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
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

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有徵何可不共改
旣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群後
知賁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
渝道化淩遲流遁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
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

之何且當竹栢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
便當崩騰競逐彼闒茸之徒以取容於若曹
邪去道彌遠可謂爲痛歎者也其或俄然守
正確爾不移不逢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
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己者

便共仇讎而不斅之嗟乎衰弊乃可爾邪君
子聽使以允亮方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
濁流執勁矢以厲群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
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
達亦何苦何根乎而便當伐本瓦合餔糟握

泥蒯足適履毁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以索鑿枘僶乎禮之所弃者之所爲哉抱朴子曰聞之漢末諸無徒自相品藻次第群驕慢傲不入道檢者爲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縱肆邪僻訕毁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

身行弊事凡所云爲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
所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
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
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
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

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
袒體踞見賓客既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
晚出彼或以經清之資或佻竊虛名而躬自
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美也夫
守禮防者甞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

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䅿以爲證曰彼縱情恣慾而不妨其赫奕矣此較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助附己爲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攜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請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屬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

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則見褰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炙氷使燥積灰令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百里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衆役於是乎出調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才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无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遠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闔望見選或高人屬

託而凡品以无能見敍或是所宿念或親戚
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也等亦時有快者不
爲盡无所中也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
効立勉修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譽懼風績
之不美恥知己之謬舉尠矣庸猥之徒器小
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元止无
足在所司官知其有足頼主人舉効彈糺終
於當解慮其結怨叐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
其貪殘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叛
離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爲群盜矣夫百

尋之室焚於分寸之飈千丈之波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攺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已選之者既不爲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蔭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

或有纖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闒塞退憒而蕪事亂者矣或有潦倒踈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淩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

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湎者矣或有圍碁摴蒱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爲寇賊豐咎發聞實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

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於追風以壞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眄不令跛蹇厠騏騄冒昧苟得闇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駑驚爾服鑾衡則何患庶績之不康

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
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接疏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桑蔭未移而金
蘭之恊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
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

風翮乎若騰鱗之躡鸞雲也若以洮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録於漢矣明者舉大略細不忮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弃璧披毛索黶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之三十三

真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同卷 真十一

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螘垤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習拘閡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

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
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
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絶亡失者
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
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

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
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
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
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
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令世所著爲

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舠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寳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

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厦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熬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

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
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開百伎不可混為無異
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
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鈴之詩
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
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
出軍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
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
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
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

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罽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軿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辯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百六十一　三

省煩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爲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爲貴但當令足以敘等威而表情敬

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乂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撻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動黜謫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誤不得其意而欲以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蒭蕘博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

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
魏之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
道有可行矣余以爲喪亂旣平朝野無爲王
者所制自君作古可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
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

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遊說
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
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
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屬衣冠車服之
制旗章采色之美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

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祀禘祫之法社稷山
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則易從儉
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涖
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不苛矣拜伏揖
讓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敘事無令小碎

條牒各别令易案用令五禮混撓雜飾紛錯
枝分葉散重出互見更相貫涉舊儒尋案猶
多所滯駮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說歲增
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歧路之衢愁
勞群疑之藪煎神瀝思考校叛例嘗有窮年

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決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真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稷删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達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遲於去巢居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

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華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衾不宜改裸袒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鞫誓或詞鄙喻

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録亞次典誥百家之言
與善一揆譬操𢷬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
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群言
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施之可以
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
荒之外安圓堵於幽夏之内近弭禍亂之階
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
得騁騁騄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
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𦋐
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爲不急或云小道不

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
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
會而衮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
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
切之至言爲騃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真
僞顛倒玉石混殽同廣樂於桑間鈞龍章於

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曰著述雖
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
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
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

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荅曰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荅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

矣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䟽密源流至到之脩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絶也雖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鋋未足譬其銛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絶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廐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群

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末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鞟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蜯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

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
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荅曰
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
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玄曠
合契作者内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
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
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閡於一塗之逼
促是以偏嗜酸醎者莫能識其味用思有限
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眄凌雲汗
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螘怪其无階而高致

駑蹇憊其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騁於詩論
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
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
雖始自髫齔訖于振素猶不得也夫賞其快
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

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僂力侯切敬也誠以爲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
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
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
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擬斷之劍猶

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
謂之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有超群之人猶
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
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
於當時大玄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
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
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
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
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剿絃者諒有以而
然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

漢過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當塗端右閹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邪殘仁害義蹲踏背憎即聾

從昧同惡成群汲引姦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施振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重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氂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

妻妾之戚屬其恩澤也不出乎近習之庸瑣莫戒臧文竊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禄以擬王林致士以由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群而不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己此樊姬所以掩口鴻唐

所以永慨也千時率皆素飡偷容掩德蔽賢忌有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讜而陷之惡特立而擯之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豺狼而殲騶虞殖枳棘而翦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丸轉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嶮懷螫挾毒者謂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惠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摽領清妍猝突萍鷽驕矜輕侻者謂之巍峩瑰桀嗜酒好色闒茸無疑者謂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

足者謂之淹曠達節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
謂之通美況愛反經詭聖順非而博者謂之
莊老之客嘲弄嗤領淩尚侮慢者謂之蕭豁
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
憑倚權豪推貨履徑者謂之知變之奇嬾看
文書望空下名者謂之業大志高仰賴強親
位過其才者謂之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
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黨合譽行與口違
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鬼怪者謂
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飾禍福者謂之知

來之妙蹵馬弄矟山角切　一夫之勇者謂之上將之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體亮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含霜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嶷然不群風雖疾而枝不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爲者謂之闇騃從苦夙興夜寐退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爲政者謂之小器俗吏於是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疏賤者奮飛以擇木縶制者曲從而朝隱知

者不肯吐其祕筭勇者不爲致其果毅忠謇
離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不可遏也僞塗闢
而不可杜也以臻乎淩上替下盜賊多有宦
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士
謂之黨人因捕誅鋤天下嗟噭無罪無辜閉

門遇禍微烟起於薰牆而飈焚徧於宇宙淺
隙發於膚寸而波濤漂乎四極金墉暑於庶
寇湯池抗於一葦勁銳望塵而衆泮征人倒
戈而奔北飛鋒荐於㢘闥左衽掠於禁省禾
黍生於廟堂榛蕪秀乎玉階雲觀變爲狐兔

之藪象魏化爲虎豹之蹊東序烟燼於委灰生民燋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褒言金石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

白雲觀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四之三十七

真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同卷　眞十二

吳失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知前失之於彼不能改絃於此鑒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軌覩枳首之爭蓏而忘同身之禍笑蟻蝨之宴安不覺事異而患等見競濟之舟沈而不知殊塗而溺均也余生於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滓穢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爲

右匪富匪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
而抑論有財有力者躡雲物以官躋主昏於
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不競不進背公之俗
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鷙風以淩
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鴛鳳卷六翮於叢棘

鷁首滯潢汙而不擢矣秉維之佐牧民之吏
非毋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
之忠退無聽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已
則濁於泥潦莫媿尸祿之刺莫畏致戎之禍
以毀譽爲蠶織以威福代稼穡車服則光可

以鑒豐屋則群烏爰止叱吒猋於雷霆禍福
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出
飾翟黃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梲僮僕成軍
閉門爲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滄
濯裘之儉以竊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猗文
信之訾實有安昌董鄧之汙雖造賓不沐嘉
旨之俟飢士不蒙升合之救而金玉滿堂伎
妾溢房商販千艘腐穀萬庾園囿擬上林館
第僭太極粱肉餘於犬馬積珍陪於帑藏其
接士也蔑蕣之薄其自奉也有盡理之厚或

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謹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饗儒官之禄不閑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受駮議之榮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軒昂節蓋之下屢爲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别菽麥之同異而忝叨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是而非遭水而喜見獺即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寳猶不能奮鉛鋒於

犀兕騁鶩蹇以追風非不忌重誅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奈何而欲與之韁縻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尺舟之上求千鍾於升合之中紲芻狗而責盧鵲之効縶鷄鶩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吴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於彍弩亡徵著於日月而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於綺粲而不以覽庶事之得失耳聰盡於淫音而不以證獻言之邪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

心神恍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盖輕
乎崇替之源而忽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又
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山不營禄利不友
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然永歎於
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必寢耀黄精載起

纘樞紐於太微迴紫盖於鶉首聯天理物光
宅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乎宇内重譯
接武貢楛侯古切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下承
平字文因循甚易而五絃謠響南風不詠上
不獲恭已之逸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

不集淵虬蟠而不躍騶虞翳於冥昧朱華牙
而未秀陰陽相沴寒燠繆節七政吉凶陵谷
易所啟雷輷磕於龍潛之月凝霜肅殺乎朱
明之運玉燭不照洸醴不涌郊場多壘嘉生
不遂其豈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凱不舉用
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概遠量被褐懷玉
守靜潔志无欲於物藏器淵洿得意遺世非
禮不動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樂天
任命混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
伏死乎甕牖安肯衒沽以進趨揭其不貲之

寶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楊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世無離朱皁白混焉時乏管青騏蹇糅焉礫積於金匱瑾瑶委乎溝洫匠石緬而遐淪梓豫忽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將見吳土之化爲晉域南民之變成北隷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輿櫬抱朴子闢之曰二君之言可爲來戒故録于篇欲後代知有吳失國匪降自天也若苟諱國惡纖介不貶則董狐無貴於直筆賈誼將受譏於過秦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真十二

守塉

抱朴子曰余友人有潛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墝土以葺宇餘精藝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飢色在顏或人難曰夫知禮在於廩

實施博由乎貨豐高出於有餘儉生乎不足
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八政躬稼基克
配之業耦耕有不攺之樂哥士之居也進則
侶鴻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治任必霸
王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
四體以稼穡播原蕔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
收䅉秠之千倉積我庾之惟億出連騎以游
畋入侯服而王食而先生之宅此也亢陽則
出谷颷塵重陰則滔天淩丘陸无舍秀之苗
水无吐穗之株稗穲曠於圖廩薪爨廢於庖

厨怡爾執待免之志淡然无去就之謨吾恐首陽之事必見於今丹山之困可立而須人爲子寒心子何晏然而弗憂也夫覩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不移衆庶之常事豈翫鮑者忘蘭而大迷者易性乎何先生未寤

之久也鄙人惑焉不識所謂夫袞冕非禦鋒鏑之服典誥非救飢寒之具也胡不睎沃衍於四郊躬田畯之良業捨六藝之迂闊收萬箱以賑乏乎潛居先生曰夫瞶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聾者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鼃不

可語以滄海庸俗不中説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牆之巨拙何異拾瑣沙而捐隋和向炯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尚不可以一概杙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隮閬風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乎游南溟汎滄海者豈暇逍遥於潢洿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巴人之聲不能悦其耳烹大牢饗方丈者荼蓼之味不能甘其口鵾鵬戾赤霄以高翔鷦鴒傲蓬林以鼓翼洿隆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蜉蝣忽忽於寸陰

野馬六月而後息儵鮒汎濫以暴鱗靈虬勿
用乎不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飡之
不充而足於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
鄭陽之禄曾參不以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
收徽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武也情孳孳於
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通於
岐路有爲者莫能並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
亦何問於居約且又處塉則勞勞則不學清
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
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

雖微可著雖衰可興焉禍赴則雖強可弱雖
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自來者也
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遏
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奓靡之門閉矣姜望
至德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

後玉璜表營丘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
譏之以惰嬾而察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
取少爲廉余今讓天下之豐沃處茲邦之褊
壖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誠萬物之
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爲衆星

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群望之宗蟋蟀屢移而
不貴禽魚饜深則逢患方將犟九典之蕪歲
播六德之嘉穀厥田邈於上土之科其收盈
乎天地之間何必耕也爲務哉昔被衣以弃
財止盜庚氏以推璧厲貪疏廣散金以除子
孫之禍叔敖取墝以弭可欲之憂牛缺以載
珍致寇陶谷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
乎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噎首俛
而不能仰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
以產業汩和追下帷之績者不以窺園消目

子以臭鵄之甘呼鵞鳳爲擬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六

安貧

抱朴子曰昔漢火寖耀龍戰虎爭九有幅裂三家鼎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遴轉播流岷益始處昵於文休未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

方獨立不群時人憚焉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違衆遂令斯生沈抑衡華幽漸桑榆而韋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塗之士莫舉莫貢潛側武之陋巷窶繩樞之蓬屋進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藜飡屢空朝不謀夕於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吕之才者不久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飢寒達者貴其知變智士驗乎不匱故范生出則滅吳霸越爲命世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夫貧在六極富在五

福詩美賀矣易貴聚人垂餌香則鱣鮪來懸
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旄
曲逆所以下席扉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
萬之邑絳侯所以拔囹圄之困也故下鄉儉
而獲悔咎之辱漂媪豐而蒙千金之報先生
無少伯之竒略專銳思乎六經忽絶粻陟良切
之實徧慕不朽之虛名恥詭遇以干禄羞衒
沽以要榮冀西伯之方畋俟黄河之將清甘
列子之菜色邈全神而遺形何異圖畫騏驥
以代徒行之勞遥指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張

魚網於峻極之巔施釣緡於脩木之末雖自以爲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事無身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令海內瓜分英雄力競象龔滔天猾夏放命鷙蠆星馳以兼路豺狼奮口而交爭當塗投袂以訟屈素士蒙塵以履徑

純儒釋皇道而洽五霸之術碩生弃四科而恤月旦之評筐篚實者進於草萊之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金門而陟玉堂誦方策者結世讎而委泥濘贄幣濃者庬石成珪璋請託薄者龍駿弃林狪黨援多者借鸞飈

以淩雲交結俠者侶跛鼈以泜泳夫丸泥已不能遏彭蠡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反流遁之失正今先生入無儋石之儲出無束脩之調徒含章如龍鳳被文如虎豹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何計踈之可弔奚不況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交瑰貨於朔南收金碧於九疑迪崔烈之遐武縻好爵於清時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蜕之有期也獨苦身以爲名乃黄老之所嗤也樂天先生荅曰六藝備研八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摛藻

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
棲重淵以頤靈外萬物而自得遺紛埃於險
塗澄精神於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微言而
靡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猶確爾而弗華也曷
肯憂貧而與賈豎爭利戚窮而與凡瑣競達

哉吾子苟知商販可以崇實耕也可以免飢
不識逐麋者不顧兔道遠者其到遲也且夫
尚父之鼓刀素首乃吐奇也萬鈞之爲重衡
飈不能移簫韶未九成靈鳥不紆儀也是以
俟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詘於蓬蒿之杪騁

蘭筋以陟六萬者不爭塗乎蹇驢之群大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財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智士聞利則慮害而吾子訊僕以汎舟挈挈於潤屋勸隋珠之彈雀探虎口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忘髮膚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若乃焚輪傾巖木拔石飛陽侯山峙洪濤嵬巍輕艘塵漂力與心違徒嗟泣而罔逮乃悟達者之見微也旨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

喪身牛鈌以載實夾麋匹夫枉死於懷璧豐
狐召災以美皮今吾子督余以誨盜之業敦
余以召賊之策進酖酒以獻酬非養壽之忠
益夫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肆爲
鍾鼓百家爲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
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
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夫藏多者亡厚好
謙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剖循覆車者必傾過
載者沈其舟慾勝者殺其生盖下士所用心
上德所未嘗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門

生之末編永寶長生之良方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六

真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七

仁明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據所見乃以諮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有明而兼仁坤有仁而無明

甲高之數不以邈乎夫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絶蹤也蜎飛蠉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著於啁噍（上竹交切下子笑切嚼也）然赴阬穽而無猜

入罻羅而不覺有仁無明故並趨禍而攸失熾潛景以易咀生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代毒烈制衣裳以改祼飾役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鎮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肅

風教皆大明之所為非偏人之所能辯也夫
心不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遏
亦可知矣夫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之無形
指倚伏於理外距浸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
垂惻隱於昆蟲雖見犯而不校覩觳觫而改

牲避行葦而不蹈者仁之事也爾則明者才
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仁之行可力為而至鑒
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夫
體不忍之仁無臧否之明則心惑偽真神亂
朱紫思筭不分邪正不識不逮安危則一身

之不保何暇立以濟物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泣涕以滅親石碏非無天性之慈而割私以奉公蓋明見事體不溺近情遂爲純臣以義斷恩舍仁用明以計抑仁仁可廢而明不可無也湯武逆取順守誠不仁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朝同班外壁城池之險内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禍也門人曰仲尼歎仁爲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

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貢明未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荅曰古人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曩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頓貪殘褒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邪然未有片言云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爲貴異口同辭唯論藥石豈可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久視之道乎且吾以爲仁明之事布於方策直欲切理

示大較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日用而不知云明事之無據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仁承順而已先後之理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令問不已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神而明之此則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擬也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唯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歎上士

則曰明白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仁
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斯則人
人可爲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
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
則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間而聰明之分時
而有耳昔崔杼不殺晏嬰晏嬰謂杼爲大不
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猶能有仁矣門
人又曰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人莫
大於仁也抱朴子荅曰所以云爾者以爲仁

在於行行可力爲而明入於神必須天授之
才非所以訓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八

志二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鱉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八　　志一

博喻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錙銖竦秀凌霄必始於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勳就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

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抱朴子曰閬風玄圃不借高於丘垤懸黎結
緑不假觀於瓊珢是以英偉不羣而幽蕙之
芬駿峻概獨立而衆禽之響振
抱朴子曰氷炭不衒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

而體著是以君子恭己不恤乎莫與至人尸
居心遺乎毀譽
抱朴子曰衡飆傾山而不能効力於拔毫火
鑠金石而不能耀烈以起溼是以淮陰善戰
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

給
抱朴子曰徇名者不以授命爲難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是以紀信甘灰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虬之遠規鳧鷖不知鴻鵠之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抱膝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筲無殊並任則騄騏與駑駘不異

抱朴子曰器非瑚簋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晚而到早是以鷦鷯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鴛雛徐起顧眄而戾蒼昊

抱朴子曰否終則承之以泰晦極則清輝晨耀是以垂耳吳阪者騁千里之逸軌縈鱗九淵者凌虹霓以高蹈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茝蕙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桎檻而建臣合之績應侯困辱而著入秦之勳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

塗則事異而結生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之艷容商臣小白憎聞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鈍外迹則淩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悒懊以疾其超武安功高而范雎飾談以破其事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琱鏤之飾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情忠田豐見微而夷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

禹不能康庶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抗之文種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橈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捨義雖期頤不足吝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抱朴子曰畢髙不可以一概齊餐廩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患從車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冰炭之殊躁靜有飛沉之異是以墨翟以重蘭怡顏箕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彌乖是以聲同則傾蓋而居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抱朴子曰艅艎鷁首涉川之良器也櫂之以北狄則沈漂於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

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僨於嶮塗焉青萍豪曹剡鋒之精絶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猶犯遄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獸雖能言而不得厠貴牲蛩蛩之負蟨雖寄命不得爲仁義

抱朴子曰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冰之遣冷重鑪以却暑逐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漏

矣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冰椀之盛沸湯葭莩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爲負薪施九戍六變不爲龍耳夫設高唱遠謀不爲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爲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竭矣而役不休欲怨難而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割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𠜱耳以

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剸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踝以就褊履斷長劒以赴短鞞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脩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筭不出恒民之懷覩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不細覩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

抱朴子曰桑林鬱藹无補柏木之凄冽膏壤帶郭無解黔黎之蒙袂然繭纑綈紈此之自出千倉萬箱於是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可推之緒得之末睽者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爲絕倫

抱朴子曰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能含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

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胄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潔操履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悟易方之惑也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褻於雞鶩龍麟雜廁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播遯世之操卞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聲抱朴子曰浚井不渫則混濘滋積嘉穀不芸則荑莠彌蔓學而不思則疑閡實繁講肄

不精則長惑喪功

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匱雖儉之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胷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翳矣朱漆致飾錯塗炫耀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爲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邈乎貴

遊抱朴子曰繁林翳薈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羣競赴德盛業廣則宅心者衆含瑕録用即遠懷近集

抱朴子曰尋飛絶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於呂梁凌波泳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毫於百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絶響而不能指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闢則羲和納景萬刃虛已則行潦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輝舉則奇士和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

必知敢諫之鼓懸則直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堯而堯政不必皆得也舉世莫不貶桀而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林之蔚藹蒿麥冬生無解畢發之肅殺西施有所惡而不能減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者醜篤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尟並全支離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鷙禽以奮擊拘縶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玩冶鑠蘭茝以芬馨

翦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虬覩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盖戲而反丹穴子永歎天倫之偉漆園悲被繡之犧

抱朴子曰萬麋傾角猛虎爲之含牙千禽鱗萃鷙鳥爲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旦不能遏謗者盈路子產而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豔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呼不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矜風格以示異體邈俗之器者不恤小譽以徇通

抱朴子曰麟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

忌其多是以俊乂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讒佞
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
旦毛嬙飆迅非徒騂騮驌驦驌立斷未獨沉闇
干將是以能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
能治掩枯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
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鵂梟宵集於垣宇未
有分氂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鏑焉故善言
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

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忘於暫出

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背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輝藻於冰霜

抱朴子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跧形而不慼故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逍遥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靈鶬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罼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林惕何必銜蘆而慘慘畏容故

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於鑒逸羣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顧問於

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枉英遠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聾者指五色也與妬勝己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與狐議治裘也

抱朴子曰驥騄危苦於嶮峻之端不樂咈守

之役吉光飢渴於冰霜之野不顧犧牲之飽孫竹不以絶粒易鹿臺之富子廉不以困匱貿銅山之豐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爲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爲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衮粲爛非隻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簣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熈四七授而佐命之勲著

抱朴子曰鼉蚖無翅而天飛螣蛇無足而電

鵞鼈無耳而善聞蚓無口而揚聲故臯繇瘖
而與辯者同功晉野瞽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
未必副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
味壷耳不能理音屩鼻不能識氣釜目不能
攄望舒之景牀足不能有尋常之逝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
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
不能下碁而經目識勝負不能徽絃而過耳
解鄭雅者

抱朴子曰埀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襄陵者必發板桐之源邈世之勳必由絕倫之器定傾之筭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蟭螟之巢無乘風之羽溝澮之中無宵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飆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螢燭值之而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而召禍鼎食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

抱朴子曰屠犀爲甲紿手專征之服裂翠爲

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爲二物之計未若棲竄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雞鶩之禍

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是以雞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曆數鵠識夜半不能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螘知潛泉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

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鬄禾以討蝗蟲伐木以
殺蠹蝎食毒以中蚤虱徹舍以逐雀鼠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
珠出乎賤蜯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
毋限重華不可以祖禰量衛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木朽則
末枯源淺則流促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
邇者必著乎遠
抱朴子曰姸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
絲竹金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鉤沉

詈舉宜抑而有獲同功樹勲立言出處殊途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後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殲於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鱣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緐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責集

抱朴子曰商風宵肅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價直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

可別矣條枝連抱者不俟圍其木而巨細可
論矣故望洪濤之滔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
之中矣觀翰章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
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緑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
芳秀不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
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
嚚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
則無近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熒惑殷朝

有外奔之䝿屬四環至自少廣之表麀馬變於蕭牆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朱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間孟賁馮婦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羣英儒碩生不餙細辯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擐甲纓冑非廟堂之飾垂紳振佩不可以揮刃爭鋒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

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羣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末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不以蠶織爲首稱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遑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桑間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以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斵之材咎繇面如蒙箕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

猶土偶之冠夜光藉孺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抱朴子曰勳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冰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熾暑爍隆不能消雪山之凍飆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卉發華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礛諸以擒景沉閭孟勞須楚砥以斂鋒騮騄待王孫而致遠今質

後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戢鸑雖飢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室乘黄天鹿雖幽飢而不樂芻秣於濯龍之廐是以嶡蜩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

抱朴子曰方圓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靜作鎭是以宋墨楚中以載馳存國干木胡明以無爲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己

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薇者美乎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腒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絶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羣以害生虞卿捐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已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臏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治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沉閭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

以挑脚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疢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蝕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黄河合泥滓之濁不害凌山之流奢僭不可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不能登凌於不霧之日摯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鷂引耕犂則龍麟不逮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逸才不貴乎力競之

運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騄與蹇驢同矣失林而居檻則猨狖與貛貉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於縶維之駿責匠世之勳於處碎之賢謂之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捐荼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靈祇而儀翔鳳矣舍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敘彝倫而臻升平矣

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悄悒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縈抑淵涔則遺慍悶之心振耀宸扆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論士得失在乎適偶榮辱不可以才量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智違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蕭公者斗筲之吏黥布者刑黜之亡隸當其行龍姿於虺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羣則彼龍后謂爲其倫

抱朴子曰四靈翳逸而爲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爲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鑣羈紲於憂責哉有用人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徇身者不以名汩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已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滅熒燭者不煩滄海扛斤兩者不事烏獲運薪蕫鹽不宜枉騏驥之脚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甽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並表微之

景常才不能别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
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之淫鼃而薄六莖之
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
故宋玉舍其延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

遠謀
抱朴子曰瓊琨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
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
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王
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羣盜者彭越也

而建弘勳於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巍峩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滉瀁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寛以得衆宣尼況愛而與進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九之四十

志二

廣譬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兼拕也俗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何必淩雲而蹈霓乎閭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乎四海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窶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矣身處鳥獸之羣可以不渴乎朱輪而華

轂矣

抱朴子曰潜靈侯慶雲以騰竦棲鴻偕勁風以淩虛素鱗須姬發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值西伯而投磻溪之綸韓英遭漢髙乃騁撥亂之才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遜髙節以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之偉造化而怡顏北人箕叟棲嵩岫而得意焉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浹全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

柔堅冰密而可離公旦不能與伯氏䟴絓於
馮雲之峻仲尼不能與呂梁較伎於百仞之
溪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
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
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
以赴陟者之欲故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苟通
於狹路高士不能撙其節以同塵於隘俗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著
明嵩華以藏疾爲曠北濵以含垢稱大碩儒
以與進弘道遠數以博愛容衆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爲戰施麟角鳳爪不必爲鬬設故雋生不釋鎩於平世擊柝不輟備於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爲處幽而自輕瑾瑤不以居深而止潔志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丘阜之卑浮溟海者識池沼之褊披九典乃覺牆面之篤蔽闇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

抱朴子曰軍屯之原無皎登之流毫釐之根

無連抱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逺之勢潢穴之中無炳蔚之羣鈎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抱朴子曰不覩瓊琨之熠爍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覿虎豹之或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盌不如全用之埏埴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韋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

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筭既内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投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干將羔犢之犯虓虎也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荄蹷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其外者或患生乎内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

不必能令背不傷故秦始築城遏胡而禍發幃幄漢武懸旌萬里而變起蕭牆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爲奇役御者以合時爲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捎隆暑熾則裘鑪退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免多則盧鵲走干戈興則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

抱朴子曰激脩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積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舍洪荄而去繁柯敗源失本斁不枯汔叛聖違經理

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辯源五河分流赴畢注海殊塗同歸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悉美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飾爲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縣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辯

抱朴子曰衝飆謐氣則轉蓬山峙脩綱既舒則萬目齊理故未有上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貪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
遠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沈鱗於江海豐朝陽
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盂而翠虬
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望舒變於太極是
以晉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向踐曲躬

於怒鼃而戎卒輕死九九顯而扣角之俊至
枯骨掩而參分之仁洽
抱朴子曰膏壤在蓤而柯葉含榮率俗以身
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
捐紫止奢競章華構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

而玄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絶響明者覿機理於玄微之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辯也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利

涉之福善涖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亶惟永
之慶故闇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
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與奪
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併則彝倫攸

斁功過不料則庶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
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
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
已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已者也未有得已

而失人失已而得人者也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倒執干戈雖名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劒膠柱不可以諧清音故翠蓋不設於晴朗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減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刺牲歃血不能救違約

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盛不足以止覬覦之姦則不可以舞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僞也有揣深之智也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虵為應龍狳鶋為麟鳳矣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讙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

孤弱退駑蹇輟望於大輅戎虬揚鑣而電騁
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
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含隙
之崖難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
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

甲子之朝其殭久矣其亡尚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
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
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
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

讒而誅之或放乎冗散此葢葉公之好僞形
見真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不宵朗則無別於磧礫伦鯤
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蟲綿駒吞聲則與瘖人
爲羣逸才沈抑則與凡庸爲伍故鯢鰍褻絳
虬於淵洿駑蹇黷駿騄於坰野者不識彼物
静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
紈於泥濘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
庸歯之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

不訟其屈達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而忽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為病由來久矣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故覩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木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陔凌風蹈雲不蹶不閡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

翮也
抱朴子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
之音不能無器而興衰超俗拔萃之德不能
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緑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
不發乎涸源熠耀之宵熖不能使萬品程形
志盡勢利不能使芳風邈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洞地則不能含蠔龍吐呑
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琅播雲雨立德
不絶俗則不能收美聲箸厚實執志不絶羣

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勲而凡夫朝爲蜩翼之善夕望丘陵之益猶立植黍稷坐索於豐收也抱朴子曰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世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貫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猶𡨋𡨋以越滄海企佇而躍九玄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撩禽雖琱琢玄黄而不任凌風之舉芻狗雖飾以金翠而不能躡景以頓逸近才雖豐其寵禄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下有聚死之蟲芻豢之豐則鼎俎承之才小任大則泣血漣如桑霍爲戒厚矣範蹄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歛山峯之

塵驚風摧千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荄貔虎虓闞不能威蚑蚃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不惰者衆善之師也登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淸苦不以窮否而怨則必永其令問矣

抱朴子曰和鵲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器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而行業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沉我舟也躁進志退所以危我身也聚蝎攻本雖權安然必領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爲龍興非虺蜓所能招也飆風爲虎發非狐狢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玉帛幽求則丘園之後起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陊谷
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尚人
者有召怨之患
抱朴子曰淮陰隱忍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
虎視也應侯韜奇於溺簀不妨其鸞翔而鳳
起也或南面稱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

著輕鴻所以凌虛也作屈作伸者良才所以
俟時也
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棲不肯為銜鼠之喉天
玄蟬之潔飢不願為蜣蜋之穢飽是以禦寇

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美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飆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
動萬鈞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指斤之歎伯
氏哀期有剿絃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
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鶚不競擊
於小鷂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竄勇於
鼓刀
抱朴子曰懸魚惑以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
可以釣緡致者必虬螭也不可以機穽誘者

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洿處貴者
匙恕羣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
里之茂也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
也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爲之
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爲之息網
罟蚊集鷹首則鷹縣不敢喙鼠住虎側則狸
犬不敢議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晳於無形春
鼃長譁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

巨辭寡者信必箸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盤旋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之飾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藪之燔爇撮壤不能遏砥柱之沸騰寸刃不能刋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攢舉不及羲和之末景百鼓並伐未若震霆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彝倫

攸敘英俊孤任以令庶事根長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
之窮猶竹柏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
雖劫以鋒鋭猶不失正而改塗焉安肯諂笑
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
不違情以趨時焉安肯躐徑以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輷轞而不能致音乎聾聵之
耳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氷
慘慄而不能凋款凍之華朱飆鑠石而不能
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彍弩危機嚴鏃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雄觸之而不猜闇政亂邦惡直妬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以愚夫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人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勳不成故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

之情急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以
同條齊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窮
通不足以滑和

抱朴子曰與奪不汩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
不滓其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瓢觶所挍
矣茫茫乎非跬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爲大音
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黃遼邈而不與其曠死
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胡恤焉

抱朴子曰林繁則匠入矣珠美則蜯裂矣石
含金者焚鑠草任藥者剪掘刃利則先缺絃

哀則速絕用以適己真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

抱朴子曰准的陳則流鏑赴焉美名起則謗讟攻焉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器盈志驕則不召禍而禍來矣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器非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賄其質逸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

才故蔣琬敗績於百里而爲三台之標陳平
困瘁於治家而懷六奇之略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窮
達者時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
晚智然振素而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末勇然
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
救斯言之玷故博其施者未若防其微勤其
求者不如寡其辭
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

則不忠之事不爲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己侍疏也猶容則不怒之怨不爲其責矣

抱朴子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化不弊風數不頹則皎潔之操不別在危國而沉賤故莊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飢寒故曾列播忘富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鑒卑故其網雖踈而不漏神聰明而正直故其道賞眞而罰僞是以惠和暢於九區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爲帝王而僕豎不願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幽厲位彌重而罪彌著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閭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堯爲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攜耀羊公積行黃髮不倦爾乃墜金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常晚

抱朴子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

求兼濟故洪濤之末不能蕩浮萍衝風之後不能飈輕塵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穨之落暉不能照山東

抱朴子曰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黃河雖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虎雖瘠猶猛於豺狼

抱朴子曰神農不九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救憂爲厚樂之本暫勞爲永逸之始

抱朴子曰金鉤桂餌雖珍不能制九淵之沉

鱗顯寵豐禄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鵠立之夫河湄繁伐檀之民玉帛徒集於子陵之巷蒲輪虚反於徐生之門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魚鼈聞九韶而深沉故衮藻之粲焕不能悦裸鄉之目采菱之清音不能快楚隸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踞之鄉繩墨之匠獲忌於曲木之肆貪婪饕餮者疾素絲

之皎潔比周實繁者讎高操之孤立猶賈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色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倿幸用才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歡而欲有慼之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水淩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

辭義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摛景非瑩磨之力春華粲煥非漸染之采茝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至真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覿爲異辭以不常爲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家尟能挺逸麗於毫釐多斟酌於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閑澁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

總章无常曲火庖无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无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廈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脩短雖並屬文參差萬品或浩瀁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言功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闇於自料強欲兼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

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已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尟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盤梅之鹹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飆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羅網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内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駑銳不可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遯世塗之淩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

異春華不為肴糧之用茝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誡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无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骾迴弱也繁華暐曄則並七曜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无測人事靡細而不浹王道无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三之四十五

志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一 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 四十五同卷 志

循本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巍峩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柢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涖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猶狂華千霜以寒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竊大寶於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萬

淩顧眄已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蹻蹻忽之如此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遁世而无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闊哉將救斯弊其術无他徒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計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二

應嘲

抱朴子曰客嘲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獨往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與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累无餘於胷間伯陽以道德爲首莊周以逍遙冠篇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宣芳烈於罔極也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譏俗救生之論甚愛骭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

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
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
變通老子无爲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
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乃言其事
乎夫器非璵璠楚和不泣質非潛虬風雲不
集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止一
致豈必達官乃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
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
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
貶毀仁義可謂彫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板

億萬不能救无錢孺子之竹馬不免於脚剥土梓之盈案无益於腹虛也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抱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爲善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爲高若徒阿順謟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弼違醒迷補過者乎感寡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无取焉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

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僞欲令心口相契顧不
愧景龔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
何必書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
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磋礱流遁
之闇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闊屬
難驗无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堅白
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
微入无間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
動雞卵有足犬可爲羊大龜長蛇之言適足
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畫敎倉以救飢仰

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玉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鎋管青鑄騏驥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丘不與易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三

喻蔽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爲奇磧礫以多爲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袠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荅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

吾子所謂竄巢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无外守燈燭之宵曜不識三光之晃朗遊潢洿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丘垤之位堺不寤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函括八荒緬邈无表也山海所以爲富者以其包

籠曠闊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无取乎宏燾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迹水之中无吞舟之鱗寸枝之上无垂天之翼蟻垤之巔无扶桑之林潢潦之源无襄陵之流巨鼇首冠瀛洲飛波淩乎方丈洪桃盤

於度陵建水竦於都廣沉鯤横於天池雲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黄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騏騄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甲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肯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圃之下荊華之顛九貟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繇大易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

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羲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並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八音諧而簫韶美羣言合而道藝辯積猗

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无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瑣碌也音爲知者珍書爲識者傳瞽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賞而減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

之曲木不可訾量而无虧其峻也夏君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艷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之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記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无常却寒以温除熱以冷其

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淑眞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爲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飢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療溼痺而刖足患荑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百家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濊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而學者專守一業游井忽海遂蹳躓於泥濘之中而沈滯乎不移之困子書彼引玄曠眇邈泓窈總不測之源揚无遺之流變化不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之邪徑

風格高嚴重仞難盡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賞
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
息於才難故百世爲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
之嶺而捐曜夜之寶不以書不出周孔之門
而廢助教之言猶彼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
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狹見
之徒區區執一去博亂精思而不識合錙銖
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億兆
或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真僞
顛倒玉石混殽同廣樂於桑間均龍章於素

貧可悲可慨豈一條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

文行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旱高之格是可識矣抱朴子答

曰筌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无筌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无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鈆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方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繫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輟斤不運也夫斲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聲之稱廐馬千

駟而騏騮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鷹隼之被六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且貴本不必便疏末不必皆薄譬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託蜯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應龍徐舉顧眄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蠬怪其无階而高致駑蹇驚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騁詩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内

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始自髫齓詣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而賤當今敬所聞而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絶景之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之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劒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有冠羣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六之四十七

壹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同卷四十七 志四

正郭

抱朴子曰嵇生以爲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惶席不暇温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荅曰夫智與不智存於一言樞機之玷亂乎白珪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絶倫與彼周孔其間无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

斯格哉林宗拔萃翹特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為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見准慕於亂世而為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褒則重於千金遊步所經則賢愚波蕩謂龍鳳之集奇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日月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

安彰偟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統其神故遭雨巾壞猶復見傚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是故其雖有缺隟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闇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流橫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

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
卒歲寡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
之所辯審矣法當仰儕商洛俯泛五湖追巢
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客
離羣獨往則當掩景淵洿韜鱗括囊而乃自

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
憂世周流四方猶爲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
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
俗入不能彈毫屬筆祖述六藝行自衒耀亦
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於

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汩氷泮草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沉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遨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刓筴弊匪遑啓處遂使聲譽翕習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客軺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爲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甫高潔之條貫爲祕丘之俊民而脩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謂之闇於在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恬默之途塗竟無有爲之益不值禍敗

蓋其幸耳以此爲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騏斥鷃之逐鴻鵠焦冥之方雲鵬鼷鼬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俗之才無用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幾大用符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退心希榮利未得玄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也自衒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傚尤師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夫以明並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況於林

宗熒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爲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没故其所得者則世共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甄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侮於壇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京輦招合賔客無所進致以匡危蔽徒能知人不肯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

識直木之中梁柱而終不壑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奚解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識髙操也其走不休者亦其疾也嵇生又曰林宗存爲一世之所式沒則遺芳永播碩儒俊士未或指㸃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

抱朴子曰曷爲其然哉茍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乎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主褒遐耳故太傅諸葛公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

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爲辯訕上謗政以爲高
時俗貴之歙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
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
先賢之行徒或華名咸競准的學之者如不
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

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
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
衆闗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雨驟改價
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沉士人不齒折其名
賢遭亂隱遁舍光匿景未爲遠矣君子行道

以臣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臣俗不可
正林宗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
无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
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
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
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
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室將傾世務交游林
宗法當慨然私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
而身棲棲爲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
諸黄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

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爲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也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令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爲仲尼也於是聞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七

彈禰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羣少長稱譽名位殊絶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

以爲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岳降神異人並出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性
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
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
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呼孔融爲大兒呼楊
脩爲小兒荀彧猶强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
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瓮飯囊耳百官
大會衡時在坐忽嚬顣悽愴哀歎忼慨或譏
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眄歷視稠衆
而荅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悲

手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復無正有入法應死之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恥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並搖鼗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更劇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荊州牧劉表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共其距中國使諸文士立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使孫左右柱刀見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即摧壞投地表悵然有

怪色謂衡曰爲了不中芸鋤手惜之也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録所作之本也以比校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則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爲佳而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爲曹公名爲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

賔祖大兒黄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之名耳我一覽尚記之即爲暗書之末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其字恐不審也射省可難言

行輕人容顧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能幽翳蒿萊然修己駮剌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足蹈禍齎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猶梟鳴狐嚾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爲之主任

荷之足爲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之病俞附越人所無如何朽木鉛鋌班輸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荆楚間終陷極害此乃衡懵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生曰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不寤寐於指南投杖於折中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七

[stamp]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志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詰鮑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鮑辯之言以爲古者无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爲辭哉夫彊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无事也夫混茫以无名爲貴羣生以得意爲歡故剝桂刻漆

非木之願拔鶡裂翚非鳥所欲促促銜轡非馬之性荷軛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必力違真伐根之生以飾无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荒非萬物並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禄厚而民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无量則不如向无死也讓爵辭禄以鈞虛名則不如本无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爾自得

不競不營无榮无辱山无蹊徑澤无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是髙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栖息於庭宇龍鱗羣遊於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福院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癘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胷機心不生含餔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歛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穽降及杪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

損益之禮飾紱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緑於棼橑傾峻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崇日遠背朴彌增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剡鋭之器長侵割之患弩恐不勁甲恐不堅鋒恐不利瞂恐不厚若无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諫者脯諸

侯藴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臬
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
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
得縱意也君臣既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
桎梏之閒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
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閑之以禮度
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
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冲昧既闢降濁升清穹隆
仰燾旁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

物則天尊地卑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羣分也由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栖穴窴毛血是茹結草斯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庇體廣廈稉梁嘉旨黼黻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莅物良宰匠世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之作受命自天或結罟以畋漁

或瞻辰而鑽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之化成太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潋響於朝陽麟虞覿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摛耀於天路皇風振於九域凶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使應爾乎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

何也且夫遠古質朴葢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爲知而不爲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之黨則私鬬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噍類盡矣至於攫龍馴鳳河圖洛書或龜衛申負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或囬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君不合天

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闇哉雅論所尚唯貴自然請問夫識母忘父羣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

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檝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賴其厚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

反巢穴之陋死則揹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負戴棄鼎鉉而為生縢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為飾不用衣裳逢女為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也況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寒肴粮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茅可以生鬬訟藜藿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己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

王在上羣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旰食延誹
謗以攻過責昵屬之補察聽輿謠以屬省鑒
履尾而夕惕颸清風以掃穢厲秋威以肅物
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形戮以懲小罪九伐以
討大憝猶懼豺狼之當路感彝倫之不敘憂
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
彈違虎臣杖鉞於方獄而狂狡之變莫世乏
之而命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横行以掠
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彊所憑
而冀家爲吏齊人皆抑惠何畢負豕而欲無

臭憑河而欲不濡無轡策而御奔馬棄檝櫓
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鮑生又難曰夫天地
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
柔剛以卒性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
尊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獺多則魚
擾鷹眾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
下民貧壅崇寶貨飾 翫臺榭食則方丈衣則
龍章內聚曠女外多 鰥男採難得之寶貴奇
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
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飢寒之儉百

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百姓養遊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況加賦歛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濫於是乎在王者憂勞於上台鼎顰顣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釁之不虞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驕城嚴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巨橋之粟莫不懽然況乎本不聚金而不歛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華山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猶以爲泰況

爭本無軍旅而不戰不戍乎茅茨土階棄織
抜葵雜囊爲幃濯衣布被妾不衣帛馬不秣
粟儉以率物以爲美談所謂盜跖分財取少
爲讓陸處之魚相呴以沫也夫身無在公之
役家無輸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内足
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
也象刑之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豈彼無利性而此専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
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慮凌暴
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虚杼軸之空食

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今勿亂其可得乎所救
禍而禍彌深峻禁而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
而猾吏因之以爲非焉衡量所以檢僞而邪
人因之以爲僞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
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爲
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所利則有爭心
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不過小
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
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
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

斯怨陳師鞠旅推無讎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櫓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邪忠良見害於内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爲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耳古之爲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以金玉古之爲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黄黼黻錦綺羅紈古之爲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手淫聲驚魂傷和古之飲食足以充飢虚而今則焚林漉淵宰割羣生豈可以事

之有過而都絶之乎若令唐虞在上稷禼贊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玉食之明禁質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既駮之矣後所荅余文多不能盡載余抄條其論而牒詰之云鮑生曰人君採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飾無益之用厭無已之求

抱朴子詰曰請問古今帝王盡採難得之寶

聚奇怪之物爭有不爾者也余聞唐堯之為君也擿金於山虞舜之穉也捐璧於谷疏食菲服方之監門其不汔淵剖珠傾巖刋玉鑿石鑠黃白之鑛越海裂翡翠之羽網瑇瑁於絶域掘丹青於㟴漢亦可知矣夫服章無殊

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辯貴賤上下之典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限冠蓋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器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廚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眚又減撤之無已之慾不在有道子之所

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論之證也
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則
民飢寒矣
抱朴子詰曰王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
徒異哉夫豈徒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
以佐六宮理陰陽教肅宗奉祖廟祗承大祭
供玄紞之服廣本枝之路且案周典九土之
記及漢氏地理之最天下女數多於男焉王
者所宗豈足以逼當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

審矣帝王帥百僚以耤田后妃將命婦以蠶織下及黎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惰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調薄役希民無飢寒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文景之世

百姓務農家給戶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可勝計然而士庶猶侯服鼎食牛馬蓋澤由於賦斂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末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者衆鮑生乃

歸咎有君未若譏采擇之過限刺農課之不
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履畝與太半但使後宮
依周禮租調不橫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
一日晏起則事有失所即鹿無虞維入于林
中安可終已靡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

得其志網踈猶漏可都無網乎鮑生曰人生
也衣食已劇況又加之以收賦重之以力役
飢寒並至下不堪命冒法犯非於是乎生
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蝨不餧使人智巧
役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富者無

知上之心貴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輟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紂之虐思乎無主也夫言主事彌張賦歛之重於往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飢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時爲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耶鮑生乃唯知飢寒並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並足而民知榮辱乎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待旦日昃旰食將何爲懼禍及也

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癸指天日以自喻秦始憂萬世之同謚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夕惕廣納規諫詢蒭蕘以待聽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違何患百揆之不康夫戰兢則彝倫敘怠荒則姦宄作豈況無君能無亂乎鮑生曰王者欽想奇瑞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朱服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

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

地則有地應若乃景星摛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羲和之曁靈禽嗈喈於阿閣金象焜晃乎清沼此豈畢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誑眩朝野覘遺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然乎

夫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覩尋仞之牙則知非膚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被無外也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能然哉何者鮑生謂

爲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須王母之環以其爲富非儉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物爲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下無失所之人蜎飛蠕動咸得其懽有國之美孰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鮑生之言不亦宜乎鮑生曰人君恐姦釁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

抱朴子詰曰侯王設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

春陽之不能榮枯朽炎景之不能鑠金石治
容慢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坎備豫於未
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遏暴客之變而欲
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
之何必曰用哉蜂蠆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
以扞網羅曲其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
以卻虎豹之暴而鮑生欲棄甲冑以進利刃
隳城池以正衝鋒若令甲冑既捐而利刃不
住城池既壞而衝鋒猶集公輸墨翟猶不自
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或曰苟無可欲之

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
抱朴子㞐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
末愚民競焉越人之大戰由乎分蚺蚺之不
釣吴楚之反兵起乎一株之桑葉飢荒之世
人人相食素手裸跣遠則甫侯子羔近則于
公釋之探情審罰剖毫析芒受戮者吞聲而
歌德刖劓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
也昔有鯀在下而四嶽不蔽明揚仄陋而元
凱畢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或釋板築而躡
玉堂或委芻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爲上

將伯柳達讎人解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
士禽息碎首以推賢敢閒于時有君不耶又
云田蕪廩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田之蔓草
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蕪其虛卒由戹運水
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求令其然乎至於

八政首食謂之民天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
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食其陳白渠開而
斥鹵膏壤鄴父起陽陵之陂而積穀為山叔
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造三犂之巧而
關右以豐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飽此

豈無君之時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九

志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九

知止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無厚乎知止抱盈居冲者必全之筭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騖依龍鳳以竦迹覘韜鋒於香餌之中寤覆車乎來軔之路違險塗以遐濟故能免詹何之鈞緡可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覿堅冰於未霜徙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纚舟弭檝於衝風之前瞻九牿而深沈望密蔚而曾逝不託

巢於葦苕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皆器大量弘審機識致凌儕獨往不牽常慾神參造化心遺萬物可欲不能蕩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苟無若人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身退慮勞大者不賞狡免訖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覺良弓之將棄鑒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術覩越種之闇機則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絕景薛生遜亂以全潔二跡投印於方盈田豫釋紱於漏盡進退脫亢悔之咎退無濡

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袪將來之惑方之陳賔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轅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衆非或盡忠訐於兼會或唱高筭而受鼂錯之禍或竭心力而遭吳起之害故有跼高蹐厚猶不免焉公旦之放仲尼之行賈生遜擯於下土子長熏骨乎無辜樂毅平齊伍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蓋於天下黥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晷辱以及之不避其禍豈智者哉爲臣不易豈將一塗要

而言之決在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
避賢潔而且安美名厚實福莫大焉能修此
術萬未有一吉凶由人可勿思乎逆耳之言
樂之者希獻納斯榮將速身禍救訞謗其不
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矰繳紛紜則鴛鶵徊

翮坑穽充蹊則麟虞歛跡情不可極慾不可
滿達人以道制情以計遣慾爲謀者猶宜使
忠況自爲榮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也不
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無足者
禍之所鍾也生生之厚殺哉生矣宋氏引苗

郢人張華誠欲其快而實速萎裂知進忘退
斯之以乎夫筴奔而不止者尠不傾墜凌波
而無休者希不沉溺弄刃不息者傷刺之由
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
之理周廟之器豈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
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知其方敗成功之
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
多焉富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
事於倚伏之衰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
於累棊之際議治裘不於羣狐之中古人佯

狂爲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濤波幽遁而水被焚燒若龔勝之絶粒以殞命李業煎釁以吞酖由乎迹之有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冰身如居陰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爲爲一豈有斯患乎

又況乎徇日月以隱形骸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值明時則優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爲此永慨非一士也吾聞無熾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爲秋瘁之端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四時之序成功者

退遠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頹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膳旨酒之不節則結疾傷性矣况乎其高槪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人主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蚑蚩隳山適足翱翔兕虎之墜碎而爲虀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直道而行打撲于紀不慮讎隙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非屬託如響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忠喪敗居此地者不亦勞乎是以身名並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不之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

文茵兼舒於華第豔容粲爛於左右輕體柔
聲清歌妙舞宋蔡之巧陽阿之妍口吐采菱
延露之曲足躡淥水七槃之節和音悅耳冶
姿娛心密宴繼集醽醁不撤仰登綺閣俯映
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瀺
灂采羽頡頏飛繳隋雲鴻沉綸引魴鯉遠玲
不索而交集玩弄紛華而自至出則朱輪耀
路高蓋接軫丹旗雲蔚麾節翕赫金口嘈囐
戈甲璀錯得意託於後乘嘉肯盈乎屬車窮
遊觀之娛極畋漁之懽聖明之譽滿耳而入

諂恱之言異口同辭于時眇然意蔑古人謂伊呂管晏不足筭也豈覺崇替之相爲首尾哀樂之相爲朝暮肯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丘園哉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讚事百揆非我則不敘兆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爲憂滿而不以溢爲慮者所不論也

窮達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縶滯其有憾乎

抱朴子荅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

知己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沉潛知命者何恨於卑瘁乎故沉闇渟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焉珧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濘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見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菽麥唯以達者為賢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為劣而不詳守道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嵩岱不託地則不能竦峻極概雲霄兔足因夷塗以

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光非燧人不熾
楚金非歐冶不剸豐華佐發春而表艷棲鴻
待衝飆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鯀不登庸
叔牙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厚穰苴賴平仲以
超踔淮陰因蕭公以鷹揚雋生由勝之之談
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龍榮之孔明公瑾
賁虎卧之興霸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弘勳著
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舉
士也必附已者爲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爲決
而附已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

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羣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遣所念之近情或適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䟽數爲輕重矣棄度量而以綸集爲多少矣于時之所謂雅人高韻秉國之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口者尠哉免乎斯累也又況於胷中卒有憎獨立疾非黨忌勝巳忽寒素者乎悲夫邈俗之士不羣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朝而非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

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用不騁於一世勳澤不加於生民席上之珍鬱於泥濘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恥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敀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悒於知希興永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重言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泊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略旁綜河雒書讖義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輝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道爲城池以機神爲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辟文士寓目而格筆俄而寤智者之不言覺守一之無咎意得則齊筌蹄之可棄道弃則覺唱高而和寡於是奉老氏多敗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穎而如訥韜脩翰於彤管含金懷玉抑謐華辯終日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曰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

與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鍾一不鳴則不異於積
銅浮磬息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怕先生吾
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已於將來豈能
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時乎陶甄以盛酒
雖美不見酬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
舌而竭聲將何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十
九不遠迷復乃覺有以也夫玉之堅金之剛
也冰之冷也火之熱也豈須自言然後明哉
且八音九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百發不
能止將有一失之蹤覬憑河者數溺於水好

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於操絃故終無煩
手之累儒者敬其辭令故無樞機之辱淺近
之徒則不然馬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
言論廣脩堅白無用之說訟諸子非聖過正
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正經競治邪
學或與闇見者較脣吻之勝負爲不識者吐
清商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
異奏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
哉徒口枯氣乏椎杭抵掌斤斧鈇壞而槃節
不破勃然戰色而爭忤愈遠致令恚容表顏

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其間既玷之謬不可救磨末若希聲以全大音約説以儁識者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十

志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　志七

自敘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爲列國因以爲姓焉洪曩祖爲荆州刺史王莽之簒君恥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爲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絶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瑯琊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爲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

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戸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文爲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爲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即弟爲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祖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上之而不從驃騎曰比更煩役國人何以爲讓

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
以典籍自娛又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
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
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
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史才仕吳歷宰

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為吏部侍郎御史中
丞盧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
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
以孝友聞行為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
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

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爲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遏壃場天之所懷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實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至太中太夫歷位大中肒鄉令縣户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爲吳王郎中

令正色弼違進可替不舉善彈枉軍國肅雍
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
晚爲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
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
穡承星履草寮匆疇襲又累遭兵火先人典
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
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
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
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
有字人尠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

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
大義多所不通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
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
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闇善忘又少文意
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

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之師
其河雒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
書及筭術九宮三棊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
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
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

亦計此輩率是爲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
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
案别録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
而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
未見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故詣京
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具嘆恨
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頽但念損之又損爲乎
無爲偶耕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
日沮矣洪之爲人也而騃野性鈍口訥形貌
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襤

縷而或不恥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身促而脩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腳洪其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爲抱朴之士是以供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禀

性尩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遊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蓽門而無趨所之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

貧無僮僕籬落頓決荆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乎階霤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爲意遠忽近而不怒其乏役也不曉謁以故初不修見官長至於吊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揵恒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違顧不媿已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闇至之密洪以爲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

疣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爲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己而見疵毁謂洪爲傲物輕俗而洪之爲人信心而行毁譽皆之於不聞至患

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爲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家但粗説意之與向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待

自還也彼靜心者存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于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巳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粮用窮匱急合湯藥則換求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

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
自不足亦不割已也不爲皎皎之細行不治
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良守善者用時
或賫酒餚候洪雖非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
答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
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僞行非廊廟之
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
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
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罪人之
賂或枉有理之家或爲逋逃之藪而饗亡命

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惱惆官府之間以窺掊尅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馬由是俗人憎洪疾已自然疏絶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庭可設雀羅而机筵積塵焉洪自有識逮以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其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譴人交之好惡或爲尊長所逼問

辯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闒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辯臧否使皂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准格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已爲戒遂不復言

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爲輕手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荅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上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爲匹也況非我安可爲取評定之耶

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比盡子

弟也同乎我者遽是乎異於我者遽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公旦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嘍嘍管見熒燭之明而輕人評物是皆責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鎮業靡違正黨逆義

軍大都督邀洪爲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連擔洪獨約令

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擄得衆者洪即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蕩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狼籍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鼓張無所損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疋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

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未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又譙國嵇居道見用爲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爲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黽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居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頻爲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間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

可得留也隆隆者絶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競戰不可勝言不足爲也且自度性篤嬾而才至短以篤嬾而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

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不絶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世之城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

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造之賓意不能拒
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
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違遠
讙譁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
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内外篇
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
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至
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爲
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大有
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

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憒不達復
料護之他人文成手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
不能示作文章每一更字輙自轉勝但患嬾
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
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
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
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
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
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
者爲神仙傳十卷又撰高上不仕者爲隱逸

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自叙末及彈棊擊劍之事有意於略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閑焉洪體鈍性駑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髫又擲瓦手搏不及兒童之羣未曾鬪雞鶩走狗馬見人傳戲了不目眄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

睹是以至今不知棊局上有幾道樗蒲齒名亦念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貝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爲樂而實煎悴喪廉恥之操

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勲恚交集手足相及醜詈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吝不足爲

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鬬訟之變聖者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為蓋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為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絃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祕

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
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
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
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此已往未之或知
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
石戶二姜兩袁法真子龍之傳當廢書前席
慕其爲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
知其爲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
皆不就薦名瑯瑘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
之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

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詔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逼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爲善醜虜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敘之篇

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絶懼身
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値
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枚生之
蒲輪耀藻九五絶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揚
而務老生之彼務洪呑曰夫二儀彌邈而人
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
華之暫榮未改旬而凋墜雖飛飆之經霄激
電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頤猶奔星之騰烔
黄髮如激箭之過隙況或未明而殞籜逆秋
而零瘁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烏有夙

折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
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勳著於盟府德音被
乎管絃形器雖沈鑠於淵壤美談飄颻而日
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沈抑婆
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抗
足則跡與衆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
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騏驎六虛雖曠而翼非
大鵬上不能鷹揚匡國下無顯親垂名名不
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鍾鼎故因著述之餘而
爲自敘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賴將來之有

述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十

橐籥子

志八

橐籥子 陰丹內篇附

三道明真反本第一

橐籥子曰天有其精地有其靈若人得之可以長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稟氣氣生精靈不可去形取象不可去象取形取形即失象失象即無形問曰天精者何也地靈者何也而能死生人乎答曰天精者寶也地靈者寶也曰寶者何也曰金也玉也昔玄帝運金於洞天青童埋玉於陰宮故知天無寶而日月不大明地無寶而山嶽不恒靜人無寶

而形神不常全問曰寶者從何而生然若是乎答曰陰陽結氣天地覆載春以暄之仁之夏以暑之禮之秋以涼之義之冬以寒之智之變化若此而遂成焉陰多則爲金陽多則爲玉吾亦然知而然矣問曰有他藥作之乎答曰凡藥作之者以陰運陽轉柔成剛以五行之氣而滋之四時之氣而鼓之是以變化亦同自然矣問曰天地長久可不爲有寶乎曰然問人天地同乎曰同問人何不齊天地長久而人俄頃哉答曰天地爲無欲其寶常

存故能長久人心有欲其寶喪焉所以俄頃
耳曰天地之寶今已識矣在人之寶所未曉
願聞其義對曰人之寶者以骨爲金以髓爲
玉以神爲精以靈爲識人既染欲即髓竭而
骨枯髓竭即精不神骨枯即靈不識靈不識
即神散精不神即氣亡是故心爲之耄面爲
之皺腦爲之減髮爲之素皆由身寶漸去去
盡即死也曰吾面已皺髮已素其死乎對曰
然問曰吾以無欲其寶可復乎曰不可復也
問向言天地無欲故能長久人既與天地不

殊吾欲法天地無欲其寶不可復何也對曰
寶者難得而易失子已失矣難可復之曰君
欺我耶謂我有寶即生無寶即死我見未死
即應寶在既是寶在無欲即合長存反言無
欲不得復寶性命之重無相戲耶曰吾不戲
子問更設何法而復寶焉曰子非神監於是
惑人遂三日三夜不寢不寐思之不逮至於
骨立曰神監之理茫然莫解思惟先生賜垂
乙密對曰神監者監物復自監故名神監曰
我只見監在於物不聞有自監之監耶曰不

能自監何名紳監子既不明爲子重述之矣
且天地無欲其寶常存尚被四時之所蒸寶
欲枯焉五行之所轉寶欲竭焉是故玄帝青
童埋金填玉者用補天地之枯竭也所以明
不息焉靜不動焉今子心有欲其寶將盡不
知有填補之理空擬守枯骨竭髓子之固也
何如天地乎曰悟矣愚智有隅晦爽自昧今
聞是言信知頹顏之可嬰素髮之可黑曰非
金頹顏之不嬰非玉素髮之不黑子但勤求
當獲之矣我奉師言子以可教相隨竭奉吾

必授君矣

五行建位泉石第三

槖籥子曰天生五才去一不可況金丹之道其可忘之乎見子積勤不惓所祕今欲演說夷心靜形夫五才者上緒乎天而五曜立焉

下積乎地而五嶽鎮焉中成乎人而五臟生焉周行乎萬物終不殆於真元問曰真元者何咎曰元氣也曰元氣與五才同乎曰元氣者其大也則籠罩八隅其小也則潛藏一毫嘔坤吐乾出有入無五才受統遂成物先故

五才不離元氣元氣不離五才混其名即一
辨其功即殊故元氣爲五才之君五才爲元
氣之臣是故君臣相臨而一不可去曰金丹用
其元氣五才手曰用之耳元氣五才莫有形
手曰元氣本無形因精而生有得服者不死
不生元氣去五才而不見五才失元氣而不
行曰吾幼探玄業而十數年所聞先生至言
皆義驚耳目理動神真顧示金丹中元氣五
才之形曰吾豈於上業外而得耶名目之似
分明耳且元氣者水銀也五才者五金也曰

水銀元氣意盡忘言五金即愚心莫曉曰五金者黑鉛也問曰爲鉛一色別更有之荅曰子未知此應甚疑惑誠一聽吾論之矣所以水銀爲元氣者謂水銀混沌混沌不可以形象說飛之即爲朱砂則少陽也反朱砂爲水

銀即少陰也其黑鈆者化之爲黄丹即太陽也變黄丹爲黑鉛即太陰也此之二物神不能測聖不能知一陰一陽分理四方千變萬化制伏衆石作道之本爲丹之源且鉛也外黑水數一也砂色内白金數四也以一配四

五義立焉曰道之將極矣在手神丹令奉解釋悲感交契爲當二物便用爲復別有枝葉二物爲根八石爲莖曰往聞先生云金王塡禰天地況其人乎願盡聞之開發心目曰子既隨吾何慮不得夫道不可倉卒而得之求眞不可卒爾而得之更待他日爲子一論

八卦繫象指明第三

槖籥子曰八卦之精繫象於月此道至大非口談說爲子寫圖令子分別

初三日夕月出庚其象震其精木其味酸其

名青

申庚酉辛戌
未 二死 柱七 六心 亥
丁 壬
午 杜九 戊巳 一蓬 子
丙 四輔 三衝 八任 癸
巳 丑
辰乙卯甲寅

初八日夕月出丁其象兌其精金其味辛其

名白

申庚酉辛戌
未 二死 柱七 六心 亥
丁 壬
午 杜九 戊巳 一蓬 子
丙 四輔 三衝 八任 癸

十三日夕月出甲其象乾其精金其味辛其名白

巳　衡　丑
辰乙卯甲寅
申庚酉辛戌　亥
未丁　二　七　壬
午　戊　己　蓮　子
丙　鶉　三　衡　八　佐　癸
巳　丑

十六日平明月見辛其象巽其精木其味酸其名青

申庚酉辛戌　亥
未丁　二　七　壬
午　戊　己　蓮　子
丙　鶉　三　衡　八　佐　癸
巳　辰乙卯甲寅　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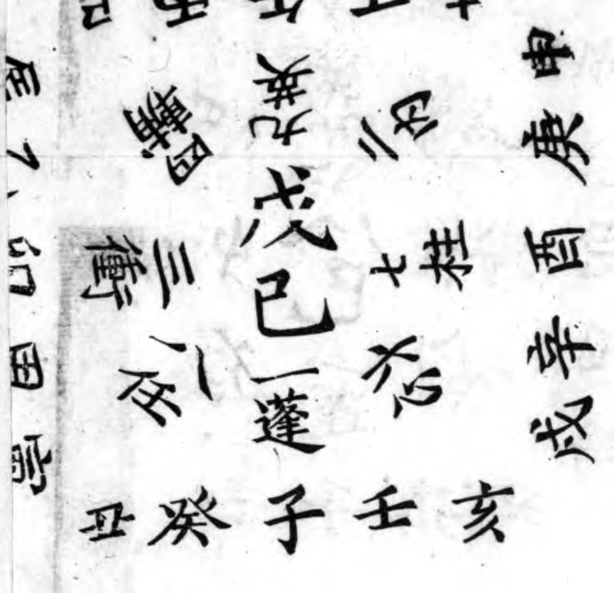
二十三日平明月見丙其象艮其精土其味甘其名雄

申庚酉辛戌　亥
未丁　二　七　壬
午　戊　己　蓮　子
丙　鶉　三　衡　八　佐　癸
巳　辰乙卯甲寅　丑

五

二十九日平明月沒乙其象坤其精土其味

甘其名雖



柔籥子曰子欲思此務精心神道自通天符問曰嘗聞先生之言八卦者八石也今見其六不見其二可盡聞之乎荅曰此之二象天地尚隱吾何敢泄天道耶吾實不經師訣爲精感所通耳乃詣爲言遂反心入無七月六

夕乃悟耳神會似見五金仙君爲説三化五
轉之道不知所以然矣行于陌上鼓腹而歌
詣吾門曰小子已明矣吾謂之曰嘉乎長生
之道子之得矣

四序剛柔成歲第四

橐籥子曰天以四時成乎萬物人以四氣養
其形骸況爐火妙道而不法之乎問曰爐火
妙道何也對曰天之道陽動於子而昇於巳
春夏也陰萌於午而降於亥秋冬也四時氣
順而一歲成焉九日炎盛五金飛焉曰向闇

先生之言若出瀇洋而涉滄海者矣

九一道備無爲第五

橐籥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道始一而終
九是故金丹九轉必備五常寔由陰陽之所
生乃悉天地以奉之萬象通精神靈合啓一
象不足即瓦礫何殊故能變化骨肉輕氣真
身獲廣莫之逍遥遂大羅之放逸於是生死
氷泮塵濁煙收拜倒景之
玉皇禮生清之宫闕或受命於東華奉册於
霄漢亦明七代之福積善哉無爲不弘而自

成也

槖籥子終

陰丹内篇

坎天也陽始生也離坤也陰始生也陽豈無陰坎之外皆陰也陰豈無陽離之外皆陽也採陰之陽實陽之陰守陽之陽變陽之陰是故上而從天下而沙泥中而平人皆易其形

而乾位成矣紫廷紅鉛玉峯瓊漿丹壷奐先
不失其方而三峯得矣必觀其妙二八爲斤
三八爲兩而斤兩平矣必静其輻四十爲文
六十爲武而文武備矣一尺龍泉雨角倉蚪
顯神物也琥珀拾芥磁石引針表神應也以
鉛聚汞以汞聚神以神守形以氣引藥以藥
引年以年鍊形吾道盡矣得者勿言言者勿
傳言而傳之殃及九祖受考三官

臣解曰天陽也始生於坎坤陰也始生於
離陽亦有陰故坎内陽外陰陰亦有陽故

離外陽內陰陰丹之訣唯採陽鍊陽銷去羣陰而以爲純陽之人此其法之大率也從天三爻也平人二爻也沙泥初爻也易其形則變陰爲陽紅鉛初鼎也瓊漿入藥也炎光火候也得其方則去彼取此觀妙之法以斤兩計之斤爲先兩次之斤則數少兩則數多多不如少之妙也靜輻之法以文武煆之文爲先武次之文則不暴武則雖暴而不繁躁靜各適其事之宜也龍泉蒼虬一奇二耦相繼以成體耦在上奇

在下稱物宜也琥珀磁石異類一氣相資以入藥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同聲氣也鈆入絳宮木氣不泄故曰以鉛聚汞汞集於身神乃不散故曰以汞聚神抱神以靜形乃長存故曰以神守形先聚其藥以氣點

之藥隨氣至故曰以氣引藥藥入於鼎精神內守故曰以藥引年鍊形不已變成金骨故曰以年鍊形道至於此無復餘蘊唯在慎其傳而已不慎其傳則九祖之殃三官之考非虛語也臣嘗觀呂仙翁鼎訣并

傳士安所上陰丹訣互有異同雖云三峯
其實有二蓋迷其所謂紫廷紅鉛而以丹
壷流砂爲之是其所以緘三而爲二者也
令臣之所釋三者備矣而其大槩已盡於
言以其當祕之也故錯亂其辭如參同契
云

陰丹内篇

天機經

志九

天機經

敘曰有機而无其人者敗有其人而无其道者敗故易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故聖人觀其時而用其符應其機而制其事故能運生殺於掌內成功業於天下者也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是以聖人保之於靈臺以觀機變卷之則自勝舒之則勝人察之則无形用之則不極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而陰符象之矣故聖人不測之符陶均天下而无所歸怨矣夫天爲地

主道爲德君故聖人奉地而法天立德而行道舉天道而爲經首明地以奉之易曰乃順承天待時而動是故聖人將欲施爲必先觀天道之盈虛後埶而行之舉事應機則無遺策易曰後天而奉天時

昌

夫聖人法地而奉天立德而行道居天地道德之間建莫大之功者未有不因五賊而成也五賊者其一賊命其二賊物其三賊時其四賊功其五賊神皇帝王霸權變之道也是

以聖人觀其機而應之度其時而用也故太公立霸典而滅殷朝行三風而理周室豈不隨時應機驅馳五賊者也故聖人立本於皇王之中應機於權霸之內經邦治身五賊者備矣則天下望風而從之竭其性命而无所歸其恩怨也乃謂之曰有道之盜无形之兵嗚呼寇莫大焉五賊在心擒縱在手治身佐世莫尚於斯經云見之者昌不亦宜乎

身

夫人心身之主魂之宮魄之府將欲施行五

賊者莫尚乎心事有所圖必合天道此則宇宙雖廣覽之只在於掌中萬物雖多生殺不離於術內則明天地不足貴以遠以厚而況耳目之前乎

機

夫殺機者兩朝終始之萌萬人生死之兆處雲雷未泰之日玄黃流血之時故天之爲變也則龍出于田蛇游乎路此爲交戰之機故曰龍蛇起陸人之爲變也則春行秋令賞逆罰忠此爲顛墮之機故曰天地反覆天人之

機同時而發雖千變萬化成敗之機定矣

藏

夫仁者必有勇爲勇者不必有仁智者能愚愚者不必能智故聖人時通則見其巧而建其功時否則見其拙而昧其跡故孔明序曰太公八十非不遇也蓋審其主焉嗚乎性命巧拙之時識達行藏之勢可以觀變察機運用五賊所以然者夫聖人所以深衷遠照動不失機觀天料人應時而作故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靜

夫九竅者在天爲九星在地爲九州在人爲九竅九竅之炁不正故曰受邪受邪則用偏識用偏則不可發機觀變故九竅之急在乎三要太公曰耳目口也夫耳目口者心之佐助也神之門戶也智之樞機也人之禍福也故耳无聰不能別其音目无明不能見其機口无度不能施其令夫三要不精上不能治國下不能治家況兵者乎懸人之性命爲國之存亡靜動之間不得無事豈可輕而用

之

人

夫火生於木火發而木焚國生於姦姦深則國亂亦猶蠹能作蠹蠹成則殺其身人能生事事煩則害其命非至聖不能修身鍊行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夫十圍之木起於拱把百仞之臺起於足下治小惡不懼必成大禍嗚呼木不相摩火无由出國无亂政姦无由生有始有終是非不動能知之其惟聖人乎

安

萬物盜天地之精以生成人盜萬物之形以御用萬物盜人之力以種植彼此相盜各獲其宜俱不知爲萬物化故能用機者法此三事以道之盜而賊於物物亦知爲盜之道所以然者貴得其時也貴得其機也故曰合其時而食則百骸治應其機而動則萬化安乎時失機則禍亂生也

神

老君曰功成不有爲而不恃此全生立德之

本也夫小人者貪其財則以身徇利愛其名
則以力爭功矜衒神跡而求神名物共嫉之
必喪其命欲益招損是不神矣夫君子建大
功而不恃防小禍於未萌退己進人推能讓
物物共戴之故不奪其利自發神智不能爭
物物共讓之不居其後爲損招益是以至神
矣故老君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誠哉言也

聖

假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應日月之數所
生而大小之人定矣夫大人出世應明德而

建聖功小人當時則廢正綱而生禍亂故太
公說於西伯知人望而已歸周劉琨表於琅
琊識天時而未離晉陵母自死知明主之必
興括母不誅見趙軍之必敗故天道人事賢
者可以預知佐非其人夷於九族故易曰長
子帥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命

夫成敗之道未形死生之機未發小人能見
君子能知則易見而難知見近而知遠也夫
見機者則趨時而就利皆不保其天年知機

者則原始而要終固必全其性命

倍

瞽者善聽神不離於耳聾者善視心不離於目其為聽也神則專耳其為視也心則專目耳之與目遞為用師當用之時利絕其一心之所主則无事不精猶有十倍之利何況反覆以此用之三思精誠一計順時隱顯應機行藏以此用師固萬倍之勝利

物

夫人之心无故不動生之與死緣物而然物

動則心生物靜則心死生死之狀其惟物乎

目

目者神之門神者心之主神之出入莫不游乎目故見機者莫不尚乎目能知機者莫不尚乎心

蠢然

夫道不爲萬物而生春萬物感春焉而自生秋不爲萬物而殺萬物感秋焉而自殺其爲生也不恃其恩不求其報故其恩大矣其爲殺也不恃其威不求其懼其威大矣凡物取

而得之者小不取而得之者大故聖人不取夫君王有道无道則人民治亂之機謌謡或樂或哀則時年豐儉之兆時人不能省察天地乃降徵祥或五雲騰起七曜變行皆因國風是以然矣且宋君失德熒惑守心及乎謝愆退之三舍用令儔古皎在目前以彼喻斯豈勞心術故智者悟於人事之初而愚者晦於星象之後矣

生

老君以无爲有母靜爲躁君夫靜者元炁未

分之初形於元炁之中故能生天地萬物亦猶人弘靜其心不撓則能生天下萬物也

勝

勝浸長也天地之道各自浸長天則長陽也地則長陰也陰陽相招一晝一夜遞爲君臣更相制勝故曰陰陽相勝夫開國用師必侵天道亦猶金火相交而非交不伏也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

順

易曰剛柔相摩而生變化變化不慝故曰順

也夫人之育身治性尚不可逆時爲之而況經邦佐世之雄哉

契

至聖之道窈然无爲无爲則无機无機則至靜夫律曆之妙動則能知體既虚无莫得施其管術亦猶兵者不失其機不露其釁雖有智士從何制焉

象

竒器者陰陽之故能生萬物亦猶人心能造萬事象矣進前象狀也八卦六甲鬼神機窓

之事剛柔相制之術昭昭乎前列其狀矣

天機經 終

祕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卷上

志十

靈寶畢法序

道不可以言傳不可以名紀歷古以來昇仙達道者不爲少矣僕志慕前賢心懷大道不意運起刀兵時危世亂始以逃生寄跡江湖巖谷退而識性留心唯在清淨希夷歷看丹經累參道友止言養命之小端不說真仙之大道因於終南山石壁間獲收靈寶經三十卷上部金誥書元始所著中部玉録元皇所述下部真源義太上所傳共數千言予宵衣旰食遠處深省乃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本

天地升降之宜日月交合之理氣中生水水中生氣亦心腎交合之理比物之象道不遠人配合甲庚方驗金丹之有準抽添卯酉自然火候之無差紅鉛黑鉛徹底不成大藥金液玉液到頭方是還丹從無入有常懷征戰

之心自下升高漸入希夷之域抽鉛添汞致二八之陰消换骨煉形使九三之陽長水源清濁辨於既濟之時内景真虛識於坐忘之日玄機奥旨難以盡形方冊靈寶妙理可用入聖超凡總而為三乘之法名靈寶畢法大

道聖言不敢私入一、已用傳洞賓足下道成
勿秘當詒後來之士正陽真人鍾離權雲房
序

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卷上

正陽真人鍾離權雲房著
純陽真人呂嵒洞賓傳

小乘安樂延年法四門

匹配陰陽第一

玉書曰大道無形視聽不可以見聞大道無名度數不可以籌筭資道生形因形立名名之大者天地也天得乾道而積氣以覆於下地得坤道而托質以載於上覆載之間上下相去八萬四千里氣質不能相交天以乾索於坤而還於地中其陽負陰而上升地以坤索於乾而還於天中其陰抱陽而下降一升一降運於道所以天地長久

真原曰天地之間親乎上者爲陽自上而下四萬二千里乃曰陽位親乎下者爲陰自下

而上四萬二千里乃曰陰位既有形名難逃度數且一歲者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十二辰爲一日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三氣爲一節二節爲一時四時爲一歲一歲以冬至節爲始是時也地中陽升凡一氣十五日上升七千里三氣爲一節一節四十五日陽升共二萬一千里二節爲一時一時九十日陽升共四萬二千里正到天地之中而陽合陰位陰中陽半其氣爲温而時當春分之節也過此

陽升而入陽位方曰得氣而升亦如前四十五日立夏立夏之後四十五日夏至夏至之節陽升通前計八萬四千里以到天乃陽中有陽其氣熱積陽生陰一陰生於二陽之中自夏至之節爲始是時天中陰降凡一氣十

五日下降七千里三氣爲一節一節四十五日陰降共二萬一千里二節爲一時一時九十日陰降共四萬二千里以到天地之中而陰交陽位是時陽中陰半其氣爲涼而時當秋分之節也過此陰降而入陰位方曰得氣

而降亦如前四十五日立冬立冬之後四十五日冬至冬至之節陰降過前計八萬四千里以到地乃陰中有陰其氣寒積陰生陽一陽生於二陰之中自冬至之後一陽復升如前運行不已周而復始不失於道冬至陽生上升而還天夏至陰生下降而還地夏至陽升到天而一陰來至冬至陰降到地而一陽來至故曰冬至陽升於上過春分而入陽位以離陰位陰降於下過秋分而入陰位以離陽位故曰春分秋分凡冬至陽升之後自上

而下非無陰降也所降之陰乃陽中之餘陰
止於陽位中消散而已縱使下降得位與陽
升相遇其氣絶矣凡夏至陰降之後自下而
上非無陽升也所升之陽乃陰中之餘陽上
於陰位中消散而已縱使上升得位與陰降

相遇其氣絶矣陰陽升降上下不出於八萬
四千里徃來難逃於三百六十日即温涼寒
熱之四氣而識陰陽即陽升陰降之八節而
知天地以天機測之庶達大道之緒餘若以
口耳之學較量於天地之道安得籌算而知

之乎
比喻曰道生萬物天地乃物中之大者人爲
物中之靈者别求於道人同天地以心比天
以腎比地肝爲陽位肺爲陰位心腎相去八
寸四分其天地覆載之間比也氣比陽而液

比陰子午之時比夏至冬至之節卯酉之時
比春分秋分之節以一日比一年以一日用
八卦時比八節子時腎中氣生卯時氣到肝
肝爲陽其氣旺陽升以入陽位其春分之比
也午時氣到心積氣生液夏至陽升到天而

陰生之比也午時心中液生酉時液到肺肺
爲陰其液盛陰降以入陰位其秋分之比也
子時液到腎積液生氣冬至陰降到地而陽
生之比也周而復始日月循環無損無虧自
可延年

真訣曰天地於道一得之惟入也受形於父
毋形中生形去道愈遠自胎完氣足之後六
欲七情耗散元陽走失真氣雖有自然之氣
液相生亦不得天地之升降且一呼元氣出
一吸元氣入接天地之氣既入不能留之隨

呼而復出本宮之氣反而爲天地奪之是以
氣散難生液液之少難生氣當其氣旺之時
日用卯卦而於氣也多入少出強留在腹當
時自下而升者不出自外而入者暫住二氣
相合積而生五臟之液還元愈多積日累功

見驗方止

道要曰欲見陽公長子須是多入少出從他
見女相爭過時求取真的乃積氣生液積液
生氣匹配氣液相生之法也行持不過一年
奪功以一並三百日爲期旬日之見驗進得

飲食而疾病消除頭目清利而心腹空快多
力少倦腹中時聞風雷之聲餘驗不可勝紀
解曰陽公長子者乾索須坤如氣升而上
也見是氣自腎中升女是液自心中降相
爭而上下之故閉氣而生液匹配兩傳過

時自得真水也

聚散水火第二

金誥曰所謂大道者高而無上引而仰觀其
上無上莫見其首所謂大道者卑而無下俛
而俯察其下無下莫見其基始而無先莫見

其前終而無盡莫見其後大道之中而生天
地天地有高下之儀天地之中而有陰陽陰
陽有始終之數一上一下仰觀俯察可以賾
其機一始一終度數籌筭可以得其理以此
推之大道可知矣

真原曰即天地上下之位而知天地之高卑
即陰陽終始之期而知天道之前後天地不
離於數數終於一歲陰陽不失其宜分於八
節冬至一陽生春分陰中陽半過此純陽而
陰盡夏至陽太極而一陰生升降如前上下

終始雖不能全盡大道而不失大道之體欲識大道當取法於天地而審於陰陽之宜也比喻曰以心腎比天地以氣液比陰陽以一日比一年日用艮卦比一年用立春之節乾卦比一年用立冬之節天地之中親乎下者爲陰自下而上四萬二千里乃曰陰位冬至陽生而上升時當立春陽升於陰位中二萬一千里是陽難勝於陰也天地之中親乎上者爲陽自上而下四萬二千里乃曰陽位夏至陰生而下降時當立冬陰降而下離天六

萬三千里去地二萬一千里是陰得位而陽絶也一年之中立春比一日之時艮卦也腎氣下傳膀胱在液中微弱難升也一年之中立冬比一日之時乾卦也乾卦心液下入將欲還元復入腎中乃陰盛陽絶之時也人之致病者陰陽不和陽微陰多故病多

真訣曰陽升立春自下而上不日而陰中陽半矣艮卦氣微丑寅陰降立冬自上而下不日而陽中陰半矣乾卦氣散戌亥天地之道如是惟人也當艮卦氣微不知養氣之端乾卦氣散不知聚

氣之理日夕以六慾七情耗散元陽使真氣不旺走失真氣使真液不生所以不得如天地之長久者蓋以此矣故古人朝屯暮蒙日用二卦乃得長生在世朝屯者蓋取一陽爲屈而未伸之義其在我者養而伸之勿以耗

散暮蒙者蓋取童蒙求我以就明棄暗乃陰閒求陽之義其在我者昧而明之勿以走失是以日出當用艮卦之時以養元氣勿以利名動其心勿以好惡介其意當披衣靜坐以養其氣絕念忘情微作導引手脚遞互伸縮

三五下使四體之氣齊生內保元氣上升以朝於心府或咽津一兩口搓摩頭面三二十次呵出終夜壅聚惡濁之氣久而色澤充美肌膚光潤艮卦養元氣又於日入用乾卦之時以聚元氣當入室靜坐咽氣搐外腎咽氣者是納心火於下搐外腎者是收膀胱之氣於內乾卦聚元氣上下相合腎氣之火三火聚而爲一以補暖下田無液則聚氣生液有液則煉液生氣名曰聚火又曰太一含真氣也早朝咽津摩面手足遞互伸縮名曰散火又名曰小

煉形也

道要曰花殘葉落深秋楊妃懶上危樓欲得君民和會當時宴罷頻收此納心氣而收膀胱氣不令耗散而相合腎氣以接坎卦氣海中新生之氣也必以交立冬爲首見驗方止

行持不過一年奪功以一並三百日爲期旬日見驗容顔光澤而肌膚充悦下田温暖小便減省四體輕健而精神清爽痼疾宿病盡皆消除如惜歲月不倦行持只於匹配陰陽功内稍似見驗叙入此功日用添入艮卦畧

行此法乾卦三元用事應驗方止三元乾艮震也

解曰花残葉落深秋者如人氣弱日暮之時陽氣散而不升故曰懶上危樓樓者重樓也心爲君火膀胱民火咽氣搐外腎故心與外腎氣聚而爲一故曰和會宴乃咽也收乃搐也早晨功不絕者此法爲主本也

交媾龍虎第三

金誥曰太元初判而有太始太始之中而有太無太無之中而有太虛太虛之中而有太

空太空之中而有太質太質者天地也天地清濁其質如卵而玄黄之色乃太空之中一物而已陽升到天太極而生陰以窈冥抱陽而下降陰降到地太極而生陽以恍惚負陰而上升一升一降陰降陽升與天地行道而萬物生成也

真原曰天如覆盆陽到難升地如盤石陰到難入冬至而地中陽升夏至到天其陽太極而生陰所以陰生者以陽自陰中來而起於地恍恍惚惚氣中有水其水無形夏至到天

成水是曰陽太極而陰生也夏至而天中陰降冬至到地其陰太極而陽生所以陽生者以陰自陽中來而出於天杳杳冥冥水中有氣其氣無形冬至到地積水生氣是曰陰太極而陽生也

比喻曰以身外比太空以心腎比天地以氣液比陰陽以子午比冬夏子時乃曰坎卦腎中氣生午時乃曰離卦氣到心腎氣與心氣相合而太極生液所以生液者以氣自腎中來氣中有眞水其水無形離卦到心接著心

氣則太極而生液者如此離卦心中液生坎
卦液到腎液與腎水相合而太極復生於氣
所以生氣者以液自心中來液中有真氣其
氣無形坎卦到腎接著腎水則太極而生氣
者如此可以比陽升陰降至太極而相生所

生之陰陽陽中藏水陰中藏氣也
真訣曰腎中生氣氣中有真水心中生液液
中有真氣真氣真水真氣乃真龍真虎也陽到天
而難升太極生陰陰到地而難入太極生陽
天地之理如此惟人也不得比天地者六慾

七情感物喪志而耗散元陽走失真氣當離
卦腎氣到心神識內定鼻息少入遲出綿綿
若存而津滿口勿吐勿咽自然腎氣與心氣
相合太極生液以液與真水相合真氣戀液
真水戀氣本不相合蓋液中有真氣氣中有
真水互相交合相戀而下名曰交姤龍虎若
以火候無差而抽添合宜三百日養就真胎
而成大藥煉質焚身朝元超脫之本也

道要曰一氣初回元運真陽欲到離宮捉取
真龍真虎玉池春水溶溶此恐泄元氣而走

真水於身外也氣散難生液液少而無真氣
氣水不交安成大藥當此年中用月以冬至
爲始日中用時以離卦爲期或以晚年奉道
根源不固自度虛損而氣不足之後十年之
損一年用功補之名曰採補還丹補之過數

上行此法名曰水火既濟可以延年益壽乃
曰人仙功驗不可備紀若補數足而口生甘
津心境自除情慾不動百骸無病而神光暗
中自見雙目時若驚電以冬至日爲始節用
法三百日胎仙具

解曰在外午時爲離宮太陽爲真陽在人心爲離宮元陽爲真龍也真虎乃腎中之水也真龍心液中之氣口爲玉池津爲春水

燒煉丹藥第四

金誥曰天地者大道之形陰陽者天地之道寒熱温涼形中有氣也雲霧雨露氣中有象也地氣上升騰而爲雲散而爲雨天氣下降散而爲霧凝而爲露積陰過則露爲霜而爲雪積陽過則霧爲煙爲雲爲霞陰中伏陽陽

氣不降擊摶而生雷霆陽伏陰陰氣不凝堅固而生雹霰陰陽不合相對而生閃電陰陽不匹配亂交而生虹蜺積眞陽以成神而麗乎天者星辰積眞陰以成形而壯乎地者土石星辰之大者日月土石之貴者金玉陰

陽見於有形上之日月下之金玉也

眞原曰陰不得陽不生陽不得陰不成積陽而神麗乎天而大者日月也日月乃眞陽而得眞陰相成也積陰而形壯於地而貴者金玉也金玉乃眞陰而得眞陽以相生也

離卦採藥
乾卦進火

比喻曰真陽比心液中真氣真陰比腎氣中真水真水不得真氣不生真氣不得真水不成真水真氣既於離卦和合於心上肺下如子母之相戀夫婦之相愛自離至兌兌卦陰旺陽弱之時比日月之下弦金玉之在晦至旦數足生明金玉以陽生陰氣足生寶金玉成寶者蓋以氣足而進之以陽日月生明者蓋以數足而受之以魂比於乾卦進火鍊陽無衰火以加數而陽長生也

真訣曰離卦龍虎交媾名曰採藥時到乾卦
氣液將欲還元而生膀胱之上脾胃之下腎
之前臍之後肝之左肺之右小腸之右大腸
之左當時脾氣旺而肺氣盛心氣絕而肝氣
弱真氣本以陽氣相合而來既以陽氣弱而

真氣無所戀徒勞用工而採合必於此時神
識內守鼻息綿綿以肚腹微脅臍腎覺熱太
甚微放輕勒腹臍未熱緊勒漸熱即守常任
意放志以滿乾坤乃曰勒陽關而鍊丹藥使
氣不上行以同真水經脾宮隨呼吸而搬運

於命府黃庭之中氣液造化時變而爲精精變而爲珠珠變而爲汞汞變而爲砂砂變而爲金乃曰金丹其功不小矣

道要曰採藥須憑玉兔（採藥心氣玉兔腎水）成親必藉黃婆等到雍州相見（雍州乾卦）奏傳一曲陽歌此乃與採藥日用對行凡以晚年補完十損一補之此法名曰鍊汞補丹田補之數足止於日用離卦採藥乾卦燒煉勤陽關春冬多採少鍊乾一而離二倍用功也秋夏少採多鍊離一而乾二倍用功也隨年月氣旺採煉之

功驗在前可延年住世而爲人仙若以補數
既足見驗進功謹節用功採藥一百日藥力
全二百日聖胎堅三百日真氣生而胎仙完
凡藥力全而後進火加數乃曰火候凡聖胎
堅後火候加至小周天數凡胎圓真氣生火
候加至乃曰周天火候是採藥而交姤龍虎
煉藥而進火方爲入道當絕迹幽居心在内
觀内境不出而外境不入如婦養孕龍之養
珠雖飲食寤寐之間語默如嬰兒舉止如室
女猶恐有失有損心不可暫離於道也

解曰藥是心中真氣兔是腎中真水黃婆是脾中液和合氣水而入黃庭雍州乾卦勒陽臍腹也又曰勒陽關也

右小乘法四門係人仙

祕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卷上

祕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卷中

去二

志十一

祕傳正陽真人靈寳畢法卷中

正陽真人鍾離權雲房著

純陽真人呂嵒洞賓傳

中乘長生不死法三門

肘後飛金晶第五

金誥曰陰陽升降不出天地之内日月運轉而在天地之外東西出没以分晝夜南北往來以定寒暑晝夜不息積日爲月魄也歲之積月者以其律中起呂呂中起律也日月運行以合天地之機不離乾坤之數萬物生成

雖在於陰陽而造化亦資於日月

真原曰天地之形其狀如卵六合於中其圓如毬日月出沒運行一天之上一地之下上下東西周行如飛輪東生西沒日行陽道西生東沒月行陰道一日之間而分晝夜冬至之後日出自南而北夏至之後日出自北而南冬之夜乃夏之日夏之夜乃冬之日一年之間而定寒暑日月之狀方圓八百四十里四尺爲一步三百六十步爲一里凡八刻二十分爲一時十二時爲一日一月者三十日

共三百六十時計三千刻一十八萬分也且
以陽行乾其數用九陰行坤其數用六魄中
魂生本自旦日蓋其九不對六故三日後月
魄生魂凡一晝夜一百刻六千分魂於魄中
一進七十里六晝夜共進四百二十里魄中

魂半乃曰上弦又六晝夜進四百二十里通
前共八百四十里魄中魂全而陽滿陰位乃
曰月望自十六日爲始魂中生魄凡六晝夜
共進四百二十里而魂中魄半乃曰下弦又
六晝夜進四百二十里通前共進八百四十

里而魂中魄全月中尚有餘光者蓋六不盡
九故三日後月魄滿宮乃曰月晦月旦之後
六中起九月晦之前九中起六數有未盡而
生後有期積日為月積月為歲一歲以月言
之六律六呂以六起數數盡六位六六三十

六陰之成數也以日言之五日一候七十二
候八九之數至重九以九起數數盡六位六
九五十四者陽之成數也一六一九合而十
五十五氣之數二十四氣當八節之用而見
陰陽升降之宜一六一九以四為用變為陽

數二百一十六陰之數一百四十四計三百
六十之數而足滿周天
比喻曰陰陽升降在天地之內比心腎氣液
交合之法日月運轉在天地之外比肘後飛
金精之事也日月交合比進火之法加減陽
升陰降無異於日月之魂魄日往月來無異
於心腎之氣液冬至之後日出乙位日沒庚
位晝四十刻自南而北冬至之後凡九日東
生西沒共進六十分至春分晝夜停停而夏
至爲期晝六十刻日出甲位日沒辛位夏至

之後凡九日自北而南東生西沒共退六十
分至秋分晝夜停停而冬至爲期晝四十刻
準前後進自南而北其數用九也月旦之後
三、日魂生魂生於魄六日兩停又六日魂全
其數用六也歲之夏至月之十六日乃日用
離卦之法乃人之午時也歲之冬至月之旦
乃日用坎卦之法乃人之子時也天地陰陽
升降之宜日月魂魄往來之理尚以數推之
交合有序運轉無差人之心腎氣液肝肺魂
魄日用雖有節次年月豈無加減乎

真訣曰坎卦陽生當正子時非始非終艮卦
腎氣交肝氣未交之前靜室中披衣握固正
坐盤膝蹲下腹肚須臾升身前出胷而微偃
頭於後後閉夾脊雙關肘後微扇一二伸腰
自尾閭穴如火相似自腰而起擁在夾脊慎
勿開關即時甚熱氣壯漸次開夾脊關而放
氣過關仍仰面腦後緊偃以閉上關慎勿開
之即覺熱極氣壯漸次入頂以補泥丸髓海
須身耐寒暑方爲長生之基次用還丹之法
如是前件出胷伸腰閉夾脊蹲而升之腰間

火不起當靜坐內觀如法再作以至火起爲度自丑行之至寅終而可止乃曰肘後飛金晶又曰抽鉛使腎氣生肝氣也且入身脊骨二十四節自下而上三節爲內腎相對自上而下三節名曰天柱天柱之上名曰玉京玉

京之下內腎相對尾閭穴之上共十八節其中曰雙關上九下九當定一百日遍通十八節而入泥丸必於正一陽時坎卦行持乃曰肘後飛金晶離卦採藥乾卦進火燒藥勒陽關始一百日飛金晶入腦一百日藥力全三關一撞

直入上宮泥丸自坎卦爲始至艮卦方止自
離卦採藥更無腎氣相合而肝氣自生心氣
二氣純陽二八陰消薰蒸於肺而得肺液下
降包含真氣日得黍米之大而入黃庭方曰
內丹之材百日無差藥力全凡離卦採藥用

法依時內觀轉加精細著乾卦進火勤陽關
自兌卦爲始終在乾卦如此又一百日之後
肘後飛金晶自坎坐至震卦方止離卦採藥
之時法如舊以配自坤至乾卦行持即是三
百日無差聖胎自堅三百日聖胎自堅勤陽關法自

坤卦為始而坐至乾卦方止如此又一百日足泥丸充實返老還童不類常人採藥就胎仙完而真氣生形若彈圓色同朱橘永鎮丹田而作陸地神仙三百日後行持至離卦罷採藥坤卦罷勤陽關即行玉液還丹之道故

自冬至後方曰行功三百日胎完氣足而內丹就真氣生凡行此法方為五行顛倒三田返覆未行功以前先要匹配陰陽使氣液相生見驗方止次要聚散水火使根源牢固而氣行液注見驗方止次交媾龍虎燒煉丹藥

使採補還丹而煆煉鉛汞見驗方止上十損一補之數足而氣液相生見驗方止上項行持乃小乘之法自可延年益壽若以補完堅固見驗方止方可年中擇月冬至之節月中擇日甲子之日日中擇時坎離乾卦三時爲始

一百日自坎至艮自兑至乾二百日後自坎至震自坤至乾凡此下功必於幽室靜宅之中以遠婦人女子使雞犬不聞聲臭穢不入鼻五味不入口以絶七情六慾飲食多少寒熱有度雖寤寐之間而意恐損失行功不勤

難成於道如是三百日看應驗如何

道要曰日月並行復卦子時蹲升數日開關貪向楊州聚會離卦交姤六宮火滿金田乾宮

解曰日月並行復卦者一陽生時在日爲子時在年爲冬至也所謂擇月擇日時也

蹲升已在前法說數日是定一百日開關是先開中關次開上關貪向楊州聚會者在人爲心在日爲午時在卦爲離聚會者真陰真陽交姤故曰採藥乾爲六宮火是氣也勒陽關而聚氣以肺爲金而下腎之

下田故曰火滿金田乃乾卦行勒陽關聚火下田矣

終南路上逢山升身頻過三關會向楊州聚會爭如少女燒天

解曰終南者聖人隱意在中男也中男即坎卦艮爲山山是艮卦飛金晶至巽卦方入第二百日下功之時升身頻過三關會向楊州聚會說已在前爭如少女燒天者少女是兊卦也勒陽關至乾卦而方止也

兗州行到徐州起來走損車牛爲戀九州歡

會西南火入雍州

解曰兗州艮卦徐州巽卦自艮卦飛金晶至巽卦方止也起來走損車牛車爲陽牛爲陰是夾脊一氣飛入泥丸也九州在人爲心在日爲午時與前採藥同也西南坤卦也雍州乾卦也勒陽自坤至乾方止第三百日下功之時也

此是日用事乃曰三元用法飛金晶入腦下田返上田採藥下田返中田燒藥進火中田返下田乃曰三元用事中乘之法已是地仙

見驗方止始覺夢寐多有驚悸四肢六腑有疾不療自愈閉目暗室中圓光如蓋周匝圍身金關玉鎖封固堅牢絕夢泄遺漏雷鳴一聲關節氣通夢寐著抱嬰兒歸或若飛騰自在八邪之氣不能入心境自除以絕慾內觀則朗而不昧晝則神采清秀夜則丹田自暖上件皆是得藥之驗驗既正當謹節用功以前法加添三百日胎仙圓胎圓之後方用後功

玉液還丹第六

玉書曰眞陰眞陽相生相成見於上者積陽成神神中有形而麗乎天者日月也見於下者積陰成形形中有神而麗乎地者金玉也金玉之質隱於山川秀媚之氣浮於上而日月交光草木受之以爲禎祥鳥獸得之以爲異類耳

眞原曰陽升到天太極生陰陰不足而陽有餘所以積陽生神陰降到地太極生陽陽不足而陰有餘所以積陰生形上之日月下之金玉眞陽有神眞陰有形其氣相交而上下

相射光盈天地則金玉可貴者良以此也是知金玉之氣凝於空則爲瑞氣祥煙入於地則變醴泉芝草人民受之而爲英傑鳥獸得之而生奇異蓋金玉之質雖產於積陰之形而中抱真陽之氣又感積陽成神之日月真陰真陽之下射而寶凝矣

比喻曰積陰成形而內抱真陽以爲金玉比於積藥而抱真氣以爲胎仙也金玉之氣入於地而爲醴泉芝草者比於玉液還丹田也金玉之氣凝於空而爲瑞氣祥煙者比於氣

鍊形也凡金玉之氣冲於天隨陽升而起凡金玉之氣入於地隨陰降而還既隨陰陽升降自有四時可以液還丹田氣鍊形質而於四時加減一日改移也

真訣曰採補見驗年中擇月月中擇日日中擇時三時用事一百日藥力全二百日聖胎堅三百日真氣生胎仙圓謹節用功加添依時三百日數足之後方行還丹鍊形之法凡用艮卦飛金晶入腦止於巽卦而已此言畢金晶三百日後也離罷採離卦罷採藥坤卦罷

勒陽關只此兑卦下手勒陽關至乾方上既罷離卦添入咽法者以舌攪上齶兩頰之間先咽了惡濁之津次退舌尖以滿玉池津生不漱而咽凡春三月肝氣旺而脾氣弱咽法日用離卦凡夏三月心氣旺而肺

氣弱咽法日用巽卦以舌滿上下而玉池雙收兩頰虛咽爲法凡秋三月肺氣旺而肝氣弱咽法日用艮卦凡冬三月腎氣旺而心氣弱咽法日用震卦飛金晶法咽亦不妨凡四季之月脾氣旺而腎氣弱人以腎氣爲根源四時皆有

衰弱每四時季月之後十八日咽法日用兑卦仍與前咽法者並用之獨於秋季止用兑卦咽法而罷艮卦之功凡以咽法先依前法而咽之如牙齒玉池之間而津不生但以舌滿上下而閉玉池敉兩頰以虛咽而爲法止咽氣氣中自有水也咽氣如一年三十六次至四十九次爲數又次一年八十一次又一百八十一次爲見驗乃玉液還丹之法行持不過三年灌溉丹田沐浴胎仙而真氣愈盛若不行此玉液還丹之法而於三百日養就內丹真氣纔生艮卦飛

金晶一撞三關上至泥丸當行金液還丹之法自頂中前下金水一注下還黃庭變金成丹名曰金丹行金液還丹當於深密幽房風日几人不到之處燒香疊掌盤膝坐以體蹲而後升纔覺火起正坐絕念忘情內觀的確

艮卦飛金晶入頂但畧昂頭偃項放令頸下如火方點頭向前低頭曲項退舌尖進後以抵上齶上有清冷之水味若甘香上徹頂門下通百脈鼻中自聞一種真香舌上亦有奇味不漱而咽下還黃庭名曰金液還丹春夏

秋冬不拘時候但於肘後飛金晶入腦之後節次行此法自艮至巽而已晚間勤陽關法自兌至乾而已尺行此法謹節勝及前方可得成志意止於煉形住世長生不死而已不能超脫也

道要曰識取五行根蔕方知春夏秋冬時斂瓊漿數盞醉歸月殿遨遊

解曰識取五行根蔕者爲到五行相生相尅而用卦時不同以行咽法方知春夏秋冬改移有時候也瓊漿玉液也月殿是丹

田醉則咽多也
東望扶桑未曉後升前偃無休驟馬數遊宇
宙長男只到楊州
解曰東望扶桑未曉者日未出艮卦之時
後升飛金晶也前偃玉液還丹驟馬起火
玉液煉形也遨遊宇宙遍滿四肢也長男
震卦只到楊州離卦也玉液煉形自震卦
為始至離卦方上也
此採藥三百日數足胎圓而飛金晶減一卦
勒陽關如舊罷採藥添入咽法咽法隨四時

而已此係煉形法用卦候添入煉形自震卦爲始離卦爲期不限年月日見驗方止身體光澤神氣秀媚漸畏腥穢以衝口腹凡情凡愛心境自除真氣將足而以常飽所食不多而飲酒無量塵骨已更而變神識步趨走馬而行如飛目如點漆體若凝脂紺髮再生皺臉重舒老去永駐童顏仰視百步而見秋毫身體之間舊痕殘黶自然消除涕淚涎汗亦不見有也聖丹生味靈液透香口鼻之間常有真香奇味漱成凝酥可以療人疾病遍體

皆成白膏上件皆玉液還丹煉形之驗也驗

既正當謹節用功依法隨時而行後事

金液還丹第七

金誥曰積陽成神神中有形一生於日日生於月積陰成形形中有神一生於金金生於玉隨陰陽而生沒者日月之光也因數生光數本於乾坤隨陰陽而升降者金玉之氣也因時起氣時本於天地

真原曰數行日月數用六九乾坤之數金玉之氣春夏上升秋冬下降升降天地之時金

生於土土生於石石生於玉見於成形而在
下者如此日中金烏月中玉兔日待月魄而
光見於成神而在上者如此
比喻曰日月比氣也腎氣比月而心氣比日
金玉比液也腎液比金而心液比玉所謂玉

液者本自腎氣上升而到於心以合心氣二
氣相交而過重樓閉口不出而津滿玉池咽
之而曰玉液還丹升之而曰玉液煉形是液
本自腎中來而生於心亦比土中生石石中
生玉之說也所謂金液者腎氣合心氣而不

上升薰蒸於肺肺爲華蓋下罩二氣即日而取肺液在下田自尾閭穴升之乃曰飛金晶入腦中以補泥丸補足自上復下降而入下田乃曰金液還丹既還下田復升遍滿四體前後上升乃曰金液煉形是亦金生於土之

說也凡欲煉形飛金晶者當在淨室中切禁風日遥焚香密啓

三清上聖臣所願長生在世傳行大道演化告人當先自行煉形之法欲得不畏寒暑絕啗穀食逃於陰陽之外况畢乃咽之

真訣曰背後尾閭穴曰下關夾脊曰中關腦
下曰上關始飛金晶以通三關腎比地心比
天上到頂以比九天玉液煉形自心至頂以
通九天三百日咽大藥就胎仙圓而真氣生
前起則行玉液煉形之舊道後起則行飛金
晶之舊道金晶玉液行功見驗自坎卦爲始
後起一升入頂以雙手微閉雙耳内觀如法
微咽於津乃以舌抵定牙關下閉玉池以待
上齶之津下而方咽咽畢復起至艮卦爲期
春冬兩起一咽秋夏五起一咽凡一咽數欬

夏不過五十數春冬不過百數自後咽罷升
身前起以滿頭面四肢手指氣盛方止再起
再升至離卦為期凡此後起咽津乃曰金液
還丹還丹之後而復前起乃曰金液煉形自
艮卦之後煉形至離卦方止兌卦勒陽關至

乾卦方止以後起到頂自上而下號曰金液
還丹金丹之氣前起自下而上曰金液煉形
形顯琪樹金花若以金液還丹未到下元而
前後俱起乃曰火起焚身此是金液還丹煉
形既前後俱起無了焚身凡行此等切須謹

節苦志而無懈怠以見驗爲度也

道要曰起後終宵閉耳隨時對飲金波宴到

青州方住日西又聽陽歌

解曰起後終宵閉耳者爲行金液還丹須

是肘後飛金晶一撞三關其氣纔起急須

雙手閉耳耳是腎波之門恐泄腎氣於外

而不入腦中也隨時對飲金波者既覺氣

入腦中即便依前法點頭曲項退舌尖近

拄上齶清甘之水有奇異是驗甘若蜜也

當艮卦飛金晶一咽至震卦方止青州乃

震卦也日西兌卦也又聽一陽歌者自兌卦
勒陽關直至乾卦日用離卦不必採藥也
飲罷終宵火起前升後舉焚身雖是不拘年
月日中自有乾坤
解曰此一訣是金液煉形之法也飲罷終

宵火起者是依前法金液還丹而艮卦煉
形是起火也前升後舉飛金晶起火也凡
玉液煉形之時先後起金晶入頂次還丹
而復前升之以煉形是金液煉形之法不
同也當其飛金晶而起火入頂便前起而

鍊形前後俱起名曰焚身火而行還丹須依四時加減之數所行此法不拘年月日時但以謹節專一幽居絕迹可也日中自有乾坤蓋午前燒乾午後燒坤人以前後言之肚腹爲坤而背後爲乾午前燒乾者爲肘後飛金晶前起鍊形也午後燒坤者自兌卦勒陽關至乾卦方止故也

此須於玉液還丹鍊形見驗正當方以謹節幽居焚香而行此法金液還丹而相次鍊形勒陽關如是一年外方得焚身焚身即是坎

卦前煉形以人身前後言之肚腹爲坤背後爲乾焚身午前燒乾午後燒坤勒陽關凡燒乾自下而上前後俱起冬夏三日成五日而行既濟之法以防太過而使金丹之有潤乃焚身火起中咽也見驗方止内志清高以合

太虛魂神不遊以絶夢寐陽精成體神府堅固四時不畏寒暑神采自可變移容儀常人對面雖彼富貴之徒亦聞腥穢蓋其凡骨俗體也功行滿足密授

三清真籙陰陽變化人事災福神靈而皆能

預知觸目塵冗心絶萬境真氣充滿以絶飲
食異氣透出金色仙肌可比玉蘂去留之處
當所神祇自來相見驅用招呼一如己意真
氣純陽可乾外水上件金液還丹還丹之後
金液煉形之驗也

已上乃長生不死之訣

右中乘三門係地仙

祕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卷下

壹

祕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卷下

正陽真人鍾離權雲房著
純陽真人呂喦洞賓傳

大乘超凡入聖法三門

朝元第八

金誥曰一氣初判大道有形而列二儀二儀定位大道有名而分五帝五帝異地而各守一方五方異氣而各守一子青帝之子甲乙受之天真木德之九氣赤帝之子丙丁受之天真火德之三氣白帝之子庚辛受之天真

金德之七氣黑帝之子壬癸受之天真水德之五氣黃帝之子戊已受之天真土德之一氣自一生真一真一因土出故萬物生成在土五行生成在一真元之道皆一氣生也

玉書籙曰一三五七九道之分而有數金木水火土道之變而有象東西南北中道之列而有位青白赤黃黑道之散而有質數歸於無數象反於無象位至於無位質還於無質欲道之無數不分之則無數矣欲道之無象不變之則無象矣欲道之無位不列之則無

位矣欲道之無質不能之則無質矣無數則道之源也無象則道之本也無位則道之真也無質則道之妙也

真原曰道原既判降本流末悟其真者因真修真內真而外真自應矣識其妙者因妙得妙內妙而外妙自應矣天地得道之真其真未應故未免乎有位天地得道之妙其妙未應故未免乎有質有質則有象可求有位則有數可推天地之間萬物之內最貴惟人即天地之有象可求故知其質氣與水也即天

地之有數可推故知其位遠與近也審乎如
是而道亦不遠於人也
比喻曰天地有五帝而比人之有五臟也青
帝甲乙木甲爲陽乙爲陰比肝之氣與液也
黑帝壬癸水壬爲陽癸爲陰比腎之氣與液

也黃帝戊己土戊爲陽己爲陰比脾之氣與液
也赤帝丙丁火丙爲陽丁爲陰比心之氣與液
也白帝庚辛金庚爲陽辛爲陰比肺之氣與液
也凡春夏秋冬之時不同而心肺肝腎之旺有月
真訣曰凡春三月肝氣旺肝旺者父母真氣

隨天度運而在肝若遇木日甲乙救土於辰戌丑未之時依時起火鍊脾氣餘日兑卦時損金以耗肺氣是時不可下功也坎卦時依法起火鍊腎氣震卦時入室多入少出息住爲上久閉次之數至一千息爲度當時内觀如法一意冥心閉目青色自見漸漸升身以入泥丸自寅至辰以滿震卦千息以上尤佳如息急漸微出息而息住不須連成

凡夏三月心氣旺心旺者以父母之真氣隨天度運而在心若遇火日丙丁救金於兑卦

時依法起火鍊肺氣餘日坎卦時損水以耗
腎氣是時不可下功也震卦時依法起火鍊
肝氣離卦時入室依前行持定息赤色自見
漸漸升身以入泥丸自巳至未以滿離卦一千
息以上尤佳
其說如前

凡秋三月肺氣旺肺旺者以父母真氣隨天
度運而在肺若遇金日庚辛救木於震卦時
依法起火鍊肝氣餘日離卦損火以耗心氣
是時不可下功也巽卦時依法起火鍊脾氣
兌卦時入室依前行持白色自見漸漸升身

以入泥丸自申至戌以滿兌卦

凡冬三月腎氣旺腎旺者父母之真氣隨天度運而在腎若遇水日壬癸剋火於離卦時依法起火鍊心氣餘日辰戌丑未時損土以耗脾氣是時不可下功也兌卦時依法起火鍊肺氣坎卦時入室依前行持黑色自見漸漸升身以入泥丸自亥至丑以滿坎卦

解曰春煉肝千息青氣出春末十八日不須依前行持止於定息為法而終日靜坐以養脾而煉已之真氣乃可坎卦起火鍊

腎恐耗其真也
夏煉心千息赤氣出夏末十八日不須依
前行持止於定息爲法而終日靜坐養煉
如前乃可坎卦時起火如前
秋煉肺千息白氣出秋末十八日不須依
前行持止於定息爲法而終日靜坐養煉
如前乃可坎卦時起火如前
冬煉腎千息黑氣出冬末十八日不須依
前行持止於定息爲法而終日靜坐養煉
如前乃可坎卦時起火如前

以至黃氣成光默觀萬道周匝圍身凡定息之法不在強留而緊閉使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從無入有使之自住採藥法舍津握固以壓心之真氣不散也凡入室須閉戶孤幽靜館以遠雞犬女子一切厭觸之物微開小竅使明辨物勿令風日透氣左右有聲當潛心息慮事累俱遣內外凝寂不以一物介其意蓋以陽神初聚真氣方凝看待如嬰兒尚未及半日夕焚香默祝天隱於山林功行將半者地仙跪拜稽首默祝天寄於海隅洞府與

天下立大功與黎首除大害潜迹者天仙跪
拜稽首三禮既畢靜坐忘機以行此法仍須
前法節節見驗若以便爲此道但恐徒勞終
不見成止於陰魄出殼而爲鬼仙
道要曰凡行此法不限年月日隨月一依前
法以至見驗方止其氣自見須是謹節不倦
棄絶外事止於室中用志測其時候用二箇
純陽小子或結交門生交翻反覆供過千日
可了一氣一以奪十一百日可見功五百日
氣全可行内觀然後聚陽神以入天神煉之

而合道入聖超凡煉氣之驗但覺身體極暢常仰升騰丹光透骨異香滿室次以靜中外觀紫霞滿目頂中下視金光罩體之可怪證驗不可備紀

內觀第九

金誥曰大道本乎無體寓於氣也其大無外無物可容大道本乎無用運於物也其深莫測無理可究以體言道道之始有內外之辨以用言道道之始有觀見之基觀乎內而不觀乎外外無不究而內得明觀乎神而不觀

乎形形無不備而神得見矣

真原曰以一心觀萬物萬物不謂之有餘以萬物撓一氣一氣不謂之不足一氣歸諸心心不可爲物之所奪一心運一氣氣不可爲法之所役心源清徹一照萬破亦不知有物也氣戰剛強萬感一息亦不知有法也物物無物以還本來之象法法無法乃全自得之真矣

比喻曰以象生形以形立名有名則推其數有數則得其理比者之論蓋髙上虛無無物

可喻所可比者如人之修煉節序無差成就
有次沖和之氣凝而不散至虛真性恬淡無
爲神合乎道歸於自然當此之際以無心爲
心如何謂之應物以無物爲物如何謂之用
法真樂儢儢不知已之有身漸入無爲之道

以入希夷之域斯爲入聖超凡之客
真訣曰此法合道有如常說存想之理又如
禪僧入定之時當擇福地置室跪禮焚香正
坐盤膝散髮披衣握固存神冥心閉目午時
前微以升身起火煉氣午後微以斂身聚火

燒丹不拘晝夜神清氣和自然喜坐坐中或
聞聲莫聽見境勿認物境自散若認物境轉
加魔軍不退急急前以身微歛歛而伸腰後
以胷微偃偃不伸腰少待前後火起焉升其
身勿動名曰焚身火起魔軍自散於軀外陰

邪不入於殼中如此三兩次已當想遍天地
之間皆是炎炎之火畢清涼了無一物但見
車馬歌舞軒蓋綺羅富貴繁華人物歡娛成
隊成行五色雲升如登天界及到彼中又見
樓臺聳翠院宇徘徊珠珍金玉滿地不收花

果池亭莫知其數須臾異香四起妓樂之音嘈嘈雜雜賓朋滿坐水陸俱陳且笑且語共賀太平珍玩之物互相獻受當此之際雖然不是陰鬼魔軍亦不得認爲好事蓋修眞之人棄絶外事甘受寂寞或潛迹江湖之地或遁身隱僻之隅絶念忘情舉動自戒久受劬勞而歷瀟灑一旦功成法立遍見如此繁華又不謂是陰魔將謂實到天宮殊不知脫凡胎在頂中自己天宮之内因而貪戀認爲實境不用超脫之法止於身中陽神不出而胎

仙不化乃曰出昏衢之上爲陸地神仙而可長生不死而已不能脫質升仙而歸三島以作人仙子也當此可惜學人自當慮超脫雖難不可不行也

道要曰不無盡法已滅省故也

超脫第十

金誥曰道本無也以言有者非道也道本虛也以言實者非道也既爲無體則問應俱不能矣既爲無相則視聽俱不能矣以玄微爲道玄微亦不離問荅之累以希夷爲道亦未

免爲視聽之累希夷玄微尚未爲道則道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玉書曰其來有始而不知大道之始何也其去有盡而不知大道之終何也高高之上雖有上不知大道之上無有窮也深深之下雖有下不知大道之下無有極也杳冥莫測名曰道隨物所得而列等殊無爲之道莫能窮究也

眞訣曰超者是超出凡軀而入聖品脱者是脱去俗胎而爲仙子是其神入氣胎氣全眞

訣須是前功節節見驗正當方居清靜之室
以入希夷之境内觀認陽神次起火降魔焚
身聚氣真氣升在天宫殼中清淨了無一物
當擇幽居一依内觀三禮既畢平身不須高
升正坐不須斂伸閉目冥心靜極朝元之後

身軀如在空中神氣飄然難爲制御默然内
觀明朗不昧山川秀麗樓閣依稀紫氣紅光
紛紜爲陣祥鸞綵鳳音語如簧異景繁華可
謂壺中真趣而洞天别景逍遥自在冥然不
知有塵世之累是真空之際其氣自轉不須

用法依時若見青氣出東方笙黄嘹喨旌節
車馬左右前後不知多少須臾南方赤氣出
西方白氣出北方黑氣出中央黄氣出五氣
結聚而爲綵雲樂聲嘈雜喜氣熙熙金童玉
女扶擁自身或跨火龍或乘玄鶴或跨綵鸞

或騎猛虎升騰空中自下而上上所遇之處樓
臺觀宇不能盡陳神祇官吏不可備說又到
一處女樂萬行官僚班列如人間帝王之儀
聖賢畢至當此之時見之傍若無人乘駕上
升以至一門兵衛嚴肅而不可犯左右前後

官僚女樂留戀不已終是過門不得軒蓋覆面自上而下復入舊居之地如此上下不厭其數是調出殼之法也積日純熟一升而到天宫一降而還舊處上下絶無礙滯乃自下而上如登七級寶塔或如上三層紅樓始也

一級而一級七級上盡以至頂中輙不得下視神驚而戀軀不出既至七級之上則閉目便好跳如寐如寤身外有身形若嬰兒肌膚鮮潔神采瑩然回觀故軀亦不見有所見之者乃如糞堆又如枯木憎愧萬端輙不可頓

棄而遠遊蓋其神出未熟聖氣結而未成須是再入本軀往來出入純熟一任遨遊始乎一步二步次二里三里積日純熟乃如壯士展臂可千里萬里而形神壯大勇氣堅固然後寄凡骸於名山大川之中從往來應世之外不與俗類寺倫是此而或行滿而受天書驂鸞乘鳳跨虎騎龍自東自西以入紫府先見太微真君次居下島欲要升洞天當傳道積行於人間受天書而升洞天以爲天仙凡行此法古今少有成者蓋以功不備而欲行

之速便爲此道或乃功驗未證止事靜坐欲求超脫或乃陰靈不散出而爲鬼仙人不見形往來去住終無所歸止於投胎就舍而奪人軀殼復得爲人仙或出入不熟往來無法一去一來無由再入本軀神魂不知所在乃

釋子坐化道流之尸解也故行此道乃在前功見驗正當仍是擇地築室以遠一切腥穢之物臭惡之氣往來之聲女子之色不止於觸其真氣而神亦厭之既出而復入入而不出則形神俱妙與天地齊年而浩劫不死既

入而復出出而不入如蟬脫蛻遷神入聖是
以超凡脫俗以爲真人仙子而在風塵之外
寄居三島之洲者也
已上超凡入聖之訣
右大乘三門係天仙

秘傳正陽真人靈寶畢法卷下